叢書集成新編　第二二册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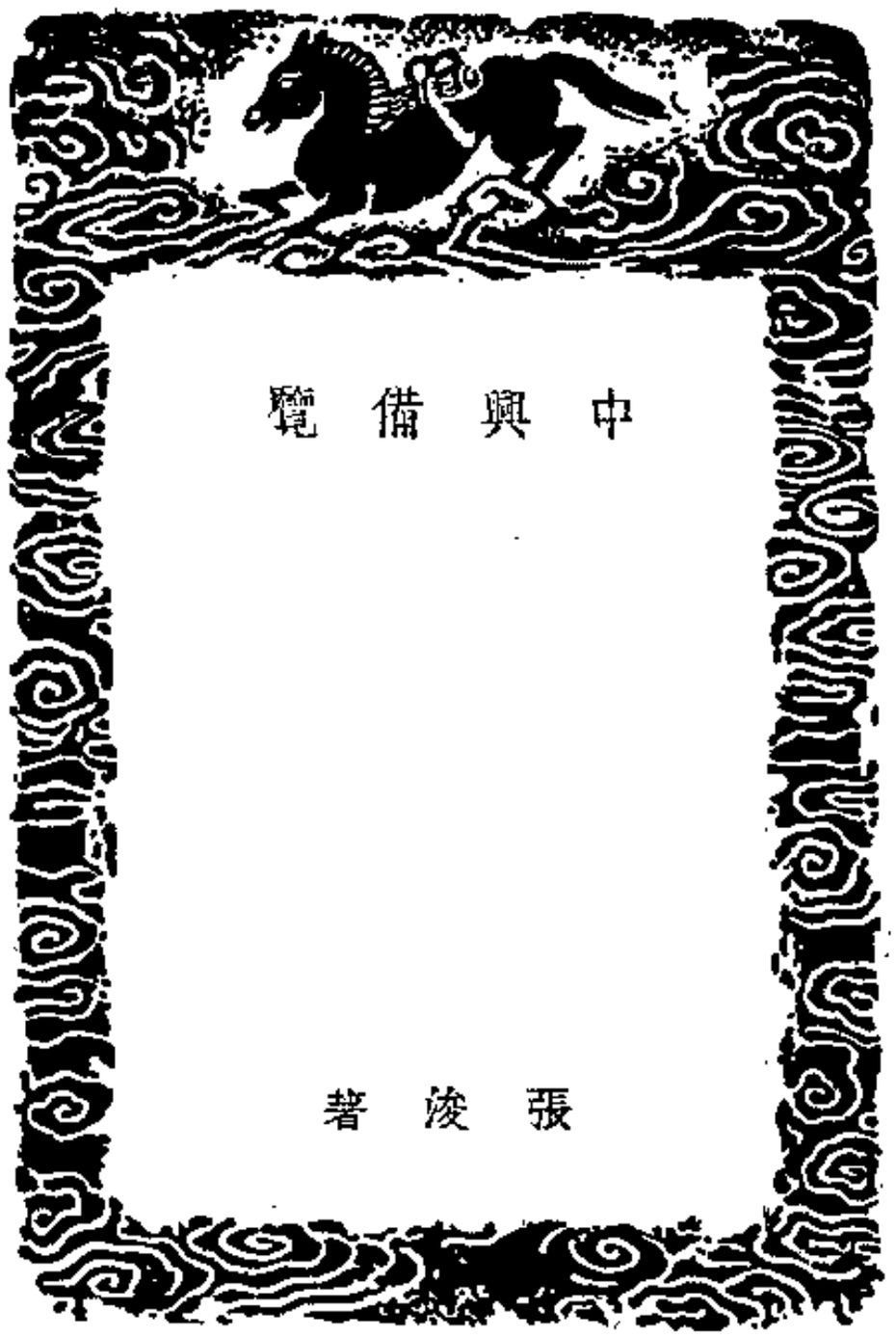
社會科學類

經國方略　宋　張浚著　涉閒　一
中興備覽三卷　明　袁表撰　知不足　七
世緯二卷附四庫提要、墓誌銘
地方行政
州縣提綱四卷附學津本四庫提要、目錄　宋　陳襄撰　函海　一九
書簾緒論一卷　宋　胡太初撰　百川　三二
陽明先生保甲法一卷　明　陳龍正錄　學海　四〇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四卷　清　尹會一著　畿輔　四二
公門不費錢功德錄一卷　清　張受長輯　天壤　五一
地方自治　撰人不詳
陽明先生鄉約法一卷　明　陳龍正錄　學海　五五
軍事學
六韜六卷附逸文、考略、四庫提要、辨證　周　呂望撰　武經　五七
司馬法三卷附二酉堂本、校記、志略、四庫提要、辨證　周　司馬穰苴撰　武經　七六
孫子三卷　孫　武著　平津　八七
孫子十家註十三卷　孫　武著　魏武帝註　孫星衍校　吳人驥　一七三
孫子敍錄一卷　清　畢以珣撰　一八二
孫子遺說一卷　清　鄭友賢撰　一七八
吳子二卷　周　吳起著　一八五
尉繚子五卷　周　尉繚撰　一九九
素書一卷　漢　黃石公著　張商英注　撰人未詳　一九二
黃石公三略三卷　漢　公孫弘解　二〇二
握奇經解一卷附四庫提要　漢　諸葛亮著　二〇六
新書一卷　唐　李靖撰　二一〇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一卷附用陳雜錄　清　汪宗沂輯　撰人不詳　二一四
衛公兵法輯本三卷附考證　唐　李筌撰　武經　二三四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三卷　宋　許洞撰　二四二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十卷附四庫提要　唐　李筌撰　武經　二三四
虎鈐經二十卷　宋　許洞撰　二四二
何博士備論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何去非撰　指海　三三四

九賢祕典一卷　撰人不詳　琳琅三四八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附四庫提要　明　戚繼光撰　墨海三五六
救命書二卷　明　呂坤著　借月四三〇
草廬經略十二卷　明　撰人不詳　粵雅四三八
乾坤大略十卷附補遺　清　王餘佑著　讀輔四九三
軍制
歷代兵制八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傅良撰　守山五二六
旗軍志一卷　清　金德純著　學海五四一
軍政
補漢兵志一卷并註　宋　錢文子撰　知不足五四三
莅戎要略一卷　明　戚繼光著　學海五五八
補晉兵志一卷　清　錢儀吉撰　史學五六二
戰術
守城錄四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規撰　墨海五六四
八陣圖合變說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宋湯璹撰　學津五七五
紀效新書十九卷附四庫提要　明　戚繼光撰　學津五八〇
陣紀四卷附四庫提要　明　何良臣著　惜陰六六二
愼守要錄九卷　明　韓霖著　海山六八一
車營百八叩一卷　明　孫承宗著　讀輔七一八
歷代車戰敘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清　張泰交編　學海七二三
馬政
歷代馬政志一卷　清　蔡方炳述　學海七二六

賑濟
救荒活民書三卷附拾遺、四庫提要　宋　董煟撰　墨海七三一
救荒全書一卷附荒政叢書提要　宋　董煟撰　守山七五六
拯荒事略一卷附四庫提要　元　歐陽玄著　學海七六一
救荒事宜一卷附四庫提要　明　張陛著　學海七六三
荒箸略一卷　明　劉世教撰　守山七六七

296/03



目錄

第一
議征伐
議用兵
議姑息
議開諜
議指揮諸軍
議固結人心
議罷斁將帥
議親近之人
議君子小人
議名器
議分別邪正
議彈壓

第二
議任人
議撫恤侍衛之人
議堂吏
議軍器
議民兵
議諸州兵官
議宣致人才
議刑罰
議大勢
議將帥之情
議假竊威權
議道理
議識開
議進取
議太廟
議朋友
議大軍屯駐
議出使

第三
議均徭
議練兵
議任事
議祿廩之制
議行師
議親民之官
議堅忍立事
議忠臣良臣
議無極之道
議進退人才
議聽言之難

中興備覽第一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臣張浚上進臣非敢舉謂今臣以所見聞畧册來上用備乙夜觀覽顧惟遺逢之盛無媿古人謹齋戒沐浴條列大綱百餘以進目之曰中興備覽第一臣之繼此又將有所獻也昜曰若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願陛下夠戒之焉臣頓首謹序

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遵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況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貴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弱而能强自古見於行事此顚非一也若失機令改易進退稍遲則未戰而先敗夫臣蓋爲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檄徵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爲戒也

議結忌

語曰忌猜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爲盜以收天下之大雠救百姓之澶漫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貨幸予私狥情納賄此可爲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至於忘身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酒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爲若使小人或得以肆於朝之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爲禍也尚遲乃若親讎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忿君人者偏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徵而忽之幸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若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爲禍也尚遲乃若親讎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忿君人者偏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徵而忽之幸也

議恩馭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爲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遵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憲宗之後藩鎮跋扈終制於外焉若必曰某爲君子某爲小人一一別之又未知其眞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煽遍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眞爲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善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桀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大小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雠救百姓之澶漫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貨幸予私狥情納賄此可爲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至於忘身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酒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爲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爲洎脅矣至於詢之謀蔑以開利竇茲固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罪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雖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憑閭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使之退跡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用總攬英豪。寧失之過。以厭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爲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斐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邦昌而爲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爲。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進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爲。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僞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爲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繼。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者。則亦哀矜校拭。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劾

自昔爲讒諛之臣。通曉古今。深明治道者。其施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爲念。皆考其所言。極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或以行。彼之姦術。得以施。將爲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舉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倘可以爲朝廷之用。不爲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重欲使四夷八蠻。知有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執不歸心而樂爲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推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閱有深知其所爲者。往往自謂我之聰明才智。足以駕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幾急。理有不虛。藏伏禍發。爲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振恤侍衛之人

臣嘗謂人君高拱于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偏愛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于此無故而陵侮毆辱其類。則天下誰與不誅。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執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振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婚嫁。時其衣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

每誅徼。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爲帥者。嘗謂陞刑重則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別不嘗罪。下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今之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之不可輕失。豈特爲將者然哉。爲人上者。儘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

中興備覽第二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藩而在藩鎮此天下之所共知患藩既衰敗豫何能爲而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不能守過藩莫能敵爲朝廷之所甚憂不思金人皆之虎也搏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餒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羅食數十州之地未皆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曰坐待其弊其說蓋已疏矣況豫之乘暇因閒以繕治軍旅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禦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患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擅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常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惡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舉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有不勞而定矣

議假寇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

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爲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特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猶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爲之辟易而其威倍焉易若遠而去之之爲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姦術之不正施爲之犯議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之也雖妃子之貴爲之執酒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衛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蠭亂其故何故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道理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爲將帥者忠義之質出於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禮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事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謹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開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爲千載之盛事乎

議設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窮疑然後乘閒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鬼神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潛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施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設間之爲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慮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每聞論者謂今借使復中原棋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禦之爲安患什不知此輩不道像爲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此輩復聚兵又安能爲我敵乎況其憂隙既開怨讎交起衰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爲吾之計者是終無遠面可矣且將束手而待斃乎

議太原

昔唐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取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繞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殆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逋賊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尚存也向使朝廷屯重兵千澤潞大鑿士卒厚給糧餉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此未易度太行患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當處自取顛覆且國家創業之初江淮兩浙率皆未下秦晉之地尚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胸中有所定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論議之議惑聽疑心一有警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爲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講之則父子君臣之閒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罪於

君上者風俗何爲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滎滝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有他岐捷徑不能踰越也故本原未平則黎孽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所出他道爲疑曾不識其權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瑣數千里之地豈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已疎繹乎

議出使

近者曰親遠者曰疎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戰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爲難也臣道迷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閫勤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揣閎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迂閎之徒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爲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爲尤難焉使今之爲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爲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顯其私不盧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爲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疎屬之倒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自姓爲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獎爲才智何以風勵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人情而已人情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官不爲利祿計者鮮矣儻夷齊之操人人爲之則天下之士盡爲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是富貴事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資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假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矣受道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費優其俸然後責之以誓則其從之也輕蓋有天下國家之計人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誰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害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君之一身今陛下能己進德改改不憚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笃王之治豈難哉

議親民之官

臣嘗觀易至誰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害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設官分職本以爲民故聖人職勘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爲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觀焉推薦期滿之間可致清要蓋豈不偶哉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眞賢矣況夫推薦者之未必盡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民庶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曚然不曉者無怪用之無其道也職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興項籍力戰滎陽成皐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固兵創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

中興備覽第三

議均徭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率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賢聖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苦計其十畝之稅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捐市不急之用奏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逆物理乎乃若拚去大難勳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費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臺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聞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怠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閒投釁者顯亦如彼即解體矣衝鋒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爲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然

議練兵

士有好爲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骨何補於用乎嗚呼爲此說者董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歌真初敛之兵偷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募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素之以黏罕補之以僞太子臣知不倒君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眞賢矣況夫推薦者之未必盡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民庶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曚然不曉者無怪用之無其道也職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興項籍力戰滎陽成皐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固兵創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

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樹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爲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然自爲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爲鑑。而況不爲樂毅孟明者也。

論忠臣良臣

臣竊聞眞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爲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下。任事則多怨。豈不類於攬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爭。豈不類於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匡之救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爲權矣。迷君之惡。事每阿徇。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爲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論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爲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至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爲善。況於不忍爲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辭賦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邀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處。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閒。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論進退人才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參之輿論。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爲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罷則罷之。不必謂既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吾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進退人才。爲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閒。而況於人才之過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稍合意。雖無長才奇略。遂以柄用。或因一語少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疏遠。方寸閒任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故小人之投隙乘閒者。得以行其姦也。天下人才。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馴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爲得計。而失計蓋莫大於此矣。初以爲我之威福得以大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論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衆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

道而誅無道。猶運速小大。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爲之而已矣。往歲江都會早。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6
霜自蔽。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奈何議者之不思及此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年。憂慮倍積。惟特陛下主之於內。故不避譏涉之言。冒瀆天聽。所懷曲暢。悃悃臨也。

先大父忠獻。紹興初。嘗進中興備覽三軼。凡修德立政之本。總言用人之道。選練用兵之策。與夫古今成敗之鑒。概見於此。高廟乙覽之餘。玉音嘉歎。雖已鋟木苑陵諫臺。以廣其傳。亦恐有志於國者所欲見也。

定甲戌七月既望。嗣孫忠翰敬題。

世緯

撰袤袁

四庫全書提要

世緯一卷、明、袁袤撰、袤、字永之、蘇州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明史文苑傳、附見文徵明傳中、是書凡二十篇、曰官宗、曰選傳、曰簡補、曰降交、曰誘誅、曰廣寫、曰崇儲、曰貴士、曰裁閹、曰汰冗、曰拒偽、曰抑躁、曰久任、曰惜辱、曰慫恿、曰節浮、曰革奢、曰正典、曰實塞、曰均賦、其言皆指陳無隱、切中時弊、雖立說不免過激、而爰時威事、發慨著書、亦賈誼痛哭之流弊也、當時祖於晏安、文恬武嬉、朝廷方以無事爲福、故袤自序有鑒納異用、芋憑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之語、而拒偽一篇、請舉者尤深嫉之、然袤之言曰、今之偽者、其所騙祿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註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糟粕也、黨同而伐異、毒陸而毀朱云云、蓋指姚江末流之弊、有激言之、觀於明季、袤可謂見微知著矣、又烏得遽其害己、指爲排抑道學乎、

世緯序

袁尚亮先生、以明嘉靖初、登第入詞林、觸忤權貴、浮沈中外、不得大用、文待詔志其墓、謂以高明踔越之才、精深宏博之學、輔以輓轂奔迅之氣、跡先生生平、誠有不媿斯言者、又稱其所著世緯、鑒鑒乎經世之言、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蓋深有慨乎言之、然是書流傳甚少、明史志藝文、亦未著於錄、今天子右文稽古、特命儒臣編次四庫全書、是書始復顯於世、而吳中藏書家、猶以未得見爲憾、於是先生之族裔孫又愷、貽書京都領館局者、假鈔其副、廠篋中以爲家寶、雖然、此非一家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詩書執禮、皆經世之言也、論語二十篇、孟子七篇、論政者居其半、當時師弟子所講求者、無非持身處世辭受取與之節、而性與天道、雖大賢猶不得而聞、儒者之務實用、而不尚空談如此、今世緯廿篇、指陳利病、洞達古今、其言要而不煩、其道簡而易行、蓋實証新舊、唐、崔寔政論、仲長昌言之亞也、若夫勸聖賢之格言、尊陸以毀朱、著誥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先生於距偽錄中、藥大發疾呼之矣、恭讀欽定四庫全書目錄、列是書於儒家、益信先生真有體有用之儒、非貌儒以欺世者、身雖蹈謗而立言自堪不朽、蘇松減賦之議、不用於當日、而卒行於我朝、儒者之言、其利亦溥矣哉、

乾隆壬子閏月既望嘉定錢大昕序

我侍郎先從父生明盛之時，過天人之學，弱冠登朝，既然以董賈自負，惜位不勝才，弗克大展，未幾而有若曾之謫矣。鑾崇帝簡惜舉廣西，桂琴之暇，爰佛登龍，題曰世綵，經綸之蘊，亦略可見。丁未議公既辭世，幸茂陵猶存此槀也，躬自校閱，謄寫成帙，噫，賢不必壽，文未喪天，有同公志者，能無感也。

廷楨先世嘗明季文章名額，照耀一時，故流傳藝文極盛，其版本刊布者，家藏略備，即先人手蹟，近年搜羅，亦不下數十種，惟侍讀公所著世綵一書，文待詔謂整整乎經世之論，惜未梓行，并失舊本，曾以無從購求為恨事，道悲讀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儒家類中，載有此書，仰惟聖朝稽古右文，開獻書之路，雖屬高藝論，成登祕閣，實千古罕有之遇，潛德幽光，肯不終泯沒矣，於是致書館局，錄副寄吳，楚弓重得，如獲瓌寶，展卷敬讀，待詔之言，洵非溢美，不敢祕為私有，謀之鮑丈，以文劍入叢書，以廣其傳焉，謹錄四庫全書內提要冠首，并以文待詔所撰墓志銘附後，俾讀是書者，可以考見公之節概云。

乾隆五十有七年壬子秋七月朔，十世從孫吳縣袁廷楨拜跋。

世緯序

昔孔子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悲夫古之人苟懷抱材德者曷嘗不欲匡依明盛興立事業者哉而卒託之空言命也是以君子進則勒洪伐於鍾彝退則修道文於方册身雖不得躬行其道文之所垂亦足以自見而爲法於將來周秦而下善言治理者莫如賈誼其次則王通陸贄又其次則蘇軾王通太平十二策亡逸莫考我欲觀唐宋之事舍陸蘇何適矣夫欲考往而知來者惡可無空言哉是世緯之所由作也客曰古之立辭者不得志則爲之故屈平放而賦騷揚卿寥而著書今聖人在位材傑邁邁言行計從世緯之作何也袁子曰否非是之謂也夫高居而遠聽者天子之職也敍官而紹繼者大臣之業也程功而累勞者百司之分也博稽而廣議者衆士之益也古者庶人工商有謗有誄而況於士乎裒也齊從大夫之後矣官守有恆言責無與末暮得排閶闔之門趨文石之陛一嗚其志徒以強壯之年嬰狗馬之疾一旦恐溘先朝露非託筆劄何以自見世緯凡二十篇語多刺譏且閒於事情亦知其枘鑿異用竿瑟殊好空言無益祇增多口有志於應世者亦矜其狂愚采其可用者云爾

世緯自序

世緯目錄

卷上

官宗
簡輔
誘諫
崇儉
裁閹

卷下

法異
抑躁
惜儒
節浮
正典
均賦
遷傅
降交
廣薦
貴士
距僞
久任
徵墨
革奢
實塞

世緯卷上

明　廣西提學僉事袁　褧撰

宗宗

夫宗室日蕃而祿不給。何也。封建之法壞而仕者什三。各治其國。以蕃王室。入爲公孤。出爲牧伯。親踈相制。外內聯絡。卒賴其力。享祚長久。秦壞周法。踈忌骨肉。闕翦枝葉。二世陵遲。遂然亡衞。漢興鑒秦。疲敝。損益周制。雖有七國之變。而莽操之際。猶賴宗室衆強。南頓中山之後。奮起徒步。光復大業。此則親親之明驗也。府宋封建之法廢。而仕宦之途猶足以救其末流。侯王將相。布列中外。是以本根不蹶。而枝葉扶踈。卒受其蔭。我明革前代高皇帶礪周漢之所以得。遵秦之所以失。宗子分王。裂地而封。犬牙磐石。崇其位號。安享祿給。不任以事。內銷七國之變。而外禁纖城之固。遠朝京師。宴賞有度。十王有舍。宗人有府。詩書禮樂。炳焉可述。仕進之途。焄防未設。逮及文皇帝。稍稍牖以文法。朝覲之典不行。仕宦之途以絕。莫能自效。分地則不足。益祿則無給。干法麗禁者。紛紛是也。而議者。乃謂宗室不仕。高皇之法。此特末之弊。非始計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盜承相。專任李斯。漢以下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熙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之敗。鑒蒙古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設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勤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纘統。妙簡英哲。於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稍予稍輕。然當時簠保傅者。三楊蹇夏黃淮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傅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樞機。務如賈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

親賢弗用。大權下授。陛移司馬。詩曰。本實先撥。此之謂也。譬之喬木結綠之珍。連城夜光之寶。委之他人。因弗若道之子姓之愈也。是故固本者。莫若親親。親親者。莫若崇賢。崇賢之術。在責之保傅。而升其俊秀者於鄉學。三歲而簡之。升之於國學。而試之於鄉。試之於大宗伯。登之於天子。隨材以官之。詔德以祿之。賢者進。不肖者絀。而考課之法。黜陟之典。與踈遠者等。則忠勤之心生。而奸逆之節泯。且仕者有祿。則歲祿是不仕者有數。則刑法省。施親親之名。而享賢豐之利。則何弗爲也。

諡傅

考之皇明祖訓。凡親王子孫才堪出仕者。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此高皇帝意也。夫宗室之才者。得仕於朝矣。而儀賓長史等官。乃不得爲京朝官。此豈祖宗法哉。宜德間有旨。漢府親戚。不許選官。蓋止爲漢府設也。弘治初。布政雍泰。迎娶秦府。得爲宣府都御史。國初楊士奇以錄周忱。以長史累官尚書。弘治間。山霖以德府長史。陞提學副使。此其證也。夫迎娶宗室者。不得爲京朝官。故衣冠之族。與宗室婚者鮮矣。宦王府者。不得爲京朝官。故傅相率不肯來。此非細故也。今之傅王者。率老死王國。終其身弗齒於有司銓衡者。必關茸則授之。耄昏則留之。而其人亦且絕望於通顯。苟利其祿耳矣。是棄之也。欲宗室之循法軌道。而乃以關茸耄昏者傅之。甚亡謂也。漢法。官王府者。必慎簡其人。如董仲舒之於江都。賈誼之於長沙。田叔之於梁。申公之於楚。王吉之於昌邑。諫諍論議。委然可述。雖有邪心逆節。而猶存畏憚之意。今諸侯王皆血氣壯強。而不爲置賢師傅。此教之亂也。是故高照反於漢。賈誼反於安化。宸濠反於南昌。此非傅相官京朝之患也。況傅相不得其人也。欲宗室之賢。莫若選選傅相。而訓之以禮義。擇京朝官之有行誼者則爲之。博通古今。明當世之務者則爲之。考其殿最。均其勞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略如漢法。以不矣祖宗之意。是官傅相者。有仲舒賈生之稱。而宗室獲河間東平之譽。維城永固。而尾大之患自絕也。

簡輔

夫內閣者。卽今之宰相也。是天子之所與承天地。理陰陽。和萬物。撫四夷者也。而徒取充位之人。拙亡謂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言有其人則官之。無其人則虛焉。三代以前。率用此道。秦始盜承相。專任李斯。漢以下置相多非其人。蕭曹丙魏。房杜姚宋。隨時立業。固未有熙哉代工弘格心之道者也。高皇帝深慮遠算。因胡李之敗。鑒蒙古之失。博稽往籍。略倣周制。革丞相而設六部。公孤之官。不輕畀人。忠勤如劉基。親敬如宋濂。終其身弗以授也。文皇纘統。妙簡英哲。於時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備顧問。代王言而已。洪熙以來。稍予稍輕。然當時簠保傅者。三楊蹇夏黃淮錢山之外。無聞焉。景順之後。保傅滿朝。而師尹多辟矣。何則。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樞機。務如賈子澄則以太常少卿入。薛瑄則以大理少卿入。李賢則以吏部侍郎入。而今則非翰林。不入內閣矣。祖宗朝凡才望者。皆得入翰林。如宋訥則以助教入。

胡儀則以知縣人楊士奇則以庶吉士入周是脩則以紀善入劉球則以儀制主事入而今則非及第庶吉士不入翰林矣夫及第者徵一日之長其所對策多浮泛掇拾務詭時好稍觸忌諱即抑置下甲間有以直言及第如祿倫舒芬之徒復流落不偶堂巒以死而庶吉士之選尤多徇私不協輿望其選也必權貴之私人乃得與焉凡材識俊潔之士悉摒非用啓僥倖之門開奔走之路莫此爲甚文皇帝儲材論相之意蕩無遺矣方其未得志也則權貴之門是趨排同列不顧廉恥其既得志也則養嬉安祿枯日累月坐致高顯侍位已極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六曹之務進退可否必咨而後行蓋有天子不知而內閣先開者矣上豪下蔽作威作福可不畏哉故議者以爲今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殊非高皇帝不立丞相之本意也必革之而後可以爲理嘻是因噎以廢食遂覆而棄舟也權之所寄不在此則在彼苟得其人何患非理如其材也則登之內閣不必其翰林也凡及第者必直言是取務采輿望焉庶吉士之選必端良者是留務采輿望焉被拘肇之牆格塞請託之私宂官內閣者必極天下之選而公孤之貴非以輕授兼收並用以復祖宗之故事庶乎其得人也

降交

秦制尊君卑臣百官非奉詔不得上殿觀其君如天神然漢興稍變秦制百官得召見論事面折庭爭止論以受言臨軒以策士前席之間情神之際雖遠小臣得與天子相唯諾蓋猶有先王之風焉唐之貞觀開元宋之慶曆莫不親賢禮下大臣有賜坐之儀造膝之請諫官有入閣議事對仗讀彈文之典君臣之交歡如也明興金革數子貴裹獻替分雖君臣而情猶父子乃後復簡楊士奇等七人以備顧問下至牧守咸賜召見不獨察其器能且得問民疾苦周知情僞觀其君臣同遊之歌亦墟時卷阿宴寢之盛也文皇仁宣待下有禮三楊蹇夏日侍帷幄射鳧西苑飲酒極歡賞花賦詩雍容可想天順閒李賢王翱親信以建謀難若元氣之周流於一身流通聯屬無復間隔喜歡入告而謀臣上聞雖蔽之忠銷而太和之体應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此之謂也

誘諫

書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傅曰與王賞諫臣夫言路之通塞國家之安危繫焉言者患乎弗通古之哲王矇矇有誦工瞽有規立進善之旌設誹謗之本患危言之弗直弗忠邇言者之不我從也三代以降誹謗訞言莫如唐太宗敢諫者莫如魏徵善乎太宗之作帝範也有曰大臣懷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夫有國家者使人懷祿畏罪而忠言不聞亡無日矣我明稽古建官而特重臺諫之選給事主封駁御史專糾彈士有材望者乃得與選而且許風聞言事雖不實弗罪也是以士希折檻之風人慕引裾之節貞邪逐而去留而章疏繳陳如英皇之北狩武廟之南巡伏闕死諫者踵接於朝是以王曹濁亂於前錢江蹇弃於後成包藏禍心謀爲不軌卒賴敢言之士發覺其姦得以亡敗此則諫諍之明效也夫人主莫不願治而惡亂然順心則喜逆耳則怒人臣莫不慕忠而進佞然嘉獎則言震怒則默人情然也是故上有容言之主則下有敢言之臣上有危亡之諫則下多依違之辭故世不患無魏徵容言誠使言者賞不言者罰言之善者則施行之不善者亦優容之溫顏以來之霽威以下之弛諱忌之禁覓指斥之誅不以順逆爲喜怒不以喜怒爲利賞聽言者有文皇之明則進言者多魏徵之直矣

廣薦

夫鄉舉里選所以敎行宦也安車束帛所以搜逸也漢興去古未遠興廉舉孝申公之迎嚴光周黨之聘猶足以勵士風而端教本自科目之制興而弓旌之招廢士習之卑日以汚陋國初取士之途甚廣而刑新之典亦嚴士皆避匿不樂仕進故設科無定額而由薦舉進者頗多高皇帝初下金陵首開禮賢之館劉基宋濂葉琛王禕陶安章溢數子者皆抱王佐之器命世之材猶起風雲志存吊雞雖乎亦衰時移歲改之亞王魏之倫也宣德以還禁防漸弛風雅寖微請託繁滋苞苴競進薦舉

孝多非其人而吏員任子成處雜流擧廢之選一歸科目勢之所重不得不然何則棚名易專拔十得五網羅低垂鮮有遺者挂出乎盡一而事存乎主公誠不易之令軌也然而科目所得宋浮靡而遠行實經義而閒時務判不知律策不通令掇拾剽竊以徼有司竟之所習壯之所試不出章句隨冰甚矣是以當官涖事往往碌碌閒有卓犖瑰瑋脫穎軼塵不爲俗學所困者亦千伯之一二耳風頹而不可止俗悞而不知怪此有識者之所爲痛惜也夫科貢起以得經學之士矣而孝弟力田獨行者非爲舉不進蔑舉是以得行誼之士矣而宏詞博學明習政務識達治體者非制科弗庸今當事者皆因陋就簡以爲經制既定安用取高皇帝約束紛更爲哉不知高舉之典固高皇帝法也今不思廢墜之當修而徒蘆紛更之無益不恤科目之未盡出於公而徒病薦舉之多私以是頑欲求異材收實用吾見士習日卑而教化益衰也故欲士敦實行莫若修薦舉欲士通世務莫若增制科制科之法或五歲一舉焉或三歲一舉焉不悔製燕市而不捽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懂大祥者有三覆之規犯歲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懍于張之平恕而恥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於恤而無罹吉之苛庶愼刑哉士彔以加矣然而盡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姦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非衷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是矣今乃下之錦衣衛鄰之鎮撫司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冑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豬睚之欲賂多則削重以爲輕賂少則誣虛以爲實事干宮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爲低昂伺喜怒以爲出入其死於掠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憤激而不平長死者怯懾而不敢銷鋼直之心沮詰然之氣士風陵遲甚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開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論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爲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姦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焉順門逆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爲世大戮今不信士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冑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賂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於上而利專於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盡一之規而啓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於遠方公求賄賂煽衛之杖士於闕庭立斃箠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逮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束縛窘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罪殺之可也何至令官校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於衣冠榜笞施於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尊朝廷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恥欲朝廷之尊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辱也一付之法司而以上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盡一矣其司鄉擧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擧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翥誥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爲之禁其年老

者及閒於經術者毋得濫貢貢則哲學者進坐焉而又妙選弟子員之經明行修者以主里社如此則庶
庠遂序興而茂材異等出矣

貴士

夫捍禦以禦功能刑威以懲姦慝二者馭世之大防也然得濫則士競進而恬退之風微刑繁則士苟免而廉恥之道喪記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可殺而不可辱也秦漢以來士也日賤李斯相也具五刑蒲何侯也縛縲紲如徐耕材如遷向幽囚械繫宮腐髡鉗辱已甚矣王莽之篡漢臣咸頌功德以美新死忠徇國者遂撫一人貿生之言亦賂驗矣光武中興矯枉過直獎高節禮逸民東都之季黨錮益嚴而忠節益勵士皆騁首就戮以扶漢鼎跬乎宋祖以忠厚立國以廉恥養士及其亡也文陸張謝之徒蹈東海而不悔製燕市而不捽由此言之士何負於國哉我國家刑新甚嚴而養士有禮懂大祥者有三覆之規犯歲科者有八議之典非法不刑酷吏有禁百七十年司刑者懍于張之平恕而恥湯周之刻深有有功之於恤而無罹吉之苛庶愼刑哉士彔以加矣然而盡一之律有定而多門之政頗繁士之作姦犯科者付之刑部都察院評之大理寺輕重之非衷者刑科又得駁正之亦已是矣今乃下之錦衣衛鄰之鎮撫司攝之東廠捕之校尉夫錦衣親軍也鎮撫武弁也東廠中官也校尉則卒隸也以介冑之夫而侵刀筆之吏以閹奴僕之賤而司執縛討捕之權假狼虎之威以濟其豬睚之欲賂多則削重以爲輕賂少則誣虛以爲實事干宮禁言觸諱忌者必嚴刑以報怨絕命以滅口察意向以爲低昂伺喜怒以爲出入其死於掠掠者不可勝紀如劉球鍾同之徒身殘屍毀遂使懷忠者憤激而不平長死者怯懾而不敢銷鋼直之心沮詰然之氣士風陵遲甚所由來者漸矣凡獄之經廠衛者則司寇不敢詰廷尉不敢駁刑科不敢糾開有執法之吏翻異成案如薛瑄丁哲論幾不測司刑者相引以爲戒然則國家奚賴焉夫鎮撫東廠朝廷之所親信也故以大獄付焉然稽之往牒未聞其據經守法有釋之定國之賢也未聞其發姦擿伏有張敞廣漢之能也焉順門逆汪直錢寧作威作福覆車踵接爲世大戮今不信士大夫之心而寄耳目於爪牙介冑之士疑公卿之私而任腹心於閹腐奴隸之賤獄賂繁滋而威權移奪怨歸於上而利專於下以法守則侵官以典章則破律乖盡一之規而啓多門之弊其尤甚者則官校之捕人於遠方公求賄賂煽衛之杖士於闕庭立斃箠楚夫事之在遠方者詔御史逮之足矣何至紛紛差官校四出乎束縛窘辱得賂則生不賂則死京朝官之有犯者下之法司足矣律當死也據律以議罪殺之可也何至令官校杖之闕庭橫屍以出乎以聖明之朝而執縛加於衣冠榜笞施於卿士恐非所以養士大夫之廉恥而尊朝廷也是故欲士之死忠徇節莫若養其廉恥欲朝廷之尊安莫若愛養臣下其有辱也一付之法司而以上聞庶事權不分而體統盡一矣其司鄉擧者凡府之教授州之學正縣之教諭必以進士而訓導則以鄉擧歲貢者參焉增其祿秩優其禮待其卓異者有翰林翥誥之選而歲貢之例必嚴爲之禁其年老

世緯卷下

裁闈

周禮圜人王宮每門四人，圜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若此其備也，司昏晨以時啓閉，守門掫御范正內路，鼓給使令而已，未聞有宦寺之禍也，卷伯孟子詩所稱，蓋乎伊戾禍宋，寺貂亂齊，趙高亡秦，石顯敗漢，而刑人之禍，不可說也，桓靈之季，王甫曹節侯覽等，擅亂國經，操斷威福，廢立擅權，高下在心，禁錮忠賢，誅夷隱竄，宮閹流血，大盜蜂起，自古刑人之禍，未有若此極者也，唐之中葉，殺車燔監，高力士、魚朝恩、李輔國、程元振、骨豎於前，仇士良、王守澄、田令孜、崇勗階於後，衣冠馴犬，道路橫屍，亡國之變，獨柳之禍，言之寒氣，較之東京，尤爲慘烈，而世主不悟，寄以腹心，優其寵祿，竟賜之徒，卒以亡宋，安亂相尋，曾有鑒已，我太祖高皇帝洞鑒古事，深鑒前失，監局之官，不得過四品，掌宮禁，備灑掃而已，宣統以來，優假稍逾，威福漸移，王振喜寧諸閹，權勢隆赫，兇焰薰灼，滔通省廚，謀危社稷，遂使英王北狩，幾致永嘉靖康之禍，猶賴王竑之徒，危言正色，借劍倚方，廷梓馬順，以銷肘腋之變，壯矣哉，固足以遠紆豫資之慎，近雪鋤劉之冤矣，然而吉祥構逆，外連亨彪，舉發倉猝，危而後濟，憲孝兩朝，汪直、李廣、梁芳、所幸朝政清明，不甚害事，暨武皇帝之初年，劉瑾、馬永成等，號爲八虎，蠱惑聖心，斥逐元老，洛陽搴容，釣陽洪洞諸公，相繼竄殛，嚴廊一空，靜臣杜口，直士卷舌，殺戮之威，遍乎紳士，謀求之慘，毒及貶庶，潛密異謀，肆行逆跡，向非高廟神靈，武皇獨斷，改玉改物，伊誰禦之，夫考之古事既如彼，徵之今事又如此，然則與替之原，理亂之跡，斷可識矣，而識者猶謂呂强之清忠，楊復光之討賊，張承業之存唐，光照史册，惡可少也，嗟乎，求什一於千伯，亦已難矣，世主不悟，王甫曹節仇士良田令孜等，如彼其多，而欲望呂强楊復光張承業三人者，如此其寡，非其惑歟，何則，婦寺之性，陰很嫉戾，嗜利亡恥，朝夕左右，浸潤易入，甘言柔聲，首鼠兩端，伺察意向，動中所欲，苟非燭以至明，斷以至剛，其不惑溺者鮮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晉臼侍御僕從，罔匪正人，秦漢郎中謁者，多士人爲之，猶有古意，我國家謹純用寺人，面不得與政事，所以消伏禍杜危機也，誠使政令予奪，皆天子獨運於上，而心膂耳目，寄之忠賢，樞機之務，一切弗與，其在外鎮守守備織造等官，悉罷弗用，老監者汰之，很黠者黜之，嚴閹割之禁，正交通之誅，有缺弗補，有罪弗宥，略如令狐綯之議，以復高皇帝之故事，吾見宮帷肅清，而肘腋亡患也，

汰異

秦漢以來，中夏狄夷，孟氏譏仁義以關楊墨，當生遠周孔以黜管商，韓愈著原道以排佛老，而佛老之害爲尤甚，愈之言曰，孟氏之功，不在禹下，然則愈之功，豈孟氏下乎，世儒支離溺口耳之學，昧教化之原，知佛老之害，而甘心沈溺其中，以清淨爲宗，以虛無爲本，以慕悲爲教，以寂寞爲歸，棄綱常，蔑禮法，墮政事，敗五等之倫，壞四民之業，不蠶而衣，不耕而食，不誦讀而仕，不婚姻而配，傷教化，亂彝典，生人之蠹，未有盛於佛者，著也，世之言者，皆以佛老與吾道並立爲三，以釋迦老聃與周孔並，噫，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民之初生，帝命夷夷，顓蒙渾噩，撫思無爲，聖人者出，訓以彝倫，式以禮法，威以刑禁，申以命令，而後民知嚮方，義農堯舜之世，罷觀所謂釋老者哉，而曰故立爲三，誣亦甚矣，老氏之學，肪於周末，佛氏之言，興乎東漢，周孔之教衰，皇王之道熄，而後異說舊俗之蠱惑之也，不究其本，而倡爲三教之說，噫，斯言也，佛老之徒倡之也，仲尼之徒，無道佛老之事者，然則佛老之教，可遂寢歟，曰奚爲而不可，韓愈之言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斯滋之術也，周秦以來，惑老氏者，無如秦皇、漢武，惑佛氏者，無如梁武，秦梁以亡，漢以亂，斯亦足鑒矣，而唐君閔主，甘心爲之，道轍相尋，亦可哀矣，高皇帝既定天下，欲遂滅佛老之教，當時讜

臣無傅奕之深識，而襲葛瑪之血盛，因術苟簡，漸以滋蔓，周顯佛，張三丰，天啟曾者之徒，妖氛迭興，甘亂不經，威化以來，繼曉李孜省，鄧懋爵，文成五利，相繼誅戮，斯亦往事之明驗也。有王者作，焚其廬，火其書，人其人，習老佛之教者，必殺無赦，如此則異端汰而庶民興矣。

距僞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辭有枝葉，辭之窮者，行之愆也，道之賊也，政之蠹也，周衰處士橫議，楊墨塞路，孟子昌言以距之，而後人知楊墨之非；唐季佛老之說橫行乎中國，上自天子，下逮貳廛，翕然信之，韓愈原道以排之，而後人知佛老之非；夫楊墨佛老與吾周孔之道，判若黑白，可以惑蚩懞而不可以欺賢智，故排之也易爲力；今之僞者則不然，其所誦說者，周孔之詩書也，其所講習者，程朱之傳疏也，而其所談者，則佛老之精怕也，其所行者，則桀跖之所弗爲也，假道學之美名，以濟其寶貨窮奇之慾，動聖賢之格言，以文其屠沽繆悠之說，黨同而伐異，曾陰以毀朱，凡其所言者，不出老生之常談，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趨富貴者，方以爲孔孟復出也，翕翕譽譽，如沸如狂，翩翩庠序，以衆徒而襲極幾靡著之語錄，以惑世而經史不講，舉士薄舉業而弗習，紳衿棄官守而弗務，以靜坐爲存養，以詩歌爲禮樂，互相標榜，私立門戶，以希終南之捷徑，利合則引援，勢傾則擠軋，嗟衆臭牟，不可破，似是實非，固不特紫奪朱，鄭亂雅而已，今聖人御極，大道爲公，而邪說肆起，正學遭蹂，壞人心術，禍慘乎楊墨，災深乎佛老，世無孟韓，孰能距之，聖天子昔下明詔，示禁絕矣，而風俗頹敗，林蓮蒲固，勢莫能止，昔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惡其亂政也，然亦未有滅毀先儒，蔑棄明詔，亂主制蠻人心，似是實非，如今之僞者也，距之如何，火其書，迸其人，不與同中國，舉文皇之所以罪朱季友者以罪之，庶乎正學明而異端息，邪說不至於誣民矣。

抑躁

今天下之最可憂者，莫甚乎士習之躁競，夫躁競者進，則恬退者遠，而賢不肖倒植，教化陵夷，風俗壞敗，而淪胥以溺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國初取士，先行誼而後辭華，獎純實而師浮薄，士皆避匿，不樂仕進，干祿賁乎丘園，束帛加乎巖穴，上下久任，內外均勞，大臣有羔羊之風，小臣懷縻鹿之恥，司衡者秉公綜之庶潔，而當官者亦顏厲之沈潛，士風樸醇，翕然美矣，自久任之法壞，而速化之弊滋，重內而輕外，懇勢而喜逸，士希榮貴，人競要津，牧宰黨援，諛之司，郎署級翰林之選，視廨宇爲傳舍，剝膚椎髓，苞苴公行，貨賄盈入，諂諛成風，鑽刺得志，未有如今日者也，惡直醜正，反蒙譏笑，由是清白者沮，退屈下僚，恬退者肥遯丘壑，而小人比周，爲鬼爲蜮，鳳鵷嗤乎殿廷，蝟鼠沸乎宮社，陰疑冰堅，漸不可救，勢之所趨，誰能禦之，夫司銓者，人物之衡鑑，庶僚之儀表也，其進也既不以正，則律己也必不嚴，素位既輕，則人多侮易，而貨賄易入，不五六年，超遷美秩，既富且貴，士爭覬覦，奔走權門，以求必得，先後居此者，率以贓敗，以若人而盜其低昂賢否，黜陟幽明，孰之責官者，以視遠必不能矣，此官方之所由污濫，士風之所由壞敗，躁競日繁，而廉恥道銷也，昔鄱陽而黎幹失色，故裴儉立則人知法式，名器慎，則士修行檢，采純樸，則浮僞屏，崇正直，則回邪遠，擢修潔，則貪濁畏，奠恬退，則躁競消，風俗美，而教化興，四維具張，而國家尊安矣。

久任

漢去古未遠，法制尚簡，吏咸久於其任，如倉氏、庫氏、類以官爲氏，故史稱吏皆老死，長子孫，終漢之世，多循吏，自久任之法壞，而吏弊滋矣，夫數易長吏，則吏皆循資計日以冀遷，改其所施設，因循苟簡，曾無終歲之計，而繼之者，又好爲紛更，令方行而遽寢，政未成而終慮，下之人皇皇焉無復法守，而吏胥得並緣爲姦，送故已去，而迎新未來，其代署者，肆爲侵牟，狼貪虎苛，不暇不止，蠹弊亦甚矣，國初官皆久任，內而公孤六卿，臺諫郎署，外而方伯、牧守、丞簿、掾史，率九載三考，而後敍遷，其稱職者，有進秩而無改任，如臺夏三楊，胡濙，周忱諸公，皆專任責成，上下相安，無苟且之意，列聖繼承，守而勿失，自正德以來，閣豎擅命，倖濫旁啓，士希終南之捷，而鄙吏生之滑然，清議頗嚴，驟遷速化者，舉議紛紜，不旋踵而罷，久任之法，猶未大壞也，自夫窳偷之例數開，而士之待選於都下者，日以停壅，當衡者欲疏通之，蘇是長吏數易，而遷轉無常，外之牧守丞簿，內之臺諫郎署，率不滿一考，而即敍遷，不如是則人多缺少，而停壅者，益甚矣，國初官制，進秩而無改任，如臺諫考績，則令遞以下，多不察其材否，而概罷之，以處待選之士，下既數易，則上必遞遷，曾不數年內，而三載考績，已及其半，內而六部，外而方岳，伯牧，往往是矣，遷轉既速，則崖蜜亦易，賢愚莫分，賂不愛惜，積蓄之輸，良可慨歎，上下苟且，日覬月望，於祿秩之崇庳豐薄，而久任之法，壞敗極矣，今天子明聖，深燭此弊，亦嘗一詔吏部，行久任之法矣，當衡者不考其本，而急急焉救其末流，知停壅者之當疏通，而不知疏通之，不如無壅，知守令之不可數易，而不知方岳之不可輕黜，知臺諫郎署之當久於其職，而不知公卿之不可易退，故欲行久任之法者，必自大臣始，上不數易，則下不得遷遷，而窳偷之例，必因絕勿開，凡府之貳，邑之令丞，必科貢乃授，如是則待選者，不至於停壅，而當官者，冀效爲苟且，庶積其疑而九載三考之法可復矣。

惜俸

記曰：大臣法，則小臣廉，夫大臣者，是民之表也，吏之帥也，天子之所尊信而禮敬者也，秩高而藏且厚矣，是奚所不足，而乃屑屑於小吏之賂遺，甚者祿其貨賄之多，寖以爲高下，卽其有無以爲否臧，是教之貪也，假令小吏一再入賄，卻之而弗受，且面黜焉，則墨也遠矣，是故苞苴行，則碩鼠之風滋，簠簋不飭，則羔羊之節毀，大臣取之，小吏小吏取之民，禁鑠而俗敗，上不法而下亡恥，利奪而民日貧，而國之斃亂無日矣，今天下之彫敝，其最者，莫若贓吏而吏之犯贓者，多出於小官，自丞簿以至雜流，其不貲者，蓋百之一二焉，是皆入錢以濫官者也，方國家用之不足也，經國者，曾不與少知治體者熟計之，而嚴俸之令下矣，

其上下令也。以爲是特取之富家大室而已。民不加賦而國以足用。是亡傷也。曾不察計其利之微而害之博也。夫人錢以買捐者。皆非有貲之家也。皆非有伯夷之潔也。皆非有卓魯之政也。是鄉里之所謂白丁也。而一旦倏然使之臨民。法令之非習也。文字之非通也。流濁而品卑。監司之弗禮也。胥史之弗畏也。而其人亦無復敍遷之望。則其初之所入於縣官者。必數倍於此。相因之勢也。設令天子下方尺之詔。詔吏部。凡宂員之無益者。悉汰之。而即以其祿宂員者。益小吏之俸。又有籍沒不赦之例以爲之禁。本既正而末流衰止。臟吏知畏。而民其庶可小康矣乎。

節浮

夫承平久。則禁防闕。禁防闕。則姦僞滋。姦僞滋。則浮費宂食。莫知紀極。而財力竭。今六邊之士。朝廷之所賴以扞封守者也。而日不得一飽。寇至則京師震恐。人無固志。兩浙之農。朝廷之所賴以供軍國者也。而日不得一飽。歲飢則父鬻子。夫鬻妻。而道殣相望。夫人無固志。而道殣相望。則習然變其樂生之心。而有思亂之志。不逃之塞外。則挺而爲盜。此非細故也。而當事者莫之省。是宴然以爲無虞。病伏於膏肓。而飲食如故。此扁鵲之所以駭而走也。夫歲入有常。而悖出無經。則財必竭。財竭矣。而士本不足。師旅數興。其最甚者。則官之宂者日益增。裁革之詔未乾。而添註之令隨下。額外之員。溢於常品。如工部、太常寺、光祿寺、中書科、太醫院。皆亡嶺之凋敝。而耗財之蠹賊也。正德閒。官方濫極。聖天子嗣統。下詔清積。凡傳陞乞陞者。悉汰無遺。薄海內外。歡舞稱快。今幾復舊矣。武宣襲替比試之法。特故事耳。降革之例。曾不一行。其宂

絲縞之織華而欲民之亡飢寒胡可得也管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者制用之本禁奢之防也今士大夫之家鮮克由禮而況於齊民乎北大者則喪葬侈婁有同夷狄古者哭則不歌今乃雖以優伶導以鼓鑼笙管鏡鼓當衰反樂會葬者擊妓以相娛主喪者沈湎以忘返古者婚姻六禮而已今乃倾貲以相夸假貸以來賸厠以珠緣鬻以金飾寶玉翠綠奇服歟觀長衫大袖旬日異制京師則世祿之家兩浙則富商大賈越禮踰制僭擬王者是故巨室之昏喪者一而中人之破產者幾矣農夫號於野紅女嘆於室而貴遊之子方服藥肉而弗食弗食棄執設而弗御醫也極矣我高皇帝躬服節儉首重農桑國家無殊異之典死事之家不蒙優恤此忠臣烈士之所以喪氣也夫失機逗留者鞫律至重也今山西殘破矣止失機哭聲震平原野鋒鏑逮乎嬰孩鬬艦山委流血川涌而總兵以下爭先逃竄巡撫大臣束手坐視大同既壞繼延山西伊誰之咎而誅殛未行爵位如故利賞若此殆非所以鼓舞士氣而變移宿習也假令寇復再入又何以責人之盡死力乎是故誅賞之典不正而求將士用命譬場宴寧吾懼其日以陵遲而嗑齕撫及也

實邊

邊境之困於寇者恆苦於兵之不足兵不足而地遂遠遠則戍守者少而寇之出沒無常彼聚而我分彼衆而我寡此寇之所以數得志也兵可以多而食恆不足故不經事者數議益兵而曾不足以夠軍而孰求供億宗澤官矣或謂或慕何患乎無兵今秦晉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藏所賦者甘否不足以實邊又於是乎取給烽火有警恆仰給於太倉銀至而廚去矣士不得一飽而主者輒盜竊遁日益空虛士馬日益彫耗而漫謀者急急於增戍益兵嗇權夫兵之不能拷腹以嗇寇也夫秦隴河湟古稱富饒沃野數千里秦皆以一隅而北攘匈奴南谷六國矣今舉天下之全力而畏害蠆如虎首反居下足反居上此貿生之所以痛哭流涕也國初元爵遼遮猶歲一命將肅清沙漠文皇帝三征遠北數千里外曾不見寇守在四夷屯田達乎河湟牧馬騁乎瀚海鹽貿獲利而飛輓無煩紅粟腐倉牛羊被野士飽而馬騰試馬肥而弗乘邊陲之樂永宣極矣正統以來閹豎竊籤於內而僨帥偷愉於外遂防漸懈寇勢浸猖啡乎土木之禍喪師蹙地受降之城河套之藪悉爲敵有士不得排馬不得牧而屯田墾矣屯田墾則鹽貴矣利鹽貴矣利則飛輓不行而延戍廿虛米價翔貴率一鈿而銀二兩矣食之不足此其繇也古今言實塞者莫善於晁賈雖一時權宜之術而實萬世經久之利今其言具在消息損益師其意而不泥其故隨時以立制因土以便俗募民以屯田因田以儲穀因穀以益兵因兵以制寇時其夫糧增其戍守謹其烽燧遠其斥堠而又特詔戶部講求鹽法博稽其興廢之源而熟計其利害之故覽其歲課減其引額秤以時守支無竭痛革其買窩之弊而略減夫餘鹽私鹽之禁使寇中且無令老邊貧民專以主之凡鹽課所入悉以餉邊而營繕不急之務一切停罷數年則飛輓之煩積貲積莊貿世宗誅愛能狄青殺陳曙知此道也今六邊諸將覆軍失律輒蔽匿弗以上聞其聞也不

過虛官往勘輕者罰俸重者降級而已夫邊有必死之危而退無失機之戮人情孰不樂生而惡死此士之所以聞鼓而奔望烽而爆也寇退則拾其遺落甚者俘邊氓以爲首級上功幕府邀求恩賞遷秩任子濫及本兵夫功誠宜賞罪亦宜問今捨丘山之罪弗誅而惟毫毛之功是賞其誰不效尤以相蒙也山西之事尤可痛惜丁璋以五千飢疲之卒而迎十萬方張之敵揮空拳赴白刃列劍支解無一人得脫者山西士民無不流涕昔李陵以壯士五千獨當匈奴卒爲降虜馬遷猶以爲有國士之風以丁璋之忠壯而國家無殊異之典死事之家不蒙優恤此忠臣烈士之所以喪氣也夫失機逗留者鞫律至重也今山西殘破矣止失機哭聲震平原野鋒鏑逮乎嬰孩鬬艦山委流血川涌而總兵以下爭先逃竄巡撫大臣束手坐視大同既壞繼延山西伊誰之咎而誅殛未行爵位如故利賞若此殆非所以鼓舞士氣而變移宿習也假令寇復再入又何以責人之盡死力乎是故誅賞之典不正而求將士用命譬場宴寧吾懼其日以陵遲而嗑齕撫及也

實邊

邊境之困於寇者恆苦於兵之不足兵不足而地遂遠遠則戍守者少而寇之出沒無常彼聚而我分彼衆而我寡此寇之所以數得志也兵可以多而食恆不足故不經事者數議益兵而曾不足以夠軍而孰求供億宗澤官矣或謂或慕何患乎無兵今秦晉燕趙山之東河之南北藏所賦者甘否不足以實邊又於是乎取給烽火有警恆仰給於太倉銀至而廚去矣士不得一飽而主者輒盜竊遁日益空虛士馬日益彫耗而漫謀者急急於增戍益兵嗇權夫兵之不能拷腹以嗇寇也夫秦隴河湟古稱富饒沃野數千里秦皆以一隅而北攘匈奴南谷六國矣今舉天下之全力而畏害蠆如虎首反居下足反居上此貿生之所以痛哭流涕也國初元爵遼遮猶歲一命將肅清沙漠文皇帝三征遠北數千里外曾不見寇守在四夷屯田達乎河湟牧馬騁乎瀚海鹽貿獲利而飛輓無煩紅粟腐倉牛羊被野士飽而馬騰試馬肥而弗乘邊陲之樂永宣極矣正統以來閹豎竊籤於內而僨帥偷愉於外遂防漸懈寇勢浸猖啡乎土木之禍喪師蹙地受降之城河套之藪悉爲敵有士不得排馬不得牧而屯田墾矣屯田墾則鹽貴矣利鹽貴矣利則飛輓不行而延戍廿虛米價翔貴率一鈿而銀二兩矣食之不足此其繇也古今言實塞者莫善於晁賈雖一時權宜之術而實萬世經久之利今其言具在消息損益師其意而不泥其故隨時以立制因土以便俗募民以屯田因田以儲穀因穀以益兵因兵以制寇時其夫糧增其戍守謹其烽燧遠其斥堠而又特詔戶部講求鹽法博稽其興廢之源而熟計其利害之故覽其歲課減其引額秤以時守支無竭痛革其買窩之弊而略減夫餘鹽私鹽之禁使寇中且無令老邊貧民專以主之凡鹽課所入悉以餉邊而營繕不急之務一切停罷數年則飛輓之煩積貲積莊貿世宗誅愛能狄青殺陳曙知此道也今六邊諸將覆軍失律輒蔽匿弗以上聞其聞也不

均賦

天下之賦。莫重於兩浙。而尤莫重於蘇松。松兩縣耳。歲賦一百二十萬。蘇之歲賦三百五十萬有奇。其始因僞吳張士誠之額。已過重。後以潛運之故。凡正糧一石。復加耗五斗。故其重至此。其他徭役科派。歲料織造郵驛磚窯諸所徵納者。又歲不知幾何也。賊吏之侵漁。巨室之并兼。肆行而莫禁。蘇之困極矣。長民者思以救之。而未得其術。公田變而爲丈量。丈量變而爲挨號。挨號變而爲率攤。齊民未廣。計慮不周。甲可而乙否。朝令而夕改。利未獲而害先滋。法未成而謗遍起。此則更張無漸。任用非人之故也。夫丈量之法。可行於秦滇趙山之東。河之南北。而不可行於兩浙。何則。北方沃野千里。地皆方幅。易於積算。高皇帝命徐達等丈量田畝。事竟不成。至若兩浙之田。環以灣洫。錯以塍術。尖斜曲折。勢難整齊。世無章亥。誰能步之。統泰間。周文襄公亦嘗行丈量之法。昉於崑山。匹馬獨行。躬自履畝。尋復中止。今崑山有今昔同田是也。夫以中山之謀略。文襄之心計。猶且難之。而況於今日乎。其勢必守貴之令。令貴之巫鎝。承簿責之耆長。耆長責之里甲。得賂則減多爲寡。不賂則加寡爲多。私藏步弓。僞增畝角。以希上指。邀功賞者。什而九也。挨號之法。尤爲舛謬。夫自洪武以至今日。百七十餘年矣。田數易主。額則歷更。其魚鱗圖册。變亂混淆。郡縣所掌造。後湖所藏者。且漫漶不可據。而乃欲以民間之圖籍爲定乎。此令一下。耆長之狡猾者。皆僞造圖籍。添以埂塍。剔以黝黑。以數長上。至乃移易坵段。改換字圩。得賂則減官爲民。不賂則加民爲官。其弊已而行率雷同。是也。夫率攤之法。大率攤諸畝上。畝多以益寡。法既盡一。升爲斗。紛紛變亂。雖絲棼叢棘。無以喻也。不得已而行率攤之法。夫率攤諸畝。是也。貧

兵所脅赦免歸權臣死稍起爲南京武選主事遷職方員外郎擢廣西提學僉事致仕歸年僅四十有六始君自翰林出爲刑部主事卽思明法以達於政謹推獻審法比所當必允爲尚書胡端敏公所知館閣精審去取俊當時稱得士尊奉使決獄淮揚還朝改司武選武選所職有銓選有勳賞有貶黜有貶黃及諸委項故號劇司而貶黃尤多敝事君性併敝密關決明審吏不得並緣爲姦屢采錯事方將有爲會獄事起而君夫國矣在南部適當考選軍政尚書熊公特委重君君杜請託察賢否剔精從事考核緒正一於至公人服其明廣西在嶺徼之外夷獠雜處文教久弛君不鄙夷其人教詔諄切示之矩範而率之以身程以科條崇雅黜浮矜其不逮導德廣錄以誘進百粵之士士方安其化而君勤遊矣君性樂閒曠謫居吳興日與高人逸士探奇選勝登陟遊衍悠然自適及歸築室橫塘之上據湖山之勝縱浪其間有終焉之志雖蹔起守官而寤寐林壑未始少忘篤志問學舉經子史無所不窺爲文必先秦兩漢爲法樂府師漢魏賦宗屈賈古律詩出入唐宋見諸論撰莫不合作所著文集二十卷皇明獻實若干卷吳中先賢傳十卷世綵及歲時記及周禮直解總若干卷始君雅志用世及事與心違時移身退乃肆意於此以洩其所蘊留覩世綵所著皆鬱鬱乎經世之論其官宗遊倘與夫距僞諸篇實維時敝惜不得少見於事而徒託之空言可慨也已君閎達高朗議論英發能以辨博勝人人莫能屈然實無他腸志同氣合卽傾倒無閒故知君者莫不賢愛之而不勝夫嫉之者之衆也君生弘治壬戌十月二十六日卒嘉靖丁未六月十有三日配馬氏封安人繼文氏子男一人尊尼癸卯貢士女三人適生員王子悲殷邦柱徐欽葬以卒之後四年辛亥十月十日葬在南橫山全家塢之原銘曰

倪倪袁君維時之碩厥道含宏抱貞翼德愛起高科式揚用弼載絃匪人胡彼之卹昔無榮途有命在天寧玉之毀匪瓦斯全陷則有等守則爲正孰其生之天王明聖倪倪袁君守貞用恆弗利斂征身否道亨亨之如何有言則立言立名存有永無泐

前翰林院待詔將仕佐郎兼修國史長洲文徵明著并書

州縣提綱

陳襄撰

序

天子以天下之人牧治之不能偏也。於是命州縣之官分土而治其命。其責任不亦重乎。而近年多不擇人。或貪鄙。或殘酷。或愚暗。或庸懦。往往惟利己是圖。豈有一毫利民之心哉。嗚呼。何事斯民而使此輩魚肉之也。吾鄉姜曼卿錄舉任于閩。忽貧自潔。遇事必究底蘊。惻然惟恐傷於民。前修所述州縣提綱一書。手之不置。蓋與其意無一不合故也。章貢黎志遠復爲鋟木。以廣其傳。嗚呼。州縣親民之官。人人能遵是而行之。民其庶幾乎。曼卿之持身固謹。而志遠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滿天下州縣哉。樂敘其緣序。

宋 陳襄撰

州縣提綱卷一

潔己

居官不言廉。廉豈居官者分內事。孰不知廉可以服人。然中無所主。則見利易動。其天資黠貨縱取於公。受賂於民。足矣。更是辭訟。度有所取。則曲從詐判。未幾貪污纔露。虛立領直。十不償一。私家飲食。偏於市買。縱其強掠於市。不酬其錢。役工匠造器用。則不給衣食。勒走輸具。以至燈燭柴薪。貨乏吏典。假此者不一而足。雖曲從縱取受賂之名。不知吏之所得。非官司欺弊。則損民資脂。吾取於此。與竊取受賂何異。思人生貧富。固有定分。過分過取。此有所得。彼必有虧。況明有三尺。一陷貪墨。終身不可洗濯。故可饑可寒。可殺可戮。獨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雖有奇才異能。終不能以掩其後。故爲官者當以廉爲先。而能廉者必深知分定之說。

平心

舉惟公平可以服人心。或者提苕提尾。欲爲自全之計。每憚疑便之類持。至於曲法狥情。使小民有冤而亡告。有欲矯是弊者。又一切以抑強扶弱爲主。而不問乎理之曲直。不知富室之賢而安分者固多。貧民亦有無賴而爲惡者。在我不先平其心。而有意於抑強扶弱。則富者憎而不知其

懇.其弊必至於佃者得以抗主.無藉之人.得以毆辱衣冠.甚而姦猾之徒.有故爲擾繇之狀以欺有司者.要知天下之非.惟其是而已.距可必於抑強.亦豈可必於治弱.惟平心定氣.因是非而論曲直.則事不失之偏.而人心得其平矣.

專勤

今日自一命以上.孰不知作邑之難.既知難要當專心致志.朝夕以思.自邑事外一毫不可經意.如聲色飲燕不急之務.宜一切屏去.蓋人之精力有限.溺於聲色.則精力必減.意氣必昏.股體必倦.雖欲勤於政而力不逮.故事必磨勘.而吏得以乘間爲欺.昔劉元明敎爲天下第一.問其過.則不過曰日食一升.飯.不飲酒爲作縣第一策.誠哉是言.

奉職循理

爲政先敎化而後刑責.寬猛適中.循循不迫.俾民得以安居樂業.則歷久而亡弊.若矜用才智.以異立爲事.專尙威猛.以擊搏其民.而求一時赫赫之名.其初固亦駭人觀聽.然多不能以善後.歷觀古今.其才能足以蓋衆者固多矣.然利未及民.而所傷者已多.故史傳獨有取於循吏者.無他.索隱所謂奉職循理.爲敎之先(按此出文中子乃司馬貞史記述贊中語.)是也.

節用養廉

仕宦有俸給之入者.所得不償所用.貨產微薄.悉藉俸給.而乃用度不節.日用飲食衣服奴婢之奉.便欲一一如意.重之以嫁娶之交迫.必至窘乏.夫平昔奢侈之人.一旦窘乏.必不能堪.親隣之心.蘇是而起.猾吏彌縫其意.又從而餌之.一日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養廉.莫若量其所入.節其所用.雖蠹衣糲食.節澡度日.然俯仰亡媿.居之而安.履之而順.其心休休.豈不樂哉.

勿求虛譽

有實必有名.虛譽叢集.則毀言隨至矣.居官有欲沽虛譽而觀美職者.民本安靜.必欲興事故作.以所上官之知.奸猾當治.必欲曲法庇護.以悅小人之意.以至修飾廚傳.厚賂過客.甚則爲矯激不情之事.外欲釣君子之名.而內實市塵之不若.此心一起.則朝夕之所以經營擾擾者.無非爲名.其實亡一毫實利及下.非惟名不可得.且適足爲識者之譏.豈知官職同自有分.盡可以沽名得.是是非非.久而自定.要當盡其在我.而民被實惠足矣.

防吏弄權

爲吏之黠僧姦黠者.多至弄權.蓋彼本爲賄賂以優厚其家.豈有公論.若喜其黠僧而稍委用之.則百姓便以爲官司曲直.皆出彼之手.彼亦妄自誇大以驕人.往往事亡巨細.俱輻湊之.甚至其門如市.而目爲立地官人者.彼之賄日厚.而我之惡名日彰.殊不知官反本不知也.凡事宜自察.其寔.自執其權.不可狥

同僚貴和

同僚宜和.而不和者多起於隸吏之間牒.彼此伺中蘊蓄.不曾吐露.至有一發而遽爲相讐.不可不察.始至須明以此相告語.凡有嫌疑.宜悉而白.毋包藏怒心.以中隸吏之姦計.間有見險不可告語者.再待之以禮.而優容之.使彼潛消其猥戾足矣.若憂憂焉與之相較.於是非之間.則我與彼一等人耳.

防閑子弟

凡在官守.泪於詞訟.寮於財賦.固於朱墨.往往於閭門之內.類不暇察.至有子弟受人之賂而不知者.蓋子弟不能皆賢.或爲吏猾誘以小利.至累及終身.昔王元規爲河清縣.軍民歌詠.以民吏不識知縣兒爲第一奇.蓋子弟當絕見客.勿出中門.仍嚴戒吏猾.不得與之交通.又時時密察之.庶幾亡弊.不然.則禍起蕭墻矣.

嚴內外之禁

閫門內外之禁.不可不嚴.若容侍婢令婢教以歌舞.縱百姓婦女出入.貿易機綫.日往月來.或啓子弟姦淫.或致交通關節.蓋外人觀其出入深熟.鬬之以事.彼有所受.訟至有事于閫門.尤難施行.要在嚴人禁止.仍常加察.不然.恐有意外之事.

防私覿之獘

凡醫術遊閑之士.因不能絕其謁見.然謁見之數.不能亡媿.間有私覿者.必接於公廳.蓋十目所視.可防其姦.以嗣節欺人.頃年嘗覩一術士.受賂於袖.詐言以與官人.傍則令所賂之人遠觀.彼見其接之私室.與之私語.以爲誠然.迨至與訟.無以自明矣.

戒親戚販鬻

士大夫閑居時.親戚追陪.情意稠密.至赴官後.多私販貨物.假名匿稅.遠至官所.以求售利.法則縱其交通關節.不可却.或館之廨舍.或送之寺觀.以其貨物分之人吏.責之牙儈.而欲取數倍之利.法則繩以贓罪.以濟其行.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養廉.莫若量其所入.節其所用.雖蠹衣糲食.節澡度日.然俯仰亡媿.居之而安.履之而順.其心休休.豈不樂哉.

責吏須自反

士大夫閑居時.親戚追陪.情意稠密.至赴官後.多私販貨物.假名匿稅.遠至官所.以求售利.法則縱其交通關節.不可却.或館之廨舍.或送之寺觀.以其貨物分之人吏.責之牙儈.而欲取數倍之利.法則繩以贓罪.以濟其行.一旦事露.失位辱身.追悔莫及.故欲養廉.莫若量其所入.節其所用.雖蠹衣糲食.節澡度日.然俯仰亡媿.居之而安.履之而順.其心休休.豈不樂哉.

燕飲宜節

爲縣官者.同僚平時相聚.固有助郡例.厚爲折俎.用妓樂侑觴.丱率不下二三十緡者.夫豈不樂.當用縣家無合用錢.不過勿吏輩均備耳.夫吏之所出.皆民膏脂.以民之膏脂.而奉吾之歡笑.於心寧亡媿.兼彼或貧乏.典衣質裙以殷擯.慽吾雖歡笑於上.而彼乃蹙頞於下.況郡有郎將.如家有嚴君子.弟不

敬鄉縣家同僚彼此如兄弟用妓之數必至於發終招謗議故縣官於公退休沐之暇宜以清俸爲文字之飲不妨因而酒權職事物雖不足而情有餘矣

東言勿信

爲政中和則百姓有所恃雖不賄吏其心不恐故吏大率多欲長官用嚴刑則人長其不測彼得乘勢以挾厚賂如催科本寬彼則獻說曰今期常賦若干寬則人玩而非職故長官之信吏者必轉而爲嚴及彼得賂則期限漸展而彼亦不問矣期限本寬彼則獻說曰是民俗素頑寬則人玩而不長故長官之信吏者必轉而爲嚴及彼得賂則期限漸展而彼亦不問矣故凡吏有獻說者須察其可行不可遽聽要在寬嚴適中則亡弊矣

時加警察

治一縣者須一縣事皆在胷次治一州者須一州事皆在胷次蓋州縣事繁易至遺忘留意者驗臥多不安枕當反復致思今日有某訟事當若何剖決上司有某限期當若何報銷禁繁有何人當釋財賦有何色當解晨出則擇要緊者記錄于牌寘之坐隅起處以對仍宜以巡吏隨其後隨銷暮則虛其所記未舉者錄于次日當公退無事又時時審省則政事無廢期限無遺戾禁猾無冤民賦財無稽緩而公家事辦矣

晨起貴早

被底放衙昔者嘗以爲戒凡當繁劇要須遇雞鳴即起行之有常則凡事日未昃俱辦而一日優游閒暇矣倘於起早或遇賓客過往來迎送務其日力則一日之事俱不辦一日之事不辦則明日之事益多況凌晨神氣清爽心無昏亂故早起亦爲官第一策昔穆文伯母言婦大夫一日勤事之節曰朝考其職然則古人亦審此久矣

事無積滯

公事隨日而生前者未決後者繼至則所積日多坐視靡弛其勢不得不付之胥吏矣凡文書之呈押訟事之可剖決者要當隨日區遣無致因循行之有準則政有條理事無留滯終於簡靜矣

情勿遽激

受狀當有定日否則門禁稍嚴或被扼奪欲訴追捕或困垂命急欲責詞或被重傷欲驗視多阻於關人而情不得達雖有倚於出罷者使胷懷鬱抑終日抱成案伺於堦前幸其一出紛擾呈押或復悼其繁冗往往漫不加省不滿隨其手適使首書字面已民何賴焉公廳权祖非宜宜於公廳之側開一室通內外聽訟於斯飲食於斯讀書染翰於斯嚴戒關人俾民吏凡有謁者非時皆許直造則情無壅激事無稽滯若壻居於內俾吏民欲見其面而不可得者誠當官之大戒

四不宜帶

親隨僕若醫卜若僧道四者俱不宜帶夫彼之隨來其意必有所說人見其親密往往有攀肘事多宛恃之彼固自知其不敢言然意在罔利不可不設辭以相距或偶俾中則人必以爲真此最通弊也不

中則取賂至訟任我撫以自明矣況親隨僕寘之於中門之內則往來之亡禁妾婢之交雜誠爲難防寘之於外則入酒肆游妓館交通吏民無所不至誠不若不帶之爲善

三不行刑

一我醉二彼醉三風雨凝我醉而行刑則易至過誤傍觀必以爲使酒彼醉而行刑則醉中忿怒不知守分或無證遂甚則事干刑憲難於施行風疾者多因監繫日久飲食不時痛在皮骨若遽加刑必有斃於杖下者須俟以飲食俟其稍蘇然後杖之其他如夜不行刑病不行刑有法令在

俸給無妄請

俸給茶湯有定制職田添支有定例其間有非所當得者往往前後循襲冒請不知非非要當於始至之日一一稽攷受其所當受無專狥利

防市買之弊

始至之日必密訪市之物價如官價有虧則從市價長起撥其所買先以錢給買者仍留于牌俾眠錢付物毋得餘擾所用權衡之屬務在公平過頂則買者不過強取於市而已旬日若月終又須刷其虧欠之有無不然則彼得以恃勢爲姦矣

怒不可遷

今日爲官者事之不如人意十常八九或公家事偶拂其意或閭門之內方有私忿忿見顏面臨事乘勢將亡事人決撻以泄怒氣是遷怒也故當怒時必持之以寬忿怒既消心平氣和矣

遷怒必忍

人有咆哮非嗔大拂乎吾意者須且寘之閑圄優游和緩處之以法若一時乘其暴怒而痛加捶楚必求快意而後止恐至過悔之亡及

疑事貴思

官司凡施設一事情休戚繫焉必致之於法授之於心了無所疑然後施行有疑必反復致思思之不得謀於同僚舍同寮緩以處之無爲輕舉以貽後悔

勿聽私語

嚴束有所求不如意或受人私囑將以中傷乎人者知其不可則言乃於長官啓處之側自和告語令其聽聞往往有不察其實遽將無辜人捶楚以中姦計者甚且言先入而終不可解者不知無故之語必有其故豈可遽信

勿差人索逆

閑居職役私僕往往多倩以索逆至則爽輪慵飲食行則乘竇命以與之雖云有例然先聲已不佳矣遇來官所多以是預占新官之賢否況代者失歡多起於來者欲速去者欲緩彼此失誤故瓜期既近旹俟見任交代先通訊不然則或宛轉寄音或批付與吏若非瓜期不宜輒差人

州縣提綱卷二

判狀勿憑偏詞

訟者之詞。人率自掩其過而歸咎於人。甚至鑿空撰造以欺有司。若今日甲訟乙。輒憑偏詞。以甲爲是。明日乙訟甲。又憑偏詞。以乙爲是。迨二詞並至。而吾之所判。已矛盾矣。故判狀勿憑偏詞。必得活法。若其詞無理者。不加詰問。則投狀者必多一狀之出。差聽追逮未至有司。而其擾已甚矣。縱有一等無良人。本欲脫狀。牽擾良民。覓賂休和。其實不敢對辯。故覽其詞虛理。必反復窮詰。灼無可疑。則易受斯妄詞者寡。而良民得以安居。未見情實。不若平辭而判。俟二造俱至。然後剖決未晚。或周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呂刑兩造具備而後師聽五辭。蓋憫其以偏詞定曲直也。

判狀勿多追人

訟者元兢本一二人。初入詞。類攀援主之兄弟父子。動輒十數人。甚至與其夫相毆。而攀其妻爲證。與其父相毆。而攀其女爲證。甚在差聽人數。隨帶婦女。輾轉勝。若不自我點追。而一付之於吏。則吏必據狀悉追。亡一人得免。卒差追一人。則有一人賂。執判在手。引帶愈少。數差愈多。名曰家人。驅動乞覓。雖犬一空。稍不如意。則穿聯滿道。未至有司而其家已破矣。故必量事之緩急輕重。如大辟劫盜之屬。緩則追去。勢須遠追。餘如婚田鬬毆之訟。擇追緊切者足矣。婦女非緊切勿追。

示無理者以法

官僚衙吏明法尚寡。小民生長田野。朝夕從事於犁鋤。目不識字。安能知法。間有識字者。或誤認法意。或道聽傳說。輒自以爲有理。至誤於能訟者。舉利其有獲。惟恐不爭。往往多廿其辭以誘之。故彼終於傷肌腐破家產而不知悔。原彼之意。豈自以爲是耳。使自知其無理。何苦於爭。亦常念愚民之亡知。而造具備必詳覽案牘。反復窮詰。其人果無理矣。則和顏呼之近案。喻之以事理。曉之以利害。仍親揭法帙以示之。且斷句爲之解說。又從而告之曰。法既若是。汝雖訴于朝廷。俱不出是耳。使今日曲法庇汝。異時終於受罪。汝果知悔。當從宜貸。不知悔。則禁勿汝矣。稍有知者。往往翻然自悔。或頓首泣以訴曰。某之所爭。豈人謂某有理耳。今法果如是。某復何言。故有訴願退遲而不復說者。前後用此策以曲法而罷刑之。彼猶以爲無知悔。始可之例固違法而行。自後往往不從觀諫者。蓋寡。如不先委曲示之以法。而輒刑之。彼猶以爲無辜而被罹。宜其爭盡力而不知止。

勿聽意科罰

凡訟至有司。不官先聽意科罰。證聽意科罰。則或發富家之陰私。或牽聯富家之婦女者。往往以爲奇貨。其必喜喜則行之必嚴。追速必衆。其事本細。張皇成大。指頤可以破人之家。妹不知。迨官設吏。本爲理民曲直耳。今不問曲直而利於取財以破人之家。於心寧無媿。於君寧無負。於幽明寧無譴。可不戒哉。

面審所供

吏胥責供。多不足憑。蓋彼受賂所書。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牽合。變亂曲直。山谷愚民。目不識字。吏示稟不實。若憑所供輒斷。而不面詰之。則貧弱之民。無辜而受罪矣。凡吏呈所供。必面審其實。如言與供同。始判入案。或言與供異。須勒再責。若供不當。廳面令其下司。則奏強之人。教唆之徒。公然據司案而坐。指揮吒咤。變情迴發。良之人。有冤無告矣。

是斷憑元供

二造者之詞。悉見於親供。或憚案牘之繁。不暇逼覽。將結斷時。案吏則以案具始末情節引呈。蓋欲便於觀覽也。不知甲乙對說。甲之賂厚。則吏具甲之詞必詳。乙之詞雖緊要者。亦且節去。以此誤長官之判多矣。既有元詞。自當詳覽。以定曲直。又具情節通爲督耳。

詳閱案牘

理斷公訟。必二造供案。俱齊備。詳閱案牘。是非曲直。了然於胸次。然後剖決。蓋人之所見有偏。若憚案牘之繁。惟於詳覽。遽執偏見。自以爲得其情。而輒剖決者。其過誤多矣。

詳審初詞

訟者初詞。姓名年月。節目必須詳覽。蓋案牘動至數萬言。雖若繁夥。然大率不出乎初詞。但後詞與前異。前詞所無。而其後輕增者。皆爲無理。若夫獄囚所招。則先證其實。旋吐真情。又不可例憑初詞。

通達民之情

健訟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詞點面熟。縣認猾胥。庭下走吏。莫敢庭呵。良善之民。生居山野。入城市而駭。入官府而怯。其理縣詞。其心戰慄。未必能縣。若又縱走吏發訶逐之。則終於抱默受冤矣。凡勘証之際。察其愚朴。平昔未嘗至官府者。須引近衆。和顏而問。仍無走吏勿得訶逐。庶屬其情可通。

交易不還鈔

田產典賣。須憑印券交業。若券不印。未及交業。縱有輸納鈔。不足憑證。蓋白券可偽造。賦稅可賄輸。昔劉沆丞相知衡州時。有大姓尹氏。欲買鄉人田。莫能得。鄉人老而子幼。乃偽爲券。及鄉人死。即逐其子訴二十年不得直。沆至又出訴尹氏出積歲所收戶鈔爲驗。沆不證鈔而詰其元買非實。始服罪。事有適然。縣此者。宜加察焉。

陳告結反坐

近世風俗大率初入詞。輒以重罪誣人。若不可不察。如白日相毆於路。則必誣曰搶奪。入於其家而相毆。則必誣曰強姦。壞墓侵界。則必誣曰發掘骸骨。似此類甚多。其實若甘可無。但證左難此。以爲詞訟之常。詞老可怪耳。甚至公然以大詐誣人。略不知懼。且有一人病且死。與甲初無讐。然畢屬大詐。有司不敢不受。勢須委二官檢視。走衙之追求。甚至殺傷者。有司追究。問之里正。則曰鄉人。問之鄉人。則曰里正。其實皆里正受賕。勒其爲鄉。而彼實不知。又或以佃者爲鄉。或以親戚爲鄉。故必反覆得實。仍勒里正結罪保明。俟差鄉都再會。如不實。或殺有人命。必先抵里正罪。庶知忌憚。

證會不足憑

鬪毆必追證。而證不可盡一人之詞。爭界必會實。而會不可盡信耆鄉之說。蓋耆有賂。則可以非爲是。貧者無賂。則可以是爲非。專憑證會。則凡貧弱者皆無理矣。鬪毆之證。必察其人之強弱。情之是否。爭界之證。須令詳視地形。攷之契要。反覆參究。必得其實。然後可決。

再會須點差

里正會實。受賕但曲。或乞差鄰都再會。若還更擬差。或受賕再差。其親密。則偏曲如初。卒不得直。故必自我點差。使之不測。

聽訟無枝蔓

詞有正訴一事。而帶訴他事者。必先究其正訴。外帶事須別狀。蓋雖證不宜枝蔓。枝蔓則一事生數事。曲直混殺。追逮必繁。監繫必久。更因以爲弊。而民乃以貧病矣。若夫枝派異而本同一事者。又不可以是論。

立限最緩急

立限貿證。必量事之緩急。不無緩急而一切以緊行之。則緊緩雜亂。承限者抵罪必多。勢不可久。其終必至於緊與寔者俱貸戾矣。是以信牌之類。不可當出。常出則人玩。催上司移文追會。反大辟強盜時出而用之。誤者必急。故人不敢慢緩急可辦事。

立限量遠近

懸科若證。當限須隨佐貳廳同一日。如一縣十一都。二十一都。則以初一日十一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類。非惟衆齊無雜亂易稽考。且里正戶長。一月止三日在公。證周多矣。時焉有上司追會。有大辟。有枉盜。有冤抑者。不可拘常限。故不待已面用破限焉。破限必量地遠近。蓋遠鄉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初例與一二日追會。不至而賬捷之。則是責人以其所不能。里正受賕。詐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因其常矣。其間豈無實病者。必酌情面照亡冤枉。

催狀照前限

鄉間之弊。莫大於奸民得志。而良民受害。夫安分之人。業在田畝。自幼之老。足未嘗至官府。事切於己。尚隱忍不欲訟。其有不務農業。專事健訟者。欺其善懦。往搜求其短。陋告挾賂。縣令不明。則使良之懲枝蔓

追究。必破其家。縣令苟明。追證既懦。罪有所歸。則經告者僥倖。不待理斷。而妄師其詞。今日走郡。明日走監司。脫其轉送。或案則又因循遲遲以幸脫矣。此良民所以終於得志。而良民受害。故凡投詞有事不干己者。必加懲治。無使脫判以害良民。

清細勿遽給

良民密知人有產業契者。有契未印。若界至不明。輒詐作遠絕乞佃。脫判會時。屬里正耆鄰。扶同證申。查吏利其厚賂。不由是非。遽憑佃詞給據。彼既得據爭耕交佃。佃有今日方播種而步而明白相毆而來。甚至殺傷者。有司追究。問之里正。則曰鄉人。問之鄉人。則曰里正。其實皆里正受賕。勒其爲鄉。而彼實不知。又或以佃者爲鄉。或以親戚爲鄉。故必反覆得實。仍勒里正結罪保明。俟差鄰都再會。如不實。或殺有人命。必先抵里正罪。庶知忌憚。

證會不足憑

鬪毆必追證。而證不可盡一人之詞。爭界必會實。而會不可盡信耆鄉之說。蓋耆有賂。則可以非爲是。貧者無賂。則可以是爲非。專憑證會。則凡貧弱者皆無理矣。鬪毆之證。必察其人之強弱。情之是否。爭界之證。須令詳視地形。攷之契要。反覆參究。必得其實。然後可決。

再會須點差

里正會實。受賕但曲。或乞差鄰都再會。若還更擬差。或受賕再差。其親密。則偏曲如初。卒不得直。故必自我點差。使之不測。

聽訟無枝蔓

詞有正訴一事。而帶訴他事者。必先究其正訴。外帶事須別狀。蓋雖證不宜枝蔓。枝蔓則一事生數事。曲直混殺。追逮必繁。監繫必久。更因以爲弊。而民乃以貧病矣。若夫枝派異而本同一事者。又不可以是論。

立限最緩急

立限貿證。必量事之緩急。不無緩急而一切以緊行之。則緊緩雜亂。承限者抵罪必多。勢不可久。其終必至於緊與寔者俱貸戾矣。是以信牌之類。不可當出。常出則人玩。催上司移文追會。反大辟強盜時出而用之。誤者必急。故人不敢慢緩急可辦事。

立限量遠近

懸科若證。當限須隨佐貳廳同一日。如一縣十一都。二十一都。則以初一日十一日。初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之類。非惟衆齊無雜亂易稽考。且里正戶長。一月止三日在公。證周多矣。時焉有上司追會。有大辟。有枉盜。有冤抑者。不可拘常限。故不待已面用破限焉。破限必量地遠近。蓋遠鄉往返有四五百里者。若初例與一二日追會。不至而賬捷之。則是責人以其所不能。里正受賕。詐以所追人出外。或病而妄申者。因其常矣。其間豈無實病者。必酌情面照亡冤枉。

里正傳狀違滯。詞首未免催限。凝狀有當限。有破限。若再狀不照元狀日限。則前後限參差不齊。雜亂無據。故再狀必勒吏先照元展日限批於狀首。再判必同元限。以限無矛盾。易於稽致。如經久不至。則改緊限。或信限以速之。庶幾有冤不至無告。

欄不留人

證者始至填委。盧其逸去。多先寘於欄。直欄者遮挾不如意。輒閉留終日。雖不得食。塞不得衣。遇盛暑數尺之地。人氣充物。多至疾病。要須於始至時。即監召保。毋得入欄留。

察監繫人

二競干證俱至。即須剖決。干證未備。未免留人。承監人乞覓不如意。輒將對詞人鎖之密室。故爲鎖餓。不容人保。人或受賕主之賂。以無保走竄妄申。官司不明。輒將其人寄獄者多矣。凡承監須令即召保。不測檢察。如不容保。故爲鎖繫。必懲治之。仍許親鄰無時陳告。或集會而無保。須度事之輕重。或押下所屬。追未至人。

里正副勿雜差

里正副分上下半月。本欲受詞均耳。有合受上半月者。重難事輒喚吏留於下半月。是遺利賂。事本下半月合受者。輒作妨嫌。差上半月。苦樂不均。弱者受害。要當嚴分上下半月之禁。無得雜差。行之有準。難曰兩年充役。勿則一年。故人皆樂充。罕有爭競在鄉里正事。證難不同。或有似此者。固當知也。

用刑須可繼

縣官追逮多責里正。里正逮初限。未可逮杖。且要緊事追人。初限五日不至。逮杖之矣。次限又不至。不再笞則益見緩慢。而前杖爲虛設。再笞之則五日內杖瘡必未痊。非惟法所不許。竊恐過傷。罪在慘酷。故初限未至。不若景杖。或錮身示以不測。不專用杖。蓋縣令之威。不過杖一百耳。用之未盡。則彼猶勉強以自道。逮盡用之。其如不可繼何。

戒盜停保人

鄉人之證。其權皆在信。隱安停人。以爲有理則爭。以爲無理則止。訟之初至。須取安停人委保。內有山谷愚民。頑不識法。自執偏見。不可告語者。要須追停保人戒諭。庶或息訟。

執狀勿遽判

事有涉恐異時有競。而先欲驟本者。輒多端脫判。如遺失契書之類。必究實。如婦人乞改嫁之類。必追會。果得實。然後坐條告示。其他非要緊執狀。判語須活。不可偏執。

繁限責病詞

狀乞責病者之詞。必其人垂死。若立限稍緩。未責詞而已死。無總麻以上親在傍。令委二官檢覆。非惟檢覆之官一出。鄉里駭然。衆格日申憲司。事無疏脫。要當枋示。許不拘早晚。披陳所判。須仰即往。不可如常始。無有不均。若名籍不定。而泛然付之於吏。則彼得以並緣爲奸。本用一人。輒追十人。蓋之精者。反以賂

限三日五日。恐稍緩終至委官擾矣。

隨宜理債

官司有阿徙豪民者。凡債負不問虛實。利息過倍。一切從嚴追理。則豪民必至兼并。小民有冤亡告。又有爲是弊者。不問是非。一切不理。則豪民不放貸。一遇歲饑。或新陳未接。小民束手相視。餓死。本欲恤之而不知反以害之。要在平心遵法而行耳。

受狀不出給

出給受狀。其間有作匿名假名狀。投於給中者。稠人雜遝。莫可排憑。設有一人。冒便投不要緊數狀。及代名數人者。要當於受狀之日。引白兩廊。牒狀而入。至廳下。且令小立。以序擬三四人相續執狀。逐付排狀之吏。吏略加檢視。令過東廊。點喚姓名。當廳面出。非惟可革匿名假名之弊。且一人止可聽一狀。雖證者不得因便投數詞以紊有司。

判狀許月日

覽狀必詳其發端月日。蓋事有要緊者甚多。程限猶一概主之於吏。若欲一一親檢察。則精力不逮。緩急俱廢。要當擇卓干緊要。若情有冤抑。若司委送者。別籍置之。案則載日限。日牓一門。逾期追。庶亡稽如詞內隱其月日而不言者。必已經久。或在敕前。須令再供。然後施行。

籍緊要事

州縣一番受狀。少不下百紙。內不要緊者甚多。程限猶一概主之於吏。若欲一一親檢察。則精力不逮。緩急俱廢。要當擇卓干緊要。若情有冤抑。若司委送者。別籍置之。案則載日限。日牓一門。逾期追。庶亡稽設矣。凡事判案須即用官印印縫。仍候給斷懇訖始放。

案牘用印

田產之訟。官司考之契要。質之鄰證。一時剖判。既已明白。無理者心服無詞。有理者歸未必可給斷懇。元案張縫。皆不用印。數年之後。前官既去。無理者或賄元主案吏。折換或賂貼吏竊去。傘主案吏。若能與死。輒證匿詐言不在。彼遇依前飾詞妄爭。有理者欲執前判。無所致據。則前判皆爲虛設矣。凡事判案須即用官印印縫。仍候給斷懇訖始放。

無輒役民

公廨有傾則必修。有餓則必賑。無致因循頹毀。以貽後役。至利民之事。如建學校。開溝渠。隄防。立城壁之類。必於農隙盡心力而爲之。若趨蒭槱質圜沼。以爲無益之觀美者。力有未及。宜小緩。蓋勞民役衆。凍亡怨嗟。和買竹木。率亡驅助。在審其緩急輕重耳。昔趙川令政慘酷。惟專務亭臺書榜額爲美名。宜其爲遠近笑耳。

籍定工匠

役工逮遞。公家不能免。人情得其平。雖勞不怨。境內工匠。必預籍姓名。名籍既定。有役按籍而雇。周而復

免而不能者枉被擧進不得脫非惟苦樂不均且礙造未成而民間已騷然矣但盜竊之始須括得贓便里正與夫匠首者因緣匿供則其弊始可用耳

示不由吏

凡祖民之官稍有知者孰不欲平必以決事然事有不得平者蓋由姦猾居鄉則殘害編民在公則劫持胥吏縣亦有司胥吏舉承其意惟恐或忤以至以曲爲直以最爲非長官不明不公者則唯吏是從間有公且明者一切自出己見彼之詐不勝輸以胥役受賂妄斷更者多矣吏何足恤但姦民得志吏益長悍小民之屈益不可伸故凡吏員案須先引二說人立于庭下吏員案于几欲手以退遠立于旁吾惟聞室有疑則詢二說人俟已判始付吏讀示蓋將以其曲直不出於彼非惟吏不得以詐取民財且俾姦民無歸咎於吏而妄訴矣

詳審地裏

近吏初至雖有圖經粗知大概耳既事之後必合詳審地圖以載邑井都保之緩狹人民之居止道途之遠近山林田畝之多寡高下各以其圖來上然後合諸鄉邑所妄總爲一大圖置之坐隅故身雖臨事之上而所治之內人民地里山林川原俱在目前凡有爭訟有賦役有水旱有追逮皆可以一覽而見矣昔呂惠卿祖不是言觀其以居常按視縣圖究知鄉村地形高下爲治縣法蓋亦有所見也

戶口保伍

釋道戶口保伍最爲要急備不經意說有緩急惟然其知始至須令諸鄉各嚴保伍之緩如一手五家必載其家老丁幾人名某年若干成丁幾人名某年若干幼丁幾人名某年若干凡一鄉爲一籍其人數則總於籍尾有登脫則五家鳴儆互相關發或遇差役起夫水旱賑濟皆可按籍而知誠非小補

備舉火救

治舍及獄須於天井之四觀各置一大器貯水又於其側備不測取水之器市民間五家爲甲每家貯水之器各置於門救火之器分置必預備立四隅長以精爲四隅則又總於一官月終勒每甲各執救火之具逐點必加檢察無爲具文觀有緩急倉卒可集若不預備臨期張皇束手無策此若釀而甚急者宜加意焉

禁擾役人

擧役之弊多起於縣家非泛科斂（按非泛備云非常期限最迫不時應捷（按宋時有此語）故力爭以爲俾免若盡絕非泛科斂則地遠近立限凡事皆酌其輕重而少寬之又嚴禁吏每限亡過取則人樂其優他事先願充又何說之云

差役備例

差役案有則例如某都里正元例差及稅一貫文止不可輒差未遍一貫文者如某保戶長元例差及稅三百文止不可輒差未遍三百文者或及元則例之家比向來頓減止三家二家長充而未及則例之家

有稅力優厚可以任役者又在隨宜更變

酌中差役

物力既高歇役且久充役無辭要其所爭多起於稅高而歇役近者則以輪差之法而斜稅少歇役久者則以歇役六年再差之法而斜稅高歇近之家有司案制多不能決（按切詳將來批（自紹興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指揮已刪去矣今若將歇役六年者輒再差則此稅高者長充其餘力能任役六年者輒（戶歇役六年與）再差則此稅高者長充其餘力能任役者永得優閑其害在上戶矣若將稅及元則例人周而復始一概輪差則減退五倍十倍者二者皆未均要當以見行條法參物力高下歇役遠近酌中定差如稅過數倍歇役十餘年則亦可以再差矣不然則且差稅及元則例歇役年深之家其間有析產自脚物力及則例者自合先充（此條第六條原本經有）

禁差役之擾

縣令不明則吏因差役並緣爲奸如差甲得賂輒改差乙差乙得賂輒改差丙本差一戶害及數家爭競優擾久而莫定故差役之先必嚴責所差吏罪狀如被差人有詞則令供合充之家當廳索差帳與經參究定差無至再誤如始差不當必罪元差

役須預差

在法役滿合先一月預差蓋爭脫還延前者既滿勢須與替後者未定煙火登賊蓋任其責須先一月勒吏詳審定差如差已當枝辭未伏須令權就役候追究有理則將充過日月與將來應役月日通理

常平審給

常平義倉本給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歲仲冬令勒里正及丐首括數申縣縣官當廳點視以給憑防妄冒然里正及丐首猶是以求賂有賂非窮民亦得預無賂雖窮民不得給兼由丐首括數而得給者往往先與丐首約當給米時則分其半疾病孱弱者不能行履所給或盡爲丐者奪爲己有不然亦袁常例而丐者所得無幾矣夫丐首強壯亡疾病一家舉數人蠶食於常平而又強掠如是其弊可不革歟要當嚴禁其乞覓不公之弊優初多散坊令窮民自陳廳幾常平不爲虛設

安養乞丐

歲饑丐者惟歸縣無室廬以居之往往窮多做寒犯霜露凍餒而死者相枕藉於道矣州縣倘能給數椽以安之豈不盡於徜亭槨庶圖圄以爲無窘之觀美乎昔范公鼎禹婺乞增鑿福田院官屋以處貧民至今爲盛德事士大夫毋以爲緩而不加之意

收恤遺棄

凡任宅生字民之寄要須視民如子一人號呼不得其所當任其咎且歲饑道塗孤幼於道者紛紛不收而字之何以爲民父母凡周歲至四五歲者未能自支持從知收恤而不時時親檢察其終必死耳要當於要近處圖一室以處之仍申官一二人眡養而又時時觀檢察如恤己子焉則所活必多宅生字民之

職。始爲亡姒。哲元得山所得佛經。悉以衣食人之孤道。天下至今稱之。

月給屋金

縣有弓手手力。役於公家。悉藉月給以爲衣食。縣家常賦不辦。往往越數月不給。彼之仰事俯育。悉非嫁娶。追乎其身。弓手不過假借塗鴉。執縛良民。騷擾百出。手力亦不過假縣衙害民。以覓厚貼。貼縣令有以致之。故財賦不辦。須措置有方。若屋金須按月而給。蓋在我無虧於彼。彼或害民以陷於罪。悉治無赦。而亦無詞無怨矣。

州縣提綱卷三

補判人勿訊

大辟拘盜重之初。例於兩腿及兩足底。輒訊杖數百。名曰入門杖子。然後付獄。不知其在都保或巡尉司給縣多日。飲食不時。飢餓羸弱。望爲承補人考掠。其傷已多。若不先驗以備不測。又從而酷訊之。往往至獄即病。方物情狀而其人或死矣。既死合委官驗看。若疾在致命。罪屬怪酷。至累終身。故始至須躬問大情。仍驗有無傷。始付獄戒給飲食。然後物之。具時生發。自有常憲。不必於其初輒酷訊之也。況饑至之初。罪事未明。一例輒訊。具時物無犯。遽悔亡及。

革囚病之源

囚之所犯。自有常憲。死於非法。長官不得不任其咎。若縣道則多無囚糧。貧亡供送者多。責之吏。吏餓弱自不給。往往經日不與。或與之微不能充饑。況又時加考掠。得疾以至於斃。有多矣。獄圄不掃。埋提不深。穢氣薰蒸。春夏之交。疫癘屢興。至有負死囚棲籠而出者。蒸鬲甚人多。罪何所逃。故貧亡供送者。官須日給米二升。以爲飲食。重囚則差人入獄監給。輕囚則引出對面給。庶免減尅。食善則深其獄之四圍。自不能逃。往往經日不與。或與之微不能充饑。況又時加考掠。得疾以至於斃。有多矣。獄圄不掃。埋提不深。穢氣薰蒸。春夏之交。疫癘屢興。至有負死囚棲籠而出者。蒸鬲甚人多。罪何所逃。故貧亡供送者。官須日給米二升。以爲飲食。重囚則差人入獄監給。輕囚則引出對面給。庶免減尅。食善則深其獄之四圍。溝渠竭其穢汗。伸水道流通。地無卑濕。而又時時灑掃。使之潔淨。嚴多則糊其窗牖。給之襖被。庶令溫暖。盛暑則通其窗牖。晝日曝曬。由是疾病無自而生。惟時時留心檢察。是數者。亦庶幾古有欽恤之意。

疑似必察

昔吳太子孫登。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適見一人操彈佩丸。成以爲疑。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蓋情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苟其辭未伏。不可不審也。若辭已伏而涉疑似。亦未可輒信。蓋在囚日久。考掠不勝。苦誣欲出獄。不免誣伏。不察其實而輒結案以解。或已殺之後。而真犯者敗。死者其可復生乎。昔薛奎爲溫州軍事推官。時有民當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而博者四人適至。僕戶證血汙衣。連繫走。還者因捕盜官考訊。已引伏矣。盜獨疑之。晴殺其獄。後數日果得殺人者。他如疑公著水爲同州推官。辨妄奴事。向公被中在西京。知僧殺婦人事。皆已譯服。後手反其數。亦世所稀聞。史傳似此不可枚數。凡事有涉疑似者。雖其辭已伏。亦須察之以緩。或終於疑罪。須當從輕。古人哀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者。蓋爲是耳。

詳究初詞

昔劉公安世謂宋若谷。治獄有樞。備曰獄貴初情。分牢處問而已。今之縣獄。初詞乃歷之擾與。郡獄悉據之以勘鞫。凡里正及巡尉解至犯人。多在外經停。駿教變亂情狀。若縣令不介意而輒付之主吏。則受賕偏曲一律供吿。其後祇得其情雖矣。如解至犯者十名。點差他案貼吏十名。各於一處隔問。責供明到可驗。內有異同。互加審詰。既得大情。輕者則監。重者則禁。然後始付主吏。雖欲改變情數。譯擾平人。不可得矣。

入獄親鞫

吏胥之老成者。與百姓雖疏。多詳悉。見役須臾後生不歷世事。不識情法。惟知乞取賂家。今以大辟及強盜付之。則生殺在其手。甘亡冤濫。故凡獄事始至。須入獄親鞫。實得其情。若經久吏受賕。變亂其實。害及無辜。必矣。

事須隔問

書云。察辭于差。差事之實者。不謀而同。凡有差者。皆非其情也。獄事須分處隔問。無令相通。衆說皆作。始得其真。如有矛盾。必反覆窮詰。若付之於吏。聚于連人於一處。而泛然問之。則隨是非衆口一律。不至誤入。必至誤出矣。

勿訊臘杖

訊杖。在法。許於臀腿足底分受。然每訊不過三十而止。今人動輒訊至數百。蓋臘與陰近。訊多必當作膿死。胥見某都官司訊人臘杖。過百即死者。不可不爲深戒。

獄吏擇老練人

獄吏若以惡少年爲之。則不識三尺。考掠苦楚。必求順所欲而後止。甚至終夜醉臥不知者。又有白日綁囚至重。旁無人守。已死而獄吏始知者。彼何所顧藉。得罪則在官耳。故凡獄吏須老成更練者爲之。有台鞫訊。勤主吏持勘囚歷。取押。然後入獄。非時苦楚切須嚴禁。

不調入獄

獄官不常詣獄。非惟獄吏自恣。抑無事人苦楚。且出外醫飲。傳寄消息。或乘衆吏在獄博戲。往來如逆旅。甚至重囚竄逸。面不知。須不時詣獄。索牌點視。庶有忌憚。

病囚責出

獄官夜點獄時。或聞有呻吟之聲。必須嚴旦。亟令醫診視。果病。非大衆強盜。並標出之。令保人若親屬同視醫治。或無保。若親屬。須責承領人安之旅舍。然旅舍多令囚於地。飲食不時。病勢寖加。必責其令寖於牀。理良醫醫治。日以加減聞。仍責主案吏時檢視飲食。或至不可救。在我無逃。而人亦無詞矣。

病囚責詞

獄吏受賕。或詐申囚病殺出。至實有病不得。略反不即申。或死於獄。事屬不明。須嚴戒有病即申。輕罪即出之。或病稍重。即委他官責詞。內有以無病詐申者。須親檢察。

病囚別宰

重囚有病。須別牢理醫醫治。仍追其家屬看待。或有患瘡者。亦須別牢。時其澣洗。毋使與餘囚相近。蓋囚者同匝而臥。朝夕薰蒸。必至傳染。

檢察囚食

囚之二餐。送於獄門。係司門者傳入。往往所或不稱意。觀故篤留滯。致令飲食不時。檢稱或疾。須有責獄典檢察不謂。親問內有無供送。而官給之粗者。獄吏早晚例以飲食當歷呈報面後給。然所呈皆文具。其實減尅。所與無幾。當呈時。須差人依樣置給。無使減尅。徒篤虛文。

遏句點囚

囚在獄日久。考掠苦楚。饑餓病斃。從之賄室。無由得見。旬日必出於獄庭之下。一一點姓名。且令繫於獄之兩廊。一則病稍可見。二則有不應禁者。即釋之。三則令獄吏潔其牢圄。然後復入。不篤亡祉。

獄壁必固

獄壁得囚賂。或夜縱其自便。重囚無路竄脫。或因飲水時。稍漸以水漬壁。浸潛泥濕。夜深則揭泥穴壁而出。獄吏莫知者。蓋有是事矣。故重囚夜臥。無令近壁。兼四壁須令板夾。仍堅非墻圍。有壞即補。

鞫獄從實

縲紲之下。何求而不得。若專尚威猛。考掠苦楚。勒其招伏。彼不得已。雖一時面從。非惟異時翻異。罪在失入。況死者不可復生。命誰與酬。又有矯是弊者。一切不加考掠。專以輕罪誘其承伏。愚民不識法。苦於久繫。竟謂果輕。亟欲出獄。往往誣服。其後却加以重罪。則是以甘言誘人。入於死地也。故鞫獄不可專用威猛。亦不可誘以輕罪。惟察詞觀色。喻之以理。扣其實情。俾之自吐之。則善矣。

健訟者獨囚

健訟之人。在外則教唆詞訟。在獄若與餘囚相近。朝夕私語。必令變亂情狀。以至觀望。故健訟者須獨囚。

二競人同牢

二競人同牢。則獄吏受富強之賂。公然傳狀遞消息。使之變亂情狀。不若俾競主與之同囚。非惟互相譏察。猶有忌憚。且同囚日久。情或親密。解讎爲和。亦息訟之一端也。

審囚勿對吏

主吏有勒囚招狀者。必戒其引問無錯異。因是不如所戒。必遭楚掠。若對吏引問。則囚必一切誣服。不敢吐實。故引問時。須令主吏遠立。仍和言喚囚近案。反覆窮詰。必得其情。始可憎矣。昔胡文悲公通判宣州。有死獄將抵罪。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恃捶楚。不敢言。公引囚辟左右復訊。方得其實。非文悲之精誠。鮮不誤矣。

夜視定獄

縣令有恤其夜點獄者。或分之佐官。或委之典吏。皆於法不許。若有過失。罪將誰歸。凡啟鍵啟鑰。須躬入逐牢。用燭照視。點姓名。或用繩繫有輕重其手者。亦可因而檢察。

勿輕禁人

不應禁人勿禁。若未欲訊決而權寄於獄。或係干證人日當引對者。晚須出之。蓋法不應禁。或有不測。罪無所逃。若歸入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

審記禁刑

禁刑日。或因事紛擾。吏失檢束。或一時忿怒。倉卒忘記。或案吏結解。虛所留實。稽慢。先正檢舉。立銷罪虛案。位之案首。當立虛案時。往往所用日印。不照。禁刑之日。或被檢察。罪不可逭。故曰前車幾自墜。不至過誤。

革盜擅賊

盜者平時與人有隙。或受吏唆教。類以奇贓誣平人。平人憚其禁對。不敢辯。往往輸買贓賠值。官司見所納如數。意謂得真。不知悉非本物。夫平人與賊衣端賠值。以中盜賊復讎之姦計。其扇已甚矣。況吏得賄則俾認爲贓。不得賂又以非元贓而追逮。其苦豈可勝言哉。必須親鞫得實。然後追索。

罪重勿寬輕

諸鞫重罪。大情已明者。其餘隱罪並應招結款追究。載在令甲。非不明白。頒來州縣。多不奉行。切宜留意。

州縣提綱卷四

廉則財賦給

有一邑之土地斯有一邑之常賦。有一州之土地斯有一州之常賦。或至匱乏者。多起於守宰之不廉。蓋守宰廉則吏奸弊猶有忌憚。守宰不廉則已盜其十、吏盜其十、上下相蒙。恣爲欺蔽。其終未有不至匱乏者。故理財當以廉爲先。又能時時檢核滲漏。無有不給。

豁月解圌

賦事之初。須計一歲所入之數與所出之數。有無虧盈。有虧則公勤措畫。當賦月解。須豫爲圌軸。登之坐右。朝夕以對。已解者隨即朱銷。故色色財賦。舉目可見。必不至於惝然不知。遂愆期矣。

格簿循環

縣道財賦。本源全在簿書。鄉典姦弊。亦全在簿書。大率縣邑賦籍。每戶折色。必據稅總數而科。如某戶元稅若干。收若干。推若干。今總計若干。然後合科折色某物若干。逮輸儲於折色每項注某月某日某號鈔若干。不總結今計數。當日晚攤收於外櫃。差吏一名照數點入用鎗封記。翌早即請官監入庫。無至囚俙。又句終須計見存數委官點眠庫無案此下原本有闕文。

官吏擇人

督吏必擇信實老成人。仍召有物力者委保。蓋賦財繁夥。用之非其人。或至盜用。無可追理。異時不過誣擾平人。有司不令均償。則彼亡所徵。出官帑有虧。若令均償。則擾及亡辜。要須防之可也。

搜求滲漏

長官日困於應酬。賦財文移。凡目既多。往往不暇詳究。兼前後交承。首尾不相應。以至滲漏者甚多。或支數與收數不同。細數與總數有異。或上歷支解而復收入己。或已解及數而派數虛解。或以單子脫解而不上籍。或以鈔脫解而不上歷。似此之類不一而足。故收支須月終磨勘。緩解錢必持單子。若簿歷鈔同押。收矣。給受喝。報注云誤收。既推矣。給受焉。報注云誤推。或於誤推誤收之下。又有的推收。自知取弊已甚。

蠲役不禁

邑有戶長。居於鄉村。其間平生未嘗至官府者。若必勒親身自充。非惟不知詭名挾戶。且不惜僱料。徒遭刑責。費既不貲。甚至破家。於法計妄者。令從其便。蓋一都戶長。必有平昔專代充之人。詭名挾戶。逃亡死

慟其斃究。則又故爲草書小字。令人不可曉會。兼甲乙交易。甲已推而乙不收。乙已收而甲不推者。比比皆是。惟無今計總數。故所斂折色。與稅之多寡不相應。是以財賦走失。不可勝言。而逋役無窮。習以成風。恬不爲怪。更加數年。則有賦者亡。產有產者亡。賦不可稽考矣。必須於賦籍初一一大字楷書今年某戶稅若干。數必照與去年今計總數同。仍於今年推收之後。總結一今計若干。數折色則據今計而派。總數之下。斷不許改易添註。凡有收者。必照推。有推者。必照收。故推收有憑。折色與稅始相當。而財賦無走失矣。

揭併詭戶

今之風俗。有相尚爲詭名挾戶者。每一正戶。率有十餘小戶。積習既久。不以爲怪。年深。既非本名。不認充賦。往往乾收利入己。而空毛不輸官。若有之。蓋詭名挾戶。鄉典悉知。須勒從官開併。則賦不至走失。而差科均矣。

追稅先銷鈔

二稅之輸。簿歷不即憑官鈔銷籍。異時按籍而追。至有已輸而枉被擾者。凡未追之前。須勒鄉典以官鈔銷籍淨盡。結罪保明舊欠。然後點追。

揭籍點追稅

頑民逞狡。限不輸官物。未免點追。若縣令不親揭籍。惟憑吏具數呈點。故多者以賂獲免。而所追者。無非貧弱矣。蓋人戶拽欠之多寡。具在省籍。要當親揭點追。毋令貝數。庶幾均平。

收支無緩

官司收支。必分委佐官。凡一日賦財出入之數。詳給文歷。既晚不可復請官。若錢在吏手多。輒令設法於當日晚攤收於外櫃。差吏一名照數點入用鎗封記。翌早即請官監入庫。無至囚俙。又句終須計見存數委官點眠庫無案此下原本有闕文。

督吏擇人

督吏必擇信實老成人。仍召有物力者委保。蓋賦財繁夥。用之非其人。或至盜用。無可追理。異時不過誣擾平人。有司不令均償。則彼亡所徵。出官帑有虧。若令均償。則擾及亡辜。要須防之可也。

搜求滲漏

長官日困於應酬。賦財文移。凡目既多。往往不暇詳究。兼前後交承。首尾不相應。以至滲漏者甚多。或支數與收數不同。細數與總數有異。或上歷支解而復收入己。或已解及數而派數虛解。或以單子脫解而不上籍。或以鈔脫解而不上歷。似此之類不一而足。故收支須月終磨勘。緩解錢必持單子。若簿歷鈔同押。收矣。給受喝。報注云誤收。既推矣。給受焉。報注云誤推。或於誤推誤收之下。又有的推收。自知取弊已甚。

蠲役不禁

邑有戶長。居於鄉村。其間平生未嘗至官府者。若必勒親身自充。非惟不知詭名挾戶。且不惜僱料。徒遭刑責。費既不貲。甚至破家。於法計妄者。令從其便。蓋一都戶長。必有平昔專代充之人。詭名挾戶。逃亡死

絕。彼無不知。故催科不勞而辦。要須募信實人。仍召市戶一名委保。不然。則不許募亡賴愚受杖者應限。

催科省刑

縣官催科引墓。戶長日不下四五十人。訊杖違法過數。則日不下三千。以月計之。所訊幾十萬矣。積而至於三載不知其幾千幾萬。而決撻不預焉。雖云奉公行法。然呼號之聲。上徹于天。其叫豈無濫及痛楚誰其隣之。稱能過弊源出信令。殿庶實。崇勸誘。固不必專尚訊撻也。

革催數抵弊

戶長當限。引墓催數。多寡率計於吏手。縣令豈能一一悉知。往往吏得賂。則以催少爲多。故俾倖免罪。不得賂。則以催多爲少。故枉受刑責。要當於引墓時。不測點一二人覆數。則多寡顯然在目。而爲數者有所忌憚矣。

戶長拈號給册

民戶有樂輸。有抵頑。有逃絕。總一都內造册一扇。於中立一二人催理。其甲戶力厚。則喝吏以樂輸。則詳載其名于册。故催理易辦。其不樂輸及抵頑之戶。別立其名。播使窮者受害。苦樂不均。須勤吏先以一都內所有逃移絕戶。均爲二册。各立號。仍別書于圖。令甲戶至官。隨意拈之。庶絕私賄之弊。

受納苗米勿頻退

輸納苗米。不中則退而弗受。蓋欲其換納耳。然所退動輒數十石。至百石。彼豈能盡易別米入納。不過換糙。或糯碎之類。不若止令就倉簾屬潔淨。然後領之。

優白輸人戶

邑井擾戶。與倉斛深熟。鄉村白輸人戶。與斛子不識。當交量時。往往輕重其手。致令白輸人戶。折米與擾戶。要當時時覺察而優異之。仍令刁證村民。廉使其自輸。

禁擡入倉

謂倉受納。止可容斛子及輸納之戶。其無干預人。悉令出倉。毋使在內指倉斛等爲由。關爲乞覓。陰爲偷盜紛然。（案紛然原本闕然下文。）

當廳給鈔

受苗每名數足。隨即印鈔。面逗人戶。毋致出倉。其鈔於本廳印給。亦勿令吏收鈔自給。蓋遠鄉之民。固有因循不取。終於無執手者。若夏稅則尺寸奇零。鈔數繁多。必類聚一日所輸。型日印給。如苗鈔不即給。及稅鈔型日不給。許其不時執赴。根究施行。

州縣提綱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楊士奇文淵閣書目題陳古靈撰。古靈。宋陳襄別號也。襄字述古。侯官人。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史稱其從官所至。必講求民間利病。沒後。友人劉彝視其篋。得手書數十幅。皆言民事。則此書似當出於襄。然襄所著古靈集尚傳於世。無一字及此書。又所著易講義、郊廟奉祀禮文、校定夢書等。見宋史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說郛中不言更有此書。疑陳氏家書目亦皆不著錄。書內有紹興二十八年語。又有昔呂惠卿、昔劉公安世語。考襄卒於元豐三年。距南渡尚遠。不應載及紹興。且劉呂皆其後進。不應稱昔。其非襄撰明甚。今永樂大典所載本。蓋據元初所刻。前有吳澄序。止言前修所撰。不著其名氏。蓋澄亦疑而未定。知文淵閣書目所題。當出譌傳。不足據矣。其書論州縣從民之方。極爲詳備。雖古今事勢未必盡同。然於防姦弊之道。抉摘最明。而首卷推本正己省身凡數十事。尤爲知要。亦可爲司牧之指南。雖不出於襄手。要非究心吏事、洞悉民情者不能作也。

州縣提綱目錄

卷一

潔己　平心
率職循理
勿求虛譽
同僚貴和
嚴內外之儀
戒親戚販鬻
燕會宜節
時加巡察
舉無稽滯
四不宜帶
傳給無妄請
起不可遲

卷二

判狀勿遲備詞
示無理者以法
面審所供
詳明案牘
通恩民之情
踏告結反坐
告訐必懲
證佐無枝蔓
立限甚遠近
勿受不出箱
錯繳要事
無輕役長
示不由吏
戶口保伍
禁擾役人
酌中差役
役須預差
安養乞丐
月給屋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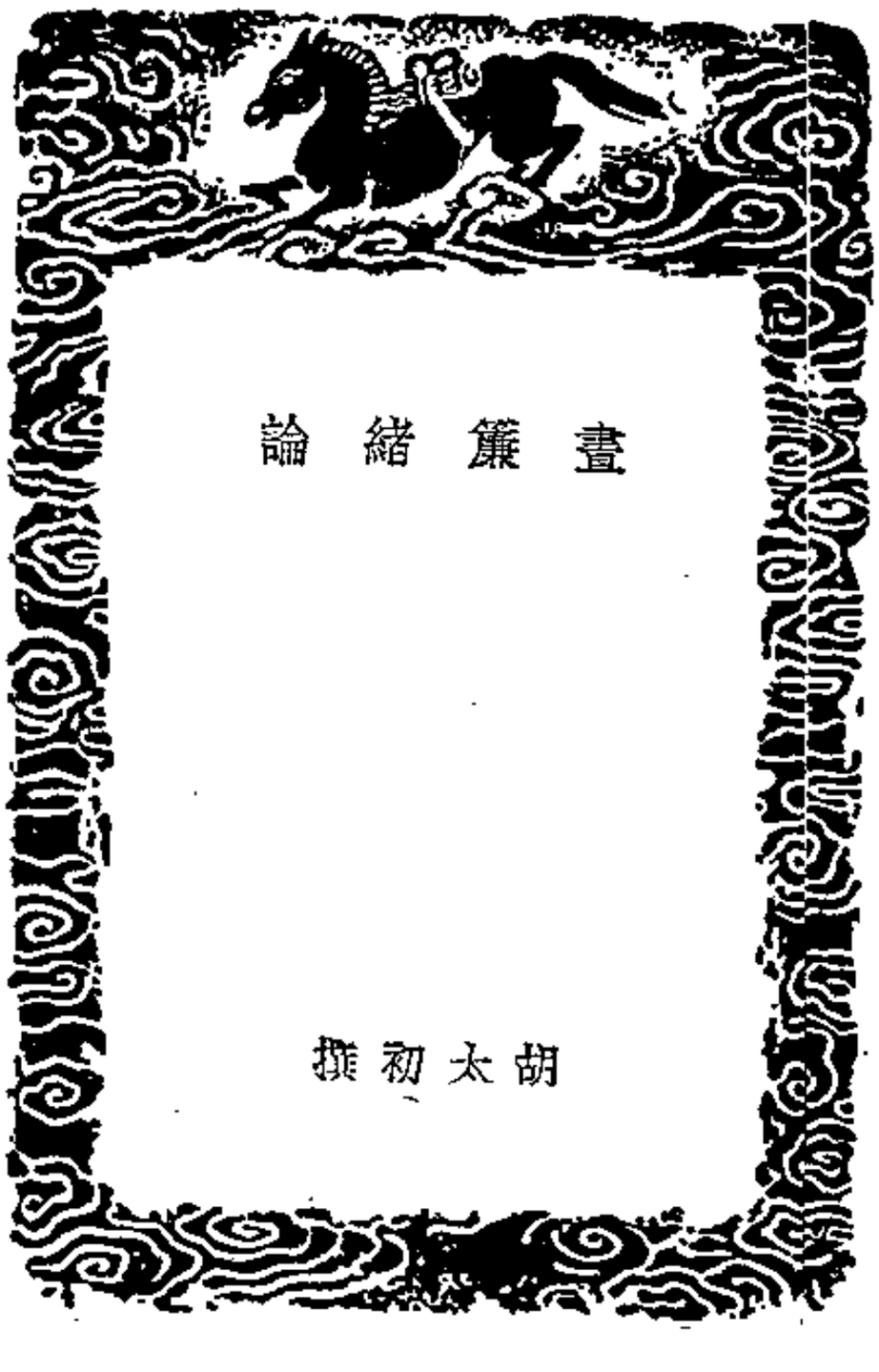
卷三

拙到人勿訊
疑似必察
盛怒必忍
勿聽私語
判狀勿多追人
勿動意科罰
量斷還元供
詳審初詞
交易不盤鈔
熟告詳擾農
清佃勿遽給
再會須點差
立限最緩急
催狀照前限
察監繫人
用刑須可繼
執杖勿遽判
隨宜理債
判狀詳月日
案牘用印
籍定工匠
詳揀地圖
備舉火政
差役循例
禁差役之擾
常平審給
收撫還襍
羈囚病之弧
詳究初詞

入獄親鞫　事須隔問
勿訊腿杖　獄吏捧考線人
不訓入獄　病囚責出
病囚貰詞　病囚別牢
檢察囚食　過旬點囚
獄壁必固　物獄從寬
健訟者獨匣　二造人同牢
罪囚勿對吏　夜親定獄
勿幃禁人　審記禁刑
革盜擾賊　罪重勿究輕

卷四

廉則財賦給　蠲月解圍
整辭簿書　關併詭戶
追稅先銷鈔　揭籍點追稅
收支無緩　豁吏擇人
搜求滲漏　募役不禁
催料省費　革催數欺弊
戶長指號給册　受納苗米勿頻退
優白輸入戶　禁擅入倉
常盈給鈔



憲廉緒論

胡太初撰

憲廉緒論序

析圭分爵。從政涖民。等爾。而於治邑獨憚焉。鍾湯以喻其煎熬。僨僨以狀其不得已之宜。噫。邑非果不可爲也。或者材與學未之爲也。外見通直。天材家學。見稱于時。試邑香溪。游刃無全牛矣。將有行也。規規問政。若烏所能者。豈非以衆所憚。不敢易視歟。謙訪再三。辭不獲命。迺退而冥搜疇昔鯉庭所親見所習聞者。條爲十有五篇。目曰憲廉緒論。以代郊餞之什。夫爲政本不可以言語文字傳也。而所能言者。又特政之糠秕。烏用是呶呶哉。昔傅瑛父子爲令。並著能名。乃有所謂理縣譜。然則言語文字。容可傳也。神物啓祕。縣譜復出。是編幸投之否。海云。蟾平乙未季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述。

憲廉緒論　目錄

盡己篇第一
臨民篇第二
事上篇第三
察案篇第四
御吏篇第五
聽訟篇第六
治獄篇第七
催科篇第八
理財篇第九
差役篇第十
賑恤篇第十一
行刑篇第十二
期限篇第十三

勢利箝第十四
遊縻篇第十五

重廉緒論

宋　胡太初撰

盡己篇第一

澄官之要曰廉與勤。不特縣令應爾也。然縣有一州之體。面視民如親。故廉勤一毫戚虧。其害於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內事也。物交勢迫。往往不自由。素貧賤者。有妻子婚嫁之撓。素富貴者。有口體豢養之需。甚聲譽則飾廚傳以娛賓。務結托則厚苞苴以通好。又其甚者。嫁男嫁女。鑽扇賣金。皆此焉是資。雖欲廉。得乎。貪黷亡恥之人。固不暇恤。稍有畏清議者。亦不過曰。吾上不竊取於公帑。下不妄取於民財足矣。收買飲食。素有官價。吾行之奚愧。供需資客。例數支貼。吾循之奚怍。不知以官價買民物。民貧其何以堪。假之以辭色。將之以禮意。詢風俗之利病。諮政事之得失。操術必豐。課試必謹。其編戶俊秀者。獎異之。其詞訟蔓及者覆證之。其盜賊衣冠者。懲治之。則士悅而知慕矣。曰獎孝弟。人情敦其父兄。則子弟悅。故當首延父老。以寓敬愛之意。然後博詢鄉曲。其有孝友著聞。行義卓異者。必屈己求見。必置酒登延。褒其門閭。寬其力役。使邑人皦然知儆。或有兄弟訟財。親族互訴者。必曲加諷諭。以啓其愧恥之心。以明其乖爭之弊。勉其和。尤勿事研窮。則民俗歸厚矣。曰勸農桑。令以勸農銜。朝廷以勸農著。令非不勤至。今也不然。歲二月。遣文教行。率同寮出近郊。集父老諭之。飲食鮮少。甚至折錢。事畢。即自攜酒肴妓女。宴賞竟夕。實意安在哉。令到官之始。不必姑俟來春。便當以農桑衣食之本。諄諄然喻之。而所以妨害病擾之者。必慇懃戒。而民斯咸安其業矣。曰賂勢分。令爲近民之官。而今也民視令不啻如天之遠。如神明之可畏。衙寃茹苦。無由得入令尹之門。幸而獲至其前。則吏卒禁訶箠朴交錯。畏懦者已神銷氣沮矣。故欲通下情。莫若大啓門庭。屏去吏卒。躬自呼之。凡席之前。廉色詰問。以遣其所欲言。其蔽蔽不得達者。則設鐘縣門之外。俾自扣擊。如是則民情無有不獲自盡者矣。行斯四者。他如賑恤之不可不時。追逮之不可或澀。毋事橫斂。毋事酷刑。非甚不便於民。不必好爲更革。非甚宜益於民。不必輕爲興舉。其餘節目。皆當次第而廣充之。雖然。愛民之要。尤先於使民遠罪。夫民之陷刑。豈皆頑面好犯哉。蓋亡知。故抵冒而不自覺。令宜以其條律之大者。榜之墻壁。明白戒曉。曰某事犯某法。得某罪。使之自爲趨避。其或有犯到官。哀矜而體察之。照法所行。與殺一等。亦忠厚之德也。若悉欲盡法施行。則必流於酷矣。昔卓茂爲密令。論其民曰。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吁。此仁人之言也。凡爲令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

事上篇第三

令領一邑。太守察之。諸監司察之。所以防汙虐。戒曠敗也。公正自飭。廉謹自將。固令所當持循。職事敉圖。尤令加察。轉運司催財賦耳。縣道賦入。自有定數。率是輸之郡家。本自無甚干涉。其他戶婚詞訟。吾催決之以公。奚憚焉。當平茶鹽司。惟榷役與鹽課爾。不產鹽不榷衙處。於鹽無預。若齊民之差役。公吏之敘役。與夫當平義倉之斂散。吾無偏私。無使移。又奚憚焉。惟提點刑獄司。則視諸司錢獨重。何則。刑獄民命所係。苟有過誤。厥咎匪輕。殺傷多委詞官驗視。安知其無或疎鹵乎。罪囚淹禁。動經歲月。安保其無或疾病乎。結解公事。惟恐供款。又安信其果無讎冤乎。有一于茲。便催盡網。故催在我者。無往不謹。不審而又得部使者察其忠實。究其鞫勘。庶乎可以免厥咎也。其次本州。則視盡司錢尤重。何則。州縣一家也。令之視守。猶子弟之於父兄也。情苟不遮。事無可隱。若財賦若獄訟。若日生事務。無一不與相關。而縣之成被害者。奚若不時專人。每專人一來。陵蔑名分。搖撼吏胥。大者數百千。小者百餘千。方得其去。又其次二稅專差吏拘催。酒稅專差吏監忤。日食之供。需公事之悉告。令無不聽。命惟謹。甚而擅興威福。轄養娼妓。誘覓器用。貢取錢物。無所不有。令謁郡之始。便當明稟吏君。某職事不敢不勉。而縣家苟有不逮。亦乞加體恤之仁。仍乞給紫袋曆二道。絡繹往來。彼此成御名審之。庶幾事情無有不達。而文移之督促可省也。如經兩月事不辦集。然後甘受專人之擾慢令之罰。若稅賦虧日額。酒稅虧月額者。率十之四五。却乞遣吏監督。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時殊事異。縣道財賦煎熬。捉過不暇給。而暇辦吏俸哉。此說始類談河。爲令之計者。亦不過曰廉以率之耳。其身正不令而行。常棠供需。生辰賤誕等。一切罷去。我既不科求於吏。吏之奉我。有稍能任事之人。令或倚以爲用。彼縱求知悛改。在我責之。可無愧辭。然後弄權者必懲。犯法者必斥。至有積弊。亦可漸革。非私下盜領官物。則背理取民財。剛愎容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職糧稍之供

有事情急迫合救應者便與救應合追捕者便與追捕合驗視者便與驗視却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訟到官類是增攙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殺傷索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增界必誣以發塚此類眞實固有而假此以設有司之必與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須令狀尾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字異時究竟果涉虛僞斷當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偽詞矣此其當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每一次受牒新訟無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七八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戶之隳誦不若先行告示凡有詞在官如易於剖析卽與施行但有追會不決究竟未到合聽有司區處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爲期如兩月之外不覩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縣道每有姦狡頑黠之人專以教唆詞訟把持公事爲業先當榜文曉諭使之盡革前非若有犯到官定行勘杖刺環押出縣界必盡無赦凡追引問兩爭應答之辭與狀款異此必有教唆把持之人也須與研窮根勘重寘于罰此其當行者五也凡與一人競訴詞內必牽引其父子兄弟七五人甚至無涉之家僞有宿憾亦輒指其婦女爲證憧謂未辨是非且得追呼一攝騷擾其家隱微者亦其婦女此風最不可長令須察其事勢輕重止將緊要人點追一兩名若婦女未可遽行追呼且須下鄉審實供狀待甚緊急方可引追此其當行者六也不應爲有罪不許因事告事法令昭然而今之爲令者喜聞人家隱微於是告訐之風滋長甚至收人白劄子見之施行於是愈無忌憚妄行指揑而民無寧居之日矣此亦合預行榜諭告訐者朱罰虛實先坐不應爲罪若狀詞本訴之外因而告首其家隱微者亦勿聽理併先坐罪此其當行者七也引到詞人供責必須當廳盤覈館寄者自審不能者止令書鋪附口爲寄當職官隨卽押過其事輕理明不待證會者自可隨手決遣若涉追證裁斷會亦只憑此初供最不可押下案致令胥吏得以恐脅說誘而使之變易其情此其當行者八也大凡獄訟一是必有一非勝者悅而負者必不樂矣愚民悕無知識一時爲人鼓誘自謂有理故來求訴若令自據法理斷遣而不加曉諭豈能服負者之心哉故莫若呼理曲者來前明加開說使之自知屈理宛轉求和或求和不從彼受曲亦無辭矣此其當行者九也令每遇決一事案牘紛委憚於編閱率令吏摘撮供具詞之事目不知吏受人賕其理長者不爲具出而理短者反爲證說以此斷決多誤不若令自逐一披覽案卷切不要案吏具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實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開官者推吏必以眞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矣司獄計人多令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罪欲緊親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處度吏發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察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處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隨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故凡罪因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遇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冤令得無恢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

蠹弛緩失時疾病傳染於有甚可慮之事而又有合共處不合共處者蓋兩爭者使異牢則有賂者可使獄吏傳狀遞通信息而無賂者必被其害執若使之共處可以互相察視乎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因得以唆教獄辭變亂情節執若別處一牢而使之不得與餘囚相近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或致沉重徒見費力婦人女子必察其有無娠孕脫有暗墜無以自明此所以禁緊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勘必長官親臨今也令吏憧憧率令獄吏自行審問但視成款會署便爲一定甚至有獄囚不得一見知縣之面者不知吏過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合減約推款不得自行訊鞫公事無小大必令躬自曉上詰問再三頑狡不伏盡情然後加施笞杖周官有五聽之法亦以獄情難測不可專事箠楚也在法一吏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聽政無暇則委佐官飲酒相妨則委典押不知脫有逃逸咎將誰執況吏胥受賂則雖重囚亦與釋放安疑無賂則雖散禁亦必加之繩縛最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復宰鹽陽日間不時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疑所夜半擊鈴獄卒應諾否則必罰由是並無不謂之虛最爲可法此所以鞫視之不可不親也今在在州縣獄多有頹壞敗壁不甚完固者固當預加繕葺然罪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重囚賂放其自便H間囚以飲水爲名將水潑壁浚清泥濕夜深則鑽壁踰墻倏然而逝吏卒睡熟無由知覺洎覺則追之已無及矣此最利害令當審其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陲墻之上必加以荼壁之內必夾以板每五日一次躬自巡行相視有不完處隨加修補戒飭吏卒每夜不可止留一人直更須要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令出廳先詣獄點名然後令押文字日以爲常墻壁之當完者如此獄囚合給糧食自當於經費支破有因縣道追之而責諸吏者不知官給尙欲減尅而可使吏供輸乎寧節他費此不可節也人當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朝巳晚申立定程式獄子整喈報覆令躬點視然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卽傳與仍點檢夾帶毒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天氣蒸鬱須與踈其牕櫺濶其檻汗使不至卑濕臭濛致與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油戶牖支給綿炭使各得溫暖和適可免疾患飢寒之當究者如此不幸獄囚有以疾病告者將奈何哉曰此不可不察也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初有小病不加審詰必待困重力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者若有錢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賄說以覬寬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實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於點視之際又自躬加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待病重方始開官者推吏必以眞于罰不然萬一死者接踵矣司獄計人多令能免咎乎又不幸獄情有疑似而難明者將奈何乎曰此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罪欲緊親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處度吏發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察最不可泛及拷訊最不可妄加而處度之見最不可恃以爲是也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而伏辜者何可勝數隨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此雖俚言極爲有道故凡罪因供款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遇人于罪使無辜者受枉冤令得無恢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

性。應當日面拋離不到者、有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輒入者有罰。令自點察之外。許人告訐。罪人水火茶飯。各須有人監臨。事畢即入元處。不得放令閑散。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輒開。若家屬傳送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亦不得因而與之傳遞信息。漏泄獄情。此皆所當深致其防者也。夫縣獄與州郡不同。州郡所管囚一時且得抵暱敗限。逐旋措辦。而被擾被追者。果何事哉。下戶之頑狡盜猾者。雖必申州。而州家亦惟視縣款爲之憑據。則縣獄豈不甚重。而令之任責豈容不曲遂縣心哉。故愚於此反覆諄複。不嫌於贅。

催科篇第八

今之作縣者。莫不以催科爲先務。而其弊有不勝言者。最是鄉胥走罪。簿籍漫漶。不催騙怦不登。縣受郡之責。抑亦過抑過甚。民受官之害。通者廷紳奏論。以十戶爲一甲。一甲之中。擇管額多者爲首。承帖拘催。自浙而江。往往行之已徧。今不當別爲規約。止是就此察其弊。而圖其官民兩不相病者爲善耳。愚嘗思之。去官之病者爲說。有三。去民之病者爲說。亦有三。其一曰。民戶合管產業錯之于縣。縣道合抱稅額。錯過日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專遠巷陌。鳴鑼搜隊。逼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杻。禁繫累月。滿其生理。妨其營趁。率至於飢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陳以竊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爲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纔打牆圍。無異於大劫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嗇。入口我奇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潛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敝。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發。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與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禍。故雖權禁不嚴。隔之亦不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爲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纔打牆圍。無異於大劫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嗇。入口我奇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潛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敝。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發。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與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禍。故雖權禁不嚴。隔之亦不從。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爾。於是嚴搜searching之策。道塞瞞頭弓手等。散於界首。擺戍。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介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搶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爲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箱使。固有望風畏避。傳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斂之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論宜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干人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照出縣。吏不許攔奧。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逃去。爲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仍乘候替斷不輕貸。盜取之雖少。通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益衍。欺不願出其塗說。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免丁房貨。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非法令所許。若縣道猶此。支用已非一日。雖於頓罷。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訴理由。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爲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錢果歸何地耶。蓋通罹罹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沒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戒。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

制押者。兼要鄉書保明。卻非重追。如違甘罪。異時或有以重追訴者。必加罪於保明之人。其三曰。妄攙之弊。亦不可不禁。夫官戶輸納。多憑幹人。鄉戶則憑攬子。二稅起催之初。係攬幹各於逐處領錢入己。輒將移易。溢用。逮官司催督嚴急。却妄稱已出。與某人合。係某人抱納。將來追問。明白之後。固自不可逃隱。但同一時。且得抵暱敗限。逐旋措辦。而被攙被追者。果何事哉。下戶之頑狡盜猾者。計亦出是。要須每遇追到供攙者。先實狀附案。如虛甘受欺隱。官司之罰。然後方與追理。事果虛妄。斷在必懲。此去民之病當爾。夫有田則有賦。頑猾抵官者。誠所當治。而善良樂輸者。要當與之復讐。其大要則合於移割加之意焉。蓋虛去稅存。不可不察。民有以出糶報者。便當關會受糶之家。割稅歸戶。然後却與除退。雖幾無泛追。無虛割無攙抵。雖之弊。此則正本澄源之地也。

理財篇第九

縣自常賦之外。一孔不可妄取諸民。雖有理財之策。奚其施。亦惟於酒稅加之意而已。酒稅解郡。月有常額。措辦不及。亦懷惴惴之憂。況望其餘裕可助縣用哉。雖然。經理有方。亦未嘗不沛然也。今之言酒者不過曰官課之所以不行者。私酤害之爾。貼榜張旗。專遠巷陌。鳴鑼搜隊。逼走街坊。脫有斗升敗獲到官。便輒枷杻。禁繫累月。滿其生理。妨其營趁。率至於飢餓病困之域。猶之可也。人有私隙者。便輒陳以竊酤。密來首陳。意在擾害。官司不問虛實。輒差弓手轎番。數十爲羣。持仗突入。遍搜房室。纔打牆圍。無異於大劫盜。不知人之所以冒法私飲者。皆由官醞不嗇。入口我奇留情酒政。六物必良。其在庫也。謹潛漏隱瞞之弊。其在店也。防夾和尅退之敝。酒司之外。專差典押吏人各一名。任責措發。如發賣流通。利息增衍。則與押吏人酒司酒匠。皆量支犒賞。否則有罰。官醞既多且旨。誰肯私飲以自速禍。故雖權禁不嚴。隔之亦不從。今之言稅者。不過曰官額之所以不登者。商賈瞞隱爾。於是嚴搜searching之策。道塞瞞頭弓手等。散於界首。擺戍。動至三數十里之外。誅求客旅。溪壑亡厭。得厚賂則私與放行。徑不介其到務商稅。不伏予以賂者。則被搶到官。倍稅之外。費用如故。猶之可也。其所差攔頭弓手。又復將帶游手惡少。遍走鄉村。以捉稅爲名。打斃人家雞犬。搶奪行旅箱使。固有望風畏避。傳相告報。取他道而去者矣。不知督促之嚴。征斂之重。是乃驅之使不敢至。不若多出手榜。四散貼示。明論宜征之弊。自此革絕。照則例合行收稅一貫文者。今且權收八百或九百。其攔典合干人等費用。一切痛革。商稅一畢。便給由子。證照出縣。吏不許攔奧。稽滯乞覓。若商旅不經縣務投稅。輒行私路逃去。爲本縣所獲。定將物貨倍稅之外。更與勘斷。仍乘候替斷不輕貸。盜取之雖少。通來者則多。課利自然益衍。欺不願出其塗說。此外則有牛驗醋息。與夫茶麥牙契。免丁房貨。自可隨宜拘確。近來諸邑別欲增衍。多有出賣官紙者。吏人行遣。人戶投詞。非官紙不用。此本非法令所許。若縣道猶此。支用已非一日。雖於頓罷。姑與循舊。但不可創例作俑耳。今之士大夫。又有專務科罰者。公吏有過。則令罰直。若干人戶論訴理由。合與斷罪。乃以修造爲名。各罰錢入官。若干不知此錢果歸何地耶。蓋通罹罹罪名。恣行抄估。信受妄狀。沒人產業。皆令所當深戒。而痛革者也。若夫坊場經總役錢等。多屬佐廳。故不復云云。

差役篇第十

有身撥行役。而民之畏役。甚於畏死。蓋百年治生。壞於一年之充役。而其患之大者。在於催科。始則用財賄托。期於脫免。中則逃亡死絕。被抑塡陪。終則籠楚禁錮。連年莫脫。其勢不至於傾家蕩產。鬻妻賣子不止也。吁。盜竊以養身。而反困產以喪身。亦可悲已。今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放債金耳。雨暘祈禱。大暑極寒。固所當行。甚而知縣無以邀民之譽。或到官或生辰。或轉秩。循資。或差除遞舉。率放免者。于日至有一歲放及太半者。不知債金既已折閱。誰肯以屋予人。積至塌壞傾摧。不復整葺而民愈無屋可居矣。是蓋不知貧富相資之義者也。令果能以恤民爲心也。則政必簡。刑必清。毋濫追。毋久繫。不以科斂傷民力。不以土役妨民時。果何事而不可行。吾恤之之心哉。

用刑篇第十二

縣無甚重之刑。小則訊。大則決。又大則止於杖一百而已。吏民無甚慈過。便輒以杖一百加之。不知罪或大於此。又將何術以處之哉。而況行杖者。或徇寬猛。或接受賄賂。行遣之時。殆同兒戲。此非所以使人畏。乃所以使人玩也。愚謂杖一百之刑。最不可數施。訊決亦止可十數下。若大杖止七五下。或十下。須令如法決遣。下下嚴峻。然後人自畏服。初不在乎數目之多。徒爲行杖者資弊耶。若使一百即當爲極典。非大過犯。大惡誤不施。須令人人畏懼而不敢犯。此則省刑之大略也。每歲至二三百下。此其不可者一也。蓋被獲到官。沿途鎖縛拷打。或飢餓困頓。已非一日。若又即便而訊決多有斃於杖下者。孰若徑押下獄。明正典刑耶。豪強之家。論訴鄉里。官司不問是非。便與行遣。此其不可者二也。盜杖決雖微。王法攸寓。不可妄加無罪。豈應副人情之具。若徇其私論。張其虛勢。將來武斷鄉曲。稔惡積怨。欲救之無及矣。盜賊累犯。合與刺環。今有初犯及盜不滿疋者。一爲勢利所憚。便與斷刺。不知鞭捷至慘。肌膚猶有可完之時。一經刺環。瘢痕永無可去之理。所犯出於一時。不得已而被罪。至於終身不齒。此所當戒者三也。凶惡害民。令與永鎖。今有偶觸長官之怒。及勢家所憎者。便與幽之囹圄。繫之局架。不知罪不至死。一身之困。甚難逃。身既被囚。數口之飢寒孰給。所謂破家縣令。皆是之類。此所當戒者四也。乃若用刑之節。如入夜有禁。遇日當禁。皆當時時覺省。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皆當事事審察。令甲備著。毋待多云。然又有三說。一我醉二彼醉三扈猜。蓋我醉而行刑。則傷觀必以使酒疑我。萬一果有過當。雖悔奚追。彼醉而加刑。則酩酊之中。何知畏懼。萬一挾酒凌犯。取辱貽羞。扈猜面受刑。聽必其人飲食之闕。氣力之困憊等籃之下。尤有不可測者。今又有人求加於杖一百之外。自知徒流以上不可用。乃輒搥折手足。尤爲殘忍。某事某罪。國有彝章。法外殺人。豈宇民之官所當爲者。戒之哉。戒之哉。

期限篇第十三

凡事非信不集。況一邑之事。至爲總總。一令之威。無甚赫赫。乃使期限不信。號令不肅。其何以行之哉。故其要莫先於立限之堅。然立限有別。應限有程。泛常追會。止給到限。許其三次申展。三展未足。罰訖若干。然後換給定到。許其二次申展。二展又未了。厥罰決若干。仍換給不展引。此則誠不可復展矣。若更稽逾。則當勘杖若干。枷鎖追集。如有督捕緊切之事。則當徑出定到之引。或不展引。拘催如前。然或恐縣道成。計貨過若干。官爲給文憑。仰作王年領体去。其逃遁逋負者。官爲追督徵治。蓋田主貸貨佃戶。此理當

有十分緊急事務，非可以頃刻稽遲，斷欲必集者，則當給加牌不展引，此牌引遠則有大罰，如勘鋼，如傳都，皆當先示戒辭，又須以不數川為準，一歲之中，才三數次給發，非有大故，不發亦可。凡限當展不展，敢於故意藏匿者，厥罰則視限之重輕，立限之別，如此，都有廣狹，地有遠近，當量其力，使之可以趁赴，非去縣五十里以上及地分窮陋，隔涉溪嶺者，每限以七日或十日為約，下此者則以五日為約，此合先考遠近廣狹之數，預立規式，發簿，明署某都限例十日或七日，某都限例五日，遞給限之時，須令直日廳吏，就案頭隨即抄記，以俟令之自行稽察，應限之程，又如此，夫上之役下，固欲集事，下之應役，亦欲事集，以免過期，而今之里正，以期會不報被笞索者，祭祭也。其弊在於上之給引，泛濫而無統，甚至一次當限數十引，追逮百餘，旋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應赴不及，必遣善決，於是併與其可以辦集者，一切稽遠，却逼求被追者之賂，其意以為十逮二三，與十逮七八，敲杖等閒，何苦不求賂哉。由是事愈難集，此蓋役之非宜，自難責其下之必應也。要當先令限司立定規式，每都一限給引，不得過十件，如事多十引之外，餘引與給後限，若里正遵引一件與免笞，兩件益加笞決三件四件各決若干，甚至十逮八九，則勘杖銷身，不容聽代，是此之初，令限司先自具出某都中應若干件，照約束合若何行遣，其追人見到者，謂之著到，甲乞我金，若干當為轉遞百里，乙有詰亦若是，飛遞馳驛，越謁縣廳，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已為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庶民共視，自難致疑，但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且節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賓客，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下，事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騰，動生風波，而非褒之謗，與矣，其甚者，多買嬪妾，却令妓女之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絃之聲，聞徹於街坊，抑亦淫辭之語，浸入於閨闥，情好稠密，事體叵測，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柅者，令亦何利而為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句休公暇，欲與賓客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欲，彼當不以我為簡也，剖決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吏人納案，侯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詳議，或令吏人擬撰判斷，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於公廳之側，幕帘一室，遇暇則據案庭，不必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間，但自知縣過庭，或恐胥吏侵貸，盜賊竊窺，乃令分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獵矣，要當謹固鍵落，精擇司幹，切不可率意移徙，徒涉雌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汗吹瘢，殆有不可得者，若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挾勢與利，其敢以撓吾之政哉，故愚謂勢利之交，固不當委曲以相承，亦不必矯亢以自異，平居交際，笑語相歡，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在我自有定論，若慘烟然懼其持我，疑其說我，思所以為防閑抑遏之道，亦非為政之善者也。

遠嫌篇第十五

禮經曰，決嫌疑，明是非，夫我本無有他也，而使人得以疑似之迹誣我，妄一男子，豈已不便於此，況出而為政，將正己以正人乎，故我未嘗私且惠也，而人或以是而疑我，是必有不公不勤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事可疑，將無辜而不疑之我未嘗貪且黷也，而人或以是疑我，是必有不廉不正之迹，有以召人之疑，一日可疑，將無日而不疑之矣，蒙是疑也，我知之而不可辨，況人來必首以是告我，而人之疑我已自釋釋精而傳之道路，遠之發府，厥害豈涉鮮哉，故君子於嫌疑是非之間，最當早正其徼，而力遠其迹也，且資刑逝謁，所不可廢，自令延之廳院或別室，於是邑人相與語曰，某往來甚密，其款話甚久，情好必甚相得，利病可以悉言，凡有訴在官，調理甚虧之人，往往輻輳其門，而請託之路開矣，甚者貿屬角打筆套，甲乞我金若干，當為轉遞百里，乙有詰亦若是，飛遞馳驛，越謁縣廳，語話移時，倏然而退，則告甲與乙曰，已為致委曲矣，實未嘗及齒也，他日令決其事，必有一勝，則如約取金，曰將以納之琴堂，令何辜而受此名哉，愚謂納謁之時，例止當於公廳相見，庶民共視，自難致疑，但便禮貌有加，彼自不以我為慢也，且節序宴會，所不可廢，自聚集娼妓出入宅堂，其間子弟賓客，相見既密，戲謔寧無，賢者固不為是，然瓜田李下，事免相疑，一語乖邪，便輒傳播，萬口喧騰，動生風波，而非褒之謗，與矣，其甚者，多買嬪妾，却令妓女之精於樂藝者，教習歌舞，出入無間，笑語無時，豈惟管絃之聲，聞徹於街坊，抑亦淫辭之語，浸入於閨闥，情好稠密，事體叵測，縱能潔身，其他尤有難於防閑檢柅者，令亦何利而為此舉哉，愚謂燕會之時，非得台旨，妓女不許輒入宅堂，若句休公暇，欲與賓客士友會聚，只為文字清欲，彼當不以我為簡也，剖決公事，自有公理正法，吾亦何心其間，但自知縣懈怠，多令吏人納案，侯暇隙看閱，或呼吏人入與詳議，或令吏人擬撰判斷，於是或者得以疑其受成吏手矣，要當於公廳之側，幕帘一室，遇暇則據案庭，不必使吏至前也，收到官錢，自有庫眼封閉，吾亦何私其間，但自知縣過庭，或恐胥吏侵貸，盜賊竊窺，乃令分管別庫，或俾寄留宅堂，於是或者得以疑其萌意漁獵矣，要當謹固鍵落，精擇司幹，切不可率意移徙，徒涉雌明之迹，其他疑似招謗，固亦多端，難以筆舌盡述，但令每處一事，必須昭晰明白，如水清之無滓，如止水之無波，則彼雖欲點汗吹瘢，殆有不可得者，若曰我此心平正，無愧俯仰，足矣，奚必規規然遠嫌辨迹，求以示人哉，殆恐將來或有悔尤，必自嫌之不遠，迹之不辨始，雖噬臍無及矣。

38

愚守桔之明年，親友陶鑾翔寄臺灣結論一冊，不敢發。今子統邑七治之暨善，不善子之事，盡還以淑諸愚。愚閱之，憮然，既而捌絕大笑。有客在傍，從吏因又慨然曰：教玉人琢玉，愚所不敢也。與證繕，頗狠告乃傳諸梓，實祐改元仲夏吉日天台胡太初識。

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現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客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除若客戶不報寫莊田在牌者月後來告有莊田。百不準。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一、男子幾丁。

某係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過選。或在家。

某係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作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最添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逐名開寫。浮票粘貼。客去則揭票。無則云無。

南蠻盜賊多起於奸細。先生獲其大首一人。遠知要領。此牌乃窮奸細之良法也。或曰。是法也。齊之以刑乎。齊之以禮乎。曰皆具曰。不已繁乎。曰後世繁文縟貌。無益民生者多矣。習而行之。不以爲繁。孺子

坊民教民之道。耳目所不經見聞。則以爲煩民而多事。夫所謂多事者。不過有三。勞民筋骨也。費民財力也。妨民工課也。然保甲行而一家之勢。九家逸矣。一日之勞。九日逸矣。則不勞孰如之。平居出資火酒食之費。臨事無破家蕩產之虞。不費孰如之。每日以其餘暮爲水鑑。無終歲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患。不妨工孰如之。不維其役。而勵目前。不籌其總。而爲碎箠。則漫見者過也。且唐虞之世。有九歌。周禮有孟春遒人之徇。今人見之。亦當謂繁。而不知其保長於無事。乃有人簡者存焉。能行十家牌法。真良守令矣。輔世者能使天下真行是法。亦謂之良輔弼矣。陳龍正識。

陽明先生保甲法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短智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寫此牌。似亦煩勞。倘衆中間。尚多游手無賴之家。吾豈忍以按甲相待。便欲防奸革弊。以安良善。則又不得不然。吾恤德政宋璟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勉體吾意。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覽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十家共寫十行

甲尾某

此牌祇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內開甲頭某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坊某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

看得地方盜賊充斥。固念慮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莅事未久。尚昧土俗。撫綏之宜。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僞逋竊之事。其者私通賊人。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爲之盤據貲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繇。仰分巡道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歇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接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稟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則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各宜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仍令各將編造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劾以示勸懲。

前牌告諭父老安民意多此牌專督分巡徼盜意多其實無二法無二意也所與言之人異耳祗正識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之人不得容隱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外侮可禦因是釋其薄面觀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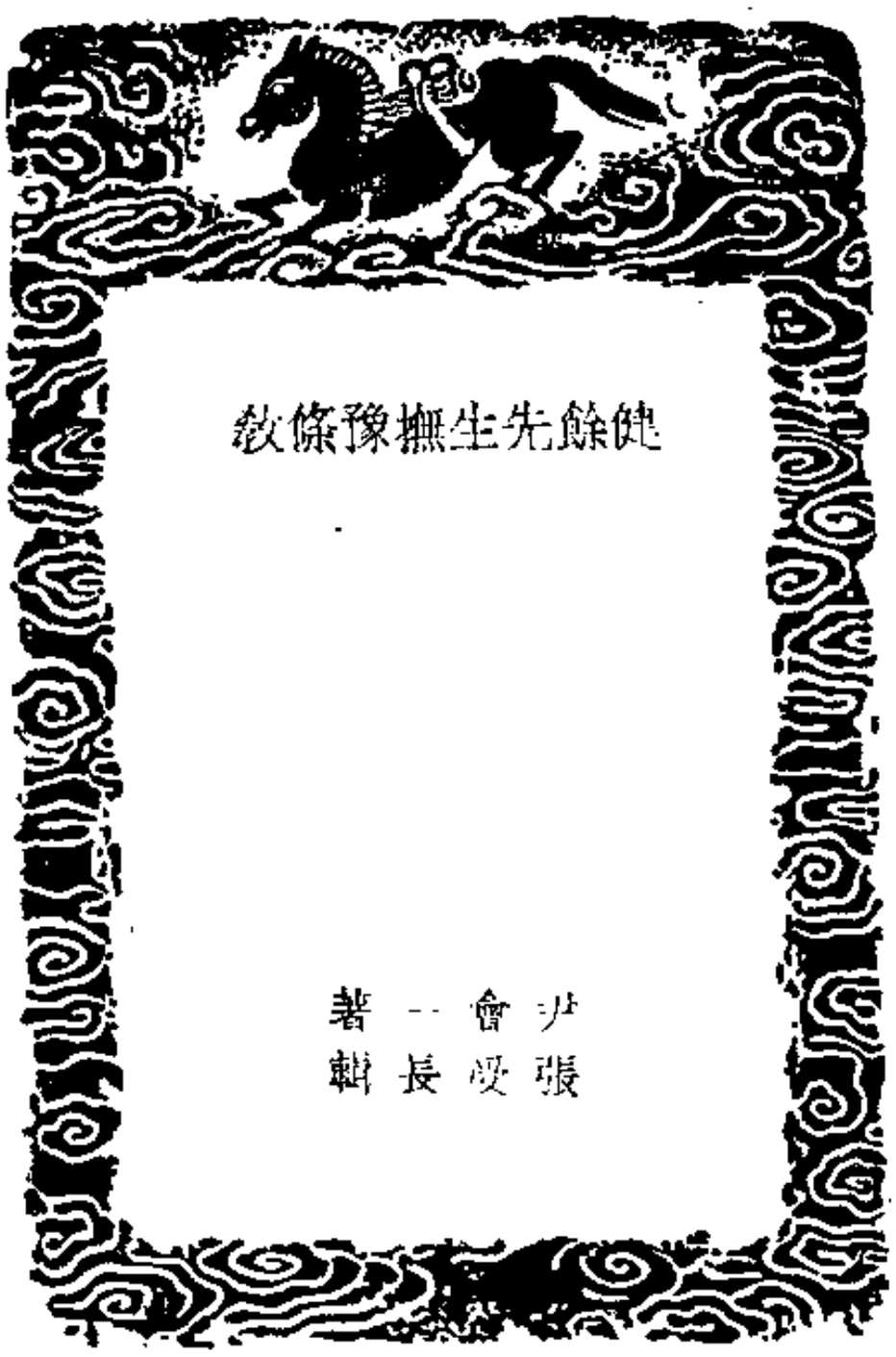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先行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撓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進兵一防禦盜賊平時各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者習頑梗之罔亦可開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賠勢迫繇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子安忍不施勸勉而輒加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此係平潘後巡撫江西時申飭因十家牌法是爲治第一要義自縣令至督撫皆同欲使觀者得一事之首尾故總列之後申諭二條做此祗正識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訪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著實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倘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常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圖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册處分更無脫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甲不致隱滿重甘結狀官府爲立舍審問新舊記其姓名姑勿追論罪器令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姓內或有盜竊即令此甲指白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甘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晚諭仕察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鬭等事同甲即時勸釋如有不聽勸解特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常時址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供詳隱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甘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鬭能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奚知乘闕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著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一

清 尹會一著

告誡紳民

國家設官分職，以勤治理，務在大法小廉，嬋盡誠而照應，本都院德涼才薄，忝任封疆，吏治民生，仔肩至鉅，一省之官箴，即本都院之官箴，一省之休戚，即本都院之休戚，用是夙夜惴惴，履薄臨深，下車伊始，各官之賢否，雖未盡悉，而洞之吏治，略見一斑，大率文飾居多，廢弛不免，蕩檢踰閑者，亦有其人，本應劾奏以肅官方，惟是綜核示威，本都院有所不忍，念自服官以來，凡遇僚友，一乘忿誡，共相勉勉，能改過者，爲君子，受盡言者，爲善人，惟期一路相安，不欲一家有哭，今特開誠告誡，與古所稱民之師帥也，與民最親，官聲及民亦最易，願以存心愛物一言，時時服膺，一衆一絲，當切脂膏之念，一舉一動，不忘撫字之勞，慎毋聞聲始卷，見形亡節，以及簠簋不飾，致招彈章，庶幾愧我素心，不爲鷹鸇之逐，眷懷循吏，長與鳧鳳同翔矣，若夫方伯藩臬，表率全省，守巡監司，分轄數郡，咸承流宣化，或秉憲持綱，儻特楷模羣吏，更爲本都院之所稱以匡不逮者，正直是與，共抒報國之誠，尤有厚望焉。

告諭民隱

敷政在於安民安民在於周知民隱設誡而致行之此非使者一人閒見所能及也惟賴良有司同心求可共成治理中州當嚴屬之餘利名操切蠹蔽多端本都院不揣迂疎思以道德更化頒圖宣布皇仁培養元氣而體察民生疾苦最爲先務兩河幅隕遼闊統轄十府三州一百有九州縣自難偏歷其境牧令各子其民實親理之郡守各率所屬實目擊之異方殊俗審厥情形何者宜革何者宜興何者宜先何者宜後歟已譯之熟矣其各條暫條列毋慮毋飾夫恥於下問者長吏之墮也問而不盲者有司之過也本都院諭布腹心求實政於斯親循走於斯若視爲具文則大非咨詢之意矣

士民約法六條

移風易俗必先化導之方彰善癉惡首重勸懲之道蓋百姓雖有醇疵而天良悉秉彝衷本都院念切安民心殷數數略舉大端爲我士民約法如左

一、端士習以重民望學校爲觀摩之地紳士乃教化所先惟閉戶潛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儀型鄉里倘或把持官府欺壓鄉愚湯檢踰閑干犯法紀豈不貽羞門第有玷宮牆王章具在各宜愛惜

一、嚴禁師以遏刁告豫省界聯吳楚地多訟棍往往哄誘愚民歸張爲幻或小事而釀成大獄或雌黑而妄指奇冤及至審虛反坐而彼則脫然事外是以訟師例禁甚嚴爾等百姓切勿墜其術中捏詞誣控自罹罪戾爲訟師者亟宜改弦易轍各務本業倘仍怙惡不悛嚴究勿貸

一、懲惡棍以靖地方中州五方雜處醇顧不一歷有惡棍出入衙門武斷鄉曲顚倒是非閭閻受其荼毒良莠何由安枕本都院疾惡如仇除惡如莠現在密訪查拏各宜悔過自新勿致嗟臍無及

一、禁賭毆以惇令甲中州民風秉性強悍徵嫌細故動輒格鬬其始不過逞一時之忿及至身嬰縲紲悔爲正在所時切不自愛利令智昏干犯科條身家莫保雖以本都院之居心寬厚不矜明察而見聞既真亦難開一面之網可勝慨歎現將偃師鄭令貪劣款罷特疏糾參用肅官方仰司道府館舒所屬一體懍遵務期各敦清操共勵廉隅常矢茹檗之心時切焚身之戒勿聽家人衙役之慫恿勿聞鄰曲顚倒是非閉門受其荼毒良莠何由安枕本都院疾惡如仇除惡如莠現在密訪查拏各宜悔過自新勿致嗟臍無及

一、禁賭毆以惇令甲中州民風秉性強悍徵嫌細故動輒格鬬其始不過逞一時之忿及至身嬰縲紲悔爲正在所時切不自愛利令智昏干犯科條身家莫保雖以本都院之居心寬厚不矜明察而見聞既真亦難開一面之網可勝慨歎現將偃師鄭令貪劣款罷特疏糾參用肅官方仰司道府館舒所屬一體懍遵務期各敦清操共勵廉隅常矢茹檗之心時切焚身之戒勿聽家人衙役之慫恿勿聞鄰曲顚倒是非閉門受其荼毒良莠何由安枕本都院疾惡如仇除惡如莠現在密訪查拏各宜悔過自新勿致嗟臍無及

一、嚴約束兵丁乘空悍強最難安分窩賭窩娼習爲固然好飲好鬬無所不至或把持市集強買什物或牧放馬匹踐食田禾或借盤詰巡查之名因而擾索或乘誰偏解犯之便到處誅求甚至微嫌細故動輒結黨成羣視視官長種種惡習難以枚舉必須嚴加約束留心稽察有犯必懲庶守分知方乃爲眞勇毋得姑息養癰自貽伊咎

以上四事均關要務中軍有統領之責轉行左右兩營一體遵依倘以時考驗優劣自見其各勉旃

勸戒貪婪

居官首重維清察吏莫嚴於守故得位雖有崇卑究以不貪爲寶才具雖有長短要必無慙回剛是操守實立身之根基而持廉乃計吏之先務家本富也素封之室仕非爲貧地方無捐賠之項上司無需索之煩廉吏可泊之風安之若素尤當慷慨夜於四知今有養廉又存公費地丁正在所時切不自愛利令智昏干犯科條身家莫保雖以本都院之居心寬厚不矜明察而見聞既真亦難開一面之網可勝慨歎現將偃師鄭令貪劣款罷特疏糾參用肅官方仰司道府館舒所屬一體懍遵務期各敦清操共勵廉隅常矢茹檗之心時切焚身之戒勿聽家人衙役之慫恿勿聞鄰曲顚倒是非閉門受其荼毒良莠何由安枕本都院疾惡如仇除惡如莠現在密訪查拏各宜悔過自新勿致嗟臍無及

一、重編保兵丁養家餬口全憑糧餉扣廓一分即有缺乏之虞遲散一日即多借貸之苦必須隨領隨給不得短少絲毫不許稽延時日逸者參究

一、領軍實向來將弁多佔空糧按籍則名存核實則數缺最爲大弊有即宜即募補毋致空缺虛糜至於馬匹務期膘壯旗幟務期鮮明盔甲務期堅固器械務期銳利鑼鼓帳房等項亦須勤加收拾毋致潰爛損傷本都院不時委查慎勿泛視

一、勤操演蒐苗獵圍王政所重是兵可百年不用武不可一日不講如弓箭、鳥槍、籐牌、扁刀、長槍、運石、子母礮等類該將弁率教遵務期純熟其技藝生疎不嘗舉習者革退該管官跟操廢弛將弁即行揭參

一、嚴約束兵丁乘空悍強最難安分窩賭窩娼習爲固然好飲好鬬無所不至或把持市集強買什物或牧放馬匹踐食田禾或借盤詰巡查之名因而擾索或乘誰偏解犯之便到處誅求甚至微嫌細故動輒結黨成羣視視官長種種惡習難以枚舉必須嚴加約束留心稽察有犯必懲庶守分知方乃爲眞勇毋得姑息養癰自貽伊咎

以上四事均關要務中軍有統領之責轉行左右兩營一體遵依倘以時考驗優劣自見其各勉旃

勸戒濫刑

惟良折獄戒在尙詳以彰聽訟詳於周禮古昔聖賢於兩造具備之時猶必考察容貌審核實情然後罪以法而議其罪未聞遽加以刑者誠重之也凡問刑衙門自應以刻探爲明察以嚴厲爲才能任意殘虐罔恤民命或未經鞫問破扑頻加或業已招承推求不止哀號疾痛之狀宛轉階前具有耳目當無見聞仁人君子豈忍出此至於據供定罪援律成招出入之間生死攸關更宜詳愼該州縣審理事件必須平心靜氣慈悲廉公度理揆情務歸平允勿橫加搖楚勿草草從事深文則刑罰得中和氣致祥如任性濫刑草菅人命察出嚴參不貸若道府爲方面大員該臬司係刑名總

整理營伍四事

國家設兵衛民文武並重參遊而下千把而上均有管轄兵曰經理營伍之責本都院提督軍務整頓維新所有應行事宜略具四端於左

關切恤之念。除有同情。無俟本都院之諄屬也。

飭速結案

本都院被閱各屬詳件命盜等事。例限甚嚴。尚知飭辦理。至於外結事件。一詳之後。累月不報。則州縣自瑯閣逕更可知矣。不知事犯到官。原被證佐。必有數人。各有生理。證事一日不結。即一日不能脫身。差役借此索詐。將逕從中歸弊。土棍橫覺生波。莫不由延擱而起。故證未結而家已破者有之。可爲寒心。至豫省自盡人命。婦女居多。果驗無傷。痕當場即應詳令領埋完結。近見各屬竟有一審再審。以至承連婦孺。不足成格神明。實深悼悚。竊念水旱災祲。雖云氣化。實關人事。本都院明知封印飭催。責任悉爲通省大僚。一事之措置未協。一民之情志未通。皆足以上干天和。司道諸君。與我同寅協恭者也。所望直言規戒。以匡闕失。守丞牧令。與我分猷贊理者也。所賴實達民情。據實陳告。甚弊未革。則新革之某利未興。則興利之務期開誠布公。各抒所見。慎毋瞻徇顧忌。退有後言。凡我同官。知我有素。詳或裹足而以趨爲。萬一久旱成災。如何撫綏經理。並望悉心籌畫。預爲酌議。以資採擇。

飭議八蜡典禮

八蜡之祭。載在禮經。所以報年報賽。典至重也。前飭各州縣建廟以奉明禋。今夏亢旱蝗蝻滋發。倘不爲災。麥秋大有。普慶勞農。足神明默佑。傳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信不誣已。茲屆冬月。正當索饗之際。所有應行典禮。應用祭品及犒賞老農飲福受胙之處。該司速行妥議。造冊呈送。像題定後。刊發各屬。定期致祭。一體舉行毋違。

飭發明職

身教者從。言教者證。昔有明訓。本都院撫豫以來。竊願與同官勉爲循良。而躬行不力。未能率羣僚。深用自咎。惟是身爲表率。職司舉勵。雖容緘默。而各官遠近不等。又不能時時相見。面加提撕。每欲刊刻成書。迄今未就。近閱前陵呂新吾先生明職各條。先得我心。而北言之痛切。尤能厭頑立懦。啓聵振聾。爰酌授梓。印發多帙。通行飭發。司道府廳州縣。以及佐雜等員。公事之餘。即取一條細加觀覽。各明厥職。自無曠廢。實循良肇出。治化可期。本都院與有榮施矣。

飭行保甲

保甲之法。非獨弭盜一節而已。即如窩賭窩娼。私鑄私宰。旗逃邪教。以及惜穀散賑等事。無不藉此稽查。

最爲善政。編設之要。全在門牌開寫清楚。如男婦大小若干。現種地畝若干。並作何生理。詳悉註明。如有增除。即不時改註。其循環清內。亦即登一註明。則一目了然。易於查察。飭經本都院徵飭。令開地方官奉行不力。尚有未經詳註之處。合再通飭一體遵照。該管府州於因公下縣之便。亦須隨地抽查。倘有前項情弊。即行揭報。慎毋輕忽徇隱。

憂旱問邊

豫省自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本都院憂心如焚。寢食靡寧。現在省身思過。竭慮不足。成格神明。實深悼悚。竊念水旱災祲。雖云氣化。實關人事。本都院明知封印飭催。責任悉爲通省大僚。一事之措置未協。一民之情志未通。皆足以上干天和。司道諸君。與我同寅協恭者也。所望直言規戒。以匡闕失。守丞牧令。與我分猷贊理者也。所賴實達民情。據實陳告。甚弊未革。則新革之某利未興。則興利之務期開誠布公。各抒所見。慎毋瞻徇顧忌。退有後言。凡我同官。知我有素。詳或裹足而以趨爲。萬一久旱成災。如何撫綏經理。並望悉心籌畫。預爲酌議。以資採擇。

飭議八蜡典禮

八蜡之祭。載在禮經。所以報年報賽。典至重也。前飭各州縣建廟以奉明禋。今夏亢旱蝗蝻滋發。倘不爲災。麥秋大有。普慶勞農。足神明默佑。傳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信不誣已。茲屆冬月。正當索饗之際。所有應行典禮。應用祭品及犒賞老農飲福受胙之處。該司速行妥議。造冊呈送。像題定後。刊發各屬。定期致祭。一體舉行毋違。

飭發明職

身教者從。言教者證。昔有明訓。本都院撫豫以來。竊願與同官勉爲循良。而躬行不力。未能率羣僚。深用自咎。惟是身爲表率。職司舉勵。雖容緘默。而各官遠近不等。又不能時時相見。面加提撕。每欲刊刻成書。迄今未就。近閱前陵呂新吾先生明職各條。先得我心。而北言之痛切。尤能厭頑立懦。啓聵振聾。爰酌授梓。印發多帙。通行飭發。司道府廳州縣。以及佐雜等員。公事之餘。即取一條細加觀覽。各明厥職。自無曠廢。實循良肇出。治化可期。本都院與有榮施矣。

最爲善政。編設之要。全在門牌開寫清楚。如男婦大小若干。現種地畝若干。並作何生理。詳悉註明。如有增除。即不時改註。其循環清內。亦即登一註明。則一目了然。易於查察。飭經本都院徵飭。令開地方官奉行不力。尚有未經詳註之處。合再通飭一體遵照。該管府州於因公下縣之便。亦須隨地抽查。倘有前項情弊。即行揭報。慎毋輕忽徇隱。

憂旱問邊

豫省自入夏以來。雨澤愆期。本都院憂心如焚。寢食靡寧。現在省身思過。竭慮不足。成格神明。實深悼悚。竊念水旱災祲。雖云氣化。實關人事。本都院明知封印飭催。責任悉爲通省大僚。一事之措置未協。一民之情志未通。皆足以上干天和。司道諸君。與我同寅協恭者也。所望直言規戒。以匡闕失。守丞牧令。與我分猷贊理者也。所賴實達民情。據實陳告。甚弊未革。則新革之某利未興。則興利之務期開誠布公。各抒所見。慎毋瞻徇顧忌。退有後言。凡我同官。知我有素。詳或裹足而以趨爲。萬一久旱成災。如何撫綏經理。並望悉心籌畫。預爲酌議。以資採擇。

飭議八蜡典禮

八蜡之祭。載在禮經。所以報年報賽。典至重也。前飭各州縣建廟以奉明禋。今夏亢旱蝗蝻滋發。倘不爲災。麥秋大有。普慶勞農。足神明默佑。傳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信不誣已。茲屆冬月。正當索饗之際。所有應行典禮。應用祭品及犒賞老農飲福受胙之處。該司速行妥議。造冊呈送。像題定後。刊發各屬。定期致祭。一體舉行毋違。

飭發明職

身教者從。言教者證。昔有明訓。本都院撫豫以來。竊願與同官勉爲循良。而躬行不力。未能率羣僚。深用自咎。惟是身爲表率。職司舉勵。雖容緘默。而各官遠近不等。又不能時時相見。面加提撕。每欲刊刻成書。迄今未就。近閱前陵呂新吾先生明職各條。先得我心。而北言之痛切。尤能厭頑立懦。啓聵振聾。爰酌授梓。印發多帙。通行飭發。司道府廳州縣。以及佐雜等員。公事之餘。即取一條細加觀覽。各明厥職。自無曠廢。實循良肇出。治化可期。本都院與有榮施矣。

（原缺一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二字）

曰能理家務。

鄰鄉之善十。

一曰能事長上。二曰能睦親故。三曰能恤孤寡。四曰能周貧乏。五曰能受寄託。六曰能救患難。七曰能解鬪爭。八曰能興公事。（如水旱河堤樹蓄傣甲眼閘等務）九曰能導人爲善。十曰能規人過失。

服教之善八。

一曰能行聖道。二曰能習禮儀。三曰能讀小學。四曰能讀經史。五曰能習書法。六曰能講律令。七曰能絕異端。八曰能聯文社。（如供館飲懺紙筆之類）

提法之善四。

一曰敬提官長。二曰能肅政教。三曰早完租賦。四曰恥入公門。

規過各條

犯義之過六。

一曰酗博鬪訟。（酗謂縱酒喧鏡博鬪賭博財物鬪鬪毆罵詈訟謂孤賴爭訟）二曰行止踰違。（踰越違犯）三曰行不非遜。（傳慢簡傲特強侵人）四曰言不忠信。五曰交非其人。（不論士庶但同恥及游惰無行者朝夕與之游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勿論）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跚蹌逗疎野及衣冠全不完整者）

四曰臨事不恪。（主事雖忘期約臨時臨事忘情者）五曰用度不節。

有規勸條約各州縣舉行。該學出具多者以四百字爲準。用仁義禮智信五字。於平四角北中立爲五社。每社約束八十人。選端謹公直生員二人爲長。擇村舍畧遠居址相近者分上下社。各將其甲列社長姓名。錯生次之。人各一貫。每朔朱書詳記。過則罰。能直書抵掌月底。社長呈送學師。學師於下學月首十日內。傳集所在於明倫堂升座。唱名有善。命之列坐左右。登記優獎。有過則站立堂下。面責令改。如能改下屆勤慎時。前去過歸正。令不改。則跪讀條約一舉。毎朔。一舉本縣監視。從容了然。士習丕變。過五社長。逃入過則登簿。以備申訓。其無故不到者。即過。有年歲教官分別核明。一舉。毎朔。一舉。俗模稜不直。許詳記。或隔宿不公舉。過混清者。所損另選。仍入劣簿。以三年爲期。考列。期休者。謂如三年內能教婦曉生者多過少及有善無過者。教官同牧令。明示請以鄉飲酒介賓之。如教官或將其文不實力舉行者。定行參處。具府學。朔生。卿練於本學一路。料簡各社實子弟。能背誦小學。孝經及倫倫諸篇。社長。每見學師。面試。新舊府縣。老時。輪列前半。

再申規勸條約

勸善規過之法。原於藍田呂氏鄉約。前依寶靜菴先生訂本刊布。各學分社舉行。學者果能實體而躬履之。則勖必由禮。而德自歸厚。相勸相規之中。已該相交相恤之義矣。惟是中州索稱淳樸。而近見士民禮教多疎。任恤罔聞。則草野倡侮之習未除。則薄郡各之私未化。漸與淳樸背而馳焉。是誠可憂。則名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二則。而宜酌古通今。明列各條。俾諸生有所持循。以遷善改過。返樸還淳。本都院實有

之拜揖如禮有饮食則就飲食之隊長融洽同鄉事則理勞
從其家見之少者以下不必測候其起坐惟視主人所尊者之　四曰慶弔贈送。凡同約有吉凶慶弔贈送。與同約者俱往若家長有故或與所厚者不相接則其
次者治之○凡慶禮如結婚有賀物或其宗力有不足則同約共助之但助器用及簡儀幹○凡弔禮同約者俱服而往
弔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就弔長貝酒漿其物而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賻侯發引則集祖而送之及卒哭
及小祥及大祥皆素服弔之○凡喪婆婦喪家具備蔬食不可貝酒肉以待
害○凡同所知之喪或過不能往則指使其家執事

相恤各條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迫人急救　二曰盜賊。守望相助有警則同力追　三曰疾病。扶持問之　親往救其力之
捕貧則助其醫藥之費　四曰死喪。給棺斂之有事則
莫之賙人則助其幹貨之間厚其時　五曰孤弱。經遺賦役者若孤幼
儻凡喪家之貧已著者以他財卹之　六曰誣枉。被人陷枉鄉黨不能自伸者
於不義　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辨正　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宜以
之無令陷　辦之或爲之假貸而產以償其值之

右禮俗相交患難相恤二則社長與諸生以時講明有能遵者即當於善簿以資勸之

通飭就近講社

據鄧州知州李治國詳議舉行社期一事內稱州縣遵奉定例巡民疾苦勸課農桑化導愚頑興賢以昭訓俗聖方之治
鎮講約今又奉憲立社規勒此三事均關富教實政似應於巡察之時即行講約令文奉憲立社規勒此三事均關富教實政似應於巡察之時即行講約講畢即行考察社中功
過互相規勸將見一巡察而講約規勒並舉三善俱備事既不繁民又不擾於士民均有神益又查社中
諸生多有遠館他方不在本境而在鄰邑者若必令每期親至不但奔馳道途並恐荒廢職業若酌其終
年不至社中又非立法化導之意應許該生報明儘舉即編入就近館地之社所一體考核等情到本部
院爲查巡察勸課講約規勒俱富教之大端有司之專責今一時而三事並舉官吏無往返之勞士民有
觀感之益事屬可行理宜遵館諸生就近入社亦爲妥便合行通飭所屬實力舉行至編入別社之生監該
管社長仍應一體規勒秉公考察該生亦不得故爲抗違致干查究

飭發古文雅正

士子讀書崇實學必知所發乃可有成中州向存重刊經史性理諸書復經本都院講劉孝綽大學衍
義近思錄文獻通考紀要廣布頒行現又多購十三經廿一史百餘部編發各學以資稽考書籍亦
略備矣惟念漢魏唐宋以來名儒碩旧古作如林實爲肄業所必需但操選之家任意去取純雜並登以
致家弦戶誦徒擾其華而鴻其實殊非因文見道之意今購得蔡聞之先生所選古文雅正二百餘篇醇
茂典則內有關於身心意知之微外以備夫齊治均平之道其批評之處單詞隻字卷中皆要破先正之
典型後學之津梁也仰司即發各府州縣於社期規勒之時傳示諸生令其鈔寫講習仍論各番坊速往
江南多發古文雅正來豫以便士子購買毋違

飭發規勒帖語

分社一事本都院大費苦心酌定章程醇切告誡務在必行者誠以士子爲四民之望率校乃教化所先
諸生果能立品敦行觀爲分內則既無愧爲聖賢之徒而儀型鄉里化導愚氓即可臻一道同風之治所
係匪淺鮮也自立條約以來將及一載各屬蒸蒸向化者固已漸知名教之樂而勉強遵從未能心知其

文者誦意默寫準此格式數段或臨諸家法帖數行或講究算法數則或射箭數回註明總量原欲以文
會友而非專重乎文也乃州縣尚有不加體察專以出題規試及局門考校多分等第祥麾書夫社中生
監衆多無故不到則犯規條而有記過之處到則必須考試在他學者固所樂從但其中有不敢自信難
以見長者未免畏懼不前是立法精查欲以杜其規避而實望太過適以阻其觀往殊非分社規勒之本
意似應再行通飭凡社期命題除能文而喜於作文者聽之其或有膽怯小學一部赴社中於嘉言善行
箴內擇一二條或三四條互相講貫者此尤爲可嘉之士其模茂翰文及初學後進無可獻長者一體到
社從旁聽講蔬周旋揖讓哲可法習威儀正論格言亦足增廣識見如此誘掖獎勵日就月將多士有優
游之樂無畏避之弊於品行更有裨益等情到本都院爲查以文會友雖不可廢而社期規勒究以德行
爲先今各屬多專重考試殊未妥協合再通飭該府州縣一體遵照毋遊

通飭就近講社

據鄧州知州李治國詳議舉行社期一事內稱州縣遵奉定例巡民疾苦勸課農桑化導愚頑興賢以昭訓俗聖方之治
鎮講約今又奉憲立社規勒此三事均關富教實政似應於巡察之時即行講約講畢即行考察社中功
過互相規勸將見一巡察而講約規勒並舉三善俱備事既不繁民又不擾於士民均有神益又查社中
諸生多有遠館他方不在本境而在鄰邑者若必令每期親至不但奔馳道途並恐荒廢職業若酌其終
年不至社中又非立法化導之意應許該生報明儘舉即編入就近館地之社所一體考核等情到本都
院爲查巡察勸課講約規勒俱富教之大端有司之專責今一時而三事並舉官吏無往返之勞士民有
觀感之益事屬可行理宜遵館諸生就近入社亦爲妥便合行通飭所屬實力舉行至編入別社之生監該
管社長仍應一體規勒秉公考察該生亦不得故爲抗違致干查究

飭發古文雅正

士子讀書崇實學必知所發乃可有成中州向存重刊經史性理諸書復經本都院講劉孝綽大學衍
義近思錄文獻通考紀要廣布頒行現又多購十三經廿一史百餘部編發各學以資稽考書籍亦
略備矣惟念漢魏唐宋以來名儒碩旧古作如林實爲肄業所必需但操選之家任意去取純雜並登以
致家弦戶誦徒擾其華而鴻其實殊非因文見道之意今購得蔡聞之先生所選古文雅正二百餘篇醇
茂典則內有關於身心意知之微外以備夫齊治均平之道其批評之處單詞隻字卷中皆要破先正之
典型後學之津梁也仰司即發各府州縣於社期規勒之時傳示諸生令其鈔寫講習仍論各番坊速往
江南多發古文雅正來豫以便士子購買毋違

飭發規勒帖語

分社一事本都院大費苦心酌定章程醇切告誡務在必行者誠以士子爲四民之望率校乃教化所先
諸生果能立品敦行觀爲分內則既無愧爲聖賢之徒而儀型鄉里化導愚氓即可臻一道同風之治所
係匪淺鮮也自立條約以來將及一載各屬蒸蒸向化者固已漸知名教之樂而勉強遵從未能心知其

意者恐亦不少今據署南賜守黃水昌送勸諭諸生帖語甚爲明白婉切仰該府即轉飭所屬州縣細加體認實力敷行仍查明每邑分社若干各給一張循示諸生講明切究共相勉於總教之誠有厚幸焉

健餘先生撫豫條教卷三

勸崇節儉

豫省素稱醇樸俗尚儉約自應餘九餘三家給人足使耆比年以來體察閭閻情形未免今昔異致頗宜加意節省以裕蓋藏鹿幾有備無患其一在紳衿巨族閥閱之門固知稼穡往往貴金玉而賤五穀婦女習於綺紈子弟任意揮霍不知富貴無常盈滿宜戒奢侈之後立見蕭條朱戶飢寒尤堪浩嘆此紳衿巨族所當首崇節儉者也其次裏如商賈挾其貲本覓取蠅頭朝夕經營時權衡於子母風波奔走等性命於鴻毛祇此錙銖所積辛苦所餘即使多方掩飾猶恐虧折有時若再費用無度則目前何以營生將來何以餬口此又商賈所當力崇節儉者也若夫中等之戶不下八口上而父母下而妻子皆取給於一人行卑卑汗流於匪類更或當場爭角輸後索饑忽起一時禍延人己命懸須臾者有之身幽縲紲者有之其爲害不可勝言是以禁例森嚴使之愛惜身家杜患未然匪徒繩之以法實欲納之於善所以爲人心風俗計者至深且切也爾等百姓幾見賭博場中有成家之子賭博銀錢有致富之理有害無利有損無益人人共見觸刑犯罪亡身敗家比比皆然安可不重以爲戒本都院撫莊兩河惟期屋廬鞏固不厚生正德凡我小民各勤本業家庭骨肉不時勸戒親族鄉黨互相箴規祖父所遺者當思創業艱難己身所積者當念經營不易浪棄生涯困苦罹城禍患頓連悔更無及務必敬鄉吾言安分守法俾風俗日歸醇厚倘敢開場聚賭重治其罪鄉地徇隱併究不貸

禁止販麴

足食以積貯爲先耗穀惟販麴爲大以有用之物糜費無窮殊爲可惜長惡崇飲貽害尤深豫省本係產麥之區每至收成商販其厚貨在於賜頭集鎮開坊踏麴如祥符之朱仙鎮陳橋陳州府之周家口南陽之九子山新蔡之方家集上蔡之東安集內黃之楚王滑縣之道口等處皆淵藪也該管府縣嚴行查禁如有廣收麥石踏麴私販者許鄉佑鄉地首告舉獲之日照例給賞徇隱不報事發治罪并通飭各關津隘口一體稽查如有車載船裝騾馱背負並無照票者即行舉究至民間零星製造自用者不得概

是衣食足而禮義生禮義生而教化行矣勉之慎之

勸發粟農里語

牧民之道不外救荒備荒而勸酒之法全在良有司成之以誠要之於久而後歟令而要止作始而能終鄉有善政又何神益即如勸耕作備旱潦廣樹藝多方倘農事興始本都院特製前明里語以爲勸課合發該道府州聊備所屬照刊斗方給發老農鄉地循行曉諭仍於下鄉巡查講社之時隨便詢問令其背誦記則獎之忘則懲之務使爲鄉閭婦女兒童亦能循誦略底幾傳聞熟習互相勸勉以變家給人足之美是所望於德良之吏焉

計發勸農語壹百張

要種田莫偷閒人勤蠶大樂豐年
要吃便防天旱整井開渠早打算
要滿收通水溝水來即去澇何愁
要得富多栽樹木饒不費利無數
要管惠養畜類雞鴨豬羊都好餧
要如意行善事忍耐公平真吉利

勸戒賭博

民俗之害賭博其最甚者也良賤不分長幼無別士失其品良工商賈失其業游手無賴開場誘騙一人局中莫能自拔志氣日惰家貲日蕩親族歸罵而不悛父母妻子凍餒而不顧甚至水窮山盡逃遁維谷行卑卑汗流於匪類更或當場爭角輸後索饑忽起一時禍延人己命懸須臾者有之身幽縲紲者有之其爲害不可勝言是以禁例森嚴使之愛惜身家杜患未然匪徒繩之以法實欲納之於善所以爲人心風俗計者至深且切也爾等百姓幾見賭博場中有成家之子賭博銀錢有致富之理有害無利有損無益人人共見觸刑犯罪亡身敗家比比皆然安可不重以爲戒本都院撫莊兩河惟期屋廬鞏固不厚生正德凡我小民各勤本業家庭骨肉不時勸戒親族鄉黨互相箴規祖父所遺者當思創業艱難己身所積者當念經營不易浪棄生涯困苦罹城禍患頓連悔更無及務必敬鄉吾言安分守法俾風俗日歸醇厚倘敢開場聚賭重治其罪鄉地徇隱併究不貸

禁止販麴

足食以積貯爲先耗穀惟販麴爲大以有用之物糜費無窮殊爲可惜長惡崇飲貽害尤深豫省本係產麥之區每至收成商販其厚貨在於賜頭集鎮開坊踏麴如祥符之朱仙鎮陳橋陳州府之周家口南陽之九子山新蔡之方家集上蔡之東安集內黃之楚王滑縣之道口等處皆淵藪也該管府縣嚴行查禁如有廣收麥石踏麴私販者許鄉佑鄉地首告舉獲之日照例給賞徇隱不報事發治罪并通飭各關津隘口一體稽查如有車載船裝騾馱背負並無照票者即行舉究至民間零星製造自用者不得概

豬滋擾仍勒諭小民務期捕殺愛惜以備蓄藏切勿止圖目前浪行花費此時賊豬潛輸而貨錢亦失算之甚者操遵毋違

嚴禁逼寡媳風

王政施仁必先恤鰥寡家庭裘首重守貞誤以婦人不幸遽失所天或上存衰老之翁姑或下遺襁褓之子息煢煢無告孤苦伶仃無論貧乏之家有無阻勉操作備極辛勤即富厚之家內外支持亦恐更歷艱難外夫以巾幗諸流而能明乎從一而終之義以阻屈乎艱難險阻之中其心良苦其志可嘉凡在鄰里親戚自當矜憐之敬禮之保護之扶持之以成其志而全其操庶不失仁人君子之道今本都院被聞案件內有貧民一則強逼兄嫂一則逼嫁弟婦按其情節實屬喪盡天良行同禽獸一則逼寡守節同歸絕滅實為大理所不容王法所不宥現在斥革生監按律杖徒枷號兩箇月嚴懲示衆但此等逼寡喪事出於宮婦名教之中風化所關殊非淺鮮今行嚴禁仰司道府州縣佃行曉諭凡鄉黨親族內如有寡居節婦務須共相保護倘有不法親族人等誘虛逼嫁許族長鄰親鄉地鄰佑即行赴官密首嚴拏究處生監有職人員速行詳革審擬世得輕縱族長鄰佑知情容隱者事發並治以罪該州縣於講約所節切勸諭並行倫學教官每年社長一體規勸究察世得視為具文

嚴禁節孝陋規

節孝為風化攸關裘揚實朝廷大典定例題報節孝以衙門經涉愈多費更需索愈甚行令州縣徑詳督撫學政核實具題立法最善今本都院訪得州縣各衙門於節孝一事操縱惡由書吏其弊無窮或册結不合則借上司駁查之名多方勒索即已經批准則又借題達之費索取陋規更有故意耽延遷至歲底具詳上司趕辦不及批俟來歲旋題又藉稱上憲挾擱哄騙銀錢總由百姓身居閭閻或駁或准曾否題請無從查問不得不聽其猶中飽將建坊銀兩預先許作謝儀是以給領之日遲延分肥富者恩行貨者無力求其能建牌坊者百不得一殊堪痛恨今乾隆二年詳報節孝本都院業經繕本具題者共一百三十六名其已經批准辦理不及存俟來年旋題者共十六名誠恐節孝之家未能知悉致啓書吏需索之端合行鈔黏仰禁仰司官吏分撥各隨令該地方官傳諭通知其建坊銀兩當堂給發不得假手胥吏扣剋短少并勒令本家無論木石速行建立牌坊以光潛德該地方官倘漫無覺察仍蹈前轍官參役革必先祭其本又禮書曰或祈山林川澤查桐邑乃淮河之源濟邑乃濟水之源舊有廟祀春秋祭享由來已久值此天時亢陽豈雨孔殷是宜恪遵典禮敬謹祭告以祈霈雨大沛惠此兩河本都院敬製祭文一道虔奉祭帛一端并備祭銀一封特委該縣代祭仰即潔治牲醴齋戒行禮務須肅神崇愿必敬必誠昭格神明慎毋泄視

預防水患

中州地土平衍窪洩無貝晴則易旱雨則易潦歷來如此故講求水利為豫省第一要務今天氣恆暘禰月不雨陰陽消長之理無往不復久旱之後亦患水潦若不預為防範必致臨時周章仰道府州轉飭所屬將境內舊有河渠隄堰及一切傍山臨河處所親歷查看相度情形或開渠以導之或築隄以障之渠

張鑼宴陳設酒肴醋飲放假自朝及夕其富戶有力之家則鼓吹音樂演戲跑馬並製紮人物紙作以為飾觀是以民間一有凶事則親友宗黨敛錢醵分本家因習俗相沿萬難從儉多方設法務為浮靡甚至貧民不貲即借貸舉債亦所不惜不獨夫隕喪以哀為主送死以葬為重而乃歆呼宴樂甚於喜慶繁文浮費過於殯埋在旁人固謂非禮而人子更覺難安本都院前於規勸條約內曾經明示禁飭此風尚未盡息總緣人心不能反本細思合行嚴飭禁止該州縣編貼曉諭並於社里令社長諸生互相勸諭遇有喪葬之事務須遵循禮制屏絕虛文不得仍蹈陋習違者按律治罪各宜悚遵

佈禁停柩暴露

禮莫重於殯葬子職之常義莫大於藏埋仁人之事故律載託故停柩在家不葬者杖八十例載地方有暴露無收屍骨務期設法料理建立義冢以安幽魂乃民間尚有停柩在家及暴露未葬者一則富貴之家惑於陰陽風水之說此留來祖未葬彼云砂水未清東諱西諱迄無一就不知公卿巨族雖不訪求吉兆而子孫半係良容士庶齊民豈能盡卜牛眠而後來反多顯達俗云陰地不如心地好此言最為有味亦則士民中等之家欲求厚葬則力有不能欲從簡略則未能免俗往往延挨觀望以待時日不知浸歷難以預期貧富自當隨分不封不樹足見古樸遺風一土一邱猶勝雨淋日曬古云喪具稱家有無此言洵可不遵又有一等鰥寡孤獨窮民不知姓名乞匄偶然路過病死地方報官相驗之後招訪屍親往往經年累月無人認領甲地人等又不敢擅自掩埋聽其暴露有此數者是以家有久停之柩地多浮厝之棺甚至狐鼠免穴犬食狼餐觸目傷心殊堪惻惻該州縣諭百姓如有停柩在家浮厝在地者責令死者之子孫隨分預葬務期入土一切糜費虛文概行禁止至於無收屍柩地方官設法建立義冢隨即掩埋其路死貧人察其生前果係乞匄並非遠來行旅亦責令保甲人等一體掩埋併任暴露是在守土之官多方勸道實力舉行毋違

致祭水源

時屆季夏雨水稀少百穀鮮潤澤之寶兆民有曠乾之慮本都院日事虔禱雖屢蒙降澤而甘霖尚未普遍菩思焦心寢食俱廢謹按春秋繁露雩祭而請雨先偏鄉康成云陽氣盛而常旱由川百源能興雲雨必先祭其本又禮書曰或祈山林川澤查桐邑乃淮河之源濟邑乃濟水之源舊有廟祀春秋祭享由來已久值此天時亢陽豈雨孔殷是宜恪遵典禮敬謹祭告以祈霈雨大沛惠此兩河本都院敬製祭文一道虔奉祭帛一端并備祭銀一封特委該縣代祭仰即潔治牲醴齋戒行禮務須肅神崇愿必敬必誠昭格神明慎毋泄視

預防水患

中州地土平衍窪洩無貝晴則易旱雨則易潦歷來如此故講求水利為豫省第一要務今天氣恆暘禰月不雨陰陽消長之理無往不復久旱之後亦患水潦若不預為防範必致臨時周章仰道府州轉飭所屬將境內舊有河渠隄堰及一切傍山臨河處所親歷查看相度情形或開渠以導之或築隄以障之渠

之洪流者立卽疏濬深通隄之卑薄者立卽增培高厚務使來源之水有所宣洩下游之水有所容歸先事綢繆方爲盡善且興舉工程俾貧民力作餬口尤於地方有益倘苟且偷安不速料理及至雨本既多睹過於天而不咎人事之不力則爲庸閒之員溺職亦甚矣戒之愼之

飛委各道查賑

祥符等處日前暴雨驟降甚夜不息淹之實恐雙洎沙潁淇衛等河水勢甚盛隄岸漫溢念我小民棄宇本都院時到縣懸如同身受頃思胸胞親查詢民疾苦俾害會重地賦役煩道卽便輕騎減從前往所屬府州被水地方察視情形安慰撫恤宣布皇仁查督賑務其應納錢糧卽行停徵俟勘明成災之後照分數蠲免倘出地畝查有缺乏工本者准以後秋成此外應行事宜該道隨便酌行務期實力撫綏毋使一夫失所望切望速

飛飭廣給麥種

今歲秋收失望全賴明春二麥接濟時值白露正當播種之候誠恐無力貧民籽粒維艱因循坐誤所係而輕仰司飛飭被水各屬立卽親赴四鄉逐加察看貧令鄉保老農徧諭播種其有缺少籽種者卽將縣食原徵麥石借給如無麥石則支縣庫銀兩給發糴買或貸以倉穀令其通融易用務期乘時早種無誤此係民食攸關萬難刻緩該地方官須殫心竭力速行妥辦不得虛應塞責以致田畝荒蕪仍將種麥分數報查本都院於此覘牧令之賢否焉

通飭多種蘆菁

據新鄭縣知縣陳中選稱蘆菁一物乃係民間打油菜子四時皆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葉冬食根六月種者根大而葉粗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七月種者根葉俱良今正值其時已多撥告示再加傳諭鄉地人等將合多種等語本都院爲查荒歉之年苟有可以充腹之物自應預爲籌畫一物卻古所稱菽粟是也武侯行兵所止必令軍士種植取其易長而利溥隨時隨地皆可佈種堪備艱食之需合行通飭被水州縣各因土性所宜酌量轉飭動支公項多購菜子種分發貧戶勸諭鄉民廣爲佈種切勿忽視

飭催興工代賑

被水州縣勘報之後自加賑恤但自冬徂春爲日正長必須興修工程俾貧民得以力作餬口庶可接濟查從前已經估報之城垣本聲明於水罩不齊之年興舉應卽遵照原估速行僱募開工其現在被淹之城垣以及應修隄岸應濬河渠並文廟增培、考棚、驛號、增蓋、營房等項或全被沖塌或傾圮過甚地方官實在無力捐修者應作速確估由司委員勘明核實分案議詳以憑本都院題咨興修此係寓賑於工非往年可比不得藉口估計儻時貽誤民食一面確查爭力精赴素無恆產之貧民造具清册應用此又於賑貸之中行弭盜之法良有司其加意焉

飭令隨地安民

豫省向有無業窮民傭工覓食行蹤莫定凡遇歉歲投奔他鄉若不論其願歸與否一概資送亦非慰恤之道現行布政司委員在大路要隘處所稽查勸諭勿致流移他省合再通飭府州各屬確查境內流民情願回籍倒賬者照例資送如或貪生有望不願回籍者卽行隨地安插俾得棲居設立牌甲一體稽查并勤常平倉穀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以資接冬關口至來年二月春融耕作之日止事竣報銷該

水災歸已恤民

祥符等縣連朝大雨房屋倒塌田禾被淹實爲異常災變此皆本都院奉職無狀上干天和所致夙夜悚惶寢食俱廢念我小民上淋下溼坐臥水中轉身無所關口無資與言及此不禁心碎淚下矣查乾隆二年定例如遇水災驟至果係房屋倒塌無力修葺並房屋雖存實係飢寒切身者均酌量賑恤安頓等語該司速飭被水各屬確查實在乏食窮民度日維艱者卽動常平倉穀按其戶口大小先賑一箇月口糧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其房屋倒塌之戶動支存公項下極貧一兩次貨五錢傷損人口者加倍隨查隨給該地方官身膺父母子民之責務期加意撫恤俾災黎均霑哲惠倘不悉心料理以致流離失所定以玩視民瘼嚴參各宜慄遵

飭舉賑給貧生

案查乾隆二年定例被災各屬凡貢監生員實係赤貧乏食者令報明該教官確查造册轉送地方官按其家口酌加撫恤等因今被水地方見有生監委係赤貧而房屋倒塌棲身無所關口無資者深爲憫惻合函飭知該司迅行教官確查貧生造册移送有司其棲身無所者給銀一兩關口無資者并動常平倉穀大口日給穀一升小口折半以資接冬關口至來年二月春融耕作之日止事竣一體報銷

地方官務須實心料理，撫綏安集，倘視為具文，任聽流民往來，全不安頓者，一經察出，定行嚴參，仍將賫送流民留養若干，給發若干，十日一次，開報查理。

一、建棚舍僦居

此番被水，堪居多有力之戶，自能及時修葺，至貧在窮黎，倘口尚艱，萬難料理，而人秋以來，天氣漸涼，依棲寺院，住宿城郊，露冷風淒，實堪憫惻，本都院現同司道各官，公捐俸銀，於省城搭蓋棚舍，念及外府州縣，亦多被水，同係災民，棲身無所，惻隱之心，人孰無之，該地方官身為民牧，亟應籌畫，各就城關鎮市，擇其高曠避風之地，搭蓋席棚，或築草舍，先儘鰥寡孤獨，次及襁負貧民，資造册籍，俾令居住，仍於十家之內，設一牌長，稽查，以防火燭盜賊等事，務必悉心經理，不得坐視干咎。

一、勸諭開恤災民

本都院自維涼德，誠召災眚，夙夜厪宵，勤思補過，業飭被水各屬，銀穀兼施，一面飛賫上疏，請旨加賑，蠲恩浩蕩，災民自免乏食之虞，惟是房屋倒壞甚多，纔給葺費，而地土未乾，磚坯莫覓，實難修蓋，一遇陰雨，則存身無地，再四籌維，頗無善策，竊念各屬生監，自分社稷勳以來，睦婣任恤之誼，開之熟矣，善行義舉，苟可為災民計者，無不講酌施行矣，惟是被水之輕重不同，地方之情形各異，本都院值聲其大綱，而分任經理者，全賴司道諸君，以及各郡賢守，同心共濟，至牧令為親民之官，人情士俗，尤所熟悉，因地隨時，須有變通，惟在實惠及人，不妨便宜行事，即事關鋪設，搶險專擅，亦可先發後聞，本都院自行擔當，無庸諸君子俱有父母斯民之責，目擊災黎，顛連危困，生平利濟，莫大於此，勿以空言具詳，勿以後言始悔，如果撫綏合宜，民生得所，定當破格應揚，以夙有位，若或悠忽畏縮，坐失機宜，亦干嚴譴，勉之慎之。

一、通飭便宜行事

救荒之道，原無善策，而濟衆之方，貴有權宜，豫省稽茲水災，本都院日夜焦思，竭力補救，立賑法十六條，以便遵循。

一、之食窮黎，先賑一月。

一、減糶以平市價。

一、給籽種以資播植。

一、留漕米以加賑。

一、隨地安插，以撫流移。

一、施藥餌以療時症。

一、勸義舉以助闕恤。

一、委社生以勸賑務。

一、賑借倉穀畜牛

宰殺耕牛例有明禁，但恐水災之後，愚民撫知，在目前之食用，遂忘力田之本計，輕傷屠戶，濫行宰烹，追至來春，耕作倍覺艱難，地畝荒蕪，牟由於此，昔林僉事荒政叢書，深用憫戒，良有以也，該司通飭各屬，一體嚴禁，如有私宰耕牛者，立即嚴拏，照例治罪，併得究纘，其無力畜牛者，即行借給倉穀，令其佃種，資耕作，俟麥熟時，照例免息還倉可也。

一、刊發賑恤事宜

被水之後，賑恤多端，題咨纔詳，轉行稽延，恐有司不諳，未能悉舉，刊發簡明事宜十六條，以便遵循。

官長不費錢功德
忠君爲國
潔己愛民
勤求政治以勵官箴
自甘淡泊以全介節（不貪不餽）
隨民矢公矢慎（遵法講論亦宜細訪舉行）
事上不抗不卑（舉才則抗善類聞過則改）
有利必興（如社倉義學水利荒政育嬰養老之類）
有害必除
糾察農桑
力行保甲
正士習黜優倭（端士宜絕八品）
厚民風勉務安良

忠孝節義（有關風化之事極力保揚）
綱紳耆老（賢良方正之人虛懷咨訪宜但所聞之人必須純正之士否則恐照舊可厭）
力挽奢華浮靡（如力利病風俗美惡皆須留心勸導）
嚴懲賭博姦淫
禁宰耕牛
禁污字紙（紙上招牌尤宜嚴禁另紙刷印有何不可）
嚴緝盜賊（奸宄敢述則四野獲安）
嚴治掠賣（誘良爲賤拐婦爲妻）
禁止非法淫祀（不令煽惑愚民）
毀除淫慝（淫慝敗壞人心禍勢宵小煽武斷鄉曲必按律嚴懲）
訟師地棍（訪拏重辦）
訪延賢幕
不妄逞己見（此病最易除卻）
不曲狥人情（若貪財如狐虎縱寫差官省一差民多一費）
審案貴結（設結早歸各治其生）
不動怒（恐傷和氣之下）
不作威（威不得已者）
不輕拘婚女（非關風化不令出乖離離）
不輕用刑（重刑多致屈招）
不輕發火籤（火籤皆民間有）
不輕聽左右訪閒（左右皆民間有）
不出票取物（且違指官害民）
不擅興工作
不斷離婚姻
不拆散骨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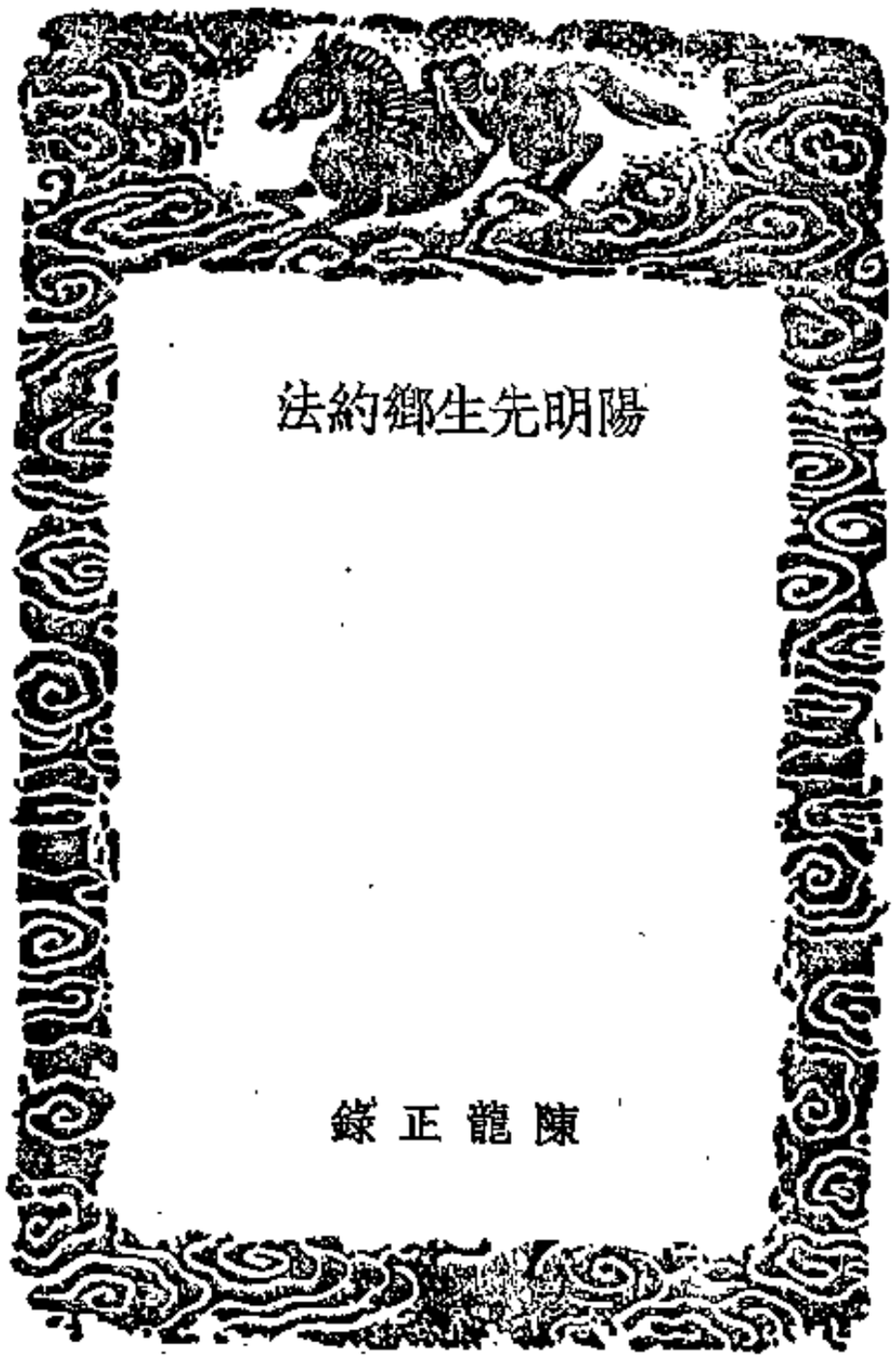
不輕逐盜鋪（訪獲者無貲，或仇私絕食。）
不輕擊窮家（勒私）
囚獄務期得情（或故或誤，緣苦鋌從，難事細心求理，細緣分別良實其罪。）
平心申理冤抑。
公心斷曲直。
經告必坐（誣告也。）
唆訟必懲（唆，教唆也。）
不徇私壞人功名。
不遏忿傷人性命。
不知情故枉（一時錯，不害政事，序官，情有可原者，雖已成案，必加忽矜恤。）
不執法太苛（疑惟輕，罪犯須實，情有可疑惟輕，罪犯須實，情有可疑惟輕，罪犯須實，情有可

設課備獎賞鼓勵多士。
識字人勸令時講聖諭。士人經史足用。工農貿中有識字者。宜勸其取閱報紙。
幕友不費錢功德

慎重公事。
勤理案牘。
不矜才使氣。
不倚勢作威。
不迎合諂媚。
不受昧心賄賂。
不聽婦心囑託。不聽以
除陋規酌去紙爭。
力勸東家興利除弊。
力勸東家創設冤抑。
東家盛怒之時。慫恿出堂理事。
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羣提。勿輕易簽差。以免
擾累。
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婦女尤不
批駁勿率易。須酌理情。剴切論導。使強者氣阻。弱者平心。
刪誣宜勸速結。
和息宜早批准。
命盜案宜慎防株累。
押犯須設簿勤查。可省押費
迎命盜重案。必細心審度。務使情罪當。勿拘成見。出入人罪。
勿將重案化大爲小。致有冤抑。
勿以他案人犯。作此案正凶。
勿假公事洩私憤。
勿獻惡法。備徵酷比。
會計詳審不圖染指。
水旱凶荒。勸官及早報災。設法賑卹。盡心爲作稟詳。舉證未到。勿急求得館。
走省不費錢功德
隨事方便。

不勒取人資兒鬻女贖。
不唆人爭訟。
不無中生有。
不指使官長生事。
不捺案。
不妄引重律。
牌票招詳字眼。不改輕爲重。
辦理文案。不吹毛求疵。巧爲播弄。不因所欲未遂。故意指駁。與人
等成。入人即名。貽害非淺。
不詐嚇鄉愚。
不生枝節提人。一犬到案。
不生枝節提人。合家不安。
不唆盜賊拔仇家。
不輕曰呻嗐人。
不乘危索騙。
不取人賄面。
不受賞嚇妄加鎖鐐。
不入罪不下死監字語。筆下趨生。此之謂也。
入罪不下死監字語。此之謂也。
飼盜細故案。勿苦求常偪。
杖笞不聚一處。
不杖人腿灣。
不逼病人婦女到官。
不壞人功名性命。
不離人骨肉。
不牽連鄰右。
慘恤獄囚。
已赦罪犯勿羈留。
已赦罪犯勿羈留。
包攬錢糧勿混徵。
水旱請官早報。設法賑濟。
批迴請速發。
解到請速審。
事屬曖昧。或關閨門。稍可緩止。務須留意。

承動球件。務求確實。
多經正風作。與利除共告示。
失節非。無論貴賤。必為辦理。
新等郵。不論低級。必為辦理。
不經領券隊組織。



陽明先生鄉約法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繇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因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繇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奬勸之不行。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係於一念之間。爾等愼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穡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太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道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酹顯而決。糾過者其酹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奬勵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區處。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掯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宽。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提鎖掠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值不及數者。勸令宽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鳴官。

一、親族鄉鄰。住往有因小忿。投毆復讎。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鬬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賣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勦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皂隸。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鄉。索求騷擾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告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讎。致擾地方。約長等當宣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貨財之罪。當痛自克責。故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愚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蹈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貪聘禮不充。男家貪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稱家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卽與糾惡簿內註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流捕。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揩香案。前序立。北面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是。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

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衆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請衆曰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爲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爲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爲法遂屬酒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爲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就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爲長者羞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爲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遂後酌酒自罰約正副成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懲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罰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三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六韜

呂望撰

文韜

文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非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何爲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樹斂焉

文王曰樹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盩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驟變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君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如何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牆壁椽桷不斲茅茨蒿柱不削鹿裘禦寒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布衣掩形糲粱之食藜藿之羹不以傷性爲政無爲更忠正奉法者尊其位賢能理官者顯其職愛人者賞其勞惡人者罰其罪罰及其親賞及牛馬萬民和親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國務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務欲使主尊人安爲之奈何太公曰愛民而已文王曰愛民奈何太公曰利而勿害成而勿敗生而勿殺與而勿奪樂而勿苦喜而勿怒文王曰敢請釋其故太公曰民不失務則利之農不失時則成之省刑罰則生之薄賦斂則與之儉宮室臺榭則樂之吏清不苛擾則喜之民失其務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無罪而罰則殺之重賦斂則奪之多營宮室臺榭以疲民力則苦之吏濁苛擾則怒之故善爲國者馭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見其饑寒則爲之憂見其勞苦則爲之悲賞罰如加於身賦斂如取己物此愛民之道也

大禮

文王問太公曰君目之禮如何太公曰爲上唯臨爲下唯沈臨而無遠沈而無隱爲上唯周爲下唯定周則天也定則地也或天或地大禮乃成文王曰主位如何太公曰安徐而靜柔節先定善與而不爭虛心平志待物以正文王曰主聽如何太公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子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

文王問太公曰君國主民者其所以失之者何也太公曰

不慎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慎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窮者謀也人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慮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於君都無大於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完則國安

守土

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撫其左右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壅而附丘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消消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正也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無疑天下和服

守國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誥語君天地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即齋七日北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有民仁聖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盛秋道斂萬物盈冬道藏萬物尽則藏藏則復起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其然也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寶固大矣因其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唱天下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諍守國如此與天地同光

上賢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太公曰王人者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佳冀玩好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貪祿慕富貴串以事其主為人左右比周而蔽賢有司蓋為上招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者傷庶人之業七害者一曰無智略權謀而以重貨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利者使為將三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使為巧王者慎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為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偽人也王者慎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為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慎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得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慎勿使六曰為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主者必禁之七曰偽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力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謀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乘之主正羣臣定名實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止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真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毀賢蔽善之人興而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止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兵道

武王問太公曰兵道如何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故曰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今王已慮其源豈憂其流乎武王曰兩軍相遇彼不可來此不可往各設固備未敢先發我欲襲之不得

其利爲之奈何太公曰外亂而內整示飢而實飽內精而外鈍一合一離一聚一散陰其謀密其機高其壘伏其銳士寂若無聲敵不知我所備欲其西襲其東武王曰敵知我情通我謀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勝之術密察敵人之機而速乘其利擾其不意

六韜卷第一

六韜 第二

武韜

發啓

文王在酆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謀必見其形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壘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內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形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

之以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為之榮微飾聖人國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時及將至若天喪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無不重貴與富惡死與各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實收其豪傑內精其厚而外爲之陰納智士使圖其計納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已具是謂塞安能有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之遺良犬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察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順啓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爲天下太公曰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納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下者天下載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徹天下者天下通之窮天下災之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道者處之

三疑

武王問太公曰子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張太強必折太張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其事遺疑乃止凡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大除民之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娛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餧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

六韜卷第二

六韜卷第三

龍韜

王翼

武王問太公曰凡舉兵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爲之柰何太公曰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命在通達不守一術因能受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網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其目太公曰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夫消變揣摩計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畜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灾異知人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丘陵水泉山阻不失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人主擇材力論兵革風馳電擊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節謬號令間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壍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材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偶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論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軍使冒難攻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聲遠方搖動四境以弱敵心游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閭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二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壁糧食財用出入

論將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十過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仁信

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乆也貪而好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則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武王曰善哉

選將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欲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嚴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史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悾悾而不信者有悅悅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譎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諱諱而反易人者有隅隅而反靜慤者有敦慤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有八徵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鉞持其刃授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則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驚飄為吾來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士賞百姓懽說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熟社稷安寧

將威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為威何以為明何以為罰何以為賞小為明以罰審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為威以賞小為明以罰審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殺貴大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也賞及牛豎馬洗廐養之徒是刑上極也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勵軍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令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爭先赴鬬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為之奈何太公曰將有三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飢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飢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為其將知寒暑飢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陰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為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誅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憂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為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皆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相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資因敵家之動變生於兩陳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善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兵之用者其狀不足見也修而往忽而來能獨專而不制者兵也夫兵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辨則危故善戰者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事半而功倍焉聖人徵於天地之動動知其紀循陰陽之道而從其候當天地盈縮因以爲常物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釋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神也有所之者亡孰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衡敵對無立國武王曰善哉

奇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道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坳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突如流矢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詭伏設奇遠張旌旗者所以破罷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團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伎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彊弩長兵者所以遠射也短兵接刃者所以便擊也見火光者所以指揮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爲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敗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喜以破敵相陳以刑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說懌士卒喜以不利耳目相屬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已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陳不固旌旗亂而相繞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如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南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日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武王曰善哉

農器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事戰攻之具可無修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蓋在於人事未耜者其行馬蒺藜也車輿者其營壘敵楯也鉤援之具者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

虎韜

軍用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衝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為翼翼以大櫓矛戟扶胥三十二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五尺車輪絞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渡溝壍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浮鐵蟬蜎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舡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營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二百枚環利小徼繩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板結枲鉏鍉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杙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固為垂棘鏤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胥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胥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刀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杙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棕杙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礪兵器巧手三百人此舉兵軍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

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
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衝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以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

必出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為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為寶勇鬬為首審知敵人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人持玄旗操器械設衝杖夜出勇力飛足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為軍開道材士強弩為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愼無驚駭以武衝扶冒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備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隱伏而處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又伏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後多其火鼓若從天下三軍勇鬬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中車騎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我後為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關與天潢以濟吾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陳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已出者令我踵軍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兵墓險阻敵人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為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為四武衝陳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鬬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略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軍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先設器械不備敎不素信士卒不習用器械攻城圍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衝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畫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旗旌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鼓吹聲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芒繩以維其兩旁或擊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必走武王曰善哉

金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溝壘悉壞溢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為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為固以怠為敗令我壘上誰何不絶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敢音外向三千人為一屯誡而約之各愼其處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不來矣武王曰敵人若來親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怠發我之情通我之謀動而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軍要隘路擊我便處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弱扶揚塵鼓呼而往來或出其左或出其右去敵無過百步其將必勞其士卒必駭如此則敵人不敢來吾往者不止或襲其前後或陷兵兩旁明號審令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動靜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敵人絶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

可久爲之柰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地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林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墓地形之利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絶我粮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陵廣澤平易之地吾盟誤失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柰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人所在地勢不利則以武衛爲壘而前又置兩壅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救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擊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裏三軍大亂上下恐駭之柰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外內中人絶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絶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衝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至愼勿與戰絶其糧道圍而守之必久其曰無婦人積聚無壤人宮室冢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罪在一人如此則天下和服武王曰善哉

火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穢周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數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吾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若至則引軍而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還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枝士衛吾左右又燔吾前後若此則敵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右又燔吾前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之柰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壘虛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望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即知其虛實望其士卒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氣氣必知敵詐而爲偶人也敵人卒去不遠未定而復返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則必勝矣

林戰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戰楯爲使吾三軍便戰所高置旌旗謹物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林戰之法率吾矛戟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

突戰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侵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柰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絶糧暴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審其期日必會於晡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虜武王曰敵人分爲三四或戰而侵掠我地或止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我城下敗吾三軍恐懼爲之柰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而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鼓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關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之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或擊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曰敵人遠遁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絶我材士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散而走士卒無鬬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當明號審令出我勇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同鼓必知敵人所在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微號相知令之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其來且武武車驍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壁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鳥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林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陰備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左其山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擒處山之下則爲敵所因既以被山而處必爲鳥雲之陳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陰處山之陽備山之左備山之右處山之左其山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遂其路今會日路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少衆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擊強以佚擊勞以飽擊飢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於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彊者必得大國而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妄張詐誘以惑其將迂其道令過深草遂其路今會日路前行未渡水後行未及舍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擾亂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事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各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潢濟吾三軍已濟者砥厲吾道以便戰所以武衝爲前後列其強弩令行陳皆固衛道谷口以武衝絶之高置旌旗是謂車城凡險戰之法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用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曰選我材士強弩伏於左右車騎壁陳而處敵人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擊其前或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鳥雲山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盤石林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迷惑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陰

分兵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爲數處將欲期會合戰約誓賞罰爲之柰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三軍之衆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轅門清道而待諸將吏至者校其先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并力合戰

武鋒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陳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則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心怖可擊

練士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爲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銳氣壯勇彊暴者聚爲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奇表長劒接武齊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拔距伸鉤彊梁多力潰破金鼓絶滅旌旗者聚爲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絶遠輕足善走者聚爲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王臣失勢欲復見功者聚爲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將之人子弟欲與其將報仇者聚爲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爲一卒名曰倖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此軍之服習不可不察也

教戰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練士教戰之道柰何太公曰凡領三軍有金鼓之節所以教操兵起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學戰教成合之萬人萬人學戰教成合之三軍之衆大戰之法教成合之百萬之衆故能成其大兵立威於天下武王曰善哉

均兵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以車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一人當一騎一車當步卒八人當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步卒六十四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當步卒四十人四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一車當步卒四人四人當一騎一車當步卒四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險戰者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十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環各復故處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柰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壯健捷疾超絶倫等能馳騎彀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壍登丘陵冒險阻絶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騎士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柰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彀入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柰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柰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絶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絶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敗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

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速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驅旁馳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陳未定前後不屬可擊也敵人未得解舍可擊也敵人不得飲食可擊也敵人勞倦可擊也敵人不得休息可擊也敵人不得以時食可擊也敵人不得以時渡水可擊也敵人上不得高下不得水可擊也敵人舍不得安可擊也敵人不得地利可擊也敵人不得天時可擊也敵人不得將心可擊也此十勝也武王曰善哉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陳疾戰材士強弩陸氏德明音義引司馬崔云金版六弢皆周書篇名或曰祕識也本又作六韜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六弢出於周顯王之前宜魏武侯時文商見之淮南精神訓篇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袁宏後漢紀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三國志注引先主遺詔稱開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謚人志意又云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是漢魏時見此書其即載文志六弢明矣隋經籍志兵家太公六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志所稱梁者阮孝緒七錄六韜自文師第一至三疑十七多言仁義道德蓼民之道君臣之禮敬衆合親舉賢信賞罰之事又言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凡古人所引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消消不衰將爲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之語皆在焉論將選將二篇義與文王親人相出入五音兵徵篇通陰陽五行其餘諸篇詞亦古質且多見唐已前書傳徵引眞古書也鄭樵藝文略載太公六韜五卷又載改正六韜四卷今意林通典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六韜不在本書者甚多如武王伐紂爲父報九及太公射丁侯之屬宋之遷儒疑其文義不純加之刪削或卽元豐刊七書時所爲故唐人及宋初人尚引全書也六韜先以仁義道德取天下故班史列之儒家至當猶司馬法之入禮家卑爲五禮之一儒者應知其專言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事別列爲兵家言史臣有深意且亦五所本也隋志改六韜入兵家謬矣阮孝緒不察藝文

退漸如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閒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堅陳疾戰材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無險阻敵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陣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面後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操行馬進步鬬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志周史爲顯王時人安題姜望撰以滋後人疑惑九
謬之甚者孔穎達以爲後人所託非實事指謂周史
傳述太公之言非文王時書事之書耳經生言終不
背於義宋人無識不深究古書並不解班固自注之
義晁公武則言藝文志無此書誤以爲權謀之言劉
恕通鑑外紀直斥其言鄙俚煩雜疑藝文志無此書
陳振孫亦言其詞鄙俚世俗依託王涯引唐氏謂春
秋以前中國未有騎戰大韜言騎戰當出於孫吳之
後謀臣所託案今六韜文應古韻如支子淮南隆賈
諸書非後人所能僞託若以其詞義明白疑非古書
今觀夏書明白於周書盤庚大誥左傳比之史記漢
書易讀不得謂古人之文必應如彼愈所云詰屈聱
牙也兵書自漢以來名將論次乎寫列代傳述有本
如醫律之莊官守不能作僞禮記云前有車騎文子
云善騎者墮說文騎跨馬也制字始於上古必以爲
中國無之亦無明證聖人見轉變而爲卓見殊遜而
結網既已服牛乘馬豈不能效爲騎戰劉炫說左傳
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謂爲單騎亦或然也宋人爲
語錄與如劉恕所云鄙俚煩雜者前人不加非議反
背古書使後世束而不觀儒者委爲兵家言介胄之
士不知好謀慎戰輕喪其師宋代之陋經襲古貽禍
甚烈不獨和議誤國矣六韜之分文武龍虎豹犬者
當爲祕識軍行時藏之弓衣外書龍虎之文以爲誡
不關題分卷次故今本與釋文所引異耳其爲六卷
五卷四卷後代分合未得其詳歲在庚申主講蕺山
以笈中所錄本及明刻各本校勘文字明刻本互有
脫誤因與家侍御志祖互相讎校項佐州墉爰付之
梓慎開元占經意林通典太平御覽等書引六韜或
稱太公陰符或爲今本所無侍御子同元又輯佚文
一卷刊附於後庶古書得永其傳云嘉慶五年斗指
巳午二辰之月孫星衍撰

六韜逸文

仁和孫同元輯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 禮記曲禮上正義

聖人象天靜地和人敬鬼 意林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
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
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
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暱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
遊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遲耳目官無僞巧
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法令之
必行必行則治道通通則民太利太利則君德彰矣
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
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百姓不定於是以國不免危亡矣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免
刑善則地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
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則人多疫死 大宮室多遊臺則民多病溫瘧霜露殺
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舉弋不透時禁則歲多
大風禾穀不實 御覽八百七十六引無不透時禁禾穀不實八字下有飄牛馬發屋拔木民人飛揚數十里又九及二百六十六引有禾穀不實紂時如此八字又八百三十九引有禾穀不實四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
大水傷民五穀不滋 意林不滋作不成人主好
不信則日月薄蝕 志作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
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尊之以職如
響之應聲如影之隨形文王曰善哉

文王問太公曰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
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
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乎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
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
四必亾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亾
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
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
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亾一曰強諫
不可止必亾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亾三曰以尊
正強正衆邪必亾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亾七不
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
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
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
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
用 同上以上引文韜

文王在岐周 意林引召太公曰爾
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
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
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 意林地小作
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衆賢者食之天下有民
賢者收 意林收作救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
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
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
人而後能爲之 意林引屈一人下能行之萬人上文選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三句

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
而友者千人 同上引武韜

武王問太公曰紂紛紛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
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爲無有武王曰爲人臣而
令其主殘虐爲後世笑可謂忠臣乎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
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
四必亾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亾
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
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
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亾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亾
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
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
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四必亾一曰強諫
不可止必亾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亾三曰以寡
正強正衆邪必亾四曰以寡直強正衆曲必亾七不
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
者衆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
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以欺爲忠賢者不
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貨財上流賢者不
用 同上以上引文韜

文王在岐周 意林引召太公曰爾
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
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
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 意林地小作
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衆賢者食之天下有民
賢者收 意林收作救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
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
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者唯聖
人而後能爲之 意林引屈一人下能行之萬人上文選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爲三句

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
而友者千人 同上引武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有九差武王曰願
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
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
日言惡寢臥不絕爲衆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娶問

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遽不
子將也御覽引夜臥早起雖不悔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實長
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御覽引長策帝言賦
戮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
辨好勝疾賊佞陵斥人以刑欲正一眾此千
也外貌恂恂言語切切如人飢飽習御覽作念
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愼一日近賢進
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
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
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發
領世能教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
之內皆如妻子御覽引知天文悉地理四此英雄之
率乃天下之主也同上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三高下三
若乎太公曰人有九美惡口吾為眾所憎夜臥早起
此妻子之將知人飢渴習人劇易此十萬人之將知天文
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下之將

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
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
不悅爵一人而鴻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為
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為使是失眾之紀
也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
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
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
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
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
地利為實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
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
故作為誡背而寄勝於天道無言於兵勝而眾將所
拘者九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
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於天
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
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
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
將不法也同上

太公曰天下有聚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
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
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佗天下同上以上引龍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
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讎之如父母之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
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勤之
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懾畏民
備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
成變故明王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
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
天下之人皆安集也武王曰為之奈何太公曰天下治矣慎文類聚二十引聖人守一引作而神天下治
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課脩地
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
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
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同上引
太公曰此斬材首之事御覽十

武王入殷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設鹿臺之錢以與殷民藝文類聚六十
武王伐殷先遣泄重御覽無重字車至畛行之日雨輒重御覽無重字車至畛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呂尚為後將御覽作將泄重曰不吉鑽龜龜不
為以四十七艘船濟泄重渡河畢龜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御覽作數著將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畢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
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石重沙者二十四人趍行五
百里而嬌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紂之
百里而嬌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三引紂之
卒據炭流湯者十八人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紂之
太平御覽四百
十人人作十人
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引紂之
太平御覽四百
十人人作十人
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

武王伐殷先遣泄重御覽無重字車至畛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呂尚為後將御覽作將泄重曰不吉鑽龜龜不
為以四十七艘船濟泄重渡河畢龜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御覽作數著將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畢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
武王伐殷先遣泄重御覽無重字車至畛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呂尚為後將御覽作將泄重曰不吉鑽龜龜不
為以四十七艘船濟泄重渡河畢龜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御覽作數著將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畢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

武王入殷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設鹿臺之錢以與殷民藝文類聚六十
武王伐殷先遣泄重御覽無重字車至畛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呂尚為後將御覽作將泄重曰不吉鑽龜龜不
為以四十七艘船濟泄重渡河畢龜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御覽作數著將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畢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

武王入殷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設鹿臺之錢以與殷民藝文類聚六十
武王伐殷先遣泄重御覽無重字車至畛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呂尚為後將御覽作將泄重曰不吉鑽龜龜不
為以四十七艘船濟泄重渡河畢龜兆數著著不交而如折御覽作數著將行之日雨輒
止於河畢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

冬冰可折夏條可結藝文類聚八十八引文子曰臣聞之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事類賦注引文子無旦字事類賦注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餘
胥其文類聚九十二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作除符事類賦烏賦注引儲胥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
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玄氏文馬毫毛朱
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以獻商王紂事類賦注多逸兕
兩伯一句
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黃熊而獻之於紂藝文類聚九十五引文王因羑里散宜生交命而行免於羑里之中而歸得而獻於
殷一夫而利天下北堂書鈔十三
世子爲政北堂書鈔十一
廿七大夫者爲筋脈之臣北堂書鈔五十六
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
叛之煩厚氏之人也北堂書鈔一百十
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
聚明德以誅之誰曰弗克北堂書鈔一百十四初學記二十無夫字者
夫聖人者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初學記二十七藝文類聚二十無人字者
太公對文王曰禮者天理之粉澤初學記二十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引無太字
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伍之令教
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險而方之坐而起之行
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御覽作繩而解之無犯進
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
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
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
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太平御覽引作四十
二百九十七案此段與發戰篇文相似多故全篇之文通典引六韜俱作太公曰
文韜發啓篇文王將欲出獵卜之史編布龜而灼之
兆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天帝
使之四輔三公風雨時節五穀豐昌民無疾病風雨
不興災害不生王乃齋三日端冕載左蒼龍之旗
而立於東郊向東而拜曰受天之命以討殷紂今其
民罹紂之毒敢請所伐王乃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三軍之衆誓曰進則有重賞退則有重誅有踰
我中軍者身死而家滅有後我而至者戮及其親
其有先我而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
陣相守被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
敢以守則不固而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案
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爲固謹守關
梁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
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
少擊衆通典一百五十七案此段與絕道篇文相似
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爲法亦可方六百
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
天之上竟一每復徙開牙門常背雖而之向破太
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凡三軍不欲從死水不欲居死
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注云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
者丘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
也同上
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強弩長兵
處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人車馬雖衆而至
堅陣疾鬬材士強弩以衛前後武王曰我無丘陵又
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以車騎翼我兩旁獵我前後
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
十行布鐵蒺藜遍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
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鬬車以爲壘
推而前後迫而爲屯以強弩翼其旁敵人雖衆其
軍皆疾戰而必勝也同上戰篇文相似
犯人妻女進令者斬同上

周書陰符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
別徑奇道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
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車
之困地容車質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
上陵仰坂車之逆地深壑黏土車之勞地隱蔽橫疏
犯歷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
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敵而不能破敵敵人走以步
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背踰限長驅不止敵
伏我兩翼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無
以出陷于天井填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
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衆此
騎之沒地大澗深谷絫穢林艸此騎之竭地左有
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于兩水之間乘敵過邑是
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視之
廣易進退相敵此均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
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務避也
昔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
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
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爲四衝陳以號
吾欲徐以爲陳以敗爲勝柰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
騎驚其君親左車疾右車迭前迭後徙開牙門常背
疾擊鼓呼而當之同上
又問曰敵疏其陳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
勞我士卒爲之柰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
騎獵御覽作列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
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於晝取之於夜
故曰以一擊十其善於陣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
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陣也同上太平御覽三百十一案此段與吳子應變篇相似下又見
周武王伐紂師至氾作汜御覽作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御覽作風雨且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
順天之御覽無之字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

不聞智將不怯（御覽作發）而愚將拘之吾（御覽作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則不留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迎太歲（御覽作今時宜大歲宋本作今時迎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變不祥周公曰（柏梁著不驗人矣）乃焚龜折蓍援抱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太平御覽三百二十八）

紂作瓊室鹿臺（文選二西京賦注）飾以美玉（文選二十四七發注）太公曰桀紂（上同）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文選十西征賦注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古之亂君夏桀殷紂積糟為丘以酒為池）糟為丘（文選五十二廣絕交論注）酒為池（文選二十五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又四十一報任少卿書注）脯肉為林（文選十西征賦注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引古之亂君夏桀殷紂積糟為丘以酒為池脯肉為林）

為將者受命忘家（同上）當敵忘身（同上）

堯與有苗（御覽作堯伐有扈）戰于丹水之浦（文選二十廣絕交論注）

賞如高山（文選二十七王文憲集序注）刑如深溪（文選二十七王文憲集序注）

武王伐紂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文選二十四七發注）有殷君陳玉杯象著玉杯象著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文選二十四七發注又三十五七命注）

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患去城非利之也故役不再籍一舉而得（文選四十三移太子牋注）石仲容與孫皓書注）先塗民耳目（文選四十八劇秦美新注）

利害相臻循環之無端（文選四十九晉紀總論注）

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文選五十六石闕銘注）

武王伐紂（御覽作紂）盡（宋本有起字）發（宋本發下有其趣使世俗皆能順其有至有九字）所（宋本無此下有大使世俗皆能順其有是十字乃若宋本時下有故莫之能有七十六聖）

蒙（宋本下有衣字）袂（宋本作袖）拭（宋本作掩）面（宋本面下有之字）而哭（宋本哭下有之字）其（宋本無此字）所（宋本所下有以字）哭（宋本哭下有之字）者（宋本者下有三字）皆（宋本皆下有起字）隨（宋本隨下有之字）而哭（宋本哭下有之三字）一日哀（太平御覽一）

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勸（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七引此二句）此皆古之善為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化（宋本化作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四句兩民字不重）此皆古之善為政者也（宋本作之）堯化（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及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此二句堯化作化民）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太平御覽七十六）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故曰冬鑿地穿山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又十三所引與此相似又三百四十一又十二引俱引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

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疑正乃震之訛）之（上脫武王二字）乘（宋本乘下有之字）橫振而死旌旗折揚侯（宋本作之）彗（宋本彗下有星字）星（宋本星下有之字）而周（宋本周下有之字）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惡（文見意林無二古之不變者有苗之有字及化字）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宋本援下有起字）桴（宋本桴下有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鼓之（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及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此句又見意林）率衆而先以（宋本以下有之字）造於殷天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故曰冬鑿地穿山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一又十三所引與此相似又三百四十一又十二引俱引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

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疑正乃震之訛）之（上脫武王二字）乘（宋本乘下有之字）橫振而死旌旗折揚侯（宋本作之）彗（宋本彗下有星字）星（宋本星下有之字）而周（宋本周下有之字）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惡（文見意林無二古之不變者有苗之有字及化字）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宋本援下有起字）桴（宋本桴下有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鼓之（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及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此句又見意林）率衆而先以（宋本以下有之字）造於殷天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沈於殷作沈於殷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宋本齊下有之字）扣（宋本作叩）馬（宋本馬下有而諫二字）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紂為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疑正乃震之訛）之（上脫武王二字）乘橫振而死旌旗折揚侯（宋本作之）彗星而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百姓疾惡故天降吾禍於是太公援桴而鼓之（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及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引此句又見意林）率衆而先以造於殷天下從甲子之日至於牧野（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扣（宋本作叩）馬而諫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扣（宋本作叩）馬而諫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扣（宋本作叩）馬而諫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扣（宋本作叩）馬而諫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扣（宋本作叩）馬而諫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時沈於殷久矣（太平御覽一百五十六引天下之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扣（宋本作叩）馬而諫一人而有天下聖人不為（宋本為下有之字）太公曰師（宋本師下有之字）渡孟津六馬仰流赤烏（宋本烏下有銜書二字）白魚（宋本魚下有入舟二字）外入（宋本入下有王俯取以祭天之文）此豈非天非命也師（宋本師下有之字）到（宋本到下有牧野二字）而（宋本而下有之字）見亟（宋本亟下有之字）發越輾衝（宋本衝下有之字）摧折旌旆三（宋本三下有之字）折旗幡（宋本幡下有之字）飛揚者精銳盛（宋本盛下有之字）天也（太平御覽二百二十九）

以死取人謂之勇（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七）
文王拘羑里求天下珍怪而獻之紂大喜殺牛面賜之（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七）
文王問守土柰何對曰人君必從事於富弗富不足爲人弗與以合親疏其親則因失其衆則散矣（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七）
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藝文類聚三十五引作武王問太公曰貧富有命乎將理不得其間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藝文作得）無能三盜也養文太多四盜也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鐘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五節引藝文類聚三十五引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八引作武王問太公曰貧富有命乎將理不得其間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藝文作得）無能三盜也養文太多四盜也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利八盜也舉息就禮九盜也無事然鐘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五節引藝文類聚三十五引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八引）

文王既出羑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太平御覽五百三十四）
文王問太公曰（掌書治要有此句）願聞爲國之大失者爲上（掌書治要無爲字）太公曰（掌書治要作事）不法（掌書治要作事）不法則國昏亂國（掌書治要起下有矣字）不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則國昏亂則臣爲變（掌書治要作君不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十四字宋本作災）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文王曰誠哉（宋本作誠）哉乎（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人事類賦注引此下有文王問之論二字）太公曰願聞治國之道（掌書治要作治國之大失）文王曰

必行大利人民也同上
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七又六百八十四作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必加於足師古曰語見太公六韜今此書作冠雖弊加於首履雖新履於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晝丁侯於策三箭射之而牛飲者三千人（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七引作丁侯不朝太公乃晝丁侯於策三箭射之而牛飲者三千人宋本作十日不行）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千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宋本作聞）奈何太公曰不行太公負（宋本作無）如有疑（宋本作無）如有疑（宋本作無）病者（太平御覽七百三十七引作病）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攻失民者也何天子

高似孫

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鄭康成箋其天期已至。兵甲之盛。師旅之武。故令伐商合兵以清明也。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與詩合也。武王之問太公曰。何以知人心。王時寢疾。太公見兆起之曰。行迫矣。勉之。武王乃報龜與之卦。兆得大吉。太公曰。鉤之以明。示之以利。使之以時。臨之以信。太公曰。三軍之將。必受天道。與之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同生同死。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湯蹈火。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寒俱暑。俱飢俱飽。俱勞俱逸。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險涉難。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進俱退。則三軍之士。樂與之陷堅陣。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死俱生。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不測。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存俱亡。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不反。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往俱來。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遠。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出俱入。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敵。太公曰。三軍之將。必與之俱戰俱勝。則三軍之士。樂與之赴死

伯益經百篇將軍蒙恬經整理不成然其言亦有所本水經卷十五洛水篇

注云一本自題將軍蒙恬撰云將軍姓爭氏諱舉字關敖蓋周顯之第二

子也尋其文義似云斷獄則百篇將作之號自後人追稱史遷

附會蒙恬時官名可稱無稽之說程榮但斥爲僞託而未能

指其處也

又龍魚河中有陰符云主興兵有陰符凡八寸破敵之符長一尺破敵之符

長九寸主大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舊傳授者不知陰符之法談以爲符勘之

符遂穿鑿以爲此皆兵符之類始末必載明氏志乃闕其書效楼

案此偽撰其詞而體裁以近代軍政之常談理解可施用固隱括古書亦

稱其文氏族等稱與列傳所不應道然六韜書志稱元鼎中以

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皆古公三略則綜子衛公問對頌最著號曰七書

明其來已久殷兵之家往往相傳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始終如右

案六韜之書傳之自古或有流傳已見於前揆諸所疑殆非漢時通本

若其博辨有力之說謹此節所言雖亦未皆確理然此乃雜設之說而非

定論也古人著書不必稱舉證據之處固所時有凡流自漢所以既

就散佚或亦由此歟

子當尋其文義設云斷獄則百篇將作之號自後人追稱史遷

附會蒙恬時官名可稱無稽之說程榮但斥爲僞託而未能

指其處也

又龍魚河中有陰符云主興兵有陰符凡八寸破敵之符長一尺破敵之符

長九寸主大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舊傳授者不知陰符之法談以爲符勘之

符遂穿鑿以爲此皆兵符之類始末必載明氏志乃闕其書效楼

案此偽撰其詞而體裁以近代軍政之常談理解可施用固隱括古書亦

稱其文氏族等稱與列傳所不應道然六韜書志稱元鼎中以

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皆古公三略則綜子衛公問對頌最著號曰七書

明其來已久殷兵之家往往相傳述今故仍錄存之而備論其始終如右

案六韜之書傳之自古或有流傳已見於前揆諸所疑殆非漢時通本

若其博辨有力之說謹此節所言雖亦未皆確理然此乃雜設之說而非

定論也古人著書不必稱舉證據之處固所時有凡流自漢所以既

就散佚或亦由此歟

司馬法

司馬穰苴撰

司馬法卷上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恃勇見身信見信內得愛焉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厭詐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愷春蒐秋獮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不窮不能而哀是以明其義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者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會天子正刑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以攻令平諸侯以禮信親諸侯以材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革服諸侯同惡同利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濛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責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緩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中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夏賞於朝貴善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戎車貴后氏曰鈞車先良也旂貴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貴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白戎先威也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誅少威則民不勝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誅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悬行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薄軍容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揖兵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讓與濫委表棗也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

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成軍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示喜也偃伯靈臺苔民之勞示休也

司馬法卷上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小罪乃赦小罪勝大罪因順天阜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衆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作是謂兩之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揮也凡戰智也鬬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徵行是謂有天衆有有因生羙是謂有財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人勉及任是謂樂人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因是進退是謂多力上服人敬是謂煩陳然有以職是謂堪物因是辨物是謂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枝柱詘頓肆前緩是謂戰患驕驁懾懼事悔是謂毀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凡戰間遠觀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濬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敬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誰其名無變其旗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滅

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一曰權成其益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榮利恥死是謂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攻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正正辭辭火火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踏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濬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濬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尊立法一曰受二曰濬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濬在已曰專與下畏法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凡戰正不符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

司馬灋卷下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龍氣欲鬬心欲一九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逮者視之則不畏遇者勿視則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旌言徐行之位逮徒甲蓐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則縢行而寬旌言之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銜枚旌言糧坐縢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譟以先之若畏大甚則勿戮授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曰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凡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焉之職惟權視之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焉輕重舍謹甲兵行陣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敵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服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裹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凡戰若勝若不勝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言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略守微本末唯權戰也凡勝三軍一人勝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鼓兼齊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非知之難行之難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凡衆實勞既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

若使不勝取過在已復戰則葬言以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讓以和人以洽自子以不循政也

用衆第五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易利煩衆利正用衆進止用寡進退衆以合寡易則速裹而鬬之若分而送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裹衆敵若寡分若畏則避之開之凡戰背風背高若高左險厭沛壓坦兼舍環龜凡戰設而觀其作規敵而舉待則循而勿故待衆之作攻則也而伺之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龍裹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龍裹其規固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返慮凡戰先則弊後則備息則怠不息亦弊息又亦反其慵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遷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棄住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司馬灋卷下

道光元年章之新鐫

司馬濂夫壹卷

二酉堂藏板

案孫子註云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周室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故其法傳於齊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修司馬法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修司馬法附於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穰苴傳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是古者即有司馬法非穰苴始修亦威王時附穰苴兵法於司馬法中非附司馬法於穰苴兵法中也周禮疏誤矣晉張縉曰司馬法爲周公修嘗得其實考周官縣師將有軍旅田役會同之戒則受法於司馬曰修其眾庶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法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曰頒之此司馬法即周之政決也遭秦滅文志謂之軍禮司馬法者考大宗伯掌軍禮之別有五孔穎子有問軍禮之篇而周禮注引軍禮云無干軍無自後射當即此書所載也竊嗟三代治兵田賦軍車廣浩繼悉數十年而後事具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爲吾九合一匡猶本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規萬相四正四奇亦原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之式馬遷稱其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盡其義如其文義不誣故遹志原書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佗書所引亦有不見五篇中者皆述文也又李靖問對世所傳兵家流分繳繚形埶陰陽技巧四種皆出於馬法蓋係任宏所論非司馬法本文史記注引宋均春秋少少陰云云揅春秋獨一段法文疑注揅宋均佗也召鄉階那兩民太守會耦揅書乘之浙中字多鋟譌仍有闕漏余爲而正之曰授學佗乃序其緣起如此

二

司馬法

仁本第一

澍案玉海引司馬法注云司馬之職所掌者蒞事也治軍用兵皆用法也據縣師之職曰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曰佗其眾庶說者謂司馬主將軍故先於司馬遂受出軍多少及法式傳法則佗起眾庶此後人之所以稱司馬法也

蒼威介侯甫張　澍稿輯

古者曰仁爲本曰義治之謂正（案御覽二百七十佗古者曰理字畫治要治之下有民字文選懷舊文注引同今本注治民用兵止亂討彊必以義也）義理（案御覽無義理謂之政然據注文必無）者所以治民之紀紀（案御覽作平集治要也字）者所以理（治要御覽理字畫治要治之下有民字文選懷舊文注引同今本注治民用兵止亂討彊必以義也）義（案御覽二百七十佗古者曰）理者所以統（治要統作平集也字）仁（案御覽二百七十佗古者曰）仁者所以愛（治要愛作平集也字）愛者所以親親者所以尊尊（治要尊尊作平集也字）尊尊者所以貴貴（治要貴貴作平集也字）貴貴者所以上賢（治要上賢作平集也字）上賢者所以官有德（治要官有德作平集也字）官有德者所以賞有功（治要賞有功作平集也字）賞有功者所以愛其民（治要愛其民作平集也字）愛其民者所以守其土地（治要守其土地作平集也字）守其土地者所以重五穀（治要重五穀作平集也字）重五穀者所以興其財用（治要興其財用作平集也字）興其財用者所以便其械器（治要便其械器作平集也字）便其械器者所以利其牛馬（治要利其牛馬作平集也字）利其牛馬者所以守其城郭（治要守其城郭作平集也字）守其城郭者所以安其人民（治要安其人民作平集也字）安其人民者所以和其萬國（治要和其萬國作平集也字）和其萬國者所以服其敵人（治要服其敵人作平集也字）服其敵人者所以勝其兵（治要勝其兵作平集也字）勝其兵者所以一其政（治要一其政作平集也字）一其政者所以壹其教（治要壹其教作平集也字）壹其教者所以同其俗（治要同其俗作平集也字）同其俗者所以合其和（治要合其和作平集也字）合其和者所以說其意（治要說其意作平集也字）說其意者所以結其成（治要結其成作平集也字）結其成者所以堅其守（治要堅其守作平集也字）堅其守者所以戰其勝（治要戰其勝作平集也字）戰其勝者所以保其威（治要保其威作平集也字）保其威者所以懷其德（治要懷其德作平集也字）懷其德者所以廣其地（治要廣其地作平集也字）廣其地者所以富其國（治要富其國作平集也字）富其國者所以樂其生（治要樂其生作平集也字）樂其生者所以養其性（治要養其性作平集也字）養其性者所以盡其命（治要盡其命作平集也字）盡其命者所以天下（治要天下作平集也字）天下既平（治要既平作平集也字）故曰殺人安人殺人之可也（案御覽無安人二字治要引有）安人不可也（治要引有）故仁見親親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治要作仁見親親見說智見恃勇見方而信之材字誤作林御覽內得）出於仁也（御覽卷上同）揅故殺人安人殺

大慭治要無天子大慭四字本書據秋官職方氏補　春搶秋彌諸侯春搶秋彌史記御覽儀作凱　春搶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治要無諸侯及下春秋四字御覽脫春字彌誤禰據史記遷書所引治要所有玉海一百四十四引彌作禰　案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副來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襲天子諸侯必春秋講苗搶簡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揖旨明御覽綏誤緩治要過作遠無百字綏作從無揖旨下六字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其禮也御覽脫二字綏作從　揖旨明其仁也御覽揖作揩治要同此本　成列而鼓揖旨明其信也御覽成列上有明字衍治要同今本又治要校語云舊無此句六字非爭義不爭利揖旨明其義也治要又能舍服揖旨明其勇也治要舍作捨御覽知終始揖旨明其智也治要御覽作知始知終治要智作知始六德旨時合教旨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治要政字作敗御覽紀下有者古二字治要止有古字又治要無自古之政也五字　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治要民作人御覽名下脫治字　正者旨道德審政教訓諸侯平均之御覽旨禮信組諸侯御覽組作結　才能也力者任重理煩能堪平諸侯御覽命　正者旨道德審政教訓諸侯平均之御覽旨禮信組諸侯御覽組作結　才能也力者任重理煩能堪信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所旨示君子旦有所失命亂常詣德逆天之時御覽詣作造治要背作北而危宥功之君治要脫此句　王者旨有功德者為君長賊臣狄寇殺之御覽脫彰明有舉治要脫　王者旨有功德祖廟也御覽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御覽無後字誤某國為不道征之旨某帝某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周禮春官太於字御覽俱無會字又周禮注引乃有此文宜有　至於所征之國舁天子會御覽天子正刑舍御覽百官入舉人之地治要人無舁神祇御覽舁誤舁行田獵二字誤倒治要同今本　天子之義第二

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旨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御覽無此句治要者　蓋殺其親則正之御覽殺作弒　蓋殺其君則殛之御覽殺作弒　諸侯侵亂失人倫則攻殺之御覽放弒其君則殛之　傷王者法川土害命敗御覽令作正

嚢也御覽也字無（注）吕刑禁也御覽周賞於嚮數於市勸君子恩小人也（注）吕賞進吕罰禁御覽御覽三王彰其德一也御覽作章（注）三王皆道德又苦隨而施之御覽兵不雜則不利御覽三百五十三作雜兵不字又三百三十五同無不字御覽三百三十五引俱無雜字太（注）季氏曰兵長短相爲衛守合同爲用太長太短者不可勝用也太輕皆不如法度者也犯者鉤拄也不齊不改者不固則破故弊北狹擾亂頻也御覽三百三十九引皆長字下無故字今據三百三十九所引補又本卷所引挂作拄此亦據三十九引改又三十九所引無爲字太輕字皆作罶無度者也三字不誤作不齊上有故字不連爲字亂下無爲字故初於利作遽於利也閒者作鉤者北下無無爲字今據御覽三百五十三補又吕作鉤今據注改（注）一弓一戟相閒也御覽次矛閒焉御覽亦據御覽補（注）一戈一矛相閒也御覽三百三十四無后氏二字案左氏宣十二年傳正義時毛傳夏后氏云夏后氏云云曰其名司馬法文原有之義是（注）鉤設浦車遽近計車廣也吕去疊正之文也詩六月正義釋毛傳云夏后氏云云司馬法文文又釋下三字之義先疾先良傳因文吕解之據此蔡下三字非司馬法文然徵此司馬法本文原有之（注）鉤設浦車遽近計車廣也吕去疊正者什伍之例也御覽也雖地字之譌殷吕寅車先疾也（注）寅敬也所旌旗幟所吕知變化示順而不失御覽周曰元戎先良也（注）寅敬也御覽周曰元戎車三百四詩曰元戎十乘吕先啓行是也本無曰字御覽補天之降也周曰商地之道也御覽章夏后氏吕尚文也（注）章彰也御覽引尚明也殷吕虎尚威也周吕龍尚文也御覽無此句尚明也殷吕虎尚威也周吕龍尚文

御治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舟後序車徒因畏謂戰奪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拄謟頓畔崩縱畏謂戰慮騁驕懾吟嘯虞慮事悔畏謂毀折大小懾柔摯伍衆寡凡兩畏謂戰權凡戰開連覩遲因時因財貴信惡疑怠兵裁怍事特使人憙敵靜見亂眼見危離無忘其衆居國惠曰信在軍虞曰嗇刃上果曰敢居國和在軍法刃上辭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相守雜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曰乃明慮既定心乃彊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誰其名無蘧其旗凡事暮則長因古則行誓怍章人乃彊滅屬祥滅厲之道一曰之曰信歸之曰彊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曰謂乘堦一曰權成其盛奪其好我由其外使自其內一曰人二曰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曰謂七政第利恥姑四守容色積威不過敗意凡此道也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人正正辭辭火火(注)言一火非一火猶人人殊之也鄭信謂火伴凡戰之道既怍其氣因發其政假之曰色道之曰辭因慮而戒因說而事留敵制地曰職命之曰謂戰法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曰名行必誓行之若行不行身曰將之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凡治亂之道一仁二曰信三曰高四曰一五曰義六曰尊七曰尊去法一二曰法三曰去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宏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已曰專非正曰法軍無小聽戰無利曰成行徹曰道凡戰正不行則專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若怠則勤之若疑則亟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由古之政也

嚴位第四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平力欲鬥氣欲閑心欲一凡戰之道等道義左卒伍宦行列正縱橫參伍實左進俯坐進跪畏則密危則坐遲者視之則不畏遲者勿視則不嫩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迷徒甲縛曰輕重振馬誤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之勝行而寬誓之起讓敗而進則曰鐲止之御收誓模坐勝行而推之執戮禁顧讓曰先之若畏太甚則勿戰殺示曰期色信之曰所生循省其職凡三軍人戒分曰人禁不愿不可曰分食方其疑惑可師可服凡戰曰力久曰氣勝(注)有力者任重則可久可久師可愿(御覽三百廿二曰固久曰危勝(注)嘗壘次舍器械具儲行陳壓守可曰壘久也乘危乃曰死易生敗攻之心(御覽無此二字)壘久字有誤本心固新氣勝(注)無疑心本壓固養而不勞固能制勝(御覽曰甲固曰兵勝(注)甲曰御刀矢兵曰斬獲敵甲也(御覽)凡車曰密固徒曰坐固(坐字御覽作陳)勝(注)車卒罷則密陳步卒罷則坐陳(御覽甲字作車)甲曰重固兵曰輕勝(御覽無兵字)若勝心(御覽二百七十人作民勝作勇)卒也曰重卒持曰輕攻取固勝也(御覽)人有勝唯敵之視(注)士卒勇銳進退猪後離合左右視在輿得其便也(御覽)人有畏心惟比之視(御覽畏作長)士卒恐愿各有嫌疑不來便利據其比心當安隱教猶關示勝形曰服習之(御覽無之字)兩心交宦(御覽宦作支)兩利俱傷(宦字御覽注當作支)兩軍相支持各求便利其事一勝之執在兩軍間有道者得之也(御覽)兩禽之職惟權之視(御覽惟作又)御覽作視之令據(御覽引作據)御覽引作本)權輕重則多少進退之彼已虛實之所在也(御覽)凡戰設而觀其位視其動靜其虛實(本無此句書鈔方同御覽引有今據補)觀其固(注)遲輕兵在敵所在視察進退固恪虛虞二所也(御覽)危則(御覽無則字)(注)輕兵高材疾足能遠奔逐北冀隊進退寓須臾曲什伍為卒節度行止輕兵無輕重救危(御覽危字下同)無功(注)重兵持監固守什伍不得進退不能得利故無功也(御覽功誤力攻改)曰輕行重則敗曰重行輕則敗(御覽此二語御覽引無)(注)重主持重固守輕兵主追兵厥利相為輕重也(御覽)重(御覽衆字作凡)(注)重主持重固守輕兵主追兵厥利相為輕重也(御覽)故厥相為輕重(御覽衆字誤重字)舍謹甲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凡戰敵則慊牽作固殷輕重守誤)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敵輕舒敵重服虜輕服奏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上同無獲上專奏妃上生奏疑上妃不勝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凡戰之道教約人輕妃道約人妃正則循而勿敵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凡戰衆寡曰觀其變(御覽)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凡戰三軍之戒無無過分曰一人之孽無過瞬息(北堂書鈔百十八引有寬而觀其虛(本無此句書鈔方同御覽引有今據補)(注)寬者先曰單弱示不能曰示敵變化虛其利害所在也(御覽)進退曰末執畧守徵本末唯權戰也凡戰三軍一人勝凡敵敵旌旗敵車敵馬敵徒兵敵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夜行也四面屯守謂之環壺(北堂書鈔百十八引作兼舍環壺)(注)兼舍者盡

而觀其意(注)敵靜而不動相視吏士知懈(御覽動)而觀其疑(注)疑與敵先輕兵挑戰相見敵人知其疑否也(御覽無)而觀其治(注)治謂若生成秋不伐視其守備外內伍器械虛實治亂所在也(御覽其疑引下疑字也字)加其牽致其屈(御覽引下有也字)攣其親因其不進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思凡從(御覽引下有也字)猝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御覽三百七十引無人字)則慮之(注)追敵若北無休解則敵於路旁設伏當視察反覆意之向背戒也(御覽凡近敵都)必有進退(御覽返作反)進退必有返慮(注)深入敵地必知進退便利道路通塞利害所在避實徙虛也(御覽徙作從)凡戰先則弊後則憊(注)兵先舉則勞後起則士心不定而恐思(御覽引無思字)則意不息亦奚息久亦反其懾(御覽此數語引作選良次兵是謂)選良次兵是謂(御覽引無是字)善人之彊(御覽人作民)(注)選良者擇取勁勇有才者爲將當什伍相保(御覽引無是字)巨搜之死地及見勝則心專彊之(御覽彊作彌)棄任節食是謂(御覽引無是字)牢人(御覽民)自古之政也(注)任者畜積器物茨備者服御之具節餘食戰之日不餘食示必死戰也開塞生意巨專民心此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御覽)

司馬法

逸文

春不興征秋不西伐同食班師所以(御覽)(注)謂春生成秋不伐熟戾兵陰象也月食則陰毀故息戰也(御覽)

軍中之樂鼙鼓爲上使聞者壯勇而樂和細絲竹不可用也

樂第

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有一斧一斤一鑿一棹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曰爲夏出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脩世輦少後世輦多(禮鄉師注無有字)詩車攻正義引自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百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周禮小司徒注引通十爲成下卽云成出革車一乘孟子盡心下疏引同無成出云云六字)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通通十爲成(詩甫田正義引作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方千里(禮緇衣正義引作四句)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

師疏引作古國百里曰郊周禮鄉師序官疏引作王城百里爲遠郊詳正義引百里爲郊

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周禮載師注孟子梁惠王疏一切經音義廿一引無下二句

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都五百里爲都詳見周禮載師疏

縣正周禮載師疏引作二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加縣正

大都五百里爲都詳見周禮載師疏

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卒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左傳莊十三年傳注二十五人句在上又云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但注文互異

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五乘爲伍注伍重故百二十五乘

八十一乘爲軍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左昭元年傳正義引二十五乘爲偏又引百二十五乘爲伍左隱二年傳正義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又漢揚雄傳羯氏音義引亦同無戰字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書費誓正義案孫子謀第三魏武帝注杜牧注彼文萬上有一字

十人之帥作長玉藻引作師執鐸千人之帥下同

萬人之將執大鼓左氏襄十三年傳正義案周禮大司馬疏引鉦作鼓上數字作鼙鼓作主

謀帥篇曰大將軍麾啓乘車大鼖倅車廣轅啓乘車同大倅車廣轅

天子之圉方百里公矦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焉也成十八年傳正義

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去無公田周禮考工匠人正義

數聲不過閭鼙聲不過閭鐸聲不過巷鼙鼓聲不過百步其壺正義引

或起甲兵曰征不義爭貢職則討不聽命則誅亂姻陵則伐晉書刑法志

禮刑則放

將軍死綏注綏部也有垂一尺無部一寸文選褚淵碑文李善注引魏志引有垂一尺二句

正文非注

明不蘭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間文選錢郎詩注

鼙鼓四通爲大鼙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鳴人注周禮鼓人注

其有隕命曰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隕命則左結旗司馬授欽

右持老壺左承欽曰進左成二年正義

上謀下闘圖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案孫子軍爭篇七魏武帝注本

無當四字據通典補又通典闕半開又孫子杜佑注下佐不

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文選馬汧督誄注案弔魏武帝文

登車不式遭喪不服遭喪事李廣傳

見敵作善贍功作賞長短經九卷世帝注同王晉張預注下作孚作行

一師五旅一旅五卒玉海百四十引李靖問對

上下謀昌謂衆之司馬法注

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史記高祖紀索隱

從逆不過三舍史記晉世家集解

上多肩臂周禮司戈注

間外之事將軍裁之左襄十九年傳正義

新邑徇說文彳部案徇徇同帝紀一注徇作徇

師多則人譁說文言部案譁囂同人作民文選魏都賦注無人字

戰戚戚者百百說文

善者忻民之善開民之惡說文心部

小舉聆中舉則大舉到說文耳部案廣韻十七薛引此句無之字

進退維時無曰寡人注杜佑注案長短經出軍第一孫子謀攻第三魏武帝注曰佰百非三百廿二仍作曰

火攻有五文選馬汧督誄注

始如處女雉賦注文選射

蛮說文月部案即肉字

雖車所載二春左氏宣十一年正義

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曹操孫子序引見太平御覽路史引注云故焉故殺

新氣勝舊氣荀子軍爭篇荀悅申鑒政體注

攻城者攻其所應左氏隱六年傳正義引攻城者攻其所應攻其所應案字典引

註一　指海本錢熙祚校曰藝書治要三十三御覽三百十三止並作去御覽此下又有殷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疑今本有脫文但御覽此條引作穰苴兵法而二百七十引司馬法與今本同按史記云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則雖合爲一書而猶有區別也當考

註二　指海本錢氏校曰藝愛下原有其字依治要及通解刪宋本作藝愛吾民也御覽二百七十又作藝愛彼民也

註三　指海本錢氏校曰史記晉世家集解縱縱作從遜

註四　指海本作六德以時合散以爲民紀者古之道也錢氏校曰散原作敎又脫者古二字並依治要及御覽二百七十補正

註五　指海本乃作五刑下依御覽六百三十六補以禁居民僻五字

註六　指海本與甲兵上依御覽補乃字以討不義下並依御覽補制瑞節以通使六字

註七　指海本會諸侯上依御覽補以字考不同下依御覽補正禮月正時歷名文章車服十一字

註八　指海本錢氏校曰御覽三百七無年字又六百三十六引司馬法云凡徵師於諸侯征之不會朝廷聘則劉廢貢獻擅稱兵相使削廢天子之命則黜改歷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棄周姓以妄爲姦則變太子專非大夫擅立闕絕降交則幽漫神省哀奪民之時盡稅粟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官婦過數則削地損爵當是此篇缺文但御覽所引上文亦多刪節不知此文屬於何句之下也存以俟考

註九　指海本錢氏校曰此六句又見詩小雅六月傳據孔疏云冀后氏曰鈎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似後人誤以毛傳竄入司馬法中然御覽三百三十四引司馬法已與今同

註十　指海本作徒以坐勝錢氏校曰原作固依御覽三百二十二改

註十一　指海本依御覽改作兼以重固兵以輕勝又校曰御覽又有法云車步兼也以甫卒持兼以輕卒攻取故勝也

註十二　指海本此下依北堂書鈔百十八補因其病攻其怠六字

司馬法志略

趙希弁

右齊司馬穰苴撰。戴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漢藝文志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司馬穰苴兵法。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諸志皆以爲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漢志稱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陳師道以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疑非全書。然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一於千百。蓋其時去古未遠。先王舊典未盡無徵。摭拾成編。亦漢文博士追述王制之類也。班固序兵權謀十三家。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技巧十三家。獨以此書入禮類。豈非以其說多與周官相出入。爲古來五禮之一歟。胡應麟筆叢惜其以穰苴所言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不免懸疣附贅。然要其大旨終爲近正。與一切權謀術數迥然別矣。隋唐志俱作三卷。世所行本以篇頁無多併爲一卷。今亦從之。以省繁碎焉。

四庫提要叙録	余嘉錫撰
司馬法	一卷
漢藝文志禮家有司馬法今考其記載古所謂王者大夫冢卿古者兵法	
而所謂古者兵法今考其記載古所謂王者大夫冢卿古者兵法	
知漢志所以著錄之故	
隋書經籍志有司馬法三卷「梁有司馬法二卷」	
大司馬之法中司馬掌邦政大会衆庶其法與今本司馬法不同	
冢公卿大夫謂古作司馬法王者命王大夫參酌古法又作司馬法所	
會者大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因之又云司馬法所	
稱殷周之制而周之稱王者殷王惟大夫酌古	
春秋傳古兵法而稱司馬兵法者古者司馬兼有司馬	
法非謂兵法即稱司馬法也古者司馬兼有司馬	
法非謂古兵法即稱司馬法也漢志禮家有司馬法	
兵法中司馬掌邦政軍旅以司馬法建邦国（原本夾注之）合作其實	
冢公卿大夫謂古作司馬法王者命王大夫參酌古法又作司馬法所	
小司徒凡大事合衆庶大司馬之法而兵賞兵（注司馬之法以周之法即	
周之司馬也）遂誦文志禮之司馬而謂兵法者大宗伯軍禮之別有五	
孔子有問事禮之義而曾子引事禮云（案千實自法制者即此事	
所載也」其所考證數之據原司馬法古今事酌之一（不	
如古者王之大夫并不兼兵事（謂其之兵法事將就司馬法而申明	
之而非其所作（其法因於人司馬法之中古事酌時事參不出冢一人	
之手（案史如此言冢宰王者大夫酌損不過舉前聞大之如生安之	
故兵事而曰（人據此參考古今說最為所言不論	
漢志禮家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原注以爲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考古	
冢之職非合衆於其百大班禄造依據本仁義三代軍政之法規（猶存	
十一（案于百篇其餘古古未詳先王軍禮未盡亡原合於周亦漢文帝士	
通知王制之事也隋書志稱作三卷（注所行本以篇目多併爲一卷	
案孫星衍司馬法序云（「案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引逸	
書兵法不在此篇」參考之信然（今本所存之五篇乃武王諮大夫所	
追論之事（非其所陳之禮書兵法也（疑是逸書文集第二十四篇	
嚴可均輯曰（「依書錄中論司馬法以世所傳本言之（故漢書刑法志不	

孫子三卷魏武帝注吳起二卷司馬法三卷皆宋雕本嘉慶五年三月廚顯茂才腐圻影寫刊版行世爲之序曰孫吳司馬之書見漢藝文志者孫子篇卷不止此然史記已稱十三篇則此爲完書篇多者反由漢人輯錄吳起書存六篇或是亡佚司馬法在藝文志禮家設之史記言齊威王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之曰司馬穰苴兵法古本或爲一書然經史傳注所引司馬法多今本所無疑在百五十五篇中王海則以爲今存五篇太平御覽則引古司馬兵法文與今本多同又或穰苴兵法不在此書左思亦有賦昔賢穰苴之語通典亦引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車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偏奇故一偏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軍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軍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縱內有地三百八十步正門爲邊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鼜金鼓旛旗皆中軍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等舉一車則千軍可知此文又見太平御覽又有注云凡兵者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御覽又引穰苴兵法曰以賤止貴以貴止賤以賤使貴不重貴不重則士不輕用輕貴重賤可也賤者不重貴者不輕貴賤不相逾謂之有禮語今本無之阮孝緒作七錄時孫子爲上中下三卷見史記正義隋書經籍志載孫子兵法一卷魏武帝注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司馬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卽今本也賈注已佚或卽太平御覽所引注文司馬法爲齊威王時大夫追論揖遜之書隋志題爲穰苴誤也兵家言自漢張良韓信任宏序次定著之後魏武諸葛亮各爲寫錄列代名將行用流傳不絕宋元豐時以此三書并六韜三略爲武經

魏武帝註孫子序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則盡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

七書列在學官不得由後人妄自增損如後世所存三墳子夏傳諸書僞造之本今國家令甲以孫吳司馬書校武士伏讀欽定四庫書目提要言應武舉者所誦習坊刻講章部帙淺陋無一可取是善本傳世最少恐試官發題舛誤文義乖違所失大矣嘗讀華陰道藏手錄孫子十家注本刊於歷下又得明洪武時進士劉寅直解武經三書校此本大略相同補其缺葉寅凡例以爲因宋國子司業朱服校定之舊是宋本如此寅又據舊本增訂數處蓋宋時別本耳此本既影寫上版宋人缺筆字及不合六書字體皆仍其舊每篇有卷上中下題識又不分卷亦因之板心注明補葉不惑後人嘗與顧茂才商搉作音義附後云軍爲五禮之一儒者宜知戰陳無勇經言非孝而孔子云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豈愼戰之義或學其書未習其事指謂不歷戎行與夾谷之會使司馬兵衆人反侵地可知有武備矣不侵遠祖孫子家燕山忠愍侯及子弟纂從以明初佐命功析圭分鐵券者數世中葉以來始以科名文學顯視將門之後未究兵鈐僅因舊書與同志分別讀釐又嘗得古印方半寸文云孫武私印滅於家又得古碑兵錢背有駒將象面文云吳將孫武以贈翰林樹培古人雖離蟲小技壯夫不爲其斯之謂矣是歲庚申斗指巳午二辰間之月進士及第翰林編修前部郎中分巡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孫星衍撰吳縣學生顧蘇書

魏武帝註孫子卷上

始計第一　計者、選將益敵度地料卒計於廟益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副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一曰道、（謂導之以教令、）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愛民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將宜五德備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旗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通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同謀五者將知其勝負則計謀也、索其情者、謂自之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天地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賞罰不犯犯而必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不能定計則退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惟法之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制由變也、權因事制也、）兵者、詭道也、（牴觸形以詭詐爲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治出道、若韓信之擊要邑、陳舟臨晉而渡於夏陽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因其貪而偏之、）實而備之、（敵治實須備之、）強而避之、（避其所長、）怒而撓之、（怒而撓之、快而勞之、（以利勞之、）親而離之、（離間其君臣、）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攻其所不戒、出其所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傳、泄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作戰第二　欲戰必先算其利、故作戰以算繼於計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馳車、輕車也、駕以馬革車、重車也、）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舉猶發外之也、）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鈍、弊也、屈、盡也、）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言無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傳國費兵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兵甲戰具取用於國、中糧食則因敵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丘、十六井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丘、謂丘邑之牛大車、乃長轂車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當吾二十鍾、當杆一石、（杆、豆稭也、禾藁稈也、石、百二十斤也、稭輸之法、當二十石乃得一石、）故殺敵者、怒也、（感忿以致敵、）取敵之利者、貨也、（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與衆同也、）車雜而乘之、（不獨任也、）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益己之強、）

謀攻第三　欲攻敵必先謀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與師深入長驅、拒其都邑、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得之爲次也、）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司馬法曰、萬二千五百人

爲軍全旅爲上破旅次之五百人爲旅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百人爲卒全伍爲上破伍次之五人爲伍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軍形第四　軍之形也我勿被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故能爲勝敗之政用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兵勢第五　用兵任勢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以部分名數之故不可亂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形勢之故不可亂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

魏武帝註孫子卷中

虛實第六 能使敵自致己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力有餘也。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出其所必趨。誘之以利。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攻其所必救。故敵佚、能勞之。以亦煩之。飽、能飢之。絕其糧道。安能動之。攻其所愛。

出其必趨。使敵不得不救也。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出空曠處。擊其不意。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

本性遲攻其虛。閑遊又疾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險路。而攻其君主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軍不欲。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離疑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

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角、量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閒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因敵形而立勝。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不以一形勝萬形。故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因敵形而制勝也。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不復其道也。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卑衰。形露匿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者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

月有死生。兵無常勢。盛衰隨敵。

軍爭第七 用軍爭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集國人結行伍。還部曲。起營壁也。交和而舍。軍門爲和門。左右爲旗門。以車爲營。營曰轅門。以人爲營。營曰人門。所軍相對爲交和。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示以遠。誘其道。里先敵至也。故迂其途。迂其途者。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迂直之計。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爭爲利。衆爭爲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委輜重則輜重捐。置輜重則急趨疲也。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不得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擒。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蹶、猶踣也。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而至者多。故無死敗。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敵情者。不能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而崇者爲山。衆樹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會爲澗。水草所鍾者爲沮。澤水所鍾而不流者爲澤。不用鄉導者。

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變爲變故其疾如風。擊空虛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也。侵掠如火。疾也。不動如山。守也。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因敵制勝。廓地分利。廣地以分敵利。懸權而動。見敵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正正。整齊也。堂堂。者大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變其正得其所用有九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無所依也。衢地合交。結諸侯也。圍地則謀。變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途有所不由。險難之地。所不當從。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留之失前利者。得之則利。滯困節之兵必死戰也。城有所不攻。城小而固。面深入敵出後則我入也。趨諸侯者以利。令自來也。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勇無慮也。必生可虜。見利長怯不進。忿速可侮。忿疾急之人可侮而致之。廉潔可辱。廉潔之人可待辱而致之。愛民可煩。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期煩勞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行軍第九　相敵情而行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近水草。便利也。視生處高。生、陽也。戰隆無登。無迎高也。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客絕而勿迎。出而半渡。擊之利。半渡勢不併。故可取。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水上。當處其高。向水。後使客。視生處高。水上當處其高。向水。後使客。

而處。無迎水流。溯洑我也。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與敵值於斥澤之中。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騎之利。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處之。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特其高向水草放牧也。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水遠澗也。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山所過。若衆草多障者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爲天陷。澗道迫狹。深險之者爲天隙。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當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困軍旁有險阻。潢井。葭葦。林木。蘙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止澤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林木者。衆木所居也。蘙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以下相敵情也。近而靜者。特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獸駭者。覆也。覆成陳張設來襲我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使來辭卑。使開視之。敵人增備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陳兵欲戰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杖而立者。飢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卒疲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將不勇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者。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也。諄諄翕翕。和輯失志兒。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經敵後聞其衆則心懼之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魏武帝註孫子卷下

地形第十 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此六者。地之形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畢致人。無致於人。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兩山之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挽我也。我先居之。必前塞谷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雖若先居此地。當引陳勿從也。即半出陳而從之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地險窒。尤不可致於人。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戰者、延敵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不料力也。卒強吏弱。曰弛。吏不能統。卒故弛壞。吏強卒弱。曰陷。吏強欲進。卒耐輒陷敗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心不服。從而赴敵。不量輕重。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爲將若此。亂之道也。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弱不可使。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九地第十一 欲戰之地有九。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士卒思還。道近易歸。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士卒皆輕返也。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可以少擊衆。弱擊強。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道正相交錯也。諸侯之地三屬。我與鄰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先至得其國助。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還返之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步迫也。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不宜攻。宜先至爲利。交地則無絕。相及屬也。衢地則合交。結諸侯也。重地則掠。蓄積糧食。圮地則行。無稽留也。圍地則謀。發奇謀也。死地則戰。殊死戰也。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設人問之。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奪其所持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養士爲并兵力。爲不可測度之計。投之無所

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死安不得也。士人盡力。雖地心非也。兵士甚陷則不懼。士陷在死地則意專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拘、專也。不得已則鬪。人窮則死戰也。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不求索其意而自得也。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禁、妖也。祥、疑也。或曰、彼欲逃。雖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皆焚燒物。非惡食之多。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皆持必死之計。投之無所往。諸劌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齊不如權巧。故曰雖方馬埋輪不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強弱皆然。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將一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靜治淨幽深平正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愚、塞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一其心也。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險、難也。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人情見利而進。避害而退。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使相交屬。爭地。吾將趨其後。地利在前。當速進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掠彼以足其食也。圮地。吾將進其途。疾過也。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其心。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心也。故兵之情。圍則禦。相持禦也。不得已則鬪。勢有不得已者。過則從。陷之甚過。則從計之。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重言之。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四五者。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交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權也。絕天下之交爭天下之權。故威得伸而自私。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言軍法令不係懸賞之間。法曰見敵作賞。臨功作賞。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

告以言。兵尚詐。犯之以利。勿告以害。勿使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必死戰。或在死亡之地亦有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於死地也。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詳、審也。或曰、彼欲進。我欲退。彼欲去。而面順之。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先示之以虛。空虛弱之處。面退。彼欲去。而面順之。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先示之以虛。空虛弱之處。是謂巧能成事。是成事之巧也。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謀定則閉關梁。絕其符信。勿使通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誅、治也。敵人開闔。必亟入之。敵有開隙。急入之也。先其所愛。奪便利也。微與之期。後人發。先人至。踐墨隨敵。以決戰事。行踐規矩。無常。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處女、示弱。脫兔、往疾。

火攻第十二　以火攻。當擇時日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因蓄人也。煙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因兵應之。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不便也。晝風久。夜風止。晝當然也。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取明也。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水但能絕敵糧道。分敵軍。不可奪敵蓄積。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若水之留不復還或曰。言不以時但設留也。言善不論月。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不以己之喜怒用兵。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用間第十三　戰必先用間。以知敵情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必耕稼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以近類求。不可驗於度。不可以事數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因間人也。故用間有五。有因

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時任用五間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舍居止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伊尹也）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呂望也）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

孫子十家註

孫吳　孫星人　衍驥　校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公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即出于黃帝。故非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入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車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即八十二篇之文。今推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誠觀之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誠言解其恉略。漢宣解詁稱魏氏頊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提要杜牧疑爲魏武觚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證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設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孫子兵法序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有足食二字）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丈人者。長老之稱。謂有德之人也。兵者。凶事。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即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慮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究。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能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括地志曰吳縣西門外大冢孫武家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孫子十家註　傳

孫子十家註　傳　二

孫子十家註　傳

孫子十家註　傳

孫子十家註　傳　三

孫子十家註　傳

孫子十家註　傳

孫子十家註　傳　四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德慶 遺志 撰文 署 孫子遺說一卷 鄭友賢 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即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舉兵之士。咨忠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窺。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睹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問之間。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應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 吳人驥 同校

計篇甲。先以計神加德。宮以斷生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爲首。仕牧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算也。曰計算之上也。太乙道曰。兵之上也。王晳曰。計算者。籌畫之首耳。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將天地法曰。計者。料敵計謀。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計之用兵之道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計之用兵之道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計之用兵之道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計之用兵之道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故須審察也。　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曹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推而亡之。　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　王晳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　張預曰。民

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愼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按下文有校之以計句。故脫校之也。按本書言兵之所重在計。故云索其情。又下文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文。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何從改爲七計乎。通典）

曹公曰。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生執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險。字之誤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無制字。御覽上有節字。下有也字。）

曹公曰。順天行誅。（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順柔二字。）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可以興師。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決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煽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決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煽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孟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決。決廢而有權。權廢而有變。變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力。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勠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捽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杜佑曰。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口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

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捽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

陳皞註同杜牧。

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

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

王晳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

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無制字。御覽上有節字。下有也字。）

曹公曰。順天行誅。（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順柔二字。）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可以興師。

杜佑曰。慈愛。

張預曰。下知地利。

杜佑曰。經略。

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

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晳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

張預曰。節制嚴明。夫將與決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煽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倘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圖圖興師，志於存滅，非爲採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面占之。淳風曰：夫形器善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爲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面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慶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凶，爲厭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因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遵循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疫，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背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此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因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遵循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疫，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孫子十家註　卷一

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愛民也。王哲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未由也。若黃石授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信矣。寒暑者，若吳起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風雨寒暑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蓋善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諸家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背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論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因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遵循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疫，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之勢。　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御覽引作智仁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　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　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悔，守信則悉，特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　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敢，嚴能立威，王哲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盧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恻隱，得人心也，勇者，狥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　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　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曹公曰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原本作主從通典御覽改正）李筌曰曲部曲也制節度也官爵賞也道路也主掌也用者軍資用也哲師之常法而將所治也　杜牧曰曲者部曲隊伍有分盡也制者金鼓進退有節制也官者偏裨校尉各有官司也道者營陳間圖各有道徑也主者管庫廩養職守主張其事也用者車馬器械三軍須用之物也荀卿曰械用有數兵者以食爲本須先計利糧道然後興師　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盡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　王哲曰曲者卒伍之屬制者節制其行列進退也官者領吏偏裨也道者軍行及所舍也主者主守其事也用者凡軍之用謂幡重糧糒之屬張預曰曲部曲也制節制也官謂分偏裨之任道謂利糧衢之路主者職掌軍資之人用者計度費用之物六者用兵之要宜處置有其法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御覽無知字）不知者不勝

曹公曰同聞五者將知其變極即勝也（原本誤於而索其情下今改正）　張預曰以上五事人人同聞但深曉變極之理則勝不然則敗

故校之以計（通典上有用兵之道四字此道而索其情計字上有五字）而索其情

曹公曰索其情者勝負之情　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索上五事將欲圖知校量計算彼我之優劣然後搜索其情狀之虛實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杜牧曰孰誰也言我與敵人之主誰能遠佞親賢任人不疑也　梅堯臣曰誰能得人心也　王哲曰若韓信言項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謂漢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亡不欲大王王秦者是也　何氏曰曹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虐之政孰有之也　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陰料項王仁勇過高顧而不賞有功爲婦人之仁亦是也

將孰有能

曹公曰道德智能也（按御覽引校之以計作校之以五計五計者主孰有道將孰有能一也天地孰得二也陰陽孰得三也兵衆孰強士卒孰練四也賞罰孰明五也故其法文各附正文而生孰有道將孰有能爲一節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爲一節今杜佑注文與杜佑同也道德智能四字既統釋二句不當在主孰有道句下今改正）法令孰行天地孰得

曹公李筌並曰天時地利　杜佑曰觀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　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梅堯臣曰稽合天時審察地利　王哲同杜牧註　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者孰則失天時地利者也

法令孰行

曹公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　杜佑曰設而不犯犯而必誅（原本脫去此八字今據通典御覽補）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以決一衆以令　王哲曰孰能法明令使人聽而從　張預曰魏絳戮僕曹公斷髮是也　梅堯臣曰齊衆臥龍刑馬護蓋所謂設而不犯犯而必誅誰爲如此

兵衆孰強

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　梅堯臣曰內和外附　王哲曰強弱足以相形而知　張預曰車堅馬良士勇兵利開旋面皆聞金面怒誰者爲然

士卒孰練

杜佑曰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陳惶惑將不素習臨陳閑變　梅堯臣曰車騎閑習孰國精粗　王哲曰孰訓之精　何氏曰勇怯強弱豈能一槩　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

賞罰孰明

杜佑曰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　杜牧曰賞不僭刑不濫　梅堯臣曰賞有功罰有罪　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　張預曰當賞者雖仇怨必錄當罰者雖父子不舍又司馬法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於誰爲明

吾以此知勝負矣

曹公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　杜佑曰以上七事料敵情知勝負所在（據通典御覽補）　賈林曰以上七事校彼我之政則勝敗可見　梅堯臣曰能索其情則知勝負　張預曰七事俱優則未戰而先勝七事俱劣則未戰而先敗故勝負可預知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曹公曰不能定計則退而去也　孟氏曰將稗將也聽吾計靈而勝則留之違吾計靈而敗則除去之

杜牧曰若彼力備護不從我計形勢均等無以相加用戰必敗引而去故春秋傳曰允當則歸也

陳皞曰孫武以害干闔閭曰聽用吾計策必能勝敵當我留之不去不聽吾計策必當負敗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動庶必見用故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人盡觀之矣其時闔閭行軍用師多用爲將故不言主而言將也　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我當留此也王將不聽我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王晳曰將行也用謂用兵耳言行聽吾此計用兵則必勝我當留行不聽吾此計用兵則必敗我當去也　張預曰將辭也孫子謂令將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勝我乃留此矣將不聽吾所陳之計而用兵則必敗我乃去之他國矣以此辭激吳王而求用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曹公曰常法之外也　李筌曰計利既定乃乘形勢之便也佐其外者常法之外也　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助佐其事也　賈林曰計其利聽其謀得敵之情我乃設奇譎之勢以動之外者或傍攻或後躡以佐正陳　梅堯臣曰定計於內爲勢於外以助成勝　王晳曰吾計之利已聽當復知應變以佐其外　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曹公曰謀因事勢　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　梅堯臣曰因利行權以制之　王晳曰勢者乘其變者也　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曹公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　杜佑曰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若忌侯誘蔡楚子謀宋也（御覽補）　李筌曰兵不厭詐　梅堯臣曰非譎不可以行權非權不可以制敵　王晳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　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故曳柴揚塵疑枝之譎也高紇齊發孫臏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單之權也鑿沙壅水淮陰之詐也此皆用詭道而制勝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

張預曰實強而示之弱實勇而示之怯李牧敗匈奴孫臏斬龐涓之類也

用而示之不用

杜佑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原本作實已實能用外示之以不能不用使敵不我備也按此後人所改今從御覽訂正）若孫臏減竈而制龐

涓　李筌曰言已實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覘之皆言可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圍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衆械繫敬廣武以三十萬兵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之食此師外示之以怯之義也　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黠鳥將擊必斂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養也　王晳曰強示弱勇示怯治示亂實示虛智示愚衆示寡進示退速示遲取示捨彼示此　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嬴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　張預曰欲戰而示之退欲速而緩之緩班超擊沙車趙奢破秦軍之類也

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佑曰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宜設其近（原本作欲近而設其遠也欲遠而設其近也接此後人改之以來合二句詳義淺健又與下文不接今從御覽訂正）誑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陳舟夏陽去今從御覽補）　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水襲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取拿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　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敕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　賈林曰去就在我敵何由知　梅堯臣曰使其不能測　王晳同上註　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臨晉而渡夏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虢假道于虞是也　張預曰欲近襲之反示以遠吳與越夾水相拒越爲左右句卒相去各五里夜爭鼓鼓而進吳人分以禦之越乃潛涉當吳中軍而襲之吳大敗是也欲遠攻之反示以近韓信陳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是也

利而誘之

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陳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也　賈林曰以利動之動而有形我所以因形制勝也　梅堯臣曰彼貪利則以貨誘之　何氏曰利而誘之者如赤眉委輜重而佣鄧禹是也　張預曰示以小利誘而克之若楚人伐絞莫敖曰絞小而輕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於是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設伏兵於山下而大敗之是也

亂而取之。

李筌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興征禿髮傉檀。禿髮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掠奪。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傉檀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　杜牧曰。敵有作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　賈林曰。我令姦智亂之。候亂而取之也。　梅堯臣曰。彼亂則乘而取之。　王哲曰。亂爲無節制。取言易也。　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言敵亂而後取者是也。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爲師取邾是也。

實而備之。

曹公曰。敵治實須備之也。　李筌曰。備敵之實。弱將開羽欲圍魏之樊城。懼吳將呂蒙襲其後。乃多留備兵守荊州。蒙知其旨。遂詐之以疾。羽乃撤去其備兵。蒙爲蒙所取。而荊州沒吳。則其義也。　杜牧曰。對壘相持。不論虛實。常須爲備。此言居常無事。鄰封接境。敵若修政治實。上下相愛。賞罰明信。士卒精練。卽須備之。不待變兵然後爲備也。　陳皞曰。敵若不動。完實謹備。則我亦自實以備敵也。　梅堯臣曰。彼實則不可不備。　王哲曰。彼將有以避吾之不備也。　何氏曰。彼敵但見其實。而未見其虛之形。則當審力而備之也。　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曹公曰。避其所長也。　杜佑曰。彼府庫充實。士卒銳盛。則當退避以伺其虛懈。變而應之。　李筌曰。益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　杜牧曰。逃避所長。言敵人乘兵強氣銳。則當須且回避之。待其衰懈。候其間隙而擊之。晉末當萌。劉裕北伐。裕欲焚舟重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徐道覆欲焚舟重上。循以爲不可。乃泊於蔡洲。竟以敗滅。

賈林曰。以弱制強。理須待變。　梅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　王哲曰。敵兵精銳。我勢寡弱。則須退避。　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陳。言敵人行陳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卑也。若秦晉相攻。變裘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

怒而撓之。

曹公曰。待其衰懈也。　孟氏曰。敵人盛怒。當屈撓之。　李筌曰。將之多怒者。權必易亂。性不堅也。漢相陳平謀撓楚權。以太牢具進楚使。擬是亞夫使邪。乃項王使邪。此怒而撓之者也。　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違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　梅堯臣曰。彼褊急易怒。則撓之使憤。急輕戰。

王哲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　何氏曰。怒而撓之者。漢兵擊曹咎於氾水是也。　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貪不可激而怒。言性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杜佑曰。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佯懼歸要而擊之。故毛子曰。善用法者。如猘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節而下之。　李筌曰。磐重而言廿。其志不小。後趙石勒稱臣於王浚。左右欲擊之。浚曰。石公來欲奉我耳。敢言擊者斬。設壞禮以待之。勒乃騙牛羊數萬頭。磬言上禮。皆以填諸街巷。使浚兵不得發。乃入薊城。擒浚於廳斬之。而幷燕。卑而驕之。則其義也。　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　陳皞曰。所欲必無所顧慮。子女以惑其心。玉帛以驕其志。范蠡鄭武之謀也。　梅堯臣曰。示以卑弱以驕其心。　王哲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度我而擊其間。　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誤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唐。唐恃其強。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唐。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御覽作引而勞之。親而離之。下又有佚而勞之四字。按本文誤與取義與避實擊虛。撓勢與勞爲離不應。于親而離之下復重出也。

一本作引而勞之。　曹公曰。以利勞之。　李筌曰。敵佚而我勞之者。善功也。吳伐楚。公子光問計於伍子胥。子胥曰。可爲三師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衆而出。彼出我歸。而肄以疲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楚於是始病吳矣。　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肄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而肄以疲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既破劉備。備奔袁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徇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　梅堯臣曰。以我之佚。待彼之勞。　王哲曰。多奇兵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救左則右。救右則左。所以罷勞之也。　何

氏曰孫子有治力之法以佚而待勞故論敵佚我宜多方以勞弊之然後可以制勝　張預曰我則力全彼則道敵者曾楚爭鄭久而不決曾知武子乃分四軍爲三部晉各一動而楚三來于是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又申公巫臣教吳伐楚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是也

親而離之

曹公曰以間離之　杜佑曰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與趙王誑趙王使廉頗面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接通典摘引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故其釋之如此）　李筌曰破其行約間其君臣而後攻也昔秦伐趙秦相應侯間於趙王曰我惟懼趙用括耳廉頗易與也趙王然之乃用括代頗爲秦所敗坑卒四十萬於長平則其義也　杜牧曰言敵若上下相親則當以厚利啗而離間之陳平言於漢王曰今項王骨鯁之臣不過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用數萬斤金間其君臣彼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滅楚必矣漢王然之出黃金四萬斤與平使之反間項王果疑亞父不急擊下滎陽漢王遁去　陳皞曰彼怪爵祿此必捐之彼富財貨此必輕之彼奸殺則此必緩之因其上下相猜得行離間之說由余所以歸秦英布所以佐漢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敵相親則以計謀離間之　張預曰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如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曹公曰擊其懈怠出其空虛　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救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　杜牧曰擊其懈怠不備之處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魏通典此上有也字）　李筌曰擊其懈怠襲空虛　杜牧曰擊其懈怠襲其空虛　梅堯臣王晳註同上　何氏曰攻其無備者魏木蘭征烏桓郭嘉曰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太祖行至易水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令賊大破之唐李靖陳十策以圖蕭銑總管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八月集兵襲夏口銑以時屬秋潦江水遄漲三峽路危必謂靖不能進遂不設備九月靖率兵而進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縱使知我倉卒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進兵至夷陵銑始懼召江南兵果不能至勒兵圍城銑遂降出其不意者魏末遣將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會攻維未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出劍閣西入城都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軍必還赴洛則會方帙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洛之兵寡矣軍志云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

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自轉乃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相拒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進軍至成都蜀主劉禪降又齊神武爲東魏將率兵伐西魏屯軍subaka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造北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西魏將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倚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繼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與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成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矣周文曰歡再襲潼關吾軍不渴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志又猶於得志有輕我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未能征渡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擊言欲往隴右辛亥潛出軍發壬晨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恇懼依山爲陳未及陳列周文擊破之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燒輜重棄城而走　張預曰攻無備者謂懈怠之處敵之所不虞者則擊之若鄧艾伐蜀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御覽先作兵注同）

曹公曰傳猶洩也兵無常勢水無常形（御覽作兵無成勢無常形接此用下篇語也御覽誤）臨敵變化不可先傳故曰料敵在心　察機在目也（舊本傳下有也字攷下無曰字今從御覽攷正）　李筌曰無備不意攻之必勝此兵之要秘而不傳也　杜牧曰傳言也此言上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　梅堯臣曰臨敵應變制宜豈可預前言之　王晳曰夫校計行兵是爲常法若乘機決勝則不可預傳逃也　張預曰言上所陳之事乃兵家之勝策須臨敵制宜不可以預先傳言也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通典作少算敗此處改之也）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通典見上有易字）

曹公曰以吾道觀之矣　李筌曰夫戰者決勝廟堂然後興人事利凡伐叛懷遠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皆物之所出中外離心如商周之師者是爲未戰而廟算勝太一遁甲盡算之法因六十算已上爲多算六十算已下爲少算客多算臨少算主人敗客少算臨多算主人勝此皆勝敗易見矣　杜牧曰廟算者計算於廟堂之上也　梅堯臣曰多算故未戰而廟謀先勝少算故未戰而廟謀不勝是不可無算矣　王晳曰此慮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算義也　何氏曰古者興師命將必致齋於廟授以成算然後遣之故謂之廟算講策深遠則其計所得者多故未戰而先勝謀慮淺近則其計所得者少故未戰而先負多計勝少計不勝其無計者安得無敗故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有計無計勝負易見

孫子十家註卷二

作戰篇　曹公曰欲戰必先算其費務因敵於敵也　王晳曰計以知勝然後興戰而具車貨須不可以久也　李筌曰先定計然後興戰具是以戰久計之　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攻大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御覽作革車千乘）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據王晳引曹公注亦有凡千乘三字）

曹公曰馳車輕車也（原本作駟之車車御覽四馬今據御覽補）奉十騎一重（原本作率三萬今據御覽改）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御覽作庶）廐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裹以韋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　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戎器械財貨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樵汲五人廐養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敵二乘當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梅堯臣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凡輕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樵汲五人廐養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敵二乘當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　王晳曰曹公曰馳車輕車也駟馬凡千乘據御覽補按王晳引曹公注亦有凡千乘三字革車重車也言萬騎之車也一車駟四馬養二人主炊家子一人主保固守衣裝廐二人（御覽作庶）主炊家子一人主守衣裝凡三人也帶甲十萬士卒數也　李筌曰馳車戰車也革車輕車也帶甲步卒車一兩裹以韋馬步卒七十人計千駟之軍帶甲七萬馬四千匹孫子約以軍資之數以十萬爲率則百萬可知也　杜牧曰馳車輕車也駟馬凡千乘（御覽無）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御覽無費字）然後十萬之師舉矣（通典師作衆）

曹公曰謂賜賞猶在外（原本脫賜字今依杜牧孫武云賜賞猶在外補）　李筌曰夫軍出於外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杜牧曰軍有諸侯交聘之禮故曰賓客也車甲器械完緝修繕言膠漆者舉其細微千金者言費用多也猶賜賞在外也　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有賓居論議　梅堯臣曰舉師十萬饋糧千里日費如此師久之戒也　王晳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者諸侯之使及軍中賓讐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　何氏曰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者言多也千里之外饋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

內是以聖人無襲師也陷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鴈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元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　杜牧曰蓋以師久不勝財力俱困諸侯乘之而起雖有智能之士亦不能於此之後善爲謀盡也　賈林曰人離財竭雖伊呂復生亦不能救此亡敗也　梅堯臣曰取勝攻城暴師日久則諸侯乘此弊而起襲我我雖有智將不能制也　王晳曰以其弊甚必有危亡之憂　何氏曰兵後謂兵不勝而敵乘其危殆雖智者不能盡其善計而保全　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能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當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謀於後乎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曹公李筌曰雖拙有以速勝　杜佑註同孟氏　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　陳皞曰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瞬目　梅堯臣曰拙尚以速勝未見工而久可也　王晳曰暫謂久則師老財費國虛人困巧者保無所患也　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掘連萬堡密引苻登登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城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徑據吾東必苟曜與之連結耳舉久變成其釁難測所以速之速成者欲使苟曜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耳果大敗之武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整屋居魏思恭爲謀主問計於思恭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鬱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宜早渡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剋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業之資然後率兵北上設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恭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必無能成事果敗　張預曰但能取勝則寧拙速而無巧久若司馬宣王伐上庸以一月圖一年不計死傷與糧競者斯可謂欲拙速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　御覽作國利非未之有也

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宰爲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　李筌曰春秋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　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　張預曰傳老財竭於國何利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　通典及御覽籍作藉按此與曹注合後作籍者字之譌糧不三載　御覽作再載

曹公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途因食於敵遠方入國因貴而糶之也　杜佑曰籍猶賦也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途因食於敵還方入國因貴而糶之也　杜牧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動兼惰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　通典神　李筌曰籍書也不再籍書恐人勞怨生也秦發關中之卒急以有陳吳之難也軍出度遠近儥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三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費也　杜牧曰審敵可攻雖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　陳皞曰籍借也不再借民而役也糧者往則載焉歸則迎之是不三載也不困乎兵不竭乎國言速而利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役謂興兵動衆之役故師卦註曰任大役重無功則凶籍謂調兵之符籍故漢制有尺籍伍符言一舉則勝不可再籍兵役於國也糧始出則載之越境則掠之歸國則逆之是不三載也此言兵不可久暴也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曹公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　杜佑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　李筌曰具我戎器因敵之食雖出師千里無匱乏也　梅堯臣曰軍之須用取於國軍之糧餉因於敵　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衆掠野至於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　張預曰器用取於國者以物輕而易致也糧食因於敵者以衆重而難運也夫千里饋糧則士有飢色故因糧則食可足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通典御覽作遠師遠輸遠師則百姓貧

孟氏曰兵車轉運於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　李筌曰兵役數起而賦斂重　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此言衆重物輕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則農夫耕牛俱失而獻故百姓不得不貧也　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　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　御覽作百姓虛虛則竭

曹公曰軍行已出界近師者貴財皆貴賈則百姓虛竭也　杜佑曰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貴當時貧
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國家虛也　李筌曰夫近軍必有貨易百姓徇財殫產而從之竭也　賈
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貧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貢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云既有非
常之斂故貧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貢之自然家國虛耗　梅堯臣曰遠者供役以博信近者貨利
而貴賈皆貧國匱民之道也　王晳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曹公
曰軍行已出界近於師者貨財皆貴賈皆謂將出界也　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
來輸倒之人則財不得不竭

財竭則急於丘役（御覽財字無）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丘
出甸賦遠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力屈財殫（御覽無財殫二字）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曹公曰丘十六井也百姓財殫盡而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也十去其七　賈林曰人之無
兵久不止男女怨曠困於輸輓丘役力屈財殫而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有戎馬一
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言兵不解則丘役益急百
姓財盡力竭於原野也十去其七　陳皞曰丘聚也聚斂賦役以應軍須如此則財竭於人
人無不困也　王晳曰急者暴於常賦也若魯成公作丘甲是也如此則民費太半矣要見公費差減
故云十七曹公曰丘十六井兵不解則運糧盡力於原野　何氏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居人上
者宜乎重惜　張預曰運糧則力屈輸倒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虔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御覽資作用非徵作也俗字也又矣勞作弓矢徵機作干櫓丘作兵戎甚六作五六）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曹公曰戚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戚也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
單守卽墨使燕人剔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　王晳曰兵主威之無怒則不背殺　賈林曰人之無
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剔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請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
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醋因激怒之曰今俱
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庶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向奴儀骨長爲豺狼食矣官
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
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
燒死斬虜統勒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
欲以東行墳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
資盛之財而慳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
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故殺敵者怒也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
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事　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

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盡皆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孟氏曰十斛爲鍾計千里轉運道路耗費二十鍾可致一鍾於軍中矣　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
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　杜牧曰六石四斗爲一鍾一石一百二十
斤忌豆稭也杆禾藁也或言萁杆藁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今校孫子之
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率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滿閾也黃腄音直
瑞反又音讙在東萊北河卽今之朔方郡　梅堯臣注同曹公　王晳曰曹公曰萁豆稭也杆藁也石
者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乃得一杆謂上文千里儲糧則轉輸之法謂千里耳萁今作箕杆故
音爲羊當作稈　張預曰六石四斗爲鍾一百二十斤爲石萁豆稭也杆禾藁也千里儲糧則費二十
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算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
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

曹公曰戚怒以致敵　李筌曰怒者軍戚也　杜牧曰萬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勢使然也田
單守卽墨使燕人剔降者掘城中人墳墓之類是也　王晳曰兵主威之無怒則不背殺　賈林曰人之無
怒　何氏曰燕圍齊之卽墨齊之降者盡剔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
冢墓戮辱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壠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泣請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
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醋因激怒之曰今俱
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庶使到裁數日而王禮貌卽廢如收吾屬送向奴儀骨長爲豺狼食矣官
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
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
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虜衆驚亂衆悉
燒死斬虜統勒劉備襲益州牧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及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
欲以東行墳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
資盛之財而慳於賞功望士大夫爲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破璋　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
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曹公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　杜佑曰人知勝敵有厚賞之利則冒白刃當矢石而樂以進
戰者皆貨財酬勳賞勞之誘也　李筌曰利者益軍實事　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

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尚、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人有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智習於攻守。當須歸本營。乃悉行其間以勞之。相謂曰。尚王推赤心。誠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於是漢益振。則其義也。諸郡併力可攻之。今軍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尚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流涕。尚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感憤。願戰。尚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趣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　孟氏同杜牧註。　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王哲曰。謂設厚賞耳。若使衆貪利自取。則或違節制耳。張預曰。以貨賂士。使人自爲戰。則敵利可取。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將伐蜀。論之曰。所得州邑。當與我傾竭帑庫。以犒士卒。國家所欲。惟土與耳。於是將吏死戰。所至皆下。遂平蜀。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曹公曰。以車戰能得敵車十乘已上賞賜之。不言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者賞之。而言賞得者何。言欲開示賞車所得車之卒也。陳車之法。五車爲隊。伐射一人。十車爲官。卒長一人。車十乘。乘將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別言賜之。欲使將思下及也。或云。言使自有車十乘已下。雖一乘獨得。餘九乘皆賞之。所以率進勵士也。

已上者。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偏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　賈林曰。勸未得者。使自勉也。　梅堯臣曰。偏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　王哲曰。以財賞其所先得之卒。　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陳先登者。以勸餘衆。若人用兵。必使車騎車騎步車步。故衆起與秦人戰。令三軍曰。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車皆無功。而更其旌旗。

曹公曰。與吾同也。　李筌曰。令色與吾同。　賈林曰。令不識也。　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車雜而乘之。

曹公曰。不獨任也。　李筌曰。夫降虜之旌旗。必更其色。而雜其事。車乃可用也。　杜牧曰。士卒自獲敵車。任雖然自乘之。官不錄也。　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　王哲曰。謂得敵車。可與我車雜用之也。　張預曰。己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信撫養之。俾爲我用。是謂勝敵而益強。

故兵貴勝不貴久。

曹公曰。久則不利。兵銷火也。不戢將自焚也。　盡氏曰。貴速勝、疾還也。

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　何氏曰。孫子首尾言兵久之理。蓋知兵不可玩。武不可黷之深也。　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故但貴其速勝疾歸。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　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

曹公曰。將賢則國安也。　李筌曰。將有殺伐之權。威欲郤敵。人命所繫。國安危在於此矣。　杜牧曰。將賢則民保其生。而國家安。否則民被毒殺。而國家危矣。明君任屬可不粗乎。　何氏曰。民之性命。國之治亂。皆主於將。將之任難。古今所患也。　張預曰。民之死生。國之安危。繫乎將之賢否。

孫子十家註卷三

魏武帝曹操　李筌　杜牧　賈林　梅堯臣　王哲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曹公曰。興師深入長驅。直事城郭。絕其內外。敵堅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而得之。其次也。　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　李筌曰。不貴殺也。韓信房魏王豹。擒夏說。斬成安君。此爲破國者。及用殷武君計。北首燕路。遣一介之使。奉尺之書。燕從風而靡。則全國也。　賈林曰。全得其國。我國亦全。乃爲上。　王哲曰。若韓信舉燕是也。　何氏曰。以方略氣勢。令敵人以國降。上策也。　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墉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力勝者。即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曹公杜牧曰。司馬法曰。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　何氏曰。降其城邑。不破我軍也。

全旅爲上破旅次之。
曹公曰五百人爲旅。
全卒爲上破卒次之。
曹公曰一旅已下。（原本作一校已上。孫子之誤也。今改正。）至一百人也。　杜佑曰一校下至百人也。　李筌曰百人已上爲卒。
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曹公曰百人已下至五人。　李筌曰百人已下爲伍。　杜牧曰五人爲伍。　梅堯臣曰謀之大者全得之。　王晳曰國軍卒伍不問小大全之則威德爲優破之則威德爲劣。（按此注北堂書鈔引之蓋非孫子晳注也。）　何氏曰自軍之伍皆次序上下言之此意以策略取之爲妙不惟一軍至於一伍不可不全。　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陳皞曰戰必殺人故也。　賈林曰兵賊凶器全衆降伏斯爲上也詭詐爲謀摧破敵衆殘人傷物然後得之又其次之。　梅堯臣曰憲乎殺傷殘害也。　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未戰而敵自屈服。　孟氏曰重廟勝也。　杜牧曰以計勝敵。　陳皞曰韓信用李左車之計馳咫尺之書不戰而下燕城也。　王晳曰兵貴伐不務戰也。　何氏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茂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曰茂已破今易擊霸曰不然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挑戰以數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也茂乃引退　張預曰明賞罰信號令完器械練士卒暴其所長使敵從風而靡則爲大善若吳王黃池之會皆人畏其有決而服之者是也。
故上兵伐謀。
曹公曰敵始有謀伐之易也。　孟氏曰九攻九拒是其謀也。　杜佑曰敵方設謀欲興衆師伐而抑之是非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通典理於作盧其勝敵作保其勝勝於作出於。）　李筌曰伐其始謀也後漢遷悔閣高峻峻遣謀臣皇甫文謁悔嗣禮不屈悔斬之報峻曰軍師無禮已斬之欲降急叔敖之敗晉師厨人饌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衆兵伐敵先結鄰國爲掎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衆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晳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也來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觀范昭非陋於禮者且欲越於國臣故不從也太師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禮太師識之仲尼曰不越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春秋時秦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憎臾駢之佐上軍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遠怒曰襄仲坐中門殺惡坐中門殺是求歟至不拔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夫晏子之對敵也將謀伐我我先伐其謀故敵人不得而伐我士會之對是我將謀伐敵敵人有謀拒我乃伐其謀敵人不得與我戰斯二者皆伐謀也故敵欲謀我伐其未形之謀我若伐敵敗其已成之計固非止於一人　梅堯臣曰以智勝　王晳曰以智謀屈人堅爲上　何氏曰敵始謀攻我我先攻之易也揣知敵人謀之趣向因而加兵攻其彼心之發也　張預曰敵始發謀我從而攻之彼必喪計而屈服若晏子之沮范昭是也或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曹公曰交將合也。　孟氏曰交合強國敵不敢謀。　杜佑曰不令合（原本無此二字據北堂書鈔補）也蘇秦約六國不事秦而秦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也　李筌曰後漢王霸討周建蘇茂既戰歸營張儀願獻秦地六百里於楚懷王請絕齊交隨何於路布坐上殺楚使者以絕項羽曹公與袁紹交馬語以疑馬超高洋以蕭深明請和於梁以疑侯景終陷臺城此皆伐交權道變化非一途也　陳皞曰或云敵已興師交合伐而勝之是其次也若晉文公敵宋攜離曹衛也　梅堯臣曰以威勝　王晳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阻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　何氏曰杜稱已上四事乃親而離之之義也伐交者兵欲交合設疑兵以懼之使進退不得因來屈服旁鄰既爲我援敵不得不孤弱也　張預曰兵將交戰將合則伐之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兩軍將合則先鴻之孫叔敖之敗晉師厨人饌之破華氏是也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衆兵伐敵先結鄰國爲掎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
其次伐兵。
曹公曰兵形已成也。　李筌曰臨敵對陳兵之下也。　賈林曰善於攻取衆無遺策又其次也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先者非良將也。　梅堯臣曰以戰勝。　王晳曰戰者危事。　張預曰不能敗其始謀破其將合則犀利兵器以勝之兵者器械之總名也太公曰必勝之道器械爲寶。

下政攻城（今本下政作其下，詳注意，則故下政也，據通典御覽改正。）曹公曰：敵國以攻其外糧城以攻之爲下政也。害者多。李筌曰：夫王師出境，敵則開壁延敵，聚觀轅門，百姓恰悅，政之上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政之爲下也。梅堯臣曰：費財役爲最下。王哲曰：士卒殺傷，城或未克，張預曰：攻城塔邑，不推老師費財，蓋亦所害者多，是爲政之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轒文類聚引作枌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李筌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李筌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李筌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李筌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

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轒轀（轒文類聚引作枌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曹公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李筌曰：轒轀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轀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按古飛字，原本作飛，今據御覽及杜佑注改正。）高而前以臨城中曰櫓。櫓，樓也。樓，櫓梯之屬。距闉者，踊土積以逼城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皆以攻城。器械謂雲梯、飛樓、雷車、衝車、撞車、木幔、木驢、轒轀車、木牛、流馬、大小攻城具也。

約經時成也。或曰：孫子戒心忿而亟攻之，故權言以三月成器械，三月起距堙，其實不必三月也。城尚不能下，則又積土與城齊，使士卒上之，或觀其虛實，或毀其樓櫓，欲必取也。土山曰堙，蟻子反乘堙而窺宋城是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堙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通典其忿作心之忿，殺士作殺士卒，又攻字下有城字，御覽其忿作心忿。）也。

曹公曰：將忿不待攻城器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杜佑曰：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言攻取不拔，還爲己害，故韓非曰：一戰不勝，則禍連交（原本禍誤作過，據通典改。）至。李筌曰：將忿而不待攻城，而使士卒肉薄登城，如蟻之所附牆，爲木石所殺之者三有一焉，而城不拔者，此攻城災也。杜牧曰：此言爲敵所辱，不勝忿怒也。後魏太武帝率十萬衆寇宋臧質于盱眙，太武常始就質求酒，質丹湌便與之。太武大怒，遂攻城，分番相待，隳而復升，莫有退者。尸與城平，復殺其高梁王。如此三句，死者過半，太祖聞彭城勗其歸路，見疾病甚衆，乃解退。傅曰：一女乘城，可敵十夫。以此校之，尚忍不雷霆賈勇，而城乃自拔。何氏曰：將心忿急，使士卒如蟻緣而登，死者過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張預曰：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甚攻城之害也已。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鬬。（按此條杜佑語，見通典，原本作何氏，非今改正。）李筌曰：以計屈敵，非戰之屈者。晉將郭淮閉碁城，蜀將姜維來救，淮遏牛頭山斷維糧道及歸路，維大震，不戰而遁，圍城遂降，則不戰而屈之義也。杜牧曰：周亞夫敵七國，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使輕兵絕吳餉道，吳梁相弊而食竭，吳遂去，因追擊大破之。蜀將姜維使將句安李韶守碁城，魏將陳泰圍之，姜維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守勿戰，絕其遠路，維擾遁走，安等遂降。梅堯臣曰：戰則傷人。王哲曰：若李左車說威安君，請以奇兵三萬人，扼韓信於非陘之策是也。張預曰：前所陳者，庸將之爲耳。善用兵者，則不然，或破其計，或敗其交，或絕其糧，或斷其路，則不可戰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晉師之，不戰而遁，亦是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孟氏曰：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李筌曰：以計取之，後漢鄧侯臧宮圍妖賊於黃武，連月不拔，士卒扶爛。東海王謂宮曰：今擁兵圍必死之虜，非計也。宜撤圍開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享長足機也。從之，而拔。原武，魏攻壺關，亦其義也。杜牧曰：司馬文王圍諸葛誕於壽春，誕者多欲急攻之，王以誕城固衆多，攻之力屈，若有外救，表裏受敵，此至危之道也。吾當以全

兼靡之可坐制也。誕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六軍按甲深溝高壘。而誕自困。十六國、前燕將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而克敵有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既均。外有強援。力足制之。當竭慕守之以待其弊。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圍經克廣固。竟不血刃也。　梅堯臣曰。攻則傷財。　王晳曰。若唐太宗降薛仁杲是也。　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挑西安。鄧艾圍上邽而斬賊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弊。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蓋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曹公曰。毀滅人國。不久諸師也。　杜佑曰。若殊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衆也。　李筌曰。以術毀人國。不久而斃。隋文周僕射高熲伐陳之策。熲曰。江外田收。與中國不同。伺彼農時。我正暇豫。徵兵掩襲。彼釋農守禦。候其聚兵。我便解退。再三若此。彼農罷疲弊。南方地卑。舍悉茅竹。倉庫儲積。悉依其間。密使行人。因風縱火。候其營立更爲之。行其謀陳始病也。　杜牧曰。國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沛公入關。皆降孫皓。隋取陳氏。皆不久之。　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但毀滅其國。不傷殘於人。若武王伐殷。殷人稱爲父母。　梅堯臣曰。久則生變。　王晳同梅堯臣註。　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非勞久守而取之也。　張預曰。以順討逆。以智伐愚。師不久暴。而滅敵國。何假六月之稽乎。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曹公曰。不與敵戰。而必完全得之。立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本意。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通典十作什。非。）

曹公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按杜佑作通典。每全非曹注。義有未了。即以己意增損之。不用十也四字。據通典補。）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　杜佑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堅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　李筌曰。愚智勇怯等。十倍於敵。則圍之。攻守殊勢也。　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合。必須去敵城稍遠。占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執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而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本意。

五則攻之。（通典五作伍。非。）

曹公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原本二術作一術者。譌。據杜牧張預注改正。）　杜佑曰。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無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　李筌曰。五則攻之。攻守勢殊也。　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宋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伐。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　陳皞曰。兵既五倍於敵。自是我有餘力。彼之勢分也。豈止分爲三道以攻敵。此獨說攻城。故下文云。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梅堯臣同杜佑註。　王晳曰。謂十圍而取五。則攻者皆勢力有餘。不待其虛懈也。此以下亦謂智勇怯等。這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攢前擁後。離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曹公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　杜佑曰。已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彼一我二。不足爲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　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勤而難制。苟堅壁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二。勇怯等這。我五倍多於敵人。可以三分攻城。二分出奇以取勝。　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攢前擁後。離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敵則能戰之。

曹公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　李筌曰主客力敵惟善者戰　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且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陰阨山阪皆敵不備乃名伏兵非奇兵也　陳皞曰料己與敵人衆寡相等先爲奇兵可勝之計則戰之故下文云不若則能避之杜說奇伏得之也　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　王晳曰謂能感士卒心得其死戰耳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　何氏曰敵言等敵也唯能者可以戰勝耳　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當陳皆有揭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

曹公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杜佑曰高壁堅壘勿與戰也彼之衆我之寡不可戰則當自逃守蹤其形　李筌曰量力不如則堅壁不出挫其鋒待其氣懈而出擊之齊將田單守卽墨燒牛尾卽殺騎刼則其義也　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猶決水求勝言能者謂能忍忿受恥敵人求挑不出也不似曹公汜水之戰也　陳皞曰此說非也但敵人兵倍於我則宜避之以驕其志用爲後圖非謂忍忿受恥太宗辱宋老生以虜其衆豈是兵力不等也　賈林曰彼衆我寡逃匿兵形不令敵知當設奇伏以待之設詐以疑之亦取勝之道又一云逃匿兵形敵不知所備懼其變詐全軍亦逃　梅堯臣曰彼衆我寡去而勿戰　王晳曰逃伏也謂能倚固逃伏以自守也傅曰師逃于夫人之宮或兵少而有以勝者蓋將優卒強耳　何氏曰兵少固壁觀變潛形見可則進　張預曰彼衆我寡宜逃去之勿與戰是亦爲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我治彼亂我密彼怠則敵雖衆亦可以合戰若吳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萬衆謝元以八千卒敗苻堅一百萬豈須逃之乎

不若則能避之

曹公曰引兵避之也　杜佑曰引兵避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　杜牧曰言不若者勢力變換俱不如也則須速去之不可遷延也如敵人守我要害發我津梁合圍於我則欲去不可復得也　梅堯臣曰勢力不如則引而避　王晳曰將與兵俱不若遇敵攻必敗也　張預曰兵力謀勇皆劣於敵則當引而避之以伺其隙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曹公曰小不能當大也　孟氏曰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欲與大邦爲讎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　李筌曰小敵不量力而堅戰者必爲大敵所擒也漢都尉李陵以步卒五千人衆對十萬之軍而見救匈奴也　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　梅堯臣曰不逃不避雖堅亦擒　王晳註同梅堯臣　何氏曰如右

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將兵三千餘人與大將軍衛青分行獨逢單于兵數萬力戰一日漢兵且盡前將軍信胡人降爲翕侯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餘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遂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大將軍問其正閼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爲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一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重閼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獨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歸意也　張預曰小敵不度強弱而堅戰必爲大敵之所擒也息侯伐於鄧伯李陵降於匈奴是也孟子曰小國不可以敵大彊固不可以敵強寇固不可以敵衆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曹公曰將周密謀不泄也　李筌曰輔猶助也將才足則兵強　杜牧曰將才周也　賈林曰國之強弱必在於將將輔於君而才周其國則強不輔於君內懷其貳則弱擇人授任不可不愼　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曹公曰形見於外也　李筌曰隙缺也將才不備兵必弱　杜牧曰才不周也　梅堯臣曰得賢則周備失士則隙缺　王晳曰周謂將賢則忠才兼備隙謂有所缺也　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張預曰將謀周密則敵不能窺故其國強徼缺則乘釁而入故其國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孟氏曰已下語是　梅堯臣曰患君之所不知　張預曰下三事也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曹公曰縻御也　杜佑曰縻御也縻爲反（按通典踵爲反作及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已下據通典補）　李筌曰縻絆也不知進退者軍必敗如絆驥足無驅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　王晳曰縻繫也去此患則當託以不御之權故必患才兼備之臣爲之將也　張預曰軍未可以進而必使之進軍未可以退而必使之退是謂縻絆其軍也故曰進退由內御則功難成

不知三軍（通典作軍中）之事而同（通典作而欲同）下同三軍之政者則軍士惑矣

曹公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　杜佑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己也　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異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當而至矣　張預曰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　李筌曰任將不以其人也兼將慕容評出軍所在囚山泉貢樵水貨鄰粘貨為三軍帥不知其政也　杜牧曰蓋謂禮度法令自有軍法從事若使同於尋常治國之道則軍士生惑矣至如周亞夫見天子不拜漢文知其勇不可犯魏尚守雲中上首級為有司所劾馮唐所以發憤也　陳皞曰言不知三軍之事遠衆沮議左傳稱晉厲季不從軍師之謀而以偏帥先進終為楚之所敗也　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曹公引司馬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是也　何氏曰軍國異容所治各殊欲以治國之法以治軍旅則軍旅惑亂　張預曰仁義可以治國而不可以治軍權變可以治軍而不可以治國理然也虢公不修慈愛而為晉所滅晉侯不守四德而為秦所克是不以仁義治國也齊侯不躬君子而敗於晉宋公不擒二毛而傷於楚是不以權變治軍也故當仁義而用權謀則國必危晉虢是也當變詐而尚禮義則兵必敗齊宋是也然則治國之道固不可以治軍也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通典作軍旅疑矣據杜佑注當以軍旅疑釋之）

曹公曰不得其人意也　杜佑曰不得其人也君之任將當精擇焉將若不知權變不可付以勢位苟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而用成安君　杜牧曰謂將無權智不能銓慮軍士各任所長而雷同使之不盡其材則三軍生疑矣黃石公曰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慕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　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　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　王哲曰政也權也使不知者同之則動有違異必相牽制也是則軍衆疑惑所以奏去監軍平蔡州也此皆由君上不能專任賢將則使同之故通謂之三患　何氏曰不知用兵權謀之人用之為將則軍不治而士疑　張預曰軍吏中有不知兵家權謀之人而使同居將帥之任則政令不一而軍疑矣若鄧之戰中軍帥荀林父欲返神將先穀不從為楚所敗是也近世以中官監軍其忠正如此高崇文伐蜀固謂之遂能成功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曹公曰引奪也　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盛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乘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　李筌曰引奪也兵權道也不可謬而使處超上卿而相如言超括徒能讀其父書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通典御覽補）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鄧自鄧已來晉不失備而楚亦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　王哲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擾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皞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　王哲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鄧自鄧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兆能加晉又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之敗諸侯之難至也　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　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

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偏裨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　王哲曰引諸侯勝己也　何氏曰士疑惑而無異則亂故敵國得以乘我隙當而至矣　張預曰軍士疑惑未肯用命則諸侯之兵乘隙而至是自潰其軍自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張預曰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孟氏曰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　李筌曰料人事適順然後以太一遁甲算三門遁奇五將無關格迫憊主客之計者必勝也　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　梅堯臣曰知可不可之宜　王晳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　何氏曰審己與敵　張預曰可戰則進攻不可戰則退守能審攻守之宜則無不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通典御覽識作知）

杜佑曰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擬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　李筌曰量力也　杜牧曰先知敵之衆寡然後起兵以應之如王翦伐荊曰非六十萬不可是也　梅堯臣曰量力而動　王晳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　張預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勝衆者有以多而勝寡者在乎度其所而不失其宜則善如吳子所謂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曹公曰君臣同欲　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李筌曰觀士卒心上下同欲如報私仇者勝　陳皞曰言上下共同其利欲則三軍撫怨敵可勝也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也　梅堯臣曰心齊一也　王晳曰上下一心若先穀剛愎以取敗呂布違異以致亡皆上下不同欲之所致　何氏曰書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商滅而周興　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向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可勝也　杜佑曰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擾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故春秋傳曰以下通典御覽補）　李筌杜牧曰有備預也　陳皞曰謂先為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　梅堯臣曰慎備非常　王晳曰以我之虞待敵之不虞也　何氏曰春秋時城濮之後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鄢之後楚無晉備以敗於鄧自鄧已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兆能加晉又周末荊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

112

倚相謂大將子期曰。爾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而吳人至。見剃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外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稍湖。魏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預爲之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使擊破之。又春秋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帥師救之。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祭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人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　張預曰。常爲不可勝。以待敵。故吳起曰。出門如見敵。士季曰。有備不敗。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曹公曰。司馬法曰。進退惟時。無曰寡人。（通典御覽補）將既猜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也。　李筌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者勝其將軍也。吳伐楚。吳公子光弟夫槩王至請擊楚子。常不許。夫槩曰。所謂見義而行。不待命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敗之。蓄此則將能而君不能御也。晉文帝拒諸葛於五丈原。天子使辛毗仗節軍門曰。敢問戰者斬。亮聞笑曰。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假言天子不許。示武於衆。此是不能之將。　杜牧曰。周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乎天。下不制乎地。中不制乎人。故兵者凶器也。將者死官也。　梅堯臣曰。自閫以外。將軍制之。　王哲曰。君御能將者。不能絕疑忌耳。若賢明之主。必能知人。固當委任以貴成功。推穀授鉞。是其義也。攻戰之事。一以專之。不從中御。所以一威。且蓄其才也。況臨敵乘機。間不容髮。安可遙制之乎。　何氏曰。古者遣將於太廟。親操鉞持其首。授其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操斧持其柄。授與刃曰。從是以下至淵者。將軍制之。故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選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周亞夫之軍細柳。軍中唯聞將軍之命。不聞天子之詔也。蓋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而退。面曰有王命爲是曰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盜軍焉。是作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故御能將而責平猶屏也。如絆韓盧而求獲狡兔者。又何異焉。　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曹公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原本有者字。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作知己知彼者誤。）

孟氏曰。若知彼己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　李筌曰。量力而拒敵。有何危殆乎。　杜牧曰。以我之

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已定。優劣短長。皆先見之。然後興兵起故。有百戰百勝也。　梅堯臣曰。彼己五者盡知之。故無敗。　王哲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　張預曰。知彼知己者。攻守之謂也。知彼則可以攻。知己則可以守。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苟能知之。雖百戰不危也。或曰。士會察楚師之不可敵。陳平料劉項之長短。是知彼知己也。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杜佑曰。雖不知敵之形勢。特己能克之者。勝負各半。　李筌曰。自以己強而不料敵。則勝負未定。秦主苻堅以百萬之衆而伐。或謂曰。彼有人焉。謝安桓沖。江表偉才。不可輕之。堅曰。我有八州之衆。士馬百萬。投鞭可斷江水。何難之有。後果敗績。則其衰也。　杜牧曰。特我之強。不知敵不可伐者。一勝一負。王猛將終滅苻堅。曰。晉氏雖在江表。而正朔所稟。謝安桓沖。江表偉人。不可伐也。及堅南伐。曰。吾士馬百萬。投鞭可濟。遂有淝水之敗也。　陳皞曰。杜說恃強之兵。無名而有輸。所以敗也。非一勝一負之義。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　王哲曰。但能計己。不知敵之強弱。則或勝或負。　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北堂書鈔作必敗。非。通典御覽俱作必殆。）

杜佑曰。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御覽作必危也。）　李筌曰。是謂狂寇。不敗何待也。　梅堯臣曰。一不知何以勝。　王哲曰。全昧於計也。　張預曰。攻守之術。皆不知。以戰則敗。

孫子十家註卷四

形篇之形。曹公曰。軍之形也。我勢彼應。兩敵相察。情也。李筌曰。形謂主客攻守。八陳五營。陰陽向背。杜牧曰。四形見情。無形者情密。有形者情疎。密則勝疎。疎則敗也。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若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陰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課攻。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

張預曰。所謂知己者也。

以待敵之可勝。

梅堯臣曰。藏形內治。伺其虛懈。張預曰。所謂知彼者也。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

曹公曰。自修理以待敵之虛懈也。杜佑曰。先咨之廟堂。慮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練習。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言制敵在我自修理。以候敵之虛懈已見。敵有闕漏之形。然後可勝。李筌曰。夫善用兵者。守則深壁多具。軍食。善其教練。攻其城則衝櫓雲梯。土山地道。陳則左川澤。右丘陵。背孤向虛。進此云敵攻己乃可勝者。引曹注也。已下云云。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疑改爲彼乘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倘櫓雲梯。土山地道。原本無城則倘三字。據上文注補。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擬間。識辨五令以節衆。持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固而攻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晳曰。守者似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勝也。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王晳曰。不可勝者。修道保法也。可勝者。有所陳耳。張預曰。守之故在己。攻之故在彼。

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

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張預曰。藏形晦跡。居常嚴備。則己能爲。

不能使敵必可勝。原本作之可勝。按注則故書正作必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又按呂氏春秋云。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是其證。

杜佑曰。若敵暗練兵事。原本作在己。據練兵士。按杜佑注本釋必可勝句。後人臆改之。以求合上句。今從通典御覽改正。策與道合。深爲備者。亦不可強勝之。杜牧曰。若敵暗練兵事。閉形藏跡。安能取勝敵乎。賈林曰。敵有智謀。深爲己備。不能強令不己備。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故無必。張預曰。若敵強弱之形不顯於外。則我豈能必勝於彼。

故曰勝可知。

曹公曰。見成形也。杜牧曰。知者。但能知己之力可以勝敵也。陳皞曰。取勝於形。勝可知也。

而不可爲。

曹公曰。敵有備故也。杜佑曰。敵有備也。已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杜牧曰。言我不能使敵人虛懈。爲我可勝之資。賈林曰。敵若隱而無形。不可強爲勝敗。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何氏曰。可知之勝在我。我有備也。不可爲之勝在敵。敵無形也。張預曰。己有備則勝可知。敵有備則不可爲。

不可勝者守也。

曹公曰。藏形也。杜佑曰。藏形也。若未見其形。彼豈我寡。則自守也。杜牧曰。言未見敵人形勢虛實。有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爲不勝之備。以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何氏曰。未見敵人有可勝之理。則宜固守。張預曰。知己未可以勝。則守其氣而待之。

可勝者攻也。御覽一引作不可勝則守可勝則攻非

曹公曰。敵攻己乃可勝。杜佑曰。敵攻己乃可勝也。已見其形。彼寡我衆。原本作衆我寡。據杜佑語也。後人以其義不相比。又下文有攻則有餘之言。故疑改爲彼衆我寡。誤也。據御覽改正。則可攻者。守則高壘堅壁也。攻其城則倘櫓雲梯。土山地道。原本無城則倘三字。據上文注補。陳左川澤。右邱陵。背孤向虛。從疑擬間。識辨五令以節衆。持角勢連。首尾相應者。爲不可勝也。無此數者。以爲可勝也。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固而攻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王晳曰。守者似於勝有餘。張預曰。知彼有可勝之理。則攻其心而取之。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曹公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　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
曹公曰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李筌曰知不出衆知非善也韓信破趙未餐而出井陘曰破趙會食時諸將嚾然佯應曰諾乃背水陳趙乘壁望見皆大笑言漢將不便兵也乃破趙食斬成安君此則衆所不知也　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烟堂之上帷俎之間已知勝負者矣　賈林曰守必固攻必克能自保全而常不失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前賢微妙通元非衆人之所見也　梅堯臣曰人所見而見故非善　王晳曰衆當之人見所以勝而不知制勝之形　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御覽作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曹公曰交爭勝也（原本作爭鋒也御覽改正）　故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口非良將也　李筌曰非鋒力戰天下易見故非善也　杜牧曰天下猶上文言衆也言天下人皆稱戰勝者故破軍殺將者也我之善者陰謀潛運攻必伐謀勝敵之日曾不血刃　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　梅堯臣曰見不過衆戰雖勝天下稱之猶不曰善　王晳曰以謀屈人則善矣　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眞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
曹公曰易見聞也　李筌曰易見聞也以爲攻戰勝而天下不曰善也夫智能之將人所莫測爲之深謀故孫武曰難知如陰也　王晳曰衆人之所知不爲智力戰而勝人不爲善　何氏曰此言衆人之所見所聞不足爲異也昔烏獲舉千鈞之鼎爲力離朱百步視纖芥之物爲明師曠聽蚊行蝗步爲聰也兵之成形而見之誰不能也故勝於未形乃爲知兵矣　張預曰人皆能也秋毫細兔毛至秋而勁經言蚤蝨也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易勝者也（原本作古之所謂善戰者也今據御覽改正）
曹公曰原微易勝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　杜牧曰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不出衆人之所聞雷霆不及衆人之所見故見力既少制勝既微故曰易勝也　梅堯臣曰力舉秋毫明見日月聽聞雷霆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於蓍則勝於龜見於微則勝於易　何氏曰言敵人之謀初有萌兆我則潛運已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敵甚微故曰易勝也　張預曰交鋒接刃而後能制敵者是其勝難也見微察隱而破于未形者是其勝易也故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曹公曰敵兵形未成（原本作未形從御覽改）勝之無赫赫之功也　李筌曰勝敵而天下不知何智名之有　杜牧曰勝於未萌天下不知故無智名曾不血刃敵國已服故無勇功也　梅堯臣曰大智不彰大功不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揚見微勝易何勇何智　何氏曰惡銷未形人誰稱智不戰而服人誰言勇魏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

張預曰陰謀潛運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裨旅輯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陣

功是也

故其戰勝不忒

李筌曰百戰百勝有何疑忒也此筌以忒字爲忒也　陳皞曰謀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求勝勝雖善者亦有敗時既見於未形察於未成百戰百勝而無一差忒矣

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曹公曰察敵有可敗不差忒也　李筌曰措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師老卒惰法令不一謂已敗也

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措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制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賈林曰讀措爲錯錯雜也取敵之勝理非一途故雜而料之也常於勝未形已見敵之敗　梅堯臣曰睹其可敗勝則不差　何氏曰善料也　張預曰所以能勝而不差者蓋察知敵人有必可敗之形然後措兵以勝之云耳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李筌曰兵得地者昌失地者亡地者要害之地秦軍敗趙先據北山者勝宋師伐燕過大峴而勝皆得其地也　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爲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陳皞杜同李筌　杜佑註同杜牧　梅堯臣曰善候敵隙我則常勝　王晳曰常爲不可勝待敵可勝不失其機　何氏曰自恃有備則無患常伺敵隙則勝之不失也立於不敗之地利也言我常爲勝所　張預曰審吾法令明吾賞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是立於不敗之地也我有節制則彼將自斃是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曹公曰有謀與無慮也　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是以薛公知黥布之兆敗田豐知魏武之必勝是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然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陳故以乘撥寡以理擾亂以富擫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擠敵衆白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　衞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付敵方始趙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過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猥雜何異趣昏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嗥猛虎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　賈林曰不知彼弱不能擫強近不能攜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晳曰我之情陳兵輕進意雖求勝而終自敗也　梅堯臣曰可勝而戰戰則勝矣未見可勝勝可得乎　何

氏曰凡用兵先定必勝之計而後出軍若不先謀而欲恃強勝未必也　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興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攻不必拔不可以言取勝於無形天下不聞料敵制勝之智不見裨旅輯將之功若留侯未嘗有戰陣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曹公曰善用兵者先自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先敵之敗亂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修治爲不可勝之道保法度不先敵之敗亂也　陳皞曰謀不虛運策不徒發　張預曰力戰而之國軍至無房掠不伐樹木汚井竈所過山川城社陵墓必滌而除之不習亡國之事謂之道法也軍嚴整有死無犯賞罰信義將若此者能勝敵之敗政也　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治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　賈林曰常修用兵之勝道保賞罰之法度如此則當爲勝不能則敗故曰勝敗之政也　梅堯臣曰攻守自修法令自保在我而已　王晳曰法者下之五事也　張預曰修治爲戰之道保守制敵之法故能必勝或曰先修飾道義以和其衆後保守法令以戰其下使民愛而畏之然後能爲勝敗

兵法一曰度

賈林曰度土地也　王晳曰丈尺也

二曰量

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王晳曰斟斛也

三曰數

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王晳曰百千也

四曰稱

賈林曰既知衆寡強知彼我之德業輕重才能之長短　王晳曰權衡也

五曰勝

曹公曰勝敗之政用兵之法當以此五事釋量知敵之情　張預曰此言安營布陣之法也李衞公曰教士猶布棊於盤若無盤路棊安用之

地生度

曹公曰因地形勢而度之　李筌曰既度有情則量敗而觀之　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擒強近不能攜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　梅堯臣曰因地以度軍勢　王晳曰地人所履也舉兵攻戰先計於地由地故生度度所以度長短知遠近也凡行軍臨敵先須知遠近之

計。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未出軍。先計敵國之險易。道路迂直。兵甲孰多。勇怯孰是。計度可伐。然後興師動衆。可以成功。

度生量。

杜牧曰。量者。酌量也。言度地已熟。然後能酌量彼我之強弱也。梅堯臣曰。因度地以量敵情。王哲曰。謂量有大小。言既知遠近之計。則須更量其地之大小也。何氏曰。量酌彼己之形勢。

量生數。

曹公曰。知其遠近廣狹。知其人數也。李筌曰。量敵遠近強弱。須備知士卒軍晉之數而勝也。杜牧曰。數者。機數也。言強弱已定。然後能用機變數也。賈林曰。量地遠近廣狹。則知敵人人數多少也。梅堯臣曰。因量以得衆寡之數。王哲曰。數所以紀多少之數。曹公曰。知其人數。何氏曰。數機變也。先酌量彼我強弱利害。然後爲機數。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

數生稱。

曹公曰。稱量敵孰愈也。李筌曰。分數既定。賢智之多少。得賢者重。失賢者輕。如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輕重。別賢愚而稱之。錙銖則強。杜牧曰。稱校也。機權之數已行。然後可以稱校彼我之勝負也。梅堯臣曰。因數以權輕重。王哲曰。稱所以知重輕。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重輕所在。何氏同杜牧註。

稱生勝。

曹公曰。稱量之數。知其勝負所在。李筌曰。稱知輕重。勝敗之數可知也。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陳皞、杜佑同杜牧上五事註。梅堯臣曰。因輕重以知勝負。王哲曰。重勝輕也。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故可勝也。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伍。度以量地。數以量兵。地與兵相稱。則勝。五者皆因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陳。隨地形而變是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曹公曰。輕不能舉重也。李筌曰。二十兩爲鎰。銖之於鎰。輕重異位。勝敗之數。亦復如之。梅堯臣曰。力難制也。王哲曰。言銖鎰者。以明輕重之至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曹公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御覽注仞七尺也。其勢疾也。原本云。其高勢疾也。皆從御覽。）

杜預伐吳。言兵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自解。則其淺也。杜牧曰。夫積水在千仞之谿。不可測量。如我之守不見形也。及決水下漏。渾渾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梅堯臣曰。水決千仞之谿。莫測其迅。兵動九天之上。莫見其跡。此軍之形也。王哲曰。千仞之谿至險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張預曰。水之性避高而趨下。決之赴深谿。固湍淺而莫之禦也。兵之形象水。乘敵之不備。掩敵之不意。避實而擊虛。亦莫之制也。或曰。千仞之谿。謂不測之淵。人莫能測其強弱及乘虛而出。則其鋒莫之能當也。

孫子十家註卷五

魏武帝曹公曰用兵任勢也。李筌曰。練以形成。如決積水之勢。故以是篇次之。王哲曰。勢者。蓋以形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

張預曰。兵勢以成。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曹公曰。部曲爲分。什伍爲數。孟氏曰。分隊伍也。數。兵之大數也。分數多少。制度先定。李筌曰。善用兵者。治衆如治寡。韓信之論楚漢也。須知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其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韓信曰。多多益辦是也。陳皞曰。若衆兵既衆。即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陳。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梅堯臣曰。部伍奇正之分數。各有所統。王哲曰。分數謂部曲也。偏裨各有部分。與其人數。若師旅卒兩之類。張預曰。統衆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

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

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　杜牧曰旌旗鐘鼓敵亦有之我安得獨爲形名圖衆如圖寡也夫形者陳形也名者旌旗也戰法曰陳間容陳是曳白刃故大陳之中復有小陳各占地分皆有陳形旗者各依方色或認以鳥獸某將某陳自有名號形名已定志專勢孤人自爲戰收則自收勝則自勝戰百萬之兵如戰一夫此之謂也　陳皞曰夫軍士既衆分布必廣臨陳對敵遥不相知故設旌旗之形使各認之進退遲速又不相聞故設金鼓以節之所以令之曰聞鼓則進聞金則止曹說是也　梅堯臣曰形以旌旗名以采章指麾應速無有後先　王晳曰曹公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晳謂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號也　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周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曹公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　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將三軍無奇兵未可與人爭利漢吳王濞擁兵入大梁吳將田伯祿說吳王曰兵屯梁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不從遂爲周亞夫所敗此則有正無奇　杜牧曰解在下文　賈林曰當敵以正陳取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不敗也　梅堯臣曰動爲奇靜爲正靜以待之動以勝之　王晳曰必當作畢字誤也奇正還相生故畢受敵而無敗也　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如韓信背水而陳以兵循山而攻趙幟以破其國則背水正也循山奇也信又盛兵臨晉而以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虜魏王豹則臨晉正也夏陽奇也由是觀之受敵無敗者奇正之謂也財線子曰今以鏡鍵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　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財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竹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

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

曹公曰以至實擊至虛　孟氏曰碬石也兵若訓練至盤部領分明更能審料敵情委知虛實後以兵而加之實同以碬石投卵也　李筌曰碬實卵虛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　王晳曰碬治鐵也　何氏曰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　張預曰下篇曰善擊者使敵不知所守善守者使敵不知所攻此之謂也

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此虛實彼我之法也引致敵來則彼勢常虛不往趨彼則我勢常實以實擊虛如舉石投卵其破之必矣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曹公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　杜佑曰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　李筌曰戰無其法難以勝敵　梅堯臣曰用正合戰用奇勝敵　何氏曰如戰國廉頗爲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戰又間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絕趙軍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兵分爲二糧道絕括卒敗又唐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房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絕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四千出爲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房候騎但馳驟遊獵耳若輕之及與房相遇則掎角疊陳選善射者爲別隊持滿以待之房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奇兵擊走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又太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黑衣元甲分爲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等分統之每還寇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之賊徒氣懾又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依之漢祖壯其材會北虜入寇進去授坊州刺史房主道遼高祖出奇兵井陘進以間道先入沼北因定河北此皆以奇勝之迹也　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李筌曰動靜也　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　李筌曰通流不絕　張預曰言應變出奇撫有窮竭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杜佑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李筌曰奇變如日月四時虧盈寒暑不停　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

不竭如江河

故善出奇者（北堂書鈔作善出兵按兵者義兵也義人以其如天地如江河之故爲奇耳宋時諸本則皆作奇故鄭友賢云不言正固文也）之無窮如天地

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李筌曰。變人八音奏樂之曲。不可盡聽。
色不過五。
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北堂書鈔聽作觀）味不過五。
李筌曰。酸、辛、醎、甘、苦也。
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曹公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　李筌曰。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法生之無窮。
窮如天地已下。皆喻八陳奇正也。　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王
戰孰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李筌曰。邀截掩擊萬途之勢。不可窮盡也。　梅堯臣曰。奇正者。用兵之鈐鍵。制勝之樞機也。臨敵運變。循環不窮。窮則敗也。　何氏曰。六韜云。奇正發於無窮之源。（原本作孟氏。按合注之例。孟氏在前。今置於此。當是何氏注傳寫誤耳。故從何氏。）　張預曰。戰陳之勢。止於奇正一事而已。及其變
而用之。則萬途千轍。鳥可窮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環無窮。不可窮倪也。　梅堯臣曰。變動周於不極。　王晳曰。敵不能窮我也。
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環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　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奇變化相
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湍下。皆由急
疾之流。激得其勢。　張預曰。水性柔弱。險徑要路。激之疾流。則其勢可以轉巨石也。
鷙鳥之疾。（御覽作鳥之擊。按當作擊。詳李筌本作疾。古鈔本作擊。呂氏春秋云。若鳥之擊也。搏擊則窮。）至於毀折者。節也。
曹公曰。發起擊敵。　杜佑曰。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擊搏也。（搏原本作摶。通典作擊。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候之
明。邀得尪折之節也。王子曰。鷹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　李筌曰。柔勢
可以轉剛。況於兵者乎。彈射之所以中飛鳥者。善於疾而有節制。　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
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擢之。放能毀折物也。　梅堯臣曰。水雖柔。勢迅則漂石。鷙雖微。節勁
則折物。　王晳曰。鷙鳥之疾亦勢也。由勢然後有搏擊之節。下要云險。放先取漂石以喻也。　何氏曰。
水能動石。高下之勢也。鷙能搏物。能節其遠近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原本誤并作勢。按魏武孫子云。魏氏節短。不作勢。古鈔勢字也。今改正。餘內并同。）節短。
曹公李筌曰。險猶疾也。　杜牧曰。險者言戰爭之勢。發則殺人。故下文喻如弩機。　王晳曰。險隘而成勢。
致其疾。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勢短。
曹公李筌曰。短近也。　杜佑曰。短近也。節制也。短近言能固危取勝。以遠擊近也。如鷙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　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　王哲曰。鷙之能搏者。發必中。來勢遠而所搏之節至短也。兵之乘機。當如是耳。曹公曰。短者近也。
孟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險疾。短近也。言善戰者。先度地之遠近。形之成狹。然後立陳。使部伍行列。相去不遠。其進擊則以五十步爲節。不可過遠。故勢迅則難禦。節近則易勝。
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曹公曰。在度不遠。發則中也。　杜佑曰。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彍張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原本無。今據通典補。）　李筌曰。弩不
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微也。楼者圖須以近節量之。中。勢尚疾。節務速。　杜牧曰。彍張也。如弩已張。發則殺人。故上文云其勢險也。然後必能中。故上文云其節短。短乃近也。此言戰陳不可遠逐敵人。恐有隊伍離散斷絕。及爲敵所乘也。故牧野誓曰。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以近也。　陳皞曰。弩之發機。近則易中。遠則易失。
趨馳不速。奮擊不近。則不能克敵而全勝。　賈林曰。戰之勢如弩之彍。兵之勢如機之發。
彍弩在張。如弩之張。勢不遠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　王哲曰。戰勢如弩之張者。所以有待也。
待其有可乘之勢。如發其機。　何氏曰。險疾也。短近也。此言擊戰得形。便如張弩。
於便近。不得追擊過差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張預曰。如弩之發。節不可遠。言趨利尚疾。奮擊貴近也。故太公曰。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
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曹公曰。旌旗亂也。示敵者亂。以金鼓齊之。車騎（原本作卒騎者。按武經、通典改正。）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
曰旌旗亂也。示敵者亂。以金鼓齊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
或來。視之若散。撥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幟（原本誤作幅。從通典改。）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亦騎齊轉
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而指趨各有所
應。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混。所以示敵之輕己者也。渾胡本反。沌（通典御覽補）李

篆曰紛紜雜鬪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背也示敵可敗而不可敗者號令齊整也　杜牧曰此言陳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陳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而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進退疾徐疏密之節一如戰陳表乃旗也旗者蓋與民期於下也握奇文曰先出遊軍定兩端蓋遊軍執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後軍士趨之兵於旗下乃出奇正變爲陳也周禮蒐苗獮狩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此則八陳遺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餘之詞乃後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雜其事耳夫五兵之利無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獨有弧矢必聖人獨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蓋戰法利於弧矢者非得陳不見其利故黃帝勝於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在於近代可以驗之者晉武時羌陷涼州司馬督馬隆謂衆勇士三千平之募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軍西渡溫水房騎入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房戰每廣胡騎奔突皆戎車徒步相參皁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素至悉除舊法令諸軍各爲步騎突厥聞之以手加額仰天曰天賜我也大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一戰大破之此乃以徒制騎士若非有陳法知鬪圖首尾之道安能制勝也此禮曰行前朱雀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司農云以四獸爲軍隊象天也孔疏曰此言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但不知作之何如耳何彼云盡此四獸於旌旗上以標先後左右之陳也急善其怒言其卒之勁利威怒如天之怒也招搖北斗杓第七星也舉此則六星可知也陳象天文即北斗也復曰進退有度鄭司農註曰度謂伐與步數也孔疏曰如牧野誓云六步七步四伐五伐是也復曰左右有局鄭司農註曰局是部分孔疏曰言軍之左右各有部分進則就敵退則就列不相亂也下文復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返兵變遊之讎不同國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此言讎辱至於戰爭期在必勝故不可不知陳法也其文故相次而言乃聖賢之深旨矣軍志曰陳間容陳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爲治然後能爲亂也夫爲亂者出入不時樵採縱橫刁斗不嚴是也　賈林曰治亂之分各有度數　梅堯臣曰以治爲亂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進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此亦與曲禮之說同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今驟州前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陳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諸葛出斜谷以兵少但能正用六數今盤屋司竹園乃有衝壘司馬懿以十萬步騎不敢決戰蓋知其能也　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也見有利之勢而不動敵人以我爲實怯也　孫矱曰勇者疾速也怯者淹緩也敵人見我欲進不進即以我爲怯也必有輕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勢以攻之彼且輕韓信鄭人誘我師是也　孟氏註同孫矱　梅堯臣曰以勇爲怯示之以不取　王晳曰勇怯者勢之變　張預曰實勇而僞示以怯因其

勢也。魏將龐涓攻韓。齊將田忌救之。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使齊軍入魏地。日減其竈。涓聞之。大喜曰。吾素知齊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敗於馬陵。

强弱形也。

曹公曰。形勢所宜。　杜牧曰。以强爲弱。須示其形。匈奴冒頓示婁敬以羸老是也。　陳皞曰。楚王殺申軍以服隨人。用爲後圖。此類也。　王哲曰。强弱者形之變。　何氏曰。形勢轉變。以誘敵戰。非怯非弱也。示亂不亂。隊伍本整也。　張預曰。皆强而僞示以弱。見其形也。漢高祖欲擊匈奴。遣使覘之。匈奴匿其壯士肥馬。見其弱兵羸畜。使者十輩。皆言可擊。惟婁敬曰。兩國相攻。宜矜誇所長。今徒見老弱。必有奇兵。不可擊也。帝不從。果有白登之圍。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曹公曰。見羸形也。　李筌曰。善誘敵者。軍或强能遁退其敵也。吾人伐齊。斥山澤之險。避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與曳柴從之。齊人登山而望晉師。見旌旗揚塵。謂其衆而夜遁。則皆弱齊爲强也。齊伐魏將。田忌用孫臏謀。減竈而趨大梁。魏將龐涓逐之曰。齊虜本作齊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爲齊人所敗。殺龐涓。虜魏太子而旋。形以弱而敵從之也。　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强。則示之以强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魏龐涓逐之曰。齊虜本作齊今改正。何其怯也。入吾境亡者半矣。及馬陵。道狹。臏乃斫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俱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閼門。爲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張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連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爲救兵雲集。視城而遁。不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興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强。示之以强。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　梅堯臣曰。形亂弱而必從。　王哲曰。誘敵使必從。　何氏曰。移形變勢。誘動敵人。敵昧於戰。必落我計中。而來力足制之。　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晉楚相攻。苗賁皇謂晉侯曰。若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果敗楚師。又楚伐陸渾。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皆此二義也。

予之敵必取之。

曹公曰。以利誘敵。敵遠離其壘。而以便勢擊其空虛。孤特也。　杜牧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公分兵而反。下馬解鞍。時白馬輜重在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紹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繼至。或分趨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人。遂大破之。斬文醜。　梅堯臣曰。示畏怯而必取。　王哲曰。餌敵使必取。予與同。　張

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吳以囚徒誘楚。楚以檻者誘紱是也。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曹公曰。以利動敵也。　李筌曰。後漢大司馬鄧禹之攻赤眉也。赤眉佯北。棄輜重而遁。車皆載土。覆之以豆。禹軍乏食競趨之。不爲行列。赤眉伏兵於至鞏之禹大敗。則其義也。　杜牧曰。以利動敵。敵既從我。則嚴兵以待之。上文所解是也。　梅堯臣曰。以上數事動誘敵而從我。則以精卒待之。　王哲曰。或使之從。或使之取。必先嚴兵以待之也。　何氏曰。敵貪我利。則失行列。利既能動。則以所待之卒擊之。無不勝也。如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衛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分擊破之。十六國南梁禿髮傉檀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碩等至於城下。傉檀偏牛羊於野。碩衆採掠。傉檀分兵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予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七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敷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七列河等歸附。必來邀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七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邀擊。破七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七列河之衆。

張預曰。形之既從。予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則以勁卒待之。李靖以卒爲本。以本待之者。謂故能擇人而任勢。

一作故能擇人而任之。諸家作任勢者多矣。　曹公曰。求之於勢者。專任權也。不責於人者。權變明也。　杜佑曰。權變之明。能循當於人。任己之形勢也。　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故能擇其所能任之夫。勇者可戰。謹愼者可守。智者可說。無衆物也。　杜牧曰。言善戰者。先料兵勢。然後量人之材。隨短長以任之。不責成於不材者也。曹公征張魯於漢中。張遼李典樂進將一千餘守合淝。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依而吳孫權率十萬人衆圍合淝。乃共發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戰。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威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與與遼同出。果大破孫權。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權攻城十日。不拔。乃退。孫盛論曰。夫兵詭道也。至於合淝之守。驟弱無援。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衆者必懷貪惰。我以致命之師。擾貪惰之師。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

矣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異同爲之密教節言其用卒至而應若合符契也　陳皞曰善戰者專求於勢見利速進不爲敵先專任機權不責成於人苟不獲已而用人即須擇而任之　賈林曰謂爲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敵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　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當在擇人而任勢　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　王皙曰凡任人之法使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勢不責人之所不能故隨材大小擇而任之猶縱子曰因其所長而用之言三軍之中有長於步者有長於騎者因能而用則人盡其材又晉侯類能而使之是也

任執者（通典無任字）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曹公曰任自然勢也　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

故善戰人之勢（通典善字）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杜佑曰言形勢之相因（原本無因字通典補）　李筌曰觸通以爲坂上走丸言其易也　杜牧曰圓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過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自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終滅吳此蓋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梅堯臣曰圓石在山勢一人推之千人莫御也　王皙曰石不能自轉因山之勢而不可遏也戰不能安勝因兵之勢而不可支也　張預曰石轉於山而不可止過者由勢使之也兵在於險而不可制禦者亦勢使之也李靖曰兵有三勢將輕敵士樂戰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謂之氣勢關山狹路羊腸狗門一夫守之千人不過謂之地勢因敵怠慢勞役飢渴前營未舍後軍半濟謂之因勢故用兵任勢峻坂走丸用力至微而成功甚博也

孫子十家註卷六

虛實篇（曹公曰）杜牧曰夫兵者避實擊虛先須識彼我之虛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李筌曰）善用兵者以虛爲實善破敵者以實爲虛故次其篇　王皙曰凡自守以實攻敵以虛張預曰形篇言攻守勢篇說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兩齊之法然後知奇正先知奇正相生之術然後知虛實變奇正自攻守而見虛實由奇正而見於次勢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御覽作戰地而待敵者佚）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之形猶兵勝負之形　李筌曰任勢御衆當如此也　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戰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則靜置之危地則動方正則止圓斜則行自然之勢也三軍之衆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不得已則鬬亦自然之道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形勢之地我先據之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而力有餘

曹公李筌並曰力有餘也　賈林曰先處形勝之地以待敵者則有備豫士馬閑逸　杜佑同賈林註

孟氏曰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則不利矣　李筌曰力不足也太一遁甲云彼來攻我則我爲主彼爲客主易客難也是以太一遁甲言其定計之義故知勞佚事不同先後勢異　杜牧曰後周遣將帥突厥之衆逼齊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面下去城二里諸將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佚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前鋒盡殪自餘遁矣　賈林曰敵處便利我則不往引兵別擊示不敢其軍敵謂我無謀必來攻襲如此則反令敵倦而我不勞　梅堯臣曰先至待敵則力完後至趨戰則力屈　何氏

曰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枸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漢邑漢將馮異即驰馬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此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方盛臨境狃伏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圍城偃旗息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舉烽鼓建旗而出虜軍遥望駭亂奔走追而大破之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軍且至周文步將李弼曰彼兵我寡不可平地證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陳合戰大破之　張預曰便利之地彼已據之我方趨彼以戰則士馬勞倦而力不足謂所戰之地我宜先到立陳以待彼則已佚矣彼先結陳我後至則我勞矣若宋人已成列楚師未既濟之類

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杜佑曰言兩軍相遠强弱俱敵彼可使懸險而來我不可懸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從也　李筌曰故能致人之勞不致人之佚也　杜牧曰致令敵來就我我當蓄力待之不就敵人恐我勞也後漢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潛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綴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攻之弇喜謂諸將曰吾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大破之遂臨陳斬費邑　梅堯臣曰能令敵來則敵勞我不往就則我佚　王晳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何氏曰令敵自來　張預曰致敵來戰則彼勢常虛不往赴戰則我勢常實此乃虛實彼我之術也取弇先逼巨里以誘致費邑近之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曹公曰誘之以利也　李筌曰以利誘之敵則自遠而至也趙將李牧誘匈奴則其義也　杜牧曰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大喜率衆來入牧大破之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奔走袁紹不敢犯邊也　梅堯臣曰何能自來示之以利　何氏曰以利誘之而來我佚敵勞　張預曰所以能致敵人之來者誘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攻其所必救　杜佑曰出其所必趨（原本作壅其所必趨下附已意故上之所釋下或不拘也）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貓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蹊萬鹿不得過　李筌曰害其所急彼必釋我而自固也魏人寇趙邯鄲孫臏曰夫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拘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解矣今二國相持輕銳竭於外疲老殆於內我襲其虛彼必解鬬而奔命所謂一舉存趙而弊魏也後魏果釋趙而奔大梁遮齊人於馬陵魏師敗績　杜牧曰曹公攻河北師次頓丘憑山賊于毒等攻武陽曹公乃引兵西入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曹公要擊於內大破之也　陳皞曰子胥疲楚師孫武走魏將之謂也　梅堯臣曰敵不得來當制之以害　王晳曰以害形之敵患之而不至　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趨要耳孫臏走大梁而解邯鄲之圍是也

故敵佚能勞之

曹公曰以事煩之（御覽作以利煩之）　李筌曰攻其不意使敵疲於奔命　杜牧曰高頻言平陳之策於隋主曰江北寒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其彼收穫之際徵兵上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屢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於是陳人始病　梅堯臣曰撓之使不得休息　王晳曰巧致之也何氏曰養秋時吳王闔閭間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彼必道弊疲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張預曰爲多方以誤之之術使其不得休息或曰彼若先處戰地以待我則是彼佚也我不可起而與之戰我既不往彼必自來即是變佚爲勞也

飽能飢之（原本作饑之者後人臆改也今從通典御覽正之）

曹公曰絕糧道以饑之　李筌曰焚其積聚芟其禾苗絕其糧道但能饑之我爲主敵爲客則可以絕糧道而饑之如我爲客敵爲主則如之何答曰饑敵之術非止絕糧道但能饑之則是隋高熲平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屋有蓄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敵修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遂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困三國時諸葛誕文欽據壽春及招吳請援司馬景王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當多方以亂之因命合圍遣羸疾寄食淮北處軍士豆人三升誕欽聞之果喜景王愈鼠形以示之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糧盡攻而拔之隋末宇文化及率兵致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少因僞和之以弊其衆化及大喜恣其兵食饕密餽之其後食盡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前後相繼化及以此遂敗　陳皞曰饑敵之術在臨事應機　梅堯臣曰要其糧使不得餽　王晳曰謂敵人足食我能使之饑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楊素毀車以誘突厥是也　何氏曰如吳楚反周亞夫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

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張夫會兵梁陽吳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使輕騎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兵之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乃引兵去精兵追擊大破之王亦未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於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虜鄉引精兵十餘萬人南渡橫陳汎水阻南山間爲莽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懼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破獲其輜重明晨自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乏食陳潰遂斬阜賜唐輔公祏遣其僞將馬惠亮陳當世領水軍屯於博望山陳正通河間王孝恭徐紹宗率步騎軍於青州山河間王孝恭至堅壁不與鬬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晡餧夜薄我營孝恭安臥不動明日縱羸兵以攻賊覘使盧祖尚率精騎列陳以待之俄而攻羸者賊走出追奔數里遇祖尚伏兵與戰大敗之正通乘勢而走　張預曰我先舉兵則我爲客彼爲主我爲客則食不足爲主則飽有餘若奪其蓄積困糧於彼館穀於敵則我反佚彼反饑矣則是變客爲主也不必焚其積聚廢其農時然後能饑敵矣或彼客則絕其糧道廣武君欲繞奇兵以遮絕韓信軍後是也

安能動之

曹公曰攻其所必愛出其所必趨則使敵不得不相救也　李筌曰出其所必趨擊其所不意攻其所必愛使不得不救也　杜牧曰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於遼東阻遼水以拒魏軍宣王曰賊堅營高壁以老我師攻之正入其計古人云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我今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陳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來邀之乃縱擊大破之竟平遼東　陳皞曰左傳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先軫曰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遂破楚師　孟氏註同曹公　梅堯臣曰趨其所顧使不得止　王晳同李筌註　何氏曰攻其所愛豈能安視而不動哉　張預曰彼方安守以爲自固之術不欲速戰則當攻其所必救使不得已而須出夾駢堅壘秦伯挑其裨將遂皆出戰是也

出其所必趨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從御覽改趨其所不意

曹公曰使敵不得不相往而救之也　何氏曰令敵人須應我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

曹公曰出空虛避其所守擊其不意　李筌曰出敵無備從孤擊虛何人之有　杜牧曰梁元帝時西蜀稱帝舉兵東下將攻元帝西魏大將周文帝曰平蜀與中國隔絕百餘年矣特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剋速邇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計將安出邇曰蜀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晨夜奔襲之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攻其服心必向風不守豈以平蜀言不勞者空虛之地無敵人之與行止在我放不勞也　陳皞曰夫言空虛者非止爲敵人不備也但備之不嚴守之不固將弱兵亂糧少勢孤我盛軍臨之彼必望風自潰是我不勞苦如行無人之地　梅堯臣曰出所不意　何氏曰曹公北征烏桓謀臣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得以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公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公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又虜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率遂二千里行空虛之地平吐谷渾而還故太宗曰且李靖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古今未有也　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無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由陰平之徑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李筌曰無虞易取　杜牧曰營其東擊其西誘其前襲其後後漢張步都劇使弟藍守西安又令別將守臨淄去臨淄四十里耿弇引軍營其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其實易攻弇令軍吏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諸將鼓譟而登及明至臨淄城下據軍衝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日夜爲備臨淄出其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勢孤所謂擊一得兩蠲如其策後漢末朱雋擊黃巾賊帥韓忠於宛雋作長圍起土山以臨其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擔幢乞降　陳皞曰國家征上黨王宰知劉稹特天井之險不爲固守之計宰悉力攻鄧而後守禎失其險終陷其巢穴也　梅堯臣曰言擊其南實攻其北　王晳曰攻其虛也謂將不能兵不精壘不堅備不嚴救不及食不足心不一爾　張預曰善攻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人莫之能測莫之能知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攻也周亞夫擊七國於昌邑也賊弃壁東南趨亞夫使備其西北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曹公曰情不泄也　李筌曰善攻者器械多也東魏高歡攻鄴是也善守謹備也周韋孝寬守晉州是也　杜牧曰攻取備禦之情不泄也　賈林曰教令行人心附備守堅固微隱無形敵人猶豫智無所措也　梅堯臣曰善攻者機密不泄善守者周備不隙　王晳曰善攻者待敵有可乘之隙速而攻之

則使其不能守也善守者常爲不可勝則使其不能攻也云不知者攻守之計不知所出耳　何氏曰言攻守之謀令不可測　張預曰夫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不足者非力弱也蓋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所謂有餘者非力强也蓋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精乎攻守者也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神乎故能爲敵司命又通典本作故能爲變化司命）

杜佑曰言其微妙所不可見者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如天之司命也　李筌曰言二道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於言說也微妙神乎敵之死生懸形於我故曰司命　杜牧曰微者隱也神者動也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懸於我故如天之司命　梅堯臣曰無形則微妙不可得而窺無聲則神速不可得而知　王哲曰微密則難窺神速則難應故能制敵之命　何氏曰武論虛實之法至於神微而後見成功之極也吾之實使敵視之爲虛吾之虛使敵視之爲實敵之實吾能使之爲虛敵之虛吾能知其虛實而吾能審敵之虛實也吾欲攻敵也知彼所守者爲不識吾虛實而所不守者爲虛吾將避其堅而攻其瞷批其亢而擣其虛敵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爲不急而所不攻者爲要吾將示敵之虛而誘吾之實彼示形在東而吾設備於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當守吾之守也敵不料其所當攻攻守之變出於虛實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動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滅跡而不可見韜聲而不可聞若從地出天下餘出間入星耀鬼行入於無間之城旋乎九泉之泥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於天下之聽耳不能聽其聲之神有形者至於無形有聲者至於無聲非無形也敵人不能窺也非無聲也敵人不能聽也虛實之變極也善守兵者通於虛實之變途可以入於神微之奧不善者安然尋微窮神而泥其用兵之跡不能泯其形聲而至於聞見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虛實之變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安得無形與聲哉但敵人不能窺聽耳　張預曰攻守之術微妙神密至於無形之可視無聲之可聞故敵人生死之命皆主於我也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御覽速作遠，按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衝突其空虛也　李筌曰進者襲空虛懈怠退必幅重曹公曰卒往進攻其虛懈退又疾也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在先行遠而大軍始退已者以不可追後趙王石勒兵在葛陂吾固欲屏師於鄴懼晉人躡其後用張賓計令幅重先行遠而不可及也此篹以速字爲遠者也　杜牧曰既攻其虛敵必敗敗喪之後安能追我我故得以疾退也　陳皞曰杜說非也曹公之圍張繡也城未拔力未屈而去之繡兵出襲其後賈詡止之繡不聽果被曹公所敗繡謂詡曰公既能知其敗必能知其勝詡曰復以敗卒襲之繡從之

曹公果敗豈是敵襲之後不能追之哉蓋言乘虛之進敵不知所禦逐利而退敵不知所追也　梅堯臣曰進乘其虛則莫我禦退因其弊則莫我追　何氏曰兵進則衝虛兵退則利速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也　張預曰對壘相持之際見彼之虛隙則急進而擣之敵豈能禦我也獲利而退則速還壁以自守敵豈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風來電往敵不能制

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

曹公李筌曰絕其糧道守其歸路攻其君主也　杜牧曰我爲主敵爲客我爲主則攻其君主司馬宣王攻遼東直指襄平是也　梅堯臣曰攻其要害　王哲曰曹公曰絕糧道守歸路攻君主也哲謂敵若堅守但能攻其所必救則與我戰也若欲奪欲攻巨里以致晉邑亦是也　何氏曰如魏將司馬宣王攻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乘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長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還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唐馬燧討田悅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真李艾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滑青衰三軍爲首尾計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兵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彼故當戰也燧爲諸軍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道遶洹水日挑戰悅不敢出悅州兵以軍少懼爲燧所兵引軍合於悅悅與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遮燧燧乃引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明時擊鼓吹角濟師傍洹水徑赴魏令曰聞賊至則止爲陳又令百騎吹鼓角背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果發止鼓角匿其傍伺悅軍果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乃率滑青衰州步騎四萬餘人踰橋淹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甲令無動命前除草斬荊棘廣百步以爲陳募勇力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列以候賊至比悅軍至則火止氣乏力衰乃縱兵擊之悅軍大敗悅走橋橋以焚矣悅軍亂赴水斬首二萬餘青軍殆盡　張預曰我爲客彼爲主我兵強而食少彼勢弱而糧多則利在必戰敵人雖有金城湯池之固不得守其險而必來與我戰者在攻其所顧愛之地使救相及也若楚人圍宋晉將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又晉宣帝討公孫文懿忽乘城而走襄平討其巢穴賊果出邀之遂逆擊三戰皆捷亦其義也

我不欲戰畫地而守之

曹公曰軍不欲煩也　孟氏曰以物畫地而守喻其義也蓋我能戒敵人之心不敢至也　李筌曰拒境自守也若入敵境則用天一遁甲冀人閉六戊之法以刀畫地爲營也

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曹公曰乖反也反其道示以利害使敵疑之我未修壘壍敵人不以形勢之長就能加之於我者不敢攻我也（自武帝始變以下據御覽補）　李筌曰乖異也設奇異而疑之是以敵不可得與我戰漢上谷太守李廣縱人捉馳分兵防擬毋如登山瞰城垂髮視外敵人分張之勢我則盡知我之攻守之方故則不測故我能專一敵則分離專一者力全分離者力寡以全擊寡故能必勝也　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少也　王哲曰多爲之形使敵備已其實攻者則無備也故我專敵分矣專則衆分則寡十攻一者大約言耳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夫勢聚則强兵散則弱以衆强之勢擊寡弱之兵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杜佑曰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知所舉而不知治所集　張預曰無形勢故也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

梅堯臣曰敵不知則處處爲備

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

曹公曰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王晳曰與敵必戰之地不可使敵知之知則并力得拒於我曹公曰形藏敵疑　張預曰不能測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故分離其衆所在輒爲備遂致衆散而弱勢分而衰是以吾所與接戰之處以大衆臨孤軍也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杜佑曰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　梅堯臣曰所備皆寡也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曹公曰上所謂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以備我也　孟氏曰備人則我散備我則彼分　杜佑曰敵散分而少者皆先備人也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李筌曰陳兵之地疑則謂衆難而備我也　杜牧曰所戰之地不可令敵人知之我形不可測左右前後不知亦不知我何處來攻何地會戰故分兵徼衝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必敗也　梅堯臣曰使敵愈備則愈寡也　王晳曰左右前後供備則俱寡　何氏同諸註　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寡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衆者爲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益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益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原本作攻今據通典改正）

杜佑曰我專一而敵分散　梅堯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見故敵視以爲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爲正形人者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紛紜使敵莫測無形者也敵形既見我乃合衆以臨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勢以防備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原本作以敵攻其一也今據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　梅堯臣曰使敵不知我何處來攻故分兵徼衝處處防備形藏者衆分多者寡必敗也　王晳曰左右前後供備則俱寡　何氏同諸註　張預曰左右前後無處不爲備則無處不兵寡也所以衆者爲兵分而廣備於人也所以寡者爲專而使人備己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曹公曰以度益知空虛會戰之日　孟氏曰以度益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先已至可不往以勞之　杜佑曰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

7A
126

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全　李筌曰知戰之地則舟車步騎之所便也魏武以北士未安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強是以有黃蓋之敗吳王濞臨吳楚之衆奔馳於梁鄭之間此不知戰地日者故太一遁甲曰計法三門五將主客成敗則可知也於是千里會戰而勝　杜牧曰宋武帝使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內水向黃武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往外水來而料我盛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內水此則制敵之奇也而虛此聲先馳賊知虛實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函邊書曰至白帝乃開書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熙宋林於中水取廣漢使臨騎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讓從枲以重兵備內水齡石潰之　陳皞曰杜註止言知戰之地未敍知戰之日我若伐敵至期不得與我戰敵來侵我我必預備以應之項羽謂曹咎曰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與將戰會荷不知必戰之日安能爲約　梅堯臣曰若能度必戰之地必戰之日雖千里之遠可剋期而與戰　王晳曰必先知地利敵情然後以兵法之度量計其遠近知其空虛審敵趣應之所及戰期也如是則雖千里可會戰而破敵矣故曹公曰以度量知空虛會戰之日是也　張預曰凡舉兵伐敵所戰之地必先知之師至之日能使人人如期而來以與我戰知戰地日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蔓叔知晉人襲師必於殽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要龐涓於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杜佑曰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己方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懼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杜牧曰管子曰計未定而出兵則戰而自毀也　梅堯臣曰不能救者寡也左右前後尚不能救況遠乎　張預曰不知敵人何地會兵何日接戰則所備者不專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敵則倉遑而與之戰左右前後猶不相援又況首尾相去之遼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

曹公曰越人相聚紛然無知也或曰吳越雖多亦爲我分之勝敗乎　陳皞曰孫子爲吳王闔閭論兵吳與越讎故言越兵雖多苟不善相救亦無益於勝敗之數　張預曰吾字作吳字之誤也吳越鄰國數相侵伐故下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言越國之兵雖曰衆多但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士衆雖多不能制勝敗之政亦何益也　梅堯臣曰吳越讎國也　李筌曰越過也不知戰地及戰日兵雖過人安知悉衆追北旗靡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賈林曰善覘敵者必知其動靜之理　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竹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遣市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非安靜也

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

孟氏曰若敵不知戰地期日我之必勝可常有也　杜牧曰爲勝在我故言可爲也今言勝可爲者何也蓋形篇論攻守之勢言敵若有備則不可必爲也今則主以越兵而言度越人必不能知所戰之地日故云可爲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何氏同孟氏註　張預曰爲勝在我故也形篇云勝可知而不可爲

敵雖衆可使無鬬

孟氏曰敵雖多兵我能多設變詐分其形勢使不得併力也　杜牧曰以下四事度量之敵兵雖衆使其不能與我鬬勝也　賈林曰敵雖衆多不知己之兵情常使急自備不暇謀鬬　梅堯臣曰苟能寡何有鬬　王晳曰多益不救奚所恃而鬬　張預曰分散其勢不得齊力同進則焉能與我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

孟氏曰策度敵情觀其施爲則計數可知　杜佑曰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　李筌曰用兵者取勝之兵法可制太一遁甲五將之計以定關格掩迫之數得失可知也　賈林曰樽俎帷幄之間以策謀之我得彼失之計皆先知也　梅堯臣曰彼得失之計我以算策而知　王晳曰策其敵情以見得失之數　張預曰籌策敵情知其計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計是也

作之（通典御覽并作候之接此與李筌本同又鄭友賢遺說亦作候之）而知動靜之理

杜佑曰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　李筌曰候星氣風鳥人情則動靜可知也士卒將時王者征昆陽有雲氣如壞山當營而墜去地數尺沒光武知其必敗梁王倩辯祭王有如堤之氣候景知其必勝風鳥貪財之類也此筌以作字爲候字者也　杜牧曰作激作也言激作敵人使其應我然後觀其動靜理亂之形也魏武侯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銳而擊交河而北北而勿制觀敵進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悉衆追北旗靡雜亂行止縱橫貪利務得若此之類將令不行擊而勿疑　陳皞曰作爲也爲之利害使敵赴之則知進退之理也　賈林曰善覘敵者必知其動靜之理　梅堯臣曰彼動靜之理可得而知也若竹文公拘宛春以怒楚將子玉子玉遂乘晉軍是其躁動也諸葛亮遣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司馬宣王宣王終不出戰此是非安靜也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

孟氏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地形勢生死可得而知　李筌曰夫破陳設奇或假旗鼓形之以弱或

虛列篝火藉輜。形之以彊。投之以死。致之以生。是以死生因地而成也。韓信下井陘。劉裕過大峴。則其義也。杜牧曰。死生之地。蓋戰地也。投之死地必生。沒之生地必死。言我多方誤撓敵人。以觀其應我之形。然後隨而制之。則死生之地可知也。　陳皞曰。敵人既有動靜。則我得見其生。有謀者。所處之地必生。無謀者。所投之地必死也。　賈林曰。見所理兵勢。則可知其死所。　梅堯臣曰。彼生死之地。我因形見而識。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形之以弱。則彼必進。形之以彊。則彼必退。因其進退之際。則知彼據之地死與生也。上文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是也。死地謂傾覆之地。生地謂便利之地。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智名勇功。皆出於爭。爭則有敗。故善戰者。不爭而勝。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復。重也。窮。極也。言善戰者。因敵變化而取勝。不可重復。故應形於無窮極也。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孟氏曰。兵之形勢。如水流。遲速之勢無常也。　梅堯臣曰。性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故兵無常勢。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虛實而取其勝者也。　李荃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以隨虛實也。　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因敵變動之形。以制勝。非衆人所能知。

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曹公曰。不以一形之勝萬形。或曰。不備知也。制勝者。人皆知吾所以勝。莫知吾所以制。　李荃曰。制勝人知之。制勝之法幽密。人莫知。　杜牧曰。言已勝之後。但知我制敵人使有敗形。本自於我。然後我能勝也。上文云。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彊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斯皆制勝之道。人莫知之也。　陳皞曰。人但知我勝敵之善。不能知我因敵之變。　梅堯臣曰。知得勝之跡。而不知作勝之象。　王晳曰。若韓信背水拔幟是也。人但知水上軍殊死戰不可敗。及道軍擾亂。遁走。不知吾能制使之然者。以何道也。　張預曰。立勝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測吾因敵形而制此勝也。

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曹公曰。不重復動而應之也。　杜佑曰。死官也。（按此句疑有脫誤。）　李荃曰。不復前謀以取勝。隨宜制變也。　杜牧曰。敵每有形。我則始能隨而應之以取勝。　賈林曰。應敵形而制勝乃無窮。　梅堯臣曰。不執故態。應形有權。　王晳曰。夫制勝之理。惟一而所勝之形無窮也。　何氏曰。已勝之後。不再用也。敵來斯應。不循前法。故不窮。　張預曰。已勝之後。不復更用前謀。但隨敵之形而應之。出奇無窮也。

故兵形避實而擊虛。知者不能謀。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水之行。（原本行作形。誤。今從劉（劉）子及通典、御覽改正。）避高而趨下。

梅堯臣曰。性也。

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梅堯臣曰。利也。　張預曰。水趨下則順。兵擊虛則利。

水因地（通典、御覽上有故字。）而制流。（通典、御覽、劉（劉）子皆作制形。御覽一作制。）

杜牧曰。因地之下。　梅堯臣曰。順高下也。　張預曰。方圓斜直。因地而成形。

兵因敵而制勝。

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虛實而取其勝者也。　李荃曰。不因敵之勢。何以制之哉。夫輕兵不能持久。守之必敗。重兵挑之使出。怒兵辱之。彊兵緩之。將驕宜卑之。將貪宜利之。將疑宜反間之。故因敵而制勝。　杜牧曰。因敵之虛也。　賈林曰。見敵盛衰之形。我得因而立勝。　梅堯臣曰。隨虛實也。　王晳曰。謂隄防疏導之也。　何氏曰。因敵彊弱而成功。　張預曰。虛實彊弱。隨敵而取勝。故兵無常勢。

梅堯臣曰應敵爲勢　張預曰敵有變動故無常勢水無常形

孟氏曰兵有變化地有方圓　梅堯臣曰因地爲形　張預曰地有高下故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通典作圓）

曹公曰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　李筌曰能知此道謂之神兵也　杜牧曰兵之紛因敵乃見勢不在我故無常勢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無常形水因地之下則可漂石兵因敵之應則可變化如神也　梅堯臣曰隨而變化微不可測　王晳曰兵有常理而無常勢水有常性而無常形兵有常理者聲色是也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勢有變則雖敗卒尚復可使擊勝兵況精銳乎　何氏曰行權應變在智略智略不可測則神妙者也　張預曰兵勢已定能因敵變動應而勝之其妙如神

故五行無常勝

杜佑曰五行更王　王晳曰迭相克也

四時無常位

杜佑曰四時迭用　王晳曰迭相代也

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曹公曰兵無常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續通典補）　李筌曰五行者休囚王相遞相勝也四時者寒暑往來無常定也日月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百刻者春秋二分則日夜均夏至之日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之日晝四十刻夜六十刻長短不均也月初爲朔八日爲上弦十五日爲望二十四日爲下弦三十日爲晦則死生義也孫子以爲五行四時日月盈縮無常況於兵之形變安常定也　梅堯臣曰皆所以象兵之隨敵也　王晳曰皆喻兵之變化非一道也　張預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勢之無定也

孫子十家註卷七

軍爭篇

曹公曰兩軍爭勝（李筌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　王晳曰爭者兩軍相對得利則勝宜先審知計迂直不可使敵乘我勢也　張預曰以軍爭爲名者謂兩軍爭利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次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算恭行天罰　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逆合軍聚衆

曹公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爲軍陳　梅堯臣曰聚國之衆合以爲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舉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衆　張預曰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以爲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爲和門左右門爲旗門（御覽旗作期）　以車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爲交和　李筌曰交謂和雜也合軍之後强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作之方相兼後合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牧曰周禮以旌爲左右和門鄭司農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敍和出入明次第也

變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變對也　賈林曰舍止也士衆變難和合而止於軍中趙利而動

梅堯臣曰軍門爲和門兩軍變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合戰爭利兵家難事也　張預曰軍門爲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門相變對也或曰與上下相變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爲舍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莫難於軍爭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變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變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疑化與訛通　杜牧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爲最難　張預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

曹公曰示以遠遠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本迂患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爲利

杜牧曰言欲爭奪先以迂遠爲近以患爲利誑給敵人使其慢易然後急趨也　陳皞曰言合軍聚衆變和而舍皆有舊制惟軍爭最難也苟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　賈林曰全軍而行爭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得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　梅堯臣曰能疑迂爲近轉患爲利難也　王晳曰曹公曰示以遠遠其道里先敵至晳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誠合兵從間道出也　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路乘其不備急趨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得地利是也　張預曰變迂曲爲近直轉患害爲便利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通典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委行爭赴其利則道路委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遽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晳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竭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證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軍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己輜重皆恐棄捐　李筌曰委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通典趙下有日夜不處二字

是故卷甲而趨通典趙下有利字卷字晳字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盧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能（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疲者後，是也。劉寅所用宋本正作勁者後。）其法十一而至。（通典作十而一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彊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軍也。能皆疲。（原本復作伏，卒作率，今改正。）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爲倍道兼行。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不擒哉。魏武遂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將之來，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爲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里。若如此爭利，衆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爲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半日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衆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馳力盡，如此則我勢敵伏，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將軍爲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能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晳曰：能贏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風之發，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苟日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之矣，卻敵人以伐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嶮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弊氣積力，增壘遺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閼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授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焉爲不勝哉。

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壹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輜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兼夜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能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敵飽，又復百尺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況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遠也，焉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蹶，絕挫也。杜佑曰：蹶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蹶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

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梅堯臣曰：十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晳曰：能勞之也，滅於太半，止挫敗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況百里乎，蹶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故無死亡。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梅堯臣曰：道近至多，雖或有勝，王晳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梅堯臣曰：道近至多，雖或有勝，王晳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勢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雖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謂蓄聚之屬。（通典委積下有御覽補。）李筌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變也。杜牧曰：弈也，豫，先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鍾

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通典無「師」字。）（張預注同。）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澤淖濘之所。必先審知。　張預曰。高而峻者爲山。衆水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鍾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通典無「者」字。）（杜佑御覽卷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輿轅之險。澮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悉盡知之。然後不失地利。衞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擊。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審其聲晦。其跡或剔髮刻面。或全冠徹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觀氣色。視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候望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利害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難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舉辭致討。趨利歷之地。略教求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蹊險則有墜決之害。辭行則有襲來之圖。夜止則有虛慌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離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蔽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車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房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飛皆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房獲其人。須防誑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察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導。厚其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即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衆畜城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士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鄒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譎道不能立事。　王哲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　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哲曰。誘之也。　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離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皞曰。合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王哲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爲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衞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爲奇。兵合則以散爲奇。三合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發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晳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襲。所向皆熸。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爲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哲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禦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駐車也。　杜牧曰。閉壁乾然。不可搖動也。　賈林曰。未見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峻不可犯。　王哲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觀萬象。　杜牧曰。如

元雲蔽天不見三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皙曰形藏也　何氏曰暗蔽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視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霆按圖冠子曰動如雷霆雷霆本此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激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晳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臧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瞑目

掠鄉分衆（通典御覽作指麾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本作指向又王晳云鄉音向則所見本異耳）

曹公曰因敵而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爲數道懼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抄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　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　梅堯臣曰以嬰士卒　王晳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　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晳曰廓視地形以懷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稱也敵輕重與吾有錄銓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懸權稱量已定然後動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爲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晳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興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窘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晳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爲鼓鐸（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同周官大司馬云鼓鐸鐲鐃之用共作金鼓者後人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鐸金鉦也（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牧以鼓鐸爲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今訂正）　杜牧曰鉦鐸也後人既改鼓鐸爲金鼓故并其注改之令訂正　聽其音辭以爲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晳曰鼓鼙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疏數皆有其節視不相見故爲旌旗

杜佑曰賠其指麾以爲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色不得不明　王晳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原本作人避諱故也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貴而旗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闔衆如闔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廓地分利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藏（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　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　王晳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　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焉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民作人從御覽通典改作變民下同）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　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壁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驚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答曰嘻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我壘

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壁。營壁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是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曲。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壘。上致柴薪。穴爲暗道。初梯上之。令人沿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來。雖入營門。四隅乾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聲鼓。諸營齊應。衆堡燔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強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舉火。出兵四面擊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宜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綿達。雖以居之。若有賊夜來。祈營萬人。一時鼓譟。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暗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祈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遙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震懾敵人耳目。　王晳曰。多者所以震懾視聽。使懾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鉤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皆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踪陳之。齊侯畏而服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伐邾。取訾婁。魯司馬施孟姚帥師救邾。與晉師遇。趙簡子登鐸遏以望晉軍。孟姚謂其右曰。晉師其旆。趙簡子鞭之。曰。女何知。其旆。亦旌旗之指麾耳。孟姚曰。旆動而旗不隨。其將有他志。簡子曰。善。遂不擊。三軍可奪氣。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諸登城鼓噪。聲之可破。既而三噪之。欽不能應。懼退。相與引而東。楚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窘將。攻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攻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哲曰。震懼甚悟。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究勇而輕敵。卒果散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

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忘死。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壘。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牢其氣者。當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憎。撓之令亂。間之令疎。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　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陳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鈔。恂辭詭不知。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僭氣不知。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漢慕容垂子寶、率衆伐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間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疑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　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　王晳曰。紛亂譁譟。則將心奪矣。　何氏曰。先須己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怯。亂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將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當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皞曰。初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晳曰。士衆凡初舉。氣銳也。

晝氣惰。

王晳曰。衰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晳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下同。）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本云曹劌之說是也。無曹劌曰已下文。按此乃合注者改之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氣者。軍之氣勇。　杜牧曰。陽氣生

於子、戌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舍、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挫兵不出、待我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憑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皞曰、有辰巳刻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刻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爲陽氣申午而爲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鋭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　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解易敗、　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憎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鬬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騷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鬬、不管誰劉、至於操刃而來鬬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忌憚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則降撫家之怒也、秦之鬬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奏猶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　張預曰、朝喻始、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荃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擾亂、以我之靖肅、待敵之諠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哲同陳皞注、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雖、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臆之中、非其中靜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過小寇、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欒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發之有餘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怒、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　鄭本佚作逸、案本步、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荃曰、客主之勢、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　王哲曰、

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誇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　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字皆無邀義、孫子冊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氏曰、邀我師前後擊之、盡殪、其義而互訓、又案王哲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擊北盛、　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　變通典　御覽補、　李荃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　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若陳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遂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　王哲曰、本可要擊、以觀盛齊盛大故變、　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　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　御覽作倚、

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　原本改作險、依從通典改、既地從御覽改、勢不便有殆、宜引軍平地、勿迎而擊也、　御覽通典補、　李荃曰、地勢也、　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　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哲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　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邙坂卿欲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卑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　張預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也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逆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卽　原本作兵、今從通典改、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爲變也、　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李荃杜牧曰、恐有伏兵也、　賈林曰、敵未衰、

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而出，遂明設奮而戰，生擒伾徐於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視賊，顧謂道宗曰：賊情其衆來遨我戰，汝謂如何？對曰：堅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雖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爲合之徒，莫諸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我率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擾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實堅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僞退，而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遣開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盤桑追之，遂虜獲緒，羅睺併軍其戰，玉軍遂敗。太宗親擐大軍，徑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裹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之羅睺併軍其戰　張預曰：敵入弊北，必審其僞，若旌鼓齊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搖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　陳皞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鬬，其鋒莫當，蓋近之爾。

梅堯臣曰：伺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鼓賞誘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使乘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寢，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陳皞曰：此之謂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營害賊已固守，攀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放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

餌兵勿食

通典作勿食，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皞云食字疑或爲貪字，宋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己士卒，勿取也。　孫通典補。　李筌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使乘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寢，作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陳皞曰：此之謂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營害賊已固守，攀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持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放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

可從。王哲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伴敗。棄輜重走。車載十以互鼓其上。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如後魏賈陽王元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眞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以畜逐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蝮也。杜佑曰。若窮寇退遁。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覩其變。而勿遏擊之。（原本注云。人人有望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敵之。徐覩其變而測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自奇兵以下十五字。原本脫。今補正。）奇兵步騎夾（原本作攻。今據魏武注改正。）擊。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遇吾歸師。面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梅堯臣曰。敵必死戰。王哲曰。人自爲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爲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桓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郡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貴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沖追兵于華澤。堅將苻叡、資衛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沖退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縱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勿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邀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晉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房遏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邀之。或諫曰。歸師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開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佑曰。若圍敵軍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盧。故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裘。當堅固守之。求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卒長足以擒矣。帝即敕令開圍緩守。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傾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乘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梅堯臣同曹公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放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鮪與徐璆共討黃巾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鮪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禁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微圍幷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鮪因破之。又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尒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强。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縶牛驢。自壓歸道。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鮪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者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圍閭復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視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迫殺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

曰善。將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爲窮則搏。敗窮則囓。　梅堯臣曰。困敗猶鬬。物理然也。　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撫將慕容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士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殿下前以嚴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剋也。今國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援救。不過於十旬。斃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哲。悉降其衆。五代、哲將苻產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過屏於陽城。戍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之水。軍人蘇非取泥。表絞面哭之。人馬渴死甚衆。產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衝擊之。會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戍人大潰。此產卿爲屏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戍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過迫。來蓋歐窮則搏也。昔師敗齊于鞌。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鬬。漢趙充國言綏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孫子十家註卷八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　王皙曰。智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窮極其變耳。通將之宜而行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譯訓法字。下有妙字。并譯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及御覽皆無妙字。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圮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圮。　孟氏曰。太下則爲散所因。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圮。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圮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氏曰。下篇言圮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圮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宋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

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絕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重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臨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謀高爲何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蓋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當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鬬。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皙註上之五地。叙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水陳是也。從圮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敍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敍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雜言之。

途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　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溪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乘日發糧。不如進壺頭。捄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溼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難轉運。而兵馬得用。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懼。還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胆阨。陳之間。慮設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

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圍窮之兵。必死戰也。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陸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餌師勿逐。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蹈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徒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懾。勢將降伏。則不擊。窮寇窮險。難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杜無利也。

王晳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暫誘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强。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圍壺賁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捨壺賁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潰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蓄士馬。貲用豐積。戰士十萬。甲馬二千。軍壓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敗。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擒。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弦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本畧伐齊。卒用弦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地險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苧。凡城守之資。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再戰而敗。故三十年間。困憊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壁。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蓋常圍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冀。合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王晳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攻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偪陽。荀偃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牧曰。言得之雖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譬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郡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郡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面。若賊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宜也。後旗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晳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初譯孫武後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也。增成文。杜佑語。脫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通典作狥。

故曰。不從中御。通典無。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闖外之事。將宜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擅五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槃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白圮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遵武同。按舊校云。一作變。文選注引孫子曰。將通於九變之利。今從之。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

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

九變上之九事。

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晳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圮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恐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衆軍衆。如總此九地。有能舍圮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蓋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地有所不爭。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鬬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智臣忠不謀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宣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難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哲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王哲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繫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哲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憫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為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雖世無事每朝夕厲鼓兵在營者戒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當能居安思危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苟以特陋而溺其不攻吾也恃其不可攻也御暨而引井陘有能以待之也

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為害之計雖非一途或誘其貪智令彼無臣或遣以姦人破其政令或為巧詐間其君臣或遣工巧使其人疲財耗或餽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　王哲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　張預曰致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開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開解非光高類率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人我出彼出我入也　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

齊以狎敵而戮。號以昏晝而亡。魯以果毅而敗。莫敖小羅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鬬。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思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患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貴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鬬。不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原本無。案曹註下增。內孟氏注。每先釋之。今據御覽補。引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爲將怯懦。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浙江追桓元。戰于嶀嶵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劃。常謀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裕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哲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爲大患也。　張預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躁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从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猶懟疾急。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譟乘之。可以虜也。用兵之災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爲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愼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幗。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許師。魏帝遣辛毗伏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王哲同曹公註。　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破。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羽救趙。此須救也。強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鬬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臣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之。其勞救之煩勞也。　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撫徵不救。撫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爲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己。爲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煩也。

孫子十家註卷九

行軍篇　曹公曰。揮軍而行也。王晳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御覽作論。

王晳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牧樵採而後事。　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逕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　賈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高山所隔。則依谷以爲固。　王晳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　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寇馬援討之。羌在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原本作高揚也。據宋鈔本御覽改正。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在高。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如何。答曰。然則面東也。　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爲無蔽冒之物也。處軍當在高。而居處高乘便也。　張預曰。視生謂而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戰隆無登。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　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原本無降下也三字。據宋鈔本通典御覽補。今從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　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　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爲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雖若二字。案絕水必遠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人。官之。吳起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半而渡之。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乘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陳。備疑不敢渡。　梅堯臣曰。前爲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王晳曰。我絕水也。事說是也。　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爲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井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通典補。　李筌曰。陣信穀龍且於潍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　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氾水戰。漢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渦也。誤爲內耳。　梅堯臣曰。敵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王晳曰。內當作渦。迎於水渦。則敵不敢濟。逆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　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公遄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

之。魏將郭淮在漢中。謂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淮曰。此明示弱而不足以懾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衆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通典御覽無者字）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　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　王哲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泜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哲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哲謂謂近水之地。下皆注云。恐敵我也。疑當在此下。　何氏曰。視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敵我也。　杜佑曰。恐敵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投毒藥於上流也。（通典御覽無）　李筌曰。恐敵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　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　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艦之戰。逆亦非便。　王哲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爲力。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凡此四軍之利。

此處水上之軍也。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皞曰。斥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　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　梅堯臣曰。斥鹵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　王哲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

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通典御覽作爲）必依水草而背衆樹。（御覽作倚）

曹公曰。（自絕至上兩水字通典作草多障蔽杜佑本國於衆草多障蔽下）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　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　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衆水。　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蓬。言於此忽遇敵。卽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　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　王哲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　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　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哲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背作倚）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犯高。故戰便於軍馬也。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哲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山。卽前生後死。疑文誤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爲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爲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

土之戰。不逆其流。卓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晳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　李筌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　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凡軍喜高而惡下。（原本葷作獯。按御覽引法云。葷一作獯。御覽引通典獯作葷。）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蓄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　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原本葷作獯。按御覽引法云。葷一作獯。御覽引通典獯作葷。）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爲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晳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蓄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作亦。　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故云然也。

梅堯臣曰。高則爽塏。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溼。所以生疾。亦以釁戰。　王晳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御覽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　王晳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晳曰。養生謂水草糧糒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據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嬴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梅堯臣曰。雖非宰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晳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爲險固。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爲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滑而反濁沫至。此故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實待其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漲。　王晳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澗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通典御覽天井上有四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蓊密。鉾鏑真施。

天陷。

卑下汙澤。車騎不通。

天隙。（通典隙作郤。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大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爲絕澗。四方高中央下爲天井。深山所通若蒙蔽者。（通典作深水大澤。蒙蔽者。所隔蔽者。御覽作深水所扈。）爲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爲天羅。地形陷者。（通典上有陷溺二字。御覽無。）爲天陷。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爲天隙。（通典隙下有丘陵坑坎地形險絕者。天都也。御覽無。）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大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牢。澗水澄闊。不測淺深。道路泥溝。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水石。謂之天隙。林木蘙蔽。棘蔓深邃。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深闕。斷人行爲絕澗。下中之下爲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爲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爲天羅。地多沮澤。爲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爲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備不可近。況可留乎。　王晳曰。晳謂絕澗當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謂如網羅也。陷謂霖坑淤濘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行過此勿近。不

然則股有不嵐智力無所施也　張預曰絡谷深峻莫可過者爲絕澗外高中下衆水所歸者爲天井山險環繞所入者隘爲天牢林木縱橫叢蓊蔽者爲天羅陂池泥濘漸車疑騎者爲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爲天隙凡遇此地宜遠避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過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須覆來之故當首云凡處軍有險阻蒋澗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是也）有險阻蒋潢（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云蒋潢藏者則盛柔其中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井生叢葦（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脫蒋字及井字刪之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井生叢葦）山林翳荟（御覽山林作小林注同）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原本無藏字通典御覽補）

軍旁相隨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是也）有險阻蒋潢（俱有之按唐李靖兵法云蒋潢藏者則盛柔其中伏是用此語也無者脫）井生叢葦（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脫蒋字及井字刪之通典及御覽補又御覽一作井生叢葦）山林翳荟（御覽山林作小林注同）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原本無藏字通典御覽補）

背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木也蒋者水草之叢生也之蒋生也（蒋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己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刪之）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葦葦者（御覽又引注云井生叢葦井者下也）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木也蒋者水草之叢生也井者下也葦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荟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荟草木之相蒙蔽可以屏蔽兵處必覆索之也（御覽通典御覽無）　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井下也葦葦之所生皆營荟足以蒙蔽營掩搜恐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葦葦皆營荟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細誘脅覘我虛實廼遣我號令伏姦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注云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注云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遊輕挑欲使我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御覽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陳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　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哲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水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伏木薛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疑惆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遁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被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闕於脩不盟也杜下結草多爲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以避其追或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爲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蔽觸鳥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嚮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南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鷙駭伏獸也　梅堯臣曰獸駭而奔旁有覆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銜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銳　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輾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

入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　王哲曰軍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張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煙塵之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來即其義也此答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　杜牧曰樵採者各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說也　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　王哲曰條達纖微斷絕之貌　張預曰分遣斷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原本作杜牧字誤今從通典改正）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　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　張預曰凡分樵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來辭卑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　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辭卑遜復增壁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間來必善食遣之開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間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　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曹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之

辭強而強進驅者退也（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疑脫注文今據通典改正其御覽同今本者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謀曰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曰今夕必撓戰以厲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餘勒陳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疑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歸吳王既會遂還焉　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強進脅我也　王哲曰辭強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　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整也來日請相見晉叟駙曰使者曰勤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　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側（御覽通典補）　杜牧曰軍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謀謀也　李筌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　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使涼河曲過按邊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疑懇因奏請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應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牽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衷甲劫盟焉　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使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此必敵人國內有疑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之破王浚也先密爲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　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　王哲曰無故懈請和者宜防他謀也　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讒離秦軍使歸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堅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造使奉牛酒詣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暢大發士卒入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御覽通典補）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　杜牧曰上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界立旗爲表奔走赴表以爲陳也旗若期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隨有暮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　梅堯臣曰立旗爲表奔以赴期　王哲曰陳而期民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　杜牧曰僞爲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　梅堯臣曰詭亂形也　張預曰詐爲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因徙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原本作杜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矛戟而立又據氏族志云倚兵而立是故諸作倚仗也校通典御覽改正）飢也

而立者。是見飢樂之色。王晳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作汲役先飲者。按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以此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杜佑曰。士卒之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趨進者。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利。將不敢進也。

烏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烏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烏烏之聚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柏葉爲幕。燒竈去。高齊覩之。二日乃知其空營遁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舍烏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諜者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謂揣知之情僞也。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烏烏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齊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

夜呼者。恐也。通典呼上有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散無備者。恐懼也。御覽通典補。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懼恐相呼。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梅堯臣曰。軍終夜有聲。是以將爲主。將無膽勇。不能安衆。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者。將不重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皞註。張預曰。軍中多散擾者。將不持重也。服遠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遂謂左右勿動。是必有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遂中陳而立。有頃。卽定。此則能持重也。自遂中陳以下至下文。悵無武進註。當以正原本誤於後本軍面背衆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謾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杜牧曰。魯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

視其幡亂而旗麾故逐之。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吏怒者。倦也。

杜佑曰。軍吏悉怒。將者疲倦也。御覽通典補。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收晉軍。皆奉命于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甀。今本通典作缶。按注云。缶卽缸之類。則通典故作缶。以形近譌也。御覽作罋。亦字譌。當爲甀。又按甀者。缶之或體字也。者。窮寇也。不返通典御覽俱作不及。其舍

杜佑曰。殺馬食肉。不復積蓄。無懸甑炊。今通典作甀。據御覽改正。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缶卽缸之類也。御覽通典補。按御覽云。罋卽缸也。罋與甀同。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甀。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寇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甀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也。是夜結部伍也。如此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爾。陳皞曰。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乎士。粟甀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王晳曰。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此者。當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釜及甀。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反舍。是欲決戰而取勝也。

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原本作徐與人舊者。按入入稿本如此。安徐之義故注云。徐言入入者。安徐之貌也。從通典御覽改正。失衆也。

孟氏曰。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衆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眞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者。此將其失衆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御覽通典補。李筌曰。諄諄翕翕。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乏氣力促也。翕翕者。顚倒失次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竊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堯臣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翕翕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講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杜佑曰。軍不素敎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殂反。御覽通典補。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數賞以悅之。梅堯臣

曰勢窮憂叛離厚賞以悅衆　王哲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厚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數行刑罰者教令屢弛是困罪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不堪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賒發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幷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提利誘故數罰以懼之　梅堯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　王哲曰衆困而不精勤則數罰以脅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以提衆

先暴而後提其衆者不精之至也（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提己者此將不情之極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先輕後提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之甚　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彊暴伐人衆悖則懼也至惴之極也　王哲曰敵先行刻暴後提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嚴暴相濟精於將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聞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提衆叛己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數賞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哲曰勢不能久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氏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此必有圍譟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戰且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公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　賈林曰不貴衆聚所貴算敵　王哲曰不可恃特武也當以計智料敵而行

以多爲益　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王哲曰智謂權力均足矣不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斷發是也　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賒發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幷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也

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不必他圖乞師但於斷發中幷力取人亦可破敵也　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料敵幷力而取敵人也　梅堯臣曰武雖也兵雖不足以輕進足以幷給役賒發之力量敵而取勝也　王哲曰智謂善分合之變者是以幷力乘敵間取勝人而已故雖賒發之衆可也況精兵乎蓋設是也　張預曰兵力既均又來見便雖來是剛進是以取人於賒發之中以幷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爲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據通典補）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爲敵人所擒也　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爲其所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　王哲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爲敵所擒明患不在於不多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爲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爲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傅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　王哲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　張預曰驟居將師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咎怨而難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來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惰難用也　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哲曰所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文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孫子舉司馬穰苴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王哲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　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　張預曰文恩以

悅之武威以加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思乎寬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思乎少恩也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令素行則人服御覽同）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　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樂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則人不服御覽同）

王哲曰民不素教難卒爲用　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按注意則故書當爲信著者通典御覽改正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爲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諱信曰我非素得稍循士大夫所謂騙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　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宜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此言人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此五者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法令簡當議在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　梅堯臣曰信服已久何事不從　王哲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幷力勝敵矣　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法小過撫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衆卒有當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十

地形篇（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洞其伏兵路乃自行觀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

梅堯臣曰挂礙不通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敎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通達。

通形者。（通典作曰者）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居通地三字）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己先據高地。分爲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己糧道也。　李荃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形者。無有阻坡。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于瞭候。向陽親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利糧道。則戰士不乏。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先據高陽。利糧道。以逸待敵。敵人來至。我先居之。必益之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高居面陽。坐以致敵。亦虛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爲利。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掛者。牽掛也。

挂形者。（通典作曰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通典若字無）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李荃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勢有挂礙也。往攻敵。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遮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爲敵人守險阻。遮我歸路。難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爲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爲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阨。以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　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愛。僞去引敵。半出而擊。　王晳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　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若先居之。盈而從之。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險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橈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猶解有口。譬如平坡遶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通。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　李荃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超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餘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　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嘗山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半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蹊。天蹊者。大谷之口。言不可逆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作曰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不可致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晴暖遁退。敵引去。陽者而面之。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晴暖遁退。敵引去。陽者而面之地。恐敵人持久。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面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於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殆。引去勿疑。　王晳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牢。以待竇建德。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踣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

是也　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伏待勞卽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裹行儉討突厥營蹟晚下整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懽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澇之患也

遠形者（通典作夫通形勢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　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　李筌曰力敵兩軍挑則不利也　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猶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李筌曰力敵兩軍挑則不利也　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延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　陳皞曰夫與敵祭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曰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　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　王哲曰以遠致我勢也　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　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　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皆在人也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舉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爲駐止矣　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　王哲曰不待鬬而走也　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　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壞潰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壘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剄身死　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爲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　王哲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御故弛壞潰散也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御不嚴不明法令不一師雖出而不能治是謂卒強吏弱故曰弛

吏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　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　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　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鬬敵之心者將之刑德士之訓練則人皆儘怯不可用也　賈林曰士卒皆風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　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啟之以勇故陷於死　王哲曰爲下所陷　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懦弱不能隨之是以強陷也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必崩壞　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　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途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名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非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欒卿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殺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　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　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己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鬬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　梅堯臣曰小將必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　王哲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　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　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悲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是時欒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逢樂之歸又趙穿怨臾駢面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是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　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　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　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檢教而不明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　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　王哲曰亂者不勝其敗　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　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　杜牧曰。衞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選良家兵。益人之強。莊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練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鋒司北。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北之理也。

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材。吳闔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趙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膽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預曰。設若招募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公以張遼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之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　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　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　王晳曰。兵道則在人。　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能用之哉。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爲將臻極之道。　王晳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　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　張預曰。既能料敵盧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爲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　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　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將違於君不逆士衆。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　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臨而推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命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晳曰。皆忠以爲國也。　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退不逆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之害。雖君命使進而不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　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猶歸也。　梅堯臣曰。將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　王晳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　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爲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也。　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　王晳曰。以仁恩結人心也。　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巴郡太守。鄰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夫羹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非成而後

飲軍食漸而後役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遺害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滿目威於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焉譬軍敗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請問而供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徧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王晳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臥葅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閱問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勤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聚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九地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利害有九也　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兵之地利害有九也　張預曰用兵之地其勢有九故次地形之下　王晳曰九地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李筌曰士卒恃七懷妻子急則散是爲散地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同曹公註　何氏曰散地士卒恃七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　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令衆聚穀蓄畜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輸掠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

意。毀其險阨。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鄧人將伐楚師。關廉曰。鄧人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鬬志。果爲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意尚未專。輕走謂之輕地。（通典補）李筌曰。輕於退也。

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輕返。王晳曰。初涉散地。境勢輕。士未有鬬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壁壘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餧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還曉騎。卿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人敵境。敵人圍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倘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勞國三面之令。先至則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皆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資後。難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勞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勞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選鋭齊攻。敵人既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勞有鄰國三面相連。則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勞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還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非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粟難鬻。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鬥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客地。士卒輕勇。輒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衆烏。皆貫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卿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法王謂諸葛恪卷中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交戰對壘。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梅堯臣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陸。又曰。交通四達。不可退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置之守而爲意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蔽。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張預曰。敵有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勞有他國也。孟氏曰。若鄰界於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杜佑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爲助也。（通典補）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助。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勞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勞國三面之令。先至則諸侯之助也。王晳曰。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皆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廣功。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遠。資後。難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勞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勞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選鋭齊攻。敵人既恐。莫知所當。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勞有鄰國三面相連。則當往結之。以爲己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和勞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還去己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非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晳曰。兵至此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粟難鬻。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鬥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客地。士卒輕勇。輒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衆烏。皆貫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卿枚而行。揚其塵埃。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法王謂諸葛恪卷中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

曹公曰少固也　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圮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圮行則猶難況戰守乎　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爲城濠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驟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顧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卷而乃止　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爲圍地也　李筌曰聚勁難也　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覆勝也　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能爲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幷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雙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合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圍後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蠶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雄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變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阻礙又之絕糧故爲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饑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　杜牧曰衛公李靖曰我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道前窮後絕觚行魚貫之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此乃是也　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　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勞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　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隳

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盪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幷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基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法伏卒隱蔽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逐出必無鬬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鑿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視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隔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　賈林曰恐走散　杜牧曰已具其上　賈林曰地無關隔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堅鬬則不勝是不可以戰　王晳曰決於戰則懼散　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鬬吾兵安士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遏敵　李筌曰恐逃　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蹤之速去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晳曰無故不可止也　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求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衝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險不可攻　杜牧曰無攻者謂敵人若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　王晳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

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歸。伏兵邀其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李筌曰。不可絕間也。杜牧曰。用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入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哲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兵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蔽。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王哲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杜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據通典補）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貨財。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爲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爲持久之計。以伺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王晳曰。深入敵境。則掠饑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衆庶。皆貴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銳枚而行。揚其塵埃。偶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圮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據通典補）李筌曰。不可爲溝隍。宜急去之。梅堯臣曰。既毀圮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留也。王晳曰。令聚軍衆。圮無舍止。張預曰。難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駿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若會中道。卻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阻道又迂。則發謀盡以取勝。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鼓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井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雷。務突我則前圖後拒。左右掎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陳皞曰。陷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涕之死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碎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鼓譟疾噪。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遮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原本作救。從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卒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衆不得也。李筌曰。設疑以疑之。救左則

擾其右。怛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擊東擊西。或立僞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慮離散。上下懽援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王晳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陳。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撓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懽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爲。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固守之。則敵進退皆須聽我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略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晳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敵所愛者。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變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與不戒之敵。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此言亂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與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晳曰。兵上神速。奪愛納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謀中國。謀洩。司馬宣王乘政。恐達速發。以書紿達。以安之。達得書。猶預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二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候來吾無患矣。及

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宜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濫。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備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變轍。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募衆以爰之。浚溝壘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逃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輕睫。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懽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杜牧曰。言大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盃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晳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使近。積置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幷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爲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幷兵爲不可測之計。王晳曰。謹養謂撫循之也。幷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

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荊。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苟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士卒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獲已則鬬。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懼則鬬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兵士甚陷則不懼。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晳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獲已則鬬。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鬬。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誠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梅堯臣同杜牧註。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誠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誠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鬬也。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誠不得已則鬬。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力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王晳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向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梅堯臣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之。杜牧曰。黃石公曰。禁惡說不得爲庶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王晳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暾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庶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厥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卽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蓋死戰。王晳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偷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非惟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感而流涕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死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晳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爨士使酒。拔劍起舞。作則角抵。伐鼓叫呼。所以舉其氣。若令卻泣。無乃壞其壯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前輒與易水。士皆垂淚泣。及復爲羽聲抗慨。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劌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劌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劌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劌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劌。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梅堯臣曰。埋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所以引此喻陳法也。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　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鬬如虵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爲方陳。使爲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爲專固。而足爲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爲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爲恃也。　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志。則首尾前後。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晳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虵之首尾。人之左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　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勝取。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　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　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　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　王晳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也。　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　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　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　王晳曰。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　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柔之兵乎。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　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　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之命。易也。　賈林曰。攜手相送之道。便於回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王晳曰。攜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　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靜清淨幽深平正。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　梅堯臣曰。靜以幽遠。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　王晳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亂。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李筌曰。爲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喪如聾也。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王晳曰。杜其見聞。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士卒惛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杜牧曰。所爲之事。所有之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　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　王晳曰。已行之事。不可再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與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懽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使。衆人不得知其情。　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圖遠。士卒有必死之心。　陳皞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　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迂之。發機徹路。人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　王晳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　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哲曰挑動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
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遍師者皆焚舟梁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驒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命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匯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指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陷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風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當理須審察之。
王哲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爭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
王哲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爭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事若吳王伐齊近之由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
張預曰去己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
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間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爲家故心無散亂。

杜佑曰衢地四通變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始使諸侯爭。（通典增補）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堯臣曰結交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哲曰因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賄啗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爲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糧其糧不可使絕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圮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李筌曰不可留也。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杜牧曰兵決圍師必鬬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宋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爲爾朱兆、天光、慶胄、伸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焚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晳曰梅堯臣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死戰也。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不得已則鬬。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鬬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按通典補。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鬬。王晳曰脫死者唯鬬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鬬。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李筌曰過則審鬬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叶若雍超在鄧若欲與陛下數十人殺賈使乃諄命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王晳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有家字下同）則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李筌曰夫非兵威則諸侯自順不敢預交。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宋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爲爾朱兆、天光、慶胄、伸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王晳曰懼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分散敵也。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衆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如此但以威加於敵是己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己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晳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特則衆大國豈能聚衆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恥伐大國若大國一將怨苦而不得衆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則己之民衆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御覽不爭作不事）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之之計。但能絕天下之交推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之之計。但遂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賈林曰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脅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敢與爭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而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馬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譆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陳皞曰得力既全威懼在我但自食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養謀己之私有用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賈林曰諸侯既懼

161

不得附衆。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　不養一作不事。　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言不爭其變。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墮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　王哲曰。結變養權。則天下可從。事私恩。暴威於敵。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則務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慾。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己所欲。而威倍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毀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臨功作賞。此之謂也。　賈林曰。欲拔城盜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　梅堯臣曰。臨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哲曰。杜姦偷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臨功行賞。此之謂也。　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臨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爲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興。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　王哲曰。情泄則謀洩。謀則疑也。若裝行發不告士卒以徒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　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　梅堯臣曰。川令知利。不令知害。　王哲曰。盧疑懼也。　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　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　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面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豨之守鴈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拔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豨之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糧食極多。諸軍雖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衆爲鈔掠耳。蓋間從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臾大合。然後與戰。必提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倚角作十三城。豨之衢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偃陳。緊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拔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圍絕。徙開壍柝之路。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騎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果烽燧俱舉。武憚之。不敢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而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　張預曰。陷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房秦將是也。

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後勝敗在人爲之耳。　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

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　李筌曰。敵欲攻我。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　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鬬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旨也。　陳皞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

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　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

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幷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幷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　杜牧曰。上文言爲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幷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　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遠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　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　王晳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幷兵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日順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　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　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衆士心也。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答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聽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奚敬之屬。見其徵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　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日。滅塞道梁。斷致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　張預曰。廟算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　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

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　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　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　李荃曰。敵開閤未定。必急來也。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開闔猶間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

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　李荃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梅堯臣曰。先察其使利愛惜之所也。　何氏同杜牧註。

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使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王晳曰。標識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　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荃曰。墨者。出道也。出還道而從之。恐不及。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當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刻墨。　賈林曰。刻墨。繩墨也。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王晳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即敵決勝。　張預曰。循守法度。踐履規矩。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公李荃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　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遵敵走如脫兔。曰非也。　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　何氏曰。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啓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卽墨。攻騎刼。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火攻篇　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晳曰助兵取勝成事也張預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須因風便及細謀有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

杜佑曰興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　杜牧曰焚其營櫚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謂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勒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個勢成通率諸營櫚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謂先主伐吳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勒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個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漸張南馬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陷武而殂　梅堯臣曰焚營櫚荒穢以助攻戰也　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城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潰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廚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廚舍遂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益甫砦率衆討黃巾賊張角益保長社賊來圍城益兵少可破軍殺將也　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廚室以窒蓄聚一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衆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之　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拔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曰火隊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鎚火着鎚頭鎚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

道。（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焚其隊伍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賈林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梅堯臣曰。焚其隊伍。使以奪兵具。（隧一作隊。）何時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伍。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因姦人內應也。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燔火燒具也。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薪芻蒿艾糧棗之屬。杜牧曰。艾蕭荻葦薪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熜、火車、火兵、火戰、火禽、火獸、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有便也。乘秆持燧。必先備也。傅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時火之器。燃火之物。當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燥易燃。張預曰。天時旱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箕壁翼軫、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壁。）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寅參曰。月宿此宿之日。風起。道世誠曰。春丙子。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當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古風法。取難易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爲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糧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御覽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攻下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爲所害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陰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風久夜風止。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哲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當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魏武帝御注孫子）　李筌曰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　王晳曰梅堯臣註　張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　梅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魏武帝御注孫子兵法）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爲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魏武帝御注孫子兵法）　李筌曰軍者必守衝數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爲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　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久奪險要蓄積也　王晳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　張預曰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能焚蕩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緯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　李筌曰賞不踰日間不踰時　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舉有功舉者功立而不賞有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曰有費也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眷徒留灑費耗終不成事也　賈林曰費留措費也　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爲功也作爲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　王晳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　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也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恩有功而與之凶眷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非利不動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覇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義則士疏賞厥則士不爲用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廢墜之功

非利不動（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梅堯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困器也　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通典御覽皆兩引非興軍）

王晳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候伐鄭　張預曰因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候與鄰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晳曰不可但以慍也若晉趙穿　張預曰因忿而戰犨有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可以言戰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爲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　杜佑曰人主衆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舉兵則以策不可以慍志之故而合戰也　賈林曰慍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可也　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慍敗　張預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誡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慍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也　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以復喜一時之慍可以復悅

可返面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　王哲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　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慍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道與及御覽無全軍二字。）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　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備。　張預曰。君當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當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用間篇（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興師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彼大我小。故事者七十萬家。）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何脫也。）不得操

曹公曰。古者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　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　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蘆。八家居之。是爲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　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非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與兵十萬。則廢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掠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磽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遣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勤靜。是爲不仁之至也。　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遣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　王哲曰。慳財貨不用間也。　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愧此。而反靳爵賞之細。不以昭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　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　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殘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　杜牧曰。知敵情也。　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王哲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　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蓋冀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蹟跡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蹟跡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　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

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　張預曰。不可驗於度。

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　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　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　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　李筌曰。因間人也。　梅堯臣曰。鬼神之情。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　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　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當爲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爲神紀。（通典御覽作謂）　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　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

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何道。如通神理也。　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　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蓋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衰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　杜牧曰。因敵國之人而厚撫之。可使反間也。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

魏武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　賈林曰。讀因間爲鄉間。　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

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卓孝寬以金鼎啗齊人而齊人遁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有隙。就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　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徼覬變詐。當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間諜。厚貶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　梅堯臣曰。因其官爵結而用之。　何氏曰。如秦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誦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遂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面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爲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舉

于磧北。壽珙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珙引契丹糗糒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忠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稽駭聞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衆成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捨。設於牛口。渚車騎將軍自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顗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鞅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劇辛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滅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竟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　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皆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高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商卻期日。使師相語。是曰反間。（通典御覽作神）　李筌曰。敵有間來覘我。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　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間於榮陽。漢王患之。請割榮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宜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具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　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結之。或以厚利啗之。

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　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設詭而不攻。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速兵商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

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燬辱先人燕人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雖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　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通典御覽與李筌本同也）敵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待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道世誡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貨免相勑勿泄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　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　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迹令吾間潛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錯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下齊下之齊能守備韓信因而下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　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事必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頒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其子婁胡因間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闕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能散乃陰縊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還彼諜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鄭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己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　李筌曰往來之使　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趫捷勁勇閑

於部事能忍饑寒垢恥者爲之　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當無所害故曰生間　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　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揕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營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張預曰遣智能之士往覘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衆或己欲退告敵以戰或己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管師曰來日請相見吏駢曰使者曰動而言卑擺戟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　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　王晳曰以順心親結之　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故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　梅堯臣曰發祕金帛我無愛焉　王晳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頒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己害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　梅堯臣曰羣臣曰邊事不密則害成　王晳曰獨將與謀　張預曰推將與間得間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武經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先盡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　梅堯臣曰知其情僞辨其邪正則能用　王晳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　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　王晳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　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　杜牧曰間事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深妙乃能察其眞僞　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微纖妙　王哲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深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當須先知也　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　王哲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　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　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間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　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王哲曰間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陳皞曰此說祿也言敵使間來以利誘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御覽通典無

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　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般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　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昔公曰伊摯伊尹也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昔公曰舍居止也　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　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爲我反間也　王哲曰謂間者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　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微纖妙　王哲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深微精妙乃能察其眞僞

君王者皆爲我用矣　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覘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爲我間也

言舍之者謂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陳皞曰此說祿也言敵使間來以利誘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無同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倘可使爲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陳皞曰此說祿也言敵使間來以利誘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其人臧論其事則何以察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今本通典無同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倘可使爲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　陳皞曰此說祿也言敵使間來以利誘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　梅堯臣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御覽通典無

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　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　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般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　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　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昔公曰伊摯伊尹也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　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又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爲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爲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　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犂之奔楚。蔡墨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乎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愼之哉。　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遵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覺疑。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悉其所欲。順而勞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說相觀隙。探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非處。矯致懇懃。僞相親暱。朝夕覘隙。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聽耳者。潛於復壁中聽之。使既遲速。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己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變令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令止而審候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令。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遽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施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陳皞曰。晉伯州犂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也。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愼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啓。仁義不施。則雖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謀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變用。事宜必濟。

聖賢一。

曰軍無。

此兵之。

計戰攻。

孫子敘錄

華以珣撰

孫子敘錄一卷

文登 華以珣 撰

史記曰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卒以爲將。吳越春秋曰吳王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嘆王意者子胥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按孫子本齊人。後奔吳。故吳越春秋謂之吳人也。鄧名世姓氏辨證書曰。齊敬仲五世孫湣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湣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謀作亂。奔吳爲將軍。是也。

史記又曰。後百餘歲。有孫臏。亦武之後世孫也。

按姓氏辨證書曰。武生三子。馳、明、敵。明食采於富春。生臏。臏即破魏軍擒太子申者也。按此所說。則臏乃武之孫也。史記之言。猶爲未審。

又按紹興四年。鄧名世上其書。初松年稱其學有淵源。多所按據。序又云。自五經子史。以及風俗通、姓苑、百家譜、姓纂、諸書。凡有所長。盡用其說。是其書內所云。皆可依據也。

越絕書曰。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按武惟爲客卿。故春秋左氏傳。書伍員而不詳孫武也。其史稱伐楚及濟晉者。蓋武以客卿將兵故也。史記闔閭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令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乎。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吳越春秋曰。吳王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過施。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鼙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鼚虎。髮上衝冠。項勞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鉞。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搗鼓之。當左右進退。還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即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虛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新天下。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

史記曰。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

又曰。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五戰。楚五敗。遂入郢。

吳越春秋曰。吳王謀欲入郢。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即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伐楚。拔六與潛二邑。

又曰楚使公子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擧之圍於豫章大破之

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道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守之守而易怠示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强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欲復擧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

又曰樂師愚子非割王信讒佞作窮劫之曲曰吳王哀痛助忉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嚭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

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劉向新序曰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

漢官解詁曰魏氏殘連孫武之法

史記又曰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

按史記惟言以兵法見闔閭不言十三篇作於何時考魏武序云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則是十三篇特作之以干闔閭者也今考其首篇云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言聽從吾計則必勝吾將留之不聽吾計則必敗吾將去之是其干之之事也

又按虛實篇云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敗哉是爲闔閭言之也九地篇云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對闔閭言也故魏武云爲吳王闔閭作之其言信已

吳越春秋曰孫武未見闔閭作十三篇以干之既見闔閭闔閭與問答武又定著爲若干篇皆在漢志八十二篇之內也

按十三篇之外又有問答之辭見於諸書徵引者蓋武未見闔閭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勑士卒令其詈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趨務突前關後拓左右犄角

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旆分塞要道輕兵迭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已上皆孫子遺文見通典

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祖甲礪刃幷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謀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兵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吳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蔽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逃出必無鬬志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視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按何氏引此文本云兵法曰則知問答之辭亦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已上見何氏注

按此皆釋九地篇義。辭意甚詳。故其篇峽不能不多也。

吳王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鬪之奈何。武曰。訓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生變。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見通典。

吳王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按牧字誤當作探）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見通典。及太平御覽。

按以上問答。皆非十三篇文。吳越春秋所云。問以兵法。不知曰之稱善者是也。

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謀之。仁以愛之。敬以待之。信以必之。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則能合變。衆附則思力戰。貪智集則陰謀利。賞罰必則士盡力。氣勇益則兵威令自倍。威令一則惟將所使。

按此所釋計篇五事。亦答問之間也。見潛夫論。

孫子曰。凡地多阻曲曰天井。

按此釋行軍篇義。見太平御覽。

孫子曰。故曰。深草蘙穢者。所以逃道也。深谷險阻者。所以止輜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衆也。沛澤之間。

又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

又曰。以步兵十人。雜騎一匹。

亦見通典。

孫子曰。人効死而士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

又曰。長陳爲甄。

又曰。其鎭如岳。其停如淵。

又文選注。

按已上七條。今十三篇內亦無之。

孫子八陣有革車之乘。

見鄭君周禮注。

按隋經籍志有孫子八陣圖一卷。此其遺文也。

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須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亂於上。東西南北。無所主方。其軍不還。三軍將戰。有雲其上而赤。勿用陣。先陣戰者。莫復其迹。三軍方行。大風飄起於軍前。右周絕軍。其將亡。右周中其師得糧。

見太平御覽。

按隋志又有孫子雜占四卷。此其遺文也。

又按北堂書鈔引孫子兵法云。貴之而無驕。委之而不專。扶之而無隱。危之而不擾。故良將之動也。猶璧玉之不可汚也。太平御覽以爲出諸葛亮兵要。又引孫子兵法。攻必克也。按兵法秘要云。良將思計如飢。所以戰必勝。又引孫子兵法秘要。孫子無其書。魏武有兵法接要。一卷或亦名爲孫子兵法接要。猶魏武所作兵法。亦名爲接孫子兵法也。北堂書鈔又引孫子兵法論云。非文無以平治。非武無以治亂。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義。下略伐勢。按此亦不似孫武語。蓋後世言兵多祖孫武。故作兵法論。即名爲孫子兵法論也。附識於此。以備考。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孫武事吳闔閭而事不見於春秋傳。未知其果何代人也。

又曰。孫吳或是古書。

按孫子生於敬王之代。故周秦兩漢諸書。皆多襲用其文。陳氏于此。猶有不盡信之言。疏謬甚矣。

戰國策。孫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走者。軍半至。（語本孫子軍爭篇）

又曰。馬陵道狹而勞多。阻險可伏兵。（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語出計篇）

吳起曰。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語本九地篇）

又曰。凡過山川邱陵。頓行勿留。（語本行軍篇）

又曰。治亂如治衆。（語出勢篇）

又曰。以半擊倍。百戰不殆。（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九變篇語意本）

又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語出軍爭篇）

又曰。夫鼓鼓金鐸。所以威目。旌旗麾幟。所以威耳。（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晝以旌旗爲幟。夜以金鼓笳笛爲節。（語意本軍爭篇）

又曰。過諸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頓去。勿得從容。（語意本行軍篇）

又曰。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語出軍篇）

又趙奢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語意本地形篇）

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語意本謀攻篇）

又曰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遯於天（語出本形篇）

騶忌子曰發如機矢（語出本軍爭篇）

又曰執急節短（語出勢篇）

又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語本謀攻篇）

史記陳餘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語出謀攻篇）

又黥布擊楚或說楚將曰兵法自戰其地爲散地（語出九地篇）

又高帝遣劉敬視匈奴劉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語出計篇）

又韓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語出九地篇）

呂氏春秋曰若驚鳥之擊也搏疾則痛（語出勢篇）

又曰夫兵貴不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語本計篇）

又曰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捷捽拯船若左右手（語本九地篇）

淮南子曰高者爲生下者爲死（語本計篇及行軍篇）

又曰主孰賢將孰能（語本計篇）

又曰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語本軍爭篇）

又曰不鼓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語出軍爭篇）

又曰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語出軍爭篇）

又曰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語本勢篇）

又曰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出行軍篇）

又曰疾如飄驟勢如發矢（語本勢篇）

又曰畫則多旌夜則多火（語本軍爭篇）

又曰避實就虛若驅群羊（語出勢篇及九地篇）

又曰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語本九變篇）

又曰佩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得之（語意本虛實篇）

太元經曰卵破石碬（語本勢篇）

潛夫論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安危之主也（語出作戰篇）

又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語出地形篇）

按孫子惟爲古書故先秦兩漢多述其文東漢以後諸傳記所徵引者更不可以悉舉乃陳氏忽疑其書並疑其人何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按孫子古書多存古義今略舉數事以祛陳氏之惑

按同有冒義故字從冂也釋言云弇、盖也弇、同也是同有覆冒之義也同三軍之政者有其政也有其任也此古訓不作同異解向來注者殊夢夢

又按尚書太保奉同瑁馬氏以同瑁爲一物天子所執玉瑞名也

孫子曰蔥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按蔥說文作菄豆稭也其忌聲同故又作葸也詩云夜如何其其語助以聲同又借忌爲之詩又云抑釋掤忌抑罄弓忌是也此菄作葸者乖秋已後或體字也諸字皆皆缺哉

孫子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按厥雅歸息也列子云鬼歸也又云古者爲死人爲歸人是歸乃滅息之義也左氏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竭盡正與滅息義相發明今杜佑等以欲歸釋之言若士卒皆而欲歸不明古義疏矣

孫子曰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按曹注曰佯愚也是以詳爲佯古通用字也

孫子曰不得已則鬥

按書內鬥字皆如此說文云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形也今諸書皆假鬬爲之鬥字非著于籀矣

孫子曰勵於廟堂之上以誅其事

按說文誅討也討治也故誅亦得爲治也又誅治聲近故可假借爲之猶且得爲此期得爲近析得爲斯之類是也他字皆皆不載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按絕者越也言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故上文云絕山依谷言過山而處軍必依於谷也又云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言過斥澤則不可處軍必亟去之勿留也爾雅曰正絕流曰亂正絕流猶言直渡水也其名爲亂者亦屈之意即爾雅以衣涉水爲厲是也詩云涉渭爲亂鄭君云絕流而南是鄭固以絕爲越也至孔穎達則云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是爲隔絕之義唐人不達古訓無足怪也又呂氏春秋曰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有爲水旁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者皆其淺者也所謂守皆其淺者也

孫子曰絕水必遠水

又按此古訓諸字皆皆缺哉

孫子曰將者君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按周者無缺也隙者有缺也周隙相對言之古語之常故云國師必訓國者周也闕者隙也此言將之智勇能周則強不能周則弱也今賈氏以才周其國釋周字以內懷其武釋隙字不明對文之義疏矣

孫子曰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按曹注謂犯爲用非當云犯動也故下文云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若以用釋之下文不可通矣又犯字本無用意蓋凡文字皆有本訓有轉訓犯爲侵故又得爲動魏武不明于聲音訓

詁之源流，以用稱犯，既不經見，妄爲之說謬已。

孫子曰，是故方馬埋輪，不足恃也。

按方者，縶縛之也，曹注方縛也，是已。說文，方，象兩舟並頭，謂聚束兩船之頭也。爾雅，諸侯維舟，大夫方舟，故方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瀫木方版，以爲舟楫，言併其版，方舟維縶四舟曰維舟，縶併兩舟曰方舟，故方舟又有併義。呂氏春秋曰，瀫木方版，以爲舟楫，言併其版，亦拘縛之意也。又爲法爲所，論語遊必有方，是方爲所亦縶定之意也。論語又曰，子貢方人，鄭注，謂言人過惡，言以禮法拘縛人也。陸德明釋文云，鄭本方作謗，按此似所以後人不明注意，以爲言人過惡，無當於方人之義，率臆改之，非鄭原本也。

又按此古訓，諸字書皆缺載。

又按書內古義多不經見，而精當不可移易，眞古書也。後之爲字書者，以其兵家言，不悉證意，故多漏略，陳氏不察而妄議之，謬矣。

又按今所傳孫子算經三卷，無名字，宋史藝文志云，不知名，考孫子兵法形篇云，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而算經則云，度之所起，起於忽，稱之所起，起於黍，量之所起，起於粟，凡大數之法，萬萬曰億，篇首卽以度量數稱四事分爲四節，與他算書不同，則斷知其爲孫武之書無疑也。

又中興書目云，或云五曹算經，出于孫武，按此所說是也。五曹者，一爲田曹，地利爲先也，既有田時，必資人力，故次兵曹，人衆必用食飲，次集曹，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次倉曹，倉廩貨幣相交質，次金曹，而其意則以兵爲聚田疇食幣，皆爲兵用也。又按夏侯陽算經曰，田曹云，度之所起，起於忽，倉曹云，量之所起，起於粟，以孫子算經之文，而謂之五曹，則固知其爲一人之書也，書曰之言，信足徵已。

孫子篇卷異同

漢藝文志，兵權謀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按八十二篇者，其一爲十三篇，宋見圖圖時所作，今所傳孫子兵法是也，其一爲問答若干篇，既見圖圖所作，卽諸傳記所引遊文是也，一爲八陣圖，鄭注周禮引之是也，一爲兵法雜占，太平御覽所引是也，外又有牝八變陣圖，戰鬬六甲兵法，俱見隋經籍志，又有三十二壘經，見唐藝文志，按漢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於十三篇之外，又有數種，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內也。

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曰，案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案此孫子本書無注文，其云，又有中下二卷，則唐時故書猶存，不僅今所傳之十三篇也。

又按所云三卷者，蓋十三篇爲上卷，問答之辭爲中下卷也，其八陣圖雜占諸書，則別本行之，故隋唐志諸書，亦皆別出，又按宋藝文志，有孫武孫子三卷，宋服校定孫子三卷，卽此也。

隋書經籍志，兵部，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梁三卷，諸書皆云三卷，惟吳氏纘通考因之，孫子兵法一卷，孫武王淩集解，諸書無著錄，惟通志略有之，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尙注，通志略云三卷，文獻通考因之，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諸書無錄，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

鈔，諸書無錄，通志略有之，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亦見唐志及通志略，孫子兵法一卷，吳處士沈友撰，見唐志，略，唐志云三卷，通志略云二卷，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亦見通志略，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一卷，見通志略，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志略，梁有孫子戰鬬六甲兵法一卷，諸書皆不著錄。

新唐書藝文志，兵書類，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孫子二卷，沈友注孫子一卷，通志略作三十一卷，通志略，孟字誤，李筌注孫子二卷，吳氏纘書志作三卷，文獻通考因之，通志略及宋史藝文志一卷，杜牧注孫子三卷，通志略云一卷，案杜牧注疑爲詳略，故諸書皆錄爲三卷，作一卷者誤，陳皞注孫子一卷，吳氏志云三卷，通考因之，賈林注孫子一卷，吳氏志無錄，文獻通考同，通志略。

按唐志又有兵書捷要七卷，孫武撰，此字誤，當云魏武也，見隋志及通志略，郡齋讀書志，兵家類，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陳皞注三卷，梅聖俞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王晳注三卷，宋志無錄，通志略云一卷，何氏注三卷，宋志無錄，宋志據錄，通志略云一卷，又吳氏云未詳其名，近代人也，按何氏名延錫，見通志略。

直齋書錄解題，兵書類，孫子三卷，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削其繁宂，定爲十三篇，杜牧之注孫子三卷，按書錄解題載曹杜二家注，他書皆未及見也。

通志，兵略，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又一卷，魏武王淩集解，又二卷，孟氏解詁，又二卷，吳沈友撰，又一卷，唐李筌撰，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賈林注，又一卷，何延錫注，又一卷，張預注，宋志無錄，又三卷，王晳注，又一卷，梅堯臣撰，孫武兵經三卷，張子尙注，又一卷，魏太尉賈詡鈔，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撰，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右兵書，孫子八陣圖一卷，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右兵陣，孫子兵法雜占四卷，右兵陰陽。

文獻通考，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三卷，杜牧注三卷，陳皞注三卷，王晳注三卷，何氏注三卷。

按通考所錄，悉本晁公武讀書志。

宋史藝文志，兵書類，孫武孫子三卷，蕭吉注孫子一卷，或題曹公注，賈林注孫子一卷，陳皞注孫子一卷，宋奇孫子解，并武經簡要二卷，諸書不著錄，李筌注孫子一卷，五家注孫子三卷，魏武、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杜牧孫子注三卷，曹杜注孫子三卷，吉天保十家孫子會注十五卷，按今本十三篇，爲十三卷，又按梅堯臣、王晳、何延錫、張預四家注，志內皆不著錄。

杜牧曰，孫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成此書，按孫子十三篇者，出於手定，史記兩稱之，而杜牧以爲魏武筆削所成，誤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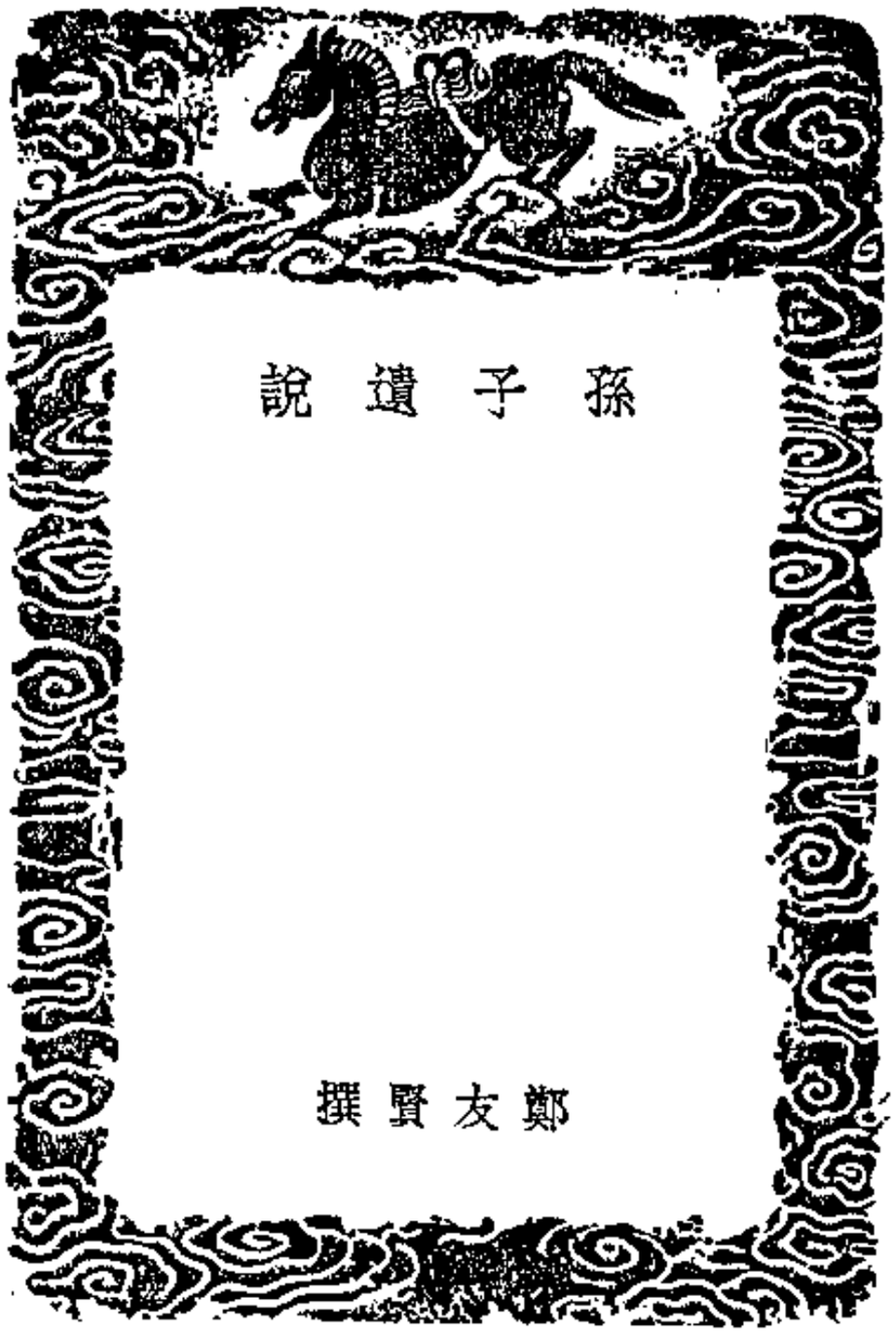
晁公武曰，唐李筌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

又曰，唐杜牧以武書大略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注解，十不釋一，蓋惜其所得，自爲新書爾，因備注之，世謂牧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泰季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知兵者有取焉。

又曰唐陳皞以曹公注證微杜牧注閒疎重爲之注
又曰唐紀鑒集唐孟氏賈林杜佑三家所解
歐陽修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皞注號三家
又曰三家之注皞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晁公武曰王晳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爲之注仁廟天下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
按今孫子集注本由華陰道藏錄出卽宋吉天保所合十家注也十家者一魏武二李筌三杜牧四陳皞五賈林六孟氏七梅堯臣八王晳九何延錫十張預也
十家本內又有杜佑君卿注案杜佑乃作通典引孫子語而訓釋之非注也通典引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注云以利誘之使五間并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蔡遣反間誑趙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是也考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二語孫子本文不相屬通典摘引之又爲之注求其意義雖成一事與孫子句各爲義者異已
又按杜佑注例每先引曹注下附己意故前之所說後或不同也
又杜佑注自引用曹注之外亦或間引孟氏
又按十家注自魏武之後孟氏爲先見隋書經籍志原本次于陳皞賈林之後誤也今改正晁公武以爲唐人亦誤也又按杜佑雖非爲孫子作注然既引用其文不當次于賈林之後梅氏之前今改正次孟氏
又按杜牧者佑之孫也原本列牧于佑前大誤
又孫子道藏原本題曰集注大興朱氏本題曰注解今改爲孫子十家注從宋志也
又道藏本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見通志藝文略今仍原本附刻於後

孫子篇目

計攻第一
作戰篇第二
謀攻篇第三
形篇第四
勢篇第五
虛實篇第六
軍爭篇第七
九變篇第八
行軍篇第九
地形篇第十
九地篇第十一
火攻篇第十二
用間篇第十三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略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皆思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惱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該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蘊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滎陽鄭友賢撰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光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猛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設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之以廟勝而後戰而求勝固乾沒之利出浪戰之二三者師者也或問計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言而言之外尚有常法之利也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常而求之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也變者勢也常者可以盡常之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之變也知變也盡法在吾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在我能乃謂吾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銛鐻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本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已勝敵、夫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耕也、舊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解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怚、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曰、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未白也、復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

或問孫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孰首孰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晚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發不能起、鷙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殺折哉、皆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虧羲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敵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

或問十三篇之法、各本於篇名乎、曰、其義各主於題篇之名、未嘗泛濫而爲言也、如虛實者一篇之義、首尾次序、皆不離虛實之用、但文辭差異耳、其意所主、非實卽虛、非虛卽實、非我實而彼虛、則我虛而彼實、不然、則虛實在於彼此、而善者變實而爲虛、變虛而爲實也、雖周流萬變、而其要不出此二端而已、凡所謂待敵者、佚者力實也、趨戰者、勞者力虛也、致人者、虛在彼也、不致於人者、實在我也、利之也者、役彼於我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措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守者、虛實之極而入神微也、不可測者、乘虛則實者虛也、乖其所之者、能實則虛也、害之也者、發我之實也、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者、佚飽安實也、勞飢動虛也、彼實而我能虛之也、行於無人之地者、趨彼之虛、而資我之實也、攻其所不守者、避實而擊虛也、守其所不攻者、措實而擊

或問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軍之興衆也。利之興危也。義果異乎。曰。武之辭未嘗妄發而無謂也。軍爭爲利者。下所謂軍爭之法也。夫惟所爭而得此軍爭之法。然後獲勝敵之利矣。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夫惟全舉三軍之衆而爭。則不及於利。而反受其危矣。蓋軍爭者。案法而爭也。衆爭者。舉軍而趨也。異也。李筌以擧有所不由而下五利。衆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經有無止之辭。

或問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立也。動也。變也。三者先後而用乎。曰。先王之道。兵家者流。所用皆有本末先後之次。而所尚不同耳。蓋先王之道。尚仁義而濟之以權。兵家者流。貴詐利。而終之以變。司馬法以仁爲本。孫武以詐立。司馬法以正不獲意則權。孫武以分合爲變。蓋本仁者治必爲義。立詐者動必爲利。在聖人謂之權。在兵家名曰變。非本與立。無以自修。非治與動。無以趨時。非權與變。無以勝敵。有本立而後能治動。能治動而後可以權變。權變所以濟治動。治動所以輔本立。此本末先後之次略同耳。

或問武所論舉軍動衆皆法也。獨稱此用衆之法者何也。曰。武之法奇正貴乎相生。節制機變兩用而無窮。既以正兵節制。自治其軍。未嘗不以奇兵權變而勝敵。其於論勢也。以分數形名居前者。自治之節制也。以奇正虛實居後者。勝敵之權變也。是先節制而後權變也。凡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勝者。皆相生兩用先後之術也。蓋鼓鐸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人既專一。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何法也。是節制自治之正法也。止能用吾三軍之衆而已。其法也。固未及於勝人之奇也。談兵之流。往往至此而止矣。武則不然。曰。此用吾衆之法也。凡所謂變人之耳目。而奪敵之心氣。是權謀勝敵之奇法也。

或問奪氣者必曰三軍。奪心者必曰將軍。何也。曰。三軍主於鬬。將軍主於謀。鬬者乘於氣。謀者運於心。夫鼓作鬬爭。不顧萬死者。氣使之也。深思遠慮。以應萬變者。心生之也。氣奪則怯於鬬。心奪則亂於謀。下者不能鬬。上者不能謀。敵人上下怯亂。則吾一舉而乘之矣。傳曰。一鼓作氣。三而竭者。奪鬬氣也。先人有奪人之心者。奪謀心也。三軍將軍之事異矣。

或問卜計及聞上下之法。皆要妙也。獨云此用兵之法妙者何也。曰。夫事至於可疑。而後知不疑者爲明。機至於難決。而後知能決者爲智。用兵之法。出於衆人之所不可必者。而吾之明智了然。不至於猶豫者。其所得固過於衆人。而通於法之至妙也。所謂高陵勿向。背邱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亦有可從可攻之利。餌兵勿食。歸兵勿遏。亦有可食可遏之理。圍師必闕。窮寇勿追。亦有不闕可追之勝。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覆微妙之術。智者不疑而能決。所謂用兵之法妙也。

或問九變之法。所陳五事者何。曰。九變者。九地之變也。散、輕、爭、交、衢、重、圮、圍、死。此九地之名也。一其志。使之屬趨其後。謹其守。固其結。繼其食。進其途。塞其闕。示不活。此九地之變也。九而言五者。闕而失次也。下文曰。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是九變主於九地明矣。故特於九地篇曰。九地之變。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然則既有九地。何用九變之文乎。曰。武所

論將不通九變之利。又曰。治兵不知九變之術。蓋九地者。隊變之利。故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知鄉導者。不得地利。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形而不知名。決事於術之用。故曰。不知術不得人之用。是故六地有形。九地有名。九名有變。九變有術。知名而不知變。驅衆而浪戰。知變而不知術。臨用而罷。此所以六地九地九變。皆論地利而爲猶異也。李筌以擧有所不由而下五利。衆之爲十變者。誤也。復指下文爲五利。何嘗有五利之義也。絕地無留。當作輕地。蓋經有無止之辭。

或問凡軍好高而惡下。太公曰。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豈好高之義乎。曰。武之高。非太公之高也。公所論天下之絕險也。高山盤石。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蓋無草本則乏芻牧樵採之利。面面受敵。則絕出入運餽之路。可上而不可下。可死而不可久。此固有棲之之害也。武之所論。假勢利之便也。處隆高邱陵之地。使敵人來戰。則有高陵向陵。逆邱之害。而我得因高乘下。建領走九轉石決水之勢。加以養生處實。先利糧道。戰則有乘勢之便。守則有處實之固。居則有養生足食之利。去則有便道向生之路。雖有百萬之敵。安能棲我於高哉。太武棲姚興於天渡。李先計令遣奇兵邀伏絕柴壁之糧道。此與犯處高之忌。而先得棲敵之法明矣。學孫武者。深明好高之論。而不悟處於太公之絕險。知其勢利之便者。後可與議其智矣。

或問六地者。地形也。復論將有六敗者何。曰。後世學兵者。泥勝負之理於地形者。故曰。地形者。兵之助。非上將之道也。太公論主帥之道。擇善地利者。三人而委之。則地形固非將軍之事也。所謂料敵制勝者。上將之道也。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勝。不知此爲將之道者。戰則必敗。凡所言曰走曰北者。此六者敗之道。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是勝敗之理。不可泥於地形。而繫於將之工拙也。至於九地亦然。曰剛柔皆得。地之理也。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騶三軍之衆。如羣羊往來。不知其所之者。將軍之事也。特垂誡於六地九地者。孫武之深旨也。

或問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釋爲二句者何。曰。夫人之情。就其甚難者。不顧其甚易。捨其至大者。不客其至微。死難於生也。甘其萬死之難。則況出於生之甚易者哉。身大於力也。棄其一身之大。則況用於力之至微者哉。武意以謂三軍之士。投之無所往。則白刃在前。有所不避也。死且不避。況於生乎。故曰。死且不北。夫三軍之士。不畏死之難者。安得不人人用力乎。死焉不得士人盡力。諸家斷爲二句者。非武之本意也。

或曰。方馬埋輪。諸家釋爲方縛。或謂縛馬爲方陳者何也。曰。解方爲縛者。義不經據。縛而方之者。非武本辭。蓋方當爲放字。武之說本乎人心離散。則雖強爲固止而不足恃也。固止之法。莫過於倪其所行。古者用兵。人乘車而戰。車駕馬而行。今欲使人固止而不散。不得齊勇之政。雖放去其馬而牧之。陷輪於地而埋之。亦不足恃之爲不散也。噬臍中之士。轅不得馬而狗。輪不得轅而馳。尚且奔走散亂而不一。則固在以政而齊其心也。

或問兵情主速。又曰。爲兵之事。夫情與事義果異乎。曰。不可探測而蘊於中者。情也。見於施爲而成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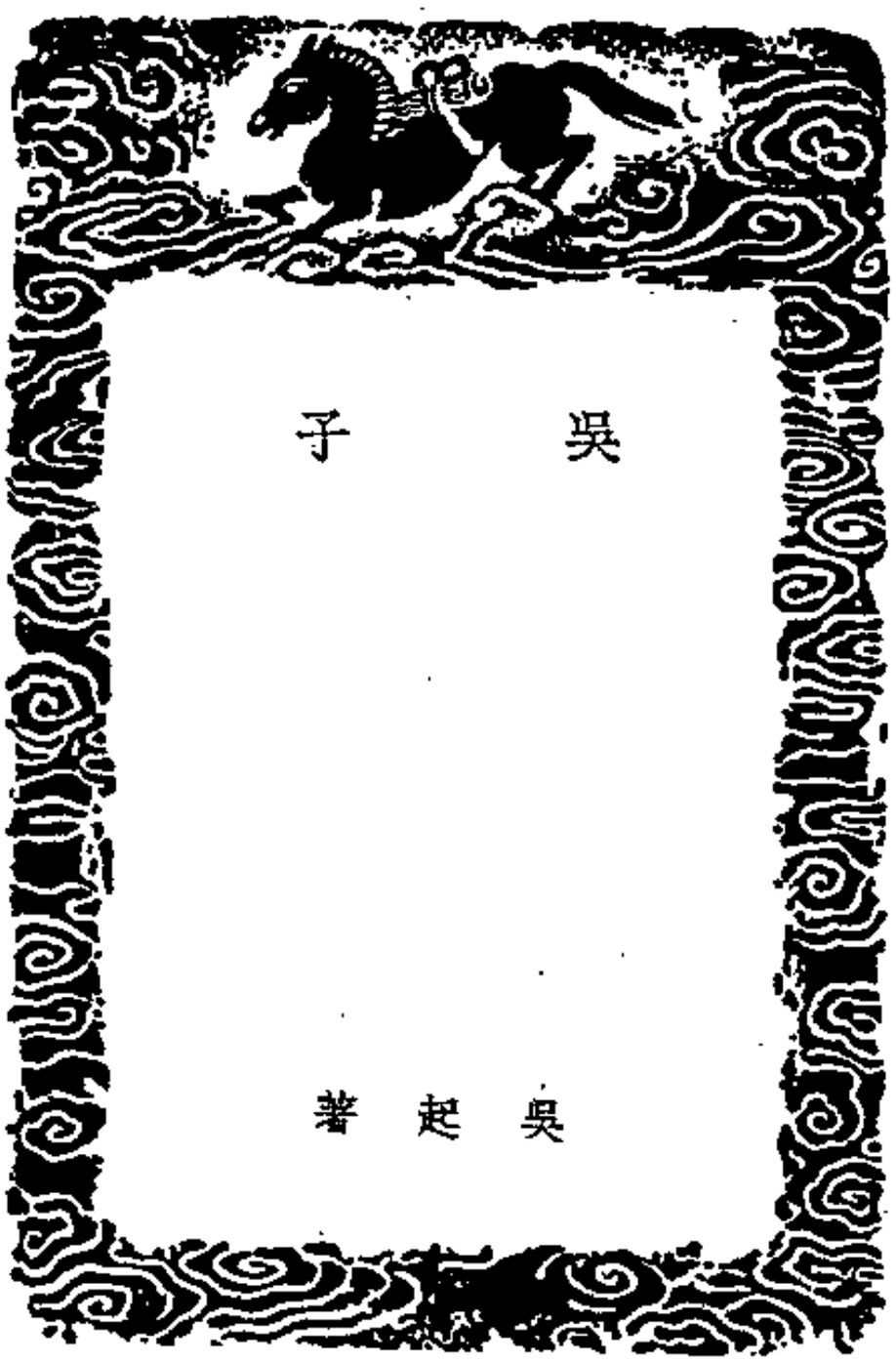
外者事也情隱於事之前而事顯於情之後此用兵之法隱顯先後之不同也所謂兵之情主速者蓋吾之所由所攻欲出於敵人之不虞不戒也夫以神速之兵出於人之所不能度度而戒備者固在中情祕密而不露雖智者深間不能前謀先覺也所謂爲兵之事者蓋敵意既順而可詳敵釁已形而可乘一向并敵之勢千里殺敵之將使陳不暇戰而城不及守者彼敗事已顯而吾兵業已成於外也故曰所謂巧能成事者此也是則情事之異隱顯先後也

或曰九地之中復有絕地者何也曰興師動衆去吾之國中越吾之境土而初入敵人之地輻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踵軍在後告舉書絕者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逗遁之心也司馬法曰書親絕是此絕地之謂也然而不預九地者何九地之法皆有變而絕地無變故論於九地之中而不得列其數也或以越境爲越人之國如秦越晉伐鄭者鑿也

或問不知諸侯之謀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軍不用鄉導不能得地利重言於軍爭九地二篇者何也曰此三法者皆行師爭利出沒往來邏速先後之術也蓋軍爭之法方變迂爲直後發先至之爲急也九地之利盛言爲客深入利害之爲大也非此三法安能舉哉噫興人爭迂直之變趨險阻之地踐敵人之生地求不識之迷途若非和鄰國之援爲之引軍明山川林麓險難阻阨沮洳澤之味之際要在從易而入難先明而後晦本末次序而導之使不惑也是故始教以計量校算之法而次及於戰攻形勢虛實軍爭之術漸至於行軍九變地形地名火攻之備諸法皆通而後可以論閒道之深矣噫教人之始者務令明白易曉而遲期之以聖智微妙之所難則求之愈勞而索之愈迷矣何異于通謂不可曠而語易者哉或曰廟堂多算非不難也何不列之於終篇也曰計之難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也夫敵人之情最爲難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先知者必在於閒蓋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

或問用閒使閒聖智仁義其旨安在曰用閒者用閒之道也或以事或以權不必人也聖者無所不通智者深思遠慮非此聖智之明安能坐以事權閒敵哉使閒者使人爲閒也吾之與閒彼此有可疑之勢吾疑閒有覆舟之禍閒疑我有害己之計非仁恩不足以結閒之心非義斷不足以決己之惑主無疑於客客無猜於主而後可以出入於萬死之地而圖攻矣秦正使張儀相魏數年無效而陰厚之者恩結閒之心也高祖使陳平用金數十萬離楚君臣平楚之亡計待情而後校情因閒而後知宜乎以閒爲深而以計爲淺也孫武之蘊至於此而知十家之說不能盡

或問伊摯呂牙古之聖人也豈容爲商周之閒邪武之所稱豈非尊閒之術而重之哉曰古之人立大事就大業未嘗不守於正正不獲意則未嘗不假權以濟道夫事業至於用權則何所不爲哉但處之有道而卒反於正則權無害於聖人之德也蓋在兵家名曰閒在聖人謂之權湯不得伊摯不得悉復政之過伊摯不在夏不能成湯之美武不得呂牙不能就武之德非此二人者不



吳子卷上

周吳起著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違。今君四時使新雕皮荐。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縻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奄戶。縵輪籠轂。觀之於目則不觀。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鬬心。隨之死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特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遽於戰矣。僵屍而哀之。無遽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則鈞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兵四守。勢甚不便。爲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已戒。鄰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發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戰爭。其軍可敗。燕性怒。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

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奮旗疾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勿令反顧此堅陳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濛濛晝夜不息三軍未食而強之渡四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軍饑渴務於取遠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讒言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大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旣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進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明知陰陽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車輜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遠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不在衆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旣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當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以圓而方

吳子卷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澤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楫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施令而下不犯所在寇不敢當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審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前死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貪而忽名

可貫而路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面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雨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何起對曰令適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矣若其衆譁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遇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起對曰凡戰之法要以旌旗擊鼓爲節夜以金鼓筭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今有少年卒起鼓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險阻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雖與長守對曰大哉問乎非此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人若堅守以圖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虛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趣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歸如是佯北安行疾鬬一結其前一絕其後兩軍咿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力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各分而乘之彼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起對曰諸在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馳審察其政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追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武侯從之後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擾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深淺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跡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

衆必重其心必恐退將速去有不反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吾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也有請降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以勵衆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特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覺之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物上功坐前行餚席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被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走令介冑而循壘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忌其暴起而害已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

於是武侯從之後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走士當從受馳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易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尉繚子

尉繚撰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謀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案天官曰背水陳爲絕紀向阪陳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時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備生於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治兵者若祕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關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治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軔車不暴出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可以忽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目盲耳聾以三恃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矛戟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如總木芻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制談第三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隨行亂陳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殺人於十步之內者刀鍵也故能使三軍之衆如使一人者法制明賞罰使之然也

戰威第四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

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
知此以三勝者畢矣夫將卒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
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刑如未加兵未接
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
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
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
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
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
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
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
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親
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則可
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耻而
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
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
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順也順之
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榮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
所生而制之因民所榮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
親鄉里相勸死生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
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
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
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本務
兵最急本者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
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備用
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發務此五者靜能
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
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
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
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

貴功養勞不椅桐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不先已
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飲軍食
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
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尉繚子卷第一

尉繚子卷第二

攻權第五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
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
則計攻而不動動攻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
無常試發攻必蚤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
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
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
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
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
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
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
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
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
雖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
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
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凡挾
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
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兵有勝於朝
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失幸以不敗此不
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
權名故明主戰攻日合鼓合節以兵刃不求勝而勝
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
早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故五人而伍十人
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用已極其朝
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
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
地錯絕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
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邑而數道絕從而攻

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已降津梁未發要塞未脩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其虛而攻之法曰獨出獨入敵不接刃而戮之此之謂也

守權第六

凡守者進不鄣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彊矢盡在鄣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二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爲城郭者非妄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爲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彊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若彼堅而救誠則愚夫惷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幷羊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惷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彊矢并於前分歷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趛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據出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十二陵第七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無過在於度數無因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武議第八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疇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糧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勞逸農勸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震者貴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敢樸橛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右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志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史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自奔北者聖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第九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移於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敗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脩不脩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城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敢樸橛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右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志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史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自奔北者聖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第九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移於

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鈞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筆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答人之背灼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開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聽百人之事百人聽千人之事千人聽萬人之事所聽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開聽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曰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聽於囚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尉繚子卷第二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彫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爲器天下無貴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布帛則民不困令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飢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爲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酗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戰權第十二

兵法曰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爲勝敗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摠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道者必先畜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而求戰敵復畜止我往而敵制勝矣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之必喪其權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守可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敗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其言無謹偷矣其陵犯無節被矣水潰雷擊三軍亂矣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重刑令第十三

將自子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

國賊身戮家殘去其舊墓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自百人已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敵矣

伍制令第十四

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分塞令第十五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藩域而明其塞令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誅與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采薪之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尉繚子卷第三

尉繚子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士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遁逃之法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經卒令第十七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誥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進爲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有經也

勒卒令第十八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妥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驚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讙讙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敎戰敎成合之千人千

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亡子從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兵決先敵若計不先定慮不審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成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即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爲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隊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尉繚子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卒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罹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什保什若士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已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胄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趨百步而驚習戰以成其節乃爲之賞法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使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隊爲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力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卒謂經旗全曲不麾不動也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孰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閭組甲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橫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賞如山罰如谿曰吾欲少閒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觀其窮示之孰以觀其病上乖者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關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狹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敝則足以施天下令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支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度

各有不食者矣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慮皆心失而傷氣也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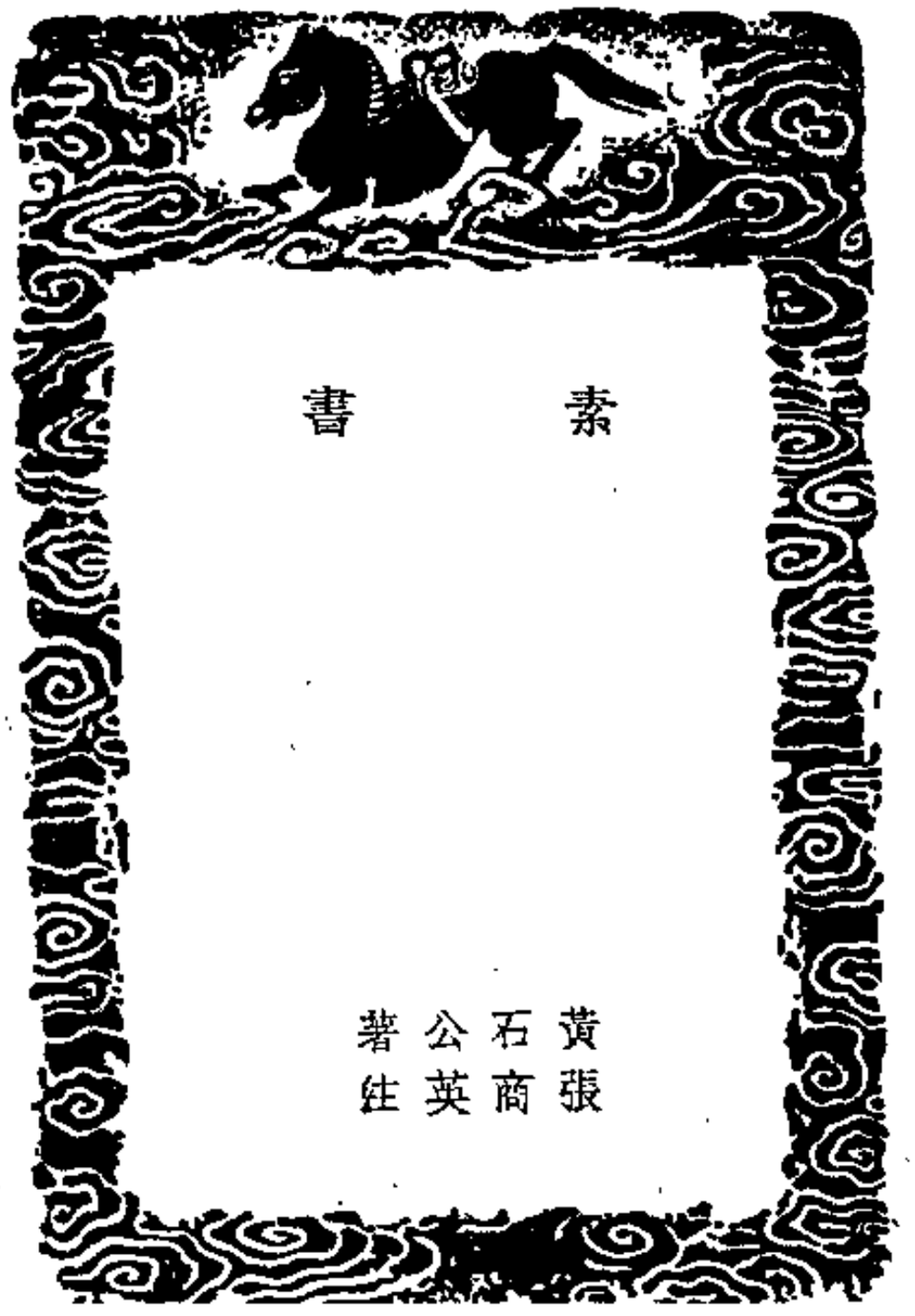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爲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兵也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能審此三者知勝敗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密則固鋒以銳則達卒長將甚於敵者勝卒長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彼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坐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在其中坐之兵劒矛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陳之矛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抱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謂之實不謀者謂之祕虛實者兵之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閒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內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三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已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比自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御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饒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易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聯及戰關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關也萬人之關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千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尉繚子卷第五

原始章第一
正道章第二
求人之志章第三
本德宗道章第四
遵義章第五
安禮章第六



素書

漢　黃石公著　南豐趙秉文校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離而用之則有五。合而渾之則爲一。一所以貫五。五所以衍一。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道之衣被萬物廣矣大矣。一動息一語默一出處一飲食。大而八紘之表小而芒芥之內。何適而非道也。仁不足以名。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不足以盡。故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不足以見。故日用而不知也。

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有求之謂欲。欲而不得。非德之至也。求於規矩者。得方圓而已矣。求於權衡者。得輕重而已矣。求於德者。無所欲而不得。君臣父子得之以爲君臣父子。昆蟲草木得之以爲昆蟲草木。大得以成大。小得以成小。遠之一身。遠之萬物。蓋無所欲而不得也。仁者人之所親。有慈益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

仁之爲體。如天。天無不覆。如海。海無不容。如雨露。雨露無不潤。慈愛惻隱。所以用仁者也。非親於天下。而天下自親之。無一夫不獲其生。詩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致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仁之至也。夫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以立功立事。

理之所在。謂之義。順理而決斷。所以行義。賞善罰惡。義之理也。立功立事。義之斷也。

說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

禮履也。朝夕之所履踐。而不失其序者。皆禮也。言動說趨。造次必於是。放辟邪侈。從何而生乎。

夫欲爲人之本。不可無一焉。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者散也。道散而爲德。德散而爲仁。仁散而爲義。義散而爲禮。五者未嘗不相爲用。而要其不散者。道抄而已。老子言其體。故曰。賤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黃石公言其用。故曰。不可無一焉。

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

盛衰有道。成敗有數。治亂有勢。去就有理。

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道猶舟也。時猶水也。有舟楫之利。而無江河以行之。亦莫見其利涉也。

若時至而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

蓋謂養之有素。及時而動。機不容髮。豈容擬議者哉。

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代。

道高則名隨於後而重矣。

右第一章。言道不可以無始。

正道章第二

德足以懷遠。

懷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謂也。

信足以一異義。足以得衆。

有行有爲。而衆人宜之。則得乎衆人矣。

才足以監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

行足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

嫌疑之際。非智不決。

信可以使守約。可以使分財。此人之豪也。

守職而不曠。

孔子嘗委吏乘田之職矣也。

處義而不回。

迫於利害之際。而確然守義者。此不回也。

見嫉而不苟免。

周公不嫌於居攝。召公則有所嫌也。孔子不嫌於見南子。子路則有所嫌也。居嫌而不苟免。其惟至明乎。

見利而不苟得。此人之傑也。

俊者絕於人。豪者高於人。傑者榮於人。有德有信有義有才有明者。俊之事也。有行有智有信有廉者。豪之事也。至於傑則才行足以名之矣。然傑勝於豪。豪勝於俊也。

右第二章。言道不可以非正。

求人之志章第三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

人性清靜。本無係累。嗜欲所牽。捨己逐物。

抑非損惡。所以證過。

讓猶推證而去之也。非至於無抑惡。至於無損過。可以無讓矣。

貶酒闕色。所以無污。

色敗精。精耗則害神。酒敗神。神傷則害精。

避嫌遠疑。所以不惑。

於迹無嫌。於心無疑。事乃不惑矣。

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有聖賢之質。而不廣之以學問。弗勉故也。

高行微言。所以修身。

行欲高而不屈。言欲微而不彰。

恭儉謙約。所以自守。深計遠慮。所以不窮。

管仲之計。可謂能九合諸侯矣。而窮於王道。商鞅之計。可謂能強國矣。而窮於仁義。宏羊之計。可謂能聚財矣。而窮於養民。凡有窮者。俱非計也。

親仁友直。所以扶顛。

明君而喜者。不可以得友直。

近恕篤行。所以接人。

極高明而道中庸。聖賢之所以接人也。高明者聖人之所獨。中庸者衆人之所同也。

任材使能。所以濟物。

應變之謂材。可用之謂能。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術也。

揜惡所說所以止亂。

諛言惡行。亂之根也。

推古驗今。所以不惑。

因古人之迹。推古人之心。以驗方今之事。豈有惑哉。

先揆後度。所以應卒。

執一尺之度。而天下之長短盡在是矣。倉卒事物之來。而應之無窮者。揆度有數也。

設變致權。所以解結。

有正有變。有權有經。方其正有所不能行。則變而歸之於正也。方其經有所不能用。則權而歸之於經也。

括蜚順會。所以無咎。

君子語默以時。出處以道。括蜚而不見其美。順會而不發其機。所以免咎。

橫縱梗直。所以立功。孜孜汲汲。所以保終。

橫縱梗直者。有所恃而不可搖。梗梗者。有所立而不可撓。孜孜者。勤之又勤。汲汲者。善之又善。立功莫如有守。保終莫如無過也。

右第三章。言志不可以妄求。

本德宗道章第四

夫志心篤行之謂。長莫長於博謀。

謀之欲博。

安莫安於忍辱。

至道曠夷。何辱之有。

先莫先於修德。

外以成物。內以成己。修德也。

榮莫榮於好善。神莫神於至誠。

無所不通之謂神。人之神與天地參。而不能神於天地者。以其不至誠也。

明莫明於體物。

記云。誠明在躬。志氣如神。如是則萬物之來。其能逃吾之照乎。

吉莫吉於知足。

知足之吉。吉之又吉。

苦莫苦於多慾。

聖人之道。泊然無欲。其於物也。來則應之。去則無係。未嘗有顧也。古之多慾者。莫如秦皇、漢武。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功則願高。名則願貴。宮室則願華。臺榭則願美。蓄四夷則願服。神仙則願致。然而國愈貧。兵愈弱。功愈卑。名愈鈍。卒至於所求不獲。而遺恨猶狠者。多慾之所苦也。夫治國者。固可不多慾。至於賢人養身之方。所守其可以不約乎。

悲莫悲於精散。

道之所生之謂一。純一之謂精。精之所發之謂神。其泊於無也。則無生無死。無先無後。無陰無陽。無動無靜。其舍於形也。則爲明爲哲。爲智爲識。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用之則散而不聚。聚且淫於色。則精散於色矣。耳淫於聲。則精散於聲矣。口淫於味。則精散於味矣。鼻淫於臭。則精散於臭矣。散之不已。其能久乎。

病莫病於無常。

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有常也。人而無常。不其病乎。

短莫短於苟得。

以不義得之。必以不義失之。未有苟得而能長也。

幽莫幽於貪鄙。

以身狥物。鄙莫甚焉。

孤莫孤於自恃。

桀紂自恃其才智。伯自恃其強。項羽自恃其勇。王莽自恃其智。元載、盧杞自恃其狡。自恃則氣驕於外。而辜不入。耳不聞善。則孤而無助。及其敗。天下爭從而亡之。

危莫危於任疑。

漢疑韓信而任之。而信變叛。唐疑李懷光而任之。而懷光逆。

敗莫敗於多私。

賞不以功。罰不以罪。喜佞惡直。黨親遠疎。小則結匹夫之怨。大則激天下之怒。此私之所敗也。

右第四章。言本宗不可以離道德。

道義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閒。

聖賢之道。內明外晦。惟不足於明者。以明示下。乃其所以閒也。

有過不知者蔽。

聖人無過而知。賢人之過。造形而悟。有過不知。其患蔽甚矣。

迷而不返者惑。

迷於酒者。不知其伐吾性也。迷於色者。不知其伐吾命也。迷於利者。不知其伐吾志也。人本無迷。惑者

自迷之矣。

以言取怨者禍。

行而言之則機在我而禍在人言而不行則機在人而禍在我。

令與心乖者廢。

心以出令令以心行。

後令繆前者斃。

號令不一心無信而事號棄矣。

怒面無威者貶。

文王不大聲以色四國畏之故孔子曰不怒而威於鉄鉞。

好乘辱人者殃。

己欲沾直名而置人於有過之地取殃之道也。

毀辱所作者危。

人之云亡危來隨之。

慢其所敬者凶。

以長幼而言則齒也以朝廷而言則爵也以賢愚而言則德也三者皆可能而外敬則齒也爵也內敬則德也。

親合心離者孤。親讒遠忠者亡。

讒者善猫摩人主之意而中之忠者推逆人主之過而諫之合意者多悅逆意者多怒此子胥殺而吳亡屈原放而楚亡是也。

近色遠賢者悖。女謁公行者亂。

如太平公主卓然人之禍是也。

私人以官者浮。

淺浮者不足以勝名器如牛仙客爲宰相之類是也。

凌下取勝者侵。名不勝實者耗。

陸贄曰名近於虛於教爲重利近於實於義爲輕然則實者所以致名名者所以符實名實相資則不耗匱矣。

賂己而貴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棄廢。

聖人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自厚者自滿也非仲尼所謂躬自厚之厚也自厚而薄人則人才將棄廢矣。

以過棄功者損。墓下外異者洽。

私昧公曲昧直也。

措置失宜察情隔息阿諛竝進私狗竝行人人異心求不淪亡不可得也。

既用不任者疎。

用賢不任則失士心此管仲所謂害霸也。

行貨悖色者沮。

色有斬悖有功者沮項羽之刓印是也。

多許少與者怨。

失其本望。

既迎而拒者乖。

劉琮迎劉備而反拒之是也。

薄施厚望者不報。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報之哉之含之育之豈責其報也。

貴而忘賤者不久。

道足於己者貴賤不足以爲榮辱貴亦固有賤亦固有唯小人驟面處貴則忘其賤此所以不久也。

念舊而棄新功者凶。

切齒於雠仇之怨眷眷於一飯之恩者匹夫之量有志於天下者雖仇必用以其才也雖怨必錄以其功也。漢高祖擒獲功也唐太宗相魏鄭公用才也。

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

曹操强用關羽而終陷劉備北不畜也。

爲人擇官者亂。失其所强者弱。

有以德强者有以人强者有以勢强者有以兵强者。堯舜有德而强桀紂無德而弱湯武得人而强幽厲失人而弱周得諸侯之勢而强失諸侯之勢而弱唐得府兵而强失府兵而弱其於人也善爲强弱其於身也性爲强情爲弱。

決策於不仁者險。

不仁之人幸患樂禍。

陰計外泄者敗。厚斂薄施者凋。

凋削也文中子曰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戰士貧游士富者衰。

游士鼓其頰舌惟幸燕塵之會戰士藉其死力專捍疆場之虞富彼貧此兵勢衰矣。

私昧公曲昧直也。

閒而忽略、記過不忘者暴。
暴而生怨。
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
濁亂也。
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
刑者、原於道德之意而恕在其中。是以先王以刑輔德。而非專用刑者也。故曰、牧之以德則集。繩之以刑則散也。
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
人心不服則叛也。
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
非所宜加者酷也。
聽設而美、開諫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
有無之有、則心逸而身安。
右第五章、言道而行之者義也。

安禮章第六

怨在不捨小過。患在不預定謀。禍在積惡。福在積善。
善積則致於福。惡積則致於禍。無善無惡。則亦無禍無福矣。
飢在賤農。寒在墮織。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來。
唐堯之節儉。李悝之盡地利。越王勾踐之十年生聚。漢之平準。皆所以迎來之術也。
貧在棄時。上無常操。下多疑心。
躁靜無常。喜怒不節。羣情猜疑。莫能自安。
輕上生非。侮下無親。
輕上無禮。侮下無恩。
近臣不重。遠臣輕之。
淮南王言、去平津侯。如發蒙耳。
自疑不信人。
暗也。
自信不疑人。
明也。
枉士無正友。

李泛言之友。則八關十六子之徒是也。
曲士無直下。
元帝之世、則宏恭、石顯是也。
危國無賢人。亂政無善人。
非無賢人善人。不能用故也。
愛人深者求賢急。樂得賢者養人厚。
人不能自愛。待賢而愛之。人不能自養。待賢而養之。
國將霸者士皆歸。
趙殺鳴犢。故夫子臨河而返。
邦將亡者賢先避。
微子去商。仲尼去魯是也。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遊。樹禿者大禽不棲。林碎者大獸不居。
此四者、以明人之淺則無道德。國之淺則無忠賢也。
山崩者崩溪滿者溢。
此二者、明過高過滿之戒也。
棄玉取石者盲。
有目與無目同。
羊質虎皮者柔。
有表無裏。與無表同。
衣不稱領者倒。
冠上而下。
走不視地者顛。
常下而上。
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
才不勝任謂之弱。
足寒傷心。人怨傷國。
夫沖和之氣生於足。而流於四肢。而心爲之君。氣和則天君樂。氣乖則天君傷矣。
山將崩者下先隕。國將衰者人先弊。
自古及今。生齒富庶。人民康樂。而國衰者。未之有也。
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長城之役興而秦國殘矣泮渠之役興而隋國殘矣
與役事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
漢武欲爲秦皇之事幾至於傾而能有終者末年哀痛自悔也
以閹官亡而唐之中尉同之
見已生者憤將生惡其跡者須避之
已生者見而去之也將生者憤而消之也惡其跡者急履而惡跡不若滅履而無行妄動而惡知不若
純動而無爲
旻歿者實捉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鈎凶者百禍所攻非其神聖自然所
鈕
有道者非己求福而福自歸之無道者雖禱祭甚而禍愈攻之豈其有神聖爲之主宰乃自然之理也
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同志相得
舜有八元八凱湯則伊尹孔子則顏回是也
同仁相疑
文王之閎散微子之父師少師周旦之召公管仲之鮑叔也
同惡相窺
蒲紂之臣億萬整勝之徒九千是也
同愛相求
愛利則聚利之臣求之愛武則驍兵之士求之愛勇則樂傷之士求之愛仙則方術之士求之愛符瑞
則矯誣之士求之凡有愛者皆情之偏性之蔽也
同美相妬
女則武后韋庶人道良娣是也男則趙高李斯是也
同智相謀
劉備曹操蜀魏李害是也
同貴相害
勢相軋也
同利相忌
審相利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感
五行五氣五聲散於萬物自然相感應也
同類相依同義相親同難相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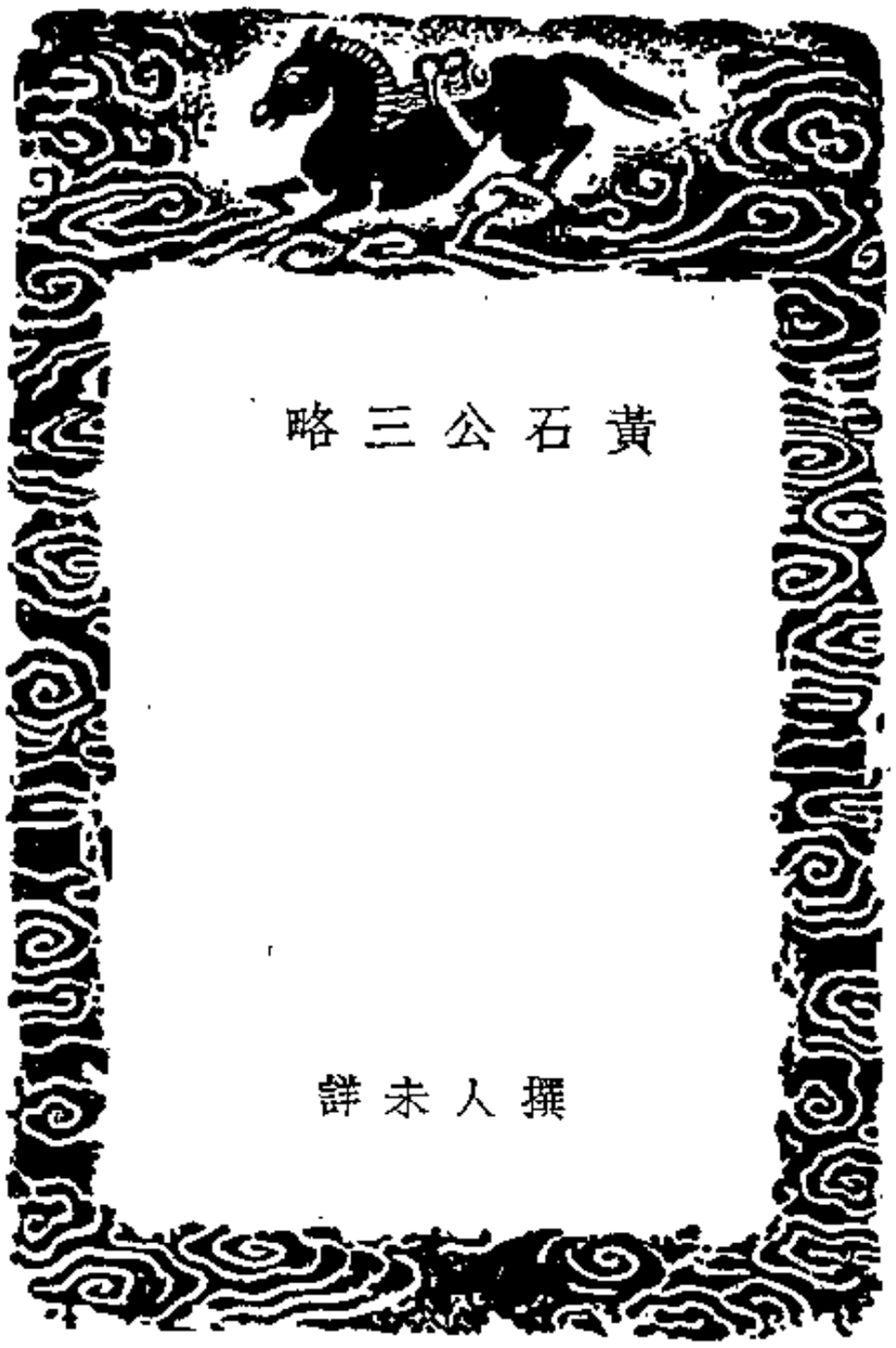
六國合從而拒秦諸葛通吳以敵魏非有仁義存焉時同難爾
同道相成
漢承秦後海內凋弊蓋何以清靜涵養之何將亡念諸將俱習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時曹參在齊曾
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參以代相
同藝相規
李離之誅扁鵲逢蒙之惡后羿是也規者非之也
同巧相勝
公輸子九攻墨子九拒是也
此乃數之所得不可與理違
自志同下皆所行所可預知智者知其如此順理則行之逆理則違之
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
教者以言化者以道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教之逆者也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化
之順者也
逆者難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亂易行則理
天地之道簡易而已聖人之道簡易而已順日月而晝夜之順陰陽而生殺之順山川而高下之順天
地之簡易也順爽狄而外之順中國而內之順君子而爵之順小人而役之順善惡而賞罰之順九土
之宜而賦斂之順人倫而序之此聖人之簡易也夫烏獲非不力也執牛之尾而使之卻行則終日不
能步尋丈及以瑣桑之枝貫其鼻三尺之絇繫其頸童子服之風於大澤無所不至者蓋其勢順也

右第六章言安而履之之謂禮

小大不同其理則一

黃石公素書序

黃石公素書六編。按前漢列傳。黃石公圮橋所授子房素書。世人多以三略爲是。蓋傳之者誤也。昔亂有盜發子房冢。于枕中獲此書。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祕誡。不許傳於不神不聖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其人而不傳者。亦受其殃。嗚呼。其愼重如此。黃石公得子房而傳之。子房不得其傳而葬之。後五百餘年而盜獲之。自是素書始傳於世間。然其傳者特黃石公之言耳。而公之意。其可以言盡哉。竊嘗評之。天地之道。未嘗不相爲用。古之聖賢。皆盡心焉。堯欽若昊天。舜齊七政。禹序九疇。傳說陳天道。文王重八卦。周公設天地四時之官。又立三公。燮理陰陽。孔子欲無言。老聃建之以嘗無有。陰符經曰。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道至於此。則鬼神變化。皆不逃吾之術。而況於刑名度數之間者歟。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其書簡。其意深。雖堯、舜、禹、文、傅說、周公、孔子、老聃。亦無以出此矣。然則黃石公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故以此書授子房。而子房者豈能盡知其書哉。凡子房之所以爲子房者。蓋能用其一二耳。昔曰。陰謀外泄者敗。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王韓信矣。書曰。小忿不赦。大忿必生。子房用之。嘗勸高帝侯雍齒矣。書曰。決策於不仁者險。子房用之。嘗勸高帝罷封六國矣。書曰。設變致權。所以解結。子房用之。嘗致四皓而立惠帝矣。書曰。吉莫吉於知足。子房用之。嘗擇留侯自封矣。書曰。絕嗜禁欲。所以除累。子房用之。嘗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嗟夫。遺精粢糠。猶足以亡秦項。而帝沛公。況純而用之。深而造之者乎。自漢以來。章句文辭之



黃石公三略

撰人未詳

黃石公三略卷上

上略

夫主將之濟務寧英雄之心。賢祿有功。通志於衆。故與衆同好。離不成。與衆同惡。雖不傾。治國安家。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軍讖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人之所助。強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衆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末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窮。扶成天威。匡正八極。密定九表。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存之。動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胷臆而敵國服。軍讖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特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適如支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還之。冤者原之。訴者察之。卑者貴之。強者抑之。敵者殘之。貧者豐之。欲者使之。畏者隱之。謀者近之。讒者拒之。毀者復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脫之。難固守之。稽阨遽之。雖屯之。簒城割之。獲地裂之。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下之。敵佚去之。敵陵待之。敵暴秘之。敵悖義之。敵睦擯之。順衆挫之。因勢破之。放言過之。四網羅之。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

取。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焉知利之所在。彼爲諸侯。己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收。雖能祖祖。鮮能下下。祖祖爲親。下下爲君。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斂。不匱其財。罕徭役。不使其勞。則國富而家娛。然後選士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故祿賞不愛。財賞功不踰時。則下力并而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贍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勵以義。則士死之。夫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兵有全勝。敵有全因。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館舍餼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是謂將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軍讖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故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故亂將不可使保軍。衆不可使伐人。攻城則不拔。闔邑則不盈。二者無功。則士力疲弊。士力疲弊。則將孤衆特。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慈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嚴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震。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戰。則奔北。是謂老兵。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讖曰。良將之統軍也。慈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讖曰。軍以賞爲表。以罰爲裏。賞嚴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服。所任賢。則敵國震。軍讖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發。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之命也。將能制勝。則國家安定。軍讖曰。將能清能靜。能平能險。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卑己而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止。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軍讖曰。興師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取之國。務先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軍讖曰。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者窮也。千里饋糧。民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夫運糧百里。無一年之

黃石公三略卷中

中略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有甲兵之備，而無鬬戰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國定主安，臣以讓退，亦能美而無害，處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實，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辯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故義者不爲不仁者死，智者不爲間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戮，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爲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使，乃睹英雄之心，與衆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誠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聖人體天，賢者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略爲衰世作，上略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智，故

黃石公三略卷下

下略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衆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違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決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己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正，政不正，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

食，二百里無二年之食，是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讖曰，上行虐則下急刻，賦斂重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讖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飾，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讖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姦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訟，是謂亂源，軍讖曰，強宗聚姦，無位而尊，威無不震，爲蓋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譁諠，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讖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衆便，委曲弄文，以危其君，是謂國姦，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陵，莫適禁禦，延及君子，國受其咎，軍讖曰，善善不進，惡惡不退，賢者隱蔽，不肯在位，國受其害，軍讖曰，枝葉強大，比周居勢，卑賤陵貴，久而益大，上不忍廢，國受其敗，軍讖曰，使臣在上，一軍皆訟，引威自與，動違於衆，無進無退，苟然取容，專任己舉，措戾功，誹謗盛德，誣述庸庸，無善無惡，皆與己同，稽留行事，命令不通，造作奇政，變古易常，君用佞人，必受禍殃，軍讖曰，姦雄相稱，障蔽主明，毀譽並興，壅塞主聽，各阿所以，令主失忠，故主察異言，乃視其萌，主聘懽賢，姦雄乃遯，主任衛齒，萬事乃理，主聘嚴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身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玩，以說其心，夫人衆一合而不可卒離，威權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將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略，故霸者之作，其論殿也，存祉極羅英雄者，中略之勢也，故世主祕焉，

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倘人而下盡力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福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加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治怨是謂逆天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潛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而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亡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祿潛名抱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己則建殊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熾火臨不測而擠欲墮其克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畏懼而不敢失道豪傑乘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民用鹽國乃無儲四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退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臣疑主衆姦聚衆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嫉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慕澤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握奇經解

公孫弘解

握奇經目錄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華音五　金音五
麾法五　旗法五
陣勢八　八陣總述
匹陳讚　天陳讚
地陳讚　雲陳讚
飛龍　翔鳥
蛇蟠　虎翼
奇兵讚　合而爲一雖而爲八
遊軍　金革
鞉鼓　兵體

握奇經目錄終

握奇經

漢平津侯丞相公孫弘解

嘉禾梅癡道人周履靖校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宋高似孫曰焉隆本作握據敘云風后制

錄臣也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

妄示人故云握機人撰諸子總有三本其

一本三百八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

尚增牛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

謂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

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衍四字

經曰人陣四爲正四爲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

說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公孫弘

曰世有八卦陣法其既不用奇正但非風后所

傳未可參用餘奇爲握奇舊注奇讀如奇觭之

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爲正四

爲奇餘奇爲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

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

定兩端天有衝圓地有軸前後有衝一作有風

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有重列各四隊前後

之衝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

前後之衝各三隊風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

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而躡敵或驚

其左或驚其右驚一作警聽音望麾以出四奇

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後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

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

居其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

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

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

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擣角前列不

動而前列先進以次次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

係此今按而前列等八字舊文在後此注下誤

也故遷次以成文或合而爲一因離而八各隨

師之多少瞬瞬而長

天或圓而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爲左校

爲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

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衝其次

地衝其次風衝其次雲衝左右相向是也地方

布風雲各在後衝之齊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

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公

孫弘曰龍爲地爲後天陣變爲地陣或即張龍

布擊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爲動也一本自公

孫弘曰動靜二義皆精出經文中縱布天一一

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有雲象龍一句一

作龍者象龍天二天之一作兩天縱布地

四天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次之一無下

四地字躡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一無地字天

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

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

壘則此是也一本下有此爲動也四字一無虛

實已下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注釋天或圖布

已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兼教之說相兼今

亦錄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十或五十

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贅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二鼓以相傳授予今於舊解之處增字發明則此一本其部隊下五十三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爲經文談也按公孫氏稱與其異者天或圓布或遊軍定兩端下以爲正總而以天有餘止觸類而長列于綴圖雲爲翔鳥之下今爲本尚如此

握奇經續圖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闘

金音五　一緩闘　二止闘　三退　四背

五急背　背一本作趨

庶法五　一玄　二黃　三白

四青　一作赤　五赤　一作青

五風赤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黃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玄下　一作青

青一作赤　八地後上黃下赤

陣勢八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蛇蟠

二革二金爲天　三革三金爲地

三革二金爲雲　二革二金爲風

二革四金爲虎　四革三金爲龍

四革五金爲鳥　五革四金爲蛇

舊注此八陣名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闘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　一作西

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　一作南　加五角音者全師並旋而角音不止者師行五不整金革既息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陣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陣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　合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軸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爲虎翼天地後衝爲飛龍風爲蛇蟠雲爲翔鳥

八陣總述

晉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馬　隆　述

治兵以信求聖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匹陣讚

動則爲奇靜則爲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輪輸定有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陣讚

天陣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爲陳之主爲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讚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冥測動用無彊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爲蛇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陣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下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胷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驚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翥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蛇蟠

風爲蛇蟠蛇吞天翼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爲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佚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核下之會魯公莫測

奇兵讚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敵則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爲事先動而歸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羸擾盛結陳趨地斷繞四經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鞉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奔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鞉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旦條流角音有五初驚末收麾者指揮角者驚覺臨機變化愼勿交錯 光旦一作光目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兼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禁衰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 舊闕四字 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勢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戒來者 一作天下

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先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剛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千七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爲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敘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奇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奪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蹲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遣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縣布得之卷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臆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乃以爲項縣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風后握奇經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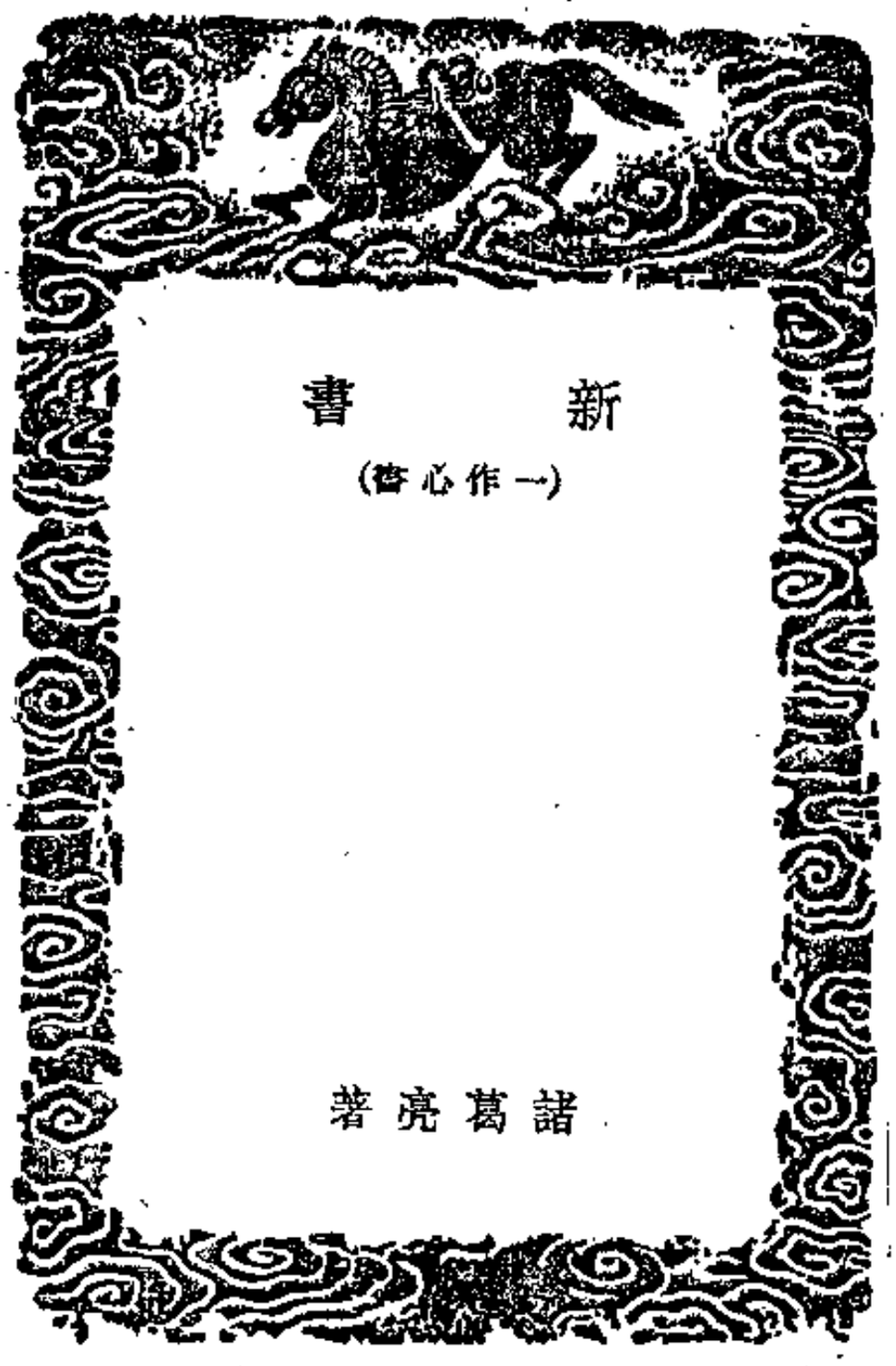
跋

按經解之孫弘定之士龍晉續以圖宋述以總鈐之奇正相生環之無端深乎易矣

說劒齋豪士之贋

握奇經一卷

一作握機經一作幄機經舊本題風后撰漢丞相公孫宏解晉西平太守馬隆進諸案漢書藝文志兵家陰陽風后十三篇班固自註曰圖二卷依託也蓋無握奇經之名且十三篇七略皆錄圖尚以爲依託則此經此解七略不著錄者其依託更不待辨矣馬隆進諸隋志亦不著錄則猶之公孫宏解也考唐獨孤及毘陵集有八陣圖記曰黃帝順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斂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衛抗於外軸布於內以固其餘地游軍以察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云云所說乃一一與此經合疑唐以來好事者因諸葛亮八陣之法推演爲圖託之風后其後又因及此記推衍以爲此經併取記中握機制勝之語以爲之名宋史藝文志始著於錄其晚出之顯證矣高似孫子略曰馬隆本作幄機序曰幄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機則因握幄字近而附會其文今本多題曰握奇則又因經中有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之語改易其名也似孫又云總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閒有公孫宏等語今本衍四字校驗此本分爲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蓋即似孫所謂衍四字本也經後原附續圖據書錄解題亦稱馬隆所補然有目而無圖殆傳寫佚之歟



新書

（一作心書）

諸葛亮著

兵機第一
夫兵權者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也將能執兵之權操兵之勢而臨羣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翔四海隨所遇而施之若將失權不操其勢亦如魚龍股於江湖欲求游洋之勢奔濤戲浪何可得也

逐惡第二
夫軍國之弊有五害焉一曰結羣相連毀譖賢良二曰侈其衣服異其冠帶三曰虛誇妖術詭言神道四曰專察是非私以勘衆五曰伺候得失陰結敵人此所謂奸僞悖德之人可遠而不可親也

知人性第三
夫人之性莫難察焉美惡既殊情貌不一有溫良而僞詐僞者有外恭而內欺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盡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二曰窮之以詞辨而觀其變三曰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四曰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六曰臨之以利而觀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觀其信

將才第四
將才有五強八惡高節可以勵俗孝悌可以揚名信義可以交友沈慮可以容衆力行可以建功此將之五強也謀不能料是非證不能任賢良敢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濟窮厄知不能備未形慮不能防微密達不能舉所知敗不能無怨誘此謂之八惡也

出師第十二

夫師之行也有好關樂戰獨取强敵者聚爲一徒名曰報國之士有氣冠三軍才力勇捷者聚爲一徒名曰突陣之士有輕足善步走如奔馬者聚爲一徒名曰拳旗之士有騎射若飛發無不中者聚爲一徒名曰乘鋒之士有射必中中必死者聚爲一徒名曰飛馳之士有誓發强弩遠而必中者聚爲一徒名曰摧鋒之士此六軍之善士各因其能而用之

擇才第十三

古者國有危難君簡賢能而任之齋三日入太廟南面而立將北面太師進鉞於君君持鉞柄以授將曰從此至軍將軍其裁之復命曰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退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恃功能勿失忠信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同寒暑等勞逸齊甘苦均危患如此則士必盡死敵必可亡將授詞鼓鼙鼓門引軍而出君送之跪而推轂曰進退惟時軍中事不由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無天於上無近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以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故能戰勝於外功成於內揚名於後世福流於子孫矣

智用第十四

夫爲將之道必順天因時依人以立勝也故天作時不作而人作是爲逆時時作天不作而人作是爲逆天天作時作而人不作是爲逆人智者不逆天亦不逆時亦不逆人也

不陣第十五

古之善理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昔者黎人之致理也安其居樂其業人至老不相攻伐可謂善理者不師舜修典刑泉陶作士人不干令刑無可施可謂善師者不陣若禹伐有苗舜舞于羽而苗格可謂善陣者不戰齊桓南服强楚北伐山戎可謂善戰者不敗楚昭遭亂奔秦請救卒能返國可謂善敗者不亡矣

將誡第十六

書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力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心故用兵之要務覘英雄之心嚴賞罰之科總文武之道操剛柔之術說禮樂而敦詩書先仁義而後智勇靜若處女動若脫兔先人則奪敵之魄後人則亂敵之紀旅戒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擊崩若摧合戰如虎追而容之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卑而驕之親而離之强而弱之有危者安之有懼者悅之有叛者懷之有冤者伸之有强者抑之有弱者扶之有謀者親之有說者習之獲財者與之不倍兵以攻弱不恃衆以輕敵不做才以驕人不以寵而作威先計而後動知勝而始戰得其財帛不自寶得其子女不自使將能若此號令申嚴而人願鬬則兵和刃接而人樂死矣

戒備第十七

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若乃失之疎虞則差若千里覆軍殺將勢不逾暴可不懼哉故有患難君臣旰食而謀之擇賢而任之若乃安居而不思危寇至而不知拒此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亡不俟夕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又曰預備而虞古之善政又曰猛毅伉剛有毒而況國乎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故曰有備無

患故三軍之行不可無備

習練第十八

夫軍不習練百不當一習而用之一可當百故仲尼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然則即戎之士不可不教教之以禮義誨之以忠信戒之以典刑威之以賞罰故人知勸然後習之或陣而分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走而卻之別而合之散而聚之凡一人可教千人千人可教萬人萬人可教三軍然後教練而敗可勝矣

軍讖第十九

夫三軍之行有探候不謹烽火失度後期犯令不應時機阻亂師徒乍前乍後不合鼓上不恤下斂財無度營私徇己不恤飢寒非言妖詞妄陳禍福如事喧雜懼惑將吏勇不受制專而凌上輕竭府庫擅給其財此九者三軍之讖有之必敗也

腹心第二十

夫爲將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無腹心者如人夜行無所措手足無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運動無爪牙者如飢人食毒物無不死矣故善將者必有博聞外智者爲腹心沈審謹密者爲耳目勇捍善敵者爲爪牙

謹候第二十一

夫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故師出以律失律則凶律有十五焉一曰亂而謀朋也二曰詰辭候謹也三曰勇敵乘不揆也四曰廢見利思義也五曰平賞罰均也六曰忍善含恥也七曰寬能容衆也八曰信重然諾也九曰敬禮賢能也十曰明不納讒也十一曰謹不違理也十二曰仁善養士卒也十三曰忠以身殉國也十四曰分知止足也十五曰謀自料知他也

機形第二十二

夫以忠克智命也以智克忠順也以智克智機也其謂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勢三曰情事機作而不能應非智也勢機動而不能制非賢也情機發而不能行非勇也善將者必因機而立勝

重刑第二十三

吳起曰鼓數金鐸所以威耳旌幡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以聲不可不清目威以容不可不明心威以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士可息也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必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矣

證將第二十四

古之善將者有四示之以進退故人知禁誘之以仁義故人知禮重之以是非故人知信禁禮勸信師之大經也未有綱直而自不舒也故能戰必勝攻必取崩將不然退則不能止進則不能禁故與軍同亡無誠勸則賞罰失度人不知信故賢良退伏頑諂登用是以戰必敗散

善圍第二十五

夫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矣因人之力以決勝則湯武不能與爭功矣若能審因而加之威勝則萬夫之雄將可圖四海之英豪受制矣

天勢第二十六

夫行兵之勢有三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天勢者日月清明五星合度幸孛不殃風氣調和地勢者城險重固洪波千里石門幽動羊腸曲沃人勢者主聖將賢三軍由理士卒用命鎧甲堅備善將者因天之時就地之勢依人之利則所向者無敵所攻者萬全矣

勝敗第二十七

賢才居上不肖居下三軍悅樂士卒畏懼相議以角鬬相望以威武相勸以賞此必勝之徵也三軍數驚士卒惰慢下無禮信人不設法相恐以敵相語以利相觸以禍禍相惡以妖言此必敗之徵也

假權第二十八

夫將者人命之所懸也成敗之所繫也禍福之所倚也面上不假之以賞罰亦猶束猿猱之手而責之以攀緣也此軍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蓋葦相參竹樹交陳此槍矛之地也

情勢第三十七

夫將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者有智而心怯者有謀而情緩者是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喜利者可遺也仁而不忍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謀而情緩者可襲也

形勢第三十八

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揣敵情而後圖之凡師老糧絕百姓愁怨軍令不習器械不修計不先設外救不至將吏刻剝賞罰輕懈營陣失次戰勝而驕可以攻之若用賢授能糧食羨餘甲兵堅利四鄰和睦大國應援

整師第三十九

夫出師行軍以整爲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用所爲整師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後應接左右應旋與之安而不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難可用而不可疲矣

勵士第四十

夫用兵之道將之以誨勵之以財則士無不至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善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勤矣

自勉第四十一

聖人則天賢者法地智者則古駑者則掊毀妄者愁滿多語者寡信自奉者少恩賞於無功者離罰加無

搗龍第三十四

古之善用兵者搗其龍而料其勝負主號聖也將號賢也吏號能也權衡號齊也我馬號逸也形勢號險也客號智也鄰國號懼也財貨號多也百姓號安也由此觀之強弱之形可以決矣

輕戰第三十五

盤蟲之觸負其毒也戰士能勇倚其備也是以鋒銳甲堅則人輕戰故甲不堅密與肉袒同財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探候不謹與無目同將帥不勇與無將同

地勢第三十六

夫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山林土陵邱阜大川此步兵之地土高山狹邊衍相屬此車騎之地依山附澗高林深谷此弓弩之地草淺土平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蓋葦相參竹樹交陳此槍矛之地也

哀死第二十九

古之善將者養人如養己子有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死者哀而葬之傷者泣而撫之飢者捨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禮而祿之勇者賞而勸之將能若此所向必捷矣

三寶第三十

三軍之行也必有寶客華議得失以資將用有詞若懸流奇謀不測博聞廣見多藝多才此萬夫之望可引爲上寶有猛如熊虎捷若驃猿剛如鐵石利若龍泉此一時之雄可引爲中寶有多言惑中誇枝小才此常人之能可引爲下寶

治態第三十一

若乃圖難於易爲大于細先勦後用刑于無刑此用兵之智也師徒已列戎馬交馳強弩縱臨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敵人告急此用兵之能也車衝矢石爭勝一時成敗未分我偽彼死此乃用兵之下也

使利第三十二

夫草木叢集利以遊逸重塞山林利以不意前林無隱利以酒伏以少擊衆利以日暮以衆擊寡利以清晨強弩長兵利以捷次逾淵隔水風火晦昧利以搏前擒後也

應機第三十三

夫必勝之術合變之形在於機也非智者孰能見機而作見機之道莫先於不意故猛獸失險童子持以追之蜂蠆發毒壯士徬徨而失色以其淪出不圖變速非虛

戰道第四十二

夫怵戰之道。晉厲旌旗。使多金鼓。利用短兵。巧在設伏。或攻於前。或發於後。怵戰之道。利用劍楯。將欲鬪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旌旗。特鼓金鼓。令賊人無捐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鬪。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強弩而衛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旌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櫓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此戰之道。利在機密。或潛師以衛之。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耳目而攻之。可以勝矣。

和人第四十三

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勤而自戰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黨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況衆人乎。

察情第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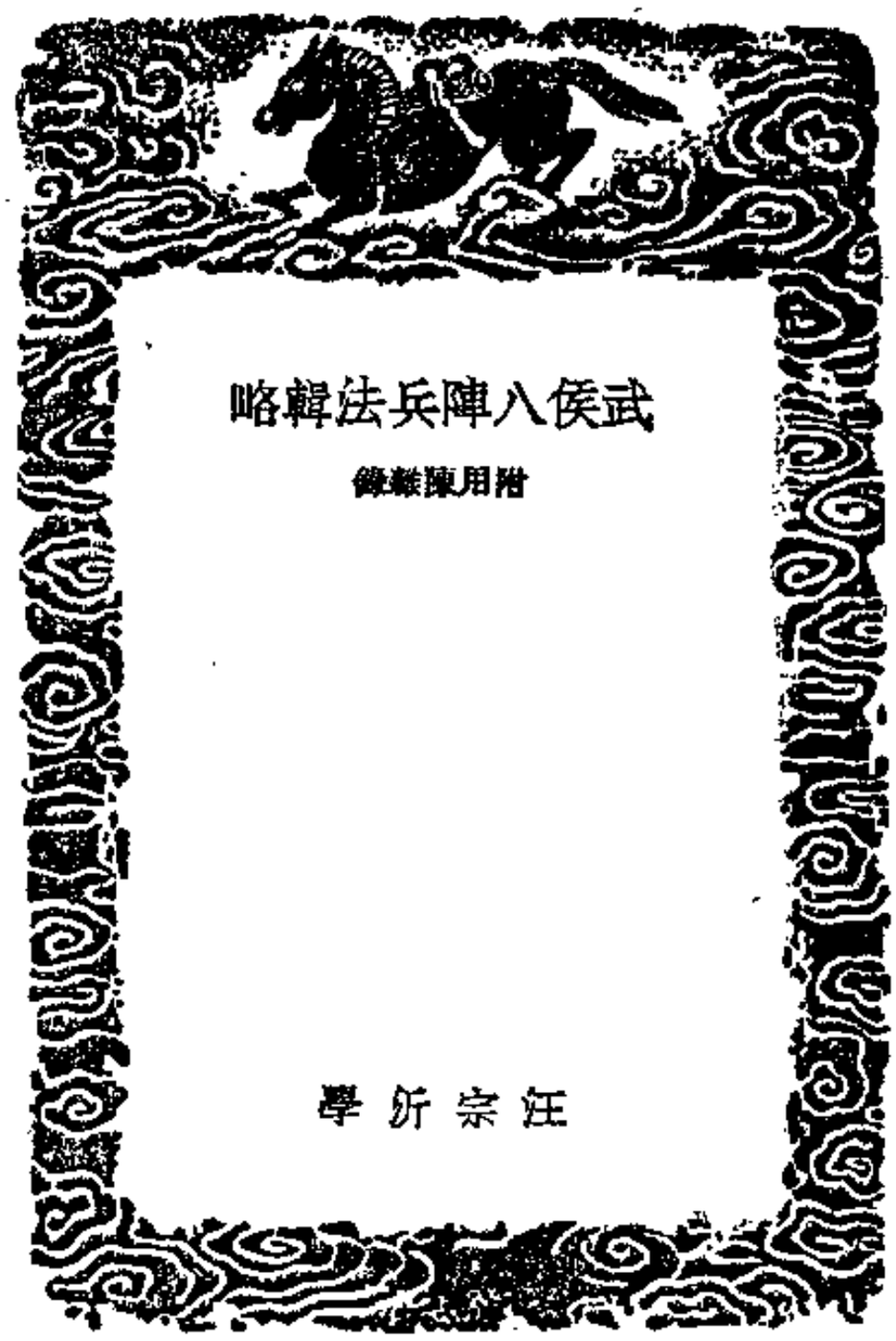
夫兵起而靜者。恃其險也。迫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衆樹動者。車來也。塵士卑而廣者。徒來也。辭强而進驅者。退也。半進而半退者。誘也。杖而行者。機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故賞者。窘也。屢罰者。困也。來委謝者。休息也。幣重而言甘者。誘也。

將情第四十五

夫爲將之道。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食未熟。將不言飢。軍火未然。將不言寒。軍幕未施。將不言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雨不張蓋。與衆同也。

威令第四十六

夫一人之身。百萬之衆。束肩斂息。隨足俯聽。莫敢仰視。法制使然也。若乃上制刑罰。下無禮義。畢貴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衆紂之類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之以賞罰。而人能逆其命者。孫武穰苴之類也。故令不可輕。勢不可逆。



武侯八陳兵法輯略序

汪宗沂仲伊學

偶宗沂自弱冠時，避寇輟學業，居深山中，留意兵家言，得葉本握機經而善之，爲作注補闕及伍法凡三卷，曰握機八陳心法，自以爲有得，桐城方存之先生及德清戴子高望、丹徒莊中白棫、吳縣石似梅師錫、遵義黎蒓齋庶昌，皆嘗爲序跋以張之，然握機託始風后，其書出於天竇中，竊疑唯陽張公及李、郭諸名將何以不依用，及推究久之，而後灼見爲李荃之僞託，卽其自爲之太白陰符經，已可取證，兵家固多僞書，乃自握機出而八陳隱，有志學八陳者，得見握機而蕝盡，以湘鄉曾文正師之知兵，而其初纂營制，猶謂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陳式之盡善，則僞書沿襲一二名，言之亦足以動聽也，余既幡然悟所學之非，恐自誤誤人，考核益加詳愼，會臨川李小湖師課試八陳圖說，嘉余條舉所疑之得實，目爲抱負非凡，倘余因慨夫自來名臣碩輔，得君行道，無俟著書以傳後，而其心力所注，經營結撰，必有不可泯沒者，今陋志所錄武侯八陳圖之本既不傳，不獲已而求諸兵書之可信者，其卷出武侯所推演歟，余不得而知也，其不悖武侯而可以究諸實用歟，余亦未敢遽定也，他日者，道出夔府，謁武鄉之廟，登八陳之臺，以觀所謂箕張翼舒者，不傳之祕，庶或更有得焉，師友期許之殷，庶幾可以無負矣，請拭目俟之。

光緒己卯季冬之月，歙縣汪宗沂序於從容而任齋。

諸葛壘南，有亮所造八陳圖，自壘南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陳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八陳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樞，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酈道元水經注，內曰八陳既成以下，與荊州記同，惟記末作見者莫能了。）

古魚復縣雞井以西，石磧平曠，孔明積細石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行八聚，聚間相去八尺，行間相去二丈許，謂之八陳圖。（盛宏之荊州記，案此所記，陳後又有一石壘，當卽此實二壘之分耶。）

初，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晉書桓溫傳。）

八陳在夔州奉節縣西南七里，實字記。

案水經注荊州記，或云南，或云西，劉禹錫亦嘗出市西，據此則知近西南隅也，下卽。

夔州鼎塘（武編引多四字。）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回四百一十八丈中，（此句亦出武編。）有諸葛武侯八陳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尺，（一本作丈。）廣十圍，歷歷然基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在其後，每層各十二聚云云，今考御覽、玉海所引，均無此數語，但出後人所增，復附於下方。）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所沒，至冬水退，依然如故。（荊州圖副。）

武侯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吾曾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聚，聚正圓，不見凸凹處，又就視聚卵石，漫漫不可辨。（節蘇軾文。）

案薛士龍謂八陣圖可見者三：一河陽高平舊壘，一新都八陣鄉，一卽魚復江灘水上圖。然高平遺略雖在，薛已自云難識。廣都土礎，蔡季通亦謂其殘破不可考。藍章訪武侯八陣遺蹟，皆不可識。惟魚復諸圖，皆出於此，則武侯所自造，精誠所注，不可磨滅也。抑亦以後世將有取用于斯者，如故，益他處皆附會僞壘。惟此則武侯所自立，必雁行。（八陣中有雁行陣，見上文。）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而阮逸陳氏乃謂公孫述所制，其說非矣。

內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傅子引兵法，傅嘏時人，所引蓋武侯兵法也。云內外者，經緯虛實二陣，卽九成似指握奇言。）

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曾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總受諸葛亮圖陳，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棱標幟之制，勰悉關練之。（晉世略志。）

隆於是西渡溫水，廢樹機關等以桑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晉書羌隆傳。）

按仲達案行武侯營壘，歎爲天下奇才，本傳亦言推演古兵法，作八陣圖，而編集不及，且謂將略非所長，由司馬氏以八陣爲祕笈，但遺親信之臣習之，故史官不敢著錄，而後人易於作僞也。然壘石長存，陰謀果何益哉。

後魏時，柔然犯塞，刁雍上表，采諸葛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是時所制陳法十餘條，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太平御覽引北史。）

案飛龍乃變陳之一形，而僞書誤以爲八陣中之一。

八陣一曰方陳，二曰圓陳，三曰牡陳，四曰牝陳，五曰衝陳，六曰輪陳，七曰浮沮陳，八曰雁行陳。（文選四十一引雜兵書，李善注所謂八陳圖中語也。五十六注，所引卽陳勰也。）

案方陳乃八陳正形，以下皆變陳也。圓陳衝陳略見諸葛軍令中，牝牡又見周書陳法。

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奇零之奇，非機也。）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提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一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八陳（通典一百四十九，引司馬穰苴、御覽皆作六，太平御覽作八，李筌之太白陰經作八。）陳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八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十軍可知。（通典一百四十九，引司馬穰苴、御覽同，太平御覽作六，李筌太白陰經部署篇，指機外號太白營，均與此文，又推衍原注，以爲提機文，孫星衍以御覽所引注，爲魏武解之注，其注云，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減合而爲一，遠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

是武侯八陳之隊伍法也。

陳數有九，中心有峯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陳，而取舍則爲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杜牧孫子注引此，以爲八陳通制。）

陳開容陳，足曳白刃。（此二句杜注又引作戰法。）隊開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營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止必雁行。（八陳中有雁行陳，見上文。）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陳，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而阮逸陳氏乃謂公孫述所制，又有仲多講武教戰隊之法，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杜牧孫子注引此，以爲八陳通制。）

案古者不言車，車正在孫子八陳中，魏舒毀車當制，又有仲多講武教戰隊之法，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陳，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赤旗爲銳陳，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陳，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陳，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陳，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陳，以應之，次南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陳，以應之。（杜牧孫子注引此，以爲八陳通制。）

案八陳古法，由五陳而來，五陳正所以行八陳也，車僕當五萃而革車正在孫子八陳中，魏舒毀車當亦用五數，皆可證也。

五人爲伍，五（當作十，作五乃李筌說。）伍爲隊，隊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簡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

陳。而軍亦鼓而舉黃旗爲應陳以應之。凡軍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爲陳以應之。每變陳二軍各選刀楯士五十人挑戰。每將變陳先鼓而爲直陳。然後變從餘陳之法。五陳畢。兩軍俱爲直陳。通典。

案此方圓曲直銳五形。本之周制。李靖謂實因地形使然。武經總要以五陳詁八陳。總方餘即八陳總闕。可用以守。圓陳八面皆對敵。無空闕。曲陳右軍在前右。左軍在前左。前張兩翼。直陳以前軍居中。左右幷列而戰。銳陳左右二軍在前後。左右三陳軍。皆在陳後。奇兵列陳。又在外。

用陳雜錄

握奇經最晚出。自漢訖隋不著錄。惟唐獨孤及作風后八陳圖記。與此書一一脗合。夫風后八陳。未見前聞。獨孤及何據而作記。其作記也。據握奇已行之本也。且記中明言之矣。曰。天寶中。客有爲韜鈐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正謂李筌也。筌生天寶時。以少室山布衣談兵干世。始僞託握機。欲上於朝。未果。其自爲之書。有太白陰經。其託爲者。又有黃帝陰符。與此書假託風后同一例。陰符之僞。宋人知之。握奇之僞。宋人昧之。由有八陳爲之前也。

明唐順之武編。引宋神宗之言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筌陰經陳圖爲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又云。前隊用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要好手五百。以備敵相邁。遣使偵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竈。伐草誅茅。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其不可用。決矣。然宋朝士所演握奇陳圖一首。即上於其時。夫豈知斯圖之正本於李筌耶。

李繼長編。太平興國四年。契丹入寇。鎮州都鈐轄劉延翰帥衆禦之。先是。上以陳圖示諸將。俾分爲八陳。至是。虜騎忽至。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陳。相去數百步。延進趨翰曰。今虜騎若此。而我師皐布。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若合而擊之。李繼隆亦曰。兵貴通變。安可預料。於是分三陳。前後相副。大破之。此臨陳不泥用八陳而勝者也。

元豐三年。趙高言今欲大閱漢蕃陳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爲法。旌旗旛幟。各隨方色。其八隊旗。別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相生相剋。四隊居四角。每隊各五十人。爲一字。聞鼓則變爲方圓斜直之勢。驅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四人立四面。從其進止。赴敵則相顧。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又倍而成五。爲百廿五人。再倍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半分寄四隅。與中爲游擊出奇而正兵堅駐不動。又以五營如前法。分布聽令於主將。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以將令令衆。如是。量視紀律不服。約束不齊。而功可成哉。

曾文正公與王璞山書曰。陳法原無一定。然以一隊言之。則以鶖鷙三才二陳爲要。以一營言之。則一正兩奇一接應一設伏四者。諸不可缺一。此外聽足下自爲變化。將多人以禦劇寇。斷不可無陳法也。又云。陳法初無定式。然總以握奇經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極善。茲定以五百人定爲四面相應之陳。以爲凡各陳法之根本。各營均須遵照。茲附去一紙。其每隊之鶖鷙三才陳。前已刻式。茲亦附去一紙。

初定營規云。出隊要分三大支。臨時再多分規小支。凡有房屋之處。須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後。須分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又云。前隊用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要好手五百。以備敵相邁。遣使偵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竈。伐草誅茅。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其不可用。決矣。然宋朝士所演握奇陳圖一首。即上於其時。夫豈知斯圖之正本於李筌耶。

李繼長編。太平興國四年。契丹入寇。鎮州都鈐轄劉延翰帥衆禦之。先是。上以陳圖示諸將。俾分爲八陳。至是。虜騎忽至。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尾。翰等方按圖布陳。相去數百步。延進趨翰曰。今有強將那處來的。與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曉。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鉋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駟收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鳳。超打超強如者虎。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

日記云。客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敵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胡文忠致鮑春霆書。論募兵曰。假如五百人六百人之營。放哨官五人。副哨五人。既已精選哨官矣。哨官又各選十長。可信者十人。十長管十人。只要同隊有可信者二人。則其餘六人均不能逃。何也。出隊不通六七成爲定。一隊不過六七人。有三人膽大。則其四人不能不同行。即有退縮一查而知。打三五仗之後。膽小者亦變爲膽太矣。總之治兵在提綱領三字而已。操營官。擇哨官。又擇什長。則萬無不勝之理。

又扎云。照得本營抬槍鳥槍與刀矛分隊。相間而行。是長短相兼。奇正互應之法。至李道湘營陳法。則第一隊至十六隊。均是槍礮與刀矛相兼。雖悍賊四面攻襲。而我兵可以常勝。本部院心以爲然。改而師之。

該游擊擬抬槍百人爲一隊。反復思之。仍不如師法李道章程。分哨分隊。刀矛夾護爲穩。假如臨陳之時。或賊分五路而來。則我分五哨以應之。哨中各有抬槍鳥槍刀矛。或追賊之時。容星四散。亦不能不分哨以追之。則各哨皆有抬槍鳥槍刀矛相護。乃合長短兼用之法。又如一營深入賊中。賊來三面抄襲。則各哨分三面抵禦。各有槍礮刀矛。較爲得力。

又與左京卿書。攻之所長。在遠謀大略。一旅之政不足談。然治軍必從十長百長營官起基。專注此五十餘人。乃有實際。而實則只須專意營官一人耳。

又與葉介唐書云。營官哨官十長。均須久經戰陳。皆有成效可考者。乃可備選。蓋營官不得人。則一營皆爲廢物。哨官不得人。則十人皆爲廢物。濫取充數。有兵如無兵也。

又論練勇云。標式以選精銳。不可專用火器也。宜長短相閒。長兵者、槍礮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鏢棍。是也。叔世人心怯懦。偏重火器。謂可殺賊於百步之外。無驍蕩搏擊之危。非特賊刃難加我身。幷賊血亦不得汚我衣。且隱計於百步內外開礮。若見勢頭不好。棄鎗礮逃去。賊追不及。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強。亦因火器弱。誠然誠然。昔冉子用矛入齊師。孔子稱其義。爲其奮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烏枝鳴用劍敗華氏。謂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此二事。乃兵家不傳之祕。後世得其祕者。岳忠武之背嵬軍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馬兵三十六人。楊昭武長鎗手百人。皆是也。

後序

近人有爲西國練兵說者曰。其用騎兵也。進則居前。退則殿後。未陳爲衝突之需。既戰爲夾擊之用。其演法始成一隊。繼分兩翼。其用步兵也。礮隊在前。槍隊在後。刀附於槍。不設別隊。初戰尚遠。先以礮。漸近以槍。再近則手槍逼近則刀刺。其演法一日兩次。七日一息。專習步驟。閒演手法。不加火藥。加火藥歲止數次。若新募之勇。先令排班齊立。教以前後左右旋轉方向。無有先後。然後教以步伐。腳必相同。步必有準。步法熟乃教以陳法。一行變兩。兩行變四。反本還原。復合爲一。其最佳者爲方陳。外密如墻。內施火槍。利於平原曠野。以拒馬隊。騎兵遇之輒失利。此其說之大凡也。嗟乎。古法八陳之廢於唐宋也。人人皆以爲不可行也。然西人固已行之矣。且行之得效。而談時務者目爲西法。不復深究其由來。然亦孰陳圖多僞託。西人得其犄。而不盡得其精。故倉猝遇大陳馬隊之包抄而不易退出也。能野戰制勝。而攻城專恃火器。不克捷登猛進也。其駐隊縱能堅忍。而以樹林隱翳之礮隊。整而推之有餘也。且食用大衆。散住民房。以擾民。及其陳而後戰。但能恃衆凌少。不能出偏師以用奇也。然得古法之一二。即可以練兵審敵。則又因以知實用之勝於空談萬萬也。故端居發憤。而述爲此篇。縮盧子跋。

衛公兵法輯本

李靖撰
汪宗沂輯

緒

衛公兵法輯本凡三卷。依據汪子宗沂、舍唐杜佑通典、杜牧孫子注、宋太平御覽、武經總要、明唐順之武編、諸書所引逸文。參互輯錄。區爲上中下三篇。曰將務兵謀。曰部伍營陳。曰攻守戰具。其子目則依原文附注篇下。又爲李衛公傳考證。詳求其用兵事實以附之。葉經數易。然後乃敢定著於篇。蓋輯書若斯之難也。而兵家之言。係萬衆生死。尤不可以苟且從事也。有宋之初。纂御覽也。其援引書目。卽有衛公兵法矣。及熙甯閒。脅詔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等校正通典所紀唐李靖兵法。分類解釋。令可施行。而未立學官。未見書目。當由書末編成元豐之武經七書。竟以阮逸僞託之李衛公問對備其數。其時如蘇軾、何薳、鄧博、吳曾、陳師道之儔。皆稔知爲僞書。晁公武、陳振孫、之釋書目。亦確指問對一書出於阮逸家。惟馬端臨通考。疑此卽熙甯所定之本。不知阮逸僞撰。與樞密詳正。本出二事。觀熙甯校試七軍營陳。但據通典所引衛公營陳法而重校之。知校正別本初未就。阮逸欲自伸其談兵之議論。假衛公以微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而唐人李筌私撰太白陰經。多取衛公兵法。不加判別。欲乾沒入己。通典稱引。亦非一例。故或云衛公兵法。或云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且有係兵法而未經注明者。難析譌舛。在所不免。然猶幸有此二書之存。故李筌雖善於舊聞。亦不能盡掩其剽襲之迹。如衛公軍令。戰敵失主將。隨從皆斬。而筌改作失三將者斬。隨從者不坐。攻城柚轉車七衝。筌書注云。衝疑作衝。御覽因改衝。其鑿門地聽。據衝公本改正。筌說本帳下又擬筌書便超卒薇之一語以爲證。是不特以通典所取之攻守水陸戰具諸篇爲出自衛公。而引作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並以衛公兵法爲李筌書所自出。而貿之印證。以是知衛公兵法罷行之本。宋初當尙有存者。武經總要所引。字句多同御覽。可證也。觀通典敍兵。但述衛公以下諸卿相率兵之功烈。而不及李筌。所取筌書攻守篇中自爲之語。皆分注於兵法下。不闌入正文。其取五火之具。不備火杏並列。可知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皆大將開邊之所有事。於衛公爲宜有。不得謂開出李筌也。卽造舟楫。習水戰。亦衛公從伐蕭銑。大造舟艦時之實用也。因是知宋史稱衛公所著兵法無完書。非無完書也。以經李筌蒸亂之所致。而御覽所據單行本。初未刊行。故至元豐閒已不傳也。且兵事必由閱歷。非可空談。如衛公者。夙精兵略。參謀多同。子吳起而大其用。本太公尉繚而竭其術。乃猶韜晦浮沈。不輕一試。直至出入將相。宣威沙漠。成就功名。方著爲書。史傳頌其臨機果斷。敵明根於忠智而止。可謂得實矣。而當世庸俗之士。震其重名。疑於風角雲鼓。別有祕傳。反視此平實精確之兵法。爲不足措意。不知兵危事也。當以穩著出之。又陰謀也。當以正道行之。公之言兵。正而不詭。宜可承用於後世。卽云審缺不完。與其因彼妄作之僞文。不如存此不備之眞本也。況李筌阮逸二子。於兵事從未著效。未諳甘苦。又好造僞書以欺世。逸之作僞。有元經有關子明易傳。筌之作僞。有陰符經。又有握機經。而阮逸問對。卽承言握機八陳奇正。明何良臣以其論奇正。說數更。意數變而疑之。謂談兵之雄。非用兵之傑。其敗闕固已顯著矣。綜而論之。筌之竊衛公審入己審。較逸以己書曰衛公者。居心尤險而隱。後之言兵不爲筌逸所誑惑者。廿有幾人哉。近儒陸世儀思辨錄謂跳鼓步伐。今古皆不可廢。戚繼光紀效新書。詳於法制。源出通典衛公緒論。欲編輯之。以與司馬法並重。自伸其談兵之議論。假衛公以微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而唐人李筌私撰太白陰經。多取衛公兵法。不加判別。欲乾沒入己。通典稱引。亦非一例。故或云衛公兵法。或云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且有係兵法而未經注明者。難析譌舛。在所不免。然猶幸有此二書之存。故李筌雖善於舊聞。亦不能盡掩其剽襲之迹。以參觀於行陣部伍之全。則是書又安可輕廢也哉。光緒十四年冬十一月歙汪宗沂自敍二十年秋校定。

凡例

一本非衛公兵法而他書誤注者當去之如御覽凡數有不卜而與戰云云係通典節引吳子玉海述通典引吳子亦同武經總要引之亦在吳起曰後

一議每隊給一旗前後複出各有意義當並錄之

一陰經軍令全依此書凡兵法之因事當斬未列入軍令一處者即宋及即此可知其襲取

一通典教戰之法李筌改取教法令一節以下取之不盡其取王琚教弩法入己書似同此例蓋多乾沒古人法以爲己書當分別標出之

一凡兵法之逸在通典而未注亦不見他書注明者無憑取信姑從闕如若風雲氣候之屬是也

一所據通典乃宋嶽商王文炳刊本及武英殿本凡崇仁謝本證脫字多從校定因以知唐順之武編所引本之善

一原注有引古書而略其名如商子六弢之屬亦見李筌者今仍之

一宋曾公亮武經總要所取唐李靖兵法多從躡拒雖非全引亦有異同以其書出北宋人間亦取校一二用資考證

一張預孫子注所引衛公兵法多出問對僞書預本南宋人所稱引自非原本故不採及

一洪容齋文志孫武子八十二篇今存內篇十三吳起兵法六篇至宋多所闕亡尉繚子三十一篇至隋逸其七司馬法散逸尤甚然尚傳習至今蓋兵家言傳者隱祕恆多逸文今編輯衛公兵法乃較吳子司馬法殆有過之讀者勿以其非完書而不加詳究也

衛公兵法輯本卷之上

唐尚書右僕射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幷汾箕嵐四州諸軍事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敬武公李靖撰

將務兵謀

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兼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隨機付（當作赴）（或是剩字之誤）敵方始趙趄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邀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籍何異趣斧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杜牧孫子注第四篇篇引○將務○此梅言廣將之書以明統將之方也）

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鑿其目以壓幟習其耳以鼓金賞罰以戒（王本今本作誡）之重創以後之淺攻擊（王本他本作壓）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逃奇正以教之（按奇正之說詳見孫子此倶逸古知間對妄言容正必非出衛公也）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杜牧孫子注作則何氏同）有所待（御覽作恃）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武編作爭）趍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御覽作唯）主速乘人之不及（語出孫子）然敵將多謀戎卒欲（王本多作而）（本多欲字）輕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敢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若

俟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通典一百五十四○兵機務速○杜牧孫子注十一九地篇御覽二百九十二○孫子曰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宗汝為曰當取部分人。倉猝來十倍。我今一戰而退。勢必速來。使悉其銳騎夜蹙吾軍。則危矣。乃卷徒其軍。金人果夜至。得空谷。大破之。）

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一本作察。）敵之強弱。斷（御覽作料。）地之形勢。覘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通典出孫子。）守地而（御覽脫此字。）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駟下怨。可離而間。（御覽脫或字。）久卒疲。可掩而殺。昧（二字謝本倒。）逐去（御覽補。）橫。其走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塞。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為（為、御覽作所謂。）天贊我也。豈有不勝哉。（御覽脫此字。）相親而各（王本多遝字。）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者敗。（御覽若上有或字。）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不（御覽脫不字。）相親而各遝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隘（王本今本作阨。）者敗。勞逸無辨。不曉車騎之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輒（御覽多之字。）擊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隘者敗。勞逸無辨。不曉車騎之用者敗。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絕險而不知深澮縣（此亦以奇正說陣。仍本之孫子八陣。非若國書問對之操提機也。）涧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當十（御覽作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御覽作時。）而不勝。故自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身。臣寧伏其重誅而（御覽無而字。）不忍為辱君（王本今本之將作軍。）戮。又啟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成軍。（通典作蓋。此後御覽。）其名節。（殷本親。）

敵有十五形可擊。（武經總要引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法。新集。敵始至。行未食。選已結陣。須戰食也。總要作日高未餔食。）不（御覽脫不字。）順。（通典同。）向月（武經總要作日。）背。（武經總要作入。）其規。（武經同。）故傳曰。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屬青雲。氣薄飄風。整如雷霆。（王本作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蠭（御覽作蠭。）起。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張預孫子注引作之。）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浪煞擾。將走縱橫。前營未合。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時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御覽作於。）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御覽作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奇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功巧孰與己能。林阜孰與己豐資貨。（謝本脫貨字。）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北勝哉。夫軍無小聰。聰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初刻誤脫以上十六字。今補入。）

不得逆詐自撓。（武編作用。）挫折（御覽作徒。）不（御覽脫不字。）用。（御覽作勇。）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御覽補。）貿（御覽脫貿字。）易知矣。若群怒而不戰。待其撥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遄（謝本作遄。）速。（御覽作疾。）饑渴之衆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概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奢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鬬也者。（御覽脫者字。）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堅。而衆（御覽作兵。）力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王本作斷。）卒無攻（御覽作決。）戰之志。勞無車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掩又關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為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功不遂。鬬不勝哉。（通典原注。衛公兵法悉出孫子。如本已具。不復更出。按據此則衛公固以孫子為舍。而孫子書亦多矣。）

敵有十五形可擊。（武經總要引太公。亦謂用兵之法。大法。新集。敵始至。行未食。總要作日高未餔食。）不順。（通典同。）向月背。其規。故傳曰。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屬青雲。氣薄飄風。整如雷霆。（王本作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蠭（御覽作蠭。）起。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張預孫子注引作之。）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浪煞擾。將走縱橫。前營未合。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時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御覽作於。）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御覽作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奇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功巧孰與己能。林阜孰與己豐資貨。（謝本脫貨字。）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北勝哉。夫軍無小聰。聰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初刻誤脫以上十六字。今補入。）

奮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御覽作假）勢也（李靖破之○通典一百五十八○御覽三百一十三○決戰○按武經總要軍爭云・凡得道易進・退有大利・不宜深入・不得道・

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杜牧孫子注作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形使（御覽作死誤・亡報之焉凡此（王本作在・五閒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敵有隙壞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閒進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杜牧孫子注作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說和親附探（殿本作探・武經作採・其情實而致（王本作志・之敵有親貴左右之多詞誇（殿本作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閒曲情尊事厚遺珍寶揣其所閒而反（謝本作返・杜牧孫子注同・閒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慇懃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御覽作乃旦・暮令（御覽有令字・杜牧閒使獨與己伴居我道聽明（御覽作耳・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閒使既遲遠恐彼怪責必墓圖論心事我知（御覽有事字・杜牧同・計遣使（御覽武編無使字・而用之且夫用閒以閒人人亦用閒以閒己己以密往（此句王本無・彼（御覽作人・以密來理（御覽理字・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閒者我當佯爲不覺舍其（御覽作而・厚利而（御覽無而字・善昭（御覽無昭字・之舍止而善飯之（杜牧孫子注・徵以我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慇懃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御覽作乃旦・暮令（御覽有令字・杜牧閒使獨與己伴居我道聽明（御覽作耳・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閒使既遲遠恐彼怪責必墓圖論心事我知（御覽有事字・杜牧同・計遣使（御覽武編無使字・而用之且夫用閒以閒人人亦用閒以閒己己以密往（此句王本無・彼（御覽作人・以密來理（御覽理字・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利害者我則使閒曲情尊事厚遺珍寶揣其所閒而反（謝本作返・杜牧孫子注同・閒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

之事莫不陰騭而爲忠信者賞倘直於耳目之前其試編作而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武編公前一同通典〇按令條盜〇諸公兵法・孫吳之外・得力于附錄者甚多・惜今本附錄子・亦非完帙・

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養藥粥養武編作食・倘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殿本作痛・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將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傭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傭二人縛擔將行如棄鄉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傭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宋本作大・人令撫長幼豪笞撻懦弱減削糧食衣資并軍器火具恣意令棄勞逸不等學生曹改作不服差甘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強梁者同・

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特己力強欺傲火武編作伍組・行數於甲標上抄記其袍秤知斤兩於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棺槨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案如事了卻納取案勘數長短斤兩同卽納如有欠少隨卽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

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棺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軍酌祭酹墓深四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準前祭哭遞送本貫

諸軍士隨軍被殺武編作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衙衙・武編作衙・及已姓名仍令禁官視檢押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卽抄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賸數卽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卽須勘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上文歷縱使遺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卽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

諸拾得閑遺王本作遺・物當日送納虜候者五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取今本作收・而不申軍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

諸有人拾得閑物隱不送虜候旁人能糾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糾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

諸六斋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斋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卽是盜他六斋殺

諸將六雜今本作雜・斋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衙填諸軍內六馬・今本作馬・斋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衙填諸軍內六馬・今本作馬・斋不得擅借人乘用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卽聽及迴換軍司六斋者幷王本無者有幷・重科

諸應乘官馬事非緊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通典注・以上幷衙公軍令・具所科罪・若臨敵則須卽・平居則依輕・隨時裁定・〇通典一百四十九〇

諸隊設旗不許與主將旗號相犯武編倣前一引李衛公兵法・與後一條同引・餘通典所未採・

諸將三日一武編多一字・巡本部走士營幕閱其食飲麤精均勞逸卽疾苦親醫藥有死者家室有死於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葬弔贈如但爲敵所損卽本宋有・各隨輕重優賞

諸軍內行僞無首從同罪資財沒官王本官作官・典取兵士十疋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幷被賊擒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滿一疋無首從並同罪

諸軍內不得扇動軍士恐嚇隊伍譯作是非敗損營壘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孥僕馬資產悉以賞之有糾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武編末引此條・

諸營幕武編作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晴以後卽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請及抄寫者須先狀上營主

諸軍不得相交非面發引之時不難不難、謂易行也・忽有不與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卽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一與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

諸營除六駄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憊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駄如當隊不足均抽比王本此・隊比營・比、音毗・

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衙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擺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急兵士不得輒騎

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斋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營印防閑失武編作擬・選理認・

諸營兵發以後提武編作拾・得閑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御驢馬衣服駄運不能勝舉並仰於捍後處候處收閑遺畜生駄至前營其六斋卻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候擅取者及惜不送遺同武編・幷剪破印及毛尾者斬

諸六斋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斋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卽是盜他六斋殺

諸將六雜今本作雜・斋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衙填諸軍內六馬・今本作馬・斋不得擅借人乘用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卽聽及迴換軍司六斋者幷王本無者有幷・重科

諸應乘官馬事非緊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通典注・以上幷衙公軍令・具所科罪・若臨敵則須卽・平居則依輕・隨時裁定・〇通典一百四十九〇

諸隊設旗不許與主將旗號相犯武編倣前一引李衛公兵法・與後一條同引・餘通典所未採・

諸將三日一武編多一字・巡本部走士營幕閱其食飲麤精均勞逸卽疾苦親醫藥有死者家室有死於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葬弔贈如但爲敵所損卽本宋有・各隨輕重優賞

諸軍內行僞無首從同罪資財沒官王本官作官・典取兵士十疋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幷被賊擒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滿一疋無首從並同罪

諸軍內不得扇動軍士恐嚇隊伍譯作是非敗損營壘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孥僕馬資產悉以賞之有糾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武編末引此條・

諸營幕武編作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晴以後卽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請及抄寫者須先狀上營主

諸軍不得相交非面發引之時不難不難、謂易行也・忽有不與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卽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一與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

諸營除六駄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憊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駄如當隊不足均抽比王本此・隊比營・比、音毗・

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衙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擺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急兵士不得輒騎

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斋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營印防閑失武編作擬・選理認・

諸營兵發以後提武編作拾・得閑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御驢馬衣服駄運不能勝舉並仰於捍後處候處收閑遺畜生駄至前營其六斋卻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候擅取者及惜不送遺同武編・幷剪破印及毛尾者斬

偷洩（御覽作泄）軍事、斬之。（李筌本改作偷軍事者斬、漏泄軍中陰謀者死罪、爲貳以上）

背軍逃走、斬之。（李筌本改作背軍走者斬、在道及臨陣者同、○又增出更鋪失候、視夜失職、擅宿他火者斬、）

後期、斬之。（通典注、有故不坐、○李筌本改作不當日時而後期者斬、○出隨營水火者不坐、○尉繚子曰、期之、如過時則坐法、）

行列不齊、旗旗不正、金革不明（明、御覽作鳴、）斬之。

與敵私交通、斬之。（通典注、百品本疏並同、○李筌本作與敵人交通者斬、言語書信者同、顯襲注文、）

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辭訛言、以動衆心（御覽下有者字、）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李筌本改作惑亂軍衆者同、）

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謠言煙塵、斬之。（李筌本改作無故驚軍者斬、叫呼奔走、妄言煙塵有誡者同、）

凡言（御覽言作令、）戰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沮（御覽作者、）亂軍情、斬之。

吏士所經歷、因便（二字疑本脫、）侵掠（御覽多者字、）斬之。

姦人妻女及將婦女人營、斬之。（李筌本改作侵犯百姓子女、及將婦人入營者斬、又增云、軍中婦女子氣、不戰而降者斬、背順歸逆者同、顯襲注文、）

不戰而降敵、沒其家。（李筌本改作不戰而降者斬、背順歸逆者同、但已降敵、何從斬之、）

凡有私仇（今本作讎、）、須先言狀（御覽設此字、）、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陣報復者斬之。

一火及主吏并斬之。（李筌本改作守圍不固者斬、餘及一火、）

軍行不勤、行斬千失（王本作矢、）之行、守圍不固、斬千失之一火。

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

設奇伏襲、掩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卽副、進退應接（御覽作援、）、乖者並斬之。

爲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御覽無者字、）、全隊（御覽作陣與、）斬之。（李筌本改作失主將者斬、餘及五兵並棄者斬、不識因循統者同、○又增出進擊五兵並棄者斬、御覽作並、）

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御覽無者字、）、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李筌本改作爲敵所乘、失主將者斬、餘及一火、）

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李筌本改作失主將者斬、隨從者不坐、與此正相反、）

一將親敵、裨將已下不等、差主來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伏（武經作伏、）法（御覽作任軍、）斬之。

吏士雖破敵、濫行殺戮、發冢（殿本作墓、御覽無冢字、）、燒廬室（御覽無室字、）、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殿本無皆字、）斬之。

左右嚮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無一字、）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八隊、（王本作變行小字、無隊字、）

戰兵內每（王本及總要同、今本作各、）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

破敵先擄掠者、斬之。（通典注、入敵營同、○李筌改作破敵先據城者斬、入敵城者同、）

凡隱欺破擄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謝本二字互倒、）其貨物、衆遠令不收檢者、斬之。

違總帥（御覽作率、）一時之令、斬之。（李筌改作違將軍一時一命者皆斬、未違、○通典一百四十九〇以上數令、）

衛公兵法輯本卷之中

部伍營陳

諸兵士將戰身已（王本連典下同、今本作說、）、尪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節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衆衣甲器（以上七字御覽無、）、仗須徹札陷堅（御覽及他本、多皆須二字、）、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御覽作始、）取中。（通典講兵一百四十八、御覽二百九十七〇杜牧孫子注云、衛公兵法有戰鋒隊、晉擇作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其試鋒隊見下〇、）

每營中兩箱、置士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胄、橐弓矢（橐、音高、）、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在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後〇通典講兵一百四十九未注明〇習士馬、）

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而（御覽有、要引無、）、總（總要云、凡出兵、且以二萬人爲準、又令引李靖法爲營法、〇御覽三百卷六〇軍制、）部分爲七軍、如或少（或少二字互倒、）臨時更定。（通典注、大率十分之中、以二分爲奇兵、武經總要引唐李靖法、）

中軍四千人、內揀（總要改、）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弓手四百人、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奇兵五百人、（武編多步字、○王本分二列寫、）

左右翼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總要、）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八隊、（王本作變行小字、無隊字、）

戰兵內每（王本及總要同、）軍弩手三百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

人。

左右廂（今本作箱・總要作廂・）各二軍，軍各有（玉本及武經多此字・總要引與今本同・）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一（同上・）千八百五十人，非

計一百四十八隊，（總要引多此一句・）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馬軍五百人，跳盪四百人，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人。（總要有・又云・於二萬內・取萬四千人・共二百八十隊當（總要作千・人守幡重本作十・）戰餘六千（每十人共一幕・武經多此句・）且以二萬人爲軍。（此下總要多下之時一句・）四千人爲營，在

諸團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四軍至二十七口・謝本脫・）幕橫列十

中心，左右廂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在

八。（武經有口字・）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總要多小字・下云每隊領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方下幕・若地土廣闊・不在此拘・則五步之幕・）其虞候兩

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武經無三字・）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

口幕四步。（武經作部・）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一（今本脫此字・）百八十步，通

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團三徑一取中心，（武經作竪・）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

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四十（謝本誤作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幡，四面既定，即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

幡，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

二（今本作六・）寸地，併衡（宋本・今本沿作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城庭。（王本作城隅・謝本作賊庭・）即五步以上幕（幕字上武經多下字・）準算

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凡以五十人（謝本脫一字）爲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

結爲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大（總要有大・）隊，餘欠（王本總要引作少・今本均作又・）五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執旗（今本作執旗一人・）

合隊，即君大總管處赤皁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爲一隊，（總要多人字・）至於行立衛卻，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

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充五十人（總要有人字・）隊，準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

五十人爲一隊，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卻爲一

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

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

應前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

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擊而錯擊，入他隊言語讙譁，不面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

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通典一百四十九〇教戰條・）

又教旗法曰：（五字通典無・）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覩處，（李筌作平原高山・總要引作可以登高觀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

向，左右各竪鼓一（通典無一字・總要同・）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具、總要作枚・）左右各

次之。（總要增出竪軍御史衙開六字・）左右衙（通典作・）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李筌作後・）

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李筌作十時左右決勝・將（通典十六・將一萬二千人・）分爲左右，皆去（通典作要・）

辨，（謝本脫此五句・）即每營各別豎衙獸，自爲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迴互爲之，則更易辨，惟須營

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法最切須緊牢・若或傾側・衆生疑惑也・）

諸教戰陣，每五十人（玉海下有以字・）爲隊，從營團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

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

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以下御筆有・）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捺槍，

卷幡，張弓拔刀，第二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御筆三百五十四引玉此止・總要前之隊槍・）目看大

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他本作角・）動，齊唱喁呼，（並去聲・盧口作聲・即喁也・）齊向前至中界，一

時齊闘，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趂（謝本作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收，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

卻行，牌上架槍，側行回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總要作捺・）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

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總要以此爲如兵作大隊法・）其隊法

及卷幡、（總要作）簇隊，舉槍簇隊，闘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爲一隊，即是五百人爲一隊，

其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闘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角聲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第二角聲絕，即散五

十人爲一隊，如此三度，即教舉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角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一云・初出（舒旗幡・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植旗幡・止鼓角・未至營三里・復整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至營復結旗幡・止鼓角・臨陣若無號譟・明聽鼓音・號頭旗幡・聲前則前應・後則後應・左則左應・右則右應・聞三金音止・三金

教戰練兵中聞隊須知主。（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跳遊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爲一隊，

添入中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爲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準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

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皁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爲一隊，準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

五十人爲一隊，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卻爲一

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

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

應前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

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擊而錯擊，入他隊言語讙譁，不面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

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通典一百四十九〇教戰條・）

又教旗法曰：（五字通典無・）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覩處，（李筌作平原高山・總要引作可以登高觀遠之地・）大將居其上，南

向，左右各竪鼓一（通典無一字・總要同・）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具、總要作枚・）左右各

次之。（總要增出竪軍御史衙開六字・）左右衙（通典作・）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李筌作後・）

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李筌作十時左右決勝・將（通典十六・將一萬二千人・）分爲左右，皆去（通典作要・）

爲左右箱。此下武經總要增入數以易見而生勇一語。各以兵馬便宋本通典。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山間容山。總要增入人間容人。出入宋注。不關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李筌作回。軍轉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進。李筌作進奔。退無趨走。以下李筌加七句。宋本通典、李筌、武編有此句。作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李筌作纔。鼓音動則左右廂齊離。合宋本。之與離。總要作離之與合。皆不離。李筌作出。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而旋。武編、李筌、作左。右廂陰向而旋。李筌作右。左右各復本初。李筌作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蓬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疏。宋本作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以上一段。李筌摘。未全取。前後左右。居前兩戰隊。御覽引。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御覽作準。此。若更增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總要有行。法每統戰鋒。御覽作隊。人立之疏密。使總要多此六字。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法地如此。此字下通典有。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走士之罪。武編作罰之。務。武編有。總要作訊。從軍令。李筌作可以軍法從事。於是大將出五彩。李筌作色。旗一十二口。李筌作面。各樹於左右廂。李筌無廂字。陣前每旗命。李筌作遣。壯勇士五十人奪守旗。武編脫九字。李筌作復。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箱奪右廂旗。一作。總要多。右廂奪左箱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李筌脫此句。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李筌作於。是而教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備公兵法作教旗法。又引太白陰經行列。知部分云云。可見李筌實述成法。整衛公兵法。詹事東平所習用者。○通典一百四十九未注。武編後道典武經總要引此。作教平原兵。下多使知立陣之法一句。

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拆。御覽作折。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進。李筌作進奔。退無趨走。以下李筌加七句。宋本通典、李筌、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視。總要作望。麾。武編有此句。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李筌作纔。鼓音動則左右廂齊離。合宋本。之與離。總要作離之與合。皆不離。李筌作出。中央之地。左右各復本初。李筌作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蓬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疏。宋本作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以上一段。李筌摘。未全取。前後左右。居前兩戰隊。御覽引。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御覽作準。此。若更增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總要有行。法每統戰鋒。御覽作隊。人立之疏密。使總要多此六字。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法地如此。此字下通典有。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走士之罪。武編作罰之。務。武編有。總要作訊。從軍令。李筌作可以軍法從事。於是大將出五彩。李筌作色。旗一十二口。李筌作面。各樹於左右廂。李筌無廂字。陣前每旗命。李筌作遣。壯勇士五十人奪守旗。武編脫九字。李筌作復。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箱奪右廂旗。一作。總要多。右廂奪左箱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李筌脫此句。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李筌作於。是而教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備公兵法作教旗法。又引太白陰經行列。知部分云云。可見李筌實述成法。整衛公兵法。詹事東平所習用者。○通典一百四十九未注。武編後道典武經總要引此。作教平原兵。下多使知立陣之法一句。

諸軍當軍折衝果毅。武經總要云。折衝果毅。今則諸軍隊長指揮使等。每御覽武編同。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次。若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二百九十一行軍上。排次。若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二百九十一行軍上。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拆。御覽作折。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進。李筌作進奔。退無趨走。以下李筌加七句。宋本通典、李筌、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視。總要作望。麾。武編有此句。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李筌作纔。鼓音動則左右廂齊離。合宋本。之與離。總要作離之與合。皆不離。李筌作出。中央之地。左右各復本初。李筌作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蓬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疏。宋本作疎。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以上一段。李筌摘。未全取。前後左右。居前兩戰隊。御覽引。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御覽作準。此。若更增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總要有行。法每統戰鋒。御覽作隊。人立之疏密。使總要多此六字。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法地如此。此字下通典有。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走士之罪。武編作罰之。務。武編有。總要作訊。從軍令。李筌作可以軍法從事。於是大將出五彩。李筌作色。旗一十二口。李筌作面。各樹於左右廂。李筌無廂字。陣前每旗命。李筌作遣。壯勇士五十人奪守旗。武編脫九字。李筌作復。選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箱奪右廂旗。一作。總要多。右廂奪左箱旗。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李筌脫此句。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李筌作於。是而教之。御覽二百九十七引備公兵法作教旗法。又引太白陰經行列。知部分云云。可見李筌實述成法。整衛公兵法。詹事東平所習用者。○通典一百四十九未注。武編後道典武經總要引此。作教平原兵。下多使知立陣之法一句。

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行則引前。總要作前列。住則立於幢前。注云。或作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要作令。御覽、總引幡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御覽作軍。非報出也。

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爲節度。其方面。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

諸大將竝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非戰鬬。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即急擊鼓。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更須竝鼓傳聲。使前後得聞。隱要以下本引。

諸行軍立營數多。即計或逢泥溺。武編作濘。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逢阨馬驢。驅發營第

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驅（總要作驅）第二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抴右二軍捉馬驅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抴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抴準此每營各出一戰（總要同本作陣）王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使（王本作俾）用騰驅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迴（總要、武編、作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進前排比催迫急過（通典一百五十七）

其步兵隊輜重隊二千步外引馬軍去步兵二里外引（武經總要五引李靖注云裝束亦同）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諸（御覽無此字）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次後（後作右御覽誤）軍馬軍次中軍（中作右御覽誤）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御覽無兵字此句總要引云裝束亦同）一二里外行有高處即令四（一本作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準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濘（總要、武編、作滯）橋津檢（檢作險御覽武編同）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總要作踏）橋津捍後收拾闕遺排比隊伏（武編作伏）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過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處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準前御轉其虞候軍賊來準初發交換

諸軍營各量置（御覽脫置字）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墜（武編作令墜）散行卒（今本作羣）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

諸軍討伐例有（武編作具）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行列（總要多二字）應行之兵分爲四分（分字御覽脫）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鋒本誤作隊依王本）分爲四道行兩行（戶郎切下同）輜重在中心鍵引兩行戰鋒隊並合（御覽脫合字）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鍵引其次一（總要作第二）分戰鋒隊與前般（武編作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又其次一分准（御覽作準）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御覽作別）戰鋒輜重相當（輜重輜引在內戰鋒隊援引在外兩重爲外）如其逢賊前後（御覽無後字）分立隊釋各仗（總要作仗各武編引無各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總要作令）羣牧放（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號泣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准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總要作仗各武編引無各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總要作令）羣牧放（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號泣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放營四方（王本、今本作面）去擬徼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號泣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准發兵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總要作仗各武編引無各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捍禦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總要作令）羣牧放（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勾當四司營（謝本作官與總要武編同）司兵及左右（右、武編作佐）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御迎取如其地遠（總要作遠）走遠差人捕捉

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漉我衣資廣鴈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王本）入城營司判官許（武編無許字）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鬪打偷盜姦非亦不（總要脫許字）損暴田苗也

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勾當四司營（謝本作官）與（總要武編同）司兵及左右（右、武編作佐）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御迎取如其地遠（總要作）走遠差人捕捉

諸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隊（武編同作隊）檢驗驅馬羣先有脊破即令剃毛洗瘡傅藥殺救不許逃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蹉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罔及佐下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

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須（本脫此字）遠展軍營見（御覽有其字）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御覽無先字）知賊來得設機伏驀衝部伍迎前出陣（御覽誤作拔）將（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三十二〇行軍后續）

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總要五引唐李靖法以此揔上文立軍又別作法曰）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營（王本）有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將營中開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營在四畔象六出（總要出下有之字）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前（武編有前字）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到丑未（總要作日月）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卻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布陣轉（今本作車）得相統攝急緩（武編作緩急）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即便張布（王本、今作施）勿取營裏（武編作處）寬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拓陣（今本作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準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開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通典一百五十七〇武編卷前二〇下營〇武經總要、李靖陣法以敵敵在丑、先鋒在酉、開以大熊大赤大青大白當之合八百馬步處一陣每陣插騎射弓弩百人先渡軍每陣相去一百步央一陣斬一將未詳卯、後神玄、擺四長、決勝氏、左翼右申、子午卯

有破綻（總要同、謝本作壞、損污須即修緝（謝本、總要、武編、同作葺、唐鵬、如有棄失、申上所由、便爲案記、准法科給（殿本作結、今本作決、通典一百五十七武經總要六〇通論下略、司倉及佐提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虛費（通典一百五十七武經總要六〇通論下略、諸軍（御覽無軍字、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御覽無此二字、二十步列隊使、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甫雪、列隊（武編有此二字、並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匹馬并鞍轡、放伺、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御覽武編同、謝本誤作隊、前百步外、各（御覽無各字、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御覽多探更人三字、探聽子（御覽多細字、勿令眼睡（御覽作令瞇、其營日（御覽作夜、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御覽武編作有人字、不得高聲唱號、行者跋弓一下、坐者扣鞘三下、方聽軍號、以相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挪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與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六十一略、

諸軍營常須虛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量抽三五人、總要於營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而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軍營（御覽無營字、下定（王本定下、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相知作次、（總要乃改染作番次凡四字、下（王本定下、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以折衝果毅相知作次、（總要乃改染作番次凡四字、隊、使堅壁聲、如其幡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

別置（御覽有置字、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六十一略、

諸軍營常須虛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量抽三五人總要於營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而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通典一百五十七、

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王本作軍、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整、如須兵救、一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總要亦引、無諸軍嚴整句、得輒動、在如須兵救之上、未引、

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諸軍營聽鼓傳警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迫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准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武編作前、並於本軍戰鋒隊駐、（御覽無駐字、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二字御覽無、山谷林木蒙密之處、並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諸賊徒特險固阻（御覽同、謝本作因山、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爲竪（武編作竪、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駐（御覽無駐字、隊兩邊相翊布（御覽作右、列既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若黃旗向賊、即就營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而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卻立不動、及聞金鉦聲、乃止、脚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准前聽角聲、卷幡簇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總要、末排章、編戰隊如便故、若更聽角聲、依軍次重發、

諸方陣既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行（御覽無行字、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聞多有（御覽有作聞、斷絕、須面別各定、總管鄉押勾當、勿作勾覽、御覽一〇營陣、令斷絕、（御覽三百零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偏旗、在左、次立右偏旗、在右、次立其（武編作兵、分作五行、偏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

立節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刻鼎足分布爲隊隊副一人於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健人及（王本作又）下（據要略加陣字）

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在開鼓發戰鋒隊卽入其中戰隊亦排後卽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十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鬬（據要作凡與敵兵方戰）其跳盜奇兵馬軍等隊卽須捉抽人下馬當之（據要無下字）隊別五（三字據要改作仍於隊內）抽提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鬬時提馬人有前卻及應提係亂失次第致失鞍馬者斬若其賊退步迹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卽乘馬趁審知賊退撩亂驚怖可（武編同）騎馬檢校騰逐（武編據要續下有括此一節爲敵則）雖覺下馬賊從（武編作後）敗退以後卽任騎馬（據要續下有深）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爲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給脚將陌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罷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內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卽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卷擊逐者斬如有（一本作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卽依弩式沿旗發用諸隊頭共賊相殺（據要作與賊鬬逼賊）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救其左右傔如（武編無）破賊纏繞（據要作逼賊）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及（各本作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比隊亦須迷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聲

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卽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白傳兵士不得輒傳（通典一百五十七〇分布陣）

諸兵馬被賊圍逶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卽逐背捔戈因此必敗其兵共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卽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逶便立隊令排戈槍刀棒并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卽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卽放箭發（王本作發謝本誤）擊（武編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逶便准前立隊張施訖准前抽前隊隔次立陣卽免被賊奔壞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被（武編而）賊相逼卽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逶節度者斬全隊（通典一百五十六〇旭案〇武編總要一隊抽一隊爲生）

諸兵馬發引或逶（御覽作逕）泥溺（武編作濘）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塡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御覽無諸字）軍取充虞候子有虞候（四字宋本無）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宋本又作濘澤）開拓路徑左虞候排路捍後收拾（據本作生）閣（御覽作擱）道（以上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零六〇防捍）

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燔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北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其日遊弈候視至暮速卽（無）作（御覽作分）食喫訖卽移十里外止宿（武編作止宿）以臨賊徒（如）暮來報烽（御覽無）智（知覽作家）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武編同）騎以下卽放一炬火（御覽作火炬火舉）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卽放兩炬火（准（御覽作準）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下（御覽作以下卽同）放三炬火準前應滅前鋒（今本作烽）應訖卽赴軍若虛走不到軍卽扎投山谷逐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卽須差人急走告知賊（御覽無）路既設燔烽軍內卽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煙火起大總管當須（御覽作須需）殷備收拾（據本作生）（御覽作拓）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火（御覽令作使）折衝果毅一人幡押（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六十五）

諸戰鋒（御覽作鋒）等隊打賊敗其駐隊（御覽作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幡旗隊隊奇兵隊趂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歐退追奔通典一百五十四御覽三百十四〇追奔）

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燔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北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其日遊弈候視至暮速卽（無）作（御覽作分）食喫訖卽移十里外止宿（武編作止宿）以臨賊徒如覺來報烽（御覽無）智（知覽作家）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武編同）騎以下卽放一炬火（御覽作火炬火舉）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卽放兩炬火（准（御覽作準）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下（御覽作以下卽同）放三炬火準前應滅前鋒（今本作烽）應訖卽赴軍若虛走不到軍卽扎投山谷逐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卽須差人急走告知賊（御覽無）路既設燔烽軍內卽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煙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煙火起大總管當須（御覽作須需）殷備收拾（據本作生）（御覽作拓）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火（御覽令作使）折衝果毅一人幡押（通典一百五十七御覽三百六十五）

烽舍於高山四頭（二字李筌無）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特（各本作迥御覽作道）手地置有之字）上覆下（李筌無下字）棧屋上置突道三所（李筌有之字）龍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李筌有臺字）上下用屈膝梯（近字李筌無）兩張拋石壘木停水瓮乾糒麻繩火箭苦艾狼糞（李筌有狼字）牛糞每晨及（二字李筌無）夜半安舉一火聞警（警字李筌作開四及安視（李筌作開）口鼓一面（二字李筌無）兩烽（李筌作開）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罷如每晨及夜半安火不來則（各本作卽）烽子爲賊所捉（李筌無）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各本作如許洞引誤作和）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李筌作率）知文書符牒轉牒（許洞作遞）

遞（李筌安此作烽遂續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五）馬鋪每鋪相去三（李筌作四）十里（李筌增如歸近遠四字）於要路山谷開牧馬兩疋與游弈計會有事警（許洞作急）急煙塵入境卽舉馳報探（李筌作期奔馳相報）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李筌安作有之）閣二丈深二尺（又作丈李筌許洞作尺）以細沙散（李筌無散字）土填平每日

於湖藏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一〇按地聽以後存疑篇・馬四湖奧同惟及之語・疑曰字・李筌收此篇湖奧地名篇・又以地聽二字題首・由不知本末文法也・〇竹鑑・）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擂鼓一（通典無一字・）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絕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御覽三百三十八〇鼓角・）

衛公兵法輯本卷之下

攻守戰具

攻城戰具（四字御覽無・）作四輪車上以繩（李筌多上字・）爲脅生犀（李筌改作牛・）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土（土回切・）之而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李筌改作木石所不能及・）謂之轒轀車（李筌改作脅下有之字・）（通典一百六十〇御覽三百三十八引作通典衛公兵法攻城戰具篇・今參合錄之・）

以大木爲脉下設六輪（謂以推輪脚・御覽作即可推・）上立雙牙牙有檢（李筌作捂・）梯衝長丈二尺（御覽作六丈・梯尾橫城中也・）又有四桄（御覽注・音光・）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互（互、御覽作上字・）相檢（御覽作捂・）飛於雲閒以窺城中有（李筌作上字・）上城梯（李筌改作首句・）李筌首冠雙（李筌作一・）轆轤（御覽上有絞字・）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李筌改作首句・）

以大木爲脉下安四獨（李筌無獨字・）輪（御覽上有絞字・）脉（李筌作小大・）多少隨（御覽無・）力所制人挽其端而（御覽無・）李筌同・）投之（御覽無・）其車（御覽無・）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輪（武備志有云・竿首施短木・上置炮桶・）竿（李筌有高字・）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御覽有結字・）者（御覽竿上有竿字・）李筌同・）以窠（王本作竇・）盛（武編云・入山遠看及砂磧之處之水者・但見遠山處・不論遠近堰之・得泉脈也・如石山中・即草木稠之・砂磧探而盡之・此皆救急・仰嶮出多水・惟深更妙・一窠堰如桑出者・再開一穴求之・）石大小（李筌作小大・）多少隨（御覽無・）力所制人挽其端而（御覽無・）李筌同・）脚著地逐便（李筌同・）而用北旋風四脚亦可（御覽無・）隨事而用（御覽李筌下有之字・）謂之拋車（御覽作炮車・李筌改作炮之武編作炮・）

作軸（軸、御覽作轉・）轉（御覽作軸・）車（御覽作車・）上定十二石弩弓（據本有以字・）以鐵（御覽李筌下有其字・）平上弩爲七衙（御覽作衙・許洞同・李筌衙法云・中衙疑作衙・可見是張弘範公矣法・）中衙（許洞作衙・）十廣（李筌改作闊・）五寸箭鋒（御覽作鏃・）長三尺闊五寸以鐵葉（御覽作鏃・）李筌作箭・）箭非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陷（李筌改作陷・）（通典無下句・）樓櫓（李筌改作箭句・）亦如此（御覽三百三十八〇金人曜之劃車・）

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比轀轤車多二輪・）下閟而上尖高七尺內（李筌無內字・）可容六人以漆牛皮蒙之人藏其下皆（李筌作令・）直抵城下木石鐵（李筌作金・許洞作鐵・）火所不能敗（李筌及作之・）則用攻其城（御覽作尖・李筌同・）而之小頭木嘘（御覽無之字・）於城外起（李筌作堆・）土爲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李筌無此二句・）令謂（御覽無謂字・）之（御覽作其・）桂圖（御覽作閟・）而燒之杜折城摧（御覽下多謂之二字・）爲道行於（御覽無其字・）城下用攻其城（御覽下多謂之地道四字・）柱徑（李筌作圍・）一尺（李筌無一字・）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李筌作鹿盧・）以繩挽板屋（御覽上有之字・）止方四尺高五尺（李筌改作二面・）有十二孔四面別（李筌許洞作列・）布（御覽無布字・）重可進退圓（李筌作圖・）城而行於營中還視亦（李筌無亦字・）謂之巢車如鳥（李筌作狀若・）之巢卽今之板屋也（御覽注・太白陰經曰・使趫卒蟻附截之・足見其參李筌書也・）

以板（御覽作版・）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渾城堞間（李筌無閒字・）使趫捷者（御覽注・許洞作上有李筌同・）竿首以窺城中板（御覽作版・）屋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二字李筌首句・〇通典一百六十〇御覽三百三十七・）

以小瓶盛油冠（許洞作裹・）矢鏃射城樓櫓板木（李筌無木字・）上瓶敗油散因燒矢鏃內簳中（李筌作後以火發・）射油散處火立然（李筌燒改作發・）復以油瓶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一字李筌許洞作火箭法・引火箭火者第廿兵法・）

磨舍子（李筌作棱・）中空以艾（李筌作內火・）實之縶雀足上加火薄暮縶放（李筌無之字・）須臾火發謂之火杳（李筌首句改作雀杳字・〇通典一百六十〇御覽三百二十一〇攻城戰具・）

軍行沙磧鹹鹵之中（之中下李筌作有水・鹵極・）有野馬黃羊（御覽作野鳥野羊非是・）馬（御覽作鳥・）羊所聚處有水（李筌改作野鳥野羊之聚有水・）非是・）鳥（御覽作鳥・）所聚處有水地生馥草蘆葦（御覽及・）吐蓝（御覽有結字・）者上有伏泉（通典一百五十七以在九地要地下未注明兵法〇御覽三百客六・）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御覽無裹字・）推過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御覽注・太白陰經曰・使趫卒蟻附截之・足見其參李筌書也・）

卽於筒尾取松樺乾草當筒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卽應而上（御覽無而上二字・）

踰越山阻以細縶竿頭引拄高處礙固（御覽多一能字・）勝人便卽令上又增細次引大細纔更汲上（御覽無上字・）周束馬騾車可以立（御覽作能木作力・）辦（御覽注・此水泉隔山取水遞山遞險〇通典一百五十七軍行取水・）

附武編煙霧泉法（武編云・入山遠看及砂磧之處之水者・但見遠山處・不論遠近堰之・得泉脈也・如石山中・即草木稠之・砂磧探而盡之・此皆救急・仰嶮出多水・惟深更妙・一窠堰如桑出者・再開一穴求之・）

城之不可守者。大面人少。小面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壕淺而攻具不足。士疏地下。濫泛可汎。邑闊人疲。修繕未就。凡若此類。運徙之。（王本作守。）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宋本作五。）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檣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燒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武編。夜則加火於表上。虞候隊。）餘準表盛。

城上四隊之間。各設八旗。若須木擂。（音雷。許洞作水槹。）極（殿本洞同。）板舉蒼旗。須灰炭槨。（許洞作鍪。）鐵舉赤旗。須拙（許洞作鍼。）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矜旗。須皮毬麻鞭。（許洞作蛙。）鍛鐙斧鑿舉雙兔旗。（宋本。城上舉旗。主營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許洞作女。）壯登城守禦。各隨分（他本作部。）城內。（以上。）女除餐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者點檢當旗。備擬物爲分（他本作入。）部城內。（以上。）

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壞除之。非有壕不及（王本作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菱鶏百物。一切修繕。拋（洞。）石大小隨事。磨木長五尺。徑一尺。厚塗之。防火箭飛火。（通典一百五十二。）

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通典一百五十二。）

城門雖板木爲重門。

城門扇及樓堰。以泥塗厚備火。（李筌改作塗門扇。以泥塗門扇。厚五寸。以備火。○此條御覽在拳城下小異。又見下文。）

城門先遣迎拒。馬鏃壯銳。以鏁連之。

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容十所。卻敵（御覽作櫻。）上建堰（御覽作鍐。）櫻。以版（御覽作板。）作跳出爲檐。（李筌無。）深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李筌作即。）闊。（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七。）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檣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燒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武編。夜則加火於表上。虞候隊。）餘準表盛。

城上四隊之間。各設八旗。若須木擂。（音雷。許洞作水槹。）極（殿本洞同。）板舉蒼旗。須灰炭槨。（許洞作鍪。）鐵舉赤旗。須拙（許洞作鍼。）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矜旗。須皮毬麻鞭。（許洞作蛙。）鍛鐙斧鑿舉雙兔旗。（宋本。城上舉旗。主營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許洞作女。）壯登城守禦。各隨分（他本作部。）城內。（以上。）女除餐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爲八隊。使識文者點檢當旗。備擬物爲分（他本作部。）城內。（以上。）

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壞除之。非有壕不及（王本作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菱鶏百物。一切修繕。拋（洞。）石大小隨事。磨木長五尺。徑一尺。厚塗之。防火箭飛火。（通典一百五十二。）

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通典一百五十二。）

城門雖板木爲重門。

城門扇及樓堰。以泥塗厚備火。（李筌改作塗門扇。以泥塗門扇。厚五寸。以備火。○此條御覽在拳城下小異。又見下文。）

城門先遣迎拒。馬鏃壯銳。以鏁連之。

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容十所。卻敵（御覽作櫻。）上建堰（御覽作鍐。）櫻。以版（御覽作板。）作跳出爲檐。（李筌無。）深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李筌作即。）闊。（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七。）

一丈乘之。壍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李筌作工。）日出土（李筌作有土字。）三丈。計一（李筌無。）中夜或（御覽有或字。）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李筌作銳卒。）從突門（踏。殿本王本同。）出。擾其無備。壞其不意。

計功二十五（李筌誤作三千。）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爲率。則百里可知。（李筌改此爲答。）

城門先自壍扇爲敵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此上惟首句與通典小異。）

壍門爲敵所逼。門先自壍門扇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以上李筌同。）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此上惟首句與通典小異。）

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通典一百五十二。）

城門雖板木爲重門。

城門扇及樓堰。以泥塗厚備火。（李筌改作塗門扇。以泥塗門扇。厚五寸。以備火。○此條御覽在拳城下小異。又見下文。）

城門先遣迎拒。馬鏃壯銳。以鏁連之。

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容十所。卻敵（御覽作櫻。）上建堰（御覽作鍐。）櫻。以版（御覽作板。）作跳出爲檐。（李筌無。）深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李筌作即。）闊。（通典一百五十二。御覽三百三十七。）

布幔（御覽有以字。）複布爲之。（之。御覽作幔。）以弱竿縣（御覽作懸。李筌作橫。）掛於女牆外。（御覽多外去牆外五字。）計（洞亦同。）八尺。（御覽有以字。）折一丈乘之。壍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李筌作工。）日出土（李筌有土字。）三丈。計一尺。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李筌誤作三千。）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爲率。則百里可知。（李筌改此爲答。）

布幔（御覽有以字。）複布爲之。（之。御覽作幔。）以弱竿縣（御覽作懸。李筌作橫。）掛於女牆外。（御覽多外去牆外五字。）計（洞亦同。）八尺。（御覽有以字。）折一丈乘之。壍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李筌作工。）日出土（李筌有土字。）三丈。計一尺。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李筌誤作三千。）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千人。以此爲率。則百里可知。（李筌改此爲答。）

松明。（李筌作炬。御覽有以本明。又作鐵鑊。又作鐶。下邊同。照恐。御覽無恐。）敵人夜中（御覽無夜中。李筌作來照上城。）乘城面上。（以下御覽無。）夜中城外每三十步縣大鐘於城半腹。（御覽作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李筌作膏。）油（御覽有。）燭。（御覽多燃舊乘燭暗。）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御覽多於城上二字。）晨夜不得（李筌無得字。）絕。明用（李筌上有備以字。）非常。行鑪鞴。（李筌上有鐵汁爐。殿本無。許洞作轆字。）具行。（御覽多於城上二字。李筌同。）以灑敵人。（御覽作火以。李筌無人及以字。）鐵甑盛火。加脂蠟。（李筌作燭。）以（御覽作孔。）穴中燒。（李筌作糊。）城人。（御覽多人字。）以此敵（李筌無。）之。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爰藥下面敕之。其法以熟鐵闊盤尺。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蔡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倒下。敕訖。以轆轤拘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幷泥。敕著即舉。速放火炬。灌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御覽城守篇防火攻法共備。）敵若椎輪車。我作蠶鐵鎖。並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輪頭適到。速以鎖串輪（許洞作撞。）頭。於其牓便處。分令壯士。（御覽作人。）三五人。擬水口。急盤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箔。（許洞作槭。）漆之。而用。並小濺箔。濺箔。令壯士三五人。擬水口。急盤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箔。漆之而用。並小濺箔。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鑽（許洞作攢。）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爲袋。貯水三四石。將箔納放袋內。急縛如

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遞使。有外

作寒生。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鑽（許洞作攢。）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爲袋。貯水三四石。將箔納放袋內。急縛如

陷馬坑。（御覽多「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李筌作趣槍。）其坑似（李筌無似字。）亞（李筌作十字。）字相（李筌無相字。）狀如鉤（李筌作勾字。）鐮。以草及細虛覆其上。（御覽依李作覆以翦草及細木。加之土。）連（御覽上五字。作十字相交。）狀如鐵（李筌無。）蒺藜。（御覽作籬。）要路皆（李筌無皆字。）設之。（御覽在又引衛公兵法曰。坑如亞字。）要路皆（李筌無皆字。）設之。（御覽在又引衛公兵法曰。坑如亞字相連。以草及細木覆其上。）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

拒（李筌有便字）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李筌作用、十字誤作卅）、十字鎖孔、橫安檢（御覽作括、文推五、一作檢、叫是引通典衛公兵法載李筌本也）、長一丈三尺（李筌無此字）、銳其端可以塞城中（御覽李筌皆無中字）門巷（御覽李筌皆無巷字）要路（御覽此下有巷字、李筌無）、人馬不得奔馳（李筌源於前二字）、

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勢、李筌、許洞同、作盤）、多石少土不任板堞（葉、李筌作築）、乃（李筌作其）建立李筌無立字）木爲之（爲之二字、御覽李筌皆作柵）、方圓高下隨事（事、許洞作時）、深淺（李筌有此字）、御覽作有厚字）、短（御覽有木字）爲閣（御覽作棚）、道外柱木（御覽誤置作柱一）、重（李筌作柱外）、重（李筌作居）之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總要下接棚外開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云云）、內七尺又立閻道（上七字李筌無）、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棚（棧本作橧字）、杆（李筌無杆字、御覽作竿、下有行字、許洞同）、於棚上縣（御覽作懸）、門（御覽作攔）、牆（四字李筌無）、孽（御覽作壍）、拒（又作柜）、馬（御覽有防字）、守（一如字李筌有字）、城壘法（守拒法、○通典一百五十二）、

水櫃（李筌作水平口、以此爲決水灌城之具、未必然也、凡決水灌城、本非上策、爲失民心、用之者、悔不良於死）、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李筌作寸）、許洞作）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李筌作寸）、中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李筌脫三字）、池各置浮木（王本無下木字）、闊狹微小於池、筐厚三分上建立竅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二分、槽下爲轉關（武編作圖）、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時日視之三齒齊平則（李筌作以）爲高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自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武編作勾）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李筌、許洞作戰）、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棹槳篙橋帆席絚索沈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李筌無）、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李筌作旗）、開弩窗矛穿（李筌作穿）、穴、置拋（砲同）、石（李筌作木）、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戰、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案此一條、李筌收作水戰具篇之序）、

蒙衝（釋名作艨衝、云所以衝突敵船）、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牕、棹孔前後一丈（王本作一字）、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及（李筌作及）、此不用火船、務於疾速（李筌改作速速退）、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鬬（李筌作鬬戰）艦（釋名、上下重板曰艦、四方施板、以禦矢石）、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許洞作欄）、與女牆齊、棚上又建（李筌多一棚字）女牆、重列戰敵（李筌作格）、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幢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舵上立女牆、設棹夫（李筌改作卒）、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鵲（王本、今作鷁）、乘人之不及、金鼓旗

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游艇（釋名、二百舶以下曰艇、無女牆、舷上設葉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御覽作八尺、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狀如風、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設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不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以上御覽三百三十四、

軍行遇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以木縛筏、用渡人馬、受二石力勝二人、謂開闔引從此起、木縛筏、御覽作以木縛筏、謝本作鎋、御覽作鎋、左右設棹、又用槍杙、謝本作篙、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而（謝本作勿）、方前設拔頭後設稻（御覽作楯）、左右去鑽刊（御覽作刃、謝本因誤加刃字）、以捨十根爲一束、一束（王本御覽作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卽成一根（謝本作束）、皆去鑽刊、以爲魚鱗次橫檢（李筌作捨）、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爲率、用少卅濟、以上御覽引作太古陰謀論水具篇、無以此爲率入字、其增減通典之迹具見、

又用浦槍、以浦九尺圍頭削成（王本御覽缺、謝本作鎗）、東十道、縛以東槍爲柱、量長短多少、無浦亦用竹槍、量大小以濟人、

又用挾絚以濟游（御覽作水）者、緊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絚、於兩岸立大橛（武編作柱）、急定絚、使人挾絚浮渡

舊唐書李靖傳考證　汪宗沂取附衛公兵法後

李靖、本名藥師、

衛公碑、新唐書、册府元龜、均作字藥師、蓋後以爲字、又按名人年譜、衛公生於周武帝太和六年辛卯、

雍州三原人也、

屬京兆、今西安府、碑云、隴西成紀人、林侗謂公嘗爲合三原、或因而家焉、

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永康公、父詮、陷趙郡守、靖委貌嶷偉、少有文武材略、

通鑑、少字下多負志氣三字、

每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貴、

册府作嘗曰、大丈夫若遇明君、撥亂靜期、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按太平廣記、引國史記、及劉餗隋唐嘉話云、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謁於神、且謂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俄至端揆、面歸露赤雁云、李衛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

公少年、憤隋亂、上書西嶽、文最激昂、後爲桂州行軍總管、刻於句漏、其眞跡相傳、

火後半餘四十字、筆法遒勁、其波掠處、如快劍斫馬、今入猛女型鞮娘家、予跋其後、

其以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

通鑑作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予耳。

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

新唐書作仕隋爲殿內直長。碑云。爲隋汲縣令。歷三原、安陽。考績連最。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通鑑云。峽州兵伐梁。拔荊門鎮。黔州兵伐梁。又拔其江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朝。又云。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嘗之左右。外示宏撫。實以爲質。又唐書孝恭傳云。孝恭嘗問靖以取蕭銑之策。兩事互見。知衛公實因孝恭得上所獻策也。舊唐書作三年詔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便大造舟艦。教水戰。使靖爲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通鑑作九月詔發巴蜀。以趙郡王孝恭爲荊湘道行軍總管。李靖爲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新書作九月拔荊門、宜都。乃四年九月靖連長江。

時事。

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濫。三峽路險。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舉

大業末。累除馬邑郡丞。會高祖徇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繫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

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亂。不欲成大事。而以私怨

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又固請。遂舍之。太宗訪召入幕府。

劉悚隋唐嘉話。王薄唐語林。均云。隋大業中。李衛公上書。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繫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

靖與潛儀、衛文升、等俱見收。衛潛既死。太宗感囚見靖。引與語。固請於高祖而免之。按此說未詳確。高

祖入長安時。衛文升已前死。所戮者。陰世師、潛儀、等耳。衛公亦未嘗俱收也。

武德三年。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

册府作在武德二年者誤。新書討作平。按實建德救洛陽。惟郭孝恪、及記室薛收、決策。據成皋以待敵。

卒勝之。而衛公不言者。蓋新附孤立。不欲以材智先人。假他人主其議耳。觀薛收之策。識時審勢。非文

士所及。當出公授意。

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經略鄧銑。靖至峽州。阻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經略鄧銑。靖至峽州。

通鑑作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鄧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不得進。唐主陰敕峽州刺史安陸許紹

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荊門。盡

銳兵出戰。此是敗亡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敵必洲分。留慤兵以抗我。退屯師以自守。此卽

勝之。多所克獲。既至峽州。阻蕭銑。久不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敕峽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

命。於是獲免。

通鑑作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鄧銑。靖至峽州。阻銑兵不得進。唐主陰敕峽州刺史安陸許紹

斬之。紹惜其才。爲之奏請。得免。

會拥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又要險設伏。臨陣

勢擒刀窮蹙之必捷。語尤明暢。通鑑作孝恭先擊破文士宏兵數萬於清江。追奔至百里洲。又敗之。進

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效。因降璽書勞曰。卿韜鉞

入北江。降銑江州總管。而以屯兵南岸。救敗取勝。爲銑悉見兵出拒戰之時。與情事不合。蓋文士宏所

盡力功效特彰。遠賢至誠。極以嘉賞。勿變信賞也。又手敕靖曰。既往不咎。將事吾久忘之矣。

案峽州今宜昌府。通鑑作郡公。要破其營。册府改營作城。非是。

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

之任。一以委靖。

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新書作九月拔荊門、宜都。乃四年九月靖連長

時事。

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濫。三峽路險。謂靖必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舉

大造舟艦。教水戰。使靖爲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通鑑作九月詔發巴蜀。以趙郡王孝恭爲荊湘道行軍

孝恭嘗問靖以取蕭銑之策。兩事互見。知衛公實因孝恭得上所獻策也。册府作三年詔以孝恭爲夔州總管。便

之朝。又云。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嘗之左右。外示宏撫。實以爲質。又唐書孝恭傳云。

通鑑云。峽州兵伐梁。拔荊門鎮。黔州兵伐梁。又拔其江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

四年。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

之任。一以委靖。

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

新唐書作仕隋爲殿內直長。碑云。爲隋汲縣令。歷三原、安陽。考績連最。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通鑑作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予耳。

初仕隋。爲長安縣功曹。後歷駕部員外郎。

新唐書作仕隋爲殿內直長。碑云。爲隋汲縣令。歷三原、安陽。考績連最。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皆善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

通鑑作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予耳。

屯者。糧兵不易破。而屢敗之後。烏合之衆。何堪拒戰哉。又通典作委舟收掠資。御覽作賊委舟大掠。史傳脫委字。清江、在長陽縣即夷水也。

孝恭遣靖率精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士宏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悉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卽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通典、册府、御覽、作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又乘勝進入其外郭。攻其內城。克之。悉取其舟艦。收江中諸將皆諫曰。所得賊船。當悉以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耶。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使破江而下。彼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銑衆莫不震懾。遂圍城數重。銑內外阻絕。城中疑貳。由是權而出降。

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皆其主無容同叛逆之料。此卽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弔伐。百姓既受驅偪。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各爲其主。新定荊郢。宜宏寬大。以懷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卽之。莫不爭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造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寧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

通典是狀既重上。無死者二字。碑作平江陵。授公嶺南安撫大使。通鑑作諸將欲大掠。以岑文本言於孝恭。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戰鬬死者云云。靖曰。彼爲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倂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望風款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開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

十六年。册府作六年。十字衍。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瑰、張鎮州、黃君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祏遣將馬惠亮。率舟師三萬屯當塗。

公祏本傳作屯博望山。卽太平府之東梁山。通典作糊斷江口。以絕江路。築城。

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萬屯青林山。

册府作據當塗南路。亦造糊自固。並蓄勢養銳。以抗大軍。通鑑亦作三萬。青林山、卽當塗之青山。仍於梁山連鐵鏁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與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此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尙不可攻。公祏既保據石頭。

曹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祏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祏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欲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皆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引援。公祏擁兵數萬。棄城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相次禽獲。江南悉平。

册府作公祏不敢復戰。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通鑑作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又云。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率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惠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惠亮等軍乏食。夜遁。兵薄孝恭營。孝恭營堅臥不動。又云。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贏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陣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惠亮、正通、等遁歸。胡三省謂李公此議。與長孫無忌安市之議略同。而李靖決勝。太宗無功。及安市班師。靖咎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用兵所以難也。案高麗一役。誤於李勣不從先攻建安之策。無忌不從先攻烏骨之策也。烏骨無備。丹陽有備。事勢本不同。不可以無忌與公並論。

於是皆東面道行臺。并靖行臺兵部尙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并陽運權兵寇百姓彫弊。靖鎮撫之。吳楚以安。

時以孝恭爲行臺右僕射。

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大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皆百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御覽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通鑑作張瑾與突厥戰於大谷。全軍覆沒。行軍長史中書侍郎溫彥博被執。

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寇。靖率兵倍道趨朔州。邀賊歸路。既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拜刑部尙書。拜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兼檢校中書令。

隋唐嘉話、及唐語林云。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驟召名將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突厥精騎衝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倚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突厥兵遂退。於是據險邀之。虜遂棄老弱面遁。獲馬數百匹。金帛一無遺焉。通鑑。八月丙子。突厥寇并州。京師戒嚴。渭橋一役。太宗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咸州以待之。

三年，轉兵部尚書。

劉昫唐書。太宗將誅建成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又云。太宗撫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

通鑑。以代州都督張公謹、陳突厥可取之狀有六。因謂頡利既請和親，復授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方自入朝，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狐兔之計。靖候知之，潛令開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嬪后，送於京師。可汗恥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青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竟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是誠往年渭水之役。

通鑑。上以代州都督張公謹、陳突厥可取之狀有六。因謂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方自入朝，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狐兔之計。（唐宰相世系表：總管往迎頡利。通鑑作：途遇精騎一萬，唐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

册府。以代州都督張公謹、陳突厥可取之狀有六。因謂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方自入朝，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狐兔之計。（唐宰相世系表：總管往迎頡利。通鑑作：途遇精騎一萬，唐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册府作：部尚書，將軍安修仁、檢校靖副將，而臨事乃遲疑如此。又册府引舊唐書李勣傳以爲斯計出自勣，并謂靖扼腕嘉曰，公之此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於是定計云云。似非事實。通鑑謂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猶事亦未合。謂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方合，蓋勣方出塞中，大破突厥於白道，軍扼磧口，唐五萬餘口，是其功也，不得分衛公決策之功，由勣當國久，史多附會，致失實耳。）

册府。張公謹傳。陳突厥有可取之狀，以代州都督爲靖副將，而臨事乃遲疑如此。又册府引舊唐書李勣傳以爲斯計出自勣，并謂靖扼腕嘉曰，公之此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於是定計云云。似非事實。通鑑謂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猶事亦未合。謂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方合，蓋勣方出塞中，大破突厥於白道，軍扼磧口，唐五萬餘口，是其功也，不得分衛公決策之功，由勣當國久，史多附會，致失實耳。

按册府張公謹傳，陳突厥有可取之狀，以代州都督爲靖副將，而臨事乃遲疑如此。又册府引舊唐書李勣傳以爲斯計出自勣，并謂靖扼腕嘉曰，公之此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於是定計云云。似非事實。通鑑謂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猶事亦未合。謂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方合，蓋勣方出塞中，大破突厥於白道，軍扼磧口，唐五萬餘口，是其功也，不得分衛公決策之功，由勣當國久，史多附會，致失實耳。

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册府作：戶部尚書，將軍安修仁、檢校靖副將，）而臨事乃遲疑如此。又册府引舊唐書李勣傳以爲斯計出自勣，并謂靖扼腕嘉曰，公之此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於是定計云云。似非事實。通鑑謂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猶事亦未合。謂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方合，蓋勣方出塞中，大破突厥於白道，軍扼磧口，唐五萬餘口，是其功也，不得分衛公決策之功，由勣當國久，史多附會，致失實耳。

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册府作：戶部尚書，將軍安修仁、檢校靖副將，）而臨事乃遲疑如此。又册府引舊唐書李勣傳以爲斯計出自勣，并謂靖扼腕嘉曰，公之此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於是定計云云。似非事實。通鑑謂靖引兵與李勣會白道，猶事亦未合。謂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方合，蓋勣方出塞中，大破突厥於白道，軍扼磧口，唐五萬餘口，是其功也，不得分衛公決策之功，由勣當國久，史多附會，致失實耳。

通鑑。以代州都督張公謹、陳突厥可取之狀有六。因謂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

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方自入朝，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狐兔之計。（唐宰相世系表：總管往迎頡利。通鑑作：途遇精騎一萬，唐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通典御覽皆作副將，張公謹曰，詔使不行，軍旨靖之忠誠，無所疑望，不然，若臣之開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是光其功德，宜罪誤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入府中，無綱紀，安得能成功乎。府中奇貨，若果有之，故之兵衆，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旦平之，張天威，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功。且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違思衆心，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果在無耳。太宗爲君，何至以奇貨爲意。猶疑賢將，倚賴仁明之德，不行重賞，靖之忠誠，無所疑望，不然，若臣之開兩有大過矣，及數月始悟其事，命靖爲相，亦是光其功德，宜罪誤人以戒於後世可也。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鎮撫大使，伺察風俗，尋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強，公能識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獨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廄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思若小損，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

宰相世系表：作八年十月丙寅，詔靖三兩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又八年十一月辛未，李靖能爲特進。案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門殿，步不登，靖謂人曰，君集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反矣。見隋唐嘉話。

孫甫唐史論斷曰。天子善任人。而所主威柄。則大臣不驕。不驕則中外均適。太宗以吐谷渾王命。一日詣僕射房玄齡。請自討之。玄齡不以聞。而獨與李靖謀。靖曰。此非大臣所宜行。方以老病居家。聞其言。乘見執政請行。太宗曰。李靖老病。安能濟事。玄齡曰。此乃君集反間。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是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有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磊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誰如何。對曰。臣往者遭逢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悅其禦老不許。陷唐嘉話。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箏召之。不果起。帝以譏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是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太宗曰。李靖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悅其禦老不許。陷唐嘉話。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箏召之。不果起。帝以譏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是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他心焉。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有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磊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誰如何。對曰。臣往者遭逢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不棄

中謁左散騎常侍知倘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
私謁。參朝臨宰殺。時方本佛。畫篤信之士或饑之。令
於通季。略不以恩顧自恃。閒適郊野。從禽自娛。十五
年。涼州都督王君㚟奏回紇部落叛。令問率興連翩
左授撫州別駕。尋卒。太和中。令問孫彥芳風翔府司
士參軍。詣闕進高祖太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救書
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宗文皇帝筆迹。文宗寶惜
不能釋手。其佩筆鉤堪書。金裝木匣。製作精巧。帝並
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匹。衣服雜
物以酬之。

韋端符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令座中有客曰李
丰。厚於其兵事。節度皆倚公。吾不從中制也。
林侗昭陵石蹟考云。公廟在三原西關。有唐李衛
村。歲業農。其地屬涇陽。今廣西滕縣有公廟。土人
崇祀。若漢伏波。潞安府亦有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朕計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計涼州亦是依八陳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計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案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隴西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烏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怠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案賈公新書曰已三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五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三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爾敵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奇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拘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所自出為奇烏有失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明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案賈公新書曰已三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爾唯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習五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三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爾敵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奇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注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拘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所自出為奇烏有失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明之所以推乎天也太宗俛首

太宗曰兵合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奇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唯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此類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異韓擒虎能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爾曾未知奇正相變猶環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鬬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善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愚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唯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師之亂慕容垂所陷明矣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奇餘零也因此音機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將守一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師也是故屢

機撞奇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要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敵衝其中兩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
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陳之法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壘名
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
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案黃帝始立五井之法
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間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
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續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闢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
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闖閫降此孰有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
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遷井鄉戍車三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
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
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
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
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
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才
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之才爾周衰時王不能
用故假齊與師爾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
臣雖死無恨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

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五
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
三千人爲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爲軍亦由司馬法一
帥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得太公之遺法
太宗曰司馬法大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案史
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
公尊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氏
穰苴兵法二十五篇今世所傳兵家流又分權謀形勢陰
陽教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
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
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相半也駐隊兼車委
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案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
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
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
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
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
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太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
鄗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
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践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
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
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慶賞
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
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與靖曰案左氏說楚子乘廣
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
楚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此周制差多爾周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疏
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
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
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
乘皆然臣案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
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廢養五
人攻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與兵十
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也若其變法也又觀
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
一人九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臣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委
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致易蓋
法節制信可重焉
太宗幸靈州迴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又何史那社
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
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
諸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文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
下勃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
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僕骨同羅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勑
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
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蕃而示之漢漢而示之
蕃彼不知蕃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
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乘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
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蕃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
拜舞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致也無
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爾臣案孫子曰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曰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民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其戰鬬者庶乎成規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撰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善兵唯勤馬弊衛此奇兵歟濮兵唯變不可貴於久敵攘人而任勢矣所謂擇人者乎靖曰奇正之術虛實而已矣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勢之於戰猶轉圜之無窮也孫子曰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正者敵之所長而我之所短也善長於馬利平速闘濮長於步馬利平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部善濮必要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太宗曰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以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慮臣愚過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於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社尒及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因常典之言於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逆順遠至半月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悉皆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李靖公問對卷上終

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厥觀諸兵書編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繇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爲今諸將中但能言其實鮮盡虛又其臨敵則辨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爲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爲諸將言其要靖曰臣常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且安識虛實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奚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爲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爾靖曰子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其蕃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鬬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法也但擇漢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虜空出焉

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何如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營爾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躁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沿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逮非治之術安能龍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編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猶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常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大將軍之牙旗將麾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陳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審衆行列陛下臨而觀之無令傳言失備後伍又詰焉法曰五人爲伍各有長伍滿爲隊隊滿爲部部滿爲校校滿爲軍軍將之下至伍長凡六等今漢制有又錯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爲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分爲二奇蓋左右等也穆其身所

太宗曰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太公曰臨敵決疑不失其時時者敵之變也利者我之勝也敵變而我勝敵疑而我決此之謂也

太宗曰善兵唯勤馬弊衛此奇兵歟濮兵唯變不可貴於久敵攘人而任勢矣所謂擇人者乎靖曰奇正之術虛實而已矣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太公曰臨敵決疑不失其時時者敵之變也利者我之勝也敵變而我勝敵疑而我決此之謂也

以鉄鉦鐲皆起於慶曆方國也太宗曰深乎靜武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將軍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數除其節則強弩之節如發機臣悟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每隊三十步每隊前進以五十步為節用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鐲悉號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倘陳楊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平旛麾折衝為奇平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散三合然復歸於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

太宗稱善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案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十四人此古制也車徒常兵家陰陽之妙也泥車之云設右為牝牡左為牝牡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以順天道此則左右皆要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襲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案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教立表非也此但教戰時法爾古人善用兵者不教奇驅衆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知所之曹公驅而聚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皆爭效攻陳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後縱八旛左右折旋趨步之舍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陳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其節如此士兵守四方豈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語傳臣竊為陛下惜之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於陰陽二義而已臣按黃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變而為陰陰變而為陽陽陰迭用兵家陰陽之妙也泥而云設右為牝牡左為牝牡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以順天道此則左右皆要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左右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襲之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兵伏者不止山谷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至此夫何形之有焉

太宗曰四獸之陳又以商羽徵角象之何道也靖曰說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則餘說不復增矣廢而不用說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假之以四獸之陳及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金羽水徵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說道存之則使人意惑之術從何而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恕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陛下安武以孤軍當王邪百萬之衆非有刑法隨之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端不可以一事推此如陳勝吳廣敗秦師當驪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況又王郎不曉其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案孫子曰辛未覩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覩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猶克濟焉太宗曰尚書言風俗克厚克薄克淳克漓允哉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先威加於前愛敬於後無事夫尚書所以慎戒其誠非所以作謀於始也故孫子之法曷代不判

太宗曰鄉平薛統諸將皆欲緘偽臣案兵不
鄉不從以謂虜遇不戰必懈而擊之則勝
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鄉之謂乎
昔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案行賊以指畫分
於人腹中此皆先料人情不非為惡皆不預慮
頃討突厥總管漢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戒一日
一莊賈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
不次之位若於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因疑卒入言鄉以儉
為死間朕羊不疑為何如荷對曰臣料此虜
主料儉說必不能來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去大
惡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間非臣之心實為
用間最為下策臣嘗著論其家云水能載舟亦能覆
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
正色忠以盡節信以鉤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唐儉
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
纖人所為乎周公大義滅親況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
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
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
不可久之驗也臣校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
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
為主也能飢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
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貴太宗曰古人有
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三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
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徑襲敗吳師此變客為主
也石勒與姪濬戰濬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
擊濬軍孔萇退而濬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濬軍大
敗此變勞為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纖蓽藜行焉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然拒
敵而已兵貴致人非致於拒之也太公
具詳乘攻戰所施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卷中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
又孫子云天陳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
用衆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使衆志不惑
忌則舉情搖舉情搖則敵乘懼貴而至矣安營據地
便乎人事而已若澗井陷陳之地及如牢如羅之處
人事未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也若故
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
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
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
失於事宜者烏得不當子寧誡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
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日
時之謂也然諱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泥於術數兵以多敗不可不誡也陛下聖訓臣即宣
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最此
者靖曰苻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不
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
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
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為縻軍聚不聚為孤旅
太宗曰然苻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政中原及猛卒
堅棄敗此縻軍之謂乎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遲制
故漢聚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為萬
代鑑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
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
師安能克哉譬如弈棊兩敵均焉一著或失竟莫能
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孫子言善攻者敵不
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

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術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案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豈非以強弱異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當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守者也攻守一決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專得則敵事敗敵專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唯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豈嘗不講乎攻守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壘其陳而已必也守其心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也攻其心吾氣而有待焉太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常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焉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誡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靖曰夫舍生稟血鼓作鬬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起四方之人自鬬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晝氣惰暮歸也能使人人自鬬一日始末爲一日之氣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鬬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假以權重矣何莫若熟勤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乃命近臣曾此二事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會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託神怪而破燕太公焚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靖曰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然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固不獨何之罪也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何不獨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然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固不獨何之罪也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何不獨何故如此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仇陳平韓信皆然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謂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固不獨何之罪也

彌牟軌堪大用靖曰陛下常言勤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須大敗臣愚恩軍旅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敗或大勝或大敗者立於不敗之地而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者在敵太者孫武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臺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著於後世靖曰臣前所進黃帝太公三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實迹臣敢不奉詔當臺述以聞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者靖曰臣常分為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夫道之說至微至深易所謂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量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量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玄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智兵之學必先縣下以及中縣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忘言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

盡傳其書與李勣

李衛公問對卷下

右唐李靖對太宗問兵事。元豐中。井六韜。孫。吳。三略。尉繚子。司馬兵法類為一書。頒之武學。名曰七書。史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對。略見于通典。今對問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

陳振孫曰。亦假託也。文辭淺鄙尤甚。今武舉以七書試士。謂之武經。其間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玄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智兵之學必先縣下以及中縣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忘言世為將者不可妄傳也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

坡。世所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偽撰。逸嘗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者。老蘇也。

馬端臨曰。按四朝國史兵志。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曰。朕本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譌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旻。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間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然晁陳二家。以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益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等校正之說。既明見于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

唐司徒井州都督衛國景武公李靖與太宗論兵
之語而後人錄以成書者也案史稱所著兵法世
無完書惟通典中略見大旨此書出於宋代大旨
固杜氏所有書而附益之何遠春渚紀聞謂蘇軾
嘗言世傳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此書皆阮逸
所僞撰蘇洵嘗見其草本爲塲屢撰四朝國史兵
志謂神宗熙甯閒嘗記檇密院校正此書似非逸
所假託胡應麟筆叢則又稱其詞旨淺陋猥俗最
無足采阮逸亦不應鄙野至此嘗是宋初村
儒俚學摭拾眞觀君臣遺事而爲之諸說紛紜多
不相合今考阮逸僞撰諸書一見於春渚紀聞再
見於後山談叢又見於歸田後錄不應何遽陋師
道博不相約會同搆誣詞至熙甯元豐之政但
務更新何嘗稽古尤未可據七書之制斷爲唐代
舊文特其書分別奇正指蓋攻守變易主客於兵
家徼幸時有所得亦不至遠如應麟所詆耳鄭瑗
井觀瑣言謂問對之書雖僞然必出於有學識
略者之手斯言近之故今雖正其爲僞作而仍著
之於錄云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太白陰經八卷唐李筌撰筌里籍未詳惟集仙傳稱其仕至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陰經又神仙感遇傳曰筌有將略作太白陰符十卷入山訪道不知所終太白陰符當即此書傳寫誤一字也考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太白陰經十卷而此本止八卷疑非完帙然核其篇目始於天地陰陽陰陽終於雜占首尾完具又似無所闕佚殆後人傳寫有所合併故卷數不同歟兵家者流大抵以權謀相尚惟家者流又往往持論近闊譚言軍旅蓋兩失之筌此書先言主有道德後言國有富強內外兼修可謂持平之論其入終於一揮其衛亦未有所試不比孫吳擾直李靖諸人以將略表見於後世然杜佑通典兵類取通論二家一則李靖兵法一即此經其攻城具篇則取爲攻城具守城具篇築城篇鑿渠篇修烽燧壍篇馬鋪土河篇游奕地聽篇則取爲守拒法水攻具篇則取爲水戰具濟水具篇則取爲火攻具火戰具篇則取爲火兵具泉篇則取爲識水泉妄媒音樂篇則取爲聲感入是佑之採用此書與李靖之書無異其必有以取之矣靖兵法宋時已殘闕舛譌既選所傳又亂以僞本筌此經至今猶存惟篇首陰陽總序及天地無陰陽篇有錄無書不知佚於何時今則無從校補矣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序 臣聞兵之爲用也古今依舊本新此本刪考

太古之時人不識其父冢如麋鹿遊處聖人以神任四時合萬物於無形而神知之矣過此以往非神不足以見天地之心非心不足以知勝敗之術三皇成五帝賢人得之以伯四海王九州智人得之以守封疆挫勍敵愚人得之以傾宗社誠哉兵家之所戒而不可妄傳吾君子得之固邦小人得之傾命是以兵家之所祕則秘及九族臣今所著太白陰經其奇謀詭道論心術於殘忍以爲不如此則兵不能振故藏諸名山石室間承帝命欲備清覽誠昧死以進

唐永泰四年秋河東節度使都虞候臣李筌誤

進太白陰經表 張刻本新此

臣筌言太白陰經者記行師用兵之事也臣聞太白主兵爲大將軍陰主殺伐故用兵而法焉伏惟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仁育蒸生義征不惠遠方氛服四有不庭雖武尚征伐而兵不可弭德貴寧遠而謀不可亡臣筌少習韜鈐生逢聖代竊見天無陰陽終兵家之術生才非武職攻越搤狙驅迷兵書述天無陰陽終兵家心術凡一百篇勒成十卷 舊抄本作六卷按六卷則止七十二篇與上百篇之語不相應唐宋藝文志十卷此必古真號曰太白陰經入謀廟算攻城器械屯田戰馬營壘陣圖括囊無道秋毫必錄其陰陽天道風雲向背雖起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雖刀大至城筌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三軍權門有之雖將誠之吏所養之卒亦可爲萬人之將言無文飾理採玄微十載修成四方兵起識者以爲膏時之用臣太白風摩悼亂收 舊脫一字迹脈兵行天機戰伐常勝雖坐偏禪之職不及蹈舞闕庭謹附表并經以聞臣筌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乾元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議大夫持節幽州軍州事幽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臣李筌上表

太白陰經者有唐少室書生李筌嘗遊名山採奇術於嵩山虎口君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遇魏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爲兵書名曰太白陰經上宣天機以爲將家之軌則也

卷一 人謀上
天無陰陽　地無險阻　人無勇怯
主有道德　國有富強　賢有遇時
將有智謀　術有陰謀　數有探心
政有誅強
卷二 人謀下
善師　貴和　廟勝　沉謀　子卒
選士　勵士　刑賞　地勢　兵形
作戰　攻守　行人　鑑才
卷三 雜儀
授鉞　部署　將軍　陣將　隊將
馬將　鑑人　相馬　誓衆軍令
圖型四夷
卷四 戰具
攻城具　守城具　水攻具　火攻具
濟水具　水戰具　器械　軍裝
卷五 預備
築城　鑿濠　弩窒
烽燧營　馬鋪土河　遊奕地聽
報平安　嚴警戒角　定鋪
夜號更刻　鄉導　井泉
迷途　拽山燒草　前芟後毀
嫂鼓　屯田　人獨馬料
軍資　宴設音樂
卷六 陣圖
風后握奇圖　風后握奇外變　太白營圖
復月營圖　陰陽隊圖　教旗圖
草教圖　攻守圖
合而爲一陣圖　離而爲八陣圖
卷七 祭文　捷書　禁方
禡牙文　禡馬文　祭蓋九文
祭名山大川文　祭風伯雨師文
治馬藥方
卷八 雜占
占日　占月　占五星　占流星
占客星　占妖星　占雲氣　分野占
風角　五音占風　占情勝敗　主客向背
卷九 遁甲　山岡營壘
卷十 雜式
元女式　察情勝敗
推神煞門戶　遍卜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一　　李筌撰

人謀上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與地方本乎陰陽陰陽既形通之則成變破授農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爲有之陰陽不爲萬物所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爲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爲漂溺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殊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爲存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善惡明矣夫春風東來草木甲坼而稽虞之粟不萌秋天肅霜百卉具腓而蒙蔽之草不傷陰陽寒暑爲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陰陽之數奇大雷天下善鼓鈴者六十三家悉備和聲百尹具腓而蒙蔽之草不傷陰風至屋瓦皆飛雨下如注當此之時豈三門不發（木作啟劉本作啟）五將不具耶亭亭白旌錯太陰月建誤施至如此古有張伯松曰今日反者值亂出居營內爲城所逼營中豪傑皆逼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舉假而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虜財物被掠桓譚新論曰至愚之人解避惡事時不解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有何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不禱祀而福無厚德而占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孝於天時無智無德而善於天福性不能達而悖鬼神設伏不巧而作向背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聲士苟不勇而悖虛無之狀不可以決勝負不可以制生死故明將弗法而衆將不能已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臣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求于人人奚子曰（抄本脫此三字據劉本補）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爲人事不作弗始天時爲敵國有水旱災害蝗蟲疫癘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後世故爲兩書而背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於兵有何陰陽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兵之助猶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柯經其南紂淫虐政武王殺之秦之地左崤函右河隴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苛酷子嬰迎降於軹道姚泓面縛於霸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北左滄浪右衡山刑政不修吳王終於歸命陳主宰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邛崍南有瞿溪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孝勢不能固由此言之天時不能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濟亂亡之國地之險易因人而險因人而易無險無不險無易無不易存亡在於德戰守在於地惟聖主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險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漁海海岱之人壯崆峒之人氣涼隴之人勇韓魏之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且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能勢成則怯者勇者怯既言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崤關杜洪之將北於滅水則秦人何得而稱勁吳人怯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黃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弱人情諸葛孔明撮巴蜀之衆列兵中原身爲擒戶而威加魏將則褐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虜王離殺蘇角威加海內諸侯俯伏莫敢窺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感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詐越人漁海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恤孤老之衆九年滅吳以弱攻强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漁海燕趙之人銳並尤敗於涿鹿蚩尤死於易水王潛縛於劇門公孫毅於上谷則燕趙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文潮閣本無此五字）涼隴亦未必勇（且銳也按舊抄本此下空三十餘格蓋原書殘缺傳寫者遂以意刪改之）所以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則勇人使之以賞則死能移人之性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於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御興化遊。（北原作天依張刻本改）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盛戰鬬出而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兵小強者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戰爭方起六國之君非疏道德而親權勢權勢用不得不親道德理然也唯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寄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術用兵則天下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此二十三字原缺依文潮閣本補）擾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府（文潮閣本府下有乎字）智乎乃能形物之情情裁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者過德海而位尊者謂之失宜過於君子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人鬬其理失於小人則物權其殊故曰人不鑑於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難以干戚而服有來則御而并吞諸侯此爲力富於內而強於外也故知伯王之兼非智不識非農不窮過此以往而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信其然矣

國有富強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以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之事而富在粟謀戰者權之事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任武倒任武倒任則兵強按兵而勤農粟農粟勤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伯乘天之時者春植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國有妖野之儉而人不足於食者蓄積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足於財者商旅不備也道四方之珍奇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之財貿資聿興謂之農夫理絲麻以成衣服謂之女功雲雷之毛羽鱗鬣之文理此用雖有道與無道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天法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相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伯者出而尚智力智力盛戰鬬出而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兵小強者弱周建一千八百諸侯其後并爲六國六國連兵結難戰爭方起六國之君非疏道德而親權勢權勢用不得不親道德理然也唯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寄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術用兵則天下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此二十三字原缺依文潮閣本補）擾不撓則神清神清者智府（文潮閣本府下有乎字）智乎乃能形物之情情裁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者過德海而位尊者謂之失宜過於君子無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人鬬其理失於小人則物權其殊故曰人不鑑於止水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難以干戚而服有來則御而并吞諸侯此爲力富於內而強於外也故知伯王之兼非智不識非農不窮過此以往而致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過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勇或賢或愚或仁或鄙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順如鑽燧火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叉奚之酒保湯得之於鼎俎之間升陑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賣漿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矢周得之於垂綸之下殺紂而立武庚伍員下階迎之三日與語無復疑乞食於吳閭閭向風而高其義下階迎之三日與語無復疑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童時內視若盲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夫種來觀而知其賢扣門請謂相與歸於地戶管或吾東縛於魯齊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任之

以政幸信南鄭之亡李雅陰之出夫滿高歸之以謀故曰明君之心如明鑑如淵泉照明於中形物於外則能賢任能不失其時若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四人之視借人之聽之以補闕聽聞失以韜蔽安危微無貴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自來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興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賢之用非在兵強地廣人殷國富也

將有智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有楯皇氏至於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賞而人自勝不知善何然若亦子虛巍巍民神皇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誅而不絕盛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湯武廢道德任智謀（此節有脫誤張刻本云夏商周宋刻本有以字張刻本作以智據道德任智謀亦以意改）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破壞紹孫權任荀悦馬異之智而降其黨曹公任許攸賈詡之智而敗魏武劉備任諸葛亮之智而跨有益土并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籍光武任寇恂馮

豪者益其威彼強者增其權威權生於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用豪強有兼才者則器而御之教而導之如畜鸇鳥如畜猛虎必飽其飢渴其爪牙絆其足猴其舌呼之而隨嗾之而走牢籠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飽其飢縱其心橫其志利盈於三軍怨結於萬人然後誅豪強何以成三軍之威哉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一終

人謀下

善師篇第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以技聞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技擊是亡國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國之兵（本植）秦之銳士是干賞誚利之兵至於齊桓文之師制矣故齊之技擊不可當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當桓文之師制不可當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獨立於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放桀擒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南服強楚（一作楚南二字依文瀾閣本補）西救山戎（一作戎依文瀾閣本補）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所謂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遊閬閭之禍國滅出亡父兄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下至末代苟任詐力貪殘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誅戮子孫不傳於嗣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兆民之害也

貴和篇第十二

經曰先王之道以和爲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秋左氏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車之衆無所用也是故晉悼公使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八年之間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光戎亦歸晉悼公內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啃之師壁如捕鹿晉人得之戎人持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見勝易知勝難（文瀾閣本作見勝易知勝難）詩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有衮冕之命有車馬之賞有革車之會未嘗有戰陣之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主帛以啗之啗之不來然後命上將整軍馬銳甲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可以示德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荒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傾不失生長均平之土宜人貴節事謂和險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親不可先倡人事無失不可先役四時相乘水旱災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過差

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啗之啗之不來然後命上將整軍馬銳甲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可以示德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荒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經曰天貴持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傾不失生長均平之土宜人貴節事謂和險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親不可先倡人事無失不可先役四時相乘水旱災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臺深池興役過差

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併兵則攻伕而敵勢敵勢以伕擊勞者武之順以勞擊伕者武之逆以衆擊寡武之勝以身擊衆者武之敗能以衆擊寡以伕擊勞吾所以得全勝矣夫鴻三軍氣奪一將心破萬人力斷千里權行陣之勢而在智士權算之中弱分衆分衆分弱分之可經營斟五寸之鍵能制開闔力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周萬物而不殆曲成萬物而不遺順天信人察始知終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卒篇第十五

經曰古者用人之力或不過三日猶欲不過什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公行者有裹糧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行師士樂其死古之善師人者未有不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然後人以飢易飽國必有誅賞之令然後人以死易生人所以守戰三死不衰者上之所施厚也上施厚則人報之亦厚且士卒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使目鋒鏑突干刃死不旋踵者以恩信養之禮恕導之小惠浹洽之如慈父育愛子也故能救其陷危拯其塗悶士皆勉甘苦親臨疾病寒不衣裘暑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通將不飲馬（張刻本作而）子補綻於行間身自分功於役作簞醪之饋必投於河挾纊之言必遍於軍是以人樂金鼙之聲勇破鼈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而報之於將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婦猶可以攻鬥小夫怒可以攻魯王頭李牧哭吳起泣撫豈覺如此而兵強於諸侯也

選士篇第十六

經曰統六軍之衆將百萬之師而無選鋒運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謀辨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奮其敢力者無所奮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何所取於扶負哉故孫子曰兵貴勝不貴久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用士以刑刑慎其退古之善選士者搖賞於中軍之門有深沉謀慮出人之表者以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轄能之士有權略絕衝掩閉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間間請謁之情性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川水草之道路迂直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有能以弱擊强以寡擊衆以伕擊勞以飢擊飽者以上賞得而聚之名曰技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札支矛劍戟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擾龍蛭飽身捕虜舉旗撫鼓者以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險易上賞得而聚之名曰驕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輕能之士有飛鉤縋索梯衝飛鳶掩閉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間間請謁之情性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川水草之道路迂直者以上賞而禮之名曰鄉導之士有能以弱擊强以寡擊衆以伕擊勞以飢擊飽者以上賞而禮

採衡揆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千萬人悅刑一罪而千萬人懼賞無私功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而不能殺國必亡能生死而能赦殺者上也刑賞之術無私常公於世以爲道其道也非自立於道蹤之時非自進於紛紜之朝用得之而天下治用失之而天下亂治亂之道在於刑賞不在於人君過此以往雖綸綺字出繼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錯而不言

地勢篇第十九

經曰善戰者以地強以勢勝如轉圓石於千仞之谿者地勢然也千仞者國之地圓石者輜之勢也地無千仞而有圓石投之方移道之險易之中則不能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方移偏隘則不能復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不因圓不能速深谿故曰兵因地而強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卻勿向背順勿迎負險抱阻養生處實則兵無百病是故諸侯自戰於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輕地彼此皆利名曰爭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名曰衢地深入背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名曰圮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擊吾衆名曰圍地（卞戴與孫武子九地篇合）疾戰則存不戰則亡名曰死地故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攻交地無絕地無合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剭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散地則戰輕地則止爭地則攻交地則謀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剭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不戰也凡地之勢三耳之權良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形於無形無形則間謀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勝於神平皇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作戰篇第二十一

經曰昔之善戰者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則行力則止行者非能行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勢不得不止夫戰人者自鬬於其地則散投之於死地則戰散者非能不散戰者非能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在於木石而制在於勢此因勢而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窮必勝利者彼之所貪故曰時之至長也見利而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故曰兵因地而強地因兵而固夫善用兵者高卻勿向背順勿迎負險抱阻養生處實則兵無百病是故諸侯自戰於地名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名曰輕地彼此皆利名曰爭地彼我可往名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名曰衢地深入背城邑名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名曰圮地出入迂隘彼寡可以擊吾衆名曰圍地（卞戴與孫武子九地篇合）疾戰則存不戰則亡名曰死地故散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攻交地無絕地無合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剭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不戰也凡地之勢三耳之權良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勝於無形無形則間謀不能窺智略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勝於神平皇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行人篇第二十二

經曰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練甲兵其卒乘出則破人之國取人之軍殺人之將屠人之城擒其將帥兵不血刃而天下賓服此用兵之上也夫兵

也雄者力也英不能取故雄不能智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正忠者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者好矜人君合於仁義則天下親合於忠信則四海賓合於智勇則諸侯臣合於貪愚則制於人仁義可以融縱智勇可以謀橫縱成者王橫成者伯王伯之道不在兵強士勇之際而在仁義智勇之間此亦偏才未足以言大將軍若夫能家能剛能豹能張能弛而有勇能雄而有謀則而能轉環而撫蹯智周乎萬物而道濟於天下此曰通才可以為大將軍矣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不察也則主所以擇人者問其才通而局鑑其視聽而貫察其心真而明居高而遠望徐觀而審聽神其形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泉之深不可測然後審其賢愚以言辭擇其智勇以任事乃可任之也夫擇士之道擇賢以德擇材以藝擇勇以力擇貪以利擇奸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跪跼而觀其攻取而觀其勇或貨財而觀其利或捐閭而觀其間或恐懼而觀其容危故曰欲求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昌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偷白鴈於晉晉察而用之勝楚伊尹自鼎於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士不在遠近仁人不因阨無以振其德智士不因時棄無以舉其功主者不因絕亡無以立其義賢者不因強敵無以遺其患明主任人不失其能而士舉賢不離於口撫萬人之智者不可據於萬人之上故曰。（日字原缺文淵閣本補此下人司仍孫武子謀攻篇文）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者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者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夫如是則君不虛主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使臣臣術知事君者

將軍篇第二十七。（張刻本此篇闕）

經曰三軍之衆萬人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不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毅乎直者任一人主征馬四人總管嚴識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三終

雜儀頌

授鉞篇第二十五

經曰國有危難則天子居正殿命將軍帥之曰朕以不德謹承大運致寇敵侵擾攻掠邊陲日旰忘食勞君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太史卜齋三日於太廟拂拭太史擇日以授鉞君入太廟西面立親操鉞以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天將軍制之復操斧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于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命跪而荅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願生還請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以六韜立將篇校之臣下脫君不許臣句）臣不敢將君許臣乃辭而行三軍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中無君命傍無敵人是故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鬬氣屬雷霆疾若馳奮兵不接刃而敵降伏戰勝於外功立於內於是將軍乃綏采旌舍請於君君命捨之

部署篇第二十六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為一或離為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為握奇聚散之勢變化之不可窮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一萬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閏餘分極陽備物成功征無義伐無道聖人得以興亂人得以廢興廢存亡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部。（原缺作五五為伍伍伍為部以人數計之不合張紳本作二伍為部亦自意改也通典百四十八引孫武子謀攻篇兵法文校正）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每十隊以三為奇風后曰餘奇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為奇兵隊七十有五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部隊一百七十五分為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銖隊有二十二人為一陣之部署令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軍容者任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左右押衙八人子將明行陣辨金革號部署者任八人大將軍別奏十六人大將軍總管偏八人子將偏（偏下有八人二字張刻本作接）一十六人總管偏一十六人總管偏（偏下有八人二字張刻本作接）別奏一十六人子將偏忠勇驍果孝義有謀能者任一人判官沉深謹密計事將敏者任清鈍勿用一人軍正主軍令斬決罪隸及行軍禮儀祭祀賓客進止四人軍典謹厚明書算者任

陣將篇第二十八

經曰古者君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約君下不得約上則君臣上下之道順矣夫智均不能相使力均不能相勝權均不能相懾（懾本作接）道同則不能相君勢同則不能相

王情同則不能相順情異則理情同則亂故大將以智神將以勇以智使勇則何得而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輕命好戰者任二人副偏將軍無謀於敵有死於力守成規而不失者任四人子將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布威德者任二人虞候捕奸摘伏深視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事任惟時者任二人承局差點均平更遞無失糾舉必中者任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副偏將軍偏將軍偏將六人副偏將軍別奏十二人副偏將軍偏將六人虞候兼充子虞候並忠勇驍果孝義敢能者任一人判官主倉糧財帛出納軍器刑書公平者任二人軍典明書記謹厚者任

隊將篇第二十九

經曰智者之使愚也聾其耳瞽其目迷其心任其力然後用其命如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與之登高去其梯入諸侯之境廢其粱役之以事勿告之以謀語之以害則士可以得其心而主其身如此則死於我是謂良將一人隊將經軍陣習戰鬬識進退之儀一人隊頭二人副隊頭主文書酬功賞知勞苦明部分行列疎密並責成於副隊頭公直明曉者任一人秉旗二人副旗並勇壯者任一人抱鼓主昏明發警進退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一人吹角主收散退陣謹守節制愼怯忠謹者任一人司兵主五兵銳利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一人財用給付軍糧清廉者任一人承局主雜供差料無人情惡

卩舌者任五人火長主厨膳飯食養病守火因衣資樵採戰陣不預仁讓者任

馬將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庶刻剔鬃毛謹落蹄甲押其耳目無令驚悚習其驅馳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銜必先堅完斷絕必補凡馬不餧於夜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致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戎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入表凡馬軍人支兩匹一軍征馬二萬五千匹其無馬者亦如五支令以兩匹爲率一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五人火長主厨膳飯食養病守火因衣資樵採戰陣不預仁讓者任

馬將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庶刻剔鬃毛謹落蹄甲押其耳目無令驚悚習其驅馳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銜必先堅完斷絕必補凡馬不餧於夜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必致上下寧勞於人慎無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戎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入表凡馬軍人支兩匹一軍征馬二萬五千匹其無馬者亦如五支令以兩匹爲率一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養者任

八人征馬子將軍軍中擇明閑牧養者任五十人征馬押官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其貧賤人輦頭善乘騎者任二云百人輦頭子軍外差又云五百人馬子盤馬在內

鑑人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九候三停定貴賤中擇善牧養者任五百人輦頭盤亦擇頭中擇取一千人馬子盤馬在內

鑑人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戶九候三停定一尺之面智愚勇怯形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其貧賤貧富夫欲任將先觀其貌後知其心神有餘法容貌堂堂精爽滑澤微聲色不變其志藥枯不易其操是謂神有餘形有餘法頭頂豐停腹肚濃厚鼻口而正口方而稜頭額相臨額耳高聳肉多而有餘（有餘本作不除文淵閣本此下有不長二句）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朗手足紅鮮望下而就高比大而獨小是謂形有餘心有餘法過惡揚善後已先人無疾人以自賢無危人以自安好施陰德常守忠信。（文淵閣本此下有不長二句）人之善不揚己之長不說人之惡不揚己之長二句）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心有餘

鑑頭篇第三十二

鑑頭目鼻口舌齒法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舉視富貴無比龍頭側長志氣雄強龜頭郤縮喉豐酒肉猴頭橫闊志氣豁達駝頭蒙鴻福祿千鍾蛇頭平薄財物寥落駱頭尖銳貧厄無計兔頭戞頡志氣下劣狗頭尖圓泣淚連連眉直頭昂富貴吉昌眉尚而睞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髮欲龜疏眼目光彩明淨者貴眼鼻成就者魂魄強美眉目指瓜者好施眼鼻

口小者多虛少實眼鼻口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脈貫瞳子者兵死雞眼捲頭不淫即偷羊目直視能殺妻子猪目應睡目多尼狼目窮寒鷹視狼顧貧鼻圓隆貴富貴終吉鼻孔小縮慳貪不足蜣蜋鼻少意褐野狐猿無信期戮羊猿多孤疑口如馬喙心難信制口如鳥嘴窮寒客死口如河海富貴自在唇如點朱才學代無舌紅且厚神識自守吐舌及鼻有瘡復貴猛毅密齒淳和細薄長資名譽鬼齒鑑額耳胸背手肚黑子面形法悉額封侯顯尖乏肉意志不足耳輪厚大鮮明者貴而且壽

小薄者賤而且夭虎頂圓粗富貴有餘鶴頭了了財物乏少頸麤短者富貴長細者貧賤胸背如龜富貴魏魏胸長而方智勇無雙手足尖濃指密而厚者富貴手如雞足智意褊促手如豬蹄智意昏迷手如狙掌勤勞伎倆肚如垂壺富貴有餘牛腹負刻狗腹寬寒蝦蟆腹懶蜥蜴腹緩

凡人聲欲深且實不欲淺而虛遠而不散近而不亡淺而非壯深而不藏大而不濁小而不彰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響激徹有若笙竽宛轉流韻能回而長虎聲將軍馬聲聽勇雄聲雖視者虛偽人也氣急面聲重者貞實人也

凡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隱處吉露處凶

凡人胸欲厚背欲負五嶽成四瀆好頭高足厚頸短臂長似虎似龍所謂行住坐卧飲食音聲似非一處也

鑑頭骨玉枕額文法

腦頭高聳起將軍（三關玉枕萬戶侯近下將軍）車輪枕封侯。（三星枕封王）偃月枕封三公口四方枕封侯（十字枕封二千石。酒樽枕二千石三公。占上字枕封侯。圓枕封侯）

龜額上有北字文將軍（額上有兩立文二千石川眉間有四立文封侯八眉間有八字龍文將軍）眉間有三偃月文封侯。額上有複月文將軍八眉上有文通髮將軍。土眉間有土字文封侯。文眉間有文字文者兵死

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漆紫如爛椹黃如熟棗赤如炎火青如浴鼈皆三公將相也

相馬篇第三十二

經曰相馬之法先相頭耳耳如撤竹眼如鳥目脣齊脣腹虎胸尾如垂帶欠相頭骨稜角成就前看後看側看但見骨分明分段俱起視狹見皮薄露鼻衝柱側高低額欲伏臺骨欲起分段分明並與此文意不同今姑存之立蹄攢聚行疾毛鬣輕潤喘息均細擊頭如鷹龍頭高舉而遠聽前看如雞鳴後看如蹲虎立如師子降兵萬里領如中欲得受人拳名曰太倉太倉易飼胸臆欲闊胸前三毫骨欲起分段分明並與此文意不同今姑存之○張刻本無此四句按下文云高舉而遠聽又云

室葦大落泊東入突西入默啜故地
隴右道自西京出大鎮關經隴西節度去西京一千二百七十五里南出關嶺項雜羌混據鼓鱗可
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西京一萬二千里
等四十州分隸緣邊等諸州西距吐番去
北去鳳林關度黃河西南入鹽橋柳谷彰泉滿海大非海烏
海小非海星海泊悅海鴻海白海魚海入吐番
河西道自京西西北出蕭關金城關自河
千一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十一里。此句文淵閣本補北海抵
且末海頗娥山獨洛河道入九姓十箭三
北庭道自北京西出經河西節度出玉門關
東出高昌故地暨西州以突厥處密部落爲
雜種故胡地部落爲庭州爲北庭都護去西京一千七百五
十六里去東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北抵播密厥海長海關
海曲地以突結骨部落置睹昆都督府管拘
龍州北抵瀚海去西京二萬餘里
安西道自西京出涉交河出鐵門關至安西節度去西京八
千五十里去東京八千八百五十里路入疏勒部着砕葉子
關黑海雪海大宛月支康居大夏奄蔡黎軒條支烏孫等國
劒南道自東京西南出大散關經甘亭關百牢關越劒門關
松潘關至劒南節度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三千
二百十六里出蠻涯關過雅道雅美六十四州分列山谷路
入吐蕃南出邛僰。依分列下九字原脱文淵閣本補閩浙
南關西南徼外雜蠻據丹蒙弄覽六十州路入甘河夜郎滇
池身毒五天竺國去西京二萬五千里
范陽道自西京出潼關至范陽節度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
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六里北去居庸關盧龍關塞外東
胡故地以契丹蕃長置饒察都督府回紇五部落分爲五州
以白霫部落爲居延州黑霫部落爲寘顏州北至烏羅渾去
西京一萬五千里
平盧道自西京經范陽節度東至榆林關至平盧。此下當抄本逸脱
去以文淵閣本參張刻本補節度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三千里抵
安東渡遼水路接突契丹室韋勃海靺鞨高麗黑水
嶺南道自西京南出藍田關涉漢江越大庾嶺經南海節度

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二百七十里路入銅柱林
邑九真日南高貞飄銅勃交趾等國
河南道自西京出潼關經東萊節度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東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東涉滄海距新羅國又東抵雞林都督府新羅國又東南經利馬國馬雞國至海逢倭國一名日本其海行不計里數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三終

戰具類

攻城具篇第三十五。此篇舊抄本脱去以文淵閣本參張刻本補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是故輦輜營帶爲垣公輸造飛雲之梯無所施其巧所謂善守者敵不知其所守守而必固善守其所不攻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孫武子曰具器械三月而後成拒城圖三月而後已其攻守之具古今不同今約使事而用之

轒轀車四輪車上以絁爲脊屋皮蒙之下藏十人頓埋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擁金木火石所不能及

飛雲梯以大木爲床下道六輪上立雙牙有梢梯長一丈二尺有四梲相去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梲飛于雲間以窺城中其上城首冠雙轆轤。原本脱轆字依通典卷一百六十引此文補枕城而上砲車以大木爲床下安四輪上建雙壁壁間橫梧中立獨竿首如桔槹狀其等高下長短大小。原本脱小字依通典補爲準竿首以簨盛石小大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輓逐便前用之亦可埋腳着地而用其旋風四腳亦隨事用之

車弩爲軸輓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鈎連軸車行軸轉引弩弦滿弦掛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箭一矢長七寸圍五寸箭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差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皆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壁無不崩潰樓櫓亦頓壞。張刻本無此句今依文淵閣本補

尖頭轒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藏其下。人藏二字原倒依通典乙轉共舁直抵城下木石金火不能及用攻其城。張刻本無此句文淵閣本補

上山于城外推土爲山乘城而上

地道鑿地爲道行于城下因攻其城每一丈建柱以防崩陷

復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折城崩

板屋以八輪車車上樹高竿上安轒轀以蒲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此九字文淵閣本脱去今依張刻本補高五尺方四尺有十

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子營中遠望謂之巢車狀若鳥巢

木幔以板爲幔立桿於四輪車上懸過城垜使過交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

火箭以小瓠盛油置矢端射城樓櫓板上瓠破油散後以火箭射油散處火立焚復以油瓠繫之則樓櫓盡焚

奢摩香核中空以艾丙火置之擊在足薄羊墜放之飛入城中樓宿積聚處舍須臾火發

鋼鑽鐵鑿鐙鏈短柄鍬也。此數字疑倒置鐵鑿鑽井鑿城也。此句當脫鑽字疑字重依上句體補正守城具備第三十六

經曰善守者臧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將益聞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文潮閣本作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王師守臺城皆約封胡子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用也。張刻本作然今宜於今也今述便於用者如左方

設壍深闊濠壘也

增城增修樓櫓也

懸門懸木板以爲重門

突門於城中對敵營白鑿城內爲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寸勿穿或於中夜或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壘棧以泥門上木棧棚也

積石積砲石大小臨事

轉關橋一梁爲橋梁端著橫栝拔去栝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倾水中泰用此橋以救燕丹

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門爲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

積木備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或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備壘石於城上不計大小以多爲妙充拋石

樓橹城上建堠樓以板爲之跳出爲樓橹

笮雛戰格於女墻上挑出去墻三尺內着橫栝前端安轄以荆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尺懸于栝端用遮矢石

布幔以複布爲幔以弱竿橫掛於女墻外去墻七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不復及墻

木弩以楊柘桑爲弩可長一丈二尺中徑七寸兩稍三寸以絞車張之發如雷吼。張刻本作巨矢如箭吼以敗隊卒

燕尾炬縛葦草爲炬尾分爲兩岐如燕尾炬以油蠟灌之則樓櫓盡焚

火從城上墮下使騎木蠟而燒之

松明炬以松木燒之鐵索墜下巡城點照恐敵人乘城而上

脂油燭炬然燈秉燭於城中四衝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

以備非常

行爐常銘鐵井爛昇於城上以洒敵人土瓶盛汁拋之敵攻城不覺

遊火鐵管盛火加脂蠟鐵索懸墜城下燒孔穴掘城之人灰雜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人之目因以錢汁酒之又云眯目。張刻本作名曰眯目無下文十二字得視

連梃如打禾枷狀打女墻上城敵人

叉竿如鎌刃布兩歧用叉飛雪梯上

鉤竿有鎖兩邊有曲鉤。通典百六十引作曲刃可以鉤物天井敵攻城爲地道來反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選之掘新井中加火熏之自然焦炸

井中加火熏之自然焦炸

油囊盛水於城土擲出火車中囊取火滅

地驗於城中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令人頭覆戴新瓮於井中坐聽則城外五百步之內有掘城道者並聞於瓮中辨方所遠近

鐵蒺狀如蒺藜路水中著之以刺人馬之足

陷馬坑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竹籤其坑十字相連狀如鉤鎖復以蔁草蓋覆其上單城營壘要路設之

拒馬鎗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拒長一丈銳其端可以鹿城門要道人馬不得奔前

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鬥或山河險隘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且建木爲柵方圓高下隨事深淺埋木根。通典無根字重複彌縫其閑內量長短爲閘道立外柱外重長出四尺爲女

墻皆泥塗之丙七寸。通典作七尺又立閘道內柱上布板爲樓立閘干竹於柵上懸門擁墻緣壍拒馬一如城壘法

水攻具篇第三十七

經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陽先設水平測其高下可以漂城摧堅浸壞敗將也。御覽三百二十二引作城堅摧壞

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四寸。通典百六十引作五分並引作二分深一寸三分。通典作五分中間有通水渠闊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遥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空三分。張刻本作匡廓三分上建

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軸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以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數里目力所及隨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

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栖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十分每寸內刻小分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黑映齊平則召主板人以度竿上分寸爲高下遞相往來尺寸相乘則水源高下山岡溝谷四字下有可以分寸度也

火攻具篇第三十八

經曰以火佐攻者明因天時燥具營舍等竹葦積芻穢車糧於枯草宿莽之中月在箕壁翼軫之夕設五火之具內南風而焚之

推月宿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二十八宿四方分之月二十八日夜一周天行二十八宿一日一夜行一十三度少強皆以月中氣日月合爲宿首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營室十六度東壁九度北方七宿共九十八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西方七宿共八十度東井三十三度輿鬼四度柳

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南方七宿
共一百一十二度
雨水正月中日月合宿營室八度於辰在亥爲娵訾於野備
分并州於將登明
春分二月中日月合宿奎十四度於辰在戌爲降婁於野魯
分徐州於將河魁
穀雨三月中日月合宿胃三度於辰在酉爲大梁於野趙分
冀州於將爲從魁
小滿四月中日月合宿參四度於辰在申爲實沈於野魏分
益州於將爲傳送
夏至五月中日月合宿東井二十五度於辰在未爲鶉首於
野秦分雍州於將爲小吉
大暑六月中日月合宿星四度於辰在午爲鶉火於野周分
三河於將爲勝光
處暑七月中日月合宿翼九度於辰在巳爲鶉尾於野楚分
荆州於將爲太乙
秋分八月中日月合宿角四度。原作亢八度依張刻本改於辰在酉爲大梁於野趙分
壽星於野鄭分兗州於將爲天罡
霜降九月中日月合宿氐十四度於辰在卯爲大火於野宋
分豫州於將爲太衝
小雪十月中日月合宿箕二度。原作十二度今以算改正於辰在寅爲
析木於野燕分幽州於將爲功曹
冬至十一月中日月合宿斗二十一度於辰在丑爲星紀於
野吳越分揚州於將爲大吉
大寒十二月中日月合宿虛五度於辰在子爲玄枵於野齊
分青州於將爲神后
假如正月雨水一日夜半月在營室八度至後二日夜半行
十三度少强即至奎九度順行二十八宿每日夜行十三度少强二
十八日一周天其晦朔二日月不見他皆倣此。張刻本並下同為
一箭題元女式誤也今依文淵閣本改正玉門經曰倍月加日從營室順數
即知月宿所在假令正月五日倍月成二加五成七從營
室順數七宿至畢他皆倣此。自玉門經至此舊抄本並文淵閣本參張刻本去以

本脩然東井三十三度鶉二度恐將不定故爲通算以決之
而用五火之具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執束蒻
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悉而乘之彼靜不亂弃而勿攻
火獸以艾蘊火置瓢中開四孔縶野猪麋鹿項下熱其尾端
望敵營而縱之使奔彼草中器收火發
縱之飛入草中器收火發
火盜選一人剪提語言服飾與敵同者銜號逐便懷火偷入
營中焚其積聚火發乘亂而出
火矢以弩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箭
候中夜齊射入敵營中焚其積聚火發軍亂乘便急攻
濟水具篇第三十九
經曰軍行過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并椗難以濟渡太公以
天舩大船皆質朴而不使於用。盧脫須字用作事依御覽三百六改今隨事
應變以濟百川。御覽作隨事運物爲化而用之以濟臣訓
浮囊以木縛甕爲椗甕受二石力勝一人
聯編槍於其上令形長而方前置仮頭後設捎足。御覽引此下有以木縛小繩先挾浮渡大軍可爲數十
槍椗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四分槍
爲一椗皆去鋒刃束爲魚鱗以横栝而縛之。原脫括字
可渡四百一十六人半爲三椗計用槍一萬二千五百根
舉渡一千二百五十八十渡則一軍畢濟
蒲椗以蒲九尺圍頭倒爲束以十道縛之倒置
短多少隨蒲之豐儉載人無蒲用蘆葦法亦如蒲椗
挾紐。御覽此下有以木縛小繩先挾浮渡大軍可爲數十者水者三字
兩岸立一大橛急張定紐使人挾紐浮渡大軍可爲數十
道豫多備。凡三字張刻本作豫之二字
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縫縛其孔縛於脇下可以渡也
水賊具艦第四十
經曰水戰之具始自伍員以舟爲車以楫爲馬漢武帝平百
粤鑿昆明之池習樓船將軍其後馬援王濬各造戰船以習
江海之利其船閣挾長短隨用大小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
二石。張刻本作一石則人數率可知其樓櫓爲樓廬作

組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船字原本不重依通典補列女墻戰格樹旗幟開
弩牖令穴證拋車壘石錢十狀如城壘皆龍驤將軍王濬
伐吳造大船長二百步上置飛鷺閣道可弛車馳馬忽遇
暴風人力不能制不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
勢
蒙衝以犀革蒙覆其背兩相開掣棹孔前後左右開弩牖令
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張刻本此下有重字
戰艦船艼上設中墻半身墻下開掣棹孔艼五尺叉建柵與
女墻齊柵上叉建女墻。依已上七字原缺文淵閣本補重列戰格人無
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戰船也
走舸亦如戰船艼上安軍墻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士精銳
者乘往返如飛乘人之不及兼備非常救急之用
遊艇小艇以備探候無女墻艼長短廣狹隨事運物爲之
四尺一床計會進止回轉陣其疾如飛處候居之非戰
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艼下左右置浮板形如
鶻翅其船雖風浪漲天無有傾側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
城牙旗金鼓如戰船之制
器械篇第四十一
經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隨形響之
應聲其相須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
不可舉事上古庖犧氏之時刻木爲兵。御覽三百三十九引此何作茲林爲弓
神農氏之時以石爲兵倒書磬石中矢鏃。此爲孔氏
黃帝之時以玉爲兵倒書商文也
甲始制五兵建旗幟樹鼗鼓以作軍威
蘇六面大將軍中營建出引六軍古者天子六軍諸侯三軍
今天子一十二衢諸侯六軍故有六纛以主之
門旗二面色紅八幅大將軍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
門槍二根以豹尾爲刃植出居紅旗之後止居帳前左右建
五方旗五面各具方色大將軍中營建。中字依御覽補出隨六纛
後在營亦於六纛後建

嚴警鼓。舊抄本點作賓張刻本又誤作賓今依御覽改一十二面大將軍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

角一十二枚於鼓左右列各六枚以代金

隊旗一百五十面尚色圖商與衣陣同五幅

認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圖商與隊不同各自為識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

陣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紛亂大將軍。以字依御覽補又張刻本作不得與大將同用紅色

陣將鼓一百二十面臨時驚敵所用

甲六分七千五百領

戰袍四分五千領

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條恐掘兵縛械

牛皮牌二分。二字原在二千五百之下依御覽移置此一千五百面馬軍以圖牌代四分支

弩二分弦三分。分然御覽已即此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

弩。舊抄本作弓文獻通考同本作弩今依御覽改正與上文合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箇箭

弓十分弦三。依下文當作二十分然御覽已即此副箭一百五十分。舊作二分依御覽改正原本誤作三

弩。御覽此字在句末下有弓字文獻通考同本作弓一萬二千五百

三萬七千五百條箭三十七萬五千隻

射甲箭五萬隻

生鈇箭。原本訛誤作鉄依御覽改二萬五千隻

長矟箭弓袋胡鹿長弓袋。原本誤作張弓袋依御覽改並十分一萬二千

五百副

佩刀八分一萬口

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梢二分二千五百張

馬軍及陌刀並以啄鎚斧鉞代各四分支

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條馬軍用

軍裝篇第四十二

經曰軍無輜重則舉動皆困士卒以筐中為家手於錐刀不可有缺

鹽六分七千五百顆鞍絡自副

幕一萬二千五百口竿梁釘橛鎚自副

鍋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口

乾糇十分一人一斗二升一年一千五百石

麩袋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韋皮縫可穿腰受一斗五升

馬盂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口皆堅木為之或熟銅受三升。

文獻通考十二十冬月可以暖食

刀子鉇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鞚袋解結錐礪石各十分

一十一萬二千五百事

麻鞋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繩攏子鞮鞻漉子各十分三萬

七千五百事

脩治抹額六帶帽子鞮帽子各十分六萬二千五百事

氈床十分一萬二千五百領

皮裘皮襖各三分七千五百領或詐為番兵用柳鏃梭槍各

三分。舊作二分依下數五千口

皮囊袋亦得鍬鎚斧鋸鑿各二分。已上張刻本但有皮囊二字依下數五千口

布行纏一分一千二百五十具

大小胡瓶二分二千五百枚

馬軍鞍轡革帶十分。張刻本三十分按當云各十分一人藥一分三黃丸水解散瘴痢藥金鎗刀箭藥等五十貼。此

條張刻本但云人藥一分金鎗藥一分又另提行云馬藥二分

披氈披馬氈引馬索各十分計三萬七千五百事馬軍鋪暮故以披氈代

插梢十分一萬二千五百具

絆索二十分二萬五千條

皮毛及連枝中半中皮條。張刻本但有皮毛皮條四字三十分三萬七千五百條備收賊雜使用

右各隊備辦公解軍裝並須賞行貯備使用勿令臨時有缺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五

預備總序

經曰不備不戒不可以帥帥思者有備與無備者所以立勝場關擊亭有道守在四境諸侯有道守在四郊國所以立固城池有道守在四鄙封疆所以辨逆徼亂主隨者將欲別內外乖戎狄道烽燧刁斗者所以警邊候也

築城篇第四十三

經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故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諸侯之城方兩京之城闊狹合五之一其高為邊隅之守不可為節制古今度城之法者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準料功以下闊加上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半依通典百六十刪）以高五丈乘之一丈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步工日築二丈計工四十六人日築城一丈餘七尺五寸一步計役二百七十八人土餘五丈二百步計工二萬七千八百二十人餘一丈土一里計工一十萬一百九十人餘一丈土其羊馬城於舉一里則土里可知其出土負擔並計一丈土其羊馬城於濠內築高八尺上至女墻計工準上

鑿濠篇第四十四

經曰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闊積數三丈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工日出土三丈一尺計工五人一步計工三十人一里計工一萬八千人一里為率則百里可知

考臺篇第四十五

經曰臺高下與城等敵去我城百步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臺內通暗道安屈膝軟梯人上便卷收之中設砲牀備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等候敵近城壘則攢弩射其首將

烽燧臺篇第四十六

經曰明烽燧於高山四望險絕處若無山亦於平地高迴處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一丈上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之上施下樓屋上置突鐵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上下用軟梯上收下垂四壁開孔望賊及安置火筒旗一面鼓一面聲雨張砲石壘末停水甕乾糧生粗麻繩火鑽火箭高丈餘糞牛糞每夜平安舉一火聞警舉即烽子為賊提一烽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早夜平安火不舉即六人五人烽子遞知更刻親望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符牒傳遞

馬鋪土河篇第四十七

經曰每鋪相去四十里如驛近遠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奕計會有事急燔燎處人境即奔馳相報置土河於山口城路被道鑿之橫闊二丈深二丈（舊本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早夜行檢掃令平淨有狐兔人馬足跡多少就於人馬乎

遊奕地聽篇第四十八

經曰於奇兵中選驍果諳山川井泉者與烽子馬鋪相知左右廂兵馬及倉廩營並平安諸復過本班如有盜賊動靜緊急即具言其事若在野行軍即言行營兵馬及更鋪並平安

嚴警鼓角篇第五十（張刻本止作鼓角）

經曰夫城軍野營行軍在外五更初日沒時擂鼓三十槌為一通鼓者止則角音動吹一十二聲角為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鼓三角而昏明畢（無明字張刻本）行軍第一角聲動兵士起第二角聲動戎裝了第三角聲動內外辦角音絕兵馬齊動而發

定鋪篇第五十一

經曰每日戌時嚴警鼓角初動度候領甲士十二隊建旗幟立號頭巡軍警戒城上如在野巡營外定更鋪疏密準者喝曰是甚麼人巡者答曰度候總管某乙巡坐喝曰作甚行者答曰是如此者三喝三答坐曰度（張刻本止作夜號）書一行二十四張三百六十行盡一載別更其籌更鋪牌一日一夜凡一百刻以竹馬為一百牌長三寸闊一寸逐月題云某月更牌一日一夜計行二百里探更人每刻徐疾行二里常取月中氣為正雨水正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分一更傳牌九餘一里一百七

十三步三尺二寸

春分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一分一更傳牌十

穀雨三月中夜傳牌三十七分一更傳牌七餘一里十四步二尺

小滿四月中夜傳牌三十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步四尺八寸

夏至五月中夜傳牌三十五分一更傳牌七

大暑六月中夜傳牌三十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處暑七月中夜傳牌三十六分一更傳牌七餘一百七十五步一尺二寸

秋分八月中夜傳牌四十四分一更傳牌八餘一里二百八十六步一尺二寸

霜降九月中夜傳牌四十九分一更傳牌九餘一百一十八步五尺六寸

小雪十月中夜傳牌五十三分一更傳牌十餘一里一百一十五步一尺二寸

冬至十一月中夜傳牌五十五一更傳牌十一
大寒十二月中夜傳牌五十三二分一更傳牌十餘一里一
百二十五步一尺二寸
右件古法多不合今○本篇諸數以算術求之多不合各本並同無從是正姑仍之

卷第五十三
鄉導篇

經曰即鹿無虞從入於林中不用鄉導難得地利夫用鄉導者不必土人但諳彼山川之險易敵之虛實即可任也貴之使厚收其心也備之使嚴防其詐也是故餌之以官爵富之以財帛使有所戀匹之以妻子使有所懷然後察其辭觀其色揆其言始終如一可以用之也

井泉篇第五十四

經曰沙磧鹵莽之中有水野馬黃牛之蹤○文淵閣本牛作羊孫刻本作野羊之諠之有水烏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茂草孤蒲之處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迷途篇第五十五

經曰遠征迷途南北不分當以北辰爲正

正月昏參中朝尾中　二月昏弧中朝建星中
三月昏七星中朝牽牛中　四月昏翼中朝婁女中
五月昏亢中朝危中　六月昏心中朝奎中
七月昏建中朝畢中　八月昏牽牛中朝觜中
九月昏虛中朝柳中　十月昏危中朝七星中
十一月昏東壁中朝觜中　十二月昏婁中朝氐中

其陰雪則用老馬引前青齊相公伐孤竹值雪迷道驅老馬尋途不迷

搜山燒草篇第五十六○張刻本此以下七篇闕

經曰軍至險阻溝澗林薄藪澤葭葦蒹葭之處鶴翔鳥舞不下伏獸驚起草木無風而動必謹察之恐伏奸也遶城十里一日燒草及惡山深谷大川連水左近草樹屬騎若來無所伏藏

前芟後戰篇第五十七

經曰凡軍壁以令軍井竈徹以令軍舍望者以令軍糧前芟處無建旗幟以表之皆古法也今以先鋒令先探井泉水草宿止賊路與鄉導計會乃進軍戰則有喝後皆拔白刃以

驅之使進如退却便斬敵來追我即後殿與戰無驚擾大軍也

鼓鼙篇第五十八

經曰軍臨敵境使遊奕捉敵一人立於六纛之前而視曰胡虜不道敢干天常皇帝授我旗鼓領滅凶渠見吾旗纛者曰吃聞吾鼓聲者魄散令敵人魄散前乃腰斬之百橫路之左足橫路之右取血以釁鼓鼙大勝從吾足間過兵馬六軍從之而往出勝敵亦名祭敵

屯田篇第五十九

經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是以商鞅入秦行墾草之令秦吾霸齊富農功之術夫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務耕者其人不良務守者其地不危務戰者其城不固四海之內六合之中百姓皆任武爲任則兵勝按於人曰國之本是以興兵伐叛而武爲任武爲於土矣貴於土曰人之本矣貴於土曰人之本矣貴民務農則粟富粟富則國強人主恃農戰而尊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使士卒出無餘力入有餘糧所謂興兵而勝敵按兵而國富也

今屯田六十頃四十頃種子五頃大豆種子五頃麥種子五頃麻種子五頃蕎種子屯外五十畝菜不入至秋納菜設厨四十畝爲蕎種子已上種子各依鄉原

一屯六十丁一丁日給米二升一日一石二斗一月三十六

一石一年四百三十二石
牛料一屯六十頭牛日給豆五升十月一日起料四月一日停一日三石一月九十石六月五百四十石

一屯丁糧牛料種子柴屯堅柴柬以長三百七十八尺五寸三分三毫繩之四分之一長九十三尺六寸三分四毫四月樑橛繩內有田一畝對屯田官分三等田內上中下柬之以三尺五寸圍成束則柴數三等可知

柬屯苗子橫柴取三等柬對屯田官打下苗子斗升合數爲兩絹袋各柬苗子一椀與屯田官者柬使對一椀與柬使掌者屯官封其後恐有耗損者柬來取子一斗平量對屯田官檢柬得幾米爲率則一屯斛斗可知

等級殊等九千石第一等七千石第二等六千石第三等五千石或無水旱災蝗滿四千石者屯官有殿

一軍載粟一十二萬八千石六分支米九萬石以殊等屯一十四除萬二千石方支一歲糧神農書曰雖金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十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故克國伐西戎杜茂寧北郡創置屯田以爲耕植也

人糧馬料篇第六十

經曰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人日支米二升一月六斗一年七石二斗一軍一日支米二百五十石一月七千五百石一年九萬石

以六分支粟一人日支粟三升三合三勺三抄三圭三粒一月一石一年一十二萬八千石每小月人支粟九斗六升六合六勺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麥八分小麥六分六抄六圭六粒其大麥八分小麥七分宛豆七分小豆七分宛豆七分麻七分

一馬日支粟一斗一月三石六箇月一十八石計一軍馬一日支粟一千二百五十石一月三萬七千五百石六箇月

二十二萬五千石

馬鹽一馬日支鹽三合一月九升六箇月五斗四升一軍馬支鹽三十七石五斗一月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六箇月六千七百五十石

茭草一馬一日支茭草二圍一月六十圍六箇月三百六十圍計一軍馬六箇月九十萬圍

油藥其油藥取逃亡兵士殘糧衣賜獸醫人於馬押官都頭中差取

軍資篇第六十一

經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夫興師不有財用何以結人之心故十萬之師一人支給者一十二疋絹七萬五千疋　賈賜馬鞍鞦金銀花轡二十具　錦一百段　綾一百段　綿二百兩　銀器二百事　銀壺瓶五十事　帳設錦褥一十鋪　褥二十領　食卓四十張　食器一千事　酒樽杓一十副　紫綾長幕二十條　錦帳十所　白氈一百事　床圍二十條　綵一百段　雜綵二百段　彩色綾一百疋　婦人錦繡夾襖衣帔袍二十副　緋紫綃綾二百疋　緋紫綾一百疋　綵子衫具帶魚袋五十副　色羅三百疋　婦人錦繡夾襖一百疋　緋紫綾一百疋　錦一百段　綵一百段　綿二百兩　銀器二百事　銀壺瓶五十事　帳設錦褥一十鋪　褥二十領　食卓四十張　食器一千事　酒樽杓一十副　緋紫綾長幕二十條　錦帳十所　白氈一百事　床圍二十條　鵝毯褥一百口

宴設音樂篇第六十二（按題要改作娛）

經曰軍上於天靈君子以飲食宴樂用宣主君之惠暢吏士之心古人出師必犒以牛酒頒賞有享殺席有差以激勵於衆酒醴拔劒起舞鳴笳角抵伐鼓四呼以增其氣弦竹哀然悽愴征夫感而泣下鉦鼓沮喪復安得而用哉

酒一人二升二百五十石

羊一口分爲二十節六百二十五口

牛肉代羊肉一人二斤二萬五千斤

白米一人五斗六十二石五斗

蒸餅一人兩個二萬五千個每一斗麪作二十個計麪一百二十五石（原作五百今校改）

湯餅一人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三十枚麪三十二石五斗（原本有麪一斗今依文淵閣本補）

饅頭一人一枚一萬二千五百枚一斗麪作八十個麪二十五石六斗二升五合

餘錢一人三合糯米三十七石五斗

菜一人五兩二千九百五十斤零四兩（此數不符當云三千九百斤零一兩）

羊跟蹄六百二十五具充羹

猪羊腩肝六百二十五具并四等充羹

風后握奇陣圖篇第六十三

經曰自風后至於太公俱用此法古之握奇文不滿尺理隱難明其范蠡樂毅張良項籍皆信黥布皆用此法得其精粗而霍光公孫宏崔浩亦採其華未盡其實今以八陣握奇人數爲壘班布守地開狹頃畝列之如後。（此四句張刻本云惟諸葛孔明能深明其法以入陣圖本守龜圖換畫爲圖本守龜圖換畫分寸文具龜策不與其圖以列于後焉）

陣圖總序

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工也馬雲鳥翔火也折衝禦侮木也龍騰鄂月水也雁行鵝鶴天也車輪地也飛翼浮沮龍也風后亦演握奇圖云以五合以五合以奇勝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聚散之勢節制之度得虛實二舉力牧以荊營圖其後秦由余爲將諸葛亮並有陣圖以教人戰夫營壘教戰有圖使士卒知進止識金鼓其應敵戰陣不可須臾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無窮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能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則其戰陣無圖明矣而庸將以教習之陣爲戰敵之陣不亦謬乎

風后握奇外壘篇第六十四○文淵閣本惟有握奇二字按下文即謂此篇閣本是篇題握奇壘圖之義不應別爲一篇當從閣本爲是閣本以陣圖總序爲六十三握奇壘爲六十四總圖下疏去一老無有以總序入篇數者恐握奇圖下疏去一篇後人因析圖說爲二以足其數耳姑仍之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一火一千二百五十火辨亦如之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十三人七分五餘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十步今以一尺積率爲地一萬四千尺率成二千三百三十三步○原作三百三算依正餘二尺積率成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二尺壘內得地一百九十二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爲四面乘之二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二尺壘內得地一百四十六步四尺營內一十四頃二十七畝餘一百九十七步四尺六寸六分以爲

外壘

天陣居乾爲天門　地陣居坤爲地門

風陣居巽爲風門　雲陣居坎爲雲門○坎疑艮圖亦誤

飛龍居震爲飛龍門　虎翼居兌爲虎翼門

鳥翔居離爲鳥翔門　蛇蟠居艮爲蛇蟠門○艮疑坤

天地風雲爲四正　龍虎鳥蛇爲四奇

高蓋居震爲高蓋門　大泉居巽爲大泉門

天威居離爲天威門　大武居坤爲大武門

太簇居兌爲太簇門　陰德居乾爲陰德門

四仲爲開門　四維爲閉門

外置牙旗遊隊四維門置鋪偏將軍居壘內以禁出入察奸有牙旗遊隊列其左右偏將軍居壘門內禁出入察奸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衝後有軸四隅有鋪以備非常中軸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方地六千尺積尺得二里百八十步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二百五十步壘內有地兩頃餘一百步　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鼓金鼓藏輜重皆居中壘

太白陰經卷第六十五○據刻本次假月檢圖後

經曰假月參七星伐三星連體十星爲十將軍西方白虎宿也主殺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苗木稼有若星威故兵出而法焉

一將一千人十將一萬人帥千人守地一萬六千尺積尺得二千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四里餘一百四十步爲營內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三百六十六步四尺營內有地一十八頃七十畝餘一百四十三步五尺三寸三分

地主居坎爲地主門　和德居艮爲和德門

高蓋居震爲高蓋門　大泉居巽爲大泉門

天威居離爲天威門　大武居坤爲大武門

太簇居兌爲太簇門　陰德居乾爲陰德門

四仲爲開門　四維爲閉門

右一將行得水黑幡幟旗圖熊額白脚青

右二將行得火赤幡幟旗圖鵰額白脚黃

右三將行得木青幡幟旗圖旗額白脚赤

右四將行得金白幡幟旗圖狼額白脚黑

右五將行得土黃幡幟旗圖虎額白脚白

左一將行得水黑幡幟旗圖熊額青脚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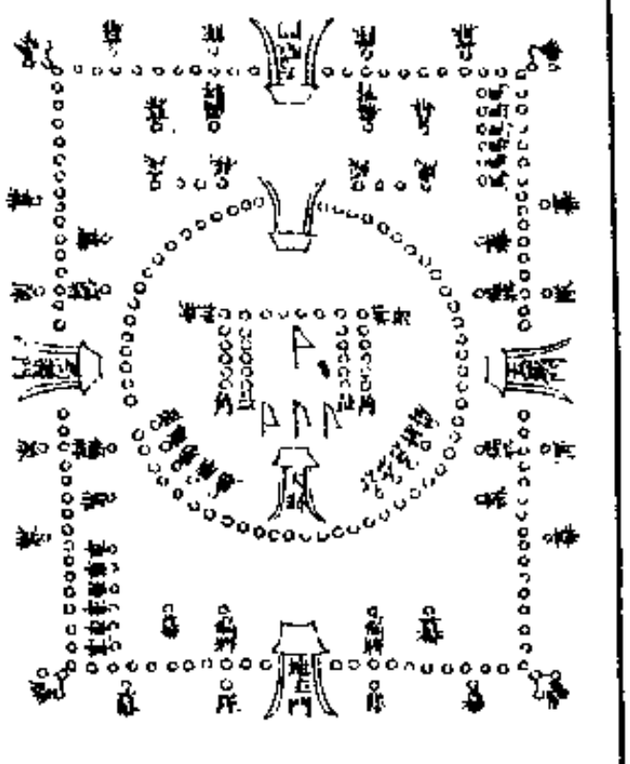
左二將行得火赤幡幟旗圖鵰額青脚黃

左三將行得木青幡幟旗圖熊額青脚赤

左四將行得金白幡幟旗圖狼額青脚黑

左五將行得土黃幡幟旗圖虎額青脚白

中營二千人爲左右決勝軍大將衛五百爲帥二百五十人



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六十六步四尺以營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百六十六步餘四尺其中營小每面加四十三步一尺三寸三分每幕相去四尺五寸四分營內有二十二頃四畝餘一百五十七步一尺五寸九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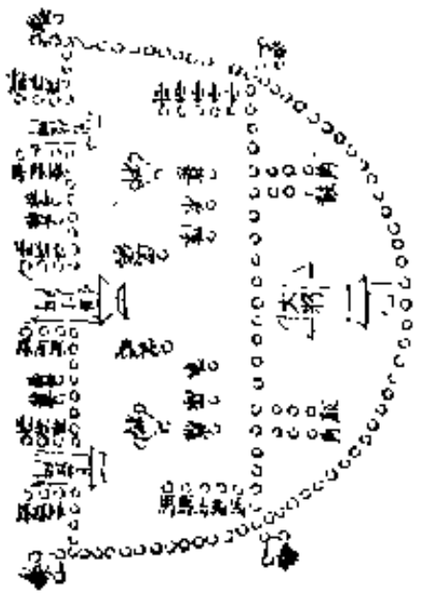
休門主一居子　生門主八居艮　傷門主三居卯

杜門主四居巽　景門主九居午　死門主二居坤

驚門主七居酉　開門主六居乾

右八門四維四仲唯開其門致大將將軍旗纛金鼓如指奇法

假月營圖爲第六十六○此圖舊抄本缺參溪舊本



假月外營當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尺得一千六百步積步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爲營輪四千人守地六千四百尺積尺得一千六十六步餘四尺步得二里餘三百四十六步四尺爲弦弦置三門每門相去三百五十五步一尺五寸五分營內有地一十八頃八十畝假月中營四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尺得六百六十六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三百六步餘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中間置主馬一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備鞍鞭令士卒擐甲冒矢佩刀鞬持弓盾左右上下以習騎射

陰陽隊圖爲第六十七

兵曰陽隊起一至九陰隊起九至一隊有五十人五人爲火長一隊九人（御覽二百九十九引此二句云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開君武事）不失四十五人之數卒間容卒相去三步隊間容隊相去一十八步前後一十八步其隊相去前後亦如之黃帝曰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是也

一隊布地三十六步一陣二十二隊布地七百九十二步四斜曲長短皆如之火長不預教習其支將使亦在內甲三十領六分戰袍二十領四分槍五十根十分牌十面二分弩十張二分陌刀十張二分箭四十副八分佩刀四十口八分楯十具六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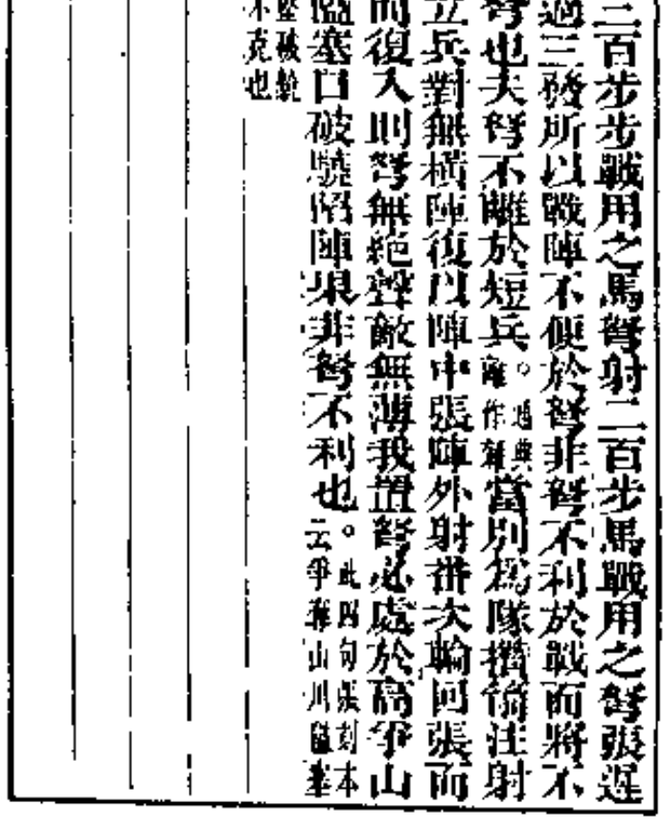
右守用陰隊左攻用陽隊字伯言布證各有行列前後陰陽不同

教旗圖篇第六十八（此圖舊抄本通典參證刻本）

經曰春秋末並爲戰國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奪奢更名爲角抵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此句原本脫去又誤一按字依御覽通典引同）二百九十七收此用司馬法仁本語文）脅並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識金鼓旗幟知行列部分乃一里之節制也

凡教旗於平原高山大將軍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二面角一十二具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旗節次之監軍御史裨副左右衙官騎隊如偃月形爲候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十將左右夾勝將總一十二將一萬二千人兵刃精新甲馬旗幟分爲左右兩廂陰向而旋（通典有右字）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陽向而旋（通典有左字）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勢不離子午之地（通典午作申典子作午）左廂陽向而旋（通典有左字）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陰向而旋（通典有右字）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音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勢不離子午之地（通典午作申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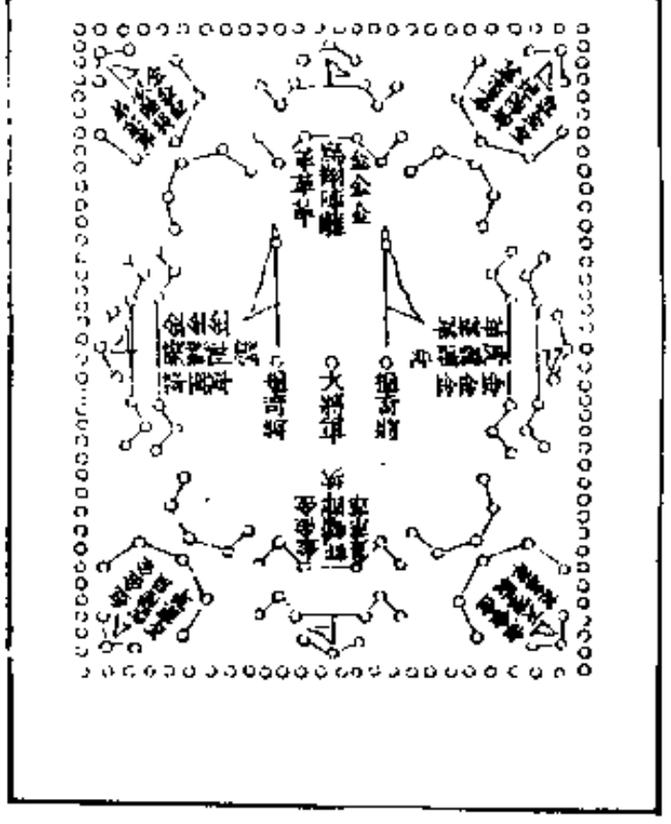
張弩射三百步步戰用之馬弩射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三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用弩也夫弩不離於短兵（通典作離）當則（通典作輒）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排大輪回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置弩必處於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陣果非弩不利也（此四句張刻本云爭奪山川隘塞之且擬堅破銳果非弩不克也）



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擎手垂衫襟左手承擎右手迎上當心開張張有闊狹左旌右轉（通典作轉）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賊若遠高擎弩頭賊若近手身放左右有賊迴身放賊在高處挈腳放放箭訖喝殺却擊拗蝎尾覆弩還著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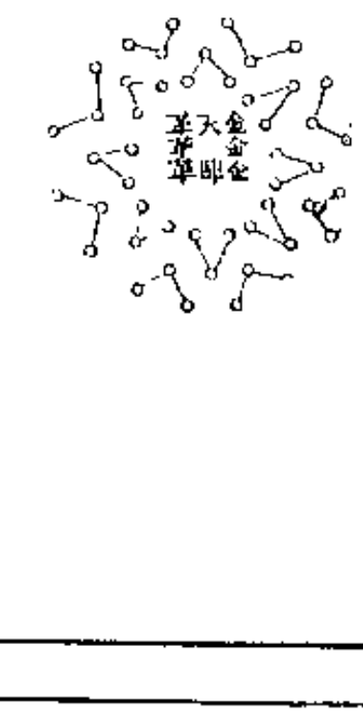
合而爲一陣圖篇第七十一（御覽引本原圖繢亂參張刻本改正此用孫武子兵勢篇文）

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奇爲陽相薄而四時行焉奇爲剛正爲柔剛柔相得而萬物成焉奇正之用萬物無所不勝焉所謂合者卽合奇正八陣而爲一也（此二句依張刻本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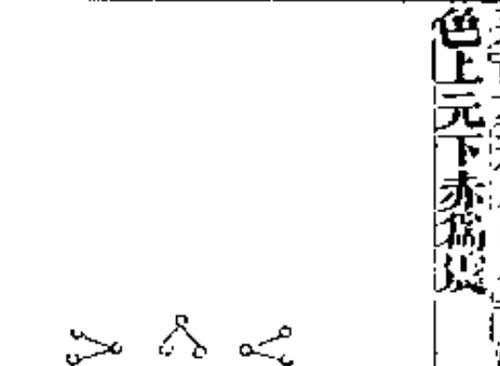


離而爲八陣圖篇第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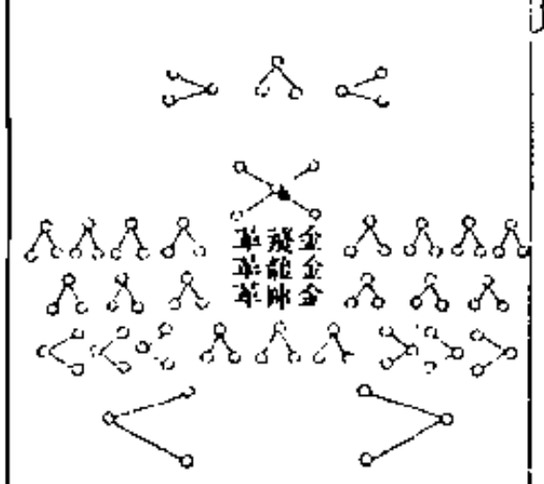
經曰風后演握奇圖曰一陣之中分爲八陣天有衡或圖布黃帝曰天陣圖（御覽三百一引作步則爲是張刻本無爲字）利爲主色尚元爲乾



雲附于地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銳宜利爲客色尚白爲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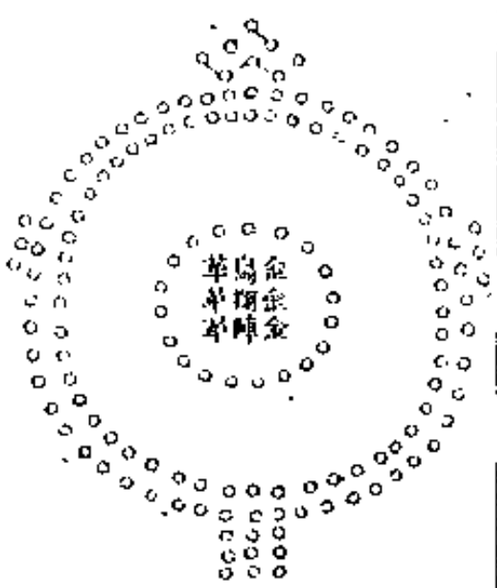
地陣方（御覽引則爲方上有黃帝二字）利爲客色尚黃爲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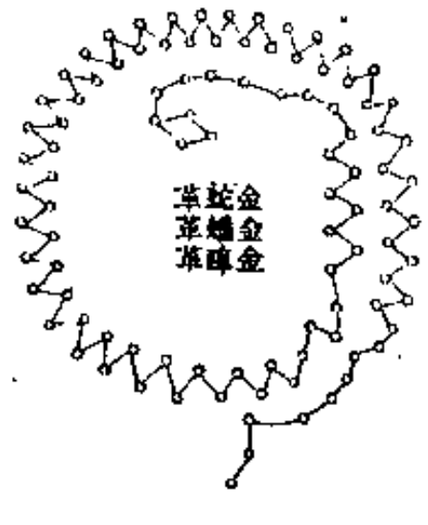
飛龍其形屈曲似詭（御覽引本云飛形屈曲變化莫測其陣象之故亦莫得而測也）利爲主色尚元下赤爲虞

虎翼居中法猛而進其形空。（衛賢法作氣空作蹲）利爲主色上黃下青爲纪

鳥翔太公曰鳥翔者突擊之義也其形迅急利爲客色上元下白爲離。（此下二圖各按本作蜻蛉倣此）



蛇蟠太公曰蛇蟠者圍繞之義也。（繞字依衛覽補）其形宛轉利爲主色上黃下赤爲民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七終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七

太公總序。（此下舊抄本並脫去以下文據閻本參張刻本補）

經曰古者天子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諸侯祭其封內興雲出雨之山川神祇田獵行祭。（山師二字依張刻本補）並所過名山大川風伯雨師及生人神祇雖非其類是禮也。（補舊字閻本並作倪張刻本改與前稱合）師祭也既伯既禡馬祭也師初出則禡軍之牙門謂馬牙旗也尤氏造五兵制旗鼓師出亦祭之其名山大川風伯雨師並所過則祭不過則否毘沙門神本西胡法佛說四天王則北方天王也于闐城有胡人事之往年吐蕃于闐。（此下原有吐蕃人三字今依張本）衆數十萬悉患疫孽神殊形異狀胡人事之往年吐蕃圍破金山右手持戟左手擎塔祇從

後見金人被髮持戟行于城上吐蕃衆數十萬悉患疫死莫能勝兵又化黑風咳弓弦無不斷絕吐蕃扶病而遁國家知其神乃部於邊方立廟元帥亦圖其形于旗上號曰神旗出師旗帥之前故軍出而祭之至今府州縣多立天王廟焉

一本云昔吐蕃圍安西北庭表奏求救唐元宗曰安西去京師一萬二千里須八月方到到則無及矣左右請召不空三藏令請毘沙門天王師奎宿帝執香爐師頻呈言帝忽見甲士立前帝問不空不空曰天王遣二子獨捍將兵。（張刻本兵作所領健兵救安西來辭陛下後安西奏云城東北三十里雲霧中見兵人各長一丈約五六里至西時鳴鼓角震三百里停二日康居等五國抽兵破營巾有金鼠咬弓弩弦器械並損須臾

北樓天王現身

鴟牙文篇第七十三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敢以性牢之奠告於牙軍之神。（此軍字張刻本作旗）曰在昔三皇無師五帝有師所以伐姦凶禦寇盜討叛逆。（張刻本作爲倉）長蛇流毒鬼掠我生聚幾害我邊陲我君恥不辭之器以伐謀爲兵愛不戰而屈人借前著爲籌策。（筴字依張刻本補）遂得東夷矢西旅獻獒川明海澄。（張刻本作晏）歷有年矣今戎狄遺噍虺蝮遺出。（原作起蜷遠山今依張刻本）狩犬吠堯鏡集狼顧。（集字依張刻本補）天子授我斧鉞錫我彤弓鑿門分閫使專征伐惟爾乃神翼茲威武左霆靈右雷公天乙在前太乙在後風雹雨霰克勝羣醜枹鼓未揜元凶授首惟

御英靈來歆百酒

禡馬文篇第七十四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祭御寇牧馬之神曰古者庖犧氏作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代人勞爾能簡善和性舉應鼓鼙。（鼙張刻本碑陷矢石殪奔脅聲疊而涼風立至塵滅而淨雲猶見穆滿八駿足迹接于瑤池王良驊馬人車標于天漢國家恩覃八埏光宅九土。（原本八作無九作有王化潛謐。（張刻本張刻本改）王化潛謐。（張刻本皇仁西臨）貢金納貨。（張刻本作菊）而豺狼雄服反吉逆鱗學三苗之不恭慕九黎之亂德拔而不討何以示威天子齋壇場拜飛將將軍身衛駟戈。（原作駟駉張刻本改）手提金鼓揮陣雲。（張刻本作浴風）以出塞乘明月而渡河誓將揮種埋落摘魁火烈具舉我武維揚。（張刻本作風張刻本作飄）惟御馬神使我馬肥風驅電轉龍驤虎奔。（原作龍騤張刻本作驂今依張刻本改）晶甲霜明草木皆偃飛矢星落江河斡旋一舉成功投戈脫甲示不復用休爾於華山之陽而已矣。（張刻本無此三字）

祭蚩尤文篇第七十五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牲牢之奠祭爾炎帝之後世太古之初風尚敦樸（張刻兩本並同）何不竭海若吐梁桓石爲弩。（張刻本作石爲刃）弦木爲弧今乃燦金爲兵創革爲甲樹旗幟建鼓鼙爲戈矛爲戟盾聖人御宇奄有寰海。（此二本作至人奄有寰宇）四征不庭服強畏威伐叛誅暴制五兵之利爲萬國之資皇帝子青陽生義征不德。（張刻本作惡）戎狄凶狡蟻聚要荒今六師戒嚴恭行天罰神之不昧。（張刻本作人之不誅今依張刻本）景福來臻使挺鼓增氛熊旌佐威邑無堅城野無橫陣如飛猶而推木如拔山而壓殛火烈風掃戎夏大同介我一人之德由爾五兵之功。（原衍面已二字依張刻本刪）

祭名山大川文篇第七十六

祭名山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於某山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鴻盈福謙亭育兼庶作鎮一方。（原本兼庶作兼泥一方作方土今並依張刻本）國家天授地載罔不宅心航海梯山來賀咸服。（張刻本服字原在方字下今依張刻本乙）彼凶醜千百成羣滔天虐人窺邊猾夏天階其禍養成其凶皇帝取亂侮亡兼弱攻昧赫斯怒奮雷霆震鼓雄聲祭風捲電擊今則萬騎雲會八陣戊裝顧軍峰舉摧蘇林麾天道助順人情好謙天人共慎神鑑孔明何不雲蒸霧變。（張刻本雲字依張刻本補）霧轉石飛沙助我軍威金師克殲牲牢匪馨明德惟馨

祭大川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少牢敬祭於某川之神曰惟神植德靈長善利萬物其柔也沈潛毛浸纖芥其剛也轉巨石截橫山驟南限北決東奔西。（張刻本原吳越限華吳越越限華）邈高就下兵法形焉我君奄有萬國德洽四方伐叛懷遠洞文齊武是以扶餘慕義左衽來庭夜郎慎澤辮髮從事惟彼凶虜敢干天常負固憑山搖蜂蠆之毒飛危走險奮螳螂之臂。（張刻本作風）天子授我廟算不戰而屈人之兵士卒與我一心鬨敵有死靡之志神居五行之長爲百壎之源藏蛟躍龍興雲致雨今大軍利涉全師既行。（張刻本作濟川）何不竭海若吐天吳驅風伯遣鰲魚使波無漣滿厲有凌深成將軍之功。（張刻本刻本作事）贊天子之威

祭風伯雨師文篇第七十七

祭風伯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風伯之神曰惟神道出地戶迹遍天涯東溫而扇冰泮散西烈則百卉摧殘鼓怒而走石飛沙翻江倒海發靜則雲屯浪息統柳開花暢百物以敷施使八方而寧謐達庶人之理暢大王之雄國家至德深仁豚魚服信杜絕奸慝。（張刻本左社稷憂）混一車書海晏河清遠安邇肅惟彼凶孽尚肆憑陵恃烏合之衆。（以下文例之將蜂屯之徒險惡蟲壞蟒蝮朝菌菅戕天誅。（張刻本作誅）曉露曇霜延彼性命。（原作延誅晞露曇霜今依張刻本改）皇帝子青攀生。（原作道誅今依張刻本）鞠養萬品乃威以斧鉞愷以惠和先拳屈逆後殿臨境兩軍相見八陣將施惟爾神明號吼颼颼拔木偃草使旌旗指敵飛沙走石。（此下當飛泰山之形晝不見於庭耳蒙決偃仆欹我轅門兵不血刃而事戎夷謐矣。（兩已今依張刻本）

祭雨師文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以牲牢之奠致祭於雨師之神曰惟神陰陽而成氣馭風雲而施德咸合風雷則禾木盡偃盈藪新室之衆蹶亥助順濟全涼之師其賞善也如此其罰惡也如彼國家大業醇被休德洽如懷生之倫盡荷明德而戎胡傲強莫窮遐荒使謀臣不得高枕武士不遑脫甲天子瞋目按劍發驍勇誅不道天下士衆緩集是馳氣騰青雲精貫白日薰兌宵梟巢惟神何不頓欽倒海以助天威蕩寇清難以張軍勢按劍則日中見斗揮戈而曜靈再晡。（張刻本晡作不）壯我軍之氣乃爾神之功

祭畢沙門天王文篇第七十八

維某年歲次某甲某月朔某日某將軍某謹稽首以明香淨水楊枝油燈乳粥酥蜜糠糗供養北方大聖毘沙天王之神曰伏惟作鎮北方護念萬物衆生悖逆肆以誅夷如來涅槃委之佛法是以寶塔在手金甲被身威禀商秋德融滯露五部神鬼八方妖精殊形異狀襟帶羽毛或三面而六手或一面而四目瞋顏如盡碟髮似火牙萃律而出口爪鉤兜而露胃涌電雲吐吃吃也豁大海拔須彌若釋教護法降魔萬國歸心十方向化惟彼胡虜尚敢昏迷肉食邊氓漁獵亭障天子出師問罪要荒天王宜發大悲之心摩護念之力殲彼凶惡助我甲兵。（原作助我甲兵數字依張刻本補）使刁斗不驚太白無芒雄事集於邊將而功歸於天王。（張刻本作載字依張刻本改）

斬首若干級獲賊馬若干匹甲若干領旗若干面弓矢若干張簡若干束鎗牌若干面衣裝若干事件應得者具言之（此）

（條原連上文今依張刻本析之下條同）

中書門下倘書兵部某道節度使某官臣某言臣聞黃帝興涿鹿之師堯舜有阪泉（原有脚水二字今依張刻本補）之役雖道高于千古猶不免于四征（兩于字依張刻本補）我國家穆遇唐虞功格區宇（張刻本作寓）孟玄狂狄昏迷不恭大作成羣犯我邊境臣今令都知兵馬使某官某都統馬步若干人為前鋒左右再任虞侯某官某領強弩若干人為奇兵于某處設伏虞候總管某領番漢子弟若干人為中軍遊騎以某月日時于某山川與賊大軍相遇塵埃漲空旌旗蔽野臣令都知兵馬使某官臣某言臣聞黃帝興涿鹿之師堯舜有阪泉之役雖道高于千古猶不免于四征（兩于字依張刻本補）我國家穆遇唐虞功格區宇（張刻本作寓）孟玄狂狄昏迷不恭大作成羣犯我邊境臣今令都知兵馬使某官某都統馬步若干人為前鋒左右再任虞侯某官某領強弩若干人為奇兵于某處設伏虞候總管某領番漢子弟若干人為中軍遊騎以某月日時于某山川與賊大軍相遇塵埃漲虞候張兩翼欲酬職伏兵縱發賊衆驚駭虞候某強弩陷刀相繼而至鋒刃所加流血漂杵弩矢所及檄亂旗靡（四句張刻本作白刃相繼而至賊人棄甲曳兵而走我軍逐北者五十里自寅至酉經若干陣所有殺獲具件如前人功何能大功是賴臣謹差先鋒將某官某奉露布以聞特望宣布中外用光史冊臣某頓首謹言某年某月某日掌書記某官臣某上

藥方類（此行依張刻本補）

治人藥方篇第八十

經曰藥者和其本之性治人寒熱燥濕之病道達經脈通理三關九候五藏六府扶養補虛夫稱人多厲疫屯久人氣鬱蒸（張刻本作烝）人竊依張刻本補或病瘟瘟瘴痢金瘡墮馬墜車備用藥要方所必須也茲錄于左

療時行熟病方

梔子二十枚（枚）乾薑兩五茵蔯兩三升麻兩三大黃兩五芒硝兩五

右六味為末米汁調服空心三錢匕須臾利不利則暖粥投之利為度

療赤班子瘡

梔子二十枚（枚）此胡三兩（胡張刻本多黃芩兩五兩二字）黃芩兩三芒硝兩五兩（兩二字張刻本作薑）大黃兩五芒硝兩五

右為細末飯飲調下三錢匕以利為度

療天行病方

瓜蔞四十九枚（枚張刻本作瓜蔞）丁香四十九粒赤小豆四十九粒

石為末井花水調服空心方寸匕次兩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此文則作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者為是）其人乃愈（愈張刻本無此字）

療瘧疾方

鷺甲三兩（兩張刻本無）當山二兩（當山二兩張刻本無）甘草二兩（甘草二兩張刻本無）松雞二兩（松雞二兩張刻本無）

右為末用烏梅煎湯調服方寸匕未發前一劑發時一劑度如不差服後方

療鼠瘺方

當歸六味散

白朮　細辛（以上各五兩）桂心三兩　當歸各五兩　烏梅肉各三兩　地骨皮　楠皮各四兩　白朮　當歸各五兩　鬼箭二兩　乾薑　黃芩　細辛　黃連各五兩　黃耆　黃柏各四兩　乾薑　艾葉各三兩　厚朴　乾薑各三兩　赤石脂　艾葉各三兩　乾薑　附子　芍藥各三兩（三兩張刻本無）細辛有慶海　白朮　當歸各五兩　鬼箭二兩　黃芩　細辛　乾薑　白朮　細辛　油麵末一升熬令色（此四字依張刻本補）

右為末井花水調服空心方寸匕次兩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此文則作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者為是）其人乃愈（愈張刻本無此字）

療瘧疾方

鷺甲三兩（兩張刻本無）當山二兩（當山二兩張刻本無）甘草二兩（甘草二兩張刻本無）松雞二兩（松雞二兩張刻本無）

右為末用烏梅煎湯調服方寸匕未發前一劑發時一劑度如不差服後方

療鼠瘺方

當歸六味散

白朮　細辛（以上各五兩）桂心三兩　當歸各五兩　烏梅肉各三兩　地骨皮　楠皮各四兩　白朮　當歸各五兩　鬼箭二兩　黃芩　細辛　乾薑　白朮　細辛　油麵末一升熬令色（此四字依張刻本補）

右為末井花水調服空心方寸匕次兩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此文則作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者為是）其人乃愈（愈張刻本無此字）

療瘧疾方

鷺甲三兩（兩張刻本無）當山二兩（當山二兩張刻本無）甘草二兩（甘草二兩張刻本無）松雞二兩（松雞二兩張刻本無）

右為末用烏梅煎湯調服方寸匕未發前一劑發時一劑度如不差服後方

療鼠瘺方

當歸六味散

白朮　細辛（以上各五兩）桂心三兩　當歸各五兩　烏梅肉各三兩　地骨皮　楠皮各四兩　白朮　當歸各五兩　鬼箭二兩　黃芩　細辛　乾薑　白朮　細辛　油麵末一升熬令色（此四字依張刻本補）

右為末井花水調服空心方寸匕次兩鼻中各搐此散一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此文則作大豆許須臾鼻出黃水吐利者為是）其人乃愈（愈張刻本無此字）

療瘧疾方

鷺甲三兩（兩張刻本無）當山二兩（當山二兩張刻本無）甘草二兩（甘草二兩張刻本無）松雞二兩（松雞二兩張刻本無）

右為末用烏梅煎湯調服方寸匕未發前一劑發時一劑度如不差服後方

療鼠瘺方

當歸六味散

白朮　細辛（以上各五兩）桂心三兩　當歸各五兩　烏梅肉各三兩　地骨皮　楠皮各四兩　白朮　當歸各五兩　鬼箭二兩　黃芩　細辛　乾薑　白朮　細辛　油麵末一升熬令色（此四字依張刻本補）

鑞金　芦菔　當歸　大黃　升麻　黃連　細辛
今方不用當歸芦菔細辛加入黃柏吳藍青黛梔子秋冬加官桂乾薑其末每灌七錢蜜油各一兩今多以○張刻本無此三字糯米煮粥半升油五合猪脂四兩蜜三兩無此味○張刻本早飲之候日色温來日復喉之

馬熱不食水草方

芒硝　鑞金○張刻本注等分

右每灌七錢入酥半兩水一升攪勻灌之又云刺帶脈出血良

治馬漏蹄方

先以刀削令穩便次以髮灰羊脂塡了以黃蠟封固之療馬內黃不食水草頻喘臥數起口張喘急頸微垂利方

青黛三兩　大黃二兩　白蠟五合

右為末每灌三七○張刻本作三錢油蜜各一合温水一升灌之立愈馬有黑汗出臥不起汗流如珠顫喘氣急胃汁淡即死醜即不死取人汗穢燒湯援濃汁灌三升差又方刀子割馬尾小頭作十字使出血以人糞塗之良或燒人糞以亂髮附之差

療馬轉胞不大小便方

以人糞並大蒜椒湯成膏納尿孔內則立尿又繩馬腹於後蹄間挽之令跳自止○張刻本跳下有胞字止作轉

療馬結草方

以熱手捻令結消不消以火炙之插帶柄築之

療馬蟲顙方

桑根皮　大棗肉　葶藶子各一兩熬令黃打碎者

右和勻水三升灌之一時辰令倒頭滴鼻中惡物愈安以大黃油雞子灌乾又以桑白皮一握薺乾煮取五十枚棗並煮取強半停令煮葶藶子六兩熬令黃以水六升桑根大棗並煮取一大升汁去滓內葶藶子膏攪勻相得更煎取強半停冷暖得所分為兩度灌所患之鼻如人行八九里一灌乾地著草緊頭厭即出鼻中惡物令甚走又以大黃油雞子清灌之愈○又曰以下移後人陰他書無此文張刻本無此文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八

雜占總序

經曰天文者懸六合之休咎兵書著六軍之成敗今約一戰之事編為篇目其餘災變略而不書夫天道遠而人道邇人道謀而陰○兩字依下句例當作於故曰神成於陽故曰明人有神明謂之聖人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人若謀成算員○張刻本作圓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合之人若謀缺策敗則雖使大撓步歷首帝拔元○拔字疑甘德占星巫咸望氣務成災變風后孤虛欲幸其勝未之有也蓋天道助順所以存而不亡若將賢士銳誅暴救弱以義征不義以有道伐無道以直取曲以智攻愚何患乎天文哉可博而解不可執而拘也

占日篇第八十二

經曰日者實也光明盛實布照四方神靈御之葬薤向之太陽之精積而成象光明外發體魄內含故人君法之吉凶禍變則必照臨下土

日珥者拜大將軍一曰○二字依張刻本補有軍在野珥南則南勝珥北則北勝東西準此

日兩珥相對○原本珥作耳又脫日字依張刻本補正將欲解和

日暈而珥外軍凶

日抱暈隨抱軍勝

日有白足破軍殺將

日有背氣色青赤曲向外為背叛之象其下有叛臣將軍守邊有二心

日有玦氣似背有枝直向外如山字兩軍相當所臨者敗

日有暈氣傍日周匝中赤外青○外原作則依張刻本改之土色濃厚者隨方軍勝

日月皆暈兵陣不合七日暈不解不可起兵暈而珥外兵凶

日抱暈而珥者易上將

日暈而玦者○張刻本玦作缺下同兩軍相當臨玦兵敗

日暈而直氣在旁所臨軍勝

日暈而背虹珥反直而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

兩軍相當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戴大喜

日暈而有兩珥在內外者並有雲聚不出三日下有圍城

占月篇第八十三○二字依前後例補

經曰○二字依前後例補月者陽也夜盛極必缺太陰之精積而成象光以照夜女主之義比德刑割吉凶休咎以警戒于下土

月有暈先起兵者勝

月暈抱氣有赤色在外外人勝在內內人勝

月暈歲星○二字原作抱氣今依張刻本赤色明客勝

火入月守色惡客敗色明客勝

月暈鎮星不明主人勝色明客勝

月暈太白色不明主人勝色明客勝

月暈辰星不明主人勝明客勝

月暈充先起兵有喜且勝

軍出月蝕凶

月暈房棟大風起

月暈參伐兵起有軍不勝

占五星篇第八十四○此下四篇原本錯在分野今依張刻本補正之

經曰五星者吳天上帝之使也稟受帝命各司其職雖幽潛渠遠罔不悉及之故福德佑助禍淫威刑或順軌而守常或錯亂而衰異光芒向變色動表盛居留干犯勾衝掩滅所以告示下土

凡五星各有常色本體吉歲星青炎炎赤如朱雀狀鎮星黃太白白如太白星狀辰星黑○原本此下有凡五星青為飢憂赤為旱災爭鬬女主吉白兵喪黑水疾二十四字與末條大同小異似人從他書錄入張刻本無此文後

凡五星黃角兵交爭赤角犯我城白角有邊兵青角憂慈生黑角死喪行

凡五星色變角者青憂白兵赤本作赤旱黑喪黃則天下大熟○此本作有黃熟二字今依張刻本

歲星占

木乘金偏將軍死

木金合圍將死

木守七星天下起兵

木乘鼎國有憂番主死

木入畢中邊起兵
木犯畢附耳起兵
木守參伐有兵
木犯井起兵
木鉞柳有兵
木守軫罷兵
木入軫大將軍驍兵吉
木入五車兵起
木守羽林兵起
木犯參旗大將軍出征凶
營惑占

火用宦者火在鶉火之次宜背午地他皆倣此
火犯木土為大賊傳云亡偏將軍
熒惑環太白偏將軍死
火與太白相連而鬬破軍殺將客勝
火入太白中上出破軍殺將客勝
火所不利先火起（此七字舊解張劉本無之）犯左右角有兵
火守亢有兵
火入亢有兵水災
火入房馬貴火出房馬賤
火入糠兵起
火犯南斗破軍殺將一年火主死中國飢

火犯鬬邊兵起
火入軫有兵
火行南河界有邊兵
火犯太微上將上將亡次相次相亡（張劉本云火犯太微上將亡次相次相亡宮門去宮大將亡犯右將亡）
火犯角大臣亂而有憂
火入亢有白衣會主將死人多疾疫
火入氐主兵起失國天子惡救吉
火犯心戰不勝大將亡絕嗣大臣亂主出營有哭泣
火入尾臣下妖淫年多妖祥大亂
火入箕穀大貴妃后惡之燕主死

火入牛破軍殺將越主死
火入須女人危兵起
火犯東壁伏兵起
火守鼎胡人不安入鼎匈奴破期三年
火犯畢左角大賊右角小賊五星犯畢邊兵起
火犯附耳兵起
火犯背越凶兵起犯參兵起
火入東井一星將軍野賊死
火犯輿鬼兵起
火守七星外有兵起
火乘張有兵火與張台兵起火守張大將軍驚

火入虛齊王死相出走兵龍
火犯畢人疫臣反主崩大水兵起
火入壁魏主死天下兵起留逢二十日有土功米貴女主惡之
火犯奎魯王凶大水大疫大臣謀主
火犯婁有暴兵死主大飢盜賊起
火犯胃趙有大兵主大勝
火犯鬼執出有謀天下大疫有女喪大赦吉
火犯柳有土功
火犯星大臣亂易服色
鎮星占

土犯左角大將賊死水災土守右角兵路不通
土守亢有兵臣下反
土守糠大兵起
土入天廟有兵起
土守旅出入有客兵至不過五日自去
土入奎兵起
土入婁邊兵起天下凶
土入胃客里放主里勝
土入昴番人為亂番主死
土入背兵起
土逆行守參有胡兵

土犯參多水旱邊兵起
土入井水旱大臣死
土犯鬼多戮死秦地有反

太白占

太白一名長庚西方金德白虎之精招搖之使其性剛其義斷（原脫剛字其字依張劉本補）其事收其時秋其日庚辛其辰申酉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太白主兵馬為大將軍為威刑為殺伐故用占之是以重述其德異於常星也
金體大而色白光明而潤澤所在之地兵強國昌兵出則出兵入則入順之吉逆之凶出高深入吉淺入吉深入凶後起勝

金晉見有軍軍潰無軍軍起
金出東方始出爲德月未盡三日在月南得行在月北失行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斬城北國當之
金出東方月未盡三日。張刻本盡作望在月北貧海之國不勝在月南中國勝。原作百海之國服今依張刻本與上條一例
金出西方爲德月三日金在月北貧海之國大勝在月南中國不勝。原作百海之國服今依張刻本與上條一例
金與月相夾有兵拔城偏將大戰金與月共出守者屠城
金與列宿相犯小戰與五星相犯大戰金在南南軍勝在北軍勝
金出東方舉事用兵順之吉逆之凶西南北皆倣此
金守南斗三十日夷狄來侵
金入羽林兵起
金蝕月畢胡王死
金光暗戰不勝將軍死
金變色戰勝。張刻本作原不勝雖方色而占之色青主東方他皆倣此
金入月客軍大敗野有死將
金白而角文可戰赤而角武不可與戰金與木合無怒必戰
金雖出而不出雖入而不入此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將
所受之邦不可與戰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必有敗軍于野金受十日後將軍死
金初大後小兵弱初小後大兵強
金有角兵敵戰吉不戰凶順角指處擊之吉逆凶
金行遲兵遲金行速兵速金大行用兵疾吉遲凶金入則兵入出則兵出兵法此
金木一東一西青侯王一南一北兵乃伏
金犯畢左角左將死。此下原有金入月客將死二句張刻本刪正入月之占已見前倣依張刻本刪
金犯七星將軍出塞。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入翼大將死天下兵起
金犯軫其國出軍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爲殺軍
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在外解
金水俱在東方貧海國勝
水入月主人敗兵亡地
水金合旗出。張刻本旗此二字破軍殺將客勝
水環繞太白與兵大戰客勝主人敗
水遇金其間可容劍小戰則客勝
金犯東壁大兵起
金入奎兵起一曰外國兵入。此六字原作國兵來入卿不可解今依張刻本
金犯婁將軍功
金犯胃兵起
金守昴胡王死四夷憂
金犯畢邊兵起金犯畢左角番兵大戰金入畢馬貫兵有傷
金犯觜兵起鉄鉞用
金守參邊兵起左右肩大將憂金犯參伐兵起
金守東井將軍誅之金入東井大兵起
金犯與鬼大兵起。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入柳大兵起益地
木入翼中刑及賢相大凶。張刻本大作大臣後
水犯軫大兵起。張刻本云兵有大臣喪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望
水犯亢大水。張刻本作大疫
水干犯五車星兵起水留心南河兵起西方
占流星第八十五
經曰夫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下曰流自下而升上曰飛大者曰奔星小者曰流星星大則使大。此句星字原在下句末依張刻本移置此星小則使小此謂紫微宮太微宮出入而徐行漸經于列宿之次也或于列星之坐。張刻本坐作座此下原有爲使也紫大冤之七字與上下文不倫張刻本非二宮所出者並爲妖星

金犯軍亡隨角所指處勝
金晉見是謂經天金犯五星有大兵起犯火大戰在南南勝他皆倣此
金犯角大戰不勝將軍死
金干亢大戰不勝將軍死。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晨房赤色有兵戰
金入留守尾兵起于野將士滿道
金入南斗將軍死金犯南斗必破軍。將字今補正
金犯牽牛將軍失其衆守牽牛兵起
金入危犯守有兵起
金入營室暴兵滿野將軍死
金入奎兵起一曰外國兵入。此六字原作國兵來入卿不可解今依張刻本
金犯婁將軍功
金犯胃兵起
金守昴胡王死四夷憂
金犯畢邊兵起金犯畢左角番兵大戰
金犯觜兵起鉄鉞用
金守參邊兵起左右肩大將憂金犯參伐兵起
金守東井將軍誅之金入東井大兵起
金犯與鬼大兵起。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入柳大兵起益地
金犯七星將軍出塞。原在下條後今移正
金入翼大將死天下兵起
金犯軫其國出軍得地
辰星占
水土合爲殺軍
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在外解
金水俱在東方貧海國勝
水入月主人敗兵亡地
水金合旗出。張刻本旗此二字破軍殺將客勝
水環繞太白與兵大戰客勝主人敗
水遇金其間可容劍小戰則客勝
水出太白左小戰磨太白又去三尺大戰水在金北利主人在金南利客
水守房番兵敗水守婁番兵起
水干昴畏狄兵起
水守心大臣相殺大水異姓立王
水犯尾大水
水犯氐有赦若守左角動色貴臣戮死
水犯斗大臣誅一曰兵守赤色天下敗兵犯斗。此十二字張刻本細
五穀不成
水守大有婚娶事萬物不成犯虛天下飢多水
水犯危大水有役喪。張刻本作女主喪臣謀君主
水犯室有兵大水
水犯壁刑法苛朝廷有憂犯奎有火爲害
水乘昴出其北胡王死中國大水
水入畢有兵出北胡王憂出南中國憂
水犯觜觿兵
水守參伐星移南南蠻下移北北胡侵
水入東井星進兵進星退兵退
水犯與鬼兵起水大庫。張刻本有據字
水犬柳牛馬貴
水犯星臣下亂
水守張兵起大水
木入翼中刑及賢相大凶。張刻本大作大臣後
水犯軫大兵起。張刻本云兵有大臣喪
水犯角大水舟航相望
水犯亢大水。張刻本作大疫
水干犯五車星兵起水留心南河兵起西方
占流星第八十五
經曰夫流星者天之使也自上而降下曰流自下而升上曰飛大者曰奔星小者曰流星星大則使大。此句星字原在下句末依張刻本移置此星小則使小此謂紫微宮太微宮出入而徐行漸經于列宿之次也或于列星之坐。張刻本坐作座此下原有爲使也紫大冤之七字與上下文不倫張刻本非二宮所出者並爲妖星

流星赤色有角者四夷有兵前赤後黑兵敗將亡
流星入參不出先起者勝後起者敗
流星千七星者兵起
流星入建星者色青兵起
流星入河鼓者大將軍亡出河鼓兵出入河鼓兵入（張刻本無此）
流星入王良馬盡驚
流星入天將軍中驚流星入將入星出將出
流星入紫微宮向奴兵起
流星入三台大將出
流星入騎官騎官死

流星入羽林兵大起
流星抵北落兵大起
流星出天宮向奴兵起
流星抵天市垣大將出
流星抵天狗犯弧矢將有千里之行
流星出天廐兵馬出

占客星篇第八十六

經曰客星者非本位之星故曰客星也色白如氣勃勃然紛絮故所過之宿分野必有災害
客星出營室無兵則兵起有兵則兵敗
客星入奎破軍殺將
客星犯婁（張刻本作奎）胡人亂
客星入昴胡人犯塞
客星入畢邊有急兵
客星干背城壘虛耗儲少軍民餓死
客星守張（張刻本有王大風三字）將軍有陰謀兵起
客星入招搖胡兵大起
客星入天槍中兵起
客星入天棓兵起
客星犯文昌將星色蒼將有憂色赤將驚色黃將有喜色黑將死
客星守傳舍胡人入中國

客星守天雞天下兵馬盡驚
客星守天街胡王死
客星入庫樓（張刻本作南門）守軍市守老人皆主兵起
客星守騎官將憂士卒散
客星入北落師門虜入塞兵起
客星入天倉粟大貴
客星入天廐兵起馬死
客星入天弓天下弓弩皆張
客星出天弓（張刻本作天宮）匈奴兵起
客星守狼戎狄來降
客星守弧南夷降

客星守車騎西羌來降
客星守九州殊口貢海國不安
客星入天節番王死

占妖星篇第八十七

經曰妖星者五星之餘氣也結而為妖殊形異狀凶多吉少所見之分必有災害
奔星所墜之下有大兵來
流星前赤後黑客兵敗散
流星從敵營上來我軍上銳者有間諜來說吾兵
流星尾長三四尺者耀耀然軍使也色赤者將軍使也
流星色青赤有光尾長三四尺者名曰天雁將軍之精華也

兵從星所指者勝
流星色蒼白為使色赤有兵色黑將死
飛星如大瓮後大曉然白（張刻本無此五字）前卑後高所謂輸頭大將死邑削
飛星後化雲者名曰大滑流血積骨之象
枉矢類流星色青蛇形如矢向枉道所指將軍死
天狗如奔星有聲墜如火光炎炎燭天其下有積尸流血狗來食之

占雲氣篇第八十八

經曰天地相感陰陽相薄謂之氣久積而成雲皆物形于下而氣應于上是以荊軻入秦白虹貫日高祖在沛形雲上獲

積盛之氣而成宮闕精之積必形于雲之氣故曰占氣而知其事望雲而知其人也

猛將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先發此氣如無將行當有舉兵起吉凶以日神占之（張刻本神作辰）
猛將之氣如烟如霧沸如火光照夜猛將之處有赤白氣相遶猛將之氣如山林如竹木色如紫蓋如門樓上黑下赤如旌旗如張弩如塵埃頭尖本大而高（張刻本多下有伏兵句兩軍相當敵軍器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愈明此皆猛將之氣不可擊也
敵人營上氣黃白潤澤將有威德不可擊也氣青白而高將勇大戰前白如卓後青如高將怯士勇前大後尖小將怯不明
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敵上氣青而疏散者將怯然軍上氣發漸漸如雲冀山形將有陰謀不可擊若在吾軍之上速戰大勝
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之氣不可當若在吾軍之上速戰大勝

勝軍氣

氣如火光如山隄如塵埃粉沸如黃白旗旌無風而飄揮揮指敵此勝軍之氣所在不可擊
雲氣如三匹前橫後大如樓椽如赤色者所在兵銳不可擊
軍上有氣如人持斧如蛇蜿首而向敵者皆勝軍氣如匹帛者此助勝之氣所在不可擊
軍上氣如覆舟如牽牛如鬬雞所在不可擊
軍上有五色氣連天不可擊（張刻本此條依張刻本移）
軍上有雲氣如華蓋如飛鳥如伏虎所在不可擊
赤氣中如杵在黑雲中如人十十五五旌旗在黑氣中赤色在前者皆精悍不可擊

敗軍氣

敗軍之氣如馬奔如死灰如偃蓋如臥魚狂鳥狂隱如霧之

腺臟此衰氣也若敵上宜急擊之
雲氣如壞山從軍營而墜軍必敗
雲氣白黃昏發（原本但有氣皆發連軍若干字張刻本云軍上有黑氣皆發連軍若干猪羣二字）名
軍上有氣一斷一續者軍必敗
軍上黑雲如牛狀如猪脂如羣羊（張刻本雲氣軍若干猪羣）
白瓦解之氣軍必敗
軍上有雲氣如雙蛇急擊勿失
軍上氣如塵灰如粉如烟雲霧勃勃撥亂者軍必敗
軍上有五色雜氣東西南北不定者或如華鳥亂飛或紛紛
如轉蓬或如敗船或如臥人無手足或如覆車散亂不起者
皆敗軍之氣擊之必克（此下係依支那開本文選與今不具列）

軍上氣上大下小者士卒日減
軍上十日無氣者其軍必敗
軍上六日無氣忽有赤白氣自出即滅者外聲欲戰實欲退
敵宜擊之
軍上氣出而半絕者欲散漸盡去走一絕一敗再絕再敗三
絕三敗在東發白氣炎深赤氣如火光從天而降入軍中兵
亂將死
軍上氣蒼須臾散盡或前高後卑或黑氣如牛馬形從雲氣
中衝入軍中名曰天狗食血其軍散敗
兩軍相當十里之內三里之外望彼軍上氣高而前白後青
者敗氣也

雲氣如人頭雞兒臨軍上雲蓋蔽濛晝晦者宜急走不然必
敗
軍上氣先青而後黑者其將必死
散軍之氣如燃生草之烟前雖銳而後必退
軍上氣如丹蛇者如足在雲霧中臨軍上者中人與外人通
軍行有白氣如猪來臨者大驚宜備
日量有氣如死蛇屬量者不利先鋒
日量旁有赤雲如懸鐘其下有死將
日月量有背所臨者敗
白虹及蜆入營者敗
日量有四玦在外軍悉敗散日量薄及後至先去其下敗軍

來降
氣如人十十五五皆低頭又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爲緣者
白氣如烏趣入屯營連絡不絕須臾手下者當有來降

城壘氣

正白如旌旗或白氣如旗而赤界其邊或氣出于外如火烟
或有雲分爲兩截狀如城壘皆堅而不可攻
白氣如城中南北出者城中黑氣如星名曰軍精急宜解去
赤雲或黃雲臨城城中喜青雲從軍城南北出者不可攻
城中有雲青色如牛頭觸人外向者城中有氣出取其光黃
大堅城也
白氣中出青氣入北反覆回還不可攻

凡攻城圖邑過旬不雨者爲城輔勿攻
城壘氣出于外如烟火者或如雙蛇舉首向敵或赤氣如杵
自城中出向外內兵突出客敗
凡攻城有諸氣自城出兵不得入
濛氣繞城而不入城外兵不得入
日量有青氣從中出四起者圍中勝
凡攻城有黑氣臨城上者積土固險之兆黑者水之氣城池
之象也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不可攻
凡圍城平旦視圍上氣鬱鬱如火光若其勢翕翕然者其方
救至無者救不至受圍者望外救亦以此占

伏兵氣

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擺而復出或如八九而來
不絕者有急賊至
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擺而復出有千里兵
至
黑氣從彼來我軍者欲襲我也急宜備不宜戰敵遂從而擊
之必得小勝
天色蒼茫而有此氣依支干數內無風雨所發之方必有暴
兵日克時則凶時克日則自消散此氣所發之方當有事告
急一人來則氣一條依數計之若散遍一方必有衆至依日
支干數內有風雨則不應
伏兵氣如人持刀盾或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城邑有猝兵

至
赤氣如人持節雲如方虹或如赤虹其下暴兵至或如旌旗
如虎躍如人行或白氣如道帶竟天或白虹所出或赤雲如
火或雲如匹布著天經丑未者天下多兵赤者尤甚
有雲如番人列陣或白氣廣五六丈東西竟天有雲如豹五
六枚相聚或如狗四五枚相聚四方滿明獨有赤雲赫然者
所見之地兵起
四望無雲獨有黑雲極天名曰天滿主兵起
凡攻城有黑氣臨城上者積土固險之兆黑者水之氣城池
之象也我據城敵不可攻敵據城我不可攻
壬子日候四方無雲獨有雲如旌旗其下兵起徧四方天下
兵起
雲氣一道上白下黃白色如布匹長數丈或上黃下白如旗
狀長二三丈或長氣純如赤而委曲一道如布匹皆謂之當
尤旗見兵大起

戰陣氣

氣如人無頭如死人如丹蛇赤氣隨之必有大戰殺將
四望無雲獨有赤雲如狗入營其下必有流血或獨見赤雲
席似蒿草長尺許者以步卒爲伏兵
黑雲出營南賊逃我後有伏兵謹候察之
如立蛇或赤虹如覆舟其下大戰
兩軍相當赤氣伏兵氣若前有赤氣則前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白虹或赤虹見城營上其下大戰流血
則後有伏兵左右亦如之
白氣如車入北斗中轉移者大戰雲如拼龍大戰
黑雲變赤及白形如山者有伏兵雲如山林或前黑氣後有
日旁黑氣如虹或白氣如虹交見兩軍相當必交戰無軍兵
起
四五六虹見大戰

伏兵氣

白氣者有伏兵

日月有赤雲氣之如大杵重在外萬人戰死兩軍相當不利先舉

月初滿而蝕有軍必戰

背白雲氣經天其下有拔城大戰

赤氣漫漫如血色有大戰流血

陰謀氣

氣白而翹行徘徊結陣而來者他國人來相圖謀也不可忽

應視其所在隨而伐之得利

黑氣如幢出于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而無誠實宜信

相反七日內必覺備之吉

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謀亂國有小臣勾引宜察之

黑氣如引拳來如陣前銳者有陰謀

天沉陰不雨雲不見日夜不見星月三日以上者陰謀也將

軍宜慎防左右

連陰十日亂風四起欲雨不雨其名曰濛為臣謀君

天陰沉日月無光有雲障之不雨此君臣俱有陰謀兩敵相

當則陰謀也若晝晴夜陰臣謀君晝陰夜晴君謀臣

四夷氣○此條依張刻本補

東夷之氣如樹西夷之氣如屋南夷之氣如槨蓋或如舟航

北狄之氣如牛羊或如穹廬

遠近氣

氣初出粟榆一千五百里平觀一千里仰視中天一百里平

望粟榆二千里登高下臨三千里○此條依張刻本補

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似霧非霧彷彿若可見

出森森然若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以外氣也

凡候敵上氣敵在東日出候之敵在西日入候之敵在南日

中候之敵在北夜半候之

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己日及庚子戊午日未日亥日及八月

十八日去軍十里登高望之但百人以上則皆有氣

凡氣欲似甑出炊氣勃勃而上升外積結成形而後可占氣

不結積散漫不定不能為災祥亦必和雜殺氣森森然乃可

論也

凡軍城上氣妄則人妄氣不安則人不安氣盛則兵盛氣衰則兵衰氣行兵止氣止兵行氣急兵散氣沒故曰氣是兵主風是兵苗為將者不可不知也

分野占○此下文勝圖本補案本脫下並不著篇數今仍之

經曰天有二十八宿為十二次在地為十二辰配十二月至於九州分野各有攸係上下相應故可得而占識之

角亢

鄭之分子辰在辰為壽星于野在潁川交城定陵襄城潁陽陽翟汝南宏農城父新安宜陽河南新鄭屬豫州

氐房心

宋之分子辰在卯為大火于野在睢陽碭山譙梁沛郡須昌壽陽睢陽定陶等郡屬豫州

尾箕

燕之分子辰在寅為析木于野在涿代郡雁門涿郡范陽新城固安良鄉涿州昌黎渤海安定朝那樂浪元菟易定屬幽州

南斗牽牛

吳之分子辰在丑為星紀于野在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廣陵盱江安陸臨淮蒼梧鬱林桂陽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南海屬揚州

須女虛

齊之分子辰在子為元枵于野在高密城陽泰山濟南平原屬青州

則中貧氣散則衆散

凡氣得旺相色吉休囚色凶

軍上氣高勝下卑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

凡占災祥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其占乃準

凡候氣多假日月之光所照耀而形故虛珥抱背皆出日月之旁虹蜺相參莫不因日而見是故晝候日旁夜候月旁

光所燭無得而隱矣

凡氣見近三日遠七日內有大風雨則不應災祥故曰風以散之雨以解之

凡軍行先視其氣兵有勝負氣有盛衰氣銳兵強氣伏兵弱

軍將參

魏之分子辰在申為實沈于野在魏郡黎陽河內朝歌濮南新野舞陽河南開封陽武屬豫州

井鬼

秦之分子辰在未為鶉首于野在弘農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酒泉郡敦煌武威張掖酒泉屬涼州

柳星張

周之分子辰在午為鶉火于野在河南洛陽平陰偃師鞏縣三河屬豫州

翼軫

楚之分子辰在巳為鶉尾于野在南郡江陵宜陵桂陽武陵長沙漢南漢中汝南南中屬荊州

風角

吳為風申明號令除陽之使也發示休咎勤彰神教春官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妖祥故金縢未啟表拔木之徵玉帛方交起偃禾之異宋襄失德六鷁退飛仰武將焚巢鳥先唱此皆一時之事且與師十萬相持數年日費千金而爭一旦之勝負卿導之說間諜之詞取之於人尚猶不信豈一風勳葉猶鳥鳴空而舉六軍投不測之國欲幸全勝未或可知謀既在人風鳥參驗亦存而不棄

夫占風角取雞羽八兩懸于五丈竿上置營中以候八風之雲凡風起初遲後疾則遠來風初疾後遲則近來風動葉十

里搖枝百里鳴枝二百里墜葉二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飛石千里拔木五千里三日三夜遍天下二日夜半天下一日一夜及千里半日半夜五百里

五音占風

宮風聲如牛吼空中　徵風聲如奔馬

商風聲如離羣之鳥　羽風聲如擊濕鼓之音

角風聲如千人之語

子午爲宮　丑未寅申爲徵　卯酉爲羽

辰戌爲商　巳亥爲角

宮風發屋折木未有急兵

商風發屋折木有急盜賊戰鬬

角風發屋折木來信貴

歲月日時陰德陽德自處陰德在十二子陽德在天

歲月日時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辰午酉亥各自相刑

子丑寅巳申爲刑上卯戌未爲刑下

風從刑下來漏淺刑上來漏深　三刑爲刑上刑下自刑

凡疾風之來多挾殺氣起日揚塵飛埃

凡祥風之來多興德氣并日色晴朗天氣溫涼風氣緊密不動塵平行而過

凡申子爲貪狼主欺紿不信亡財遇盜賊主攻劫人

巳酉爲覓大主禍祥主貴人君子

亥卯爲陰賊主戰鬬殺傷謀反大逆

寅午爲廉貞主賓客禮儀嫁娶

丑戌爲公正主報仇怨主兵

辰未爲好邪主驚恐

貪狼之日風從覓大上來○此下原衍及覓大上來五字今刪所主之言○言旋占仍以貪狼參說吉凶他倣此

有旋風入幕折干戈壞帳幔必有盜賊入營將軍必死

旋風從三刑上來其兵不可當有風從王氣上來官軍勝

大寒大勝小寒小勝

凡風蓬勃四方起或有觸地皆爲逆風則有暴兵作寅時作主人逆辰時作主兵逆午時發左右逆戌時發外賊逆

宮日大風從角上來有急兵來圍至日中折木者城陷

羽日大風眼目無光有圍城客軍勝

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有自相殺者

商日大風從四季上來有賊攻城關梁不通

烏情占

經曰巳酉爲覓大之日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時加覓午有酒食辭讓時加丑戌有酒食口舌時加亥卯有酒食相宰時加辰未有酒食婦人口舌時加申子有酒食爭財寅午爲廉貞之日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諠訹訾讓時加巳酉有覓大之日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長吏來慰問時加巳酉有公正酒食相造時加寅午有吏言陰私賊事時加申子有吏來言公正之事時加亥卯有吏來說陰賊相殺辰未爲奸邪之日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長吏來捕奸邪事時加巳酉有酒食陰事時加丑戌有吏捕陰私奸謀事時加亥卯有陰謀劫害之事

申子爲貪狼之日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賊攻劫盜賊事時加寅午有善人言攻劫事時加巳酉有酒食婦人爭訟事時加丑戌亥卯有羣賊攻奪事

亥卯爲陰賊之日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羣賊大議休廢因死鬬傷時加巳酉有婦人奸私相傷時加丑戌有吏迁賊時加寅午有婦人奸淫相傷時加辰未申子有賊攻討

右諸陰日有烏羣飛飄飄從鬼門四季上來更時加四季主有搜索皆爲陽陽事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八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九

遁甲總序（原脫總序二字今校補）

經曰黃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遘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狐之裘而言曰某天帝之使授符于帝帝驚悟求其符不得乃問風后力牧力牧曰此天帝也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俄有元龜巨鼈從水中出含符致于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綈非綈以血爲文曰天乙在後黃帝受符再拜焚是設九宮遁八門布三奇六儀爲陰陽二遁凡一千八百局名曰天乙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而征蚩尤以斬之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主金兄弟十八人日尋干戈特甲兵之利殘暴不仁閙黃帝獨王于中央將欲勝四帝恃甲兵於涿鹿黃帝王道之精其神無所倚其心無所適淡然與萬物合其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乃授黃帝神符而勝之使黃帝行蚩尤之暴蚩尤行黃帝之道則蚩尤得符而勝黃帝矣黃帝因蚩尤之暴則黃帝得符而勝蚩尤矣天道助順所以授黃帝符者欲啟聖人之心贊聖人之事也吉凶成敗在乎道不在乎符今取其一家之書以備參攷耳。（此乃總序也今刪正）（三乙字當作已）（前原題譯式二字蒙牌式在後）

日辰

甲乙仲　甲乙季　甲乙孟。（三乙字當作已）

六甲

甲子乙丑至癸亥中間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甲子爲六甲也

五子遁元

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乙庚之日夜半生丙子丙辛之日夜半生戊子丁壬之日夜半生庚子戊癸之日夜半生壬子

陽遁　遁元　仲　孟　季　陰遁　遁元　仲　孟　季

坎　冬至一七四　小寒二八五　大寒三九六

艮　立春八五二　雨水九六三　驚蟄一七四

震　春分三九六　清明四一七　穀雨五二八

巽　立夏四一七　小滿五二八　芒種六三九

離　夏至九三六　小暑八二五　大暑七一四

坤　立秋二五八　處暑一四七　白露九三六

兌　秋分七一四　寒露六九三　霜降五八二

乾　立冬六九三　小雪五八二　大雪四七一

陽遁冬至後第一甲子爲上元第二甲子爲中元第三甲子爲下元　逆布三奇順布六儀

陰遁夏至後第一甲子爲上元第二甲子爲中元第三甲子爲下元　順布三奇逆布六儀

陽遁元用坎艮震巽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陰遁元用離坤兌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時爲一元五日竟一氣一氣用一元上中下陰陽二遁三百六十日當一歲之用其五日四分之一各用中元以通餘閏始終用之然則冬至閏餘二五八經曰以通閏餘始終用之各用二五八是已五日之內與日合者

凡用遁之法當知九星明九宮定八門審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冲木常主三天輔木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宮

坎爲一宮坤爲二宮震爲三宮巽爲四宮中五宮乾爲六宮兌爲七宮艮爲八宮離爲九宮

八門

休門常主一死門常主二傷門常主三杜門常主四開門常主六驚門常主七生門常主八景門常主九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儀是也甲子常爲六戊甲戌常爲六己甲申常爲六庚甲午常爲六辛甲辰常爲六壬甲寅常爲六癸

三奇

乙爲日奇　丙爲月奇　丁爲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門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門加直事授出入之諸有減（何以減故以其門名之直事若曰一易局十時一易符十時一易事）

課式

凡課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時干直符者六甲也時干者時下所用之干也假令陽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卽子在甲時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爲六戊故也雞鳴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盡癸酉十時皆以天蓬加午直符戊轉直符用天芮他皆倣此此其陽遁可知（此下當有脫誤）

陰遁元用離坤兌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五日六十時爲一元五日竟一氣一氣用一元上中下陰陽二遁三百六十日當一歲之用其五日四分之一各用中元以通餘閏始終用之然則冬至閏餘二五八經曰以通閏餘始終用之各用二五八是已五日之內與日合者

凡用遁之法當知九星明九宮定八門審直符直事

九星

天蓬水常主一天芮土常主二天冲木常主三天輔木常主四天禽土常主五天心金常主六天柱土常主七天任土常主八天英火常主九

九宮

坎爲一宮坤爲二宮震爲三宮巽爲四宮中五宮乾爲六宮兌爲七宮艮爲八宮離爲九宮

八門

休門常主一死門常主二傷門常主三杜門常主四開門常主六驚門常主七生門常主八景門常主九

直符

直符者六甲六儀是也甲子常爲六戊甲戌常爲六己甲申常爲六庚甲午常爲六辛甲辰常爲六壬甲寅常爲六癸

三奇

乙爲日奇　丙爲月奇　丁爲星奇

直事

直事者直八門事也常以直符加直事上門加直事授出入門合得地道奇與太陰合得人遁奇與休門合爲天遁奇與開門合得地道奇與太陰所合皆吉常以六丁所合爲太（何以減故以其門名之直事若曰一易局十時一易符十時一易事）

課式

凡課式之法常以直符加時干直符者六甲也時干者時下所用之干也假令陽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夜半生甲子卽子在甲時也授以直符天蓬加北方六戊所以加六戊者以甲子常爲六戊故也雞鳴乙丑授以天蓬直符加南方六乙盡癸酉十時皆以天蓬加午直符戊轉直符用天芮他皆倣此此其陽遁可知（此下當有脫誤）

陰遁元用離坤兌乾四卦四卦各四十五日十二氣合一百八十日

陰天乙后二宮亦名太陰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戌在坤宮爲直事前二宮乾六甲在二宮天乙在后二宮皆合于六宮故曰巽遁用陽他倣此○此條有脫誤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人遁奇休門與六丁合得地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天遁奇所合之宮所向皆吉

又生門與六乙合得天遁奇開門與六丙合得地遁奇休門與六丁合而在直符前三宮爲得人遁奇天遁奇者爲日精華所破地遁奇者爲月精華所破人遁奇者爲太陰之氣所破此時可以隱匿逃亡藏蓋此宮有事出行吉

凡三奇合太陰而無吉門名曰有陰無門有門合太陰而無奇陰名曰有奇無陰皆可從之吉但遁五刑舉事但從三吉而去若不得三奇并吉門者但三奇所加百事從之吉

又三奇在陽宜爲客在陰宜爲主若欲見貴人求財舉事出行者自奇門合生門吉若力勝舉百事出自奇門合開門吉若欲求陰私舉百事出自奇門合休門吉

凡三奇遊于六儀利爲公事和會之事謂乙丙丁遊于六甲之上若甲寅白乙卯甲子有庚午此爲玉女守門戶之時也天乙合會利爲其事要在三奇在六儀者三奇吉門合太陰以勝光小吉從魁加地四戶是謂痛倉遠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欲遠行出入舉百事逃亡當令天三門加地四戶出其下吉天三門者太冲從魁小吉是也地四戶者除定危開是也

假令正月建寅卯卯爲除午爲定酉爲危子爲開他倣此太冲從魁小吉天之私門六合太陰太常地之私戶此臨閉休生三奇吉門從之出入遠行舉百事皆大吉又以月將加時上視之勿忘太冲太冲者天門也率有急難天門出吉凡三奇入墓凶不用

假令六乙日奇雖得日奇未時不可出謂乙屬木木墓在未也丙丁火火墓在戌戌時不可出

一云六乙臨二宮六丙六丁臨六宮入墓出三奇吉門勿令

五刑魁星螣蛇白虎在其

凡九天之上可以伏藏太陰之中可以力勝九地之下可以潛形六合之中可以逃亡即直符後一所臨之宮爲九天後二所臨之宮爲九地前二所臨之宮爲六合

假令陽遁直符臨九宮則九天在四宮九地在二宮太陰在七宮六合在六宮他皆放此陰陽皆用天遁爲奇其九天臨甲九地臨癸太陰臨丁六合臨己爲大吉

凡六儀擊刑皆不可用

假令陽遁甲子天蓬爲直符加卯時爲擊刑謂子卯刑故也雖得奇門吉宿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寅刑巳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格亦名天乙飛宮格亦名天乙行符與太白格六庚加天乙名太白與天乙格戰于野若天乙與六庚同宮者謂臨太乙所在地宮也凶時也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宮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飛干格此凶時不可爲百事凡六庚加直符爲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之占賊見之占人在占格則不在占人來占格則不來

凡六庚加歲干爲歲格月干爲月格日干爲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爲時格不加三奇非時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又地干里亘破爲驚不利舉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熒惑六丙加六庚名熒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時得奇門吉宿亦不可舉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爲勃同六庚所加之義

六丙亦名爲勃同六庚所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宮加凡時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時下得吉宿謂直符所勝加時下所得三星此謂吉宿也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平旦爲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在八宮八宮爲天任是謂時下得天任星也

他倣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爲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雖陽爲乙丑乙丑爲天芮即以天乙直使爲天芮宿

凡吉宿者天輔天禽天心爲大吉天冲天任爲小吉凶宿天英天柱爲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平其吉宿有旺相氣大吉爲小凶小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大凶大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大大凶

凡六甲加六丙爲青龍返首六丙加六甲爲朱雀跌穴此二時可以造舉百事又會三奇八門者爲大吉太乙經曰六丙加六庚名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龍逃走六辛加六乙爲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天乙會合太陰臨癸太陰臨丁六合臨己爲大吉

凡六儀擊刑皆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寅刑巳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六庚加直符名天乙伏宮格亦名天乙飛宮格亦名天乙行符與太白格六庚加天乙名太白與天乙格戰于野若天乙與六庚同宮名天乙與太白格六庚加天乙也天乙會利爲其事要在三奇在六儀者三奇吉門合太陰以勝光小吉從魁加地四戶是謂痛倉遠行出入移徙皆吉

凡六庚加金日亦名伏干格亦名本宮干格之日干格加六庚名飛干格此凶時不可爲百事凡六庚加歲干爲歲格月干爲月格日干爲日格一曰六庚加三奇爲時格不加三奇非時格六庚加六己名刑格又地干里亘破爲驚不利舉百事凶

凡六庚加六丙名曰太白入熒惑六丙加六庚名熒惑入太白二逢相入皆凶時得奇門吉宿亦不可舉百事凶

凡六丙加直符爲勃同六庚所加之義

六丙亦名爲勃同六庚所加庚直符也及天乙宮加凡時下及天乙直使所在得吉宿者吉得凶宿者凶時下得吉宿謂直符所勝加時下所得三星此謂吉宿也

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平旦爲丙寅即以直符加六丙在八宮八宮爲天任是謂時下得天任星也

他倣此

天乙所在吉宿者假令陽遁天元上元一局甲巳之日夜半生甲子甲子爲天蓬即以天乙直使在天蓬宿雖陽爲乙丑乙丑爲天芮即以天乙直使爲天芮宿

凡吉宿者天輔天禽天心爲大吉天冲天任爲小吉凶宿天英天柱爲小凶大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平其吉宿有旺相氣大吉爲小凶小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大凶大凶者有旺相氣變爲大大凶

凡六甲加六丙爲青龍返首六丙加六甲爲朱雀跌穴此二時可以造舉百事又會三奇八門者爲大吉太乙經曰六丙加六庚名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青龍逃走六辛加六乙爲白虎猖狂六乙加六庚名天乙會合太陰臨癸太陰臨丁六合臨己爲大吉

凡六儀擊刑皆不可用三刑者子刑卯卯刑子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寅刑巳辰午酉亥四位自刑

凡天道不遠三五復反假令陽遁用天元上元一局甲己之日平旦爲丙寅三即三在寅也戊辰五即五在辰也他倣此

其陽遁可出入舉百事當趨三避五可以名天道凡出行者亦可參用元女式三宮法所出之門有雕蛇白虎皆須避之不可犯大凶○此下原衍一字謂六乙之時時下得乙吉也十四字下十一字見時加六乙條與上不同今刪

時逢六庚抱木而行強有出者必有鬬爭凶

得庚凶也○此下四條當在時加六己條後錯簡

時逢六辛行逢死人强有出者有罪謂纏身謂六辛之時時下得辛凶也

時逢六壬爲吏所擒强有出者非禍所勝謂六壬之時時下得壬凶也

時逢六癸衆人所厄不知六癸出門則死謂六癸之時時下得癸凶也

凡時下得天蓬宜安居保固修築營壘主不利客凶神也

時下得天芮宜崇道修德糕接朋儕凶神也

時下得天冲不利舉事凶神也

時下得天輔宜守道調理凶神也

時下得天禽宜祭祀求福以滅羣惡吉神也

時下得天心宜避疾求仙君子吉小人凶凶神也

時下得天柱宜居守自固藏形隱迹凶神也

時下得天任宜請謁賞賀迎逢財利吉神也
時下得天英宜道行出入進酒作樂嫁娶延宴吉神也
太乙貴神可向不可背白衰者天大衰神不可向可背也
又曰六丁爲六甲陰能知此道日月可陞沉可呼六丁神名
凡六合之中六巳謂六巳之位皆在六合之中也行陰密
隱祕潛伏之術皆從天公上六巳所臨川之
凡天輔之時有罪勿殺谷城在前天乙救之謂甲巳之日時
加巳乙庚之日時加申丙辛之日時加午丁壬之日時加
辰戊癸之日時加寅此時有罪自然光輝亦宜此時拔人
之繫縛
一曰甲巳之日時下謂巳丁壬之日時下謂辰戊癸之日時
下謂申爲天輔之時也
凡天綱四張萬物盡傷謂時得六癸也此時不可造作百事
又神有高下必須避也　假令天綱在一宮神高一尺在
二宮神高二尺踰越避之
凡天罡加四孟天乙在內宜處百事天罡加四仲天乙在外宜
出處百事皆敗天罡加四季天乙在外宜出內宜處百事
能破此
凡要事在三宮在天乙大吉加四仲名玉堂時天乙理事於
玉堂之中欲出行當此之時百事可利逃亡者得
神后加四仲名明堂時天乙旺遊門垣之外遊行四野當
此之時舉遊百事皆吉逃亡者得
徵明加四季名曰絳宮天乙伏藏於深宮之中行於私宴
當此之時不可出行逃亡者皆得用
凡天乙之理于三宮四時迭用要在于天乙大神背之必敗
當從向克
春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玉堂宮大吉是也大吉爲生氣其
冲小吉爲百鬼死
夏三月天乙大神理于明堂宮神后是也神后爲王坐其
冲勝光爲囚
秋冬三月天乙大神理于絳宮徵明是也徵明爲常生其
冲太乙爲積刑
凡出入往來書龍上明堂出天門入地戶四入太華中即舉

蓋若天藏天獄天牢慎不可犯
凡六甲爲青龍可以建福六乙爲迷星可以
堂可以出入六戊爲天門可以往來六己
藏天乙至三內神之宮六庚爲天獄六辛
天牢天藏之中爲大衰可以隱藏也
凡九天之神在六甲朱雀之神在六丙太陰
陳之神在六乙六合之神在六己白虎之
之神在六辛入地之神在六癸凡欲逃亡
門入地戶又參之以太冲從魁小吉六合
出入往來無能見者欲去者出天門而去
而藏太陰之中凡欲逃避百鬼當出天門入地戶中吉
凡欲行山中宿舍虎狼鬼賊不敢近者出天門入地戶中吉
天開門遁伏休門生聚生門利息景門上書杜門向開門吉山
射獵驚門恐迫傷門傷害避惡伏匿杜門閉門絕死門
行移徙遷官受職入官視事背景門向休門吉三奇吉門合
出入大吉出入開門宜見大將軍休門宜見帝王公卿出傷門宜捕獵征伐出
門宜見帝王公卿出傷門宜捕獵征伐出杜門宜遯遁隱
匿誅伐亡逃出景門宜上壽出死門宜喪葬弔問出驚門
宜掩捕鬬訟
凡時加六甲一間一岡上下交接謂六甲之時時下得甲吉
時也
時加六乙一往一來恍惚俱出謂六乙之時時下得乙吉
也
時加六丙道逢清商求之大勝謂六丙之時時下得丙吉
也
時加六丁出幽入冥永無期侵謂六丁之時時下得丁吉
也
時加六戊乘龍萬里當從天上六戊出　擁天武而行
吉也
時加六己如神所使不知六己欲行且止謂六己之時時
下得己凶也
向背擇日

經曰征伐皆有向背知之者勝不知者敗其太歲太陰將軍
月建日時大時小時亭亭白衰遊都太乙黃旛豹尾五帝六
御生神死神大雄死地雌日德孤虛歲月日時刑殺大小害
而用之可以知其勝負易其成敗其臨
地雌虛星可向白衰亦可向
推五星所在法
常以天罡加太歲視亥上神爲歲星午上神爲鎮星酉上神
爲太白子上神爲辰星五星所在之次國不可伐大客如
此爲星有進退跳伏以七曜算之方定太歲月日時下之
辰不可向○午上神當爲戌鎮星上脫有脫文
凡小時月逢大時月正月卯二月子三月酉四月午左行四
仲周而復始
凡遊都正月丙二月丁三月戊四月庚
推行八千四角天乙依元女式
所■月遊者一名刑法己酉月理艮宮六日乙卯月理震宮
五日庚申月理巽宮六日丙寅月理離宮五日辛未月理
坤宮六日丁丑月理兌宮五日壬午月理乾宮六日戊子
月理坎宮五日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依前首經天乙月遊法月並當作日
推遨建黃道法
常以正七月加子二八月加寅三九月加辰四十月加午五
月十一月加申六月十二月加戌
凡天罡下爲建建爲青龍黃道次神太乙即爲除除爲明堂
黃道次神勝光即爲滿滿爲天刑黑道次神小吉即爲平
平爲朱雀黑道次神傳送爲定定爲金匱黃道次神從魁
爲執爲天德黃道次神河魁爲破破爲白虎黑道次神
徵明爲危危爲玉堂黃道次神神后爲成成爲天牢黑道
次神大吉爲收收爲元武黑道次神功曹爲開開爲司命
黃道次神太衝爲閉閉爲勾陳黑道次神公正爲閉閉爲司
凡避死難從開星不吉春三月玄爲開夏三月張爲開秋三
月婁爲開冬三月壁爲開
推亭亭白衰法
常以月將加時辰神后下爲亭亭所　在次析十二月時其
寅申巳亥神后白衰所在神后時白衰在寅常行四孟亭

亭常以白衣四千已亥格于寅申○此條有脫誤
出師安營一名真人玉女反閉局
經曰諸有正宿安營四直頓兵深入敵境恐有掩襲乃作真人閉六戊法逃難隱死作玉女反閉局法干凶萬惡莫之敢干故人精微去道不遠故能洞幽闇神非真人逢時必不能行也

閉六戊法

先置營訖于某旬上以刀從鬼門行起左旋畫地一周次取其中央之土一斗置六戊上六戊者天罡神也刀即置取土之處埋之咒曰　太山之陽恒山之陰盜賊不起虎狼不傷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千凶萬惡莫之敢犯便于營中宿若令出入○有誤驗之法取犢母在營中犢子安營外犢子終不敢入營中甲子旬戊在辰餘倣此

玉女閉局法

以刀畫地常以六為數室中六尺庭中六步野外六十步手持六算算長一尺二寸假令甲日從今日日辰起入戊日從東西南北入入局竟從甲上入乙日從乙上假令子日即以第一算置子上第二算加丑上第三算加寅上第四算加卯上第五算加辰上第六算加巳上下六時亦依次去便呼云鼠行失窟入市○此有脫文當補通甲符應經作鼠行出穴入市便逐○疑脫文子上算置戊上度算訖大呼云青龍下次移丑上算置卯上云牛入兎圈食甘草○符應經作牛入兎圈食甘草度訖就便呼云朱雀下次移寅上算置已上云猛虎跳蕩來到○符應經云猛虎跳蕩入已度算○似脫字便呼云勾陳下次移卯上算置丑上云兎入牛欄伏不起便大呼云白虎下次移辰上算置午上云龍入馬廄因留止度訖便呼云元武下次移巳上算置申上呼云螣蛇宛轉來○疑脫文度訖便呼云六合下兩算夾一算先成為天門後成為地戶避難出天門入地戶乘玉女上去吉仍呼玉女所在之庚上玉女來護我○之疑云符應經作若庚護我無令百鬼中傷我敵人不見我以為東薪○符應經作束薪字東原誤作米據符應經改獨開天門○原本獨誤狗而閉地戶呪會交乎○會原誤作長據符應經改句有誤以算閉門而去勿反顧以刀畫地卽地脈不復得見○可解相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十

雜式

元女式

元女式者一名六壬式元女所造主北方萬物之始因六甲之壬故曰六壬六甲之上運斗柄設十二月之合神為十二將間置十干次列二十八宿三十六禽以月將加正時課日辰用為天乙所理十二神將以斷吉凶成敗

推月將法　以十二月合神為月將

登明正月將加在亥水神河魁二月將加在戌土神從魁三月將加在酉金神傳送四月將加在申金神小吉五月將加在未土神勝光六月將加在午火神天乙七月將加在巳火神天罡八月將加在辰土神太冲九月將加在卯木神功曹十月將加在寅木神大吉十一月將加在丑土神神后十二月將加在子水神

推四維法

乾天門坤人門巽地戶艮鬼路

推三十六禽法○諸舍經有錯誤缺脫無從是正又無別本可考姑仍原本

東方貍虎豹兎貉蛟龍魚蝦　南方蝮蛇狙鹿獐雁羊鶩
西方猿狖猴烏雞犬豕豺狼　北方熊猪羆鼠蝙蝠牛鼈

推四課法

常以月將加正時視干日支辰陰陽以為四課干日上神為日之陽支日上神本位所得之神為辰之陰支支辰上神為辰之陽支辰上神本位所得之神為辰之陰支謂之四課四課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克者為用四課陰陽先以下賊上為用若無下賊上以上克下為用若三上克下一下賊上還以下賊上為用若四上克下四下賊上與今日比者為用俱比俱不比涉害深者為用涉害俱深以先干後支為用四課陰陽皆不相克以遙相克為用若有干克神神克干先以克干為用若干克兩神兩神克干以比者為用俱比俱不比剛用干止柔用支比為用四課陰陽無上下相克又無遙相克以昴星為用剛干視酉上所得神為用柔干伏視所臨神為用剛日先傳支後傳干柔日先傳干後傳支若一天地返吟伏吟先以相克為用

若無相克伏吟剛干以干上神爲用柔干以支上神爲用
反吟剛干以干衝柔日以辰衝爲用以刑及衝用爲傳終
八專日四課不相見剛干從干上陽神順數柔干從支上
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爲用足以定吉凶當知所受用三傳
以考終始善惡所致何先何後變化何從將安所極三傳
之要訣在天宮各以神將言其禍福將以併合所加日辰
又以五行論其衰喜欲取諸將以天乙爲首（原本錯亂今據六壬神定經改）

推天乙所理法

天乙者貴人也家在丑未甲戊之日丑理大吉暮理小吉乙己
之日丑理神后暮理傳送丙丁之日丑理登明暮理從魁
庚辛之日丑理勝光暮理功曹壬癸之日丑理太乙暮理

太冲天乙在東方西方則南方爲前北方爲後在南方北
方則東方爲前西方爲後常以星沒爲丑星出爲暮

推十二神將法

用起天乙以將兵大勝關地千里用起螣蛇以將兵戰勝得子女
駭上下相克天乙前一神也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驚恐
妄作口舌天乙前二神也用起六合以將兵士卒驚亂
玉帛天乙前三神也用起勾陳以將兵士卒戰亡天乙前
四神也用起青龍以將兵大勝天乙前五神也用起天后
以將兵不勝自敗天乙後一神也用起太陰以將兵士卒
怯弱天乙後二神也用起太常以將兵平平天乙後四神
也用起白虎以將兵師亡天乙後五神也用起天空以將
兵士卒死亡爲敵欺詐天乙後六神也天乙理十一將前
盡于五後盡于六

推伏吟返吟法

凡興師動衆勿取伏吟之時必見固守行者不坐坐者不起
返吟時前勝後負諸神自臨其衝日反吟諸神自臨日伏吟

推陰陽相覆法

天罡加太歲是陽覆陰也天罡加月建是陰覆陽也陰陽相
覆之時兵必有奸計重陽時執于火爲鬼重陰時執于水
爲恐陽覆陰君欲害臣陰覆陽內姦生不利舉百事凶

推神在內外法

斗加孟神在內道路壅塞出軍凶斗加季神在外出師吉斗
加仲神在門政戰勝密謀

推九醜法

乙戊己辛壬之日爲子午卯酉之神（辰巳未戌亦同）合五得四交合爲
九醜主敗軍殺將醜惡之日故曰九醜己卯辛卯戊午戊
子壬子壬午乙酉辛酉己酉是也

推遁甲法

其法以甲乙日用盥湯向東灌之向夜取一大盤盤中畫一
直墨界一邊爲己一邊爲敵注水一二升于盤內取二螺
咒曰田螺螺索索風雨不作敵若不來各守城郭又咒曰田
螺舞舞知風知雨敵若來迫入我城土咒訖明旦視之若
已入敵則己勝敵入己則敵勝

右準前法置田螺于盤內明旦視其頭之所向定其緩急凡
以天二門太衝從魁天地四戶除定危開從下而出萬夫冀
當（二疑當作三從魁下疑脫小吉二字）

推五帝法

春三月五帝任東出軍先鋒出城西門立營牙門向東常以
青旗居前赤旗次之次引白旗次引黑旗四時倣此不向
旺方也

推國君白將法

置營訖國君居北斗四星之下徵明是也前將軍居太徵下
勝光是也後將軍居華蓋下神后是也左將軍居天府下
太衝是也右將軍居文昌下從魁是也旗鼓居建星下六
乙是也偃衆居明堂下六丙是也軍門居天門下六戊是
也小將居地戶下六己是也斬殺居天獄下六庚是也判
事居天庭下六辛是也囚禁居天牢下六壬是也軍器居
天藏下六癸是也順旬依法不可妄舉起甲盡癸則復旋
改

推神位諸繇例

假令甲子旬子爲青龍丑爲蓬星寅爲明堂卯爲太陽辰爲
天門巳爲地戶午爲天獄未爲天庭申爲天牢酉爲天藏
終十辰至甲戌爲青龍餘倣此

推玉帳法

出軍行陣深入敵國止宿營壘休舍憩息大將軍居太乙玉
帳下吉攻之不得以功曹加月建前五辰是也

甲乙日頭向南三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不來向東不戰
丙丁日頭向南九日至向西七日至向北即至交戰主勝
向東不來　戊己日頭向南西北皆不來向東三日至
庚辛日頭向西與敵和向北無事向東敵來自敗向南九
日至　壬癸日頭向北吉向東三日至向南敵來自敗向
西不來

若春向東大勝向南小勝向西大敗向北平安
夏向南大勝向西小勝向北大敗向東小勝
秋向西大勝向北小勝向東大勝向南大敗
冬向北大勝向東自敗向南大勝向西自敗

推賊虛實法

常以月將加閒賊時天罡加四孟言虛加四仲來在道天罡
加四季即至欲知賊來否以月將加閒賊時遊都加日辰
賊即至臨前一辰一日至二辰二日至四辰以上過去不
來遊都旺相克日辰凶

推天地耳法

欲知賊消息往天耳聽之大吉小吉是也欲聽人之密謀隱
事往地耳聽之太衝從魁是也

惟賊兵數法

以月將加正時日上辰見天罡河魁五百五千五萬人見徵
明太乙四百四千四萬人見神后勝光六百六千六萬人
見大吉小吉八百八千八萬人見功曹傳送九百九千九

萬人見太衝從魁十百十千十萬人見其神旺氣十倍相氣五倍死氣減半

推迷路法

道路三叉不知何路可通以月將加時天罡加孟左道通天罡加仲中道通天罡加季右道通

推伏匿法

迷亡隱匿以月將加正時望所下可藏萬人神后是也河龍下可藏千人太衝是也陰精下可藏百人從魁是也

推三河九江法

三河九江天道獨通太冲爲三河從魁爲九江欲行間謀爲不可知事視江河除定危開之道又前三後三并者可獨

通出入其下人無知者

推三陣法

甲子旬陣形象畢幟曰孔琳臨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白衣赤頭從酉入以臨子甲戌旬軍形象井幟曰陵城隆前左將黑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未入以臨戌甲申旬兵形象翼幟曰梁邱叔前左將黃衣赤頭右將朱衣赤頭從巳入以臨申甲午旬兵形象尾幟曰費陽多前左將青衣赤頭從丑上入以臨辰甲寅旬兵形象斗幟曰許威池前左將青衣赤頭右將黃衣赤頭從亥入以臨辰甲辰旬兵形象虛幟曰王屈奇前左將赤衣赤頭右將黑衣赤頭從亥入以臨辰

推陰陽兵法

陽兵者以陽時出天門入地戶過太陰短行出九地六癸順入九地上升九天六甲百戰百勝

陰兵者以陰時從九天踐明堂出天門入地戶左行右回歷太陰分兵爲奇逆入太陰申楊■以採職。（一作楊以出戰）

推雌雄法

用起職雄吉淳貞夏巳秋申冬亥用起職雌凶春申夏亥秋貞冬巳今日之辰起其後二攻其前四子日後二戌前四辰是也復以大吉徵明神后天罡四神爲雄少吉天罡勝光三神爲雌戰陣背雌向雄百戰百勝不得令背抵白黑抵黃金迎火陰就陽子攻母逐天道戰必敗不欲向勝日辰

也攻其類衆還受其屈攻其所勝大吉勿使衰對相死當旺故曰通三天勝可全順斗行一也攻其勝二也後二攻前四三也

推北斗戰法

左八八月攻左右二二月攻右是職法也

推伏兵法

太冲神后傳送太乙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與殺併伏兵發大凶不與煞併伏兵不敢發

又曰以問事時斗加季有伏兵干傷支有伏兵在前支傷干無伏兵干支俱傷爲用神有伏兵戰凶

推突圍法

傷不傷視陰陽日辰上賊爲傷又惡得將爲重傷則凶不傷無咎又用起陰傳出陽者可出必免難

又曰被圍時神在內可守神在門相傷神在外可出

又曰或在家或在野被圍四匝者當從青龍下去加旺時天罡是也所謂八極俱張刺如鋒鋩乘龍而出兵不敢當

兵衆行船將涉江海必有傾覆之患丙子癸卯丁酉辰爲地井

河龍○按當作龍此日濟必溺

又曰天河臨地井舟必覆壬癸少吉下得路爲天河○按當云壬癸子爲天河卯酉辰爲地井

推迷惑法

月將加正時若天罡若小吉下得路山林野澤烟霧昏蒙忽迷四方以式投地出傳送下自然開悟出天罡下百步得道者三百步得及路出小吉下八十步得道以天罡加地戶頭戴式行則不迷加正時出小吉下三百步得天井太冲下得水出大吉下得糧凡支吉利涉陸路在前不知通者正時加孟左道通加仲中道通加季右道通

主客向背篇

經曰衆兵大同則先舉者爲主後舉者爲客陳兵原野則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

又曰天五音爲客地五音爲主五音宮商角徵羽也

又曰辰爲客時下爲主辰行爲客位止爲主先動先聲爲客後動後聲爲主兩人相見立爲客坐爲主兩人等先舉事爲客後舉事爲主人有氣者勝無氣者敗客利四季月日時欲得制日干克支主人利四孟月日時欲得伐日支克干

客利

推向背法

旌旗五色者軍之五德也輝映衆心宜威兵月青旗舉一鼓則行二鼓則趍三鼓則集受制也舉黃旗一擊令則止二擊令則列三擊則聽受命也陽時舉赤旗揚威儀而始之陰時舉黑旗伏威儀而終之己庚辛壬癸甲乙丙丁戊也陰時舉黑旗伏威儀而終之己庚辛壬癸也旛旗各隨方色而行甲子甲申甲辰三旬弧矢在前甲寅甲午甲戌三旬刀盾在前春以長矛在前夏以戈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盾在前

推二十八宿騎戰法

以二十八人象二十八宿爲先鋒軍應敵

角人赤旗青衣青馬東方七人

羽人青旗黑衣黑馬北方七人

宮人白旗黃衣黃馬中央七人

徵人黃旗赤衣赤馬南方七人

商人黑旗白衣白馬西方七人

右以二十八人早近敵陣大呼若聞桴鼓聲析之音我以商人爲前將兵象白虎也陣見火光以羽人爲前將兵象元武也陣聞金石兵刃之聲以徵人爲前將兵象朱雀也陣聞士人呼號者以宮人爲前將兵象勾陳也陣內寂無聲者以角人爲前將兵象青龍也是爲五行厭勝之法

推五行陣法

木直陣以金方陣應之金方陣以火銳陣應之火銳陣以水曲陣應之水曲陣以土圓陣應之土圓陣以木直陣應之

推當敵人法

背太歲當萬人大將軍當五千人太陰月建天魁三元五符各當五千人天乙遊都五百人歲德月德日德壬方旬之內生氣歲星豹尾歲建並可背不可向也

凡戰陣之法須避神煞兼明天門地戶克勝制敵實在于此也

推大將軍法

孟歲以（缺）勝光午仲歲以小吉未季歲以傳送申加歲支天罡辰下是也

推豹尾法

天罡加太歲支功曹（貴）勝光午河魁戊有臨季者其下卽是豹尾其冲是爲黃旛

推太陰法

常以功曹（貴）加歲支神后子下是已

推歲建破法

陽歲以大吉陰歲以小吉加太歲支魁下爲建罡下爲破陰

陽殺用

推歲星法

天罡加歲支亥上所見本位辰是也

推歲支干德法

從魁加歲辰功門是已支德甲戊寅壬德自處乙丁己辛癸任魁歸也○此文有誤當云甲丙戊庚壬德自處乙丁己辛癸在所合也

推歲殺法

天罡加歲支太乙（貴）從魁卯大吉甚有臨季者其下卽是歲殺申子辰刼煞在巳衆殺在午天殺在未他倣此

推孤虛大煞天狗法

登明加歲支天魁下爲孤太冲天罡下爲虛旬下日同大煞春午夏未秋酉冬子一名天地轉殺天狗孟歲巳仲歲酉季歲丑　天時天罡加月建也○此文有脫誤

推天道黃道法

天道寅午戌月寅戌南方行午酉未方行亥卯未月亥未東方行卯酉南方行申子辰月申辰北方行子東南方行巳丑月巳酉方行酉東北方行

推天耳天目法

春氐星乙下夏柳星丁下秋胃星辛下冬女星癸下是爲天耳也

目出春箕星寅夏軫星巳秋參星申冬壁星亥是爲天目也

推遊都鬲都月合法

遊都爲都將甲己日大吉乙庚日神后丙辛日功曹丁壬日太乙戊癸日傳送鬲都爲天賊甲己日天罡乙庚日勝光丙辛日登明丁壬日傳送戊癸日功曹月合常以月合神上爲月朔之始順數之盡末日也

推三元法

上元甲子日起五宮中元甲子日起二宮下元甲子日起八宮各以順日求之周而復始時同日法

推亭亭白姦法

常以月將加正時神后下爲亭亭寅午戌上是白姦○春五二字有誤

推生死神法

以功曹加月建神后下爲生神勝光下爲死神

推六害法

辰卯相害寅巳俱害丑午相害子未相害申亥相害酉戌相害

推天門地戶法

子丑日天門在丙地戶在丁寅卯日天門在庚地戶在辛辰巳日天門在壬地戶在申午未日天門在甲地戶在癸酉戌亥日天門在甲地戶在癸

龜卜篇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靈龜負圖自河而出也是龍麟鳳四靈龜居其一託夢於元王何其賢也不避豫且之網何其愚也生旣不能全身避害死亦安能灼骨而知吉凶古人所以設此法者謂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聖人得之以興凡夫得之以廢不可輕舉矣愚人不自謂其愚皆自謂其智放立卜法假手陰陽亦或愚人之心非爲智也太公曰蓍朽草也龜枯骨也安知聖人之智慮哉是知神亦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賢聖人之事者其猶破璃乎凡龜有五色隨其旺相而用之一龜之內有六厨左右翼君王用上尺有二寸大夫用中庶人用下俊左足爲春前右足爲夏前右足爲秋後右足爲冬四季用中厨經曰何知我神骨白如銀何知我聖千里路正又曰其骨須白其色須鮮其皮如龜其骨如法

龜有五兆以定吉凶一兆之中爲五段可以彰往察來內高爲金外高爲火五曲爲木正直爲土頭垂爲水水無正形因金爲名常以晴霧爲水一兆之中從頭分爲五鄉頭爲甲乙火爲丙丁次爲戊己次爲庚辛次爲壬癸常以頭微高爲上兆正橫爲中兆春夏以內爲頭秋冬以外爲頭假令木兆甲乙鄉爲本宮丙丁鄉爲子孫戊己鄉爲妻財庚辛鄉爲官鬼壬癸鄉爲父母但以此鄉斷吉凶及支入兆假令木兆金支是官鬼木支是兄弟土支是妻財火支是子孫水支是父母看支入鄉以斷吉凶成敗我往攻彼則彼爲主兆欲頭伏足落及格橫身內摧折喑瘖昏瞀寒動狷狂文不貪墨火天穿者破軍殺將彼來攻我兆欲頭仰足舉彼支援助身內有力食墨鮮明肥澤安穩兆吉言吉兆凶言凶萬端吉凶一看兆身往往有驗無假日辰夫有動不如無動有支不如無支有支則被支吉格支凶故兆連新起動由人新兆連故起動無路　捉頭足所作不成頭足衝芒所求無果君子動頭天下同憂小人動足天下出臼勢將微滅凡占賊被馳逐兆身過度日向衰微兆不出臼支有外救格支有外敵若看擊敵兆旺相洪潤軒昂有力重偃仰吉枯槁伏落霧悴驚摧分伏足落兆細而暗凶凡卜以支及動鄉賊數日月遠近里數生數三成數入旺相依數休廢減半

凡卜兆爲我爲客支旺克兆客勝支凶爲兆所克客敗支洪潤賊强支枯槁賊弱

飛飛鳥出林兆出軍行師吉安營入師凶

广飛鳥入林兆安營築城吉行師凶

工驚尊兆有賊奄至防閑城壘吉

爪走鹿兆有賊至主弃走之事

一土兆大橫安城壘祉吉

八棲鳳兆自守吉

古需兆安城壘吉

川天兆城壘襲人吉

山岡營壘

山有岡巒地有形勢斷其形則氣勢滅故秦築長城鑿其山

岡之氣而成陽邱墟隋疏汴河斷乎土地之脈而王年八百吳晉奄宅建
鄴成周卜遷伊洛得灑濯之利而王年八百吳晉奄宅建都邑築城壘必擇形勢
業得江山之勢而延期數葉夫建都邑築城壘必擇形勢
雖成敗在人不在于城地然地形山勢足以爲人之助也
故曰趙之地坦然平吳楚之地東南傾秦韓之地記虎形
故曰趙之地坦然平吳楚之地東南傾秦韓之地記虎形
幽魏之地無邱陵夫趙無被險山岡溝澗故曰坦然平吳
楚之有江海波潮故曰東南傾秦韓被山帶河岡絡重複
故曰龍虎形秦得龍虎之形而東吞趙魏而併荊楚夫建
都邑列營壘非地勢不王非山岡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據
連山南憑高岡左右襟帶地水東流乾上伏下週子艮寅
卯重關入巽

又曰戊連申酉坤未高前有迎山抱丑朝或驚或躍或蟠
龍藏車騰馬若飛鴻交絡散振如蛇走氣車森聳似雞龍
四維皆起四仲平奧水通還出自庚天門倚伏歷壬癸直
出地戶東南傾南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元武東有
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陬既具八卦乃列乃立
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興土工先本戊上起版築從中步
至門夫草木不生不可居鳥獸不集不可居燋石沙礫不
可居河水逆流不可居朱雀無頭元武折足白虎銜尸青
龍悲哭强居之者兵敗將死

山形岡陵

山若蟠龍玉案數重宛轉邪曲首尾相從山若鳳皇翅翼開
張羣隊千萬襜幢扶旗前有印綬後有回翔山若飛龍首
尾違同或驚或躍乍橫乍縱臺傾池涸舞鶴翔鴻山若臥
狗頭舉尾就腹內乳兒項連山首山若麒麟乍立乍蹲羣
從千萬朝者數人山若長蛇或曲或邪後岡前谷隱馬藏
車凡此皆營壘之形勢也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十終

太白陰經跋

昭文張氏刻太白陰經十卷跋稱從影宋抄本錄出較
四庫全書本多二卷與唐宋藝文志合首有李筌自序序後
有內侍高班品道承信等列銜五行與錢遵王所稱本合惟少御書祕閣校勘一行或傳寫失去王
辰夏偶得舊抄本六卷以之互校卷三將軍篇張刻僅存其
目卷五搜山燒草前半後殿數葉或屯田人掘馬料舊資妄設
音樂等七篇則并其目而佚之其卷六陣圖寬有大不類者
更以通典所引太白陰經校之合於舊抄者十之七八合於
張刻者十之一二張刻多以意改竄證以舊抄本痕迹宛然
然則所謂影宋云云者猶在其脫之間也惜舊抄闕末四卷
無從校補今定前六卷主舊抄本七八卷主
文淵閣本仍參合異同於下惟九十兩卷則仍依張刻付梓
云庚子長夏金山錢熙祚識

許洞上虎鈐經表

虎鈐經者、將軍之事也。臣素好奇正之變、由是而言之也。自古兵法多矣、然孫子之法、奧而精、使學者難於曉用。諸家之法、廣而淺、或用者喪於師律、淺深長短、迭爲表裏。酌中之理、誠難得焉。又觀李筌所著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以是觀之、誠非具美。臣今上採孫子李筌之要、明演其術、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見、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鈐經。然則奇謀詭道、或不合於六經、既爲兵家鑒用、故必貫穿條貫以備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氣候、風角鳥情、雖遠於人事、亦不敢遺漏焉。至於宣文設奠、醫藥之用、人馬之相、得有補於軍中者、莫不具載、自爲一家之言、創意於辛酉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其書二百一十篇、分爲二十卷、共年書就於吳郡風皇里、臣洞頓首謹序。

虎鈐經序 一

虎鈐經總目

卷之一
天功　地利
人用　三才應變
三才陰用

卷之二
辨將　論將
出將　軍令
船戰　步戰

卷之三
兵機統論　軍謀
教戰　先謀
先勝　勝敗

知畧　拿特
農處　任勢
使間　分守

卷之四
十可擊　五不可擊
五畏　五機
被圍　圍寇
防敵　候敵
追敵　詭敵
困敵　周備
遠近

卷之五
料地　生地
死地　料山
料水　料處
料敵陣　料敵營
料用天氣　料用地形
逆用古法

卷之六
水戰　水利
水攻　過水
尋水脈　火利
火攻　守城
築城　城壕
防城　反浸
脅益　烽火盞
望樓　馬鋪
攻城　守城具

攻城具　地聽
失道　大將旗鼓
卷之七　金鼓　鼓角
旗幟　傳箇
陣將旗鼓　六甲
鼙角　山勢
漏法　提奇聲
測影　教聲
卷之八　候月聲
結營統論　教旗
地勢　軍樂
四限　大將軍員
提奇聲　隊將軍員
教聲　收放
候月聲　飛鴈陣
教弓　重翅陣
教旗　飛鱗陣
軍樂　金瘡統論
大將軍員　瘍氣統論
隊將軍員　治鞍傢
收放　相馬統論
卷之九　馬毛利害
四陣統論
長蛇陣
八卦陣
卷之十
相人
治金瘡方
治瘍氣
治鞍傢
相馬統論
馬忌

治馬金瘡　治馬雜病
卷之十一　出軍日
天時統論　孤虛
四戰圖　地兵潛
九勝法　遊門
黃幡虎尾　五姓
八卦　雷公
天罡　三九
十二將
卷之十二
六壬傳課
五行勝負
八宮
卷之十三
占相兵臨利害　占兵已交勝負
占伏兵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
占偷城及擄掠　占疑有人謀己
占災危　占野地立營正宿
占渡關梁探賊
卷之十四
占星統論　日
月　雜星
客星　妖星
流星　彗星
卷之十五
五星統論　木星
火星　金星
水星　土星

卷之十六
分野統論
大火
星紀
娵訾
大梁
鶉首
鶉尾
卷之十七
雲氣統論
勝兵雲氣
將軍雲氣
姦賊雲氣
卷之十八
天
虹蜺
戰候
占風統論
刑殺占風
占逆風
八節占風
卷之十九
時加占烏情
雜占烏情
六甲占烏情
卷之二十
誓文
祭風伯雨師
老人星
析木
元枵
降婁
實沈
鶉火
雜雲氣
城上雲氣
伏兵雲氣
敗兵雲氣
地
雷霆
雜占
五音占風
十二位占風
風雨雜占
運加占烏情
時加占烏情
祭毗沙門
祭山川神
祭黃帝文
祭八神文
禡牙旗神文
禡五方旗文
禡五兵文
毀故文
祭蚩尤文
祭當境神文
禡門旗文
禡六纛旗文
禡馬文
回兵

虎鈐經卷第一

天功第一　地功第二　人用第三　三才應變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端。契地之力。乃有成爾。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靜。貴者運機。而賤者效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地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知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氣機動則應之以氣。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著。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爲乎。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負勝可知矣。王之於將也。闕外之寄。擇賢授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彀敵。詎有與尸之患乎。若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授柄匪人。任人不信。將不正應。內包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彀敵。甯免失律之困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爲乎。將之爲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冠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審爲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多端散之勢。勇怯見之走士焉。豈走士爲乎。我之於敵也。夫攻拔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齊。賞罰明也。獲兵殺將。

夸國削地者。豈敵彊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主而爲天下自內而造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大必藉地力。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立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知逆順焉。昧此道者。不能得地利必矣。善用地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備。居易用易必內戚。當有形之用。逆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夷其政。要以節其動。用以緩其約。不以疎慢爲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慎。不以暴急爲務也。如是者。乃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氣熱。北方之氣寒也。其氣異。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地。服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疾。凍溺之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北人之馬。南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反是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東北南之所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者。可變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每務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長短而用之也。是以善撫恤者勿煩。勞疲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使進攻。盧其遲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使與於決事。盧其猶豫也。多勇者勿與謀敵。盧其過輕也。精悍者使鬬。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採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行間。善鼠竊狗偸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聲。習奇材異譏者。使預談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輯强多力者。使斬關搴旗。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怯懦者。使營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諳山川。擇高下。水泉之利者。使地形。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之心。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易險阻。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糧儲。奇辭偉辨。能架虛矜大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牒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歷數之士。善占風雲吉凶者。爲候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時之士。諳奇龜者。爲卜筮之士。是四人者。雖推驗體測陰陽。各不可使相亂。貴其專一也。醫藥之人二十人已上。以兵數增之。獄醫亦如醫人之數。大將軍權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有善有惡。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不煩而動有功矣。

三才應變第四

易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爲大。軍雖氣銳時勝。（一作迅）天時而行。列散潰。旌旗紊亂。金鼓不節。擊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謀可破乎。許洞曰。天之所祐。正也。佔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跨有地利。將逮驕怠。謀詖不精。軍

陣散亂。如之何。洞曰。可擊也。彼獲天地之利。如何破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逆地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許洞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曰。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卒寇可爲主矣。或曰。彼如是也。我之動將之如何。許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後攻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何。曰。利爲主。何謂主。曰。動爲客。靜爲主。觀敵之動何如。乃應之。（大將言動者。不必戰陣時。敵人先動爲客也。但深探先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著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一作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怯之用。在於閑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不意。忽然交合。爲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遘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御之。許洞曰。大將止乘堅陣。嚴諸號令。雖敵來攻。勿與交戰。俟天變少霽。觀弱强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犯機。則如之何。曰。以積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卽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士卒不自撓亂。許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遇山川委曲。衆林蔽密。不見旗。鼓。）第一騎見賊。晝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馳告。夜用鼓如晝法。（恐敵間鼓擊。）急馳告。烟霧翳寒。風雷震撼。旗之不見。鼓之不聞。頓馳告。斯謂八卦探騎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凡大兵出。常以分部隊爲游兵。其將擇勇銳千人。別觀

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盤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坡壁窖隆。或坳汚沮洳。或草木蒙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何。許洞曰。迴渠洼（一作汚）澗。可以衝車突馳也。深峽隘口。可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可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隙。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險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脅當敵。屋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蒲蘆荻。枝葉臃腫。可以戈鋋（一作挺）當敵。此皆隨地之性也。或曰。寨柵之間。三軍已憩。寇敵乘間衝突攻發。當此之時。如之何。許洞曰。使勇者據其前。怯者匿其後。忽遽之時。怯者先驚。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別勇怯之用乎。曰。不然。善用兵者。防亂於未亂。備急於未急。結營既定。預擇彊勇者衛外。怯弱者附之。所以虛晦夜之急也。此皆隨人之性也。如是順天地人。預備之道者也。故易之卦以豫者預也。取預備之象爲難之用也。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用兵者可不審於此乎。

虎鈐經卷第二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將者國之腹心。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愼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誠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巇者。語言而不純者。目反仰視者。方坐內多虛慙者。行而瞠乎必照後者。目睛多白而有赤絡、蹭視不端者。此六者人有其一。斯人常蘧不臣之心。不可使之也。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熒朗。五岳相照。燕頷虎頤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臆。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詳諦而神骨俊拔者。雄壯有智謀人也。是五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至若神氣重濁。骨相不正。頭薄面淺。頸大腹細。目睛昏蒼。點睛近上。視顧不正。此皆志氣淺劣。智識庸人也。利害章卓而不能斷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恢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因事不擾。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難動而獨動之者。事有難安而能安之者。此謂志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象也。言語也者、神之發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決也。大矣。況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者。恃將也。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輕天下。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入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强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與師舉衆。列營結陣。視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度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者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一作和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深淺。若視諸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

精者。其學慮也。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於己善而斥人不善者。驕强人也。言欲發而却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諂者。志下劣人也。事而言直。氣怫而言煦。節而言大事不詳而强能。理矯而强正。此皆姦詐人也。是十有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遠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卷而不透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總者。公正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拊愉人也。言及陣敵。喜動色者。好勇人也。言及細微。而能剖析是非者。有智人也。言迂闊而卒近於理者。識深見遠人也。言少而事詳者。大度人也。語氣和而神色相稱者。善納衆人也。言徐徐而事備者。性緩而有德人也。言速而事當。性急而不躁有識人也。是十三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其三曰舉動。行有狼顧者。行與坐忽如驚恐者。非時言語、而手足紛拏者。方食而不飽棄起筋者。方坐而首偏、口目輾斜動者。行而唯恐有人逐者。欲坐而頻四顧、如有所脉者。方言物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已如不知、而目它視者。是十者。有其一。此皆心不誠實。多詐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轄。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如覆舟。神志安詳也。此皆智度沉深。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事。有人行事先己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用事不當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卒衆庸人也。舉不求詳而輒爲者。麤疎人也。巧妙而無神急用者。浮躁人也。所措捨矜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卓而不能斷之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決者。無斷人也。記一而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爲惡。以惡爲善者。姦人也。善恢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之也。有事簡而用當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者。因事不擾。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事有難動而獨動之者。事有難安而能安之者。此謂志有餘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之也。是以知貌也者、神之象也。言語也者、神之發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決也。大矣。況國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恃吞敵在將者。恃將也。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是輕天下。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四焉。入者皆無。何足以謂之將乎。其大者。一曰天將。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强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與師舉衆。列營結陣。視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揆日度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者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一作和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谿澗之深淺。若視諸掌。戰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使其往來。戈戟叶其

所用。指揮進退。習順其情。人馬無遠邇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野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飢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攻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此之謂地將者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練於酒。持身以禮。（一作公）奉上以忠。愛樂士卒。同雠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而不陵物。仁而不喪法。匿（一作暱）其小罪。決其大過。犯令者不諱其親。有功者不忌其讎。老者扶之。弱者攜（一作擕）之。懼（一作警）者撫之。疑者樂之。證者決之。蓋者詳之。賊者原之。失者扶之。亡者逐之。來者撫之。暴者挫之。智者原之。愚者悟之。强者抑之。懦者激之。勇者使之。横者殺之。服者赦之。此之謂人將者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裏。以人爲用。舉三將而能兼之。此之謂神將者也。行師之時。無失天時。無失地利。無失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即行。心無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繩以刑。敵聞之即艮（一作降）。當之即破。此之謂强將者也。師無多少。敵無强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其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者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强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者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逆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逆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道算矣。威將可附天將。（上能順天。下壯威。强將可附地將。上明地利。下知險遠。所宜附也。）猛將可附人將。（上明人心利害。下以結敵繫敵。所宜附也。）良將可保四方。曰雖有敏捷之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大史氏擇吉日。授之斧鉞。王入大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受命。拜而報曰。臣聞國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濟。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賜鼎鑊。以誓其衆。衆許。然後將乃辭而出。是以將之行也。不顧妻子。示其忠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示其衆於用將之於外也。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國家是務。其於己也。深。其於人也。至。是故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言則機泄。多好則智惑。寬則兼懈。暴則衆怨。將專權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讒則正人離。將好賂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怯。將擇色所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況機遠慮所以不失委時順變所以速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昵善厚讒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伏下。借賞必罰所以正人。明今審古所以照衆。卑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循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取其順也）止欲如山。鬬欲如雷。追擊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雪霜。（取其必殺也）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既受命。總專征之柄。臨師於野。舉而下令焉。不從令者必殺之。夫鼓不進。金不止。旗舉不起。旗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召之（一作卽）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之。夜傳刁斗。息而不振。裹鍪乖度。鎧戟不明。此謂懈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怒言。忿其不賞。主將所用。翫弄難治。此謂橫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舉器械。弓弩絕絃。箭無羽鏃。劍戟盾鈍。旗幟渝敝。此謂欺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俛首。而有難色。此謂狠（一作很）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先亂後。言語譊譁。不聞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詭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因而遯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給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蠹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言不到。不到而言到。多言而少。少言而多。此謂誤軍。如是者斬之。營壘之間。既非牆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之者。當斬斷之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斬。遂令吏士扶於外斬之。斬斷之後。使傳令告諸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遭與諸將議當斬。已處斷訖。公等宜觀此以自戒。是大將以禮行罰。使士卒無冤死。衆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穰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水戰之時。擂一通鼓。吏士皆嚴備。再擂一通鼓。士伍皆就船。將待（一作治）樓（一作艣）船各一（一作爲）。當其所擬幡鼓角各（一作爲）隨所戰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搶越。違令斬之。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擂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皆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一作往）者結屯住（一作往）。幡後。聞鼓音整陣。斥候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一作爲）安部陣。兵皆舉曰。不如令者斬之。若欲結陣對敵營。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陣。皆無喧譁。明鳴鼓。看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應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督兵者殺之。督戰之法。將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即斬之。一步受敵。餘步不進。敵者斬。臨陣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發者。與同罪。無將軍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戰陣。騎兵皆在軍南頭前陣。

又騎次之。游騎在後。若步騎與敵對陣。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金音。卽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焉。

虎鈐經卷第三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謀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勝敗第十七　知畜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兵機統論第十二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用、而應於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爲變也。兵者、既爲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文之風雲星辰有吉凶者、天將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恃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者銳。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之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爾。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知地理之險易者。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人事強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強弱利害、有勝敗之勢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於時。時合於理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爲勝。勝勢可以爲敗也。苟不知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雖於凶而難可釋。雖於吉而難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雖於險而事利。雖於易而事難。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極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雖於二作利而敵見其害。雖於害而我敗一作取其利。利害雜交。而不能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也。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中明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爾。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害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謀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行賞罰之公。愼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權。明成敗之國。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捨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而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伸人然後親之。先勝於敵。就敵然後勝之。故用兵必以糧儲爲本。謀略爲器。強勇爲用。鋒刃爲備。祿位爲誘。斬殺爲威。強弱相援。勇怯相聞。前後相趨。左右相赴。遠近相取。利鈍相蔽。步騎相承。長短相用。長兵短兵之用也敵欲堅陣。我則突其不意。敵欲直衝。我則備其所從。攻必先攻其所寡。擊必先擊其所動。薄者可突。長者可截。亂者可惑。疑者可協。夫軍之爲政也。勢在乎役無度。恩在乎賞不均。弱在乎逼迫。窮在乎絕地。陣在乎將失道。懼在乎將無勇。飢在乎遠輸。渴在乎窮井。軍之爲逸也。樂在乎安靜。利在乎實習。常其死在乎軍檢正。成其功在乎戰陣詳。如此者戰陣之術也。軍之卽於戰陣也。從生擊死。從實擊虛。從整擊亂。從利擊害。從逸擊勞。從有餘擊困窮。中陵之戰。不仰高。不逐深。不衝隘。不遮追。水上之戰。不違風。不逆流。林中之戰。不連翼。不相馳。草上之戰。不涉深。平陸之戰。不遠離。此戰法之利也。軍之禁也。不節語言必泄。不嚴令行必亂。不行賞。士必怠。行伍紊亂。由於昧暗。一作旺在明察以正之。晦夜驚怖。在鎭靜以嚴之。是以知陣之嚴整。軍吏之來也。軍吏之愛將之裏也。軍之所親。將之所在。非智賢孰能與此乎。

教戰第十四

諸教戰陣。每五十爲隊。從綷繒組槍幡教場左右兩各依隊次解幡立。隊伍相去各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士卒一時卽向大將廳下聽令。每隔一隊。定一作戰隊卽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卽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跪膝。倒槍坐。目看大將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喝鳴乎。呸去聲齊向前。到中間。一作界一時齊喝聲殺。齊入。賊退敗訖。可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爲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卽須聽去行。傳上架槍。側行回身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旗隊一看大將處兩旗交。卽五隊合爲一隊。卽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旗隊鬪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五旗交。卽十隊爲一隊。卽是五百人合爲一隊。其隊法及捲幡舉槍旗隊鬪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卽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三度。卽教畢。諸士卒一時聽大將旗

詞進止。第三聲角絕。即從頭引隊伍還軍。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法。先謀爲本。是以欲謀行師。先謀安民。欲謀攻敵。先謀通糧。欲謀疏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人和。欲謀守禦。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其通。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爲損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務其本。本壯則末亦從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謀以製敵。雖有百萬之衆。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必勝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陣。然後可以出陣。和於軍。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三和之道。何其可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鬬。食無餘則怠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歸咎。不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用耶。是以知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務大惠。善務有餘者。力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斷去猶豫之謂也。舉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萬變千機。然後動乎其中矣。率此以製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勝者。勝在我也。其在易曰。先天不違之義也。

勝敗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專。專勝有必敗之理。戰敗不可專。專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難定謀。狐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運後。二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若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欲必勝者。定謀貴決。機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審。兵權貴一也。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者、謂所愛者、謂所暱者、謂所親者、或子弟諸姻、同在軍中、若有主守者、犯命則先殺之也。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也。或者謂詐爲孤寡在圍中之類。衆有天之用也。天謂天所如雷霆。此之謂氣勢者也。士卒寡少。盛其鼓譟。張其旗爲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者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之。此之謂隨勢者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隙。此之謂地勢者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敗。以建大功也。又若累戰累敗。吏士畏於戰。敵人挫辱、故言勢不利也、。將無威德。謀慮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雖散。此之謂支勢者也。吏士譁譯。不循禁令。部伍不肅。此之謂輕勢者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乘五一作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擾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固守待之。嘽日持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俟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心益以懈矣。當於中夜潛令驍勇。銳其營壘。攻其無備。乘其亂。出精兵兩道擾之。地勢便則兩道出。不便則一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敵者矣。敵有特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僞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盤伏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洞曰。精勢在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爲務。鮮能精謀慮。彼見老弱。必輕進糅一作陵之。堅陣以俟。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爲我乘矣。敵有以假勢而到。

敵使來。曰數動色數異。而言卑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牢磨厚幣者。驕我也。使雖頻來。爲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搆我密謀也。使來言語辨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輯強者。恐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細詳之。將爲挾之。謂識見之時、以探挾輔而見、。謀者反其謀。謂臨許之、却挾其不備也、。驕者反其驕。拒其辭皆、使敵人信我爲驕也、。侮者陵之。衆兵裏挾、無端、。搏者示之。佯不知而反示之以虛事也、。將掩不備復之。佯聽其說、反挾其不備也、。欺者誅之。誅無謹以

知姦第十八

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百萬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逞三萬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國。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逞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敵國大小。敵衆多寡。皆以此類數知之也）是以知旗鼓多者。其兵少矣。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詐示以疲倦懈怠。使知之。敵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舉兵之期。然後設伏以待。亦可。）過半則邀擊之。敵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觀之。持久則衆心怠。失得敵有對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內攻爲用間得其敵心。然後擊之也）敵有幅勢者。可以突之。（掩不備也）此隨敵三敗勢攻之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強也。多敗者非弱也。舉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縱（一作隨）漂石者。水之勢也。火之剛（一作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木之勢也。故用兵之道。既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虎鈐經卷第四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哀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被圍第二十八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十可擊第二十四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用兵決勝。不可不聞。用間決中。不可不密。苟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回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提憊潛漏其言。厚貨誘敵所愛倖。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子女。與破馬精佩之飾。以求和解。熠其驕慢。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者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一作泄）之。（謀皆虛者。非實也。）俾得間焉。陰緩使還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人爲間者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反事示之。敵將爲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佯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選語言鄙鈍無智慮者。使於敵。令盛張皇我軍之強盛。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爲懼。以頌詞來間也。既行卽舉奇兵隨而毀擊之。此以明間而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亂。令心腹者以金寶餽其家。使潛揣敵情。此以內變爲間者也。其七曰、敵有謀臣。則潛行路。敵親信。搆讒於內。外以事應讒者言。使若臣相疑。自相殘害。此以讒人爲間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間者也。是以知間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間之道。在乎微密潛誠。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不講。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脈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樂矣。或一脈不來。一氣不通。未有免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顧而不窮。斯爲妙矣。

近。如是而敵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輕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傷殘。卽棄其鼓旗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輕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逃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輕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盛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輕也。敵結陣不顧死地之地。而鼓旗整肅者。五不可輕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使與衆同。非國工也。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險者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撓。五曰提。窮途逢谷。死絕之地。敗壘夷壁。馳突之所。衆以險也去焉。我當內軍固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提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衆我寡。力殫糧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敢血奮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提寡少之兵。突強鋭之衆。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地而鬬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人大震。衆以爲危。我不以怠遽自亂。當有危之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士。坐甲以俟。結營數里四圍。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梢。多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德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衆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以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順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過平川大澤。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等差。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器糧處於中軍。賓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怠遽。周章。當寅提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淵。雖使之奔衝。馳突不可要動。何也。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逆順。叢林我不深覩其厚薄。且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候之。必有蹉跌却奪之困。可不愼哉。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利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動。我取順息。是謂地機。審探敵事。因而爲之。以中敵情。使敵不知爲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霆。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芻積儲。士馬習閑。凡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利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攻城掠地者也。

被圍第二十八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甲兵堅利。儲畜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匱。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卽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益我力焉。援之不到。俟敵困懈。出奇以戰。（如武昌臨水上。轉漕而出。一如田單卽墨火牛之類是也。）何謂卽戰。許洞曰。既圍卽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困（一作用）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二。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一面皆如之。（一面皆敵示以閑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解。陰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安其內而後反其外可也。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壁。過而圍之者。險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潛渠池。去圍百里。廣途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游兵。分部往來。提舉遏急。則救應之。圍中寇敵窮。壁虛。以可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敵路者。謂敵人歸路及餘路也。）本圍質三面。兵士嚴爲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若圍一心死守。（一作出圍各求生路。）奔則心散。）奔則伏兵發。戰則志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爲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逢一人。不可輕動。防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林焉勵士坐甲以俟。結營之地。夜於營數里四圍。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梢。多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德兵。則中營出輕兵援之。賊衆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以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順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寇。所行之地。過平川大澤。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等差。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器糧處於中軍。賓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怠遽。周章。當寅提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淵。雖使之奔衝。馳突不可要動。何也。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逆順。叢林我不深覩其厚薄。且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候之。必有蹉跌却奪之困。可不愼哉。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遇之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遏也。機事速疾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伐者。可間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擊也。親愛人者。可侮也。（侮一作悔。）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是皆一術者。可擊也。儘而善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駿之無疑也。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誼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浪與戰者。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躓不成部伍二也奔其鄉里趨其城壁三也（雖有生路可往士卒無鬬志矣）輜重甲兵散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又若敵人雖敗銳氣不減一不可也循溪澗水流忽（一作急）絕者過已過二也（虛其詐敗欲我逐之）然後發其伏兵者也）更十奔走不甚顛躓步騎不相參錯四也（虛其亦詐也）淮間心安故走不顧也）敵收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無路可走必還窮食盡更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追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俟衆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詭敵第三十三

兵者詭道也卷舒萬變雖天地鬼神不可使測之（不可使測之一作見使知之）是故詭敵之道其術有二敵使到以權臣私之豐寶貨露試疑爲結使者之術使其信我不疑然後以擒（一作惑）之復以國家事泄（曾以國家虛實似是而非者）既密乃反搆敵意料不以我爲疑即以通情於敵君示舉兵期與地以內應之待期（一作奇）則以精兵出不意捣其虛我外通之其術一也（內虛雖皆詐誑也亦爲我臨兵之害）慕勇敢者以爲待一旦作爲怒笞之見血即潛使竄敵復囚其妻子俾知之而爲怨（一作忿）我以密事告（亦虛事也）使傳聞於敵詐言以某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爲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撤而刈之敵有民人誘而（一作虜）之陰賂敵之諮人使進敵美女以惑其意獻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誤之迨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功立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尚何敵之不克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兵防禦量人數多少分爲步騎中營大將所居外營環列營陣所備之地不空虛焉敵來襲擊四面皆救援急則引中營之兵以赴焉表裏互相救也（虛敵人擊其一處則立左右營陣以護防矣）

遠近第三十六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虛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善攻敵者營前掩後擊東擊西出敵所不趨趨敵所不意利而誘之安而動之逸而勞之飽而餓之覩其無備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漲大整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整林剡木聯爲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濟之則令彼陰此行我則不然也）中夜陰令精兵銜枚於他處乘筏而渡擊泠流屯守（一作誤）敵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戰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

虎鈐經卷第五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水第四十一　料鹿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料川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險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彼難以反曰挂居挂地先詳敵無備伏兵絕其歸路則利焉敵有備而出則自鬬焉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敵引兵而去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海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向嶮絕曰隘我先居隘地整其營陣待敵絕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言盈陣者陣絡隘口）實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營壘之遙曰遠（有險阻地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戰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爲寶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通糧道。進退皆利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縣車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壯。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明令嚴三可用也。我強敵弱四可用也。天將夙著恩使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者有三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前無利誘。士卒退心二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三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可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糧道生路皆絕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力戰則利。長戰則害。欲令吏卒死戰者二也。爲敵所逼。糧芻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以用者三焉。彼衆我寡一也。利害未審。矯衆強爲二也。將心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亞而遶林木者。勿營。慮四週有伏也。山遠於路者。不可安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爲敵所絕也。左右前後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蹊路。相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諸山坂及野地者有林近我。我利。若得之。戰則爲伏。急則爲藏。守則爲薪也。苟能知山林之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黃濁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黑者。食之下也。（水黃濁，以瓶接之，可以澄清。）皆懼怯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往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月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上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杵如枝。或曰赤爲木。我則俟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上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伏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爲木能生火也。日爲火。亦俟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上勝氣。如白粉者。白爲金。水日金時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敵上勝氣。黃如土塵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皆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擊之。黃者土也。塵者亦土也。不言雲氣如水狀而及色黑者。緣黑氣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稅舍。逼近於囚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氛氣及敵上雲氣形與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師進戰。我軍上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據守。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下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上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險阨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供軍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

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俟敵陣稍動。則總我兩哨之兵乘之。若敵陣背而稍回。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肅如一者。此將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皆將軍趣味不能擇地利。使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得地利者也。不可輕擬。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列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聽軍政。外不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陣左右山峽而不能登者。可擬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擬也。是知善戰者。莫不能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營第四十四

敵營糧道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營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營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營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營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營周密而兵寬者。不可輕之。敵營四周守備不均者。臨其虛處以攻之。敵營前後左右有出入之便者。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陣法也。

料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於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旺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旺。他人皆懼怯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往乎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旺。以月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上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杵如枝。或曰赤爲木。我則俟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上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伏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爲木能生火也。日爲火。亦俟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上勝氣。如白粉者。白爲金。水日金時皆不可也。苟金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可克矣。敵上勝氣。黃如土塵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皆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擊之。黃者土也。塵者亦土也。不言雲氣如水狀而及色黑者。緣黑氣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稅舍。逼近於囚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氛氣及敵上雲氣形與色。以五行相生相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師進戰。我軍上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據守。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下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料用地形第四十六

兵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上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險阨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供軍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

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圍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則曰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戰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之謂何也。曰。若敵衆深入吾境。營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距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必宜。令立告諸吏士。將戰之際。後今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勢倦疲傷者。如飢渴失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整撓其衆。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如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移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坂半隱半出。長林土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前後可設伏也。旗數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不如此來必伏。與衆也。欲爲疑兵也。我已奔逸。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爲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法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之載其物。則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以此取功。苟敵人能料我。當順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懸缶不反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失其衆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許洞曰。觀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令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要衝。使其勢倦疲傷者。如飢渴失氣之狀。或數搖動其旗。或數整撓其衆。使吏士喧譁。應敵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曰。敵如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跋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險道狹路。可擊也。旌旗亂動。可擊也。陣數動移。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移行未息。中可設伏也。山坂半隱半出。長林土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崖岸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前後可設伏也。旗數亂動。陣數動移。前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防有伏也。古法曰。鳥起者伏也。衆樹動者來也。不如此來必伏。與衆也。欲爲疑兵也。我已奔逸。多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起之類也。又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遁。恐後人逐者。設此爲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多慮。爲反古之法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兵法如車之載其物。則車之用。則東西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虎鈐經卷第六

水戰第四十八　水利第四十九　水攻第五十　過水第五十一

尋水脈第五十二　火利第五十三　火攻第五十四　守城第五十五

築城第五十六　城壘第五十七　防城第五十八　反沒第五十九

弩臺第六十　烽火臺第六十一　望樓第六十二　塢鋪第六十三

遊奕第六十四　守城具第六十五　攻城具第六十六　地聽第六十七

失道第六十八

水戰第四十八

凡水戰之具。船闊狹長短大小。戍人多少。以米爲則。一人重米一石。則人數積而可知也。棹篙撐帆席組纜。索沈石測度。與常船不殊。船上安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枻幡幟。開弩窗矛穴。礮車置礮木鐵汁。狀如守城。王濬伐吳。作大船。長二百四十步。建飛橋閣道。可以奔馬馳車。忽遇大風。則人力不能制。甚不便戰鬬。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張形勢。蒙衝以犀蒙覆。船背兩廂。開製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退。戰船也。鬬艦。艦船舷上設牆。可蔽半身。牆下開製孔。舷內五尺建棚

爲女牆重列。戰格上無覆。皆前後左右樹牙旗金鼓。戰船也。走舸。艦上重列女牆。棹櫂多。戰卒選驍勇精銳者。乘走往反如飛鶚。乘人不及。旗幟金鼓列之於上。戰船也。遊艇。小艇。船無女牆。船上置本牀。左右隨艇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伺進止。迴軍轉陣。其狀如艦。海船頭低尾高。前小後大。如鶚之狀。左右置浮板。如鶚翅翼。雖風波激大無傾倒也。掾上。左右皆張生牛皮。爲之趾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

水利第四十九

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強。蓋用水者。其道有四。一曰因。二曰逆。三曰賊。四曰絕。因水之用。其道有二。或絕中流而柵。我得上游。因風之利。可以鼓棹縱火。順流衝之。柵絕而過。風轉則止。又若敵在下。士馬逆流。我得上游。可以攻之。此二者所謂因者也。逆水之用也。則爲崇隄以障其下。注溢於內。然後引之以灌。所謂逆者也。賊水之用也。敵所以賴水也。營潛以水攻。審地理。陰爲畎澮。導之他處。竭敵所賴。所謂賊也。絕水之用也。或以薪水土石。實舟沈之。於上別爲長渠泄之。或爲沙囊於上流。以壅其水。欲水行則以決囊。所謂絕者也。用水之道。有其地。非所用而必用。反爲所害。順則善矣。

水攻第五十

先址水之高下。水平水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開整爲三池。槽闊一寸三分。池開相去一尺五分。開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闊狹微少於池。箱厚二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爲轉開。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砂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到數十里。因力所及。置照板。度竿。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照板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上二尺。兩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尅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尅。隨所向遠近高下。置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之。三浮木齒及照板。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來。尺寸相乘。則山澗水源。高下淺深。可以分寸度矣。

過水第五十一

編筏一。凡縛艤。雙爲筏。餘開闊五寸。深受三石米。力勝一底。以勾繩連之。編棆於上。形長而方。前置板頓。後置板棉。左右掉之。棆筏。棆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根爲一筏。去鐙辮束。爲魚鱗次。棆括而縛之。可度四百一十六人。爲三筏。計用一萬二千五十根。渡人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則一軍濟矣。挾絙以善水者。繫小絙於要處。先浮大木。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及繫於樹。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分爲十道渡之。浮囊以渡。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兩浮而渡。

尋水脈第五十二

無水之地。擇地有黃羊糞者。必有水。砂鹹甘潤者下有水。細草蒙茸。與無水處不同。潤亦如之。

火利第五十三

將有火之用。先知其日。（月者。謂春內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大風。可放也。）次順其風。（火順風也。）利爲飛火。（飛火者。謂火矢火箭之類也。）相守不動。利於姦火。（姦火者。因其人衆。兩陣相合。御風之便。揚一作楊。）虛設烟利爲燧牛以俟之。若敵於上風放火。我亦縱火爲解火法。（雖燒門樓大艦大城。我使無損。以伍外火。亦此類也。）凡入敵境。都邑窮匿。城隍須壍。山川非設險之地。而非敵所恃者。則存之。苟拔敵所恃之邑。皆火之。放火爲兵之大利也。

火攻第五十四

月對在一作東壁南箕翼軫之夕。則設火候。風以焚之。（四時亦其火利偏攻。）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薪。及束爐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動。勿攻。火獸以艾爐置瓢中。開四孔。繫野豬獐鹿項下。針其尾端。望敵營而縱之。奔走入草。內則火起。火獸以胡桃空中實艾。開兩口。復合之。繫野鷄項下。針其尾而縱之。飛宿於草上。則火發。

守城法第五十五

城不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人衆。糧寡而柴水不供。壕薄而攻具不足。士疎地下。泥濘可設。人戶疲悴。脩緝未就。凡此類者。遠從之。營壘高厚。城壁清深。糧食衆多。地利險阻。所謂無守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築城第五十六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工。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積數一作利）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舊築土二丈。許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百步之城。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六九一作十步。計工八萬四千六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也。其出土負畚。並計之於工內矣。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籠千所。却敵臺上建候樓。以跳板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瞭視。以備警急。

城壕第五十七

鑿壕之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二丈加底闊一丈。積數大半得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丈。得數一十五丈。每工日出三丈。計工五人。一步五尺。計工二十五人。十步。計工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工二千五百人。三百六十步。計工九千人。率一里。則百里可知也。

防城第五十八

城上。一步一作里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

武相兼.量才授任.而統領精銳.驍勇.或十隊.或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爲一作領隊巡城.曉諭.激勸.赴役.城上分四隊.別立四表.以爲攻城之候.焉.若敵欲攻之處.去城五六十步.卽舉一表.擡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舉女墻.舉四表.夜則舉火.如表法.城上四隊之閒.各爲一作管八旗.若須水.漂枋板.舉旗.須灰炭.鋼鐵.舉赤旗.須礌木.檑.舉白旗.須水湯.不潔之物.舉黑旗.須毛氈.麻.砂石.磚瓦.舉黃旗.須弩.箭.鏃.鏃.鏃

二丈。以新鋭薄皮鞁口如鼓。令聽耳者於井中枕盆而聽。則去城五百步悉知之。既審其處。我則隨地鑿穴近之。以乾艾一石燒令烟出。乃用板於穴下封之而令烟洩。破置四柱長短爲之。其下四面著橫栝。半之。則前及左右著栝。後其下著。其頂上左右亦頂轉輪。致卒其面。夜開設有警。火油盛盛水。於城上擲安火上。盛敗火滅。救火用水筒。敵若縱火焚樓櫓。以鑿竹長一丈。鑱去節。以生薄皮爲袋。令貯水二三石。將筒網於袋內。急縛如鞴筒。令將士三五人。擔水口急注之。救火每門常設兩具。無竹。卽以木合筒漆之。而用井水錢筒二十百一作具助之。門內常以鑊貯火。用燕尾炬縛竿隨其架所宜爲之。其絚索之類。隨其破大小增減。竿稍歷其細。從窠。窠中盛礮。其架編全竹爲衣。以救敵矢石。狗爵破。前設兩長柱。中著橫竿。如前。破狀與衣亦然。旋風破。左右著二方水亦如之。鑿一孔。通其下柱。左右前後皆可運轉。埋之於地。其頂轉輪著竿如前狀。此破不用衣。

虎鈐經卷第七

旗幟第六十九　大將旗鼓第七十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金鼓第七十二　鼙角第七十三　鼓角第七十四
漏法第七十五　傳筒第七十六　測影第七十七
旗幟第六十九

旗幟者。軍中之標表也。以門旗爲首。竿上置金鋼珠大灌。深紅八幅。樹大將牙帳前。鼓坐其下。五方旗各按方面。將有事旗戰陣。大將齋戒。潔心淨服。俟天清星皎。中營立壇。率諸將校宣祝文。隨方面祭之。大將之行。先以五色旗導引之。衝向方位。甲乙日青旗。丙丁日紅旗。戊己日黃旗。庚辛日白旗。壬癸日黑旗。五方旗所向准破或前後林藪險隘。下斧鑿斫伐開道。舉青旗。前有山峽高峯深溪無避賊處。復風火相逼。卽抽兵要逐風燒草以避賊。舉紅旗。前遇敵列陣。卽排列幟重。引兵結陣。擇高勝地守隘以拒賊。舉白旗。前值山川地濘卑溼。溪澗不平。舉皁旗。前平原大澤無他患害。舉黃旗。五色牙帳旗。隨天地一作氣四時雲色舉之。見青雲舉青旗。他皆同此。脈土以青旗。脈火以皁旗。脈金以紅旗。脈水以黃旗。脈木以白旗。脈旌旗之上。文以熊虎者。象其猛也。文以鵰鶚者。象其鬬也。文以日月星辰者。法天文也。文以鬼神雲氣者。如其變

也。坐罪人於白旗之下。殺之於黑纛之下也。初得敵人。剖其心以祭旗。塗其血以釁鼓。爲我之號者。隨我所主焉。故春秋傳曰。建施旌旗以威其目。夜施火鼓以威其心。是故旗幟之用。大軍之本也。

大將旗鼓第七十

纛六口。植二根。以豹尾爲槍。居門旗後。前五方旗。隨所六纛在營亦在纛後。殿敬鼓一十二面。居大將前。左右列六纛下。用一十二具旗鼓。前列代金旗隊二百五十口。倘色圖畜。與諸隊同。每一旗五麾。認旗二百五十口。倘色圖畜。與諸隊不同。各因爲認。出居隊後。恐卒伍交錯。

陣將旗鼓第七十一

門旗不得用紅色。嫌亂。大將鼓一百二十五面。恐疑懼敵人用之。甲五分。七千五百領。戰袍四分。五千領。槍十分。一萬二千五百根。綱傘一作筏牛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馬軍以團伐牌一伐。分支弩二分。弦三付兵一分。二千五百張。弩七千五百條。弦二十五萬七千五百條。弦三十七萬五千。箭弓十分。弦三付矢二十六萬隻。一萬三千五百糙弓二口。陌刀二分。三千五百口。槍二分。三千五百條。馬軍及陌刀。並付以鎚鉞斧一作四支。

金鼓第七十二

周禮六鼓。樂人掌教六鼓。以節樂和軍旅。一曰鋼鼓。二曰鐃鼓。凡在軍中金之制有四。司馬法曰。卒長執鐃。兩司馬長執鐸。進軍鳴鐸。退軍鳴鐃。大戰之時。擊鼓以進。擊金以退。一作止三曰錞。周禮曰。以金錞和鼓。四曰鐲。以節鼓。鄭元曰。鐲、鉦也。軍行鳴之。以節鼓也。五曰鐸。周禮曰。以金鐸通鼓。鐸、鈴也。刁斗、按黃帝大傳曰。與蚩尤戰。擊之以警夜也。六曰鉦、樂志曰。鉦形如半鍾。旁有小柄。樂師持之以和樂節制。鉦者進退用之。有征之義也。

蠡角第七十三

黃帝戰蚩尤。吹角。長六尺。聲甚鳴。後有涿鹿之敗。帝問曰。所吹何物。蚩尤曰。角也。吹之則風霧俱集。後以六尺曰角。五尺曰蠡。近世列陣。金鼓之外。餘無他聲號。或陣形長爲山谷所掩映。虛不能照。宜於陣兩啃爲蠡角。啃牌大小雅之值敵攻哨。則吹之爲號。中軍吹而應焉。

鼓角第七十四

鼓角者。大將之威德。十萬兵已上。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五萬兵已上。大角一十六具。大鼓四十二面。一萬兵已上。大角六具。大鼓一十四面。或深入敵境。欲敵人畏。謂我師旅大。雖但多著之。不用此法也。動鼓角之時。日沒前二刻。先吹小角。次吹大角。一會十六聲。三會計四十八聲。爲一曲。畢。擊鼓三會。開第一會五十六聲。六疊一閉。三閉畢。吹大角一十六聲。引第二會鼓五十六聲。六疊一閉。三閉畢。軍門鎖諸將各按部靜吏士。無敢譁譟。傳刁斗。

報更漏。謹巡警。晚起角在四更二點。吹小角畢。吹一作叫四更三點過吹大角。引第一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閉。三閉畢吹。一作叫四更四點過吹大角。引第二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閉。三閉畢吹。大角引第三會鼓四十五聲六疊一閉。三閉畢叫。五更一點過吹泊。五更四點轉鼓。至天曉一十八轉叫。五更五點過鼕鉦一百五十聲。絕聲。鼕鼓三百聲。絕。軍門鎖開。大將軍嚴裝坐牙帳之上。引諸將以次朝。

漏法第七十五

木槽一枚。八角。高二尺四寸。闊二尺三寸。雜色裝畫。金銅銀釦。及蓋水匱三片。其闊二尺四寸。厚一寸五分。布黑漆。貯水生銅鑼一口。闊一尺九寸。深一尺五寸。重七十斤。金銅引水龍一條。長二尺六寸。前脚踏虛。譬朵一枝。重二十斤。龍腹中熟銅飲水鴉烏一條。內空長四尺八寸。圍一寸。尺圍一尺二寸五分。并脚下卷荷坐水雕獅子四箇。裝襯。盡力士柱頭。鍍金寶珠二枝。及鐵涉一松。一作枝闊二寸五分。長三寸六寸。金銅釘鉸水秤一梁。身長五尺六寸。徑一寸五分。金銅象鎚一枝。連鏁九寸。共重七斤半。平一作準竿一條。長六尺。竿身八楞。圍八寸五分。向本上雕一隻腳踏蓮花。坐向下卷雲座。金銅銀釦。及曲尺金銅工正一枝。長一尺五寸。熟銅鍍金壺一枝。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尺。金銅連鏁三條。各長二尺二寸。及連金銅小蓋一枝。闊三寸五分。共重一十四斤四兩。銅鴈一枝。重十八銖。大鼓一面。闊一尺一寸。深七寸。蟠龍邊腔彩畫。鉦一面。厚四分。銅水斗一枝。平準竿一條。皆以約漏刻數之。

傳箭第七十六

每時有八刻二十分。一刻六十分。一日十二時。合一百刻。冬至前三日。改第一箭。晝四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六十刻。日入申時八刻每更一十一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二十四分。後三日。改第二箭。晝四十一刻。日入酉牛刻每更一十一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一十八九一作分後九日。改第四箭。晝四十三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七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一十一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一十六分。大寒後三日。改第五箭。晝四十四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五十六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一十四分。立春前三日。改第六箭。晝四十五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五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十一刻。每點二刻一十二分。後六十日。改第七箭。晝四十六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五十四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十刻四十八分。每點二刻九分。雨水初日。改第八箭。晝四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五十三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十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四分。驚蟄後三日。改第十箭。晝四十九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二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十刻二十一分。每點二刻一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十刻一十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十刻一十五分。每點二刻二分。春分後三日。改第十三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十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九分。後六日。改第十四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十刻九分。每點一刻八分。清明後三日。改第十五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十刻六分。每點一刻七分。後六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分。每點一刻六分。穀雨後三日。改第十七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一十刻。每點一刻五分。後六日。改第十八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卯時初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分。每點一刻四分。小滿後三日。改第十九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卯時初刻夜四十三刻。日入酉時九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三分。後六日。改第二十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卯時初刻夜四十二刻。日入酉時九刻半每更九刻三十二分。每點一刻二分。夏至前三日。改第二十一箭。晝六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四十一刻。日入酉時十刻每更九刻二十八分。每點一刻一分。後六日。改第二十二箭。晝六十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四十刻。日入酉時十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小暑初日。改第二十三箭。晝六十二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三十九刻。日入酉時十一刻每更九刻二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四箭。晝六十三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三十八刻。日入酉時十一刻半每更九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五箭。晝六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三十七刻。日入酉時十二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六箭。晝六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三十六刻。日入酉時十二刻半每更九刻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七箭。晝六十六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三十五刻。日入酉時十三刻每更九刻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八箭。晝六十七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三十四刻。日入酉時十三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九箭。晝六十八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三十三刻。日入酉時十四刻每更八刻四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箭。晝六十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三十二刻。日入酉時十四刻半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一箭。晝七十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三十一刻。日入酉時十五刻每更八刻三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二箭。晝七十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三十刻。日入酉時十五刻半每更八刻二十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三箭。晝七十二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二十九刻。日入酉時十六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四箭。晝七十三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二十八刻。日入酉時十六刻半每更八刻二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五箭。晝七十四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二十七刻。日入酉時十七刻每更八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六箭。晝七十五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二十六刻。日入酉時十七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七箭。晝七十六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二十五刻。日入酉時十八刻每更八刻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八箭。晝七十七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二十四刻。日入酉時十八刻半每更八刻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九箭。晝七十八刻。日出辰時十刻夜二十三刻。日入酉時十九刻每更八刻。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箭。晝七十九刻。日出辰時十刻半夜二十二刻。日入酉時十九刻半每更七刻四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一箭。晝八十刻。日出辰時十一刻夜二十一刻。日入酉時二十刻每更七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二箭。晝八十一刻。日出辰時十一刻半夜二十刻。日入酉時二十刻半每更七刻三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三箭。晝八十二刻。日出辰時十二刻夜十九刻。日入酉時二十一刻每更七刻二十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四箭。晝八十三刻。日出辰時十二刻半夜十八刻。日入酉時二十一刻半每更七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五箭。晝八十四刻。日出辰時十三刻夜十七刻。日入酉時二十二刻每更七刻二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六箭。晝八十五刻。日出辰時十三刻半夜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十二刻半每更七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七箭。晝八十六刻。日出辰時十四刻夜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十三刻每更七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八箭。晝八十七刻。日出辰時十四刻半夜十四刻。日入酉時二十三刻半每更七刻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九箭。晝八十八刻。日出辰時十五刻夜十三刻。日入酉時二十四刻每更七刻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箭。晝八十九刻。日出辰時十五刻半夜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十四刻半每更七刻。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一箭。晝九十刻。日出辰時十六刻夜十一刻。日入酉時二十五刻每更六刻四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二箭。晝九十一刻。日出辰時十六刻半夜十刻。日入酉時二十五刻半每更六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三箭。晝九十二刻。日出辰時十七刻夜九刻。日入酉時二十六刻每更六刻三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四箭。晝九十三刻。日出辰時十七刻半夜八刻。日入酉時二十六刻半每更六刻二十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五箭。晝九十四刻。日出辰時十八刻夜七刻。日入酉時二十七刻每更六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六箭。晝九十五刻。日出辰時十八刻半夜六刻。日入酉時二十七刻半每更六刻二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七箭。晝九十六刻。日出辰時十九刻夜五刻。日入酉時二十八刻每更六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八箭。晝九十七刻。日出辰時十九刻半夜四刻。日入酉時二十八刻半每更六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九箭。晝九十八刻。日出辰時二十刻夜三刻。日入酉時二十九刻每更六刻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六十箭。晝九十九刻。日出辰時二十刻半夜二刻。日入酉時二十九刻半每更六刻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十一箭。晝五十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五十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二箭。晝五十一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五十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十刻一十八分。每點二刻一分。春分前三日。改第十三箭。晝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九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十刻一十五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四箭。晝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十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五箭。晝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十刻九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六箭。晝五十五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十刻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七箭。晝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十刻三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八箭。晝五十七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一十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十九箭。晝五十八刻。日出卯時初刻夜四十三刻。日入酉時八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箭。晝五十九刻。日出卯時初刻夜四十二刻。日入酉時九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一箭。晝六十刻。日出辰時一刻夜四十一刻。日入酉時十刻每更九刻三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二箭。晝六十一刻。日出辰時一刻半夜四十刻。日入酉時十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三箭。晝六十二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三十九刻。日入酉時十一刻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四箭。晝六十三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三十八刻。日入酉時十一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五箭。晝六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三十七刻。日入酉時十二刻每更九刻一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六箭。晝六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三十六刻。日入酉時十二刻半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七箭。晝六十六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三十五刻。日入酉時十三刻每更九刻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八箭。晝六十七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三十四刻。日入酉時十三刻半每更九刻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二十九箭。晝六十八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三十三刻。日入酉時十四刻每更八刻四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箭。晝六十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三十二刻。日入酉時十四刻半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一箭。晝七十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三十一刻。日入酉時十五刻每更八刻三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二箭。晝七十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三十刻。日入酉時十五刻半每更八刻二十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三箭。晝七十二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二十九刻。日入酉時十六刻每更八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四箭。晝七十三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二十八刻。日入酉時十六刻半每更八刻二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五箭。晝七十四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二十七刻。日入酉時十七刻每更八刻一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六箭。晝七十五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二十六刻。日入酉時十七刻半每更八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七箭。晝七十六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二十五刻。日入酉時十八刻每更八刻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八箭。晝七十七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二十四刻。日入酉時十八刻半每更八刻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三十九箭。晝七十八刻。日出辰時十刻夜二十三刻。日入酉時十九刻每更七刻四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箭。晝七十九刻。日出辰時十刻半夜二十二刻。日入酉時十九刻半每更七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一箭。晝八十刻。日出辰時十一刻夜二十一刻。日入酉時二十刻每更七刻三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二箭。晝八十一刻。日出辰時十一刻半夜二十刻。日入酉時二十刻半每更七刻二十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三箭。晝八十二刻。日出辰時十二刻夜十九刻。日入酉時二十一刻每更七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四箭。晝八十三刻。日出辰時十二刻半夜十八刻。日入酉時二十一刻半每更七刻二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五箭。晝八十四刻。日出辰時十三刻夜十七刻。日入酉時二十二刻每更七刻一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六箭。晝八十五刻。日出辰時十三刻半夜十六刻。日入酉時二十二刻半每更七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七箭。晝八十六刻。日出辰時十四刻夜十五刻。日入酉時二十三刻每更七刻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八箭。晝八十七刻。日出辰時十四刻半夜十四刻。日入酉時二十三刻半每更七刻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九箭。晝八十八刻。日出辰時十五刻夜十三刻。日入酉時二十四刻每更七刻。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箭。晝八十九刻。日出辰時十五刻半夜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十四刻半每更六刻四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一箭。晝九十刻。日出辰時十六刻夜十一刻。日入酉時二十五刻每更六刻三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二箭。晝九十一刻。日出辰時十六刻半夜十刻。日入酉時二十五刻半每更六刻三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三箭。晝九十二刻。日出辰時十七刻夜九刻。日入酉時二十六刻每更六刻二十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四箭。晝九十三刻。日出辰時十七刻半夜八刻。日入酉時二十六刻半每更六刻二十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五箭。晝九十四刻。日出辰時十八刻夜七刻。日入酉時二十七刻每更六刻二十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六箭。晝九十五刻。日出辰時十八刻半夜六刻。日入酉時二十七刻半每更六刻一十六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七箭。晝九十六刻。日出辰時十九刻夜五刻。日入酉時二十八刻每更六刻一十二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八箭。晝九十七刻。日出辰時十九刻半夜四刻。日入酉時二十八刻半每更六刻八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九箭。晝九十八刻。日出辰時二十刻夜三刻。日入酉時二十九刻每更六刻四分。每點二刻。後六日。改第六十箭。晝九十九刻。日出辰時二十刻半夜二刻。日入酉時二十九刻半每更六刻。每點二

五刻半每更九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五十七分清明初日改第十三箭盡五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四十八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九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五十五分後九日改第十四箭盡五十三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四十七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九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五十二分穀雨後三日改第十五箭盡五十四刻日出卯時二刻夜四十六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九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五十分立夏前三日改第十六箭盡五十五刻一日出卯時一刻半夜四十五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九刻每點一刻四十八分後六日改第一箭盡五十六刻日出卯時一刻夜四十四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八刻四十五分每點一刻四十六分小滿初日改第二箭盡五十七刻日出寅時半刻夜四十三刻日入酉時八刻半每更八刻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四十四分後九日改第三箭盡五十八刻日出寅時一刻夜四十二刻日入酉時九刻每更八刻二十七分每點一刻四十二分芒種後三日改第四箭盡五十九刻日出寅時一刻半夜四十一刻日入戌時初刻每更八刻一十八分每點一刻四十分後六日改第五箭盡六十刻日出寅時二刻夜四十刻日入戌時初刻半每更八刻每點一刻三十八分小暑初日改第六箭盡六十一刻日出寅時二刻半夜三十九刻日入戌時二刻每更八刻二十七分每點一刻三十六分後九日改第七箭盡六十二刻日出寅時三刻夜三十八刻日入戌時二刻半每更八刻一十八分每點一刻三十四分後六日改第八箭盡六十三刻日出寅時三刻半夜三十七刻日入戌時三刻每更八刻每點一刻三十二分大暑後三日改第九箭盡六十四刻日出寅時四刻夜三十六刻日入戌時三刻半每更七刻九十六分每點一刻三十分後九日改第十箭盡六十五刻日出寅時四刻半夜三十五刻日入戌時四刻每更七刻八十七分每點一刻二十八分立秋前三日改第十一箭盡六十六刻日出卯時初刻夜三十四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七刻七十八分每點一刻二十六分後六日改第十二箭盡六十七刻日出卯時初刻半夜三十三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七刻六十九分每點一刻二十四分後九日改第十三箭盡六十八刻日出卯時一刻夜三十二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七刻六十分每點一刻二十二分處暑初日改第十四箭盡六十九刻日出卯時一刻半夜三十一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七刻五十一分每點一刻二十分後六日改第十五箭盡七十刻日出卯時二刻夜三十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七刻四十二分每點一刻一十八分後九日改第十六箭盡七十一刻日出卯時二刻半夜二十九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七刻三十三分每點一刻一十六分白露後三日改第十七箭盡七十二刻日出卯時三刻夜二十八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七刻二十四分每點一刻一十四分後六日改第十八箭盡七十三刻日出卯時三刻半夜二十七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七刻一十五分每點一刻一十二分後九日改第十九箭盡七十四刻日出卯時四刻夜二十六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七刻六分每點一刻一十分秋分前三日改第二十箭盡七十五刻日出卯時四刻半夜二十五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六刻九十七分每點一刻九分後六日改第二十一箭盡七十六刻日出卯時五刻夜二十四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六刻八十八分每點一刻七分後九日改第二十二箭盡七十七刻日出卯時五刻半夜二十三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六刻七十九分每點一刻五分寒露初日改第二十三箭盡七十八刻日出卯時六刻夜二十二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六刻七十分每點一刻三分後六日改第二十四箭盡七十九刻日出卯時六刻半夜二十一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六刻六十一分每點一刻一分後九日改第二十五箭盡八十刻日出卯時七刻夜二十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六刻五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十六箭盡八十一刻日出卯時七刻半夜一十九刻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六刻四十三分每點一刻二十四分霜降後三日改第二十七箭盡八十二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十八刻日入酉時八刻半每更六刻三十四分每點一刻二十二分後九日改第二十八箭盡八十三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十七刻日入酉時九刻每更六刻二十五分每點一刻二十分後六日改第二十九箭盡八十四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十六刻日入酉時九刻半每更六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一十八分後九日改第三十箭盡八十五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十五刻日入酉時一刻每更五刻九十七分每點一刻一十六分小雪初日改第三十一箭盡八十六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十四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五刻八十八分每點一刻一十四分後六日改第三十二箭盡八十七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十三刻日入酉時一刻半每更五刻七十九分每點一刻一十二分後九日改第三十三箭盡八十八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十二刻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五刻七十分每點一刻一十分大雪初日改第三十四箭盡八十九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十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五刻六十一分每點一刻九分後六日改第三十五箭盡九十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十刻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五刻五十二分每點一刻八分後九日改第三十六箭盡九十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九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五刻四十三分每點一刻六分冬至日改第三十七箭盡九十二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八刻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五刻三十四分每點一刻四分後六日改第三十八箭盡九十三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七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五刻二十五分每點一刻二分後九日改第三十九箭盡九十四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六刻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五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箭盡九十五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五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四刻九十七分每點一刻一分後九日改第四十一箭盡九十六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四刻日入酉時六刻每更四刻八十八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二箭盡九十七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三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四刻七十九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四十三箭盡九十八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二刻日入酉時七刻每更四刻七十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四箭盡九十九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四刻六十一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四十五箭盡一百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八刻每更四刻五十二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六箭盡一百一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八刻半每更四刻四十三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四十七箭盡一百二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九刻每更四刻三十四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四十八箭盡一百三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九刻半每更四刻二十五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四十九箭盡一百四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四刻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箭盡一百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四刻一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五十一箭盡一百六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四刻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二箭盡一百七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三刻九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五十三箭盡一百八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三刻八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四箭盡一百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三刻七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五十五箭盡一百一十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三刻六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六箭盡一百一十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三刻五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五十七箭盡一百一十二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三刻四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五十八箭盡一百一十三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三刻三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五十九箭盡一百一十四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三刻二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六十箭盡一百一十五刻日出辰時八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三刻二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六十一箭盡一百一十六刻日出辰時八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三刻一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六十二箭盡一百一十七刻日出辰時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二刻一百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六十三箭盡一百一十八刻日出辰時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二刻九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六十四箭盡一百一十九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二刻八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六十五箭盡一百二十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二刻七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六十六箭盡一百二十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二刻六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六十七箭盡一百二十二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二刻五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六十八箭盡一百二十三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二刻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六十九箭盡一百二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二刻三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七十箭盡一百二十五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二刻三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七十一箭盡一百二十六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二刻二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七十二箭盡一百二十七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二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七十三箭盡一百二十八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二刻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七十四箭盡一百二十九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九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七十五箭盡一百三十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八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七十六箭盡一百三十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七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七十七箭盡一百三十二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六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七十八箭盡一百三十三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五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七十九箭盡一百三十四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四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八十箭盡一百三十五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四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八十一箭盡一百三十六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三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八十二箭盡一百三十七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二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八十三箭盡一百三十八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八十四箭盡一百三十九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八十五箭盡一百四十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八十六箭盡一百四十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八十七箭盡一百四十二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二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八十八箭盡一百四十三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三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八十九箭盡一百四十四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四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九十箭盡一百四十五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五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九十一箭盡一百四十六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六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九十二箭盡一百四十七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七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九十三箭盡一百四十八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八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九十四箭盡一百四十九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九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九十五箭盡一百五十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九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九十六箭盡一百五十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九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九十七箭盡一百五十二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九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九十八箭盡一百五十三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九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九十九箭盡一百五十四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九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箭盡一百五十五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九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一箭盡一百五十六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九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二箭盡一百五十七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九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三箭盡一百五十八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九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四箭盡一百五十九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五箭盡一百六十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六箭盡一百六十一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七箭盡一百六十二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八箭盡一百六十三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九箭盡一百六十四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十箭盡一百六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一十一箭盡一百六十六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一十二箭盡一百六十七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一十三箭盡一百六十八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一十四箭盡一百六十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一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一十五箭盡一百七十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一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一十六箭盡一百七十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一十七箭盡一百七十二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一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一十八箭盡一百七十三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一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一十九箭盡一百七十四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一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二十箭盡一百七十五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二十一箭盡一百七十六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一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二十二箭盡一百七十七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一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二十三箭盡一百七十八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一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二十四箭盡一百七十九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二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二十五箭盡一百八十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二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二十六箭盡一百八十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二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二十七箭盡一百八十二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二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二十八箭盡一百八十三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二十九箭盡一百八十四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二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三十箭盡一百八十五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二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三十一箭盡一百八十六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二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三十二箭盡一百八十七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二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三十三箭盡一百八十八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二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三十四箭盡一百八十九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三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三十五箭盡一百九十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三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三十六箭盡一百九十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三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三十七箭盡一百九十二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三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三十八箭盡一百九十三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三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三十九箭盡一百九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三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四十箭盡一百九十五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四十一箭盡一百九十六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三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四十二箭盡一百九十七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三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四十三箭盡一百九十八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三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四十四箭盡一百九十九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四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四十五箭盡二百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四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四十六箭盡二百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四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四十七箭盡二百二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四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四十八箭盡二百三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四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四十九箭盡二百四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四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五十箭盡二百五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四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五十一箭盡二百六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四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五十二箭盡二百七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五十三箭盡二百八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四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五十四箭盡二百九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五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五十五箭盡二百十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五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五十六箭盡二百一十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五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五十七箭盡二百一十二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五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五十八箭盡二百一十三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五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五十九箭盡二百一十四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五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六十箭盡二百一十五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五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六十一箭盡二百一十六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五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六十二箭盡二百一十七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五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六十三箭盡二百一十八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五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六十四箭盡二百一十九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六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六十五箭盡二百二十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六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六十六箭盡二百二十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六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六十七箭盡二百二十二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六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六十八箭盡二百二十三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六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六十九箭盡二百二十四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六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七十箭盡二百二十五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六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七十一箭盡二百二十六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六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七十二箭盡二百二十七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六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七十三箭盡二百二十八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六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七十四箭盡二百二十九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七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七十五箭盡二百三十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七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七十六箭盡二百三十一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七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七十七箭盡二百三十二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七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七十八箭盡二百三十三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七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七十九箭盡二百三十四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七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八十箭盡二百三十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七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八十一箭盡二百三十六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七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八十二箭盡二百三十七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七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八十三箭盡二百三十八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七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八十四箭盡二百三十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八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八十五箭盡二百四十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八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八十六箭盡二百四十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八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八十七箭盡二百四十二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八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八十八箭盡二百四十三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八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八十九箭盡二百四十四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八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九十箭盡二百四十五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八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九十一箭盡二百四十六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一百八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九十二箭盡二百四十七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一百八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九十三箭盡二百四十八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一百八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九十四箭盡二百四十九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九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九十五箭盡二百五十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一百九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九十六箭盡二百五十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九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九十七箭盡二百五十二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一百九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一百九十八箭盡二百五十三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九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一百九十九箭盡二百五十四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一百九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箭盡二百五十五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九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一箭盡二百五十六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一百九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二箭盡二百五十七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一百九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三箭盡二百五十八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一百九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四箭盡二百五十九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五箭盡二百六十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二百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六箭盡二百六十一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七箭盡二百六十二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二百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八箭盡二百六十三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九箭盡二百六十四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二百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十箭盡二百六十五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一十一箭盡二百六十六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二百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一十二箭盡二百六十七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一十三箭盡二百六十八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二百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一十四箭盡二百六十九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一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一十五箭盡二百七十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二百一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一十六箭盡二百七十一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一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一十七箭盡二百七十二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二百一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一十八箭盡二百七十三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一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一十九箭盡二百七十四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二百一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二十箭盡二百七十五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一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二十一箭盡二百七十六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二百一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二十二箭盡二百七十七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一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二十三箭盡二百七十八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二百一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二十四箭盡二百七十九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二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二十五箭盡二百八十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二百二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二十六箭盡二百八十一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二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二十七箭盡二百八十二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二百二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二十八箭盡二百八十三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二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二十九箭盡二百八十四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二百二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三十箭盡二百八十五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二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三十一箭盡二百八十六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二百二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三十二箭盡二百八十七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二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三十三箭盡二百八十八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二百二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三十四箭盡二百八十九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三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三十五箭盡二百九十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二百三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三十六箭盡二百九十一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三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三十七箭盡二百九十二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二百三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三十八箭盡二百九十三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三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三十九箭盡二百九十四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二百三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四十箭盡二百九十五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三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四十一箭盡二百九十六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二百三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四十二箭盡二百九十七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三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四十三箭盡二百九十八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二百三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四十四箭盡二百九十九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四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四十五箭盡三百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二百四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四十六箭盡三百一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四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四十七箭盡三百二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二百四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四十八箭盡三百三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四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四十九箭盡三百四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二百四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五十箭盡三百五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四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五十一箭盡三百六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二百四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五十二箭盡三百七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四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五十三箭盡三百八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二百四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五十四箭盡三百九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五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五十五箭盡三百十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二百五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五十六箭盡三百一十一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五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五十七箭盡三百一十二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二百五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五十八箭盡三百一十三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五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五十九箭盡三百一十四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二百五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六十箭盡三百一十五刻日出辰時初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初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五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六十一箭盡三百一十六刻日出辰時初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二刻每更一刻二百五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六十二箭盡三百一十七刻日出辰時二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二刻半每更一刻二百五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六十三箭盡三百一十八刻日出辰時二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三刻每更一刻二百五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六十四箭盡三百一十九刻日出辰時三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三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六十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六十五箭盡三百二十刻日出辰時三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四刻每更一刻二百六十一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六十六箭盡三百二十一刻日出辰時四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四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六十二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六十七箭盡三百二十二刻日出辰時四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五刻每更一刻二百六十三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六十八箭盡三百二十三刻日出辰時五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五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六十四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六十九箭盡三百二十四刻日出辰時五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六刻每更一刻二百六十五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七十箭盡三百二十五刻日出辰時六刻夜一刻日入酉時六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六十六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七十一箭盡三百二十六刻日出辰時六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七刻每更一刻二百六十七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七十二箭盡三百二十七刻日出辰時七刻夜一刻日入酉時七刻半每更一刻二百六十八分每點一刻後九日改第二百七十三箭盡三百二十八刻日出辰時七刻半夜一刻半日入酉時初刻每更一刻二百六十九分每點一刻後六日改第二百七十四箭盡三百二十九刻日出辰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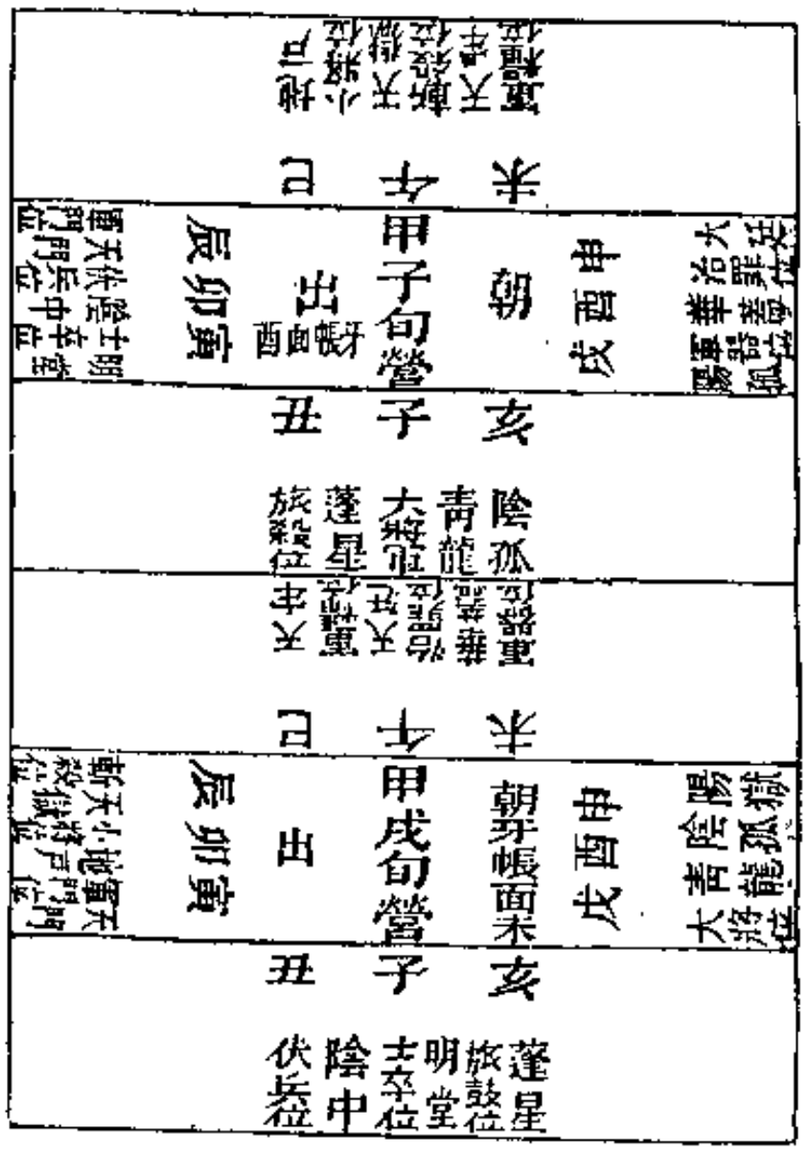
虎鈐經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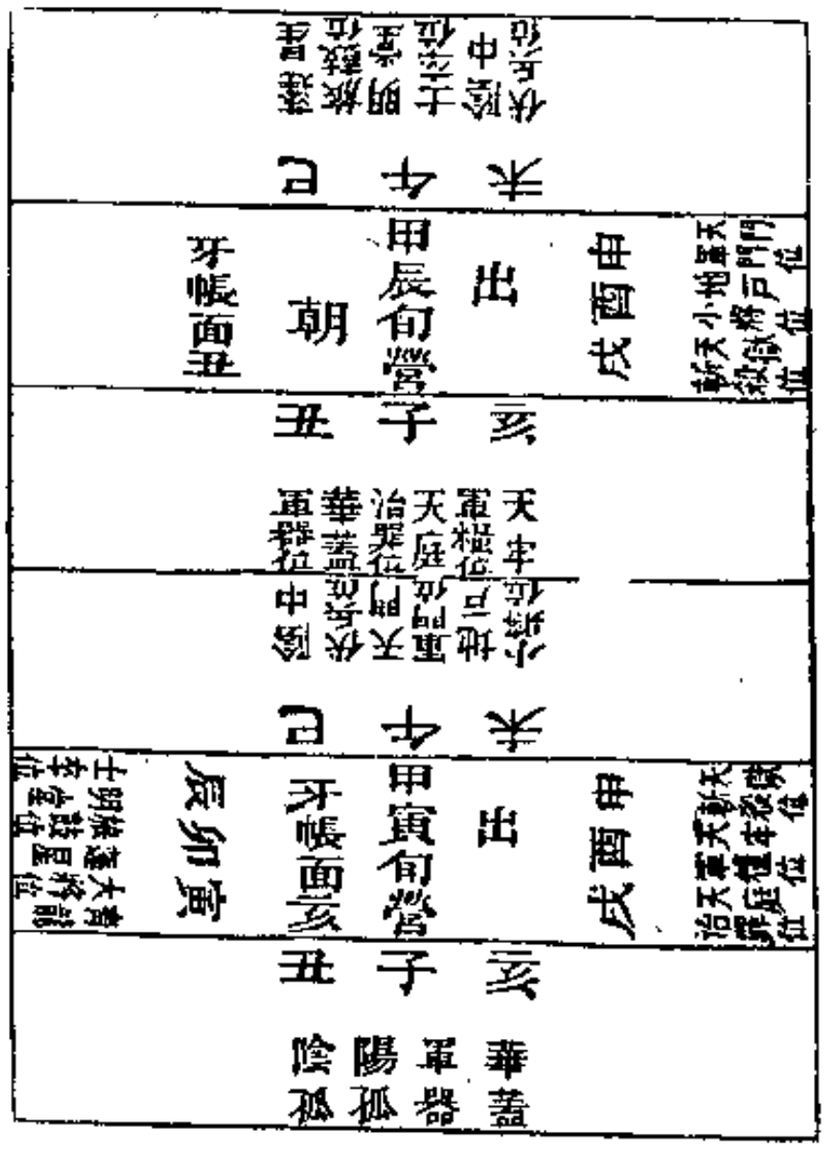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六甲第七十九
四隊第八十二　掘奇營第八十三
教弓第八十六　教旌第八十七
軍賜第九十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征馬第九十四　牧放第九十五

地勢第八十　山勢第八十一
偃月營第八十四　教弩第八十五
校獵第八十八　軍樂第八十九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結營統論第七十八

立營之法。按八宮陰陽數置（一作）之。營居陽卦之上。以九爲法。（九十步。九百步。九里。九十里。益人數加之。）陰卦之上。以六爲法。（如九之法。）營門向陽以受生氣。不欲死水。不處死地。（死地。塹閒也。坂下也。）不居天蹊。（天蹊者。谷口也。）不居龍首。（龍首者。山之端也。）大將軍居九天之上。頓泊玉帳。（九天。言亂也。玉帳者。遠前之三辰也。假令正月營居巳地是也。）已下類此推之。如隨六甲所居。則將軍居青龍。旗鼓居蓬星。士卒居明堂。伏兵居大陰。軍門居天門。小將居地戶。斬殺居天獄。軍糧居天牢。治罪居天庭。軍器居華蓋。此所謂立營居天地也。





甲爲青龍大將住。出呼門戶解領行。門神名號徐儀直。戶神孫齊甲子神。乙下逢星鼓角過。丙下明堂士卒亨。丁下大陰伏兵利。戊下天門師入行。己下神戶小將位。齊衆斬斷天獄庚。治罪判斷天庭卒。因繫糧儲天牢壬。癸下天倉安庫藏。又爲華蓋蔽避兵。

地勢第八十

凡立營之地。非生氣不旺。非山不固。營壘之法。欲北據連山。南瞰高岡。左右襟帶地水東流。故自乾山伏下。旁連子丑寅卯之地。入于巽宮。未申酉戌地欲高。前欲有迎生平穩。地勢欲支條脈散。氣候欲鬱茂林叢鐵。四維阜隴。欲如鷄籠狀起。巽上欲水順流。地欲順東南。凡造壘之時。先從戊巳上起板築。若或其地草木不生則去之。鳥獸不集則去之。古城古社則去之。窑竈古墓則去之。爐石砂礫則去之。河水逆流則去之。此六者營壘之大忌也。

山勢第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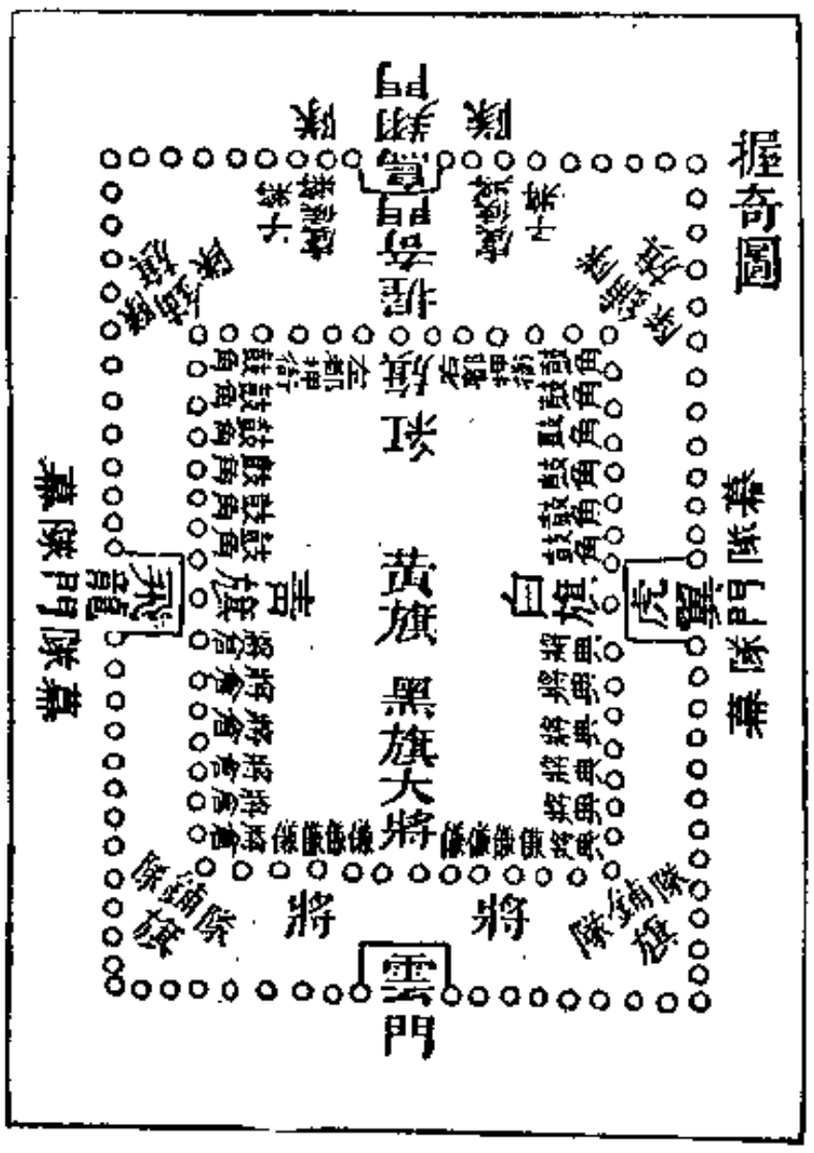
山如蟠龍。旺案數重。宛轉斜曲。首尾相從。山如鳳凰。翅翼開張。羣隊十萬。帶挾隴岡。前御印綬。後有回翔。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羣草青青。前如雀躍。後如鶴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仰掫。開拓胸臆。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獸第八十二

前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元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元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銜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強居之者。軍覆將死。

握奇營第八十三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一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百七十二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壘內得地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烏翔陣居離爲烏翔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四門。離坎兌震爲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



山如游龍。倚伏數重。華蓋隱隱。羣草青青。前如雀躍。後如鶴籠。剛柔順俯。八卦皆通。山如舞鶴。翅翼仰掫。開拓胸臆。首尾盤礴。如此者皆可以居之也。

四獸第八十二

前有汙池爲朱雀。北有堆阜爲元武。東有叢林爲青龍。西有大道爲白虎。四獸既具。八卦既列。乃立表測影。以定子午之位。（立表法在前）若夫朱雀無頂。不可居也。元武折足。不可居也。白虎銜刀。不可居也。青龍悲哭。不可居也。強居之者。軍覆將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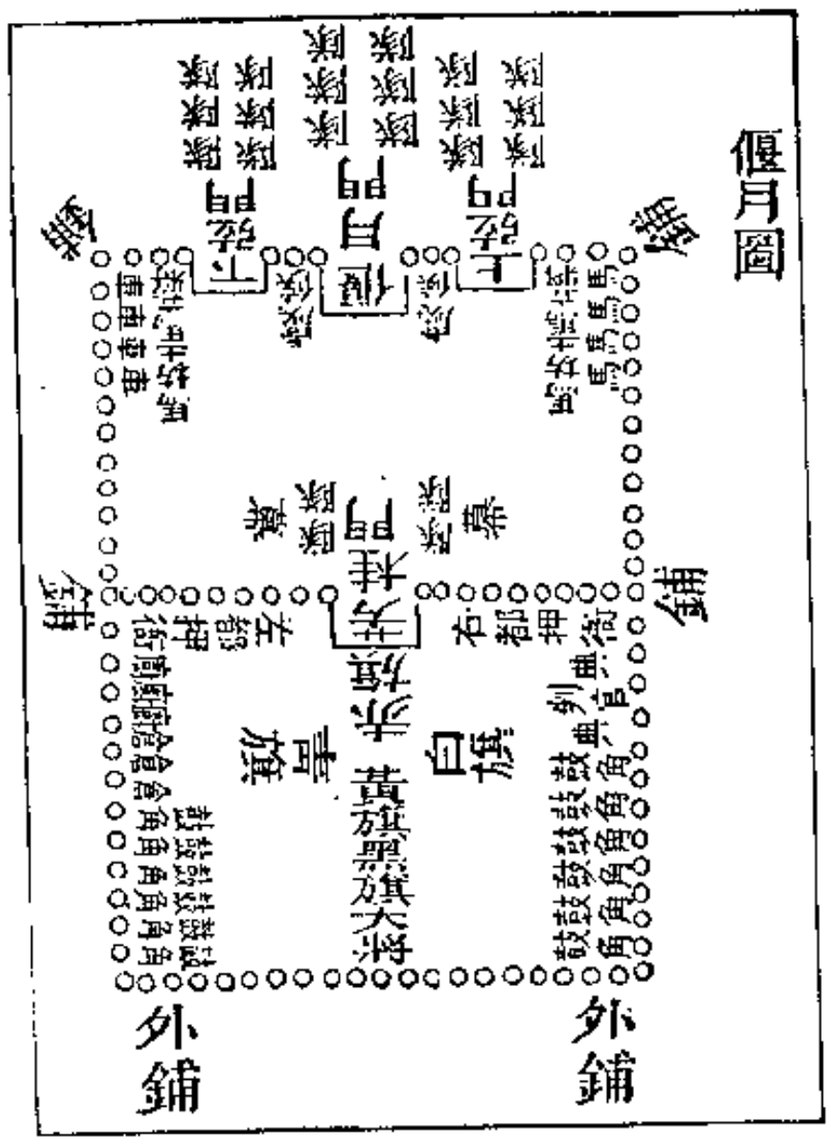
握奇營第八十三

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人爲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一如是。幕長一丈六尺。舍十人。守地一尺六寸。以三爲奇。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九百九十七分五銖。守地一千七百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百七十二步二尺。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壘內得地十四頃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尺五寸六分。以爲外壘。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陣居震爲飛龍門。虎翼陣居兌爲虎翼門。烏翔陣居離爲烏翔門。蛇盤陣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乾坤艮巽爲四門。離坎兌震爲開門。有牙旗遊隊列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

出入。外有遊軍。兩端前有衝。後有軸。四隅有鋪。中壘。以寄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步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得二百五十步。壘內地二頃六十畝。餘一百步。六纛、旗鼓、五歷、金鼓、府藏、皆在中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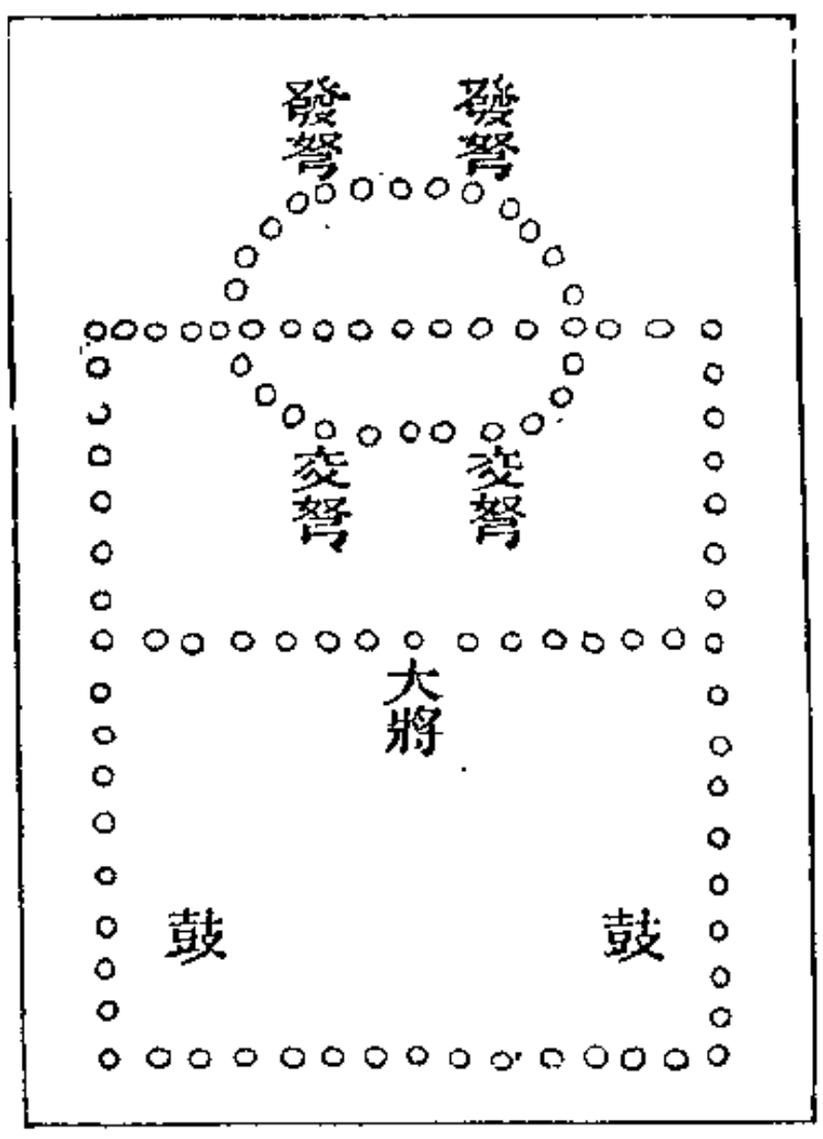
偃月營第八十四

背山崗。面坡澤。前後險阻。其地狹窄之營也。凡偃月外營。以四六分。幕一萬人。以六千人守地九千六百尺。積得前一千六百步。積步得四里。餘一百六十步爲營。轉以六千四百尺。得步一千六十六步四尺爲弦。弦置三門。相去三里五十步一尺五寸。營內有地一十五頃八十五畝五十八步四尺。右置上弦門。中偃月門。左下弦門。偃月中營。營以二千五百人。守地四千尺。積得六百六十步。餘四尺。積步得一里。餘三百步四尺。每幕加地四尺五寸四分。每幕營中兩廂。置土馬一十二匹。大小如常馬。被其鞍。令士卒披甲胄。執弓矢。佩刀劍。持矛盾。左右上下。以便習事。



教弩第八十五

古有黃連百竹八撥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漸張弩。中三百步。騎用之。凡用不過一二發。故戰陣不便於弩用也。弩不可離於短兵。常別爲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如是。則弩無絕聲。敵無薄我矣。夫習弩必處其高。山川守隘。據之曰者。非弩不克焉。欲教之時。乃下命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揖。手垂左手承擐。右手迎上。當心開張。張有闊狹。左腔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敵遠、抬頭放。敵近、平身放。敵左右。回身放。敵在高、壓脚放。箭訖唱救。却蹲拗蝸尾。發弩在地焉。此教弩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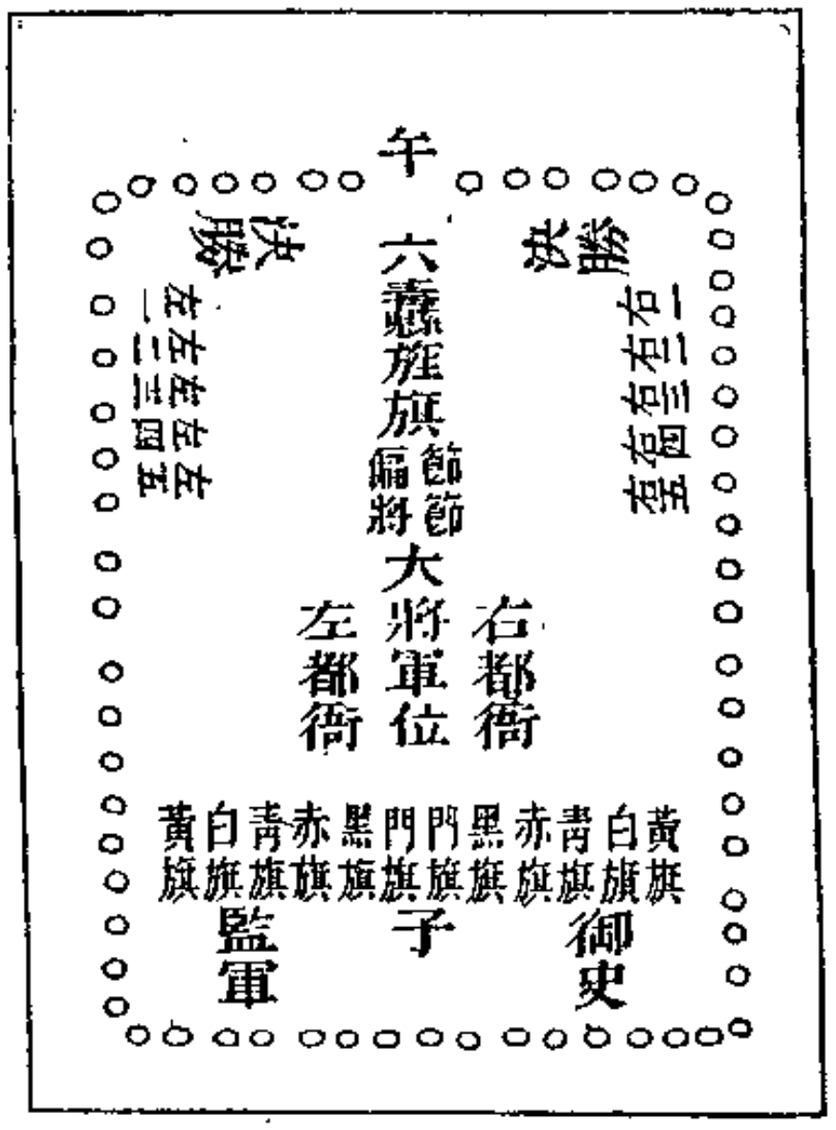
教弓第八十六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梁。一膝前。堅按席。稍吐下。稍向左。微令上頰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第二令節脊。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弓。手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不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即易見箭之於首。左右校出騎兵者。內以禦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彀以搏擊。其不動。即分兩穗從旁擊焉。敵若態亂。前校騎兵兩穗進擊。步士則不可輕進。但在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即前校騎兵進。前校騎兵退。即前衝騎兵進。夫裏設以開圜進退不常其法。故前校騎兵往來氤氳以象之也。長虹陣及八卦陣。皆有衝旨。外以委敵之不意。內以衛大陣也。夫長虹以爲名者。取陣形蠻前抱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象也。凡四陣逐步結陣之法。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部兵每一部橫七十步。首橫七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步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步。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步。身亦如之。尾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亦如之。受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未薄。則大敵離。於是三令五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回而旋。右廂陰回而旋。左右各復本位。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蓋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伍之疎密。朱旗掉。角聲動。左右各復本位。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三離。三聚三散。不如法者。吏士罪之。務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彩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每旗用壯勇士五十人。奪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雖

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捻弓離席。目視其地。按手頤下。引之。令滿持其弓。手與捻指。及右臂肘平如水。佳令其肘可措懷水。故曰端身如幹。執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謂弦舉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去一其心志。謂之指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復當自遠。莫患力屈。當常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雖能制弓定其體。然後射之。初去地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到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之循成。或升其的於高。或致其的於下。或以禽獸爲的也。凡弓惡左（一作傾）。箭惡直。慄（音鴻）頤惡傍引。頤惡脚垂。（一作既）胸惡前凸。背惡後艘。皆射之骨髓病也。故身前竦爲猛虎方騰。額前臨爲捧兒欲鬬。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絃上懸衡。此皆有容儀之善也。控絃者二法。無名指壓小指。令中指壓大指。頭指當絃直立。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特妙在頭指。開世人皆以其指末礙弦。致箭曲又偪羽。但令指面隨弦直竪。則臉面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故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爾。其執弓於便把箭入栝後。當四節指本節。平其大指。或即（一作承）嫌。却其頭指。使不礙。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

教旗第八十七

凡教旗幟。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節次之。監軍使御史裨副次。左右衙官隊如假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十將左右決勝。將總一十二將。一萬二千人去。兵刃以精新。甲冑幡幟分爲左右廂。各以兵馬使爲長。班布其次。陣闊容陣。隊闊容隊。曲闊容曲。以長參短。以知參長。回軍轉隊。以後爲前。以前爲後。進無奔。退無遽走。（孫子所謂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此之謂也。）以正合。以奇勝。鼙鼓視麾。乍合而乍動之。使也。每一陣分校。（四校皆右立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隊伍皆準圖之。（逐部兵器準以相戰。戈鉦居首。隊而包於弓弩焉。（包於弓弩一作包弓弩於十）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軒轅大將所處。左鼓右旗。四陣普同。謂之一隊者。三十五人。一部者。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各列陣數。應敵之勢。貴戰鬬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兼鵝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重也。前出一部爲覺。次四部爲面。餘五部包


左右左右左右

校獵第八十八

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其人多少。以左右兩將爲校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爲行列。皆以金鼓旗爲驍鼻知更。如狂賊偸馬。例須一作到纔奔走。驍在外。騙趁稍難。以次防閑亦甚。尤便營別。即令別放。諸羣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諸將軍立營。驍馬各於所管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使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疾知驍馬處。所謂諸軍驍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遂水草。合羣牧鼓。仍定一虞候。巢窩。專巡諸營水草。令各分界牧放。不使參雜。

軍樂第八十九

夫軍中作樂。所以激揚壯氣。和其心惱。其憂而已。故其樂但清厲峭拔。雄壯之音。至於彈弦鼓簧。柔靡之音。使人悲感怨懟者。皆不可取焉。其戲亦取壯猛而可觀者。樂鼓、杖笛、觱篥、鉦拍、多少隨部伍用。戲板撥、角觝、馬騎、飛石、劍鬬、斫刀、搶牌、飾子。

軍賜第九十

錦袍、金帶、銀帶、銀壺瓶、金壺瓶、金錢、銀錢、每一文直一兩。所得敵人財帛、所得敵人婦女、酒食、鞍馬、弓箭、玩好等。皆充軍賜之物。

大將軍員第九十一

大將軍一人。智信義勇賢明者任。副將二人。一主軍糧。一主支糧。智信仁勇忠義平直者任。總管四人。嚴勇諳識軍容者任。二主虞候。二主押衙子。將八人。明行陣金鼓曉部置者任。大將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大將。總管別奏。並同大將。忠勇有才者任。判官二人。沉厚密謀者任。偏裨廂偟。不堪令禮儀資客祭祀。與四人共會騎曹。

陣將軍員第九十二

偏將一人。勇猛果敢。揮戈掉劍。力敵百夫。好勇者任。副偏將二人。子將四人。明旌旗金鼓節令者任。虞候二人。多機謀能擒奸擒伏者任。承局二人。點平更漏。無失糾舉。偏將別奏六人。傔一十二人。副將。奏同傔判官一人。虞候。傔充子虞候八人。典二人。

隊將軍員第九十三

押官一人。經軍陣習戰鬬。隊頭二人。副隊二人。主文書名目點簿。論功行賞。知勞苦。明部隊行列。隻旗一人。副旗二人。勇者用抱鼓一人。主昏明。警進止。吹角一人。主收軍。司兵一人。主五兵利鈍。提轄承局一人。主雜差科惡。口舌無人情者即任。火長五人。主持採等。

征馬第九十四

征馬副一人。副大將擇能養者。已下總管二人。副將子將八人。軍隊子將押官五十人。羣頭五百人。善騎馬奔走者任。馬子一千人。軍外差能者御之。

牧放第九十五

虎鈐經卷第九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飛鵝陣第九十七　長虹陣第九十八　重覆陣第九十九

八卦陣第一百　飛矗陣第一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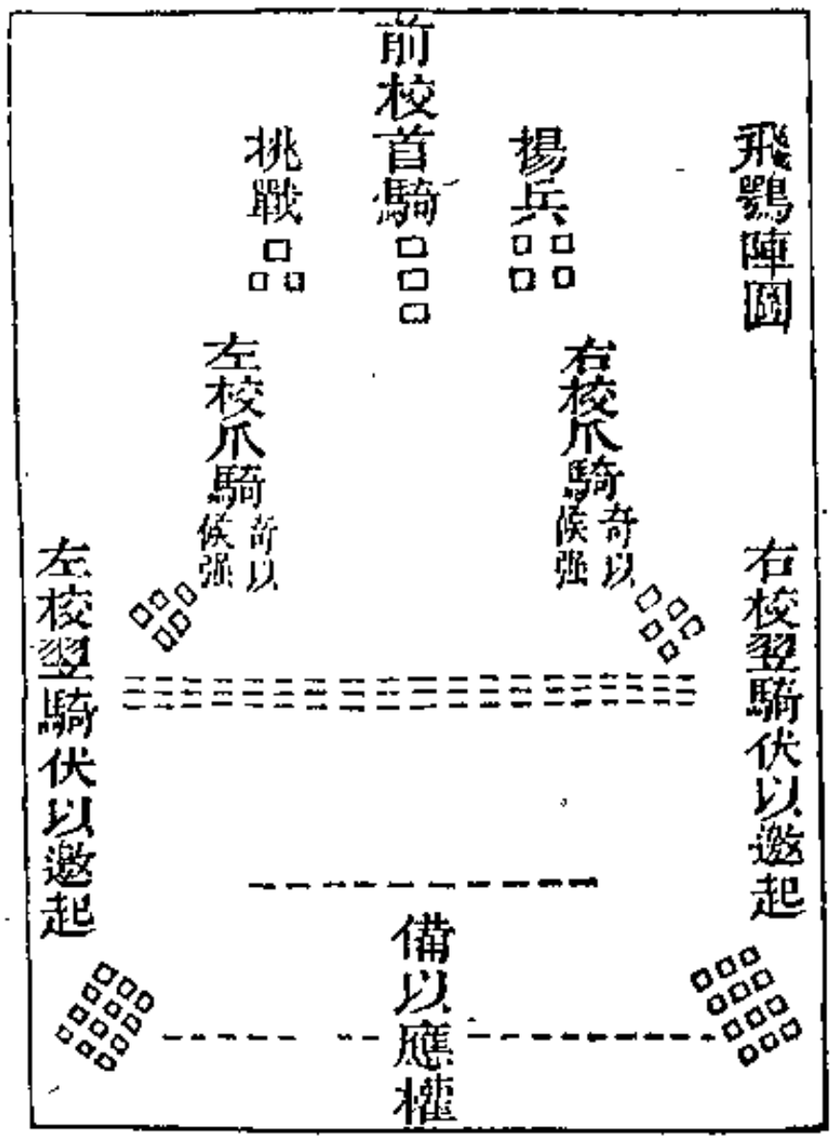
四陣統論第九十六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臣切見李筌纂衆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釋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臣因辨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臣聞兵陣戰場。立功之所。不能規度以固法。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銳。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銳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執一。要此十萬人爲准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爲常准。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易。各受敵。夫四陣我應之法。若敵爲鵝陣。我以飛鵝陣應之。敵爲直陣。我以重覆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用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其逐校所動。各因敵之去就爲善結陣者。先結人心。何謂先結人心。賞罰明也。欲士伍應變之精熟。在日月敵習之。不能教陣者。是舉其師伍與

敵也。夫孔子云。以不教人戰。是謂棄之。此之謂也。雖萬變之機。不對精於陣戰之事。與怠者同也。然善戰者不陣騎兵也。一部領之五百步兵也。部如騎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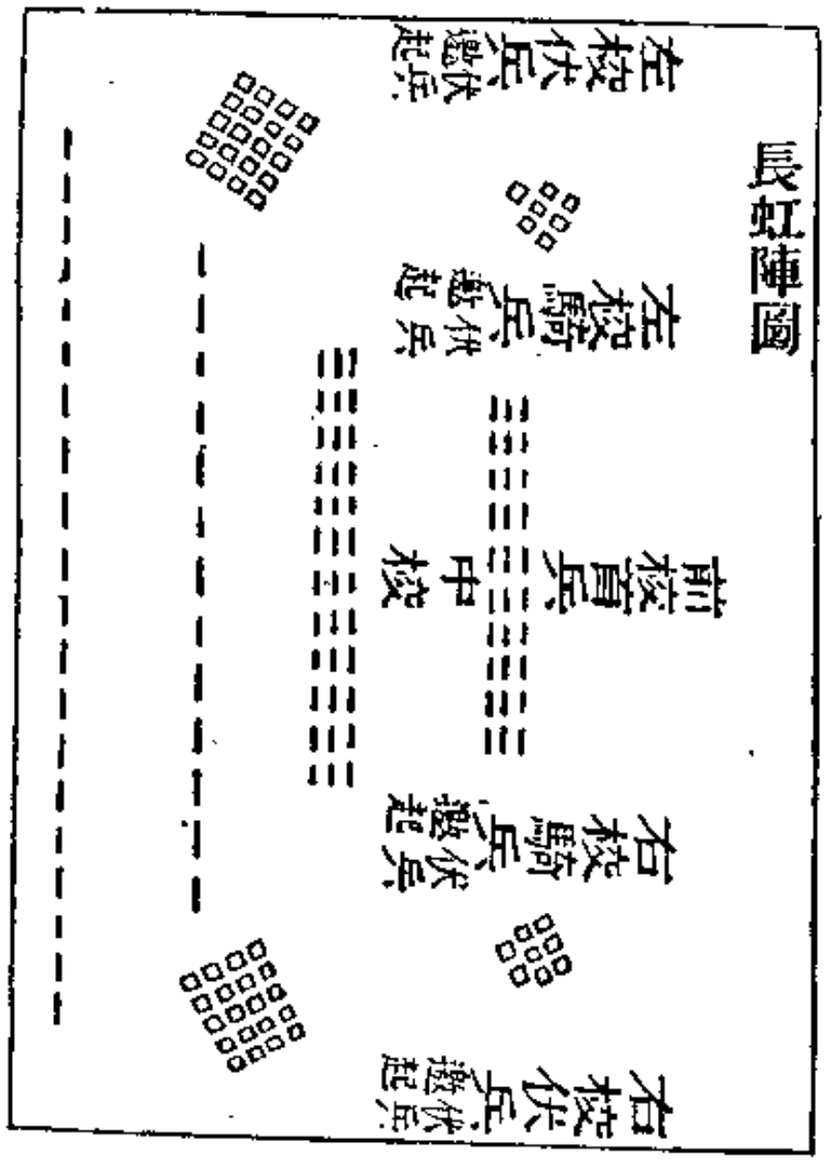
飛鶚陣第九十七

前校首騎三陣一十部。合成五千騎。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第二陣。四部。（右左各減一隊大陣中準同）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步。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第二陣、并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步。合四萬六千人。第一陣。二十一陣。（即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七十步）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左校爪騎二陣。五步。合二千五百騎。第一陣。二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二十步）第二陣。長一百八十步。右校爪騎亦如之。左校翼騎四陣。二十步。一萬騎。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第二陣、第三陣、第四陣、亦如之。右校翼陣亦如之。前校首騎三陣之中。兩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三十六步。在內虛實都厚三百四十步。前校項兵三陣之中。兩處各虛三四步。計六十八步。（一作一百三十步）虛實都厚三百七十步。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六步。虛實都厚二百六步。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右校爪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計二百三十六步。虛實共厚三百六步。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左校翼騎亦如之。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計二百四十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左校翼騎亦如之。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七十步。中校之首。去中校之末。自前校首共之。到後校之并虛在內。共厚四里二百二十步。（計一千六百七十步）左校爪騎。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爪騎所居之地亦如之。左右校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統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長虹陣第九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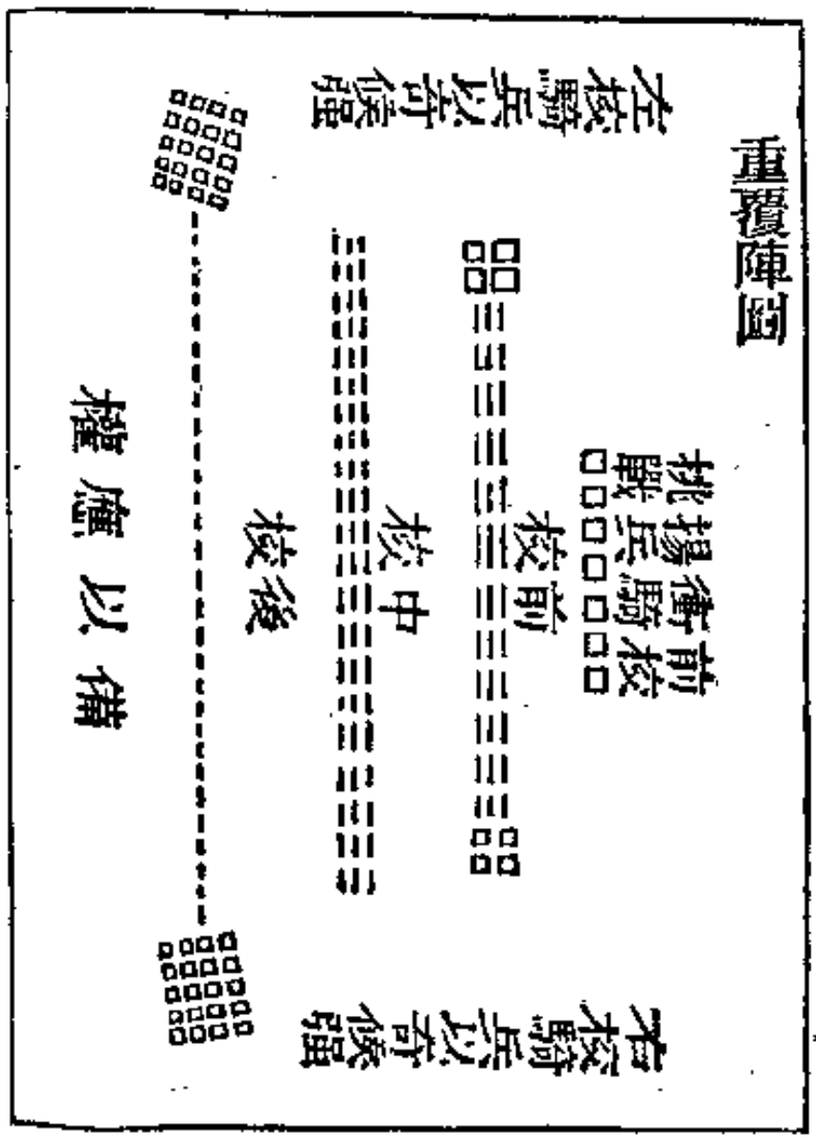
前校三陣。步兵三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第一陣。九步。長一里二百七十步。第二陣。第三陣。亦如之。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一萬六十（作千）人。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二百五十步。（計一千六百七十步）左校爪騎。居中校左校相接之地。中校稍前一百三十步。右校爪騎所居之地亦如之。左右校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各一里四十步。統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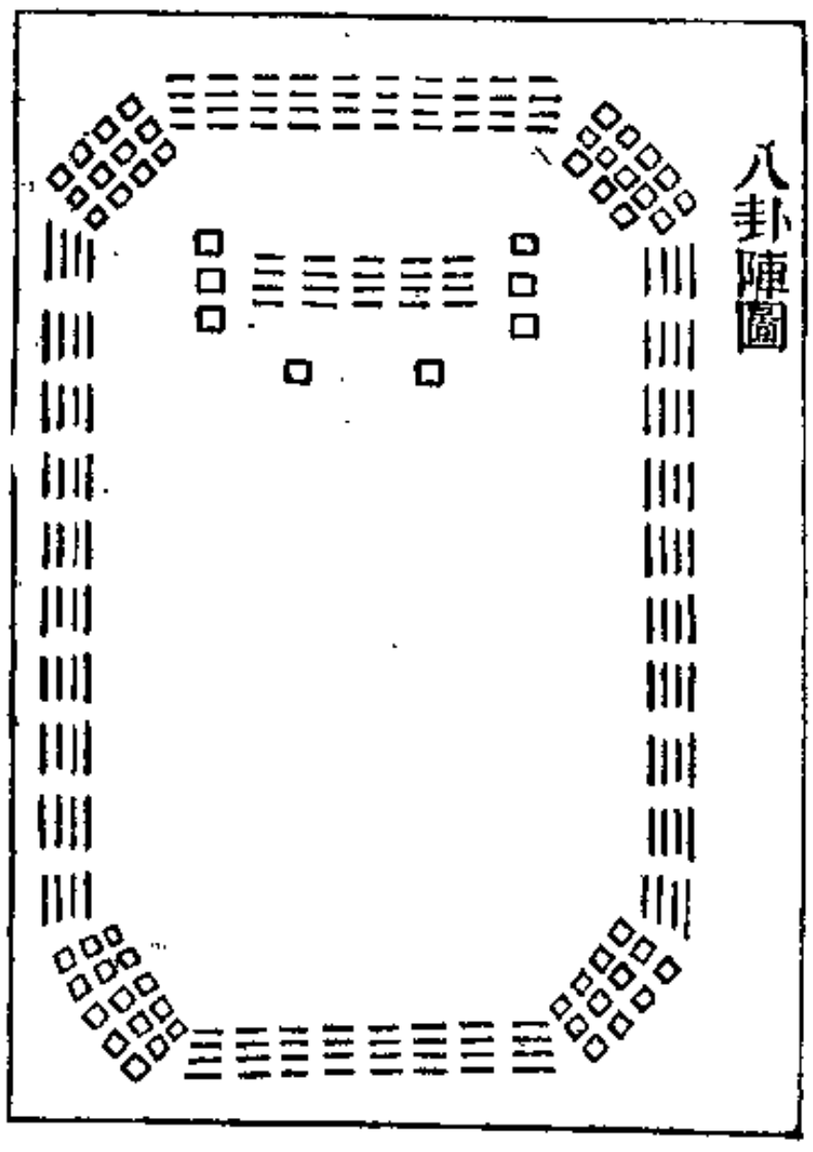


末一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自前校之首到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計一千八百步　自後校之首。左右校衙騎之末一百五十步。自左校衙騎之首。到右校之末。虛實共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六百七十六步　右校衙騎到左校之末亦如之。左右校角。各去中校角一十步。計二十步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只向中校巡。各一部。將帶外府。高於中校六十步。左右校角。第三、第四陣。皆掩一百在中之後。統成一大陣。長七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五十步

重覆陣第九十九

前校衙騎三陣。一十二部。合六十騎。第一陣。六部。左右各抵一隊。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　第二陣亦如之。前校四陣。步兵三十五步。騎兵八部。兵四十三步。計一千一百九十八之地各隔步騎二歲相接四步在內。　第二陣。步兵九步。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第三陣、與第四陣同法。第四陣。步兵八步。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四十步　中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共三十六部。部騎合一萬八千人　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右各一部。共七部。長一里二百七十八步。計六百八十六步。并步騎三歲相接之地。各隔四步。　第二陣。步兵五部。長三百五十步。第三陣、與一陣同。第四陣、與二陣同法。第六陣。步兵三部。長二百一十一部。第七陣。步兵二部。長二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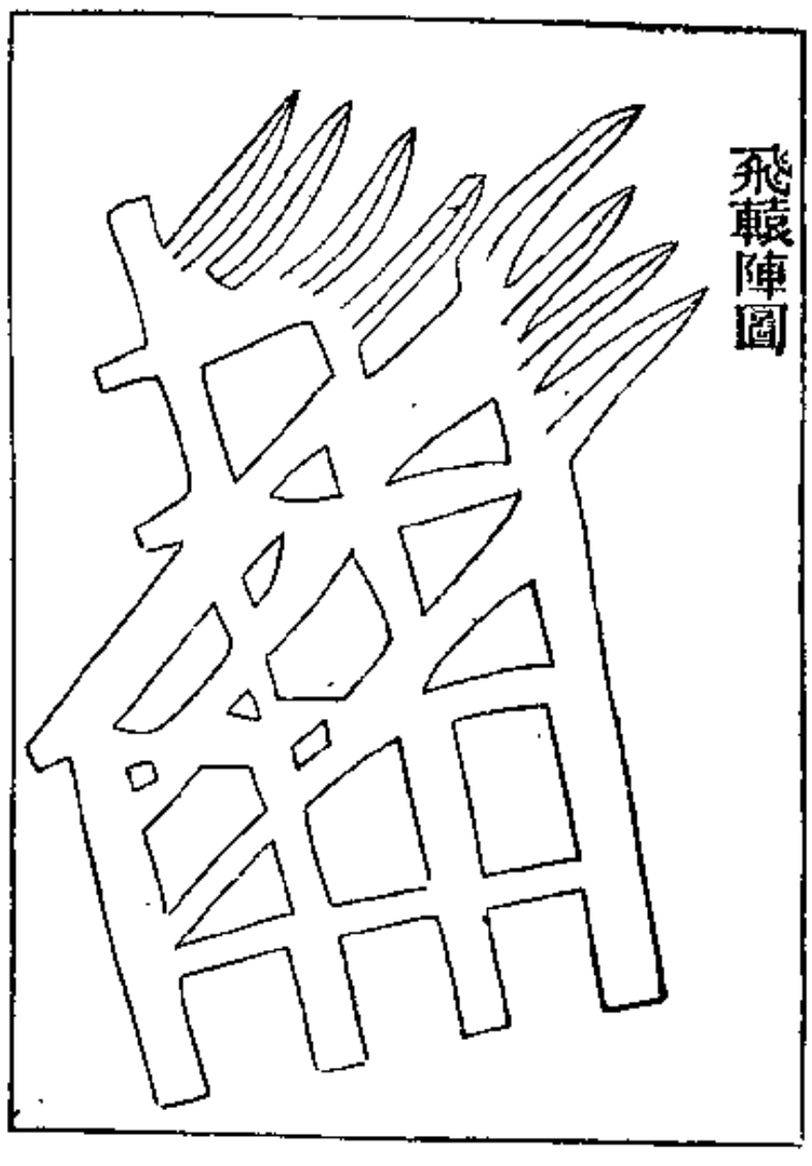




十步。前校四陣之中三磕各虛三十四部。計一百二部。虛實都厚二百三十八步。騎兵卻虛六十八步。厚薄同數。左右後校並同前校法。中校七陣之中。六處各虛三十四步。虛實都厚一里一百一十六步。（計四百七十六步）中校不常其地。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一部兩哨。指大陣相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法。（四面並同）統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三百六十步。四方並同。外環二十二里三百一十三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兵四面俱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敵之進退。令無反自縣錢我陣焉。

飛轅陣第一百一

飛轅陣者。非古陣也。臣切謂戎馬以衝突爲利。因此製以縶之。每一束。竿四條。每四條。長六尺五寸。徑方一寸五分。前開一尺爲槍頭側立。（槍頭以好鐵爲之）一尺爲幹。過竿。方八尺二寸五分。竿中開二尺。近鑽。方一寸五分。竿後開八寸爲幹。三寸爲鑽。（鑽亦以鐵爲之）其竿各相去七寸一分。鑿圓竅以扁之。其方兩頭。各露六寸三分。槍頭四條。每條長二尺五寸。內一尺爲槍頭。一尺爲幹。（同前法）二寸五分入槍頭。方竿二寸五分五分。通過後以栓之。腳四度。每度長四尺。徑方一寸五分。搭腦竿入一寸。上開一尺通竿。方入二寸五分。竿中開一尺一寸。盈槍頭。方入二寸五分。竿下開一尺一寸。陷裝頭竿二寸。令透底脚。各居竿高中安置。兩畔開各開七寸一分。中開一尺五寸七分。方二條。每條長四尺。徑二寸五分。穿脚兩頭。各露三寸。鑿竅各開一



虎鈐經卷第十

相人第一百二　金鏃統論第一百三　治金瘡方第一百四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治疫氣第一百六　治驟瘵第一百七

驫厭第一百八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馬忌第一百一十

馬毛利害第一百十一　治馬金瘡第一百十二　治馬雜病第一百十三

相人第一百二

凡欲揔用。先須辨人形神肌骨之貴賤。且人神躁於中。形藏於身。氣發於外。先觀其形。次觀其神。形如山有美玉。草木滋茂。人有貴相。氣色豐潤。人雖處下品。顏色、形神、器度、動止。與衆殊也。相有七等也。一曰看骨。二看神氣。三曰看肉。四曰看色。五曰看文理、黑子、赤子。六曰看毛髮。七曰看皇文。人相有十成。一曰神氣清。二曰五岳齊。三曰笑語美媚。四曰聲色深沈。五曰鬚髮無間。六曰詞語穩重。七曰接對無偽。八曰不欺信行。九曰爲事正直。十曰風骨合度。此謂十成之相也。十成之人。其可倍乎。經曰、七成八成臣中子（一作公貴位極人臣也。凡欲相人。先視其頭。頭者五藏之主。四體之父。百體之母。頭面之間。有五嶽。有四瀆。有四骨。四瀆、鼻江口河目淮。耳濟。四骨、龍骨、神骨、龜骨、馬伏犀。平滿爲類。高成爲岳。入耳曰龍骨。入髮曰馬。耳濟爲將軍。

寸五分。以脚穿之。近鑽方一條。長四尺二寸五分。闊一寸五分。搭臟方一條。長四尺。徑方以一尺五寸。裝頭。自四角起伏如車輞面起。闊一寸五分。厚三寸三分。轅長七寸一分。車通竿上用鐵鉤二。左右各一也。一照內面一垂下。以牛車挽之。如有所用。則衆車相鉤聯。周環如城。以拒衝突。欲戰則旋拆開爲門。內鑽強弩爲守。行則剖之。止則聯之。每一車。用步士一人衛之。其用兵器者。不限其數。或立營。或據險。皆可用之也。

左目後骨爲日角右目後骨爲月角圓爲龍宮鼻上天中曰伏犀次兩邊滿外神龜額間後爲中子中子下高爲龍角骨主三公台輔之骨腦後爲玉枕此骨一十六般並應頭面之主且玉枕之相自兩耳上中平爲百歲前頭後腦前爲星堂後爲玉枕也其一〇卒軸枕其二㊀六字枕其三∞連珠枕其四∽仰月枕其五◎覆日枕其六八兩背日枕其七◎上下相背月枕其八◎如環日枕其九✠十字枕其十口一字枕其十一ノ左稍枕其十二乀右稍枕其十三ᘐ垂露枕其十四〇鷄子枕其十五〇犀口枕其十六口懸枕如此者皆公候之相也又若人之形也魂居肝魄居肺志居脾精居命神居心故心有五輪則目亦有五輪五行各以居其位且一作靦觀其目則知其心矣是以心圓者上也鈴次之破地者主奸詐夫心如月形者爲盜如弓形者主非命圓者主事不虛妄之情目多正視主忠孝慈惠心鈴形者屬火能辯明禮義目視瞬息高下主多作盜言詞虛妄無信心月形者目視百遍高下屬水水流急不遑少倦行不忠孝必流在外而死心如弓形者目視左右高下方回衆露白睛必逐遠方爲子殺父爲臣殺君至若解后如鬼神行形而無骨莽蒼無色黃色亂鼻口棄舌尖腸淺語鞫似歎不歎似願不願面毛半茸若有塵灰髏髮倒垂徙頭露結忽行後視神采昏茸骨法不正如是者皆極賤人也

金瘡統論第一百三

人爲兵器所傷出血者必甚渴不可即與飲食恐漑毛在吻須乾食食肥膩之物無所妨害貴解渴而已不可多食粥則血漲出人必死矣所忌者有八焉一曰噴怒二曰喜笑三曰大言四曰勞力五曰妄想六曰熱羹粥七曰飲酒八曰醯酸此八者犯之未有不死者矣夫金瘡不可治之者有九焉一曰傷腦戶二曰傷天窗三曰傷臂中跳脈四曰傷髀中陰股五曰傷心六曰傷乳七曰傷鳩尾八曰傷小腸九曰傷五臟此九者皆死處也又曰金瘡不可治之者有四焉一曰腦髓出二曰腦破而咽喉中漉聲噎目直視三曰痛不在瘡處者此謂傷經也矣四曰出血不止前亦後黑或自肌肉腐臭寒冷整忍其瘡難愈此四者皆不可療矣除此之外復診其脈脈虛細者生數實者死沉小者生浮大者死其所傷在陽處出血過度而脈微緩者生急疾者死矣

治金瘡第一百四

金瘡方右五月五日午旦便四人出四方於五里採一方草木蜜葉每種各半把勿令脫漏一事日午時切碓搗令極爛仍先揀好石灰一斗同杵之復還大甕樹三兩株鑿作十竅令可受藥然盛實於竅中緊築之畢即以麻皮繫之用麻搗石灰密泥不令洩氣更以皮纏定令牢到九月九日子時取出陰乾百日藥成搗之曝令極乾更搗用絹羅之凡有金瘡傷所出血用藥封裹勿令轉動十日即遲矣不腫不痛不風若傷後數日始得藥須先用溫水洗令血出即數之此藥大驗如神預多合之金瘡之要無出之者

疫氣統論第一百五

治金瘡中風瘛口不語方赤箭一兩桂心三分防風三分去蘆頭巴豆二分去皮及心燃後研之極爛用紙裹壓又法用吳茱萸半兩湯泡七遍焙乾微炒天南星三分炮令烈白附子半兩泡烈砑去皮尖臍泡烈乾蝎半兩生用右件搗羅爲末用醋醋三升煮成膏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九不計時候熬葱酒下服後汗出爲效金瘡肢風止痛方當歸半兩剉微炒川椒半兩去閉口者微炒出汗澤瀉半兩雷鷄一兩附子一兩去皮臍右件搗羅爲末若金瘡有出瘀血以溫酒調下一錢日三服止金瘡出血不止方龍骨一兩剉微炒雷鷄一兩熟乾地黃一兩鹿茸半兩塗酥炙令微黃色先須去毛烏樟根三兩突厥白一兩右件搗羅爲末敷在瘡上血即止如服以溫酒調下二錢日三服金瘡內漏方金瘡通內血者爲內漏而脇腹者不能食死瘀血搏在於腹內脈牢大者生沉細者死其方以黃蠟三十枚去翅及足微炒桃仁一兩湯沉去皮尖雙心麩微炒黃桂心一兩半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水蛭三十枚微炒黃右件爲末每服二錢用童子小便一鎮煎至五分溫和滓服日五服夜三服如卒無小便用水并酒代之服訖然後以胡粉散敷上瘡胡粉方粉二兩乾薑二兩生栗子二枚陰乾去皮爲末敷瘡上即痊矣出箭頭方蜣螂自死者一枚土狗子三枚婦人髮灰少許右將蜣螂去殼取其白肉與二味同研如泥用生油塗中箭處則如母藥佞肉做瘡即以兩手蹙之其箭自出骨中箭頭方雄黃一分蜣螂一分研石灰末一分牛蒡火燒之令赤色蔵藍仙一分朝牡鼠一枚去頭取血右爲末入鼠血并煉蜜和丸如黃耒大內瘡口中其箭鏃不拘遠年自出出肉中箭頭方巴頭一枚去皮爲末敷瘡上即痊矣出箭頭方蜣螂一枚右爲末以鷄子清和丸如棗豆大先以針撥開瘡孔用生男子乳汁化一少許磁石半兩細研蜣螂一枚右爲末以鷄子清和丸如棗豆大先以針撥開瘡孔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漬紙封貼當痒痒極不可忍其鏃自出也多年者兩上即出箭鏃出後服食方牡丹皮半兩鼈甲半兩白斂半兩右爲末每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二分中毒箭方蘆根一兩藍葉一兩紫檀半兩石灰末二兩以牛蒡火燒令赤右爲末不拘時候以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下亦得中毒箭方蜣螂一分研石灰末一分牛蒡火燒令赤色蔵藍仙一分朝牡鼠一枚去頭取血右爲末入鼠血并煉蜜和丸如黃耒大內瘡口中其箭鏃不拘遠年自出出肉中箭頭方巴頭一枚去皮爲末敷瘡上即痊矣出箭頭方蜣螂一枚右爲末以鷄子清和丸如棗豆大先以針撥開瘡孔用生男子乳汁化一丸撥在破處上用醋漬紙封貼當痒痒極不可忍其鏃自出也多年者兩上即出箭鏃出後服食方牡丹皮半兩鼈甲半兩白斂半兩右爲末每於食前以溫酒調下二分中毒箭方蘆根一兩藍葉一兩紫檀半兩石灰末二兩以牛蒡火燒令赤右爲末不拘時候以藍葉汁調下一錢粥飲下亦得中毒箭前後皮肉瘡腫方梨母子一斤爛研去核鹽麩子五兩搗之曝乾更搗用絹羅之去粗滓袋豆三兩炒熟大黃五兩赤芍藥三兩方爲末

結營須避山川卑濕之地。其濕燥霧氣襲人口鼻者。則山嵐之瘴瘧生焉。又若塞壘之氣不節。及塞多燠。或夏傷於大暑。熱氣盛藏於皮腹之間。加以士卒之衆氣相蒸爲溫臭。則時疫生焉。抑又所營之地。士卒不便水土之性。溫涼之氣。致陰陽二氣紊亂於腸胃間。則霍亂吐瀉生焉。斯之三者。衆氣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臨戎之際。得不預備之乎。

治疫氣第一百六

時氣疫方。用茵陳二兩。大麻仁五兩。研如膏。破五分。炒乾。常山三兩。梔子二兩。芒硝三兩。細研。醋甲二兩。鹽醋汁令去。桔梗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色。巴豆一兩。去皮心。炒令黃。紙裹壓去油。細研。右爲末。令勻煉蜜和搗五六百杵。丸如桐子大。每服粥飲下三丸。或吐或痢或汗或不吐痢或不汗。再餌之。若更不吐痢。以熱粥飲投之。觀其症候加減。霍亂吐瀉方。桑葉一握。搗一作篇竹一握。右細剉。末。用水一大盞。服山瘴瘧方。常山三兩。烏梅二十七枚。甑帶三十。獨顆蒜一枚。以酒二大盞。作二服。初一服先未發時喫。次一服臨欲發時服。如不發。即止。溫瘧方。麻黃一兩。去根節。杜蠶粉一合。一作蜀漆。甘草、犀角屑、知母、各半兩。右爲末。用水兩大盞。慢火煎一盞半。去粗。分爲三服。早起午初夜服之。

治鼈瘕第一百七

士卒涉水蹈冰。蒙犯霜雪寒風。一切凌凍所苦。或失於飲食。肌體虛勞。故頭目手足鼈瘕也。治手足鼈瘕。血出方。猪胰洗之立止。手足鼈瘕方。右取川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滓。傾出。令燥。須臾復浸乾。即塗羊猪臘臘尤妙。涉水冒霜。手足凍裂方。又取蓖葉濃煎汁熟。洗之即愈。手足凍裂成瘡方。右以羊臘熬成膏油。入炒黃丹攪勻。令摻塗之。三五次即愈。手足指節鼈裂欲墮落方。藥州青石作器物者。以刀子細刮取末。欲落指節。尚柱文縷微連。便以石灰末厚鼈其上。以帛子緊縛之。其痛即止。其指十日即復安矣。

馭厭第一百八

厭敵兵法。中夜設於北斗。不致酒脯。焚香爲祭。精川白茅。用五色綵爲幣。大將北面再拜禱祝。以所祈之事三奠而止。伐陰木之枝爲六甲符。符中書六甲名。祭罷以爲六纛。各盛一符。即以本旬符纛。竪於旗纛內。勿令人覺之。遂堰而止。敵人當自駭走矣。厭授法。大疫當取廚獲首級。不計多少。於上風焚之。人疫大盛。則有用此法。疫少亦假用之。令北烟氣衝襲一作襲。而不衰者。觀其氣毛于何方。當六甲旬首正子時。于營中月空上還三九步。以朱畫八卦墮位。成三界。其四畫十二辰及月將之名。東西南北相去數步。取蒼狗白鷄各一隻。大將披素服。右手仗劍。左手按二畜。北面立。默誦敵將名氏。即斬之。埋于氣旺之方。深三尺。氣衰則去之。厭敵將法。敵將之命屬子我。命若爲五行納入。密探其敵將之命也。宿命生年月日時也。我即以所旺相之色可以克彼者。隨所旺月日及時。密制克之。所旺月時取令敵將火命王。我即擇火日水時爲黑道味者之。勿令他人見。戰陣當以皁旗爲衝。仗者倣此。厭鳥伏兵法。夜伏兵於林薄。厭禽鳥鼓噪者。當以朱書十干之號。

有十二辰之名。十二月之號。十二歲之處。有二十八宿之號。繫於巢上林上。則禽自不驚駭。而兵可伏矣。

相馬統論第一百九

夫馬之初生。無毛者能行千里。先舉一足者。行五百里。但歡其筋得十。即凡馬也。十一、十二者五百。十三者千里。過十三者天馬也。一作枝毛起腕上者六百里。腹脊上下平者百里。五項圓者五百里。眼中如垂兒並坐者二百里。腹下有黃筋者五百里。耳根下生角長一寸者。三百里。二寸者五百里。射過前脚者五百里。項如渴烏者一千里。如初生而七日不能行。才行便能飲水者。千里之駒也。放尿舉足者亦然。一作腹下毛逆生者同。芝蘭孔中有毛長一寸。此謂馬也。鼻中金字者。一作人十八歲。四字者八歲。八字者四歲。鼻上赤者二十歲。鼻上青者三十歲。鼻上如有公王字者二十五歲。眼圓有旋毛者三十歲。目下不滿而白精多者。此多詐也。目白不深。脣不覆齒。口小又淺。不健食。齒參差不相當。難馭。齒欲得上鈎者好也。凡馬頭如欲側拇。耳欲得厚小。左耳却害主。右耳却不入陣。眼圓欲得滿睛。脅肉滿身。額前雞毛欲得濃盛。鼻欲得大。脣欲得緩。上脣欲得下中。口欲得紅。舟方大。舌欲得一作如懸鈎。面欲藏。骨脽欲寬。胸欲廣。雙肋欲得分明。蹄欲得厚。膝欲得開。胰欲得垂。陰欲得小。肚欲得方。膞肉垂足。足後欲得無毛。尾欲得毛散。尾核欲得長。齊於梁骨。尾林欲得蘢。汗漯欲得深。脾際橫文欲得分明。脊欲得平。身欲得短。毛欲得細而突。一作突如是者馬之要相也。

馬忌第一百一十

石灰泥梧損馬。不得繫馬於門上。令落駒。養獵猴於坊內。辟患并去疥癬。戊寅日、及庚寅時。不得作廄。作之者不及一年凶。丙寅日不可出入馬。三年人馬俱死。申日不宜取馬。必死。戊午、庚子之日不取。并忌入廄。大敗。凡養馬作廄之法。當擇時日之良。而知所忌之凶矣。

馬毛利害第一百一十一

若馬或白點入口者。名的盧。目下有橫毛者。名死泣旋。毛在吻後者。名御竭。白馬黑鬃。鞍下有回毛者。名負屍。腋下有伺毛者。名挾屍。左脇下有白毛直上者。名曰滯劍。汗滿過尾根者。踏殺人。腮上有旋毛者。名目圍。或後足左右白者。或馬通身白而四蹄黑者。或從前脾外從項去到脥腮應有毛旋者。或毛旋在項者。或爪黑面白者。已上馬毛病者。不利主也。或馬前兩甲脾。後近低處毛旋者。能行五百里。後脾近前低處毛旋者。行七百里。後前脾到喉中間有旋毛者。名印綬。能行千里。撫益主也。

治馬金瘡藥第一百一十二

馬中金瘡。腸胃突出方。芎藭、黃耆、當歸、芍藥、白芷、續斷、鹿茸、黃芩、細辛、乾薑、附子、已上各三兩。右爲末。先將酒令醉。服五分。七日三服。稍加到方寸立愈。

治馬雜病第一百一十三

灌馬方．若夏用白礬．秋冬用礬金、芎藭、當歸、大黃、升麻、黃連、細辛、乾薑、已上各一兩．右爲末．入湯中．以酒調灌之．唱馬方．礬金、大黃、甘草、山梔子、貝母、白芍藥、黃芩、秦膠、一作芃黃柏、黃連、款多花、知母、桔梗、薤本等．分爲末．右用油并蜜和唱之．每足二兩．治馬肚熱結、塞頭不食方．黃連末二兩．白礬皮末一兩．油五合．以臊猪脂四兩．白水一升半．調下．牽行拋糞．立効．治馬卒熱、肚結欲死方．以藍汁二升．井水二升同灌之．立效．治馬迸起方．又取壁上多年石灰細研羅．又用油調二兩灌之．立效．治馬黑方．忽臥不起．汗流如珠．肉顫氣喘者．醬汁淡不死．汗鹹即死．以人脚下汗鞋．以水二升洗．取汁灌之．立蘇．治馬不進水草方．芒硝一兩．醋半升．已上和礬金散灌之．井刺帶血出一升．治馬傷水方．又以慈鯽油相和．搓成團子．納鼻中．以捉馬鼻．令不通氣．又待眼中淚出即止．治馬傷食方．右以生羅蔔三五箇．切作片子唱之．立效．治馬喉中腫方．軟物裹口子．露一刺咽喉．令便瀉．又方．以乾馬糞盛瓶中．將口口之．以火燒灰口口口中．立蘇．又方．以猪脊邊脂伴髮燒煙．鼻中立效．治馬草結方．以白礬末．分爲二兩服．每服和水．飲後即唱之．神效．又方．以手捻．令鉚．如不鉚．火燒掃帚柄．熨之．效．點馬眼方．青鹽、黃蘗仁、馬牙硝．已上各等分．細研．用蜜煎．以磁瓶盛．水慢點之．治馬疥瘡方．臭黃臘月猪脂．煎令熟．鉚及塗之．立效．治馬瘡方．以齒乾石灰同搗．令勻．搏作餅子．候曬乾．復搗爲末．先以口含水洗淨．用藥貼之．治駒兒肚瀉方．以蓋本爲末．將大麻子研汁．調三錢灌下．便效．次將黃連末．麻子解之．腸藥方．糞塔子、頭、芫花、茱萸、扣眷、蒼朮、本鼈子、孛蔥子、右等．分爲末．每咀用半兩．以醋麪椒豉煎爲膏．治之．

虎鈐經卷第十一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四戰篇第一百十六
孤虛第一百十七　九勝法第一百十八　地兵法第一百十九
黃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
十二將第一百二十六　三九第一百二十七

天時統論第一百十四

天時者．兵家之主也．若夫星辰變見．雲氣聚散．六壬旺相．遁甲休咎．風露雷雨之所動作．陰陽晦明之所啓閉．鼙鼓之震響．禽鳥之示怪．通天地鬼神之心．開勝敗休咎之兆者．其道何也．臣切謂天地之道大正也．權智應變之象也．動以虛實爲用者．天地之正（一作道）也．是以知政令權智之所設．能應於天地者．此之謂大順也．或天地示其災變．我以順應之．示其吉祥．亦以順應之．是以順應正也．如能以順正行師．豈有敗乎．雖然黑（一作氣）出磽．赤氣臨軍．六窮起風．三形生霧．皆爲敗象．當其時．苟能觀其凶變．修政謹

身卜地邊營應天授日恭受鉞戒一作鈇而誓省將此可以易凶爲吉矣斯乃以順道應天者也臣今所列時日雲氣陰象之間其占候既不一在乎用兵者因其時擇而用之也若能善服人心以順天地之情和陰陽之性使災咎不見萃由政令權智之得其道也又何暇審占天時以爲候哉

出軍日第一百十五

月殺月虛日利命將出征又曰十二月中各有出軍吉凶日正月戊庚丙子庚午辛卯戊子壬辰丙辰丙申二月丁卯辛卯此是九醜日它月皆不犯三月甲子乙丑戊辰己巳丙辰庚申四月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一作丑五月丙申戊戌庚戌庚申壬戌六月辛未己未癸未庚寅丙申辛卯壬寅庚申七月乙丑乙酉己酉丁巳癸丑八月庚午癸酉壬午丙午戊午九月癸酉乙酉丙申丁酉壬寅己酉甲寅十月己酉甲寅上用皆吉十一月十二月九醜八魁無翹大禍反敗天賊天門四不出六絕血忌大敗諸日今悉編而去之不在此十二月吉日一作月中唯犯九醜大凶一說云天乙絕氣日不可出軍攻戰正月六月二月七月三月八月以次周十二月一說云六癸日不可出軍初九十九二十八一說云天門日亦謂之往亡不可出軍正月初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二十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三十日若有急難擇時吉辰而動不用此日可也

孤虛第一百十七

一人已上用時孤虛萬人已上用日一作孤虛日內如或賊不在虛上我已得其便地即用旬孤虛若復逼迫不得用孤虛之位背建向破假令卯爲建則酉爲破是也用日孤虛子日亥孤巳虛丑日子孤午虛寅日丑孤未虛卯日寅孤申虛辰日卯孤酉虛巳日辰孤戌虛午日巳孤亥虛未日午孤子虛申日未孤丑虛酉日申孤寅虛戌日酉孤卯虛亥日戌孤辰虛用時孤虛以時爲主方位並同用旬孤虛甲子背戌亥擊辰巳甲戌背申酉擊寅卯甲申背午未擊子丑甲午背辰巳擊戌亥甲辰背寅卯擊申酉甲寅背子丑擊午未背者爲孤擊者爲虛也用孤虛之時須觀年月所建見一作兵刃如山何可爲則如或敵在虛久戰而不敗者切不可引退但併力擊之必勝矣故兵法曰背孤擊虛一女子當五丈夫此之謂也

九勝法第一百十八

黃帝曰行兵要背天目向地耳甲子旬天目在庚午地耳在戊辰甲戌旬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子甲午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午

天目在庚寅地耳在戊辰甲辰旬天目在庚申地耳在戊寅

地兵法第一百十九 惡消場兵者六丙耳丙 爲天氣故不可觸也

太公曰凡行兵向陣勿可犯地兵將軍忌之甲子旬地兵在寅甲戌旬地兵在子甲申旬地兵在戌甲午旬地兵在申甲辰旬地兵在午甲寅旬地兵在辰

黃幡虎尾第一百二十

凡戰背虎尾向黃幡吉午戌歲黃幡在戌虎尾在辰子辰歲黃幡在辰虎尾在丑酉丑歲黃幡在丑虎尾在未也

遊門第一百二十一

出兵攻敵常須遊門正月天門在申百死在酉二月天門在酉百死在戌三月天門在戌百死在亥四月天門在亥百死在子五月天門在子百死在丑六月天門在丑百死在寅七月天門在寅百死在卯八月天門在卯百死在辰九月天門在辰百死在巳十月天門在巳百死在午十一月天門在午百死在未十二月天門在未百死在申

八卦第一百二十二

一日從艮擊坤二日從震擊兌三日從巽擊乾四日從離擊坎五日從坤擊艮六日從兌擊震七日從乾擊巽八日從坎擊離一日十一二十一日同前例擊之每到十日二十三十日並軍忌不可用之

五姓第一百二十三

角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卯死酉刑禍申羽德在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丑徵德在未陽午陰子

四戰圖

鼓

將軍

牙旗

左軍先攻

○○○○○○○○○○○○○○○○

右軍先攻

牙旗

將軍

鼓

○○○○○○○○○○○○○○○○

東西向亦同

310
20A

生氣午死子刑禍未酉德在亥陽子陰午生氣酉死卯刑禍亥宮德在巳陽子陰午生氣子死午刑禍亥以生氣擊死氣以陰擊陽

天罡第一百二十四

徐說曰天罡加孟神在內加仲神在門加季神在外凡在所用以天罡加地戶可以入山林設伏兵以天罡加天門可以攻敵以天罡加酉隨便伏匿可以探敵事他人不覺知以天罡加子天地所通吉候也天罡加丑天地不小一作通以爲吉事不可以私忿興兵征伐遠行三十里止舍吉凶一作天罡加寅天地慶悅舉小事吉天罡加卯天地開格不可舉衆天罡加辰天地初呼不可伐人國界守巳地則敵人不能攻之天罡加巳天地神佑無憂思但進兵入敵境逢敵則止營勿與卽戰天罡加午天地初起而縱橫之時凶天罡加未天地小通宜小心行賞賜撫將校慎兵馬如是吉反是凶天罡加申天地不遠揚兵壁壘設備吉天罡加酉天地關無路若出兵中道奔亡遇敵卽敗大凶宜守營自備天罡加戌天地返逆走士謀殺主將主將備之天罡加亥天地迫無路行者止占戰鬬天罡加孟巳亥是也神、謂寅申利客勿迎戰從去之占卒鬬敵出軍傷加季丑未是也神、謂辰戌利力戰加仲卯酉是也主客命一作數習士馬建立營纂吉衆宿值吉一作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孟不能加仲及季俱罷占聞憂加孟不足憂加仲小憂加季大憂

雷公第一百二十五雷公者六庚耳庚爲天刑故不犯又庚乃百神聚之方

攝殺六律曰雷公將軍在午遊庚領十二月將及風伯雨師其所在之處羣居營應而到若出軍布陣立得敵之邦國府庫用起大陰以將兵天后以將兵不戰自敗用起大常以將兵無功用起螣蛇以將兵士卒驚駭上下相尅多傷用起朱雀以將兵士卒敗車馬折傷用起元武以將兵軍多亡遁戰不利用起白虎以將兵士卒死亡爲敵所欺詐說曰天一者人皇之靈也上游精而爲星在紫微宮下遊十二次則居己丑主慶賀事大陰受日危心張所值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值金星受日斗角井所值同是謂鬼元甲子大陽受日房尾箕值宋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值日心一作數習士馬建立營纂吉衆宿值吉一作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安宿值日移兵遷纂吉餘命令一作數習士馬建立營纂吉衆宿值吉一作日攻之取戰吉衰宿值日所作凶怨宿值日惟利結交於諸侯及延納賓客餘凶咸宿值日設權詐及讒賊吉壞宿值日宜大舉師旅討伐叛逆及鎮根咒咀皆吉友宿及親宿值日備藥餌治軍病臨勞宴賞此三九之用也苟欲求其值日之法卽以二十八宿本值之日配於大將軍命業胎宿之次以定吉凶之後以七元甲子起之第一虛宿值日是謂地元甲子第二奎宿值木星受日斗角井所值同是謂天元甲子第三壁宿值大陰受日危心張所值同是謂人元甲子第四鬼宿值金星受日牛亢婁所值同是謂鬼元甲子第五婁宿值火星受日胃參畢所值同是謂江元甲子第六胃宿值土星受日女宿柳星所值同是謂河元甲子第七昴宿值水星受日尾箕室所值同是謂海元甲子以二十八宿所值之內起以見九宿之日假令三月一日爲五元甲子二日乙丑卽軫宿值木星受日三日丙寅卽角宿值木星受日以類次之凡七元而復始苟欲知其七元甲子之資次當以長腔推之凡見所值之宿可以配於三九也行用日五行用時孤虛用地雲氣星辰用天況機用人未有不建救世之功者也

虎鈐經卷第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遁甲遊都第一百二十九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戰位第一百三十一　　八宮第一百三十二

六壬傳課第一百二十八

凡用六壬。若占利害之時。先以月將加正時。假令正月占。以正月合神。登明爲月將。卯時占。以登明加卯。他皆倣此。若占今日今時。而行四課之法。何謂四課。陽次視子上所見之神。爲第三課。號曰辰之陽。次視此神本位上所見之神。爲第四課。號曰日之陰。四課既畢。見有相克。取以發課。故金匱經曰。用兵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審之。剛日中傳辰後傳日。柔日中傳日後傳辰。自有八專日。唯有兩課見有相克。亦涉害深爲用。無克日。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爲用。河魁本位爲用。假令仰見大吉。卽以大吉爲用。假令伏視地下見午。以天上勝光。他皆倣此。所謂仰伏視爲主天獄也。剛日當從地下星仰望天上。隨所見神。仍以爲用。柔日當從天上勝光。他皆倣此。以此先見者爲用。先見爲先後辰課。四課者自有無遙相克者。當以仰伏視之。此法爲用。何謂仰伏視之。說者曰。酉方白虎宿有昴星。主天獄也。剛日當從地下星仰望天上。隨所見神。仍以爲用。柔日當從天上昴星伏視地下。所見辰以此神本位爲用。假令仰見大吉。卽以大吉爲用。假令伏視地下見午。以天上勝光。他皆倣此。所謂仰伏視爲用也。昴星不可全信。以日辰上審之。剛日中傳辰後傳日。柔日中傳日後傳辰。自有八專日。唯有兩課見有相克。亦涉害深爲用。無克日。剛日從日上陽神順數。柔日從辰上陰神逆數。皆及三神爲用。河魁

後二日到臨三辰已過矣遊都旺相克日辰雖以忠說者曰吏神蓋神一名遊都吏在天一前蓋在天一後蓋在後加日辰在我家年止謀我身又說曰以吏爲遊都以賊爲游都其法同加日皆不可出軍也甲己之日吏神申賊神寅乙庚之日吏神子賊神午丙辛之日吏神寅賊神申（一作己）盜神亥丁壬之日吏神巳盜神申賊神亥戊癸之日吏神申盜神巳賊神寅說曰申子辰功曹爲天賊亥卯未太乙爲天賊巳酉丑登明爲天城寅午戌傳送爲天賊說曰遊都將者總護天賊天殺諸將若加臨辰則立到臨奸鄉則不戰有降兵卒臨所畏大戰父子不相親中外不相信臨東方兵凶西方兵威不可加南方利臨勒兵賜將士加北方利禦敵凡爲將皆須知是遊都將不能知是者與士位同耳若欲都將之術甲己之日太乙庚之日傳送乙庚之日神后丙辛之日功曹丁壬之日太乙戊癸之日傳送說曰都將凡臨日辰而相克者賊來疾速加季剌史亦爲來（一作求）四孟神不來（一作求）若在天一在一辰一日來（一作求）二辰二日來（一作求）三辰三日來（一作求）四辰無賊來後三辰爲過去凡三都將所臨賊在其下說曰欲知賊消息往天耳鵲之天耳者大吉小吉是也說曰正時占火白入癸亥賊來癸亥入大白賊不來丙丁爲癸惑庚辛（一作申）爲大白說曰天一加日今到天罡小吉太乙神后加日辰敵來至急又曰天罡加孟言虛加仲賊來至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已在前賊不知處者正時天目所臨賊在其下矣天目者睿氐氐乙下夏柳柳午下秋胃胃辛下冬女女癸下一說神后爲元武加日時敵急到說曰胃聞敵三刑加日辰到急三刑者天罡大衝太乙也又占敵以月將加時天罡或如房屋或臨日辰不可出軍當逢剽掠說曰白虎勾陳加到巳地閒廳有巳即爲盜或甲日必有敵揚兵見血騰蛇朱雀但驚恐耳傳送加孟敵聲發加仲半道加季即到說曰占聞前後有奸賊欲知何所在者以月將加時看大吉大吉加子午賊在大衝下加丑未在太乙下加寅申在傳送下加卯酉在從魁下加辰戌在登明下加巳亥在大吉下勿避此等必有傷害聞有賊用月將加時便看大吉前在也正時大衝神后太乙加日賊在前加辰賊在後說曰甲己之日子爲吏亥爲賊乙庚之日亥爲吏酉爲賊辛丙之日寅爲吏巳爲賊丁壬之日巳爲吏申爲賊戊癸之日申爲吏卯爲賊占賊有氣其賊必來占死氣賊不到又此時言吉凶以意消息之可也

五行勝負第一百三十

五行者順行五所值之時日以定主客之利害也金日金時無所害也行師不遇敵旗色上白報兵馬事來（一作求）盧聲也金日水時若值申子辰日忌申子辰時當避之行師不遇敵旗色上黑報兵事事來則不到見賊亦無戰自相休解金日火時若寅午戌日忌寅午戌時避之行師宜客爲我利乘敵未動亟引兵擊之旗色上赤若敵先來攻我不與戰報兵馬事來急備之金日木時宜主我不可往旗色上白敵來堅陣待之與戰必勝報兵馬事大吉金日土時不遇敵亦無戰陣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勿疑若值子日子時避之火日火時無所害也不遇敵遇亦不戰旗色上赤報兵馬事來盧聲也火日水時宜客報兵馬事

凶急避之見敵若未動則我先引兵赴戰并力擊之旗色上黑若敵先來攻我我則堅壁固守不可應之火日金時宜主不利往敵來攻我我舉赤旗反往擊之必勝矣火日土時亡所害也見敵亦無害旗色上黃報兵馬事來盧聲也火日木時亦相生不相克也更觀時之衰旺如何宜主敵來攻我則舉赤旗擊之報兵馬事（一作來）木日木時亡所害也不宜動作事多不就亦無戰陣報兵馬事凶亦觀時之衰旺如何值己酉丑日當忌己酉丑時避之木日金時宜客利我速引兵擊之旗色上白若敵先來攻利固守勿與戰木日水時不遇敵遇亦自退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盧聲也水日土時宜主若敵來攻舉青旗擊之報兵馬事凶（一作吉）水日水時無所害也不遇亦自散旗色上黑報兵馬事來盧聲也水日火時宜主愼勿先動若敵先來攻當舉黑旗放兵大擊之報兵馬事大吉水日金時見敵不爲害旗色上白報兵馬事盧聲也水日木時旗色上青報兵馬事盧聲也水日土時不可動衆報兵馬事安靜勿疑夫土能克水水又能決土也更審時之衰旺如何若敵來乘土土旺勿與戰土衰則又舉黑旗擊之土日土時無所害也不可動衆旗色上黃報兵馬事盧聲也土日木時宜客利敵先動而擊之旗色上青若敵固守勿與戰報兵馬事凶土日金時不遇敵遇亦無害報兵馬事盧聲也土日火時主不可動敵來攻勿與戰戰者少衰報兵馬事來小有焚燒驚恐土日水時先觀時之衰旺何如然後動靜焉土旺宜主水旺宜客敵來氣旺勿與戰衰則擊之報兵馬事凶甲子甲午金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水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乙丑乙未金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寅丙申火日戊子己丑火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寅丁酉火時戊辰己亥水時丁卯丁酉火日庚子辛丑土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辰己亥水時壬寅壬申金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甲戌甲辰火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乙巳火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子丙午水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丁亥木時丁丑丁未水日庚子辛丑土時

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戊寅戊申土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己卯己酉土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庚辰辛巳金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壬午壬子木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辛亥金時癸未癸丑木日壬子癸丑木時甲寅乙卯水時丙辰丁巳土時戊午己未火時庚申辛酉木時壬戌癸亥水時甲申甲寅水日甲子乙丑金時丙寅丁卯火時戊辰己巳木時庚午辛未土時壬申癸酉金時甲戌乙亥火時乙酉乙卯水日丙子丁丑水時戊寅己卯土時庚辰辛巳金時壬午癸未木時甲申乙酉水時丙戌丁亥土時丙戌丁亥土日戊子己丑火時庚寅辛卯木時壬辰癸巳水時甲午乙未金時丙申丁酉火時戊戌己亥木時庚戌己亥木日庚子辛丑土時壬寅癸卯金時甲辰乙巳火時丙午丁未水時戊申己酉土時庚戌

之以不私於心斯謂之善矣。

虎鈐經卷第十三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占災危第一百三十九
占渡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占相兵臨利害第一百三十三

金匱經曰。戰不戰。視勾陳。勾陳克日。則戰與刑克。必克。必戰鬬。勾陳上下相克。亦鬬。又曰。軍出時。大吉小吉臨日辰。兩解不戰。他皆倣此。神皆合戰。又說曰。斗加孟。神在內。宜止。加仲。神在門。兩相傷。加季。神在外。宜出戰。必大勝。

占兵已交勝負第一百三十四

金匱經曰。敗不敗。視六害。說者曰。酉戌相害。子未相害。午丑相害。巳寅相害。辰卯相害。假令本命在子。而小吉爲白虎加之。此爲見六害。以此將兵。今日戰將能此者。可校之戰矣。淮首經曰。先起爲客。後起爲主。先起不可下克上。後起不可上克下。謂初辰（一作陣）也。辰勝神將。主人勝。神將勝辰。客勝。說曰。（一作假令）三傳終始見前三五。後二四。（一作之）有氣天一之神臨主帥行年本命。或用起天一。而治（一作值）立四死之地。則戰勝矣。若元武臨日辰而遙光時。勿戰。必不利矣。用戰起雄。（一作有氣之鄉。元武亦作）吉。乖寅艮巳秋申冬亥。用戰起雌。凶。春申夏亥秋寅冬巳。一云。都將旺相而臨囚死。賊勝。都將囚死而臨旺相。討賊者勝。審察之。說曰。決勝敗者。勾陳克都將。官軍勝。都將克勾陳。賊軍勝。都將三相加臨囚死。亦賊勝。說曰。將軍年克勾陳。白虎大勝。不勝者。勾陳克元武。以攻之必克。說曰。將勾陳所軍神。往攻所制之神。勝所攻之勝神。與勾陳幷氣自下。制其所臨之辰。是爲敵降。必有大攻。說曰。初起者。欲勾陳下克上。後起者。欲勾陳上克下。辰勝將。將勝神。主人勝。神克將。將克辰。客人勝。干克支。客勝。支克干。主人勝。

占伏兵第一百三十五

卯子甲巳臨日辰。必有伏兵。此神旺相與殺幷。太凶。必血戰。伏兵發。必不與殺幷。伏兵不敢發也。說曰。以問事時斗加季。有伏兵。說曰。干傷者有伏兵。支傷者無伏兵。支干俱傷。必有伏兵。戰必不勝。大凶。

占疑左右近地伏兵第一百三十六

若疑賊有伏兵在左右近地。欲知所在者。於斗下求之。說曰。大吉過日辰。賊已出界。不過未出界。

占偷城及擄掠第一百三十七

說曰。以月將加時勝光元武。不可行。要人城。要擄掠之事。以元武所長爲厄。會木神爲元武。則庚申辛酉勿須行。

占疑有人謀己第一百三十八

正時說曰。日上神爲己身。辰上神爲他人。日上克辰上神。有怨傷。又言辰上克日上神。有怨傷。又言辰上罡。或在辰上見者。事成。非辰上見者。不成。但有意。說曰。欲知他人有所謀。假令七月時加寅。七月甲死於申。今復遇庚。二生一（一作王）金逢一死木。是二人欲殺一人。他皆倣此。

占災危第一百三十九

吉辰、與良將、幷臨日辰、及行年。勾陳制所欲出之辰之用。起陰傷出陽者。可出。必克。免難。金匱經曰。傷不傷。覩陰陽。說曰。今日是乙丑加一爲不傷。將得天后爲重。不傷。若神后加丑。從（一作可）魁加一爲傷人。爲前二重傷。皆凶也。

占野地立營止宿第一百四十

金匱經曰。怖不怖。視五墓。怖懼墓加日辰。亦不當。說曰。聞有敵兵。士卒行疲。日晚欲停。此宿運式占之。遇三刑加日辰。必不可停。敵欲來攻。三刑者。卯辰巳也。說曰。絳宮時宜止。登明勿留也。已止宿未定而心動眼瞤。若吏士瘡瘥者。以月建此三字住。一云。將加時魁罡加申辰。急去之。夜必有賊來攻。一云。大吉曰急

去不可止。一云辰上見大衝。有風雨。見神后太乙。有盜賊。說曰。絳宮時宿。利在中。微明時。利在前。玉堂時。利在後也。一云大吉干日。急去不可宿。說曰。辰巳見卯。夜有風雨。子巳加卯。有盜賊。滯旺和氣。卽來。滯囚死氣。卽不來。說曰。安營止宿。以月將加時。魁罡加日。逆氣騰騰蛇、白虎臨日辰。軍載驚一去。魁罡加日，大將缺

占渡關梁探賊第一百四十一

金匱經曰。囚不囚。視破衝。說曰。行年在歲月日時破衝下。皆囚也。日辰上神上相生。宜進。反此。宜止。說曰。命在一處日辰上。罡光明。急去勿住也。說曰。聞此賊干傷、或支傷。勿度。或吉度支干。俱吉。說曰。欲入賊營。視二門天罡、六合、大常、大衝、勝光、臨之。可行。若出入見勾陳、朱雀、騰蛇、白虎。勿行。必爲賊所擒。

虎鈐經卷第十四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日第一百四十三　月第一百四十四

雜星第一百四十五　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占星統論第一百四十二

臣謹按星經及諸傳記。凡諸星宿中外羅列周天。蓋隱見變化。下應人事。七曜往來以爲經緯。災變之作。實在於茲。凡爲大將不可不詳察星位。以占休咎焉。或興受命之術。或起敗亡之兆。鮮不由此矣。中宮大極。其一明者。大乙常居也。旁三星曰三公。或曰子屬。後四星。末一作大星曰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十二星。藩臣也。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此。北一作端。銳微曰陰陽。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天槍。右三星天棓。後十七星。絕漢抵營室。曰閣一作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龍角、山方也。攜、連也。衡中南北。魁抗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蓋以西北。又其用昏。晉陰位在西方。故主四南也。夜半建者。衡。衡正中州河濟之間。假令杓昏建寅。衡平旦建寅也。斗魁第一星法。爲(一作於)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爲明。德在東方。故主東北方也。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利一作制四海。一作極分陰分陽。建四時。均五行。移一作利節度。定諸紀。

皆繫於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魁中貴人之牢。魁中四星曰天理。四星在斗魁中。貴人牢曰天理。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爲垂戾。輔星明近主輔臣親強。暗小主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近北斗者。天子星也。招搖、一星也。一外爲楯。天矛。天鋒。招搖、一星也。一作鉾。北斗也。在招搖第一星也。名曰天鋒。有勾圓圖一作十五星。曰賊人之牢。牢中星實。則四多虛。則開出也。若夫天一、天槍、天矛、天搖動搖其芒角。則天下之兵戈大起也。東宮蒼龍房心。箭房心蹙角曰鬼。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王失計。房爲天府。曰天關。其陰右驂。旁一作鈐。鈐北星曰翠。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天市中星衆者。曰實。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一作李。右角將。大角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宗廟。主疾。其下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傲客。後妃之府。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陣戰。犯房心。王者惡之。南宮朱雀。衡軒轅爲櫃。太微爲衡。衡太微三光之庭。衡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曰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座。後梁一十五星曰哀烏郎。位旁一大星。將位也。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謀也。其逆入若不順軌道。以所犯名之。中座成形。中廁者。犯帝坐也。或形者成。畸彙之形也。羣下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游西有隋星四。曰少微。士大夫。櫃軒轅黃龍體。如騰蛇也。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火入之一星居其左右。天子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

一大星曰北落若徵天亡一作軍星動角益稀及五星犯北落入天廁一作軍兵火起火金水犯之尤甚火犯多憂兵事水犯憂水患木土犯之軍吉危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寇一作空營室爲宗一作清廟四曰一作離宮閣一作道漢中四星曰天綱旁一星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漊星旁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黑守之魚鱉貴南斗爲廟北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爲上將左右者爲左右將婺女婺女者天孫也是以聖人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若犯北座則下謀上月出房戶北爲兵亂出房戶南爲兵敗喪月暈七重在參畢之間兵大戰辰星在翼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明當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皆誖之當時禍亂輒應上下交怨諸侯幷走戰伐並興一作興不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是知元象示變吉凶之徵也凡爲將者不可不詳之也

日第一百四十三

無雲而日色昏晦者主將不明也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數夜不見日月者此時不可妄委兵於人大將不忠之象也日色青軍令削弱吏士多陵正也或日逸雲氣文成五色者破軍殺將之象也其大禍在二年之內或赤雲截日如杵形者兵將大戰血氣先動者敗或日月旁有物如枯樹起兵者勝或雲氣如青衣人垂手在日西立者所見之軍當有帝王此勝候也兩軍相當日暈等者力均曰殺將抱且截者有喜圍在於中者內兵勝圍在於外者外兵勝日弭一作珥拜大將有兵在野日有足白者所臨破軍殺將有背氣青赤色曲而向外者爲背叛之象也其將有二心日背有缺氣破直向外如山字者兩軍相當所臨者敗兩軍相當日有冠纓者和解抱截一作戴大喜日外青內赤則兩軍以和相去日外赤內青則兩軍以惡相去日之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若先至先去前有利後有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後發病小勝必亡功見半日上有功暈而一作缺兩軍相當隨缺擊之缺方敗抱暈者隨抱暈克日背暈而珥外軍凶暈有青氣在外者所臨克日月背暈兵陣不合七日暈不解者可起軍暈而背抱珥及值而實之者順從擊之克暈而兩珥一在外一在內幷有聚雲不出三日兩軍和解之又有他軍圍城凡有日暈御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日下有雲氣如龍形蜿蜒者凶鬬有大戰天下亂日失行凶日月揚光而輪日五色當之大吉利日無光而赤暈主將凝黑暈敗白暈懼子日日食兵起魏分丑日日食兵起趙分忌六月十二月兵動寅日日食兵起燕分忌正月七月卯日日食兵起魯分忌二月八月辰日日食兵起楚分忌三月九月巳日日食兵起宋分忌四月十月午日日食兵起斗及火星狀如橘大而色黑背壘軍中者主大殺害星有五色曳尾或有圓光大如斗內赤黃而外青及日食兵起鄭分忌二月八月戌日日食兵起秦分忌四月十月亥日日食之食向上者不出九十日征伐日食從下向者百姓更有侵奪日從旁食者兵動鄰國

月第一百四十四

黃虹貫月者兵起月旁氣漸漸大者不可攻城叩陣宜屯兵以自守敵來勿與戰月旁氣細細從外侵輪客星第一百四十六

客星者非主座之星也故曰客星色句如氣物物以絜所過之宿必有災害出營室罷兵亦不能入奎破兵殺將犯婁胡亂入昴胡入犯壘入畢邊有急兵一作水犯奎壘虛軍儲少錢犯柳兵起守張將有陰計兵

起。入招搖。胡兵起。入天槍。兵起。入天棓。兵起。犯文昌星。蒼色。將有憂。色多赤。將斃。色黃。將喜。色黑。將死守。傳曰。胡入中國。守天鷄。天下兵馬斃。守天衝。胡王死。入婁。庫兵起。守南河。兵起。守騎官。將憂。士卒疫。守北落師門。將入塞。兵起。守天倉。粟貴。入天苑。兵作。馬死。入天宮。天下弓弩皆張。出天宮。匈奴兵起。守庫騎。酋長降。守九洲殊口。負海不安。

妖星第一百四十七

天鵰星。將軍之精華也。色青赤。有光。尾長三四丈。天狗星者。飛星忽作。爲雲者也。所以兆地者。流血積骨之象也。頭頭星。如大瓮。前卑後高。見則大將死。燭星者。狀如大白。其出也不行。纔見而滅。所燭之地。城邑拔。兵破亂也。天狗星者。狀如大流星。有聲。其下止地。其形類狗。遠望之如火光。炎炎中天。而下圓如數頃田。而上銳。黃色。見則千里破軍死將也。一曰有尾。如狗形也。旗星者。狀如旗。類彗。商尾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天蓬者。類十小星。綿聯如絮。所見之野。常有兵起。虎頭星者。其落如大月。著地。一作賊。則光星。類黑大。聲如雷。所墜之地。兵火起。旬始星。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鷄。怒。則青黑。象伏鼈。見。則兵亂。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色。起地上。銳。一作銛。而下大也。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客。枉矢星者。類大流星。蛇行。色青黑。如有毛。目長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則天下兵起。昭明星者。白而無角。乍上乍下。所見之地。兵多變動也。五殘星者。出正東。東方之星也。其狀如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六賊星者。出正南。南方之星也。去地一作行。六丈。大而數動。有光焰。司詭星者。出正西。西方之星也。去地六丈。其狀如太白。大而白。咸漢星者。出正北。北方之星也。去地可六丈。若月之初出。所見。則下有亂兵。鎮星者。出四隅之地。去地可四丈。城維藏光星者。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之初出。所見。則下有亂兵興動。有德者昌。或二赤星。在月背者。利宮姓爲將。或三赤星。從西向東者。利角姓爲將。或二赤星。共尾一處。從東向西者。利商姓爲將。或三赤星。引尾直上者。利羽姓爲將。夫星象所見。兵家禍福之本。不可不詳之。

流星第一百四十八

流星者。天使也。自下而上者曰飛。自上而下者曰流也。飛、大曰奔星。小曰流星。大使大星。小使小星。謂紫微大微宮也。徐行漸進。經於列宿之次。或於他星之座爲使也。聲大者。怒象也。疾出遄出者。並爲妖星。入角。四夷兵起。前黑後赤。兵敗將亡。入參不出。先起者勝。後發者敗。犯七星。兵起。色青。兵起。入河鼓。大將亡。一云河鼓。兵起。入牛良。兵起。入將軍、及羽林。兵大起。抵北落。兵起。使星出入天庫。匈奴兵起。抵天市垣。大將亡。抵天狗。犯弧矢。將有千里之行。使星出廄。兵馬起。

彗星第一百四十九

彗星。長而亘天。兵大起也。引尾入城。城將拔。近則八日。遠則十二日有應。彗面垂入軍營者。囚。宜逆一作拔

之。否則士卒俱死。若在敵。宜急擊之。彗出於月之左右者。不出三十日有兵起。抵觸月者。發兵起。若色白者。有大喪也。蒼黃者。臣下謀也。黑者。兵大起也。從中天出。曳尾向西者。奸人害主將。從南曳尾向北者。妄殺害。從天中出。身尾向東者。士民多饑。曳尾向東者。民囚。從北出。曳尾向南者。士人囚。彗形如寶冠。來疾速。形如幢節者。寇強不可安動。色如血者。敵兵陰到。光焰燦爛而尾長闊者。敵盛。凡彗所指處。皆凶地也。

虎鈐經卷第十五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水星第一百五十四

五星統論第一百五十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歲星之行也。大陰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大陰在四孟、及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行二十八歲而周天也。熒惑之行。常十月入大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同無道。出於無常也。太白之行。常以正丑甲寅。見營室。與熒惑俱晨出東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日。而復出西方。二百三十日而入。入二十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也。辰星之行也。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一作四。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辰候之東方也。戌候之西方也。鎮星之行也。常以甲辰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宿。一作歲。而周天也。凡四星與鎮星合。則爲內亂。與星辰合。則爲變謀。爲饑。爲旱。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及爲水。熒惑太白合。則爲死喪。用兵者凶。與鎮星合。則憂。與辰星合。則爲變謀。爲兵憂矣。凡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與辰星鬬。皆大戰之象。兵不在外與。一作裏內兵增

亂。一曰火與水合爲淬與金合爲鍊。（鍊一作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亡。與木合國饑。與水合爲溷沮。不可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鬬國有內亂。（同舍爲合。相陵爲鬬。二星相近者。其鬬大。二星相遠者。無傷也。）（鬬者。古寸以內。光芒相及也。）凡五宿所聚之宿。其國當亡於下。從歲星以義。從熒惑以禮。從鎮星以信。從太白以義。從辰星以法。二星若合。是爲聚立。（聚立一作王正）者奄有天下。主持泰平。五星大。其事立。（重者。以盛重者也。）從太白以兵。（兵一作與）敵也。

木星第一百五十一

木星者。東方之宿也。木之精也。所臨之地。必有（臨一作福）祐。天子布德。人君之象也。其下爲太和之神。以逆行爲不軌。爲賊殃。其木星小則多病。大則喜。（喜一作嘉）以作之宿。爲有禮有福。苟無禮則無福。所見之分野不依位。而見其色光芒動搖。謂之怒。此則無禮也。故有殃。其精所居之地。或爲婦人。或爲近臣。揚其殃禍。亂其人民。歌謠異語。興動盛衰。凡木星出若非常之處。青黃之色。物物然有光芒三角者。名曰攝提。亦名應星。亦名重華。若角邊見者。名重華。久住有災。過則無災。兵喪應之。木星所臨之國。不可伐。伐者受禍。可以征（征一作往）伐人。凡木星之行也。進舍爲益。退舍爲縮。益則其國有兵無傷。縮則其國有疑而將死軍敗。設有所去焉則失地。所到焉則得地。亦曰當居不居。國亡。所居（居一作到）之國昌。已居之而東西去者。凶。不可舉事用兵。以安部中度吉。凡木星守亢。則天下兵起。乘昴陰。國有疑。胡王死。入畢。邊兵起。犯及附耳。兵亦起。參伐兵起。經柳。兵起。守軫。兵起。入五車。兵起。守羽林。兵起。犯參旗。兵起。

火星第一百五十二

火星者。南方之宿。火之精也。爲執法之星。歲一周天。其形焰。其行速。與諸星逆順不同。所臨之地。主兵饑喪。亂妖孽。常以十月入紫微宮。受制。取無道之國。出入常以勾芒爲凶。一云東西南北。無有常定。其位下爲風伯神。一名箕。箕者。其形類箕。勃勃赤焰如火。見於分野。有疑。國人饑亂。父不父。子不子。甲兵起。征伐不息。其精在無道之國。化爲黃兒。著赤衣。在於國（一作里）教爲歌謠。使國人相惑。或爲異鳥飛入軍營。皆有災。星此星者。五星中最爲妖惡。災異甚於諸星。或逆行一舍二舍。爲不祥。居之三月。所臨之分野國。有災。五月受兵。七月國叛亡地。九月大敗亡。且夫火星之精氣也。爲亂。爲賊。爲饑。爲喪。爲兵。所居之國受殃。角亢間動者。繞環之。及年前。年後。年左。年右者。災愈甚。若火星臨敵。我利之。可以力攻之。臨我。則勿妄動。戰凶。擊角所指吉。逆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闘以靜。用兵靜吉。躁凶。金星出則兵出。入則兵入。順之吉。反之凶。赤角有戰。金星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火星從金星軍。憂離之軍。舒。出金星作陰。有

東方。西行疾。則兵聚於西方。其南爲丈夫喪。其北爲女子喪。火星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火星所在。凡鴈火之時。宜背午地。他皆倣此。火犯土木。主大戰。金星搏之。亡偏將。火環金星。偏將死。與金星相逢而鬬。破軍殺將。入金中。士出者。破軍殺將。客勝。火出所在。不利先起。犯左右角及守亢。兵起。入房。馬貴。入糠。兵起。犯南斗星。破軍殺將。火入女。及入危。兵起。守昴。胡人不寧。匈奴破。在三年。犯畢左角。大戰。右角小戰。犯附耳。及角。兵起。犯參。兵起。犯東井一星。將軍野戰死。犯鬼。兵起。守七星。有外兵起。火乘張。及輿張。合。兵大凶。守張。合。大將禁。犯翼。邊兵起。入軫。兵起。火行河南界。邊兵起。犯大微宮門之右。大將亡。左。小將亡。

金星第一百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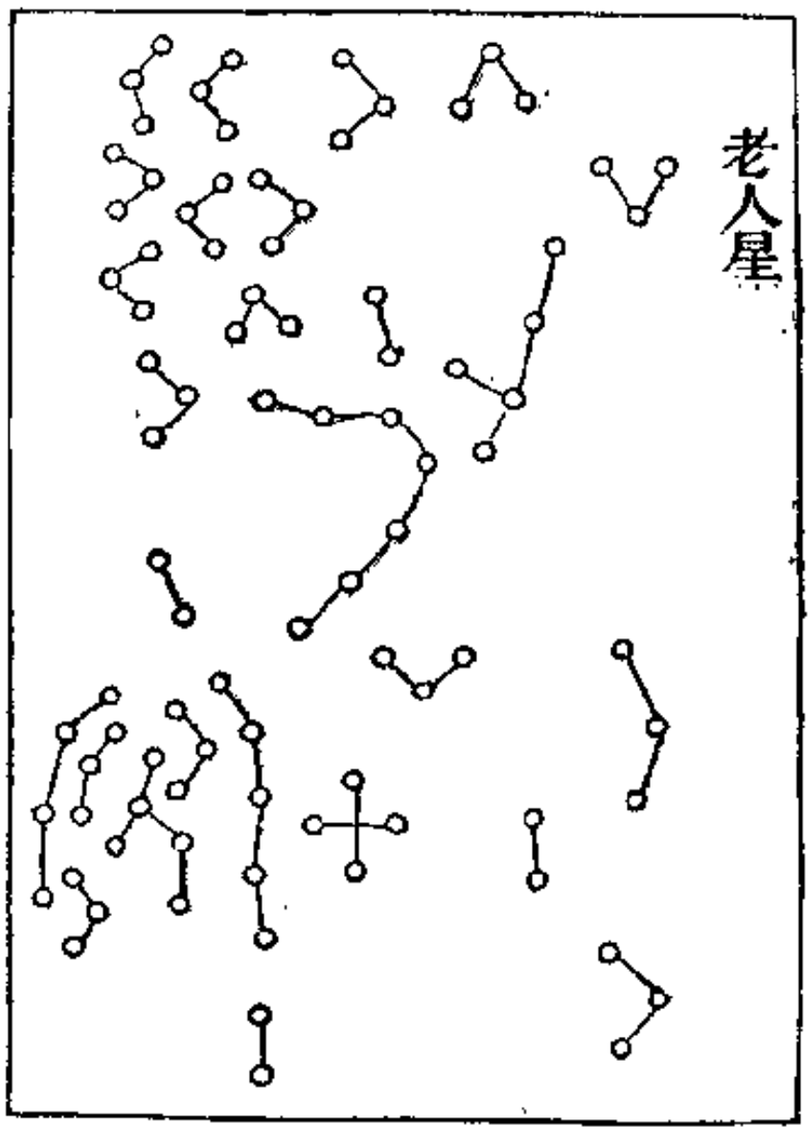
金星者。西方之宿。金之精也。歲行分方主義。主將策。主姦謀。主誅伐。將軍之象也。其精下爲風伯雨師所在之宿。止其分野。其芒色搖動。可以隨形見災。以出入不時爲凶。其星日不依。狀若沒色大（一作甚光一作）火。大者。表帝王之德正也。若合伏不伏。合見不見。不以常道者。此主君之失政。臣下用權之兆也。或見非常之處。芒角七鋒。色多似赤者。名曰七公。亦曰殷公。亦名太公。（心一作裘）帝王革政大喪之兆也。或出東方。不依伏沒。其精名啟明。亦名天相。乃在左右大臣不赴（赴一作君）君子也。萬姓蒼皇（一作黃）流移。異國兵革伏起。其星凡（九一作）鋒色白。蝕。其精伏於昴酉四十五日。若依位而見。則災消。名更見於非常。其名大囂。亦曰大澤。亦曰爽星。芒角所臨之國。其大災有七。一曰大水。二曰大火。三曰亡散。四曰兵聚。五曰大兵。六曰大饑。七曰諸侯死境。蟲獸食人。天下大亂。日南方。金星居其北者。曰益王侯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北方。金星居其南者。曰縮王侯有疑。用兵退吉進凶。當出不出。當入不入。爲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亡之兆。一曰。天下偃兵。野有兵者。所當之國大凶。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未當出而出。天下舉兵。所當之國亡。當期（期一作斯）而出。其國昌。出青（青一作東）爲東方。入黑爲北方。出白爲西方。入赤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疾過其鄉。凶。入七日而後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而後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已出三日而復微。（微一作沒）入三日而乃復盛出。是謂奕（奕一作伏）。其下國有軍。將死。已入三日又復微。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發師。師雖衆。敵食其糧。用其兵。游其帥。出西方失行。爽狄兵敗。出東方失行。中國兵敗。一日出早爲月食。出晚爲天矢。爲彗星。將發於無道之國。金星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行遲而下也。正二千里焉。）（出寒自平正也。）上而疾。未盈期日過參天。病其對國。分天爲三。在戌酉過其一也。金是陰星也。日出則星亡。晝見於午上。於經天。是謂亂紀。金星晝與日爭明。強國弱。女主昌。金星者兵象也。出而高用兵吉。淺凶。金星庫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有芒角。敢戰吉。不敢戰凶。擊角所指吉。逆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靜凶。闘以靜。用兵靜吉。躁凶。金星出則兵出。入則兵入。順之吉。反之凶。赤角有戰。金星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火星從金星軍。憂離之軍。舒。出金星作陰。有

分軍出金星之陽。為偏將之戰。當其行。金星還之。破軍殺將也。辰星者。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金星俱出東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大積於西方。夷狄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則金星為主。辰星與金星不相從。雖有婁。兵起。守柳。牛馬貴。守張。兵起。入翼。兵大起。犯五車。兵起。留心。兵起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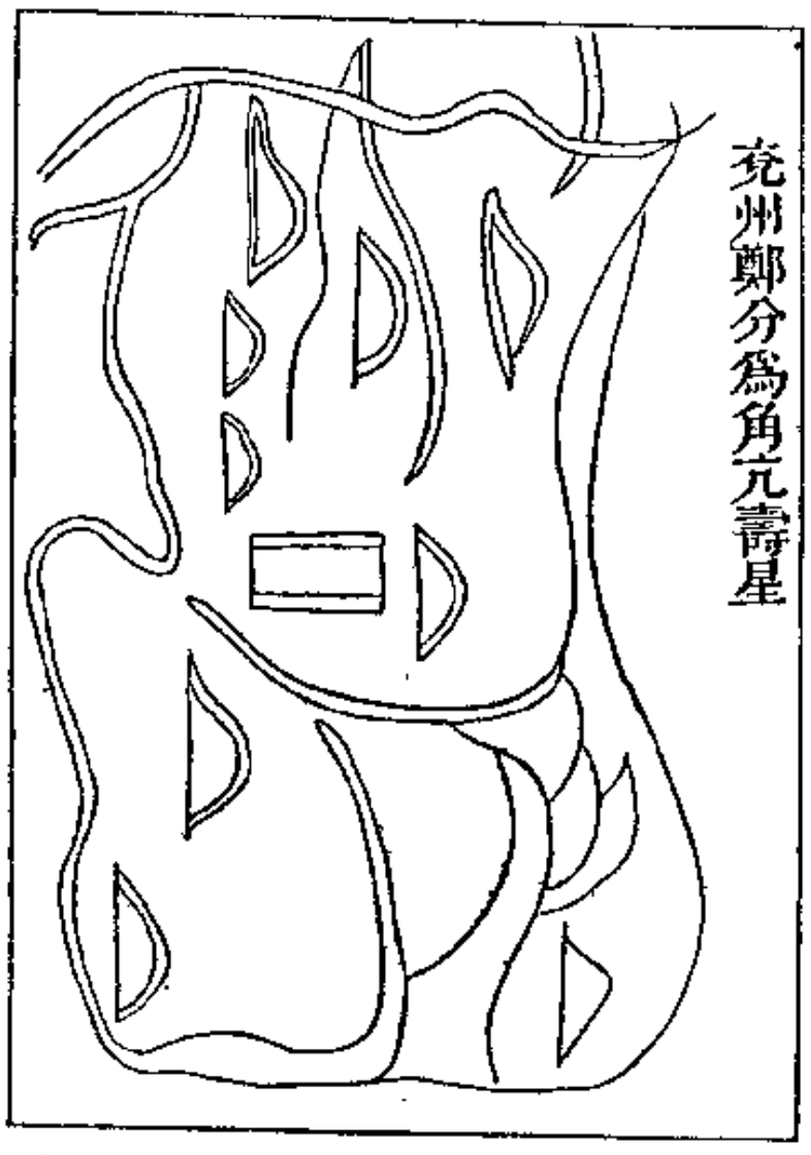
軍不戰。若辰星出東方。金星出西方。辰星出西方。金星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不戰。辰星入金中五日乃出。及入而上出者。破軍殺將。客勝。下出者。客亡地。視金星所指以名。破軍殺將。客勝。主人走士死。水星與金星鬬。大戰。客勝。主人走士死。出金右去三尺。小戰。歷金星右。數萬人戰。主人走士死。出金左。小戰。歷金星左。數萬人戰。主人走士死。出金右去三尺。小戰。客勝。居金星前三日軍罷。出金星左。小戰。歷金星右。數萬人戰。主人走士死。出金右去三尺。小戰。客勝。守房。胡敗。守婁。兵起。犯軍。虎。

土星第一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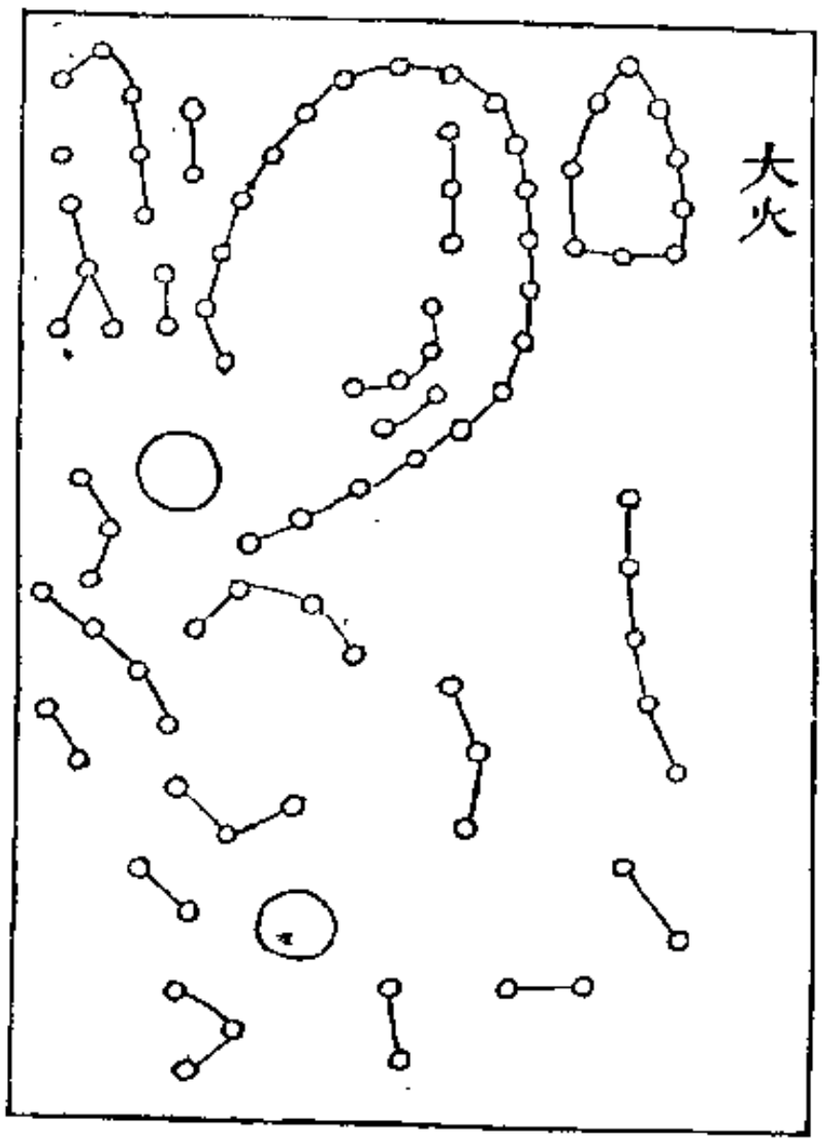
土星者。中央之宿。土之精也。若見於四季。表主之盛衰也。其神隱於土。不見其形。其宿易則顛覆。當居其宿。久則顛一作厚。居其宿易則顛覆。當居其宿。久則顛一作厚。居其宿易則顛覆。當居其宿。久則顛一作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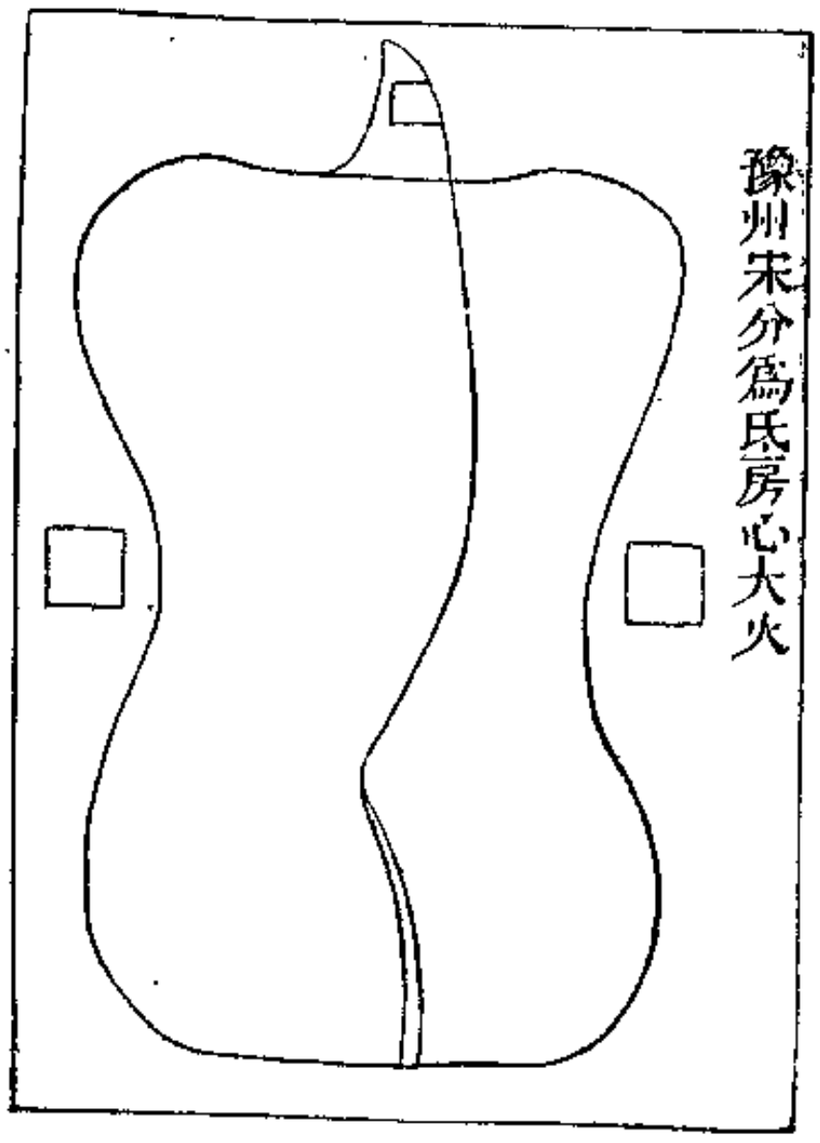
老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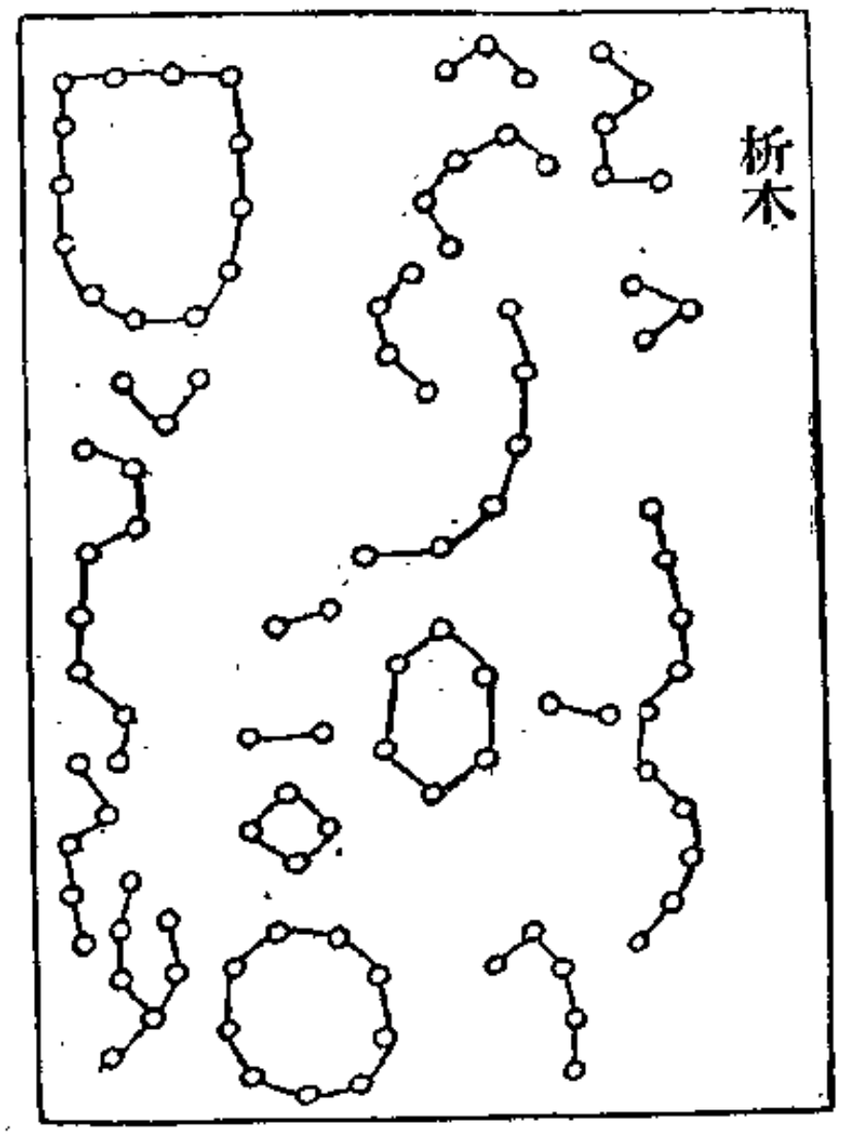
兗州鄭分爲角亢壽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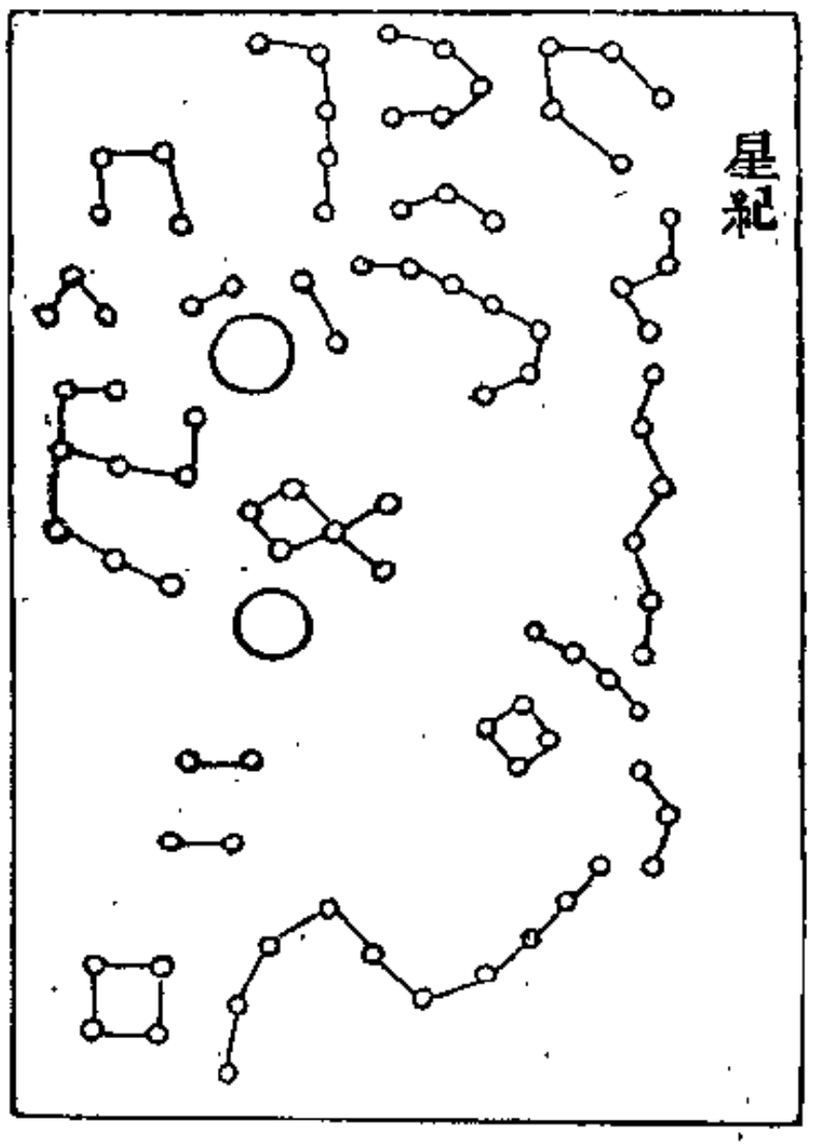
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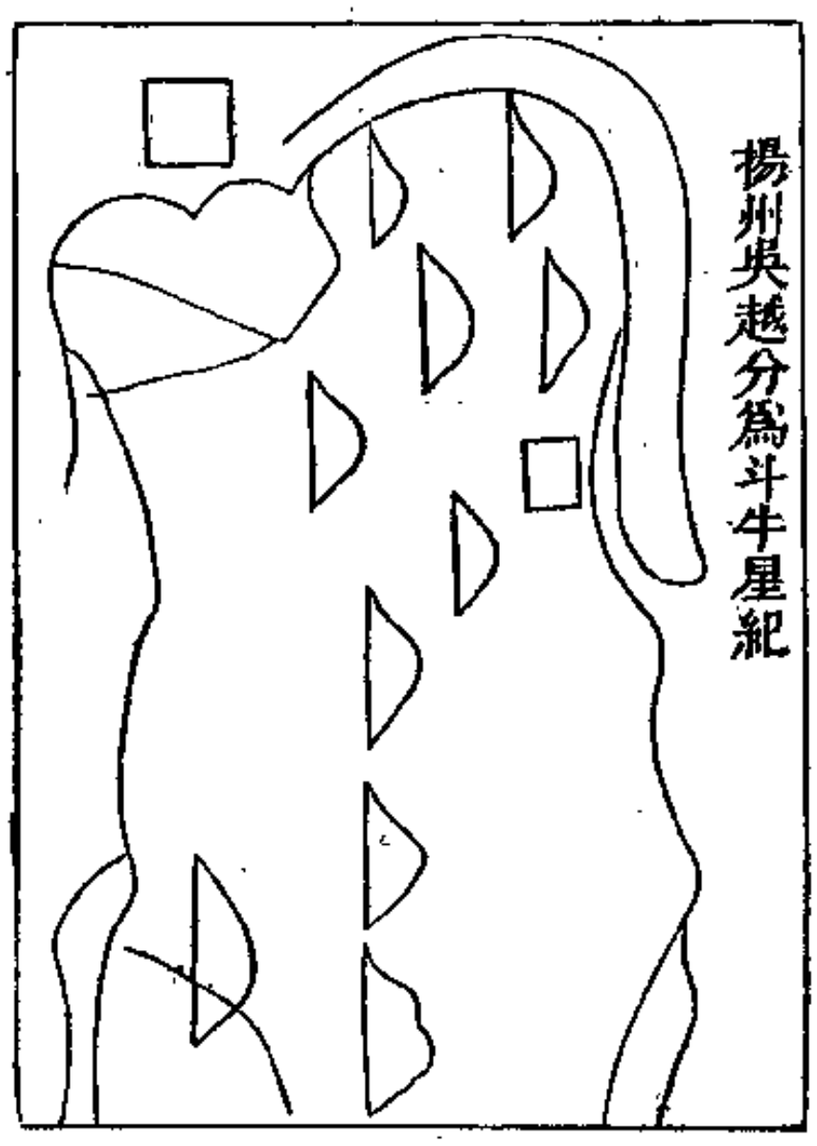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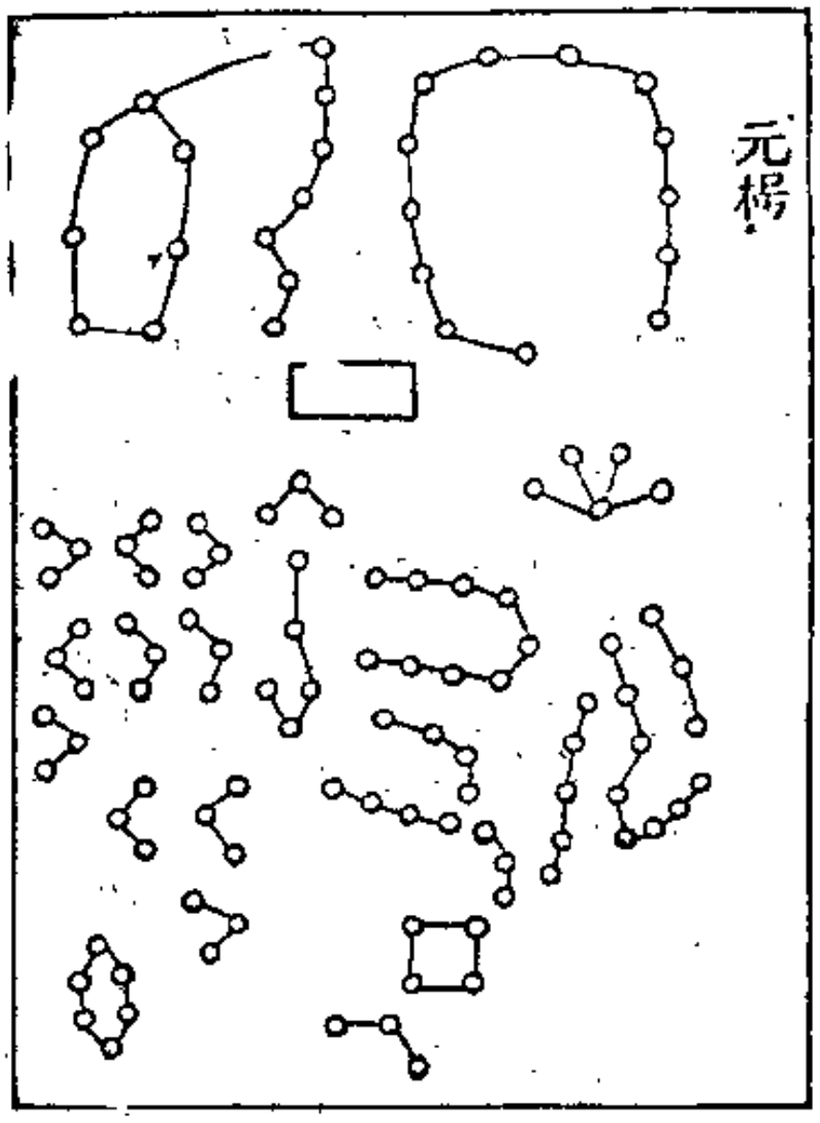
豫州宋分爲氐房心大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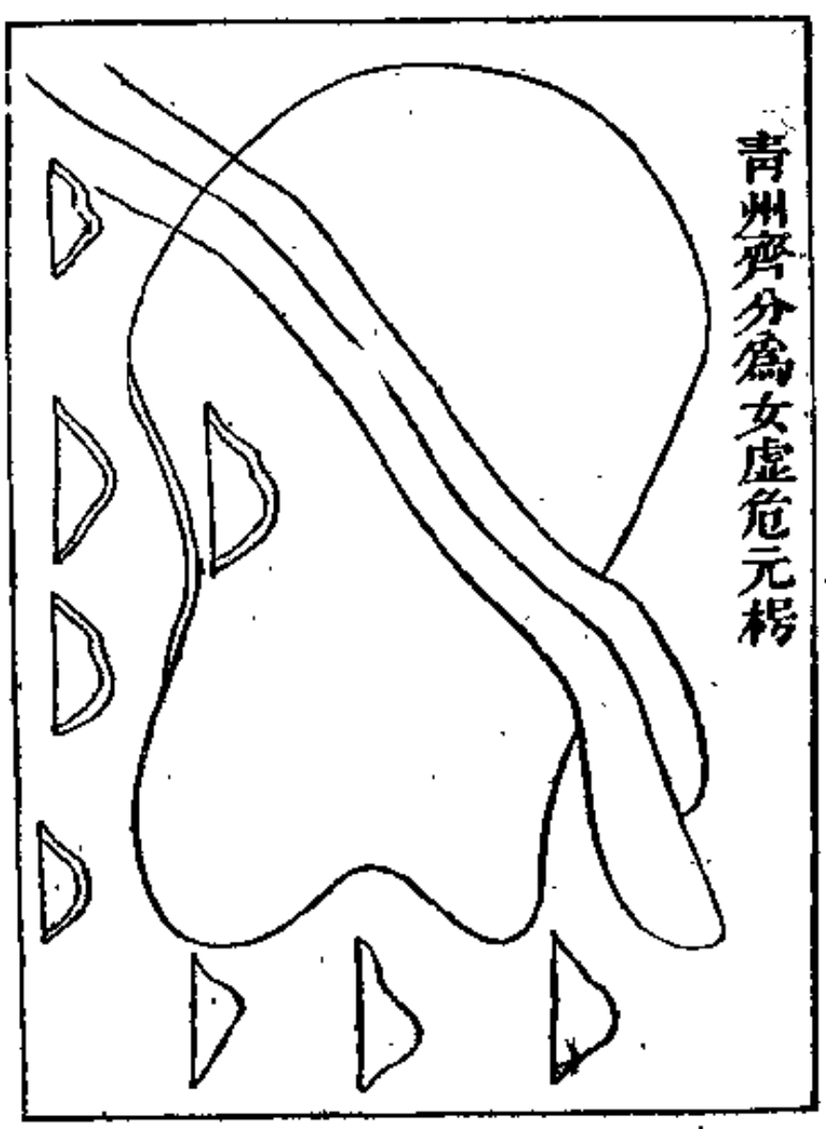

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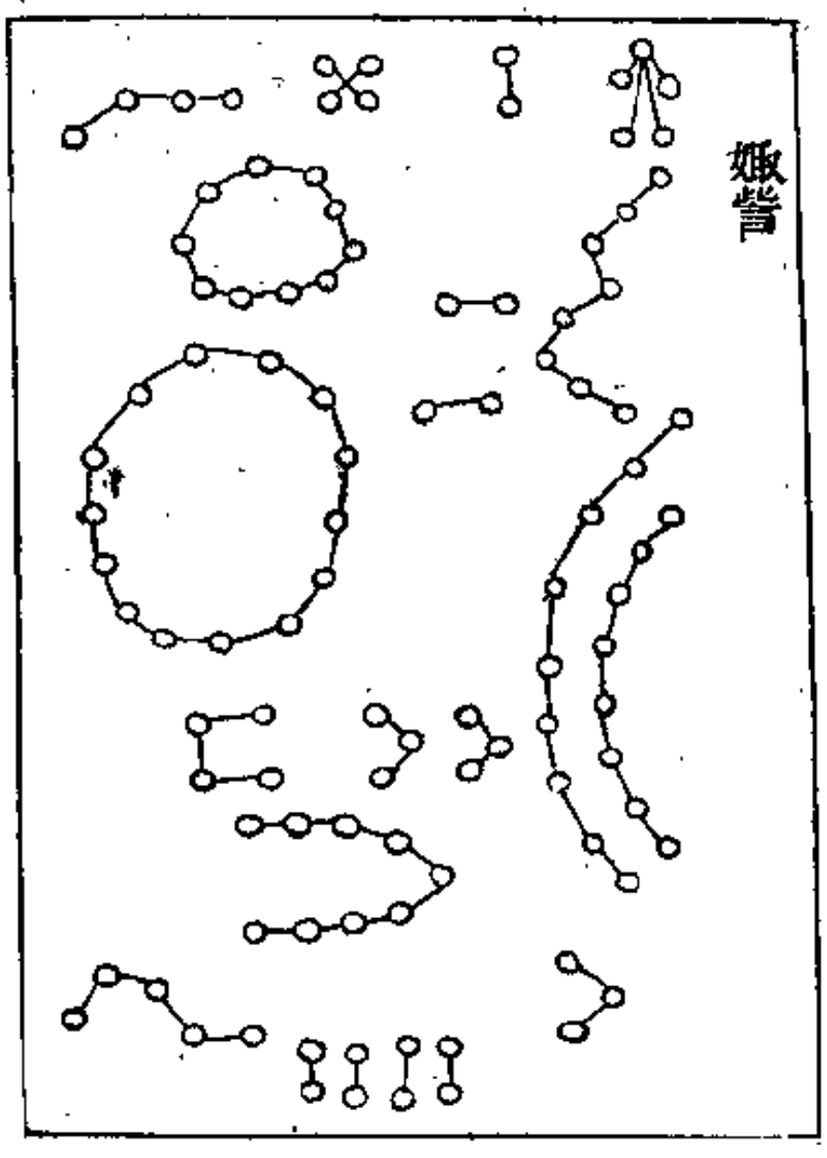
幽州幽分爲尾箕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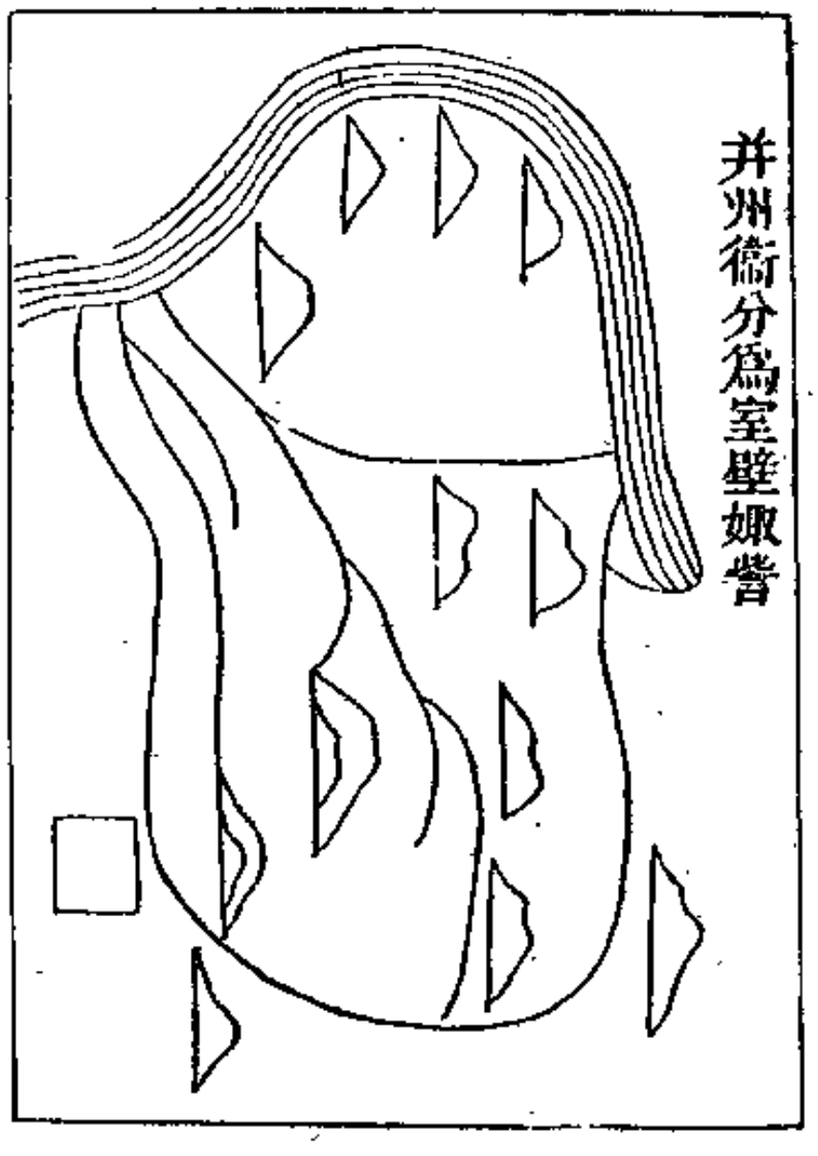

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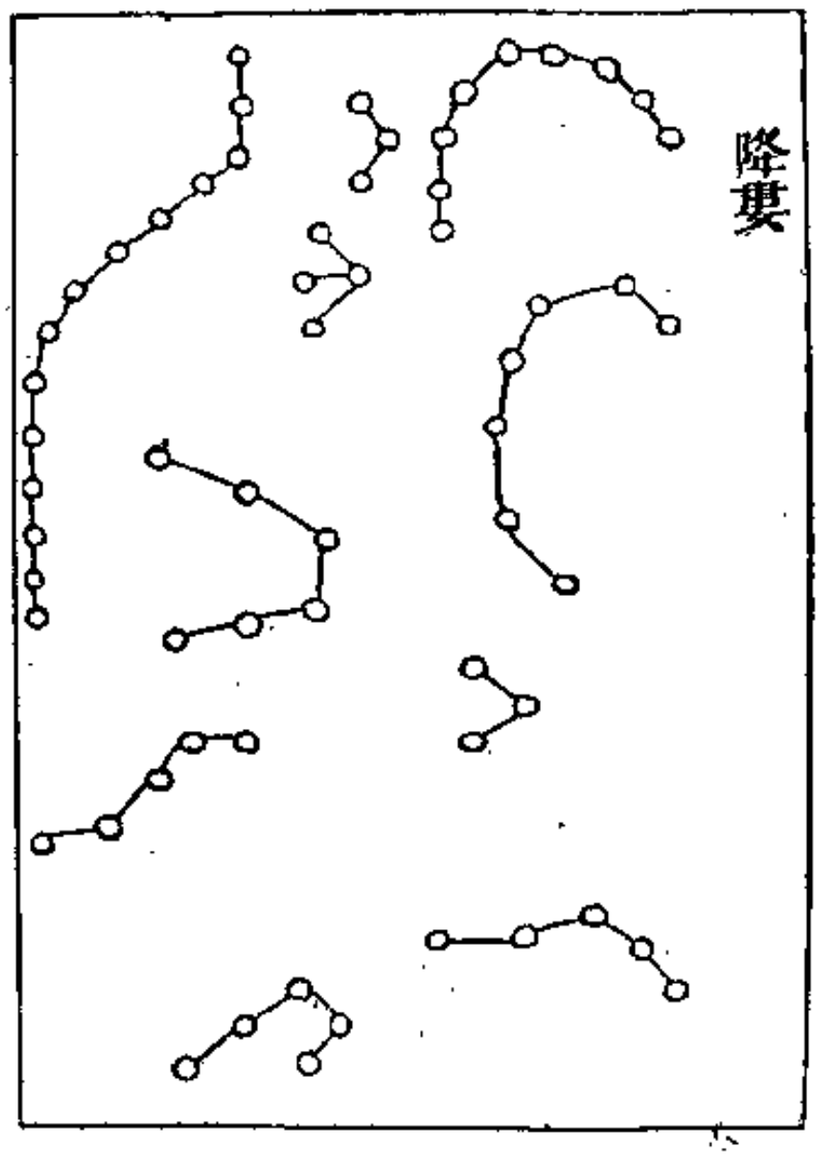

揚州吳越分爲斗牛星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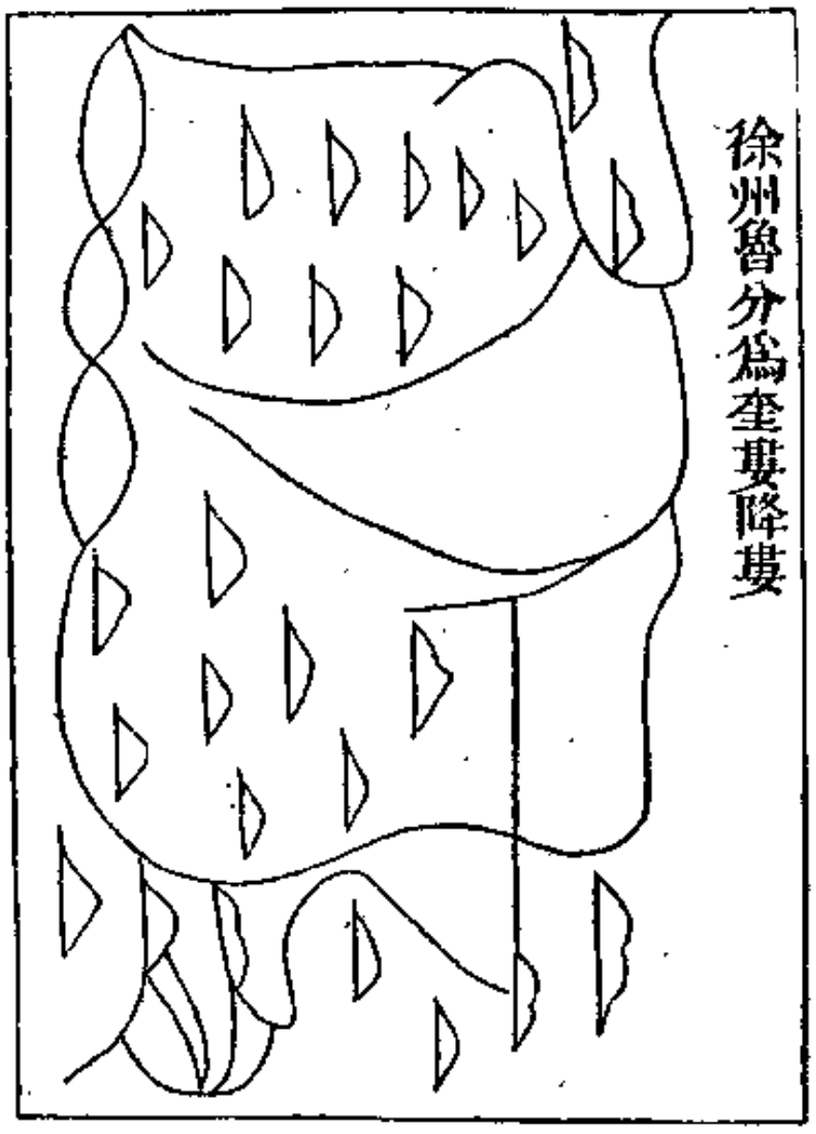

元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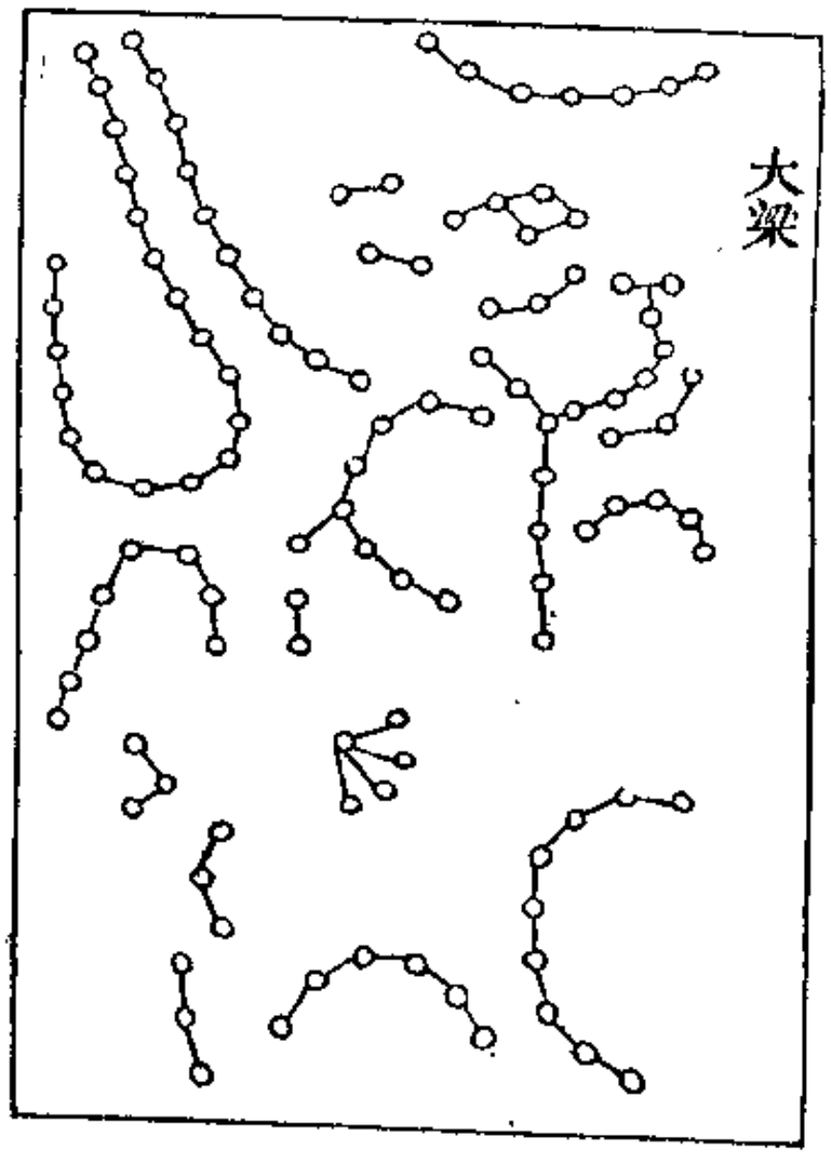

青州齊分爲女虛危元枵


娵訾


并州衛分爲室壁娵訾


降婁


徐州魯分爲奎婁降婁


大梁

冀州趙分爲畢昴胃大梁

虎鈐經卷第十七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將軍雲氣第一百七十三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雲氣統論第一百六十九

臣聞百人已上勝敗之氣必具焉。是以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天地無言。吉凶以象。占雲氣有異。必異災變。占氣之時。觀氣之初出。如慨上雲。物變上騰。氣積而爲。若陰氣陰氣結爲虹霓。並珥之屬。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須知雜殺氣。森森然疾起者。乃可占。常以平明下晡。日出沒時候之。其內於風雨爲解者。不成災也。若出軍之日。天氣漠漠。雲彩陰沈而寒者。必戰之象也。若晴陽暖和。風雨不動者。不戰也。如或有青氣見君王相上者。大勝。青屈旋留注者。下流血。大戰五十日不散者。其境當有兵馬。赤色若黃者。亦有災變也。白雲如匹練經丑未者。兵之象也。或雲如人行。排列如陣。或壬子日四面無雲。獨見出雲如旌旗。皆兵象也。或雲三道。如箒非箒。如塵非塵者。敵人發軍之徵。隨其起處防之。或白雲如匹布起於東方者。大兵起也。色赤者尤甚。青者大喪。黑者亦如之也。或黑雲三道。首尾銳而中裂者。其下將有大戰。或雲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擅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平旦望在桑榆上千餘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居三二千里。雲氣有如獸蹲上者。戰。自華而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已北。氣下黑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徙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作高作下。往往而聚。騎氣卓無（卓一作半）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至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修遠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十餘里。見來高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和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精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來兩昂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如杼軸。雲搏而蜷銳鉤。雲如城者。巨天。其半雲蜺者。類鬬。其故劍。雲鉤曲者。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必戰鬬。其旦五游所候。次於日旁雲氣。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航旌旆。（旆一作旂）若冬至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擅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平旦望在桑榆上千餘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居三二千里。雲氣有如獸蹲上者。戰。自華而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已北。氣下黑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徙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作高作下。往往而聚。騎氣卓無（卓一作半）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至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修遠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十餘里。見來高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和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精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來兩昂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如杼軸。雲搏而蜷銳鉤。雲如城者。巨天。其半雲蜺者。類鬬。其故劍。雲鉤曲者。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必戰鬬。其旦五游所候。次於日旁雲氣。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航旌旆。（旆一作旂）若冬至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擅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凡雲氣有異。必異災變。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平旦望在桑榆上千餘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居三二千里。雲氣有如獸蹲上者。戰。自華而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已北。氣下黑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徙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作高作下。往往而聚。騎氣卓無（卓一作半）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至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修遠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十餘里。見來高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和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精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來兩昂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如杼軸。雲搏而蜷銳鉤。雲如城者。巨天。其半雲蜺者。類鬬。其故劍。雲鉤曲者。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必戰鬬。其旦五游所候。次於日旁雲氣。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航旌旆。（旆一作旂）若冬至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擅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凡雲氣有異。必異災變。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雜雲氣第一百七十

凡占氣三四百里。平旦望在桑榆上千餘里。登高望之。下屬地者。居三二千里。雲氣有如獸蹲上者。戰。自華而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已北。氣下黑上青。渤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徙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作高作下。往往而聚。騎氣卓無（卓一作半）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徐行。前高後卑者。不至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來卑而修遠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十餘里。見來高又餘二十丈者。不過三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和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精白而前低者。戰勝。其前來兩昂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如杼軸。雲搏而蜷銳鉤。雲如城者。巨天。其半雲蜺者。類鬬。其故劍。雲鉤曲者。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必戰鬬。其旦五游所候。次於日旁雲氣。人主人象皆如其形。故北狄之氣如羣畜穹廬。南夷之氣類舟航旌旆。（旆一作旂）若冬至之後夜明者。陽氣之動也。不足占。

勝兵雲氣第一百七十一

氣赤而其緣黃者。大臣專擅之兆也。不早除之。將有大變。於軍上往來。則往者敗。來者勝。或雲氣散如錦文者。當有赦書行天下。天下若無慶賀事。必見流血。或雲氣如虎頭者。兵之狀者。天子之氣。或雲氣長數十百丈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無故如虎行雲中者。當暴兵至也。或雲如人字在空者。所發之處。（一作地）必有人來告急。一人則氣一條。雲如方一紅者。暴兵至也。或望無雲。獨見赤氣如旦暮之狀。或見黑雲極天。或白雲如憧人衣十萬聯結。部隊相逐。離而復起。或白雲廣大七丈。東西極天。如此者。皆起兵之象。或有黑雲如人持刀楯者。暴兵之氣也。如見之國。當嚴號令。甬士伍以備之。

向敵。或赤黃氣干天。或雲氣如日月而赤氣繞之。或雲氣如日暈有光芒者。一作或氣凝聚而不散。或赤雲如龍彩色鮮艷衝天。或雲相繞又如鳳凰之狀。或雲氣光潤如城門。隱隱在白雲中。或氣內赤外黃。此九者。强兵之勝氣。一曰王者之氣也。雲氣如是者。在我軍上則出擊敵。若在敵上則愼勿妄動。又若在我軍上及敵人軍氣如當者。亦勝兆也。

城上雲氣第一百七十二

進兵攻城。及敵來圍我。亦審雲氣之吉凶。或城上。或營上。有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者。軍人願降也。此舉一條勝敗之氣雜論之。又多言城中之事。餘別立此章。若於營落及陣上言凶亦同。或雲氣白旗者。不可拔。或黃雲臨城者。城中有大喜慶。或青色氣如牛頭觸人者。城中不可屠。一作畨或城中氣出東方色黃者。此天餼不可伐。伐者大禍。或城上氣如火煙分湧者。主人欲出戰也。其氣無極。不可整。諸色但出而無極者。不可屠。或赤色、或黑氣、如杵形。從城內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大勝。或城上雲氣分爲兩穗。火之狀者。不可攻。或濃氣繞城而不入者。外兵不得入。凡攻城寨。有諸氣從城中出入吾軍者。勝氣也。謹備之。或攻城。赤氣在城上。黃氣在四面繞之者。城中大將死。城降。或城上赤氣如飛鳥者。急攻之。立可破矣。或氣出入於城中者。城中居一作民欲逃散。無固志。急攻之。或氣如死灰而覆其城寨者。吏士一作使病。城可屠。或城上全無雲氣者。士卒必散。或城上雲而入者。急攻之可拔。或白氣光如劍形。長百餘丈。自敵上起而橫城上者。攻之者受禍。城不可屠。八十一日內應。或黑雲高起。以黃鳶緣。長疑於陣前。橫列如蜺。其狀如手相牽。三三五五。低頭拱手營陣之上者。一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或雲氣五色。而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欲敗。或赤氣炎隆于天者。大將軍死。而衆軍潰亂。或黑氣如牛馬。從霧中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食血。必營于遠處避之。或雲氣蓋道。濛破而蚩冥者。立敗之徵也。雖不暇熟急避之。若雲氣或青或碎如瓦礫。所臨之軍。即敗無頭。如人臥勾地低頭。所臨之軍收也。當流血百餘里。在吾而欲禳之者。大將移營他處。即吉也。士卒令其獄心上膝。可以解禍。或雲氣如水破堤。士伍潰之兆也。敵將潛兵襲我之後。或夜雲氣長如引索垂下。所臨之軍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雲如車輪轉而入軍者。小人謀逆。急察備之。或雲氣狀如犬者。其下多流血。或雲氣黑色而黃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內亦有反亂之計也。或黑雲如幡幢在氣中者。或赤氣如血。飛鳥在黑氣中者。皆敗兆也。或黑雲氣如牛馬。或如羣猪鳥者。皆敗兆也。或雲氣如浮塵散漫者。士卒謀反。逆或赤如火之猛焰燭天而起者。大敗流血。或赤雲如人三三兩兩。或行或坐者。暴兵將至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大敗也。或雲氣如赤雲兩向。狀如八字。各有首尾。銳而復大者。大戰血流。先動者敗。言先動而敗者。謂有兩軍交刃之時之兆也。或雲氣如雞衣。敗兆也。雲氣如轉蓬者。敗兆也。或兩軍相當。敵上全無雲氣者。擊之可破也。或兩軍

此十三者。猛將之氣也。或雲氣青而疏散者。將怯弱也。或前大後小者。將不明也。或內黑緣以白氣者。將懦而無謀也。如此者。可以詐動。可以事惑。可以威脅。可以強逼。決勝矣。

伏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四

進兵之時。先於山川四面。望其雲氣。渾渾囲長。赤氣在其中者。或如赤杵在黑雲中者。其下有伏兵。或氣青黑色掩北斗者。敵將設伏兵以待我也。或兩軍相當。赤氣在陣前後者。亦有伏兵。隨氣所在之方。或雲紋紋綿綿者。此以車騎爲伏也。或雲氣登然類山邱形者。此皆精猛之伏兵也。或雲氣成布席狀者。此以步卒爲伏也。所見之地。急防之。

姦賊雲氣第一百七十五

白氣橫行。徘徊結陣往來者。他國人來。欲圖亂我。不可應之。觀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也。或有黑氣臨我軍上。如車輪行。敵人深入。謀製營柵。或有黑氣游行。中含五色。臨我軍上。必謀合諸侯而伐我。諸侯必謀反敵軍。敵軍當自敗。或有黑氣如幢飾之狀。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人來求戰。無誠實言信相及。九日內必發。備之吉。凡雲氣如是者。敵之密謀也。

敗兵雲氣第一百七十六

軍上氣如死灰。或如馬肝。或如偃蓋。或如羣羊。或如麋鹿。或如臥人。無手皆敗徵也。或黑如墝山。墝一作敗路軍軍敗將死。臨我。亦一作當避之。或雲氣白黃昏發。連夜襲敵者。軍欲敗。或赤氣炎隆于天者。大將軍死而衆一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或雲氣五色。而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潰亂。或黑氣如牛馬。從霧中漸漸入軍者。名曰天狗下食血。必營于遠處避之。或雲氣蓋道。濛破而蚩冥者。立敗之徵也。雖不暇熟急避之。若雲氣或青或碎如瓦礫。所臨之軍。即敗無頭。如人臥勾地低頭。所臨之軍收也。當流血百餘里。在吾而欲禳之者。大將移營他處。即吉也。士卒令其獄心上膝。可以解禍。或雲氣如水破堤。士伍潰之兆也。敵將潛兵襲我之後。或夜雲氣長如引索垂下。所臨之軍敗也。或夜半雲氣濃黑者。多陰謀。色青白及蒼黑者。皆反戾之兆也。或黑雲如車輪轉而入軍者。小人謀逆。急察備之。或雲氣狀如犬者。其下多流血。或雲氣黑色而黃色在上者。士卒怯懦。內亦有反亂之計也。或黑雲如幡幢在氣中者。或赤氣如血。飛鳥在黑氣中者。皆敗兆也。或黑雲氣如牛馬。或如羣猪鳥者。皆敗兆也。或雲氣如浮塵散漫者。士卒謀反。逆或赤雲如人三三兩兩。或行或坐者。暴兵將至也。或雲氣如焚生草煙。所臨之軍大敗也。或雲氣如赤雲兩向。狀如八字。各有首尾。銳而復大者。大戰血流。先動者敗。言先動而敗者。謂有兩軍交刃之時之兆也。或雲氣如雞衣。敗兆也。雲氣如轉蓬者。敗兆也。或兩軍相當。敵上全無雲氣者。擊之可破也。或兩軍

相當。敵上雲氣極天如陣者。此之謂橫海氣。力攻之可破也。或兩軍相當。望彼軍上有火照人者。此失將士之心。攻之可敗也。或雲氣如雞鳥亂飛者。敗兆也。或雲氣搖蕩。如虎尾垂于軍上者。軍欲降。不然。將有奸人爲敵應。或兩軍相當。去十里內。望見彼軍上氣白又高。後有青雲者。立敗之兆也。宜速鼓行而擊。或雲氣蒼黑者。敗兆也。或雲氣如行牛。或如鼓車。或如羣蛇亂走。或黑雲如人牽牛。皆敗兆也。或雲如墟屋之狀。兵亂將死。或淡黑雲中有深黑雲點點而如星者。聞之敗軍之氣。兵大災。夫與帥勠衆。天以勝敗之氣告人者。有以也。當勝氣者不可恃之。當修軍政。精智慮。嚴號令。正賞罰。此可以答天地之呪也。苟或恃勝氣。而軍政不修。荒怠敗度。此可以反勝爲敗也。謁狀氣者。亟能必敗也。當以嚴教令。謹智慮。責躬罪己。恭答天謫。此可變敗爲勝也。大將得不以勝敗之象。立修德之方乎。

虎鈐經卷第十八

天第一百七十七

雷壹第一百八十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一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天第一百七十七

天裂（一作制）于敵上者。敵人自亂之兆也。天色如血。兵戰之兆也。天雨甘露。所雨之地。兵大勝也。雨雖在敵。敵敗也。在我軍。避之。天雨血。在敵。急避之。可勝也。在我。避之。或在我彼兩界者。將大血戰。走士俱傷。天雨絮及粟。在敵。敵凶。在我。避之。天雨海島毛。大亂之兆也。天雨毛。所雨之地。大將信任邪謀也。若煙非煙。塵雲也。雲開有德。若星非星。歸邪也。歸邪有人。若霧非霧。治軍也。泣而不固者。內亂將發。旌旗撓亂不整者。敗候也。馬亦多驚。瞬。退縮者。敗候也。隨陣之際。勝敗之候。能詳愼之。

地第一百七十八

戰候第一百八十一

五音占風第一百八十四

占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虹蜺第一百七十九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刑殺占風第一百八十五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營中雷折木者。大將凶。利修軍政。春三月內。甲子、乙丑、戊寅、辛卯、戊午有雷及霹靂。下石殺人者。軍在野營。將有大戰。一月內應之。雷一聲而止者。將軍有重命行。將戰之時。雷聲自我陣後起。漸漸入敵者。必勝也。隨其聲而擊之吉。從敵震迅而來者。凶也。急拙兵避之。天陰不雨。雷遠在我軍上。隨而擊之者。大勝也。

戰之。雷一聲而止。先動者勝。渾渾圓長者。從來處吉。聲四起。東西南北不定者。軍有大血戰。兩軍交戰之時。五色采旗。擧拽不動者。大勝候也。敵強力戰。憤不可追之。臨戰之時。鼓之音鳴於當者。勝候也。角聲清激者。勝候也。風不起而旌旗悠揚。前指敵陣者。勝候也。馬驕嘶而奔。故倒折者。敗候也。鼙鼓之音。重濁不清徹者。敗候也。角聲洪濁不清潔者。敗候也。旗旛不動。或夜半無雲而雷者。吏士不從軍令也。火急施恩布惠。（一作講）以禳其禍。

雜占第一百八十二

結營之地。天火焚其林野者。賊兵疾到。火無故自發。焚其帳幔者。有大水到。淺澗中水忽出至。有陰賊到。

其地。因移營避之。或出軍之時。或將戰之際。有兔及麋鹿之類走過者。勿殺之。勝兆也。營中黃龍見者。大勝也。營中山池沼溪澗。忽自然自外而入者。士卒陵主將。鬭營中及左右者。賊大至。亦防大水。舉蛇集營前道上者。有急兵至。營中竹樹忽然有血者。大將有重憂。營中不雨而樹潸者。賊中起。營中忽得五色魚者。勿殺之。殺則大水立至。不然暴兵。或有魚上下于樹者。水亦至。急移營高處避之。鵲有重距重翼飛來營內者。勝兆也。殺則大凶。兩軍相當。遙見敵上有龍者。不出一月。敵營大敗。犬屎溺營前大道者。移營避之。有災至。營中馬忽搖蹶者。即起卒兵。立具兵器備之。恐賊潛到。馬前營生角者。多殺傷。馬毛無故而赤。主將災也。將帥之馬。夜驚故蹶者。其主凶。城忽出水者。賊兵相侵。鼠噛一作齧甲冑及兵器者。損吏士也。鼠晝行即有大水。鼠頻出軍中。防叛逆。虎狼入營者。賊兵至傷人大凶。

占風統論第一百八十三

凡災風之來。多有殺氣。克日。沙塵飛埃。蓬勃四起也。凡辨風之來。多與佳氣併。而日色清朗。天氣涼索。令候風之次。一作常于其節宜時候之。立春之日。位應艮宮。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颺之非高。翛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庶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應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固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者也。清明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蕭然融和而暫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宣暢而論一作諭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來者。軍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閶闔風也。閶闔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本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蒼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爲祥。逆者爲妖。皆人志正邪也。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節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攻城圍邑。經旬不雷雨者。城中有輔。疾去之。征去之日。細雨沐。兵捷之徵也。若大風雷雨不見日。辰午戌亥自刑之日。兵家大忌也。臨戎之際。忽來陰氣。勞勃。牙杠折。陰不見日。旌旗抑揚。此敗徵也。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我勝。急擊之。反是則凶。旌旗垂舉。順風搖曳。舉向城者。即擊之。勝也。大將牙旗之日。風勢順動。旌旗前指。鼙鼓之音清亮。此勝兆也。持此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風旋旌如穗。如蛇形屈屈來謀者。凶。急備之。風來卒面撲地者。敵兵至。速高則來緩。營中大風折木者。大將失位。風無常面。無定者。賊即至。合戰之際。大風登昏揚塵。衝敵大勝。反是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陰翳。又無風而細雨空濛者。軍將敗。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大勝之兆也。有旋風入營。折絕旗幟。干戈吹壞。帳幔必有盜賊入營。將死。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候風之次。一作敘常于其節宜時候之。立春之日。位應艮宮。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颺之非高。翛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庶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應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固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者也。清明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蕭然融和而暫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宣暢而論一作諭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來者。軍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閶闔風也。閶闔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本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蒼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爲祥。逆者爲妖。皆人志正邪也。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節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欲風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風雨雜占第一百八十八

攻城圍邑。經旬不雷雨者。城中有輔。疾去之。征去之日。細雨沐。兵捷之徵也。若大風雷雨不見日。辰午戌亥自刑之日。兵家大忌也。臨戎之際。忽來陰氣。勞勃。牙杠折。陰不見日。旌旗抑揚。此敗徵也。慢風與氣從敵所俱來。我勝。急擊之。反是則凶。旌旗垂舉。順風搖曳。舉向城者。即擊之。勝也。大將牙旗之日。風勢順動。旌旗前指。鼙鼓之音清亮。此勝兆也。持此可以勝定。安三軍之心。風旋旌如穗。如蛇形屈屈來謀者。凶。急備之。風來卒面撲地者。敵兵至。速高則來緩。營中大風折木者。大將失位。風無常面。無定者。賊即至。合戰之際。大風登昏揚塵。衝敵大勝。反是凶。兵初至所伐之城。天色陰翳。又無風而細雨空濛者。軍將敗。若初臨敵而大雷雨隱而至者。大勝之兆也。有旋風入營。折絕旗幟。干戈吹壞。帳幔必有盜賊入營。將死。

八節占風第一百八十九

候風之次。一作敘常于其節宜時候之。立春之日。位應艮宮。本宮綽綽然和風徐徐而至者。此之謂條風也。風自人門起者。軍民不利也。春分之日。位應震宮。本宮風來。抑之非低。颺之非高。翛然得風者。此之謂明庶風也。明庶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金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夏之日。位應巽宮。本宮風至。陶陶然。固緩而不散亂者。此之謂清明風者也。清明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天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夏至之日。位應離宮。本宮風蕭然融和而暫者。此謂景風者也。景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秋之日。位應坤宮。本宮風來。宣暢而論一作諭者。此之謂涼風者也。涼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鬼門起一作來者。軍民不利也。秋分之日。位應兌宮。本宮風來肅然者。此謂閶闔風也。閶闔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本門起者。軍民不利也。立冬之日。位應乾宮。本宮風潔清蒼爽而至者。此謂不周風者也。不周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土門起者。軍民不利也。冬至之日。位應坎宮。本宮風來。淒涼不怒者。此謂廣漠風者也。廣漠風應候。軍民當泰之兆也。風自火門起者。軍民不利也。風之來也。順者爲祥。逆者爲妖。皆人志正邪也。然後通天地鬼神之心也。是以節之首日而占之。可以知其吉凶矣。行師者能以順正之道。應乎天。欲風之不祥也。其可得乎。

十二位占風第一百八十六

申子爲貪狼。主欺紿不信。強狠橫取。盜賊攻劫。巳酉爲寬大。主禍厥賞賜。乘宴酒食。貴人君子。亥卯爲陰賊。主戰鬭殺傷。謀反大逆。殺人之非。寅午爲廉宜。一作貞主賓客、禮樂、娶嫁、國讎、誠信。丑戌爲公正。主執仇殺兵訟。辰未爲奸邪。主欺慢人。貪狼之日。風從寬大來。仍以貪狼參說吉凶。他皆倣此。有殺氣從三刑上來。或五鼓上來。有伏兵。不戰必克。

逆風第一百八十七

蓬勃四方起。或上來觸地。此逆風也。暴兵至。寅時發。主人逆。辰時發。客逆。午時發。親賊逆。申時發。左右逆。酉時發。外賊逆。宮日風從角上來。卒急有兵圍。至月中折木者。城陷。羽日風喧喧日無光。深霧。兵圍城。客克。商日風從四季上來。飄塵不通。路絕。陰賊日風從陰賊上來。大寒日賊一作日相殺。

虎鈐經卷第十九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三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

己酉爲覓大之日。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酒食詞訟口舌。時加卯亥。烏鳴其上。有酒食。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酒食。寅午爲旅貞。日時加旅貞。烏鳴其上。有王相長吏休廢。有讒諍資讓。一作讓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資主。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酒食相殺。時加丑未。烏鳴其上。有王相當其吉。長吏公事休廢囚死者。有來盜卯。烏鳴其上。有酒食。丑戌爲公正。日時加公正。烏鳴其上。有王相當其吉。長吏公事休廢囚死者。有來盜鬥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公正酒食相遣。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公正慶賀事。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使吏。一作士來說陰私事。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吏。一作人來作公正事。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士來說賊和殺事。辰未爲奸邪。日時加辰未。烏鳴其上。有王相來。長吏休廢囚死口舌事。時加寅午。烏鳴其上。讓人說奸訟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陰賊事。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吏捕姦邪私事陰謀鬪爭切

殺盜事。時加亥卯。烏鳴其上。除賊兵刼。申子時爲貪狼。日時加申子。烏鳴其上。有盜賊事。時加巳酉。烏鳴其上。有酒食攻戰事。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婦人說羣賊事。時加亥卯。爲陰賊。日時加亥卯。烏鳴其上。有羣賊攻奪事。亥卯爲陰賊。日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酒食和傷。時加丑戌。烏鳴其上。有使逐賊相傷。時加寅午。烏鳴其上。有婦人姦私相傷事。時加辰未。烏鳴其上。亦如之。時加申子。烏鳴其上。賊攻討事。諸陰日有烏鳴。若雀飛狩。飄風門。從四季上時加四季。有攻奪皆爲開閉之事。

運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一

坤未甲卯癸亥壬乾
艮丑庚酉辛戌丙巽
離午丁坎子癸亥壬

烏從子上來。大將不可震威武。敵來勿與戰。必不利。丑上來者。不宜出戰。兵進戰。內有陰謀將發。細察備之。寅上來者。吉音至。卯上來者。利進戰。大將有祿慶之事。辰上來者。有吉信至。營中忽見牛羊大吉。見死物凶。巳上來者。不利戰。陣兩軍俱傷。午上來。不利出兵。未上來。戰鬪主吉。客凶。申上來。不利出兵。酉上來。利出兵。有喜。戌上來。吏士有異心。潛備之。亥上來。不利戰。此十二辰位。占烏之情也。常以怪字居甲上占之。假令甲子旬。卽在子上是也。又若烏從四散併來。到營上居。惡聲而止。住之者。賊勇銳疾如雷電。速爲之備。但疾與戰。我可以勝。驚烏飛來將軍牙帳上搏聲者。有賊。不可出戰。三足烏飛來營前後。謂之災飲烏也。賊將來。至營中者凶。急備之。赤烏入營者。防奸人刺客。羣烏三三五五。營上往來無聲。而四散者。吏士有逃潰之心。鵲雀忽來營上作巢而鵲。速移營避之。大水至。烏至。營棲于牙帳者。吏士謀大將。卽有禍。速避之。烏鵲忽來噪上作巢者。吏士謀大將。潛驗之。大水至。烏鵲飛赴敵者。并力擊之。大勝兆也。自敵來赴我者凶。急退軍。勿戰。

雜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二

出師之日。烏于軍前逆飛者。征無功。在左則吉。在右則凶。逆軍而作惡聲。查查者。大凶兆也。或從右發聲和順。白大將後而過左。復聲者。大兵有慶之兆也。烏及相呼于。一作子者。吉也。烏于軍前一足卓立地者。進必不。一作寇者在。枯卉上鳴者凶。振迅疾飛。視顧周陣而不止者。前賊也。烏來牙旗上立者。急移營避之。其

地不祥。烏立牙帳上作惡聲者。有吏士潛謀逆。速搜驗之。必得奸狀。烏來鼓角上鳴者。將軍吏士心雄益猛也。器械上鳴者。即有戰陣也。遠營而飛鳴者。所來之處賊兵至也。凡烏之來。大將別令一人候之。此皆能通天地鬼神之情者也。

時加占烏情第一百九十三

乾　坎子水　艮　震木

坤　離午火　巽　兌金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祭風伯雨師第一百九十七

祭黃帝文第一百九十九

祭八神文第二百一

禡牙旗神文第二百三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鼓鼙文第二百九

誓文第一百九十五

有虞氏戒于國。夏后氏誓于軍。殷人誓于軍門之外。周人將反刃而誓。所誓不同。吾從周誓之誓曰。惟天至仁。亭毒萬物。其有逆於道德者。激霆以震之。惟神亟幽。游息六氣。其有淫於禍亂者。潛靈以殛之。惟王知軍君一作天下者。揮長戈以資

祭巵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祭山川神文第一百九十八

祭蚩尤文第二百

祭當境神文第二百二

禡門旗文第二百四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禡馬文第二百八

回兵第二百一十

登明方鳴者凶。神后、大吉、功曹等方者。大衝、天罡、太乙方者。勝光、小吉、傳送方者吉。從魁、河魁方者凶。更看神與月將相克。假令登明是凶神。在寅卯申酉即相生。爲吉也。假令傳送是吉神。在寅卯巳午即相克。爲凶也。他皆倣此。宜細認方位。辯其吉凶。

六甲占烏情第一百九十四　六甲門圖在第八卷但以圖按其方向也

烏在上　鳴者。賊聞不來與戰。大吉。　鳴者。合有吉音。無他戰陣。鳴者　惡信之兆也。鳴者。防慎在內當有細人潛爲賊應。不然有謀叛者。察防之。　鳴者。軍無他戰。急備之。不利戰。凶兆也。　鳴者。有賊信者當有戰陣。鳴者。即賊不來。有戰之事。主者　鳴者。有賊信者。　鳴者。防內有奸人潛爲賊應。謹備之。夫占烏之法。立營之地。非烏所集而有烏來鳴。方可論占。若聚林棲烏之所栖泊。而鳴噪無常者。不足占也。

不臣。未爲不善也。滌穢滌瑕。以廣王化。未爲不嘉也。今孽游不庭。亂常反德。吾爲天子。恭行天討。誓翦大慈。決垂元功。卽出（一作凶）門。已卽敵境。咨爾衆士。用命賞于廟。弗用命戮于社。生死榮辱。在是一舉。勿使自貽。顯爲邦之羞。爾其勉之勉之。

祭昆沙門天王文第一百九十六

維年月日。某官謹以香火歲果。祭于昆沙門天王。惟天王神靈通暢。威德震攄。大除之正拉。降昔天之妖魔。左手擎塔。脅神獻于西土。右手使戈。（一作赫）天威于北方。一舉而碎魔賊。再舉而沙界裂。目激電以日晴。髮聚藍而雲委。車轂萬古。鬱稱元神。今妖孽未除。生靈塗地。凶孽逆氣。溢天而浮。皇帝命某領雄師。權劍戮羣黨。大勁未宣。壯心徒奮。天王受佛敕印。廣揚通倘。能卷大地于掌中。納須彌于芥子。今此小醜。豈不能拉。伏惟降慈悲心。救衆生苦。開大神力。神兵右迴左旋。翦滅賊衆。脫苦惱于刀兵之刃。登濟拔于風火之輪。卽某也處心皈依。實在此日。尚饗。

祭風伯雨師文第一百九十七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牲牢（一作羊）香酒之奠。祭于風伯雨師之神。惟神冥翳之精。陰陽之粹也。動息無間。遊潛大虛。大塊噫氣。設天地以發籟。飛龍在天。合雲雷而作解。茫茫禹跡。民其賴之。今某出師有期。惟靈是將。提戈遠征。大慈未誅。元勳未輯。豈神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軍。以涉靈境。固當變我血鬼。潛勿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道之孽。則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禡牙旗神第二百三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牙旗之神。昊天有命。澤祐元王。純精播祉。元德勝光。蓋闔醜孽。（一作謀亂）常虐猾黠。聚謀不軌。汚瀆我境土。辱掠我生（一作士）靈。尚未伏鑕授（一作誅）首。豈神禍淫之道耶。俾我元戎。討此逋命。將提戈遠征。大慈未誅。元勳未輯。豈神漏善之道耶。今某虔統大軍。以涉靈境。固當變我血鬼。潛勿其力。贊應天之兵。誅悖道之孽。則神正直之方。于是乎在。尚饗。

禡門旗神第二百四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門旗之神。惟神奠兵作元。揚靈戎首。闢向方之正位。立凶器之龜規。指廼師徒。于貿賴汝。今醜蔑尚卑。長氛未清。是致伐鼓建牙。聲聞桓桓。俾建殊功。誠宜磨五兵之虛。比三軍之氣。納羊犬之地。戕扇華風。鏤鼈鏡之屍。盡爲京觀。神其聽之。尚饗。

禡五方旗文第二百五

年月日。具官某。謹禡于五方旗之神。惟神稟命吳穹。實司所識。體國經野。正位辨方。前指則擢撲凶頑。當位則表列師旅。伊靈有用。由古賴諸。我國家自奠丕基。迺宣惠正。鯨雪鯢鯨。九貙而雷動。方貫虞彼。孰敢不賓。何羊犬之遊魂。殛醜類而背惠。鈐宗既興於嘯聚。在予戢掌于軍徒。我有征事。祓元無爽。靈神垂祐。陰贊六師。麾朱旄以前驅。命元龜以後殿。青旆載蒼龍之氣。素旆宜白虎之威。黃旄鎭中。爲我軍主。誠宜內順指麾。外威姦慝。一揮而龍蹇生塵。第虜大慈于陴隅。耀殊勳于簡牘。廓清萬里。藉神之靈。尚饗。

禡六纛旗文第二百六

年月日某謹禡于六纛之神。夫行殺氣者北方。裘戎事者大纛。是故以黑于飾。順其位也。爲君之表。嚴其令也。師徒揮節。右在于誠。宣我大用。威彼元凶。所當者皆摧。所指者皆靡。則神順成之功。斯亦至矣。尚饗。

禡五兵文第二百七

年月日某謹禡于五兵之神。天道不諂。助厥元王。我作五兵。以征四方。蚩星爲兵。刃名大房。角星示本。弓名曲張。二宿主弩。曰遠望。熒惑主矢。曰徬徨。彼長戟名大將。頫參星而抑揚。今則矛腥聚臭。孛彗騰光。流血如水。傷骨成岡。苟不翦滅。孰爲忠良。咨爾五兵。爲天大刑。大元之垂象。方子之淳精。順我動使。以撲不庭。神靈之尚饗。

禡馬文第二百八

年月日某謹禡於馬神。東方蒼龍。實曰天駟。考星史而立象。垂休觀大易。則乾文取譬。懿伊馬之用功。爲邦家之大利。何銓德之邊陲。裂羶腥之黨類。刻旗幟而星張。掉戈矛而蟬起。將耀武于三軍。當戡揚于六轡。所賴者。駕昊蒼。禎明神。效祉。苟芻飲之叶宜。庶陰口之不味。尚饗。

聲鼓文第二百九

年月日某謹聲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蚩爲鬼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令則五兵暴露。羣醜維檛。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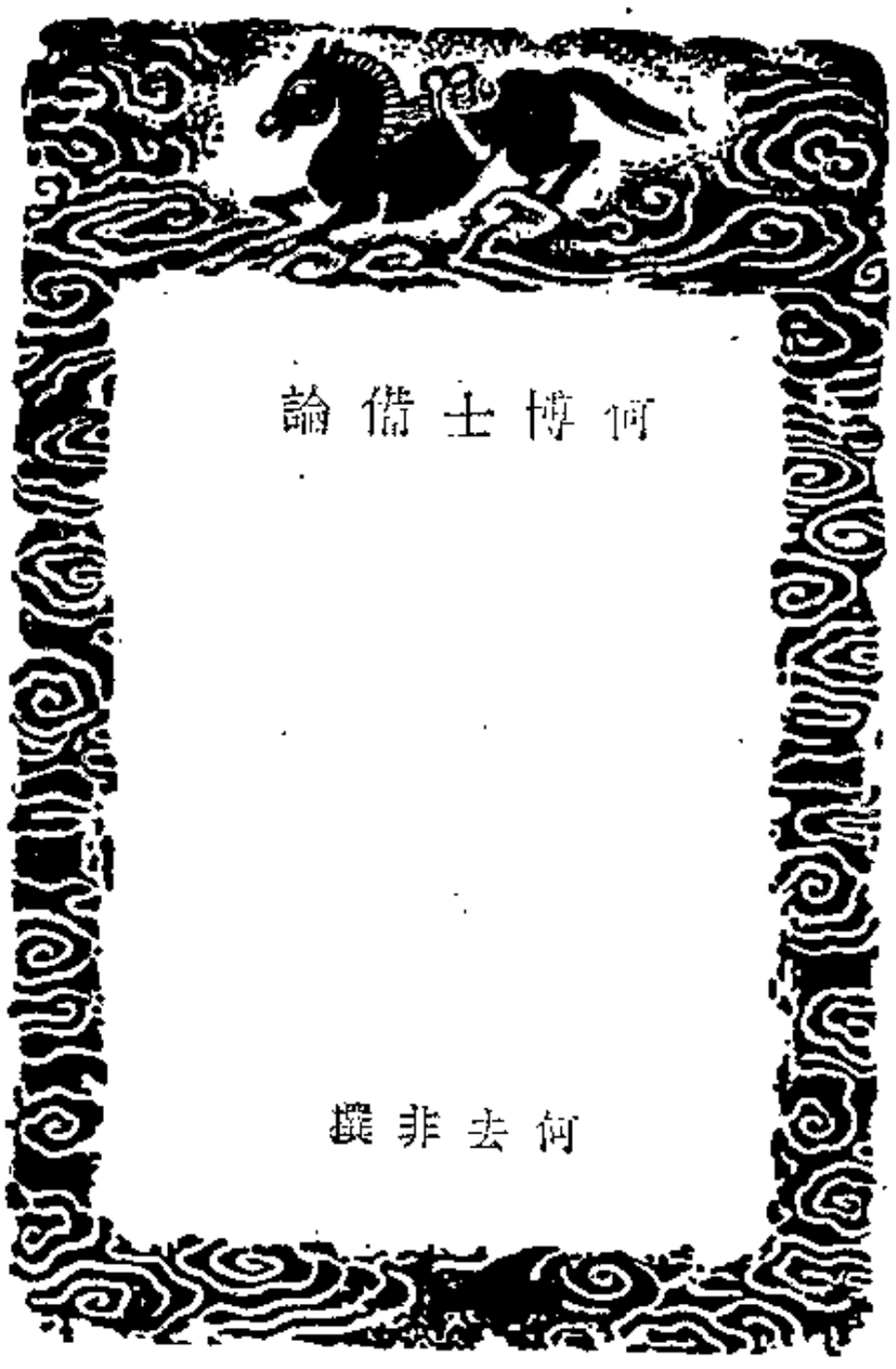
回兵第二百一十

回兵建五方旗。依色配方位。中央土位不動。故大將軍以黃旗爲四旗之主。常使諸軍準望。知大將軍所在處回兵。南方有賊。大將軍舉赤旗以應之。東方有賊。舉青旗應之。西方有賊。舉白旗應之。北方有賊。則舉黑旗應之。無賊常倣之。舉旗者令諸軍知賊所來也。旗却倣即回。

右虎鈐經二十卷。宋許洞撰。按洞字淵夫。吳興人。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范氏天一閣刻於二十種奇書內。此爲坊刻。訛舛極多。經竹冕士廣文手校數次。愛借以付梓人。而魯魚帝虎。仍恐未免。緣此益嘆校刻古籍之難也。錢竹汀詹事敏求記稱有許洗序。而此無之。洞事蹟具見提要及竹廣文跋語。毋庸記。其所居惟植一竹。以表特立之操。及贈潘逍遙詩。殆亦不羈之士。致宋史稱馬知節年十八。以嚴治下。衆憚如老將。慈何承矩以文雅飾吏治。因折節讀書。又稱是時朝廷方尚符瑞。知節獨不諂然。侍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自陳年齒未衰。尚可驅策。如邊方有警。願預其行。又稱其賦性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資禮檝生所與善。厚必一時豪傑。則知節亦知兵而愛士者。而洞以狂狷忤之。遂奏除名。信乎休休有容者之難。其人矣。又宋稗類鈔稱宋太宗議北征。趙普一代宗臣。極斷爭抗。至曰此際官家何須留意。不須留意四字。寖入士大夫之心腹。幼而聞。壯而行。而宋之社稷斷送金元之手矣云云。蓋宋本孱國。當時名將如曹彬王者。且不能與契丹角。而邊患益滋。燕雲永棄。迨至吳宗潛泗孤注。不惜金帛以餌敵。永敘和好。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而馬知節且與陳堯叟寇準賡慶樊酒藏花之恩龍。宜洞之老死牖下。三十八年而成此書矣。惜哉。咸豐壬子孝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右虎鈐經。宋主簿許洞撰。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以狂狷不遜忤知州馬知節。會輒用公錢奏除名歸。越數年。當景德二年。應洞識韜略運籌決策科。獻是書於朝。是時眞宗皇帝方厭兵。思休養天下。歲不惜三十萬幣檢契丹。定和議。洞以是報罷。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嗟乎。惜哉。洞不遇時。使當建隆乾德時。洞以進士起佐太祖。經營天下。安在不侯。卽不衛。咸平中既以進士通籍。又嘗天子憂北逆。晨夕出陣圖及地圖險要。示宰相議戰守方略。洞於時苟不黜。究其機宜。致之樞臣。薦之天子。一旦以推官召爲戎臣師。建策樹績。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功名豈出雷有終馬知節。盤下。雖然。洞果爲戎臣師。建策樹績。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功名豈出雷有終馬知節。盤下。雖然。洞果爲戎臣師。建策樹績。佐大將軍謀帷幄中。則追奔逐北。上功幕府。何暇假毛錐子著兵經垂於今无疑。自序創意於辛酉之初。成文於甲辰之末。考辛酉爲太祖建隆三年。迄甲辰眞宗改元景德。蓋歷三十八年所而書成。史稱洞精左氏傳。著春秋釋幽五卷。又演玄十卷。集百卷。檢今四庫書目。已湮不傳。惟兵經二十卷。卓然與陰符六韜等書著於錄。司馬溫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余於洞亦云。是書缺質沈、鴈首、鴈火、鴈足四篇。文字譌舛尤甚。就其可知者爲之正一百有二十字。乙者四十有五。滅者二十有四。不可意測者闕之。俟再校焉。歲在癸酉中夏一日。曾鈞識。

是書見宋史藝文志。而晁氏讀書志、陳氏書目解題、馬氏文獻通考、明陳氏世善堂書目、皆不著錄。文淵閣書目、淡竹堂書目所錄僅一册。四明范氏刻入二十種奇書。歸安茅氏刻入武備志。亦非完書。



何博士備論

何去非撰

何博士備論一卷。宋何去非撰。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召廷試。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博士元祐四年。以蘇軾薦換承奉郎。五年。出爲徐州教授。軾又奏進所撰備論。蓋爲館職不果行。是編卽軾奏進之本。軾狀稱二十八篇。此本僅二十六篇。蓋佚其二也。去非本以對策論兵得官。故是編皆評論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跌宕。頗風發泉湧。去蘇氏父子爲近。蘇洵作六國論。咎六國之略秦。蘇軾作六國論。咎四國之不救。去非所論。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軾嘆稱之。卷首惟載軾薦出爲徐州教授。比于博士。乃假左遷。非獨臣人徵言輕。不足取信。亦恐朝廷不見其文章議論。無以較益其人。謹繕寫去非所著備論二十八篇。附遞進上。乞降付三省。執政考覽。如臣言不謬。乞除一館職。非獨以收羅逸才。風勵士類。亦以彰先帝知人之明。一經遴目。決無虛士。背之吏策。足爲光華。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元祐四年正月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左侍禁何去非。本以進士六舉到省。元豐五年。以特奏名。御廷唱名。先帝見其策對。詞理俊贍。長於論兵。因問去非願與不願武臣官。去非不敢違聖意。遂除右班殿直、武學教授。後邊博士。今已八年。嘗見其所著述。材力有餘。識度高遠。其論歷代所以興成敗。皆出人意表。有補於世。去非雖喜論兵。然本儒者。不樂爲武吏。又其他文章無施不宜。欲望聖慈。特與換一文資。仍令充本學博士。以率勵學者。稍振文律。庶幾近古。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

何博士備論

宋　何去非撰

六國論

秦得所以幷天下之形而天下遂至於必可幷六國有可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者豈秦爲工於燒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讎故也秦之爲國一面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而常挫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據形便之居俯扼天下之吭而蹈其膺背於足股之下故也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憂禍在秦而相與致誠締交戮力以悖秦卽秦詭巧於攻關則亦何能鞭笞六國使之駢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二而夷滅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早朝而晏罷其弊而終爲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爲從莫害於爲衡從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爲從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幷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幷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錢國者六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懽而離其交終於一二而夷滅之悲夫

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關內及天下擾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關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幷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盧此乃空國之師以關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偏起之匹夫其存亡勝敗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衆捐舍而下接函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極敗而沛公之衆揭竿而下武關直入咸陽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關樂於衞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傅於戲下矣章邯三舉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關守實來助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

伏朝奉請錄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特授承事郎依舊武學博士

嬰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人震迫爭入賀秦唯恐其獨後之也竟不知齊楚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魏也韓魏者寔諸侯之西藩也勢能限秦而使之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使齊楚燕趙審夫社稷之計屬在秦而知韓魏之爲蔽於我委國重而收親之固守從約併力一志以攄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則四國之乘虛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役韓魏則秦人固將疾攻而力爭之是使二國速破皆屬而齊楚燕趙反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嘻齊楚燕趙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慮數也然終不能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更各國之一軍命一偏將提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師日舉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日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儀雖其爲術主於揣摩辨說之巧人皆賤之然其策誼之所出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蘇秦不獲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獨行於秦此六國之所以見幷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而爲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而爲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效則勝負之勢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幷燕趙楚能因其資而遂幷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錢國者

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誠著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破皐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地而疾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值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面縛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楚漢論

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幷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幷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智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爲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疎矣。以其能得英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羽之於力。固強矣。以其不知眞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蓋於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爲資。蓋有賴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搏捽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隔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強。所謂眞力者。彼固莫或之知也。是以輕捐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遑其暴。卒舉而還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賤丈夫之見。安足爲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則謂其得罪於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繻而宿合之也。今一旦徇徉相視而起。皆吳實追之。欲幷以爲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淵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隙。而反蠭著矣。賈誼固嘗爲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荒。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淵無他變也。淵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中乃曰。禍小者。其愚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脊軍旅。爲宿姦故憝。其六王皆驕夫房稗。非有高材絕器。挾智任術。

陽重兵疾攻以援梁都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洛則漢兵得以東下知據洛而不取梁則梁兵得以踵後使銳師據洛而重兵攻梁洛已據則漢兵不能卽東漢兵不東則必舉梁梁舉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於此乃屯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馳入梁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傍徨無所之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爲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以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邱長驅逾歷陽城之北反雖不遲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晁錯非眞忠者哉

漢武帝論

兵有所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擧之有所不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當擧之古之人君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蹙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方於強而不知屈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終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乘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固憚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威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卽位未幾卒然讎於七國之變故其志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爲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爲漢之世亦淺以趨弱矣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恤育之澤知夫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所當濟之以威強而抗武節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雙之臣外無強侯之國而世爲漢患者獨何奴耳夫何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踐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曾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被其嫚書之辱臨朝而震怒矣終之以婉辭順禮慰適其桀驁之情凡此者皆欲與民息肩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立其所以順悅輸遺者甚至飾遣宗女以固其懽蓋送車未返而彼已大舉深入矣候騎逢於甘泉雍都其後乍親乍絕益爲寇患至於近嚴霸上棘門細柳之屯以衛京都以孝文之寬仁鎭靜攝衣發憤親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揖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非貴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趨戰遂一舉而擢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衆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誠令斬其後則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爲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誅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爲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踈矣

李陵論

凡理軍而廢紀律者敗法制非人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軍也昔者李廣之爲將軍其材氣超絕漢之邊將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任其事蓋以兵屯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也而大小之戰七十餘遇以漢之東士俠者亦且數萬而廣每至於敗衂屢封侯者數十百人廣之束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罪無尺寸之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當幕府之責當時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於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律此所以動烈卑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于驕善於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陣屯營壁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盜而不犯以戰則敵而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于部曲壁舍營壘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爲恩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爲之死敵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戒也亦所以取敗也故曰厚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昔者司馬穰苴卒然揖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申令於非貴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爲之趨戰遂一舉而擢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衆其所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誠令斬其後則衆皆莫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爲侯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諸此乃從妄人之誅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爲禍蓋莫大於此者亦已踈矣

李廣論

凡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爲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倒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焉漢武召陵欲爲武帝將轄重也而陵愚於處人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庭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奔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所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衆居安待佚爲致敵之主而吾欲以五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策勞慮傾爲赴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不之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旁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敵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擺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衆寡不敵身爲降虜國敗家爲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鬬萬里安得不爲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

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蓋天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爲法制在軍爲紀律治國而緩法制者

二十萬足矣。以間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性剽也。遂以二十萬衆　倉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慙。自傷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頗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之將之。卒破荊而滅之焉。昔帝單于嬰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慚其使。遂舉兵擊之。樊噲請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禁。則二將之喻可勝悔哉。夫李牧、李陵、皆山西之英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基易敵。可以勵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勵氣節。遠整慤搏。則前無堅敵。而功烈可期矣。漢武皆乖其所任。二人者終僅蹉而不濟。身辱名敗。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大擊匈奴也。以廣爲前將軍。青徙廣出東道。少回遠之水草。廣請於上曰。臣部爲前將軍。今臣迴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師之出。其勝難之。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審之無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吾之所可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害者。無若孫武。武之所道他出。遂死于恚恨。而天下皆深哀焉。若陵也。又尟其以身子敵而棄之匈奴。僅俾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爲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難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貿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之。故復卒以勵名自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貿復之所以爲將。無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固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霍去病論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悍狡譎不稱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賚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驃荳。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賚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陸兵矣。夫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必出於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人面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之數反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倚法。順來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於人。而俯變之於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蓋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變。既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顯方略之如何也。夫霸師不追。晉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菊寇勿追。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曹翰犯之而破叛兵。光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銳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　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自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偏我之出。其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郭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膠而昔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緒餘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矣。而閫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其於論兵難又奈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必敗。趙軍者。以審之無益於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吾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於未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害者。無若孫武。武之所道他出。遂死于恚恨。而天下皆深哀焉。若陵也。又尟其以身子敵而棄之匈奴。僅俾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而已。無他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李氏。不得爲無負也。蓋用廣者失於難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喪之者一也。貿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之。故復卒以勵名自終。蓋壯勇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征之所深忌也。觀貿復之所以爲將。無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固謂之善者。亦已妄矣。

劉伯升論

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亂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有爲。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效而名垂後世。

天之所與。不可強而甚高者。材也。性之所受。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能知。以其巧也。而桀悍狡譎不稱之小人。常有以獨辦。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用者。皆天之所賚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於驃荳。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威功烈。震於天下。雖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耶。亦天之所賚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之法。去病辭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昔之人無言焉而去病發之。此足知其爲陸兵矣。夫非以兵可以無法而人可以無學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而法未嘗能盡於兵。以其必出於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不學。然法之所得而傳者。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之內。人面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而摧諸呂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爲人發之。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斬之。其意

固在乎項羽也。羽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先發而誅之。使其不先發。卽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爲附我。是以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舉密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遂取之以爲鼎足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密使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卽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振。使伯升乘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兵誓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將。而黜更始。則中興之業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耳。古之求集大事者。苟不忍於負人。而終爲人之所負者。以其相倚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連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宅計。乃甚過之。蓋伯升類項羽。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函更始。遂巡引過。深自咎謝。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摧王郎。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西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途形憤快不平於伯升之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漢光武論

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寡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十之光武。曹公以八十萬而敗於八千之謝元。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蓋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特吾有以覆其藏也。少固可危。而我安之。特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迎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益累矣。韓信以高祖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多而益辦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人。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超括一用趙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辦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遶巡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睢水爲之不流。此將遷其分而韓信之所發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諸奇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驅荊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辯也。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厭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几上肉也。是以勝雖然。是役也。人以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觀其生平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怪之。而不知光武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敵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眞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見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眞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縫衣大冠。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縫衣大冠者。其眞情

其權術。是以不見勝之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辦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眞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賓客。喜士規以誅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縫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縫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魏論上

昔者東漢之徵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劉備孫權皆其世資。以據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據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鬬無前。各挾乎智勇之徵。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紹其世資。以據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據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轉鬬無前。各挾乎智勇之徵。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而爭冠州。方是之時。天下之窺曹公。疑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遂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舊益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蹴袁術於淮左。傍徨無歸。遂以窮死。而曹公智謀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爲無敵。而以袁呂爲不足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共讒之。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故常親敵其輕。爲無足慮。於其東征劉備也。袁紹徐圖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征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冠。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爲之深疑而易計者。亦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然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興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始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背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傑。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皆爲不肖。曹公折簞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殄戮。亦可知其無能爲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卻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爲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敗爲此舉。而蓋復願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兵萬里。後背寇讐。而前向夷險。且甚易之。而不愼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弱魏耳。嗟乎。人惟智之難。能苟惟猶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愼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以屢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福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

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爲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爲書。曹公雖爲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于用而不窮。窮皆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confirm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爲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辦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爲兵。固不足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能盡也。騙市人白徒而設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還其歸師而興之死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信也。誠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論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極詐。不獨用于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容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爲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俯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爲失道之敗也。然而韓信爲此者。以至窈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剔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追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時白馬特高。有頃。縱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處矣。故以僞喜僞安示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不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實無以遠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騙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天資機略。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識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於己右者。皆以法夷之。故人僥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愛刻少恩。必報雠衅之怨。冀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慴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寄自詭以微退。今千里負糧。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彼後世。然猶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公自爲之。而蜀道阻而易伏。疑其僞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仲達之老期迫矣。此其爲烈。與淡異也。

司馬仲達論

昔之君臣相遇。天下撥亂之日。若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於詰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憾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略之足以試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荀堅之與王猛是

也。至於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矣。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爲己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爲己用。此其相期於始者。固已不淺。若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臨之。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爲人豪。以成夫取魏之資也。人之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爲善慮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啓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而文若沮之以悖其情。已而文若出於直言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爲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師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來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爲能。而欲使之。迫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息若神。無往不殄。雖曹公有所不逮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來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潤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爲不見夫二人者決於此舉也。亮之僞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毘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君。徒示武於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毘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衆。爲忿憤之師。安足爲仲達也。昔之朱伺。號爲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察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盡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向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退而避人。不足爲人之所提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歎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微退。今千里負糧。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彼後世。然猶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公自爲之。而蜀道阻而易伏。疑其僞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仲達之老期迫矣。此其爲烈。與淡異也。

鄧艾論

昔之君臣相遇。天下撥亂之日。若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於詰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憾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略之足以試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荀堅之與王猛是

事物之理。可以慘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乎權。而其不濟。常主於固。夫以人爲是。而求變之不知所以變者。於今爲非。以人爲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爲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

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爲禍悔之資也。昔衞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因建遂之入朝多青之不揜權。得所以爲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蓋以衞青不誅蘇建。獲赦原之舉。遂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爲縱虎也。鄧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固略。以爲圖外之任。當制威賞。乃大卑拜假。至欲擅王劉禪。密西不遣。雖司馬文王以順論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以皇甫嵩常要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遂日之情。而專係乎臨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遂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常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勢而趨劍閣。姜維以擯折之師。憩於奔命。雖能拒扼。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嚴谷峻絕。士皆攀緣僅木。投隊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毡自裹。轉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兒。然審機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爲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爲雖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令淝。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僥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爲謀。蕃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吳論

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輔其不逮。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收業去。而爲征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發以誅卓。雖卓亦獨懼而避之。惜乎三失大幾。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北至南陽。兵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面取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難。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

州郡。衆合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過。遂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懼。乃遣腹心詣堅和親。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伺之。差其宗親。荷勝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握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擊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嫁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劫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爲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騰耀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之主也。堅已騙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爲之崎嶇轉戰。以搏黃巾。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則其功業遠矣。孫策壯武一舉而遂收江東。爲鼎足之資。使之不死。當爲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餘。渡江博鬬。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審機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爲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爲雖弱。權惟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令淝。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僥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嘗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爲謀。蕃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蜀論

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原而西人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於窮窮困蹙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荊取益。而自爲資。孔明豈以中州爲不足起。而以區區荊益之一隅。足以有爲耶。亦以魏倒中原。吳植江左。天下之未爲吳魏者。荊益而已。顧備不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取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難。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順故也。故直求之者。所以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

之荊州，而有孫權之規聽其後，爲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特關羽之勇，使舉其衆以北侵魏，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荊也。然後備之所有，獨蜀而盡爭其荊，蜀之襄陽，故孫權起踹其後，殺關羽

其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倏然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最爲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外起。至於陵夷而不可勝嘆者。亦魏有以遺之。魏亡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矯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聲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專國之權。一旦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羣盜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杭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悟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嗟乎。爲天下者。無特其爲平日之禍。而忽所鑒之禍也哉。

晉論下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發於近。而患其無可覩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覩。雖甚愚佹。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覩。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於遠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綫。國更三姓。而歷若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覩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禍。爲禍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禍。而不見其所隱。而遽覩之。是以於其未發。皆莫覩其昭然之形。此其爲禍至於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猶夏而亂華。未嘗不欲驅擯而拒之。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得與夫備物盛禮之觀。而隱寓其禍。靡勿趨之義。甚深遠也。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樂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能徼寒之警。或靳其兵而爲寇盜。曼其當敗北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密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假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屬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爲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長淮大江千里之險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勁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向項城。乘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踐蹂。惡在其爲百萬之卒也。使堅之陳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地。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勘而却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夫。堅之於諸國也。固所謂敝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蓋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衆。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襲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神將劉尙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遏分將攻之。漢尙俟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

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慢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廣官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將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戍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彼晉武自平一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下。其能有及於此邪。雖郭欽杭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悟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嗟乎。爲天下者。無特其爲平日之禍。而忽所鑒之禍也哉。

苻堅論上

兵以義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勝。堅之爲是役也。質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譎。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所興者三者。不懲魏人再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遏其雄爲之雄心。求襲正統而干授天命。二也。溺於鮮卑中我以禍。而忘其爲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重不分而處一道。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甚強。足以必勝。棄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七國百萬之師而西。不用田祿伯之言。乃專力於梁。以至於敗者。蓋其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萬之衆而南。不用何千年之謀。乃併兵徐行。卒以不濟者。惜其勢之分也。雖假息反勝。敗亡國之亦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上矣。雖其父奢無以難之。然謂曼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過昆陽。卒以大敗者。以其用於易也。密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假人。無假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勢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屬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將。而將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潰也。蓋衆而惡分。則與寡同。強而易敵。則與弱同。出於衆強之名。而居寡弱之實者。其將皆可覆而取也。夫東南之所恃以爲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長淮大江千里之險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者。彼之勁者義與順。所出者智與奇也。晉之取吳也。二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陳也。五十萬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則彼之所受敵者衆。是其千里之江淮固與我共之矣。今堅之所率者百萬之強。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二十五萬。而專向壽春。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乃自向項城。乘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後至之兵。皆死於踐蹂。惡在其爲百萬之卒也。使堅之陳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地。輕騎游卒。營其要害。將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守之形。異晉誠善勘而却我之二三。則吾所用以取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勝還矣。嗟夫。堅之於諸國也。固所謂敝中之錚錚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蓋信乎兵多之難辦也。蓋兵有衆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衆。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襲之。而又自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潰散。吳漢之討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神將劉尙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遏分將攻之。漢尙俟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雖少。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羽之二十八騎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

皆不在乎不分之過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趨者寡。足以出奇。而人自爲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雖以合變而身卒其敵。將以其身卒敵而士不自爲戰。求其無敗。不可得也。嗟乎。人當樂乎大衆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爲苻堅也哉。

苻堅論下

荊陽雖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勁悍。喜事爭亂。自周之微。爲吳越楚之僭強。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爲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趨而據之。自其爲孫氏之吳。已而爲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偏撫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爲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得志。故魏武乘舉荊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林。魏文繼之大舉。獨臨江歎息而返。苻堅以秦雍百萬之強而臨淮淝。一戰而潰。惟其後世孱昏驕虐。上下攜弛。并夷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末及國。而蓋容亡燕之餘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沖氛闌右。苻丕坐困鄴城。求救纏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饑死殆盡。其蒸潰叛退。保中山。堅沖相持。其勢俱蹶。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幸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嵩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燼。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滑臺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盧窮燕於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資於僞伍。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殘滅代。吞滅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喘衆以鬬。其廷臣咸局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未乘其弊而復無疑。乃力贊其起。而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而奮於一戰。遠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其起而乘之。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歟。夫背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而味者常安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褓之兒。引兵遠還。無復顧慮。大逆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踵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爲當指而趙魏爲是憚也。然其頓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往且南焉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業。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盧也。且南燕不顧也。又其超於漁樵匹夫之徵。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敗晉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動信之面行。策遂以其輕銳疲敝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倾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求有不墮其詐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乎審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宋武帝論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陷去矣。蓋機之爲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於機爲安。赴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於一己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逆之而求於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怠於必應。嗚呼。人能知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勾踐辱於會稽之棲。追其返國。苦身焦思。卑術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嘗於吳。其臣逢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五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羣雄自相搏噬。驅興驅滅。百年之久。至於苻堅。并夷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末及國。而蓋容亡燕之餘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沖氛闌右。苻丕坐困鄴城。求救纏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饑死殆盡。其蒸潰叛退。保中山。堅沖相持。其勢俱蹶。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幸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嵩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燼。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滑臺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盧窮燕於三齊。克譙縱於庸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堅以豪壯之姿。資於僞伍。獲王猛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強。平殘滅代。吞滅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東晉雖微。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喘衆以鬬。其廷臣咸局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未乘其弊而復無疑。乃力贊其起。而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而奮於一戰。遠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其起而乘之。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昏悖歟。夫背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而味者常安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褓之兒。引兵遠還。無復顧慮。大逆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踵踵以收關中。如探物於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爲當指而趙魏爲是憚也。然其頓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往且南焉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業。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盧也。且南燕不顧也。又其超於漁樵匹夫之徵。崎嶇轉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敗晉之威臨之。無不克也。動信之面行。策遂以其輕銳疲敝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於倾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求有不墮其詐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傳曰。成敗之機。在乎審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也。慮其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於慮。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楊素論

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快。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徒勇而無智。則遇智而敗。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濟智。然後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當之。昔者楊素之於隋。可謂一

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許之。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爲統帥矣。其克敵斬將。功策爲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羣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閫外之權。轉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清邊氛。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衂。隋功臣無與月者。其爲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許之。特曰猛而已。夫曰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隨文帝一天下。所謂名將者。獨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効。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曉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敗我。嚴整而善詠。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餘。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却者悉斬之。復進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堅敵。此弼之所以得目之爲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爲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爲書曰。提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提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于三軍。蓋豈以幸爲不足愛哉。以爲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於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爲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爲將者。能審乎此。則無愚乎其苟忍也。雖然。在素之術。有足以致勝。未足以爲勝之上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勾踐之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疑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嘗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繼營於其傍。或敵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其兵既交。其馳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冒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嬰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侔。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益敵之堅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議矣。

唐論

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蓋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足以固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強。是以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於人。凡物之去己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權也。一去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隨之。可不愼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禍亂。以王天下。咸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以遺諸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藩兵於府。督將於衙。據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無內專之權。處將於衙。則兵無外擅之患。然猶以爲未也。乃大誅四方之侯伯者。破突厥。叱吐渾。平高昌。滅焉耆。皆俘其王親覲。遂左衽幾其國。凡此者非以張武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專制。換唐以令天下。國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

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逆持之。然猶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平內難。遂盡大統。可謂真主矣。然猶於承平安安之久。府衛之制。一切廢壞。盡推其權以假邊將。祿山虎視幽薊。橫制千里。而軍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陽之變一起。天下大震。徒騎市人以嬰其鋒。使徵潼宗召號忠義。徵取武晉不順身與之從事。則兩都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爲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宗。懼吐蕃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帥寇黨。遂相爲背叛。世襲不禁。陵夷至於大歷貞元之間。兩河方鎮。日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權抑。常若抱虎包蠆。含垢嫉嫉不暇。以苟且暮之無事。而陵犯益至。雖內設禁軍。統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溵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爲方鎮者五十。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於不赦。耕戾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擾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西三世之寇。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振。在內之權。閹尹執之。而在外之權。方鎮執之。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輕勢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焉。以其喪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寔兆乎此。故也。故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爲之深屈而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乎。後之爲天下者。苟無意於所執之權而爲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郭崇韜論

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徵。召號豪傑。起定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勳將。韓彭英布皆連城數十。南面稱孤。舉天下之衆而據其半。及夫釋甲就封。劍血未乾。皆相視誅滅。蓋由高祖封賞過制。陷之驕逆。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率義從之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第功行封。僅爲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乎。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雖聖智不能遷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陰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爲無道。天下高材疾足。爭起而鼠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緩頰於淮南。則黥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乘約不會。微張良之謀。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三人者。譬若養虎。飽者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封賞過制。豈得已哉。欲就大業於須臾之頃。故也。雖然。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過。天下之所共塞心也。以天下之皆塞心。則彼持是而安歸。且高祖亦得安枕而臥乎。故疑似之跡。一發而大禍集矣。此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

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使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假大變。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爽之。乃有天下。可謂勤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實韓彭者李嗣源。霸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貳之功。挾震主之威。得踐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無以察之。而稍忌其過。崇韜常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弱源雖悟不自安。而有厭悍非敢飄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疎。讒疾日急。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歸其征蜀之兵。莊宗旣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提奏才上。而以讒死矣。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強。而不知借韜之死。已去變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陽。如踐無人之境。其遽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權臣焉伺傳隙。乃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國已大失計矣。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剛大踐之地。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踐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國東歸之士。後繼發。徼方鎭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重嗣源有韓彭之逼而不疑其禍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於操權而速禍之權。莫重於倒兵。崇韜謀道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與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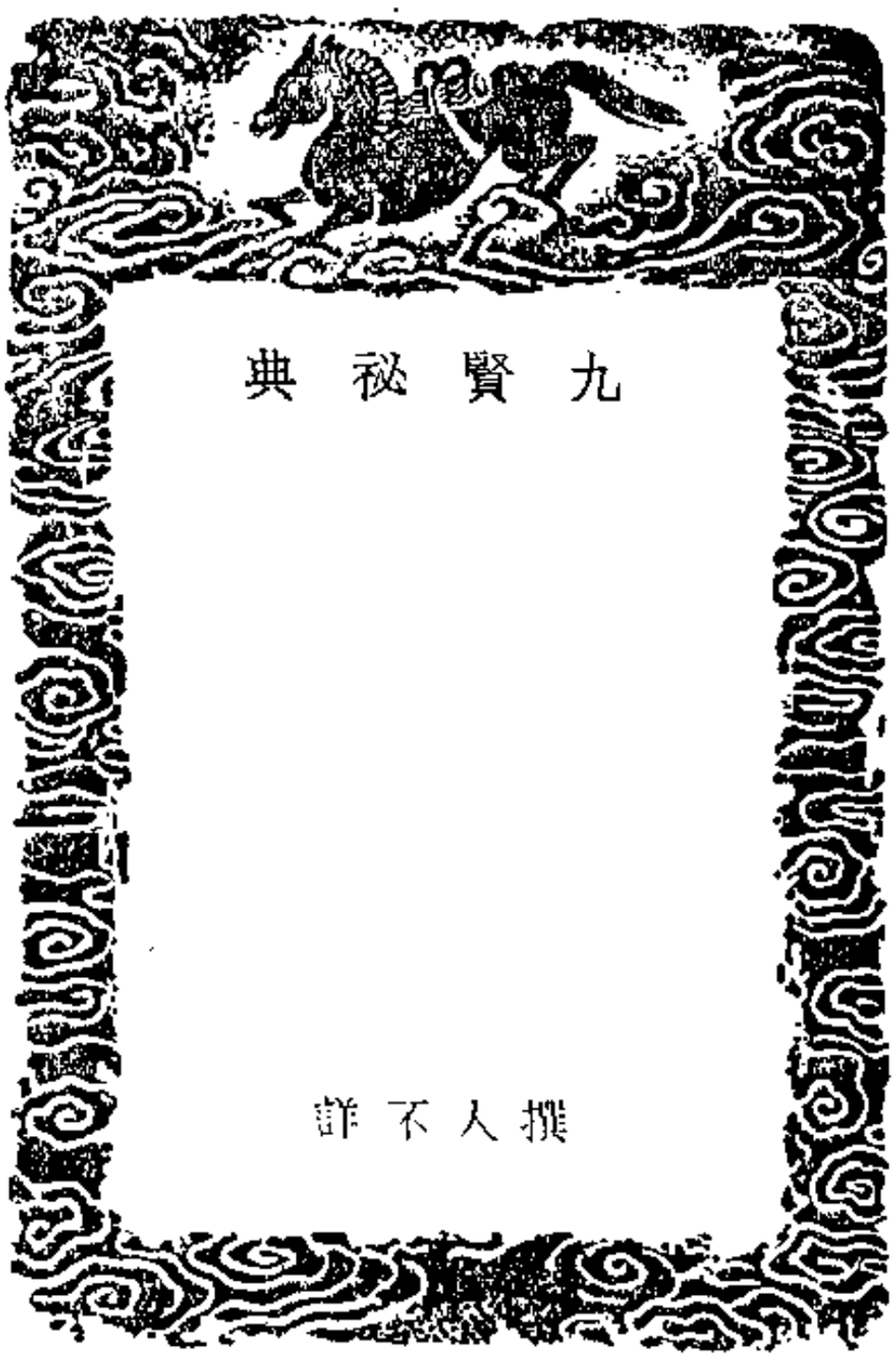
五代論

唐以陵夷積弱。遂亡天下。而異主來興。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獲暮失。合其世記。不數十年。自古有國或之唐。雖苦天下以牧神器。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而何汾李氏。基業已大。覬覦氣吞。遍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禍。則其後嗣有足以駕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襲謀也。後唐武皇假半鎌之忠義。發跡陰山。轉戰千里。奄襲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嗣業。遂奠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定。強臣驕卒。遂至不制。一個而叛之。不及反踐。而天下遂肆於即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業。而有強臣驕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震主之威。乘釁而起。君父矣。唐殺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勝昏。降為面皮。輒功特強。輝耗天下。不足以充其嬖取之欲。乃負反之。及其所以發禍。啓者。不可勝言。觀其所以自託而起。設踐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起視天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遷之。而天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偃首聽役於漢。然一旦委靈而強臣巨室。已不為幼子下矣。故不勝其忿。起而踐之。後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無以禦之。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世宗之委。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嗣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與人德業日隆。已為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釋哉。由是觀之。自梁以迄於周。其興亡得喪。世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皆究之。若皆之莊宗。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夷強敵。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屬皆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變於都下。皆遁之甲。倡於幷門。彼二王者。乃低摧悖迫。兒女悲涕。乘閭挾手。以儲死期。無復半日為分之一者。何也。有強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勢就天下者。常有

強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強也。特驕貴之積而卒至於強。兵非故驕也。特驕役之勤而卒至於驕。故古者慢亂定傾之主。不旋天下大計之不集。而深慮大臣之或強。驕士之或驕。故常先事而革治之。使其操之常在於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國家安強。舉而遺之。沖人嬉息而變故不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闔天下之即集也。日言功於將而責職於士。責功之頻。則凡所以制將者。未嘗卸其威至於驕。驕之切。則凡所以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橫。是以天下略定。強臣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強臣而鷙。一旦相與起而迫之。反視其身。待發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半日壯決之氣。特是而安歸哉。七唐之止。莊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彼也。嗟乎。國天下於強集。而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亂亡而已矣。

何博士備論跋

何博士備論二十六篇。全載歷代名賢確論。其何去非鄧禹論一篇。書亦在二十八篇之內。其十卷檢係完帙。四庫所據本。殆以每卷析爲十耶。孝枝。



九賢祕典目錄

太公軍鏡要術
鬼谷子風雲氣候訣
孫武子行軍見色雜占
吳起軍錄
張子房行軍災祥錄
諸葛武侯行軍風候
袁天罡占風雨訣
崔浩氣色占
李靖行軍術要

九賢祕典

太公軍鏡要術

五姓上將出旗一

宮姓土黃旗在前吉。
徵姓火紅旗在前吉。
羽姓水黑旗在前吉。
商姓金白旗在前吉。
角姓木青旗在前吉。

應旗二

彼赤旗黑旗應之。
彼青旗白旗應之。
彼白旗赤旗應之。
彼黑旗黃旗應之。
彼黃旗青旗應之。

五行應陣三

彼直陣以方陣應之。
彼方陣以銳陣應之。
彼圓陣以直陣應之。
彼銳陣以曲陣應之。
彼曲陣以圓陣應之。

兩軍相對候天時有氣深青一似衣料想伏兵宜且住莫教後悔不如歸
如人再視有三足出現依依在日西若我軍中須是勝彼令彼上莫相持
雲氣如馬又如龍雜色皆黃在空貴氣若臨吾陣上我軍此是大英雄
五般氣色如旗雉貴氣臨身漸漸低我勝彼輸皆此氣不須再審駝駝嘶
忽然有氣似生蛇向此橫空勢莫遮猛將當時昂上氣見我頭上勝氣虧
凡雲四面有白氣橫向空中千里勢此祥應是節度正猛將氣沖難可制
橫空有氣五百尺悖怒都從山岳積氣長百尺猛將藏彼卒頭中我兵失
忽然氣色變空中將有深機不可攻彼卒頭中他定勝我軍頭上彼須凶
空中雲氣火霞光百尺英雄不可當忽若彼軍頭上見吾師決勝彼須傷
有氣空中似覆舟吾軍決勝我軍憂此般氣色禎祥見臨陣他軍定是柔
陣上如蓬五色雲相逢數氣□均分兵家生惡凶軍象戈倒臨時必敗真
空中雲氣如白色必有敗軍相助力臨營在彼軍自然此氣古人皆取則
雙雲頭上象吾軍白氣前後中黑雲彼軍遇時我必敗天生貴氣要分明
黑氣初收白氣侵必知將帥智謀深忽然此兆來軍止定是今朝得順心

白黃有氣兩軍諸氣入營門將用才氣出之時軍退戰順面必勝退而衰
雲氣初生有若氣又如霧氣昧軍多得見凶兆深宜固急惟須央被亂誅
十指安營十日強又無雲氣將無傷忽然軍城應難測此地名爲軍敗行
氣雲如粉又如烟欲待興軍難可全臨陣忽然逢此□必須退守得安全
如羊氣色又如豬擬我軍前將必輸在彼軍頭宜急戰入如聚屯莫教遲
似青似黑在雲中□惡常言不得終自古皆知政軍積枯河深道莫逃避
陣前有氣如軍馬乍高乍低時復下此名天狗敵人來索戰不宜軍且能
城上團圓氣似星此之名曰敗軍精圍城急急宜失散恐有潮波逆我軍
城頭有氣出東方氣色之中天變黃天乙守城攻者敗能知此氣將無傷
撫雲城上亦無氣城內三軍同一志雄雄萬卒不可攻別候天時再爲制
從中赤氣出城來主將英雄有俊才外弱內強因此兆攻城計策且沉埋
軍頭赤氣如飛鳥似入軍前無衆少此般赤氣且攻之遲慢應須爲衆笑
盤遊赤氣彼軍上此兆三軍疑猛將黃氣應爲節度正爲帥要自看衰旺
軍頭白氣狀如樓其下藏軍百萬周更有伏兵於此地令人遠救用心搜
有氣白如兩人衣千萬相逢若可知八九百千雖遠地兵來救急要防提
援軍如馬天氣白必是伏軍要我敵切須遠探在前程守隘恐他藏惡賊

軍氣雜占

凡初出軍天色昏沒雲氣寒慘者必敗若清明和暢風塵不動者不戰有青氣見軍之旺相上當城交戰
不見則不戰
出軍向東伐而有白雲從西來因隨而擊之若有赤雲或青雲從東來逆軍者急宜屯守做此
凡對敵敵在東方白雲東去而有雲東來相逆者須與雲已去而又有順隨之望雲有龍虎之狀不可戰
兩軍相當赤雲氣加西方客勝加北方客敗加東方不戰加南方軍還餘色做此
凡遇四方盛氣不可向之戰

甲乙日青氣在東方　丙丁日赤氣在南方
庚辛日白氣在西方　壬癸日黑氣在北方
凡戰得此者勝向此者敗

凡出軍有黃氣臨營西向東向戰皆凶向吉則不安
凡氣盛則衆盛氣衰則衆衰氣散則衆散

十干占

甲日大風　逢丙丁雨海中兵起

乙日大風　主穀貴．邊夷內侵．
丙日大風　主邊城兵起．口兵作亂．邊城圍．
丁日大風　主歲大旱．人多疫病．
壬日大風　主胡兵侵邊境．
戊日大風　主興土功．食物貴．人遷徙．或遷邑．
庚辛日大風　主鹽口兵作亂．宜備邊．

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居發其上．則其將氣銳．或如虎．在殺氣中．其將欲行動發此氣．主有暴兵起．
凡氣如煙火．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樓．或上黑下赤如黑旗．或如張弓．或如塵埃．頭銳而本大者．皆猛將之氣也．皆不可擊．
凡氣清白而高者．將有勇大戰．前白後青而高者．將強士勇．前大後小者．將弱而怯．
凡敵上氣黑下赤在前者．將精悍不可當．
凡氣青而疏散者．將怯懦．
凡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者．將有深謀．不可擊．若在吾軍．速戰大勝．
凡敵上氣如蛟蛇向人．此猛將之氣．不可當．若在吾軍．戰必大勝．
凡虹直指．順之而擊．敵可取勝．
凡赤氣上與天連．軍中必有賢明之將．

軍勝氣象

凡氣上與天連．此軍士強．不可擊．若在我軍．戰必可勝．
凡軍上氣如塵埃．粉沸．其色黃白．旌旗無風而風指敵．此軍欲勝．不可擊．在我軍．上戰必勝．
凡軍上氣如火．將猛士勇．不可擊．在我軍上．戰必大勝．
凡軍營上氣．黃白色厚潤重者．勿與戰．

凡兩軍相當．有氣如蛇．舉首向敵者．必勝．
凡軍上有赤黃之氣．連天不可擊．
凡軍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
凡軍上氣上尖下大．其軍旅日增．士卒勇銳．
凡軍上氣如匹帛者．此雄兵之氣．不可擊．在我軍上．戰必勝．
凡軍上氣如牛．牛不可擊．
凡蓋營如蜃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之助．不可擊．在我軍．必勝．
凡軍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垂狀．有光者．所尾之地大勝．不可擊．
凡雲氣如虎．踞在軍上者．勝．
凡軍上氣如花蓋．勿與戰．
凡雲如飛鳥者．戰必勝．
凡雲如旌旗．如飛刃者．向人．勿與戰．
凡軍上氣如馬．首低尾高者．勿與戰．
凡軍上雲氣如杆者．勿與戰．戰必敗．
凡四方有赤氣如赤鳥．在黑氣中．如黑人．在赤氣中．方如杆．赤氣在黑氣中如人．十十五五．不可擊．在營長如引索．如陣前後銳．或一或四．黑有陰謀．青黑兵．赤氣色駁．黃者勝．
凡虹直指．順之而擊．敵可取勝．
凡彗有抱．如虹順抱者勝．
凡日旁半量而兩頭尖．有口戰者．隨所指擊之勝．

城吉氣占

凡白氣城中出者．不可攻．赤氣不可居．
凡城中有黑氣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災．軍出．客必敗．
凡城中白氣如旌旗者勝．若赤界其邊．精銳不可當．
凡赤氣臨城．大有慶．
凡青氣從城中而北者．不可攻．
凡黃雲臨城者．大慶．
凡青氣如牛頭觸人．不可攻．
凡城中有氣出於東．色黃．此天城．不可攻．
凡白雲從城中出．青色從北入及回旋者．軍得入城．
凡城上氣不見外者．攻之．

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城中有賢輔疾去之勿攻
城中氣出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若極者可不攻
城中氣如雙蛇者難攻若前後高低攻不可拔後高前低者
凡赤氣如杆從城中出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宜備之
城中有雲分爲兩彗狀攻不可得有赤氣從城上出者內兵勝宜備之

戰陣氣象占

凡陣上氣白而高者將勇大勝陣上氣如臥蠶頭及敵上氣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損將
四望無雲獨有赤氣如拔舟其下有戰
凡紀行天氣晴暢清和風塵不動者敵亦不戰
四望無雲獨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流血赤氣如蛇亦同
凡白氣如車入斗轉移者其下流血大將滅
雲如耕壟者必大戰
凡日旁氣相交貫出或相背軍有不和
凡日中白氣如蛇交者從上擊下勝無軍而見者下必流血
兩軍相當必交戰有白雲四五六見者必大戰
凡日旁有雲一缺萬人死其下
凡日初滿而食有軍必戰

陰謀氣象占

凡白雲發行徘徊結陣來者爲他國人來欲圖人可視其所往隨而擊之可得
凡日月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將軍且陷法度察有功以自明及有功而發用嚴刑而伺奸人者勝
凡陰天不雨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陣而不雨此爲君臣有陰謀兩軍相當共謀機事
凡晝陰夜月出上謀下夜陰晝日出下謀上
凡黑雲游行軍中舍五色臨軍上敵必合敵謀來伐國及謀軍自攻

養兵氣占

凡白氣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屈而復出八九者必有養兵日尅時則凶時尅日則吉自消散此氣
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當有千里兵來
凡黑氣從敵上來我軍上者敵欲襲我宜備不宜戰敵向從而擊之勝
天氣青泫有紫氣依日支干數內無風雨則所發之方必有養兵三人來氣三條若散漫一方有他來期至依
所發之方當有走人來告急一人來氣一條二人來氣二條三人來氣三條若散漫一方有他來期至依
支干數內有風雨則伏

五行主客占法

凡辰納音爲客風所從來之主日辰納音者甲子乙丑商內寅丁卯徵是風來之方子午爲宮丑寅未申

爲微。是也。假令今日甲子。納音商爲金。而風從丑寅來申上來。爲商動微。徵火剋金。主人勝。若風從巳亥上來。爲商動角。角木受制於金。客勝他倣此。

又曰。反納音爲客。加時爲主人。假令今日丙寅。納音是火。風起之時。時加卯酉。爲徵動羽。羽水剋徵火。主人勝。得商敗爲客勝他倣此。

又如今日甲子。商剋也。時加丑未寅申。爲主人勝。而風又從丑未寅上來。卻是兩火共攻一金。主人於是大勝。他倣此。

又風從日刑上來。客勝。時刑上來。主人勝。此亦謂時與日相剋刑也。

凡言主客之法。軍從遠來者爲客。居其地爲主人。又先起者爲客。後應者爲主。

若兩軍相持。先動者爲客。後動者爲主。

如兩相搏。先舉手爲客。後舉手爲主。

有氣勝無氣敗。凡言主客。準此。

凡野獸入營鳴叫者大敗。

古鳴

鴟鳴軍上。一二聲吉。去復來。賊謀必來相害。鴟鳴或棄飛城棄上。不過一日。敵人必至。

朔望占旗倒

旗倒指北。賊必來。　指西。三軍合戰。

指東。軍中有喜。　指南。向日火災。

張子房行軍災異錄

衝太白

凡三軍出戰。衝太白者。損三軍。用一人執紅旗於陣梢。頭走見陣。必勝也。

衝太歲

凡出戰衝太歲者。多妨大將。要五人執香爐於陣前。排陣入。必勝。

衝飛廉

三軍出戰。如犯飛廉者。主損三軍。要七人如獵戶裝束。如見陣。於陣前亂走。反凶爲吉。正月午日。二三月四月申日。五六月戌日。七八月子日。九十月寅日。十一月十二月辰日。是也。

火災

凡軍中頻失火者。壬癸日。於營門立皁旗一面。數日除之。吉。

烏入營

凡飛鳥入營相打。不過百日有凶災。可令營內人出獵三十里以外。唱歌而回。大吉。

諸葛武侯行軍風候

凡出軍順風旌旗前指。日晴明。此爲天助。必勝之兆。去而勿疑。

凡軍中忽有暴風逆吹。氣候濛濛。旗旌不整。急須移營。

凡出軍布定陣勢。忽有霧風旋起。寒冽。敵人埋伏之兆。須備之。

凡三刑方來風。三日不止。防邊寇作亂。

卯酉子時。黑霧風起。主賊來□。歲刑上風來。寇必至。

凡下營避殺方風。急移生氣方吉。

子年月日忌卯地三刑。如北風來。宜備之。

丑年月日忌戌方三刑。如北風來。宜備之。

寅年月日忌巳方三刑。艮風來。宜備之。

卯年月日忌子上三刑。震風來。宜備之。

辰年月日忌辰方風起。宜備之。

巳年月日忌申上刑。赴忌墓上風來。

午年月日忌子上行兵。午風凶。

未年月日忌丑上行軍。戌上有風爲大煞。宜祥之。

申年月日忌寅上行兵。坤上風來。避之吉。
酉年月日忌午上風來。預防之。
戌年月日忌未上行兵。乾上有風。須避之吉。
亥年月日忌巳方行。亦忌亥乾方風來。

日占

子日卯風。利客。若還歸子上。主利。
丑日戌風。利客。若還歸丑上。主勝。
寅日巳風。利客。若還歸寅上。利主。
卯日子風。利客。若還歸卯上。主勝。
辰日辰風。自刑。主客皆不利。移天德方吉。
巳日申風。利客。風歸巳上。主勝。
午日午風。自利。不宜向南征。
未日丑風。先舉者勝。
申日寅風。利客。風歸申上。利主。
酉日卯風。利客。風歸酉上。利主。
戌日求風。利客。風歸戌上。主勝。
亥日酉風。客不利。

袁天罡占風雨訣

高天上設日月星辰。沉潛下載風雨龍神。魁畔星氣。見溜枝於當夜。虹前黃氣。知潤葉於來辰。偏掩面三日。獨濃而半旬。　戊子六龍。若黑行而大漲。斗間黑氣。如龜動以長津。　類南天以炎火。同中宵以氤氳。

白氣大。遣風雨。　節丹霞而益甚。農人甲子旬空。一旬竭綻雲山。氣澱五行逐回。　雨霑素白丹霞。升未降而異星。　陽碧陰綠。天交而景色將寒。奇黑偶青。未滅而虹蜺欲見。　若乃重占卯日。雲要中央。寒剝風口。樹垛四方。宮溝須頻。無之則別生災診。兵潛必急。有之則便起災殃。拆五音之宮羽。裁六意之柔剛。壬子至丁巳。濃雨溜過諸鄉。　丙子至辛巳。行盡一日。占候五辰。詳認遠窺。天漢蛇經。雨驟集也。

每頓銀河漸甘。有風調雨順。無雲暎掩。當旬而草木不滋。有氣經過。見處而田園溢溢。　黑牛夜半。如龍在震以辰期。青龍日前。似馬當離而午信。　日初雨曜。青黑潤明。如晴數雨。黃赤乾晴。　日候孤光。雲帶中央而不動。日高三丈。雨歇四面以頻行。　朝視四方積玉。而刑雲便瀉。莫窺玉上螺蓋。而□氣幸頒。

凡天子氣內赤黃裘，爲君之象，四方所發之鄉，必出天子。或欲有遊往處，其地赤光先發，或如城門隱隱氣，雜中帶殺氣，森森，或如華蓋在氣中，若象寄衣撫手在日西，或如龍馬雜色，森鬱衝天，皆爲帝王之象。

猛將氣

猛將之氣，如虎，如龍，如煙火之狀，或如粉漲，或如火光夜照人。

勝軍氣

勝軍如提板前後磨地，或如火光，或如山林，或如塵埃粉漲，其色黃白，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或如鬬雞，赤白相隨，皆猛將勇士之氣也。

敗兵氣

敗兵之氣，如馬肝，如寒灰，如琅山，如奔豬羣羊，如縣衣，如人相隨，如布匹交引，氣薄，皆敗兵氣也。

堅城氣

上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如雨雪，如牛頭觸人，如煙火，如雙蛇杵臼形，臼外或雲如蓋，此皆不可攻。

敗城氣

敗城氣，或赤色如飛鳥，如奔牛，如衆人頭，如狸皮，此城必降。

伏兵氣

黑氣渾而長，赤其中，白氣如漚粉，如樓鍾，如旛節，在鳥雲中，如赤忭，其下必有伏兵。

暴兵氣

氣白如瓜蓋連結，部隊相隨，須臾混而復出，如仙衣千萬連結，如人持刀盾在雲中，

李鼎衍軍術要

六十甲子吉凶

甲子爲天元，亦名角木蛟，辰巳午三時，寅卯時小吉，出入宜乘水邊主。

乙丑日，亢金龍，北方得財，宜子丑巳酉四時吉。

丙寅日，氐土貉，

丁卯日，房日兎，有事大吉利。

戊辰日，心月狐，

己巳日，尾火虎，

庚午日，箕水豹，

辛未日，斗木獬，宜戌子二時，近水邊得財吉。

壬申日，牛金牛，

癸酉日，女土蝠，

甲戌日，虛日鼠，

乙亥日，危月燕，

丙子日，室火豬，

丁丑日，壁水貐，

戊寅日，奎木狼，

己卯日，婁金狗，

庚辰日，胃土雉，

辛巳日，昴日雞，

壬午日，畢月烏，宜亥羊未四時，得外財。

癸未日，觜火猴，宜戌亥二時，出入得外財利，巳亥二方吉。

甲申日，參水猿，

乙酉日，井木犴，

丙戌日，鬼金羊，宜辰巳酉申四時，出北方得財大吉，餘皆不可。

丁亥日，柳土獐，未申酉戌四時，得財於南方
己丑日，張月鹿，
辛卯日，軫水蚓，
癸巳日，同前
乙未日，貢亥午戌四時，得外財吉，
辛丑日，不用
癸卯日，巳申酉三時，得財吉，
乙巳日，時吉，（己字二）
丁未日，不用
己酉日，不用
辛亥日，不用
癸丑日，申酉戌三時，得財吉，
乙卯日，不用
丁巳戊午己未日，不用
辛酉壬戌癸亥日，俱不用，

九宮祕典校證

錄目一頁八行，誤，當作綱，
本書三頁三行，令，疑令字，形誤，或脫字，辭誤，　七行，沖，當作衝，
三頁十一行，我，當作被，
四頁六行，政字，原作攻，誤，　十二行，公，古眾字，
五頁五行，倣此上，當有二格，　十一行，凡戰上，當低二格，以承上文旨也，
六頁七行，經有已癸二日，今脫去，
九頁一行，後，音暖，　七行，寅，疑追字，
十頁三行，後高二字，應乙轉，
十一頁二行，日，當作月，誤，　十二行，敵向二字，應乙轉，
十四頁四行，戌字，誤，原作戊，按二字有別，
十七頁四行，偏字，誤，原作偏，　十五行，祥，疑詳之誤，或當作通，
十八頁四行，亦，當作兵，
廿一頁一行，倣，當作綱，　十行，夜半，誤，原作夜牛，　十二行，其，當作暮，
廿三頁一行，雀字，誤，原作崔，

戊子日，星日馬，得貴財，
庚寅日，翼火蛇，
壬辰日，戌子二時，得財，南方亦好，　出北方，求財得財，
甲午日，子未申酉戌亥六時，得財大吉，　出南方，
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此五日不可用，
壬寅日，午申酉三時，得財吉，
甲辰日，不用，
丙午日，午未二時吉，
戊申日，申酉子丑丙時，東方得財吉，
庚戌日，不用，
壬子日，巳卯戌三時吉，
甲寅日，寅辰午戌四時，得財吉，
丙辰日，巳午二時，得財吉，
庚申日，辰申戌亥四時吉，

九宮祕典補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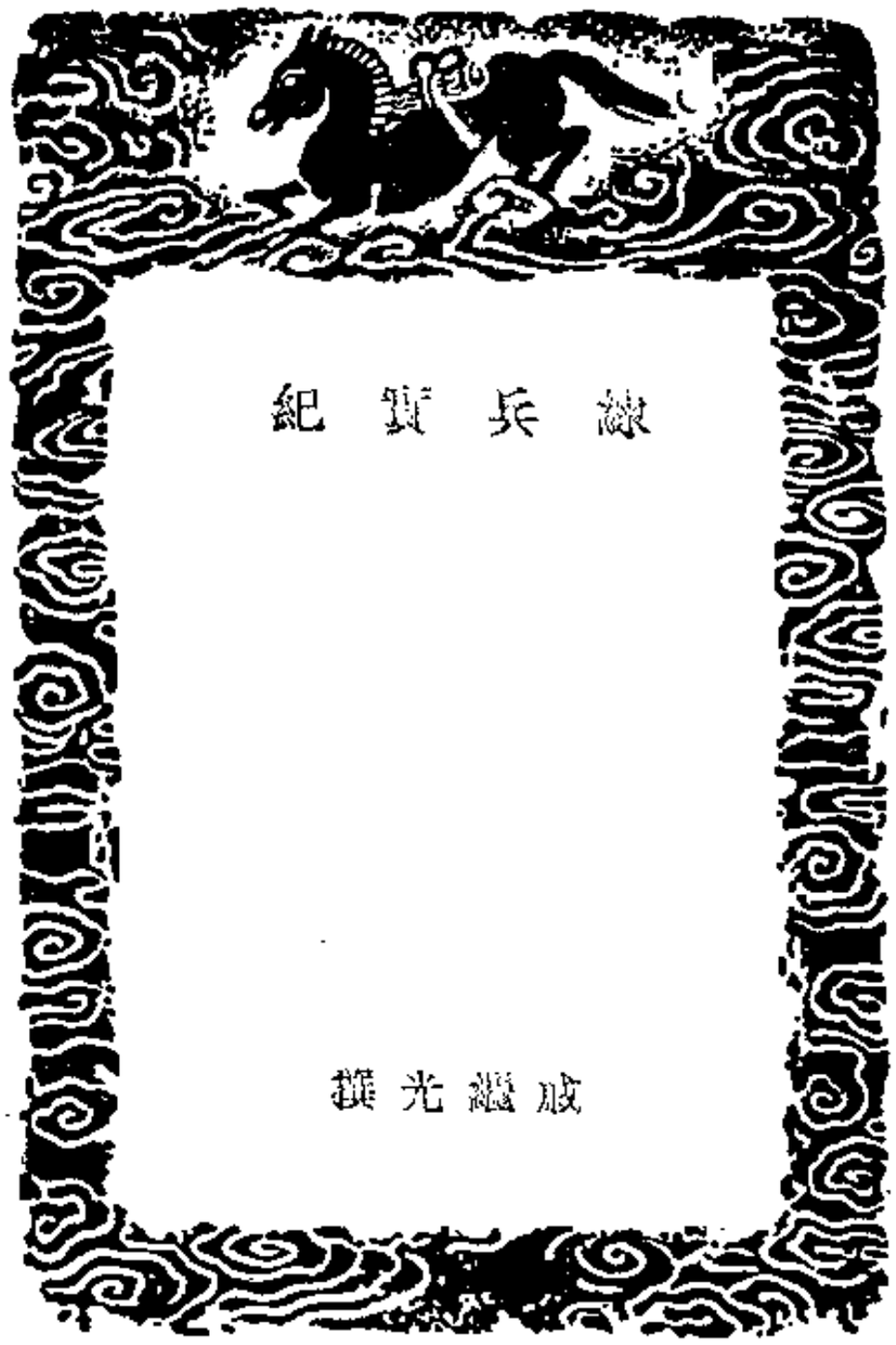
卷十五　九

九宮祕典校證，原作校十五卷九，

卷末，

會稽鋭吾氏重金鑑輯，

九宮祕典補校



練兵實紀提要

練兵實紀九卷。雜集六卷。明戚繼光撰。繼光字元敬。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歷官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進太子太保。事蹟具明史本傳。考隆慶二年。繼光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至鎮。上疏請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訓練。此書乃敘其練兵實效。一練伍法。二練膽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其附載雜集。一儲將通論。二將官到任三登壇口授。四軍器制解。五車步騎解。蓋繼光爲將。精於訓練。臨事則隨發電舉。當世稱爲戚家軍。今以此書考其守邊事蹟。無不相符。非泛摭韜略常談者比。繼光初到鎮。疏有云。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此書標曰實紀。徵實用也。考登壇口授云。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壘。肇建過半。奏奉暫停。以舉練事。庚午爲隆慶四年。又考繼光請刊此書移文云。擬定教練。已經二年。今將條約。通集成帙。則是書成於隆慶五年辛未矣。明史本傳。稱薊鎮十七年中易大將十人。舉以罪去。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舉。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垂十年得無事。又稱所著紀效新書、練兵事實。戚兵者遵用焉。此本題曰練兵實紀。與史不同。或史偶誤一字歟。

練兵實紀凡例

分給教習次第凡十五條

一、行伍之卒。愚夫也。介冑之士。未閑文墨者也。故其爲辭必鄙近通俗。條約貴簡。但欲成框框飾制之師。十全無一隙漏。卽此十册未見其多。總而約之。一語足核矣。請求之。

一、給習之術。必須先以練將册給將。練卒册給卒。每隊一册。每一旗擇一識字人誦訓講解。全隊口念心記。

一、尋常比較武藝。點卯不到。小有過失。事干人衆。應責治者。卽以條約爲賞罰。凡能誦五條免打一棍。如此行去。不待戒而自懲。

一、俟熟將此本見之行事之實以信之。習而未通者。因其行事而通之。

一、練伍一册。止是選兵練伍之將官全習之。此開練第一首務也。兵貴成於此。不可不詳玩而信行之。

一、次將練耳目一册。給將卒通習之如前。

一、次將練手足一册。給大小將領。豫備什物。分撥教師教習之。

一、次將行伍一册。給發習之如前。

練兵實紀目錄

卷一
練伍法計四十三條

卷二
練膽氣將卒共四十三條

卷三
練耳目計十六條

卷四
練手足計二十條

卷五
練營陣一場操計十八條

卷六
練營陣二行營計十八條

卷七

練兵實紀卷一

練伍法第一　計四十三條

騎兵

第一選騎兵預日先將部下官生夙守軍令習知束伍之教者各分執事填于白牌或紙上其填營伍次第者爲一號牌填年貌籍貫者爲二號牌填疤記武藝者爲三號牌總填隊伍姓名者爲四號牌抄隊伍冊發者即隨之爲五號牌每一牌用桌一張縛竪一號即守主將之傍餘號各于空地分設挨號面下又一面將腰牌隊册照各種式樣預日刊刷齊備式開于後次日早將投募見在軍士人等以次唤進如一千先定千總一員令千總選部下把總幾員驗中又令各把總選百總幾員驗中又令各百總選旗總三名先以一百總下一旗總令選隊總三名先以一隊總自行揀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二伍長充爲銃手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第三第四充快鎗手各執長柄快鎗爲長兵近用柄代棍爲短兵以有殺氣者二名爲第五第六各充鑌鈀手以鑌鈀爲短兵鑌火箭爲長兵以有殺氣能射者二名爲第七第八充刀棍手以刀棍爲短兵以射爲長兵以有力習射者二名爲第九第十充大棒手以大棒爲短兵弓矢

一、次將野營一册給發習之如前。

一、次將戰約一册給發習之如前。

一、士卒應倒背條款書不必一字一句順文背出但每款内能記念得大義是要如何即准爲背熟之例。

一、將領偏裨而上須條條款款背記即練卒條款將官亦必諳熟。

一、士卒每次只與一册每册多不過數十條一日限定短條記三條長條一條一月可記二册俟一册熟再給一册今所刊書册每一卷爲一本者正謂便於刷印頒給隊伍耳。

一、附儲將材料一卷論練兵一卷皆將兵之官與將將者之所有事也不必用以訓士卒如卒中能自習習者聽。

一、如此教之庶愚蒙士卒日誘其入而不見其苦大約一年之義即至愚者皆得通曉如此可以人自爲戰謂之節制之師謂之兔置干城舉行伍之下皆知兵之將矣以一教十擴而充之一年之内節制數十萬可以立就云。

卷八
練營陣四戰約計三十條

卷九
練將計二十六條

練兵實紀雜集六卷

儲練通論上　將官倒任實鑑
儲練通論下　軍器制解
登壇口授　車步騎營陣解

爲長兵。以庫祿可役者一名。爲第十一名。充火兵。總隊長管束。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領一局俱銃手。爲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銃手。隊長爲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火箭。爲第九十二局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矢鈎鎲。第九十俱銃並火箭。以上俱總隊總管束。凡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俱塡列爲偶。一伍在左連。兵五名。一三五七九是也。二四六八十是也。先塡隊總牌。連人送一號塡營伍次第訖。連人傳與第二號。塡鐫貫年貌。連人傳與第三號。塡疤記武藝。連人傳與第四號。塡全隊姓名于腰牌。將牌送塡清册。又以一名賫腰牌紙一張。連人挨次挨塡如式。又喚一隊。如此三隊畢。卽喚一旗總照此塡完。領于空地。將隊伍擺箇式樣。一面卽將預日做就如式方色認旗一面付執。以辨行伍。三旗總俱完。付與一百總。軍足三千二百以上。每把四百總。軍止三千以下。每把三百總。俱完。卽命本把總領于空所擺明。申明約束領回。如此。每一營將官下既完。一面照腰牌造册五本。有式在後。出示于第二日點名。隨卽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上等馬。係火器差使。不與前鋒者。與第二等馬。其下等馬汰去不用。每營三部。雖同一體。而驍健伶俐好漢。須多歸各頭司。卽暗寓選鋒法矣。東伍事竟。又約日于教場。公同再三訂論。宣明德意。卽取各官挨次呈遞。無有不堪甘結狀。式開于後。

第二。騎旗鼓。每營旗牌六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執五方旗五名。執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夜不收五十名。火槊匠二名。鐵鋌匠二名。弓箭匠二名。醫士一名。家丁一名。隨馬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騎雜流。每營將官下識字三名。家丁不拘數。務要同死生。可抵好漢。隨自設法募養。伴當八名。軍牢二十四名。廚役二名。俱馬軍。軍伴十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三名。俱步軍。中軍官每員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千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六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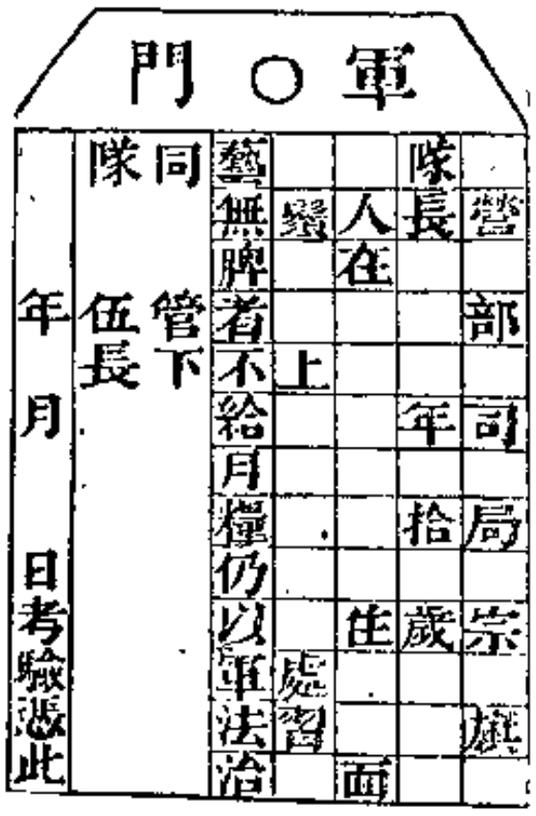
把總每員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俱馬軍。軍伴四名。俱步軍。

百總每名下旗丁馬軍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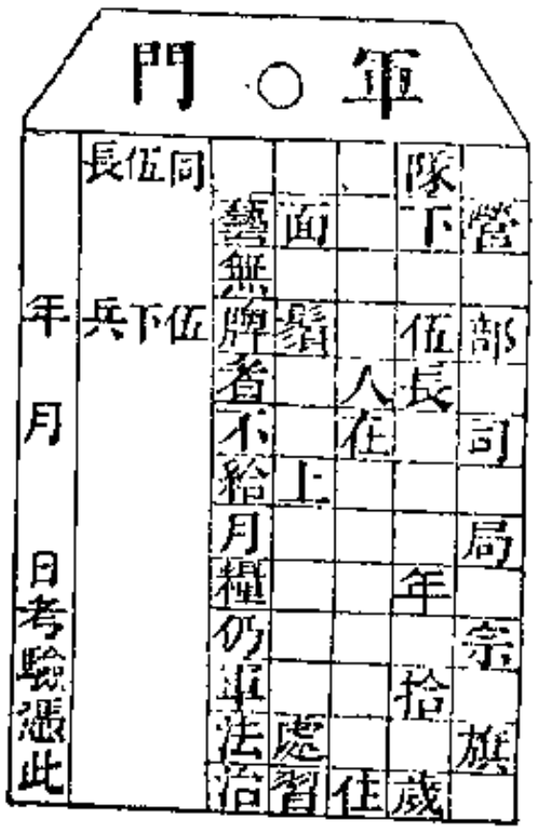
第四。騎隊牌。

軍士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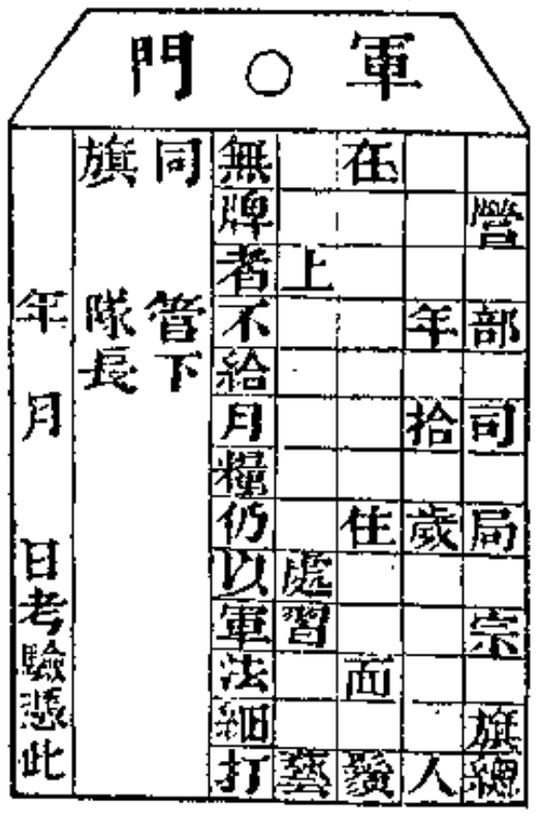
隊總腰牌



伍長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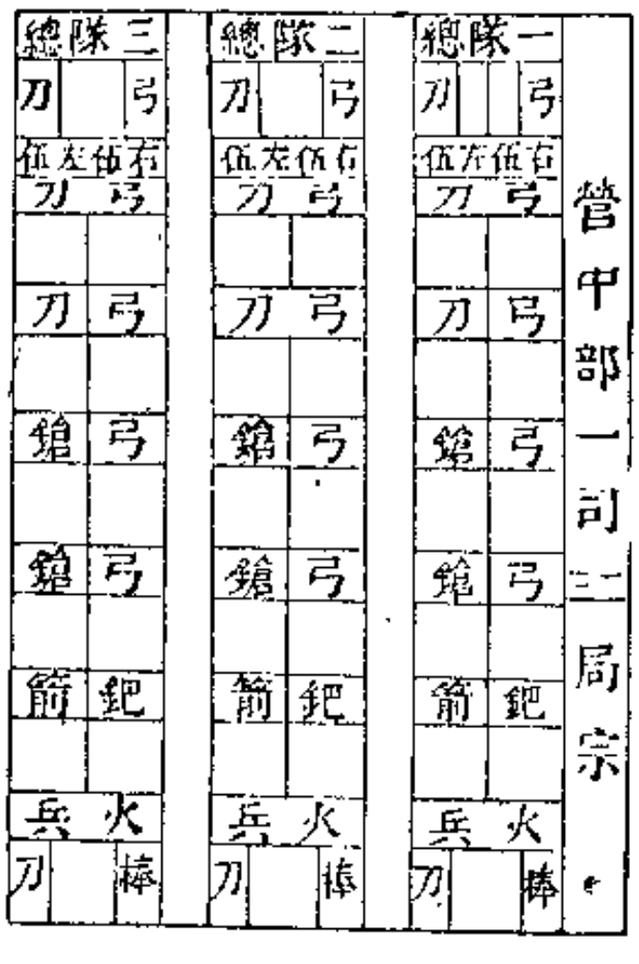


旗總腰牌



隊兵册式

輕騎殺手册式



右册式解。

夫册式行位有限。悉填不全。故減其文。恐讀之不得其詳。復加解說于此。用者先于此辨之。俾知册內字眼。即盡知各軍所習技藝。然後考較爲便。夫刀銃者。鳥鎗長刀也。鳥銃遠射極準。長刀近用先及。鎗棒者。鎗亦銃。北方呼爲快鎗。痴不可疑。今加長柄。還則用火藥鉛子舉放。近則以柄代棒擊之。習則用木棒。但銃藥子數製原粗設多。致不準中。今有新法。可謂詳盡。鎲筒者。叉銃火筒也。火筒遠發。鎲近用。因鎲有股。可架久當施放之。故併爲一卒。棍矢者。夾刀棍鎗弓矢也。夾刀棍即白棍加刃。遠則用弓矢。近則用夾刀棍。可刺可擲。棒矢者。白棒鎗弓矢也。馬上不敢用擊。且一擊必一轉。故又加短鎗于頂。以使馬上刺之。步下擊刺。鎗用棒即挺也。孟子曰。執挺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非真嘗挺之可禦堅利也。蓋言人心齊一。即挺非可與堅甲利兵敵者。用之亦取勝。今夫敵甲誠堅矣。兵誠利矣。而我人心何如。遮以白棒當敵。爲長技。逢面不悟。即孫吳復起。毋能轉移。何其謬訛入人之深也。弓矢遠不如火器。命中不如鳥銃。而敵以堅甲當之。每每射不能入。亦明知而不肯變其習者。緣上司操閱偏于此耳。火器不精。不如無。今知以火器當敵而不知精。亦無埒也。火搶者。火兵也。搶扁挑也。用鋌尖扁搶。便于扁挑。又可擊刺。亦農中戰器也。

第五。騎旗號。每一大營。將官分五色。每營將官下各部伍。又分五色。在將官以旗心定本營方色。以邊生旗面。以黃應臆。千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主將。以帶應德。把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千總。以帶應主將。百總以心坐本方。以邊應把總。以帶應千總。旗總以心轉應本營。不用邊帶。

四局書武勇。

北總認旗。長三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一尺。用纓頭號帶一條。長五尺。

千總認旗。長四尺。斜角有邊。桿高一丈三尺。號帶一條。長七尺。

營將認旗。長六尺。斜角有邊。桿用纓頭雉尾。高一丈五尺。號帶一條。長八尺五寸。以上俱小尺

前營將官認旗。紅心藍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前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紅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紅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紅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右部千總旗。白心紅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紅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紅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紅帶。

旗總旗。紅。

隊總盔旗。紅。

後營將官認旗。黑心白邊。黃帶。珠纓雉尾。書後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黑邊。黃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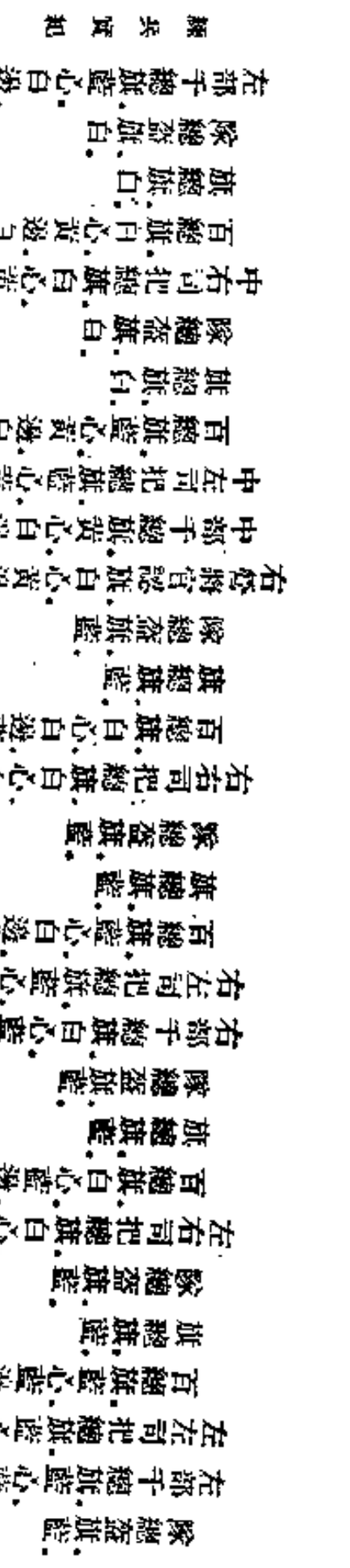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黑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黑帶。

旗總旗。黑。

隊總盔旗。黑。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黑帶。


左右将各领旗一面居左右中间
中部千总旗一面白心黄边黄带
中左司把总旗一面白心黄边黄带
队总各旗一面白心黄边黄带
百总旗一面白心黄边黄带
左右司把总旗一面白心黄边黄带
队总各旗一面白心黄边黄带
旗总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白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白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白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白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中營將官認旗黃心紅邊黃帶珠纓雉尾書中軍司命
中部千總旗黃心黃邊黃帶
中左司把總旗藍心黃邊黃帶
百總旗藍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中右司把總旗白心黃邊黃帶
百總旗白心黃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左部千總旗藍心黃邊黃帶
左左司把總旗藍心藍邊黃帶
百總旗藍心藍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左右司把總旗白心藍邊白帶
百總旗白心藍邊白帶
旗總旗白
隊總盔旗白
右部千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右左司把總旗藍心白邊黃帶
百總旗藍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右右司把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百總旗白心白邊黃帶
旗總旗黃
隊總盔旗黃

第六號什器

旗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鞬帶一條梆瓢一箇
隊總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臂手一副背旗一面旗桿一根合力弓一張弓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鋒利腰刀一把雙插一副鞬帶一條梆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鞬帶一條長刀一把鳥銃一門獨杖一根錫罐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三錢爲一出備三百出另備空藥六兩通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梆瓢一箇銃以可容三錢鉛子爲合式藥比鉛子分兩每一錢加二分餘皆倣此
快鎗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鞬帶一條快鎗一桿獨杖一根錐一把剪一把藥袋一箇藥管三十箇藥線筒一箇藥線五百根硫黃雌雨頭鉛子袋一箇備征鉛子三百箇火藥每出五錢備三百出共備藥九斤六兩銃口不同子藥照鳥銃例加減火繩三根錐利腰刀一把每局鉛子模一副火鐮石一副梆瓢一箇
鐮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鞬帶一條梆瓢一箇鐮一把火箭自負三十枝備帶三十枝箭壺一箇油罩一箇火繩三根

刀棍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緊帶一條椰瓢一箇刀棍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牌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緊帶一條椰瓢一箇大棒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弓刀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緊帶一條椰瓢一箇腰刀一把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弓鎗手每名明盔一頂甲一副緊帶一條椰瓢一箇鈎鎗一根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根臨時即充棍擊之用鐵尖可劚俱習棍法鍋一口椰瓢一箇

馬每匹鞍仗一副轡頭一副肚帶二條滾肚一條木絆一副絆馬繩二條馬樁一件草鍘每隊一口

虎蹲砲每位鐵錘一把剪一把錐一把乘線盒一箇藥升一箇木送二根木郎頭一箇火藥每出八兩

共備藥三十出火繩三根火線四十五根木馬子三十箇合口石子三十箇鉛子如重一兩者用三十箇重三錢以下者用一百箇分大小輕重定數合口大鉛子十箇每箇重五錢皮裹二箇每二位

馱架一副隨二位藥子什物馱架一副

騾每頭鞍仗一副轡頭一副肚帶二條滾肚一條韁繩二條鐵橛一箇木樁一箇馱架一副

第七騎神器凡騎兵營有虎蹲砲各有馱騾平時仍屬一官名爲管神器把總專爲管束操練點察備辦什物喂飼騾頭出征分與各部每旗一位專責隊總管放下營時十部不用俱貼出外圍每二旗一位與外圍原砲每二旗合三位

第八拒馬樁每一旗十二架每六架一包每二包一馱每營左右中三部俱同下營時中部拒馬俱貼外圍每一旗合三包共十八架中屏在子營不用門角間俱下單層便于出入

步兵

第一選步軍預日備牌號桌次幷刷腰牌册俱與騎兵東伍同是日選時先揀千把百旗隊等總亦同騎兵例先以一隊總自行檢兵十一名一字向上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長二伍長各爲鳥銃手鎗雙手長刀一把第一名在左第二名在右又二名爲長柄快鎗手鎗柄卽代短棍爲第三名第四名以便捷竹柔者二名爲藤牌手爲第五名第六名又以力大貌黑面粗猛者爲狼笔手二藝俱有短無長爲第七名第八名以年少有精神殺氣者二名爲火兵橫看一伍者卽在左之伍也所管者三五七九四名二伍者卽在右之伍也所管者四六八十四名火兵總手隊長管束列陣照此凡出戰于銃鎗火箭放過之後牌爲一層笔爲二層銃爲三層長刀爲四層鎗棍爲五層

第二步旗鼓與騎兵同車兵亦與騎兵同無馬者聽

第三步雜流俱與騎兵營同但無馬職

第四步隊牌俱同騎兵册只三層用藤牌四層狼笔五層鎗銃之異耳

第五步旗號同騎兵例

第六步什器

旗總每名背旗一面旗鎗桿一根明盔一頂甲一副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鋒利腰刀一把椰瓢一箇

隊總每名色旗一面長旗桿一根有刃明盔一頂甲一副合力弓一張弦二條大箭三十枝雙插一副鋒利腰刀一把椰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長刀一把鳥銃一門擡杖一根錫筒一箇銃銮一箇鉛子袋一箇藥管三十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備三百出剪備藥六兩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配搭照騎銃例

快鎗手每名快鎗一桿擡杖一根錐剪各一件藥袋一箇藥線筒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五錢備三百出其藥九斤六兩鉛子三百箇藥線五百根火繩三根鋒利腰刀一把火石一副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配搭照騎銃例

牌手每名藤牌一面鋒利長腰刀一把椰瓢一箇好水光拳石六塊

笔手每名狼笔一把椰瓢一箇

鏢手每名鐵銃一把火箭三十枝椰瓢一箇

火兵每名鋼鍘一口鐵尖扁擔一根照式椰瓢一箇

車兵

第一選車兵預日備牌號桌次幷刷腰牌册俱與騎兵東伍同是日選時先揀千把百箇車正隊長亦同騎兵例但騎兵人數無拘多寡有大營小營可以從權此以車爲定額每營一百二十八乘方足外圍應馬步入營不疎不密中軍望竿車一乘將臺車一乘鼓車二乘座車一乘大將軍車四乘子藥什物車四乘火箭車四乘共一十六車除望竿車在營操壯觀出征不用餘俱從征其編派行伍若足一車之用須用四大隊每隊十二名共四十八名今因額定每營車不過三千除雜流外正得二千七百之數車入兩爲所局勢莫由我姑以二十四名爲一車分奇正二隊先令該管百總將車正隊長二人選到俱令坐下蓋不坐不得齊頭也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隊長必有勝者于內先喚第一車正就將衆軍中取二十名前來內選有力而稍伶俐者一人爲舵工又以有力伶俐者六名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俱充佛狼機手以一三五三名在左管狼機一架以二四六三名在右管狼機一架又以力弱伶俐者二名爲第七第八管火箭與舵工車正共十名此正兵隊也機手仍給有刃大棒各一桿火箭手給鎗一柄便於放火箭也又於二十名之內仍選奇兵一隊將先選到隊長給長

桿銃一根。上用該色隊旗。隨隊長自操兵九名。內以年紀伶俐有力者四人爲鳥銃手。各給長倭刀一把。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選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爲第五名第六名。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有殺氣者二人。充鎧鞋手。爲第七名第八名。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鎧鞋。火兵爲第九名。專管各隊炊飯。共十名。此奇兵隊也。又有新製輕車。利于遠出。經過險隘。有時用之。每營二百一十六輛。每面五十四輛。每乘車正一名。卽隊長也。舵工一名。卽火兵也。第一二三四五六名俱銃手。第七八名俱鞋箭手。第九十名俱狼機手。爲一隊。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于內先喚第一車正。就將衆軍中選有力伶俐者六名。爲火器手。火器不拘鳥銃快鎗。第九十二名爲狼機手。肯爲人下者一名爲火兵。車輕不用舵工。一車完卽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其各車正將圖用木牌粘懸車上備查。以憑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于教場領車給器。聽演習。振宗城司啃明白。

第二車旗鼓。每營旗牌二班。各三名。號銃手三名。門旗二名。金鼓旗二名。五方旗五名。五方號帶五名。角旗四名。認旗二名。巡視旗八名。吹鼓手十六名。火藥匠二名。木匠五名。鐵匠五名。醫生一名。家丁一名。

醫獸一名。家丁一名。

第三車雜流。每一營將官下書記三名。家丁無定數。照騎兵例。軍伴一十八名。軍牢二十四名。伴當八名。養馬三名。薪水二名。廚役二名。

中軍官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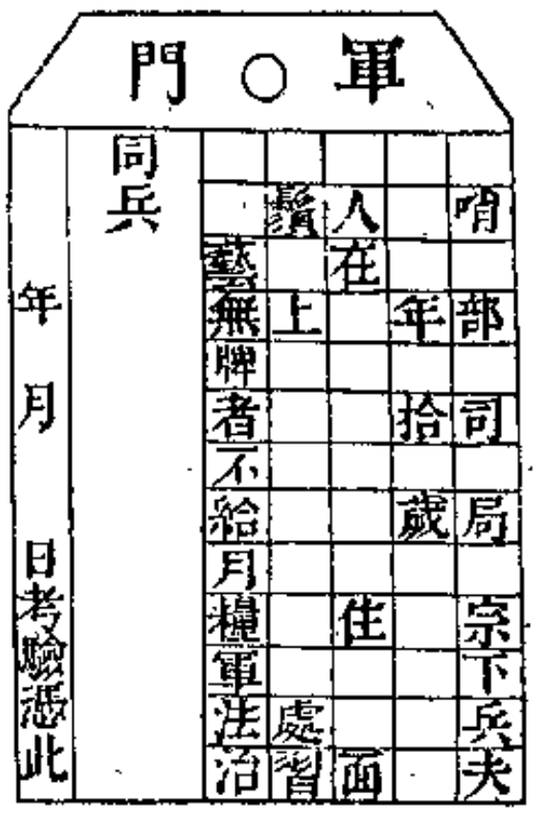
每千總下識字二名。軍牢八名。軍伴四名。

每一把總下識字一名。軍牢四名。軍伴四名。

每一百總旗丁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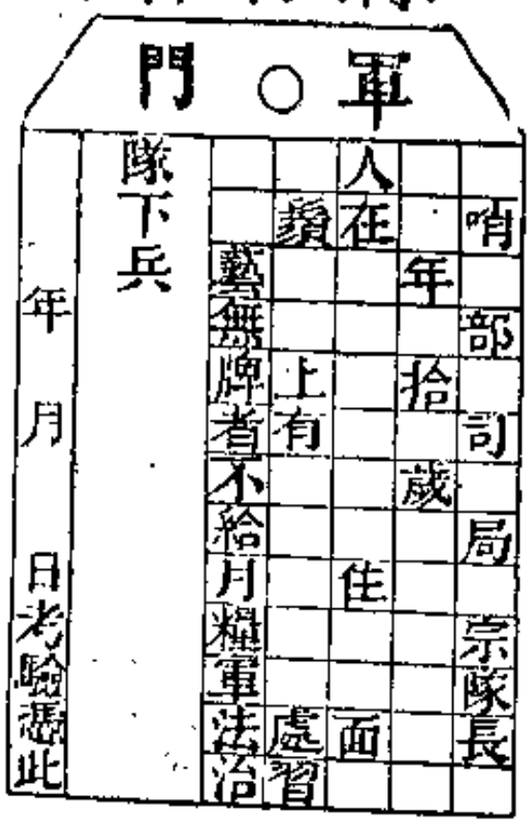
第四車兵牌。

軍士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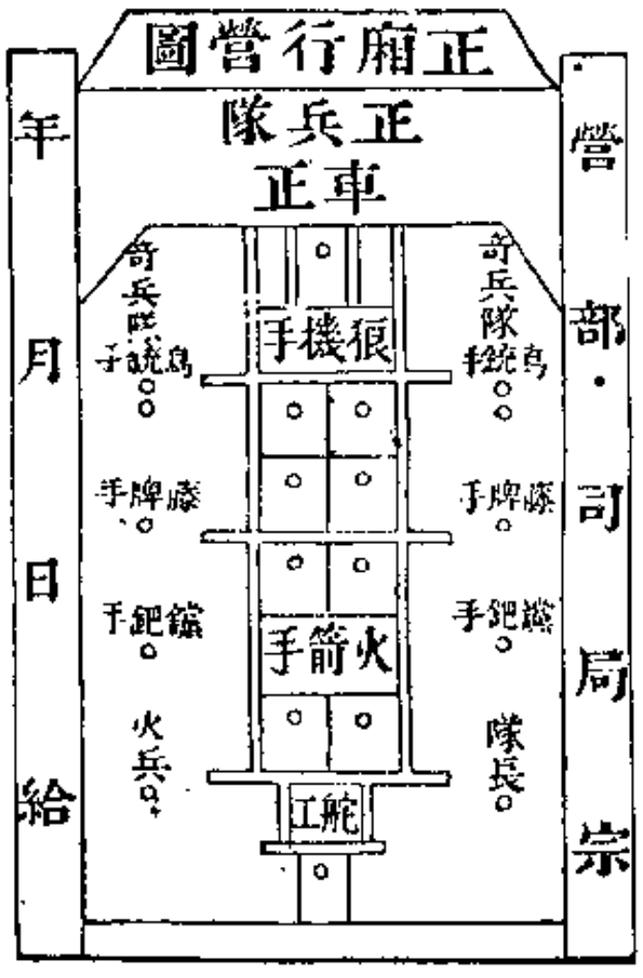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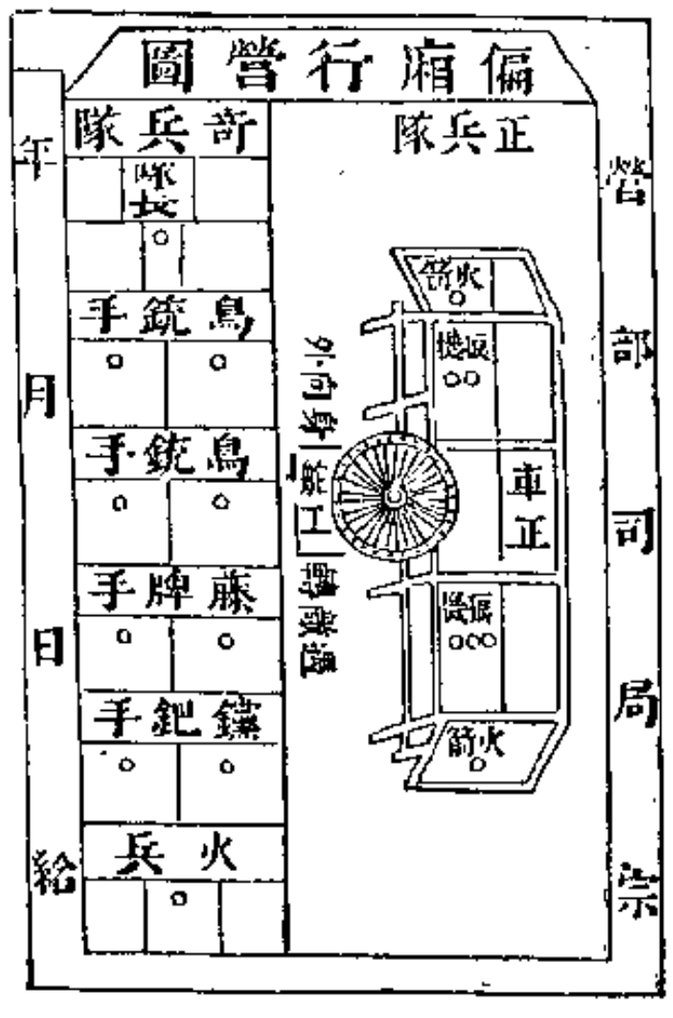
車正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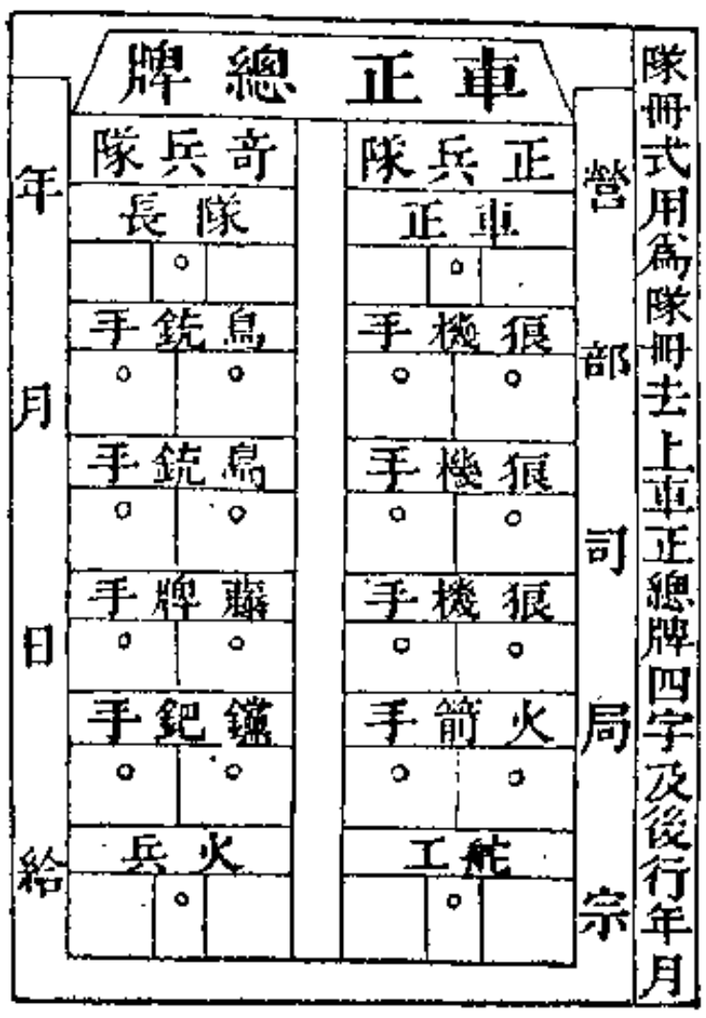
隊長腰牌



行營式







隊冊式用爲隊冊去上車正總牌四字及後行年月

輕車照大戰車一同。但每輛只兵一隊。以大戰車二隊。各分半用二輕車。即是一大戰車也。

第五車旗號。

車兵不用盔甲。

車正用盔甲。方旗長二尺。

百總旗。長三尺。

把總旗。長四尺。

千總旗。上角闊三尺。長五尺。帶長五尺。

營將旗。上角闊四尺。長六尺。號帶長七尺。

前營將官紅旗。藍邊。黃帶。凡旗上字與騎兵同。

左千總藍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紅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纛頭。俱用紅色。

右千總白旗、紅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紅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後營將官黑旗、白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黑色、
右千總白旗、黑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纓頭、俱用黑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左營將官藍旗、黑邊、黃帶、
左千總藍旗、藍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藍邊、
二司把總藍旗、藍邊、
三司把總白旗、藍邊、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藍色、

四司把總黑旗藍邊。
以上纓頭俱用黃色。
右千總白旗黃邊黃帶。
一司把總紅旗白邊。
二司把總藍旗白邊。
三司把總白旗白邊。
四司把總黑旗白邊。
以上總頭俱用黃色。
百總與本司把總旗色同。
車正旗色與百總同。

第六車什器。

車正每名旗一面鎗槔一根明盔一頂甲一副腰帶一條鋒利腰刀一把梆瓢一箇。
狼機手每名共管佛狼機一架每架子銃九門鐵門三根鐵錘剪錐匙凹心送子各一件大鉛子一百箇火藥三十斤火繩五根梆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鳥銃一門撬杖一根錫罐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銮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
備三百出另備藥六兩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梆瓢一箇子藥合口配搭。
照騎兵銃例。
火箭手每名火箭六十枝負三十枝備三十枝火繩三根銃銮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四箇銃銮四箇細火藥二十四斤。
大棍手每名大棍一根棍頭用刃有式梆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鳥銃一門撬杖一根錫罐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銮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
舵工火兵每名銅鍋一口水桶一隻梆瓢一箇。
戰車每輛佛狼機二架子銃一十八門鐵門四根鐵錘剪錐匙送各二件火藥六十斤鉛子二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梆瓢一箇。
繩十根鳥銃四門撬杖四根錫罐四箇藥管一百二十箇火繩二十根火箭一百二十枝火繩六根火箭隻二箇油罩二箇大棒六根銅鍋一口水桶一隻梆瓢一箇。
鉛子一千二百箇火繩二十根火箭一百二十枝火繩六根火箭隻二箇油罩二箇大棒六根銅鍋一口水桶一隻梆瓢一箇。
一口水桶一隻圍幔一條大油單一張。

第七車神器每大將軍一位子銃三門每子銃一門備征子藥十出共三十出每出火藥四斤共一百二十斤鐵子三百六十五箇共一萬九百五十箇木馬三十箇石子三十箇。

第八計車乘凡用車數目已在前款選車兵內但倒車之初營制不一本府初到創護用車之時先用正車隨又加以偏廂四方行俱如牆又兼以布牌以防斷絕不聯之患每陰陽二乘為一隅隨可為門。
隨可為壁緣重費難運望亦參差今改為行陣整齊向往只用前後二門門車用活扇每門八乘廂車各給藤牌以老實可役一名充火兵一車完即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二隊車正隊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

第九車分數計二十四人為一車每一車每一宗用車正一名每四宗用百總一員是為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為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為一營餘多倣此。
把總一員是為一司每四司用千總一員是為一部每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為一營餘多倣此。
第十車責成每車正通管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機手舵工火箭等尤為專管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面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佛狼機手六名專備狼機鐵銃藤牌手專放火箭鳥銃專打銃火兵專備炊爨防火之用。
第十一車戰隊凡出車迎敵除正奇隊先在車內各照責成條下供役外其奇兵隊仍將鳥銃四名藤牌二名狼筅二名鐵銃二名聽令擺為營陣備戰詳于營陣條款內。
第十二車行營將正奇二隊分為二班每班一隊輪流拽車單日奇兵隊雙日正兵隊每五里一換遇有泥水及上坡全隊合力不許輪班。
第十三蘇騾力每車雖有騾二頭緣車重騾步運拽不前必得四頭乃可長行近因設有騾頭車兵遂盡倚于騾以致騾力為竭行不聯束今已將騾革訖如仍用騾不過長途一時借力須是車兵分班輪推與騾同力不然既有騾拽又用車兵何為哉。
第十四明戰法論戰車本不常用騾近加騾者為長途蘇軍之力耳至于臨敵十里之內雖日操軍士倘且倉皇失錯差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況拘性之騾乎臨敵必去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後各車頭尾相聯稍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第十五嚴巡車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扯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第十四明戰法論戰車本不常用騾近加騾者為長途蘇軍之力耳至于臨敵十里之內雖日操軍士倘且倉皇失錯差了號令無知牲畜安能周旋中我規矩況拘性之騾乎臨敵必去騾只可用馱軍士行李軍士二班合力挽運庶前後各車頭尾相聯稍不致斷密不致擠方合號令乃保萬全。
第十五嚴巡車造完車乘派到營內取各千把百總車正各管御不致扯壞收管繳報一面將車上各兵之人赴主將處回話務令巡車無事如有車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正車兵賠償交代之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指失即扯前班之人赴該營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發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列為一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運誤者軍法治罪此條與軍器通寫在牌上。

輜兵

第一選輜兵預日備牌號桌次并刷膝牌冊俱與騎兵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兵一隊將車正一名省令例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該車二乘元戎車一乘各騾四頭先選正兵一隊將車正一名省令勇每日每車輪撥一名守車每日輪把總一員車正每一總一名巡邏過夜至次日平明交代與換班之人赴主將處回話務令巡車無事如有車什物釘鐵之類損失一件俱該日把總之事除細打外仍責巡風總正車兵賠償交代之時接班官兵務要將車細看如有前項指失即扯前班之人赴該營查究如容隱不舉及已代替而方發舉者只坐見班之罪仍將此項每一總列為一牌發與遵守牌到而赴代運誤者軍法治罪此條與軍器通寫在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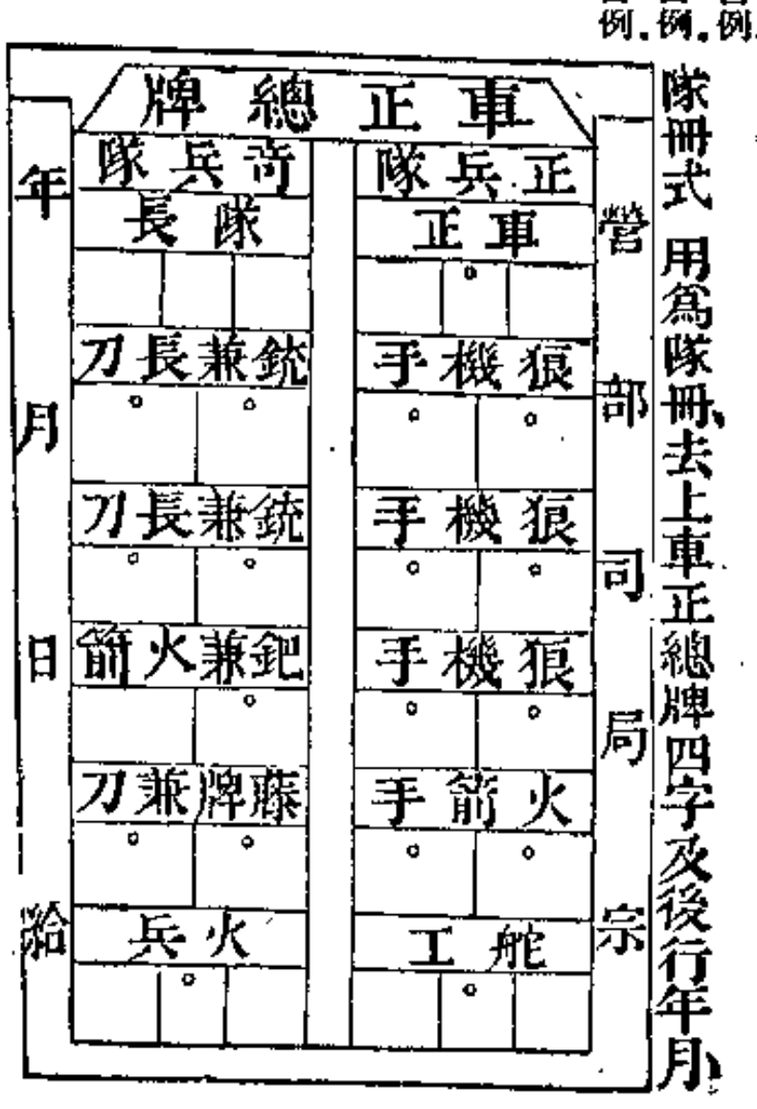
輜兵

第一選輜兵預日備牌號桌次并刷膝牌冊俱與騎兵同是日選時先擬千把百總車正兵一隊將車正一名省令例計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該車二乘元戎車一乘各騾四頭先選正兵一隊將車正一名為首騾兵八名挨次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平列以舵工一名為第九內以第一二三四五六名放佛狼機二架以第七八名專管騾頭以舵工與車正管車又選奇兵一隊先選隊長一名責令於各部軍中揀出九名八名給火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仍兼長刀以第五第六各兼鐵銬兼火箭以第七第八名各給藤牌以老實可役一名充火兵一車完即給方色如式認旗一面車兵擺列圖一張令車正領在空所照圖擺成二隊車正隊長各領一隊如行伍圖式坐定一把總者俱完放出各車正將圖用木牌

精銳車上備查以懲管束一將官下完足示日於教場派宗城司唱明白領車給器鵝演習
此車不用正廂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廂開營兩路而行遇敵合爲方營待戰並不移動

第二幅旗鼓同車營例
第三幅雜流同車營例
第四幅兵牌同車營例

隊冊式用爲隊冊去上車正總牌四字及後行年月



第五幅旗號同車兵但每千只有二把左部一司即前司二司即左司右部一司即右司二司即後司

第六幅什器

車正旗一面有鎗頭旗桿一根側盔一頂甲一副鞋帶一條椰瓢一箇
每車狼機二架每一架管放兵三名每架子銃九門鐵門二根鐵鑽錐剪鉆心送子各一件備征火
藥每出三兩備三百出共二十斤大鉛子一百箇火繩五根椰瓢一箇
鳥銃手每名鳥銃一門撥杖一根錫盛一箇藥管三十箇鉛子袋一箇銃套一箇備征火藥每出三錢
備三百出另備藥六兩共六斤鉛子三百箇火繩五根每局鉛子模一副椰瓢一箇子藥合口搭配
爲潔淨

同騎銃例

大棒手每名大棒一根棒頭用刃有式椰瓢一箇
火兵每名鐵尖扁擔一條鍋鍋二口水桶二隻椰瓢一箇
每車圍幔一條拔軸繩二條稍坡繩一條出索繩六條撒繩二條迎撒繩二條大鐵鑽二箇小鐵鑽二
箇鐵索二條皮肚帶一條皮後鞦一條麻擦子十條麻搭子共二十條木鞍一座屜子一箇草蘭一
口柳筐一口水桶二隻戚水大罐一箇
每車應戚煤炒二石五斗米三石七斗五升豆六石二斗五升
第七計幅乘已在前款選車兵條下今新立三營在三屯爲中營在密雲爲前營在遊化爲後營即民間
大車每車上加板平分爲左右廂

第八幅分數計共二十人爲一車每一車爲一宗用車正一名五宗爲一局用百總一員四局爲一司用把總一員二把總爲一部用千總一員二部用將官一員是爲一營

第九幅資成每車正通營一車凡正隊奇隊舵工等兵俱聽管束其正兵隊內騾兵狼機手舵工尤爲專營又奇兵隊長只管本隊出戰兵車兵不相干預車正與舵工不出車專在內管車恐有傾覆騾兵營騾恐有跳躍騾兵內以六名專放佛狼機奇兵一隊爲銃快鈐手六名一二三四名專執鳥銃長刀五六名鳥銃兼藤牌腰刀七八名鐵鈀兼火箭在車內藤牌收在車上俱放鳥銃鐵鈀手專放火箭出車下作戰以四名遠放鳥銃賊近用長刀第五第六將鳥銃收在車上執藤牌刀各仍懷水光石三塊賊近用石逼身戰用牌第七第八遠放火箭賊近用鐵鈀俱結鴛鴦陣勢

第十幅戰隊同車營例

第十一幅行營凡征行軍兵各執各藝遇有坑坎水泥通爲合力推車以助騾力遂拔出險

第十二號令車與車營同隄防火燭尤爲要務

第十三幅餱糧每營計該煤炒二百石米三百石黑豆五百石本日于駐劄處所建立倉廒一所將煤炒米豆查照新定事例于該衙門倉廒領出俱用布袋裝盛蓋恐一時有事裝運不及也每于夏天晒揚一次過三年聽給軍支用即將各軍應得行糧就于該倉總領委官裝備或收折色糴買以抵糧糧尤

爲潔淨

合車步騎營

第一車騎併營每步兵一枝馬兵一枝合爲一營其法以選定過騎兵營車兵營各預操行伍慣熟聽令將車兩行列定廂俱向外前後門車俱合除前門車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廂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左右廂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計騎兵凡三局爲一司者照此若四局爲一司者門車俱一體派就將騎兵旗總與兩車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是縱橫輪轉開合進止三人者不許相離車廂只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總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務要湊近迴轉湊合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車就騎如致相離俱責旗總任是如何行營內外轉折騎兵只在二車廂裏第一旗總不過第一車之頭第三隊火兵不出第二車之尾緊緊相隨車向何轉騎兵向何轉如此記定就是一營十營一萬十萬再不錯亂前亦不劈後亦不斷亦無車前馬後馬前車後之誤矣

第二車騎資成凡戰車遇遠行或加騾或加人另載車營款內輜重營每車八頭遇陷泥濘水阻薄數下馬合力運車過之此隨險從便行事不在號令之內設又十分險陷人力不足即將各軍馬匹就用所帶糧繩接起拴于車枕併力拽過若車車到險方才收拾必誤行路但凡前途險阻一車收拾即便轉來各車一齊收拾及至過險則如在平地尤不妨誤時光

車步騎保結式

368

第一取保結自上而下保無不堪。

某參遊某人令當

處保結得本哨下千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某千總某人令當

處保結得本部下把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某司把總某人令當

處保結得本司下百總並非怯懦不堪。如虛。甘罪。結狀是實。

某百總某人令當

處保結得本局下旗總並非怯懦不堪。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某旗總某人令當

處保結得本宗下隊總並非怯懦老弱。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某隊總某人令當

處保結得本隊下各兵並無老弱怯懦不堪。及冒名頂替。如虛及有逃走。甘罪。結狀是實。

第二取保結自下而上保本營不致失陷。

千總某某等令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將官某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僞命。

把總某某等令當

處實保領過本管千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僞命。

旗總某某等令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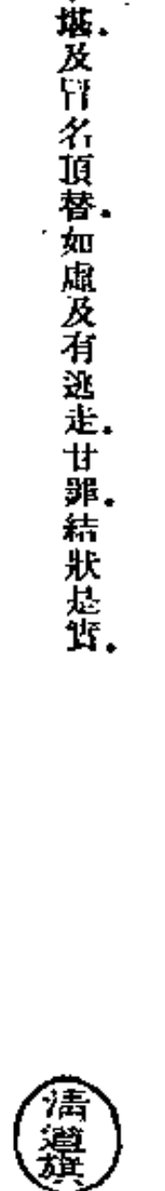
處實保領過本管百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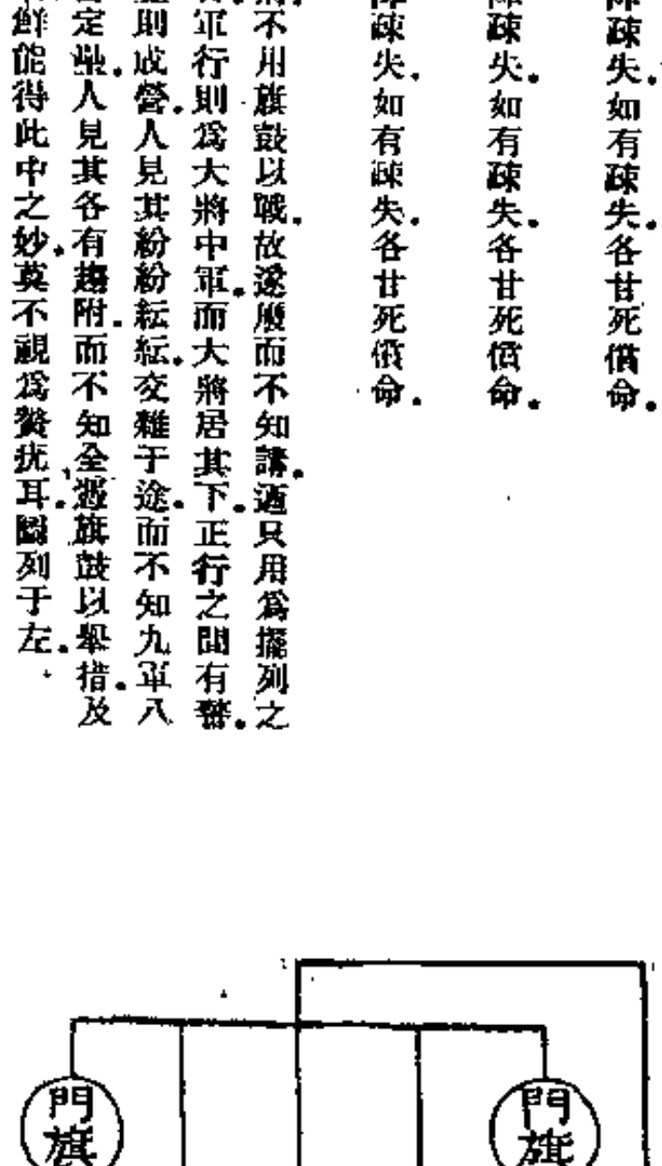
隊總某某等令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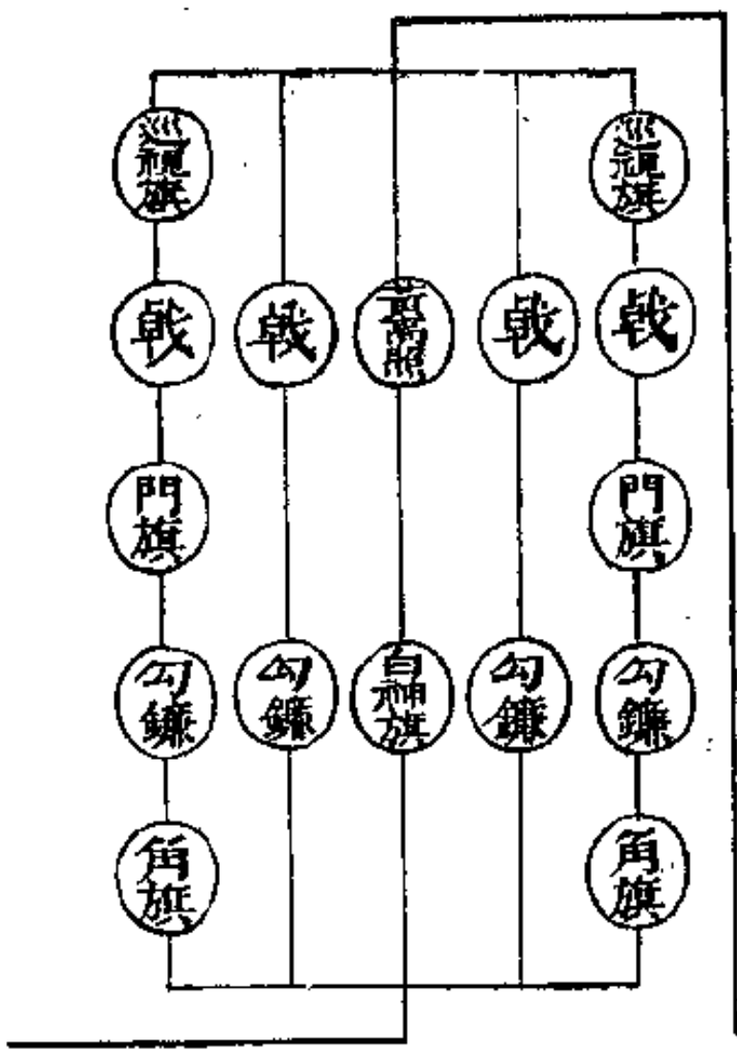
處實保領過本管旗總前去上陣。並不致臨陣疎失。如有疎失。各甘死僞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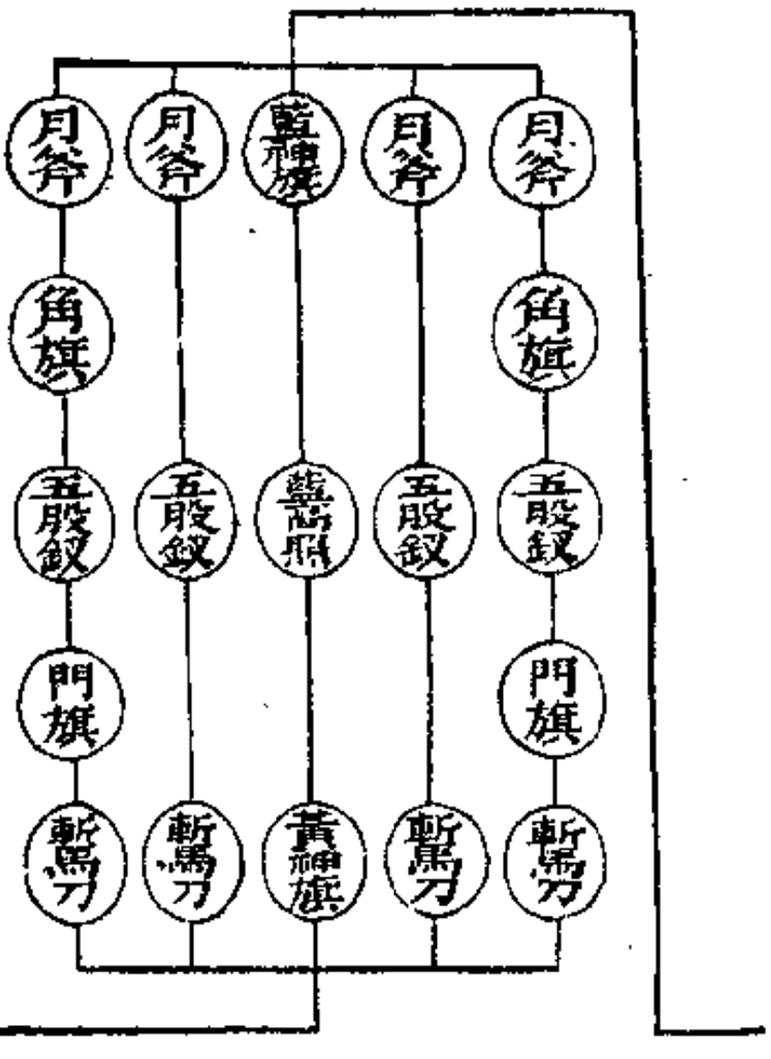
中軍旗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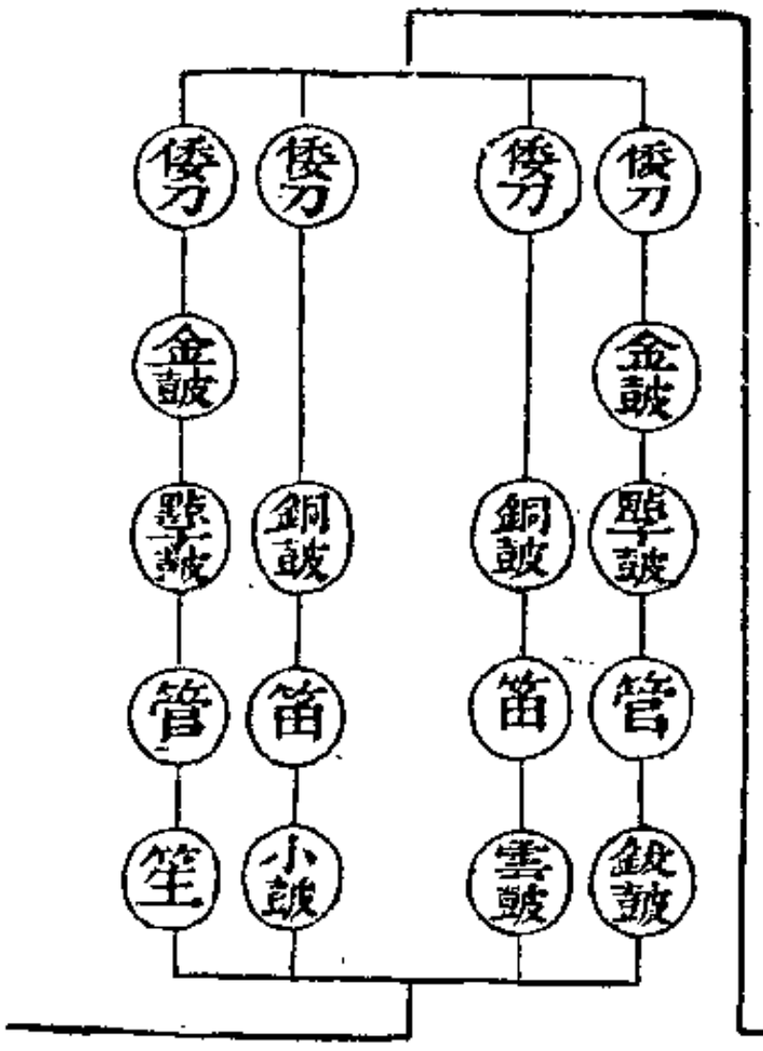
列清道夫隊大將旗鼓。非爲美觀視。自近世之將不用旗鼓以戰。故遂屢而不知講。遞只用爲擺列之虛具。以充瞻視壯威儀而已。此大謬也。蓋無事日軍行則爲大將中軍。而大將居其下。正行之間有警。即爲分札營壁之用。立表之需。所謂行則成陣。止則成營。人見其紛紛紜紜。交雜于途。而不知九軍八陣五行六花悉寓其中。一聞號頭。變化立成。安營定壘。人見其各有趨附。而不知全憑旗鼓以舉措。及其復收。悉依號令。又照圖爲行營矣。自非知設者。鮮能得此中之妙。莫不視爲贅疣耳。圖列于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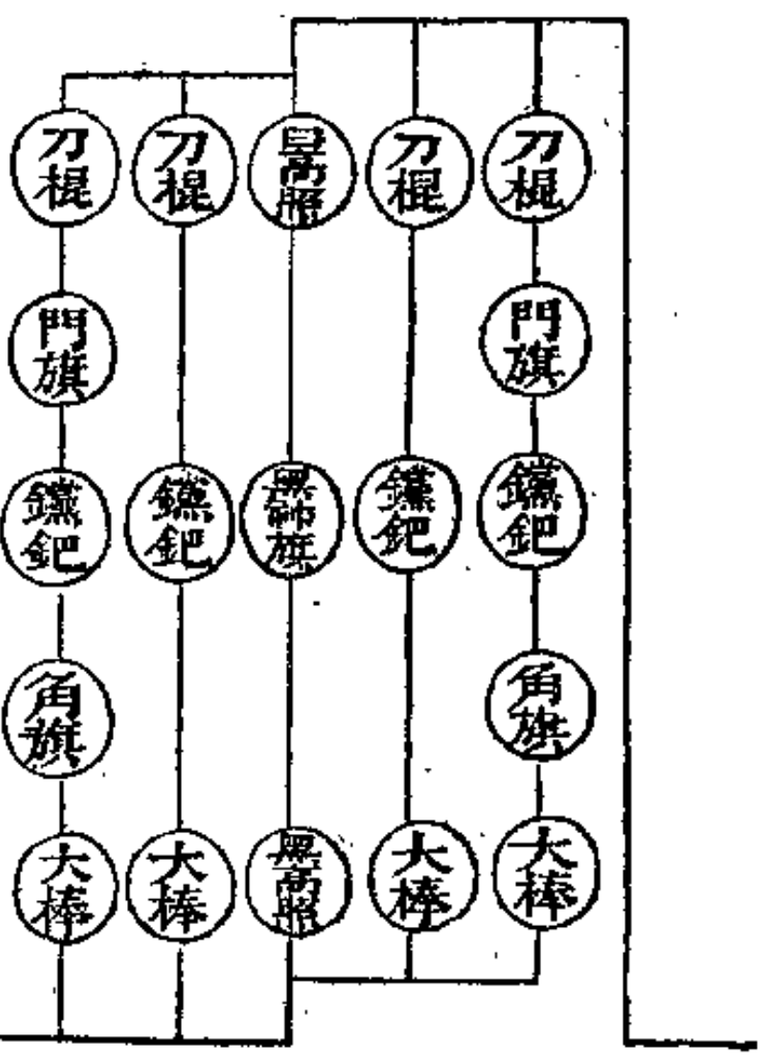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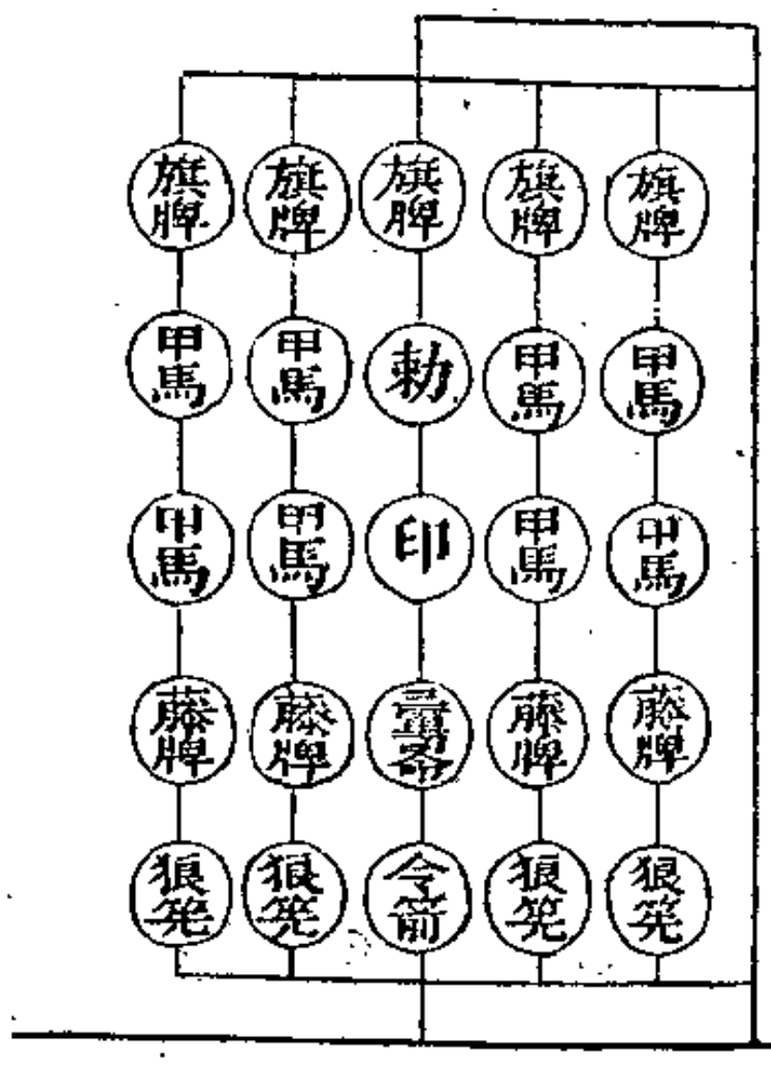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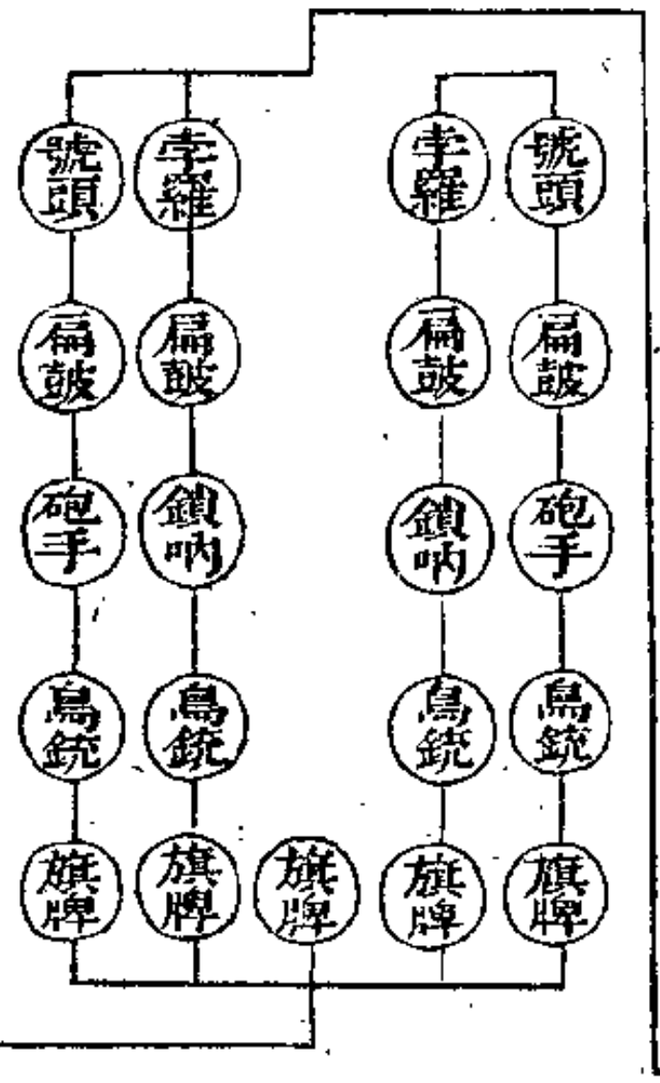

巡視旗
戟
戟
黃龍旗
戟
巡視旗
戟
門旗
勾鐮
角旗
勾鐮
白神旗
勾鐮
門旗
勾鐮
角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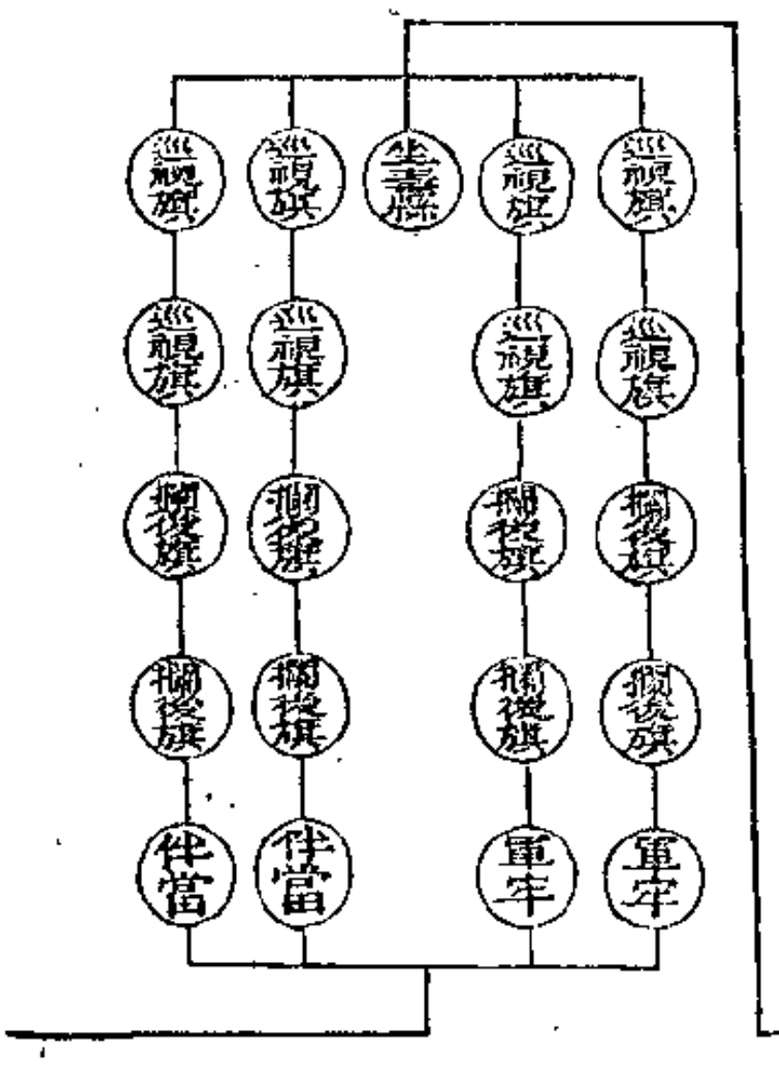

月斧
月斧
藍神旗
月斧
月斧
角旗
五股釵
五股釵
黑龍旗
五股釵
五股釵
門旗
斬馬刀
斬馬刀
黃神旗
斬馬刀
斬馬刀
門旗
鐵鉤
角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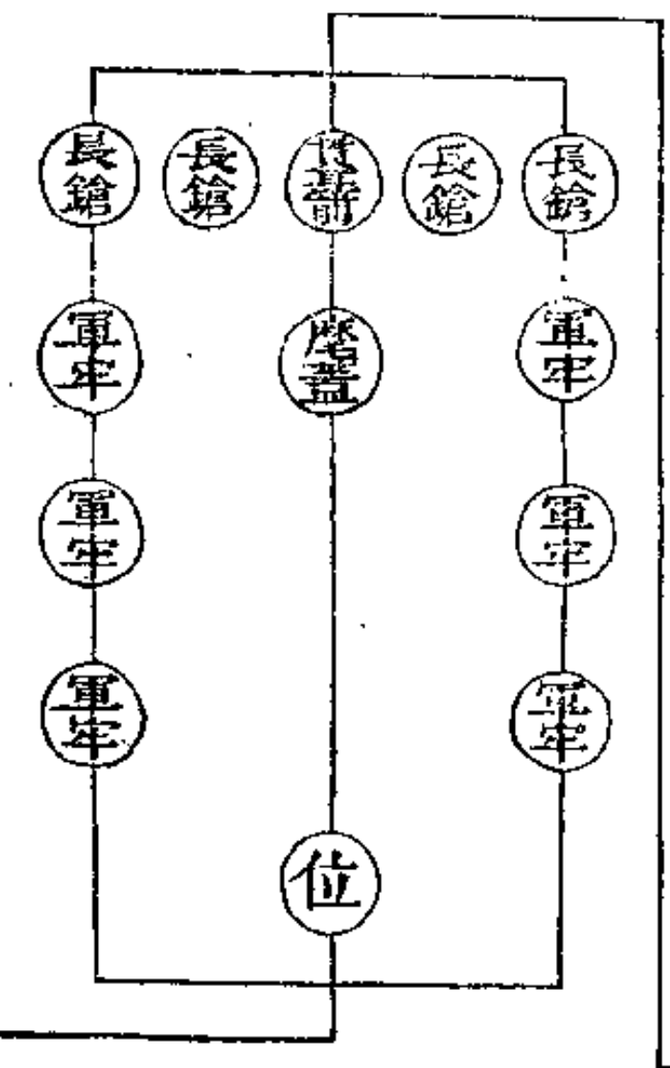

倭刀
倭刀
倭刀
倭刀
金鈸
銅鈸
銅鈸
擊鈸
擊鈸
管
笛
笛
管
笙
小鈸
雲鈸
鈸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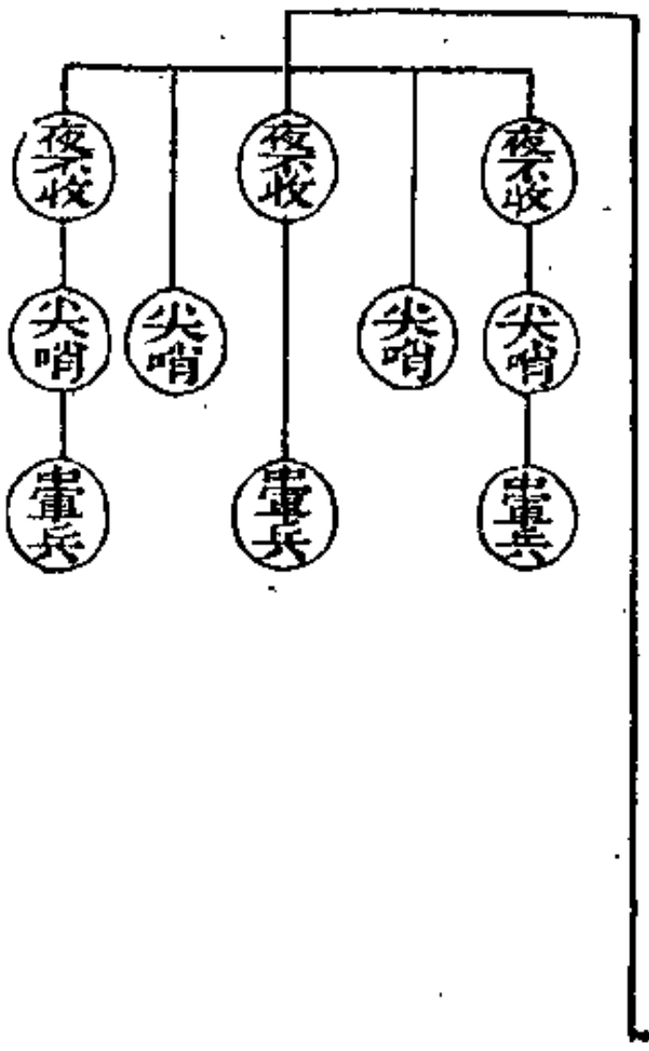

刀棍
刀棍
黑高脚
刀棍
刀棍
門旗
鐵鈀
鐵鈀
黑神旗
鐵鈀
鐵鈀
門旗
角旗
大棒
大棒
黑黃照
大棒
大棒
角旗


旗牌
甲馬
勅
印
藤牌
狼筅
令箭


號頭
旗牌
李羅
扁皷
砲手
鎖吶
鳥銃


巡視旗
生藥
摺後旗
伴當
軍牢


長鎗
牌盾
火盖
位
軍牢



練兵實紀卷二

練膽氣第二　計四十三條

第一．辨真操．夫陳師鞠旅．列衆于場．謂之操練．術等知之矣．殊不知教場操練．不過明金鼓號令．習射打擊刺手藝之能．此等事不是在人家房門院牆內做得．故設教場操練之．平時在各敎家之時．若肯心心在當兵．起念一心．以殺賊爲計．蓄養銳氣．脩治軍裝．講明法令．通之以情．結之以心．何啻不是操練也．

第二．循士情．主將常察士卒饑飽勞逸．強弱勇怯．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第三．公賞罰．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卽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患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決不許報施恩讎．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第四．信口耳．發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還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笛各偏裨．傳帶頭目．自百總以上．赴聽面論．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管者．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停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笛．各同伙中軍千把百旗總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遊守．夫主將一人耳．車步騎官兵數萬．

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把總．千把總只傳百總．百總只傳隊總．隊總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熟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按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拖越推挨．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誤事者．軍法重治．干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官．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按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謄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編造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于街上．或敎家．喚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條內．查治所由．

第五．一號令．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稍次者．）輒出號令．及改易旌旗軍號者．重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第六．謹漏泄．凡承受到軍期密約號令及圖報賊情事宜文字．只可傳到將令等人員自知．當作隄備．不許漏泄令衆人知之．如漏泄．致賊乘我者．軍法不貸．

第七．定軍禮．中軍千總見本管主將．兩跪一揖．合營主將亦如之．路遇從便．別營主將官銜拜帖角門庭參．一跪兩揖．後堂旁坐待茶．

凡千總待中軍．以長官禮．回人馬．則併坐于次．

凡把總見千總．平時兩揖一跪．入營舉炮上馬放．則跪面總之．私謁旁立受教．途遇本管千總．下馬拱立．遇合營千總待如本管禮．路迎從便．遇別營千總．讓道立馬候過．

凡隊總之於旗總．旗總之於百總．平時與教場．俱照兵士之於隊總．其途遇本管千把總．下馬俱下馬．稍誤不必加罪．但終于下馬卽已．非所管者．道旁策趨不許抗禮．

凡議過禮節．定要遵行．諺云．軍中立草爲標．但一字一言出口．就是軍令．更易不得．雖卑如隊長．所管數人．既知惡屬下數人抗違．不能行事．卽知己身不可又効屬下之人復抗在上頭目．夫軍機乃國家軍務．情難掩法．故有親識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第八．止葛越隊．總旗總文移．只至千把總．千把總文移．只至營將．營將只至鎮道．鎮道轉達撫鎮．轉達兵部．偏裨以下．不許擅往都會．說人是非．違已功勞．如有葛越各上司徑行者．查究參治．甚或有仍前結交京要．私寫揭帖．有所傾害人．過調發臨敵．脫布功罪者．訪出定行重治．明有天道．幽有鬼神．決不佑此奸心險行之徒．

第九．詳責成．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致誤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六十名以上者．三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百名以上者．二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五百名以上者．三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千名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部以上者．一部有犯．必連坐之．若先呈舉者．免坐．至于賞亦如之．若逃去奸盜等事不詰首．疾病患難不報官．專擅不充足．專罪旗總．武藝不精習．專責百總．號令不明通．專罪千把總．所謂專者．特于此等人加重

也。非是只罪此項人員。而本管大小頭目便不相干。

第十。正名法。行伍既定。軍士與旗隊總同宿歇一房。若立則榜立。坐則榜坐。所睡床炕。不拘方向。依金之際。軍士候旗隊總。旗隊總務先取其次者。以成揖讓之風。凡有當行事體。軍士務聽旗隊總言語。不許抗違。如旗隊總有過。集本旗并一隊之人。合辭諫止。一次不聽。再諫。又不聽。三諫。棄百總知。若因諫止。旗隊總既不知過。又計害軍士。以報復者。軍士避之。不可與爭。只赴百總處告知。百總亦曉諭旗隊總知過。再不知過。若與軍挾怨者。送把總處治。若軍士有小過。旗隊總即時口責。三次不聽。先將令出供在桌上。無桌則懸于壁。命犯兵跪。旗隊總立傍云。你這箇人所爲。今對號令某一款所犯相同。我念同歇處。恕你二次。你又不改。今照令責處治。多不過五棍。不服者徑送本營將官處。凡軍士與不係本管旗隊總同歇者。亦諫以兄長之禮。凡事遜避。不許衝犯。其餘則平處。係百總。則照旗總禮。百總與旗隊總同居者。照依軍士共旗隊總同住例。

第十一。連保察。同隊之人。即不同住。同住之人。雖不同隊。務要互相覺察。彼此奸弊。三勸不改。即報在本管。如軍士犯法。報在隊總。隊總犯法。報在旗總。旗總犯法。報在百總之類。各先行最處。如處過不悛。報以百總即報主將者。蓋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若循資挨報七八處衙門。則人已死。將官并主將處報知。道醫膠着病形。輕重。百總一面再報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營將知會。所在營將。再處不悛。報在主將。必以軍法重治。

第十二。達士情。軍士若有公事私事。緊急欲訴本管者。先與旗隊總言之。徑赴應該千把百總處。門上即時放入。不許擱阻執扉。把百總以下。不拘晝夜食寢之時。即穿衣領赴某衙門。或應自往者。論其自往者。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完畢。即時投入。如有把門人阻擱。及將官施行遲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過一日者。罪在報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兵身死者。究其遲誤之人以軍法。

第十九。視病期。凡病兵初病者視之。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一看。營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第二十。戒居常。同夥住歇兵士入晚。則安眠靜睡。以養精神。不許枕上嘵吟明曲。以耗精氣。勾惹淫念。設惑思鄉。仍輪流喂馬。務要勤起添草。白晝早起。梳洗畢。各圍聚一處。將所給號令。逐款遍一識字人講說一遍。早飯畢。各出當差放馬買草等事。午間休息。或坐或睡。務在安閑。日西。各于便處習學武藝。或舉弓馬。或舉披甲至昏。面止。每五日一次。將自己器械。應勝光者磨光。俯利者脩利。以上俱該管隊總旗總督率行事。百總于勝器械之日一查。

第二十一。遵飾制。軍中惟有號令。朱時人稱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蓋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鑽空。軍士萬人一心。一箇百斤力。萬箇百萬力矣。如何撼得動。若人各二心。百萬之衆。各是一箇身子。即賊一箇。便可衝動之。古者。議勇武安王。即今天下廟中關王也。生前曾獨馬單刀于萬衆中斬顏良。正是顏良之兵人各一心也。或者又謂萬人各具一箇身。如何使得一心。要我一箇身子。合得百萬斤力氣來。不亦難乎。是不然。你只看用人搥巨石大木。萬萬斤本石。用千數箇人便能搥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運坐之法。都是搥木石的繩扛一樣。人人遵守號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死于賊手。尚有優恤立廟祭祀。犯了軍法被殺。空喪了性命。又無前項許多恩典。人人只得操若好處死。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見他走了。被他快馬趕來。却也是死。走在

正額應用人役外。凡守操守墩遠哨守口之人。一名不許擅行差遣。凡各處公差人到。亦不許擅作威。逼強取銀用。今置差簿一扇。其頂缺帶糧不該輪差者。俱不必開。只將實在軍士。逐名一字小刻。開在冊內。馬軍另爲一起。步軍另爲一起。該營自置票板一方。印刷差票。發各中軍提調收候。凡差一軍。必須填票一張。明註爲某事。見差某人。票收軍人之手。差註該簿之內。每半年查比外。仍聽不時調票查對。如票有而册無。或票無而册有者。俱係將領私用及賣放之弊。並不準作數。其軍士實票者。定從重懲治。補差如填某差而却私用者。許各軍即時將票赴府陳告。定與查處。審出定將填票官識重治。本告免差半年。決不許各隊抽差致亂行伍。違者。營將面下。通以軍法責究。

第十七。勵火兵。編過火兵。有能習舉武藝精熟者。陞爲戰兵。戰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陞。

第十八。恤病傷。凡軍士有疾病。同夥房即報本管隊總。隊總報旗總。旗總即報百總。百總驗過。即報百總。徑赴本營將官并主將處報知。道醫膠着病形。輕重。百總一面再報該管把總。把總報千總。千總報營將知會。所以百總即報主將者。蓋病人一時感患。立待救濟。若循資挨報七八處衙門。則人已死。

者。不論大小衙門。啓閉完畢。即時投入。如有把門人阻擱。及將官施行遲誤者。罪坐所由。報病遲之官。若因遲報致病兵身死者。究其遲誤之人以軍法。

第十九。視病期。凡病兵初病者視之。以後在隊總。則時時看視。旗總則一日一看。百總則三日一看。把總則五日一看。千總則十日一看。營將每半月一看。主將惟看病重者存恤之。

第二十。戒居常。同夥住歇兵士入晚。則安眠靜睡。以養精神。不許枕上嘵吟明曲。以耗精氣。勾惹淫念。設惑思鄉。仍輪流喂馬。務要勤起添草。白晝早起。梳洗畢。各圍聚一處。將所給號令。逐款遍一識字人講說一遍。早飯畢。各出當差放馬買草等事。午間休息。或坐或睡。務在安閑。日西。各于便處習學武藝。或舉弓馬。或舉披甲至昏。面止。每五日一次。將自己器械。應勝光者磨光。俯利者脩利。以上俱該管隊總旗總督率行事。百總于勝器械之日一查。

第二十一。遵飾制。軍中惟有號令。朱時人稱岳忠武軍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難撼。蓋山是土石。可以掘取。鑽空。軍士萬人一心。一箇百斤力。萬箇百萬力矣。如何撼得動。若人各二心。百萬之衆。各是一箇身子。即賊一箇。便可衝動之。古者。議勇武安王。即今天下廟中關王也。生前曾獨馬單刀于萬衆中斬顏良。正是顏良之兵人各一心也。或者又謂萬人各具一箇身。如何使得一心。要我一箇身子。合得百萬斤力氣來。不亦難乎。是不然。你只看用人搥巨石大木。萬萬斤本石。用千數箇人便能搥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今操練的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運坐之法。都是搥木石的繩扛一樣。人人遵守號令。重如性命。死便就死。不敢違令。死于賊手。尚有優恤立廟祭祀。犯了軍法被殺。空喪了性命。又無前項許多恩典。人人只得操若好處死。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所以怕他。却不想見他走了。被他快馬趕來。却也是死。走在

水裏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但恐衆不怕死。只是怕賊。若將走了死的念頭。背向前與他廝殺。殺他一箇。做箇好漢死。也報了我的仇恨。自然萬人一心。萬身一力。況倘神與人爭說。一何一言。都要報復他。却被賊殺來。不肯動手與他一對。低頭聽他殺死。全不想我若殺死賊。賊必不能又殺我。有功生還。登時富貴。何等是好。衆皆恐人。何不肯萬衆一心。一齊殺賊。所謂天堂有路不肯往。地獄無門自撞入也。思之思之。今日號令。決要比昔爺爺軍。又如一株大木。一塊大石。繩子扛子。不拘千萬人同拉。都要壓到眉頭上來。斷然不難。你們人各異心。如往年兒戲也。

第二十二。思衆從。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刮風下雨。袖手高坐。少不得行月二糧。這銀米都是官府徵派地方百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箇不是耕種的百姓。你皆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日食糧容易。又不用你耕種。僥了一年。不過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發你何用。就是軍法漏網。天也假手於人。定不放過騙食官糧之人也。

第二十三。稽功過。各營將立功過總簿一扇。每千各與一扇。凡過百旗隊總及兵夫尋常勤勞。皆如多差他行了幾十里路。多差他幹了一件事。紀在功條一次。與人言語之爭。不至軍法處者。紀在過條一次。兵之功過。隊旗總開送百總。轉送把總紀之。凡百把千總與中軍家丁夜不收雜流功過。俱營將紀之。附于總簿。每積一季。彌明查一次。類行賞罰。

第二十四。禁初犯。官兵除犯有行營對陣軍機、及謀逆、殺人、奸盜、詐僞、賭博等項重情。不論初犯二犯。必行軍法外。其餘一切小過。并逮犯新出號令。係平時操行者。初犯免究。二犯紀過于簿。三犯方細打。

第二十五。省已過。凡你們本爲立功名報效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是不要你們去殺賊。官府如何不愛重。只是你們到箇地方。百姓如何不奉承。官府豈是好錢作錢輕視你們。設使你們果肯殺賊。守軍法。不擾害地方。百姓如何不也曾折毀。百姓怕賊殺。你們要討功也曾殺他。這百姓如何不避而遠之。如何不關門鎖戶。官府爲爾糧餉。千思百慮。東那西處。日日只見運糧運草。及至敵入時。却並不見你一人出力。只是任敵縱橫。官府如何不愛重。只是你們到箇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曾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也曾殺他。這百姓如何不避而遠之。如何不關門鎖戶。官府爲爾糧餉。千思百慮。東那西處。日日只見運糧運草。及至敵入時。却並不見你一人出力。只是任敵縱橫。官府如何不愛重。只是你們到箇地方。百姓不過怕賊搶擄。你們也曾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若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第二十六。禁竊盜。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第二十七。禁博奕。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不禁。若將條約隨俗改爲唱曲。習學以相戲樂者。有賞。凡別項博戲。俱皆禁止。違者照條治。

第二十八。禁妖妄。訛言惑衆。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誤事者。重治。因而誤事者。從重治。

第二十九。擬捕。掬各營官軍有犯事同一起者。不許捏自拘捕。問理。須呈本營將官。轉呈右營。取來。仍令各中軍官會問。通詳主將定奪。不許一營偏斷。違者察治。

第三十。明勾攝。軍衛有司提取官軍。一面留差人等候。一面呈請主將。酌量時勢緩急。事體輕重。摘發收問。如不詳請而擅鵝拘去者。同隊同夥。該管官員。把總以下。通治。若已呈詳而本總哨將不爲留人。轉詳及遲延者。拿問手治。罪若差人強拿。不由分說者。先將此分與看。說之不聽。一面拘守。一面飛報主將收監。定以打攪軍政。阻撓練兵參治。

第三十一。申軍紀。平時特強凌弱。酗酒忿爭。喧驟無禮。縣取人果。作踐人廬舍。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營。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軍法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舉首。除皆免罪。首者行賞。若互相容隱。同夥同隊之兵。俱以軍法連坐。

第三十二。立遇約。凡募兵必取保結。若遇逃走。同隊之人各連坐。一半送監。一半保募。革去月糧。一年不發。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軍從重細打。發落收伍。準支半糧。狻日乃復。

第三十三。究冒頂。凡冒兵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僱之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僱之人分支一半。

第三十四。禁爭毆。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鬬毆。不論曲直。各細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隊總。隊總與非管旗總。車正旗總車正與非管百總。百總與非管把總。把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車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與本管爭毆者。以毆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第三十五。禁喧嘩。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嘩說話。每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第三十六。禁竊盜。自相竊盜者。不計物多少。在軍中以軍法從事。非出軍臨陣。自有常法。

第三十七。禁博奕。凡軍中除習武藝爲戲不禁。若將條約隨俗改爲唱曲。習學以相戲樂者。有賞。凡別項博戲。俱皆禁止。違者照條治。

第三十八。禁妖妄。訛言惑衆。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重治。因而誤事者。從重治。

第三十九。禁乖異。凡將領官喝隊長。不相和協。傾陷妬忌。因而誤事者。軍法處之。商議兵機。務在平允。即時決定。違與執拗者處治。

第四十。嚴途令。凡軍士途遇文武大小官。俱下馬讓道。若在營中操練。奉令鼓號令者。一惟號令是聽。不必迴避。

第四十一。審器械。應有兵器。軍士配定隨身。雖一弓一箭。須書各行伍在上。或遺失易爲檢給。或臨操易爲辦賞。官器不必書名。以便更代者。

第四十二。驗騎什馬上鞍轡什伍。每一月營將點驗一次。千總點驗一次。把總點驗一次。每三操過旗隊總督查一次。仍須身率以爲主倡。況營將千把總各有坐馬。有家丁馬。百旗隊總各有騎馬。必照條約。先將己馬逐一點檢。然後方可責軍以不如式之罪。閣下有不自爲倡率者。營將查出。輕則自行責治。扣廩糧。處辦重則解送主將重治。營將之馬。聽主將驗治。

第四十三。養戰馬。夫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西北原野。以馬爲命。所賴不亦重乎。但馬之饑飽勞佚。濕燥疾病。有口無言。不能自白。必須在我領馬官軍。時其水草。適其性情。節其饑飽。勞佚。加意調息。賤其蹄耳。督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轡勒御。必令全好。乏絕輒補。冬歸深廠。夏入涼廠。今者既無深廠涼廠。可不思所以處之乎。每于營營之時。務將馬匹拴緊就陰所在。如城市無陰涼之隙。可牽于城外人家村落林木陰鬱之所。與東西北三面城牆之下拴喂。盛寒則拴于南牆之外。向陽明與近人煙處。入夜將屁用壯帶縛在馬脊上。遮冷。廳堪戰陣之用。但各該官軍率無畋愒之心。惟是奉身之計。赴減草料。飲飼不時。再加差役繁多。以致馬匹損髖勞傷。不知。臨時以何爲命。況今降罰之例甚嚴。主將偏裨悉所不免。誠不可不嚴加稽考。各哨將營立等第循環文簿二本。將該管見在馬匹通行查出。逐一躬親驗選。其往時原以超上中下及下下五等比驗。近該本府操閱三屯標下軍馬。驗得各兵馬騾。如頭等之內。有十分膘壯。應擬頭等之上者。有膘分正合頭等者。有膘分稍次難作二等者二等之內。有膘分出于二等之上。次于一等之下者。三等之內。有瘦弱而可騎者。有瘦弱不至狼者。有十分瘦弱垂死者。五等不盡其選。臨時執筆。猶豫難決。擬之不得其平。何以使人激勸。近照武藏一體。定爲九則。如上等內滿膘過當。則註爲上之上。滿膘而不至溢肥。則爲上之中。有膘而不滿。則爲上之下。膘壯而未至平秋。則爲中之上。半膘則爲中之中。擬中等則稍肥。擬中等則未及。乃爲中之下。雖瘦而不至弱。擬屆下等。則爲下之上。瘦弱而不至不可騎喂。則爲下之中。瘦弱不堪騎喂。則爲下之下。如此驗註。當時流水擬去。人既不枉其勞。馬又擬得其當。無再疑難。頗稱得意。合行通逕改擬。自今以後。凡點驗馬騾。分別上等三則。要見某馬爲上上等。即係之趙等。某馬爲上中等。某馬爲上下等。即係之上等。推廣也。中等三則某馬爲中上等。某馬爲中中等。某馬爲中下等。即係之中等。推廣也。下等三則某馬爲下上等。某馬爲下中等。即係之下下等。推廣也。庶便稽考。膘分進退。以憑賞罰。其上中等六則馬匹。省令各軍自行取便。用心喂養。下等三則。責委勤慎官一員。專管攢槽喂飼。逐日查驗各軍草料。仍查夜草。如有不用心及知少草料者。徑自責治。將責治過緣由。填註簿內。該管將官。每三箇月一次點驗膘分。如二等喂至頭等。三等喂至二等。俱免比責。即於循環內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二等。令自行喂養。如三等喂至頭等。亦要明開某人原係三等。今入頭等。免其攢槽。仍具名呈來。以憑犒賞。免工免差。如三等馬匹。膘分不加。各細打二十。其間如有頭等反爲二等。二等反爲三等者。責如之三等反致瘦弱者。細打四十。各照舊攢槽喂養。每季一次。將填註循環。責令經管書手。賫送赴鎮。倒換查考。通以三箇月爲則。工等者。俱責令變賣。臘壯好馬。解烙。若將瘦弱馬匹不行明白開報。那移作弊者。定將作弊人役。痛以軍法懲治。將領連坐。爲軍加倍重處。斷不輕恕。

凡夏秋。輪隊趕就水草牧放。至晚歸交各主。如其放收不以實。致令各馬饑餓者。將該日之人送把總處治。登于簿上。各軍犒愿自出割草喂馬者聽。

凡春冬。馬匹上槽。須多留夜草。每日飲水以時。如無夜草及飲本失誤者。隊總旗總查治之。一次責五棍。如事重。仍開送把總附過于簿。

凡馬不傷于末。必傷于始。不傷于饑。必傷于飽。日暮道遠。必數上下。寬勞于人。切撫勞馬。常令有餘。備敵之衰。我也。凡走驟之時。欲住者。看遠近緩緩收勒。不可陡然緊收。常自約度。毋致喘損。

凡戰馬。除本軍自馭馬草馬料之外。若代他人馭物。及僱人騎乘者。與者各罰馬一匹。本軍以軍法細打一百枷號示衆。

凡馬軍除器甲及飲食外。不得馱物過十五斤。

凡馬操一日。次日必歇操。各五更早出放馬。採草備馬一日之食。以便次日進操。

凡馬匹草料。本折兼支。本爲定例。但各軍只將本色三日者。勻作六日喂馬。而三日折乾遂爲已用。是本折兼支。本爲體悉便軍之意。而今反貧奸落之奸。致減馬口之食。馬安得不瘦損哉。

練耳目第二節計十六條

第一明旗鼓各官兵耳只聽金鼓之聲目只看旗幟方色不拘何項人員口來分付決不許聽之如鼓聲不絕便前面是水火也須跳入如鳴金該止就前面有貝財緞帛如馬匹亦不許一回顧應簽令旗令箭令票者便是主將自來三件物內必有一件方放無亦不準放

第二明笛號吹喚吶喊之掌號笛要聚各官旗頭目發放軍務必須吹得到齊方止

第三明喇叭大小將領門前及教場內行營處吹喇叭是掌號第一次是頭號要人收拾行李做飯食再遲半箇時辰又吹第二次喇叭要人喫飯收拾出門詢問劄營地方取齊吹第三次嘟叭是要起身主將自本衙門出到各兵劄營地方另擬向往其在營中或在教場或正行正操之處及各人飯已喫過俱已出門只等一號便聽令行禁或演操不必仍用二號三號也

凡喇叭吹長聲一聲謂之天聲聲是要各兵齊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聲是要車步騎三兵就於脚下挨營擺隊伍也

凡吹長聲喇叭放銃一箇磨旗是要轉身各兵俱看旗所指處俱向某處轉身轉車

凡擺隊已完喇叭稍歇復又吹擺伍者是要車步騎主兵一字列開成陣備戰也

分合砲舉一番舉一聲若旗幟照旗色依數放之合營同

閉營同打一舉閉營門大吹

定更砲鳴砲以遇夜擂鼓舉二舉

變令砲凡號令正行之間欲興更變令人衆隔遠一時更變恐人不知失於變令砲眼觀放先舉砲聲一間砲頃令即止專心側耳隨起何令順行

第十凡號士一切鼓樂有音如號笛哮嘯喇叭鼓鈸等類每欲止必鳴金一聲其已舉者聞金即止聽更令後即如所更之令行打金三聲是要退兵及止吹打金二聲鳴金遞是發五方旗招出營立表立表營內所以分別門角以便出入識認立表營外所以分別營盤防守界限賊來舉之以應遠近緩急

第十一明旗次各營隊總看本旗總所執旗旗總看本百總所執旗百總所執號旗千總看本哨將號旗哨將看主將號旗若主將五方旗招俱起立點動則五方之營俱照旗偃止若如止於一旗立點則該應之旗俱點立別旗照常若主將五方旗招俱偃只一旗偃則該應旗俱偃別旗照常某旗應則該應旗俱應別旗照常某方各兵隨旗而往

第十二明旗應凡主將旗舉時先哨將應之千總不許先應哨將旗舉先把總應之百總不許先應把總旗舉先百總應之旗總不許先應百總旗舉先旗總應之隊總

不許先應。旗總以下。口傳身率。不用旗鼓號令。要與旗鼓令同。差錯以軍法治之。

第十三。明旗色。黃旗。屬土。中營中軍所用。但見黃旗。即知爲某中營某中軍也。在五營。則爲五營之中。在一營。則爲一營之中。在一千。則爲一千之中。少至五人。則爲五人之中。凡人面向者爲前。紅旗。屬南。凡營壘所在。向前者。則用紅旗。但見紅旗。俱想向前。凡人就本身之左手爲左。藍旗。屬左。凡向左者。則用藍旗。但見藍旗。俱想向左。凡人就本身之右手爲右。白旗。屬右。凡向右者。則用白旗。但見白旗。俱想向右。凡人就本身之背爲後。黑旗。屬後。凡向後者。則用黑旗。但見黑旗。俱想轉身向後。是故曠野衆人若說東西南北。認辨不真。凡人皆有左右手面向背後。故即以其易知者教之。人人只以大營中軍分左右前後。又以本身前後左右爲向。再不必論東西南北也。

第十四。明望旗。凡當操及發兵。於主將未到場之時。先將望竿繩索等項收拽停當。候主將升帳。稟升旗。即放砲擂鼓。降旗。旗正者甲執白旗一面上斗。聽中軍號令。凡掌哮囉兵立。則旗立。凡打鑼兵坐。則旗收。旗向前點。官軍俱向前行。向左點。俱向左行。向右點。俱向右行。向後點。俱向後行。車步騎大小將官旗總車正。俱視此旗向往。如遠行。俟望頭號畢。稟放砲擂鼓。將望竿眼行。迴報有聲。擂鼓。再立望竿。賊從左來。則旗向左磨。賊從前來。則旗向前磨。賊從後來。則旗向後磨。賊從兩面來。先磨賊近一面。三磨三立。又向一面磨。賊從四面來。將旗繞竿頭轉過。賊遠。則旗頭向上磨之。賊來近。則旗頭平低磨之。賊近百步來。則旗低垂向下磨之。賊退。則立某方。賊退立在某方。亦如報賊來事例。事定。將旗捲訖。若緊急追賊。無望竿車。此條不用。

第十五。定發放。凡操期前一日。懸操牌各營傳知。次日五更不拘時。但聽主將門前掌號。各將官門前皆掌號。各兵做飯。將官亦做飯。以飯熟食畢爲期。乃掌二號。各兵備馬。收拾軍裝。往教場列成行伍。掌三號。主將出至教場。中軍官稟放陞帳砲。喊堂開轅門。稟陞旗。望旗同陞。在野則陞望旗。幕屬等官先行參見回還。中軍官稟掌號笛。聚官旗。聽發放。望旗向左右前後磨轉一次。官旗用手旗引於場前。轉身向上。挨次先騎兵、次車兵、次步兵、各頭目自隊長以上皆赴。事急。只同旗總以上隊長守伍至臺下立定。聽令。是安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

退縮。都查得你出。決照條內施行。你們既無躲身之法。不想學武藝。都是與性命爲讎。若身上蓋甲。緊好。就被他戳砍我一下。不能傷入。我就手藝佳。第二下也殺到他身上。思之。思之。

第一。校武藝。夫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殺賊立功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凡哨將通將各兵花名分照見定武藝。造武勤册一本。送印發收。百總每入操日比一旗。輪比週而復始。把總每月初六日一比。又比過一人。即打一把字小印于中式等第格內。千總每月十六日比。即打一千字小印于格內。營將每月二十六日比。即打一將字小印于格內。惟撫鎮道比驗無時。過該比之日。每百總下抽取數人試過。只對比舊册。查其印之高下。相去不遠。即照册以爲賞罰。若比較之日。該操。則從操而移比。或非操期。則從比而免操。此在臨時酌擬。凡過千把總比期。預日于本營將領處各哨將一體掌號簡一照臺上發放。即使金鼓班聲相聞。無妨也。哨將發放畢。千總用旗招把總以下發放。亦照臺上。但云奉臺上號令畢。把總招百總以下發放。只傳臺上分付親口之言。不用耳聽金鼓等文。亦云奉臺上號令畢。百總招隊旗總發放。先發放所聞把總之言。次發放已意畢。旗總集隊總各隊兵士發放。亦云奉臺上號令。將節本各上官話頭。一一講說分明畢。隊總亦令各兵跪聽。分付云。本臺上號令。發放畢。但凡謂發放。係奉臺上號令。凡卑一等者。必跪聽。敢有違者。即時巡視旗綽送臺上。細打遊營。

第十六。稽傳令。凡發放過詰。候大小將領發放畢。主將抽隊下一軍向前。問今日所發放何事。若能知其大略頭已。如全不知。則取隊總問之。隊總能言之。則治軍以不聽受之罪。隊總不能言。則取本旗總問之。旗總能言之。則治隊總以罪。軍則免究。是隊總傳不明也。如旗總不能言。則取本百總問之。百總能言。則治旗總以罪。百總不能言。則取本管把總問之。上至哨將。一體皆然。每次發放過聽。哨將於各千總下。取一軍千總。於各把總下。取一軍把總。於各百總下。取一軍百總。於各旗總下。取一軍向前問之。不明者。千把總聽營將官發落。百總以下所抽問者。紀過一次。即仍於上一等頭目。再照發放之法。挨次說諭一遍。通畢赴臺報。

練兵實紀卷四

練手足第四 計二十條

第一。校武藝。夫武藝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你來當兵防身殺賊立功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決殺了賊。賊如何又會殺你。你若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也。況裝着官銀。又有賞罰。比那沒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益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不修器械。不着重甲。只是要心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鉤刀對手。皆因自來臨陣素無紀律。以致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入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管着。（見賊約條內。）便是十萬人臨陣。設使有一箇當先一

討出册本註完。次日送交。册式開後。其賞罰連坐。自旗官以至將領。查定分數之法。載于練膽氣條下。茲不重開。

連坐領兵官賞罰例。

一部下俱賞無罰者。爲超等。

賞數十分之九者。爲上上等。

賞數十分之八者。爲上中等。

賞數十分之七者。爲上下等。

賞數十分之六者。爲中上等。

賞數十分之五者。爲中中等。

賞數十分之四者。爲中下等。

賞數十分之三者。爲下上等。

賞數十分之二者。爲下中等。

賞數十分之一者。爲下下等。

超等將官。金緞二疋。紬二疋。彩盤一對。銀花一對、重一兩。中軍千總緞一疋。紬一疋。彩盤一副。銀花一對、重一兩。把總紬二疋。銀花一對、重一兩。

百總緞一疋紬一疋

上上等將官紬二疋。彩盤一副。

中軍千總紬二疋。

把總紬二疋。銀一兩。

百總緞一疋。銀一兩。

上中等將官紬二疋。銀花一對。

中軍千總紬一疋。

把總賞緞二疋。

百總賞紅綢布二疋。

上下等將官緞二疋。銀花一對。

中軍千總緞一疋。

把總中紬一疋。

百總粗布一疋。

中上中中免究。

中下等將官責罰。

中軍千總打二十板。

把總細打二十。

百總細打四十。

下上等將官重罰。

中軍千總細打二十。

把總細打四十。

百總細打六十。

下中等將官參降。

中軍千總綢打二十。降把總。

把總細打四十。降百總。

百總細打六十。降弁頭。

下下等將官以抗違練兵綢打參革。

中軍千把百總俱綢打八十。革回。照例半俸。百總發哨。

比較武藝例。

弓箭、狼機、鳥銃、快鎗俱九發爲額。

九中者。準超等。

八中者。準上上等。

七中者。準上中等。

六中者。準上下等。

五中者。準中上等。

四中三中者。準中中等。

二中者。準中下等。

一中者。準下上等。

不中者。準下中等。

不知者。準下下等。

比較各項武藝以九則分。

上等三則。

上上。上中。上下。

中等三則。

中上。中中。中下。

下等三則。

下上　下中　下下。

極精極熟。出乎上上之外。得心應手。自知機發。可以傳教者爲超等。

舞對二事。全然不通。與未習者爲不知。

舞對俱疾速。力猛不差。正發者爲上中。又稍純熟者爲上上。比上中稍純熟者爲上下。

舞對。猛力不差。正發俱稍生澀者。爲中中。又稍熟者爲中上。比中中再生者爲中下。

藝雖純熟。而不知發者。雖合發而不熟。與合熟而遲鈍者。爲下上。能舞而不知對。能對而不知舞。雖精只作下中。或能一事而生。與俱舞對俱差正發者。雖熟亦爲下下。

比較馬營雜流例。

凡雜流武藝。與鎗銃射箭。只比一件。

官比射。仍比藝一件。不知射者聽。

旗牌比射。不能者比武藝一件。仍比下操號令。

吹鼓手比吹打。仍比下操號令。

五方旗手比磨旗。并用旗號令。

號帶旗手比磨號帶。并用號旗號令。

金鼓旗手比旗號令。

門旗手比旗號令。

坐纛旗手比旗號令。

隨旗手比旗號令。

角旗手比旗號令。

醫生考醫。

獸醫考醫。

火藥匠。凡考各放火箭九枝。火線三條。大將軍等砲裝放法則。

號銃手比銃號令。

巡視藍旗比各武藝一件。巡視號令。

隨營擺塘爪探夜不收比弓矢。仍各比武藝一件。以射爲主。

將官中軍千把總。

書記比射。不知者比武藝一件。

軍牢伴當比武藝一件。能射者聽。

百總執認旗軍門旗號令。

家丁一名不考。

家丁一名不考。

以上俱隨各便益武藝。不拘種色。

賞罰比較册式

比較册等第式凡比較預將兵名填在下下之下空中空內點開等第點在各等簡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右仍另劄帳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若州縣不拘編號識佰級以此兵名足爲帳每張用前賞罰由一張准劄	中	上	下	中	上	下	中	上	下	中	上	下	中	上	下	中	上	下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上	中	下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上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中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379

凡入操下營畢或不下營各營將各千把總俱立私把分頭習學先狩者射打舞對起以狩而畢不必唱名不必設鼓乃私習也中軍把子鳴調此者唱名等項如常儀

凡武藝務照示習實敵本事眞可搏打者不許仍舉花法

第二棱遠射北方之習最重于射但射不在圈中能扯硬弓射重箭又去得平又去得遠又多中中必深入此超等射手不可以尋常待也射得不遠而不平箭輕弓軟多中者三等也倭人之箭射皆不遠蓋箭重故也箭重故中人不可當鳴主將立藍旗一面是調射手的旗號各箭手官軍攢隊把以八十步爲止步弓以五尺爲準每一千立把四面每會五名照把唱名以射

凡把材把衣步弓俱各馬兵千總做每總大小把四箇俱用布盡人于上用木樑二根縫邊以繩四角釘之以便搭行高七尺如人騎馬狀也闊二尺

凡射箭宜身大架搭箭要快眼專覷賊前手主定後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發疾者爲上等其有潛腰騎馬等射已精熟者不必收習所謂失鄧艾之故步也射尚生者務使收從大架射

第三棱火器俟射畢打箭過將把子再移二十步鳴鑼三聲豎紅旗是調銃的旗虎蹲礮佛狼機鳥銃快鎗火箭俱集中軍聽候

凡鳥銃快鎗手但點過先看銃口大小平日各該管將領各將銃通行選較以銃口相同者各爲一旗甘否盛合口鉛子磨光逐箇稱驗是否正合各銃之口流入稍澀用棉杖送下乃爲合格臨打出有力而重棉杖以堅直爲式火門以小爲式火繩以乾爲式火藥以燥細性急爲式火線點放一二根看其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銃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爲式什物線藥錫鎖鉛子裝逐一查驗合式大銃不用藥管用小升一箇上刻幾升爲一銃

俱集中軍聽候

凡鳥銃快鎗手但點過先看銃口大小平日各該管將領各將銃通行選較以銃口相同者各爲一旗甘否盛合口鉛子磨光逐箇稱驗是否正合各銃之口流入稍澀用棉杖送下乃爲合格臨打出有力而重棉杖以堅直爲式火門以小爲式火繩以乾爲式火藥以燥細性急爲式火線點放一二根看其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銃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爲式什物線藥錫鎖鉛子裝逐一查驗合式大銃不用藥管用小升一箇上刻幾升爲一銃

凡銃把必以百步爲準每把六人爲一班鳴鑼一聲一人舉放大銃以長聲喇叭一聲舉放一位大銃每人以三發爲止鳥銃快鎗每人以六發爲止報名下營俱照射箭例凡鳥銃手須服沿兩照星銃去不動手不轉頭又中多者爲上打放如式而中少者次之轉頭搖手雖中面在下等放完一班第一銃又裝畢再放爲快

凡邊銃手當俱令一手拏在銃前銃身夾在腋窩之內不轉頭不搖前手又中者爲上轉頭搖手雖中不取一班放畢照鳥銃手又裝起爲快

凡佛狼機每座提銃九箇三人中以一人定銃過一架先看母銃膜內是否光圓勻淨子銃口週圍牙眉是否齊整子母二銃合入是否嚴謹鉛子是否亦合子銃口一半火藥裝內藥是否分兩火線是否長短合式鐵剪是否鋒利鍾送搗否架機換高倏下倏左右是否活便乃看裝藥安位下子是否如法一架運放三次提銃裝運速面如式者爲上等

又中者超格另論

第四棱圓牌北方無藤以柳本加革代之每人長腰刀一把北方戰馬疾速又有盔甲不必用標鎗鵝放一箇中軍豎起黑旗是集牌手的旗各牌手俱集中軍伺候習時二人一排務要遮得身過爲妙先于界河插棍四枝相五分高可二尺以上者約與二人蹲狹相等聽各人使牌上前專砍樹枝砍空者以下等行罰此即馬脚也臨陣時以牌向頭上繫架遮當敵箭只是低頭下砍馬脚原有退步使法今不必學試牌木棍各牌手自備每人一次一根

第五棱腰刀敵車用刀我兵亦用刀手力不殊刀之長短相似而又頑鈍不敵夫短不接長自是定論況我軍力不壯于敵必須比他長了一寸乃有一寸便益便砍不着他身上必先砍着他馬頭今除箭手另給腰刀銃手特給長刀外凡豎立白旗是集刀手的旗各馬步軍長短刀手俱集中軍聽候每馬兵一旗預備長短棍二根一根長七尺一根長三尺五寸短棍在前長棍在後相去二尺馬軍各趨跑向棍來馬軍用分鬃箭射長棍三矢馳上先砍短棍一刀如馬頭次砍長棍頭一刀如敵人步軍長刀俱聽令如原習倭刀進法向前低頭下砍短棍根一刀如馬腿轉身上砍長棍一刀如馬頭中式者賞違式者登簿三次不中者比較落馬及生疎者通行責治

第六棱刀棍正所以比敵馬討一寸便益之物也俱用大棍教師之法一打一戳乃爲正餘花法也只專戳馬腹人喉馬眼人面聽中軍豎紅高招刀棍手俱集中軍聽候亦照前備二項木棍鵝捶鼓騎馬飛馳向短棍戳一下即戳馬眼馬腹也次將長棍截一下即戳賊喉面也先將鋒芟染黑或以灰刷白中者爲上務要戳入重拔出速不然不得戳第二下也

第七棱大棒聽中軍立起藍高招各棒手俱集聽候每隊備短枝一根長一尺長枝一根長四尺棄安乾兵以六人爲列聽擂鼓飛跑向前一齊打去先打短棍一下如打馬脚同又高打長棍一下如打馬頭同賞罰例與刀棍同

第八棱大鈀聽中軍豎起黑高招各鈀手集候蓋北方無長鈀我今器械件件長過他的鈀法一打一戳只戳馬眼人眼人喉即以棍手所用高棍立起飛身向前一戳短棍頭如馬眼一戳長棍頭如人喉中者爲上其平日學使依教師鈀法有進無退

以上射箭打銃有定數外其比鈀棍刀鎗牌手俱以二次爲準凡係大比其進退坐作俱用臨陣金鼓號令以習之及至操演禁伍則舉動即合號令而已熟矣此第一不可廢者

第九棱戰隊凡各武藝比完通將各旗先行挨次列定掌攏隊伍喇叭先鳥銃手爲第一層列定次快鎗手爲第二層列定次火箭手爲第三層列定次大棒手各爲第四層列定次射手爲第五層列定

打鑼坐息。吹哮囉起身。照當操號頭。鳥銃照令分番打把舉火箭手照把子放火箭每人三枝平射手照把子一齊射各三矢畢。摔鈸鳴收了火器。執起殺器。快鎗倒用。照號令一齊向把子。以鶩鴈陣衝向前去。至把面止。聽金鳴退回原札地方立定。候照常收營號令。各旗領各營回各營。

第十。棱哨賊。所以壯軍威。有不齊者。巡視旗拏來治以軍法。

第十一。棱喫旗。隨鼓緊慢行。如喫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舉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一遭。方縱竪起。

第十二。棱打鼓。夫打鼓之勢。用堅木爲鉗。起迎下速。兩手高舉過額。面着鼓沉重。則聲齊且遠。

第十三。察遺失。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火線。鉛刀剪油單火藥。一有不全。入場忘記。悬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長同罰。本犯加治。

第十四。稽損廢。凡隨帶百樣軍火器械。隨壞隨治。如力不能私製者。即明稟各總轉報處置給用。

第十五。收火器。每放過即行洗晒。陰雨後初晴之日。即晒一次。平日收架。務要如法。不許濕損。如收架不如法。不行晒晾。致有濕壞者。本役重法重處。旗隊連坐。仍對賠償。

第十六。小比較。不用旗招。不集軍兵。或藏上自行喚某營某項。或分投委官赴各營內。

一。鳥銃手把子。仍一百步二人一隊。鳴鑼一聲放一門。每六名放過。又裝完又放。則合式矣。其收法已在大比較內。兹不重開。

一。鳥銃本爲利器。臨陣第一倚賴者也。夫何各軍兵不思倚賴之重。其在操內。并臨陣。人衆齊發。煙火蹔蔽。非一目可視。一手可指。俱不中執銃身。貼腮面對照星放打。却垂手抵執。與快鎗一同。此則何貴于鳥銃。況名爲鳥銃。謂其能擊飛鳥。以其容準多中也。如此打去。勢不由人。不知所向。安得中賊。況求之可中鳥乎。查得各隊長只管四銃。又分兩層。每層二銃。舉目可見。稍有差謬。舉手可指。相應責成。以後凡放鳥銃快銃。隊總即隨銃手監看。若仍前垂手放鳥銃。不貼腮面對照者。及鳥快等銃。或不點放。或短火門火線。朝天放。向地放者。許隊長平時或摘牌。或取藥筒。或取帽。務獲隨軍輕便什物一件爲記。隨操隨送處。如過異操臨陣。或倒耳或剃鬚髮。即送本營。斬首示衆。該隊長免其連坐。如互相容隱。圖操查出。定將隊長一體連坐。臨陣隊長與軍同斬。

一。快鎗。

一。佛狼機。

一。虎蹲礮。以上火器弓矢。俱載大比較條內。不拘大小比俱同。今不重開。

一。火箭車。先數火箭看堆否。抽放三枝。次看車是否堅固有無損壞。箭架藥槽聯線。逐一合式。然後一架一架。面看裝入。將各把凑成五丈圈。如賊擁衆之勢。于六十步立定舉放。

一。大將軍。先看子母合口。次看鐵門堅狀。即頭送子。查堆木馬。試合平口藥線。放一條。要迅速長短合格。藥袋斤數相同。子藥什物不欠。先看裝載如法。照火箭打把。

以上火箭車。大將軍車。大小比較。俱不調集。每防間試比較一次足矣。

一。放火箭。先看火箭如法。以安設火箭于鉅上。執弩正直準放。雖放出高下。勢不由我。只不回頭。不搖手。知以前手主定。以後手高下之。即合式也。

一。藤本牌二人一排。先自跳舞。能遮身嚴密活利者爲合式。舞過。即用長鎗手對戳鎗到。不能忙。不先動。鎗一戳即隨鎗而進。鎗頭縮後。則又止。進時步步防鎗。不必防人。牌向鎗進。刀向人砍。只主鎗手之身爲上等。舞生而對熟者爲中等。舞熟而對生者爲下等。鎗到先動。慌忙者。膽小之故。其人不可用。牌刀亂使。不知防鎗者爲下下等。

一。鏜鉅。共用二人一排平使。致柄頭者乃有力也。舞熟而緊疾者爲上等。舞畢即以長鎗對之。大都短不接長。鎗十戳九入。第鎗誘不動。執鉅有勢。進鎗時步步以鉅頭照管鎗頭。一戳一戳而入者爲上等。鎗來手動身搖。進鎗不知隄防。騎鎗而入者爲下等。其舞敵生熟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倭刀。共二人一排。舞路既多。疾速爲上等。次以木刀對砍。舉落疾速。不使人乘隙得犯。爲上等。其等第一照藤牌擬之。

一。長鎗。共二人一班。舞過柄頭手熟者爲上等。二人相對。分鎗即進者爲上等。若鎗分不知進。欲鎗等他入者爲下等。生熟例一照藤牌擬之。

一。大棒。二人對打。打下聲重有力。不做等候相待之套。打合拍位。下下照看上等。打無力而熟者。與有力而生者爲中等。力怯打遲。緩舉待敵者爲下下等。

第十七。練心力。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息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大人且然。況兵乎。不宜過於太甚。是謂練心之力也。

第十八。練手力。凡平時各兵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于交鋒時所用之器。蓋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爲器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也。

第十九。練足力。凡平時各兵須舉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蹙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也。

第二十。練身力。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陣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也。

練兵實紀卷五

練營陣第五 計二十八條

第一操馬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稟放升帳砲以後至稟掌號下營止照練耳目條內舉行此只從舉變令砲起掌哮囉一通上馬本營沿大中軍旗立定各起身披執又吹哮囉一通上馬本營沿大中軍旗立囉號旗至一百步內掌天鼓聲喇叭一遍外圍步戰之兵第一層鎗銃手舉放一次又吹天鼓聲一遍第二層鎗銃手舉放一次俱每大操鎗銃手因其人衆難查多失放態全不照比較時打把之勢却只以一隻手執向上以一手點火於門不平不中是將火器盡盛無用安能中賊而奪魄耶今須務破此病賊至亦如官府單名比較一般不許單手執點向天放去亦不許向地倒放出口不遠凡稟煙圍向上即是向天放者煙向地術起土色即是向下放者俱犯重治且問你放銃的人有何巧計又將煙圍同你作弊乎又吹天鼓聲一次第三層鎗銃手就於銃上架放火箭不拘幾枝齊放虎蹲砲又吹天鼓聲一次等四層五層俱出將殺器放在地與隊總俱射箭賊至三十步以裏摔鈸即攢止各兵收了長器俱執起短兵擺鴛鴦陣銃居第一層刀棍居第二層大棒居第三層快鎗居第四層倒用木柄鳥銃居第五層用長刀俱候斷殺六層馬兵亦聽點鼓出在步兵之後步兵聽點鼓趨跑向敵吹喇叭天鼓聲一吹吶喊一聲每一攢始以三擂三吹三喊三進於第三進之時將原擺鴛鴦陣一齊擁上不拘第幾行不許仍守次數不救前列其前列亦不要離了本伍三擂三吹三喊之後長擺長賊持夾刀棍之兵只殺其人而馬腹大棒只打其馬頭只是不阻他活馬打他馬倒不盡賊不殺死也各兵只管打砍向上並不許割取首級只要打他一銷收走步兵就於戰所立定中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標旗急捧原出馬兵出步兵之前吹擺開喇叭銃手又出馬兵殺手之前即下馬舉砲但凡舉砲必用下馬放畢立定馬兵間空衝出再不下馬就於馬上射箭刀砍鎗戰全勝乃止銃手隨即裝銃列立以待凡馬兵衝陣必聽擂鼓吹天鼓聲一次吶喊一聲三擂三吹三喊三進一二進隊伍要清第三進馬兵擁簇一列混戰金鳴鼓止鳴摔鈸攢各認各宗收小隊三隊前後長列又聽摔鈸攢每一旗三隊六馬平列爲一聚聽金鳴大吹打挨次先馬軍由中角三門回各到信地吹打止再鳴金三聲步兵退至一半賊做復來之狀鳴金二聲各兵即轉身口發虎聲向前立定賊人不敢逼來再鳴金三聲照前退至營邊信地仍前鳴金二聲各兵口發虎聲而止退法整鴛鴦陣明白將執把蜂芒俱向前照依原受教師所傳執使之勢人首人身俱向後舉步行時凡遇金二聲立定只回頭使是出鴛鴦陣衝夾此則執把俱在外人身俱在內節退至妙之法也再聽鳴鑼馬兵下馬步兵立起器械再鳴鑼坐地休息少間又報賊如前又衝一門四門不許齊衝其過往上司看操不必單門輪衝只齊衝四門此蛮亦所不可廢者依令操畢聽舉砲一聲擂鼓中軍豎麾黃旗開營門一面先差旗牌官四員每門一員數放軍馬待官到各營門舉變令砲一聲擂鼓各營火兵通出櫓設完再豎黃招黑旗變動夫黃招則司中部黑旗屬水則應飲水又擂鼓中一部馬兵出營飲水中軍雖類同去掌號收回旗招仆又豎藍旗黑旗麾動擂鼓左一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仆又豎白旗黑旗麾動擂鼓右二部馬兵出營飲水掌號收回旗仆每飲馬約定去水遠近定以放出收入時候飲水馬收完再麾黃旗掌號收櫓設人進營吹打閉營門各差出官回中軍報稱數出收入軍馬名匹放起火三枝各軍炊火務

嬰安鼓。係應午時。真正衰倣。一面掌號笛。聽發放。各頭目到中軍。人齊鳴笛止。不必又用臺上大發放擬定舊話。就將戰陣行過得失。是否應改應正應遵應習事情。與此後應作何舉動。軍令逐一發放。凡已前戰陣合格違令者。通於此時賞勘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俱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乃棄傳鑼解甲。鑼由營面週行。鳴過俱解甲。傳飡畢。又差中軍官赴將臺。稟稱收營回地方。請釣旨訖。放開營砲三箇。先掌一號。穿盔甲裝束。掌一號。各軍收拾執把。吹哮囉起身。又吹哮囉上馬。捧鈸鐃。收各方旗招。其兵馬每一旗爲一聚。舉變令砲一聲。點鼓。立中貢右白左鑾大旗二面。向前點。喇叭次擺隊伍人馬。調哨爲三路。金鳴鼓止。放開營爆三聲。吹喇叭天鵝聲。吶喊三次。聽大吹打。回營。金鳴吹打止。各照教場未下營之前。立過地方。打鑼一次。下馬。再打鑼一次。坐地休息。將官赴大臺上。回稱操畢。另鵝北峻軍務。以上如仍下車。馬營則馬兵先下營。時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營放等項。俱於車馬合營內行之。此不重舉。

第二。操步兵。以一營爲例。一營者。一將官所統也。凡入場自棄放升帳砲以後。至棄掌號下營止。照練其目條內舉行。此只從舉變令砲一聲起。就掌哮囉一通。各起身。本營看大中軍旗立起是何色。便是何營聽候。向何方點。亦向本方點。依營旗所向。三部取齊。每路一旗三隊頭牢行。三部爲三路牢行。中軍在中。行至教場中道。聽舉變令砲一聲。吹悔身喇叭。悔身向上。鳴鑼。各於腳下坐定休息。搶馬舉旗。如有賊至。舉變令砲一聲。各立起。吹擺隊伍喇叭。點鼓。一字擺列。中部居中。金鳴鼓止。又喇叭吹單擺開。每一隊爲一行。每隊相去各連入腳。司在前。二司在後。爲二層。旗鼓居中。金鳴鼓止。又喇叭吹單擺開。每一隊爲一行。每隊相去各連入腳。中分各一次。金鳴。喇叭止。打鑼。坐息。賊在一百步內。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囉一通。起立。吹天登聲喇叭。第一層鳥銃舉放。再吹天登聲。第二層快鎗舉放。看準打賊。禁約之法。亦照騎兵。但每云云等句。號令例行之。再吹大鵝聲喇叭。鎗棍手與隊長出前射箭。用鈀架火箭點放。再吹大鵝聲喇叭。鎗棍手出前。用鈀架火箭點放。賊至三十步。摔鈸急響。收放弓矢等器。悉列爲鶯舞。陣藤牌在前爲第一層。狼筅爲第二層。鏢爲第三層。快鎗爲第四層。鎗棍倒充棒用。鳥銃爲第五層。改用長刀。短兵相接。三擂三吹。三賊三進。第三進不拘鶯舞陣。毫數擺開。上前血戰。只以敗賊爲功。不許取首級。賊敗。鳴金止。摔鈸鐃。收成一旗二隊。報旋馬。望旗向賊。高舉點鼓。務要從容向賊。直行。至六十步。賊以容騎數十衝至。再摔鈸鐃。分成小隊。鳴金三下。退回戰地。約有一半。又扒賊追回之狀。鳴金二聲。各轉身向前。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倣無鐮小大箭。立教師。火箭手務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別於教場東西。聽舉變令砲一聲。掌哮囉一通。裝車務要齊速快便。擺列齊整。再吹哮囉。車正上車。各兵俱依車。聽舉變令砲一聲。點鼓。望旗向何方點。車正將旗亦向彼處點。照練耳目內旗鼓例行。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塔。左右廂車。各廂向外。俟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車之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行至前面。金鳴鼓止。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向賊。點車旗亦點車轉向賊。金鳴鼓止。立定。看塘報旋馬。望旗向賊。高舉點鼓。務要從容向賊直行。至六十步。賊以容騎數十衝至車前。以試我者。我兵俱靜守不可應。又待賊百數前來。我且擂鳥銃。每車照準一賊打放。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一次。隨車銃手每車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門。齊打一次。又吹天鵝聲一次。火箭放撫次。佛狼機一齊舉放。鳥快等步停。又吹天鵝聲一次。仍前放銃與機前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乃爲合救。扎行且戰。賊敗。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再行。塘報稟稱前途平坦。賊勢衆大。或稱天晚路長。稟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豎起四方中大旗五面。大招五面。鳴金發旗。立長俟旗行。吹擺隊伍喇叭。車皆挨次魚貫。劄方營。營定。鳴金。喇叭止。鳴鑼。車正下車。再鳴鑼。坐息。賊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營放等項。俱於車馬合營內行之。此不重舉。

第三。操行營。如二營行。則左營先變三路在前。右營變三路在後。如三營行。加中營在中。四營行。則前營變三路在前之左。左營變三路在前之後。右營變三路在右之前。後營變三路在右之後。大中軍居中。每添一營。加放分營砲一箇。起火一枝。領隊大旗一面。再加一枝。再倣此增。所謂多多益辦也。

第四。慶下營。如二枝合營。則以各左右二部。其四部爲外圍。以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四營則以二營俱爲外營。一營爲子營。四枝合營。則以各左右部爲外營。各中部爲子營。中軍各居中。每營皆自正面中分。各得一角兩半面。五枝合營。外四枝各左右部各分一面爲外營。一層。各中部爲二層。中營一枝爲子營。計兵三層。各中軍居各營角內。中營與大中軍俱居中。合爲一萬五千之營。謂之一小成也。再添幾枝。照此加增。所謂多多益辦也。大面十營。至一伍五人。一隅三人。平時則在教場。急時則在對壘。戰實戰。皆照此。以爲攻營進止。一字不易。

第五。遮攔馬。遇放砲等項。若各官軍馬匹不行拴繫。有亂營跑走者。治本軍。並看馬人役之罪。

第六。操車兵。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正。將車推運上下山坡。行使熟和。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務熟。一面立佛狼機教師。每車取一架。使佛狼機手習放。務熟。一面立鳥銃教師。習鳥銃。務熟。一面傚無鐮小大箭。立教師。火箭手務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別於教場東西。聽舉變令砲一聲。掌哮囉一通。裝車務要齊速快便。擺列齊整。再吹哮囉。車正上車。各兵俱依車。聽舉變令砲一聲。點鼓。望旗向何方點。車正將旗亦向彼處點。照練耳目內旗鼓例行。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塔。左右廂車。各廂向外。俟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車之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行至前面。金鳴鼓止。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向賊。點車旗亦點車轉向賊。金鳴鼓止。立定。看塘報旋馬。望旗向賊。高舉點鼓。務要從容向賊直行。至六十步。賊以容騎數十衝至車前。以試我者。我兵俱靜守不可應。又待賊百數前來。我且擂鳥銃。每車照準一賊打放。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一次。隨車銃手每車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門。齊打一次。又吹天鵝聲一次。火箭放撫次。佛狼機一齊舉放。鳥快等步停。又吹天鵝聲一次。仍前放銃與機前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乃爲合救。扎行且戰。賊敗。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再行。塘報稟稱前途平坦。賊勢衆大。或稱天晚路長。稟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豎起四方中大旗五面。大招五面。鳴金發旗。立長俟旗行。吹擺隊伍喇叭。車皆挨次魚貫。劄方營。營定。鳴金。喇叭止。鳴鑼。車正下車。再鳴鑼。坐息。賊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營放等項。俱於車馬合營內行之。此不重舉。

第七。操車兵。平日先將推車生兵。車正舵正。將車推運上下山坡。行使熟和。要兩車合推。再兩車前後聯推。務熟。一面立佛狼機教師。每車取一架。使佛狼機手習放。務熟。一面立鳥銃教師。習鳥銃。務熟。一面傚無鐮小大箭。立教師。火箭手務習熟。然後將各兵派入車。別於教場東西。聽舉變令砲一聲。掌哮囉一通。裝車務要齊速快便。擺列齊整。再吹哮囉。車正上車。各兵俱依車。聽舉變令砲一聲。點鼓。望旗向何方點。車正將旗亦向彼處點。照練耳目內旗鼓例行。每營以前門正廂車俱平列如塔。左右廂車。各廂向外。俟每車轉正。則旗直立。向車之前。點鼓一聲。走十步。務要車車頭尾相接。一丈之隙不可留。行至前面。金鳴鼓止。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向賊。點車旗亦點車轉向賊。金鳴鼓止。立定。看塘報旋馬。望旗向賊。高舉點鼓。務要從容向賊直行。至六十步。賊以容騎數十衝至車前。以試我者。我兵俱靜守不可應。又待賊百數前來。我且擂鳥銃。每車照準一賊打放。只用口傳。不用砲鼓喇叭等號令。若賊擁衆而來。望旗向賊磨下垂。車上旗急點。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一次。隨車銃手每車四人。作二班。每班二門。齊打一次。又吹天鵝聲一次。火箭放撫次。佛狼機一齊舉放。鳥快等步停。又吹天鵝聲一次。仍前放銃與機前相輪。週而復始。務使砲聲分番絡繹不絕。乃爲合救。扎行且戰。賊敗。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再行。塘報稟稱前途平坦。賊勢衆大。或稱天晚路長。稟下方營。舉變令砲一聲。豎起四方中大旗五面。大招五面。鳴金發旗。立長俟旗行。吹擺隊伍喇叭。車皆挨次魚貫。劄方營。營定。鳴金。喇叭止。鳴鑼。車正下車。再鳴鑼。坐息。賊至攻打。畢。即收營。其樵採飲馬營放等項。俱於車馬合營內行之。此時賞勘發落。若又欲更變何項號令。俱曉諭明白。散歸聽候。仍掌號一通。收樵汲畢。吹打閉

次。車兵打銃放火箭畢。俱照行營例。賊至車前不退。方用火箭車。大將軍車。預爲推向各營面左右。此時聽中軍主將號令。傳示舉放。賊仍作不回之狀。勢將衝入。再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出奇兵。由車門出戰。每車一隊。每隊約自八脚外逸起相去一大步。約五尺餘。隊長爲四層。金鳴鼓止。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喇叭一次。第一層銃打放。吹天鵝聲喇叭二次。第二層銃打放。吹天鵝聲喇叭三次。鎗牌隊。藤牌在前。隊伍在牌之內。次鎗手。次長鎗手。次鳥銃手。改用長刀。列成鴛鴦隊伍。點鼓前行。交鋒三擂三吹。三喊三進。於第三進盡數向前。一齊肠殺。賊敗。鼓止。摔鈸鑼收。照隊伍。鳴金三聲。器向前。身面向後。退步約有一半路。鳴金二下。各轉頭執器。口發虎聲立定。云云。照馬兵內步戰退回例行。再聽鳴金。退入車坐。息。棄發櫓設。舉變令砲一聲。豎黃旗擂鼓。發櫓設。各門發官數軍。以車回報。驗放出入軍數。俱照馬兵例行。又豎黃招舉黑旗。盡放馬騾飲水。俱照騎兵例。一面掌號笛聚官旗聽發。到齊笛止。發放如騎兵內。不必又用大營上發放話頭云云。次吹打。各回信地。聽舉變令砲一聲。掌號磨旗。收櫓設飲水。軍馬依法收回。大吹打閉營門。起火炊煮。傳鑼解甲。食畢。棄收營回地方。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囉一次。起身。再吹哮囉。車正上車。摔鈸鑼。收隊。再摔鈸鑼。收回旗幟。又舉變令砲一聲。吹天鵝聲。三吶喊三點鼓。吹擺隊伍喇叭。仍舊收回行營。放開營砲三聲。次吹打。由舊路回信地。候車尾收至中軍。換報賊有伏起。仍照行營衝打一陣。舉棄衝敵。賊敗。四面撫聲。營歸信地。次吹打回營。候車金鳴。吹打止。鳴鑼。下車。又鳴鑼。坐地休息。凡車分合。如一城分兩爲兩城。兩城分兩爲四城。號令俱同。但聽放分營砲幾箇。立旗幾面。即如之。如出白藍二旗。放砲二箇。變爲二城。夫城即營也。一車營謂之一城。即如一全城也。以一車營分兩爲二。左右二部。各爲一城。每一城把總四員。每總一面。先左部左司。向右手推出三十餘步止。前司從右角起移就左司右尾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門起退向左面。來接左前之角。起推與左司對。後司徑退來前。合左右二角爲一城。其右部左司。亦先向左推出三十餘步止。前司從後角移就左司前角合角。向前一字平列。右司自門起退至右面。與前司右角合角。擺與左司對。後司徑退來前。合左右二角爲一城。一時開合齊變。不可先後。

第七。分車任。凡車下出戰照圖。其後一名。緊在車頭之下。不許遠離。前一名。務要抑駐隊頭。不可離車五步之外。戰陣間。一面斷殺。一面顧隊伍。不可亂營。將只在車內。固守車城。營放火器。不領兵出戰。千總領兵出戰。把總營車。百總既營車城。又領兵出戰。車正專管車內攻打。隊長專領兵出戰。在車內俱仍管車上攻打。載束五車。貫成條下。此與彼一條。並觀相濟。

第八。操車騎。聽掌號一遍。少間中軍官稟稱。舉忌倘遠前路且窄。一路發兵行營。請鈞旨。舉變令砲一聲。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次。又吹哮囉。各兵起身。又吹哮囉。馬兵上馬。車兵附車。中軍旗鼓列出。舉變令砲一聲。點鼓。中軍旗鼓由中道趨前。馬兵照配到車輛。馳入車內。鼓止。放砲一箇。再點鼓。兩列車營前面。各合門爲行營。係有正偏遲也。如打賊不退。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塘馬又扮作進攻之狀。逼近乃放。大將軍火箭車。其次將廂向外。係獨廂者。車頭俱向前行。有仍負補空之具者。俱

行於車內。紀車馬兵左部在前。兩把總兵分爲左右。每一旗配車二乘。一旗總與二車正配定。中部在中。按左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右部在中部之後。兩把總亦照左部例配車。空中路。其車兵將官當車之頭。居中行。後接主將旗鼓。主將旗鼓接車將後尾。望竿。將糞糧塵等車。行於主將清道之中。主將行於將糞車前。主將從人接騎兵將官之前。騎兵將官接主將從者之後。至車尾止。務要行動相聯。若過於延長。彼此不互相斂湊。車車不能包裹。差誤不小。人人用心記。省臨時攢湊。乃可行列既清。聽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一次。望旗向上。車馬俱轉身向上。點鼓前行。後車騎轉身之地。舉變令砲一聲。如向左行。則行者之右角車頭少止。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左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行至平頭。又舉變令砲一聲。立定。吹轉身喇叭。看望旗先向前指。右廂車先轉身。左廂車亦轉身。後行至平頭。又聽點鼓。行至前面。舉變令砲一聲。仍留轉身之地。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右指。右廂車先轉身。行至平頭。又聽點鼓。右行至教場中道。記。舉變令砲一聲。吹轉身喇叭。望旗先向上。點鼓。直行至教場中。半賊馬先伏。倏然突起。不及報聲。就於車門。舉變令砲一聲。打鑼下馬。各整軍器。照操車號令。馬車兵一體輪班。且行且打。但不出步騎之兵。賊退休息。登中軍官馳馬到臺下。稟伏賊敗退。敵勢益衆。徑衝我軍而來。地勢平曠。下方營對敵。請軍令。舉變令砲一聲。鳴金。發旗立表。後旗留。吹擺隊伍喇叭。望旗直立。車推向中。以中爲門。左部前司前角二車。右部前司前局一車。相合係有偏正廂者。俱頭向外。仍後各司第二輛車各合本廂。務須每百總四車爲二對。如車頭不轉。則兩部頭車皆差錯矣。係獨廂者。只以頭相接。擺營之際。要速完而齊。有簡便宜妙法。只是一車定。又合一車。且速且整。如諸軍一時合來。必致稀密不均。凡不均者。須慮上手之車一角合起。不論已合未合者。皆湊動一遍。一車移則一面之車皆移。合營畢。有填空之具者。即塞完。車兵附車。馬兵仍分三部。照馬兵營分外子爲二層。不必論原配車。去車兵約丈餘地。隊伍所留空地。即如城下馬路一樣。中部兵在中。一司居左。二司居右。前後首尾相接。是爲子營。子營內近後圍爲車騎二將維流。家丁居之。大將車神箭鼓座等車。列於馬兵中部之內。爲將垣望竿。居將臺之左。將臺居中。鳴金喇叭止。鳴鑼。各馬兵下馬。車兵下車。又鳴鑼。坐定休息。馬兵每旗總一名。隊總三名。共管虎蹲砲一位。旗將撥每門旗牌一員。家丁一隊守門。或餘兵亦可。車將亦撥每門旗牌一員。謹車該管百總守門。一面各人收拾軍火器。又使四門探馬。一齊報賊已近三百步。望旗四面繞轉向上。聽舉變令砲一聲。聽吹哮囉。馬兵下馬者。整火器備更番。車兵照責任。再吹哮囉。中部馬兵上馬。車正上車。營將抵車城之下。賊至一百步之內。望旗平磨四繞不止。舉變令砲一聲。喇叭一次。車兵鳥銃放一次。再吹又放一次。又吹馬兵各第一伍銃手放一次。又吹放起火一枝。火箭齊放無次。又吹將佛狼機齊放一次。又吹仍輪鳥銃。放過仍又輪機箭。如此週而復始。更番不歇。若一日賊不退。便輪放一日不歇。鳥銃快鎗手速裝。專聽吹喇叭。便放一次。以助大銃之威。如打賊不退。賊已逼車。用虎蹲砲齊放。塘馬又扮作進攻之狀。逼近乃放大將軍火箭車。其次將

軍火筒車初報聲。卽時運在四門等候。此待賊衆衆逼營。別項火器打獲不退。臨時聽主將相機有令方放。無令不放。不在常令之內。望旗向下垂綫。金鳴銃止。點鼓車內奇兵隨其後。爲二層策應。子營馬兵急點鼓。卽隨步兵之後接踵而出。照依車騎各當操號令。用鴛鴦陣對敵。任是如何厮殺。步兵不可去車三十步之外。車內噴筒火箭。此時俱出車。擡燒其馬。佯賊敗退。梁變令砲一聲。馬陣高招急點。卽點鼓。馬兵由步兵隊空內出前追賊。如操馬兵戰法。收回同。其車馬步下殺手。照單操號令收回。聽鳴鑼下馬下車。再鳴鑼。坐地休息。此其後。其餘設發放解甲收營回兵。俱照車馬當操號令。挨操畢。營中差中軍。稟請軍令收營。聽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囉。馬兵上馬。車正上車。步兵收隊。旗招俱回。中軍放開營砲三箇。吹大聲喇叭。吶喊三聲。大吹打。車騎仍調爲行營。以車頭向原信地面行。佚車尾將至中軍。倏報賊有伏起。一照操車營例行。俱到原列地方。金鳴止。馬兵出車。仍還馬兵信地。鳴鑼下馬下車。再鳴鑼。坐息。聽比較。其下營時。如要分營。俱如操車兵例。馬兵各照配過車數。隨牛分行。下方營時。地方小馬兵不用予營。

第九。正車誤。夫四面操車將來。誤入殆甚。蓋操熟。中軍一令。四面齊舉。倘賊止一面而來。或二面已近。臨該舉放銃矢步數。一面倘遠。或有車營相對。或本營內地環曲。每每一齊打放。懼傷我軍。平時如此。臨敵可知。費耗火器。難以相繼。令以四面。每面各只鳴本面號令。本面千把總看中軍所立旗是何方色相同本面卽應作戰。如無本方旗者。不許應敵。不拘幾可幾營。但立向一面者。卽聽該一面號令行。

第十。卽用騎。凡馬兵出戰。不過習之使熟。其質臨時輕易出不得。賊衆臨車。豈可放馬兵追逐。無是法也。所在相機用之。未可執方用泰。

第十一。稽查。遊凡點操之日。參遊以上。各營紅油小圓木牌十面。白收過搠後。馬與立表之後。若大小將領差人出入。須稟各哨將給牌驗放。如無牌卽係私出。與後期者都擊送處治。在行營對壘之時。出入須憑令箭旗號。

第十二。正等威。凡放操各哨。自中軍以上一體擺列。隨從人役旗鼓頭踏威儀。各隨本營騎乘。至中路散出。不許候迓主將。

第十三。嚴行伍。凡騎兵雖不離所配之車。但又常將馬路分明。毋雜。車上諸手。以便緩急射打。非應下馬步戰者。又要依令速出。無滯爲妙。

第十四。稱地形。凡遇地勢狹窄。各隨地制宜。如地可容若干車爲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長長短短。曲直偏正。只以地方爲準。並不相拘。

第十五。置衝車。每營別當有單輪小戰車數十輛。平分於前後。行則備補空。止則列於車城之內爲子營。以衝中軍。賊至則馳出車城之外。專備衝鋒。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對行。如此左右挾行。但出險丈餘地。卽依行營挾劄向前。續留後到車地方。過盡營定。金鳴止。鳴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

第十六。操轑管。平日照依戰車營束伍已定。卽將各車逐車學習。稽成。將車平時並載土石。亦約千斤以

練營陣第六　行營計一十八條

第一。練啓行。將領自己幷家丁。與各兵士。行李什物。軍火器具。時時備辦。如將行狀。聽主將示以出行之期。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俱掌頭號。各官軍做飯喫。騎兵將官。預夜先將塘馬、探馬、架梁馬派定。于未掌號之先。預行喫飯。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騎將門首取齊。依令前去哨探架梁。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劄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投委官數兵攔後馬于總路專擊後期者。擊有後期之人。送發落。無故而遲者。綑打一百。割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仍補綑打。各偏裨俱聽號旗麾招。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舉打鑼坐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哮囉站起。再吹哮囉。車正上車。馬兵上馬。放砲三箇。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面。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照場操三路行營例。每十里少止。整齊一次。但遇窄處。探馬報前去路窄。中軍鳴金站定。作報聲息在三十里之狀。請兵過險。報訖。先發騎兵中部幷家丁。以健將一員帶領馳前。險隘高處及所出山口。架梁訖。放變令砲一箇。點某色旗。某營左右部門車先行出口。畢。次左廂車各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次右廂車一對行。配到馬兵一旗從之。又左廂車一對行。如此左右挾行。但出險丈餘地。卽依行營挾劄向前。續留後到車地方。過盡營定。金鳴止。鳴鑼坐息。但遇車不得方

軌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賊情乃過。但每過險必劄長營。太平時劄方營。必抵徑行之理。候探馬報前途路寬。約略車作幾路行。但鵝舉變令砲一聲。吹哮嘯起身。再吹哮嘯。上車上馬。又舉變令砲一聲。豎某營旗幾面。放分營砲幾箇。即爲幾路。點鼓行。又至險。仍鳴金營止。前後帳密。照前號令。凡過險隘。必擇好將一員。總督後車。專管營尾。馬兵特車爲險。兩車借馬兵爲前後拒。此專爲臨敵行營而言。平日須照此演過。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俱單車馬兵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用下營。必去賊六十里乃劄。又照馬上臨陣踏鐙。與時常不同。若稍短則站脚有力。身且出人一頭。此即一寸長一寸強之意。但行遠路。又須鐙皮長。則腿膝不致酸疼。合行立法。仰各該營路將領。即便傳諭各馬軍將馬上鐙皮。俱隨人腿股長短。各爲三四眼。一二眼稍長。以爲常行遠路之用。一二眼稍短。相去長眼一二寸許。臨敵。則聽鳴鑼下馬。將鐙皮雀舌改移上眼。應得便利。

第二。明行禁。凡行營之時。將官不許離營。先行亦不許在營尾後行。軍馬不許錯亂行伍。過營之時。應進應止。應下營。俱聽在營主將號令。各車務要湊令主將方才下營。如聞報。而千把總軍士自在尾後。輒便下營。及將官輒帶家丁離營。假稱先鋒哨探者。並將官一體俱以軍法從事。各隊長在前領隊。各旗總俱在後押隊。凡路上行走不齊。前後不分者。俱旗總之責。

第三。清行伍。途間行營演操。隊伍行哨。務要明白清肅。但有紊亂隊伍。擾前越後。稀稠不一。緊緩不同。斷不凌者。隊旗總重治。連坐如例。

第四。遇卒營正行之間。或失探報。或遇埋伏。倏然賊起。或在營前後。或在營腰股。舉變令砲一聲。點鼓。吹擺隊伍喇叭。即于脚下兩路車頭相合。隨地相聯。若中間車湊得及。則湊成一長營。若湊不及。便以斷處合爲一頭一尾。馬兵照車所止。各依車在內。賊至一照常操號令。且一車內府火器敵打。勿出馬步兵于車外。須看賊勢多寡。待我人心已定。臨時相機發兵也。戰畢。鳴金止。打鑼坐地休息。俟賊敗去。再發塘馬、梁馬。再照令行。如賊雖倏起。向在五里外者。亦不下方營。便用長營照常對敵。此惟相敵緩急。難以定方教授。如平地土闊。預知賊到。仍列方營。營成而戰。東西南北。隨賊所向。餘號令俱同。

第五。請火器。凡缺欠軍火器械之類。須於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於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盪討索。通以畏避論。

第六。定報事。前哨差清道官役。給與清道藍旗令旗。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遇有應該迎候稟事人員。及各處差來賫送緊急公文之人。審實差人。只送號旗下聽令。自有人承報。不許而于主將處回覆。如有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各百總以上。亦許將自己號旗立在信地。以一人守定。凡本官向往。說與守旗人知。聞下一應人等要來稟白公私事情。只于號旗下尋守旗之人。即代爲尋覓察。若一家難容。即分開壁中。有衙門士夫等寓間者。即間一段。亦必挨去。一隊完然後再收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局在一衙。本局百長隨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局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上。出城稟云。收家討完。然後吹雙哮囉起身。

第七。傳號令。正行之間。如有言語傳報。應該明白曉諭者。務爲簡約一二句。俱旗總傳聲。一旗挨一旗。不許越過。或自前傳後。或自後傳前。傳到之處。仍傳回云知道了。挨傳到原發處止。如有失接傳報者。挨

第八。防解手。凡行途有解手官軍。下道之時。該管隊內即以一人在傍守之。俟舉追趕入原伍。遲三里不至者。貫耳示衆。

第九。病軍馬。遇有乏馬病兵。不能前行。登時稟到主將。給與信票。聽差人押送近地城郭府衛州縣營棄所優巡司調理。病者親識隊夥。仍許留一人看侍湯藥。病痊即遣赴本營。該地方先具痊痾結狀申查。如病痊而不赴軍行所在者。以後期論。若有死于行軍所者。本隊伍掘墓瘞之。仍立標記。明將舉頭目以隨帶飲食與之。違者以故棄論。事後再來取回。

第十。謹途遺。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帶。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第十一。渡水阻。凡渡水處。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于四遠高處架梁不動。先以一哨。劄營于河岸據水。然後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即劄成一局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如法。即如賊在面前。就要戰殺一般。然後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局過完。劄成局營。一司過完。劄成局營。一司營一部過完。劄成部營。一營過完。劄成大營。則一營方行。以後照此。如塘馬儻然報警。即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臨渡而嘯。半渡而縱橫者。平時細打。臨敵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第十二。辨分兵。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嘗辨旗幟。夜辨音號。

第十三。過山林。臨賊遇沮澤深林大山。不可攏即暗過。須據形勢。一面搜索。一面稟覆中軍。聽令再行。

第十四。逢怪異。軍行見奇窮異獸神鬼怪物入營壘及擒獲者。當時報主將。不告而輒傳揚。衆衆讙呼爭競者。並治以軍法。

第十五。嚴哨法。凡行營夜不收不覺見賊。爪探不的。風聞城詐。架梁塘報軍馬。驗報失眞。漏下伏賊。因而誤事者。登時斬。傳調官軍。延後期者。罪減一等。亦必至死。

第十六。擬駐宿。所至地方。如係安野營。另見野營款下。如當入人家安插。各兵前行至城外空所。前局第一旗總傳報云。已到某處某城外了。箇箇旗總挨傳回來。中軍傳云。如何劄營。仍挨傳到前局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兵每一營爲一路。一字劄定。每一營兵到齊。放他一箇。打鑼坐定休息。俟到完。吹單哮囉。各隊總起身執旗進城。尋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即分開壁中。有衙門士夫等寓間者。即間一段。亦必挨去。一隊完然後再收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局在一衙。本局百長隨之。一司在一隅。本司把總隨之。一部在一方。本部千總隨之。一營住處。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司各局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上。出城稟云。收家討完。然後吹雙哮囉起身。聽放砲三箇。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攏營入街市。大小將領于各所管兵收處街面坐。待各項官車

都到人家門首立定。總放砲一箇。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即主將亦如此。若未待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布軍令而先入者。舉出綑打八十。同伍之人連坐。將官先入者。以違令論。其歇家一面先尋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第十七。撥巡視軍馬行止宿食去處。委巡視官生旗手。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揮呈報。不許隱匿。及因而需索詐騙者。各依法究治。

第十八。治買易軍行所至地方。須用糧折工食白銀兩平交買。寧讓毫釐。便市人心悅。不日諸貨益集。物價自賤。如有強買爭鬬。及搶取人田園瓜菓。有主薪菜。砍伐人樹木。作踐人田產。燒毀人房屋。姦淫婦女。偷盜財物。犯必以軍法從事不貸。

練兵實紀卷七

練營陣第七　野量計二十九條

第一。安野營。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主將同前營將。幷車步騎營將。各遣中軍一員。同前哨行。至宋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嚮導。驅高熟視。擇其地形。或守平野。或據險寨。或進退便利之處。牲畜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舉變令砲一聲。發旗立表。吹擺隊伍喇叭。各營接號。照表旗地方安營。如教場操同。營定。金鳴。喇叭止。若塘馬夜不收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麾三捲不放。仍照場操號令。放樵汲門之時。若無令旗令箭。便是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令旗或令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即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正此時耳。昔周亞夫細柳營。可爲師鑒也。公差人員馬疋。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入。

第二。遇人畜行營之間。行伍之內。與劃定營後。營盤四面。不拘遠夜。但有牲畜近營牆外者。不許輕易差人出外牽取。先報營將。聽營將差夜不收由門放出取進。有人徑至牆外。漸漸近前者。喝令還避。如係公差人員。喝令到門上候稟。但報營外有人。一面嚴行盤備以待。若十步之內。喝之不退。又不報姓名。及言語不對者。夜間即開矢射之。甚則開鳥銃打之。日間差二人請令。由門出縛來送營將。報主將發落。

第三。謹營壁。營盤不係有門之處。便是何人何官到彼。要行闖過者。定行擒住。決不許放過。放者容者。俱以軍法重處。本車兵士。若要出入。亦要由門。若由車下車縫出入者。一體以軍法重治。賊在三十里內。犯者軍法。該管頭目連坐細打。

第四。嚴營門。凡營門。每日夜該營內馬步將官輪發兩百總。把門。親隨家丁執營將藍旗器械。每門十名。除晌暮吹打開門外。以後開門時。必有令旗令箭。方許開門。遇開門時。把門官軍披執嚴緝以待。遇有公差人員到來。止于門外。先將書移可信之物收取。報到號旗下。中軍官稟白主將。請令旗傾入。其閘門之時。若無令旗令箭。便是使臣主將在外。亦須報到守營主將。得有令旗或令箭到門驗明。先用小杖敲車三次。分付把門人謹慎。各應訖。大聲命云。有令開門。方才放入。如主將出營外。即必以一人代主將司令。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者。正此時耳。昔周亞夫細柳營。可爲師鑒也。公差人員馬疋。俱在營門外。單身進入。把門人與伊看馬。有疎失。把門人賠償。除報警夜不收騎馬徑入外。主將入營。亦只乘馬。從官以下。俱下馬步入。

第五。愼啓放。各營放出放入。各由本營門內。其纓頭衣服腰牌件件可辨。若別營之軍誤出營門者。故縱。把門官軍俱以軍法連坐。如能擊來犯者。軍法施行。把門官軍紀功一次。

第六。稽出營。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細打一百棍。遊營示衆。

第七。恤病軍。凡軍下營訖。有病馬病人。俱送中軍醫治。不許遺在外營。

第八。查軍器。凡下營訖。軍騎軍火器械。各頭目即逐隊檢校。如破綻損壞。即須修葺磨礪。如有棄遺。申上所由。即爲案記。准法科決。

第九。放廁所。凡白日登廁員役。由各營門將腰牌懸于門上。方准開門而出。舉即還腰牌。取帶回營。

第十。革抽差。行營排陣間。將領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騎者。軍法從事。

第十一。備火警。與敵對壘之時。軍中失火。除救火人外。餘皆嚴備各信地。以防飛火。若祇叫呼奔走。擅離隊伍者。徑聽所在官司擊住斬首。及遺火放火燒軍營盤者斬首。

第十二。止擾害。劄營之處。軍士擅發墳墓。焚廬舍。殺老幼及婦女。踐禾稼。伐樹木。姦犯人婦。及將婦女入營者。軍法從事。

第十三。報機密。士衆有聞。自家擾動。或聞賊情消息。來報主將。不拘登夜。即時引報。不得時刻遲滯。亦不許高聲大叫。以惑人心。違者治以軍法。

第十四節　治喧鬧　凡不拘遊夜、過有賊警、各靜守信地、閉營聽令、如有喧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第十五節　嚴透漏　漏洩軍事及夜號者斬、

第十六節　審姦通　賊便入軍、非主司輒與語者、及擒獲賊人與來降者、並領見主帥、不得詢問彼中事宜、若遮問及因而漏洩者、軍法重治、

第十七節　惜水草　凡軍行所至處、有水泉及放牧草地、各營、一人監守、不得令濁亂及非理踐踩、

第十八節　處夜解　每馬軍一旗、每車兵二車、各開廁坑一個于本地方、過夜即于廁中大小解、天明吹打時、一起去、齊應、放定更砲一個、吹喇叭一聲、打鼓一下、起更每鼓一下、各車以車梁代刁斗、各馬兵以甲冑代刁斗、各敲九下、再鼓再敲、車營每車輪一人、火繩點明在手、馬兵每隊輪一人、各醒坐一更交換、敲刁斗者即此人也、其餘俱聽休息、

第二十節　申夜號　每日暮時、主將先發夜號于各哨、各哨傳知各兵、只是一字、隨時定擬、凡兵是夜相遇、先問曰何來、各曰某來、便是同營人、夜間俱不許言名、言名者即行擊、便是本營參遊主將、也要守住請令、就是本管將領、即面認已熟、須是取得自己標旗令旗到、方准放回、次早軍士赴所犯本官處、扣頭謝罪曰、軍令如此、小的衝撞、將領曰、我自犯令、是兒輩奉法、今後正當如此、是誓論回、

第二十一節　辨巡箭　主將發箭傳時、不拘何處、起箭過于車上敲三下、彼車守更之人、接得即傳、失誤者車法重治、馬兵守夜者、不傳箭、臨賊絕更者斬、無賊時止于綑打、合營內兵足三禁、即輪將官一員總巡、各營中軍千總各輪一員巡本部、一司內各局百總輪一員巡本司、各局下旗總各輪一人巡本局、車正每總之車輪一人巡八車、巡法嚴於三更四更五更、

第二十二節　設燈火　大吹打畢、發放夜巡、即知其為明更也、每車懸燈一盞、馬兵每旗懸燈一盞、務要高下合式、凡夜營俱照定過燈炬為號、各看燈籠遮依、各營視中營之燈、各千把總視本營之燈、各隊視本旗總之燈、各兵視本隊總之燈、如視甚旗一般、遠者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如燈難認、各加記號在上、不許重、每去本營、分三十步、燃火一堆、庶我可望見賊來、賊不得測我也、燃火人、每一旗總撥一名、各請暗號、

第二十三節　備雨暗　遇風雨晦冥、是夜燈不可點、金鼓不相聞、各百總差的當二人、于各把總處、只聽各把總傳示的、遵號令、遵守把總差各二人、于千總營將處聽令、千總營將差人各二、緊隨主將處聽度、以口傳的確為真、而必有令箭令旗、或自用物件為信、其言方可聽從、傳到暗號、務要恪遵、

第二十四節　下暗營　凡要下暗營、若閉門時不吹打、便知要下暗營、各營燈籠點起、用衣服蓋滅于車內、中軍先用令箭傳營將得知、用兩根藍桿棍縛在一處、傳起各隊長挨傳一遍、復轉前哨第一隊長、解去聲三吶喊三點鼓開營起行、

練兵實紀卷八

練營陣第八　戚共計三十條

第一練戰實夫金鼓號令行伍營陣皆戰事也必曰實戰謂何只緣往時場操習成虛套號令金鼓走陣同不思拚命與敵砍殺何處逃避設若無功倍事大將自有朝廷典刑決放不過一切頭目軍士可不深遵甚至說謊彌縫之套必當痛禁嚴拚死決不合同你們厭心厭國各宜細思毋蹈覆轍悔之晚矣

第二查火器凡將近賊之時火器什伍該管把百總再行點閱臨時少火線銃馬鉛子幷燒火藥者軍法斬首

第四作怒氣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來我與他殺固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被圍在內不誓死戰更有何計敗走時敵馬一齊追上都殺了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去圍也免不得死既食朝廷錢糧身屬戎行命在人手何處可避各各一心發猛庶幾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官府但一營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一隊只有十箇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第五車連坐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實雖欲賞之無處查考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查考也今定有節制取有甘結去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退只殺隊總一旗同退只殺旗總一局同退只殺百總一司同退只殺把總一部同退只殺千總以上皆然如此若之所殺不過三五人假與你衆人無干還可退走也你不曾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幾箇人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把總都殺了憤千總之命把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把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百總見把總不退恐賊殺了把總所管下百總怕我殺了就守着把總不敢退百總不退若被陣亡他部下旗總都該殺旗總怕殺便不敢退他管下隊總怕賊殺了旗總必然官府殺他他也不敢退就護着旗總站住了伍下軍恐怕賊殺了隊總其一伍軍都該殺便都護着隊總站住如此不是我所殺止於陣亡的部下三五箇人便是百萬人也要同心那箇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憤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而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者

第六齊士心殺賊只是萬人一心強者不得先進弱者不得退後如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斬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第七禁貪利法云射人先射馬馬仆賊自敗往時只因愛他馬要得活獲故難取勝你們若賊馬頭有三尺人在馬頭高又五尺我步兵衝在馬頭尚有馬頭馬前足相隔賊刀三尺豈能到我身上我只將槊罪聯作牆般一堵密密一字向前用我長刀大棒砍打馬頭馬腿馬傷跌倒此時賊被跌落身方未轉就用大棍劈頭打下無有不死者你殺得賊敗首級每顆賞銀五十兩盔甲衣杖那件不是便宜何必要馬況一賊有數馬我欲殺者賊身下所騎一馬也大勢一敗以後馬匹那箇不是你的若臨陣不先砍賊馬與乘取賊馬者俱斬首千把總以下故縱同罪砍傷馬匹戰畢即於營前燒熟代飯生存好馬

俱與衝鋒之人。以十匹爲率。只准一馬與收馬者。餘皆均散。

第八。治貪級。自來北軍臨陣。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却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數人爲伴。誘你上前都去爭功。他却大衆一擁殺來。一箇首級又不得。不知倒被他殺了多少。被衆乘勢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迷而不悟。其故何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場內不曾千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箇違令的。以此養成風弊。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殺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馬匹。但以殺退賊爲主。卽將級銀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衝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割營者一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倘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虧者斬首。各官旗隊百總一體連坐。把總各以分數坐罪。

第九。戒銃手夫銃手等。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銃手之命。卽各營雖有不同。均爲彼此救援保全。何況擇立功名。通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畏懼顫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許殺手隊總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把總在近。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斬之。

就送斬首。

第十。懲虛銃。凡鎗銃等手。遇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於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砲只管浪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盡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鉛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却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受死。可乎。今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軍中放銃一箇。吹天鷲聲。就要銃手放銃。照依操時之法。輪班點放。着準打賊。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奉軍中銃聲。不吹天鷲聲。便是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放銃者。便一銃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第十一。偷銃器。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洽者。連坐。因而誤事者。一體斬首。

第十二。戀傷害。陣上血戰之時。遇有我兵戰傷。就跑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卽是與父子報仇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賊馬追來。就守之。伏之。向何處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第十三。罰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梁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治本管旗隊人役。

第十四。報私讎。將卒有私讎。至臨陣互相報者。軍法從事。

第十五。處水陷。凡軍前有水窊。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卽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第十六。經山谷。凡有山谷處戰。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第十七。棄旗鼓。凡失旗鼓旌節者。全隊斬。或爲賊所取者。亦全隊斬。有功准贖。

第十八。失戰馬。臨陣失馬者斬。力戰馬被傷殺者不坐。

第十九。斃追兵。凡戰勝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捧鼓鑼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鬬。軍亂難整。此令俱出於同賊

將領爲主者。不必棄中軍以北去遠。不相聞也。倏稍蜂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處山頭林本。都要留人搜哨。恐賊埋伏佯敗。從來如此。果係大敗。亦卽長騙。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有前功不錄。

第二十。給戰獲。凡軍中掠獲。按條賞士。將領不得扣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第二十一。分容功。凡離則容。則俱不聞世襲紀錄。只作賞。聽各手下之人自報。不必均論。亦無衝鋒之賞。若報功已完。又復報有斬獲者。非趕散零賊。必有不曾斷然不准。驗係真正。亦與報賞。假僞者斬。

第二十二。處降。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前向者。今給每哨降旗二面。遠遠共呼。丟了鎗刀不殺。若係丟了鎗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舉首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鎗刀前來者。聽於陣上殺之。仍以取功併論。報功之日。卽與開說明白。

第二十三。刑俘姦。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婦女。未奉明文配賞而姦淫者。以姦法論。比在南方有此一事。犯者曰。此婦被賊擄去爲妻奴。今某無知收留。倘是一遮人。本府亦曾折之曰。他是賊。你也是賊耶。遂無言可對。斬之。

第二十四。愼妄殺。你開釋家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浮屠迮塔也。地獄輪迴之說。變作生者。借他冤債。天道好還。鬼神報應不爽。且你要掙得功來。紀錄世襲子孫。靠甚受用。豈的銀子。又係百姓脂膏。朝廷設來保障百姓。今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與子孫受用。此等無天理之人。天決不宥。今後戰賊既敗。所獲子女人口。不許殺取首級。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若戰後殺取降人報功者。不特紀功官不准。主將臨敵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前弊。查眞。勦手提級來報之人。卽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盪洗此方第一弊也。

戰後六條。

第一。報戰場。凡遇戰鼉。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把總。卽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遞。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超等。被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間者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當面者。雖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賞。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傷背。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及臨陣將官蜚字於手本末。若衆軍同敗。一齊奔走。面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不准恤。卽不必開報。若有幾人能於衆人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能阻賊回者。卽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等。超等者開超超等。

第二。報陣亡。凡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於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有一傷在前者。卽准血戰陣亡之數。

第三。報功級。凡首級另開手本。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斬主將照前例均派。

順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其首級隨紀錄衝鋒者除

練兵實紀卷九

練將第九 計二十六條

第一正心術將有本心術是也人之爲類萬有不同所同賦者此心也近而四海遠而外城貴而王侯賤而匹夫紛如三軍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怒而威古今同轍萬人合一者皆此心之同相感召之也是以不待造作而自相孚照夫爲將者上副君父之恩中契僚袂之交下服三軍之衆豈奉承阿諛財帛惠祿而盡能之乎惟有正此心術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純忠純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愛軍愛舒長囊其種子所有之力而後已嗚呼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享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爲將者凡千古之忠臣義士今之明將丈夫一切爲國爲民英雄豪傑所爲事業如某人純心報主百死不回某人文銓不取某人愛士如身某人溫裴有禮某人練兵有法凡耳目不聞不見則已但見之聞之必曰彼亦人耳如何能如是便能立志氣凡于志向上面所成之理此所謂立志也此所謂好種子也

第二立志向此志卽心也心之憶則爲神明心之用則爲志向譬如花草樹木種子小者如沙如塵大者如卵如拳純然無一物可謂微渺之甚一入土中乘春萌芽勾甲之細蟻可食面盡之及其長成參天合抱之木五色燦爛之華悉由乎此爲將根無志志定卽如此種面加眞精力行之功自然取信于上下大利于施爲爲國家賢臣良將戡難立功垂名竹帛皆此志一定條理做出無不收効但吾方立志之初未能大通于人不無困難拂鬱阻撓錢害之患卽木種初生蟻可食面盡之之類也若于此時以爲立志無益以爲做好人行好事無效便改了初志其人終如此而已矣豈亦墮落塵土而已矣卽出種子初出見其難長遂縱牛羊踐害之生意一盡根種永絕若愛之護之不計歲月待其根脈堅固發榮滋長囊其種子所有之力而後已嗚呼世有立志向上而所遭不偶不得享達者有之矣未有不立志之人便能做得事業爲將者凡千古之忠臣義士今之明將丈夫一切爲國爲民英雄豪傑所爲事業如某人純心報主百死不回某人文銓不取某人愛士如身某人溫裴有禮某人練兵有法凡耳目不聞不見則已但見之聞之必曰彼亦人耳如何能如是便能立志氣凡于事有敷歲而死者有二三十歲而天死者彼富貴之家何慾不遂慾得疾病便謂數十醫奇藥盈几曾不可救是豈水火兵戈獨能夭死人哉必待受苦上陣才死天下無有將與卒矣今着那箇將領不是自少年爲下官下陣殺賊一級一級掙到大將果是陣上能死人如今也無人等得到大將還活在世又有勇士屢經戰陣刀痕遍體披面猶且享有高年故諺云人是苦蟲我命在天況便死得當立廟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後還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傳是一日活在世間已是死了爾將士之情臨陣只思退縮乃是見陣上殺傷想說就一箇死馬知不到我指望退縮的必生殊不思一動了脚箇箇死若同心力戰我勝過他務使他退縮我如何得死卽死亦有數何不想說便只一箇活焉知不是我如何只怕死到身上再不尋路求活到身上又有慾之甚者偷生偕罪百計總此肉身却不想神仙佛老聖賢王侯那箇肉身于今還在爲將者不必計死生但要做得箇忠臣義士便此肉身受苦受難不過數十年之物丟他去了換得名香萬古立像廟庭那箇便宜揚破此關棘

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第四報人口凡獲生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第五報軍器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第六報馬匹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衝鋒之軍并有功人員

能眞心任事上陣不懼矣

第四辨利害令之通弊率以眼前盤套奉承一時喜悅爲利爲能却將賊到時一箇失機大法盜之竅玩耳傚鈴終不可敗耶總計一年所取不過數百金不如有勞者一啓齒之多一字之獎何不堅心忍性無可柰何假謂哄過一時便可免害殊不思理欲不並舉害事虛聲不同道平日習弄虛套將軍務廢墜一遇敵來失守又不能戰莫說平日奉承的上官便父爲上官子爲將官亦免不得參究亦逃不得公論正法亦遂不得私恩宿好便使守正盡職不合時好致怒上官無事之時不過去官至重則提問比之失事問死罪如何況提問不過遞以錢糧役吉此等必須勘問若我平日發糧支銷案卷明白事上實實充伍豈能盡無公道成了戰守之功不錄我功業已矣捨功業而復加之罪有是理乎或不能立功報國却堂堂血戰一番死于馬革卽有宿怨不鄒膝已矣願于一死之後復有罪可加乎加罪于死後必是叛逆世間無陳亡叛夫也爲吾將者只當以禮義爲利害一覩理之是非毋計人之毀譽心念念着實幹當毋干錢糧毋犯行止時時點檢事事正大盡其在我固不可捨己以徇人亦不可恃己以欺人分所當爲固不可非禮以取容亦不可失禮以凌侵人將責我以理外之事聽之而已矣人將我害義不可免者此身可辱此志不可辱此命可死此氣節不可死卽加我以禍以此命付于數以公論付天下萬世公是公非之口凡輕于死者皆撫足惜語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未必死況公論流行于天下乎審取舍者辯之

第五做好人爲將者或立功而不蒙酬錄或行好而人不見知或有守而人躁以貪或用心職務而暫被斥逐或任怨而被讒或向上不逢便生憤心或變于其所守或怨天尤人遂放肆改節殊不知好官易做好人難做官有譽議不過一任改易地方再能勵志向上卽稱爲好官矣好人變節壞却一生卽晚年再要立德譽議在人人不相信便是苟免利害苟得順利還須思量做了一場好人品一旦盡行改變以前成立之難何如却將不死之名爲易死之身所換耶不獨將官卽紳士民恐亦當省之凡吾爲將者須學做好人天之付我原來有善無惡如此做去人知也可不知也可其見他人壞却心術竊爲敗露畢竟有我受用之日寧要先難後易毋便先易後難便到底不亨通亦是命數夫公論不棄好人與私情黨扶邪小數亦相當此已試之效非誑吾徒也

第六堅操守夫士之廉猶女之潔此本等修身立已之事況朝廷俸祿養爲官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正要你不貪取軍財不尅剝糧賞況將官要軍士用命立功揚名保位免禍必當如此故廉之一字全是本等分內所該軍士月糧一石又是他們本等所該只一不科斂剝削殆見誠之若父母愛之如骨月餉之外內之守而得軍士誠服之心死報之力何憚卽嚴刑重法受之而不怨夫以軍士應得之財以將領分內之守而不與凍餒不得已身衣服飲食件件要拔人受用皆人之於人是處亡當在我自然度量寬宏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無量受用廉免後悔是誠然也但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於下僚案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破撓於中若一概以寬容舍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龍軟此人卽爲一人之長一家之長亦且不堪況馭三軍面將將乎嗟乎法果宜民當爭則爭此爲力量而非抗傲也合果當行何忌僚來此爲任事而非執拗也法果當行何厭誅戮此爲威嚴而非狂悍也中間在吾輩有志向上者辯而審之審而力行之動與道合而功業成既不失爲有容之士又可免委靡疲軟之禍矣

第八聲色害淫聲美色易以動人綠血氣之軀本以悍勝投情之好豈不易動哉古今人爲此敗壞者車載斗量夫淫聲過耳便如大風吹去隨吹隨滅何似看些好書操些武藝教習士卒皆入心記便不可

守已却難殊不思武弁之利無非侵落官銀科斂軍士彼軍士入乘口多皆如每軍科糧幾分證紙一刀百金之入卽出數于人之手彼豈無朋友父母親戚鄰里相告一人之口又播數十人之口豈得掩耳傚鈴終不可敗耶總計一年所取不過數百金不如有勞者一啓齒之多一字之獎何不堅心忍性苦心竭慮凡粗衣糲食不過傚而已父母妻子不至凍餒足矣後日實久名著人人知我爲清操德人三軍服我爲愛士賢將所成所就功立位高自然足用官久必富豈不信然卽不能終落得做好人品日後有盜外之患人亦悔我況平日任我令行禁止做了好官上司到日刮目待我又無人敢爲指告行動之間揚揚得色所謂平夜城門心不慙是也貪污之徒平日因循苟且惟恐讒人告索暮夜破門旋得魂不附體披衣面出盜酒退賊蹤視啼告免其訐發事露之日忘身喪家彼時披枷帶鎖坐獄受刑不知還有往日受用的快活在否還是羞恥苦難難過也曾有不才子云強如借債要利錢臨時還他便了又有甘於事敗而死欲悔無門乃曰該當嗟乎嗟乎果是何人遣命勢不由我所致此不才子之自取也如此固無足惜又有操如冰蘗守如處女者可謂完器矣但每每特廉傲物專糾人之短犯上凌下罔思顧忌數年以前邊將之賢者率不免有此病竟致名位不終無以善後嗟乎天雖高猶於聽甚近何不返照自己視爲本等職分完全做箇德人天來皆不有厚報於子孫何用傲物爲哉廉而傲物不如不廉者能取容於世可以保身矣

第七寬度量事無大小以量爲主量能容一人則一人之是也一家之主必度量足以容一家之人以放父子兄弟親戚嫗娅莫不稱賢和氣致祥動罔不吉況爲三軍之主馭數千萬血氣之夫非度量寬容豈能使之各得其所各無怨尤也哉爲將者有主帥上司當我父師長上我從他易他從我難僚案勢位相敵朋友外至之事多有兩不相應之變三軍慈人無知最多在我當將自己心常清常靜不可先著一毫己意不可先要望人如何讓我凡僚友之事便寬目細想我今日就是他他的事就是我所爲當如何而可至於不通之人不可就發性與之爭較且看下落常退後一步常將眷數放在後手自然受用亂是行間士卒有犯公私罪過或凡百情罪亦嘅目坐想設我是此人過有此事心下如何而可卽如打人一板打至六七板且止再思或且怒去再思之其待一切有非禮之來必當報復者猶且思之恐其人言之過也恐其我發之暴也或其他人眞是而我之性識有偏再查再省自然能容不是付之於人是處亡當在我自然度量寬宏先讓一着與人自然行之不錯無量受用廉免後悔是誠然也但將道貴嚴國是當守上司雖尊事有必爭不爭則不利於下僚案雖親法必當執不執則破撓於中若一概以寬容舍忍處之所謂委靡所謂龍軟此人卽爲一人之長一家之長亦且不堪況馭三軍面將將乎嗟乎法果宜民當爭則爭此爲力量而非抗傲也合果當行何忌僚來此爲任事而非執拗也法果當行何厭誅戮此爲威嚴而非狂悍也中間在吾輩有志向上者辯而審之審而力行之動與道合而功業成既不失爲有容之士又可免委靡疲軟之禍矣

第八聲色害淫聲美色易以動人綠血氣之軀本以悍勝投情之好豈不易動哉古今人爲此敗壞者車載斗量夫淫聲過耳便如大風吹去隨吹隨滅何似看些好書操些武藝教習士卒皆入心記便不可

忘。武藝到手。年年得用。士卒一熟。便不能生疎。惜爲我有用之物。古人倘惜分陰。猶一會淫聲。誤了幾箇分陰。美色與人相爲終始。綠陰陽之道。豈此性生。但不思人之精神有限。一着念於此。即責任利害。士伍苦甘。皆不在心上。疆場之臣。一有不虞。敗績業業。蹤出此關。追歸休林下。謹疎罪死。臨陣士不能戰亦死。此身死後。還有美色受用否。何復我禁。予當見繫念於此之人。百事無心。一片暮氣。夫三軍特我爲強弱。豈可以喜氣臨之。甚至敗倫傷化。奪軍士之妻。家丁之色。卒至全家受禍。名喪身亡。不可枚舉。減之減之。

第九。貨利害。貨利者。財帛珍玩也。此物雖天地生之以給人用。而能賚人之乏。養人之身。但天地鬼神。又忌多取。有聚必有散。且財物與怨相聯。利入則怨隨。子孫恃此。墮志益過。況天地間運氣流行。未有富而不貧。盛而不衰者。諺云。朱門生餓殍。白屋出公卿。且將軍之富。何所來乎。不是軍士身上汗血。必是朝廷帑藏。國朝軍士之餉。月僅一石。耗於官私。十僅得五。却乃巧立名目。斂千萬貧乏之資。而歸之一人身家之奉。飽飫烹宰。鼓瑟吹笙。快口體于目前。致使精神淹廢。奪有限之年。充一朝之慾。猶之可也。名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甚至奴僕害其主。閥伍叛其上。藥極則害在子孫。唾罵萬世。何苦以此易彼哉。惟有知止知足。以淡智慮。生焉奉職。爲將大得人心。周詳防禦。古人所謂武臣不惜死。由不愛錢中生來。不愛錢由無慾而充之。平居可以延生。爲世長久之計也。今吾爲將者。勿用心於貨利。毋百計以求債。毋又云。天不生無祿之人。悉當推此念頭。加意職任。施恩士卒。使落井而下之石矣。夫人之所最愛重者。此生也。將官先以捨生爲本。生既可捨。復有何事又重於此。而故爲委靡之態。委靡則號令不行。雖賞閱三軍。彼且不感不畏。他日偵事。如執左券。何其愚耶。何其愚耶。究而言之。委靡之徒。君可負國。可寘父母。可棄妻妾。可以與人。皆所不屑計也。嗚呼。世有此將。禽獸所羞。尚足齒於人類乎。善爲將者。剛不可吐。柔不可茹。禮體吾循舊。果與與章太炎。必不可從者。酌中而處之。其人遇我過甚。吾只如是。其人厚以遇我。吾亦只如是。軍中名分稍從損益。惟可行則已。如無可損益。亦惟安之。和平之中。而有必不可假借之力。持守之下。而令人有可親近之慈。君子之中。不過如是。矧將領乎。

第十。功名害。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功名乃太上所與。何謂害。夫功名有分。天地最忌多取。使我實盡此力。實事有十分。而功名至七八分。則受之不爲過。享之不爲侈。天地鬼神亦安然付我矣。若只管多方做虛套。求益功名。專事粉飾。而實事不講。實苦不受。最難瞞是久遠。一旦敗露。天怨人怒。鬼神陰爲覬奪。甚至壽命且不永。吾人只當盡力以報朝廷。功名之事。安命以俟。其自至。即有功而不見錄。則當曰吾命僅止此耳。有功而錄之過。便當兢兢業業。多加勤苦以副之。免爲造物所忌。諺云。當調官。好做。家當飯好喫。吾人當當使勢苦功業。遞於身上之功名。寧發達遲。挫抑多。即不受用於身。亦必受用於子孫。他人有功揚之。他人欲取吾之功讓之。積累既深。屈困既久。自然其蹤發見。公論有歸。是又在於的知暫飾之非。多取之害。然後能不攖功。而功屬於我。不求人知。而人無不知矣。

第十一。勝人害。古人謂士立志。惟恥不若人。不若人者。見人好處。敏己以求之。極力以行之。眞積力久。點不許人勝我之念於胸中。見人有能。推之。僚屬之才者。但行事有一長。必思所以忌沒之而後已。他人有寸能。必思所以搬爲己有而後已。如此。必至損人利己。不顧天理。無所不爲。是必樹怨。怨厚則禍成。天地鬼神本爲福善而善者爲勝人

第十五、倘誠德誠者、美德也、不獨士君子當力行之、爲將者、處功伐之間、當危疑之任、非虛不能受益、非謙不能永保終譽、全身完名、此爲上計、今將之通弊、率以委靡爲美德、而視誠虛爲委靡、第誠虛委靡、事業有古人之榮遇、而無古人之禍難矣、此可以參取影隨、非浪說也、

第十六、習兵法、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乃能百戰百勝、卒爲名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卽有之、亦於實陣上經歷閱見、日久乃能、否則吾知其斷不能也、但古人兵法、如七書之類、就同藥肆五金入石、草木鱗蟲、無所不備、蓋不如患者何症、所宜何藥耳、必須醫家診認病勢眞正、宜用某藥、卽取諸肆中藥、無不效、儻誤診病患、取藥肆中服之不瘥、將歸罪曰、藥之不靈、烏乎可哉、七書內百法俱備、卽藥肆也、爲將者、要先知士伍之情、山川之形、謥察敵人動靜、卽間病診脈之醫也、稍有差誤、用法不效、將歸罪於法、曰前人兵法不效、烏乎效也、吾人盍而習之、幼而學之、又須長壯之日、履名將之門、處實境之間、方知兵法爲有用、方能變化兵法、以施之行事之際、至於見任將領、付以邊場之寄、藏有樽鼓之舉、可謂事法於實境之間矣、却恃其曉勇、或因幼年失學、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之有助於實用、遂又棄之而不講、夫有資可習者、無實履之地、有實履之地者、無可學之資、如何而得全材爲千城之器乎、以後將士識字者、於冬月長夜之時、宜將兵法將傳、每夜飯後、限看數頁、然後或有室家之擾、或庭階散步、以舒其懷、睡則枕上且細細玩味、內有不省義意者、次日仍復質問於先知之人、自然有得、不識字者、端坐澄心、令書手識字之類、或通文武生秀才、爲之高聲朗讀數頁、省其大概、復令講說數遍、歸枕之際、亦如前玩味、自然有得、久則開口議論、謂此人不事耶、古人謂開卷有益、學不誤人、況我國家疆場之計、而可以惰然一白丁克濟乎、當是任者思之、

第二十、習武藝、一物一事、有象有則、況乎五兵、制器尙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卽發也、在藝中得法者、謂之人發、爲將者、身司統率、似不必以技藝爲高、但士卒全以器械爲爪牙、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利之一字、不專爲鋒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習之精、習矣而不得正發、大陣之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間、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若夫以少擊衆、人疎分擊、尤貴於藝精、爲將者、己不先學、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管法之變、何以辨別士卒所習之高下、如遇教師面高下之、人不服矣、諺云、藝高人膽大、將軍者、將軍於前、使無技藝在身、安得當前不懼、且身當前行、恃我之技、可當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隨、人人膽壯、惟看將軍氣色、氣色係於膽、膽係於武藝、是所關非小小也、欲爲全才之將、凡種種武藝、皆稍習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須專習一二種、務使精絕、庶有實用、雖可練兵、皆專心致志、不過一月可熟一種、各種教師、皆于左右、每日飲食之餘、無所消遣、則用一教師習之、以爲消遣之地、他功不妨而武藝自精、

第二十一、正名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惟皇建極、以率諸侯、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卽如織錦者、于絲萬縷、爲經爲緯、一絲亂不得、況將領統馭千軍萬馬、縱橫進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誰肯甘當誅戮、莫敢仰視乎、孔子論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

所遭之時幸也、卽有不虞之變、古人已然、我何遑何嫌、如此辨法、眞心思向、自然完名全節、成古人之事業、有古人之榮遇、而無古人之禍難矣、此可以參取影隨、非浪說也、

第十九、習兵法、兵之有法、如醫之有方、必須讀習而後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師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戰百勝、卒爲名將、蓋未有不習一法、不識一字、不經一事、而輒能開闔變化、運用無窮者、卽有之、亦於實陣上經歷閱見、日久乃能、否則吾知其斷不能也、但古人兵法、如七書之類、就同藥肆五金入石、草木鱗蟲、無所不備、蓋不如患者何症、所宜何藥耳、必須醫家診認病勢眞正、宜用某藥、卽取諸肆中藥、無不效、儻誤診病患、取藥肆中服之不瘥、將歸罪曰、藥之不靈、烏乎可哉、七書內百法俱備、卽藥肆也、爲將者、要先知士伍之情、山川之形、謥察敵人動靜、卽間病診脈之醫也、稍有差誤、用法不效、將歸罪於法、曰前人兵法不效、烏乎效也、吾人盍而習之、幼而學之、又須長壯之日、履名將之門、處實境之間、方知兵法爲有用、方能變化兵法、以施之行事之際、至於見任將領、付以邊場之寄、藏有桴鼓之舉、可謂事法於實境之間矣、却恃其曉勇、或因幼年失學、不解文字、或不知兵法之有助於實用、遂又棄之而不講、夫有資可習者、無實履之地、有實履之地者、無可學之資、如何而得全材爲千城之器乎、以後將士識字者、於冬月長夜之時、宜將兵法將傳、每夜飯後、限看數頁、然後或有室家之擾、或庭階散步、以舒其懷、睡則枕上且細細玩味、內有不省義意者、次日仍復質問於先知之人、自然有得、不識字者、端坐澄心、令書手識字之類、或通文武生秀才、爲之高聲朗讀數頁、省其大概、復令講說數遍、歸枕之際、亦如前玩味、自然有得、久則開口議論、謂此人不事耶、古人謂開卷有益、學不誤人、況我國家疆場之計、而可以惰然一白丁克濟乎、當是任者思之、

第二十一、習武藝、一物一事、有象有則、況乎五兵、制器尙象、自有用使之法、法卽發也、在藝中得法者、謂之人發、爲將者、身司統率、似不必以技藝爲高、但士卒全以器械爲爪牙、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敵、利之一字、不專爲鋒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習之精、習矣而不得正發、大陣之中、稍有失誤、或進退轉跳間、前行未動、後行先誤、若夫以少擊衆、人疎分擊、尤貴於藝精、爲將者、己不先學、何以倡人、己不知花法管法之變、何以辨別士卒所習之高下、如遇教師面高下之、人不服矣、諺云、藝高人膽大、將軍者、將軍於前、使無技藝在身、安得當前不懼、且身當前行、恃我之技、可當二三人、左右勇健、密密相隨、人人膽壯、惟看將軍氣色、氣色係於膽、膽係於武藝、是所關非小小也、欲爲全才之將、凡種種武藝、皆稍習之、在俱知而不必俱精、再須專習一二種、務使精絕、庶有實用、雖可練兵、皆專心致志、不過一月可熟一種、各種教師、皆于左右、每日飲食之餘、無所消遣、則用一教師習之、以爲消遣之地、他功不妨而武藝自精、

第二十二、正名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惟皇建極、以率諸侯、諸侯以率大夫、大夫率四民、秩然莫可紊也、卽如織錦者、于絲萬縷、爲經爲緯、一絲亂不得、況將領統馭千軍萬馬、縱橫進退、使非名分平日素定、誰肯甘當誅戮、莫敢仰視乎、孔子論治、亦只曰正名、名正分定、分定則上下相安、

臂指相使。莫敢有違。軍中名分。須從軍禮爲始。但軍中之正。以聯情義爲首務。恪執名分。情義顏隔。須於名分之間。寓以聯屬之道。尊嚴之地。通以共難之情。如此。在下事上。則尊而親之。在上使下。則順而悅之。三軍之衆。可使赴湯蹈火矣。

第二十二。愛士卒將者。服心也。士卒者。手足也。將誠勇。以力相敵。不過數人極矣。數十萬之衆。非一人可當。必賴士卒皆同生死。皆勇當鋒。兵法愛士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古人吮士之疽。殺愛妾以饗士。出立爲一家之言。特設軍容。不由民礙。以是文武異途。門戶漸立。秦開郡縣。漢封同姓。唐設藩鎮。歷代沿革。雖各鑒一時之弊。而曲爲更張。戍邊禦侮。官制冗有不同。然且文武職銜。互相加授。名義相關。判不牾。凍餒不問。甚至科斂財物。剋減月糧。到處先擇好歇處安眠。將領已熟睡。而士卒尚有嗥饑號寒。投醪於河。以共滋味。此何等作爲。如今將領不懼不恤如此。推恩且使之相與。使之俱爨。使之賤役。死亡相枕。必文武並用。乃相濟有成。勞稽三代而上。井田事興。兵農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則爲將卒。入則爲保師。聲氣既同。緩急有底。迨至春秋戰國。民無專字。卒有常征。非田疇廢。兵農做分。顧孫吳者出。立爲一家之言。特設軍容。不由民礙。以是文武異途。門戶漸立。秦開郡縣。漢封同姓。唐設藩鎮。歷代沿革。雖各鑒一時之弊。而曲爲更張。戍邊禦侮。官制冗有不同。然且文武職銜。互相加授。名義相關。判牾。途未甚。竪軍實者。猶詰責於事定之後。以故談論事機。勢常相埒。所以蔡功惟斷乃成。迨至宋室。立國本弱。儻術岐多。故分者決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迄於我朝。一時握戎者。輒以汗馬自驕。紛然多事。以故防微益重。軍政肘掣。承平二百年來。文法日密。不惟分黨而治。抑且器異而攻。惟馭衆臨壘。爲將士之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乎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綰紳預其章程。復不關於利害。故文武勢分情隔。陰陽之義判。而相成之實墮矣。蓋嘗思之。朝廷設官分職。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甸宜之司。激揚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將士。躍馬食肉。握符當關。其所統軍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徵民商之稅課。爲之供養。毋問風雨宴安。坐擁廩餼。無非用其力于一朝。除亂定暴。則民生遂。民生遂則國本安。亦所以保民也。故文武之職不同。所司之政雖異。而其所以保民則一也。顧今反其道者。止知軍士是我統馭。其於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狗情而偏愛之。每到地方。縱容騷擾百姓。不肯克己。嘗見東南受兵之處。有謠語云。賊是本梳。兵是竹篦。蓋言梳還有遺。篦則無遺矣。及有軍卒生事。相訐到官。又輒右兵而左民。以致軍士縱恣紀律不整。百姓失望。比臨陣時。不惟無以戡定患亂。且殺平民以報賊。劫避寇之家以充食。姦淫被難女婦。矯誣掩敗。設詐冒功。此罪不遣人禍。必受天刑。於是文吏恥武夫之無術。視軍士如仇讎。凡軍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處毒。務要軍將受虧。而罷小民。以爲仁愛。而小民亦只顧目前便宜。那管隱禍在後。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將士爲得體。爲有風力。互相做效。稍有通念者。衆共笑而排之。以爲同流合污。遇有弊時。即錢糧軍器。餉餽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軍士殺賊。要將官騙不倒之馬。不哺之軍。不看人家居宿。無論賊勢衆寡。機宜何如。一到便殺了賊來。應才將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於凡軍伍氣勢。被其摧抑已盡。將官事權。破其覬肘。莫展。臨時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強調度。豈能殺賊。是以賊得猖獗。蹂踐閭閻。搶掠子女。損傷國體。不知幾何。與平日偏愛私恩。孰爲得失。即將士粉身碎骨。何補於民社也哉。今後爲吾將者。須是看定。兵馬眞爲安國保民之物。事事報恩之本。無問文武分途。展布難易。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明而教不行。事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然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習武藝。知兵法。身率之藝也。非本也。本不端則萬目叢脞矣。必先辨古人面效法之。先勤職業。則效法有日進之益。先知謙德之利。則我爲官箴惜。而人亦爲我惜之。但欲一心之效。必爲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萬里無危。萬戰無失。豈直曰百里趨利已哉。將見天下莫當此兵矣。

第二十六。明保障。天地之道。惟陰與陽。治世之具。惟文與武。文武者。陰陽之義也。故治亂相劘。本陰陽迭運。必文武並用。乃相濟有成。勞稽三代而上。井田事興。兵農合一。五等封爵。文武不分。故出則爲將卒。入則爲保師。聲氣既同。緩急有底。迨至春秋戰國。民無專字。卒有常征。非田疇廢。兵農做分。顧孫吳者出。立爲一家之言。特設軍容。不由民礙。以是文武異途。門戶漸立。秦開郡縣。漢封同姓。唐設藩鎮。歷代沿革。雖各鑒一時之弊。而曲爲更張。戍邊禦侮。官制冗有不同。然且文武職銜。互相加授。名義相關。判牾。途未甚。竪軍實者。猶詰責於事定之後。以故談論事機。勢常相埒。所以蔡功惟斷乃成。迨至宋室。立國本弱。儻術岐多。故分者決不可合。而合者亦分。迄於我朝。一時握戎者。輒以汗馬自驕。紛然多事。以故防微益重。軍政肘掣。承平二百年來。文法日密。不惟分黨而治。抑且器異而攻。惟馭衆臨壘。爲將士之責。而糧餉賞罰。操縱乎奪。纖細之事。悉在有司。即器具行伍。教授法令。亦綰紳預其章程。復不關於利害。故文武勢分情隔。陰陽之義判。而相成之實墮矣。蓋嘗思之。朝廷設官分職。外而百里之令。五百里之守。上而甸宜之司。激揚之位。皆所以保民也。凡我將士。躍馬食肉。握符當關。其所統軍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徵民商之稅課。爲之供養。毋問風雨宴安。坐擁廩餼。無非用其力于一朝。除亂定暴。則民生遂。民生遂則國本安。亦所以保民也。故文武之職不同。所司之政雖異。而其所以保民則一也。顧今反其道者。止知軍士是我統馭。其於保民之意。漠然不省。率狗情而偏愛之。每到地方。縱容騷擾百姓。不肯克己。嘗見東南受兵之處。有謠語云。賊是本梳。兵是竹篦。蓋言梳還有遺。篦則無遺矣。及有軍卒生事。相訐到官。又輒右兵而左民。以致軍士縱恣紀律不整。百姓失望。比臨陣時。不惟無以戡定患亂。且殺平民以報賊。劫避寇之家以充食。姦淫被難女婦。矯誣掩敗。設詐冒功。此罪不遣人禍。必受天刑。於是文吏恥武夫之無術。視軍士如仇讎。凡軍民相干之事。一切肆其處毒。務要軍將受虧。而罷小民。以爲仁愛。而小民亦只顧目前便宜。那管隱禍在後。等而在上。惟以刻抑將士爲得體。爲有風力。互相做效。稍有通念者。衆共笑而排之。以爲同流合污。遇有弊時。即錢糧軍器。餉餽付。率不究心。一意只要軍士殺賊。要將官騙不倒之馬。不哺之軍。不看人家居宿。無論賊勢衆寡。機宜何如。一到便殺了賊來。應才將就。何其不通之甚也。夫平日於凡軍伍氣勢。被其摧抑已盡。將官事權。破其覬肘。莫展。臨時又不相濟。復加以未諳兵機之人。硬強調度。豈能殺賊。是以賊得猖獗。蹂踐閭閻。搶掠子女。損傷國體。不知幾何。與平日偏愛私恩。孰爲得失。即將士粉身碎骨。何補於民社也哉。今後爲吾將者。須是看定。兵馬眞爲安國保民之物。事事報恩之本。無問文武分途。展布難易。一心從保安民社上起念。推此而馴之。必以嚴節制爲務。欲嚴節制。必先明恩威。明而教不行。事何由措。故先教士卒。教士之急。莫如正名分。然正名分。必自身率始。而習武藝。知兵法。身率之藝也。非本也。本不端則萬目叢脞矣。必先辨古人面效法之。先勤職業。則效法有日進之益。先知謙德之利。則我爲官箴惜。而人亦爲我惜之。但欲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命不敢不守。此節不可不立。視死爲易。視命爲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爲堂堂無敵之師。百戰百勝。萬里無危。萬戰無失。豈直曰百里趨利已哉。將見天下莫當此兵矣。

第二十五。嚴節制。兵有二用。數十百人。隨意野戰。風雨之勢。非節制可也。雖然。此即節制也。若用數萬之衆。堂堂原野之間。法明令嚴。動止有則。使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峙如山嶽。不可撼搖。流如江河。不可阻遏。雖倒猶整。百戰不殆。操定勝算。以全制敵。舍節制必不能軍。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故竹雖虛。抽數丈之箠。而直立不屈。故軍士雖衆。就百萬之夫。如一人。夫節制工夫。始於什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命不敢不守。此節不可不立。視死爲易。視命爲尊。如此。必收萬人

知義之所趨者。必先知害之所伏。於是而審功名之害。功名之害小。委靡之害大。故先審委靡之害。委靡自逸迎而生。故先審逸迎之害。逸迎之害。未若勝人爲害。足以收縋也。故先審勝人之害。勝人之害。生於剛愎。故先審剛愎之害。大都諸偏之爲害。未爲甚於欲之爲害也。而貨利聲色。尤害之大者。貨利猶可勉強無如聲色易以惑人。故聲色先於貨利。能審害之所伏。而不爲。須知大本大端之所先。而定其趨。寬度量爲德之次也。故先之以堅操守。操守勉乎外。無若先做好人以立其基。做好人而惕於髮縋。趨難定也。故先辨利害。利害莫大於死生。明死生利害自辨。死生利害。惟其味於志向。故爲所奪。志向定。雖死生不足以移之。故曰。先立志向。然志向先起之於心。故以正心術爲首。是故心術正。則志向自立而不惑。志向立。則死生自明而不畏。死生明。而利害自辨。利害辨。人品自好。做好人而未有不知堅操守者也。操守堅而狹隘者有之。故次之以寬度量。心廣體胖矣。而最難窒者慾也。慾莫如聲色與貨利。真能拔除難窒之欲。而尚德不可以不謹。剛愎害勝人害。逢迎害委靡害。功名害。皆以輕重次第而切磋琢磨之可也。夫惟諸害既去乎身。善美已歸諸己。於是而驅吝或生焉。非所以受益也。故尚謙虛之德焉。謙而無箴。其弊也弱。故次之以惜官箴。則謙不至於弱矣。勤職業者。官之箴也。辨效法者。官之箴也。官箴正矣。或於將之城未盡也。將以戡亂爲務。戡亂有具。兵法爲要。武藝次之。治軍有方。名分且嚴。騎數藏一騐。動以數十萬。非堂堂正正。莫可當鋒。若使竟不與敵見面。不惟驅臣之職無以稱。而練兵之術終成虛負矣。況薊鎮見有兵馬十餘萬衆。就中擇練。亦可以當一衝。但用衆之道。進退難以輕易。而舉動當出萬全。非有節制。必不能軍。節制條件。其用雖約。爲目則繁。譬如造選營陣。行伍號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車騎。車步騎合營。野營伍營。野戰戰勝。教養曉諭之數。一切未備者。本府逐漸擬定。教練已經兩年。各路與八衙將士。曾以蓋工未及詳舉。而標兵六營耳。提面命。頗皆堪用。今將先後給與將士教習過條約。通集成帙。計八卷。一卷大約數十條。又附以練將一卷。通之。

練兵實紀公移

欽差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右都督戚爲。敎練稱有成效。通集節次條約。以便責成事。蒙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批。該本府呈。照得本府設役行伍。往歲待罪閫浙。創練浙兵。幸收節制。雖云轄弱爲強。實是因人成事。倏遷薊北。誤蒙聖恩。授以三鎮練兵。是始終以練兵爲本府專責。而無可以他諉矣。但南北異用。職性顓蒙。敢謂無問於楊枳。而舉一能反以三隅哉。無非仰奉聖惟。殫智畢力。罔知徇情避忌。此則本府之志也。復思西北逖壓。用兵最久。老師宿將。成有奇猷。何待本府贅疣於間耶。但西北之習。專屬家丁。伺容竊級。每遇大舉。輒盜風縮首。無可奈何。而薊鎮既無容敵搗巢之利。且敵騎數萬一騐動以數十萬。非堂堂正正。莫可當鋒。若使竟不與敵見面。不惟驅臣之職無以稱。而練兵之術終成虛負矣。況薊鎮見有兵馬十餘萬衆。就中擇練。亦可以當一衝。但用衆之道。進退難以輕易。而舉動當出萬全。非有節制。必不能軍。節制條件。其用雖約。爲目則繁。譬如造選營陣。行伍號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車騎。車步騎合營。野營伍營。野戰戰勝。教養曉諭之數。一切未備者。本府逐漸擬定。教練已經兩年。各路與八衙將士。曾以蓋工未及詳舉。而標兵六營耳。提面命。頗皆堪用。今將先後給與將士教習過條約。通集成帙。計八卷。一卷大約數十條。又附以練將一卷。通

總轄官自習不係士伍程督計其九卷或便抑不思行伍既熟不能頓悟必須教習別列綱於前以便授受譜裝帙呈覽伏乞本部院參遊陸復又分次先後舉習及將士卒伍再練之之寄爲重念堂堂之舉久湮而練兵之役尤本府特奉綸音無容他諉之責倘言有可採不以人廢尤賜施行如或偏拗之見無裨實用懇乞痛賜斥削毋戾存宜務使有益練兵庶乎免致徒勞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同實紀九卷具呈等因蒙批若得送到新書治兵訓將悉有章程可以想見古名將用師之律矣悉依擬著實舉行仍刊刻成書以垂永久此繳又准巡撫楊手本亦爲前事爲照薊遼兵政廢弛已久一切營伍行陣志趨識見頗皆延襲循套是以將不知兵兵無節制已非一日今閱練兵頒書整整皆老成壯略章程條貫極爲明備將士非此無以通其志營伍非此無以革其成規誠宜復出亦當退舍從此字字責實分科考驗臨敵用衆何往不利轉弱爲強無出此書真兵家上乘也亟應梓行用廣其傳等因准此除通行外今將集過條約定爲次序繕寫成帙計共九卷遵照督撫尤准事理刊刻成書合仰鎮屬大小主客將領等官一體遵照務要著實舉行每一卷習知再授一卷凡給習之法已具凡例其第九卷通專爲練將而設不必強士卒以所不能須至書冊者

練兵實紀雜集卷一

儲練通論

明　戚繼光撰

明季武備廢弛邊事大壞登壇口授所論挾摘弊竇不啻燭照數計罕譬曲喻激發天良遂使諸將卒回心革面一變向來疲玩之習觀其訓練諸條深切著明有如面語百世而下猶想見當日軍容之盛固宜戚鎮薊門數十年而邊境無事也此書練兵之法與紀效新書同譬參半蓋倭寇烏合之衆得其節制易於殲除備邊則勁敵當前非百倍精嚴未易言守情事既別方略亦殊故言之尤詳且愼新書答問云北方之事須革車二千練驅萬餘甲兵數萬乃可攻車戰之法各隨所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熟聞一試之或令之赴邊使習知山川之勢士卒之情或暫隨在營便熟識旌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復教之如此數年之後必有眞材但事在謀始規條未定一切教養之方供贍之禮合行會議以便題請爲此除行薊州永平密雲昌平潞州各兵備道會同計議要見各衛所應襲舍人應否選入密雲遵化等處武學作養應以何項衛門總爲提督何項官員立爲師長應習何書應學何藝作何考校作何優發應否比照儒生別爲三舍之等應否一

體議與膳糧優免供給之例。亦要量定名額。以防濫觴。時酌情理。求可爲繼。中間未盡事宜。悉遵一一計議停當。通呈軍門及軍院。以憑議題施行外。爲此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前項事宜。一體會議施行。等因到府。看得所議。此本院作人儲材。爲國爲民。良法盛舉也。但今可教之材。未乏。而乏師爲難。歷觀古之能兵者。必有鬼谷子之師。而後有孫龐之劍術。必有韓摎虎之勇。而後有李靖之兵法。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曰今堪爲教將之師者。果其誰歟。必不得已。姑開學館。擇實心眞志教習文行者爲發蒙師。兼而取之。俟其應讀諸書。稍能讀誦。考其文行。果可實用。即多選熟知各色武藝之人。不拘行伍遊方之當。斯役極色人目。或爲藝師。或爲藝友。每舉數人。日夕教演。大約不過三年。則諸藝俱通。然後付各實用營中。習教其有志于武者。董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明其忠義。足以塞于天地之間。而嗇色皆利。足以爲人害。以正其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武經七書。毋牽蔇解。不專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庶有諸身乎。其理果得于心乎。擬而研之。研而擬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復恍惚。俟胸即讀百將傳。將傳中諸將人品心術功業。某何如而勝。某何如而敗。孰爲奸詐。孰爲仁義。孰爲純臣。孰爲利夫。孰爲烈士。孰爲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節。某如何而敗名喪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爲罔生幸免。某能守經。某能應變。逐節比擬。以我身爲彼身。以今時爲彼時。使我處此地當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尚志既定。仍復如前曉以論語孟武經七書。而曉以論語孟武經七書之義。務要心中有定主。不爲害撓。不爲禍惕。無見于功。無見于罪。常惺惺矣。然後益之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材。又授之學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頭。源潔流清。悟見鳶魚。當活潑矣。又如醫者之于醫。先習藥性脈訣。醫方。而後進之以岐伯難經。素問。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于法而不泥于法。于是爲純臣之性。古士之材矣。然後進之以雜習器伎行伍之務。將之以孱鼓質用之間。則將材成矣。

儲將

戚子曰。將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肩。而運肩之理。酬酢萬變。殆將附于法。而本虛靈之運。指揮三軍者也。心蔽于物。將蔽于心。一而已矣。或者曰。爲兵之將者。材官也。藝士也。藝而材。將職理矣。使貪使詐使愚。皆可也。子專以心言。毋涉經生狂談。季。戚子曰。誠若是。則文武爲二矣。夫人無二身。則文武無二道。材藝之美。必有不二之心。蹙成其材。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發于事業。晝夜在公。即有一尺之材。必盡一尺之用。至於多才之徒。或巧爲身謀。或明智禍福。用之自私。雖良平之智。孔明之術。我何所賴。故曰。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斯無將德。將德靡面用其才。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有矜愈之行。有盈滿之禍。有快快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國保家。爲始終完器矣。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夫以託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謂付之以疆場之責。授之以太阿之柄。而詐也愚也貪也。可使之乎。其在今日也。所以不得已而用才。不得已而用匹夫之勇。不得已而使貪使詐使愚。正法眼。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難變。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況主將率三軍首鋒。非藝。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是故爲將者。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即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槩。他如火器之具。軍中利用。而品制多門。一器之用。什物數種。最難求精求

悉屬司馬。視文職之掌于冢宰。事體相等。凡此哲所以審發武弁。爲求將設。如張大學于深淵。棄無遺材。而後已。顧宗設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備。漸增文場難額。非所以發武弁者。豪傑幾二百餘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將。爲科目者屢歷設。如布大羅于深林。棄無遺豸。而後已。爲武弁者。豪傑幾二百餘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將。爲科目者屢歷七十餘年。而科目不足以得將。中間寧寧有聞。足爲邊鄙輸力稱名偉者。不過數人。多出甄拔。未聞成由豪發科目之徒。儻有是人焉。方且恃廉倨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終無二心。明義欲之辨。純忠勁節。無周公不足之觀者。誠未見其人焉。戚子嘗求其故矣。嗚呼。用非所發。發非其用。教之異其施。施之者不盡于所教。日趨而求其楚。不可得耳。今之練將者。如何。戚子曰。無分于武弁也。無分于草萊也。無分于生儒也。避其有志于武者。董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明其忠義。足以塞于天地之間。而嗇色皆利。足以爲人害。以正其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武經七書。毋牽蔇解。不專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庶有諸身乎。其理果得于心乎。擬而研之。研而擬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復恍惚。俟胸即讀百將傳。將傳中諸將人品心術功業。某何如而勝。某何如而敗。孰爲奸詐。孰爲仁義。孰爲純臣。孰爲利夫。孰爲烈士。孰爲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節。某如何而敗名喪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爲罔生幸免。某能守經。某能應變。逐節比擬。以我身爲彼身。以今時爲彼時。使我處此地當此事。而何如。可。俟其尚志既定。仍復如前。曉以論語孟武經七書。而曉以論語孟武經七書之義。務要心中有定主。不爲害撓。不爲禍惕。無見于功。無見于罪。常惺惺矣。然後益之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材。又授之學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頭。源潔流清。悟見鳶魚。當活潑矣。又如醫者之于醫。先習藥性脈訣。醫方。而後進之以岐伯難經。素問。故得命乎方。而不拘乎方。悟于法而不泥于法。于是爲純臣之性。古士之材矣。然後進之以雜習器伎行伍之務。將之以孱鼓質用之間。則將材成矣。

練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則理明。理明而後識定。識定而後利害不撓。利害不撓而膽不壯者。未之有也。

練將藝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養將之德也。養將之材也。養將之智識也。未曾養將之藝也。或者曰。如子所言。則藝事非大將所急矣。戚子曰。不然。將所以督率乎三軍也。三軍之藝。有正法。有花法。山林險阻。以數人而與數人戰。一藝也。平原曠野。以萬人而與萬人敵。一藝也。是故藝一也。而不同者用也。山林險阻。敵寨我衆。則人人得盡所藝之巧。進退轉側。各從其便。惟預示明諭。使吾後行悉知其說。非因前行退側。疑爲莽却。不可一齊動脚。則庶幾矣。若數萬人之敵。紛如蜂擁。群隊而前。一步不可那移退縮。一人用進退之法。則後行傍行。以爲奔北。遂使萬衆奪氣而走。是故其用不同。其習自異。主將不知諸藝之習。何以得知諸藝正法眼。必致花法混乎其中。花法入而正法昧。急遽難變。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況主將率三軍首鋒。非藝曷以作勇。非勇曷以前率。是故爲將者。不拘三軍各色武藝長短器具。必一一習之。即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餘技亦必習知其槩。他如火器之具。軍中利用。而品制多門。一器之用。什物數種。最難求精求

偏非爲將者自信之眞自知之熟弗能適用也雖一物之微弗親查較弗能適用也至於車之爲用倘之宜焉之調習飼養之方皆將之事也一事不知則一事廢斯乏一事之濟爲將者可不知藝哉嘗與諸習之工分日並講然講論既明必實將是器是藝觀見而親作之作之不止至于熟則一藝工矣復加一藝知而實習斯得其用藝之妙矣

正習訛此當併歸于掌故故圈節錄之中

習武者不外于孫吳是習孫吳者皆孫吳之徒也自夫世好之不同也試文之餘每于篇中必肆詆毀議請其師無所不至試使今日之毀師者受國家裁定之寄而能攘外安內如孫吳者幾人哉夫業彼之業而詆彼之短是無師矣以無師之心而知忠愛之道有是理乎況夫武弁之子受娠于父母之懷已有嫡長偷次承襲其官此朝廷所以豢我命我以武者也較之生長閭閻從事俎豆而棄其本習事王伯之談苟不求于心而務求于氣誠以北方之兵驍悍勁猛氣孰焉往年徵役于吳一敗而不可復振蓋其所發爲勇者乃浮氣之在外者非眞氣之根于心也氣根于心則百敗不可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督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大浮畏心潮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墜敗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之者鮮矣善將者宜如何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慤子飲食爲之通疾病爲之憂患難爲之共甘苦爲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爲之謀諄諄諭以忠君之義懇懇之辨修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爲榮也利也如何世之備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歲之久感于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于懇懇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于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爲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萬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無敵執斃以捷秦楚之堅甲利兵非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于民哉故感通之神孟賁失其勇良平失其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民之可使趍湯蹈火趍仁如水趍下況三軍之士佐之以不時之賞斧鉞之威而行吾仁義于其中爲有本之治耶或謂當操之貴果可用于臨敵否而冥操貴節精微之處亦在此否耶戚子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閉居坐臥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宂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撙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妙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乘畏兢業爲將者辨此爲急如此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譁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慮業爲將者辨此爲急如此可以語韜鈐之秘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恆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挽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惡之而輕其死以俾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

練心氣此成材之精練兵之要故次于末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氣發于外根原于心醖心則氣易出故出諸心者爲眞氣心則氣壯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養心也又曰志一則動氣一則動志今夫賊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是心者內氣也氣者外心也故出諸心者爲其氣則出于氣者爲眞勇矣是故走陣于場習藝于師召耳目以金鼓濟勇怯以刑名習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輕重緩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爲人亦與大命無干何也不足以該全體也即如三軍之政行伍號令旗鼓技藝之數少一件固不足以爲萬金之師少一件亦未必不能爲一戰之勝故大命所係在氣而內關乎心心之所係則神明之感自然之應也故誅一人而千萬人順誅心也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賞亦心也不怒而威豈斧鉞之力哉不言而信豈金帛之惠哉視死如歸得其心也視敵如讎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務求于氣誠以北方之兵驍悍勁猛氣孰焉往年徵役于吳一敗而不可復振蓋其所發爲勇者乃浮氣之在外者非眞氣之根于心也氣根于心則百敗不可挫天下莫當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督兵東南時凡諸營伍中有養氣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當前行以其積氣大浮畏心潮掩不輕視其號令必墜敗之計中故兵入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過盛亦不可用則知之者鮮矣善將者宜如何而練其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又如嬰兒慤子飲食爲之通疾病爲之憂患難爲之共甘苦爲之同彼有情焉如嬰兒不能自通乎心如啞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將者不待其心之發而先爲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預爲之謀諄諄諭以忠君之義懇懇之辨修短之數死生之理使之習服忠義足以無忝所生其爲榮也利也如何世之備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觀感之下積歲之久感于愛則愛君愛將而身非所愛感于義則不忍後君後將而先其所私感于懇懇之辨則患難不足恐而親上之志堅感于修短死生之數則水火存亡不足以奪其心萬人一心心一而氣齊氣齊而萬人爲一死夫是吾以一心之萬力而敵萬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萬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無敵執斃以捷秦楚之堅甲利兵非得心而一其氣何以致此于民哉故感通之神孟賁失其勇良平失其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民之可使趍湯蹈火趍仁如水趍下況三軍之士佐之以不時之賞斧鉞之威而行吾仁義于其中爲有本之治耶或謂當操之貴果可用于臨敵否而冥操貴節精微之處亦在此否耶戚子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閉居坐臥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宂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撙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妙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乘畏兢業爲將者辨此爲急如此又有操之似者最爲操之害何則譁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慮業爲將者辨此爲急如此可以語韜鈐之秘矣獵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恆人之情也爲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挽人之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惡之而輕其死以俾其生非果于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

分將品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能是數者純乎純矣而象以文飾雅有德址則大將也能是數者優于技藝巧于鼓舞短于文學則偏裨也才有餘而志不足以當之勇有餘而志不足以承之皆小將也夫如是而教養之矣或既而爲愚爲詐爲貪而皆有一長者收之幕次因其事變偶一使之優以金帛勿輕示以將位一事竣則仍復幕次一事起則暫復任用有事則置之而足其欲無事則羈之而嚴其處此養鷹之法所以爲馭將之要論而鷹使裨往不濟者也若曰待大將之道如何夫如是而教養之矣功由序進德與功平尤加慎而擇之務廉其人無欲焉無所爲而爲善焉功日高而心日下焉位益隆而志益堅焉果爲純臣無二心焉推誠心以致之絕疑間以重之歸其事柄假其設施言必行焉計必聽焉財毋靳焉用夫出入總有裨于用而已矣機宜無擊其肘腋總爲有成功而已矣幾間無礙總爲乃心王室而已矣食之盡其材鳴之通其重務使履千里之足馳九軌之道國有良將軍行罔功未之有也

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相。操之于場肆者。不謂之操。所謂鑒踏也。而兵雖靜處閒燕。亦謂之操。乃眞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元之又元。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豈尋常章句之可擬耶。況譬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爲乎。可或曰。子用兵階啫節制。遂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手。戚子曰。束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當於經籍中採其精華。師其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衡於己而通變。推而進之。於其武直取上乘。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愚卒。不可感通。特無才之小勇。侍狙詐之一中也。嗚呼。

正選練此當不在將故以終篇。

夫如是而教養之矣。而率倡之機。存乎上。不有以轉移之。拘夫今日之俗。好將材亦不可得也。故曰。十修之于家。而壞于壯行之時。是也。我國家南北取將。好異而習不同。最重莫西北若也。其取將也。願指氣使。屈體無骨。德中選矣。鄉愿勢位。不立名分。武中選矣。大言不慙。自以末嘗學問。爲美行。陽賁獰殺之口。陰爲貪緣之計。單騎斬馘。撫劍疾視。爲將之上選。其實則單騎亦僞。斬馘亦僞。撫劍吾人之前。而實未嘗撫劍。當數萬之衆。廢三千之營。而供百餘之家丁。鼠竊狗偷。張大其說。以爲功伐。雖大將亦由此而立躋之。至于所寄取將之耳目者。又皆未經事少年。識見不同。好尚情殊。所謂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任者也。況將之用以氣。氣之發未免有過中之差。使其一不投好。即才如孫吳。皆加以不韙之名。立賢奇禍。夫將亦人耳。中才者多。遷世無閥。獨立而不懼者極少。幾何而不爲習好所移乎。其在東南也。凡所以取材于武弁者。俗尚循雅。此見武戇。必非義冠博帶。高談闊論。繪文賦詩談古之輩。下之得于觀感。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希世而竊名位。其于行伍分數。刑名法令。姑視爲贅疣而已。且凡用兵之地。多事之秋。乏材之時。或用其一長。或忽其任怨。稍稍遷其展布。一事甫竣。前勞盡忘。猶怨早起。督過者紛紛。修復日前之恨。或謂不合時格。或謂令得反之。惟恐弃之不速。爲吾舘豆之恥。嗚呼。得人以強吾疆事。公心于君父者。可若此乎。是則不在將。而在將將者之責也。

儲練通論

一。原軍禮。夫軍中可使必關者。軍禮也。軍禮者。名分也。兵法關衆如關寡。孰名是也。意正在此。彼臨敵用命。係于平日有禮。禮不可踰。閑則知死長。若事急布惡。常陣殺人。皆無救于成事。身之便哲。哲之便指。如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皆平日之威儀習之有素故也。近日武教不明。行伍寬縱。蓋由上人視此爲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慾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禮不興則名分不正。名分不正故隊加于冠上。太阿倒持。譬豈能使指哉。爲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場。主將臨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卽得以徑行細打。重則貫劃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尅一節。不在禁例。牽引侵尅。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咸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其同甘共苦之情。其實隊長之承哨長。亦如之。哨長之承哨官亦如之。哨官之承把總亦如之。把總之承偏裨亦如之。如是而威儀名禮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把總。把總于哨官。哨官于哨長。哨長于隊長。隊長于士卒。皆聚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少有玩者。一怒而三軍懼。凡各相上一等者倡之。總不敢棄哨。卒不敢棄隊。不惟不敢棄。且不忍棄焉。指之令于臂。臂之令于身。行之有素。習成自然。軍禮之

400

關于鬬豈不切哉。

一原用人夫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誠偽頗知。如深淵求珠。兵法雖云使詐使愚。酒色財氣之人皆在不拳。彼前項之徒。只可使于一時一事。因其所迷而激之。爲我盡一藝之力則可也。若夫寄一旅之衆。當疆場之責。有死生利害之相加。有饑穀給散之相近。有忠難艱苦之共皆齊一行伍之耳目。威召鳥合之人心。使之赴湯蹈火。從吾所如。豈貪詐奸愚足以當之哉。故用領兵之人。事過于誠實。北方所謂老實。南方所謂獃氣是也。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怠所事。明特其才足以此緩急至於枹鼓之間。先看得利害分明。特能顛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威召不能化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而在我縱敢之道。窮而滯矣。誠實之人。感恩而不忍負。畏威則不敢負。雖才有不逮。而疵瑕不忍遮掩。則吾耳目不蔽于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揣于營練統馭者。又有一等調度知方之徒。而膽力不堪領鋒率衆者。于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將兵。偏于調度者可以衝鋒。是誠在我。良工之心苦矣。哨官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爲重。輕然亦須各有一藝。然後使此無恐。庶可當先。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利病。庶可以示人之習向。苟不可得衆。事用有膽而無藝者。然則貪詐愚不可用於統衆。誠貴足以付一軍。似矣。又何加焉。必也奉主將之命。事使下恐而奉行惟謹。不苟取士卒之財。而與之同其甘苦。略知文字。有志向上。庶幾乎節制之師。

陣而不捧命率衆者有之矣。奸詐伶俐之人。驅以死敵者未之有也。

一原性氣。夫人之生。稟天地之靈。天地有南北寒暖之殊。故人稟有強弱直詐智愚之別。南北之不可同。若天地之寒暖不能一也。江以北。大率氣浮而輕躁易挫而難振。此蓋一時迫切之浮氣。非兵勇氣也。似當先挫抑其浮氣。發其眞勇。南兵氣雖平和而虛。周多慮激之氣而無剛顓決腹之志。似當揣其虛氣。作其眞勇。教馭之方。亦自不同。大抵江北士平水少。兵法所謂十步當一騎。正其地也。當重騎兵。然騎兵不便短戰。倭銃可以遠及。因騎形之大。猶易中傷。步騎必須兼用。但騎不可逼步之技。步若教練未信。亦不可使當騎之前。騎勞攻而步正出。或者其可乎。騎于弓矢之外。可用毒弩。平野之地。衝騎散列。直衝賊營。以毒弩射之。尤非弓矢所能比也。步兵乘險打銃。而揉之以騎。亦無不可。雖然。臨機應變。因敵易形。又在主將不能逆視也。

一原威召。夫民心至愚而神。無令之威。不誅之威。設地而守。不賞而勸。賞賢異養。尊卑異位。豈盡是智力所能驅之哉。然古今人無賢智。自王侯以至于庶人。有同焉者。昭然而不昧也。惟盡我之所與行伍同甘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故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苟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牧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效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誅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背畢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雖能誦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體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爲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己意。謂之人自爲戰。謬矣。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領馭繁。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于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故以敵營一二實事爲對。如一把練平日優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于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故以敵營一二實事爲對。如一把練平日優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于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故以敵營一二實事爲對。如一把練平日優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威于是乎重。而油然莫知其使之者矣。但將士色貨之驅。鮮能自振。自立必吾上人諄諄教導。嚴切察訪。隨過曲防。以納于軌。不可化誨者。嚴以重刑。加以連坐。萬人一心。所向無敵。不在茲乎。

一原信。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敝。誠諸條例。頒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慕悛。而甘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故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苟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牧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效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誅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背畢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雖能誦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體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爲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己意。謂之人自爲戰。謬矣。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領馭繁。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于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故以敵營一二實事爲對。如一把練平日優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威于是乎重。而油然莫知其使之者矣。但將士色貨之驅。鮮能自振。自立。必吾上人諄諄教導。嚴切察訪。隨過曲防。以納于軌。不可化誨者。嚴以重刑。加以連坐。萬人一心。所向無敵。不在茲乎。

一原信。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敝。誠諸條例。頒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慕悛。而甘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故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督察之令。小民習爲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苟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牧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更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軍禮既正。在南則紀效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誅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背畢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雖能誦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苦。則又從而解體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怠事者有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爲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己意。謂之人自爲戰。謬矣。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領馭繁。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教夫人之才器不同。而同歸于適用。人之作用不同。而同歸于得士心。是在吾因材造就。無一毫預于己耳。聖門七十子。問政問孝。吾夫子應之。未嘗有同語。各因其未及而發之也。未及者既至。其于已至者皆同矣。故以敵營一二實事爲對。如一把練平日優禮于頭目。而嚴察于兵士。凡是營之兵犯必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居二。吳子以果居中。誠能着實用力于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一原練兵。夫器械不習。與素手同。教習之道。須先重師禮。古云。師道立而善人多。教師之類。于位甚卑。然特者耳。

在兵卒之間。卽師傅之尊也。兵卒素未習藝者。不知藝之皆好。略聞外習者。心中有物而不化。自恃舊習以爲佳技。師道不立。則言不信。教之不遵。學之不習。習而不悅。師道廢而教無成矣。須子兵卒間。隆以師禮。付以便宜。凡兵士之不聽教者。卽徑行責治。毋官示以軍法。將士頑目。皆習其業。小卒相視而謂曰。其尊者信之如此。吾輩當何如耶。如此師教行。習服速矣。但教師之類。皆血氣小人。一技在身。如藏至寶。便不肯盡其法以誨人。且或需索供給以厚海。爲是非如此。卒心不服。習藝復爲虛文。故不假之師權。則教習不行。若假之師權。則分外生事。在吾善操其駕馭之柄而已。

一原火器。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兵法云。以火佐攻者明。是火器之濟于戰陣久矣。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愈無實用。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誤。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臾柴可以敗劉況精器乎。諸器之中。爲銃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大砲火箭爲利器。餘則只可施于舟師守城。頗同而非陸戰所宜也。前項火器。往往打放無節。賊來至面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手無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曾照臨陣實演。及至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脚跟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爲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知用。業已載之新書。惟是平時卽以草人約臨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鳴敵之際用之。則如在場叮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

一原火器。夫北方之火器。惟有夾把鎗、快鎗、神鎗、佛狼機、碗口銃、大小將軍、等項。種色尙多。就中火把鎗之制。卽快鎗也。但多一鐵把。以備急時充鐵棍之用耳。緣所製之人。洞曉此中病痛者既少。而又無一毫認眞之心。不過櫽成鐵筒而已。腹內未曾用鋼鑽光。以致鉛子不得到底。出口不直。銃身單捲成一原戰器。夫今強敵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值火器。惟無惑于多端可也。又其最利遠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噴筒乎。以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這意浪造。皆不如武習之苟精。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何況火器。惟無惑于多端可也。又其最利遠者。其火箭乎。利近者。其噴筒乎。以火發向虛處一攻而出。則不橫及矣。他如千里勝、自發銃、魚骨銃等項。巧立名色。這意浪造。皆不如武習之苟精。投石可勝用之。不精。雖多無益。何況刃取刃自脊。鏃長三寸。中間以獺矢。與火箭輕重得宜。銳眼須直。眼不直。則箭不直。卽發不正。發準遠近。以爲高下。自天而墜。擾亂後隊。着人馬皆洞燃。攻盛而後止。以喉筒言之。慢藥卽火。一具三子。縛以藥線。合口而入。入須固緊。無破。每子不用急藥子上。用慢藥子。發如星墜。火出或煙瘴。揚威驚馬。近敵之具也。

一原戰器。夫今強敵之技。遠惟弓矢。近惟腰刀。別有鐵鈎鎗。乃乘吾陣亂而用之者。弓矢射不能及。遠值

今日所以禦敵之技件件短于敵件件不如敵而悉使敵得其長倘可以語戰乎今日之計以與戰言之必須各項器械各長彼一倍相持之勢各得便宜數倍應可騙膽怯之卒不堅之陣而當強悍之敵也精利火器火箭鳥銃噴筒即可以長于敵之矢矣長柄鈀可打可戳以革刀步下仰戳則可及敵面馬上則先加于刀夾刀棍可打可戳步下則可戳馬腹馬上足能敵刀洞甲則可長于敵之鈎刀矣中原之地雖防內盜賊可用長鎗與敵戰則長鎗難用何也敵馬萬衆齊衝勢如風雨而來鎗身細長惟有一戳彼衆馬一擁鎗便斷折是一鎗僅可傷一馬則不復可用矣惟有雙手長刀藤牌但北方無藤而以輕便木爲之重不過十斤亦可用以牌蔽身牌內單刀滾去只是低頭砍馬足此步兵最利者也

一原用器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如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敵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敵近與大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繇其故在于場操素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刻每陷于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先將銃手交與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敵手倍命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報賊將近時銃手難列于外專聽中軍號銃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敵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個向敵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次看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便激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敵者即一銃打死二敵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敵打敵必能多中敵亦不敢衝我矣此放火器時第一要務也至于叉鈀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艇使舟又必盡柄着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酬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敵時死生呼吸所繫面黃口乾手忙脚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爲好漢如用得平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雖諺有云藝高人膽大殊爲不然必須原是有膽之人習得好藝故膽益大無膽之人平日習得武藝十分精熟臨時手軟身顫舉藝不起任是如何教習亦不得膽之大也其火器尤爲誤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銃而頭已回顧走路或忘入鉛子或下鉛子面後入藥或裝畢而滅其火繩或濕其藥線或自焚其藥十銃之中僅有四五銃發出四五之中僅有一中爲難矣此蓋愚劣于百敗之中百勝之際一一試見熟試而知之也難矣哉

一原將秘夫制勝之妙如珠轉圓將何有秘蓋有不可以言喻而可以意受者感召之道也忠誠惻怛實心實行艱苦居士之先便利居士之後知我士情使衆由之而不覺知敵虛實使衆蹈之而忘危驅萬人以意而不在於威刑之寬猛悅萬人以心而不在于財貨之重輕材有大小各適其宜佐之惟斷惟信無適莫方體謂非秘哉

計開車馬步器具

一盔甲　臂手　鈎鎗　鎧鎚
鴨嘴棍　大棒　長刀　藤木牌
腰刀　大將軍　虎蹲砲　快鎗
提砲　皮簍　鑼鍋　鑼鼓旗
圍幔

以上俱于重大之器遇有損壞應該修整從宜估明請給官銀買辦工料修造如無故損失者

一原練兵分數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賞罰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仍有五分則在使結得脚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爲結得脚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取下同甘苦恤患難以威仍爲工夫使三軍心服恩威信于平日必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兵法所云令民與上同意論語云有勇知方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其應變安乎

一原器祕夫人無牙爪天設五兵長短相差新書已備言之但倭寇以必死爲念且從童稚時即慣刀而習之法甚熟故利于短大鎗短不接長我兵必死之念與習服之熟與倭遠甚故必多用長以制短此不易之論也兩長相對惟有法者勝兩法相同惟有膽者勝鴛鴦陣最短相差管見盡于此矣

一原戰祕夫戰之有祕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法推密此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數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揔營而進或敵來衝我或列陣待我換到五十步內火器聰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煙如蜜一齊擁進須是飛走密布長器如蜂叢蟻附一齊擁上不可空髮遲疑短兵救之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煙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路軍器什物甚多遇有損失如體恤軍貧盡爲之官製則軍無責賠則貧軍又無力能前除將各項器械于會計之時已行三協恰各將領從長計議分別某項如盡責軍賠某項俱係各軍自辦並不官製遇有損失依法責治不令賠價某項初則官製一次以後損失自行賠補某項俱係各軍自辦並不官給議擬已定呈覆前來爲照各器俱有官號字樣若遇不時損失官給者務要即時報官其官給一次者與自備者若有損壞各軍亦要即行自備完美每月一次類報本營各將領從長計議填字號免其責打若大衆一同損失及出征用去者臨時另行通融或屬官督或屬劃補不在此例擬合通行遵照爲此牌仰本官即便轉行所屬管路查照單開款項俾諭各軍遂有損壞軍器應官製者即行報官呈請官銀修製應各軍賠補者各軍即行賠補永爲定例各將領仍每月類報本府一次查考取各遵依繳查毋得違玩未便

夾刀　狼筅　鳥銃　狼機

若責本軍自賠。不惟造不如法。而工費頗多。軍力不貲。非又市集易買可得之物。相應責令損失之人賠辦物料。聽該管官呈報本將官處。責令官匠造補。若極貧無出者。重加責治。以示其懲。官爲之處。頗自納價者俱免責。

一鎚門。　鐵錘。　鐵剪。　鐵鑽。　鐵鏨。　鐵銼。　鐵鑽。　鐵鑽。　鐵鑽

丙辰、戊辰生對壬戌。
丁丑、己丑生對癸未。
丁酉、己酉生對癸卯。
丁巳、己巳生對癸亥。
庚子生對甲午、戊午。
庚申生對甲寅、戊寅。
庚辰生對甲戌、戊戌。
辛丑生對丁未、乙未。
辛酉生對乙卯、丁卯。
辛巳生對乙亥、丁亥。
壬子生對丙午、戊午。
壬申生對丙寅、戊寅。
壬辰生對丙戌、戊戌。
癸丑生對丁未、己未。
癸酉生對丁卯、己卯。
癸巳生對丁亥、己亥。

紫微駕馭帝星直日一應選用。合得此日。百事大吉。

玉皇帝星一名顯星。
孟月。丙子、壬子、丁卯、癸卯、乙酉、辛酉、甲午。
仲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庚申。
季月。乙丑、辛丑、癸未、己未、甲戌、庚戌、壬辰。

天皇帝星一名曲星。
孟月。丁丑、癸丑。甲辰、戊辰、丙戌、壬戌、乙未。
仲月。丙子、丁卯、壬子、癸丑、乙酉、辛酉、甲午。
季月。丙寅、壬寅、甲申、乙亥、辛亥、癸巳。

紫微帝星一名傳星。
孟月。庚辰、丙辰、辛未、丁未、戊戌、己丑。
仲月。丙午、庚午、乙卯、己卯、戊子、己酉。
季月。戊寅、甲寅、己巳、乙巳、丁亥、癸亥、庚申。

論上官赴任。十二月吉日爲上。後通用日次之。亦當兼查。

丙寅、戊寅生對壬申。
丁亥、己亥生對癸巳。
丁未、己未生對癸丑。
丁卯、己卯生對癸酉。
庚戌生對甲辰、戊辰。
庚午生對甲子、戊子。
庚寅生對甲申、戊申。
辛亥生對乙巳、丁巳。
辛未生對乙丑、丁丑。
辛卯生對乙酉、丁酉。
壬戌生對丙辰、戊辰。
壬午生對丙子、戊子。
壬寅生對丙申、戊申。
癸亥生對丁巳、己巳。
癸未生對丁丑、己丑。
癸卯生對丁酉、己酉。

正月。上官赴任。丁卯、庚午、己卯、壬午、辛卯、甲子、癸卯、丙午、乙卯、戊午。
二月。上官赴任。甲戌、丁丑、甲申、丁亥、甲辰。
三月。上官赴任。丙寅、癸酉、戊寅、乙酉、庚寅、丁酉、庚子、壬寅、己酉、壬子、甲寅、辛酉。
四月。上官赴任。庚午、己卯、壬午、己丑、甲午、丙午、戊午。
五月。上官赴任。丙寅、戊辰、戊寅、丙戌、戊戌、丙辰。
六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己亥、壬子、甲寅。
七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壬子、庚子、戊子。
八月。上官赴任。庚辰、癸未、庚寅、庚戌。
九月。上官赴任。庚午、壬申、乙亥、己卯、甲申、乙亥、辛卯、丙申、己亥、癸卯、丙午、戊申、辛亥、乙卯、庚申、癸亥。
十月。上官赴任。甲子、丙子、乙酉、戊子、庚子、壬子。
十一月。上官赴任。壬申、甲申、壬辰、甲辰。
十二月。上官赴任。庚午、壬午、甲午、丙午、戊午、庚申。
四不祥日。

上官初四不爲祥。　初七十六最堪傷。
十九更宜二十八。　凡人不信定遭殃。
運好任中人馬死　改任終須有一場
若是滿官知此日。　官陞職顯祿高強。
給由考滿。致仕歸老同。

宜黃道天恩、要安、天解、益後、續世、生氣、民日、守日、旺日、復日。
民日。春午、夏酉、秋子、冬卯。
守日。春酉、夏子、秋卯、冬午。
旺日。春寅、卯、夏巳、午、秋申、酉、冬亥、子。
復日。正卯、二寅、三丑、四子、五亥、六戌、七酉、八申、九未、十午、十一巳、十二辰。
猖鬼敗亡日。丁卯、戊辰、壬辰、戊寅、辛巳、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庚戌、辛亥、戊午、庚申、壬戌。此日已上。上官赴任求名俱忌。

論進呈策上書陳言參官見貴。
宜天恩、黃道、天德、月德合。黃道、月空、母倉、又宜建、除、滿、定、執、成、開日。
求謀文書印信。
宜天貴、天恩、天德合、月德、六合、黃道吉慶、福星貴人、官印喜神、左輔右弼。
俱可看後卷十二月黃道通用吉日。選用則吉。

忌赤口大小空亡。　已上。

逐日黃道吉時用之享通。

子午日。

子時。月德星、福德星。
丑時。天開星、少微星。
卯時。天開星、少微星。
午時。日德星、鳳輦星。
申時。天貴星、太乙星。
酉時。明輔星、貴人星。

丑未日。

寅時。月德星、福德星。
巳時。天開星、少微星。
戌時。天貴星、太乙星。
亥時。明輔星、貴人星。

寅申日。

子時。天貴星、太乙星。
丑時。天德星、寶光星。
卯時。天德星、寶光星。
辰時。月德星、福德星。
巳時。日德星、鳳輦星。
午時。日德星、鳳輦星。
未時。天開星、少微星。
申時。日德星、鳳輦星。
酉時。明輔星、貴人星。
戌時。日德星、鳳輦星。
亥時。明輔星、貴人星。

卯酉日。

子時。日德星、鳳輦星。
丑時。天開星、少微星。
寅時。日德星、鳳輦星。
卯時。明輔星、貴人星。
辰時。天貴星、太乙星。
巳時。明輔星、貴人星。
午時。天貴星、太乙星。
未時。天德星、寶光星。
申時。月德星、福德星。
酉時。天開星、少微星。

辰戌日。

寅時。日德星、鳳輦星。
卯時。明輔星、貴人星。
辰時。天貴星、太乙星。
巳時。天貴星、太乙星。
午時。天貴星、太乙星。
未時。天德星、寶光星。
申時。月德星、福德星。
酉時。天開星、少微星。
戌時。月德星、福德星。
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巳亥日。

丑時。天開星、少微星。
寅時。日德星、鳳輦星。
辰時。日德星、鳳輦星。
卯時。天德星、寶光星。
午時。天貴星、太乙星。
未時。明輔星、貴人星。
申時。月德星、福德星。
酉時。天開星、少微星。
戌時。月德星、福德星。
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夫天時不足忌。在盡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祿。所謂人定亦能勝天。陰陽時日何爲者哉。但吾發武夫。罔習吏事。到任之初。事事無措。已失先後緩急之序。故其設施顛倒。如向風理絲。無怪其然。予與諸將切有一日之長。師率之責。乃撰其節要。爲到任寶鑑。吾輩眞肯信而行之。決無不利。凡吾將領。無論大小。不拘邊腹地方。本有欽命推擺之日。或生長此地。或昔爲屬伍。日夕而見。地方事宜。但不必徇衆而後知也。但一官自有一官之體。或內而衙門之莩務。或外而上司之新政。便是俗遊。終隔靴癢。況曾未經其地者。安得不爲先事之圖乎。悉潛于未仕之前。予曾經彼地遊宦。或士大夫。或前官。或聞知彼中事情者。先行多方諮訪。其時人言尙公。語云禮失求之野。閭閻小人。心無所爲。即訪一二。謹愼知事之人。亦無不可。是吾求至之先。已得地方之情矣。姑默存之。未可就信。廼任之日。見過官屬。且勿輕論地方事情。本日只了應酬。雖對賀客。亦勿論地方。惟開此口。左右便莫測我意向所在矣。應報上司。先具揭帖。掾密左右。和以遜之。即有不是。亦且勿分可否。惟存于心。次日即將衙門內要緊號簿文卷檢覽。稍知大義。三日行香禮畢。投文後。且收在退居親行檢看。稍知任內之略。乃將錢糧兵馬城池地里各文册。于案牘中擇出粗涉一遍。先取大數。抄爲手摺。常在袖中。應參上司。則以職守兵邊之事。只云卑切遵主司。問收不竭力報國。心雖切切。操作練兵飭武。興弊興廢。以保地方。但初至未諳。容回任事講求。應該自守者。不敢違怠。應該請詳者。請詳遵奉。節以設施之初。人信未信。不無耳目之異。望主司姑爲主持。以需其後。如果行不逮言。甘蒙明決。俾設施果合時宜。果中利弊。而人言市虎。亦望主司堅執投杼之嫌。以裨貢成于終。如此對人。方見老成。回任之日。務信其言不止務信其言。當終身以此言爲鑑。戒務副之于其行。尋當巡行境內。每到一城。先將城池形勢邊牆看過。詳問四方險易。建設始末。保障緣由。入衙門。將地方父老延入。優以禮見。問其弊病大率。如係邊牆。步步親行。備問牆外所對何項敵人。部落某處。某年深入。因何失事。因何成功。夫前人之事蹟。後人之龜鑑。今當如何。無可固守戰勝。諮訪在心。且勿就言方略。次則查點軍器。如神器。則云庫在某處。卽親監件件驗過。某件某年造。如何用。見今堪否。且待士人與守者言之。勿出己意。乃又卜曰。入操其軍馬。逐名點看。強弱器械堪否。使地方形勢。人情士俗。軍馬強壯。衙門利弊。一一在我心中。有如素遊之地。乃先將極苦無告之軍查出。優以言辭。省其差役。問其疾病。次革科斂之弊。次將衙門內役吉賄賂之弊。盡行痛革。次爲各軍清楚糧餉。務得實惠。次弊事蹟

練兵實紀雜集卷四

登壇口授（係副總兵李超胡守仁述）

超、守仁等猥以庸劣，待罪薊鎮，恆慚蚊負，非宜。深懼覆餗在疚，入任以來，仰蒙督撫按臺頒發總鎮司道軍機，首興邊工，以固天險，並舉教練，以振雄風，潛習邊機，雖頗有所聞見，而動輒扼腕，亦皆竊爲我總鎮兵主憂焉。至于超等鴻毛身命，此不足計也。時惟庚午夏六月，諸邊新募，聿建過半，乃奉制府會同撫院奏奉習停，以舉練事，隨于六月下旬，蒙兵主檄文奉行間，竊惟是舉也，往者總鎮臥治三屯，諸路損益興革，勢若秦越，久矣。所部獨三屯標下勇壯家丁約五千餘人，能使軍容整治，即爲整必厥職，聞之上等品色矣。超等忽奉前檄，且喜且慮，夫所喜者，我兵主連橫十一路全鎮之力，深得彀大衆之道矣。所慮者，諸將積習，未可言轉，而一二日登壇口語，期撓數十年來已成已信之痼病，不易易也。迺便徒也。陣亡則縻子立廟，血食百世，是又一手握着便益也。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鎮見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舍了便益，以圖僥倖，第不知五十年前將官陣亡之時，同陣偷走者，如今還在否。諸將曰，還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幾日，做了箇帶罪的鬼。當時偷活在世，誇他便益，直到今日，立廟祭祀，天報忠臣子孫興旺，豈是誑便益。諸將默然。兵主乃更端諭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與虛套不同行，因有虛套行得慣，故不講戰。諸將平日尚怕督撫，若總鎮操守清嚴，也略怕他，到了報警時，便不怕總兵了。蓋知兵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政出多門故也。及至敵入之時，督撫也不怕，即有小過，料督撫拘泥，寬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然姑容。且總兵不惟不能做主，將更爲諸將所執拗，甲曰左，乙曰右，嘵嘵衆口，以致主將無所適從，其故爲何。蓋逆知敵未出邊，錦衣官校至矣，督撫總兵或亡于陣，或逮入京，其時誰與他算帳，欲便追論諸將之失，誰復聽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預爲己地，且益加優賞，冀其感我，必然盡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騙過了多少上司，此諸將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又將官調赴隨征之日，本官未起程，先差人分布於入京道路及兵部門首內府諸處，計約某日可追及敵，不待報至，便紛紛拽

朱維藩等代及各將官部下中軍官管操官記掌號吹鼓手俱集三屯鎮城，是日晨鼓戒嚴，我兵主盛粧冠服，儀列威儀，隆帳啓轅門，超等戎裝序秩趨跪，敬謹竭蓽，退出更衣以入。兵主迎至臺中，延超、守仁、于庭內，面北行揖禮，西序立，諸將咨下行兩跪禮，兵主面南受之，次各都司、提調、中軍等官參畢，揖門，兵主乃降容悅色，揖超等以入，止止堂，兩面坐，超、守仁、垂手僅去尺許，諸將分序于東西坐，超等之後，次都司提調，皆序坐，次中軍等官立于東西壁下，次旗牌管操官手掌號吹鼓手俱環侍於廳戶之外，禮畢，超等知兵主之誨必諄諄不止萬言，恐其聽記非全，有辱登壇授受之盛舉也，乃與守仁及各將領預擇聰慧書手各一人，以從。暗嚼文房之具，布于總事西壁，御書記一人，記一句，各分攏編次，週而復始。是以兵主三日之訓，雖不假思索，出諸口而無不中節，其役夫之紀錄，亦不敢魯魚，編既令而如出素成也。坐頃，天氣正炎，諸將士汗下如雨，莫敢有揮之者。兵主出吳扇百千餘柄，自超以至吹鼓手各給一把，因命揮之以拂汗。復出關中瓜獻者于超等各三棄。士誠而下各一棄。兵主曰，位有貴賤，身無貴賤，自兵主而下以至士誠，皆兩棄。于是將士不侵爽熱就涼，目爲異數。食訖，兵主屏氣澄慮，良久，諸將皆作兵主曰，語長，復坐曰，諸君以今日共坐之處，是何處耶，衆莫知，竟所在，不敢對，曰，此非三間房子，乃是一隻船，且漏，又當風波之中，者驟的自睡坐的自坐，雖人反目，各不同心，將船被風浪飄擺打碎，彼時無分貴賤，無分恩讎，都是溺死，遭此之際，便是異心讎人，既在一船，說不得平日不相識，說不得平日讎怨，推此共患共難之心，掌舵的掌舵，掌纜的掌纜，同心同力，將此船撐過江海，到了上岸時，任從衆人各心各路，分投而去也。今要求漏船過得風浪，卻人人不齊心，不共拼一箇死力，那箇人能免得去，況諸君起于世宦者，受國恩有年，輒起布衣者，榮耀遽分，以職事言，分當捨身，以國法言，勢當捨身，姑且勿論，本鎮曾聽人言，武職兩手握着便益，加官進祿，是一手握着便益，成功則顯親揚名，是生得便益，死亦得便益，但本鎮見武職畢竟廟食者少，下獄者多，舍了便益，以圖僥倖，第不知五十年前將官陣亡之時，同陣偷走者，如今還在否。諸將曰，還有今日走回，明日死在家下者。兵主曰，死是免不得死，只是多活幾日，做了箇帶罪的鬼。當時偷活在世，誇他便益，直到今日，立廟祭祀，天報忠臣子孫興旺，豈是誑便益。諸將默然。兵主乃更端諭曰，夫諸君所以不講戰者，病在理欲不並立，實事與虛套不同行，因有虛套行得慣，故不講戰。諸將平日尚怕督撫，若總鎮操守清嚴，也略怕他，到了報警時，便不怕總兵了。蓋知兵馬由不得總兵調度，政出多門故也。及至敵入之時，督撫也不怕，即有小過，料督撫拘泥，寬套，恐有臨敵易將利害，必然姑容。且總兵不惟不能做主，將更爲諸將所執拗，甲曰左，乙曰右，嘵嘵衆口，以致主將無所適從，其故爲何。蓋逆知敵未出邊，錦衣官校至矣，督撫總兵或亡于陣，或逮入京，其時誰與他算帳，欲便追論諸將之失，誰復聽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預爲己地，且益加優賞，冀其感我，必然盡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騙過了多少上司，此諸將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又將官調赴隨征之日，本官未起程，先差人分布於入京道路及兵部門首內府諸處，計約某日可追及敵，不待報至，便紛紛拽

昔曰某將官追上敵了殊不知三千軍內還無二三百到還有相去一二百里者誰為查究這末見敵及約期相近又是前項之人各處稱揚曰某官如何被圍如何砍殺其欲妬人之功報己之怨者則曰某官在某處割營如何不救尋曰本官如何殺砍突圍而出奚甚至喧動聖明垂有王全斌之場彼人此路既熟決可僥倖復背出死力耶平日結識此套不知用了多少心機費了多少金銀又肯捨死耶諸君多係西將率以家丁為利器決不可以此視薊鎮也家丁之名本為軍士孤弱散守地方倏然過有小警一時軍士呼集不前而將官當錄必得親養恩深之人相救相證今諸將每人統兵一枝二三千不等原要各將將此二三千衆教練精強又召家丁二三百厚養以充先鋒今卻顧此道彼愛小失大就以軍士之馬供家丁騎乘以軍士之身供家丁役使以軍士之糧僱家丁養贍是得二三百人之心盡失部下二三千軍之心以有用之軍置之不用之地是費朝廷二三千軍士之糧餉而僅得二三百家丁之力本為求精適致冗費本為求多反以致寡既視二三千為冗數又視之為必不可練用如是而廢役益多益快其欲諸將又且利于此習于此偷馬打帳房得功視此為偏逸之長策及至大舉而入便謂此必不可交鋒必不可堂堂相對凡能神出鬼沒偷竊寄騎搶擄自固便是好漢此牢不可破之習也其在薊鎮將士又以大兵所向無敵積威所劫亦謂決不可論戰本鎮賦為言之若謂戰為容易倘屬獷人薊鎮必是大舉必要大戰大戰之道在我必要合十一路全鎮之兵合衆人之心為一心合衆人之力為一體除合衆人之心力另說且以欲圖大戰試問諸君夫大戰之道有三有算定戰有捨命戰有糊塗戰何謂算定戰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謂捨命戰但云我破着一陣血報朝廷敵來只是向前便了卻將行伍等項平日通不知整飭是也何謂糊塗戰不知彼不知己是也兵法多算勝就與諸君今日在此算之敵惟以弓矢為強我也是弓矢況又不如他使射得他一百人死他也射得我七八十箇官軍死彼近身惟有馬上短刀鈎子我也只有短刀況不如他兩刀相砍我砍殺他一百他也砍殺我七八十我砍他一百他不退動他砍我十箇我軍便走了敵以一人而騎率三四箇馬且馬又是經年不騎喂息膘壯我馬每軍一匹平日差使羸瘦臨時只馱送盔甲與軍之本身也不能若與他馬對衝萬無此理如下馬地鬬能捨命頂當須要盔甲今我之盔甲外面新表可觀內裏錢藥一片數箇眼銹爛惟存鐵形遮是好的其空落如篩子一般敵射可透刀砍可破是盔甲也不如他惟有火器是我所長但火器又有病痛且如三千軍一營便一營都是火器不過三千桿臨時必下四面營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隨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此時那得工夫細打只是一馬馱送軍營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辯解就着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每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為臨時拿了一個就有一個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了其廣布流言說謊京要一節凡遇敵入之時一切將官只報總兵各道轉報軍門撫按并不許差一人入京亂報一面預請各衙門差人于沿京大小路并九門兵部門首訪候但有前項之徒即行拿住本官後日便有功亦從減論又往往朝廷法度只行于督撫總兵蓋朝廷之上總要當如此偏裨而下每每好了多少說謊的人守邊不固退縮先走畏避之徒每每漏網總鎮陣亡與諸將若無干預何曾連坐一人至于部下軍士曾來未見事後一行查究以此衆不用命本鎮今奉敕諭

如今我與諸君還未出門還未見敵先已算輸了件件不如他件件殺不得他明日有兵來卻要昧着心腸糊塗與列位去上陣取勝列位以為何如天下道理只有平日件件算勝他件件強如他到了臨時尚不如地利敵情何如戰不勝者有之今卻一件不經心只圖獨力殺天世間無此用兵之理無有不較多寡邀天之勝諸君今日出去可用心思想明日來件件細答我今日以利害為諸君告之激若進入內地自入至出必繇要害堂堂正正血戰一場必有數千真正功級方可邀賞若不及此決是大家棄了身命死于戰場以報國恩諸君就要偷生本鎮決無生廻之理我猶可也今之軍門撫院志存報主心在死綏諸君若不信我與軍門周旋兵間十五年矣軍門平日臨陣只是單騎為諸君先軍門生平抱負志念我所深知若不能以功報國決是成仁取義斷不為薤上所辱件論本鎮曰這個面皮進不得城撫院同體軍門者也彼時司道等衙門孰敢不從督撫而往督撫司道在軍就是紀功之人我不虛功實不明我只虛諸軍平日套子無處使平日怯懦者無處躲軍法在前無可遮飾且如往日調兵火牌軍門只是開云星夜隨敵向往將官恐誤限期軍法嚴重初出操其壯馬健軍三千之中不過二千餘名以往飯不及炊電奔星馳一晝夜便走二三百里再不管行伍何如軍士有無隨上何如一日之內沿途疲人倦馬已少了一半再日又少了一半及至到敵所多不過二三百便稱某人已追上了其得勝與否又假支吾軍門各上司亦不查本官有多少兵多少到如此即使全鎮十一路主客將官二十餘員不過五六千人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是以只挑壕自守如今趨奉欽依定有限期限外不到失事罪及本官限內不到已開槩略之諜所定援兵俱係三分中選二又以一分臨時聽將官自備沿途疲乏補數到了敵所必尋主將個個軍定要于正行之間設法見數彼時所到不齊復有何說又往日內無行伍因撫分辨某營因無左右前後營師故到個地方任諸將各擇便地各自為家以故對面視其危亡而不救甚至坑陷主將而不顧今以十路分東西各五路主客援兵務各合一營每營有定就方色旗號營如遠遠但見一片白自東而來便知某營約到主將處某方向某方安營一個亂不得一尺好地形揀不得又若某營前進稍勇本營旗號一色不待本營報來便知是某將軍馬若一齊退走了但望見一片某色旗便知是某將先走又上陣之時本鎮當中諸將人各為一頭將官家丁在前軍士隨行于左右俱看本鎮高招但有退縮者只將將官預令旗牌伺候隨鵝綁來此時那得工夫細打只是一馬馱送軍營督撫所在之處任你如何辯解就着同營一將代管其衆所以每援兵一枝必設主客將官二三員正為臨時拿了一個就有一個代替再說不得臨敵易將的話了其廣布流言說謊京要一節凡遇敵入之時一切將官只報總兵各道轉報軍門撫按并不許差一人入京亂報一面預請各衙門差人于沿京大小路并九門兵部門首訪候但有前項之徒即行拿住本官後日便有功亦從減論又往往朝廷法度只行于督撫總兵蓋朝廷之上總要大綱將將之法要當如此偏裨而下每每好了多少說謊的人守邊不固退縮先走畏避之徒每每漏網總鎮陣亡與諸將若無干預何曾連坐一人至于部下軍士曾來未見事後一行查究以此衆不用命本鎮今奉敕諭

自副總兵以下。抗逸練兵。便聽以軍法處治。況臨陣乎。我必先于練兵時一試之。臨陣殺人。知者怕。不知者不怕。倉皇之際。也殺不得許多。平時操練之時。軍士不如法。就是殺。參遊不如法。就是細人。便曉得怕。去年軍門做一本。說的甚是利害。直待有事時方上。我也做一本在這裏。也待有事時上。都是諸將濫差人入京及一向不什麼坐好了偷生的苦了向前的言語。反被思維傷壞用不得。軍法決到身上。無處推奸躲死。故曰活人卻走死路。死人卻走活路。何也。凡將士若肯將實心拿出愛軍是愛軍的心。操練是操練的心。上陣是上陣的心。必思勝彼之法。軍火器具。件件用心精製。將此性命捨若出來。用心竭力。愛惜光陰。忙忙整飭行伍。倘得一日無事。我且活一日。一旦有事。父母妻子身家。各預打點停當。出門便與使們永別了。只做死的般看待。方才得勝。卻又有功。又得生回。方是大家掙氣得這麼漏船過海。這便是死人走活路。若不如此思量。不是敗了被敵殺。必是軍法殺了。都是丟了生路。卻是自己尋着無解救的死路行也。這便是活人走死路。大都今日只是要轉移念頭。改個肚腸。最為要緊。諸將唯唯。兵主又曰。不獨望諸君信我而改圖。還要部曲信諸君而改圖。不獨部曲信諸君而改圖。還要士卒信部曲而改圖。致此之效。不獨我諄諄告諸君。還望諸君以此諄諄告部曲。部曲以此諄諄告士卒。使上下同心。人人知此個個改圖。必須數萬人聯翼為同。聚少成多。合寡為衆。方為勝算。諸將默然。兵主曰。無已。還有一着頗省力。諸將復請。兵主曰。薊鎮山川險阻。守固最易。若能守千牆上。拒打敵回。見有明例。各陞世襲三級。所謂重賞之下。諸將曰。然。兵主曰。奈何二十年來。僅見一二次守固。彼時想敵人適值大兵所集處。是守之一策。亦甚難遇。亦不敢信其決固也。一將曰。比如城在平地。又四面受敵。尚可守。況邊牆在山上者乎。兵主曰。不然。城小法令易及。平地耳目相聞。誰敢先走。一城中家室所係。誰忍先走。出城之外。再無保全身家之處。何處可走。又一壘數人。官府多頭目聯束。是以守而必固。邊牆遠近高下。十一路幾二千里。雖有山險牆在高處。不能得許多頭目節節而制之。高山之上。經過邊牆僅十里者。山內遠行便有二三十里。應援之兵。不可易及。將官督察之時。步行力有不及。馬足不能登險。與乘又慮遲誤。故將數十里之山。付之軍士。人自為守。彼無身家在牆下。彼無督責于牆上。就使軍士用命。誰則知之。卻或先走。誰則見之。況邊牆高不過丈餘。厚不過五尺。敵衆數萬。乘山梁之勢。徑衝牆下。矢如蝟集。牆上即使數十軍一壘。人相挨擠。舉足跌落。亦不能展手。況以數軍孤立而當重敵。勢已懸殊。又望軍士用命于不賞不罰之地。劄可得乎。今來既奉督撫肇建空心敵臺。各騎牆相映。軍士據臺為守。正面可擊。山梁擁衆之勢。兩面可打。拆牆之兵。便是敵馬得向臺空。拆牆而入。兩臺之效。必在練有節制。使貴賤守卑上下相維。十人便有一隊長。十人視隊長。便畏如大將。如此處處是有制之伍。高山僻嶺。儼如主將在上。故人方用命。所謂戰要練。守亦要練。戰勝之軍。未有守不固者。況今臺牆俱當馬衝。操上之軍。皆喜上官目殺臨加。指可計。某軍有功。某軍先走。便可執簿而審之。山下各路。又設有遊兵。專拿逃回先走之徒。登時殺取首級。懸示。苟能守固。所謂全軍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第一。若為最上策也。兵主乃出節奉督撫方略。司道議擬者。特集為二册。一曰明哨。恐其為所襲也。二曰斷哨。又恐其敵哨截路也。三曰架砲。敵將到邊。則賴之。四曰烽火。以便調度援兵。五曰臺牆敵至下據臺乘牆而攻打之也。六曰關寨。每防舉兵之後。當防徐衆掩襲也。于是逐句分讀。字字講解。與諸將士聽之。其六項哨守救習詳細級由。別有守哨冊冊。敘之。茲不復贅。講畢。目視諸將。諸將曰。唯唯。兵主乃作色曰。唯唯者。薊鎮之虛套。諸將之痼習也。其於實躬之實。全未全未。試為諸將言之。今日之事。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與諸將共衆一堂。開心見誠。議論無虛數。萬言。只為改移痼習。舉舉實事。陶實戰實功以報國耳。邇年薊鎮習為痼套。凡上司有言。不論是否。只是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說。俗語云。馬上房子。何謂馬上房子。只是眼前本承過去。心中已不然其言。才一出門。便生譬議。非笑。凡有不便子已者。不顧有無益于時事。或為謠言。或為異議。或布諸京師。或托諸親戚鄉達。或鼓舞軍士。逆告定使上司竟食成議。曲從伊欲而後已。也不要固守。也不須練戰。也不必精利器械。只是苟圖安身得利。一無所為。束手享過太平日子。縱他日十一路賊來。不邀止進一路。知道由誰的路分進來。破若一個頂鋼。只是將督撫總鎮。擔赴朝廷法網便了。為今之計。利害責成。我已說盡。須將議論不便的事體。直言無隱。一一當面就說。事必求可。功必求成。大家保全卻不是好。本鎮聞過如食飴。二年以來。諸將所知。督撫愛才勇之將。誠實之言。任事之人。無異子弟手足。此蠹不除。邊機如何轉。決無守固戰勝之理。諸將于是始有以守方略請者。有以戰車方略請者。有以器具請者。有以哨守請者。雖言人人殊。要之皆為守戰實事圖也。兵主隨問隨答。或檢舉督撫所示。參移酌劃。與之講論再三。各貼于守圖戰勝。諸將曉然而後已。又無慮數百萬言。時有向兵主言士卒之苦者。兵主曰。守邊將士之苦。恐諸將言何朝兵食定制。無敢議矣。但在諸將隨事撫恤。節省。本鎮舊所炊薪。皆派于近路諸軍。今已之乃自進家丁採用。十二月除日。薪乏。舉宅圍釜。至夜始得薪。至其他類此者多。軍士雖不蒙惠。亦盡吾心焉。諸將曰。如退役以歸伍。減隨從以充戰。革薪炭以練軍。諸將尺帛不敢及門。此兵主之所以恤士也。諸將雖不敏。近日改轍效事者多矣。上如督撫諄諄教戒。無非欲諸將恤士耳。但如月糧。關給于二百里外。撫賞官帑十不及一。軍士每月身既修守。復督採柴變價。以充軍中之用。且採柴惟二三處可貨。深山窮谷。孤寨寒村。即有柴莫售。雖設以採柴之名。實扣月糧以充之。每軍一月止得領銀一錢入已。他如差使賠付之繁難。委吏之搥撻。以禮貌恭敬為是。非好惡不可枚舉。兵主曰。守邊將士之苦。恐諸將言何末盡。吾且盡吾心。且以教練守戰為圖。我若做得效。堂堂正正戰殺一場。盡得職分。上項苦事。本鎮保為諸將士轉移之。若不能盡職。不着實練兵殺賊。臨陣走了。死無葬身之地。那時分文錢糧都是背朝廷百姓的。還敢說苦。無別引他辭。遮飾已過。不覺日已晡後。兵主乃命廚人具飧。與諸將飲。已薄暮。諸將覺是饗罷而退。是日登壇論令禮畢。次日方曉。兵主復陞帳。諸將謁禮既竣。登壇如昨。諸將肅然。兵主問曰。昨日所言多算之策。諸君必有奇見。何以教我。諸將無可對。兵主曰。凡吾所以諄諄千言萬語。無非要諸君改念。捨舍一身。實圖一戰。非真騙將士數萬一刻而就死也。此正所以為諸君與將士求

生耳。吾將士要保全功名性命。正在此捨。世間人處。天下之變。捨得是。未有捨而不達者。兵法云。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諸亡地而後存。皆此意也。敵馬遠來。五十步內外。不過弓箭射我。我今有鳥銃、快鎗、火箭、虎蹲砲、佛狼機。皆遠過木箭。狠過木箭。中人多過木箭。以此五種當他箭。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馬近身。惟有短刀長不過三尺。我今有鈀、棍、長鎗、鈎鎗、大棒。皆七八尺長。兵法知不接長一寸長、一寸強。是亦得五件當他刀。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以數萬之衆。勢如山崩河決。徑突我軍。我有車營。車有火器。終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已在營。要行則行。欲止則止。諸君思之。孰勝孰敗。敵衆人自爲戰。萬人齊力。我以節制刑名。使萬人齊力。使人不得不戰。就中又伺其隨攻其惰。就便益他許多了。諸君思之。孰勝孰敗。又敵馬方來。百餘里外。節節險要云云。此一算也。係秘機。超等不敢審。兵主又曰。凡我標兵。先赴信地。應援之時。其各標下車營。只可將鳥銃手調赴邊牆上。將車于近便總路城池。沿城爲衛。重器還宜在車。城車相恃。先保無虞。若能彀拒敵回。萬全之勝也。萬一潰入。車兵趨回附車。馬兵馳回附營。各路援兵。見烽火傳至。不待調遣。馳赴主將合營。舉衆迎敵。中間臨時方略。令雖口授諸君。但變不可預圖。諸將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而傳也。先是諸路所操尖夜步下鵝調援兵。但遇敵入某處。各由沿邊來至云云。此係秘機。超等不敢審。兵法。乃擊其惰歸也。車營在後。營撫居之。漸次前進。本鎮與諸將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審。若功不借恨。返有某一着云云。此亦秘機。超等不敢審。計凡五種方略。所謂多方以誤之。必有一中。大都用寡與用衆不同。目今遊兵募弱。本鎮人無尺寸之基。皆能成大功。今吾邊所將者。見成軍馬十餘萬。誅戮摧挫。莫敢不服。此豈吾輩之長。蓋仗朝廷紀綱。持此忠義以號令三軍。即今全鎮諸將。不下班生三十六人之數。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只要我們志堅種子好。本鎮縱不才。以位則爲諸將之長。以責則在諸將之先。今日之事。只是要倍我之言。無有不效。若肯拚死。決然得生。不止得生。決然立功。兵主乃出自紀遊稿一册。逐章解示諸將。盡皆談兵。祕訣。治心做好人。龜鑑。諸將始帖服。無敢他議。日晡復留諸將飯畢。將各路軍數。取筆于案。諸將輪至案側。命坐。以本路實在軍數。逐款詢于本將。親爲擬註。先定墩臺烽火時。得諸路廢弛狀。有十餘里無一墩者。烽火何以接傳。于是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墩。而照信地專一巡援。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對尖夜圍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撥墩之法。衝軍皆布守臺牆。敵入乃調。次擬路將自練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老弱事故。而仍派臺墩。凡係雜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諸將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略。多屬祕機。不可預泄者。超等不敢備書。別有專行。次日于教場設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錦蟒席。諸將接于臺下。兵主舉酌授超、守仁。次諸將。次提調。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蠟場大事。同舟患難。盡以托諸將。策效願行。則公等皆麟閣凌煙之流。策違願阻。則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諸將勉之。兵主南向中坐。超、守仁東西向。與兵主位相近。參遊左右。坐于廡內。都司提調。坐于簷外。中軍官坐于臺下。旗牌書記吹鼓手皆坐于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視酒。加以論言。畢。各就次。酒行。優人扮三國傳。兵主曰。三人同心。則能立國。吾等三十人同心。便不能報主。不爲三人愧乎。糧出所獲倭夷盔甲鎗刀銃具之屬。諸將觀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說倭寇易殺。如此觀之。曉利已不可當。方出新製禦敵雙手用器械。豈能用數尺長鎗鈀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飛鎗之類。諸將盡知爲利器可恃。又將各項新製軍器。如快鎗。如佛狼機。如大刀。如腰刀。如長鎗。如鈎鎗。如火箭。皆顧鎮所有。而未精利。雖多無神。質用否。今製件件有法。又如倭日壽虎大砲。粗惡不堪打

巳。殊不知此皆步下所用之器。只是借馬獻送甲冑軍身行路。臨時必然下馬。止好步下用。到陣上你們只慈短不得長。方知我言的是。若平時將器具知小。馬上一時圖奔馳便利。到了臨時。馬上又姑不住。還下馬地列。則向所執于馬上軍器。又皆無用。不與空手同乎。爾多士思之。但只當眞心實信。收拾軍馬。振作志氣。臨時如我所云云。未有不勝。是本鎮所以決遵諸君捨身拚死之因。實爲立功錫名之計。到此地位。是使諸君死乎。是爲諸君生乎。是教諸君立功做傑乎。兵主讓舉于是超等諸將。欣然而歎。蹈然而喜。咸有勇氣生于眉睫間矣。兵主復東西讓。虛心遜語。特請諸將教其所未逮。復設案執筆。凡諸將一言之善者。皆錄之。凡諸路一事未之修舉者。皆錄之。備次第興革。時已逾午。大雨如注。兵主又曰。連日與諸君所論。雖俱軍中急務語。夫合萬人爲一心之本。則不在是焉。適值大雨。無他事可做。試與諸君論練守戰之本。本在何處。以手指胸下曰。在此內。乃心也。心之所繫則志。如木種入土。雖兩甲之微。有參天合抱者。有不滿拱把而萎者。值有丈尺無發者。其種已定。即吾人志之已定也。此志即是至誠。誠至而才不能充。即好種既播。而地土不肥。亦與常種同。苟無誠心而聽論萬言。亦秋風過耳。是以鄙弱之種而望參天之材者同。班超志在萬里。竟以三十六人而取西域三十六國。古之事。只是要倍我之言。無有不效。若肯拚死。決然得生。不止得生。決然立功。兵主乃出自紀遊稿一册。逐章解示諸將。盡皆談兵。祕訣。治心做好人。龜鑑。諸將始帖服。無敢他議。日晡復留諸將飯畢。將各路軍數。取筆于案。諸將輪至案側。命坐。以本路實在軍數。逐款詢于本將。親爲擬註。先定墩臺烽火時。得諸路廢弛狀。有十餘里無一墩者。烽火何以接傳。于是擬定墩軍。授以傳守之法。分明哨暗哨。架砲沿革。次定有馬援兵。不派臺墩。而照信地專一巡援。遇急聽調。次擬尖夜與對尖夜圍練步下。聽調援兵。次擬派撥墩之法。衝軍皆布守臺牆。敵入乃調。次擬路將自練下軍。專守臺牆。而不聽調。次餘數百。以備老弱事故。而仍派臺墩。凡係雜差調取之數。開除無遺。諸將無不樂服。復定十一路援兵向往方略。多屬祕機。不可預泄者。超等不敢備書。別有專行。次日于教場設大宴。日亭午。兵主服錦蟒席。諸將接于臺下。兵主舉酌授超、守仁。次諸將。次提調。皆四拜。告超等曰。今日蠟場大事。同舟患難。盡以托諸將。策效願行。則公等皆麟閣凌煙之流。策違願阻。則吾等皆一時覆舟之鬼。願諸將勉之。兵主南向中坐。超、守仁東西向。與兵主位相近。參遊左右。坐于廡內。都司提調。坐于簷外。中軍官坐于臺下。旗牌書記吹鼓手皆坐于旗鼓之下。我兵主逐人視酒。加以論言。畢。各就次。酒行。優人扮三國傳。兵主曰。三人同心。則能立國。吾等三十人同心。便不能報主。不爲三人愧乎。糧出所獲倭夷盔甲鎗刀銃具之屬。諸將觀之。皆吐舌曰。一向只說倭寇易殺。如此觀之。曉利已不可當。方出新製禦敵雙手用器械。豈能用數尺長鎗鈀棍重器戰打。果是不便。若雙手用器械。又無人調馬。益見其不便而飛鎗之類。諸將盡知爲利器可恃。又將各項新製軍器。如快鎗。如佛狼機。如大刀。如腰刀。如長鎗。如鈎鎗。如火箭。皆顧鎮所有。而未精利。雖多無神。質用否。今製件件有法。又如倭日壽虎大砲。粗惡不堪打

放。須置于軍馬營壘數十步外。今加以新法。名爲虎蹲。卽于行內可發。其一切什物。無物不備。無物不精。皆兵主件件手試。以教諸將。每路一副。以爲式委官分投處造。我兵主每次召一將。復于案側共酌。以破心曲。存問家門事產。爲子弟之庶。亦無不至。諸將無不願爲國督死者。兵主乃再問于衆曰。今番凡百節省。軍士或可少蘇乎。諸將又備陳軍士之苦。兵主泣數行下。至于諸將挫抑之狀。乃自卑屈。固無足訝。但沿襲日久。雖有豪傑。亦不能一變而興起之。兵主俛首嘆息。衆亦掩淚而已。酒徹。兵主率諸將向西北叩首而散。次日兵主陞帳。仍復如初。諸將入謝。雖辭歸信地。兵主曰。今日本鎭與諸君一以恩勝。一以法勝。一以信勝。有請者曰。蒙諭短不接長。諸將部曲。思繹不得其旨。乞再示。兵主卽于公堂命一官騎馬執刀。自儀門馳道而前。兵主自持軍士鎗迎之。馬高三尺。人在馬上。亦三尺。腰刀值三尺。馬頸且長三尺。衆不及。兵主身而兵主鎗鋒已及馬腹。人喉矣。每一殺器。如此試之。諸將士讀諱踊躍。以爲前所未有。又請曰。初登壇日。蒙諭萬人一心。卽大略已逾萬言。超等感焉。彼臨陣時。數萬人一擁列陣。向敵便退縮不齊。臨陣亦斬不得許多。若取先退縮者斬之。兵衆喧亂。處士颺揚。必是敵逼身傷得兵著。方纔退走。比差人認得誰先走。況所差之人。既有敵逼身。自家也要走。躲矢石刀鎗。還得工夫擊人。便擊得一二不真正之人行法。萬衆奔北。擊與誰處。本鎭曰。此俱載于練兵條約內。行且備矣。諸君宋之愚耳。本鎭試爲諸君再論之。自古及今。大將所統。動則數十萬。若都臨陣來。無簡法子管着。如何用他。若箇箇無有利害到身。誰肯用命。任你幾十萬人。我所誅罰不過數人。不怕你幾十萬不着緊。此正節制云。如竹之有節。節節而制之。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以箇馭煩之法也。所以今定援兵三千一營。都是一色旗號。譬如一色白旗爲某營。三部有中有左有右。臨時遠望。一片白色向前。便知是某營衝鋒。若少間。一片白旗不分左右中一齊退走。只擊本營內參遊等將一二人來斬首示衆。其餘再不問他了。若是或左先動。或中先動。只擊該部千總來斬了。別箇就不問他了。超曰。如此。只處得一二箇人。與衆人走的何干。兵主曰。如前搶營而退。必殺本營主將。主將不敢走。不敢走的。必然陣亡。陣亡了本營主將。其中軍千總臨陣思量起。就退走。必問本營主將何在。若見主將不走。陣亡累他。斬首。中軍千把總就拼命護着主將。站在陣上。中軍千總與主將才四五箇人。豈能支得敵兵。決然陣亡。其中軍部下雜流千總部下把總。退時必看本營千總何在。看得在陣上不走。各思我們走了。千總陣亡。我把總決是該償命。尋思不如死在陣上。謹着千總站住。百總見把總不走。但係本管下旗隊軍退走。百總恐怕陣亡了。把總償命。謹着把總站住陣上。百總不走。旗總怕陣亡了百總。殺他。旗總就不走了。旗總不走。隊總怕陣亡了旗總。無功頭罪。也是殺了。必然護着旗總站住陣上。隊總不走。陣亡了。只查隊下九箇兵殺了償命。九箇兵若見隊總不動腳。那敢先走。如此推之。便是三千人箇箇似刀在頭上。箇箇似繩子縛住腳。一節一節互相顧瞻。連坐牽扯。卻是那一箇還好動的身。卻不是萬人一心。萬人齊力的妙方。故兵法云。強者不得獨進。弱者不得獨退。超曰。弱者不得獨退。是了。強者不得獨進。何也。兵主曰。此卽是用衆抵當大敵之法。數萬人併做一箇爲氣。一齊拼死當鋒。故兀兀稱城山易。撼岳家一箇軍難。乃其明效大驗。連日以來。我的言語已說盡了。我的心你們已看透了。只是你們的心。還不知怎麼樣。你若肯用心聽。只這幾日也盡了。你不用心聽。就留你們住了一年。與你們講了一年。有何用處。大段如今事體。我們受朝廷豢養重寄。只是以死報朝廷。此是千眞萬眞的念頭。但只是這等徒死于國事無益。不若死中求生。這死中求生功夫。全在萬人一心上。如今敵來。我有牆可據。有臺可守。哨探明。號令明。法度明。牆上堵垣。此大功也。萬一堵不住敵進了牆。便要戰。今較量他的手段伎倆。我的器具法令。件件已說過了。今不重說。只是要萬人一心。萬人一心。功夫雖多。本鎭所說連坐。亦是一件。平日功夫。有箇節要。只是聽信軍門撫院本鎭諸將號令便是。且如道經佛法。說天堂地獄。說輪迴報應。人便聽信他。天下人走進廟裏的便怕他。你們如今把我的號令當道經佛法一般聽信。箇箇敬服。這便是萬人一心了。只如今說敵來。定要與他戰。戰不過便是死。先年好走了。如今沒處走。走的擊來照前說連坐。走也是死。戰也是死。只是死裏求便益。就有生路。這萬人不一心。不得勝他。這便是地獄了。這便是惡報了。你們如今眞箇萬人一心。敵來時一齊守。務要守得住。萬一進了。一齊戰。務要戰的他過。我如今有這些勝他的器械。何怕他大舉。那時節成了功。陞官廕子。這便是天堂了。這便是善報了。豈不是萬人一心報應你。這教操的書記。你極辛苦。我自有重重的賞你。你這鼓手。不比常時的鼓手。你要用心。你一聲鼓。幾萬人都要進。一聲金。幾萬人都要退。這號令一些差不得。你的干係非細。你們這一回去。只是要將說話傳與軍士。要人人信服。要字字遵守。萬人一心。這便是報朝廷的大事。今日薊鎭之事。惟有堂堂決一大戰。大戰之術。只是萬人一心。數萬人共爲一死。若是要學往年鴛鴦不見敵面。無功殺平民之頭充數。決是成不得的。殺了村落平民亡兵等各首級。傷害天理。絕滅子孫。你我都在這刀尖上掙功名。還好做沒天理的事。我從軍門東南經百戰。全是靠天理報應。故有今日。今我與以無功受賞。決不聽你爲此。若是首功無有千數之多。我決不與敵于休。此所謂立志也。我今只恐一時氣寒。你們如日方升。如川方至。無志氣如何鼓動三軍。言畢于此。勉之勉之。

練兵實紀雜集卷五

軍器解上

五兵之制固多種。古今所用不同。在于因敵變制。今將所宜于馬于步。或可南北兼用。或邊塞獨用。見今本鎮禦敵器具。細開于後。

一。軍中祕訣。猶干比戈。用衆首務。一向邊塞不知較量異用之術。惟以敵爲師。彼以何器。我卽以本器當之。不惟不敵。便精長于彼。且諺有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此相敵說也。殺人三千。我不損一。則稱比之術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長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衆器先殺到他身上了。他應手而死。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無用矣。是以我不損一人。而彼常應手便靡。此用衆之法也。若用衆只待見肉分勝負。未有不敗者。何則。用衆有進無退。有勝無敗。一步那移不得。故必以萬全萬勝爲術焉。兵諺云。一寸長。一寸強。此六字其祕訣乎。

馬兵。

一。馬須膘肥。習慣人與馬意相通。使馬如臂使指。且看世人有教黃雀汲水取旗者。有弄猿猴者。有弄蛇者。有教蝦蟆讀書者。有合巨象聲似喇叭吹者。有馴獅子者。有弄螻蟻擺陣者。夫物之微。蝼蟻是也。且習于人。物之極大。象是也。物之極悍。獅是也。皆能馴之。受人指揮。而人乃不能調習一馬。不亦異

哉。信非到實爾難也。

一。什物。

鞍一副。要堅。

木夾板一副。

釘鍼一件拴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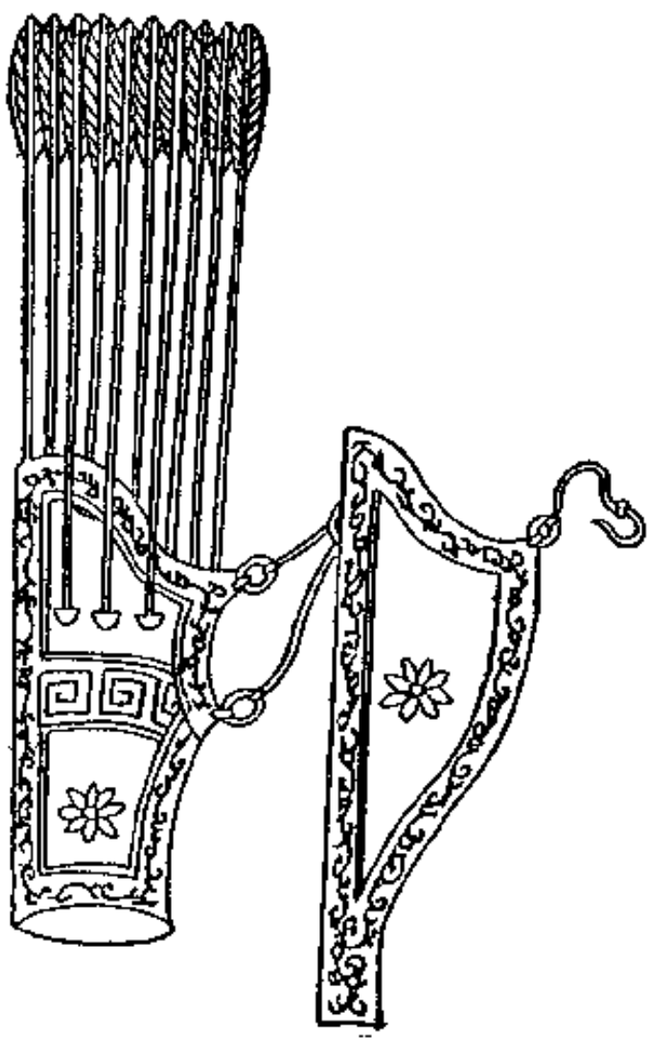
鐙一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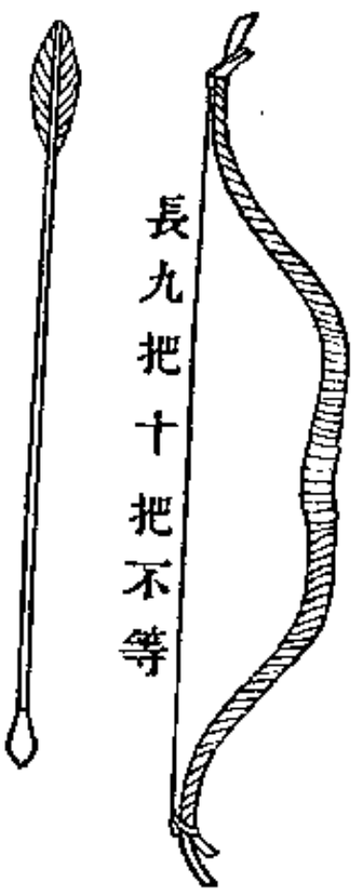
備馬皮條一副。

打損藥一包。防潮破。卽燥數之。

馬上器械

一弓矢囊





轡頭一副。

韁繩二條。

滾肚二條。

通屜一副。

布料兜一箇。

鞭一根。

弓矢解

每名應給弓箭者。弓一張。體輕膠正。油漆防雨。箭三十枝。粗木桿有力。箭鏃用透甲鏡點鋼。試則射石不捲爲佳。鏃信要長。射入則深。弦二條。防斷絕。弓插一件。輕小爲佳。箭插一件。須角圓。則不乖指機。一枚。近世倣者無式。眼孔皆圓。人指却扁。孔圓必竄以楮布。外則杜血指黑。裹則兜弦。致搯食指根之皮。宜將孔倣前後稍長。橫入指中。轉正則皆扁機長。不復打落。而眼中圓活。不磨指節。不遍矢搯皮。此法鮮有會之者。射法別有專刊。

一鐮鎲圖

長七尺重四斤

鐮鎲解

此器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刃。橫以鞭股。刃用兩銛。中有一脊。造法須分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刃自脊平減至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鞭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稜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下之庫。須如大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于馬上最便。可戳可格。利器也。此自殺倭始。

一線鎗圖

長九尺重三斤

線鎗解

北邊備有之。柄短刃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盔因柄細。防敵刀砍斷及用手掠去也。柄長七尺。粗僅一寸。鋒用兩脊兩刃。形稍扁。至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刃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劃至刃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寬則刃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如長鎗。但終不能禦長器。于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一大棒說。見步兵內。馬上用亦可。但必不能雙手齊打。須加粗嘴頭一節。馬上則戳。步下則擊。悶不利矣。

腰刀解

腰刀造法。鐵要多煉。刃用純鋼。自背起用平劖平削。至刃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時匠役將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側鋒將刃橫出其芒。兩下有肩。欲入不深。刃芒一禿。即爲頑鐵矣。此當辨之。用法別詳實紀內。但以外與敵角鬬勢均之器。殆不可勝敵也。

一馬上惟利輕捷鋒芒。他如斧鉞鍾鐲大刀鉤鐮之類。膽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堂堂當大敵。

一狼筅圖

長一丈三尺二寸五分重六斤有竹鐵二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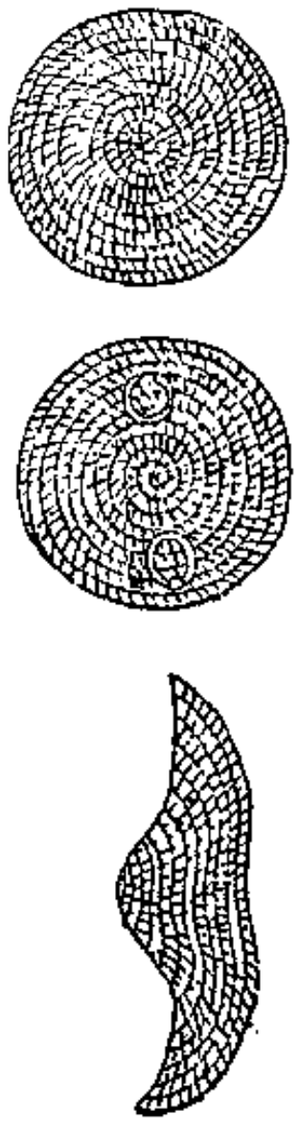
狼筅解

狼筅乃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附枝。節節枒杈。靦之粗可二尺。長一丈五六尺。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叢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爲前列。迥南方殺倭利器。往日浙江等處兵士。未練無膽。執至臨敵。每每棄之反以截阻我兵馬。幾乎棄而不用。比因練兵既成。硬反人言。必以爲前列。遂百戰全勝。特此爲第一。今用之以拒敵馬。尤爲可用。用法別見。

一腰刀圖

長三尺重一斤十兩

一藤牌圖



徑過二尺五寸重五斤

藤牌解

以藤爲之。中心突向外。內空可容手軸轉動。週簽高出。雖矢至而不能滑泄及人。內以藤爲上下二環。以容手肱執持。重不過九斤。圓徑三尺。兵人一手持牌。一手持腰刀。此卽番飛旁牌麻札刀之制。令軍低頭只砍馬足。以敗兀朮拐子馬。是也。其制雖稍有不同。其用則一。此牌兵持必以狼筅爲恃。蓋此皆短器。不能當敵馬。用筅拒其馬。以牌出筅下砍其馬足。此器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兩北通用之利物也。用法別見。

長鎗圖

長二丈二尺五寸重三斤

此用竹。北方乾燥風勁。多脆折。用價竹腰軟。用木北方無此木。實最切必利用。但不知以何物爲之乃可。今將竹枝內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藤札。亦可暫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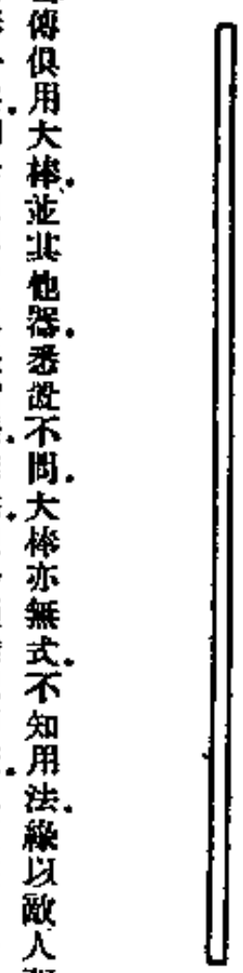
長鎗解

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重不過四兩。或如鴨嘴。或如細刀。或尖分兩刃。造法亦自脊平劖至刃乃利。必執持正根。用楊家法。初則用之南方殺倭。全賴于此。此利其長。倭刀短。卽所用精慣。然求及我身。彼已受刺。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關折。今視之。更可與敵戰。蓋狼筅當鋒。藤牌在下。面前行旣有藩衛。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戳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筅空戳去。徑刺人馬喉面。則彼旣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疲細弱也。設若敵馬乘輦齊來衝我。前撫筅牌。徑用鎗以當之。戳馬。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旣易遁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用法別見。

一。線鎗說見前。亦可用于步軍。繼長鎗之後。

一。鏜鈀說見馬兵內。此由步下直進敵軍。一槊一刺。且格且殺之器也。

一大棒圖



長七尺重三斤八兩

大棒解

西北原野之戰。舊傳俱用大棒。並其他器。悉置不問。大棒亦無式。不知用法。總以敵人盔甲堅固。射之不入。戳之不傷。遂用棒一擊。則身首異處。雖然。但勢短難以刀交。又須雙手舉用。而馬上不得齊齊用力。下擊必然閃墜。此步技也。而今用之馬上。不亦左乎。今製法長八尺。粗二寸。用一打一刺棍法習之。位在五兵後。步卒習用。倘鏖之不密。刺之不得。則以棒擊落馬之喊耳。必欲馬軍兼用。須加一短刃。可三寸。如鴨嘴。打則利于棒。刺則利于刃。兩相濟矣。用法別見。

以上之外。又有飛標、毒弩、鎗刀戈戟等名不一。皆可俾素習精熟者間或用之。不可以齊大隊。爲堂堂陣也。譬如戰則偏一隅。斧鉞則形短兵細。一擊過者多自摧折。毒弩中人不深。必待解乃死。倘可以敗我于陣。鐵穌鞭簡、雙頭棍。用之組捕零縱則可。其蒺藜蜈附。轉動非利。惟有鉤鐮稍宜行伍。然造皆欠法。

一夾刀棍圖

刃長五寸重三斤

夾刀棍解

此卽大棒也。但加一利刃如解首。異其名。擊刺皆便。柄亦如棍。刃長五寸。更短更妙。末柄向刃下稍存微稜。應倉卒及夜間用之。知其刃所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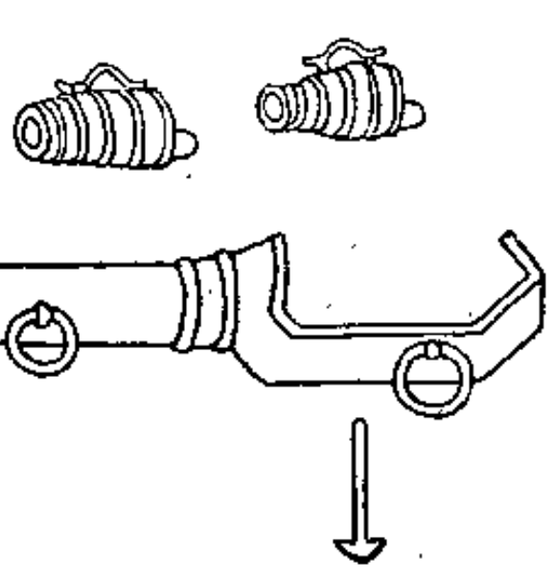
一鉤鎲圖

長八尺五寸重三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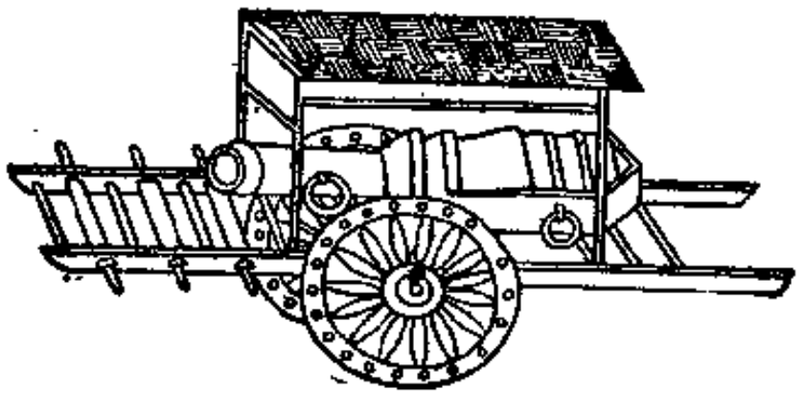
單火器

一無敵大將軍圖

共重一千五十斤



一號無敵大將軍車圖



無敵大將軍解

此器所以擊衆也。夫敵馬動以萬數。擁來毋論溝壕。須臾墮溢。踏之而過。快銃等器。一銃一子。勢小難狠。但能擊死有限之敵。不能阻其在前之衝我軍。以故每每不支而敗。倘有大將軍發煩等器。體重千餘斤。身長難移。預製則日久必結。線眼生澀。臨時製則勢有不及。一發之後。再不敢入藥。又必直起。非數十人莫舉。今製名仍舊貫。而體若佛狼機。亦用子銃三個。輕可移動。且預爲裝頓。臨時只大將發毋體安照高下。限以木枕。入子銃發之。發畢。隨用一人之力。可以取出。又入一子銃云。一發五百子。擊寬二十餘丈。可以動衆。固有不懼而退者。其放法先將子銃銅盛。用藥線一條撚入。外以布裹之。恐擊下馬子推動也。次下藥三升不等。以紙一層蓋之。亦防藥簸打馬子。擊泛斗。藥不過二擬下口。次用木馬厚三寸。馬初試不用力。自與上口平下至二箍平止。子銃口小腹大者不可用。其馬著上以少土塞之。所以防木馬與銃腹有隙處。次下銃子一層。又下土一層。俾子銃皆以土實之。再用木送藥之。如此五次。如尚不滿。土子一層。銃子不拘六七層。以平于上第五層擬下口而止。此層不用生土。就于子藥上加微濕泥粘。高過銃口。築實毋使子銃出。乃將母銃。酌量遠近。以木枕之高下所至爲準。下子準入腹。門定舉放。又每位用敢行大車一輛。內用活軸十數道。即三四人可以上下。車制另開。

每無敵大將軍一位。

子銃三門。

偏征火藥一百二十斤。

生鐵子一萬九百五十箇。

木槨頭一箇。

木馬子三十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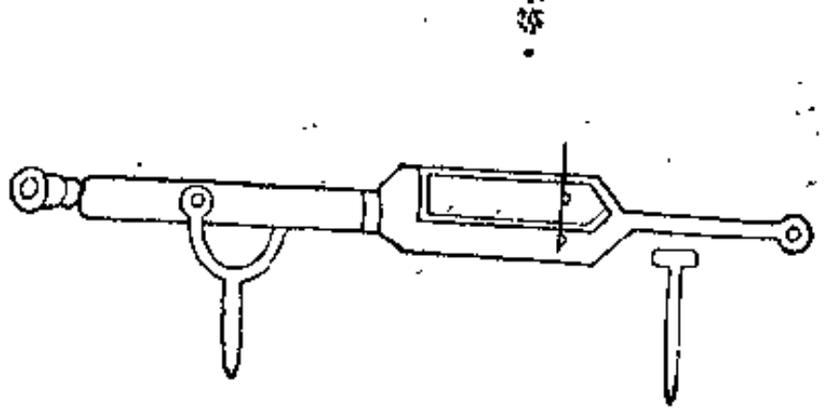
木枕二箇。

木送一根。

鐵門一根。

鐵鍾一把。

一佛狼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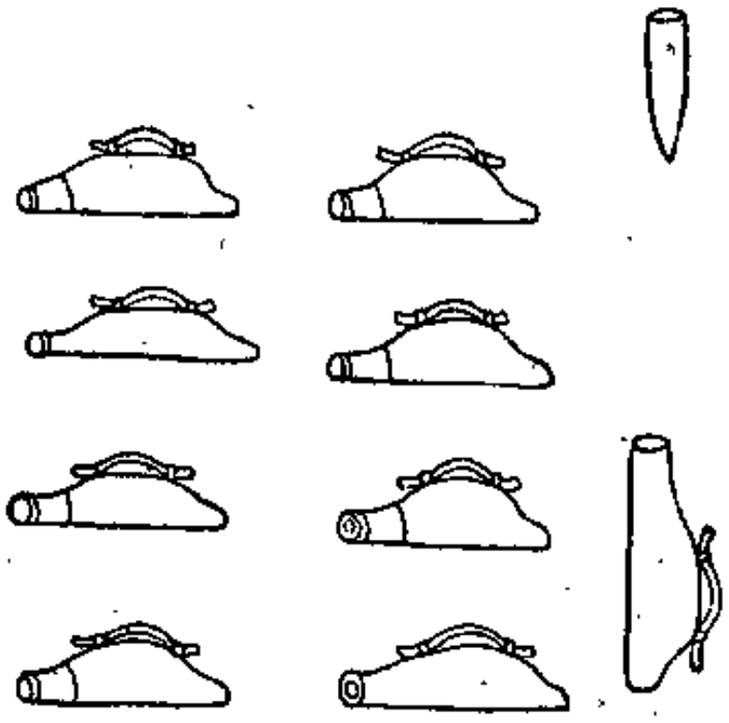
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三尺五寸四尺五寸不
重亦隨之壓裁。
銃門隨母銃大小。
子銃隨母銃大小。
銃錘隨母銃大小。
火繩長一丈五尺。重四觔。

佛狼機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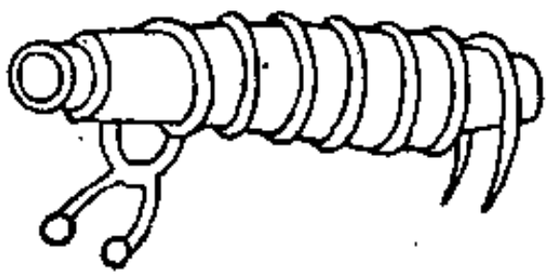
此器最利。且便速無比。但其體重。不宜行軍。北虜車營。只可邊牆守城用之。今有車營。非有車器。難以退敵。衝突之勢。其造法銅鐵不拘。惟以堅耳爲主。每銃貴長七尺更妙。則子藥皆不必藥矣。五尺爲中。三尺則近可耳。再短則不抵也。腹洞與子口同。乃出子有力。若子銃口大母銃口小。必致損傷。子銃口小母銃腹小。出則無力。子銃後尾須抵門。前後緊逼無縫。乃不傷門及他處。其放法。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倍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摧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今用入藥不必藥。不用木馬。惟須鉛子合口之半。舊以平頂送桿將子打平出。則不利。今製鐵回心送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入公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每佛狼機一架。

子統九門。
鐵門二根。
鐵回心送一根。
鐵鍾一把。
鐵剪一把。
鐵錐一件。
鐵藥匙一把。
備征火藥三十斤。
合口鉛子一百箇。
火繩五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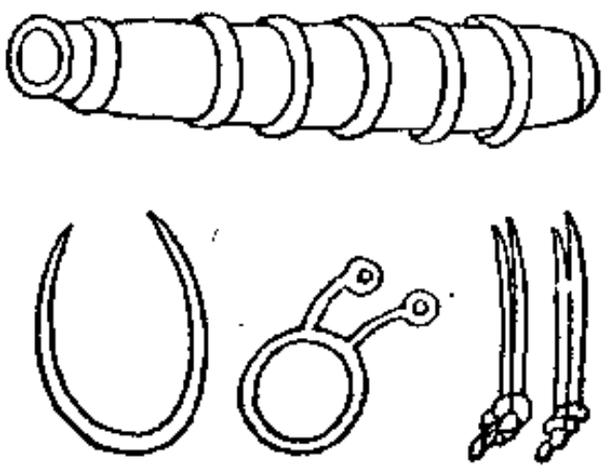


一虎蹲砲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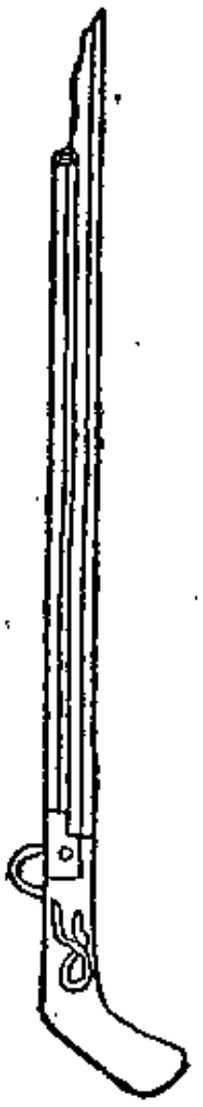


長一尺九寸。重三十六斤。大釘每根長一尺三寸。重三斤半。鐵幹每根長一尺二寸。重三斤。火繩每根長二丈五尺。重四觔。鐵鏈每把重四斤。

一虎蹲砲分圖



一鳥銃總圖



重六斤五斤先妙・鐵杖一根・重三兩・火繩一根・長二丈五尺・重四兩・

虎蹲砲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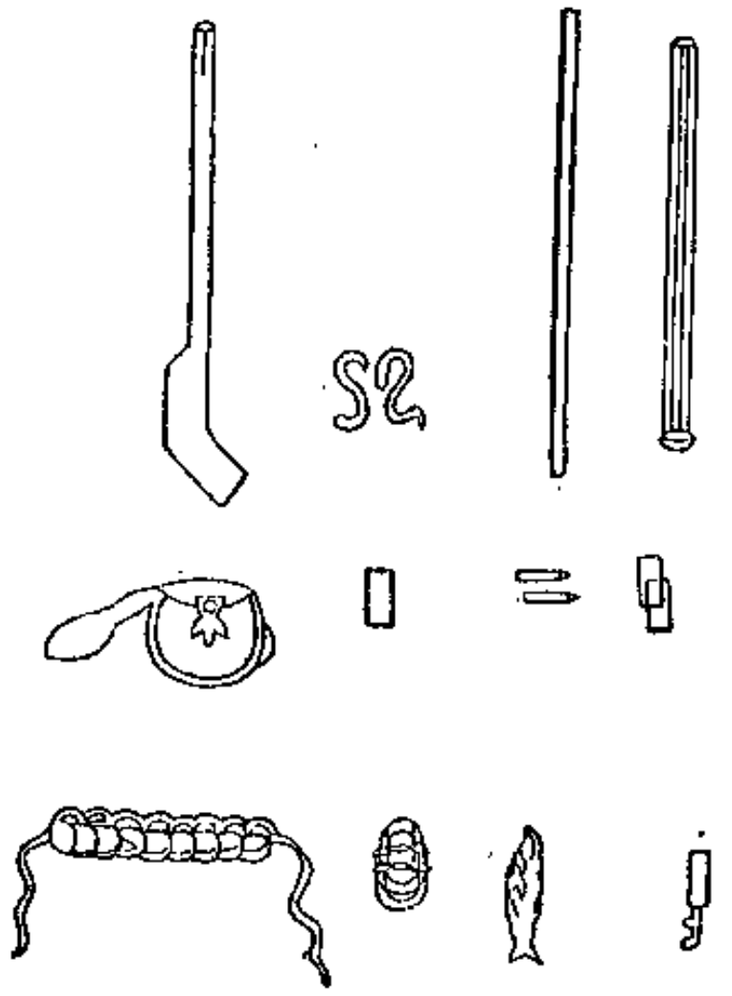
此器因其形得名也。國初分在邊方。有所謂三將軍樓子砲者。近時有所謂毒虎砲者。固亦利器。但體輕易躍。每放在二三十步外。我軍當放此砲時。必出營盤前至砲所。則營牆大小砲火皆不敢發。發之逸足以中放砲之人耳。砲大不可多得。數砲不能退敵。而卒砲在後。不得齊放。適敗我事。將欲置前砲于壁間。則火發易躍。必傷營內之人。故用之適以害之。今乃特造熟鐵砲。長二尺。腹內粗二寸餘。外用五箍。光磨如鏡。稜而可愛。用法。先入藥線。紐之以布。次用藥六七兩。上用木馬以合口者爲準。送至二箍。平上用土少許。入鉛鐵子一層。又用土少築。再下子。子小以百數。子大以五十數。口用石子一枚。下口一半。慢慢築實。口平而止。後尾稍用鏝去土三四寸不等。相地方高低前下二爪釘。後用雙爪尖絆下。在四箍後。將前後箍俱前抵砲身大箍之爪。庶不退走。此砲只去人五寸。緜盧矣。庶放大小砲之人無避也。此砲可退敵則已。倘此砲用盡。則諸銃砲可以併發。而此砲又可取裝如前。

每虎蹲砲一位。

鐵鏝一把。
鐵鍾一把。
鐵剪一把。
鐵鏈一件。

藥線盒一箇。
藥升一箇。
木送一根。
木槌頭一箇。
皮斝二箇。
木馬子三十箇。
石子三十箇。
火藥一十五斤。
鉛子九百箇。
藥線一十五根。
火繩二根。
馱架一副半。

一鳥銃分圖



一快鎗圖

長六尺五寸重五斤

鳥銃解

此器中國原無傳。自倭寇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鎗可中金錢眼。不獨穿楊而已。夫透重鎧之利在腹長。造時腹無孔。用鑽鑽盧。欲光直無砌。出口直。其射能命中。在于火藥之發。不能發手。其不發手者。緣以一手拏在腹前。其手所以拏在腹前者。以有木為托。即有腹炸不能傷手。方敢加手于木。譬如人焉。以手挽其髮。雖有力者。莫能與之爭。後手不用藥把點火。則不搖動。後手執定一目照。直以指勾軌。則火自然入藥而銃發以後星對前星。以前星對所擊之物。故十發有八九中。即飛鳥之在林者可射落。因是得名。火藥用水春實。下鉛子一枚。不宜用二三枚。二三枚者彼時不知一錢藥一錢子。則去道。命中藥多子輕。則未出腹而化如水。藥少子重。則出腹至半途必墜地。激之再發。不惟不可中。且中不發。人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銃。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搖易。但用後手燃線。須藥銃柄。則已遲矣。況銃低在腋下。面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銃之準。雖覓不能命中。然人情見常。未可輕議耳。

每鳥銃一門。
　棚杖一根。
　鍋鐵一箇。
　藥管三十箇。
　鉛子袋一箇。
　銃套一箇。
　細火藥六斤。

快鎗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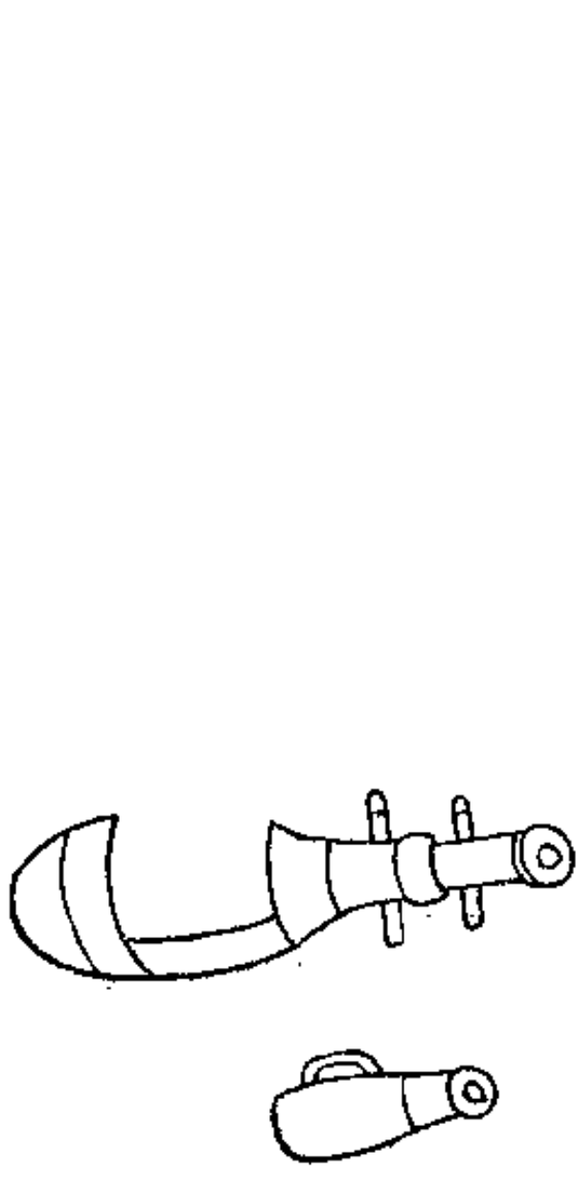
北方遇敵。惟有快鎗一種。人執一件。但成造本拙。工尤粗惡。身短體薄。腹中斜曲。口面大小全無定製。不堪擊敵。而鉛子又不知合口之度。什物不具。裝放無法。虛為盧器。故雖敵長火。而火具又不足以下敵。惟有支吾不見敵而已。且柄短質重。將欲兼持軍器。則不能兩負。將欲持此器。則近身無可恃者。今製必以腹長二尺為準。腹用鐵洞光圓如口。每口可吞鉛子三四錢藥。有竹木筒量就。封貯候用。倘臨時不至增減。藥線宿時隨用隨撚。或長線見截。誤事更甚。今教裝放之法。先將藥線寸半長剪斷。每數十為一束。以硫黃醮兩頭。不惟平時不致藥撒。臨時點燃亦易也。入藥線之後。用竹木筒內藥。每次一筒。用棚杖築實。下鉛子一枚。不宜用二三枚。二三枚者彼時不知一錢藥一錢子。則去道。命中藥多子輕。則未出腹而化如水。藥少子重。則出腹至半途必墜地。激之再發。不惟不可中。且中不發。人下子後。人須屈前膝架銃。以後手點之。乃不高下搖易。但用後手燃線。須藥銃柄。則已遲矣。況銃低在腋下。面目視在上。終不若鳥銃之準。雖覓不能命中。然人情見常。未可輕議耳。即盞藥之以精鳥銃可也。什物俱同鳥銃。惟不用鍋鐵。而用藥線筒耳。

棚杖解

棚杖頭大有岔。再遇銃放完過夜。恐其中藥潛化濕。夜歸以湯醃布如錢。纏在杖頂有岔處。帶入腹內洗銃藥藥子須用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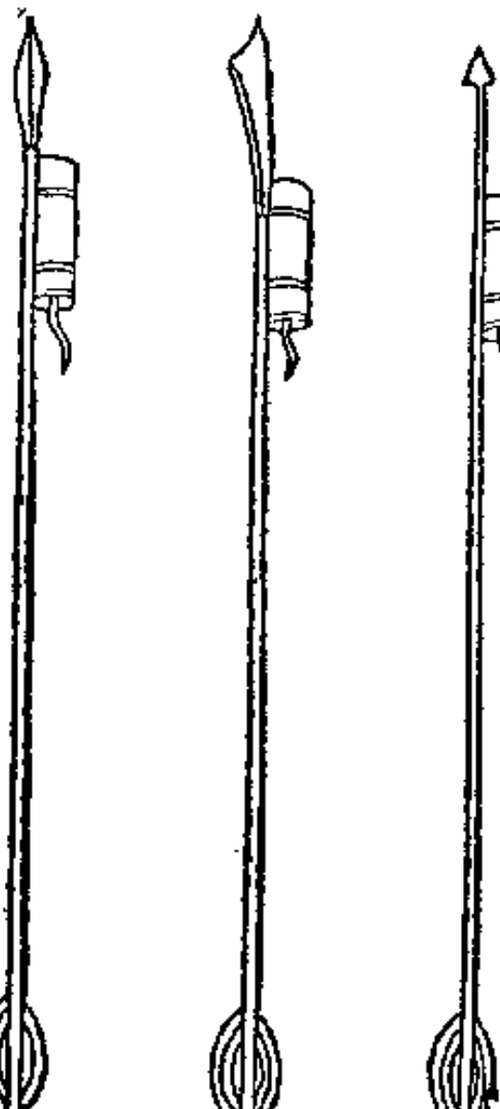
鉛子三百箇。
火繩五根。

一飛山神砲圖



長二尺七寸重二百八十斤

一飛鎗飛刀飛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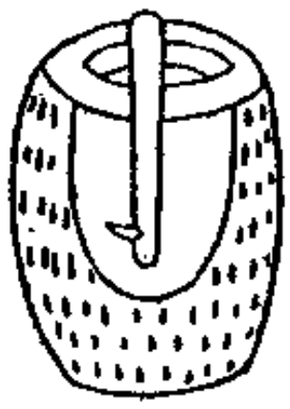


俱長五尺五寸重二斤

一火箭圖

長四尺三尺不等重三兩爲佳

一石砲圖



石砲解

此砲乃是前巡撫令戎畋劉公始。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緯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須安繩線莖筒。置于逢墻墮口。遇敵至墻下。則燃線入筒。以手推下。敵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爲我拋擲不中。不再隄防。藥燃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爲第一利器。且不費官帑。一時數萬可備。節財威敵。誠爲妙策。仍有大至千斤者。又有走兔引線之法。地雷震發之制。固爲千變萬化而不窮。然皆有潛。未可期必。不若墻上推下之爲妙也。夫敵至墻下。勢不可阻。如出頭視敵。而外方鏃矢如蝟。即拋一石。不過斃一人。況都覩石下。每可迴避。十未得中其一。此砲一落。即有百人莫知中誰。莫大提懼。人人弭遁。此所以爲利也。

飛鎗飛刀飛劍解

三種飛器。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惟其兩製不同。所以得名各異。造用徑六七分。荊木爲柄。長可五尺。後杪三稜。大翎如箭。矢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長可七寸。粗可二寸。他人製之。悉墮地不起。惟近日所造之法。其鏃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稜如火箭頭。光瑩芒利可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北方所未見。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中者人馬皆倒。不獨穿而已。但命中則不能摧大隊齊衝之敵。敵人畏此。甚如神鎗鉛子。若神鎗鉛子所擊中只一人。不見其至。則不知其畏。惟前行受之。後行無恙也。此器其聲如雷。則馬驚跳踉不敢前。又高飛深入。則後行皆不可避。使敵未測所向也。凡有枝材之物。皆可架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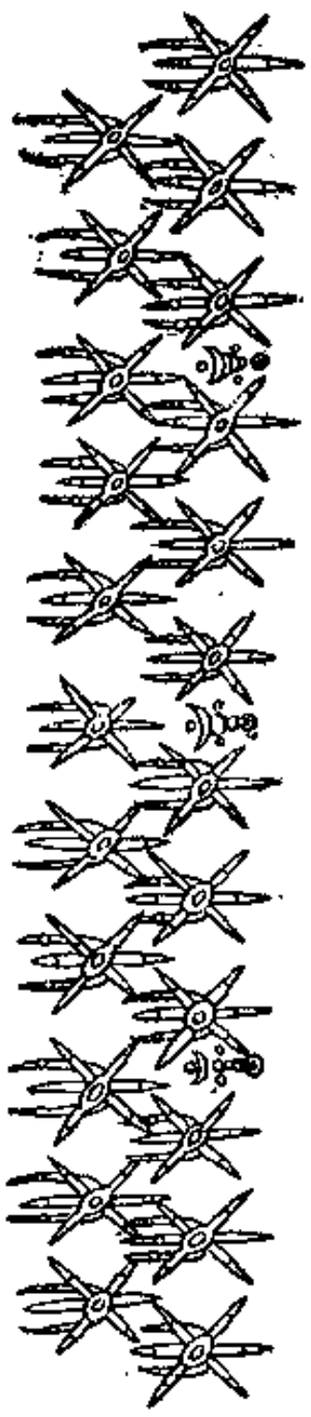
火箭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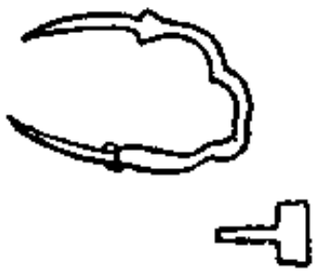
此箭節三飛中之小者。但裡用箭竹。以二枝相接。即墻火藥。頭粗不及寸。鏃鋒長可四寸。三稜頭。柄粗二分。裝入後線。人人自造。莫測所向。製法。捲箭紙作筒。以藥築之。務要實如鐵。以鑽鑽孔。務要直。孔斜則放去亦斜。面用繩牽。鑽頭常用水沃。鑽不過五箇。輪換鑽多則鑽頭熱。熱則藥燃。每每傷人。每頭長以五寸計所鑽藥線孔必三分之二。太淺則出不急戒。太深則火突箭面之前。途不復行。鑽孔須大。可容三線。則出急而平。否則線少火發。出則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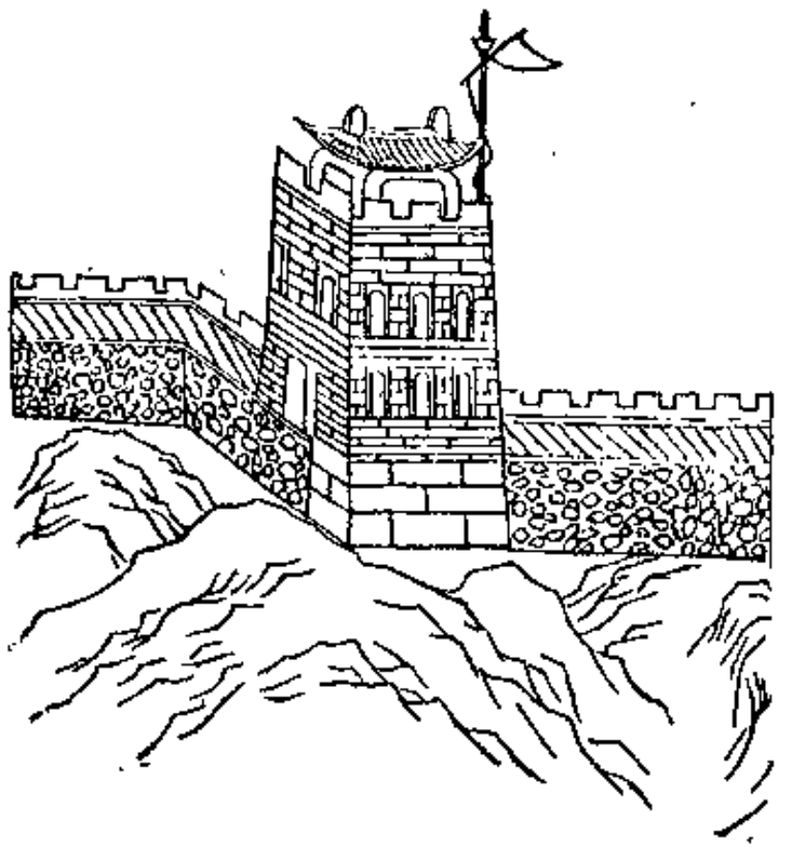
以上之外。有火罐、一窩蜂、地雷、千里砲、神鎗等。百十名色。皆不切于守戰。故不備。今皆一切禁之。以節靡費。惟有子母砲。尚屬可用。未當經寨。亦一奇品也。

車步騎營陣解下

馬兵下營拒馬虎蹲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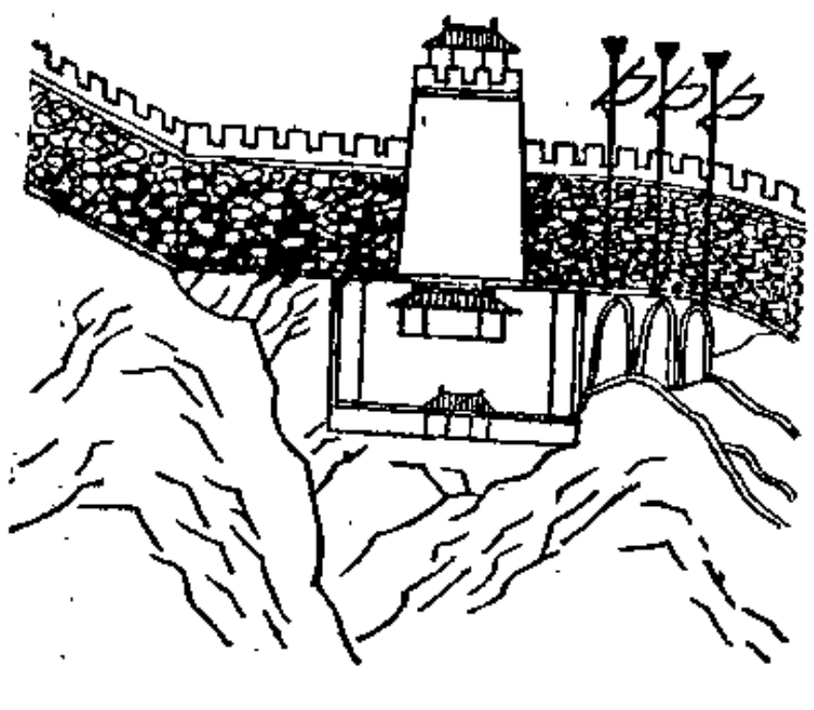




鐵門二十四根。
鐵剪八件。
藥匙八件。
圓木座八箇。
合口鉛子二千一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鎚八把。
藥匙八件。
火藥四百斤。
火箭五百枝。
鑼一面。
旗一面。
大水甕四口。
河光大石四百塊。
煤炒二石。
鍋二口。

鐵錘八把。
鐵錐八件。
鐵送八根。
木挺八根。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鍾八把。
剪八把。
藥碗八箇。
火繩二十根。
鐵頂尖棍八根。
鼓一面。
木梆一具。
石砲五十位。
河光小石四千塊。
食米十石。

烽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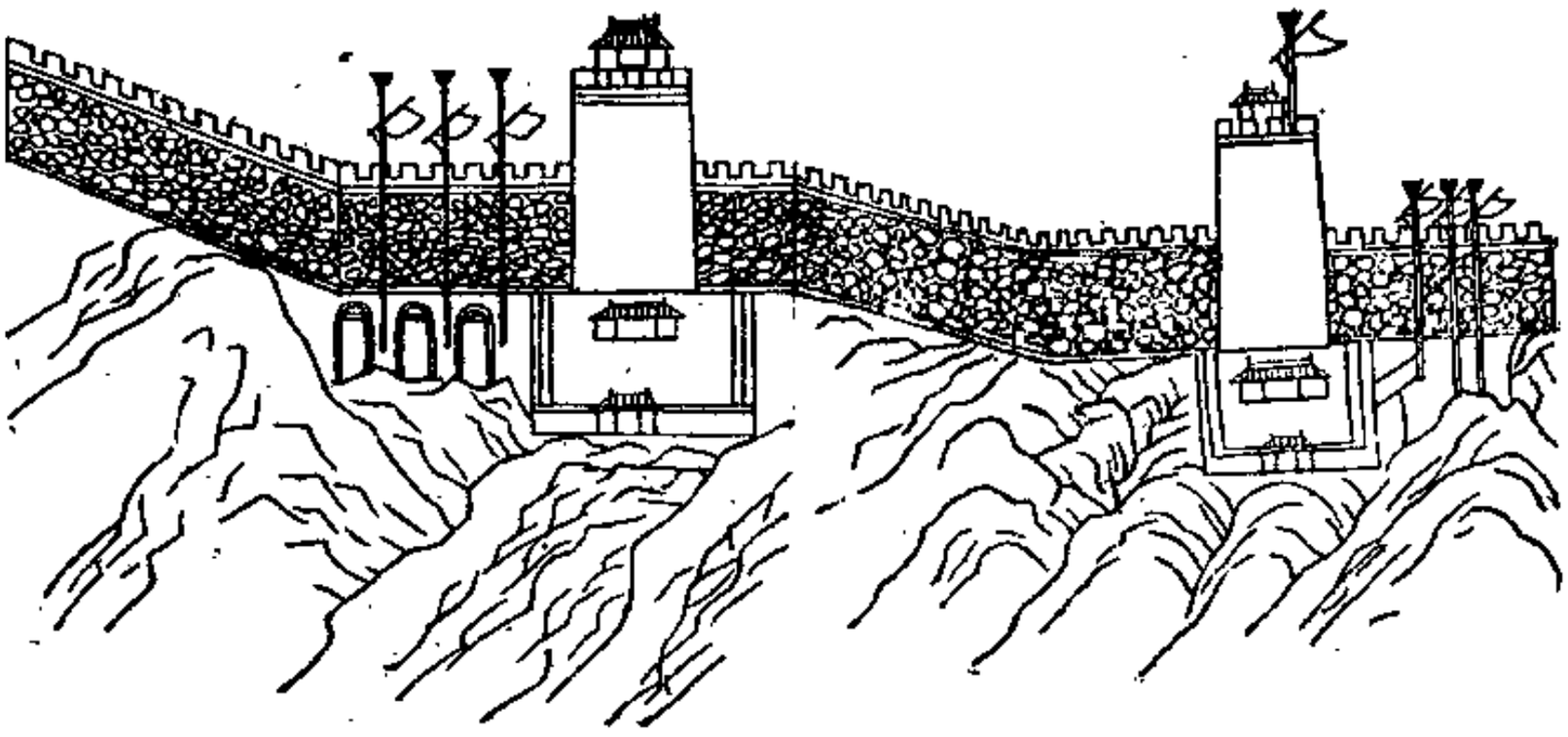
敵臺解

先年邊城低薄傾圮。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矢雨鎗丸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敵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堞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莫之能禦。今建空心敵臺。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數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者爲一臺。兩臺相應。左右相救。倚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敵人。敵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旁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當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月日之炊。餘有饑餒而死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當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敵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敵衆大舉至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大收效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狼機八架。

子銃七十二門。



烽堠解

自古守邊，不邊邊戍堠，謹烽火，繕鎧以險可恃，烽火不能久交，綠軍馬職守廳攪，素宋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爲無用。今該議擬，是皆悟撫參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梆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遞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營混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敵馬所向之處，該數舉烽，左右分傳，計薊鎮邊牆一體，聲備軍士乘牆，晝夜固守，鎮備既速，馳援不誤。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編席二中間，向邊外半開，單住，向內半開百總住。）
炕各一座。
米一石。
鍋竈各一口。
水缸一箇。
號五箇。
碟五箇。
種火牛馬糞五擔。
鹽菜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空心臺係充墩者，亦備一分。

大銃五箇，（連口直口碗口，銃子皆可。）
三眼銃一把。
白旗三面。
燈籠三盞，（白紙糊蓋，徑一尺五寸，長三尺。）

以上俱官給

大木梆二架，（每架長五尺，內空六寸，深一尺，要性堅細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改造，每關係必雙，遇擊合面可通，該路提水道員。）
旗杆三根，（杆繩三副。）
發火草六十箇，（用麻一綑覆之。）
火池三座，（連草苫蓋，輪用。）
火繩五條。

火鐮火石一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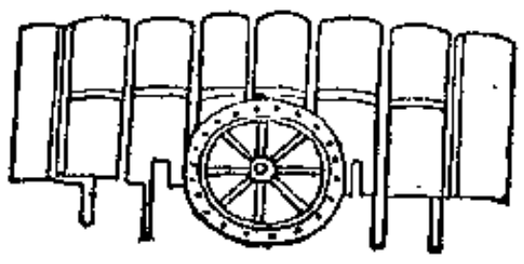
旗杆三根。每根長一丈八尺，盤道，每根相去五丈。

扯旗繩五副。務要新粗，每年一換。

火池口。每座方五尺，張塵草多火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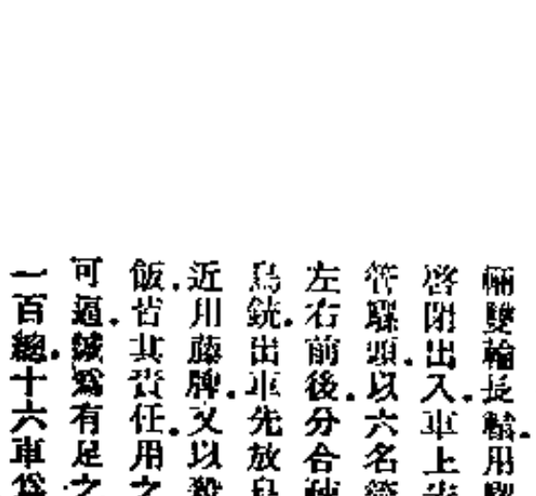
以上俱軍採辦。

一戰車圖只用向外面一扇。卽偏廂車也。每輛重六百斤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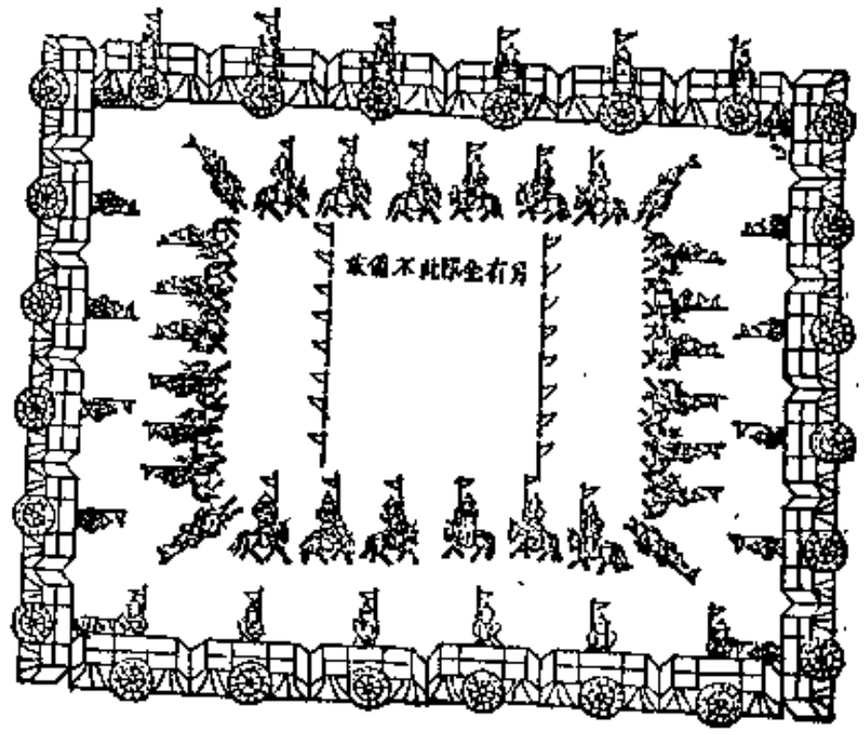
一輕車圖

每輛重三百斤以上



一車營圖。幅小只載其略而已。

另有全營。此不盡載。



車營解

往事。敵人縱騎數萬衝突。勢銳難當。我車陣伍未定。輒爲衝破。乘勢蹂躪。至無子遺。且敵欲戰。我不欲戰。敵不欲戰。我惟目視而已。勢每在彼。故常爲客爲主。我軍畏縮。心奪氣餒。勢不能禦。自總督譚、今總督前巡撫劉、楊、巡撫王、及職創立車營。近該閱視。侍郎汪會題以十座爲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八輛。每輛雙輪長轅。用騾二頭。兩頭俱搭騾架。以便進退。上用偏廂。各隨左右安設。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啓閉出入。車上安大佛狼機二架。每車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管騾頭。以六名管佛狼機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專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進止。舵工一名。專管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旗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敵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膂欵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敵近川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鐵鎗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敵近用鐵鎗。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皆其責任。用之理衙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壘。一則可以代甲胄。敵馬擁衆而來。無計可遏。誠爲有足之城。不秣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聯。四車爲一扇。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設車二輛。卽以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八輛。各車正一名。卽以火藥匠充車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舵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車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

戎鼓車火箭車每輛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員。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

以上每一營。通計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二員。把總九員。百總三十四名。車正一百二十八名。舵工一百二十八名。狼機手七百六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馬隊長一百二十八名。火兵一百二十八名。鳥銃手五百一十二名。藤牌手二百六十六名。鐵鈀手二百五十六名。旗鼓牙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應用軍士二百六十八名。通共官軍三千一百十九員名。

每車一營。旗鼓幷該設備征車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金鼓旗二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坐纛一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九面。

百總認旗三十四面。

車正旗一百二十八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二百六十五架。

子銃三千三百四門。

鐵門五百一十二根。

鐵鍾鐵剪各二百五十六把。

鐵匙鐵錐各二百五十六把。

回心送子二百五十六件。

鉛子二萬五千六百箇。

火藥七千六百八十斤。

火繩一千二百八十根。

鳥銃五百一十二門。

鉄銳五百一十二箇。

藥筒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

藥綫五百一十二箇。

細火藥三千七十二斤。

火繩二千五百六十根。

鉛子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箇。

棚杖五百一十二根。

鉛子模三十四副。

火箭一萬五千三百六十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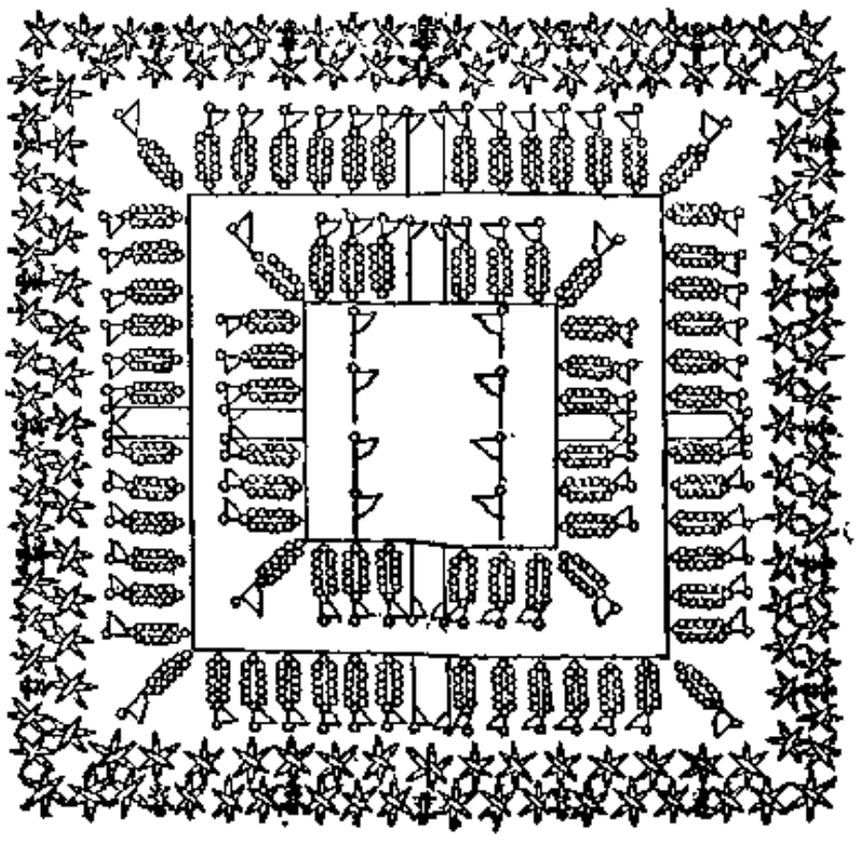
火箭簇幷兩罩俱二百五十六箇。

大棍七百六十八根。

銅鍋一百四十四口。

桶一百四十四隻。

一馬營圖



馬營解

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名。次鳥銃手二名。次快鎗手二名。次靶手二名。鎗棍手二名。大棒手二名。火兵一名。三隊計隊總三名。兵夫三十名。火兵三名。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爲一旗。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員。共一百一十二員名。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以上爲中營。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丁二千一百六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神器馬騾九十匹頭。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爲大營。每一把總司加一局。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軍士二百八十八名。通共二千九百八十八員名。

每馬軍一中營。旗鼓幷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門旗二面。
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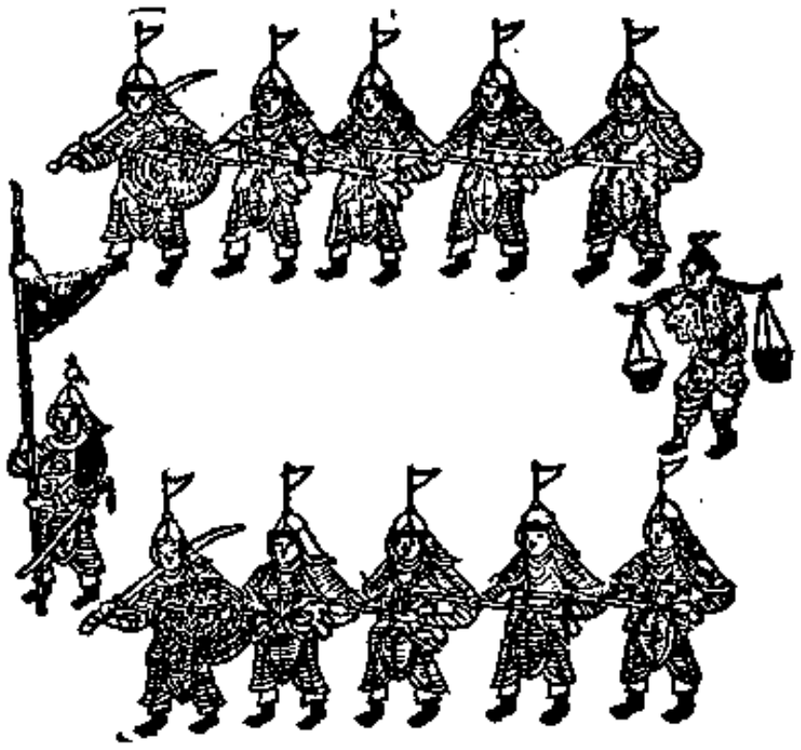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三面。
把總認旗七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旗總認旗七十二面。
隊總認旗二百一十六面。
旗總背旗桿七十二根。
隊總背旗桿二百一十六根。
金鼓一副。
虎蹲砲六十位。
鐵鐧六十把。
鐵剪六十把。
火線九百根。
藥線盒六十箇。
火繩一百八十根。
鐵錐六十把。
火藥九百斤。
大鉛子五萬四千箇。
木馬子一千八百箇。
石子一千八百箇。
皮篋一百二十箇。
藥升六十箇。
木逆六十根。
木擋頭六十箇。
馱架九十副。
鳥銃四百三十二門。
棚杖四百三十二根。
藥繩四百三十二箇。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銃套四百三十二箇。
火藥二千五百九十二斤。
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箇。
火繩二千一百六十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快鎗四百三十二桿。
棚杖四百三十二根。
鐵鏟四百三十二把。
鐵剪四百三十二把。
藥袋四百三十二箇。
藥線筒四百三十二箇。
藥管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箇。
鉛子袋四百三十二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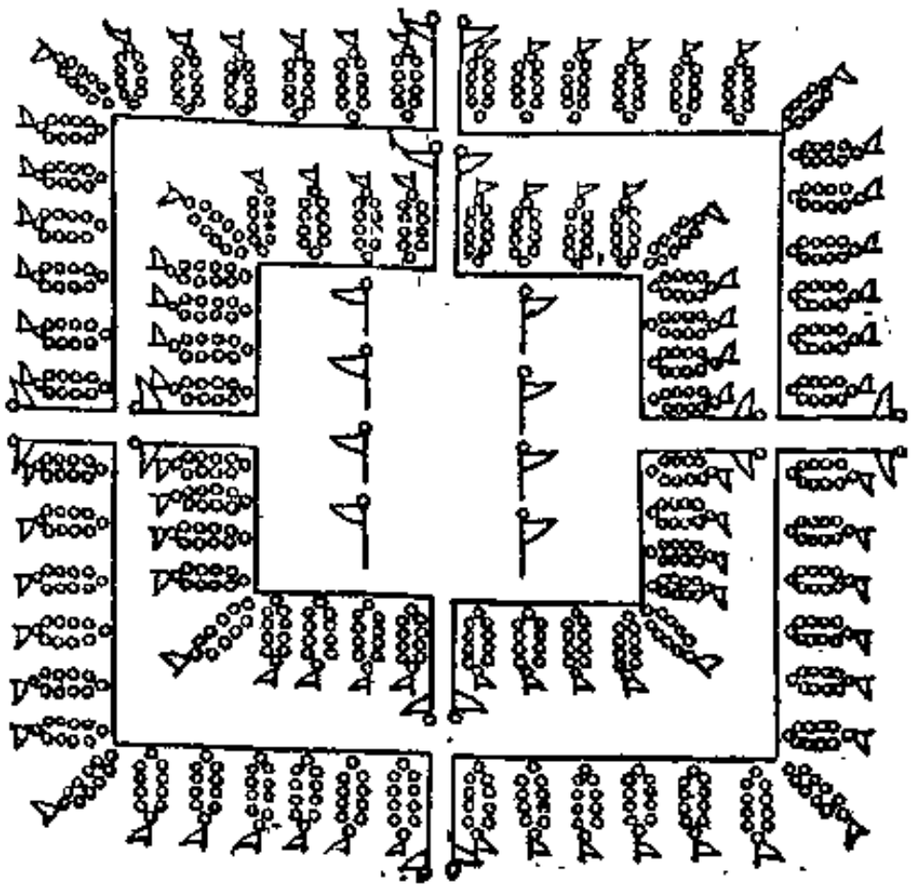
火藥四千五十斤。
鉛子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錠。
藥線二十一萬六千根。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鉛子模二十四副。
火箭一萬二千九百二十枝。
火繩一千二百九十六根。
火箭簇四百三十二箇。
油罌四百二十二箇。
盔二千七百九十頂。
甲二千七百九十副。
鏈帶二千七百九十條。

撒袋一千三百四件。
弓一千一百五十二張。
弦二千三百四條。
大箭一千一百五十二把。
雨罩一千一百五十二箇。
腰刀一千一百五十二把。
雙手長刀四百三十二把。
鎧鉀四百三十二把。
鎗棍四百三十二根。
大棒六百四十八根。
銅鍋二百一十六口。
拒馬六百四十八副。
短柄刀四百三十二把
水桶一百二十二隻。
喂馬馬子九十三箇。

一步隊圖



一步營圖



步營解

每步軍十二名爲一隊。火器手每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十名。火兵一名。殺手每隊隊長一名。圓牌二名。狼筅二名。長鎗二名。把二名。大棒二名。隊長長旗鎗一根。腰刀弓箭牌手腰刀一把。狼筅手狼筅二把。把手鎗火箭鎗手兼弓箭。大棒手兼弓箭。火兵一名。殺尖扁擔一根。三隊爲一旗。旗總一名。共三十七名。三旗爲一局。百總一名。共一百一十二名。三局內鳥銃一局。殺手三局爲一司。把總一員。共四百四十九員名。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鳥銃四局。殺手四局。共八百九十九員名。三千總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以上爲一中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神器把總一員。百總二十四名。旗總七十二名。隊總二百一十六名。兵夫二千一百六十名。內銃手一千八十名。殺手一千八十名。火兵二百一十六名。共計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名。

每步軍一營。旗鼓幷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金鼓旗二面。
門旗二面。
坐纛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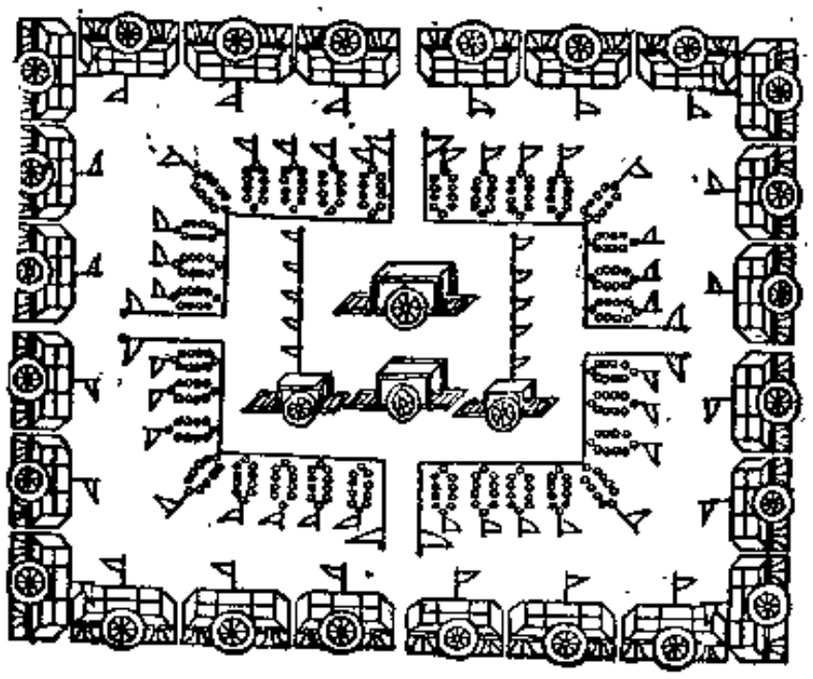
五方旗五面。
高招五面。
巡視旗十面。
千總認旗四面。
把總認旗六面。
百總認旗二十四面。
隊總旗鎗杆七十二根。
隊總旗鎗杆二百一十六根。
腰刀二百一十六把。
金鼓一副。
鳥銃一千八十門。
棚杖一千八十根。
鍋繁一千八十箇。
鉛子袋一千八十箇。
藥管三萬二千四百箇。
火藥四千三百二十斤。
鉛子二十一萬六千箇。
火繩三千二百四十根。
鉛子模一十二副。
長刀一千八十把。
藤牌二百一十六面。
狼筅二百一十六根。
長鎗二百一十六杆。
弓二百一十六張。
弦四百三十二條。
大箭二百一十六把。
雨罩二百一十六箇。
鐵鏃二百一十六把。
火箭六千四百八十枝。
大棒二百二十四根。

銅綿二百一十六口

一輜重車四

每輛重二千上下斤。

一輜重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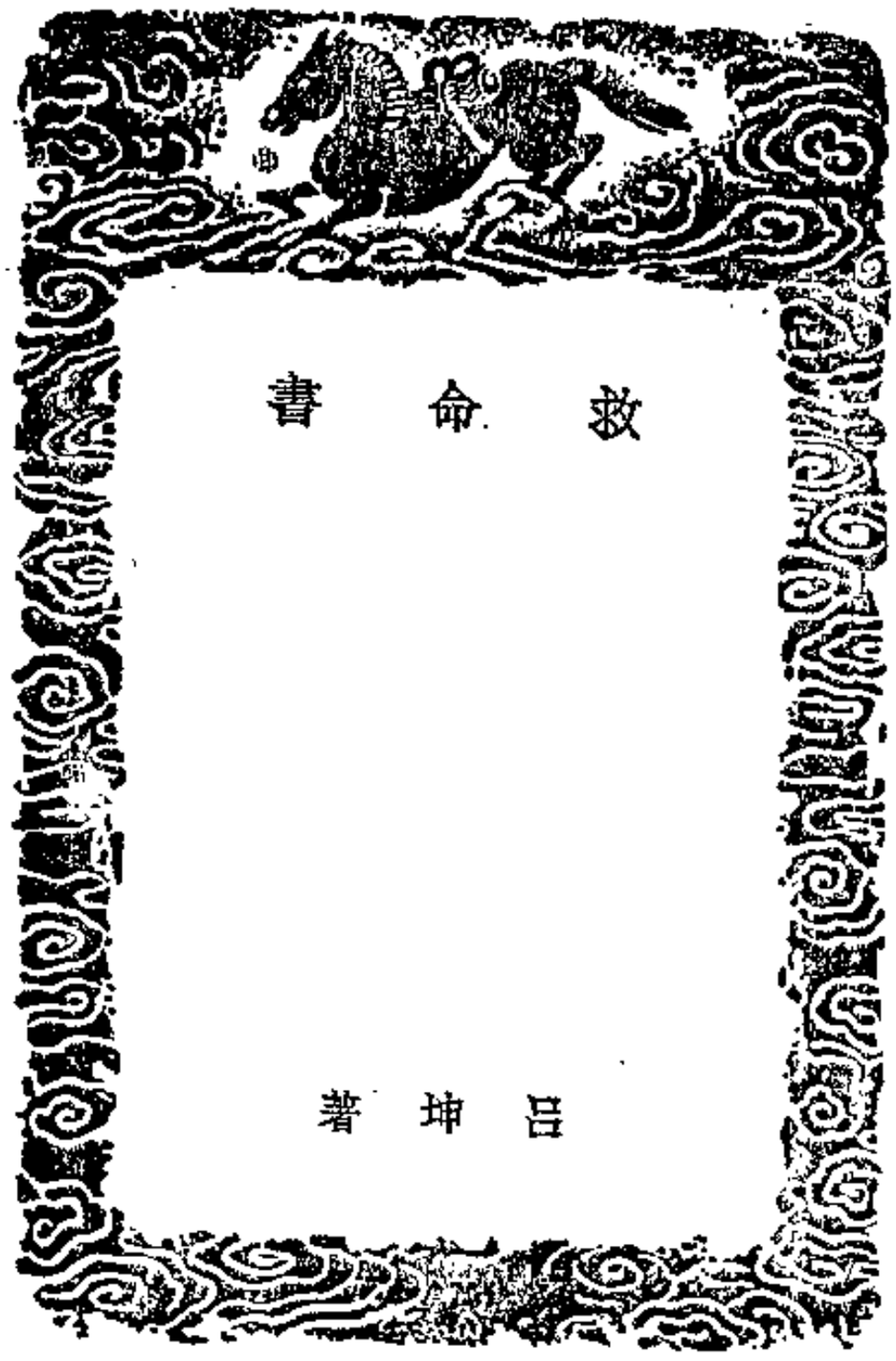


輜重營解

師行糧從軍事所先。遇來敵每入犯。官軍並無輜重。敵乘肥馬。即日馳百五十餘里。我軍馬匹既弱。行至有城池所在。俱將城門關閉。月糧在倉。草束在場。多在城內。每不得支。如候支糧料。必誤追敵。大軍之行動。以二三萬計。便開城聽候。緣倉場門小。粒粒子係發糧。唱名給支。一二日倘不能完。如候支完追敵。敵去二三百里矣。官軍只得拷腹追往。至三日之後。饑疲甚矣。氣息僅僅。支步不前。安能勝敵。即敵有可乘之機。徒付嘆息而已。近該廵撫欽依。新創輜重營三座。每座大車八十輛。每輛騾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車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知哨發砲者八人領此車騾內。以六人爲營。領機二架。每架三名。以大棒手二人。隨陣專管收拾騾頭。車正一名。專司進止。舵工一名。專備留後。奇兵一隊。隊長一名。鳥銃手八名。仍以一二三四名。兼習長刀。五六名。兼習藤牌短刀。七八名。兼習鎲鈀。火兵一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一隊。專備護車。每車載米豆煤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各于出門之日。再自帶乾糧二三日。計敵出入。亦足用矣。故師行常飽。而敵僅不銷。全賴于此。每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全管千總二員。分管把總四員。各管二十輛。百總一十六名。各管五輛。中軍元戎鼓車三輛。各騾二頭。中軍帶管。計騾夫六百四十六名。車正八十名。舵工八十名。元戎鼓車三輛。每輛軍兵十名。共三十名。又奇兵隊長八十名。銃手六百四十名。火兵八十名。共計一千六百六十員名。旗鼓爪探架梁開路大小將官。共用二百五十四員名。每營車八十輛。每輛重一營。旗鼓并該設備征軍火器械。

將官認旗一面。
坐纛一面。
五方旗五面。
角旗四面。
高招五面。
金鼓旗二面。
巡視旗八面。
千總認旗二面。
把總認旗四面。
百總認旗十六面。
車正旗八十面。
隊總旗一百六十面。
金鼓一副。

佛狼機一百六十架。
子銃一千四百四十門。
鎲門三百二十根。
鐵錘一百六十把。
鎲剪一百六十把。
鎲匙一百六十把。
鎲鎚一百六十把。
回心鏡子一百六十根。
火藥三千二百斤。
鉛子一萬六千箇。
火繩八百根。
鳥銃六百四十門。
棚杖六百四十根。
鐳鑿六百四十箇。
藥管一萬九千二百箇。
鉛子袋六百四十箇。
銃套六百四十箇。
火藥三千八百四十斤。
鉛子一十九萬二千箇。
火繩三千二百根。
鉛子模一十六副。
大棍七百二十根。
銅鍋一百六十口。
木桶一百六十隻。
喂馬柳筐八十箇。
草鍘八十口。



可無吾言在。萬一餘魂有知。必曰悔不用呂某之言也。萬曆丁未二月初吉寧陵呂坤書。

救命書序

人生之急。有急於性命者乎。人事之重。有重於救性命者乎。使千百年常常享太平。千萬家人人有逃備。則高城深池。勞民傷財。已爲病狂喪心矣。而況謂武備乎。自古聖帝明王。最重農時。興作則曰至冬乃役。講武則於四時農隙。雖春夏萬物繁昌。不免千人田獵。萬馬追逐。帝王豈非人哉。知民之死於兵刃。甚於苦以饑寒。欲救民之生。故不暇恤民之怨耳。夫以成周盛時。尙任張皇六師。易當泰運。猶且思患豫防。乃今世道民情何如哉。寒虓懋日。燕雀處堂。嘻嘻悠悠。無愁無懼。此長慮者之所痛哭流涕。彼且哆口而笑之。否則掩耳而惡聞。面是而心非之矣。夫古今遺兵變者。父東子西。夫南妻北。或入口僅存一二。甚者闔門死絕。無一存焉。皆此箇念頭誤之也。設人人有先憂。處處有武備。何至如唐時二十四郡無堅城。一百八縣斷烟火哉。故聖人備萬一。智者備百一。今一一可憂。一一無備矣。嗟我衰弊之年。獨切先時之慮。既遘衆怨。新此城堤矣。倘不謹守備法。委成敗之運。任死生之數。雖有城堤。與無城堤同。王公設險。要建重門之關。何。豈爲太平壯觀美哉。倘爲賊所破。滿城性命何待余言。是書也。信之則爲活人。忽之則爲死鬼。中谷之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他日之謂乎。園桃之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其今日之謂乎。苟思矣。則知我言不多。而爲計尙疎。必有高擧遠見。秘法奇謀。出於我之上者。爲之調度安排。何暇究我乎哉。噫。公署從來稱傳舍。擊鼓催花。畜艾沒人聰藥言。隔靴搔癢。固知此書之萬萬不行也。然亦不

救命書卷上

明 呂 坤 新吾撰

城守事宜

一、縣父母當平居無事。宜先將本縣鄉居士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某人。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麻。男幾口。孫男幾口。官票字樣。各家領去。待聲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於門外照牌點查。婦女只驗兩足。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卽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一、城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記姓名於城壕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

一、城門將閉之時。守門官將城中流來閒人。仔細搜索。除各家正身。及有力家僕。深信同心者。不妨留用外。其餘三年內寄住傭工作僕。及老幼不堪費人養活。驅逐出者。盡數逐出。盜賊欲攻城。每每先托心腹之人。與傭工作僕。探聽消息。默觀道路。預備開門。發火放盜。師伍之招。歸德可鑒。已城無內應。雖開門不敢徑入。此守城第一緊要者。愼之愼之。

一、本縣倉積。須有穀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遇凶年。人不匪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卽放在外。許借

不許賑救死不救饑即借舂出秋必收即收利必加三還縣倉名爲預備非但救荒年也城一被圍缺食五日豈能食紙養靴羅雀掘鼠哉安處精據郡鄣郭子儀與九節度圍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千倉廩萬分要務此圍城第一緊急者但遇小民告賑衙蠹開端一時申請賑借放出再不催還到那兵荒馬亂之時百姓死活誰能相顧但遇小饑中饑之年上司輕動倉糧本縣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強止之萬曆甲午春斗粟百錢江夏劉初陽父母以失意去任猶丁寧云無開倉署印與二守至在官三月不敢指言卻將倉穀六千餘散於人甚者餽送綾紬衲不分貧富倉廩一空奸貧小人十分備喜明年大饑人相食殺至今未還余紀之以志感恨

一、城中寺廟空閒之地或者甜水之泉務須添井三五十眼以備城上城中緩急之用

一、賊入境先搶鄉村一則燒燬房屋姦汚婦女二則殺其老幼三則搶其財帛糧食資其供給食用四則驅逼丁壯男子攻城鄉村集店之人既無山莊又無地洞何處逃生若賊在五七百里外聽得聲息速諭鄉民早將家中用度糧食柴草牲口家火箱櫃盡數搬入城中不止救了全家老小賊見四野無糧豈能四五十里外搶別縣之飯食攻我縣之城池哉即使鎖房堆塞不過爲窮人掠搶之資一入城中誰能救久圍之性命乎早見豫待清野招民在敵果之縣主耳若催到不從門閉不許放入

一、富足人家聞有聲息將各莊積粟收入城內城困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己足用外盡數借貸與人救緊急之性命百倍陰隲借衆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借記一簿繳令本借親筆實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誰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爲加倍追償決不相負不然自己亦不得受用也

一、賊一近城四關民居先受其害房屋得拆毀者自行拆毀可焚燒者送入城中賊去之後尙得再蓋若舍弃以爲賊資彼拆其梁棟填壕架海壕取其草束攻焚城門內外不便古人守城先將城外積粟一切焚燬正恐借資也萬萬無忽

一、父母爲主守居中調度城上分爲四面一面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供以佐貳丞尉或大小雜官攀豎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爲之處斷一面之事務成民壯二十名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原是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以便行事寬緩柔懦避事狥情之人決不可用蓋一面稍疎三面難嚴何救於一面之失一城萬口之命付於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數個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一、賊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勞苦神疲力竭之類乘我之怠懼之類乘我之忽如風雨雪夜賊遠賊稀思想不到之類乘我之無備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炮缺乏之類乘我之疎如城有單薄地有平陂外有攻衝之資內有不備不具之類乘我之緩如往日選心息意一時招架不及手忙脚亂之類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係不可不愼也

一、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饑以寧耐挫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擊首解圍以安我之意擊脅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

智謀築壘堅柵以示彼之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動內門謹閉須留甕門不時開閉練就敢死士三五百人重加賞犒三更以後我軍與賊一樣打扮自有暗號乘其困倦密砍其營放大砲鳥銃令其驚起自相亂殺吹角聲而散五更點名令隊長認認謂之鬼兵鬼兵三兩行則已防備後卻用排燈將炬炮鳥銃佛郎機前隊大撓擾之若有積聚乘順風用油薪縱火焚之如此兩三番賊自不能存也其委曲不具詳

一、賊欲攻西先在東面鬧起撤得人護東門則西面必鬆他卻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之聲東擊西舉南擊北聲整夜擊暗擊雨總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八個字闡兵法揑雖信地一步者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粉壁日夜防守不許越過一垛面目只向外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三面之人安定不移城中有遊兵多者千人少者六七百人城少亦不下三四百立一中軍統之常在隅首屯聚以防策應東面緊急放大砲三聲南面緊急擂大鼓西面緊急急擂鑼北面緊急速鳴鐮遊兵火速向緊急方齊力防護一千者分爲兩廂以備兩面受敵六百四百人少難分看賊勢緩急緩者六百四百亦可分爲兩應急再行催促全調專守一面極力防護若更有餘人一城樓屯聚三四百賊急而人不足再調一枝似更便也

一、每五十人用有身家精壯勤謹男子二人作爲巡警亦令分番歇息但查有怠惰囂強執拗收舉之人逐亂紀律者報知守正轉報主守甚者以軍法從事如有寬縱通同一例治罪

一、每垛定要二人鄉縣各一預寫垛上一人歇息喫飯解手一人常川瞭望昔劉大王守寧陵時令其甥在西北隅擬曰外窩不許回頭其甥回頭內廳王卽斬首示衆守城四十日無人敢犯城賴以全

一、城上夜間最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息四城門俱要有更鼓每交一點放炮一聲高聲人大叫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喊一聲餘時俱不許動一些聲色使賊不得以掩彼之形聲探我之消息

一、懸籃萬分緊要或猫條褲子亦可兩角縋兩鼻掛於垛邊勾頭釘上中間亦縋兩鼻將丁字木根入鼻內丁脚橫於垛口之斜坎夜則取以蓋籃露晝懸則取以招砲箭丁本根柱高下踏便下關登城之賊

一、夜間城上燈籠萬不可無但懸之垛口是我在城上不能看暗處之賊賊在城外卻能見明處之我只可用油紙懸燈縋於城下離地八尺以覷賊之遠近

一、旗幟彼四方顏色每一垛樹一竿竿高垛三尺隨時用婦人裙幅鋪蓋褒裹皆可

一、守城男子務要十分飽煖婦人小口但不餓死足矣知城圍到幾時男子日夜要氣力精神萬萬不可忍餓受凍也

一、城上鍋竈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二十人開一火頭一日三飯早飯麵食下關乾飯三更時麵食火頭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飯城上人用索彼取每婦菜總一盤有送私飯者不禁

一、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

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滾下城來．賊遂登城．原來只是曹成用了個炘營計．一人訛言．萬人奔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訛言惑亂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謊言之人．與先動之人．當即斬首懸在高竿示衆．

一、賊挖城根．當用桌子門扇．須用捶帛石磨扁下墊之．或用油鐵索縋下油薪煖之．如果煏挖不止．當記對挖之處．將穿透內城穴邊．備五十餘人．執利鎗快鎲鳥銃截打之．或用秸薪燒火積添不斷．令不可進．

一、守城之人．城上作毬屎尿．盛一木桶．或缸或瓶．賊在城根．以糞筒噴之．或劈頭澆下．令其徧體．且城滑亦不可上．

一、守城緩急產用之物．偶有缺乏．何處置貿．凡城中大家小戶．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父母官即記一簿．各家器物．各記一號．事寧之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價值．或還物．必不相負．若慳吝不與．致傑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尙不知屬之何人．況財物乎．石州張鄉宦家．與化各鄉宦家．可爲萬古千年悔禍之鑒矣．

一、城東南無池．而地寬平．可容萬寇．守此面者．人須倍於三面．而委任擇有膽有智之人．以統率之．或縣主坐鎭此面．不然．此處失機．三面難堅．無救於敗矣．

一、賊至城根．扒城挖城．守城之人．只用擂石灰瓶糞筒之類．箭不得加．全憑墩臺箭手．兩下交射．故墩臺只可五十步一座．令既大稀．須用有力量挽強弓發勁弩者守墩臺．否則遠不相及矣．

一、守城之人．見賊遠出放箭．即以草人當之．可收其箭．切勿張弓對射．對射何益．賊到城根下．用梯扒城．也不須動手．只等兩手扒住城口．齊力用鐝斧．見手則斷其手．見頭則斷其頭．此是要緊一著．勝敗關頭．手眼萬分留心．不可遲緩一刻．其餘任他千萬萬亂吶喊搖旗．只要眼力觀看．不可一毫動心．此箇筋節．譬如生產．雖腹痛下迫．產婦總其自然．全休使一些氣力．待兒頭向下．努力要出．母就其力一服．則生矣．近日產婆一見努陣．便勸使力．不知早一刻不得．晚一刻不得．使力既早．不但逼兒橫倒．迷失產門．到將產用力之時．卻返無力．奈何．

一、守城必用之人．

鐵匠　木匠　泥水匠．紙劄匠　裁縫　漆匠　編竹匠　練成民壯

必用之物

羊油　柏油　燭　油　三眼銃頭礮　銲斧　斑猫　焰硝　柳灰　硫黃　四門將車礮　連滾梨枕　坐　丁字架　碎顆石　石灰　石炭　大杆　團杆　板　棘針　長鎗　捍衝火車每門　狼筅每門　搭鈎鎗　鉛鐵子　以上官　燈籠斗口大．．　以上民　杵頭　雜柴　錘鼻石　草苫　屎尿簡　高牌紙　水缸　筆　硯　墨　桌　眉脊檢棍　桑根　鐵　以上備．

過變事宜

一、即有擊息．四城門內十數步間．挑溝路壍坑．闊五尺．深一丈．坑中鋪板．釘以長釘．坑面釘席．覆以薄土．每坑邊用三眼鳥銃十杆．硬弓十張．砦車五輛．以備巷戰．賊若徑入．必墜坑中．賊欲前行．急發箭銃．二十步外再掘一坑．如上法．賊未入．以板棚坑．人在板上行走．庶不失腳．

一、賊若盡數入城．先拾倉庫獄囚．次及居民財物．此時家口得一刻空隙．不早出城．遠避．第二日再不得出城．若得空出城身．帶五六日乾糧．急投燒殘小院人家．暫且寄身．婁伏夜走．直向賊甘發破州縣逃命．賊無經月戀一城之理．亦無又攻發城之理．食盡財空．自攻別處．然後慢慢搬取回家．亦死墓逃生之一算也．但怕乖賊先守四門．則無路矣．婦女不死．無以免辱．早尋求死之計．

一、賊入城．官先督催各家將桌椅床櫈諸物．塞滿街路．衙令凝賊行．裏面用槍砲拒戰．不住．以火焚路．陸續添薪．令不得前．

一、賊入城．多先撲入後門．家後名挑壕塹．宅內道巷．多壘窄隘．得格鬬者．捨死盡力．或曰．恐益其怒．予曰．但恐脆落氣喪．望空踴墻．閉戶蒙頭．逃命不得耳．賊既入城．縱叩頭叫饒．豈有饒命之理．富者獻金銀．衣服首飾．乞令簡以防後來．或是苟活之計．士君子素患難．自有道理．死則死耳．決不卑汙乞命也．

預防事宜

一、城中城外居民．修蓋房屋．托坯燒磚．和泥．務於城根五丈外．三十丈內取土．其官府修理官衙．皆令徙夫托坯．城日帶線作工．貧民犯罪輕者．量罰推土．凡百車入轄城角．免其笞杖．務令數年之間．池深及泉．凡遇陰雨．城內之水．盡令入海壕中．雖旱不乾．方爲長計．古諺云．池深一丈．城高一丈．池深及泉．城高觸天．

一、城根邊土宜栽蘆根諸草．以固土．近裏宜栽酸棗枸橘．以拒賊．其海外百步之內．切不可栽樹．遮城上望眼．藏城外賊身．若堤上栽柳．則不妨矣．

一、城堤既完之後．宜於城上委在城有才望義民．或修城官民子孫．或候缺吏各一名．專管巡堤．每月朔望．遞結．如城堤照常．則結云．并無獾鼠穴窟．及雨水坍塌．奸民盜掘取土．折損草禾等事．如虛甘罪．至於伏秋多雨．一雨一報．城上自有傳箭之人．即日報與巡城．具偈報官．如有損壞．則云某處因何損壞．若干丈尺．若干淺深．原係某人監築．除當期外．即命在官應役人．及城內火夫．及守城堤夫．作速補築．堤壞．則巡堤人吏．具結．到廢用四關火夫作速補築．巡守之人．如有偷安廢弛．虛應故事者．重責枷號．此城池第一重務．貿父母以留意焉．

一、城堤兩旁．于四五六七月．覓十歲以上小兒．倒栽連根結．爬草鶯茅馬蘭等物．務令固結盤旋．其堤內外插柳樹．一丈一株．每年剋取條稍．以備水患．砍伐椽柱．以修官房．省撥鄉村小民．但有盜伐．及私自有折損者．除十倍加罰外．仍重責枷號．

一、城下池中．須有暗深暗淺之處．淺不過及腰．闊可一丈．深則池中掘爲土井．口闊一丈．深須及泉．以陷

賊。潛處用暗識表道。以救級急出城之人。插杖可過。此最萬分緊要者。

一、護守城池。盤詰奸細兩牌。四門上部有南京十三省所同。蓋祖宗舊制。近來城門大開。省城之人。只是一二老幼替身。常常不在門下。個個不知盤門。假使三五十反人。騎馬提刀。忽然自四門如飛而至。逃縣堂。劫庫放囚。封了四門。一城生靈。何所逃命。縱有救兵。三兩個月調到。賊仍驅我百姓上城。嚴守誰敢不從。大平日久。大家只是靠天命耳。李密欲據桃林。桃林縣官不從。乃托言奉官入洛陽。送家眷入縣衙一寄。卻以強兵截婦女。驅離乘車而入。遂奪桃林。

一、平日城堤之上。作穢招蜣螂。小兒擅自登扒挖。雖縣縱及猪羊牲口。緣上喫草者。看城之人。稟知重責枷號。責令補築。猪羊牲口。發養牲院。此法若輕。城堤逐壞。萬分慎之。

一、方今天下無真兵。人人不知兵。縱說練鄉兵。個個氣惰死。不管他日死活。且怨眼前驅擾。守土者離任之後。各有職業。只我鄉井人家。墳墓親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離不了個故園。奈何不爲長久之計也。自今以後。務要各鄉隨個性命會。十月初一日以後。三月初一日以前。共四個月。餘除六十以下。十五以上。殘疾衰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務選強壯百人。或長鎗火銃。鐮鈎斧。背朶。齊眉棍。弓矢。腰刀。火銃。繩鞭。鐵稍之類。各認一件。每日清晨晚上。吶喊鳴鑼。彼此配對。習學數闕。每遇酒席。以此爲輸贏賭酒。如猜枚投壺一般。振作一番。四鄉四圍。幾千人講武。如有武藝精通。能爲領袖者。公舉到官。給免帖一二張。如犯杖笞。納帖准免。如此。不止鼠竊狗偷。雖三五十強盜。不敢打家截道。縱使流賊攻城。搶奪。亦知此處兵強人練。不敢生心。就來臨城。亦自積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間可以自爲。有司但可每月試發。即發恐之竭即竭。三鼓而火暗不復能再矣。守圉之器。用之攻圉。其所以制之者在將。器無與焉。吾師海閣先生甫拜臨洮之命。即慨然有勒石燕然。封狼居胥意。下問兵事。夫貔貅無事戈戟諸矛。面敵人長技。與中國共者。復無先弓矢。于長作二戎記。先生行。將埋輪損轡。請之天子。以復教獵習戎之禮。以殿內治。蓋可弢而無事矣。夫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制器之道。撓於天統。故范之古酌之今。爲圖左方。而又爲之記如此。

圖一

古今異名

救命書卷下

鄒宗昌二戎記

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獵。以習五戎。故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庶人冶氏。爲矛爲戟爲戈。冬官掌之。所謂國有六職。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自教戎之禮廢。而五戎之制士大夫不問也。今中國貔邊長技。無先火礮。夫火礮信長技。顧敵之出沒剽疾。如風雨鬼神焉。誘之發即發。迫之竭即竭。三鼓而火暗不復能再矣。守圉之器。用之攻國。其所以制之者在將。器無與焉。吾師海閣先生甫拜臨洮之命。即慨然有勒石燕然。封狼居胥意。下問兵事。夫貔貅無事戈戟諸矛。面敵人長技。與中國共者。復無先弓矢。于長作二戎記。先生行。將埋輪損轡。請之天子。以復教獵習戎之禮。以殿內治。蓋可弢而無事矣。夫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制器之道。撓於天統。故范之古酌之今。爲圖左方。而又爲之記如此。

圖一

古今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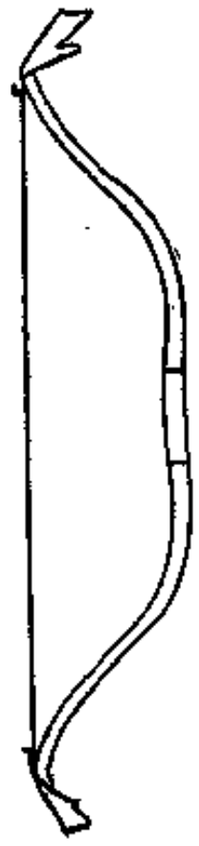
濠城。縣令一家。升屋面免。止傷一女。次日。募取河舟。令曰。活一人者錢一千。雖故出頗多。三日後。城中浮屍已數千矣。出水之民。盧居堤上。後來者深築大堤。重重如山。雖擒亡羊之牢。何救於陷溺之鬼哉。愚民圖目前之便。忘不測之慮。以後巡堤人役。但有獲拏梢路破堤之人。及折柳拔柴之衆。准越城法。除重者枷號。仍罰土築城。又於犯人名下。追貲能捕之人。

圖二

國初漢府大梢腰形。俗名狐耳朵。又梢微減小者曰雞嘴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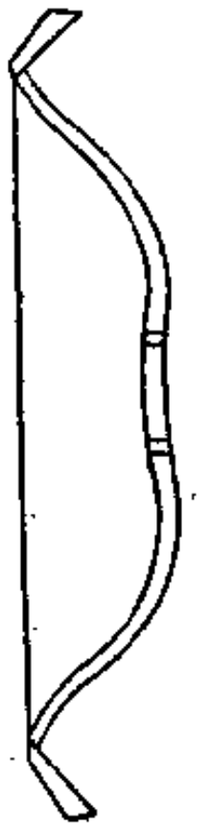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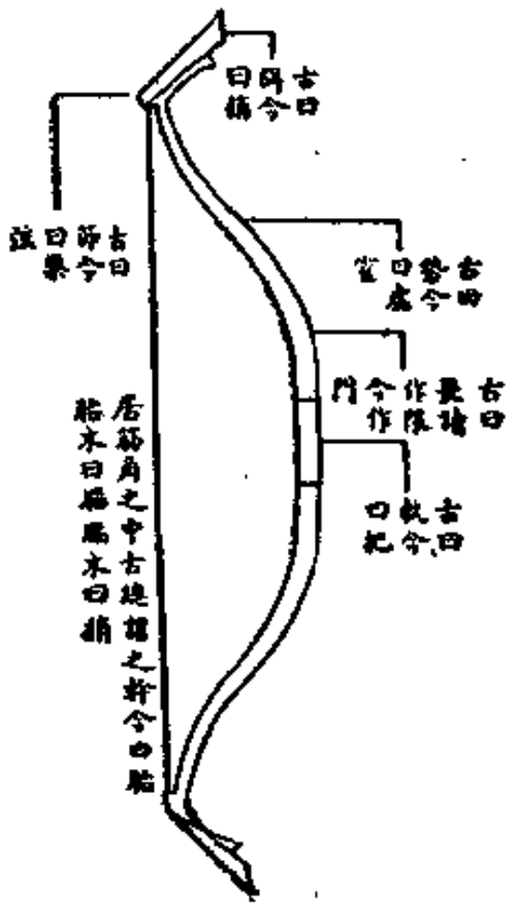
高腰梢。俗名蚌蟹頭。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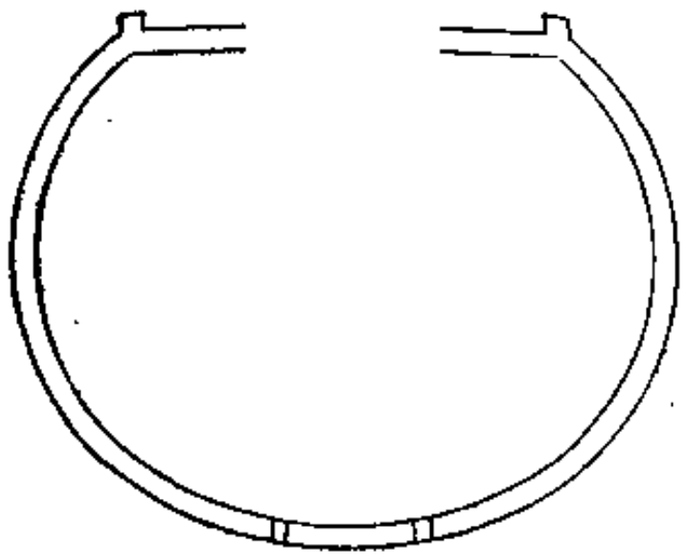
今大弓梢銳。閃長而力猛。





圖五

小弓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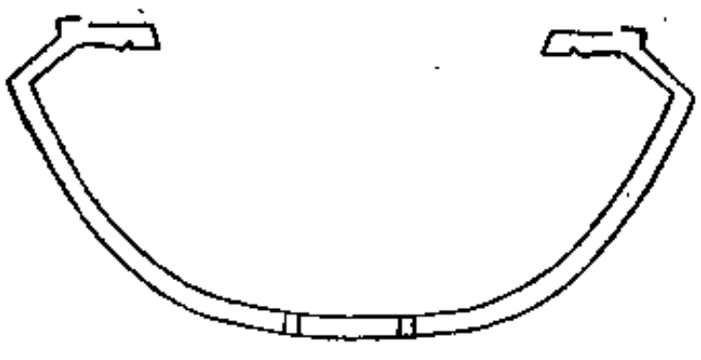


圖六

大弓釋形。今邊地常式。

圖七

大弓釋形。小變於舊制。便可射深及遠。東嘉趙常吉式。



古之爲弓㠯六材。所謂幹角筋膠絲漆也。自用魚膠而絲可廢。所謂漆也者。受潤露也。何可盧也。古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槐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今江右吳越山中。猶竹勁韌。遠出諸木之上。六膠之善。今獨用魚。匈奴猶用鹿。以其地無魚故也。此皆古不及今也。

角之甤牛。無古今一也。故相角之道。所謂秋約（音綽）者厚。春約者薄。稚牛直而澤。老牛紾而昔。（紾爲疾）險中膂牛。無澤色。欲青白而豐末。今不擇角。雖有上工。亦弗可以爲良矣。此今不及古也。

角約之欲其正也。然正而合幹。筋膠濱之。則復持。故角欲濕之復撓而後約。濕之欲其透也。由濕而撓。持斜定矣。雖有筋膠濱之。弗之能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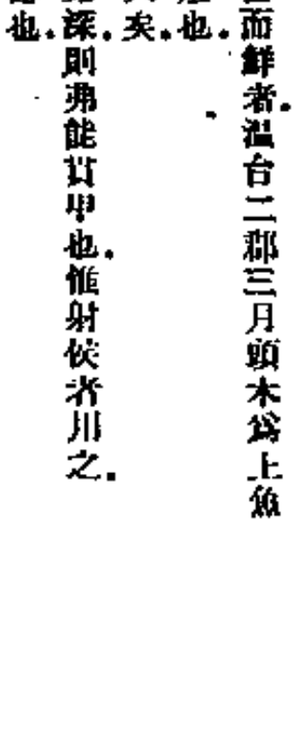
執欲強。殷欲弱。執弱則殷與執皆失其主。粗工所知也。然執太強。則殷與執之力短。故引之執欲其徹而無失主。此則精工弗知也。

欲徹動而無失主。此則精工弗知也。

角古尚燕產。今以吳越閩廣爲上。古六膠。今惟取魚。欲其朝而長。白而鮮者。溫台二郡三月頭末爲上。魚水產。故其爲膠也。雖濕氣械之。莫之能解矣。魚膠與角同。角尚稚。稚非積也。故羽亦不取雛。

梢欲短。欲鈃。塞地爲善。鴟頭狼耳蛇鼈以口騎射則弗能拾矢矣。

設羽欲正。欲其無旋情也。幹自羽前寸餘漸殺之。漸深及比而止。九分殺其二。復豐其末。如幹中而設其比。豐殺不一。故設羽不得其正也。俗工放斜設之。矢發必翔。愽無已也。非所以爲疾也。設羽之道。取本長如羽。愽寸。直其兩傍。均其兩端。而中分之。陷幹于中。圍其幹。夾其比而三分之。以矩施墨而後設羽。羸弗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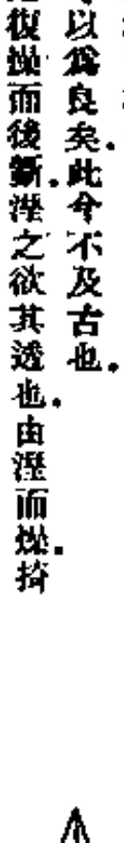


圖一

古矢人爲矢。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今大矢十握。而羽其三。（以今布帛尺丈七寸爲大矢也。）殺之不過寸。羽必皂雕。相羽與相角同。角尚稚。稚非積也。故羽亦不取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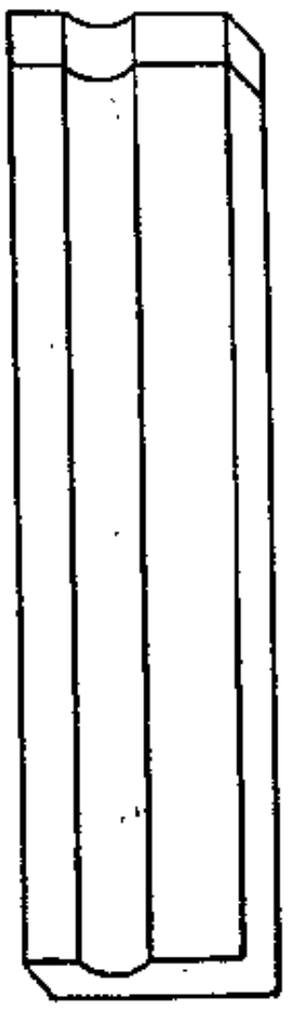
鏃。古以銅雜錫爲之。今以柔鐵鍊之。欲其精也。冷砧之。欲其利也。以煉鋼施之。鐵末而淬之。無堅弗入也。

鋌居幹中。自鏃及末。漸殺之如錐。此俗工弗察也。夫幹孔以受鋌。無豐殺。而鋌復殺其末。則中空。末如錐則易入。以之射堅。則幹易劈也。故鋌末觀其近鏃。欲其豐殺均也。又齊其末。則不能入也。雖過堅勿之能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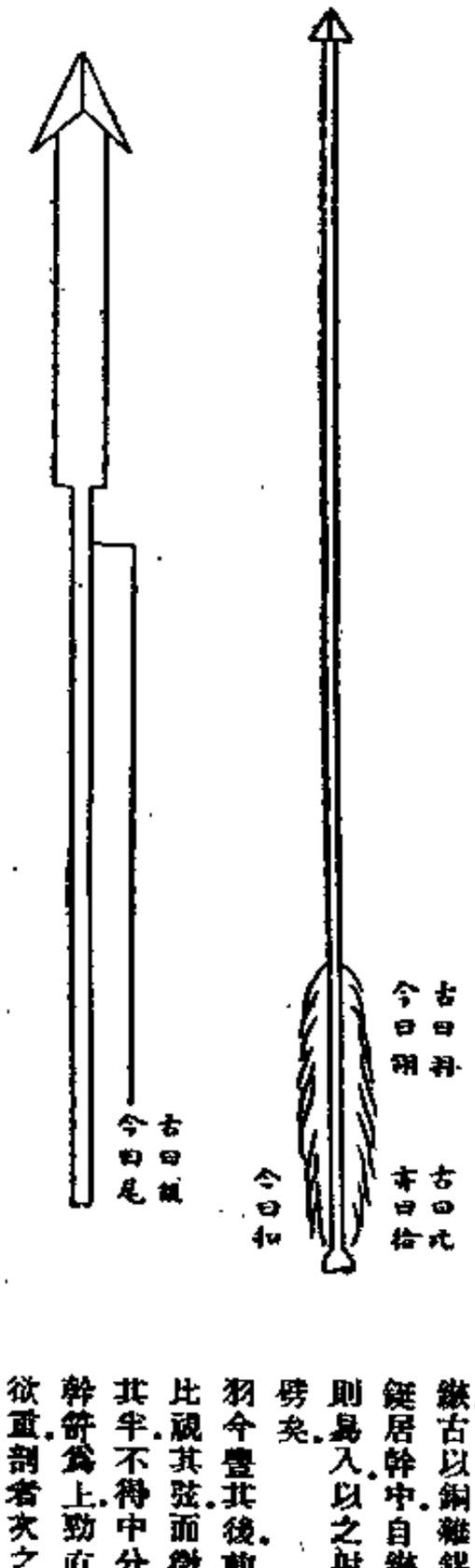
圖二

此俗工所造。鋌尾尖銳。幹中空。善于劈幹。



圖三

用以陷笴於中。以曲尺施墨線千笴以施羽。則無旋轉病也。



口木之道。裹生新刈者大材新伐而剖者。簽之一遮夜。曝之百日。釜之曝之。欲其均也。濡之。欲經膠及夏也。

猶之爲弓。亦一年之事。

矢行風必束之。前不欲銳。欲破風。所以爲疾也。鏃受鋌。鋌厚所以爲固也。

王朝麟城守補攻戰法附。

一、遇敵。督環城四五里之內。伏令民間於井池之中及平昔積草處。俱下毒藥。謂之天雨毒。

一、多設水缸水桶。防積薪燒城門樓楹。

一、賊若於城外設起望樓。于高山上。覘城中虛實。須多設假糧堆。及婦女披掛。束草爲人。以壯聲勢。令賊可令內外相應。

一、攻城之具。首輜輼車。內可容十餘人。蒐堆城下。矢石俱發。俱不能加。

一、擇臨城去處。險阻要害。當設奇伏兵以防外救。

一、用離間之法。中夜之時。用強弓勁弩。射箭入城上。繫書。寫間牒反害之意。許以厚賄封賞。士卒收得。亦生解散心。

一、城內多用泥草及濕毡。搭蓋積聚。令人嚴防賊火。

一、城墻須剷削壁立。不可使有窪窄以藏賊身。

一、城壕口不可大高。大高則舉鄉大石無力。又不可大窄。大窄則不能容大石。

一、城壕口不可大高大高則舉鄉大石無力又不可大窄大窄則不能容大石。

一、守城須多備獄鑞。鉤挑搌月坑。以阻賊入。

一、救兵臨城。且勿輕信。須擇勇敢者縋城而下。認識的眞。方可延入。或相約舉事。恐賊有假我衣飾以賺我者。

一、用金汁守門。須將壕墻及女墻下留數孔。順墻根疏砌一渠。以便傾灌。

一、巷戰須城中食少。又無救兵可望。縱于城中暗設機穽。故縱開一面以誘之入。蓋巷戰雖未必全利。較之坐以待斃者不同。

一、守城火藥拋擲。以風壓炮爲最。點然柴草。以流星爲最。燒亂營陣。以橫放起火上帶走突火爲最。

一、城中於各門一直大巷兩邊挨門築墻。墻須高房簷二尺。於直巷將斜變處。掘深闊火坑。內下竹木鏡。上用木柴席薄等物遮蓋。覆以微土。其傍通小巷。俱築墻杜塞。待賊將近坑。城上急擲柴草。將城門路燒斷。兩邊房上。各多擲柴草。仍擲點著火把燒之。復用磚石拋打。城上多備砲弩。一齊發力擊射。庶城中之賊。無一得脫。城外之賊。無一敢入。

一、守城有善使鳥銃者。便于認打頭領。然頭領多與衆賊裝成一樣。不易認識。須令能遠射者。懸賞一紙。上寫謎語。射至賊營。衆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一、城廂者不可攻。謂無人馬無糧草。又無外救。止可深溝高壘以待之。其賊計無所之。自然來出。又必詐爲抽軍。點集人馬。空其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城中望見。必從空缺處突出。我于要害處多設奇伏兵。強弓勁弩。邀斷首尾。使不相救。

一、城實者可攻。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援。勢不可緩。久則變生。外援必至。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

一、攻城之具。首輜輼車。內可容十餘人。蒐堆城下。矢石俱發。俱不能加。

一、擇臨城去處。險阻要害。當設奇伏兵以防外救。

一、用離間之法。中夜之時。用強弓勁弩。射箭入城上。繫書。寫間牒反害之意。許以厚賄封賞。士卒收得。亦可令內外相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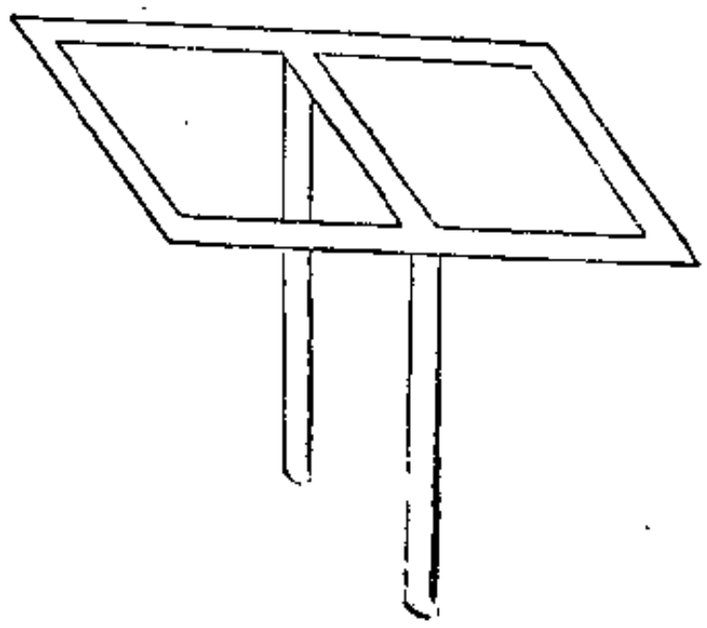
一、用善諜之卒。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才智之人。訪獲字跡。摹爲降書。令善射者拴貼箭上。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若批原書帶回。亦可令上下猜疑。自相殺害。

一、對敵惟火器最爲緊要。而火器之最precious者。莫如滾車大砲。銃蓋賊之來也。或左右馳衝。變幻莫測。惟此銃力大。而便于運轉。且安頓素定。倉皇之際。不至過于低昂。又無火眼偏側。致旋轉倒傷之患。更須鐵定不搖。如有零賊誘我。我陣前有車營。有品字有釘板。有拒馬。彼安能飛越。直待大陣內前隔三五十步方纔發之。無有不中。不過三四番。賊自潰滅。又近神銃處。須用濕毡遮護。以防誘火。

驟雨架圖

將此架安置墻口。用毡一條覆於上。下垂二尺。懸在墻口之外。

新製上添橫棬一道。以便安足。下添橫棬一道。以免動。



28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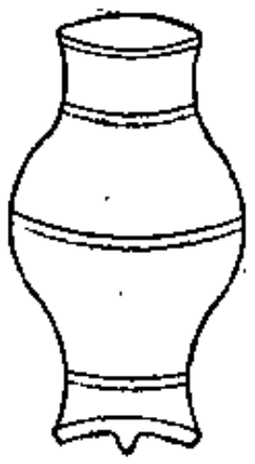
436

麻砲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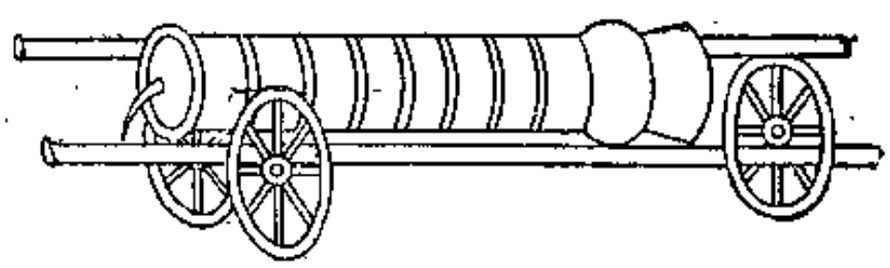
用大口小底瓶一个。底開小孔。內安大紙砲一个。信從發出。將毒灰入瓶內。以生牛皮封口。麻繩札放之。或賊臨城。從城上擲之。砲炸瓶破。灰毒順風能開眼。聞之不能喘息。

做灰毒藥 藥隨地方有無加減。不必過拘。

黑砒 桃花砒 瑪瑙砒 川巴豆（泡三日。去油。去皮。）上三味俱浸二兩 石黃（三兩） 雄黃（一兩） 川椒 竹黃 常山 草烏 川烏 巴霜（以上各一兩五錢） 砂糖 三柰 牙皂（一兩） 蜈蚣（一條） 蟾蜍（二個） 飛蛇（各二兩） 干漆（研碎。二兩。炒過） 半夏 烏頭（五錢） 右各毒藥。照分量配合。炒極乾。和勻爲極細末。密羅羅數次。見風即飛起。方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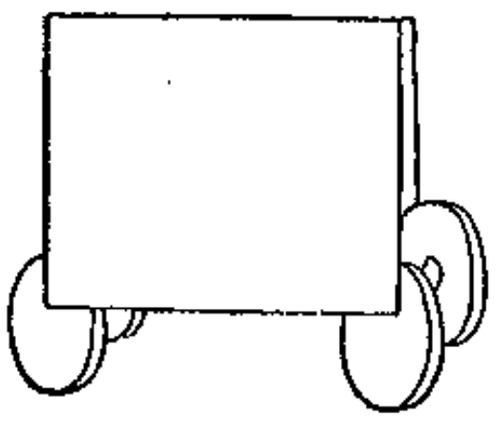
大砲銃滾車圖式



參政葉公夢熊製大砲銃滾車輻條二根。長九尺。闊六寸。厚四寸。橫檻五根。長二尺四寸。立柱四根。長七寸。蓋板一片。長四尺六寸。闊一尺八寸。前車輪徑過三尺二寸。後車輪徑過一尺五分。前車頭長一尺。徑過一尺。後車頭長六寸。徑過六寸。單耳長一尺八寸。闊四寸。厚俱稱之。每銃一位。淨鐵用一千斤。長四尺五寸。鐵箍九道。點火眼處。加大鐵箍一道。制多可疑。尚俟考正。

輜輅車圖

此車用堅實木。方上下七尺。高前後八尺。長頭作魚脊。合脊處用鐵貫。裏頭兩廂直立。去地止寸。信前後四輪。輪各一尺五寸。大其轂。穿輪徑透兩廂。廂方七寸。厚橫六尺。



草廬經略之目

卷一

操練
丁壯
精器械
習技藝
教部陣
訓將
忠義
任賢
拊摭
軍刑
軍賞

卷二

將謀
將勇
將勤
將誠
將信
將廉
將己
約己
戒驕
責己
受善
致身
一衆
選能
料敵
遠略
戰權
部分
號令
軍容
誓師
陰陽
禁辭去疑
矯言定衆
假托鬼神
糧的
屯田
謹糧道
因糧於敵
地形

詭謀
卷四
恩信
果斷
持重
迅速
貴和
貴暇
貴靜
貴勇
貴忍
貴整
治力
治氣
卷五
用衆
用謀
正兵
奇兵
車兵
騎兵
步兵
進兵
退兵
卷六
客兵
主兵
形人
虛實
擊虛
避實
立營
軍號
斥堠
間諜
鄉導
督戰
救援
攻營
襲人
致人
伏兵
防伏
避兵
疑兵
招撫
受降
卷八
禁暴
逐利
乘勝
廳卒
因勢
出圍
嚴備
內應
安衆
感衆
虛聲

參十一 火攻數數 隨營追擊數數 待國擊數數 野戰地數數 險山水數數
參十二 前敵數數 渡口數數 道路數數 宿營數數 行軍數數
參十三 攻城數數 先登數數 銅炭數數 掩護數數 後隊數數
參十四 反攻數數 決勝數數 必勝數數 死守數數 分進數數 圍戰數數

參九 先鋒數數 用奇數數 偏師數數 伏兵數數 平原數數

居功

練廬經略卷一

無名氏撰

操練

從古國家亘弊。真亘乎平時武備廢弛。卒聞有警。招募而卽使之戰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不敎之民。蓋市民也。卽韓淮陰之出奇。豈驅市人而戰乎。予諸操練不可不講也。然觀今時。操練雖窮年。無益於事。所幟雖有。不諳指揮。金鼓雖有。不換進退。器械雖有。不堪攻雖。部陣雖有。不識奇正。士卒雖有。不汰老弱。手足雖有。不習技藝。將帥雖有。不精兵機。催縱操練之名。模倣故事。而分立而奔走。而喊躁。有同兒戲。將官操高鑒而視之。亦不知何以趨蹌如斯。殊可歎也。夫操練之法。在上還器械。教師威儀。三令五申。驅而用之。必詣臨陣殺賊。爲國報効。第操之之不能。操其心志。使之不亂。操其膽氣。使之外不必使弱士可爲賁諸。百人可當萬衆。此操之最上也。夫善操之將。卽善戰之將。三軍平素愛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將之法相習。故可與蹈湯火。可以赴深谿矣。然而圖有此臣。善將將者。便當諒其心跡。貴其後效。假令謗儀心疑。息讒易信。操之一年。久任成功。其昔人所貴乎。

丁壯

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所謂選者。還其人於未敎之先而敎之。再選其人於既敎之後而用之。以材力雄健者爲衆兵。仍於衆兵之中。選其武勇超羣。一可當百者。爲選鋒。所謂先登陷陣。勢如風雨。全恃此輩也。善乎周世宗曰。兵務精不務多。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取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怯不分。衆何所懲乎。於是大閱諸軍。其士卒精強。每戰必勝。此選於既敎之後者也。未敎時之所選者。或以武藝。或以強力。或以膽氣。或以雄貌。須用鄉野壯人。無取市井遊猶。蓋野人力作而性樸。力作則素習勤勞。性樸則提法奉令。易以誠信感之。恩愛聯之。不難就我轂中。而不測我顚倒之術。市井遊猶。不習勤劬。不畏法度。其在軍中。巧爲規避。滑倡邪說。引誘羣輩。故不宜用。然市井中。果有武藝精熟。膂力軼衆。膽勇過人者。又不在此論。在收用之得其術耳。

國初立領民萬戶府。論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其精加簡拔。編組行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暇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授。無功。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愛寓兵於農之意也。此還於未敎之先者也。

馬隆討樹機能。募兵。限練引滿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閱試。得三千五百人。遂西渡溫水。斬樹機能。等。秦王世民。還精銳千騎。皆皁衣元甲。分爲左右。使秦叔寶、程知節、翟讓、敬德、將之。每戰自被元甲。率之。以爲前鋒。所向皆敗。

操之之法。操器甲習攻擊。尙矣。而所謂操其膽氣心志者。古之人嘗試之。昔者。圉圉試其民於五湖。劍刃入肩。流血被體。民不懼。而後用之。句踐試其民於疑蹏。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遽鼓金而退之。此豈好死而惡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

國初兩淮郡縣。多爲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乃命鎭撫居民。率將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賞銀有差。且優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倘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法詹同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兵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募兵多冗濫者。故特爲戒之。庶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鼓舞之道。同難忽數。而貴勇賤怯。尤關先聲。誠於勇鷙絕倫之士。貴而愛之。禮而重之。恩出異常。事經破格。當者思奮。聞者景附。古人式怒蛙。而勇士至。齊桓引車避螳螂。以其所好。易其所惡。堅其所好也。且禮遇故南征錄不留行焉。夫鼓舞士卒。不愛其身而能殺敵者。以其似勇士而禮之。夫其似者猶武侯兵要曰。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廚役。智者爲謀主。器械鋒銳。手習堅密。則人輕其戰。進者賞。退有刑。行以當。進不可當。退不可追。雖絕成陣。雖敗成行。其衆可合而不可離也。

杜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寇遁甚厚。有攻戰。令先鋒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謂爲退怯所致。卽殺之。所獲貲財。皆以賞士。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如安祿山之曳落河。韓世忠之背嵬軍。此皆拔其尤。選於旣教之後者也。

精器械

方今各衙軍器。無論朽鈍不堪。亦已強半不備。宜妙選良工。大開爐冶。極其精利。以物試之。不如法者懲之。卽令改造。閱器之法。躬親細驗。毋旁委他人。毋信手抽閱。任非其人。則見欺十覩一二。則遺漏於是工匠皆以苟且塞責耳。士雖執器。安能取勝。以卒予敵。古人所忌。至若火器。古惟火箭火毬。迫我天朝。可稱大備。蓋陸續得之南中諸番。而時創以己意也。竊以爲神機之營。不必仍前祕其法。須令都縣廣造。毒弩勁弓機石。私鑄私藏。嚴法禁革。然火器易發難裝。臨陣常竭。敵乘我之竭而衝突。便至不支。須廣造毒弩勁弓機石。互換迭出。而火器仍旋裝旋用。庶無竭之患矣。

桓公問管仲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爲之若何。仲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鎰。創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鎰。鉏夷斤。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夏主勃勃之臣阿利。性巧而忍。每程較器甲工。必有死者。射甲不入。斬其弓人。入則斬其甲匠。勃勃以爲忠而任之。由是器械精嚴。近代無比。

夫管子罰罪人爲甲器。雖至今行焉可也。阿利之忍。固不可師。而閱器之嚴。試器之法。略當倣此。

習技藝

今日之操練。不教諸軍以技藝。而第教以陣法。已非矣。況所謂陣者。又沿習久而易訛。卽使盡善而無技藝。猶金弓玉矢。不可得而用也。一十八般武藝。人雖不能全習。亦當熟其一二。而弓弩槍刀。則人人不可無。又人人不可不熟。教之者第無務用花法耳。蓋花法。進退回旋。止可飾觀。而與敵相對。務宜前進。稍閪回轉。敵必乘之。勝負之機。於茲決矣。故但當教以臨陣正法。使之精熟。蓋臨陣對敵。非若暇豫從容。白刃交前。存亡繫念。心手張皇。成法易忘。藝雖夙勝。到此能用其半。亦足以制敵矣。倘從前生疎。角刃之際。必將一技不施。安望執馘獻俘也哉。是以教習之欲精也。一人教十。十人教百。百人教千。千人教萬。時時按閱。評第高下。優者賞之。劣者罰之。令在必行。斷無寬宥。罰者、不惟罰其本軍。且罰及其教師。賞者、不惟賞及其教師。上專於此。日務其事。庶人心鼓舞。武藝嫻熟。三年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殘。乃籍戶三十而稅一。李抱眞之鎭澤潞也。策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大亂之後。賦重人困。軍伍彫殘。乃籍戶三十而稅一。令閒月得專耕習射。歲大校。親按籍。第其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精。由是澤潞步兵爲諸路最。

種世衡之鎭環慶也。常課吏民射。有過失者。射中則釋。有訟棄事者。輒因中否而予奪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

夫弓弩爲銃中多者。賞中少者。罰人所易知。而槍筅鈀鈒刀牌。皆各有較之之法。設備於戚繼光紀効

新書。其較長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又二鎗對試其眞正交鋒。復以二十步立本把。一面高五尺。上分喉目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毬在內。每人執鎗於二十步外。聽擂鼓鎗作勢。飛身向前。戳去孔內圓木。懸於鎗尖上。如此遍五孔內。乃止。

一試狼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用鎗對較。凡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爲熟。

一試鈀鈒。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復以長鎗短刀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翼狼筅。出入殺人。爲熟。

一試刀。以能衝鈀鈒狼筅。不及遮隔。爲熟。

一試挨牌。令與長鎗對較。任長鎗上下左右殺來。牌隨敵應之。不能及身。爲熟。

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遮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不見。及雖閉藏而目猶視敵。又能管腳下。爲妙。次以標鎗一枝近敵標夫。乘彼顧搖。便抽刀殺進。使入不及反身。爲精。

一試標鎗。立銀錢三個於三十步內。命或上、或中、或下。標中不差。爲妙。

以上諸藝。各試其優劣。分上中下三等。上賞。下罰。中無及焉。蓋初賞罰稍寬。令人易企。習熟。則嚴無假借也。

教部陣

古人有言。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若區區依古陣法以求勝。愈將也。夫陣亦何常之有。而可拘泥爲哉。陣六花。以前雖可考。而俱不能用。五行陣今雖可用。而亦不可拘。爲若奇正皆備。而迭進迭退。使力不而敵難乘。此其宜於今者也。大都陳師於野。部陣要整肅。隊伍要分明。毋譁譟。毋越次。毋參差不齊。毋行自止。或縱或橫。使目覩旌旗之變。耳聰金鼓之聲。手工整刻之方。足習步趨之法。能圓而方。能坐而能行。而止。能左而右。能分而合。能結而解。每變皆熟。而陣法於是乎在矣。

管按古史有云。孫吳善談兵而不言陣。何也。或曰。孫子之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吳子之圓方坐起數語。皆言陣也。第孫吳之所謂陣者。不泥法而法自在。非如今人侈談古陣。膠柱鼓瑟也。

張睢陽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陣。令本部各以意教之。或問其故。睢陽曰。今與賊戰。雲集鳥散。變態不恆。數武之間。勢有同異。隨敵應卒。在於呼吸之間。而勘詢大將。勢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所往。如臂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睢陽之用兵。多分戰也。

五行陣。按金木水火土。假令寇處高巖。我兵居下。仰而攻之。不便進退。利於防禦。宜先爲不可勝以俟之。則在陣可也。此以虞待不虞之道。其陣爲木。

假令敵居其下。我處高陽。俯而臨之。勢可衝突。利以進兵。宜乘人之不及而攻之。則戮陣可也。此進而不可禦之道。其陣爲火。

假令地勢險阻。跨斜岡。便無堅守之策乎。吾爲圓陣焉。俾敵不知所攻。其陣爲金。

442

假令我兵處高廣平四達得無皆則之策乎吾爲方陣焉仰敵不知所守其陣爲土
假令與敵相對左右勢高可以吞敵吾爲曲陣而擊之所謂先奪其所愛也其陣爲水五者之用各因
地形是謂五行陣也

戚繼光營陣營自謂殺賊必勝而屢效者其法二人執刀牌平列狼筅各設一牌以防擊牌人後列
長鎗每二枝各管一牌筅在牌後緊隨殺賊短兵一枝在長鎗後以防長鎗進老了卽便殺上交鋒時
刀牌手低頭前進如湖鼓擊而退疑不進者卽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緊緊相隨而從刀牌之後大抵
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以殺爲務退後者斬前隊戰酣後隊卽進輪流更換庶兵力不衰而
可以制敵之疲精騎相機衝擊遊哥以時往來諸般火器先陣俱發後兩陣交後仍於陣後裝藥以備
再用

十人爲隊隊長領之四隊爲哨哨長領之四哨爲官哨官領之四官爲營營有將帥五營爲一大營大
將領之以正兵合戰以奇兵取勝此其大較也兵多則依法而漸加之可以數萬可以數十萬此步陣
也車騎之陣雖自不同統宜總而布列之法詳見六韜大抵車以密固徒以坐困甲以重固兵以
輕勝騎以捷勝此常理也車步騎三者皆備則有戰隊騎隊之分戰隊步騎相半騎隊兼車乘而出也
岡身念重卻國心輕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卽萬年以下猶令人唾罵矣

諸葛武侯之輔蜀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食少事煩流汗終日昏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
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是以鮹強漢中三分鼎足

郭汾陽之復興唐祚也懶風沐雨先復二京單騎講好身爲虜餌魚朝恩等讒間百端詔書一紙徵之
無不卽日入道此兩人者皆仗忠義以立功者也

張睢陽之與尹子期也每與賊戰皆裂齒碎雀擒鼠九死一生身死之日猶云生不能報國死當爲
厲鬼以殺賊而人倫天道之言尤分晰曉暢

岳武穆之圖恢復也長驅京洛志飲黃龍身死權奸赤心報國字入腐理而機關不露喜並地心鏡無
厭月在天兩語至今猶令人氣壯此兩人者抱忠義而殉死者也成敗雖殊深有生氣九原可作願爲
執鞭

任賢

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一士強於十萬之師誰謂任賢而非軍中之首務也天生賢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
多鍾疑故能自踐歷合兵機而豈可論於恆人哉自古未有無方之醫斯無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
驗於法可也倘以古法爲可廢則節制之師何從而有所貴在無事之詩集世將之子及武勇出羣之人
教之古名將用兵之術務精求其義必可試之當事而不窘於應變非徒誦其空文而已萬一有警出其
所知以應事機指揮操縱料敵設奇持重老成才猷練達雖畴昔未臨戰陣而宿將有所不及何患夫無
將才也嘗觀今日之將官其下者目不識一丁而其上者工詩作賦坐消壯氣或習武場論策拾人唾餘
以博一第其於兵家要義終身不學絕口不談卽有談兵者出於其閒反爲楚咻雖文藻翩然議論有餘
究其實用終無一效脫遇緩急心驚膽怖縮首腷下於敵顏何益哉

項籍平時嘗學書不成乃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須學當學萬
人敵梁乃教籍兵法

尹洙與狄青談兵誇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
不知古今匹夫勇耳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

太祖嘗朝罷坐東閣召諸武臣而問曰卿等退朝之暇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
往戰陣之閒提兵禦敵以勇敢爲先以戰鬬爲能以必勝爲功今閒居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
求古名將成功立業之故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卑不伐能保全功名者何人驕奢淫佚不法不能保
全終始者何人常以爲鑒擇其善者而從之可與古名將並矣

忠義

操練之法既行是有兵而有將矣第將非忠義何以爲立功建績之本而使三軍感動興起乎雖忠肝義
膽天植其性臣子應當自盡原非爲鼓舞人心計而軍心之向背趨合事業之成虧興廢皆由此焉此裏
一定斷不回移有時動業光天壤於索志固悃卽身與時屯心隨力盡亦足瀉此一腔熱血稍報君恩綱
岡身念重卻國心輕受人之任孤人之托卽萬年以下猶令人唾罵矣

諸葛武侯之輔蜀七擒孟獲六出祁山食少事煩流汗終日昏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
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是以鮹強漢中三分鼎足

郭汾陽之復興唐祚也懶風沐雨先復二京單騎講好身爲虜餌魚朝恩等讒間百端詔書一紙徵之
無不卽日入道此兩人者皆仗忠義以立功者也

張睢陽之與尹子期也每與賊戰皆裂齒碎雀擒鼠九死一生身死之日猶云生不能報國死當爲
厲鬼以殺賊而人倫天道之言尤分晰曉暢

岳武穆之圖恢復也長驅京洛志飲黃龍身死權奸赤心報國字入腐理而機關不露喜並地心鏡無
厭月在天兩語至今猶令人氣壯此兩人者抱忠義而殉死者也成敗雖殊深有生氣九原可作願爲
執鞭

任賢

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一士強於十萬之師誰謂任賢而非軍中之首務也天生賢才自足供一代之用不
多鍾疑故能自踐歷合兵機而豈可論於恆人哉自古未有無方之醫斯無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
驗於法可也倘以古法爲可廢則節制之師何從而有所貴在無事之詩集世將之子及武勇出羣之人
教之古名將用兵之術務精求其義必可試之當事而不窘於應變非徒誦其空文而已萬一有警出其
所知以應事機指揮操縱料敵設奇持重老成才猷練達雖畴昔未臨戰陣而宿將有所不及何患夫無
將才也嘗觀今日之將官其下者目不識一丁而其上者工詩作賦坐消壯氣或習武場論策拾人唾餘
以博一第其於兵家要義終身不學絕口不談卽有談兵者出於其閒反爲楚咻雖文藻翩然議論有餘
究其實用終無一效脫遇緩急心驚膽怖縮首腷下於敵顏何益哉

之私、而爲人所悅。必默而聽之。徐而察之。其眞與僞自昭也。眞、則不妨屏棄浮言。僞、則顯罪言者以謝過。則賢士益勵。宵人結舌。故袁紹非曹操之敵。以袁聽信讒言。面責毀譽不行也。大抵拔擢匹夫。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情觀。亦不可以常例拘。凡其情之所欲。事之必爲。無傷於道理者。吾且受之若谷。聽之若譽。彼既不鄙其肘。其作爲必有可見者矣。甄別賢豪。法無踰此。而誰恭下士之禮。尤不可少。主將務攬英雄之心。三略首語也。軍以士爲輕重。士以禮爲去留。得其人而折節禮之。推誠待之。厚以破格之恩。隆以望外之典。而士有不鼓舞激勸爲樂致死者。從古未有也。古人有言。請自卑始。不然。天下未嘗無士也。將不下士。故士有遠引耳。即有所得。又肯難鳴狗盜之雄。何稗大用哉。

四臣在齊。而鄰封不敢侵。慕容垂在燕。而秦王堅不敢謀。是一賢可退千里之敵也。

孫武獻兵法十三篇於闔廬。王每誦一篇。未嘗不稱善。先觀其言也。至與伍胥共理國政。內練女兵。外銷隱患。是漸任以事也。然後授以將柄。五戰入郢。北制齊晉。稱霸中原。是徐試之臨敵也。

盜嫂受金。不以揺藥。關張不樂。魚水益懽。是讒慝不行也。

捐黃金四十觔。以開楚。而不問其出入。執赴闕上言之人。以與郭進。而使誅斬得行。是不擾其肘也。

趙奢爲將。身奉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能下士矣。李抱眞聞有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必卑辭厚遺。即千里邀致之。至輒可錄。徐徐以禮謝遣。能委曲收士心矣。

拊摺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則欲軍中之親附。必盡拊摺之道。饑寒困乏。如以身膺。疾病醫藥。親臨診視。解衣推食。良死問孤殘。疫吮傷。慰逾甚。竹肉言語頻煩。諄勤教誨。財必與共。甘苦與分。卒雖最下。得以情通。三軍未食。將不先炊。三軍未次。將不先幕。軍井未成。將不先飲。親裹瘴糧。與分勞窘。以父母之心。行將帥之事。則三軍欣從。萬衆感悅。

齊穆且賀燕晉之師。凡士卒炙舍。井炊飲食。疾病醫藥。身自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以享士。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勸兵。病者皆爭奮出戰。管師聞之。引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

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或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岳武穆之爲將也。卒有疾。爲之調藥。或解衣以撫死者。諸將遠戍。遣妻勞問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夫吳起之吮疽。唐太宗爲李思摩吮瘡血。均使軍中感動。蓋非常之恩。勢難遍施。故雖愛及一人。而三軍勸者。此用恩之巧也。將軍三軍。苟撓和關。三軍與將。生死其命者也。今之將。德澤不加。休戚不關。惟知用笞杖以立威。剝軍資以充愛。此而欲責之以赴難。必不得之數矣。

軍刑

拊摺之久。士既親附。倘威刑不苗。何以令人。特見純用恩者。兵驕將縱。居恆則犯上而無等。臨敵則未戰而先退。鼓之不進。令之不止。譬之驕子不可用也。夫天之道。雖春生不廢秋殺。將之道。豈以姑息掩我威穆。苟在所統。犯法有刑。即位已崇。高親如子弟。斷不可宥。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所謂罰必上究也。蓋萬衆雲屯。科條備具。告戒分明。三令五申。已嚴約束。欲節制則不得不立法。欲立法則不得不行誅。違令者既以必誅。奉令者倍加兢守。殺之而衆不恐。宥之而衆不服。至若臨陣猶且輕刑。軍心無所畏。亦無所悔。畏我則悔敵。畏敵則敵悔我。爲所畏者勝。爲所悔者敗。善哉。古人之言曰。爲將者必使三軍畏我而悔敵。或臨陣退縮。或陷陣不入。撫問貴賤。必斬之。以令其餘。蓋必勝在乎死戰。死戰在知必死。軍知退却之必死也。是以大呼陷陣。所向無敵矣。第罰不遵列。亦不逾時。遵列則衆疑懼。逾時則人必生奸。養亂取敗亡。是皆將過。故小犯則宥。大犯則誅。無心之犯則宥。有心之犯則誅。持之衡平。濟以機術。用法雖嚴。軍中咸服矣。

穆且斬莊賈。孫子斬妃嬪。皆能戮君之寵愛。以正法。所謂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也。二將覽以此著名。人亦竟以此畏二將。而不敢犯其令。一生得力在此。一舉矣。

晉將荀晞。屢破汲桑石勒。威名大振。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軍法貸之。將無後悔耶。母固求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伏節殺之。其從母叩頭求救。不聽。既而索服。哭之曰。殺卿者。兒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

隋穌孝慎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大率軍刑之嚴。必在乎恩愛既施。人心固結之後。世之爲軍者。平時不知用恩。有罪則加刑戮。每激軍中之變。至激變而始驕惜。惟恐一夫變色。故三軍得窺其底裏。而事之所以不濟矣。豈知嚴刑之將。即三軍不忍叛。將罰施於亂法之人。刑加乎自犯之罪。墮淚行誅。解衣厚斂。欲貸之而無計。非好殺以張威。苟此念昭明。而三軍悅豫矣。

軍賞

將以誅大爲威。賞小爲惠。無不謂小者尚無遺賞。則爵功豈肯忘心。此三軍之士。所以舉命向前。計無反顧者矣。昔人有言。賞不踰時。故不獨貴小而貴速。速遲則爲吝嗇。而人懷觀望。不獨貴速而貴溢。溢則出窺外。而人咸激勸。不獨貴溢而貴公。公則如天地。而人咸傾服。不獨貴公而貴信。信則不負人。而人思盡力。三略一書。惟悉宜體賞。以懲奴英豪。良以人雖聖賢。必不效力於孤孑。將雖明智。必不能得死力於孤功之人。將雖慈父。不能得死於子。而將願可得之於三軍乎。故有功不賞。難賞、不速不溢不公不信。均將之所忌也。然而尤貴不濫。濫則得者不以爲榮。貪者輒圖僥倖。有限之財源。既不勝其漏卮。官爵之難遍。且將令其躭望。故勛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此魏武之所以稱明當罰約。消滿成澤。三軍諒之。其必亦悅。此秦王世民所以一羊可以分食。而楊行密錫予將士。其帛不

草廬經略卷二

將謀

三軍之事。以多算勝少算。以有謀勝無謀。而孔子言行三軍。亦曰好謀而成。故昔人論將之失者。不曰好謀無斷。則曰議論多而成功少。斯言蓋中兵家之膏肓矣。凡爲將。攻不必取。不苟出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夫必勝必取而後攻戰者。卽孫子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戰。言先得勝算也。豈如庸將。不料彼我之勢。不決制敵之機。不設奇譎之變。不講地形之利。統軍而進。偶爾合戰。亦偶爾分勝負。而將不能自主也哉。夫勝負之數。將不先定。安能爲三軍之司命。如果敵勢方強。未可與角一朝之勝負。必堅守而不輕爲一戰。及其得機決策。勝如神矣。故敵不能誘。亦不能徼。中謀讓之而不以爲雄。乘人弗之而不爲之恃者。蓋謀先定也。

李牧。趙北邊良將也。嘗居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飭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開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不亡失。匈奴以牧爲怯。卽趙邊兵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邊他將代。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復強李牧。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知士之可用。而匈奴之已驕也。佯誘匈奴入。而多爲奇陣以待。大破

遁數尺者。蓋惟艱難之際。雖儉可以得人心也。

晉文公將伐鄭。趙衰言所以勝鄭。文公用之而勝鄭。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虎。公召郤虎曰。衰言所以勝鄭。今旣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嘗曰、子無辭。郤虎不敢固辭。乃受賞。孔子曰。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疎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也。此之謂溢於賞。

諸葛武侯之治蜀也。人詐之曰。善無微而不賞。惡無微而不罰。又曰、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戮。所以旣沒之後。能使李嚴致死。廖立痛哭。而賢愚之所以忘忘其身者也。此之謂公。

謂賞小。

賞及牛重馬圈。是賞下流也。此之謂濫於賞。

秋肯旣藏儂智高於廣南。上顧謂宰相曰。遠難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又古名將多有賞人於陣者。此之謂速。

韓信謂沛公曰。項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之所謂婦人之仁也。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沛公從之。竟滅項。則能賞與不能賞者。其功效自別矣。

黃石公之三略。則以爲用財之欲。參其說。統貪厚賞。而兵法又曰。無賞士。則以爲無財。士不來。荀子曰。凡行賞。欲其博也。使仁者主財。恐多與。多與則近濫。而少與。則亦不足以繼矣。賜貧無厚薄。惟宜則倒之術。圓應通變。軍中費財。常令有餘。出納之數。應須明白。

之。十敗歲不敢近趙邊。此其謀在懲我而怠寇。而不揆於君命也。趙充國蹙羌。意欲降罕幵。而使先零自破。議者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物議紛然。充國堅不肯從。天子詔諉之。充國奏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策之善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屯田十二利。天子從之。卒大破羌。振旅而還。此有謀而不撓於羣議也。

周德威事莊宗。帝勇而輕。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每伺敵之隙以取勝。及劫柳坡之戰。莊宗覺不從其言。而德威敗死。

劉鄩爲梁招討使。莊宗嘗稱其一步百計。及河上之役。宋帝不聽其言。促之使戰。鄩敗而梁亡之。此皆有謀而其主不能用也。

將勇

吳子曰。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言血氣小勇也。大勇者。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臨之而不懼。加之而不慴。雖折而氣不挫。雖小而不可欺。事機宜赴。有直往而不逗遛。地所必爭。無必搖而有死守。豈有歸功於廟算。有委重於天威。有暢言羣帥效力。而自靦缺然有方念士卒用命。而猶狽可憫。有引慕於非神武之威。凌懇萬夫。有以等摧鋒陷陣者而上之也。脫若不然。見敵先懼。未陣思退。將而無勇。三軍不銳。褒師視衆。職此之故。又不然。而誤認勇之說。第曰暗嗚叱咤。所向披靡。戈揮千將。力敵萬夫。此偏將之事。非大將任也。

吳漢志強力健。每從光武征戰。帝未安枕。常倚足而立。諸將見戰陣不利。或多憚慴失其常度。漢容氣自若。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將軍何爲。還言方脩攻具。嘆曰。吳公差強人意。隱然若一敵國矣。梁鴦欲攻後魏合淝堰。淝水以灌城。魏將楊鑒銅。帥大將乘勝至。叡堰隄下。衆懼衆寡不敵。勸叡退。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命繼扇麾蓋立之堤下。示無勤志。竟克合淝。久之。魏中山王元英攻徐州。衆號百萬。連營四十里。梁邕叡救之。叡自合淝經陰陵大澤。遇澗谷輒飛橋以濟。人畏魏軍多。勸叡緩行。叡不從。旬日而至。破魏。降衆百萬。

習勇之道。一曰忠義。二曰利害。三曰見定。凡將怯無勇者。必喪師而覆衆。誤人國家何在。其衆既覆。身亦難存。久而念之。不敢自躍。見定者。深知彼我之勢。朗燭事機之要。是以不惑人言。萬夫必往。昆陽之戰。光武身先諸將。衆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怪也。帝嘗此存亡之會。非秀毅莽。則莽殺秀。起義以來。此爲緊著。帝之明遠。籌之熟矣。豈容再怯乎。

將勤

六韜曰。將不勤力。則三軍失其勢。宋有身膺明主之知。職任安危之責。而玩愒爲務也。殫心畢慮。尚恐覆餗。投大遊觀。豈容兒戲。或一人之未察。或一事之偶失。或脈倦而旁諉他人。或憚改而姑持明日。漿端雖小。寸穴浩堤。漸至難圖。悔之何及。此爲將者所以惟日不足。非逸舉處者也。營纂部隊。躬爲怪視。軍資器械。親董其事。撫降馭下。情意懇惻。賓客遊士。不妨折節。詞翰聽覽。曲直欲明。滿奢陵僭。校警欲禁。邏選衆職。務得其人。賞罰卓類。務服其心。外察敵人。欲詳以審。內職軍情。務密以精。千綱萬目。無不贍舉。非有奇

術。總由將勤。

田單之守卽墨。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而身忘其貴。當此之時。魯仲連所以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也。

韋叡曰。接賓客。夜算兵書。三更起。張燈達旦。且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士爭歸之。

諸葛武侯手執簿書。流汗終日。食少事煩。敵人相慶。恰主簿楊顒之諫而終不改。夫田單當宗社覆亡之秋。值主幼臣辱之日。勞瘁捐軀。固將軍事。武侯韋叡夙稱多疾。羸弱若不勝衣。辛勤自難負荷而惟然。就之若赴甘之若飴者。非眞好勞苦而惡安逸也。治軍應敵。衆務紛紜。靡或一隙。所失非小。故士雅運籌習勤劬也。

將謙

易曰。勞謙。謂有功而能謙也。惟有功而不居其功。故天下莫與爭功。有能而不居其能。救天下莫與爭能。蓋功蓋天下。不過了人臣職分。何必炫燿以施勞。況亟欲自鳴。反開讒者竊非之門。豈保身之長策哉。故有歸功於廟算。有委重於天威。有暢言羣帥效力。而自靦缺然。有方念士卒用命。而猶狽可憫。有引慕於平城之晚。而俯首請誅。有負咎於靡費勞人。而功不贖罪。側身脩行。抑損似無所容。推功讓能。避譽若將染已。遜言摧鋒據地之勞。發縱指示之妙。昂然作功臣之色。而藎分茅土之榮耶。

龐弁之戰。晉既勝。裔而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爲人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繇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信陵既奪晉鄙兵。符以破秦救趙。趙王多公子之功。欲以五城封公子。公子曰。物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令奪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有自驕爲功。稱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若無所容。趙王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侧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

韋叡、曹景宗既全勝魏人。乃設錢三十萬。宵踏之博。有梟盧雉。特塞五矣。叡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及報捷。羣帥爭先。叡功高羣帥。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晉三帥有功不居。誠有君子之風。魏公子自責。若無所容。客固稱奇。亦徵公子能受善。能得士乎。大抵人非聖人。卽勛勞赫奕。誰曰無瑕。緬懷疏累。爽然自失。則矜驕念頭不覺頓消。是亦致讓之術。韋叡以勝爲負。人先我後。特加委蛇。介好遜之人對之面慚。尤自高人一等。

將信

將者三軍之所仰也。一語之出。萬人傾聽。倘有言不踐。云賞不賞。云罰不罰。期約有如兒戲。許可一語無

所濫則禁令徒設科條徒密人必將心非面卷議曰此姦談耳其隙師魏論之也賞格雖立人不以爲勝刑章雖示人不以爲畏令之而不行禁之而不止統馭難多此其最三軍遵守將令如率神明若尉繚所稱如羊角如水謀人人殊不雜詭彊齡致死於敵者大不侔矣節信貴豫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是以秦人徙木立信豫之說也

晉文公伐原與軍中期攻十日攻原十日而原不下罷兵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三日即下矣羣臣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

諸葛武侯數四伐魏憫士卒勞苦分爲兩班輪流更代方攻壞西長史楊儀曰代者將至前路公文已出川口內四萬人遄歸休息武侯令其歸蜀兵將起程魏兵突至楊儀請留之諸葛武侯曰吾用兵命將以信爲主使有大難決不留也軍中聞此言皆不願歸武侯諭之曰汝等暫歸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門而望何可留此以誤歸期諸軍曰丞相如此恩義我輩豈忍棄之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三日即下矣羣臣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

諸葛武侯數四伐魏憫士卒勞苦分爲兩班輪流更代方攻壞西長史楊儀曰代者將至前路公文已出川口內四萬人遄歸休息武侯令其歸蜀兵將起程魏兵突至楊儀請留之諸葛武侯曰吾用兵命將以信爲主使有大難決不留也軍中聞此言皆不願歸武侯諭之曰汝等暫歸之人父母妻子皆倚門而望何可留此以誤歸期諸軍曰丞相如此恩義我輩豈忍棄之而去士有從原出者曰三日即下矣羣臣諫曰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卒期十日不去是忘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

此外如賞罰之信無將不然不可枚舉蓋千乘萬乘司命一人心志兼聽一上弗好信何以必人之從何以必事之濟即夙號有孚而一言爽約且令信從之乘輿念生疑況泛泛無足邀者乎故信爲至重也

將廉

儐事之將恆由於貪貪則到納軍中觀覩望外是以罪怒而怨之敵譎而誘之失機墮術士卒離心卽有平生宏遠之謀竟爲阿堵中物所昏而半簣不展矣將能心澄如水則德盛而威自張萬衆仰之惟謹敵人聞風而畏服大率貪墨之病由於干進將惟干造故事錢神假伸之名古人所笑曾不愚俗祿富貴惟有功者得之倘磯磯無功即宜賂何益矧貪婪壞法國典昭彰能享福澤乎國有常刑何若清心寡欲脚志功名

後漢張奐威鎭羌夷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畏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貨財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德遂行

國朝廣西都督同知山東冰清玉潔始終如一帥府有老隸鄧年者性鯁直敢言寡伴呼而問之曰世謂爲將者不忘貪廣西素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年曰公初到時如一件新潔白袍一沾點盪不可滌也公曰人言土夷餽送之物苟不納彼必疑且怒奈何年曰公官黜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嶔舉手禮年曰敎我敎我蜜固武臣中之矯矯者而年亦可尚矣

關寧長揖子禁等威鎭華夏吳陸遜謂呂蒙曰關公矜其驍勇遠驅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倘明君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戰捷之後常無輕敵古人兵禍軍勝彌警願將軍爲廣方計以全獨克公見智大安悉撤備爲吳所擒此蓄雖若戒驕實玩弄之益其驕也

夫驕之生也生於淺躁而寂謀將有深謀卽使犁庭搗穴尙思亢極必亡豈其成敗未分便曰前無所

是。雖心不期驕而自驕。亦由始隱伏而不發。故伍胥有言。天之亡人也。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災。夫小喜何以致亡。則驕誤人也。

責己

司馬有言。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也。上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下分罪。以能易危爲安。轉敗爲功也。將惟自護其短。而以失歸人。此衆口所以嘵嘵。而三軍之所以不用命。人非楚平。安能流讒。惟不文己非。不難改悔。引咎責躬。若無所容。以示日月之無私焉。應苞衆即而仰之。悅乎。此其所從者正人言也。若梁武之於朱异。隋煬之於虞世基。是偏信必俾。似是而非者。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不進。令其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軍中餘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此爲將者默有主張。恐窒言路。衆故聽以令衆。是獨斷也。楚屈瑕伐羅。狃於蒲騷之勝。而自用。徙衙於軍中。曰。諫者有刑。竟敗而死。是驕而愎諫。似獨斷而非者也。

趙奢既斬諫者。留二十八日不進。忽一日一夜趨至閼與。軍中許歷請諫。奢兩從其言曰。謹受命。卒以是而收秦。是可聽即弊蕞可採也。

韓信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而師事之。竟用其言。而北收燕、東下齊。李光弼得賊將安思義。委心問計。對曰。今軍行疲敝。逢敵不可支。不如按兵入守。料勝而出。辟兵炎銳。弗能久持。閫之萬全。光弼善其言。而破史思明。是皆降辟可師也。

大抵將之聽諫。當觀其人品。校其深情。察其至計。可以從衆。可以從寡。可以獨斷。夫從善之心。如衡之平。如鑑之明。物至而照。妍媸自見。自非智略宏遠。城府深密。未有不僨事者。蓋能獨斷之人。即是能受善之人。原非專執己衷。屏棄忠言。但勢有不同。識有獨到。機不可露。故不得不斬妄言者。以息浮議耳。

致身

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而孟德之譏袁本初。亦云幹大事而惜身。則信乎致身之義。當講矣。夫棄軍離地。與逗遛不前之將。何啻不是。愛惜其身。而非外見殺於敵。則內見戮於君。生可得耶。何如慷慨激昂。以一身殉國。腥血潰戰袍而愈厲。矢石落左右而不驚。孤城捍強敵而神閑。深入、抵賊巢而不懼。蓋三軍勇怯。恆視其將。將畏縮而士氣餒。將強毅而士氣張。與其貪生畏死。遺臭萬年。孰若含生取義。垂芳百世。況必死不死。幸生不生。既以身任國事。滅賊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何能作兒女之態。奉身縮首而已耶。

韋叡救鍾離。魏軍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定。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中潭。將刃納於鞾曰。戰危事。吾任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勝。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張巡每與賊戰。將吏有還者。巡立戰所不動曰。還爲我決之。諸將逼致死。由是戰無不勝。

劉錡至順昌。虜勢正狂。軍中勸錡去。錡整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謂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連戰金兵。兀朮遁去。

夫中潭之勝。由糾中之弘。順昌之捷。由寺門之薪。而韋叡與睢陽堅立蝟集之狀。不移趾步者。已將此

同欲。是以濟事。子產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均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從之不亦可乎。此其所從者正人言也。若梁武之於朱异。隋煬之於虞世基。是偏信必俾。似是而非者也。

趙奢既斬諫者。留二十八日不進。忽一日一夜趨至閼與。軍中許歷請諫。奢兩從其言曰。謹受命。卒以是而收秦。是可聽即弊蕞可採也。

韓信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而師事之。竟用其言。而北收燕、東下齊。李光弼得賊將安思義。委心問計。對曰。今軍行疲敝。逢敵不可支。不如按兵入守。料勝而出。辟兵炎銳。弗能久持。閫之萬全。光弼善其言。而破史思明。是皆降辟可師也。

大抵將之聽諫。當觀其人品。校其深情。察其至計。可以從衆。可以從寡。可以獨斷。夫從善之心。如衡之平。如鑑之明。物至而照。妍媸自見。自非智略宏遠。城府深密。未有不僨事者。蓋能獨斷之人。即是能受善之人。原非專執己衷。屏棄忠言。但勢有不同。識有獨到。機不可露。故不得不斬妄言者。以息浮議耳。

致身

岳武穆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而孟德之譏袁本初。亦云幹大事而惜身。則信乎致身之義。當講矣。夫棄軍離地。與逗遛不前之將。何啻不是。愛惜其身。而非外見殺於敵。則內見戮於君。生可得耶。何如慷慨激昂。以一身殉國。腥血潰戰袍而愈厲。矢石落左右而不驚。孤城捍強敵而神閑。深入、抵賊巢而不懼。蓋三軍勇怯。恆視其將。將畏縮而士氣餒。將強毅而士氣張。與其貪生畏死。遺臭萬年。孰若含生取義。垂芳百世。況必死不死。幸生不生。既以身任國事。滅賊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何能作兒女之態。奉身縮首而已耶。

韋叡救鍾離。魏軍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定。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中潭。將刃納於鞾曰。戰危事。吾任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剄以謝天子。及勝。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張巡每與賊戰。將吏有還者。巡立戰所不動曰。還爲我決之。諸將逼致死。由是戰無不勝。

劉錡至順昌。虜勢正狂。軍中勸錡去。錡整舟沈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謂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敵手也。連戰金兵。兀朮遁去。

夫中潭之勝。由糾中之弘。順昌之捷。由寺門之薪。而韋叡與睢陽堅立蝟集之狀。不移趾步者。已將此

身存亡之度外矣。蓋與敵相薄。如入虎穴探虎子。非舍生不可。舍生則勝。惜身則敗。勝則我生而敵死。敗則我死而敵生。但務出奇用智。毋空爲匹夫必死之勇耳。故孫子云。必死可殺。必生可虜。三復斯言。堪爲軍主。

一衆

兵法曰。千人同心。則有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衆心不一。則彼此互誘。進退疑二。敵人薄之。前陣敗顧。後陣欲走。雖百萬之衆。竟亦何益。故一衆之說。兵家所同。三略曰。士衆欲一。司馬法曰。氣閒心一。孫武子曰。齊勇若一。六韜以一爲獨往獨來之兵。所謂獨者。謂能使三軍之衆。一心同力。齊至死戰。一之之法。捐財貨厚。激勸欲動。號令欲嚴。賞罰欲信。俾士卒戴我而樂於一。畏我而不敢不一。又頓兵死地。示之以必死。令不得不致其死而一。所以萬人一心。奮勇直前。人莫能禦。如吳子所稱父子之兵者是也。

嘗考紂有臣億萬。維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維一心。是以一舉而牧野成功。此以仁義一衆者也。

吳起說武侯以三行奬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次功坐中行。餚席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行之三年。秦人興師。士不待吏令。介冑而趨之。起乃率無功者五萬人。破秦五十萬衆。此以恥一衆心也。

項羽救趙。既渡河。破釜沈舟。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大呼而進。楚兵呼聲動天地。英布、蒲將軍等。冒死先登。所向無敵。於是九戰虜王離。諸侯從壁上觀。莫不震恐失色。此頓兵死地。而以致死一衆者也。

唐王陵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靺伽於奚落水上。靺伽大恐。靺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陵之約。必喜而先至。聽與張掞真不相悅。衆請必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退。靺伽欲擊之。靺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臨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姬光、靺欲谷可謂料敵之審也。孫子有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故知敵之可擊。又知吾卒之可以擊。地形之可以戰。然後能全勝焉。世之爲將者。無論不能料敵。亦且不能自料。遇敵則戰。戰敗則遁。自守猶不足。乃欲出師以攻人乎。

選能

兵家之用人。非一途也。貴在因能而器使之。使智使勇。使貪使戇。使才使藝。惟視其長。盡歸撮用。謝安將其姪元。郗超以爲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嘗與之同在桓公祖府。觀其使人。雖屐履之閒。未嘗不得其任。信斯言也。將固重選館矣。蓋聾者善視。瞽者善聽。原無可棄之人。惟用違其才。始有難成之績。夫梗枏寸良。匠必收。奇士跅弛。良將必用。故雄才碩彥。推誠禮之。誰恭下之。智用技藝。愚信聯之。賚給厚之。俾人人自以爲得將之親任。無使流落不偶。心懷去志。一才一能。悉竟其用。因人付任。各當其職。建功立名。此爲先務。

太公云。王者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成威神。蓋士藏器草萊。蓬迹壟下者。古來不乏。故大將受任。先訪奇才異能之士。悉置幕府。高識遠見。可使助謀。巧詞善對。可使遊說。能致敵情。可使間諜。熟知敵境者。可爲鄉導。踰溝越壘。往來無迹者。可使密覘。達天象、善卜筮者。可使佐謀。臨高歷險。馳射如飛。進則先行。退則殿後者。可使爲騎將。足輕戎馬。力越千夫。善用短兵。長於弓弩者。可使爲步將。深知水性。鼓

權若飛。縱橫出沒。射疏及遠者。可使爲水將軍。如宋末劉師勇、水將軍也。而使統水軍。宋賚以亡。文種有牧民之才。則使居守。范蠡有應變之才。則使隨君。越是以伯。則選任賢能。隨身器使。其關係豈小也哉。

料敵

夫敵情叵測。常勝之家。必先悉敵之情也。其動其靜。其強其弱。其怡其亂。其嚴其懈。虛虛實實。進進退退。變態萬狀。燭照數計。或謀慮潛藏。而直鉤其匿伏。或事機未發。而預揣其必然。蓋兩軍對壘。勝負攸繫。一或不審。所失匪細。必觀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凡軍心之趨向。理勢之安危。戰守之機宜。事局之究竟。算無遺漏。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也。

吳人伐州來。楚囊瓦帥師及諸侯之師以救州來。吳人棄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姬先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也。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齒壯而頑。頓與蔡許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盡。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也。諸侯奔。雖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撤戚。後者救陣整旅。吳子從之。諸侯之師乃皆敗。

唐王陵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靺伽於奚落水上。靺伽大恐。靺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王陵之約。必喜而先至。聽與張掞真不相悅。衆請必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退。靺伽欲擊之。靺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臨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姬光、靺欲谷可謂料敵之審也。孫子有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故知敵之可擊。又知吾卒之可以擊。地形之可以戰。然後能全勝焉。世之爲將者。無論不能料敵。亦且不能自料。遇敵則戰。戰敗則遁。自守猶不足。乃欲出師以攻人乎。

草廬經略卷三

遠略

天下良將少而愚將多。故多狃近利而遺遠略也。務遠略者。雖無一時可喜之功。而有制勝萬全之道。不以小勝而喜。不以小敗而沮。不以小利而趨。不以小害而避。洞達利害。衆覽始終。其靜俟若處女。其祕密若神明。其期許也若落落難合。其持衆也愼。其盧事也不出衆。非全勝不交兵。綠是萬舉萬當。一戰而定。國無頃一著。則乾坤老而始信敵手之稀。譬若良醫平和之劑。似無速效。而起死回生。則衆不能。而竭妙刀圭之用。爲將亦然。

趙營平伐羌。羌初至。羌以數十騎出入軍旁。諸將欲擊之。營平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爲誘兵也。擊羌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李愬已克蔡州。諸將請曰。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喻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之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弭。蔡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盧大者不計小。若矜小勝。恣大敗。先自亂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戰權

閫外之事。敵情變態不測。機權伸縮若神。固非淺謀者能謀。亦豈千里之外所能遙斷耶。嘗見古來大將臨戎。自非明主在上。則讒論風生。謗書盈篋。敵無可擊而姑待。謂之遲遲。機已可乘而速進。謂之喜事。城築險。謂之糜費而勞人。佯怯示弱。則曰巽懦而難任。利及貨略。貴重則曰攜詐。賞及牛豎牧圉。則曰濫與。掉手足勘千文網。救過不暇。安望立功。此而督責使之。是猶欲騏驥之走而縛其肘也。故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權。然後可以奏師中之吉。其進其退。其緩其速。其戰其守。其罰其賞。概出大將。君無與焉。萬一事涉可疑。當如漢宣故事。不妨以繼書頻於軍中問趙將軍不戰。庶幾外結君臣之義。內懋骨肉之親。由是大將得行其志。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氣厲青雲。疾若飄驟。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死。雖其將之善。將將矣。

唐德宗之世。命將出師。嘗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律中詔。於是將帥趙趄。莫敢自決。安祿山既克東郡。阻潼關之險。不得西進。會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中使趙常舒翰出兵復陝洛。翰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輕略。是必羸將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而擒也。要在成。何必務速。上雖憐國忠言。遣中使促之。項背相望。翰慟哭出關。遂大敗。

劉鄩爲梁鎮晉。末帝怒其不戰。謂諸將曰。主上深居宮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從事。終敗大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應變。安可預謀。今擒敵人。未可輕擊。諸君籌之。末帝促之。鄩不得已出戰。大敗。甘茂之忠。堪在彼許翰之杜鄭二字。岳武穆之金牌十二。成敗懸殊。一從中制也。戰權不獨忌中制也。卽長子帥師。而弟子參之。是分權也。李顯忠之挑於邵宏淵也。良將之軍。而賢子監之。是奪權也。李德裕之請勿遣監軍是也。不立主帥。而分任各將。是無權也。唐肅宗以六十萬衆而敗於史思明也。甚矣將權之宜一也。

部分

大將之部分諸將。欲得其勢。卽如奕者之起手下若。必須先得其勢。以成勝局。然而最忌太遠。從數路進

張浚使張彬詣曲端曰。今兵合財備。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浚不以爲然。故有富平之敗。端之言蓋遠遠者。奈何浚不從。而遽倖一戰。遂使關陝竟不可復也。惜哉。

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而蜀賴以安。

夫遠略與近利相反也。不觀近利之害。而無以知遠略之功。將尙近利。則敵小徼而大誡。謀慮必周。險阻必備。親賢愛民。和衆固交。無隙可投。務遠者。潛完吾力。潛衂吾備。佯示不能。佯若不進。敵玩易之。決無戒心。因而乘之。事半功倍。

兵者兵家常事所以分敵勢令其救此則失彼之意但此必我強敵弱我可濟陵而後用之如或敵人既強且智知我數路進兵偏師阨險縱我諸兵令不得進復併力一路出奇設伏反令我一路之兵應時而潰散矣蓋兵力弱衆息不通懸隔難援而客主之勢自然不敵此定理也晉武平吳數路而克曹彬伐蜀數路而危故武侯不聽魏延子午谷之計良有以也蓋非可輕之敵須從一路依法進兵犄角爲援臂指相使即不大勝亦不大敗入人之境前軍分數道以防擁併難行且使應敵號令進止金鼓相聞聲蹤指示氣脈相應仍令數軍於後以備覘之後擊且爲首之聲援前鋒在前軍之前遊騎在前鋒之前亦僅四五里許專爲探視敵人之動靜奪險守伏見可而進恐太遠則救應不及將令不聞也兵多地廣似此爲宜倘遇險阻必須權變必訪求別徑奇道可以暗襲可以邀擊可以設伏可以劫糧可以爭利可以據城奪塞者別令死士乘閒疾出此奇兵也恆與正兵相爲表裏大都伐人之國師期宜速宜密使敵不備故尉繚子有云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外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恐其淹久敵閉而從容成備非我利也韓安國謀伐匈奴上言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餓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獲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今將擁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行則乏糧徐行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遠人獲也故曰弗聚便此言深入宜慎也司馬仲達拒諸葛武侯張郃勸懿分兵駐雍郿爲後陳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之言是也若不能當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擒布擒也懿之言謂軍宜有後不可分駐太遠也凡軍無後援將帥入謁皆縢行股栗莫敢仰視是部分之明也

號令

大將有號令是三軍之所憚而奉者也號令不嚴則玩而易之何以言人之用命哉是令之出也必明如日月凜若雷霆迅若風行方其欲發必踏踏既定可以必人之能從可以諒事之必濟然後渙汗從而施焉蓋軍有常刑將無反令故寧審而發毋發而可以轉移之也嘗見庸將之令或中格而不行或朝更而夕改或遠令而不誅此雖三令五申祇取煩瀆耳令苟必行衆無不遵故韓人不信魯之盟節信季路之一言以此言在必踐也

周亞夫軍細柳以備匈奴漢文帝親自勞軍至霸上、棘門兩軍直馳入將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先騎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騁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而其主又如其令俾將臧之必伸也可謂明良相遇矣

武王伐紂龜卜不吉風雨暴至蓍龜盡懼惟太公強之焚蓍龜卜以爲厲卓朽骨豈可爲據兌滅紂李光弼之鎮朔方也號令出旌旆壁壘變軍中指顧諸將皆不敢仰視治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

楊武穆討楊幺賊黨曰偷銷援令出如山不可敵也因而降其送款張先生北伐之詩曰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觀此而武穆之令可知矣

軍容

軍之有容也所以振揚威武壯三軍之魄而懾敵人之氣者也軍容不盛則軍威不張軍威不張則將之能否可知矣是以器械務取其精銳旌旆必求其絢爛甲冑務欲其鮮華人馬臕腯三軍生色真將軍也魏國吳議之於鍾離梁曹景宗等救之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後五代時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沛、宋等精兵七萬人救趙晉遣周德威救之梁兵人馬鎧甲飾以紅繡金銀其光輝耀目晉軍望之色動此其能張軍容以塞敵之膽也

誓師

吳子有言百姓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勝未有義聲煌煌而三軍之銳氣不倍爲鼓舞者也故出兵之際則陳師而誓之也其聲罪欲明約束欲嚴賞格欲厚刑章欲肅夫聲罪明則軍威張約束嚴則紀律正賞格厚則士樂趨刑章肅則人聲畏此自古誓湯誓以來所必重也故爲將者毋以爲故事而漫昏之忠義慷慨激揚亦士處賞利罰申飭再三爭先用命同立功名貴賤相忘嘔嘔與共自可目無強敵威自百倍矣

啓即位有扈氏不服王征之大戰於甘乃召六卿之師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遂滅有扈

秦王猛攻燕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兼任內外今與諸臣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其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主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善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夫甘誓則聲罪明而賞罰備王景略之誓其立功報國則激以忠義受爵稱觴則啟以福澤深入賊地則示以利害宜乎人之踴躍也

陰陽

夫天官時日之禁忌元象物兆之吉凶其屈人創造者本爲誕以爲使愚之計即聖者冥定者其轉移又在人事之勤未有眞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談奇門遁甲金甲神將而可爲決勝之策者也孟子軍無衆糧惑易生而鼓舞激揚操之在將是故不憑虛以壞軍實不拘常以失事機或見徵不怪矯因爲吉或托鬼托神若夢若狂罔非因人心之疑畏而激之使前也孫子曰能愚人之耳目使之無知者此其一端歟

禁祥去疑

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人事既脩我操其必勝之勢即天象災祥尚不可拘況卜兆時日何足深信而乃惑於此自失機會從古以來蹈之者多如此溺習頑宜破除

武王伐紂龜卜不吉風雨暴至蓍龜盡懼惟太公強之焚蓍龜不卜以爲厲卓朽骨豈可爲據兌滅紂

此蠭兆之不足信也。

劉裕伐慕容超。超曰。今歲星在齊。以天道言之。吾不戰而克。遼不守大峴之險。爲裕所滅。此歲星之不足信也。

冉閔攻後趙襄國時。救之者多。閔欲固壘以挫其銳。道士法饒進曰。太白入昴。信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從之。出戰而敗。此元象之不可深信也。

唐莊宗欲攻梁。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郭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豈可因之而阻大衆。莊宗從之。滅梁。

魏主伐燕。其日往亡。太史諫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所忌。魏主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獨不以甲子日興乎。攻燕克之。

李愬攻吳房。或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吳房。人亦有以此諫劉裕者。裕曰。我往彼亡。何忌之有。

鄧禹爲王匡、成丹、劉均所敗。諸將見兵勢挫。恐賊乘之。勸禹夜去。禹不從。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即出兵以乘勢。雖禹。鄧禹因得更理兵衆。其勢復振。次日乃攻禹寨。賊大敗。此歲星時日之不足信而拘之者誤軍計也。

今日軍中動輒臨蓂太乙、六壬、奇門、遁甲、六丁、六甲、神將、太乙、辨方向之利否。爲趨避之指南。即使其方不利。猶不可伐人之國。而值外悔之來。可以不禦乎。即使其方向利。而敵勢強不可擊。我兵不足擊。亦可超利而不顧其後。思乎。此太乙可知而不可恃也。明矣。六壬京房諸家神數。亦宜收錄。第托名於此而無一驗者。舉目皆然。軍機何等大事。而可嘗試爲耶。須以日前小事。試其驗否。果驗而後用之。如其小者不驗。則其大者遵盧遠之可也。奇門丁甲神將。大概雜其言則有施之用則無。祇可誑惑凡庸。豈能鼓篋明智。即奇門雖有。而武侯誡言不可多得。今直藉其虛名而已。觀望望氣。星歷之辭。亦須驗試。方與諸家神數並用。

矯言定衆

興師出征。勢不容已。萬一妖兆突起。士衆驚疑。不戰而先自屈矣。故必矯以爲辭。而使人心之徐定。然後審勢觀變。相機而動。料勝而出。而毋輕舉。以貽不追之悔。毋躡歙而失。可赴之機。臨幾以持重獲長算。以明斷樹奇勛。

謝艾獲麻秋時。謝艾少年書生。新將兵。而麻秋百戰之強將。方出兵之際。有二烏鵲於牙中。艾曰。夫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麻秋戰。大破之。

李孝恭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卒。杯酒並擲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自若。徐曰。諸軍無基。惟所召耳。願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誠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辭乎。蓋飯罷衆心始安。進擊公祏。滅之。俱矯凶爲祥。恐衆士之驚疑也。至其進兵而捷。又在人事之強。非凶兆之果爲吉

兆也。

假托鬼神

大敵在前。勢且莫支。吾三軍怯懦疑沮。此而欲令其奮。非可得之實者。計必依附神道。以陰鼓其銳氣。正人事也。未有廢人事而不脩。信鬼神爲可恃。可愚如王疑之與宋靖康之君臣也。

燕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下。燕復以騎劫代樂毅。齊人嬰致之。後勢弱而兵怯。田單乃陰鼓之。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旋舞下食。藝人怪之。單令城中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因反走。田單曰。子勿言也。每出約束必稱神師。衆信之。乃奮。遂破燕師。殺騎劫。

劉聰遣劉曜攻滎陽時。李矩守滎陽。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潛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此均托鬼神而勝者也。

蔡恩自海島攻會稽。內史王凝之。世奉天師大道。不出兵。亦不設備。其黨請之。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備鬼兵守要津。不足慮也。恩遂破會稽。殺凝之。

金人攻汴。郭京自言。能新六甲神兵。可擒金之將。直犯至陰山乃止。蔡傅、何栗尤信之。或有諫傅者。傅曰。此人殆天爲時生也。時又有觀孝竭等。或稱六甲士人。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閹大將。大率效東所爲。舉國若狂。無敢明言其非者。金人攻通化門。何桌趨京出師。京敗而遁。汴梁遂陷。

梁之後主脩信佛道。于謹之師入。猶戎服談元曰。吾至釋梵境上。恚然口爲偶。羣臣亦有和之者。江陵遂亡。此均信神而取收者也。

糧餉

法曰。兵無糧食則亡。信乎。三軍之事。莫重於食矣。必士有含哺鼓腹之樂。而後有折衝禦侮之勇。而不然者。不戰自潰矣。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不以時而食亦饑。況以數十萬之衆。所費既奢。千里儲糧。又非旦夕可至。嗷嗷待哺。安能俟而江之水。而蘇涸轍之魚乎。是故久守則須屯田。進擊則隨糧道。深入則必因糧於敵。古今之定理也。

屯田

屯田之置。始於漢開西域。道遠難餉。乃置屯田使士。夫漢以前非可無屯也。三代之法。寓兵於農。故不必屯。自兵農分。而兵出力以衞民。民出粟以養兵。轉輸千里。絡繹不已。所運既遠。勞費過半。如粟人起負海之粟以餉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鍾。單得而食者。覩幾何。民貧士餒。公私俱困。則致乘其外。變起於內。如此而國安者。未之有也。欲無運輸之害。不得不蕆屯。以萬人輸。分三萬守。分一爲屯。給糧給牛。人數十畝。計除衆費。一人之獲。可食數人。如敵稍緩。分半爲守。分半爲屯。新獲奢。則一年耕而有三年之食。且臨敵之境。荒涼極目。而設險開隧。置堡立城。退敵之衝。以蔽耕者。仍令耕者不得離百里遠。萬一有警。朝呼夕至。伺敵覘變。且耕且守。行之得法。敵不能擾我耕穫矣。且極邊之城。處處有兵。近敵者守。居內者屯。敵

又安能越而擾乎。昔武侯伐魏。每遇糧運之難。不克仲志。乃令諸軍屯田於渭。夫深入敵境。糒人之士。猶不虛敵之餽擾。況屬我之境。而乃畏敵不敢爲屯田也。尙謂國有人乎。故用兵之久者。當以轉運爲樞宜。以屯田爲長策。庶幾可以息百姓之肩。軍無枵腹之憂也。

趙充國擊先零。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芻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雖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而起。爲明主憂。且羌辦易以計破。難以力碎也。故臣愚以爲屯之不便。計度踐羌東至浩亹。羌廣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願罷騎兵分屯要害。就草爲田者。出糴人二十斛。充入金城。益蓄積。省大費。帝從之而羌平。

晉羌荐之鎭襄陽也。與士卒樂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也。乃有十年之積。

郭子儀之鎭河中也。患軍中乏糧。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宋將如岳武穆、吳玠等。皆兼屯田大使。由是觀之。無代不屯。無屯不富。卽趙充國所謂屯田內有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是也。

至我國朝沐英。請屯田於雲南。高皇帝曰。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民食。邊方之計。莫善於此。趙充國始屯金城。而儲蓄充實。漢享其利。後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廢。英之是謀。可謂藪心國家。有志古人矣。乃敢天下衞所。盡倣屯田。

謹糧道

夫糧餉之道。係吾軍咽喉。存亡通塞。成敗攸關。長慮卻顧。豈容怠緩。我入敵境。敵若善兵。或以遊兵往來。抄掠吾食。或以偏師塞險。截我後途。或以奇兵出我不意。焚吾積聚。有一於此。爲敵所制。故凡糧食轉運之徑。庾廩充溢之所。遠其斥堠。守以精兵。敵若潛來。自應無患。且寇雖善戮。必不漫嘗。防守旣嚴。陰圖自寇。上兵伐謀。是之謂也。

袁紹攻曹操。遣將淳于瓊等督運烏巢。操自將取之。張郃曰。曹公兵精。必破瓊等。瓊敗。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紹不從。竟敗。此不知謹者也。

曹操下河東。周瑜欲往聚鐵山取操之糧。諸葛武侯曰。曹公生平惟斷人糧道。豈無重兵守之。往必敗。瑜乃止。此防守之嚴。而陰謀自寇也。

因糧於敵

兵法有之。得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得敵一石。當吾二十石。夫敵一何以當吾二十也。蓋飛輓遠餉。糜費居多。未若因糧於敵。悉爲實用。況深入重地。餽運不通。特敵饒野。爲我邀御。分衆掠地。取其秋穀。破地降邑。取其倉糧。或德盛而恩深。民咸餽獻。或以權而濟事。抄發爲資。三軍足食。謹發勿勞。伺隙出奇。乘機疾戰。戰地不利。不妨引退。選勝而居。敵或乘此而薄我。則阻澗依阜。先爲自固之計。是謂卒者也。而軍容旣定。敵未卽臨。尤不難於審處。百里內外。將引輕騎。周視旋密。孰是戰場。孰堪設伏。孰宜先據。孰當避忌。因地待敵。懸權而動。敵趨而來。勝之易矣。

詭譎

兵者。譎之道也。以詐立。以利動者也。夫兵不出奇與正。奇之外。詭譎之名。何自而立也。蓋其爲術小而施

奏鮮卑貪婪。不如遠計。進則勝。退則敗。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比必不守險清野。以爲諸軍保之。及過大峴。裕舉手指天。意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大峴。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敵兵無鬬志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

王含斌伐蜀。克興州。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三泉。獲軍糧三十餘萬斛。克利州。獲軍糧八十餘萬斛。軍賴以濟。遂平蜀。此皆因糧於人以成大功者。我無食而敵有食。在我則反客爲主。我旣飽而敵饑。在彼則反主爲客也。

地形

地形之說。備載乎孫子九形、九地、行軍諸篇矣。他如吳子之天牢、龍頭。太公之車地、騎地、司馬之壓沛、壓圮、虞羽、鼓環。皆言地也。大都屯營置陣。得地者強。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營陣處高陽。依險阻。堪設伏。便樵汲。利糧道。無餘蘊矣。而戰地則不一端。總宜居己於崇高。居敵於卑下。居己於覓舒。居敵於隘塞。居己於陽潔。居敵於坎坷。居己於可精之鄉。居敵於無所可恃之處。居己於有勝無敗之境。居敵於敗莫救之中。居己於先至迎勝之明。居敵於後至失據之拙。兩軍交戰。地不兩利。我先得之。敵爲我制。雖可利人。實由人擇。固分險易。遠務通權。無論車騎與用衆者利易。步戰與用寡者利易也。欲三軍之力戰。則置之死地。盧勁敵之侵。使則尤宜阻水與傍山。要害形勢。死守不移。倘或難遏。須嘗設險地爲我待。敵不收攻。尤慮致人。使之自墮。此勝算也。

耿弇攻巨里。費邑救之。弇聞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

馬服君救閼與。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馬服君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縱兵擊之。大破秦兵。

狄青攻儂智高於崑崙關。賊銳甚。右師孫節搏戰死山下。時賈逵將左軍。私念兵法云。先據高者勝。引兵疾趨山始定。賊至。逵揮劍而下。斷賊陣爲二。賊遂敗。此得地利者也。

李光弼受命攻史思明。師至北邙。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利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於原。敗師殲矣。賊致死於我。不如險阻。懷恩不從。賊據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伏發。官兵大潰。

張浚合諸軍四十萬人於富平。以禦金人。會諸將議戰。吳玠曰。兵以利動。今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浚不從。竟敗於金人。此失地利者也。夫與敵相持。狎然遇之。須按視地形。趨利避害。戰地不利。不妨引退。選勝而居。敵或乘此而薄我。則阻澗依阜。先爲自固之計。是謂卒者也。而軍容旣定。敵未卽臨。尤不難於審處。百里內外。將引輕騎。周視旋密。孰是戰場。孰堪設伏。孰宜先據。孰當避忌。因地待敵。懸權而動。敵趨而來。勝之易矣。

詭譎

兵者。譎之道也。以詐立。以利動者也。夫兵不出奇與正。奇之外。詭譎之名。何自而立也。蓋其爲術小而施

之於用則難。成以爲外患士卒。令入我彀中而不覺耳。是故敵交非詭不疑。敵情非譎不致。敵謀非詭不誤。士飛非譎不鼓。誰謂詭譎而可廢也哉。若曰仁義之兵。不用詭譎。此宋襄威安之迹。安得不敗也。第詭譎之用。須當度敵情。揣事機。達微隱。料始終。知情有所必至。機有所必應。變有所必通。局有所必結。乘敵之隙。舞智弄術。回而轉之。神而用之。初若無奇。終知微妙。斯巧於譎者也。

陳平六出奇。蓋詭譎。其以惡草進楚使。而以太牢進亞父。使項羽疑之。覺不用亞父。其事與嘉容麗相類。高句麗與段氏、宇文氏、共攻魔。魔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與魔有謀。各引歸而宇文敗。此以譎疑敵者也。

李光弼泄李日月而高廷輝降。

岳武穆欺鑿者而曹成出。此以譎致敵者也。

唐圍于謹于謹有馬二匹。一紫一騮。使勇者乘之而出。虜以爲謹也。田單守卽墨。宣言曰。吾惟恐燕軍劓所得齊卒。盡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齊人見諸降者盡劓。皆懼。堅守。惟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恐燕人盡掘墳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者。皆涕泣。共欲出戰。憤自十倍。此以譎疑敵。又兼以鼓士卒者也。

夫兵不厭詐。何必諱言詭譎。計必敵慮。如騎劫、暴如項羽。非紫相親愛之交。如宇文、段氏。則譎可行也。蓋慮則不復覺。暴則不及察。不紫相親愛。則疑忌易萌。巧投其中。而敵無不誤矣。至於士卒尤易鼓舞。以吾機術。愚其耳目。第可試之陷敵銅牌。而非上下之交。可以變詐鬼魅爲也。

草廬經略卷四

恩信

世之論將者。地位之高。捷伐之威。俾敵聞風遠避而已。至招攜懷遠之略。則鮮有知者。緩德化而先驅除。鬬爲勝算可乎。夫豺狼之性。誠不可以禮義感。然善惡亦須分別。則德刑遲宜並施。是故撫之以恩。示之以信。收仇敵爲腹心。但在酌事宜。達權變。知情僞。洞幽隱。毋徒蓋恩信之名。而自貽其害也。倘智不及此。敵或因我廣開恩信。便還乘機挾變。轉拳踝爲鬬刃。或姦行帷幄。或臨陣反戈。或暗洩軍情。或竊焚糧車。輜重。或約賊內外成進。或設計陷誘人馬。稍爾不察。爲患非輕。此又爲將者所宜預防也。

羊祜鎮襄陽。開市大信於吳人。降者欲去皆聽之。綏懷撫近。甚得江淮心。與敵人交兵。對期方戰。不爲掩襲計。將帥有進詭詐之策者。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使還其家。後吳將夏詳、徐顗等來降。二兒之父母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尙、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羨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之。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捕香。既至。宥之。香感恩。舉部曲而降。自是降者前後不絕。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聚衆江沔遊獵。當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我專爲詐。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即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日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不能至。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公乃不疑我耶。率其部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常夜與飲。出侍姬以戲。世衡出袂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若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二心者。使討之。無不期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二。是皆恩信之效也。

穆宗時。所以待倭答者酷興。此類。釋狐順之深仇。禮來奔。於亡子。因其迎請。厚遇遣還。信使往來。情逾父子。遂令五十餘年。邊烽絕息。

總之。恩信之施。出自明智。察來降之誤念。不墮術而墮功。有推誠以安邊。無招尤而起禍。不亞如蔡卓、岑彭之被刺。郭淮、李元平之致賊內應者。斯為善矣。

果斷

大將臨戎制勝。未有不敗於畏縮。而成於剛決者。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或延擾忠告。或獨據神機。參伍詳審。料敵設計。得策輒行。豈容留滯。是故不模稜而應可底之績。不後事而失可趁之機。閒轉迅發。決斷如流。才明練達。稱良將也。昏觀瞻恢自用者。亦宋始不兼口於果斷。彼其所謂斷者。不度可否。不聽良謀。作事憒憒。忽行胸臆。敗所由來也。夫果斷之道。此基在明。明則無不當矣。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許攸謂紹曰。操盛兵在此。許都必虛。遣兵從間道襲之。不勞而下。奉迎天子。首尾相攻。操可擒也。紹疑而不用。攸奔曹操。勸操襲烏巢屯糧之所。操即從之。紹潰。夫攸事袁最久。而於曹操為新降之厨。心事未可托。紹不行其言。乃操不疑而用。此緣袁紹多謀無斷。而操能斷也。荀彧、郭嘉皆謂操曰。公有十勝。紹有十敗。紹多謀少決。失在事後。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將之不可無斷如此。乃官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一則以好勝而智昏。一則以納忠言而明信乎斷生於明。明生於從善。愎無偏任己衷以執拗也。

持重

六術有云。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參以伍。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此其銳。大率多持重也。否者僥倖乘危。輕進而易退。銳於見敵。事至而周章。或矜己之長。而為人所誘。或忽人之計。而容試其軍。或變動無常。急遽無漸。兒戲無備。過險而不戒。布陣而不整。營壘而不堅。料敵而不審。虛事弗精。戒軍弗嚴。決勝弗周。是數者。皆持重之反也。明於此而反其所為。則進不可禦。退不可追。時不可後。明不可攻。何敵能謀而勝也哉。

程不識之為將也。正部曲行伍。營陣嚴刁斗。士衣治軍簿至明。而不得休息。虜不得而犯之。

趙衛尉之為將也。遠斥堠。正部伍。行則必為戰計。守則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務遠略。不務近利。規遠慮。詳審周悉。幸武貴欲人濟三十日糧。分道出雞翠幷。衛尉備言其利害。不為僥倖之計。皆得持重

之道也。將持重則寧有所失。由此而迅速也。是安舒中之敏捷。而發以時也。由此而詭譎也。是鎮靜中之奇變。而投以機也。由此而果斷也。是精詳中之神武。而出以儇也。夫亦安往而不善也哉。用兵綱領全在於此。

迅速

兵者。機以行之者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批亢搗虛。能使敵人前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若從天降。若從地出。若飛電閃燦。令人倉皇四顧。不可方物。大要料敵欲審。見機欲決。原非履險蹈危。倖功於萬一者也。倘虛實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敵情有未諳。我勢有未審。徒忌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輕易。當敵之有備。用率孤軍。深入重地。欲進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擄掠無獲。糧道既絕。救援不通。雖韓、白不能善其後。亦有先緩而後速者。緩者令其觀備。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備。而不虞我之至。則往無不克。發無不中也。

昔者秦攻六國。獨與齊好。盡而不攻。齊亦善秦。坐視六國三晉燕楚之亡。而不救。以為秦好可恃也。五國亡。始發兵備西境。秦將王賁徉言巡守燕地。自北領兵猝入。臨淄民莫敢格。遂滅齊。

韓世忠既滅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黃章。連營江濱數十餘里。羣賊不虞其至。舟城遂降。此皆先緩而後速也。

岑彭攻蜀至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鴈駭守之。自引兵乘利直至夷陵。破平曲。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鯈、王元及其弟恢、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其將侯丹。率萬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揚翥、臧宮、拒延岑等。自引兵浮江下。襲江州。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敗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敗散。以迅速也。速之道。其過藏也。先之以密。其偵敵也知之以悉。其欲得也。操之以必。識之不密。敵知備。偵之不悉。投無益。操之不必。失所恃也。深入而失恃。吾不知所終矣。

貴和

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信乎師克在和也。三軍既和。上下一心。貴賤同力。勝則相讓以歸功。敗則各引以為過。投之所往。如愚之使指。可合而不可離。是謂父子之兵也。其不和者。有善歸己。有失歸人。有功則爭。有急不救。名位頡頏。妒忌相仍。羣帥猜疑。上下攜二。即倖勝焉。敗可立待也。然和輯之法。當在主將。勢位相忘。過失相隱。強弱不較。嫌隙不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不可理遣。主之以仁義。佐之以忠恕。出之以謙恭。成之以遜讓。豹曰。有不和者。吾勿信矣。

韋叡禦魏時。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斬。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軍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二虎勿復私鬬。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然。

魏攻徐州。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無功。乃詔徵會焉。時景宗久貴。帝敕景宗曰。韋叡、柳惔里。宜善奉之。

見敵孤譙。當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卒破魏人百萬衆。吳陸遜魏劉先主於夷陵時。諸將皆咎猶。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每優容之。及破先主。諸將乃服。權問之曰。君初何以不啓諸將。遜節度者耶。遜曰。臣受恩深重。任過其才。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定大事者。臣雖愚。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喜稱善。此皆以和而成功者也。

晉楚爭陵之戰。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士卒以屬。鄭陳而不整。整軍而不陳。陳不逾時。在陳而嚣。合而加嚣。各顧其後。莫有鬬心。我必克之。楚果敗。

安太清與周發合衆三萬攻北城。登陣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嚣。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此兩人者。皆敵之不靜也。

宋將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接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出。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名將也。劉錡之在順昌也。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夜鼓譟震山谷。然營中謹譯。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聲。此兩人皆能靜者也。靜則定。而致暇。耳目不撓。心志不亂。志氣漸張。齊勇若一。而所以奮擊必前者此也。故治軍者主靜。而制敵者亦貴其靜。嚣而可知強弱勝負之分。

尚暇

大敵在前。干戈倥傯。將無疾言。又無動色。神情悠適。有如平日。自非器局宏遠。城府深密。有以養至勇於至恬者。而能若是乎。故其與寇對壘。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臨機決策。氣勢盈溢。揮霍如流。自是高人頭地。倘終日皇皇。心懷意亂。事至而蔽。罔知攸措。徒勞而持拙。此庸將也。然至暇之術。非可矯情鎮物。妙在綽有主張。主張既定。物不能移。可以試之。震霆而不驚。可以試之紛紜而不撓。可以試之盤根錯節而不屈。來是有時任怨任疑。而我不求白。蓋智在人先。機關難以告人也。成博訪羣帥咨訪僉謀。亦不得彰明播露。陽棄陰收。頗倒不測。軍士靜以幽。其是之謂乎。

國朝三廣公陶魯爲兩廣保障四十餘年。其行兵不令人知。或先半年調兵食。或先數月運軍械。多疑兵多屯。聚戍守。調兵多寡無常數。運糧聚兵。惟曰戍守。賊憊爲之備。或屯兵不進。賊解弛備。或屯久不得耕以食。或卽數路進。兵賊弈不及。亦不能戰而遄。魯行兵撤禆將不先知。惟檄面署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乃知進兵。卽數路如期至。賊亦不及備而遄。故善征賊。賊無遁。常宴賓客。樽俎未撤。敵賊以報捷。坐客駭愕。且賀曰。陶公神算云。魯發後兩廣賊熾。有司不以時聞。禍慘乃議征。司道上撫按。撫按復數月議。乃復奏。復數月乃得報征。又數月乃集兵。比集兵。賊已遁山谷。乃戮遁賊之良民以爲功。兵退賞未頒。而賊已復出矣。

沈希儀參府柳州。柳雖城五里。皆盤夷巢穴。賊之耳目。遍官府左右。動息皆知。儀或討某溪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軍皆集。詢之曰。今日出某門。而澄腹心爲旗頭。引諸軍。軍隨旗頭而行。莫知所之。間旗頭曰。我亦漫往耳。軍行十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是以賊不及備。輒有功。儀每始誠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以爲吾治文書。吾據吏知之。文書上府檄下。揉知之人知則

洩。又柳去忻府千里。待報險時。坐失機會。且恐檄書往來。爲賊所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首功。而以邀近遠賊爲解。

戚繼光自浙奉命平倭。建倭。徘徊建寧道上。下不進。人謂將軍新將兵。而逗遛。禍難未可知也。朱熊乘、朱其兵攻魯。師次於郎。魯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退。魯莊公弗許。自弩門竊出。蒙皋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

魏武救襄樊時。諸軍皆集。魏武按行諸營。士卒咸雖陣。獨徐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武帝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尙忍

從來兵家之所敗。由其將之急於求退也。好還則可以激而怒。可以誘而來。可而擾而勞。可以罷絡之。玩弄之。俾其輕動焉。墮我備中而不覺。此非大受之器也。將之堪大受者。銷爲柔泥強爲弱。激焉而弗怒。誘焉而弗動。辱焉而弗慚。堅忍導耐。藏謀不測。弗惑羣議。及其敵狙而取。莫爲之備。方始乘隙而出。應機而動。突然忽然。人莫能禦。一舉而收全功者。是由其先之所見甚明。所圖甚大。不屑爲一擲而已。孫子曰。勝耳。琅善之。

吳陸遜鎭荊。堅壁不出。荊人訾之。遜令諸軍塞耳勿聽。諸將不平。悉請戰。遜不從。諸將嘵嘵不已。遜曰。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軍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蜀破。諸將乃服。

晉江夏太守楊珧。問騎督朱侗曰。將軍前後蝗賊。何以常勝。侗曰。兩軍相對。惟能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耳。珧善之。

隋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堤遏其營。嘗罵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等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兵二千。夜自館陶濟河。倒金稱離營。即入蝗其重壘。金稱引還。義臣從後蹙之。遂滅金稱。

尙怒

蓋敵人對角之初。謀慮精專。營守無懈。我忍而不出。殿以俟之。不得我便。兵疲意沮。氣索備弛。況復驕橫內訌。遠令者誅。布陣亦如屯營之法。各守應管信地。人人俱照原領隊伍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

比。齊、宋其兵攻魯。師次於郎。魯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退。魯莊公弗許。自弩門竊出。蒙皋

乘北風渡水。一日抵大義。詰朝而戰。牛田之倭。又殲矣。諸如此類。尙祕田耳。不開清陽。撫已。請借清陽休士。俟命可乎。及暮方入。蔚。詰朝而林墩之倭。又殲矣。諸如此類。尙祕者也。而其妙又在知之以速。發之以速。窺敵不素。則不能知其懈弛無備。發機不速。則無以令其應接不支。我以偵敵固深。敵之偵我亦密。惟默籌之精。捷應之巧者。乃勝焉。則信乎尙祕爲兵家第一義也。

尙忍

從來兵家之所敗。由其將之急於求退也。好還則可以激而怒。可以誘而來。可而擾而勞。可以罷絡之。玩弄之。俾其輕動焉。墮我備中而不覺。此非大受之器也。將之堪大受者。銷爲柔泥強爲弱。激焉而弗怒。誘焉而弗動。辱焉而弗慚。堅忍導耐。藏謀不測。弗惑羣議。及其敵狙而取。莫爲之備。方始乘隙而出。應機而動。突然忽然。人莫能禦。一舉而收全功者。是由其先之所見甚明。所圖甚大。不屑爲一擲而已。孫子曰。勝耳。琅善之。

余玠按嘉定。都統王夔率所部迎謁。有疲弱兵二百。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乃盡見其兵。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即合。旂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望若林立。撫一人散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即此見王夔治兵之整。紀律之嚴。夫晉人之自許也。曰好以整而其論楚之可擾也。曰鄭陳而不整。整爲兵家之首務也。明矣。竊嘗因我朝兵制而歎思貔之之法。高皇帝所立兵制。大約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衙。以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一十二人爲一百戶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則以自總小旗外。止百人也。五人爲伍。二伍十人。則以小旗領之。十伍爲隊。總旗領之。二隊爲一百戶所。蓋二十伍也。百戶領之。十百戶爲一千戶所。蓋二百伍也。正副千戶二人領之。五千戶所爲一衙。蓋千伍也。指揮領之。一衙之兵。分左右中前後所。屯營做陣。前者居前。後者居後。左者居左。右者居右。中者居中。兵出途間。前所前行。右所次之。中所次右所。左所次中所。後所次左所。蓋兵家以右爲先者。前所之兵一百戶先行。次二百戶次三百戶。次四百戶次五百戶。次六百戶次七百戶。次八百戶次九百戶。次十百戶。次五所皆如此例。一百戶之兵。右隊先行。左隊次之。十百戶之兵。皆如此例。右隊之兵。一伍先行。次二伍。次三伍。次四伍。次五伍。次六伍。次七伍。次八伍。次九伍。次十伍。左隊一如此例。一伍之兵。亦分一二三四五之序。伍伍皆如此例。人照序。亂序者誅。伍伍皆然。亂伍者誅。與敵相近。則伍伍排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人分先後。是雖散成行也。或各百戶結隊。森列而行。或各千戶結陣。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伍分先後。是雖絕成陣也。或一衙之兵。結一大陣。森列而行。不得似前以所分先後。俱視敵人之遠近。地形之廣狹。相機而動。如軍行境內。遇夜投宿。則同伍之人。各同一家。同隊同所之人。各同一處。不得混亂。違令者誅。營中屯駐之法。照左右前後中所各守信地。所之隊。隊之伍。伍之人。開遊遠令者誅。布陣亦如屯營之法。各守應管信地。人人俱照原領隊伍。森列。遠近疎密。俱有尺度。參差不齊者誅。小旗各盤其伍。總旗各盤其隊。百戶各盤其陣。千戶各盤其軍。是以號令一出。軍陣立成也。同伍之人。有闕即補。不得更易。平素同飲食。同禍福。同行同樂。生同和。死同哀。即與我鄰伍之人。其信之綱繆。亦如同伍也。相親相睦也。有如兄弟。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聲則相聞。可以不乖。如同舟遇風。緩急相救。原不可解。所謂人自爲戰也。且使奸細無所容。是尙整之效。而反此者。將無定軍。軍無定伍。號令未習。倘類未分。無論鳥合難整。返令奸宄易入。如此而戰勝者。未之有也。故整治之法。非曰臨時必須有豫。

治力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靜待躁。以暇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是九者。兵家治力之法也。大要使我力常完。敵力常歉。自不能敵。然我力常完矣。或戰當歉時。貴有以使之完。敵力常歉。則敵之力常處其不足。善息則我之力歉矣。或當完時。貴有以使之歉。有要在勞敵。而我仍善息也。勞敵。則敵必先誤。誤之而不得暇。我始善力以擊之。勝斯易矣。

常處其有餘。第善息還宜善用。勞敵必先誤敵。誤之而不得暇。我始善力以擊之。勝斯易矣。

王翦率六十萬人伐荊。荊閉壁不出。翦益軍來。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荊軍數挑戰。不出。荊軍乃引兵而東。翦令壯士追擊。大破之。是以重待輕也。

劉錡順昌之戰。時方暑甚。兀朮遠來。兵不解甲。錡騎皆更番休息。方戰時。倘戰士如平時。此以逸待勞也。韋孝寬守玉壁。齊神武悉山東之衆以攻之。久而不克。使人說之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自佚。韋孝寬隔西男子。不爲降將軍也。此以近待遠。以守待攻也。任繭敗績於好水川。兵出趨利。所以甚敗。此以誘待來也。

夫遠者來者、攻者、客也。近者、誘者、守者、主也。主兵安坐以致人。故佚者、飽者、靜者、重者、嚴者、治者、常在主。客兵爲人所致。故勞者、饑者、躁者、輕者、懈者、亂者、常在客。是以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也。今之將家。動輒爲人所致。卷甲趨戰。欲不勞也難矣。移徙無常。士心悶定。跬足俟戰。欲不饑也難矣。轉餉而食。欲不銳挫懈弛。欲不輕且躁、懈且亂也難矣。客主之勢。原自不敵。將常使我爲主敵爲客。不則我雖爲客而反主爲客。斯得勝算矣。

治氣

晉謂尉繚之言。謂國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誠是矣。而七書獨不言養氣。吳子氣機雖少露之。而不竟其說。是窮其流而不溯其源也。何也。兵勝在氣勝。士能負氣。而不能自司其氣。氣有消有長。在司氣者治之何如耳。人之壯氣。值大戰後。敗則必挫。即全捷而氣必洩。後漸漸薾之。漸漸鼓之。養之使盛。以圖再舉。庶幾常盈而不竭矣。司氣之道。休衆享士。大將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義。相質以威武。相勸以建績。相激以犯難。相慚以無功。相恥以退卻。相怒以敵愾。相指以敵愾。人人從古用百萬之師。戰必勝而攻必取者。良將也。第衆不難於聚而難於用。有衆而不善用之。則敗。用衆之道宜易地。宜整治。宜持重。宜分拆。故李靖曰。分不分爲應軍。夫以十倍於敵而致敗者。皆緣合而不知分也。管稽古人大衆之陣。有橫亘數里。或十數里。或數十里者。人衆則易亂。聲前則後不知。聲左則右不知。萬一不利。輒相貽誤。容易潰散。況將帥不專。分數不明者乎。則甲兵糧餉。適足爲敵資也。假令敵一而我十。則以二爲正兵。而以八爲奇兵。或獵其左右。或衝其正中。或擊其後陣。或斷其援兵。或伏其奔路。或襲其營聚。而抄其輜重糧餉。其餘屯據老營。以爲家計。設伏陣後。以備不虞。而正兵以強弩勁弓火器。堅陣以待。不必責以輕進。第使敵鋭銳無能衝入。俟我奇兵四合。敵必奔逸。然後正兵始以正兵綴之。而終以奇兵勝之也。且甲士雖衆。更宜檔歸一人。號令進止。不揣二三。庶諸將協力。無敢觀望而不前者。大將統偏裨。偏裨統部曲。部曲統卒伍。分數井井。如此。即百萬之衆。亦何難用哉。

李牧擊匈奴。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入設者十萬人。多爲奇陣。張左右翼。誘而擊之。大破匈奴。

魏主冉閔圍襄國。姚襄、石琨、及燕悅綰。皆引兵救之。其勢甚衆。閔勇甚而兵精。欲自出擊之。將軍王泰

不衰。是相勉以忠也。

韓世忠鎮楚州。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選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服以恥之。故人人奮發。是相慚以退怯也。

僞吳李伯昇率二十萬寇新州。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避之。李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何避之有。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可一戰而擒。擒敵之後。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交戰。文忠復仰天誓曰。朝庭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緩三軍。遂馳而進。將士呼聲動天地。莫不以一當百。斬首萬數。是激以犯難也。

三軍氣盛。舉而用之。追捕星馳。誰能抗禦。如值屢敗之後。人心怯弱。懲熱吹薤。語及交鋒。面無人色。欲治之使盛。必非旦夕可能。便當據險守要。堅壁不出。休衆習戰。多方撫養。使其心神暫定。氣魄漸完。然後窺敵之隙。相機而投。未圖大勝。先務小凱。再四試之。人情欣悅。而爲大舉者。又加以鼓舞。率作。則可以轉弱爲強。易餒爲壯。倘其氣既以摧。而復用之不止。必且望風奔北。其何能免輿尸之咎乎。

草廬經略卷五

用衆

謀曰。今襄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敗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伺隙以擊之。圍不從。出與襄戰。悅綰以燕兵至。去魏數里。疏布騎卒。與柴揚虛魏人望之。恫懼。遲綰、瑕三面擊之。魏兵大敗。圍十餘騎走還鄴。

李敬、悅綰等。其衆雖多。而能爲奇陣以分擊者也。如劉曜之敗於洛陽。苻堅之敗於淝水。楊元感之敗於遼關。皆因其衆結一大陣。不知分而爲奇也。

唐以郭子儀、李光弼、皆元帥。難相統攝。故不置元帥。止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以監之。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皆顧望。史思明乘之。遂大潰。此用衆而權不歸一者也。

夫提數十萬之卒。與強敵爭衡。固以分而不以聚。然合者其屯駐之當。而分者其破敵之暫也。屯駐分別。號令難通。聲勢不接。敵聚而攻。一營受敵。急應不能。一營既破。衆營搖動。即使分屯要害。扼其吭而拊其肘。睨其旁而昆其後。要宜周悉聯絡。糧道通而脣齒固。靜可守而動可攻。以正堅守。以奇出戰。毋爲僥倖之計。可也。

用寡

兵在精不在多。我之師誠銳矣。寡亦何常不可勝敵哉。顧其將之智勇何如耳。用寡者。宜險隘。宜昏夜。宜短兵。宜致死。宜進退迅速。宜煩數變化。宜設陣堅固。宜撤備而不爲自保之計。險阻、則敵有所備不得施。夜戰、則敵不測我之多寡。短兵、則深入敵陣而薄敵。致死、則敵百不能當我之一。疾速、則敵捍禦不知我向。陣固則敵無由來。我之隙撤備、則士無倖生之心。於是而衝其中軍。出其後陣。往復擊搏。橫蹂其衆。力戰不已。使敵人前後不能相及。左右不能相救。上下不能相保。則其陣必亂。其衆必敗。雖大敵不難破矣。

宋華氏作亂。華登、吳師已入。齊烏枝鳴宋君曰。彼衆我寡。用少莫如齊致死。致死莫如去備而用短兵。請皆用劍。遂破華登。

陳慶之攻魏滎陽未拔。魏將元天穆等至。梁之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彼等殺人父子。掠人子女。多矣。天穆之罪皆仇讐也。然我衆纔七千。虜三十餘萬。今日惟有必死。乃可得生。當其未盡至時。急取其城而據之耳。乃鼓衝入北城。俄而天穆引兵圍城。慶之力戰破之。此皆致死以取勝者也。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兵七千。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候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旗張而進。爾朱榮潛居山谷爲奇兵。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敵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劫軍士各置短棒一枚於馬側。至戰。直前擊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布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齊。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羣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待出百里之外。乃使分道押領。隨便安置。

夫爾朱榮之盛。嚴騰逐進退疾速也。潛兵分衆。頻數變化也。身自陷陣。致死於敵也。深得用寡之道。

廣西劉龍反。八千餘。渡江而東寇。沈希儀以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寨。去蛟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諜

者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儀曰。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雖倍。吾將作其閒而致之狹。令製藍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纏篾以爲縿。頃刻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使偏卒數十守之。燃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趨滑石。儀分兵伏兩岸。而潛以勁卒乘艦。伏茂草之中。賊濟且半。水陸夾攻。賊後行擠擁墜淵。其前行。悉俘之。是用寡宜險阻也。

用寡而勝。雖緣將勇兵精。亦須審敵虛實。或偵其無備。或乘其饑疲。或敵衆雖集。而衆志未協。法令未齊。士情疑沮。妖祥數起。地利又失。天時未得。吾兵縱少。第便齊勇致一。必也前無勁敵。古以寡而克衆者。無如白起、伍武穆、誠得此道也。

正兵

正兵之說。亦紛然矣。有以聚爲正。分爲奇。有以前向爲正。後卻爲奇。有以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有以受之於君爲正。將所自出爲奇。而曹公新書。則以爰盤爲奇。是向正中者爲正矣。又云。已二而敵一。則以一術爲奇。一術爲正。已五而敵一。則以二術爲正。三術爲奇。茲數說者。皆是也。孫子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旨哉。其言乎。而李靖又以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又曰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是又判然各出。而非相生之謂也。大抵善用兵之將。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諸家之說。奇正之常也。孫子之言奇正之變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辨奇正。非極其變。不足以盡奇正之妙也。兵正者。其陣堂堂。其隊整整。退如山移。進如不可當。前卻有節。左右應麾。可以更休而迭戰。可以致遠而無弊。敵人卒來。擾之而不動。敵人暗襲。當之而不亂。由此而變化不測。倏忽無常。是以正生奇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是以奇歸於正也。奇正之用。其無窮矣。

唐太宗命李靖伐高麗。靖請兵三萬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靖曰。以正兵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凡廣則用鹿角連營。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觀靖所言。馬隆治力前拒部伍之說。而可得正兵之義矣。正兵入人之境。部陣整齊。不煩擾輕動。是治力矣。且戰且前。是東部伍矣。力足部署。徐徐而進。未有不勝者。眞致遠之道也。

奇兵

兵、險謀也。其所發之處。或緩或速。或分或合。或怯或進。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或隱或顯。或圍或解。或動九天。或藏九淵。因應投機。變故萬端。大都出奔敵人。伺隙而發。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兵無奇不勝。故將非奇不戰。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者。是其將不知用奇。止爭勝負於一戰之間。即勝也。倖而勝耳。善用兵者。臨陣出奇。因敵制勝。敵無常形。勢自然之理也。

吐蕃寇涇源。王唆率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唆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逃。敵大呼。後人鼓角應之。虜以爲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此以隱擊之也。

晉伐吳杜預遣周旨等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武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隨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廚歆而還此合隱顯而並用也

种師道知渭州嘗諸道兵城佛口敵至堅壘葛蘆河師道陣兵於河湟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山完徑出橫嶺揚言兵至敵方駭顧楊世可潛軍衝其後姚平仲以精兵襲擊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率城而還此合前後隱顯而俱用也

沐英攻大理時理倚點蒼山臨洱河以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尾上下二關險要土酋段世閉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之牢不可破乃命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舉木緣崖而上立我麾旗遲明我軍踴躍譟呼斬關而入海帥上山軍下攻之賊腹背受敵遂潰此隱顯分合前後之俱用也

靖難時遼東守將楊文引兵圍永平成祖遣劉江率衆救之謂江曰爾至永平城必遁還由海第揚言遼師北犁既出則以卷旆裹甲乘夜復入敵聞爾還必復來侵速出擊之必捷江如其論遂敗遼兵此以退爲進也

車兵

戰陣之以車也最盛於春秋戰國時乃今世謂建車之議者謂之鶡冠車言行不得也夫豈古今之異宜時勢之格也哉良由古之人皆用之今人罕用耳從來明智能創制物始況古法昭然可遂廢置而不講乎勝地死地之說詳見六韜固應熟曉而所以陷堅陣強敵遮奔北制衝突者誠莫如車行則以爲陣居則以爲營糗糧器械俱恃以載而士享其逸車之利誠溥矣登車而戰有進有退強弩衝鋒機銃砲石更番迭注威及數百步外敵逼則以長槊巨斧臨之且戰且進敵騎雖勁車上勢高我俯而擊彼仰而禦泰山壓卵敵騎敢當者誰其布陣也欲密以固其時行也宜陽而操推之以人則操縱自如非若駑牛駑馬者急切不能取譬於物造之欲堅斯可致遠蔽之牛革鐵裙則刀箭不能及其身捍鹵騎御蹂躪計無踰此如以古法不可行於今則草創魏勝何以皆用之而制勝但宜雜步騎相機取勝而以車爲家計籍以自守敵雖強吾步騎有所恃而不恐斯可以無敗矣且令火器弩砲俱有所憑而不虛敵之衝突以致用盡不能再裝欲養有所不及然必地平如砥乃可用之而戰車輜重車則猶以牛馬遇賊戰酣我欲少息連車環外人馬其中周布森列乘隙而出此有足之城不飼之馬也運用之法既審地勢又防火攻更盧設險以餚陷我敵或拒遏亦須預備解脫之計詳審詭伏之奸不容輕忽也

衛青擊胡出塞千里單于遠其輜重以精兵待幕下青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擊之青老戚之將因單于有備故先立家計以防衝突然後從容出擊之

拿叙邵陽之戰魏驍將楊大眼以萬餘騎來戰叙結車爲陣大眼不能入車上萬弩俱發洞甲穿中而

走是以車制突也

魏勝守海州常自創如意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拿上爲獸面大旂牌木枪數十垂氈幕輓牌每車用二人推發可蔽五十人行則被輜重器械衣甲止則爲營卦搭如城壘人馬不能進遇敵又可以禦箭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旂蔽樟弓車當陣門其上設牀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射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矢石砲亦可發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石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捷則拔陣追襲稍怯則入陣憩息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虛有拒遏預爲解脫計夜則不使人見以其襲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戰車兩竿雙轂上設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設鐵索行布以陣止聯爲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車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乃衛兵伴當八十乘即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居其中此與魏勝制同皆出近代而非古制之不可施於今也至於防火攻則古有車上貯水者防陷則預先令人察地形或以重物試之開掘塹濘物以拒遏物則令人去之防塹則軍中預設木板以安人足遇之則布板渡輪而過蓋臨陣掘塹必不甚廣故板可渡也

憲宗時李兵余子俊上疏曰自古命將出師誅衆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察大同地面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爲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一車用步軍十人環拽行則從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之空虛用鹿角棶木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馱駝乾糧不煩自齎庶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神銃火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歸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不飼之馬此亦萬年守邊簡易之良法也從之造戰車數十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焉

騎兵

兵之不能數騎也明矣爲將多用騎以出奇取其神速也騎之用可以衝突可以掩襲可以追逐可以攻堅可以侵掠布陣淺草介而馳之別徑奇道趨而出之迅速倏忽須臾數里戰酣之際鐵騎蹂躪入其中軍襲其左右薄其前後突撞橫突出而復入敵雖強行陣必亂險阻傾側宜避而遠平原曠野宜利而就調其水草習其馳逐與敵相對尤宜視機而動慎勿輕用以致煩勞至于十勝九敗之論武威王已言之爲將者不可不知也

慕容皝追及冉閔於魏昌之廉臺閔所將多步兵將趨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還輕騎邀之既合而佯走誘至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閔兵還就平地遂敗

周德威救趙過梁兵於柏鄉莊宗欲戰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順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乃退兵部邑平原之地德威誘梁兵來戰遂勝之

李成襲悟武穆左列騎於江岸右設步於平曠飛曰騎兵利平坦步兵利險阻今成左列騎於江岸右設步於平曠雖衆十萬何能爲乃以長槍步兵擊其騎以步兵騎兵擊其步戰馬皆應槍而斃擁塞江岸此騎兵利易地之證也

唐蘇定方討都曼選精卒萬騎三路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計窮途降此騎兵迅速之驗也

馬燧在河東騎士單弱乃悉召牧馬厮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日皆爲精騎此因其所長而教之也故其教易成與教捍卒爲水兵同騎兵圖利平地而破騎之法或以長鎗先斃其馬或以牌遮馬上兵刃而以刃衝馬足其馬既斃則馬上之卒爲無用矣此法尤利險阻之地或列鐵蒺藜與三刃一腳之鐵釘於地俾敵騎踐之其破鐵騎朱人多用長柄巨斧上椹人胸下斫馬足蓋鐵甲騎兵兵刃難傷故利用巨斧中之未有不骨折者鐵蒺藜與三刃鐵釘皆則置之草中黑地隘狹亦可蓋夜戰敵不見隘則敵不散能於此地誘之使來或以神鎗火砲強弩勁弓逼而逐之伏銳卒於旁乘其顛而擊之蒺藜形圖在紀效新書而三刃一腳之鐵釘其三刃曲而上虛其中以安斧首腳直而下以斧擊之俾入地焉刃長寸餘腳長三寸餘入地中牢不可拔此器可以陷人亦可以布營外爲固守計郭登大同患騎之難制也沿邊地龍飛天網發其機自相衝擊頃刻數十里皆陷亦破騎良策

步兵

大將統軍車騎恆少步卒恆多勿謂步卒八人僅可當一騎八十八可當一車顧用之者何如耳戰於易地劍戟刀矛長短之間用以相雜所謂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也戰於險地則刀盾居前與敵相逼去就相薄以殺爲務所謂用短兵莫如齊致死也遊弩往來相機而發陣勢密布堅不可入隊伍森列尺寸不爽交鋒之際火器弓弩引滿而待過敵相近火器先發弓弩次之戰士分坐作進退坐者休息作者待戰進者接刃退者憩休循環不已氣閑心一兵力不疲此即司馬法所謂以坐固也吳璘疊陣法亦與此同亦此法也沿邊地龍飛天網發其機自相衝擊頃刻數十里皆陷亦破騎良策

步兵

大將統軍車騎恆少步卒恆多勿謂步卒八人僅可當一騎八十八可當一車顧用之者何如耳戰於易地劍戟刀矛長短之間用以相雜所謂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也戰於險地則刀盾居前與敵相逼去就相薄以殺爲務所謂用短兵莫如齊致死也遊弩往來相機而發陣勢密布堅不可入隊伍森列尺寸不爽交鋒之際火器弓弩引滿而待過敵相近火器先發弓弩次之戰士分坐作進退坐者休息作者待戰進者接刃退者憩休循環不已氣閑心一兵力不疲此即司馬法所謂以坐固也吳璘疊陣法亦與此同亦有分爲兩隊者前者接戰後者待戰接戰者致死向敵待戰者整隊以俟番休代換俱聽金鼓馬士氣常新恆有餘勇以制敵之敵戚繼光常勝亦此法也騎兵戒具則以步兵爲陣心騎兵爲羽翼伺隙而馳我步彼騎避易蹙險先據高阜攢鋒外向則敵衝突莫施有勝無敗此步訣也

段熲征羌過先零諸種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甚熲乃令步卒萬人張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右左翼激怒步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則必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前突而擊之虜大潰

蘇定方征賀魯至曳咥河部舉十姓十萬拒戰輕騎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卒據高攢矛外向親引勁騎陳原北阪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斬首數萬級

李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踏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餘類乃力戰而陣復整仍以步卒二千人執皈刀、長柯斧、如堵而進所向無敵

王德柘棄皈刀此亦是此法夫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涉阻越險去就相資固步戰事而練之之術則有善其術也歸路在前防閑在後設伏防追賊是矣然或敵既敗于我而再追則吾之伏不可不以爲當

退兵

兩敵相持貴進忌退退則士心必懈銳氣阻喪敵乘而蹙之敗道也然亦勢有不得不退者則又安可不如從竈頭揭其咽喉賊乘高守隘援不得進天暑疫作竟以疲卒此不知道路之夷險也

成法爲其練足也若米或沙束之於足精久而去則輕捷矣練手則以重甲臨敵則以輕而易重使可赴趾而騰躍從古已然宜倣而用之

進兵

兵之進也非可貿貿然也必先知其道路之夷險積聚之有無甲兵之衆寡人心之向背城池之堅頓守將之賢愚備禦之嚴懈政令之治亂情曲之微隱或以擊東而擊西或暫止而疾趨或佯卻而忽進或潛兵掩襲或批亢搗虛或明白奮擊而以力戰破敵之堅或振揚威武而以先聲褫敵之膽或取其積聚俾三軍足食而不饑或據其名城俾形勝有憑而可恃能奪敵之所恃則敵屈矣能出敵之不意則敵潰矣總以所長攻所短不以所短攻所長勿舍易而圖難恆避難以圖易所以疾如風雨勢若泰山矢戈所指到處皆清矣

燕王慕容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河庭以擊西燕王慕容永永分道拒守聚糧臺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兵鄴西兩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乃斂軍儲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臺壁破之永太行兵還自將拒之垂陣於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追之澗下伏兵斷其後諸軍四面俱起大破之此則智止而疾趨後則佯怯而忽進也

宋沈文秀降魏攻青州刺史明僧嵩走之衆心惆懼卻保郁州劉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魏計齊之士民皆甘心耶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彼可氓賫而下奈何守此不進自爲阻挫乎遂進文秀不降衆謂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糾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逸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百騎襲其城拔之文秀降此批亢搗虛也時申纂守無鹽魏遣將軍白曜等赴青州白曜輕銳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郟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以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此亦陽退而忽進也

慕容皝伐高句麗有二道北平閭南險狹衆欲從北道慕容翰曰鹵必重北面輕南王宜率兵從南道攻其不意九郡不足取也且偏師出西北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肢無能爲也皝從之其王釗果道弟武帥精兵備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皝破之入其都此出敵之不意又奪敵之所恃也

周梁州獠中有二路平險各一有獠數人來見請爲鄉導趙文表曰此路覓中必須鄉導但酋子弟使來降也既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師謂我從覓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出其不意從險路入乘高而望果伏兵獠既失計舉衆而降文表皆撫慰之此擊東擊西也

馬援伐五溪蠻有二道一壺頭道險而近一充縣道途平而遠糧遠取舒欲從覓道而援以爲費糧不如從壺頭捄其咽喉賊乘高守隘援不得進天暑疫作竟以疲卒此不知道路之夷險也

退兵

兩敵相持貴進忌退退則士心必懈銳氣阻喪敵乘而蹙之敗道也然亦勢有不得不退者則又安可不善其術也歸路在前防閑在後設伏防追賊是矣然或敵既敗于我而再追則吾之伏不可不以爲當

敗不尾擊而邀擊則吾之防不可不固而密或一營退復駐一營更退迭駐所謂退如山移或佯爲進復佯而退速不可及所謂退不可追也蓋引退之兵士卒多歸志強驅之使戰則勝不可恃被追之兵士已多疑無奇策以衛之則敗不旋踵故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麾則敵自提而不敢前士心危疑我心寬泰徐定以安之則軍雖退而士不損皆退之法也

曹操征張繡爲繡所敗聞袁紹謀襲許都乃引還劉表與繡北追之賈詡諫曰去追必敗表繡不從果敗而還賈詡接至半途勸再追之表不從而繡追之果勝繡問曰吾以勝兵追敗兵而敗以敗兵追勝兵而勝何也詡曰此易知也操雖退必自斷後以防追將軍雖善用兵非操之敵也故敗操既勝將去力未盡而一朝引兵退必國內有事而先歸矣諸將雖強亦非將軍之敵也故勝此防追之兵不可不以爲常也

吳嘉禾五年孫權北征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爲敵所擒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必知吾之虛實且水乾當亟引兵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聞之曰伯言多智謀其必有爲也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励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使退賊聞吾怖仍來相慝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督舟船張拓聲勢遜悉衆率士馬向襄陽而進魏人以爲吳兵勁且素憚遜遜還城守不出遜退去數日方知魏主敘曰遜之用兵不亞孫吳江南未可平也此所謂徐定以安之且佯進而忽退也

宋檀道濟伐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至歷城以糧盡引還降魏者且說糧盡道濟唱籌量沙方魏人來追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疑有伏不敢逼得全軍而返

魏拓拔英圍濟南鄭久之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齊將約懿以爲詐英去一日懿遣追之英下馬與戰懿不敢逼此所謂敵以急我以舒從容指麾則敵自提而不敢前

客兵

大將登壇受命仗節與師破賊降邑所向披靡當此之時大將之功不深入不成三軍之心不深入不專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願魏不欲先用其衆魏特韓之銳氣欲推以爲鋒二國爭便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敗以是之

故故能立城功名此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震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設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貴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民一心上下同力趙旬餘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拔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見其利秦王不聽果無功凡大將伐人之國必先料事揣情然後興師動衆可攻則攻可戰則戰而又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無庸執一以應變柱而不知變也觀白起之論楚趙韓魏信是名將

袁喬曰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裝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險要可一戰而擒也温從之軍至青衣漢大發兵拒之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力以取一戰之捷不如棄去釜甑資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以爲然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備輕重自將步卒直抵成都進遇漢兵李權三戰三捷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温前鋒不利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鳴進鼓不斷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門漢人憚懼無鬬志遂降白起入楚桓温入蜀皆致死於敵因糧於人攻其不備是以能成功名客兵大率如此

主兵

強寇侵疆勢如風雨可無禦之之術乎是當無求一戰之利蓋敵之所欲惟速戰必堅守以避其鋒出奇以撓其謀彼懸軍深入往還千里就令八約輕齎計日負食勢必疲勞又有衣裝軍器勤勞而至未有不資之轉運與因糧於我者法當收我邦畿之積悉入城堡遠我居民以免侵掠據我前險斷彼後阨分遣精兵抄其穀食焚其輜重高城深池堅壁不戰如藏九地無隙可投彼糧食不通野無可掠攻城不拔求戰不得俟其飢餒漸見引退吾以奇兵擊其衰重兵踵其後乘其憊歸掩諸險阻斯坐而獲全勝矣

韓信攻趙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豹擒夏說斬張仝此乘勝而遠鬬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君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後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不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不從遂敗

韓信之伐齊也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戰其地兵易散不如深壘勿戰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從韓信擊殺龍且

南燕王慕容超聞劉裕伐之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入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峴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選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勒毀暵率兗州之衆繞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糧儲餘悉焚刈使敵無所得旬日之間可以坐制中策也縱敵入峴出

城逆戰下策也超行下策乃敗亡

唐太宗伐高麗拔遼東攻安市城延壽惠其帥衆十五萬救之上曰今爲延壽據險守要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我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齊道中策也不量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鄉導觀之果出下策高麗有對陣者亦諫延壽曰秦王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兵敗而降從來明智爲主兵盡策未有不主堅守而主速戰者敵人深入兵精勢銳轉運於國致死於我以求一戰之利然千里饋糧飽者易饑士衆遠涉有勞無逸饑勞駢集不得我利銳氣盡折勢必返旆爲自全之計前軍思歸虛不返顧後軍皇皇復無固志乘機掩擊必勝之算也況我堅壁清野鏟險出奇未圖大捷先令饑疲以逆其歸倘見不出此而使我兵自戰其地成顧其家而俾生彼兵去國窮鬬致死而決勝且得我蓄聚克我城邑所謂精寇兵資盜糧而反客爲主矣

形人

形人者以強弱虛實之形示之也孫子曰形之則敵必從之予之則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此言形人之道極其秘密也夫強敵在前與我相持吾壯則彼無可乘之隙欲退而守則彼有餒我之勢計惟有示之以形以觀其變則彼之隙自開而我可乘矣吾欲東也而形以西欲西也而形以東欲進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進欲攻而形以守欲守而形以攻欲緩而形以速欲速而形以緩治也而形以亂飽也而形以饑衆也而形以寡勇也而形以怯備也而形以弛敵以我爲然吾以輕兵卷甲而趍之先據其地利飽食蓄力以正合戰以奇取勝以明示敵以暗襲敵蔑弗勝矣示之以強者古之人或晝則多旌旗夜則多火鼓或增竈以示衆或塹沙以示足或左實右僞疏陣以疑敵或曳柴揚塵循環以逐敵使之欲守而懼難保欲進而不敢前未戰而先奔務此而失彼我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矣此形人之效也

趙奢救閼與去國三十里而軍增壘自固此欲進而形之以怯故秦將不知所備也

韓信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與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此欲東而形以西故敵不知所守也

諸葛武侯在西城閉門洒道焚香操琴而魏師不敢進此無備而示之有備故敵不知所攻也

虛實

虛實之勢兵家不免善兵者必使我常實而不虛然後以我之實擊彼之虛如破竹壓卵無不摧矣使我常實者由兵食常足備禦常嚴使敵常虛者即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治能亂之嚴能懈之也虛實在敵必審知之然後能避實而擊虛虛實在我貴我能誤敵或虛而示之以實或實而示之以虛或虛而虛之使敵轉疑以我爲實或實而實之使敵精疑我以爲虛元之又元令不可測乘其所之誘之無不

來。動之無不從者。深知虛實之妙而巧投之也。可以踏此者。其惟孫子乎。

虞詡守武都。羌衆來寇。詡悉陳兵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改換衣服。回轉數週。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因遁去。

臧宮伐蜀。屯魚腹。是時征南大將軍岑彭。與蜀將田戎、任滿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宮兵少。力不能制。會數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享賜。慰之納之。越人遂安。此皆虛而示之以實也。

孫臏伐魏。佯退減竈。貿頓寇漢。匿其壯士。此實而示之以虛也。閻公華容蒸烟引操。此實則實之。而轉疑以爲虛也。

衛國鄧愈守徽州。苗帥楊元者率衆來攻。時徽州新附。城郭未完。守禦之器未備。而胡大海攻婺源未下。城中守兵甚少。苗軍拖至。愈乃激厲士卒。大開城門。寂若無兵。苗兵疑不敢入。寂若無兵。是虛而虛之。亦虛虛實實之隱其情。故敵不得而測也。然知庸將之虛實易。知智將之虛實難。賈詡曰。孫擯知虛實。則擯亦人傑也哉。

盤虛

良將之用兵也。何以戰無不勝哉。孫子曰。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勢虛易於至敵。故良將恆擊人之虛焉。所謂虛者。非值其兵之寡弱也。凡守備之懈弛。糧食之匱乏。人心之怯懦。士衆之清亂。城隍之頹決。兵力之勢倦。壁壘之未完。禁令之未施。賢能之未任。陣勢之未固。謀慮之未定。羣情之未協。地利之未得。若此者皆虛也。亟選銳衝之。潛兵襲之。未有不得志於敵者。貴在知之極審。一或不審。敵偽虛以誘我。我嘗試以漫報。非計矣。如吳子姬光所謂。前者去備撤威。後者敦陣整旅。則外虛而中實也。如宋將吳璘所謂。弱者出戰。強者繼之。則先虛而後實也。如甲士精銳。而外示羸弱。部伍整齊。而佯爲散亂。欲進攻而偽不敢爭。實嚴備而虛若弛慢。移軍而減竈。以示疑。合營而掩旆。以示孤。頻託忠告。以示相親。顯行厚賂。以示相悅。凡若此類。兵多詭道。將有奇謀。勿誤以爲虛而擊之也。

劉裕伐南燕。與戰於臨朐。日向晨。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孫臏所以救趙也。裕遣潛潛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自海道至。遂克之。

唐肅宗召諸將問梁事。郭崇韜曰。段疑本非大將材。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榮陽。自以精兵與鄴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唐主從之。遂克中都。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疑未必知。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疑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莊宗以爲然。遂克汴。此皆擊人之虛也。

夫出線之盛。則留守之虛。固可擊之。而事勢緩急之間。則兵之虛實亦爲之轉。左急而右緩。則右虛。右急而左緩。則左虛。故良將於所擊之處。姑且緩之。而聲所加。必先於所不欲之地。卽我之兵銳。既指彼之抗禦。以嚴。而我所擊之處。不可知。則彼之虛實亦自見。未必皆實而無虛也。孫子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斯虛實之謂矣。

避實

將之所以可尚者。奚必避逼邀之名。而爭爲先登哉。不審敵勢而輕犯其銳。所謂螳臂而拒走輪。以三軍之命爲兒戲也。故策蓋銳無浪戰。寧關智無關勇。卽戰奪可勝可敗之間。亦必不戰。其機且避之者。正欲審其時而不爲退避之計者也。敵之氣不能常勝而不餒。敵之備不能常嚴而不懈。則吾安可不待其衰。不俟其隙。而僥倖於旦夕乎。韋孝寬曰。爲將固有怯時。眞知兵者也。避之之道。增城浚池。堅壁固壘。精器積糧。厚撫死士。激厲三軍。張皇銳氣。蓄力而不輕用。乘間以待一舉。如孫子所謂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者也。

司馬懿之禦蜀也。以堅守爲務。不肯戰。賈詡魏午曰。公提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武侯屯五丈原。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亦不以爲嫌。終不戰。此所謂實而備之。強而避之者也。

吳子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諸將自知其必敗。且死也。將戰。齊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殤。（送葬歌曲名。示必死也。）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弦多齊人。使問退之以讓。）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音而已。不聞金也。果大敗。齊將皆死。齊人既知吳之強。何不擒且避之。孫子曰。必死可殺。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乃知古今之如國書輕者不少。而司馬仲達者。眞知機善守之將也。

立營

立營之法。須據險阻。前阻水澤。右背山林。處高陽。便糧道。前有險隘。可以設伏。後有間道。可以出奇。兵據險阻則敵不敢攻。就水草則軍用不匱。兩營分屯。則互相犄角。三營分屯。則鼎足而居。若兵衆分屯數營。或數十營。亦須各擇勝地。前後左右互相顧盼。聲勢聯絡。毋居卑濕。以防水攻。毋相去太遠。毋隔越長水大澤。崇山峻嶺。以致救應不及。天衝龍頭。背水向坂之地。古人所避。故包原隰險阻以爲營。兵之所忌也。其法外固深壕。內設壁壘。外布蒺藜。竹馬。深裁鹿角。壘上立柵。守以強弩。亦有傅壁壘立柵者。亦隨其便。營門之中。高設櫓壘。以時啓閉。敵雖衝突。必不能入。營中士卒。按部而居。列隊而處。各安其位。不得私相訊問。逐伍遊行。樵汲亦有其時。出入俱鵝號令。驗實方行。營門之外。或以事至。俱止三百步之外。審眞僞。待將令。方許入。守門之士。持刃散滿以待。恐奸細因而闖入。至於昏夜。嚴備尤嚴。嚴示儆戒。雖當達旦。無敢橫行。不分晝夜。有誅無赦。非止防奸。且嚴軍令。是謂立營。

吳漢討公孫述。自將步騎三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謂漢曰。比勅公千條萬端。何隨事多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尙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絕公。以大衆攻尙。尙敗。公卽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

未到。遣果使其將謝豐。督兵三萬。分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尙。令不得相救。漢兵敗走。入壁。因潛兵夜就劉尙於江南復勝之。

昭烈伐吳。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曹丕聞蜀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乃謂羣臣曰。劉備不曉兵法。豈有七百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後七日。吳果破蜀。此皆隔越山水。相去太遠之害也。

馬謖御張郃於街亭。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大破之。此當龍頭之說也。

元攻金。金主走歸德。元史天澤追之。撤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則倉廩適足以資賊。其不置烽燧何也。武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軍盛行。無以繼之。待鑒士民。使自潰亂耳。令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武曰。若使勇士操利兵。遇敵不盡力而鬬。鬬而死。賊至不知矣。衆皆拜曰。非所及也。斥堠之卒。毋使鬬而死。襲而執。誠是矣。而輕卒善走。機巧黠狡者。宜選用之。此又隨材任使之法。

間諜

兵誌有言。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或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敵之情者。必資於間。間事詎可緩乎。用間之法。孫子詳言之。其所謂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則尤極其精。不可不闕其義。五間俱起。固當總而角其同。即一間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觀言果同否。則始爲眞。五間各不令相知。生間之人。亦當擇其彼此素不相識者而遣之。則其所謂敵情各逃所聞。吾始得較量其同否。而察其眞僞。何者。爲間之人一相知識。則必符同其說。以巧用其奸。而吾反爲間所誑矣。故爲間之人不一。而知間之人惟我。詳詢而觀其誠。參訂以決其微。幻如烏有。祕若鬼神。敵雖善扈。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間以成功。或懋間以傾敵。間可常特耶。至若殺之以仁義。勸之以重賞。是不待言矣。

種世衡守鄜州。間行敵部族。慰勞酋長。或解所服帶賜之。嘗會客設飲。有得敵之情形而來告者。世衡即以所飲之酒器與之。此以重賞而得間之實也。

唐李愬討吳元濟時。衙制有爲賊諜者。屠其家不赦。愬至。因令使厚待之。未幾諜反以情告愬。愬由是益知賊城中之虛實。此即孫子所謂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明魏國公徐達攻姑蘇。張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遊水。莫天祐常遣茂從水裏至士誠所往來通信。爲徐達邏卒所獲。達釋其縛而餌勞之。待之以腹心。於是茂感其德而爲之用。歷游水往來伺便。因得獲其彼此所遣書報。盡知士誠、天祐虛實回報。此即孫子所謂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宋南渡時。韓世忠新提騎兵至大儀鎭。金會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即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進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以待。良臣至金平中。金人問王師勁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喜甚。引兵至大儀。爲世忠所敗。即孫子所謂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洩於敵也。

漢之鄭食其。唐之唐儉人。皆以爲死間。

呂蒙襲荊州。設伏精兵艫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關公所當江邊屯堠。盡收縛之。故關公不知而敗。

王武平浙東賊裘甫。諸將謂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喻者。敢問公。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武曰。此易知耳。聚穀以誘饑人。悉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堠無守兵。則倉廩適足以資賊。其不置烽燧何也。武曰。烽燧所以趨救兵也。今軍盛行。無以繼之。待鑒士民。使自潰亂耳。令懦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武曰。若使勇士操利兵。遇敵不盡力而鬬。鬬而死。賊至不知矣。衆皆拜曰。非所及也。斥堠之卒。毋使鬬而死。襲而執。誠是矣。而輕卒善走。機巧黠狡者。宜選用之。此又隨材任使之法。

間諜

兵誌有言。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或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敵之情者。必資於間。間事詎可緩乎。用間之法。孫子詳言之。其所謂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者。則尤極其精。不可不闕其義。五間俱起。固當總而角其同。即一間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觀言果同否。則始爲眞。五間各不令相知。生間之人。亦當擇其彼此素不相識者而遣之。則其所謂敵情各逃所聞。吾始得較量其同否。而察其眞僞。何者。爲間之人一相知識。則必符同其說。以巧用其奸。而吾反爲間所誑矣。故爲間之人不一。而知間之人惟我。詳詢而觀其誠。參訂以決其微。幻如烏有。祕若鬼神。敵雖善扈。能遁其情乎。不然。或用間以成功。或懋間以傾敵。間可常特耶。至若殺之以仁義。勸之以重賞。是不待言矣。

種世衡守鄜州。間行敵部族。慰勞酋長。或解所服帶賜之。嘗會客設飲。有得敵之情形而來告者。世衡即以所飲之酒器與之。此以重賞而得間之實也。

唐李愬討吳元濟時。衙制有爲賊諜者。屠其家不赦。愬至。因令使厚待之。未幾諜反以情告愬。愬由是益知賊城中之虛實。此即孫子所謂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明魏國公徐達攻姑蘇。張士誠收拾餘燼。猶背城百戰。無錫莫天祐與誠爲聲援。其部將楊茂善遊水。莫天祐常遣茂從水裏至士誠所往來通信。爲徐達邏卒所獲。達釋其縛而餌勞之。待之以腹心。於是茂感其德而爲之用。歷游水往來伺便。因得獲其彼此所遣書報。盡知士誠、天祐虛實回報。此即孫子所謂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宋南渡時。韓世忠新提騎兵至大儀鎭。金會魏良臣使金。世忠遇之。即撤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進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以待。良臣至金平中。金人問王師勁息。良臣具以所見對。金人喜甚。引兵至大儀。爲世忠所敗。即孫子所謂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洩於敵也。

漢之鄭食其。唐之唐儉人。皆以爲死間。

陞西參將沈希儀守柳州。以爲使官卒入賊巢爲諜。賊必生疑。於是陰求素與猺商販者數十人。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罪汝。今更予若金爲販貲。若肯爲吾詗賊情否。衆感諾。是時諸猺雖凶暴殺人。然販商者至其地。必得姿護徹而飲食之。誠恐損一販者。則諸猺販不至。由是每有動靜。販者輒先奔走以報希儀。希儀即賞販者而祕其事。腊腹親近俱不得與聞。每遇某賊某時出寇某處。則希儀先在。轉寇某處。則希儀又先在。人駭以爲神。而莫知其故。此所謂生間者也。如韋孝寬等皆善用間諜而得敵情。孫子曰。將受命以爭一日之勝負。而愛爵祿白金。不知敵之情者。非人之佐也。非勝之主也。善哉言乎。

鄉導

大將揮軍入人之境。何處可以頓舍。何處可以進兵。何處可以設伏。何處可以滅殺。何處可以通糧。何處險阻可據。何處關梁可涉。何處別道可襲。何處饒野可掠。何處須防火攻。何處爲吾之害。可以避。何處爲吾之利。可以趨。城池何大何小。何堅何圮。何路徑何險何夷。何遠何近。大將非身歷其境。安能預知哉。知之在乎鄉導也。從古以來。或用土人。或用俘虜。第懷奸誘誤。爲患非輕。須察其形色。觀其誠僞。其可託者結之以恩。仍遣腹心之人與之偕往。庶可以無失矣。或有不用土人而止用熟諳其地者。是又一道。不可不知。

漢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令李廣引兵出東道。軍亡鄉導。以致失道。後大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責廣之幕府對簿。廣謂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遂自剄。此無鄉導之失也。

魏辛雄上疏曰。夫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誅。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能行。罰必能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鼓鐲之聲。見旌旆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避不能矣。誠哉是言乎。

草廬經略卷七

救援

救兵如救火。患在將帥畏縮不進。則敵勢愈張。而城危。或恃勇輕進。無奇策以撓敵。使敵困不支。而城危。救之者。必審察敵可以擊。則乘我初至之銳。內外合勢。可以策勝。如未可也。撫務急與敵戰。須嚴爲備禦以待敵。先據勝地以陵敵。廣張疑兵以恐敵。抄其穀食以餓敵。尾擊其後以擾敵。扼其歸路以危敵。奪其所恃。使之進退無據。堅壁以臨。使之欲進不能。彼腹背受敵。所謀不遂。必解而引退。吾以重兵躡之。伏兵邀之。乘險而擊。如拉朽矣。嘗見寡弱之將。總兵而還。不爲持重必勝之計。其合戰也不知虛實。其逐利也惟恐不及。我兵還來新至。兵力既已勞困。地利又所未熟。敵人乘勝出奇。以佚待勞。則不支。設伏誑誘。則必勝。外救已敗。內勢愈孤。如此而城能守者。未之有也。

督戰

今之總戎大將。有前軍數里。著遇敵交兵。亦不與知。夫將受命。以爭一戰之勝。卽身自鼓之。猶恐三軍不爭先用命。茲乃不親臨鋒鏑。苟爲我致死也哉。督戰者。非惡生而好死。爲求僞賞而避刑誅也。督之者須速其賞。賞峻非誅。戮有功者。卽於陣賞之。退卻者。卽於陣誅之。則人知有進戰之利。反顧之害。故人自爲戰矣。何也。死於敵。與死於誅。均死也。況與敵相角。必死則生。幸生則死。誰肯舍可生之路。而就不赦之誅哉。將能使人說賞而樂戰。甚死而不敢不力戰。所攻無堅城。戰無堅陣矣。

李光弼中潭之戰。先出賜馬四十。分給郭廷玉等。光弼執大旆曰。望我旌麾若緩。可覩便利。若三麾指地。諸軍必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而懸壁望廷玉馬不能前。趨命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怯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戰不戰而怯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五百匹。不戰者斬之。光弼麾旂三靡。諸軍爭奮擊。賊衆奔敗。斬首萬級。俘八千人。

沐英攻緬。分兵爲三。馮勝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再三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衂者。一隊必盡誅。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時緬兵三十餘萬。戰象百餘。陣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迎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辟鑒之堅不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奮奔。寇之勇而力者。背剌。亦殊死戰。我師少怯。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賞賚益急。三軍大呼。鏖戰不移時。賊衆大敗。

廣西參將沈希儀。其出兵多竭私財以行。有先登斬首。就陣給賞。不失頃刻。故盡死力。希儀笑曰。人以貨財稽賊略而博官。吾以貨財積首級而博官。豈非計哉。此數將者。皆以善將戰而制勝也。

魏辛雄上疏曰。夫人所以臨陣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誅。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勵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能行。罰必能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鼓鐲之聲。見旌旆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避不能矣。誠哉是言乎。

殿爲備禦以待敵也。

桓沖率衆十萬伐秦攻襄陽。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

孟珙救江陵。變易旌旆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躬往節度。破砦二十四。還民二萬。此廣張疑兵以恐敵也。

王韶救河山。至熙州。選兵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山。韶曰。賊所以圍城者。特夏爲外助也。今知救兵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奪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也。乃直搗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導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暗征知援絕。拔柵去。此奪敵之恃也。

齊將陳伯之攻魏壽陽城。魏將傅永救之。時彭城王勰守壽陽。喜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單于城外。與魏幷勢。擊陳伯之于肥口。大破之。此與城犄角以分敵也。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安慶緒子鄴城。史思明引兵救之。不即戰。日于城下選精騎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史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諸軍皆潰。此抄掠其穀食以饑敵也。

僞夏將王守仁。率衆三萬寇漢中。傅友德救之。領兵二千。徑過黑龍將夜。斲木曹關斗山砦。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上。守仁軍見列炬。乘夜遁去。此先據勝地以臨敵。又廣張疑兵以恐敵也。

夫救援至。必使城內知之。固令堅守。不生二心。猶恐內外隔絕。孤使往來。易爲所得。敵知吾之虛實。乘險則險收。襲營則營破。襲陣則陣亂。然後爲善。襲人者。不觀六韜之智。辨與國初張子明之丹忠。能幾人哉。將之遣使。尤須預防。

彼之變詐。非內爲其所惑而失守。則外爲其所惑而敗績。古來蹈此者。未容一二數也。卽令有如晉陽

攻營

攻營之具。楯盾居前。刀斧隨之。伺敵之懈。衝入營門。或越塹開柵。去其荾藜。入其壁壘。短兵接戰。縱橫突擊。銳不可當。則敵必不支。且入中軍。取其元戎。元戎既遁。餘衆自潰。此之妙在勇鬬也。至于暮夜。我欲攻之。則敵不測我之虛實。須廣其計。相機而動。厚募死士。乘間疾趨。以驚其衆。縱火以焚其壘。蓋昏夜撫知。變起倉卒。敵懼有伏。是以我進彼不敢逆擊。我退彼不敢長追。況大衆出屯。夢寐之間。一聞敵至。易以潰亂。故偏師銳卒。亦可成功。第恐敵先知。按伏以俟。更遣精卒邀擊子途。或乘勢反襲吾壘。則攻人者。適以自攻也。故必審勢料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可以決勝。仍遣一師隨後策應。而大衆復合營整備。以防不虞。斯爲善矣。

田悅使大將軍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馬燧。燧率軍營二柵間。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燒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挫臨洛矣。饗士以戰。必勝之術。燧乃推火車焚

朝光柵。自晨迄晡。大破之。斬朝光。此以火攻敵不支也。

金兀朮趨杭州。岳武穆邀擊至廣德。六戰皆捷。俘其酋領四十餘。縱火。武穆乘亂縱擊。大敗之。兀朮趨建康。設伏牛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旋自相擊。

金兵至順昌。與守將劉錡戰。不利。乃移砦于東城。距城二十里。錡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爲號。直犯金營。電所亂。百人者鼓吹器卽聚。金人亦不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此以奇解也。乃直搗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導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暗征知援絕。拔柵去。此奪敵之恃也。

韓世忠聞王淵守趙。遂頓往。金人聞世忠至。攻益急。會大雪。世忠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國回者。始知大酋是日被痛死。故衆不能支。

粘沒喝兵至濟州。以城小易之。守臣楊粹中命將姚端夜擒其酋。難救。而我可全勝矣。是在爲將者。酌不意也。至攻金人水寨。多用火攻。而旱寨亦用之。以火起則全寨宜而用。大抵攻營必乘其懈。而昏夜劫人之營。襲人之城。多在三更之後。以守者已不虞敵人之至也。

襲人

兵家之有襲也。所以攻人之不備也。近則安。遠則危。勞師而遠襲。敵勢孤糧竭。敵必乘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間亦有遠襲者。非必實。按兵不動。先之以靜息。韜之以秘密。出之以神速。靜則敵不戒。秘則敵不聞。速則敵不支。襲城則城拔。襲險則險收。襲營則營破。襲陣則陣亂。然後爲善。襲人者。不觀六韜之智。辨與國初張子明之丹忠。能幾人哉。將之遣使。尤須預防。

秦杞子戍鄭。使人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秦伯訪之蹇叔。蹇叔曰。勞師而遠襲。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秦師至滑。鄭果有備。還使管敗諸崤。師盡覆。此遠襲之害也。

燕王慕容垂。命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臨青嶺。經天門。壑山。鎮平城。垂襲之。遽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主珪震怖。欲走。鄧艾之襲蜀也。亦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山嶺谷峻。頻幾于大凡山險遼遠。敵必不備。故易克也。高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川。不擒刺史斛律俄彌突。此神速也。

唐節度使李愬。率李祐、李忠義等大城柵。令曰。引而東。會大雨雪。衆皆罰投不測。始發。問所向。愬曰。入

蔡州。取吳元濟士皆失色。然業已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絕洄曲村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鵝鴨湖。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賊恃吳房村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攻壍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拆。傳夜自如。黎明雪止。入駐元濟外宅。蔡吏曰。賊陷矣。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求赭衣矣。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遂滅蔡擒吳元濟。

夫兵發而後語人。此祕密也。夜半即至。此神速也。愬向初至軍。謂其衆曰。天子使我撫養士卒耳。戰非吾事也。佯示無能以安敵。是靜息也。

致人

孫子曰。先據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致之使來者。或勞之以利。或激之以怒。或示之以懈。或挑之以害。或誘之以北。使敵心樂而顧至。不察而輕至。勢極不得不至。皆多方以誤之也。敵人已至。入我彀中。吾先得地利。復出奇兵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虞制不虞。必勝之道。第致人者。我務其機。隨敵面轉。方其初至盛氣。則少待其衰。機便則乘勝疾擊。或橫突。或衝擊。或反擊。或夾擊。或截殺。以斷其後應。或設伏以掩其不意。或頻而撓之。使其營糧不成。樵爨不給。或迫之于險。使其行伍不列。陣勢不就。彼欲進不得。欲退又難。饗士秣馬。觀變設奇。從容而指揮。得坐制之策矣。至若佯北之兵。尤須察其詭詐。夫敗陣整旋。半進半退。以誘人。人所易覬。故又有隊伍參差。旂幟潰亂。先以驅兵試敵。佯馘居多。皆眞敗之狀也。凡若此者。敵雖智將。亦必長驅。

取弇攻張步。步將費邑之弟守亘里。弇進兵先脅亘里。多伐林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攻亘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趨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盡力攻亘里城。陰縱兵降者。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邑耳。今來適得所求也。乘高合戰。破邑斬之。此挑之以害。使不暇不至也。及取臨淄。遂據其城。以激怒步。謂諸將曰。無得往掠劇下。卻步至乃取之。步聞大笑曰。以光來大形十倍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及大彤。率重異等兵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此激之以怒也。弇先臨臨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衝壞之。弇以爲挫其銳則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兵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攻之。劉歆等與步合戰。弇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大破之。此皆而示之以虛也。

楚子使鬬廉及巴師圍鄧。鄧養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鬬廉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弃潰。城溵之戰。子玉以若故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也。既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舅犯使與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敗績。此誘之來而橫擊夾擊也。

梁晉柏鄉之戰。周德威曰。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高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矣。莊宗從之。而退軍焉。德威晨道三百騎。叫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郁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我轉戰。且來必不暇齊糗糧。縱其能

齊。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餓。因其將遇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東偏壁起。德威敗。

譟而進。遂大敗之。自鄗追至柏鄉。橫屍數十里。景仁僅以身十餘騎免。此誘而餒且勞之也。

梁淵明伐齊。初侯景嘗謂梁人曰。逐北莫過二里。齊將慕容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乘不能支。引大抵兵家之致人。亦必審彼我之強弱。地勢之險阻。機術之巧拙。我必勝而萬無一失。彼必敗而莫之能逃。然後引而招之。焉即孫子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如敵未可與。吾又不能以敵。方以其來爲辭。況致之使來也哉。設法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俾猶豫而不敢惟可也。

伏兵

伏兵詭道也。善伏者必勝。遇伏者必敗。伺敵之至。或舉號旗。或擊鼓。伏兵即出。適當其中。不得太早太遲。恐早則敵見而備。恐遲則緩不濟事也。號令一舉。齊出死鬬。毋趙趙不前。先後不一。斷其左。擊其右。勿遮道。勿留行。常開生路以待其走。而夾擊之。尾擊之。遮道留行。恐敵生路。已絕。必致死於我。非計也。敵張皇駭愕。四顧雖支。吾之正兵。亟回策應。無得觀望。所伏之處。宜險阻隘道。俾敵不得盤陣而戰。突出而衝。我處其逸。敵處其勞。我處其高。敵處其下。掩其不意。莫能當也。兵之伏者。有一伏。有二伏。有數伏。有數十伏。俱視賊勢與吾勢之強弱。及吾卒之多寡。如沿道設伏。伏有前後。賊前至者勿先發。俟賊深入我地。戰敗而歸。吾兵隨後追。吾伏隨後而應。不惟以勝攻敗。亦且以銳勝疲。故賊無遁類。將有全功。亦有同時並起者。必廣地可以分伏。是謂合擊也。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若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必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駟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戎師大敗。

王世充頓兵擊李密。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未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從高馳下。密衆大潰。

淮西大將軍陳仙奇。奉詔發兵於西京防秋。及吳少誠殺仙奇。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歸。上聞之。急勅李泌發兵防遏。泌陰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陘。介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遏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間。北燕于楚將兵趨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過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猷。法超率衆趨長水。子楚擊斬之。潰兵得至蔡者。纔四十七人。此前後伏也。

韓世忠之敗金人於大儀也。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金人至。遇五陣東。世忠傳令鳴鼓。伏兵五起。旂色與金人旂雜出。金軍亂。遂大敗之。此四面伏也。

劉琨新得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石勒。命龔遊率騎二萬爲前驅。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遊戰。陽爲不勝而走。遊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遊奔代郡。西土震駭。

防伏

兵之伏也。敵欲擊我不虞也。大將總統三軍。入人之境。凡山林險阻。堤岸谿谷。及叢薄翳荟之處。可以伏人者。必先遣遊兵察而索之。無伏而後可進。假令有伏。彼見我之索也。自應潰散矣。卽不然。而以諸軍分爲前後。前軍遇伏。後軍可解。又或以精兵據其要路。則伏亦不敢出。或分遣死士。潛出其後而擊之。蓋北虜氣前往。不虞我之擊其背也。未有不震恐喪膽。號呼風而逃者。倘其途險谿遐。難達其後。卽以精兵向營。或結草爲人。眞僞相半。布列示多。或開門待敵。佯若閒暇。以乘其向。總使敵人不測多少。不知虛實。則將必亂。此兵家詭譎也。

沛公以二萬人欲擊秦峣下軍。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者子。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乃使酈食其往昭以利。秦將果畔。欲連和。爲五萬人具食。以餉疑之也。益張旗幟。以旂疑之也。

丹陽賊費棧受曹公印綬。煽動山越。爲作內應。孫權遣便陸遜討之。棧黨多而遜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周訪討杜弢時。賊衆倍。訪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採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未曉而退。

王鎭惡襲江陵。取劉毅。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舸留三人對岸上立旂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鎭惡徑前襲城。揚言劉藩西上。并戍及百姓。皆以爲劉藩西上。晏然不疑。將至城。毅將張頭之迎之。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卽馳告毅。而鎭惡已入城。毅自縊。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靖難時。平安圍北平。劉江救之。以瞰攀爲號。一瞰至。二瞰決圍。三瞰入城。又軍士多。十瞰方至。一瞥之後爲殿者。放瞰常不絕聲。平安以爲大軍至。驟而散。大抵疑兵在後。必勇鬬在前。恃特疑兵恐敵。使之不敢抗耳。若敵之心既恐。吾之鬬不力。致成敗莫決。積日延時。虛實自露。敵知而乘間用奇。不但無益。且取敗矣。

遊兵

遊兵者。謂其兵無定在也。必士果銳而騎超捷。將勇悍而善應變。時而東。復時而西。時而出。復時而入。敵怒而迎。我引而退。敵倦而息。我臨而擊。擊其左。擊其右。擊其前。復擊其後。擊其懈弛而無備。倉卒難救。抄其穀食。焚其積聚。劫其輜重。襲其要城。取其別營。絕其便道。或朝或暮。伺敵之隙。乘間取利。飄忽迅速。莫可蹤跡。於我爲軍之聲援。於敵爲彼之後患。夫使賊顧背均患。進退維谷。則不難於翦除。全勝之策。是一道也。

楚漢相持於滎陽成皐之間。彭越常爲漢將遊兵以擊楚。取睢陽以北數十城。項羽攻漢。越輒擾其後。楚諸將非越之敵。數爲越所敗。羽怒。自將軍擊之。越復退。及下十七城。羽聞之。使曹無咎守成皐。戒曰。卽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圍外黃。敗日乃降。羽欲盡坑之。外黃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擊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今又坑之。百姓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十餘城。皆莫可下矣。羽從之。竟不得越。而還。而背無咎已爲漢所敗矣。相循不已。楚困是以敗。漢之有天下。大都多其力也。

徐道覆率衆三萬趨江陵。奄至破冢。劉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軍失利。遵自外黃擊大破之。斬首百餘級。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盆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或謂強敵在前。憚患忘

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益無用之地。至是乃服。此皆得遊兵之利者也。

疑兵

兵之以疑勝也。全是虛張聲勢。使敵望而憚也。憚則城有所不敢攻。軍有所不敢擊。途有所不敢由。軍心皇皇。思爲走計。躊躇不決。所謀必誤。亟乘是勢而出奇取之。選銳銜之。敵必潰而北矣。若是者。必緣兵精而算。將勇而智。故能以虛爲實。以少克衆也。疑之之術。豈必多旌旗夜必多火鼓。或廣張其犄角。或疏布其陣勢。或曳柴揚塵。或疑或樓。或更換服色。或以旌旗徵竊山林。儼若伏狀。或鼓角夜逼敵壘。一似鑿營。或結草爲人。眞僞相半。布列示多。或開門待敵。佯若閒暇。以乘其向。總使敵人不測多少。不知虛實。則將必亂。此兵家詭譎也。

沛公以二萬人欲擊秦嶢下軍。張良曰。秦兵尙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屠者子。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乃使酈食其往昭以利。秦將果畔。欲連和。爲五萬人具食。以餉疑之也。益張旗幟。以旂疑之也。

丹陽賊費棧受曹公印綬。煽動山越。爲作內應。孫權遣便陸遜討之。棧黨多而遜兵少。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周訪討杜弢時。賊衆倍。訪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採樵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呼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至。未曉而退。

王鎭惡襲江陵。取劉毅。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舸留三人對岸上立旂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鎭惡徑前襲城。揚言劉藩西上。并戍及百姓。皆以爲劉藩西上。晏然不疑。將至城。毅將張頭之迎之。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卽馳告毅。而鎭惡已入城。毅自縊。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

靖難時。平安圍北平。劉江救之。以瞰攀爲號。一瞰至。二瞰決圍。三瞰入城。又軍士多。十瞰方至。一瞥之後爲殿者。放瞰常不絕聲。平安以爲大軍至。驟而散。大抵疑兵在後。必勇鬬在前。恃特疑兵恐敵。使之不敢抗耳。若敵之心既恐。吾之鬬不力。致成敗莫決。積日延時。虛實自露。敵知而乘間用奇。不但無益。且取敗矣。

招撫

夫有能之將。非必以殺爲務也。要在平定安戢之耳。則有識將相奇謀只是招者。豈至言也哉。顧其所招何如耳。元惡不可不誅。脅從不可不撫。戎狄豺狼不可不誅。赤子詿誤不可不撫。治世同倫。一夫倡亂。不可不有誅無撫。撫字行而回心向化。則撫可以爲常。急則降而緩可不且誅且撫。治世同倫。一夫倡亂。不可不有誅無撫。撫字行而回心向化。則撫可以爲常。急則降而緩復思亂。則撫斷不可。用撫之說。毋論天地好生。並育並收。卽好兵惡殺。恐誅之而不可勝誅矣。是以道家忌三世爲將。而曹彬、曹翰之後。一倡而不復振者。蓋殺鑒也。故大將入人之境。凡遇父老童稚歸誠請命。輒停車憩勞之。卽有俘獲。倘非正戰。亦用美言可嘆告戒。犒而遣回。所以彰吾大德。釋彼戰心。天戈所指。

到處稱降矣。

建武時。南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不聽曰。使兩反者。皆守長罪也。攻輕冒進。長者慚。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率衙降。諸將乃賀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賀若弼伐陳。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軍士於民間酤酒者。立斬之。所俘獲六十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此宜撫而用撫也。

朱鮪據黃巾城。韓忠於宛城。惟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應之。爲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惡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成化初。平廣西猺亂。守臣擾不能制。以招撫爲苟安。長其榮寵。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挺之。啼不止。爲今之計。嘗大發兵討之。乃鹿韓雍。付之兵事。卒平兩廣。此不可撫而討之也。

受降

兵家之務。貳而伐之。服而舍之。則受降固其常也。第降有眞僞。爲將者須度其勢。察其心。觀其人。如敵勢方相親附。敵心尙爾堅銳。其爲人素稱忠義智謀。其甲兵猶強。力量猶全。非有必不得已之事。則其降僞也。非眞也。倘其事勢離沮。識者方與糧食已匱。兵民既竭。懾懼焉。則其降眞也。非僞也。卽使眞降。而受降之際。必猶吾甲兵嚴吾備禦。以防不虞。所謂受降如受敵者。恐其以降襲我之懈。誘我之師。緩我之攻。且以降爲賊之內應。而變起肘腋。智盡及此。斯爲老成。而殺降之戒。尤應書紳。殺降不武。無以勸來。天道昭然。報施不爽。況縞戮良民。僞稱賊級。其罪寧可勝言耶。

魏遣將慕容白曜擊宋。宋將沈文秀遣使迎降。請兵於魏。白曜欲遣兵救之。酈範曰。文秀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戰強則據。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頻戰。扶襄而征。喜其來而悲其晚。良以拔諸水火而厝之生全也。師到之處。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墳。無焚牆屋。無焚林木。無搖邱墳。無取六畜禾黍器械。無掠婦女。見其老幼。慰歸無傷。雖遇壯者。不可無數。敢若傷之。醫藥餚之。秋毫無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將禁戒之嚴。故其下奉命而不敢違也。由是仁風遐揚。士民讙呼鼓舞。有若更生。簞食壺漿。迎降載道。數雖暴令。不行於效順之民。我卽孤往。可藉力於新附之士。兵家所謂反客爲主者。此其是矣。暴若弗禁。民必悉其所歸。逃匿大城。與之竭力死守。或斷谿谷。蹤跡無睨。吾糧食無從得。攻取又無效。然則向之不戰其衆者。寧非自害歟。

樂毅伐齊。既勝於齊西。留徇齊城未下者。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脩舊政。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乃下齊七十餘城。

呂蒙入荊州。盡得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於民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夕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食。府庫財寶。皆封閉之。以待權至。權乎嘗示陶

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大軍以此得全。

隋涿郡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遂守樞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自效。絢以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此皆無備而取敗者也。

韓襄毅兵入大藤峽。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官軍旣征未嘗深入。無繇滅絕。今公在此。我等必得脫窘。襄韓乃厲聲曰。禰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皆有短兵裹于衣。受降之不可輕信如此。

白起獲怒於秦王。行至杜郵。賜劍令自盡。起長吁曰。天何使我至于此。既而曰。吾死既晚。長平坑卒四十萬。是故當死也。

李牧嘗謂望氣王朔曰。自漢擊匈奴以來。吾未嘗落後。竟無功以取封侯。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試思之。抑曾有歎于心否。牧曰。吾取隨西時。曾殺降虜百人。至今悔之。朔曰。殺降大不祥。此將軍之所以不封侯也。是皆爲誅殺降人之鑒。

草廬經略卷八

禁暴

兵之興也。所以遏亂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亂。而民益不安。殊非從來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師。倡仁而戰。扶襄而征。喜其來而悲其晚。良以拔諸水火而厝之生全也。師到之處。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墳。無焚牆屋。無焚林木。無搖邱墳。無取六畜禾黍器械。無掠婦女。見其老幼。慰歸無傷。雖遇壯者。不可無數。敢若傷之。醫藥餚之。秋毫無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將禁戒之嚴。故其下奉命而不敢違也。由是仁風遐揚。士民讙呼鼓舞。有若更生。簞食壺漿。迎降載道。數雖暴令。不行於效順之民。我卽孤往。可藉力於新附之士。兵家所謂反客爲主者。此其是矣。暴若弗禁。民必悉其所歸。逃匿大城。與之竭力死守。或斷谿谷。蹤跡無睨。吾糧食無從得。攻取又無效。然則向之不戰其衆者。寧非自害歟。

樂毅伐齊。既勝於齊西。留徇齊城未下者。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脩舊政。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乃下齊七十餘城。

呂蒙入荊州。盡得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於民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泣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夕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食。府庫財寶。皆封閉之。以待權至。權乎嘗示陶

公人還私相慶賀訊問成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吏士無鬬心

秦王猛伐燕長驅至鄴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王猛則之嘆曰慕容元恭可謂古之遠愛矣

岳武穆士卒饑死不擾屋常駐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餓不敢擾民

魏拓跋英圍齊南鄴禁士卒無得掠暴遠近悅附爭爲租運

高皇帝欲發兵取鎮江盧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遂召諸將數以常縱軍士之過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乃免徐達曰陳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既克鎮江兵不血刃號令嚴明城中晏然不知有兵及常遇春圍饒州命汪廣洋諭之曰汝與遇春言熊天瑞處孤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家國用二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鄧禹不妄殺戮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之戰友諒既敗生降之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前克湖廣諸軍士無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荀得郡無民何益遇春如命而歸仍褒諭曰予聞王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陸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太祖此諭其三代時兩之師也至有不能戒輯其衆者如王僧辨雖有滅侯景之功而取下無法軍士擄掠驅迫居民都下百姓嗷淮號呼翻思景焉此豈伐罪弔民之義耶

逐利

所謂逐利者凡要害之當據積聚之當取空虛之處當襲懈弛之當掩機勢之當乘地利之當爭皆兵家之所便也孫子曰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故只用偏師銳卒日夜不處倍甲趨之輕兵赴之使敵失其所恃而徐以大軍繼之則所爲無不如意蓋利之所在我與敵皆爭惟先至者得之得則人爲我制不得則我爲人所制是以寧速無緩寧我制人毋人制我也倘遲延觀望見利不趨敵得從容成備謀慮已周險阻盡守後時失機底績爲難第宜參伍詳審必得則往恐敵陽以利而誘我我誤趨之必爲所敗如委棄輜重畜牧糧食貨財之類者是謂餌兵斷不可逐也

桓溫伐蜀封孚問於申允曰舉將何如允曰以溫聲勢似可有爲然吾觀之必無成功溫臨以恃衆恃艾年少皆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矜龍騏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援艾據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懼不敢進艾命將張瑁白間道引軍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勝進擊大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桓孚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魏梁州刺史路殷英擊齊軍於漢中將還齊軍已至將士皆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揮狀若處分然後整旅而來齊疑有伏遲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梁韋叡攻魏渦陽魏王奄至放營未立慮下馬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殊死戰莫不以一

兵何以宜乘勝也勝則敵之心懾已振我之銳氣益壯以方勝之氣當已疲之敵所謂勢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乘之云者謂吾之銳氣過久則衰敵之衰氣漸發則振釋此不乘因循荏苒機會一失悔無及也第忠乘勝之時驟而玩敵縱備不嚴忠謹不納彼懼而深計我忽而蹇謀我欺敵以長驅彼多奇以待我一蹶不振弊在陵人故軍勝彌警將之明鑒也

徐道覆因劉裕北伐勸循乘虛取建業循從之何無忌卻之敗死劉毅與戰於桑洛大敗其衆皆爲循脅尚背孟昶震懼自殺劉裕兼程回救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一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至淮口中外戒嚴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銳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晴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潰以大勢言之當計日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爲所得爲英雄驅驅天下不足定也劉裕登城見循軍引向豫亭廻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葵州乃悅遲延數月裕率諸軍齊力擊循大敗之循走死此不乘既勝之勢以整人故反爲人所敗也

秦王敗薛仁杲之將宗羅睺因帥騎擊之寶執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果降此乘勝而收全功者也

宋臣問其主曰金人非其能善用兵不過乘勝耳蓋當勝之後乘而直進撫論邊城外破士女內旋有虢虞之形而備禦未收人心未協無自保之策故難英雄到此亦難展手第乘之心與慎之心宜並用耳

趣卒

強敵倏臨精兵奄至如火發於袖蠆起於懷未有不張皇失措者也夫將先自搖也則三軍之士不戰而自潰矣故必處以堅忍鎮以定靜從容指揮佐以奇譎俾士卒爭死而用命駭愕而狠奔自非智勇之將必不能矣蓋穩起倉卒遑士伍容易紛擾然敵亦未必遽知我之虛實定靜則我神情恬而衆有所恃而不恐奇譎則我之設施巧而敵乘其向以斂迹蓋所以免於敗也既免危機然後徐圖勝算此於事急遽亂漫無主張徼因而蹙之遂大敗不可救者相遝庭矣

石虎遣麻秋攻枹罕張重華遣謝艾率步騎三萬進平臨河艾乘輜車戴白帽鳴鼓而進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矜龍騏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援艾據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懼不敢進艾命將張瑁白間道引軍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勝進擊大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魏梁州刺史路殷英擊齊軍於漢中將還齊軍已至將士皆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揮狀若處分然後整旅而來齊疑有伏遲延引退英追擊破之

梁韋叡攻魏渦陽魏王奄至放營未立慮下馬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殊死戰莫不以一

當百。魏兵遂退。放叡之子也。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築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伏。不敢攻而退。珪縱兵擊之。虜敗走。

劉詞攻河中。李守貞遣死士數千人夜入其營。將士怖懼。不知所爲。詞神色自若。令於軍中曰。此小盜耳。不足懼也。遂免胄橫戈。叱短兵以擊之。賊敗退。

韓世忠遣王淵討方臘。次杭州。賊衆至。勢甚張大。衆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關壁。賊過。伏發。衆遂亂。世忠追擊。賊敗而遁。

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斂兵千。在大同。周視邊所。虜兵猝至。且衆。永欲走。越厲聲曰。勿復言。即揮兵上山。屯札。嚴守曰。若走。擾陣。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今我已占上遊。與戰必利。遂驅兵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於後。餘七百人。永帥而前。俱令銜枚。不許前兵反顧。違者斬以徇。務使一一如魚貫。少有參差。亦斬以殉。列爲陣行。時已向暮。虜兵憊懈。越急命諸軍。從山後依前令。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此應變之法也。

因勢

凡兵定有一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者。爲得算。蓋敵勢萬變不齊。善戰者惟隨勢以應。而我無定局。是謂勝於易勝也。敵欺我則驕之。敵畏我則恐之。敵勇而愚。則誘之。敵輕而躁。則勢之。敵過慎而意。則疑之。敵上下猜嫌。則間之。敵好貪人。則佯爲無備。敵好侵掠。則委利以餌。敵務於進。則設伏以致之。敵志在退。則開險以擊之。凡如此例。難容悉數。皆因敵情以導之耳。敵既入我穽中。乘勢出奇。選鋒突擊。覆之猶反手耳。

齊人救趙。直走大梁。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號齊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遂減竈而退。追之。行三日。見竈日減。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已逃者過半矣。遂追至馬陵。道過伏而敗死。此敵欺我則驕之也。

突厥史德反唐。遣裴元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都證薛嗣業討虜不克。死敗接踵。皆爲糧車數爲虜抄掠。以致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荷陌刀勁弩。以虜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疑掠車。虜兵走險。虜驅就水草。解鞍秣馬。方取糧。而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殆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此因敵之侵掠。故委利以餌之也。

出困

軍之爲敵所困也。必其勢不足以勝人。然後敵乃懲毖之。而我之力不能支。備無奇策以應。而第與之角力也。其何能解。故必陰其謀。秘其機。詭其途。秘用其銳。匿其伏乎。蓋困人之心。心無反顧。而其所處祇恐軍不敗。

梁道馮道根守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乘頭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

夫有備之勝無備也。自古然矣。與其倉皇於敵至之秋。孰若預防於未至之日。爲將者。愼毋謂我糧餉足。城池固。遂可弛備也。嘗見無備之將。皆緣有所恃。是以敵得因其無備而襲之。況無所恃乎。備之之道。舉火鳴鼙。賊以爲援兵至。且驚走。追斬有功。進都指揮同知。段類李勣潛于圍外反攻也。曹操僞遁以誘也。王信設疑而藉虛勢也。或出其不意。或多方誤之。皆皆陰其謀而用其銳者也。

嚴備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人。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雖小不可易。無備難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

楚子伐鄭。已服楚矣。晉人救之。軍於敖鄗之間。鄭子欲戰。趙括、趙同、黶庾子。泄怒楚人。卻獻子曰。弗備必敗。鄭子曰。鄭人櫛戰。兆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不如備之。楚人無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德來。有備不敗。鄭子不可。士季使告趙、魏、韓、帥七覆於敖前。故楚至而上軍不敗。

梁道馮道根守阜陵。初到。脩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乘頭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

法宗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綏服登城。選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安閑。戰又不利。遂引去。

魏勝在海州。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饋。無府庫倉廩之儲。經營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敵至。

內應

內應之兵。多緣納叛招降。然令人心疑而易識。是以其策常洩。洩則敵因而詭我。鮮有不敗者。臨陣始降。不得盡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所謂將軍之事靜以幽者。皆所以慮士卒之耳目。而使之無見敵也。或激之而使奮。或誘之而使趨。或置之死地。令有決勝之心。或絕其生途。令有必守之念。施無法之賞。而令貪者忘其身。暴無政之令。而使憚者勇於赴。大都籠絡衆心。鼓舞衆志。如驅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此非萬衆獨慮。一人獨智也。竊取之權。操之在將。而受其取者。必受其慮。即聞有微知。而法施於不敢違。勢極於無所逃。又不得不勉從之也。

昔孟德討張繡。見沿途麥熟。田疇乃下令。縣道者斬。操馬誤入麥田。即下營召主簿擬罪。欲自刎。郭嘉力諫曰。春秋之義。罪不加於至尊。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衆。乃斬其髮。曰。權代吾首。於是萬衆凜然。過麥田下馬。扶麥而行。惟恐其倒。

何進伐吳。潛取重囚而誅之。作示三軍曰。此犯某令者。未幾復取重囚而誅之曰。此犯某令者。如是數四。故其士卒奉令惟謹。此皆慮衆而使率令者也。

漢度尙募諸蠻夷破賊。軍中大得鹵獲。士衆驕富。無戰心。尙患之。寘言兵少。未卽進兵。縱士卒出獵。潛焚其營。珍貨皆煨燼。衆歸而泣。尙曰。無恤也。卜陽澤鴻爲盜數十年。珍寶山積。若能克捷。所獲必倍於前。由是鼓進而攻。破之。此犯之以利也。

白起入楚。其所過皆伐梁焚舟。而士遠鬬窮戰。計無反顧。此置之死地。而戰益決也。

劉錡守順昌。命鑿舟沈之。以示無去意。而衆心乃固。此絕其生途。而守益堅也。

馬隆募壯士。救梁州。武帝命其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拘常典。此謂施無法之賞也。

尉繚子云。離地逃者。身死家殘。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妻子公於官。此所謂懸無政之令也。此皆慮衆而士樂死。此以愛慮衆也。斬嬰誅貿。而人人不敢犯。此以法慮衆也。

虛聲

夫虛虛實實之防。固無窮矣。善兵者詭張遠誕。能以虛聲悚敵之心。而乘其所向。使東西顧盼。進退蹉躇。心搖而弗能定。見利而不敢趨。低徊延緩。然後我得乘間抵隙。以戰則利。以攻則敗矣。其間或聲彼擊此。或聲遠擊近。或聲近擊遠。俾敵不知所備。則我所攻者。敵所不守也。兵法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斯其然乎。而措勝之方。亦在察敵之將而用之也。

耿弇攻張步。步使其弟藍能、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屠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藍兵又精。臨淄城大而易攻。乃勅諸部兵。俟五日後攻西安。藍聞之。日

魏跖跋英圍南鄭。城中洶懼。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滿。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定。

他如陸遜之種豆。謝安之圍棋賭墅。皆因人心之危疑而安之也。

慰衆

凡戰勝攻取之妙。可約三軍爲之。不可使三軍知之。故曰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遷其途。使人不得慮。又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所謂將軍之事。靜以幽者。皆所以慮士卒之耳目。而使之無見敵也。或激之而使奮。或誘之而使趨。或置之死地。令有決勝之心。或絕其生途。令有必守之念。施無法之賞。而令貪者忘其身。暴無政之令。而使憚者勇於赴。大都籠絡衆心。鼓舞衆志。如驅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此非萬衆獨慮。一人獨智也。竊取之權。操之在將。而受其取者。必受其慮。即聞有微知。而法施於不敢違。勢極於無所逃。又不得不勉從之也。

昔孟德討張繡。見沿途麥熟。田疇乃下令。縣道者斬。操馬誤入麥田。即下營召主簿擬罪。欲自刎。郭嘉力諫曰。春秋之義。罪不加於至尊。操曰。吾自制令。而自犯之。何以服衆。乃斬其髮。曰。權代吾首。於是萬衆凜然。過麥田下馬。扶麥而行。惟恐其倒。

何進伐吳。潛取重囚而誅之。作示三軍曰。此犯某令者。未幾復取重囚而誅之曰。此犯某令者。如是數四。故其士卒奉令惟謹。此皆慮衆而使率令者也。

漢度尙募諸蠻夷破賊。軍中大得鹵獲。士衆驕富。無戰心。尙患之。寘言兵少。未卽進兵。縱士卒出獵。潛焚其營。珍貨皆煨燼。衆歸而泣。尙曰。無恤也。卜陽澤鴻爲盜數十年。珍寶山積。若能克捷。所獲必倍於前。由是鼓進而攻。破之。此犯之以利也。

白起入楚。其所過皆伐梁焚舟。而士遠鬬窮戰。計無反顧。此置之死地。而戰益決也。

劉錡守順昌。命鑿舟沈之。以示無去意。而衆心乃固。此絕其生途。而守益堅也。

馬隆募壯士。救梁州。武帝命其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拘常典。此謂施無法之賞也。

尉繚子云。離地逃者。身死家殘。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妻子公於官。此所謂懸無政之令也。此皆慮衆而士樂死。此以愛慮衆也。斬嬰誅貿。而人人不敢犯。此以法慮衆也。

虛聲

夫虛虛實實之防。固無窮矣。善兵者詭張遠誕。能以虛聲悚敵之心。而乘其所向。使東西顧盼。進退蹉躇。心搖而弗能定。見利而不敢趨。低徊延緩。然後我得乘間抵隙。以戰則利。以攻則敗矣。其間或聲彼擊此。或聲遠擊近。或聲近擊遠。俾敵不知所備。則我所攻者。敵所不守也。兵法云。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斯其然乎。而措勝之方。亦在察敵之將而用之也。

耿弇攻張步。步使其弟藍能、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餘里。弇進兵屠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藍兵又精。臨淄城大而易攻。乃勅諸部兵。俟五日後攻西安。藍聞之。日

夜爲備。至期嗥食。會明至臨淄。出其不意而拔之。
嬉實宵使辭脩義國河東。魏使楊侃救之。脩義驅民西南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
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魏乃使其子彥與侃率兵北渡據兵堆壁。命送降民各還其村。俟魏軍舉火三
烽。亦舉烽以應。無應烽者皆賊黨也。當進擊屠戮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
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脩義襲降。
陳洛州刺史猶狐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遊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
張士誠遣呂珍率兵十萬圍諸暨。守將謝典告急於李文忠。文忠以嚴州兵少。彙密邇桐盧賊境。而衢信
兵出江西。無兵應援。乃與下隘曰。兵貴虛聲。乃張榜于賊境。詐云。邵榮領兵五萬已出江右。徐達領兵
五萬已出徽州。約會金華。剋日進抵諸暨。勦捕賊兵。見榜。具告呂珍。退五十里下營。以待決戰。胡德濟
夜半乘勢出擊。大破之。其退北鹵至阿魯河埠也。鹵騎滋多。文忠據險爲營。以示單弱。仍椎牛具食。爲
犒大軍狀。鹵疑有伏。相率引去。
袁滌反。王守仁恐賊順流東下。速出南留都無備。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南京、淮浙、福建、廣東、
廣西討賊之兵。俱以遣發。期會江西。以疑宸濠。使不敢出。賊見檄果疑四路兵至。不敢直趨南京。還回
數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而守仁已大集矣。賊遂敗。
吳耿弇之佯北攻西安。文忠守仁之揭榜投檄。是虛其聲於言也。楊侃之烽燧。永業之馬槽。李文忠之
椎牛具食。是虛其聲於事也。虛聲在我。實信在敵。信則情乖。必致之事也。而欲窺敵之爲虛。又須發度
其事勢之符邊。出吾明哲。料敵論事。縷縷過眞。不爲虛愒。乃爲得之。

先聲

兵有先聲而後實者。謂之先聲。奪敵之魄。故不煩兵而敵自服也。必其戰勝之威。如火烈烈。如風發發。無
攻不破。無陣不摧。然後可以張大其辭。敵心怖。則彼無見戮之危。我無力戰之苦。所謂百戰百勝。非善之
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也。且數戰之後。兵力既疲。以既疲之兵。圖不可必之勝。鮮有能濟者。故張我
軍實。震我先聲。俾敵聞之。或恐懼投降。或未戰自遁。皆兵之機。所謂用力佚而成功捷也。
韓淮陰既克趙。聽廣信君之策。遣使宣威。招降七十城。燕從風而靡。
曹操既平荊襄。遣曹孫權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荊襄之人。望風景附。今治水軍八十
萬衆。欲與將軍會獵於吳。檛以示孫下。莫不變震失色。張昭等皆懼迎之。惟周瑜、魯肅、不從。倘國無人
焉。孫氏不血食矣。
魏將軍白曜將攻肥城。郭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白鹽之破。不
敢不懼。若飛書諭之。不降即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
梁攻魏渦陽城。魏救之。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陳慶之衝枚夜出。陷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三十
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四城皆潰。

元伯顏攻破宋之陽邏堡。斬王達軍大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誅之。伯顏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
告宋人。而以貴代吾使。不必追也。自是伯顏東下。勢如破竹。皆先聲所及。宋主不支也。

草廬經略卷九

蠭強

金兀朮會諸將攻和尚原。吳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矣。迎發不絕。繁如雨注。鏃稍怯。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岔以待之。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後
又攻仙人關殺金坪。玠以萬人當其衝。與弟璘死據其地。力戰不退。戰士少懈。急屯第二隘川駐隊矣
迭射。金人百計攻之不下。玠度可戰。明日大衆出。衆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兵。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
亂。宵遁。道統制張彥劫其橫山砦。壬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玠兩扼強敵。先用駐隊矣迎射。而兵

不出者所謂強而避之也。擾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所謂飽而饑之也。度其困且走。與金人百計攻之不下。而玩度其可戰者。是伏能勞之也。伏神岔河池以擊之者。用地利以戰也。深得擊強之宜。從來良將擊強敵。未有不先避之者。

陸遜之擊元德曰。備猾虜也。更事常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是誠見之審矣。蓋敵之始進。其鋒正銳。當之宜有不碎者。彼求速戰。吾持日延時。堅壁臨之。銳者挫矣。況遠道懸隔。糧倘愆期。野無所掠。飽者饑矣。既挫且饑。吾復勞之。敗形自露。猶催敵之侵軼。我也。而乘險以敵。是又先爲不可勝也。至四面夾擊。則吳子五軍擊強之道也。

擊衆

擊衆者利險阻。利晉夜。兵家固已言之。又當觀敵之用其衆者何如耳。倘其正兵倍我。而其餘皆奇也。截後擊旁。捣虛扼亢。匿伏以爭利。據險阻分其勢。出奇無窮。令我應接不暇。如此者名爲智將。宜伺使相機。勿與輕戰。如悉勒其衆。營屯爲合。橫亙蔓延。以爭一戰之勝。此庸將也。雖衆可虜。擊之者使聽指統銳士。分爲數道。一擊其前。一擊其後。一擊其左。一擊其右。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使其士伍諠囂。行陣錯亂。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若敵兵方行未艾。勢必先後稽至。吾捣前擣後。擊左獵右。蓋敵雖衆而不善其用。則分數不明。人心不協。受攻之處。聲息不聞。救應難及。一處潰散。轉相驚怖。勢若崩山。軍資器械。爲我之用。是謂勝敵而益強也。

梁王景仁率其軍七萬餘人。與晉周德威戰於鄆南。梁軍橫亙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居東。晉人不戰。至未申時。梁軍饑且疲。將退。東偏塵起。德威鼓而進。擊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擊其東偏。曰。汴宋之軍走矣。梁陣動而不整。乃皆走。遂大敗。

劉昭禹石勒於洛陽。曜衆十餘萬。陣洛西。亘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自與石虎等分軍進擊。曜敗就擒。

苻堅伐晉。遣朱序來說謝元等降。序固晉臣也。先爲秦所擄。私謂元曰。若秦百萬之衆俱至。誠難與爭鋒。宜及其未盡至。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元從其言。遣劉牢之率兵五千。敗其先鋒梁成於洛澗。斬之。遂進與秦軍戰於淝水。堅麾諸軍稍退。欲俟晉半渡而以鐵騎蹂之。秦軍退不可復止。序在軍後呼曰。秦軍敗矣。軍遂走。

夫梁陣動而不可整。秦軍敗矣退而不可止。皆緣人衆陣大。視聽不一。輒相訛誤也。而石勒之分擊。則令衆人不及相救。雖衆安得不敗。夫敵衆而無紀律。固易敗也。然紀律之明。部伍之肅。自非羣盜。其孰不能。古以少擊衆。無如岳武穆。每以數百騎橫蹂大敵。雖緣士精將悍。還因見機。李光劉錡敗史思明。亦以寡也。其背城獨敵。必不野戰。是利險阻也。勅郝廷玉、偏裨貞等。各引數百人以攻其堅。是分數也。約大旂三麾至地。諸軍舉入。死生以之。是大呼陷陣。縱橫衝突也。以吾之寡。擊人之衆。倘非力戰。又弗觀發。難有濟矣。信乎不離成法者近是。

度險

凡大山大水。坷坎、狹隘、險阻、林木、沮澤之處。俱險也。敵人薄我。正惟此地。我欲渡之。其術安在。不得不豫行。必以次序。先爲不可勝以待之而已。次選精銳。索其有伏與否。伺敵之隙。預涉其所。相地結營。堅立壁壘。度涉備禦。然後大衆徐徐盤列。以次而濟。敵雖審覺。我之家計業已先立。持重隨之。彼計自詘。設奇制敵。又屬後圖。而嚴兵防後。悟宜留心。萬一敵人狡譎。知我前軍備則後必無。虞潛師間道。俟我半渡。從後反擊。無有不克。此爲將者所宜防也。而既渡之後。即須防遏。勿使敵兵阻塞。斷其糧道。截我輜重。絕我歸路。此尤爲是慮而却顧者。

晉人伐鄭。鄭遣使求救於楚。使歸。鄭詢楚師何如。對曰。楚不可用也。其來甚速。過險不戒。其後楚果有鄢陵之敗。

楚屈瑕伐羅及鄖。亂次以濟。師遂不整。爲羅所敗。

楚子庚伐鄭。欲過潁水。恐鄭襲之。乃使右師先城上棫。

趙充國伐羌。至金城。兵不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尉銜枚先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數人者或如法。或不如法。而勝負因之。誰謂兵行險阻可輕進耶。至若謹備敵之從後反擊。如馬超之擊曹操於渭河。虛敵之覬我既渡以兵襲之。如成安君請騎三萬出井陘之險。以截韓信之後。是亦理勢所必有者。可無防耶。

薄險

薄險者。迫諸險而擊之也。凡水澤沮洳之濱。山林傾側之所。地勢崎嶇。汪邪狹險。若此之類。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隊伍不得森列。前者雖至而未盤。後者方行而未息。人馬數顧。行陣絕續。人心未一。銳氣未張。備禦未嚴。此正可以憑陵之也。我欲勝之。亟宜薄之。車馳卒奔。乘勢而發。以一擊十。必使無措。須於敵之未至。砲士卒蓄戰力。靜息以待。假令敵衆持重。審而後涉。使宜敘軍祕迹。退處潛伏。俟其半渡。然後馳之無弗勝矣。倘前軍有備。見擊亦宜。雖聞道潛兵襲其不虞。必敵無後援而後可。相機用智。總在將心。因地出奇。無庸錯過。

宋襄公及楚人戰於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君子不困人於阨。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成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險。寡人雖亡國之餘。不擊不成列。世笑以爲宋襄之仁。

宋與師北伐漢。邀冀王敵烈、及耶律沙、敖之。與宋師遇於白馬澗。沙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陣未成列。宋將郭進薄之。遂師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沙得免。

夫薄險之師。成列難易。而進退之間。將有權宜。故孫子云。我出而不利。彼出而利。支地者敵難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牢出而擊之。此爲智將。乃不墮機。第持重以臨人。毋輕進而爲人薄。是以晉楚隔一水而兩不濟。卒能兵而交退焉。倘欲必濟而進取。先濟師以掩襲其後。敵見我之掩其後

也。懲怖而退。我始可進。而可以免于薄矣。

守險

險者內地之藩屏。得險而守之。則敵不能進。而境內安。故守城不如守險。以敵攻城易而攻險難。而我守險易而守城難也。滾木壘石。守險之物。材士射手。守險之人。堅壁重壘。守險之備。毒弩火藥。長戟矛。守險之器也。險阻既守。別徑宜防。恐敵由之。擊我腹心。倘若交鋒不宜浪戰。須乘高據險。出奇匿伏。彼既勞疲。自應引退。慎勿輕追。恐爲所誘。第俟諸險道旁而擊之。蔑弗勝矣。即欲追敵。必審虛實。如果糧盡食乏。志切言旋。士心懈弛。銳氣沮喪。選吾驍勇。踵而覆之。如振槁葉。易於摧落。

劉曜克洛陽。圍石生於金墉。後趙王勒自統步騎救之。濟自大堨。謂徐光曰。曜陳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中策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及至成皋。勒見無兵。大喜曰。天也。竟至洛陽。破曜而虜之。苻堅遣將呂光破龜茲。光入其城。見城如長安宮室。甚盛。其境饒樂。入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乃以駝三萬頭。載外國珍寶。驅駿馬萬匹而還。涼州刺史梁熙謀決。守仁乘其無備。冒雨進師。遂破桓岡。

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鎮奏討之。分兵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嘗險者。沈希儀獨引兵嘗之。去工堯五十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十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壓而進。又却。希儀親斬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後壓而進。先所遣即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幟。賊望見山上旂幟。大盛。曰。大兵得工堯矣。此用奇兵奪山險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雲南。師至白石江。達里麻陣於南岸。我師作欲濟勢。遣一軍泝流潛渡於陣後。吹銅角。樹旂幟。爲疑兵於山谷。達里麻益駭。急列後兵拒之。岸上軍心動而亂。友德擊師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執長刀蒙盾。破敵軍。敵却數里。我師悉渡。此用奇兵奪水險也。

險者敵之藩籬。險不奪。師不可進。舍死力爭。固應得巧。第恐敵人因我欲進不能。必將乘虛間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爲內應。佯示縱逸。誘我搶奪。臨險伏擊。或潛道偏師出我之後。或出左右。擊我不意。故奪險者宜詳審。而處險者宜陰備。

築險

險阻之處。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一或徑忽。使敵得之。便爲敵所制矣。故當築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進。或牽彼之後。而絕其糧援。或睨彼之勢。而使之力分。敵進則不能入。守則有後患。必解而引退矣。但築之者先事宜祕密。版插宜夙。其用工宜迅速。兵衛宜張大。方其創始。敵猶弗知。逮知而爭。以正兵嚴待。以疑兵誑惑。必趙趙而不敢輕進。彼方猶豫。我已或功。迨其既至。業已無及。兵之善謀者也。

周宇文泰與齊將獨孤永業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及汾州見圍於齊。又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孝寬在玉壁時。汾州之北。離石城以南。悉是爲生胡所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方營要處築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我破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

崖谷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棄波。分爲兩道。夜五更以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知覺。銳來拒。而永忠已破陸寨矣。既而將士皆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旂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前進。發火器夾攻。大破之。斷其將鄧興。遂焚三橋。斷橫江之鐵索。與湯和分道而進。

王新建伯受命攻桶岡。橫水、左溪賊會謝志山、藍貴模。聞官兵至。集衆禦之。各據險隘。設諜水置石。守仁未至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旂。懷銃礮。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進巢極高山頂。伏魄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礮應之。又先遣壯士繇崖奪險。盡發其積木置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礮聲如雷。烟焰蔽天起。守仁急麾兵擊之。賊大驚。走。既而盾淳又破左溪。乃議攻桶岡。而桶岡尤險阨。賊首藍能、謝巢破。恐甚。守仁招諭之。賊遲疑未決。守仁乘其無備。冒雨進師。遂破桶岡。

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鎮奏討之。分兵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嘗險者。沈希儀獨引兵嘗之。去工堯五十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十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壓而進。又却。希儀親斬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後壓而進。先所遣即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幟。賊望見山上旂幟。大盛。曰。大兵得工堯矣。此用奇兵奪山險也。

廣西田州土官岑猛叛。姚鎮奏討之。分兵哨入。猛勁兵盡在工堯。諸將莫敢嘗險者。沈希儀獨引兵嘗之。去工堯五十里而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十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立幟爲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鬬。我軍却。壓而進。又却。希儀親斬怯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後壓而進。先所遣即道卒已皆至。登山立幟。賊望見山上旂幟。大盛。曰。大兵得工堯矣。此用奇兵奪山險也。

傅友德、沐英等伐雲南。師至白石江。達里麻陣於南岸。我師作欲濟勢。遣一軍泝流潛渡於陣後。吹銅角。樹旂幟。爲疑兵於山谷。達里麻益駭。急列後兵拒之。岸上軍心動而亂。友德擊師渡江。以勇而善水者先之。執長刀蒙盾。破敵軍。敵却數里。我師悉渡。此用奇兵奪水險也。

險者敵之藩籬。險不奪。師不可進。舍死力爭。固應得巧。第恐敵人因我欲進不能。必將乘虛間出。伏兵要路。我至悉擒。或爲內應。佯示縱逸。誘我搶奪。臨險伏擊。或潛道偏師出我之後。或出左右。擊我不意。故奪險者宜詳審。而處險者宜陰備。

築險

險阻之處。在我爲要。在敵爲害。一或徑忽。使敵得之。便爲敵所制矣。故當築而守之。或扼彼之亢。而使不得進。或牽彼之後。而絕其糧援。或睨彼之勢。而使之力分。敵進則不能入。守則有後患。必解而引退矣。但築之者先事宜祕密。版插宜夙。其用工宜迅速。兵衛宜張大。方其創始。敵猶弗知。逮知而爭。以正兵嚴待。以疑兵誑惑。必趙趙而不敢輕進。彼方猶豫。我已或功。迨其既至。業已無及。兵之善謀者也。

周宇文泰與齊將獨孤永業築崇德等城。絕其糧道。及汾州見圍於齊。又築石殿城。以爲汾州之援。孝寬在玉壁時。汾州之北。離石城以南。悉是爲生胡所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方營要處築一大城。乃於河西征役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我破此城。十日卽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召兵。三日

方集。議謀之間。自發三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以備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曹璋守西邊。開深邊牽深廣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藉以限敵。要害處爲築堡。皆塹其地。爲方田環之。

孟珙移鎮江陵。原所置三海。日久沮洳。有變爲桑田。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銘至三汊。無所限隔。酒復內陞十有一。別作十陞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洳之水。藉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悍遼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踏其高下爲蓄泄三百里間。浩然巨浸。土木之工七十萬民不知役。

余子俊鎮榆林。相度邊地。畫形勢。於沿邊一帶高山陡崖。依山隨形。地勢或劃創。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爲邊牆。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臺一著。敵必乘之。而全局皆失。故良將之於敵。每多方以誤之。誤敵之法。雖容悉數。或激之使躁於動。或誘之使人貪於得。或迫之使不得不往。或緩之使坐安其患。或欲束而佯縱其西。或實進而譎爲之退。使敵營守而不守。當趨而不趨。或趨其所不必趨。守其所不必守。我有無不如意之算。彼有不可復追之悔。所謂形之而敵必從之。如後之怒敵、餌敵、驕敵、懈敵之類。皆是也。

間道

夫必由之途。敵以嚴禦。吾之大軍。自不得進。而可遂退乎。須厚結土人。訪其間道。令之導引。潛兵入之。雖山林險隘。跋涉爲難。而心腹既入。藩籬自潰。蓋溪澗之處。敵所不得守。即或防守。兵亦不多。敵以爲可懈之處。我以爲絕要之途。輕裝約負。卷甲銜枚。死士嘗前。期在必克。此正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法。第冒險深入。與大將既遠。非可特援也。非死戰不勝。非迅速不得。非必得不可。得城得險。在我有憑。敵人聞之。心膽皆碎。腹背擊之。勢必不支。

王全斌伐蜀至劍門。次益光。軍不得進。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戟。萬夫莫前。諸軍宜各陳兵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益光東越大山數重。有狹路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征。且蜀人膜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主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師趨來蘇。若遂青強北擊劍門。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納其策。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蜀將王昭遠聞延德趨來蘇。至青強。即引兵退。陣於漫源坡。爾其偏師守劍門。全斌等擊破之。

金撤離喝伐蜀。攻饒風關。吳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笑曰。國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關嶺。金人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登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去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暴收死士八千金。得士五千。精火攻。令玠小校有得韋舟金者。道以礮溪澗道出關背。乘高以礮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顧川侯傅友德討蜀。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山、果陽虛實。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精兵五千爲前鋒。趨陳倉。舉綠山谷。日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文州。連克階州、青山、果陽、

代攻。玠軍去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日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暴收死士八千金。得士五千。精火攻。令玠小校有得韋舟金者。道以礮溪澗道出關背。乘高以礮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顧川侯傅友德討蜀。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青山、果陽虛實。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於是引精兵五千爲前鋒。趨陳倉。舉綠山谷。日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文州。連克階州、青山、果陽、

其於城西提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遣兵擊滄大敗

夫俘在虎穴萬萬不能容易脫逃其有所聞而逃斷斷乎欲誤我也我卽其所能而揣其情因敵情而用奇無非勝矣至於誤人以事非智將則不能辨吳趙東南陬而亞夫使備而北元昊懇爲請和而韓琦乃自行遊彼其識見原自過人也

怒敵

利害在前人誰不知之知之而鮮能趨避者率由躁動氣謀之將爲敵所激怒故盛氣所招曾不顧其後患也怒之之法有輒使以示絕有譬言以相犯有禮其名城示若輕忽有戮其孤愛令其必報有觸傲其禮以驍之有嫚張其詞以侮之有掠其人民有發其土地執辱其使以恥之敵人不悟斷欲甘心於我則必淺慮而寡謀天時不計其順與否地利不計其得與否事機不計其合與否也糧餉不計其充與否也道路不計其迂與否也敵情不計其深與密也卽枷知之而明背之驟橫陵轢動與勢違擊有智計忠謀之士不足以遏忿兵之心萬一然後我得而勝之矣

城濮之戰子玉使其偏將宛春之晉請立曹衛而已撤宋之圍以交解晉文欲激子玉來戰陰許復曹衛使二國告絕於楚而執宛春於衛子玉怒因舍宋而趨與晉戰大敗

沈攸之起兵討蕭道成於夏口主簿宗僕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圍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譙辱攸之不能克他如高歡因侯景大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他如高歡因侯景大怒改計攻城而西侵漢武爲嫚書而北伐耿弇遽城臨淄而激怒張步皆怒也然必策敵之可怒焉否者聞罵言而塞耳見巾幗而笑受客嫚書而益恭報傲禮而益厚城府密保我不得窺我尙得而怒耶故料敵者將先察其人其機術因人而用如良醫觀人受病之處然後以對症之藥加也

餌敵

夫見黃雀而忘背井貪心所使也士貪於利而違其將律爭得則行陣必亂既得則必無鬬心吾乘其方亂而取之俟其飽歸而擊之如摧枯拉朽無不傾敗所以善將兵者於臨陣之際敵或佯棄輜重貨物牛馬旁鼓必誅其輕取者而禁戒其吏士整飭其部伍嚴陣以觀變相機進退防彼出奇敵計雖狡無如我何倘敵人飢銳人我重地輕蹶約負師不宿飽勢必肆掠以足其食吾以利委之俟彼分兵抄掠乃乘其敝而潛師襲之縱兵擊之其軍可覆其將可擒

韓信伐趙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信所出奇兵三千騎候趙空壁遂利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

曹操禦文醜於延津軍行令輜重在前軍在後左右曰輜重在前恐爲敵掠操笑而不言及至文醜悉軍搶掠輜重後軍掩救不及操軍上山憩息令軍皆解衣卸甲盡放其馬文醜軍奄至諸將曰賊至衆何請急收馬荀攸止曰此可以餌敵醜軍既得輜重又來奪馬不分隊伍自相雜亂因擊斬醜

杜襲遣杜宏保盧陵周訪追敗之賊嬰城自守大掠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宏因陣亂突圍而出

姚興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敛城帥步騎三萬襲梁檀僕射齊難帥騎檀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郡悉放牛馬於野敛城縱兵抄掠又擊破之勃勃聞秦兵至退保河曲齊難遂野掠勃勃潛兵襲破擒之

鄧洪屢以饑卒與赤眉戰赤眉知其無食也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洪洪軍潰亂是皆爲兵所餌也餌兵勿食兵志有之而臨敵多懼非緣利令智昏便是師無紀律誠密知敵謀而將令森嚴自不歸其輜矣第重地則掠將之所特必使敵不敢攻且務取之神速故又曰佯掠如火

草廬經略卷十

疑敵

兵以詐斷而勝以多疑而敗故疑敵之法兵家必有也疑敵則審機而不進事事而莫能斷我乘其猶豫因應變化決策設奇勢強則伺隙而突擊或衝枚而掩襲勢弱則嚴兵而更備或潛師而引退敵以疑而失事機我以使敵之疑而得勝算故當垂敗而輸敗以爲功當垂成而遙一成而莫覩者以其能乘敵之疑而善其用也疑敵之術動而若靜則疑我之休兵而遂弛其防靜而若動則疑我之興師而遂斂以守實而若虛則疑而不復備虛而若實則疑而不敢攻佯爲必致之勢懼以必克之兵亦佐勝之一端也

李廣從百騎馳射匈奴射殺者猶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吾留廣必疑我爲大兵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去匈奴二里許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於是匈奴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軍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夜半胡兵疑爲漢有伏兵於旁皆引兵而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曹孟德救漢中與蜀隔水爲營武侯命卒數百人盡帶鼓角伏上流順土山中或黃昏或半夜鼓角喧響則鼓角齊鳴操以爲劫營視之無兵去而休息數又響鼓角又鳴如是數宵操心怯移營覓險

武侯乃渡江背水爲營。操疑之。及戰。蜀兵佯敗。軍器滿道。操兵爭取之。操橫取者而收兵。既而大敗。比歸。蜀帝問武侯曰。操所以速敗者何也。武侯曰。曹操雖善用兵而多疑。疑則多敗。吾故以疑兵勝也。

魏間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長者。縱大衆來。必能無征討意。衆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帥數百騎深入。去營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乃還北馬。復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

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遣精騎出陣後擊之。虜衆大潰。

張宏範捣宋崖山。因四出其舟。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宏範先趨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火石弓弩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此皆用而示之不用也。

饑敵

軍無糧食則亡。從古已然。敵之食足。我能使之不足。而後敵可乘也。策宜抄其委輸。斷其糧道。焚其旗麾。芟其田畝。敵軍在途。擾以輕兵。使其舍不得頓。士不得炊。若其對壘堅壁不出。擾延日暮。彼必枵腹。則遣精銳潛出其後。抄其饋餉。即使能戰。伺其方食而擊。其能飽乎。饑敵之法。無踰於此。敵既饑困。萬寇呼庚。我復縱之。令不得去。饕士以戰。氣自百倍。

驕敵

兵驕者敗。從古已然。故設法以驕之。使之目無強敵。然後我得乘其隙而攻其弛。所謂勝於易地也。驕之術。順佯北以示弱。爲尊禮以示卑。假厚賄以悅其心。因所喜以順其志。藉成事而示若忠之。復甘言而示若親之。陽震懾而示若畏之。外若霽威。內實嚴備。卑詞委聽。貨侈其心。彼以我爲易敵也。故其卑令不肅。守禦不精。輕敵者亡。此之謂也。然必察敵之平昔立威以自大。倨傲以陵人。我是以因而驕之。倘其智謀是備。愼動多虞。我用是術。彼必陽作矜高。僞爲愚懦。

唐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使盧戡黎侯庸及庸方城。庸帥衆蠻聚焉。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然後可克。此先君蚡冒所以服隤隗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隋太僕楊義臣既敗張金稱。乘勝討高士達。資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兵者。無如楊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以精兵逆擊。義臣用驕敵之術。士達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夜遁。相溫伐秦。懸軍深入。欲指秦麥以爲糧。至漸上。秦人悉刈其麥。溫軍乏食。遂歸。秦追敗之。

秦王世民拔洛水。黑闥挑敵。世民不出。黑闥運糧米。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闥糧盡遂敗。

曹彬攻撫。至岐溝。休哥候其方食而擊。時方炎暑。未兵還就糧不得。褰糧復進。遠來饑渴。休哥時間擊之。宋兵皆墮地兩邊而行陣遂不能整。休哥縱擊之大敗。死者數萬。

待敵

兵法曰。後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師久則老。老則可擊。謂其來戰不得。意玩必萌。所謀中格。兵力已疲。衰而擊之。蔑弗勝矣。至若敵人陣我壘前。欲求一戰。我亦堅以待之。俟其將退而後可擊。蓋置陣既久。士卒饑疲。將士懈惰。惟有歸心。更無鬬志。吾飽吾士。激勵其銳。伺其陣動。突出掩之。彼必奔走。不能返顧。急擣其後。卑沮其前。長驅迅擊。城必遁矣。待敵之法。久則彌月。速亦終日。持重隱忍。相機而待。俾其技痩於鋒前。擊敵於方疲。譬如螳怒而走輪。隋珠而以彈雀。吾知其不免矣。

趙充國擊先零。欲以計困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不出。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請一鬬而死。可得耶。

劉元德舉衆伐吳。陸遜禦之。堅守不戰。令人五六百里相持。經八九月。此持久以緩之也。

馬隆爲平涼護軍西平太守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據險拒守。隆令軍中皆負農器。若將田者。鹵以險無征討意。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唐遣柴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工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遣精騎出陣後擊之。虜衆大潰。

張宏範捣宋崖山。因四出其舟。軍其東南北三面。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宏範先趨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順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火石弓弩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此皆用而示之不用也。

饑敵

軍無糧食則亡。從古已然。敵之食足。我能使之不足。而後敵可乘也。策宜抄其委輸。斷其糧道。焚其旗麾。芟其田畝。敵軍在途。擾以輕兵。使其舍不得頓。士不得炊。若其對壘堅壁不出。擾延日暮。彼必枵腹。則遣精銳潛出其後。抄其饋餉。即使能戰。伺其方食而擊。其能飽乎。饑敵之法。無踰於此。敵既饑困。萬寇呼庚。我復縱之。令不得去。饕士以戰。氣自百倍。

驕敵

兵驕者敗。從古已然。故設法以驕之。使之目無強敵。然後我得乘其隙而攻其弛。所謂勝於易地也。驕之術。順佯北以示弱。爲尊禮以示卑。假厚賄以悅其心。因所喜以順其志。藉成事而示若忠之。復甘言而示若親之。陽震懾而示若畏之。外若霽威。內實嚴備。卑詞委聽。貨侈其心。彼以我爲易敵也。故其卑令不肅。守禦不精。輕敵者亡。此之謂也。然必察敵之平昔立威以自大。倨傲以陵人。我是以因而驕之。倘其智謀是備。愼動多虞。我用是術。彼必陽作矜高。僞爲愚懦。

唐人帥羣蠻以叛楚。楚使盧戡黎侯庸及庸方城。庸帥衆蠻聚焉。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然後可克。此先君蚡冒所以服隤隗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隋太僕楊義臣既敗張金稱。乘勝討高士達。資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兵者。無如楊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閒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以精兵逆擊。義臣用驕敵之術。士達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夜遁。相溫伐秦。懸軍深入。欲指秦麥以爲糧。至漸上。秦人悉刈其麥。溫軍乏食。遂歸。秦追敗之。

秦王世民拔洛水。黑闥挑敵。世民不出。黑闥運糧米。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闥糧盡遂敗。

曹彬攻撫。至岐溝。休哥候其方食而擊。時方炎暑。未兵還就糧不得。褰糧復進。遠來饑渴。休哥時間擊之。宋兵皆墮地兩邊而行陣遂不能整。休哥縱擊之大敗。死者數萬。

待敵

兵法曰。後人而待之者。待其衰也。師久則老。老則可擊。謂其來戰不得。意玩必萌。所謀中格。兵力已疲。衰而擊之。蔑弗勝矣。至若敵人陣我壘前。欲求一戰。我亦堅以待之。俟其將退而後可擊。蓋置陣既久。士卒饑疲。將士懈惰。惟有歸心。更無鬬志。吾飽吾士。激勵其銳。伺其陣動。突出掩之。彼必奔走。不能返顧。急擣其後。卑沮其前。長驅迅擊。城必遁矣。待敵之法。久則彌月。速亦終日。持重隱忍。相機而待。俾其技痩於鋒前。擊敵於方疲。譬如螳怒而走輪。隋珠而以彈雀。吾知其不免矣。

趙充國擊先零。欲以計困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不出。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請一鬬而死。可得耶。

魏陳顯達攻梁沘陽城。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待其力攻疲敝。然後擊之。乃遁。

乃懸城拒戰。旬有二日。夜開門掩擊。遂乃遁。

秦王世民引兵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民間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悉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養馬。惟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破勢日衰。諸將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攝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腹心。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此待之以歲月也。及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救之。營陣亙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逢大敵。今度險而戰。是無紀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饑。勢將日迫。追而擊之。無有不克。建德退。世民擊之。擒建德。此待之終日也。

李靖伐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洪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洪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峯。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與戰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觀其亂。縱兵擊之。乃勝。此氣盛宜待。而軍亂可擊也。

薄敵

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者。薄之也。故有乘其薄壘未成。營合未施。人心未固。行列未整。喘息未定。大衆未合。銳氣未張。備禦未嚴。地利未得。而先擊之。如鷙鳥之擾。五步之內。敵不及拒者。由養銳於前。發機之速。而敵之神魄先已喪我也。倘敵既可薄。我復遷延不即投機。是未嘗之於楚。孟德之於蜀。自失機會。追悔何裨。

郤之戰。晉人方怒。楚師出陣。孫叔敖曰。進。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荀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舟昭不得濟者。但以手指舉舟送。兆上人斬其指。

晉中行穆子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毀車爲行。爲五陣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列步卒爲五陣。互相救援。蓋以道阻難以用衆。故臨時制宜。制爲五陣。不相屬。昌于逆遇。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前陣之名曰前。後陣之名曰伍。右以誘之。爲離合之陣以誘狄主。狄人笑之。言常以車戰。今因地阻而用步。狄人不知。而笑其失常。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宋臣華氏亂。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盡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獲其二帥。

離敵

敵相與之國。用事之臣。及我叛逃之人。凡能爲我患者。均不可詭而離之。使其猜疑忽起。誅戮橫加也。夫與國叛人。自應異間。惟彼能臣。自相倚托。間所難入。然亦有術焉。夫木必先折也。而後蠹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是當致察于心跡之間。歷觀其初終之變。備諳其遇合之勢。即智勇絕人。專兵于外。而其所處之時。或主少國疑。大臣未信。百姓未附。或主昏當寵。權臣在側。嬖倖小人。忌功貪得。或寇仇內伏。殷憂中傷。或其主剛愎自用。嗜殺好察。或其臣覬覦彈劾。吹毛索瘢。莫肯保全。若類爲國家惜才。有一于此。皆可離之徵。偶相抵牾。便用乘機。信乎賢哲投杼。三人市虎。能臣不用。我之福也。

宮他在西周之東周。輸西周之情于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與金三千。馮睢使入操金與書。遺宮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急亡。未久且洩。自令身死。因使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侯得以獻東周。殺宮他。

魏江夏太守遜式。兼領兵馬。頗爲吳邊患。而與北徒將文聘子休、紹不協。陸遜聞之。遂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立。欲求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裝開。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昔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草孝寬守玉壁。會東魏揚州刺史牛道常。煽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跡。令書作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僞落燼燒邊。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與東魏將段琛之營。琛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時東魏丞相斛律光。字明月。英雄善兵。孝寬深憚之。乘其主幼信讒。胥小在朝。乃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云高山不摧自崩。斛未不扶自興。令諜人多傳此文。遍之鄴東。魏祖疑更潤色之以聞。明月卒誅。

曹璋在渭州。有告戍兵叛入夏國者。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反人聞之。即斬叛者。靖難時。太宗都指揮卜萬。智謀超衆。一心朝廷。陳享有二心。文皇爲反間作書。遺萬。盛稱萬面極誣毀享。緘識牢密。召一俘卒飲之酒。且厚賚之。而置書其衣中。俾歸與萬。其同獲之卒竊窺之。問守者曰。此何爲者。守者曰。遣歸通意。故得厚賚。卒晚守者曰。能爲我請得僧行。不敢望賚。守者如言爲請。遂俱遣。而不與賚。不得賚者終不平。即發其事。劉貞、陳享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執下獄。萬終不能自明。

胡宗憲總兵討叛賊徐海、葉麻、陳東時。海巨寇也。宗憲使諜論之。海陽爲聽撫。而心實狐疑。憲知葉麻與海爭一女子有微隙。以爲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決彼內附之心。乎是遣諜就海帳下。諷海縛葉麻以出。而諸酋中故綵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懼矣。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桐鄉之役。與海相睚眦。數遣諜持簪珥玩翠遊海之侍女。令日夜說海幷縛東。海許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酋。海固未之能也。于是出葉麻囚中。令從爲書與東。令反兵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而陰洩之于海。激怒之。海讀其書。語雙下。益德宗憲之不忍爲東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乃出所掠千金與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獻。葉麻與陳東相攜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故諸酋怨海。無鬬志。故其氣日窘。

夫離間者。或以書。或以諺。或以言。或以事。俱乘彼隙。須用巧投。我設而彼不至疑。彼惑而牢不可破。斯無不誅之仇。無不成之功矣。是必專行于密邇相信之人。能謀善察之敵。

追敵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人知之矣。至追有宜緩宜急之分。可追不可追之別。則鮮能知之者。何也。敵勢尚強而無生路。則宜緩。敵勢宜摧而多外助。則宜速。兵敗而旂鼓參

遼士卒亂奔則可追兵敗而旋齊鼓應行列弗亂則不可追蓋陣亂則兵敗而弗亂則兵敗者追則乘勢盤之而易滅佯敗者追一退敵之伏而不支宜緩而速敵必死戰安知不已勝而轉敗宜速而緩是爲縱敵安知不能摧而復張此追敵因機之巧訣也追之時凡遇山林險蓄提崖蹊谷則搜之慮有伏也險阻狹隘則舒之縱其走而弗令致死也賊衆混潰投戈請命則追而降之恐遲則潰散收拾爲難也

齊師伐魯曹劌相公與戰齊師三鼓魯始鼓之齊敗公欲追曹劌曰未可乃登車而望之復下視其轍曰可矣公進而敗之問其故對曰齊大國也大國難測懼有伏焉臣視其轍亂望其旆靡是以知其真敗此知可追與不可追之別也

劉毅既勝桓元以爲大事定不急及元死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桓振收合餘燼勢復張攻之不能下馬燧敗田悅于洹水斬首二萬級尸相枕藉三十里其衆赴水死者不可勝計溫詳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兵不至悅乃得入燧覺不能勝而歸此宜急而緩之失也

秦王世民既破宗羅睺急追之仁杲降諸將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隨外驍將悍卒吾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急之散歸隴外折壞容盧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伏服其追宋金剛也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三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宏基謀之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吾寧忘忠殉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追宋金剛至於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士卒分食之此宜急而急之也

孫權使呂蒙取長沙桂林零陵三郡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先主自蜀親至公安遣關公爭三郡權飛皆召蒙使捨零陵助魯肅拒關公肅陽郡元之郝普之宿也蒙謂之曰郝子太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救死不暇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致命至竭遣兵相繼於道欲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其不可恃亦明矣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言蒙恩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執其手與俱下船出奮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衆知帝在公安而關公在益陽惭恨無地此蒙之救而普之恐也

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太祖太祖謂康茂才曰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詐降約爲內應速之使來吾事濟矣茂才家有老閽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水橋也乃遣數騎齎書曰余某日至橋呼老康老康公卽應我茂才以書奉上上覽曰落吾彀中矣卽命李善長撤江東橋友諒至見橋皆鐵石愕然遥呼老康無應之者乃大慙曰老康紿我矣語未畢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艑脫走于其所乘舟臥榻下得茂才書上

宋北面緣邊巡檢使尹繼倫領兵千餘巡邊時上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數千乘契丹休哥探知之率銳騎數萬邀諸途繼倫謂麾下曰寇既視我衆謂我懦則乘勢揣騙我不勝亦將波怒於我將無遁類矣我今日計但當捲甲銜枚以掩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徒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奮激從命繼倫乃命軍中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蹤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倫陣於前繼倫隨後急擊殺其將度實度實者契丹相也皮實既擒衆遂潰休哥方食失箸狼狽吳中北人乘善騎先遁寇兵隨之蹂踐死者無數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此擊其方食與其無備也

金有元之難也其大軍引歸元人以三千騎尾之金人相謂曰彼寡我衆不戰是怯矣乃伏五千人於後元兵前後破擁遂去此又分偏師以尾蹤者之後也項燕之蹤敵也敵明知之而故不躡彼其勢均力敵可以追脅又以客兵而值險途既不能退禦又不敢休息茲所以大敗也尹繼倫之蹤敵也以必死之志擊玩敵之寇潛行突出以少克衆利便不測足以成功至若元人以三千兵尾敵十萬徒取敵之不救抗耳若金人稍有能者豈令得去

誑敵

兩敵相仇言不足信其信之者必愚將也權智將不爲人所誑而能誑人者豈不足以制其強也敵兵在前吾議其後彼銳氣前趨不暇反顧吾伺隙而圖之或擊諸險阻或擊之半渡或擊其懈弛或擊其疲勞或擊其方食或擊其休息或擊其前後不相接或擊其行陣之弗整彼欲戰而我使退彼方退而我隨之擊勿懈觀利而動使其彷徨皇皇然不知所爲而後圖之乃爲得計

秦李信蒙恬伐荆蒙恬大破荆軍李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欲與蒙恬會於城父楚軍項燕尾信軍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人走還此擊其疲勞也

秦將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楚聞秦大發兵而使項燕以應之翦堅壁不戰楚數挑戰秦不出楚引東而翦亦引兵東楚引西而翦亦引兵西楚軍數勝而翦軍益固楚軍東西南北皆不得休息翦乃使軍中壯士投石超距以自娛樂士卒有餘力楚軍亦罷而

曰。彼忍至此可嗟也。皆因敵之可誅而誅者也。

火攻

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火之變。而火人火隊尤喫緊而難。火人者、火其營壘。火其舟艦。火其部陣。陣用火。必乘風林木翳荟之處。順風而燕。敵陣必擾。以兵掩之。無有不克。但防敵以大兵繞我。旗鼓相對。則我必引而前。以奇兵或乘昏夜。或乘陰雨。或伏林葬。俟我將兵前突。暗襲陣後。與我左右。出我不意。乘機疾進。勢便難支。尤慮敵人虛張鼓譟。欲進之勢。誘我窮追而復進。致此皆詭道。不可不察。諸葛地雷。暗伏敵陣。亦可慌亂而攻之。若今之震天雷、飛火槍。皆稱利器。宜敵其制。火攻之策。雖全勝而實至慘。火發兵應。而宜紛擾而畏靜安。擾則敵無備。靜則敵有備也。焚棚。用火車。焚木棚。用火舟火篝。近則奠支。火隊遥特用兵誘之。至蘆葦草木之地。而烈焰相加。至時之操與風之道。并烟火之物。須預具備。已有成說。將素知矣。

魏攻齊。齊人邀斷津路。魏主奚康生縛篝積柴。因風縱火。披烟直進。飛刀亂斫。齊軍遂潰。

魏攻梁之鍾離。跨水作浮橋。梁主會曹景宗等。預張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使驍道根乘艦擊魏舟。別以小船載草灑酒。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死士拔柵斷橋。俄忽俱盡。

曹彬下江南。都虞侯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艦。實以薪。乘風縱火。拔其南城木寨。杜伏威輔掠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灝討之。伏威與戰。佯敗。引灝衆入葭葦中。上風縱火。灝衆盲燒死是火其人也

李全使軍士穆椿。焚臨安軍器庫。是火庫也。

馬燧之攻楊朝光。是火窦也。

曹操之焚烏巢。是火積也。而防火攻者。必敵將舉火。我已先知。盡其營。稍留餘卒。遥竪旌旗。鳴布鼓角。人馬循環出入。以示未離營寨。兵伏左右。候火起。餘卒喧噪。佯爲援亂。敵必進攻。吾伏兵夾擊兩翼。且襲其後。無不勝矣。布陣於野。偶見火起。頭戴吾軍傍草葦。而順風預燕其前後左右。移軍既燕之地。嚴陣以待。敵火吾舟。惟水寨舳艫如織。倉卒難解。戰則舟散。詰之可免。要知結營水次。未有不惓惓謹備火攻而得爲智將者。

草廬經略卷十一

水戰

聯舟以戰於水者。弓弩火器矣。而鐵竿鐵鉤以碎其舟。順風鼓灰以翳其目。卒雖衆小。皆昔人曾用之。以五編以防火攻。因風道以爲進取一勝之利者。據上流以藉水力。乘高艦以處勝勢。張牛革以蔽矢石。泥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口。以廣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乃伐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岳飛方挑大呼。王借聯舟以一交。

舟其舟盡壞斬檣幺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獲舟千餘由是鄂渚水軍爲沿江之冠

韓世忠戰兀朮于江也預以鐵鍊貫大鉤授健者俟旦敵舟躁而進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征繞一鍊則一舟沈之兀朮窮蹙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棹槳風急則出以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石獻策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制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朱軍帆弱不能運金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世忠軍敗

元人侵蜀宋將呂文德艦艦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元主命史天澤禦之乃分軍爲兩翼跨江注射親帥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勝

張宏範攻宋於崖山也以火攻宋舟宋人以泥塗蓬艦縛兩木以拒其火舟遂不能焚宏範乃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幔轅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后者不動舟將接鼓金徹轅弓弩矢石皆作頃刻破七舟宋師潰呂文煥之與敵舟戰於江也文煥居下流乃泊舟兩岸而以中流之舟佯敗而退激追之兩岸舟反在上流出敵之背而夾擊之敵遂敗

王濬平吳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鬼首怪物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楊素平陳造大艦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丈餘而又前岩六拍拏容八百人有餘黃龍飛艇各有差陳將殿欣率舟屯猴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灘流汎激素率舟衝枚夜下拖之別遣將佐引步卒襲其別柵此皆用大舟者也

大抵大舟處勢雖高不利進退須雜以小舟兼而用之大集漁舟師授以堅甲利兵教之鎗刀弓弩不踰歲而皆精兵矣

山戰

山戰者須擇高地而處之則勝矣然而處山之上者恐被其截謂敵以強兵斷要路奪水草是坐斃之道也處山之下者恐被其困謂敵或據我山頭分遣偏師斷我走路四面圍合矢石交下其能當乎蓋山頭既占則我之虛實盡窺馳下不難而仰攻之勢則逆故戰於山者必據高陽利糧道就水道仍處其陽而備其陰處其左而備其右處其右而備其左夫水草便則敵不能困備禦周則敵不能襲高陽據則我勢自強長戟脩矛強弩飛石乘高陵下威自百倍矣　林戰之法與山相似節宜廣戰道多設伏宜以分擊爲務應使於進退而敵不測變幻之數

馬援攻羌於唐翼谷中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上而分遣數百騎遮其後乘夜放火聲援甚盛羌遂大潰其破道縣羌也時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水草不運戰羌途窮困

丹陽黠賊陳璞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豎立柴寨輕提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出懸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遂大軍上攻破之

夫登高視下破竹之勢故高陵勿向背邛勿逆而又曰向阪陣爲廢軍此在屯兵則然若兩陣既交選勝據險變化不測又難預定也

隘戰

隘地之戰昔人譬之兩鼠鬬穴中將勇者勝然而不可無奇正兵前銳奇兵或擊其後強弩銃砲繁如雨注一處受敵迴避無地出彼不意勢自弭潰昔荀吳毀車爲行分卒爲五陣不相聯屬以道險利進退也蓋戰地既隘人馬擁併前後左右必難顧盼彼之銳氣方鬬前趨我之奇兵觸處分擊地勢險戰士衆習逼分合進退皆不得施敵惟無奇爲我所制矣　谷戰之法與隘相似節宜以輕兵銳卒設我前行兩旁強弩衛我左右與我陣後以備敵分遣奇兵潛出其左右山岡乘高夾擊吾正兵從中衝之必勝之道也

李密既降唐而復叛乃斬唐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徙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伊州刺史張善相分以兵應接而聲言取洛行軍總管溫彥師即之舉衆纔憩斗山南據夾路分其衆夾道而伏分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間密入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谷隘狹一夫殿後賊不受制今吾得先入谷掎之必耳密果南山半渡彥師擊斬之

哥舒翰守潼關上使趙之出戰退賊於靈寶西原賊將崔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便壬想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自以兵三萬發河北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佯爲遁狀官兵懈不爲備追之賊乘高下木石擊之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檢棄不得用乾祐遣精兵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

段類征羌大敗之羌復聚射虎口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類欲一舉滅之不令散走遣人于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妄胥等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冒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羌乃覺之夜攻妄等分遮汲水道類率步騎進擊羌卻走妄等夾攻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野戰

野戰非萬全策從古記之六韜之清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必其士卒精強將帥驍悍旂幟鮮華車騎成偏而又部陣整齊隊伍密布戰鬥森然敵不得衝所謂先爲不可勝然後可以勝敵矣平原衝陣方圓左右分合解結俱已習熟方可應敵堅甲利兵將垂壁之左右繼擊前後邀截老方取勝變化無端又在主將臨時制宜未容刻舟而來劍也自昔好勇戰者多緣智將欲藉此以恣衝突之能不復爲持重必勝之計故時而勝者亦時而敗未若先據利地乘險用奇料勝而勢卻不大捷亦不致敗

宋宗澤謂昔武穆曰卿之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勇戰非萬全計也乃授武穆以陣圖武穆曰陣而

後戰。兵法之常。須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又見張所。所問曰。爾能敵幾何。武穆曰。勇不足恃。樂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以謀先定。觀武穆此言。其野戰。非如諸將第恃其勇者。有謀有勇。以律行師。用吾奇兵。交發併至。此所以爲振古濬傑也。

夫我強敵弱。則宜野戰。我弱敵強。用之則危。故曰。知彼知己。與知地形之可以戰者。皆勝之主也。

夜戰

兵多利晝戰。兵少宜夜戰。兵法固然。蓋夜戰則敵兵雖多。我士不見。是以無驚心。而進猶勇者勝矣。蓋多其火鼓。以爲疑兵。使敵不得測我之多。或以火鼓出敵前後左右。遠張其勢。敵必驚懼而以死士銜枚衝突。或出其左。或出其右。或分其前。或出其後。敵人來乘暗誠之。彼所驚懼而欲避者。爲我虛聲。彼所不見。而以爲無虞者。正我必擊。策其走途。先爲之伏。以一擊十。必使無措。至於襲人城寨。尤宜昏夜。易於成功。田單守即墨。卒少不堪戰。乃乘燕之懈。於夜擊地數十穴。縱壯士五千人。隨火牛後。銜枚突擊燕軍。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火光照耀。如同白日。燕軍大駭。敗走。若無人已而齒至砲響。伏兵四起。旂幟蔽天。齒驟走。趙連營島。遁兵馬不能進。皆陷入阱中。遂大潰。旺匈奴大入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兵少。欲移書旁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等追擊。殺獲及凍死者無算。納哈儘以身免。

晝戰

晝觀古人當嚴冰時。有用水澆城。宛如良璧。敵不能上者。有築壘輒崩。用水澆築。堅如鐵石者。此雖非持久計。亦乘時應變之權也。夫乘雨雪而襲人。兵家常事。所以出人不意也。是宜神速。不宜淹忽。宜一往即得。毋不得而久攻焉。久則雨雪之害俱我受之。敵坐以致我矣。故晉人論桓溫伐蜀。以善博喻之。非必勝不博。良有以也。

風戰

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而待之。固風戰之法也。蓋風順利在攻人。故從之。風逆宜堅守。故待之。然不有風順而反敗。風逆而反勝者乎。風順而敗者。必其將帥之智勇不備。故紀律不肅。士心不協。以致倒操其兵。授敵以柄也。風逆而勝者。眞智勇之將。見風道不利。我勢已危。率勵士心。齊致死力。大呼陷陣。出敵之背也。又或伏兵兩旁。佯退以誘。腹背擊之。成堅陣不動。潛遣一師。斫敵之後。是皆用人力以奪天工。伸風爲我用也。倘若風自我後而來。便當鳴鼓吹螳。呼聲陵赴。敵乘機疾擊。取擊不聲。敵捕風而鬪。戰塵暗日。風勢不得開。我順而攻。以明攻暗。以得勢攻失勢。故沙礫晦冥。紙益吾勝矣。

契丹南下至陽城。晉軍與戰。胡騎勢全如山。諸軍皆力拒之。人馬饑渴。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渴甚。噪軍風甚。契丹命鐵鷂軍下馬。猶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猶怒。諸將請出戰。杜破曰。俟風稍息。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乘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守貞以中軍決死。馬軍擂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右廂副使樂元福曰。今軍中饑甚。若俟風回。吾屬無類。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饑。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擊之。諸軍擊至。契丹卻數百步。風勢益猛。晉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之。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

唐主遣之將精兵五千。趨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此以雨而襲人也。

嘉靖十九年。寇入固原。三邊總督劉天和。嘗諸將以矢劍徇。帥師湎酒不戒。致寇登陴。天和召斬之。三軍股栗。率精兵九千。踰寇而檄延綏、寧夏、固原兵合擊之。會天大雷雨。寇弓解。馬蹙淖中。死者相屬。我兵分左右翼。勇將角強弩大砲。賊奔走不暇。殺吉囊子一。首功五百。賊大哭走。此雨可利與鹵戰也。

故元太尉納哈入寇遼陽。都指揮葉旺、馬雲知其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等嚴兵守城。勿與戰。賊見有備。乃越蓋州。趨金州。時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弱。指揮王富、韋勝、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射其驍將。乃剌吾獲之。賊退走。以蓋州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治柞河道歸。葉旺策其將退。乃移兵於河。天方冰雪。旺自連雲島至寇駝塞十餘處。緣河壘冰爲城。以水淋之。經宿皆凝冱。蹙然爲城。藏釘板於山中。設陷馬阱於平地。伏兵以待。命老弱捲旂登南山間戒。以田礮鄧堅四顧寂若無人。已而鹵至砲響。伏兵四起。旂幟蔽天。鹵驟走。趨連雲島。遁兵馬不能進。皆陷入阱中。遂大潰。旺等追擊。殺獲及凍死者無算。納哈儘以身免。

而走。勢若崩山。

魏主伐燕連昌。次其城下。衆退。昌鼓譟而進。舒陣爲兩翼。會有風自東南來。揚沙晦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擐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一日之間。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哉。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齊徐嗣徽南侵。建康震駭。陳顯達先拒之。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急。顯達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陣。破之。

以上皆逆風而取勝者。苟非窮萬死以求一生。不可也。魏人分軍隱出。擊其不意。尤是奇策。至於風甚取勝。古人得天助者不少。亦無異術。故不引證。亦有值大風而兩軍皆潰者。如郭子儀史思明之戰。是時官軍無主帥。賊亦蒋窓無謀故也。亦有奇功垂成。偶值大風而敵逸患深者。天人之際。不可知也。

烟戰

燕烟而戰者。俾敵不知烟中之虛實。則當進而不敢進。或進而又入我之術中焉。長烟一川。萬衆咸隱。施設布營。敵總不見。有伏銳而擊。蒼茫藏丁甲之奇。有寂無一人。縹緲若歸屯之狀。有大鳴戰鼓數人。塞敵之心。而實從別道以出奇。有兵隨烟進。咫尺若千里之隔。忽不覺全師之頓至。有虛其中而分隱兩旁。俾絕後陣復繼。踢者踵至。循環不已。其力不乏。敵雖勁強。必不能持久與我角也。若其不然。惟決勝負於一戰之頃。敵乘我之倦。踐我之還。整而復之。事非濟矣。

迭戰

迭戰者。恐其士卒之戰久而疲也。故更番進擊。更番休息。則我常有餘力以制敵之敝。此古人坐作進退之舊法也。能循此法而用之。敵雖耐戰累日不決。而我迭戰迭息。坐餉戰士。有如平時。士之銳氣。前陣既絕。後陣復繼。踢者踵至。循環不已。其力不乏。敵雖勁強。必不能持久與我角也。若其不然。惟決勝負於一戰之頃。敵乘我之倦。踐我之還。整而復之。事非濟矣。

胡世將問吳玠所以致勝者於其弟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於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酣而下必死。每戰非暵日不決。勝不遽進。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遊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忍耐。吾常以長技制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及。於是選健步便。出銳卒更迭擾之。與之爲無窮。俾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嘗謂人曰。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酣而下必死。每戰非暵日不決。勝不遽進。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遊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忍耐。吾常以長技制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及。於是選健步便。出銳卒更迭擾之。與之爲無窮。俾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嘗謂人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射。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隊矢。制其騎兵。以番休更息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遠者。謂漢人弓矢能制遠。而金人弓矢近也。強者。漢人弓強。而金人弓弱也。

死戰

兵法曰。必死則生。倖生則死。是以兵家貴死戰矣。然人情誰不好生惡死。安能責人以必死也。不有曰致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故頓兵死地者。其兵不脩而戒。不得而求。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事先登。冒白刃。絕疑慮。避戰血。皆不遑顧矣。故將於死地則示之不活。於是有破釜沈舟。於是有棄糧焚幔。於是有背水斷梁。於是有去國越境。多背城邑。所謂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者。大都自絕生路。俾士卒明知戰若不勝。必無還類。故人人無不騰陵張厲。致死於敵也。緣是奮激厥加。鋒無前對。敵雖勁。安能

卒。盡衆寡爲增減。將各統士。士各隨將。人百其勇。衝人敵陣。逢人則殺。馬不留行。縱橫還擊。出前復入。以突擊爲務。而無正對之陣。如斯而已。敵兵雖衆。敵陣雖大。其陣必亂。其將必走。此法人自爲戰。可以乘擊。衆亦可以少擊衆。然惟平地可以馳突。乃宜用之。設之敵衆者。未有不在平地也。

秦王苻堅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鮮鍪爲死休字。每陣以劍猶爲方圓十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梁遣裴邃伐魏。連拔其城。河間王琛拒之。憚邃威名。累月不進。魏王遣之。乃出戰。邃分兵爲四隊以待之。使將軍李祖勳先挑戰而偽退。琛遂衆追之。四隊競發。魏大敗。

尹子奇攻睢陽。張巡偃其懈。乃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城營。斬賊將五十餘人。賊人分軍隱出。擊其不意。尤是奇策。至於風甚不及。所以必勝。惟擇精壯之士。分健將領之。俾各率所部深入賊陣。此時更不藉助於他人。亦不敢稍卻以就死。其勢之不得不然也。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者也。

迭戰

迭戰者。恐其士卒之戰久而疲也。故更番進擊。更番休息。則我常有餘力以制敵之敝。此古人坐作進退之舊法也。能循此法而用之。敵雖耐戰累日不決。而我迭戰迭息。坐餉戰士。有如平時。士之銳氣。前陣既絕。後陣復繼。踢者踵至。循環不已。其力不乏。敵雖勁強。必不能持久與我角也。若其不然。惟決勝負於一戰之頃。敵乘我之倦。踐我之還。整而復之。事非濟矣。

胡世將問吳玠所以致勝者於其弟璘。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於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酣而下必死。每戰非暵日不決。勝不遽進。敗不至亂。蓋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遊久。乃得其情。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及金忍耐。吾常以長技制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及。於是選健步便。出銳卒更迭擾之。與之爲無窮。俾不得休暇。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者。璘又嘗謂人曰。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射。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漢所長。兼收而并用之。以分隊矢。制其騎兵。以番休更息迭戰。制其堅忍。制其重甲。則以勁弓強弩。制其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遠者。謂漢人弓矢能制遠。而金人弓矢近也。強者。漢人弓強。而金人弓弱也。

死戰

兵法曰。必死則生。倖生則死。是以兵家貴死戰矣。然人情誰不好生惡死。安能責人以必死也。不有曰致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故頓兵死地者。其兵不脩而戒。不得而求。不約而親。不令而信。事先登。冒白刃。絕疑慮。避戰血。皆不遑顧矣。故將於死地則示之不活。於是有破釜沈舟。於是有棄糧焚幔。於是有背水斷梁。於是有去國越境。多背城邑。所謂師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者。大都自絕生路。俾士卒明知戰若不勝。必無還類。故人人無不騰陵張厲。致死於敵也。緣是奮激厥加。鋒無前對。敵雖勁。安能

當我必死之衆哉。此外有受恩感激而願效死者。孫子所謂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是也。有殷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即宋太祖所謂以錢千萬易一敵。是也。有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者。即宋太祖所謂以錢千萬易一頭。是也。誰惰竭力致死之由。然終不如置之死地者。其效速而收功易。將恩威并用。又校之無所往之地。則卒無不濟矣。此必士卒精強。可資以必勝也。而後用之。不然。祇自斃耳。

白起伐楚。絕糧焚舟。項羽救楚。破釜沈舟。韓信下趙。背水爲陣。皆示之以不活也。

王鎮惡伐秦。士卒皆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內艦內。泝流而進。艦外不見有人。行船。北士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侯將士食畢。便乘船登岸。消水流急。諸艦飛遂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遂流。惟有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大破秦軍。陷長安城。

郡盜李復。鼓衆爲亂。韓世忠討之。復衆數萬。世忠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今日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反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其戰金人於大峴也。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戰。遂破金之鐵騎軍。挽等也。此悉置之死地也。

逆擊

敵人初至之勢。如猛風驟雨。我逆逆之以當其銳。與待其衰以俟其隙者不伴。必預備之嚴。先使敵不得而勝我。然後我可以策勝。其法在敵未至之時。相便地。據險阻。堅營壘。勵兵馬。激士氣。固陣勢。審戰所。何處可以扼吭。何處可以出奇。何處可以勦殺。所謂先知地形之可以戰者。勝也。至於度益機宜。因形用權。遇其驕橫。乘其所恃。出其不意。誤其所謀。虛盛變化。期在必勝。原不一道。是又難得以預譯也。倘恃勇輕敵。不揆形便。不設備禦。不堅舊壘。不講奇謀。彼新至而氣盛。我倦倖而容賊。一鄧不勝。輒潰不支。誤及國家。悔無及矣。

趙脩救閼與。卷甲趨之。一日一夜。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李氣必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從之。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止。奢縱兵擊之。大破秦兵。

燕王垂圍苻丕於鄴。苻謹劉牢之救之。垂迎戰而敗。遂拔國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津。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

張郃守漢川。別督將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與張魯相距五十餘日。魯糧乏。郃乃徙其民。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魯遂郃郃棄馬爬山而走。

橫擊

橫衝陷陣之兵。非將勇悍而士精銳。不可也。即將士精勇。而非力戰。亦不可。蓋敵之陣勢雖整且堅。而我之將士既勇且銳。是以能橫擊於其中。斷敵陣而爲二也。敵陣既分。前者有還復之勢。後者無常合之勢。我之正兵復擊其前。彼之救應不能相及。未有不潰且走者。此兵之奇也。

王含攻石頭城。帝出屯南塘渚之時。諸軍皆集北中郎將劉遐蘇峻。即精兵萬人至。帝夜見勢之。次日諸軍與賊戰未決。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

朱滔與回紇攻貝州。李抱眞、王武俊故之。距貝三十里而軍。回紇見滔。滔曰。明日廻霏馬高邱觀之。爲

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敵大衆在此。巢穴必空。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顧。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巢遂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馬燧討田悅。軍渡漳水。悅知燧食乏。深溝堅壘不戰。燧令下寨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潛師併洹趨魏州。賊至。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悅驚。李納等踏橋。乘風縱火而前。縱令除樑葬。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少衰。鑿縱兵擊。悅。悅敗。奔橋。橋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悅敗。遁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淵、背洹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勦之。此致人之術耳。

徐達率諸將攻下元都。將分兵略平定州而北。時擴廓帖木兒兵方自保安。謀踞居庸關。據故都。達謂諸將曰。擴廓兵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之師。足以抗禦。我直抵太原。擣其巢穴。所謂批亢捣虛也。太原下。擴廓不戰自潰矣。擴廓聞達兵向太原。果還軍來救。銳甚。達曰。步兵來集。輕與戰。危道也。卤不解。遠斥堠。固營壘。可掩而取。會卤酋馬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襲之。擴廓大敗。走甘肅山西悉平。

邀擊

邀擊者。邀諸途而擊之也。敵之志剛趨。我之兵從旁出截。彼不意。彼必驚潰。若是須擇地形險阻狹隘之處。潛師密旅。忽擊其中。彼前者不能反兵救應。後者不得整旅迎戰。雖有大衆。不足恃也。蓋敵進而我逆擊之。恐其氣盛。是用從旁阻其歸。敵退而我尾擊之。或其有備。是用從旁取其惰。皆由別徑奇道。疾趨而進。以取勝焉。

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儀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盛以爲吳兵不能而非也。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燕王垂圍苻丕於鄴。苻謹劉牢之救之。垂迎戰而敗。遂拔國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津。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

張郃守漢川。別督將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與張魯相距五十餘日。魯糧乏。郃乃徙其民。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窄狹。前後不得相救。魯遂郃郃棄馬爬山而走。

橫擊

橫衝陷陣之兵。非將勇悍而士精銳。不可也。即將士精勇。而非力戰。亦不可。蓋敵之陣勢雖整且堅。而我之將士既勇且銳。是以能橫擊於其中。斷敵陣而爲二也。敵陣既分。前者有還復之勢。後者無常合之勢。我之正兵復擊其前。彼之救應不能相及。未有不潰且走者。此兵之奇也。

王含攻石頭城。帝出屯南塘渚之時。諸軍皆集北中郎將劉遐蘇峻。即精兵萬人至。帝夜見勢之。次日諸軍與賊戰未決。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

朱滔與回紇攻貝州。李抱眞、王武俊故之。距貝三十里而軍。回紇見滔。滔曰。明日廻霏馬高邱觀之。爲

大王領武後之騎使匹馬不返滔遂決潰出戰武後遣其兵馬使趙琳將五百騎伏於桑林抱其列方陣於右武後引騎兵居前幾回紇滔軍皆敗走抱真武後合兵追之滔與數千人走還

東魏高歡伐魏魏將李苗等帥銳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十騎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敵堅壁不戰俟師都稍懈道總管梁禮將兵擊之戰方酣德操自以精騎掩擊其後師都軍潰兵家交戰其陣始列朝氣方銳防閑嚴敵總在前行至其後陣自謂無虞稍懈遊留銳氣必惰吾之正兵張旗鳴鼓大譟而進吾之奇兵卷旆忍鼓潛襲其後以之取勝勢所必然唐太宗之反擊率精銳直貫其陣後又與別陣不同

世民曰可擊矣大軍直薄其陣於是大破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陣後張唐旛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

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十騎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初以兵少不敵堅壁不戰俟師都稍懈道總管梁禮將兵擊之戰方酣德操自以精騎掩擊其後師都軍潰兵家交戰其陣始列朝氣方銳防閑嚴敵總在前行至其後陣自謂無虞稍懈遊留銳氣必惰吾之正兵張旗鳴鼓大譟而進吾之奇兵卷旆忍鼓潛襲其後以之取勝勢所必然唐太宗之反擊率精銳直貫其陣後又與別陣不同

夾擊

兵家夾擊欲分其勢也彼勢既分其陣自弱銳前則後不支銳左則右不支無所不銳則無所能支所以勝也況彼之趨戰前陣方銳我之夾擊無處不銳受敵之處既多固懼之勢不密以我之銳擊彼無懼自應傾敗矣且一處既敗無處不潰即有一將力戰未有見勢去而不潰走者乘卒獲散合勢掩之救之如反手耳此用衆之法

劉曜圍金墉石勒救之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命石虎以步卒攻曜中軍石堪以精騎擊其鋒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

李全寇揚州趙范趙葵揮步騎夾擊浮橋弔橋並出三路夾擊賊敗之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擊之三道夾擊賊敗之古來以夾擊而取勝者多惟背友開釁元於蜀分命諸將一擊其前軍一擊其中軍一擊其後軍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而竟以敗死是不度勢不度力也元之兵勢雖友聞何啻十倍分擊則愈弱弱不敵強理之自然宜命諸將分部而伏同力致死夾擊其前前軍既敗中軍後軍便自奪氣如此則獨事尚可爲也友聞之見不及此而忠義矯矯可稱將臣之良

反擊

唐之太宗善兵者也常語羣臣曰朕每觀敵陣便知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吾強當其弱彼乘吾弱追奔不過數百步吾乘彼弱必出其營後反擊之無不擢敗所以取勝多在於此及觀其破竇建德宗羅睺皆此法以傾其強而非弱之謂也蓋敵勢雖強志在前鋒我出其後彼所不虞因其不虞而擊之其神搖氣自奪此必大軍在前而以精銳擊後以應之也敵既潰奔急乘此機疾趨而追使其謀慮不暇捍禦不及門得全勝矣

鄭人侵衛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君子曰不當不虞不可以師

秦王世民破宋金剛於介休也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先戰小卻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敬德等降其戰賢建德於庄牢東也按兵不出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叉爭飲水遂巡欲遁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建德陣動

草廬經略卷十二

首尾擊

首尾擊者建城立壘一在敵前則敵腹背受敵未有能善其後者其說與夾擊不同夾擊者臨陣合勢取勝一時首尾擊則令敵常分應夫敵應前而我擊其後敵應後而我擊其前我力常專敵力常分糧道難阻內援不通進退維谷所備皆急曠日延久情見勢詘因而制勝罔有不濟第敵後之師壁敵腹中易爲敵陵必據險阻堅壁足糧餉將智而勇卒少而精敵斷不得而欺我方可成功不然徒委偏師於難相救之處非計矣

韓遂馬超反徐晃謂曹操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撫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置柵以殘其衰賊可擒也操從之超遂兵力分操以故得破超等

劉胡據澧湖上流與蠻軍相拒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以騎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邊纔迾阻塞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泷船必薄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軍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興世沂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笑曰我軍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物人欲輕襲我上不爲之備一旦四更風起興世舉帆直前過鵠尾劉胡乃遣兵追之興世遂前道其將黃道

檄。帥七千舸徑取錢溪。立營柵。明日引兵據之。劉胡來戰。敗走趾安。
王依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沈攸之攻濃湖。以分其勢。則劉胡果欲更攻與世。未至。聞攸之來攻。還兵自
救。與世城乃得立。濃湖糧運不通。屢戰不利。遂遁。
徐達當遇春等攻張士信之湖州。僞丞相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當遇春統
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壍滿徙。絕其歸路。敵衆大敗。
夫遇春之於士信。強弱不敵。士信固不得而陵之也。至若兵勢相當。偏師入截其要。初至之際。壘柵未
固。人心未定。大軍亟宜頻頻挑戰。緩緩相救。然後覆巢之師。得以徐據形便。堅立城壘。高張兵勢。敵來
逼攻。以除返顧之患。我必奮擊速救之。庶可以自堅。而敵勢自屈矣。休仁、與世。眞良謀哉。

擊後

擊後與反擊。雖似而實異。反擊者。臨戰乃出其陣後反擊也。擊後者。謂置壘於前。敵兵來拒。我潛遣偏師
從間道出敵之背。或焚其輜重。或火其積聚。或攻其別旅。或劫其後營。或侵其糧運。輜重焚則軍窮。積聚
火則軍饑。別旅敗則失援。後營劫則氣奪。糧運侵則難支。我正兵乘而壓之。可令莫支。蓋敵既以大兵向
我。以爲我不能趨彼而使其內顧之虛。其後兵萬萬不虞我至。而懈弛無備。所以必勝也。此出人不意。掩
襲一時。候出候入而非可以持久者。又與首尾擊不俱。
王猛伐燕。燕將慕容評率大衆拒之。猛道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
燕王暐懼。

掩擊

苻登將魏揭飛、秦雷惡地、率氐胡。攻姚萇之李潤杏城。萇潛以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
萬。氐胡赴之。首尾不絕。見姚萇兵少。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兵慢亂。萇
縱兵擊之。輒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諸降。

掩襲

掩擊者。襲其無備也。未備而掩之。則其上下必驚。士衆必亂。是兵也。潛如鬼神之無朕。可窺。疾如迅雷之
不及疑。目惟在乘其隙耳。過險不戒。吾掩之。卻陣未列。吾掩之。三軍方食。吾掩之。營柵未成。吾掩之。地利
未得。吾掩之。師老疲敝。吾掩之。涉水半渡。吾掩之。人心怯弱。吾掩之。士衆賤惡。吾掩之。特勝而驕。吾掩之。
謀慮未定。吾掩之。上下攜貳。吾掩之。其衆方退。吾掩之。大寒大暑。吾掩之。警守未嚴。吾掩之。孤軍無援。吾
掩之。勞頓待哺。吾掩之。遠來新至。吾掩之。將離士卒。吾掩之。其陣既亂。吾掩之。有此數者。疾趨而襲。固有
不克。如嚴備焉。未可以得志也。
鄭子罕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陂。獲鉏、樂懼。宋特勝也。
吐番尚結贊入寇。而歸李晟。道其將王佖、將曉勇三千。伏於汧。晟戒之曰。虜過城下。勿發。其首俟見五
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
強敵在前。勝負之間。未可以旦夕決。與之遊久。其隙自開。覘隙而速投之。所謂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

而不失敵之敗也。

突擊

將謀用銳攻敵。欲速。是以兵家貴突擊焉。乘人不備。避選死士衝突而前。其兵用少不用衆。將必驍。士必
勇。心必一。氣必銳。力必奮。敵必近。所謂近者。敵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遠則敵既見而有備。我氣銳而難
入。勢如旋風。疾若決機。或突其前。或突其脅。有進無退。使敵倉皇驚怖。無所措手。斯無堅不入。無陣不亂
矣。

後魏主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郡小。志必滅之。伯玉使壯士數人。衣短衣。藏戈
頭斬。伏於寶下。突入擊之。魏主人馬皆驚。召善射者射之。乃免。
金人徒襄潰。趙范、趙葵、扈再興、糾之。官軍分爲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步騎。左右策應。金人背山。
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火鼓。令軍中曰。聞擂鼓聲。始動。若
彼來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未幾。金人稍下山衝。再興師果爲所乘。遂逼范軍。范擂鼓擇軍突鬬。葵
纔進。殲金兵數千。
鄧禹之破王匡也。令軍中無妄動。賊既至營。方鼓而進。
周訪之破杜曾也。自行酒。飲精銳。勑不得妄動。俟賊至二十餘步。乃鳴鼓而進。
節知之益。蓋敵人趨攻。其氣竭。敵至始鼓。其氣盈。以盈擊竭。自應必勝。是突擊之訣也。

制突

敵以勇力冒死之士。衝突而前。志在必入。我無以待之。能保障之不亂乎。必厚集其陣。使我之勢既固。而
以強弩勁弓。遠而迭射。厚甲長戈。蹈死抵敵。矢如蝟集。刃若堵進。嚴其督勵。峻其刑誅。隊伍微有開合。是
節知之益。蓋敵人趨攻。其氣竭。敵至始鼓。其氣盈。以盈擊竭。自應必勝。是突擊之訣也。

制突

敵以勇力冒死之士。衝突而前。志在必入。我無以待之。能保障之不亂乎。必厚集其陣。使我之勢既固。而
以強弩勁弓。遠而迭射。厚甲長戈。蹈死抵敵。矢如蝟集。刃若堵進。嚴其督勵。峻其刑誅。隊伍微有開合。是
謂城山易。城宮家軍難也。至於車連騎。騎連步。步連車。車騎步三部。謂諸將曰。凶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
陣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以鐵鎖聯其馬。爲方陣而前。閻
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右執句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
來擊。大破之。圍潰。固走。爲燕軍所執。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突韋敬軍。大眼勇冠三軍。所向皆靡。敬結軍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
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而走。
李光弼討史思明。師次北邙。欲使傅山陣。是險阻也。吳玠富平之戰。欲先憑土阜。是據高也。
敵之來突。我若先知。制之不難。患在倉猝不及。遂至爲其所敗。又必因我之師懈與勞、怯與飢、與地利
之不利。敗者能防。自無患矣。

先擊強

兵之所以先擊強者，蓋擊蛇擊首之說也。擇堅強之處，選銳以衝之，彼勇以入之，以我完力擊彼徹瑕，可以逞矣。所謂瑕者，或乘其驕，或乘其懈，或乘其亂，或乘其勞，有可投焉，指麾三軍，竭力致死，期在必克，深入其陣，無不摧敗。強者既摧，餘自潰矣。苟無瑕可乘，又當觀變，豈宜妄動。

中漢之戰，賊將安太清方陣而習，李光弼因擊之，及戰未決，光弼召諸將曰：彼強而可以破者亂也，今以亂攻亂，必無功。因問賊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請五百騎，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倫惟貞，貞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尾之。諸軍望死皐入，大敗之。

劉錡守順昌，兀朮興諸步兵，威列城，乘諸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十萬，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方酷暑，敵遠來疲敝，錡故能破之。光弼乘亂，劉錡乘勢，皆投其瑕也。

先擊弱

兵有餘威奪人者，謂其乘既勝之威而薄之，則我有盡撓之勢，而彼有既覩之魄，無弗勝矣。其法在先攻其弱。弱者既破，強者可圖。我得勝而氣壯，彼孤立而失勢，然必審敵鋒之堅脆，將帥之能否，士卒之勇怯，紀律之治亂，如敵強鋒銳，將強士勇，而我又先攻其弱，無損其強，而我之戰力已疲矣，其能勝乎。

桓王既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爲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謂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嚾聞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傘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乘乃擣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而敗。

夫鄭人之勝，在先擊弱，隨人之敗，病在不先弱而先強。皆足爲後事之鑑。先擊強者，謂強破弱自潰，先擊弱者，謂弱敗則強自孤，因勢而動，無容執一也。

用弩

弩者，國家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弩所叢射之處，無對立之兵，無橫亘之陣，爭山奪險，守壘制突，非弩不可。遵射則前後不能顧，伏射則左右莫可支，吾以乘弩而共射一人，則元戎立斃，鋒前乘高守隘，萬弩齊張，百步之內，射無不中，蓋地險則敵無所避，而處高則弩尤便用也。射之之法，當爲三迭，前發弩人，次進弩人，再次張弩人，更進更發，則矢不絕，而賊不得衝，箭鏃傳毒，及虜必死，敵雖精銳，無能當也。弩有強有弱，弱者小弩，臨敵對陣，可以爲往來之遊弩，不惟易發易張，且能使敵不見，伺隙而發，發俱命中，守險制突，非強弩不可，牀子弩尤極強者，大抵弛張倏忽，敵至則矢不及發，故必有邊而後可恃，以無恐懼。山澤城險，遏車用強之訣，不可不知。

何無忌鄧徐道覆於豫章，賊合強弩數百，登山邀射，風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屬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而死，此以邀射勝也。

魏公操兵至漢水，趙儁引兵硤賊，值操揚兵大出，追儁至營下，儁更大開門，偃旆息鼓，魏兵疑有伏，引還，儁擂鼓震天，惟以勁弩射於後，魏兵驚潰，此以弩守壘也。

韋叡之於楊大眼，是以制突也。

吳玠駐隊射，是以逸射也。

孫臏射龐涓，武侯射張郃，皆伏弩也。

虞胡守武都，羌人攻之，胡令軍中引強弩不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胡令二十張弩共射一人，此近則必中之說也。

夫兵器惟弩易習，造固宜人工其技也，分別賞罰，試其工拙，教習數月，穿楊貫蝨，人人善弩，則人人皆兵，又可勝乎。

備邊

邊之策，堅城壘，浚溝塹，扼險要，謹斥堠，廣偵探，多間諜，選將帥，練士卒，積粮餉，明賞罰，精器械，示恩信，市田募耕，禁啓釁，發十餘策，從古論邊者所不廢也。今世間者，則鄙爲常談而非奇策，究竟誰能按談而行，使無遺缺耶。即孫吳再作，非此數者不能備邊，而選將帥爲尤急，將能則舉行無遺，而邊患息矣。

司馬師時，羣臣各獻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未易得志，惟有擇地居險，奪其肥壤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威信遠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細作易至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證諜時間，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進據則賊據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

祖逖鎮雍丘，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其子仕後趙者，皆聽兩屬，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

魏人侵宋北邊，何承天陳備邊之策，凡四：一曰移遠就近，徙新附，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杭羣衆；三曰纂備牛車，以破輕械；參合句連，以衝其衆；四曰計丁課使，隨所便能，各有業習，因民所利，遊而飼之，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與優游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傅嘏七策，皆可以施之於邊，惟奪其肥壤，羣食其疆，以吳晉勢不兩立，不語立故也。施之於華夷之界，一假啓釁，祖逖所行，俱錄邊至計，宜後趙竊土所以日蹙歟。何承天築城邑以抗蕃衛，抱險要也。纂備牛車以破輕械，益富強也。計丁課使，隨所便宜，因其服習，用土著也。受國重任者，須流覽今古，參合羣謀，因時而爲之去取，斷然舉行，無務因循，何邊之不可安，而功之不可立歟。

禦戎

禦戎之法。慎無僥倖野戰。謂中國之馬力與弛射。雖陽李光弼皆即其城下以破敵。而思明再敗。常恨其不得與光弼野戰也。善用兵者。以所長擊所短。以堅輕之。使既捉且悅。是半蝕之上策也。諸葛武軌。寧非後人之所當法耶。

前五代宋時。三峽猺蠻。蔵爲抄暴。故分荆益四郡。立府於白帝城以鎮之。又以孫諶爲巴東建平太守。諶曰。蠻夷不貪。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糜國費。遂不受兵。至郡開布恩信。猺蠻翕然懷之。此用撫也。

韓襄毅討大藤峽。以兵十六萬人。分五路入。殺其巢穴。穴有崖名九舟樓。尤爲險絕。直抵其上。斬峽藤斷之。名爲斷藤峽。以志武功。此用誅者也。

唐元宗時。李密據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密糧盡。士卒癘疫。十死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此延緩以坐困掠疫者也。

宋藝祖之時。秦再雄。武健有奇略。各蠻黨長服。藝祖推爲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士卒。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壁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恩柔意。莫不從風而靡。此且誅且撫。威恩顯行者也。

宋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等。因上元張燈。率丈人踏破梅嶺砦。四出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討之。漏據輪縛大閭其上。頗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團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叢密。緣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爰東蔵作炬。潛以脅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嶺。乃縋引下。人人銜枚。望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筭入。及賊棚。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屋舍皆茅竹。猱宜其上。火輒發。賊呼號奔撲。猱寔熾。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寧。抗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遹爲建城砦。書騈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此用奇以奪險者也。

禦倭

禦倭之法。與其阻水列陣。禦之陸地。不若出洋遠哨。禦之水上。與其禦之內洋。不若出洋遠哨。禦之外洋。良以水戰非其所長。能據其險阨。彼邏延海島。不得越而出。入而掠。水盡糧絕。危可立俟也。矧倭跨海爲寇。勢不能久。舟小卒寡。惟以抄獲爲資。我用高艦巨舟。加以萬衆。則以大勝小。以衆勝寡。此戚繼光、俞大猷、所屢試而屢效。管言之者。又令沿海之地。有警之處。堅壁清野。寇若登陸。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資。勢必澌餒。我以兵綴之。不輕與戰。不旬日而可坐困。所可患者。浙省、閩廣、齊、遼之區。延袤數省。皆與寇鄰。大海之中。風伯爲政。寇至倉卒。非可恃彼處。惟有申飭沿海城堡。風候之期。時時警守。時時偵望。各處士兵。時時操練。雖寇來無定處。而風汎有定期。期至而慎。猶易也。倘或疏虞不戒。縱其據城得邑。坐食我資。急難搖動。爲患必深矣。

倭之患。自古所無。至國朝而始有。太祖諭汤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年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倭

東而勢不敵。夫天陷天獄。非兵之地。南蛮之中。阬處皆是。險阨陡絕。彼必據守。宜用奇計。無與力爭。恐傷士伍。海嗜殺。以堅其守志。毋輕信以墮其詭計。毋延緩以坐困猺蔵。惟且誅且撫。威恩顯行。設奇用智。毋以蛮輕之。使既捉且悅。是半蝕之上策也。諸葛武軌。寧非後人之所當法耶。

前五代宋時。三峽猺蠻。蔵爲抄暴。故分荆益四郡。立府於白帝城以鎮之。又以孫諶爲巴東建平太守。諶曰。蠻夷不貪。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糜國費。遂不受兵。至郡開布恩信。猺蠻翕然懷之。此用撫也。

韓襄毅討大藤峽。以兵十六萬人。分五路入。殺其巢穴。穴有崖名九舟樓。尤爲險絕。直抵其上。斬峽藤斷之。名爲斷藤峽。以志武功。此用誅者也。

唐元宗時。李密據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密糧盡。士卒癘疫。十死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此延緩以坐困掠疫者也。

宋藝祖之時。秦再雄。武健有奇略。各蠻黨長服。藝祖推爲辰州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至州。日訓士卒。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壁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恩柔意。莫不從風而靡。此且誅且撫。威恩顯行者也。

宋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等。因上元張燈。率丈人踏破梅嶺砦。四出摽掠。梓州轉運使趙遹討之。漏據輪縛大閭其上。頗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村團夷。爲遹敗潰者。悉赴之。乃壘石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巡檢种友直所部。多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猱。遹遣土丁捕之。伐去叢密。緣崖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爰東蔵作炬。潛以脅蠟縛於猱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嶺。乃縋引下。人人銜枚。望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等。悉力擁刀斧穿筭入。及賊棚。出火燃炬。猱熱狂跳。賊屋舍皆茅竹。猱宜其上。火輒發。賊呼號奔撲。猱寔熾。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柵。賊擾亂不寧。抗斬數千人。生擒卜漏。晏州平。拓地千里。遹爲建城砦。書騈畝。募人耕種。且習戰守。號曰勝兵。此用奇以奪險者也。

禦倭

禦倭之法。與其阻水列陣。禦之陸地。不若出洋遠哨。禦之水上。與其禦之內洋。不若出洋遠哨。禦之外洋。良以水戰非其所長。能據其險阨。彼邏延海島。不得越而出。入而掠。水盡糧絕。危可立俟也。矧倭跨海爲寇。勢不能久。舟小卒寡。惟以抄獲爲資。我用高艦巨舟。加以萬衆。則以大勝小。以衆勝寡。此戚繼光、俞大猷、所屢試而屢效。管言之者。又令沿海之地。有警之處。堅壁清野。寇若登陸。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資。勢必澌餒。我以兵綴之。不輕與戰。不旬日而可坐困。所可患者。浙省、閩廣、齊、遼之區。延袤數省。皆與寇鄰。大海之中。風伯爲政。寇至倉卒。非可恃彼處。惟有申飭沿海城堡。風候之期。時時警守。時時偵望。各處士兵。時時操練。雖寇來無定處。而風汎有定期。期至而慎。猶易也。倘或疏虞不戒。縱其據城得邑。坐食我資。急難搖動。爲患必深矣。

倭之患。自古所無。至國朝而始有。太祖諭汤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年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倭

戍以固守備。和行築城海上。起登萊抵浙江。凡五十九城。民四丁取一爲兵守之。誠安邊御倭之長策也。

廣寧伯劉江。鎮守遼東。初至。巡諸島。相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之西北望海堝。築城堡。立烟墩瞭望。俾自相猜忌。自相妒害。伏其瓦解。勢孤力窮。吾以大兵剿其負固。誅其元兇。如拾芥矣。

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爲海濱咽喉之地。一曰瞭者。百。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遣馬步官軍赴堝上小堡避之。翌日二千餘人。乘海船直過堝下。登岸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絳衆。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師秣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臻率將士潛焚賊船。截其歸路。乃與衆約曰。旂舉砲鳴。伏兵齊躍。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堝下。江披髮舉旂鳴砲。伏兵遮起。爲兩翼而進。賊衆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堡中。我師進逼。環而攻之。將士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故開兩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生擒數百。斬首千餘。有潛脫而走船者。復爲隊所縛。無一人得免者。凱旋。諸將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賊始魚貫而來。成蛇陣。故作眞武狀以鎮服之。雖憨士卒之耳目。亦可惜以牝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鬬。寧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此兵家圍師必缺之意也。

平羌

今日之羌。非漢、唐、宋之羌也。自正德中。北虜亦不剌一種。衛據青海。其地南鄰松潘。北鄰甘肅。則虜與羌爲一矣。昔漢人西通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故彼勢遂逆。今彼據有定之巢穴。而狼以富強之種落。雜秦隴則可以窺關中。出階文則可以伺劍外。幸而未動。是可不爲之豫籌哉。嘗循國初舊制。糜其資貨。啖以茶利。推廣恩信。使諸羌內附之心益堅。計令北虜使還故土。以杜羌虜合勢之禍。至練兵選將。修險積糧。彈壓以威。使慴不敢動。與諸備禦之法。兵有常談。所不待言者。倘舍恩信。而第議征誅。羌急投虜。爲患滋大。又不可不深慮也。

後漢時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白骨相望。左馮翊梁慬。恩信招誘。羌灌滇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請降。隴右平復。後羌又亂。漢以种羌爲虞。盜將軍。屢到營。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人質騾者。悉遣還之。感心懷服。信義分明。於是羌皆順服。乃去煣燧。除候望。方境晏然。此皆恩信以取羌者也。羌人肉食犬羊。無茶則生癰疽。多病死。而羌地非有茶者也。高皇帝乃立金牌之令。歲遣使者給以金牌。轉西蜀之茶。以賜羌人。以金牌按驗而徵其馬。羌乃如數納馬。如民間之納稅者焉。尊卑最爲得體。至今因之。

定亂

軍之亂也。而欲定之。不誅無以懲後。悉誅之適以滋亂。宜先之隱忍。藏之秘密。處之鎖靜。謀之周悉。發疾速。從容指麾。元惡授首。萬衆貼然。斯爲善矣。蓋亂之興也。非一軍盡亂也。緣一二跋扈者。以計惑之。危恐之。以事激之。是以倡誤相從。轉相爲鼓譟。我急投之。漫應之。無奇策以制其變。不宜假以縱其降。其心愈懼。而謀益深。寬未離而勢愈熾。是猶抱薪救火。必不熾之事也。若其歸降請命。不戮渠魁。以警餘。而姑息以長惡。不幾如五代之兵驕將縱。以貽患於不可言乎。

朱泚反時。田希鑒閉門拒之。涇卒斬以降鑒。上因授鑒爲涇原節度使。李成欲誅之。而虛其握兵。鑒遣使參候。成謂使者曰。涇州通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成遣涇希鑒出迎。成與之並轡而入。道衢結歡。寵妻李氏以叔父事成。成謂之田郎。命其三日食曰。巡撫事畢。即還鳳翔。希鑒不疑。成伏甲而宴之。既飲。彰令英引涇原諸將至堂。成曰。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論衆以誅希鑒之意。告殷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爲殺節度使張獻。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上謂李泌曰。若藩陝連衡。則猝不可制。

平盜

凡爲盜者。攜掠爲資。志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朝。非有決機制勝。宏謨遠略也。小醜萃居。爭相雄長。勝不相讓。敗各自救。無同憂共惜之心也。其中詿誤從邪。亦非有仗節秉義者之不可誘也。倘若不加矜愍。不分首從。一概殄戮。絕其求生之路。盜以死爲急。如吳越同舟遇風。其相救如左右手。而其勢自固矣。蔓延

而水陸之途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使。領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軍騎入之。上許之。泌見陝州將史在長安者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嘗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雄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單騎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撫慰之。抱暉喜。泌視事。賓有請屏人白事者。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粗儲。明日召抱暉謂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勾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者。慎毋入關。自擇安便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耳屬陝虢亂者七十五人。授泌誅之。泌奏已還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必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驚亡命。不知所之。

嘉靖十二年。大同軍亂。殺總兵李瑾。是時劉源清討之。源清大張殺戮。由是叛卒益懼。部永兵至。亂罷迎敵。永卿之不利。諸卒鼓譟引寇入城。指宣府以爲讎。幾致不支。帝納夏言議。論曰。叛卒殺主帥。法不可縱。然特數人耳。部永源清貪功嗜殺。妄傳屠城。以致劫囚通寇。今罪出二人。於是以張增代。卒登陣想曰。吾非殺主帥者。長死自保耳。瑾令主事楚人。論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即斬倡亂者三十人首。獻軍門。瑾乃撫慰。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城中大定。而遂源清、部永於獄。

信乎定亂有術。不可輕也。夫御馭無法。非激之而甘心生變。則縱之而肆意爲非。若推誠撫愛。則將爲慈父。豈子弟而忍叛其親。用法無私。則將爲嚴君。豈士伍而敢背其主。恩威並用。斯亂自定耳。

居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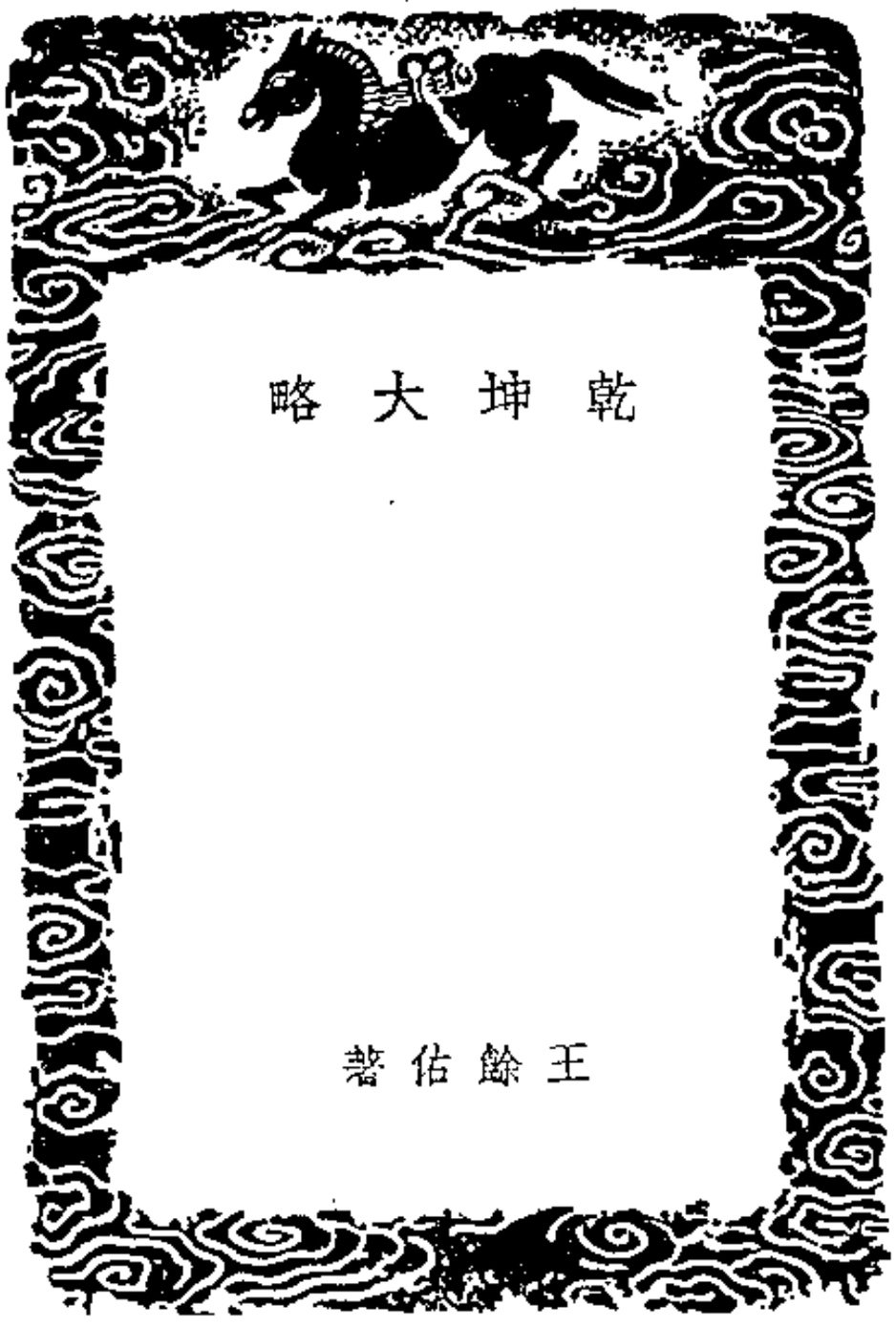
立功難矣。居功尤難。蓋功蓋天下者不賞。非君主之過。將臣之罪也。夫戰克之時。敵人所憚。國家所恃。有猛虎在山之勢者。而豈有自壞其萬里長城。令敵人酌酒相慶哉。良有位極而嫉勢重。而肆無居功之道。昧勇退之義。遂使從前勛業。爲誅屠葅醢之媒。何如謙恭貶損。推讓爲先。以圖棣身。以忠事主。杜門謝客。拂袖言旋。身名兩全之爲愈乎。

楚王句踐用范蠡之言。卒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越以伯。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及反國。蠡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乘輕舟浮五湖。入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張良佐漢高祖。亡秦滅項。功既成。乃曰。家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之術。此兩人者。皆知機識遠。用意明決。故能以功名終。而其高蹤芳躅。令千載下談者猶有餘響也。若拔劍擊柱。徑出不辭。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豈人臣之道哉。明哲保身。必不然矣。

跋

右草廬經略十二卷。明無名氏撰。按是書爲曾冕士庚文所藏鈔本。未知撰者何人。以書中有國初兩淮郡縣多爲張士誠所據。高皇帝欲取之云云。殆勝國人矣。卷中各分子目。其議論亦頗精審。末各援古事以證之。亦頗於持擇。其署曰草廬。撫亦以諸葛自命者歟。夫爲將運用存乎一心。雖去病且謂顧方略何如。不至學孫吳古法。後人僞襲將苑。心書各種。其爲腹腸。備然易見。前明如唐順之。一代偉儒。於學無所不窺。大則天文樂律。地理兵法。才則弧矢句股。壬奇禽乙。則錯舉提。莫不精心叩擊。究極原委。以資其經濟。毅然自任天下之重。倭入搆患。志在捍牧圉以保鄉曲。備力行間。轉戰淮海。積勞而殞。周櫟園書影。紀其佚事。且貽千古笑端。而況房琯劉秩之輩。迂謬僨轅者。顧狄武襄良將材。范文正且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武襄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故卽紙上之談。亦必閎攬百家。雖不融會。乃稍開濟之才。庶不致以白面書生相誚耳。昔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明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卽以頒其堂。此書視元儀所著。詳略迥殊。而目以該博。亦洵無媿色。爰付梓人。俾談兵者各有所攷焉。

道光庚戌立秋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乾坤大略總序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之曰。茶竈講書罷。洗杖臨前溜。騷騷斑茂草。坐石讀古詞。好鳥時來語。聽之頓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爲木爛草。鄰此生平。鏃巢樓薇茹時。一室叫號。甕盤鬢眉如刀梁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嘯。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甘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間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究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幾。斟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毫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攄以古事。定以今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頗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策。埒劉輿亡。較若黑白。讎雌勝負。捉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增益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閒一閒牧豎樵蒼。不充耳。何用此嘵嘵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梁鬚眉。稜稜雪漢者。竟消沈於嫩蘿弱藤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傳嚴滑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嘵。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寞。今而後吾可以隱矣。歲縣玉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書者。志予幸庵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掇次而遞。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又云。一字不可增減。一字不可顚倒。愼勿妄生揣摩。致啓參錯。反亂定時。一室叫號。甕盤鬢眉如刀梁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悅其倚天而嘯。提劍而舞。爲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甘輕以示人。然尙嫌其意旨統括間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爲之次第。故復熟究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幾。斟然剖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毫髮可數。然後標爲十目。各成一卷。攄以古事。定以今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坐談能決。然頗智能之所以揆圖。英武之所以揮策。埒劉輿亡。較若黑白。讎雌勝負。捉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增益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繡。秋林若染。是閒一閒牧豎樵蒼。不充耳。何用此嘵嘵奇事爲。曰。此山人之所以爲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梁鬚眉。稜稜雪漢者。竟消沈於嫩蘿弱藤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傳嚴滑水。何曾貯此空疎無用輩嘵。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寞。今而後吾可以隱矣。歲縣玉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乾坤大略目錄

卷一　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
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輔道一卷

乾坤大略卷一自序

兵之未起。事說甚長。不必詳也。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爲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鬪。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先大振。而遠近向風。不戰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戰鮑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爺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

乾坤大略卷一

獻縣王餘佑著

兵起先知所向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兵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脩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趣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捐成皋以東。而屯滎洛。以拒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蒯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黥布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歲謝爲朝歌長始到

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儀容。當謀議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謝曰。此城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謝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壯之兵。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聚。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覓假辦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傚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衣。有出市里者。

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錢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隘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書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壁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怨於上。上使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寨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弃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

監趙代邊兵。豨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發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

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幷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黥布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西

歲謝爲朝歌長始到

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儀容。當謀議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謝曰。此城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謝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壯之兵。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皋。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聚。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覓假辦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傚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衣。有出市里者。

更輒禽之賊由是賊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關以震三輔皆高壁深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陵畧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皐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舉兵於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壁深壘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遮屯河內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昭烈恥關羽之歿將伐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襄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背魏先與吳鬬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毌丘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欽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誅舊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襲取之今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御衝使不得前必有七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行唯叉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不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守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復令基停駐基曰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阻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有矣軍宜速破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潕水閻丹次潕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閻基先到乃還吳孫峻舉兵娶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來軍之集諸將咸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脅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

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資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悲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悲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嗚咽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慈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爲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開大門大呼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欽殊不悟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憲睿亦潰孫峻進至慶亭

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愼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袍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遣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當衆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壘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隴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隴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憑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頸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下故希簡上事歸害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洗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衛耶（梁校據本集此條）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懷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稱燕王傳衆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而農亦騙列人居民爲卒使趙秋說屠洛及東夷烏桓各率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館陶衆至數萬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者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乎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讜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臺戰則士卒見其外貌動而不靜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本帥壯士四百勝櫂而入農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遘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爲刁逵參軍使殺遠讜歷陽宏遵皆元勳也裕訏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等傳諮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修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毅劉道規伸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最爲長吏守京口裕伸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元加桓讜征討都督讜等諸亟還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

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懲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諫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皐亭嶺相繼北上。元愛擢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庶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搏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譚與何遊之屯覆舟山。裕先使最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灑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元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漲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譙等諸軍一時奔走。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勑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將以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患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羅書微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面還。無能爲已。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鎮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下邳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趨蠶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梁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衆聚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

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訃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狄胄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邊口說之曰爾朱觸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秦校原本無此條）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晉陽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執別悲號痛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營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會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首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仍令乾救之己無所憚唯在閉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軍貴敗走聊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仲衆數萬以討諒諒將裴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若死國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裴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以鼓譟子雄之歷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義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崔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去開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義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頵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將尉遲迥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崔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去開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開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頵諫曰楊素驟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人皆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宣州刺史琳琳日兒受命討賊不能死難豈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斷而退諒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殺賊甚衆諒乃退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諒軍饑疲疫死大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隋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諸談士王頵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

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婁曉歷星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與諒密約若雖書詔汝敕字旁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詐撫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洛諫諒怒囚之鳳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效命豈得身爲屈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頵說諒曰王將定家國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資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彙用二策倡言楊素反將誅之兵皆裹文安說諒曰分道鼠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灞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幡雜詐稱宮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道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鬬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憚唯在閉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收商賈船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軍貴敗走聊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仲衆數萬以討諒諒將裴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若死國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裴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以鼓譟子雄之歷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義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崔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去開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義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開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義會大雨欲引還王頵諫曰楊素驟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頵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將尉遲迥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崔山緣崖谷而進營於谷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去開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開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

蹂躪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祿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召李密及弟元挺。密至。元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踵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衞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祿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策。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祿嬰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元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元挺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盾。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逆擊。普意將精兵五千人拒元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戰敗走。元挺不追。宏策退收散兵。復結陣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元感。元感每謂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隋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通郃陽。漕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勞之。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留王長諧等曰。胡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長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拒其喉。後掎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餓拳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壯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脆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曰。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白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

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晉衆移檄。論以建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果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資招李密。密白特兵強。欲爲盟主。淵獲書以驕之。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於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愛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顓據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豈不願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以號令天下。今進小敵。遷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耐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撫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武於我。彼恐爲左右所襲。安得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龐開山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日已暮。淵卻命登城。時擧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宏基就斬之。偃尸數里。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昏賢。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原本無此條）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煞麥爲糧。仲鋤爲兵。以俟南平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所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渡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前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

辭以逃辽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衆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陣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獲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盛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陣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舟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敵宜深溝高壁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脅彼則成擒矣今且宜整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呆卿悅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呆卿乃使人入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秦校原本無此條）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宣潤將士請士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求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爲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官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殺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暉曰宜急引兵趨越州據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賂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單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犯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儆俱不足者息矣稱病臥家者起矣先求邊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面引城將來降簡寶虛實悉擒索斬之殿門禁譏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皋籍營內得數百人房久竊旅困疲甚式既犒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誰呼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爲烽燧訓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爲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

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焉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暉謂裘甫曰向日從吾謀宿有此困耶牧王賂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鍠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緡帛盈路昭義將陝跌殺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刻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雖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甫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未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更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餓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爲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儲卒爲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爲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爲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周故臣李鈞起兵令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盩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鈞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等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搴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鈞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勒守信等曰勿縱鈞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鈞兵於長平（秦校原本無此條）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安戍兵少宋前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發臣兵數萬自海泰徑渡復江北舊城彼縱來援臣據淮襖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扼其衝宋成國變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虛絳募亡命習水戰一旦舉兵順流而下破吳越兵於海門亦脅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椅角臣請率以宣歙叛陛下弊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蹤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盧仝人或先入陝當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宣撫處置使趨宜關陝與沿江淮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道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屯鄂渚後劉光世與秦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盩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秦校原本無此條）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心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

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趙寶鍾。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趙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蒙古兵次蕲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即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壁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塞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徐壽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衝賊。中槍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搏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爲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其行。搏霄曰。公浙江相君。方面既略。諸將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壓壯士突前。兩軍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參校本無此條）

伯顏破二郢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亙三十餘里。鼎足而後高。雖得以乘虛入關。鍾祥恃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時正可爲奇。奇亦可爲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識奇道者。愚主也。黠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抉門旁戶踰垣之喻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裕之攻大梁。田疇伯語以伍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浙都江破侯丹兵。鄧艾伐武陽。邊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欲向延津。而潛以輕兵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之慎者。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旁趨曲徑爲也。是以人國僥倖也。戒之哉。

乾坤大略卷二自序

萬餘人。盡屠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船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假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恃尖利於鄂。恐得舟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鬬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拽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圍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皆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乾坤大略卷二

兵進必有奇道

龐涓仕魏爲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從之十月龐涓罷魏師遠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爾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敝而晚承魏之弊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存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證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爲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辭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迎戰信遂執豹定魏

韓指張耳擊趙趙悉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嘗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騎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必爲二子所拘矣餘皆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佯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卑山而望趙軍戒曰俟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道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漢王走河北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向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遣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耶卒破延岑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猝拔查瀆道最高遶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潮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曹操將擊烏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兼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卽至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濕下潦潛不通敵亦遮守路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尙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尙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敵遇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馬超韓遂衆十餘萬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爲軍先驅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乃設計以離間超遂方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先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

32A
502

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壘。敵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願言許之。使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故賊不爲備。因蓄士鍾會伐蜀。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山斜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達數人擔之。間道而走。魏收軍資饋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汶均口。獨道根曰。汶均迫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和灰。設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閤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意。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殘稼。犯者皆斬。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鼓譟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

旦。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幾根易擯。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御之。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幔蔽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而走。魏收軍資饋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汶均口。獨道根曰。汶均迫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和灰。設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閤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弼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難得志。如出汾曲。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遂伯下大夫鮑宏曰。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意。似爲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殘稼。犯者皆斬。攻河陰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鼓譟。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

桓溫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於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必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遮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佚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狼狽。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艱澀。北士早塞。三軍震竭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已也。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進至枋頭。後卒爲慕容垂所破。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經西燕。樓楯所趨。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據守。聚糧盛壁。道兵成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五月。至盛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陣於盛壁南。造千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鎗長子（滏校原本無此條）。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

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幾根易擯。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玉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兵五千。攻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挾鼓角。僞旗幟。勒諸將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彼衆我寡。彼騎多。我步多。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彼無糧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而彼抄吾糧。我先自潰也。不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敵則據險扼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趨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擊。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卻。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成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趨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劉裕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敵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撫應援。若衆益合勢。其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隘。衆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相攜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論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上久欲伐蜀而憚酋趙彦韜潛以蜀主與北漢主約同舉兵濟河蠭起。蜀主雖死。黨衆猶全。彦韜指歸江山曲折之狀。關將戍守之處。道里遠近。僞盡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錢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由鳳州劉光義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與州屢收蜀師。檄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義至蜀壕州。夔州有鎮江。爲浮橋。上設敵櫑三重。沿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鎮江曰。我軍至此。浮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卻。卻以戰艦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鎮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乘舟而上。蜀守將高彦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屓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富江城。彦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遂次青疆。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蜀主昶聚閤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

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壁。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降表。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此。凡六十六日。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隆澔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整旆而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饟。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餉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譖蜂起。彬不得已。乃委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彬食訖。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漸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涿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雄州。曰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收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面礮。聞休哥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昭般。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卽以書招之曰。將軍自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阻之。

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自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豫章賊不虞其至。大驚。

乾坤大略卷三自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御之。蓋兵既深入。則敵必併力傾國以圖踩蹤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鬬。一爲所乘。魚散鳥獲。無可救矣。雖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衆喪膽。我軍氣倍。志定威立。而後可攻取以圖敵。古所謂一戰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浚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以千餘人遇姚泓數萬之衆於青泥。其言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不敵。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泓兵。此深合機要。百庶不易之道也。

乾坤大略卷三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爲上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閉兵決六十三家。以備軍走。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憙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殺既少。而外寇強大。幷力殺之。功應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幷力。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圍盡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設邑曰。昆陽城小而固。不如先擊宛。宛收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轀撞城。積弩俱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解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

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虜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縱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敕諸營皆按部勿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溜川溢滿。虎豹皆股慄。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蔑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王郎兵起。光武渡滹沱至下博城西。愕然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驅動三輔。壞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郡郭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軍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將兵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其蠭郡郡縣還復擊應。

沈氏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戎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十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縣。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張巡至真源。哭於元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死。張巡收餘衆。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東西灌脂。焚面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雖加兵工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師道不聽。曰。吾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原野。堂堂正正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只取辱耳。今鼓行而進。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因弱而爲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聚萬當。不然者必敗。

揭榜告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逢低京西。趙汴兩徑。逼啟營。金人懼。徙紮稍北。敦游騎增壕自衛。

乾坤大略卷四自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初起之戰焉耳。以烏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原野。堂堂正正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因弱而爲強。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聚萬當。不然者必敗。

乾坤大略卷四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牖以伐膚。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會師於臨品。分

睨見勢弱。悉衆攻瓚。瓚乃縱兵大戰。日昃。瓚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擾潰。追擊大破之於幕庭。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欲與羣臣議。荀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盡地面守之。撓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道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抄。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許攸犯法奔曹。說曹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曹洪守營。自將五千步騎。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之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鋭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蹤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皆懼潰。休哥創遁。契丹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秦。秦燒營退桓。逐斬雕虜雙。

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奧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大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彼爲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鋭卒皆驍鶩。今刻日來攻此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里。

洪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求救。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詣於子產祠。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懼以身免。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尚。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尚都兵不頗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鬬志。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伴捨退。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急進。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

周旗幟。於是猛大敗。俛以身免。

李密說翟讓攻下滎陽諸縣。陷遣張須陀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向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皐。須陀乘之。遂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李密取興洛倉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益來。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陣於石子河東。長矛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之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鋭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蹤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皆懼潰。休哥創遁。契丹不敢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張俊聞李成將馬進在鄧州。以豫章界江鄂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反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軍躡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貪怯。俊諜知賊意。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俊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鄧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大敗之。因呼俊爲鐵山。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舉望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舉望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

韓世忠至揚州。制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卻上馬。令軍中曰。毋

吾糧所向。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將軍聒兒孛董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董遂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據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傅小應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擒人胸下。擒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犒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諸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泝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北二嶺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蹔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脫略卽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遁和州。允文知亮厥明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遁。僞詔來諭王權。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顯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

乾坤大略卷五自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攜豪傑。部署長吏。撫輯人民。收按圖籍。頒布教章。所謂略地也。願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使非納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來輸華毅。以臙馳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游魏王貪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餘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之下。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至今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此。何也。勝則人懾吾威。而庶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恍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聒衆。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此又不可不留意也。

乾坤大略卷五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足下必攻得然後下城。戰勝然後得地。面令有策。可不勌而下數十城。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畏君以爲秦所設吏。誅殺如前十城也。若不殺而以侯印授之。使之朱輪華轂。驅燕趙郊。燕趙人見之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則燕趙諸城。可勿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秦遣兵拒鯷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爲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意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韓信破趙。獲李左車。問計。對曰。將軍所爲。魏王豹反。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拒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服。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舉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說

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制。移檄漁陽。使生齎以指麾。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遂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幷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猶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庫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奏曰。恐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勦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揆天知命。視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間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踰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蕩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燄。雖郤敍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慥悟成敗。垂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矣。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蕩王首謀遊漢。唯深達蕩王。願進忠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皐。以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遂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遠方。先附者受上賞。豨乃許降。遼還。遼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曹。曹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梁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群蠻越嶲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練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殺之讎。自嫌憂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獲不復反。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遼守合肥城。與肥城。糜滿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白曜將兵趣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鄺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遣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還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

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周幸孝寬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彼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並受迥餽金。堅以爲疑。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棟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糜爛。則自鄴公以下。莫不懷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請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請。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據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破蔡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即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請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宏正爲之請。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關、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據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破蔡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即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即誠之東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盡之要地耳。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非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待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愉。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然不忍驟移。非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且出淘廚。薄暮乃還。皆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廚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羸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毅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廚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卒。宜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喻。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寨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走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釃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來迎降。汝輩甲吾能保全汝。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張欽夔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鐽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

旗前驅。且曰。入邛州境。來可散歸安。羅夫子益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刎。衆舉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流汗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譟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過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陳敬瑄鳥諸帥於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榜邛州。賊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補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畝。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按之。刺史以疑死。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要害。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餽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人心皆思歸。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疲。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非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待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愉。彼將更思楊氏矣。宗侃然不忍驟移。非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且出淘廚。薄暮乃還。皆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廚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羸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毅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淘廚。三乞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卒。宜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敢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乞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漚藏者。宜令縣令曉喻。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附之。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寨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走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釃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來迎降。汝輩甲吾能保全汝。賊駭懼。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張欽夔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鐽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

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東河北各山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矣。

岳飛奉命討楊太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揖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候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勦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俊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間俊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瓊令無功。飛釁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俊還防秋。飛袖小闕示俊。俊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俊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也。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俊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消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初。金唐鄧行省恆山公武仙收兵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掎角。謀邊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遣天錫等。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資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岾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岾山沙窩孤立也。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擒王子山砦。帥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黑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榜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岾山絕頂鞏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岾山。駐軍其下。當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岾山。及半。文彬麾旗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蓋。擒七百三十人。衆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授方略。明日攻石穴。雨夜。霽食起行。晨至石穴。時雨未霽。文彬忠之。珙曰。此雪夜擒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白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岾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隧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乾坤大略卷六自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奉之以爲主。至於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反旗鳴鼓。以試吾銳。翫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塊也。昔高帝長驅入關。已行過宛西。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進。前有強敵。宛乘其後。我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乃夜遇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無虞。夫以深入重地之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貽後患。豈良圖哉。古恆有軍既全勝。而一城拒險。制吾首尾。幾覆大業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神矣。不然。屈力殫貲。鈍兵挫銳之馬耳。何必攻。豈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疾趨

乾坤大略卷六

攻取必於要害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之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壓境。狃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起。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敕囂降漢。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囂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驕日久圍而城不拔。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以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拔。此深害也。彧亦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凱羌胡。而誘猾

漢。是我獨以兗豫當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據襄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圍下邳久。攻敵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擊之。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降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疑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威震隣敵。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據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關羽討樊城。震華夏。孫權與羣臣議所伐。權曰。今欲先取徐州。何如。蒙對曰。今操撫輯幽冀。來服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六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從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急圍之。晉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疑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西陵。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召徐光謂曰。屠人之情。皆謂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自河以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北。平定天下。在此一舉矣。勒笑曰。卿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谷。謂光曰。曜盛兵臨皋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至成皋見趙撫守兵。大笑。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翠谷之間。卒戰於西陽門外。擒曜。

秦王與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珪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援之。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可不戰取也。珪命增築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可不戰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擊勢相接。重圍難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率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矣。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人皆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痛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李密說翟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

敵臨之。必渙然離散。末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誰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

唐太宗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捨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徐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爲長孫無忌所阻。卒無功而還。

貞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鄴。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主。請先源德。東襲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主曰。不然。貞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鎮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智高遁守邕州。青懼昆崙險隘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秣馬。近邕州。賊方偃遊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肯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蟹使賊勇者嘗前。盡執長槍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賊軍爲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槍立如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張宏範攻樊城。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朮以機鑿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阿里海涯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臨。宋必可平。

乾坤大略卷七自序

兵不難取而能守之爲難。汛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爲難。昔項羽委數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阻漳水。張卓之不知依舊京而敷奏。試取當日諸巨公奏議觀之。了然矣。

乾坤大略卷七

據守必審形勝

朱鮪聞光武北面河內，孤，使討雒將軍蘇茂，副將賈遂，將兵三萬餘人，度梁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卽勒軍騶出，並移檄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逐騶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貴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擒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

寄州黃市寇兗州，劉恪欲擊之。濟北相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恪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網紀明府，尋往收之，資之以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工兵寡弱，操遂銜激勸，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陳宮說張邈張超叛曹，迎呂布爲兗州牧。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鄄城范東阿三城不動，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鎮之。昱乃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士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達忠從逆而母子俱亡乎？允泣許之，遂殺汜毅，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既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將許之，程昱曰：袁者將軍始臨事而懼，不然，何虛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初，何進遣張貙募兵幷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

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襲。人心益危。是無瓮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布西有大陵。操隱兵陵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張巡守睢陽。爲東南屏蔽。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盛兵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綏撫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泡水嶮。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棄河南尹帥東保王屋。守太原。黎沒喝攻之不下。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叛卒導金人兵入南北關。沒喝嘯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而朝無人矣。

陳規守德安。中原郡縣皆失守。獨此一城存。

張浚開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轄重婺衆。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蜀。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伺。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遑近郡。宜可徧當留守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將等。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陝隘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偉當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吳玠自宕昌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

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銜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方攻玠營。玠整走之。又以雲梯攻壁。壁楊政以撞竿壞其梯。以長矛刺之。洛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衝。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憩。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璘以駐隊矢迭射。翼日。敵命攻西北樓。又卻之。玠急遣田晟相救。金人背遁。玠遣張彥劫檄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度玠

饑。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推鋒而守以敵之。不可輕出。程國忠疑翰

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不妄動矣。
劉豫僉鄜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俊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俊劉光世與淮西之兵。自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淩。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淩。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
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令兵捷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
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滁。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鄜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扼。
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縈三浮橋而渡。次於滁之間。張俊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辭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
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蔡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
右。可以傳檄而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劉錡赴東京。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棹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與知府陳規共守。請將欲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所陷。吾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
何棄之。吾意決矣。言去者斬。推部將許清議與錡合。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卒克大捷。
孟宗政守襄陽。金帥完顏訛可步騎薄城。宗政百計禦之。金人屯城下八十餘日。氣已竭。宋師敗之於漫
河。又敗之城南。金人遁。追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襄陽中原遺民來歸以
萬數。宗政發倉廩賑之。給田廬屋舍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由是威震境外。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時播州冉璞冉璞兄弟居蟹中。前後圍帥辟召不至。至是詣玠曰。某兄弟每明公
禮過。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
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粒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請於朝而官之。卒築苔居、
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非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於大獲。以護蜀口。
移沔戍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釣魚。移守釣魚。共備內水。又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
勢聯絡矣。
詔孟珙收復荊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荊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在皆以捷聞。珙奏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
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留先鋒軍於襄鄧。歸順人隸之。四年。堤修上流利害備禦。
宜爲潘離三舫。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備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信陽。

一軍出襄。分路攜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虞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
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
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
萬八千二百八十。
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
十里者。汜漳之水。循自城西入
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乾坤大略卷八自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談。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今其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雄所見略同。周瑜既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既收。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乙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所。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蓋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鎮襄陽。以係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勢。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控制西北等語。俱關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夫朝廷之上。澄中謀以總機務。疆場之外。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覓啟之宜。得緩急之序。崇體大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志。處處懾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嗚呼。盜賊之與帝王。無俟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蓋已不同矣。

乾坤大略卷八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以留鄧羲守成都。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羲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以留鄧羲守成都。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羲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以留鄧羲守成都。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羲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以留鄧羲守成都。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羲兵才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侵淩。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逡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諜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忠。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眞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發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福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遲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見遠也。會雨雪。饑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已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遊而來。非其本心戰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執政議攻戰備禦。緩懷措置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中原未復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遂用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宜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疆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利。令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於淮之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伎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守防。則潘雍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臨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東南形勝。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規模壯麗。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恃。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而擁大衆以征伐。掠無可掠。何況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衆。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黎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貪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利。今天下俱匱。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乾坤大略卷九自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蕩殘。無歲大舉。大兵一起。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衆以征伐。掠無可掠。何況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衆。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黎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貪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利。今天下俱匱。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著。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成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乾坤大略卷九

兵聚必資屯田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軍取給蒲蠃蚌蛤諸建設田官屯田曹操從之以枣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給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饑餉之勞

操使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遠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覬晉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撫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逐強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設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耬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勸耕積穀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恆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

乾坤大略卷十自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驅驚以逐之至於虎負隅矣則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鬬鮮不傷人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日專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可不厚爲之防哉昔周世宗既平關南宴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雄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庸碌皆衆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雄勁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毋貪利輕進至涿竟爲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備利其器然後堂堂陣正正旗鼓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當蓄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舉遠猷大勢既定彼將焉往哉

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逕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岳飛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知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鄂地皆沃衍荀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僉樞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此興矣

乾坤大略卷十

克敵在勿欲速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巳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物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爲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歸良。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操遺官渡。紹乃謀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上至鳳翔旬日。隨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則車駕至從。城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北方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嶽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固兵比熱。官軍必困而思歸。賊伺官軍之去。必復而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艱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收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依險而陣。懷恩陣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陣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乾坤大略補遺自序

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說曰。爲十勝而設也。江南肥弱。誰不知之。然迹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遂併其佐勝之著。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此外仍有王文成公破寇遠始末兵略最精。不可不一覽。

乾坤大略補遺一卷

補遺

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滻上之勝。謝元有肥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

甘寧自黃祖亡奔孫權。乃獻策曰。今漢祚日衰。曹操終爲篡盜。荊南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宜觀劉表。虛實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曹公圖之。計宜先取黃祖。心狼。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意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卽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里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濟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幷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曹所先。

孔明說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自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周瑜謂孫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嚴寒。馬無冀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軍八十萬。面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病。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曹操既破。還瑜復見權曰。今曹操既敗。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

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雖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建以旌旗。豫備走舸。繫於船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火發。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潰。操引軍走。過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藉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巢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餽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遂之。卽棄而走。豹兵又餽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餽豹。逖又使潛遁。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逖鎭雍邱。後趙鎭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鎭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泣。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皆叛後趙歸晉。逖隸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窮窘吾患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桓溫師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萇等率衆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慰論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留猛。猛亦不辭。

是時。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鄧羌、徐成等。四道會攻襄陽。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悼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梁成等屯於洛澗。extending以遏東兵。斷石澗元等懼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逸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入城。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盡破也。十一月。元遣厲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戍阻洛澗爲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戍。大破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俱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如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彼衆我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陣。欲以卻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繫。高平險固。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皙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郯。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屢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則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退進據險。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慰論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留猛。猛亦不辭。

是時。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鄧羌、徐成等。四道會攻襄陽。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悼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梁成等屯於洛澗。extending以遏東兵。斷石澗元等懼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逸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入城。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盡破也。十一月。元遣厲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戍阻洛澗爲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戍。大破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俱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憮然如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元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彼衆我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元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陣。欲以卻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繫。高平險固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皙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譙道斷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斷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斷石謂劉璋曰：今賊已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資設以伺隙，何如？璋曰：不然。前難言大衆向內水，道斷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級兵相守，彼將知我虛實，沿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斷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舟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斷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棄城出走，逃道斷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斷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斷石謂劉璋曰：今賊已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資設以伺隙，何如？璋曰：不然。前難言大衆向內水，道斷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級兵相守，彼將知我虛實，沿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斷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舟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斷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棄城出走。斷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使復其

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赴蠶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游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此條見七卷

魏主佞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崔慧景救之。劉曇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吏汪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走，追擊破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臨瞥問之。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士不闕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壍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未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益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益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舉集，以勞餵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雖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蓄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淮遵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指柴，因風縱火，

梁領軍曹仲宗直開陳慶之攻魏渦陽，壽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才二百人，放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小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破之。遂與諸將連營而進。

裔上表請伐趙。卽日被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裔任事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裔奏言：前已遣前鋒王圖之等徑造彭城，後遣都護蕩寇進據下邳，今宜運發，以成聲勢，乃加裔征討大都督，裔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非徐則莫若度德量力，覩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還。既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附晉，求援於裔。裔遣將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裔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積聚，毀城逕還。裔退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遣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裔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

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以爲宜便竝盡秀助宋修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據河北，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尚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還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竟言大亂，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泚南，太守遵承之曰：今縣守窮城，事

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屈。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明徹決策請行。故用之。軋有功。初周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甚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盧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興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貧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侯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後。盧塵騰逐。不過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衆悉降。

跋

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緊亂。然亦一時俱有。各卷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蘊。皆須發明。皆待接補。其爲機也甚活。其爲用也甚廣。其爲體也甚約。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每摘其一字。可作十日話百日想也。故曰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須先識活局而後識是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鄉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有專書。不在此例矣。

歷代兵制提要

歷代兵制八卷宋陳傅良撰傅良有春秋傳已著錄是書上溯成周鄉遂之法及春秋秦漢唐以來歷代兵制之得失于宋代言之尤詳如太祖即定軍制親衛數禁旅分守要地京師及內外相維發兵輔衛捕盜之制皆能提綱其大旨其總論之中謂仁宗時兵雖少而至嘉祐熙寧間養兵之費已增至六千萬皇祐初兵已一百四十一萬謂之兵而不知戰給酒醪服玉役籍河防供寨廂養國馬者皆兵也疲兵而坐食前世之兵未有很多如今日者總戶口歲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兵十戶而養一胡兵十萬而給一敵卒其兵雖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何得而不大感三五其言節省冗兵實當南宋之時目覩主弱兵驕之事故著為是書追百致弊之本可謂切于時務者矣

宋陳傅良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

周制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宅田士田貫田）遠郊百里（放田牛田）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徑路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馬為乘故曰邦乘）積六鄉為千乘而餘萬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周禮所謂成也四句為乘為都則凡六鄉十萬三千人為師則凡六鄉十二萬五千人為軍則凡六鄉十八萬七千五百人名乎二百里曰州州為六鄉鄉六遂遂如鄉之法（鄉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遂之鄉六小鄉之中六遂之鄉六大鄉）三百里曰野野為甸（制一作指家邑田大夫采地）四百里為小都（小都之田大夫采地）五百里曰縣縣為大都（大都之田都公采地）都為鄙（所謂都鄙）鄙為委（委積）內諸侯治之者如遂之法（遂子氏云遂小鄙五鄙為鄙鄙有公邑小都大都）家方子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里曰郊郊為六鄉（六鄉之田）六遂遂如鄉之法（鄉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五百里曰稍稍為大都（大都之田）四百里曰甸甸為小都（小都之田）三百里曰野野為甸（制一作指家邑田大夫采地）二百里曰州州為六鄉遂如鄉之法（鄉氏云異其名示相變耳）百里曰縣縣為大都（大都之田

八百乘鄉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
爲賦大變邱乘之制民無餘力矣齊威公相管仲參國伍二
十一鄉工商之鄉六七鄉十五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
之里爲五十之小戎四里之連爲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爲十
萬人車八百乘（齊國法車四百乘後損之萬人共千乘爲中五千蓋如鄉之法
五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
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稿車千乘九百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
兵得甲十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
遂征之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變從輕便（當時
始竭作于產修溝洫之法而兵止邱甲其後遂兵賦家（制用甲兵
遂吳越春秋無井牧之法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尸以伐
隨戎分二廣而爲三軍（伯比曰養
戰左右師遺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獲也（公子穀臣曰
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子傳往往非古公子畢有
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屬王爲掩始井衍沃牧皁隰賦
卒錯馬而有車安徒民甲偏之數盡王斥地益大陳蔡不
邑賦千乘于是有五師（民借吳人敗諸
師吳越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塹去
（蓋可見皆四軍其後益強帶甲之士十有
三軍蓋萬人（案國語三軍三萬人吳越春秋三萬六千人有中校左右軍
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
御千人（其名不一已其井右制
春秋亦云中分其私爲左右軍安廣之
人爭者千六千以爲中軍爲之私車
戰國相井諸侯斥地
至平王又始爲舟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
西漢
牲于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
冬天子大會蹏躔以習戰陣觀以角抵罷遣王制秦制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高帝因行幸曲逆觀其形勢命陳武習騎射之士名曰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高帝因行幸曲逆觀其形勢命陳武習騎射之士名曰
按魏晉曰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
門會五郡士爲八陣名曰乘之
二歲爲材官騎士材官自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高帝因行幸曲逆觀其形勢命陳武習騎射之士名曰秦有之志云秦置材官于郡國高帝因行幸曲逆觀其形勢命陳武習騎射之士名曰
以爲輕車八月太守都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
騎士材官
樓船遷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六十五乃免就田又自
千石以至五大夫凡百二十萬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公十四年始爲騎課與算賦天下人皆創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
給戍者是爲過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謂之卒更役者徙之邊二日不入八日行其行者
給戍者是爲過更更有三品每一月一更謂之卒更役者徙之邊二日不入八日行其行者
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如淳曰今之羽檄一尺二寸插鳥羽謂之羽檄言急也羽檄發材官騎士以備軍旅如淳曰今之羽檄一尺二寸插鳥羽謂之羽檄言急也
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
之
事已則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屯兵北軍屬太尉
北軍及中尉繩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
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冠軍侯霍去病
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水衡騎射主上林中中壘屯兵主北軍
金吾西道三輔都尉屬焉即中令掌宮門衛
屬焉後更名羽林騎羽林騎掌送從射禽獸又取從軍死事者子弟養羽林孤兒以
以萬數民多貧復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更次謫民次謫
戍六七科謫更有罪一亡者二歲罰二盾人四歲有市亡者二歲罰二盾人四歲有市
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
將軍尚屯衛中至元鼎六年中尉李始發矢道兵不贍至出
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選
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始西河上郡發之西河上郡發之
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
遼兵蓋北軍亦出矣
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民重兵悉在京師四邊

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軼居二輔陵邑以爲強幹弱枝
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
二師樓船伏波下瀨成因事立稱皆選邊郡習騎射者爲之
練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案漢將軍皆以邊郡太守爲之
言命將旋罷是矣又案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八
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九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
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千
人或曰三百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
蕭宮掖門都侯衛敬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八十二
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
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大略
可見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計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
人衛太子軍滿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爲將相始以呂氏
故屯兵繞洛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
夫乘六乘傳出討梁吳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
設屯事已即罷武帝雖置關內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壁
破羌辛武賢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練精明雲中戰士
上功縣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
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
不越旬日軍書已報輸置之詔敗亡不掩衛鷹行封得要
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爲給賦見孝元
相除可以明見其時無有遷徙誕謾之患若乃貲資雖或
無常廩餼恐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
二石六斗有奇李奇曰漢舊令人口錢米五斗今減五斗見
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侯七國變生倉卒備禦奏具南征
北擾運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
南北軍記云南北軍漢制也古者天子之都必有重兵焉
所以壯根本而嚴衛事也上天之氣以羽林爲天軍黃帝
之聖以兵師爲營衛規天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一日而

缺諸漢高祖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持三尺糾合義旅登親
鑒而汙介冑其勤五載綏撫斬羽而後天下合爲一任罷
之兵俟諸農畝巴蜀北狥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
安子無事矣然方是時猶北狥匈奴南粤稱境植大強
宗教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虎符與徵召而
後來帝室居無武卒騎士以鎮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
鞏不軌也此高帝建軍之本意與夫天下形勢惟地與兵
漢始都洛陽從婁敬及張良議卽命車駕西都秦故地左
殽右函太華爲垣涇渭表裏而襟帶金城千里踞然天府之固
矣南北二軍負城阪拱路衛營巡禁羅星布平居無事虎
視豺視四征不庭如火燄騰而又衛尉掾護北軍中候監屯
庫司兵司馬禁掖章溝虎威遽擢夜呵戒心森嚴警落無敢弛張千載天威鎮安四方肇固萬世兵威施利剛
兼得之信乎高祖貽燕子孫規模宏遠也

王莽

莽奪民田爲王田做古井牧置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分領天
下而命十二將帥偏稱以下百八十人專事北伐又以七公
六卿兼號將軍坐名都中郎將綉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壓
邊郡而內置司命連正外設軍監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
六鄉六尉六校六隊鄉一帥尉一大夫郊一州長隊一大
夫屬正又內置大將軍大司馬五人將軍至吏士凡七十
三萬八千九百人仍舊州牧及[illegible]等皆兼將軍偏裨校尉之
號又有猪突豨勇銳卒虎賁五威兵竟[illegible]尉九虎將軍摘強
都尉之屬皆觀不可勝數

三代國容不入軍旅容不入國儀禮吉凶冠賓軍賓嘉各
而軍禮獨歸于大司馬法若國有師田之事則縣法于司馬以作民六官亦惟小司馬職掌不然
馬與司馬行司馬皆不備官有事斯置其不欲觀兵黷如
是自秦以戰馬爲尉卒以白鼈而王莽又滋彰焉凡公卿
王子守宰皆兼將校之稱一切尊兵號爲稽猶徵天下明
兵士六十三家數百人以備軍吏所以示民無非逆德凶
器顯方疑天下之軌已重罰鉦之禁吝虎符之發永以爲
安而綠林新市羣盜已起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

軍旬月之間遍于天下敗亡之禍遠于秦可不戒哉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陽立營領騎常
選三十人以竭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并胡
騎虎賁二校爲五營道北軍中候掌之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皆
屬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
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候更戍
皆罷遣民伍唯邊郡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
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徼候之職
又自西都之事都試或以爲惠緩延壽始以試士備擬不
道誅而徵毫之反王莽覘豎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
以秋試因勒車騎誅伐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
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平應勤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
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
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雜以罪人及吏發之便郡
兵士六十三家數百人以備軍吏所以示民無非逆德凶
器顯方疑天下之軌已重罰鉦之禁吝虎符之發永以爲
安而綠林新市羣盜已起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

軍旬月之間遍于天下敗亡之禍遠于秦可不戒哉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于黎陽立營領騎常選三十人以竭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并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道北軍中候掌之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皆屬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候更戍皆罷遣民伍唯邊郡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案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徼候之職又自西都之事都試或以爲惠緩延壽始以試士備擬不道誅而徵毫之反王莽覘豎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勒車騎誅伐長號令起事光武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平應勤論之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雜以罪人及吏發之便郡兵士六十三家數百人以備軍吏所以示民無非逆德凶器顯方疑天下之軌已重罰鉦之禁吝虎符之發永以爲安而綠林新市羣盜已起海內豪傑皆殺其牧守自稱將

民喜事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逐其敗亡宜哉

戍

漢民略備周制詰子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臼中與
都兵不練而南北二軍交鬻子境安順以來寶祿元年鄧
鴻永初元年何熙永初三年三將以擊劉珣永元九年鄧騭永初五年馬賢永和五年張儁永和六年
永和二年南單子之變永和六年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
復鎮衛之職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爲陷陣傳微
爲積射召爲義從大抵拘立名號皆非甫制列屯坐食
之兵衆矣卒中宮之詐給援外將故大漢之禍光武之
銷兵爲之也

孝文帝末初間數人錢被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習士而皆
之選亦襲當是時邊郡守卿見陳忠傳諸侯王二千石守令並無
徵兵會衆搖動數州自賦備奉數八十餘億暴露師徒連年
而無所勝至于順帝始令郡增五人教習戰射然而有憚於
役而郡兵始叛矣永初二年

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鬼方周宣攻玁狁武王克商
實用西土子征徐以召師從淮夷平淮以江漢
因燕衆蓋猶石節制若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侯
略見子經可考也齊桓東討陳溝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
力征唯衛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役民以
法大紳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則會稽豫

擊朝鮮則樂浪東開西南夷則巴蜀秣兵赴追不過一旬自東都兵不能終然後發起一方而羽檄被于三邊(三邊初見王莽傳)一隅驍騎(驍騎見王莽傳)三邊(三邊初見王莽傳)擾亂(擾亂見後漢馬援傳)民不堪命至于青徐此興利掠民之失(見前漢食貨志)交豫四州之卒擊梁林萬里之壘率國所以懷怨出(出見前漢)

永和三年

罷改領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致差(差初佳反)略定黃巾遂作(建寧二年太平中平元年黃巾起四反)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于是置八關都尉(中平元年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鹽大將軍亦屯焉欲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鬩四方(見前漢武帝平樂觀射擿介冑稱無上將軍)

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慝之師六軍成在牧野之戰三軍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傳爰爵侯呂侯以二千支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常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夫太保相也非南宮毛之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太保之命不敢擅興發旅且以二兵百士而三臣爰乞職掌至于皇父整師尹氏搏令程父出征則兵無重權大略可考是以兵滿天下焉然無患逆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蒯聵得諸侯更霸大夫載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師師載尸也自後兵多常聚師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事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野恥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氏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屬而偏兵之臣五府是故高貴鄉公徒手過陽然司馬師猶懍四征遂以司空召還諸呂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終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蓋代邸之臣喜怒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之權尤偏重于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不堪至尊其族惜乎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史付之所親子弟權臣私制而宦官外戚始用矣厥後董賢王風代爲元戎以訖思而艮崇猖然當時樂陽不過千騎公操監頓趨譙并冀奪之漢光武中興益創前事內省校士外罷郡兵以銷悍而良法蕩然當時樂陽不過千騎公操監頓趨譙

牧守其任不輕自後今出房轉政歸臺閣威宮選將更相傾奪然五營長服中人公卿就戰禁衛之掃地何準袁紹不勝其忿于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閫營睦熟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事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于兵三代之制爲不可易矣

歷代兵制卷三

三國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軍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勝其忿于是內置園校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閫營睦熟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事牧爭政漢遂三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于兵三代之制爲不可易矣

魏制略如東漢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軍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領兵權而已文帝延康元年始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後中壘二營只領軍將軍并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之曰治兵然乾魏一再瞞而已(文帝延康元年始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後中壘二營只領軍將軍并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之曰治兵然乾魏一再瞞而已明帝太和元年)自納司馬朗之言損令州郡典兵然未盡削臺太守或刺史兼帥(初魏武帝分天下土地以五等之制而朝聘無期諸侯莫能相率行古令州郡皆置兵外備邊境內鎮人民故不減古制之半且兵人各繫其土著世業以趨農隙以講武事)文帝初王朗因請罷軍政于農(魏武帝云昔耕且戰今天下已定當與子弟及衆人皆反農畝以率天下)而當時宗室諸王藩(宗室諸王見甘露元年司馬昭表)

特盡督諸州軍事(事見魏志)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文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事見魏志司馬昭表)兵大數纔不過萬餘老二百人復時時徵調之(魏大抵七患及國士庶已見戰其遺種雜居吳蜀而復補取乃集口位部受封得兵百五十人上急備給三選兼人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千餘人今部曲給年十六七已還三千餘人今部曲給年凡三十七人增廩增廩皆以定制有小兒七八歲已上

百餘家輒皆料取以他郡侵民遷補其處（見本傳）猶不給他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淮而已亮皆以後始以數十兼充衆役（見本傳）于是家有五人三人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役州縣民怨叛者成行矣其後悉子爲十一王王給兵三千而黃門宦官亦開召娶降抗都督欲足兵（見本傳）因循莫肯差赴抗卒以其五子分將而吳遂亡

凡天下戶口總一百四十餘萬丁壯八九家共出一兵三十萬益有夫皆兵也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滿之屯兵四十萬而蜀兵十萬二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有戶之數以供三帝之用斯民蓋已病矣又況三輔流人收入爲都（劉焉時輔役八郡爲益州所屬事見英雄記）江淮尚旅葬爲吳卒而魏武制結役之法分離天下使人役戶各居一方（見晉制其離遷轉徙之患又可勝言哉

八陣圖賦 并序

夫八陣圖者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衍墟一在廣都之八陣鄉一在魚腹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在高平者白鄉道元已言傾圮難識在廣都者略土爲魁基四門二道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魚腹者因江爲勢積石憑流前敵壁門後却部列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御月以面九六雖差廣都舊無聞焉惟見于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數舉其半趙非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爲江石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百之意以體乾坤門戶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東于門壁營陣之法其而奇正之道蘊氣腹陣于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爲經九六以爲緯九六以爲奇正之變陣形圖却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却月可以識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滿野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我戰八陣實瀉其衝石子如拳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不昔同摧隳若敵國屹若長城故相溫以爲常山之蛇杜南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隱落鉤連八陣八魁參差不齊或銜或背或向或違或隱或顯或沒或見或進或退或止或行或奇或正或散或聚或分或合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有行後先有條有理變化無窮參伍因錯綜其數總之以成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爻有變動故有三百八十四爻爻有變化故有一千五百三十六變變而相通化而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周道如砥矢直如絃循之如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冀斯爲陣雖形八天七佐存四輔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閉閤乾坤混沌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爲熊騰虎旅鳥翔蛇驚龍奮鬼神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啟閉無錢而關而爲陣居則爲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遮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可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爲聚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捨孟獲生生體國邱甲作兵千威之容萬夫莫當子庭四頭八尾文成非字步將益州記其言魁行數舉其半趙非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爲江石數魁應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斯常在帝有能

國有遠軌之制書地有遠鄉之法文事武備未列爲二遠民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地方八卦相重者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文地理備焉先天之文愚于八陣見之矣八陣之作實武侯私智自營之予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明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常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肆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卦之象中與能郡國都肆而陣勢沒亡非有天人之奧則八陣之變化誰能制之愚以爲八陣之陳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苟爲先而無死禮樂其徵乎非虛言也

觀古懷人敬爲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經端如畫基維縱與橫左右有行後先有條

列錯綜相成鉤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周道如砥矢直如絃循之如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冀斯張在前斯奮陣雖形八天七佐存四輔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于陣後閉閤乾坤混沌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爲熊騰虎旅鳥翔蛇驚龍奮鬼神莫誰知之轅門之設實司啟閉無錢而關而爲陣居則爲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遮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可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爲聚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捨孟獲生生體國邱甲作兵千威之容萬夫莫當子庭四頭八尾文成非字步將益州記其言魁行數舉其半趙非成都記稱耆老之說以爲江石數魁應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惟斯常在帝有能

四部并命爲五督（魏武帝建安二十五年）凡二衛左右前後號騎七軍皆中重將軍羊祜統之（北軍中候）其後更制毀中壘兵以置陳總步兵校尉以寵王（濟南東平東萊三郡初置一軍惠帝又置中衛車騎大將軍統之）將相諸王始給兵衛（義陽王望給二十人員）或由中領出鎮方面亦將本營兵以行（羊祜以衛將軍出鎮荊州給本營兵）遂爲後例凡在權寵必給（見范曄傳）由是空校（見于寶傳）淮南死士纔七百人而趙王倫與賊無異（見王沈魏書）其爲牙門廬主軍府動以百數（武帝咸寧五年）繁兵外散於四方矣（見于寶傳）

晉自文王建國陰謀陋魏置二衛（中衛三部司馬）中領軍領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左衛右衛）領中虎賁號騎游擊別領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

遂北拒鄴以為重臣而撫之未嘗更立往往授以大將重都
晉因襲國征西平之號或兼王爵各自置將而江東征討不
出三吳中流上流爭于大鎮宿衛大臣每過三萬鮮或出討
車取銳兵（自開刁逵遣後皆以銳為兵會稽王道子輔政以銳卒配王恭王恭之藩所統北府兵也銳所統北府北兵百姓怨嗟何無忌劉牢之所統北府兵也北府兵即廣陵步兵也）雖皆從貴循之議欲裁分畀多亭侯兼休以備寇然竟無成（馮自元帝之續時建言）終東晉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北府兵而已（見前注牛之傳）

案晉武帝之制大抵內强宿衛外領之晉成外削州牧統于宗藩皆懲魏也末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敢于司馬簒弑（王導論）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詳載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傳（宋武帝論）宣武場校服講武然而軍用甚闕（王元謨等北代再舉再敗是時唯荊州尚完衆至十萬帝深憂思所以制之）

案宋鎮荊州者十有一人唯謝晦朱修之沈攸之三異姓耳初高祖用宜都王義隆次謝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誅次彭城王義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誅次江夏王義恭孝帝永光六年入相誅次臨川王義慶南譙王義宣武帝孝建元年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誅次朱修之次臨海王子頊以廬子助反誅次山陽王休祐次巴陵王休茂若泰始七年討誅次沈攸之反誅又竟陵王誕以郢荊州反誅晉安王子勛佳陽王休範皆以江州反誅海陵王休茂以豫州反誅次義陽王旭以徐州反誅齊建平王景素以南徐反誅子勛子頊死皆年十一乃東益東宮之兵與列休相若至有司實甲萬人以為宇宙尾大不掉之防立義不知以一旦飢有流殍無攜將安歸乎由是宗室諸王之間非得兒忌亦居勢使然也

八王之亂連方俟之則為五代之擾方鎮聚之則為王莽
成桓之叛自晉論愛至晉滋極臧兵之由終晉之世鄧馬隆用諸葛亮古陣遺法略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克
平西涼厥功彌著總事雖不槩見然徒校標幟兵之一物
耳更數大亂京闕圍遏而白虎幡一麾衆皆解甲不煩麾
號數信收功至此訊詢古義之不可施于後世而單政之
果無益于人國也

南朝

初晉兵不競惟北府有功方祖元嘉高祖之興不過一千
七百人卒定天下高祖既代晉亦惟內弱外強故首置立校
殿中東宮諸兵（宋初元年減五校三將增為中將軍二十八人二十四人置郎將）而限荊
州府置兵不得過二千人二年且以揚州本兵不付道憐（王道憐高祖第也）未幾自以拿國日淺欲為貽後之業以荊楊上流
甲兵半朝廷遣部諸王遍居之由是樹根據法據方岳（野論）而大州率加都督不可詳載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傳
宣武場校服講武然而軍用甚闕（王元謨等北代再舉再敗是時唯荊
州尚完衆至十萬帝深憂思所以制之）

案宋鎮荊州者十有一人唯謝晦朱修之沈攸之三異姓
耳初高祖用宜都王義隆次謝晦文帝元嘉三年晦反誅
次彭城王義康元嘉二十年入相誅次江夏王義恭孝建
元年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誅次朱修之次臨海王子
頊以廬子助反誅次山陽王休祐次巴陵王休茂若泰始七
年討誅次沈攸之反誅又竟陵王誕以郢荊州反誅晉安
王子勛佳陽王休範皆以江州反誅海陵王休茂以豫州
反誅義陽王旭以徐州反誅齊建平王景素以南徐反誅
子敬子頊死皆年十一乃東益東宮之兵與列休相若至
有司實甲萬人以為宇宙尾大不掉之防立義不知以一旦
飢有流殍無攜將安歸乎由是宗室諸王之間非得兒忌亦居勢使然也
孝武起義制平內難又詔前日之變近在東宮減甲與禁旅
親強也乃增多殿閤衛屯（孝建元年初置殿門及上閤殿內及直閤將軍）
案宋雖將帥往往助為寄祿而寧禁兵則自二衛將軍下
有隊主仗主隊主錢主細仗細鉞主軍主至是有直閤將
軍防閤將軍閤主書帥直廬至若捉刀之類大見寵任而
中郎將驍騎諮議又為外兵（宋有中郎將外兵參軍）
俾省太子警衛（晉太子步兵初置東陽郡人都置即州鎮王從兵無過六隊而封內官長皆
隨海陵諸王相繼以反誅又以藩州太重大荊起刺置二州

不臣於封晉孝詣刺史守宰須手詔乃戰軍且自調防士臨
臣庶幾略定而晉人上流中流悉鎮之蔽既捕地於此事舉
近習勞輒天下騷帝過害不出房閤秦始之初晉安傳檄尋
陽而徐(羅安傳檄尋陽而徐)冀(冀)青(青牧文)益(益)廣(廣)梁(梁)諸州郡蠭應而起南向之兵凡十餘
豫(豫)倉猝(倉猝)嶠山(嶠山)諸州郡蠭應而起南向之兵凡十餘萬
萬朝廷號令不出百里晉是時十萬四出(見沈攸之傳)宮省危懼
及喜詔定東吳僅配羽林三百而敏孝祖以倉猝壯士三千
責問以江西快子八百來赴將以爲安然則孝建大明之制
非徒撫益祖以滅(滅)雖輕重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勤定然一
時軍功寫官表衆叛不能供使用黃紙明帝晚運益念中外
多虞蒸旅方藩皆不可恃獨親信近侍至有侯鞞皆獲不次
之隊提車入爲中郎將馬卒爲員外郎驅使左右御刀專主
天下(晉紀)紀綱法度蕩然矣世祖二十八子皖撫子道(森傳)
(道)未幾嬪臨日深故亦以有功見疑被逐而晉平巳陵次第
鋤殄本根既深而蕭道成之篡成矣大抵宋氏之禍無
晉而又甚焉蓋起於高祖而成於文帝父子兄弟子文相尋
無足論者

宋宋詞收一如晉舊元嘉以來王宏始議以十五至十六
爲半丁十七爲全丁而何承天慵邊之策亦云一城子家
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仗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
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六州倩題行而白丁不
較輕進易退卒皆敢鬪當時徐州五萬僅免九百餘可略
見帝術不已於是盡戶發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
再舉再敗邑里蕭然送致子勛之亂丹陽統內男丁既盡
婦女供役遷于大明數年兵禍少弭而孝武不思救時更
爲駭科語士族雜婚皆輸將更遷役必斬由此奏減
衙爲盜賊子勛之敗皆不旬日間境響應蓋有緣然者會
削平而明帝浸驕因欲宣威淮北一敗塗地枕尸六十餘
里至是虛置州縣荒民無幾矣重以將由上御士無素
元嘉北伐帝授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將帥指
自決而專始之師十軍絡繹各立姓畏不相稟受沈攸之
以爲耕夫漢文夜相呵叱便致駭亂無惑乎斯民之至此
極也

晉梁陳與亡相及兵無改制晉宋以來兵
於臣子齊太祖乘機得位發詔王也邸
(邸)而外斷諸衆募(募)(元年給)(給)(元年)(年)(年)(

北朝

漢光武始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遂定東都代有差慰之亂汾晉騷然延及劉漢石趙符秦雖嘗授孥於拓拔魏宇文周皆矢天厭禍亂及魏脩復周更兵制至隋遂於古雖劉石之禍因不足書然將有其末不可不錄其本至於得失興亡亦可以鑑世鑑

劉淵匈奴冒頓之苗五部者也晉氏弛邊將發其兵遂鮑桓號劉聰入洛陽始盜華江建鄴衛凡有十六軍（各配兵二千者下倍之）而胡寇單于左右輔以王之爰及分將此北始也既倚東嬴則中軍宿衛皆被老不足用故石虎僭漢遵李惟民差三千餘人悉送襄國而坑數其餘蓋以漢兵無用云石勒初以單騎歸劉淵卒代漢稱趙亦以禁兵配世子（五十四營各配世子餘兵）及諸將別以衣冠人物號君子營（選衣冠人物配世子營）石虎暴亂重徭苦人以厭黃氣者之說既而東宮衛士皆調涼州（配世子營）石鑒（閻鎮都督并州諸軍事鎮晉陽）京邑居守（往往特省備人戍涼州諸守宰被其害）及入者為之上論城而迴之於是再閱厚撫禁旅以備閻（備遣兵三千以強閻閻既克鑒乃募召人誅邊兵死者二千餘萬北部衰矣然交錯殺掠中原始無更生者慕容又以肆卑乘之併趙為燕當時中州喪亂坑卒子孫孤弱子立十餘年而為慕容垂所滅三十萬衆衆買無鬬志遂至覆敗苻堅之興王猛倡人稱為康樂師來伐冀有關志遂至覆敗苻堅之興王猛倡人稱為有法焉苻融之言還差部之兵附却衛辰之厭歸邊民之有也徙四禁二衛惡令就學十丁一兵始有誤夫當時未之有也

案劉曜河上之役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自以為良威而來者居三之二其調民可見石虎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凡十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辦者賸斬又括民馬四萬餘匹敢匿者斬百姓怨咨綏安子以供軍須猶不能給蓋合鄴中舊兵常五十餘萬州郡造甲者稱是舸夫十有七萬不與焉西魏之興邊兵略盡然有戎卒三十餘萬石民始不能過無欲經營秦晉精敢隱漏戶貫不均羊少狼多復有鑿食京師簡

丁餘悉發為兵使坊卒滿一百五十萬雖以劉賀極為陳說復用三五然秦師之入拒兵四十餘萬視魏人為多語後燕略有齊地步兵二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事是以觀諸邊之兵大抵空國而作敗亡之禍特不相遠王猛用秦而十丁一兵之制猶見忠厚士適以為有詳中原之功豈不信然借乎堅之驟敗亡也

燕滅燕之日鮮卑四萬餘戶納之長安而又處烏桓於馬翊徙丁零於漁池關右編戶大抵殊類而遠配氐種散居方鎮蓋己為分弱雖析之漸矣既而國強氣盛略計士卒九十餘萬騎二十萬驍遂謀江南自謂投鞭足斷江流號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鼓行而東為碁客垂所誤敗於淝元五年之衆全關之地復為燕有矣後燕鼓合之敗精銳甚涼良而下抑無識長至於寸刃不返殘民以逞矣律滋甚涼良而下抑無識長至於利鹿南涼車騎改作耕戰之民始判矯華矣嘯強一方猶愚萬世利鹿孤自以為抗衡中夏建都立邑難以避患於是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吞儲師圖人以習戰射蓋則兼之強則避之蓋皆專敵自此始矣歐後高歡入魏每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蠶為汝織輸汝衆帛令汝溫飽何為暇作客得汝一斛衆一匹絹為汝擊賊汝安寧汝何為疾之矣惟兵農之不相入則其患至於相令且相疾也先王之法其為慮患詳矣哉比及魏氏山東雜夷始徙代北江淮諸蠻滿伊闕之南矣春任官沿關築城以撫之改州繕之日其討柔然分道並出冬列什伍將帥相有紀號然而征卒南役士馬亡失過半初未有以寬民力也自關門之論除於崔挺（初制一人遭亡合門免死上書者拔太和二十年減其制）於李沖（太和十年魏無鄉蕩之制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長之制立十家始一戶（案魏詔疏百里內三十里外為百里內外之間）畢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里立幕長取鄉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三戶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既而疏調詢貴上下安之至孝靜興和二年臨淮王孝友表曰今制百家為族二十五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二十五役（雖歐後十八受田二要別內外之領二曹以供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此法之行齊亂已兆後主之際改以賄放一時領軍二十人無謂甚矣宇文泰相魏輔以蘇綽經濟之略於軍尤詳六軍百府始協周典而稍遵兵農不分之舊（元魏六軍大統八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糒上家供之合為百府

每府一郎將主之分爲二十四軍恭皆中外諸軍十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領一軍蓋至是而廣州山南北山皆動兵矣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餘戶有遺奴庸有兵有謀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輸番以宿衛民力日以裕矣惜乎白太祖爭政志移魏室六卿分命冢宰專兵既以此始無以貽後初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焉相府太祖雖皆受宇文護處分護第屯兵侍衛盛於宮闕武帝愚之密謀誅護其後楊堅秉政都督諸軍夢傾中外卒以篡周

隋

隋高祖繼周統其兵制大抵乃周齊府兵之舊而特加潤飾焉自今考之其十二衛之制則曰驍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侯衛各分左右而置將軍以統諸府之兵故當時之兵互相統攝而檢不分諸府之兵有郎將副之主團主之屬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之軍折衝果毅之軍雖增易不常而要其大槩則周家井田之遺制也故隋之兵威親南北之國爲尤強是以征伐四克而成一統之業皆府兵之政也

唐

唐高祖初興兵事關之於子高祖爲右領大都督領三軍太宗爲左領大都督領三軍元吉統中軍鹿事草創兵制未暇講及天下略定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府統之分關中爲十二道每道有通道府雖稍有更易三年武德三年長白山自餘知世郎當爭可知矣然每更而輒善追太宗貞觀初而其制遂

歷代兵制卷六

唐

唐高祖初興兵事關之於子高祖爲右領大都督領三軍太宗爲左領大都督領三軍元吉統中軍鹿事草創兵制未暇講及天下略定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府統之分關中爲十二道每道有通道府雖稍有更易三年武德三年長白山自餘知世郎當爭可知矣然每更而輒善追太宗貞觀初而其制遂

折衝府五百九十四通典折衝府五百七十四此其數之不同也
三百九十三此其數之不同也
府兵番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五番千里
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外爲十二番
是諸衛將軍受其名簿而配以職焉大府兵雖散在諸道然
折衝都尉並遙隸於諸衛乃內任官也故官制係之於諸衛
之後不與外官同

案兵志述唐制之大曰府兵之制起無事則耕於野其番
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
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
以防微杜漸絕亂之萌也自井田不復兵制之善莫出
於此惜乎後人之不能遵也

三衛五府之制親衛之府二翊衛之府二此三
衛五府也武德貞觀世重貴戚二品三品子補親衛三品孫
四品子補勳衛四品孫五品及上柱國子有白丁不得進者流外雜職
宿衛內府及城門其後入官路艱三衛非權勢子弟輒退番
謂之侍官言其爲天子侍衛者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
蓋賤人罕趨之

案通鑑唐之募選彍騎府兵日益隳壞死及逃亡者有不
復點補其駱駝馬牛器械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
如奴隸人長蓋之至相謂病其成邊者又多爲邊將所苦
利其死而沒其財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
爲之夫豈立法之初有不善也其弊由久議者謂兵可
國亦在大繼之者有以維持而潤色也高元之君何足以
知之

唐有南北衙南衙諸衛兵也北衙禁軍也南衙領於金吾北
衛統子羽林李揆曰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也
北衙之制其後雖增易不常名號不一然皆天子宿衛之兵
而兩衙之制布之中外綱維統攝實爲盡善其發府兵
皆下符契制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
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
在府者量左右校尉位習戰陣之儀是日也因雖集魔各入

其人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量左右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一旗一鼓一號步隊十騎隊一皆號令旗以麾角以節坐作分旗以別隊仗鼓以進退三通鼓聲左右校擊左鼓至左校止所擊鼓聲如左校擊左鼓至左校止所擊鼓聲如右校擊右鼓至右校止所擊鼓聲如中軍擊中鼓至中軍止所擊鼓聲如左右校擊左右鼓至左

在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至開元初而節度使之名舉矣高宗永徽已後都督刺史皆帶節度使持節諸州都督府諸軍事諸州刺史帶使持節都督諸州諸軍事諸州都督府諸軍事皆兼帶本州刺史開元之際府兵之制既壞迫天寶而彍騎之制又壞天子所特節度方鎮之兵而安祿山正以范陽道節度使反天子之兵勢不能抗而諸鎮之兵其起誅之當時號九節度使之師大盜既滅武夫戰卒有功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將驕兵悍天子無以制而卒以基亂

案唐石佰云國朝參酌平突厥爭勍滅高麗侯君集平高昌綠定方戍百濟爭破元異師德劉審禮皆以卿相率兵擊戎攻平師還兵無久鎮此李唐之初所以上無強將下無叛兵者職此之由也自彍騎之制壞天子衛方鎮強天子弱矣祿山叛並遊陷兩京肅宗即位靈武而諸鎮之兵其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僭竊兩京肅宗命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潰既滅以功起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　肇長一喜怒兵已主於門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審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鎮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荊湖閩廣西則嶺北則恭晉而梁晉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而唐遂亡史臣詞指置之勢使然事不信歟

唐之北衙諸軍者禁軍也高祖定天下以太原初起之兵三萬人留宿衛號元從禁軍後謂之父子軍高祖以義兵起太原留者三萬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日百騎之號元從留者不仕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以從田德文謂北勳七營選材力壯士以一營番上十二年更代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及入宿天子不能自立而陝州神策之軍來為禁軍之首政不立遂致中之初神策耗散略盡自志貞逐補之以市人一旦涇原叛卒一呼而天子無從衛之兵下詔募兵四年僅得三千人而已其後神策軍復以興平武功扶風之興增募之號最盛募兵中射生尤為精銳分為左右廂左右神策軍以下又改為左右神威神武軍以下三年復改為左右神策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廂左右神威軍曰左右神武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廂左右神策軍加號曰左右神策軍有功者皆以特詔遷大將軍有名額頓多而實不能滿其額度

卒之軍政不立遂致中之初神策耗散略盡自志貞逐補之以市人一旦涇原叛卒一呼而天子無從衛之兵下詔募兵四年僅得三千人而已其後神策軍復以興平武功扶風之興增募之號最盛募兵中射生尤為精銳分為左右廂左右神策軍以下又改為左右神威軍以下三年復改為左右神武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廂左右神策軍加號曰左右神策軍有功者皆以特詔遷大將軍有名額頓多而實不能滿其額度然而朝恩魚朝恩竇文場皆以宦官為觀軍容使總領禁軍之首非他軍比然而朝恩魚朝恩竇文場皆以宦官為觀軍容使總領禁軍之首非他軍比

自後離更易不常其權大率歸之閹寺

高宗龍朔初更歷左右羽林軍高宗龍朔二年改左右羽林軍為仗內供奉則儀仗內衛陛行則夾地遊仗而從而禁軍日益衰至於武后改百騎為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元宗改萬騎曰左右龍武軍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開元十二年左右羽林軍飛騎閑廄取京坊市之以尸部邱印其臂為二番羽林兵部少尹之迫天寶末禁軍浸耗入禦之役從者纔千人諸宗北衙六軍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絕曰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及諸子弟不足則取便色弟同四軍又揚便騎射生手千人至德初增便騎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

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絕曰北衙六軍至德二年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及諸子弟不足則取便色弟同四軍又揚便騎射生手千人至德初增便騎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廂

入寇天子不能自立而陝州神策之軍來為禁軍之首政不立遂致中之初神策耗散略盡自志貞逐補之以市人一旦涇原叛卒一呼而天子無從衛之兵下詔募兵四年僅得三千人而已其後神策軍復以興平武功扶風之興增募之號最盛募兵中射生尤為精銳分為左右廂左右神策軍以下又改為左右神威軍以下三年復改為左右神武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廂左右神策軍加號曰左右神策軍有功者皆以特詔遷大將軍有名額頓多而實不能滿其額度然而朝恩魚朝恩竇文場皆以宦官為觀軍容使總領禁軍之首非他軍比

自後離更易不常其權大率歸之閹寺

諸王雖選名聞外之寄皆不足以支難　肇論　臣敢是而有宗室典禁兵之謀可謂良策矣特詔罷至昭宗以藩臣啟扈而有宗室典禁兵之謀可謂良策矣特詔罷

歷代兵制卷七

五代

梁祖以宛朐舉盜之黨而附黃巢爲盜後歸命於王重榮兼旅官武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拔聽命之唐顯賢天下幸收神器其用兵嗜殺且言天怒我殺人少而殺隆卒三千李存孝出身巡卒二千相赤地數千里而不相救五方之民以邪教聚衆以肥戰馬資吾人爲憪明宗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於兵算雖略五日而下山東二州明宗之興何其甚耶

又避軍家子之材武者設幄落鷹都使攻守備禦之具使之習戰蓋三歲而不得食朱瑄以勁騎百人號橫衝都數千人皆重鎧名重四方

宋

[illegible]開祖宗兵制之善蓋亦能深鑒歷代之弊也唐自天寶[illegible]起山陵藩鎮強據外抗王命內擅一方其末流至朱溫以編[illegible]聲魂寇梃宦武王師睥睨上室必俟天子蒙塵[illegible]藝儔盡劫遷洛陽乃可得志如李克用王建楊行密非不忠義徒以退方孤鎮同盟欲救王室皆悉[illegible]悖逆視兇逆終不能出一兵內攜昭宗親兵既盡朱溫羽翼已就行密建崎嶇於一邦初移鎮不能遽威此內外俱輕逆臣得志之患也後唐莊宗李存勗握精兵父子傳戰二十餘年僅能滅梁特功而驕兵制不立弗知內外之患一夫奮呼內外瓦解故李嗣源退將養痾私第起提大兵與趙在禮合於耳陵返則莊宗直搗大梁之衝徑趨洛陽乘內輕外重之勢以一軍盡誅血情原野而明宗為怕少定如李從珂劉[illegible]連郡咸皆提本鎮之兵直入中原而內外拱手聽命者猶用莊宗明宗之意也周世宗英武其將帥兵制亦未及期年兵威大振收淮南內外兼濟莫之能禦當是時禁旅宿衛皆選天順入歷數有餘則知定軍制紀律訓練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舊優視公卿官至檢校僕射者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此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父祖隨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郡縣赦若先務寬簡變士未及期年兵威大振收淮南內外兼濟莫之能禦當是時禁旅宿衛皆選天順入歷數有餘則知定軍制紀律訓練其軍制親衛殿禁之名其營立龍虎日月之號功臣勳舊優視公卿官至檢校僕射者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此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父祖隨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郡縣赦若先務寬簡變士

金帶銀錢無所愛惜然今以城鎮險其等為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傳各服其長待之盡善矣為更成法便更出遠入無[illegible]宰之意咻為異邦不能明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成為轉員之制定其功賞超轉資給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梁梁每有事親之俱偃府大臣皆便專主簿員外三日唯事命出之徐一日遞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堅良日課其藝而急緩有節故器械精勁盈物充積前世所不逮至徵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教者既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號銳出矣中都二方制遠兵[illegible]器創一進覩為之旬課成輸所造於五庫故器械精勁盈物充積前世所不逮至徵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特功條續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

俯伏駭汗悉命不暇更用情從節約[illegible]臣節累朝政尚便安之惠於呼吸俄頃之際每召將官[illegible]夕至破百年難制之驕使良守安泰於無事者蓋心已定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荊湖取巴蜀浮江下平江南也怒征閩大增之高景也門彫獨無所治自將者使隨軍都監提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賁內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城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將雖兵皆內備而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內相制也以明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郡進在那州以禦太原[illegible]號內城守慶州常遣海守通遠軍以遮西戎傾心委入雖沒那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稱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此也州郡節察防禦團練刺史雖召居京師朝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此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父祖隨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郡縣赦若先務寬簡變士

以衛民城郭與村鄉相資無內外之患者此也一州錢穀之入之數而以百萬之兵計之無慮十萬而給一歲之費又數百萬也總戶口之數不得增損其防微杜漸深矣出銀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興以革僞冒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則納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書付錄事參用至尊歸於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田賦之屬則隸宮主簿員外三日唯事命出之徐一日遞徙不得少留此祖宗制兵垂法作則大指也器甲堅良日課其藝而急緩有節故器械精勁盈物充積前世所不逮至徵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教者既嚴其軍號精其服飾而號銳出矣中都二方制遠兵[illegible]器創一進覩為之旬課成輸所造於五庫故器械精勁盈物充積前世所不逮至徵至悉舉自宸斷臣下奉行惟恐不及其最大者召前朝慢令特功條續大臣一日而列於環衛皆

鈐轄者故兵威雖盛無[illegible]倫莫[illegible]相制者曾運指揮[illegible]感中原不相[illegible]貞也凡統馭施設制度號令人不敢慢者功過必行明賞罰而已明於賞罰則上下相利害素分剛斷必行故也其定荊湖取巴蜀浮江下平江南也怒征閩大增之高景也門彫獨無所治自將者使隨軍都監提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以賞之御便殿閱武賁內有親衛諸兵而京城之外諸營列峙相望此京城內外相制之兵也府畿之將雖兵皆內備而京城與天下之兵此府畿內外之制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兵皆內相制也以明悍忠實之臣分控西北邊郡進在那州以禦太原[illegible]號內城守慶州常遣海守通遠軍以遮西戎傾心委入雖沒那入來朝必升殿賜坐對御飲食錫賚殊渥事事稱豐使邊境無事得以盡力削平東南僭偽諸國者此也州郡節察防禦團練刺史雖召居京師朝之遙授至於一郡則盡行軍制守臣通判名銜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必帶軍州其佐曰super書記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推官判官此也非特此也凡天下之父祖隨妻子榮名崇品悉以與之郡縣赦若先務寬簡變士

金帶銀錢無所愛惜然今以城鎮險其等為一階一級之法動如行師傳各服其長待之盡善矣為更成法便更出遠入無[illegible]宰之意咻為異邦不能明其非心僅及三年已復更成為轉員之制定其功賞超轉資給以彼易此不使上下人情習熟又其下梁梁每有事親之俱偃府大臣皆便專

歷代兵制卷八

作兵者多與兵之仰民者不少而民不可重困也故張弛野
欲寓盛民兵昌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而兵宗以深念擾
動近人遠止河東北俄設義勇軍每歲終
西民為義勇講武官司馬光抗章數十萬言論其不可聚中
命天下教閱保甲蓋於元豐末周官寓兵於農之意旋亦廢
盡蠹兵雖可練而重擾也蔡惟祖宗以聖神文武仁遵六合
睦若四夷悉本於兵其精神心術之微蓋不在迹然則效法
祖宗規矩之成在本聖心而其迹顧豈能舍今日之迹
捐雖欲抽繹傳載有所不能知也

歷代兵制卷八終

旗軍志

清 遼左金德純素公著

我 國家自 太祖武皇帝創業以上聖起東垂用兵威兼幷傍小國及 太宗文皇帝撫有全遼臣服朝鮮百度漸舉爰立八旗曰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每旗析三部以從龍部落及傍小國臣順者子孫臣民爲滿洲諸漢北引弓之民染化內徙者別爲蒙古而以遼人故明指揮使子孫他中朝將爨來降及所掠得別隸爲漢軍各顓其部中賢才用爲大將將其衆階正一品曰都統都統之下副將二員曰副都統正二品參領五員正三品隸于都統副都統佐領正四品驍騎校正六品每一佐領置一驍騎校卒五十名無常員惟人數之多少而爲一軍置大將一員正一品位視都統而稍貴其選俠勇騎射者爲護軍校尉正六品亦因人卒之多少而置員如佐領驍騎校統騎二十而總號其軍曰護軍營更選護軍尤技精力勇者爲先鋒每旗先鋒參領五員正三品將騎多少無恆數亦隸于護軍都統統領曰先鋒營平時各統其軍教以作坐進退遇有事則各帥其卒執殳矛爲王先驅居則卒習其將如左右手之于臂將習大將人將一指揮可知諸將之才否故無有庸劣之將疲老之卒有事征伐事已而歸還其卒于天子大將不得私一卒故無有驕悍不可制之大將其制上下維持最爲周密後軍士立功者衆諸官爵不足以充賞爰置世職準方武功爵以待破軍殺將保城拓境者初牛階曰拖沙喇哈番次正階曰拜他喇布勒哈番次二次三次四曰一等二等三等阿達哈哈番次五次六次七曰阿思哈哈番分等亦如之上此則伯三等侯三等公三等爲九階共階十九虛王國不與酬功而公侯伯非出人主意亦不得擅請封者爲異事至十月大閱甲冑軍器八旗各列隊伍于各門外大將及諸裨將皆被甲上馬諸軍士嚴裝手矛立旗下候兵部尚書閱其優劣兵部尚書至諸將馳馬迎數百步前導至大將所下馬升座復呈弓矢刀劍以次而閱步退爲長陣首尾彌縫結圓陣歸營聚衆申令之歸奏訖乃一等二等三等阿達哈哈番次八次九次十精奇呢哈呢哈番次八次九次十而免籍有甲卒缺出卽以充選其餘爲餘丁不任征伐國有大役卽以役之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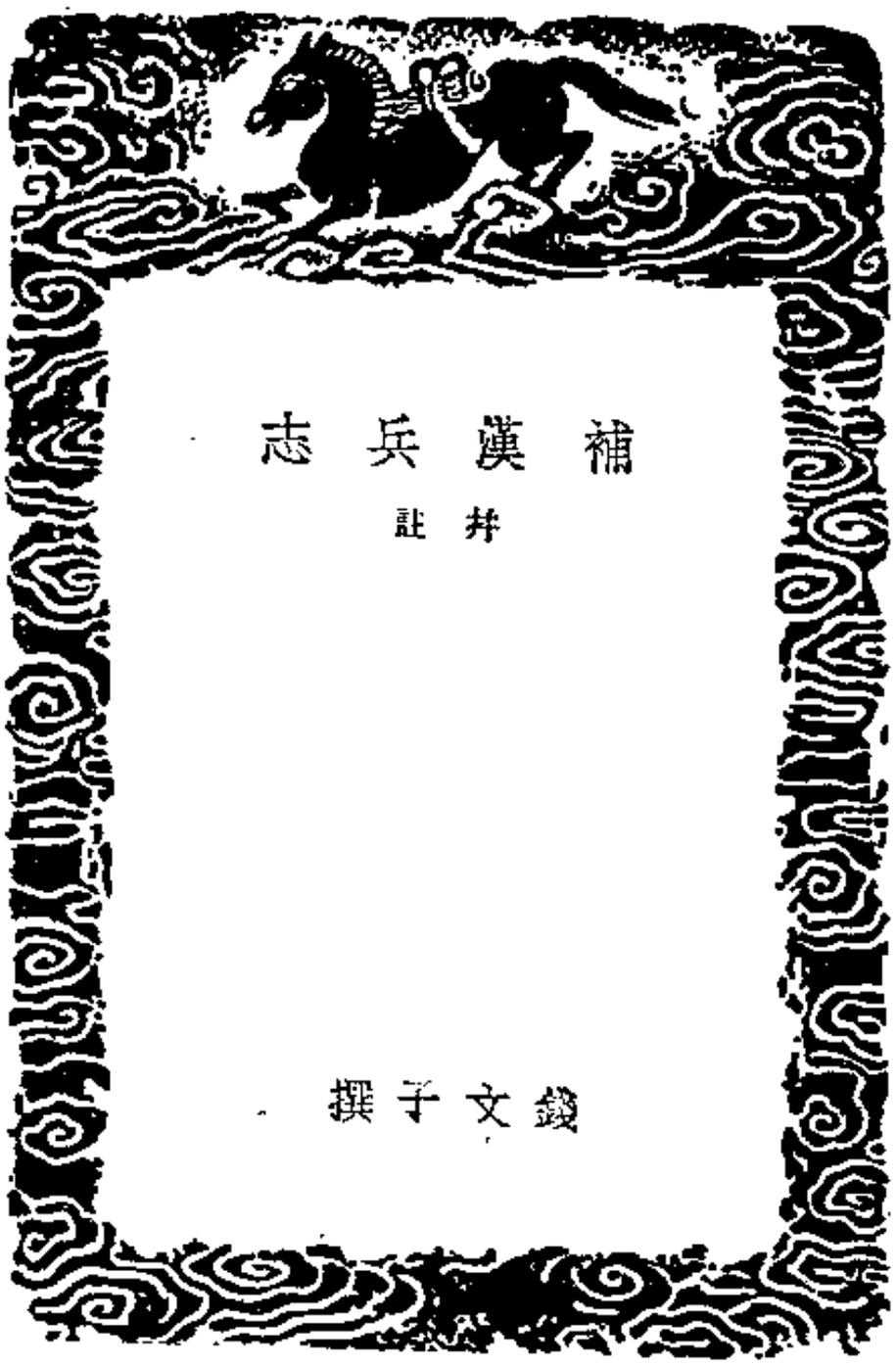
世祖章皇帝卽位明綱失御本自成祖提一旅自東垂龍驤虎躍踐流寇于山海入宅京師臣一海內其開他小醜據險稱戈次第鏟削芟夷天威所蠲無不如憲迨四海既清鑑往古太平旣久兵驕而窮不識金鼓之音戰陣之法命兵部尚書于春二月角射而賞罰之前期都統副都統率其屬及部卒習射于闕郊日一往數月兵部尚書臨視而第其上下一卒步射十矢馬射五矢步射中的七馬射中的三爲上等賞以弓一矢十白金布帛各七步射中五馬射中二爲中等賞白金布帛各五無弓矢步射中三馬射中一爲下等無所賞馬步射或一不中或兩俱不中則笞之一佐領受笞之卒過十人則佐領有不善教練之罰至奪俸一旗滿六百人則都統副都統之罰亦如之護軍先鋒營閱射亦如馬軍之制歲八月教砲于拱極城先期八旗之將率其佐及步卒分二番上番月初往月中下番往代至月終卒事依山立十二營每營一大將一神將晨出至砲所令每砲發三四出勒兵爲方陣進數十步退爲長陣首尾彌縫結圓陣歸營聚衆申令之歸奏訖乃異事至十月大閱甲冑軍器八旗各列隊伍于各門外大將及諸裨將皆被甲上馬諸軍士嚴裝手矛立旗下候兵部尚書閱其優劣兵部尚書至諸將馳馬迎數百步前導至大將所下馬升座復呈弓矢刀劍以次而閱步退爲長陣首尾彌縫結圓陣歸營聚衆申令之歸奏訖乃一等二等三等阿達哈哈番次八次九次十精奇呢哈呢哈番次八次九次十而免籍有甲卒缺出卽以充選其餘爲餘丁不任征伐國有大役卽以役之及

世祖章皇帝卽位明綱失御本自成祖提一旅自東垂龍驤虎躍踐流寇于山海入宅京師臣一海內其開他小醜據險稱戈次第鏟削芟夷天威所蠲無不如憲迨四海既清鑑往古太平旣久兵驕而窮不識金鼓之音戰陣之法命兵部尚書于春二月角射而賞罰之前期都統副都統率其屬及部卒習射于闕郊日一往數月兵部尚書臨視而第其上下一卒

福建尚之信叛于廣州與三藩連衡
上命將四出次第削平用都統趙璟議以安不忘危每
歲秋冬較獵于塞上甲卒將佐分番從駕較獵暗寓營
陣之法後復允左僉都御史陳汝器請增火器一營每
旗選馬軍精健者五人拔二人佐領得二十人習操縱
尉二員正五品副尉二員正六品一旗置參領一員正
四品統領一員正三品四旗置副都統四員都統一員
卽命馬軍都統副都統兼任其事平時月四五出綠于
郊冬至
上親閱于天壽山八旗軍爲三列步居前銃中列左右
翼以砲騎殿鳴金陣前移二十步擊鼓砲作復鳴金銃
作進數十步陣開騎從中出策馬作窮追勢數百步歸
陣如前鳴金步卒進如是者三卒事
天子頒諸軍牢醴三十四年上用火器軍踐厄魯得噶
爾旦于厄魯倫河三十五年遂幷馬軍歸于火器營而
諸營仍其舊焉

論曰從古軍政大都善于始踏于末如周之搏乘其始
因民爲軍征行不覺其擾後東遷不振敗于鄭敗于戎
晉作五軍非王朝之制至戰國猶然矣漢南北軍強幹
弱枝武帝簡兵召配天下閭里宣成以後反借用于四
方屯府兵其始與周制暗合及天寶浸衰賈人子皆竄
身其中安史亂後漸失河北此三朝者其遠百餘年近
或數十年卽浸失制作之意況其始未善而繼之以怠
乎較三朝以論春秋戰國之亂極矣生民朝不保暮然
有抗命之諸侯無匹夫特起之禍周之制爲優　國家
自
太祖以來至今垂百年軍政日修余從故老聞其始末

因著于篇爲旗軍志以備典籍之所未備焉



補漢兵志

并註

錢文子撰

按補兵制。首當知用民之目。蓋漢法。民二十始傅。二十三爲正卒。五十六免。通爲三十六年。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止于三十有六月。卽今廂軍備賊役者是。爲衞士。止一歲。卽今禁軍備戰守者是。戍邊三日。卽今更遣戍卒者是。漢之用民。止此四條。夫以民之爲生。士止一歲。除其少與老。中間三十有六年之閒。精其強壯之日而用之。又不過兩歲及三十有六月。加以戍邊。通爲五歲。有三日耳。其勢老弱虛耗。自無所容于其閒。夫兵不常役。則佚而不怨。在官之日少。則有餘力而不疲。故漢兵所向。未嘗敗衂。橫行於四夷。而匈奴卒于擯敗破滅。款塞奉國珍來朝闕下。近古未嘗有也。其與今日常有四夷之憂異矣。

有事徵召。事已罷歸。撫聚食之費。則與今日竭民力以養兵者異。

按高帝十年征陳豨。上自將以擊布。布反。徵諸侯兵。未有至者。是年淮南王布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孝武云。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齊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帝紀。五年夏五月。旣誅項羽。兵皆罷歸家。則知漢法。兵皆散于郡國。有事則以虎符徵召而用之。事已皆罷歸家。撫復養兵之費矣。

衣廩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賜不時激賞者異。

按賈誼傳曰。漢淮南厲王長弟。文帝時。以親故驕蹇。數不奉法。誼數諫。厲王不聽。後遂謀反。誅。孝文帝傷之。乃徵誼入。拜梁懷王傅。是年冬。淮南王長入朝。與帝同輦。常坐。謀令人伏袁盎等於廁。盎前止之。後長果謀反。發覺。上徵長。至雍。使使召列侯諸吏議。皆曰。當以律論。薄太后聞之。不食。上乃赦長。遷之蜀。行。令沿路縣以次傳食。至雍。雍令閉門。以罪人處之。不發封。不通食。長遂不食而死。雍以聞。上發哀。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有此患。盎曰。願賜十萬戶。復故。上乃封盎爲隆慮侯。是年秋。匈奴大入。上自將擊之。軍霸上。細柳。棘門。以備胡。上至細柳。軍士吏被甲。鋒刃利。弓弩張。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上乃得入。至棘門。軍士亦如細柳。天子亦入。匈奴遠塞而去。後月餘。皆罷。

已罷歸家。無復養兵之費矣。

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

已詳補志并註。

不立素將。無擁兵專制之慮。

按唐杜佑通典云。兵制可採。唯有漢氏。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武衛、樓船、伏波、下瀨、破虜、車騎之號。隨事立稱。事訖卽罷。雖衞霍勳高。結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

已詳補志并註。

故自文帝以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田租。弛山澤。文帝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十三年。除田租。後元六年。弛山澤。

尊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效也。誠使稍取漢制。斟酌損益。參而行於今日。以救其極敝。不十年間。國力可舒。民力可裕。其效猶指諸掌。夫亦何難而不爲哉。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匄休。築室深山中。倘羊物外。以書史泉石自娛。將終身焉。此志遯矣。顧每以予講肄滋久。弊策蘊奧。粗可與語理道者。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亦假迹乎世。安于靜退。未嘗出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要不可不與有志於斯世者共之也。雖然。其非大體直剛。豁宏遠。要在成順我制也。讓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歲。則與今日老弱廂籍者異。

利。不賅民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蹴。初先生更欲編次漢調度、所謂天子之衛。則光祿勳所領諸郎是也。止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別爲一書。未果。蓋漢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南北軍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止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採摭雖富。先志其大節。而非纖悉未能盡三輔兵　藏此皆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季。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三輔之兵。中尉主之。止則中尉所專職。唯徼循而已。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謹序。城中兵　凡城中門長安令。止蓋京師之兵大略具此。

補漢兵志綱目

樂陽屯兵　其外則樂陽屯兵。止無常屯之兵也。

凡用民皇下四項　郡國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止非虎符。不得輒發。

漢法。民二十始傅。止非調民爲之也。　邊兵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止蓋其權重矣。

更卒　都都尉　部都尉都戍卒乘障塞。止不以從征也。

更卒曰踐更。止雖罷癃不免。　農都尉　農都尉武帝初置。止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

衛士　屬國　屬國

衛士屬衛尉。止有加恩焉。　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止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材官騎士　元帝初不立此綱目。予盧舉者未明。復表出之。非本旨也。元粹謹識。

材官騎士屬郡都尉。止蓋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損矣。

戍邊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止漢之用民。殆不過此。

復

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止無以給中外繇役矣。

郎

補漢兵志 并註

宋 白石先生錢氏撰

漢法民二十始傅。

高紀二年。遍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艸。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畤官。各從其父畤學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繇役也。景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食考本末。

二十三爲正卒。

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漢舊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水處爲樓船。

自始傅爲更卒。歲一月。正卒。爲衛士一歲。材官騎士一歲。

食貨志。董仲舒曰。秦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三十倍多于古也。昭紀。元鳳四年。通更賦勿收。如淳曰。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減。乃戍邊一歲耳。案正卒比更卒爲正也。更卒給郡縣。非正卒。仲舒所謂已復爲正。謂二十三歲後。應爲衛士材官者。顏說以爲給中都

官者。非也。給中都官。卽以衛士分戍中都官耳。事見魏相傳。循而來改。謂更卒歲一月。正卒二歲。大略與秦相似耳。其實漢人無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之事也。

戍邊歲三日

如淳曰。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所謂徭戍。

五十六免。

漢儀注。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人。就田里。

至于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爲之也。

昭紀。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武紀。元光三年。發卒十萬。救決河。

食貨志。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食貨志。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案食貨志。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耦之。又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又溝洫志。成帝河平三年。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爲著外繇六月。則知漢人治城郭。築隄防。轉輸力役。皆官予庸直。非調民爲之也。如養馬至調旁近郡。蓋更卒歟。

更卒曰踐更。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案更卒、非正卒也。人直一月。猶踐履而去。故曰踐更。踐更卽更卒也。若雇人爲之。當隨其月緩急。貴賤爲之直。謂之平賈。漢錢重。不得定爲二千也。若不直而入錢于官。是爲更賦也。

秦僻不更。不爲更卒。左右中更。主領更卒。

百官表。僻四、不更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師古曰。不更、言不豫更卒之事。左右中更、主領更卒。都其役使也。

其爵上尉主之

昭紀。元鳳四年。如淳曰。尉律。卒踐更一月。郭解傳。解出入。皆避。有一人不避。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說之。箠創者乃肉袒謝罪。

郡國役使過律。若過員。皆坐免。

功臣表。信武侯靳亭、祝阿侯高成、孝文後三年。皆坐事國人過律免。案過律。如滿一月。當代而過役之類。功臣表。東茅侯劉到子告。二字增。孝文十六年。坐事國人過員免。師古曰。事謂役使之員數也。按過

員謂當給郡國者有員數。其餘則出更賦。過員則更賦減矣。

其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雖能癰不免。

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上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後漢書龔勝傳。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貨人。王莽下令云。漢氏常有更賦。罷癃咸出。高紀。二年。如淳曰。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按更卒給郡國。歲一月。不役者。官收其賦。謂之更賦。其輕重未詳。唐庸法。歲役二旬。不役者收其庸。日三尺。

衛士屬衛尉。

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後漢志。衛尉掌宮門衛士。宮中徼循事。高后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景武功臣表。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殺人。誅。霍光傳。地節三年。徙霍光女壻度遼將軍。來央衛尉范明友爲光祿勳。徙光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其寺在宮內。

漢儀。衛尉寺在宮內。

周垣爲區廬。衛士分居之。

百官表。胡廣云。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伏宿屋矣。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不常置。

百官表。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高后紀。朱虛侯章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武五子傳。戾太子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宣紀。元平元年。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案長樂衛尉。自漢初有之。今云初置者。疑戾太子敗後罷之。至此方置。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宣紀。元康元年。置建章衛尉元紀。初元三年。能甘泉建章宮衛。令各就農。

衛尉之屬有衛司馬、衛候、左右都候。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令、丞。

百官表。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二十二官未詳。

司馬、候、主徼巡宿衛。

元紀。初元五年。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候、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元紀。初元五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後漢志。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云。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門。凡居宮中者。皆有口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吏爲封槧。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券。（按漢書券作印。）文符。案省符。乃內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官長吏爲封槧。籍于門之所屬宮名兩字爲鐵券。（按漢書云。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又胡廣云。諸門部各陳屯夾道。其旁當兵以示威武。（按漢書兵以示威。）

北。交戟以遮妄出入者。蓋寬饒傳。初拜爲衛司馬。未出殿門。斷其車轅。令短轅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操行士卒盧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恩。元紀。初元五年。衛司馬谷吉使匈奴。鄭吉傳。以侍郎遷衛司馬。馮奉世傳。以衛尉持節。（按漢書。持節上有使字。）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案左氏春秋。竹帛所書。公以祁奚爲中軍尉。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蓋秦官皆與中尉相裝。

漢儀。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司馬掖門、殿門。此衛士。皆屬衛尉。案百官表。中尉屬官。無衛司馬、候、左右都候。此云屬金吾者。蓋執金吾徼巡宮外。實相裝。所謂聯事。

公車司馬令受章奏及徼詭公車者。

三輔黃圖。未央宮四面皆有公車。劉向傳。章交公車。後漢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南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徼詭公車者。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議郎衛林爲公車司馬令。位隨將大夫。舊公車令。與都官長史位。從將大夫。自林始。

衛士令領衛士。

後漢志。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南宮衛士。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掌北宮衛士。

旅賁令蓋主衛士之驍勇者。以備非常。

師古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後漢志。中興省旅賁令。案周官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徒八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漢倣此名。以衛士爲之。中興以公車司馬衛故省之歟。

凡衛尉、太尉所部。

漢官曰。錄太僕、光祿勳、衛尉、三卿。太尉所部。

時以領尉衛將軍。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爲相國。居南軍。（按原本作後軍。今據漢書改正。）文紀。即位。領南北軍二年。始罷衛將軍。案南軍即衛士。張安世傳。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南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其轉置送迎常二萬人。

武紀。建元元年。詔曰。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鄒氏曰。去故就新。常二萬人。漢儀。衛士萬五千人。應劭漢官。衛尉衛士六十人。南宮衛士令衛士五百三十七人。北宮衛士令衛士四百七十

二人。右都候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衛士三百八十三人。南宮北屯司馬衛士百二人。北宮門蒼龍司馬衛士四十人。元武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屯司馬衛士三十八人。北宮朱雀司馬衛士百二十四人。東明司馬衛士百八十人。朔平司馬衛士百一十七人。案衛尉所管衛士數。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不在其中。然後漢制度大率減于西京。

有分戍諸離宮寢園及中都官者。

韋元成傳。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魏相傳。爲河南太守。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雖時有減省。然用民多矣。

賈山傳。陛下即位。減外繇衛卒。元帝時。貢禹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天子下其議。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

其始至丞相迎勞。

漢儀注。衛士初至未入。君侯到都國外。賜勞皮士。

漢儀注。正月五日。大置酒饗衛士。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王尊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丞相衛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于殿門下。後漢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白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罷。饗賜作樂。觀其角抵。樂闋罷遣。勑以農桑。

材官騎士。

刑法志。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漢官儀。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

屬郡都尉。

百官表。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諸侯王國中尉掌武職。

以歲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爲會都試。水處爲樓船。

漢儀注。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騎馳戰陣。（按聚珍版漢官舊儀云、令、長、丞、尉、會、都試材官騎士、習騎馳戰陣、射課殿最。水處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

令、丞、尉、亦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

翟義傳。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

于是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

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巴、蜀、多材官。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軍霸上。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征西羌。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

江淮以南多樓船士。

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漓水。歸義越侯嚴（按越字、漢官舊儀補。）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食貨志。元鼎五年。南粵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朱買臣傳。東越數反。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謀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嚴助傳。淮南王上書曰。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朋忌將兵擊之。何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其興發。遠地遠近。若宣帝以沛郡、淮陽、汝南、征西羌。蓋龍民矣。

事見上。

郡國不擅斥騎士。

趙廣漢傳。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腰斬。師古曰。斥除。謂逐遣之。非教士不得徵發。

武五子傳。燕王旦賜策曰。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徵。

以功推選。得至將相。

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從擊項籍。發蚤傳。君以材官蹶張。遷爲隊帥。積功至淮陽守。趙充國傳。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補羽林。霍去病傳。騎士孟己有功。賜爵關內侯。

然其試騎士有爲伍分左右部。置軍假司馬千人。或至坐死。（按有爲伍有爲伍一作有爲伍。）

韓延壽傳。遠望之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于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延壽竟坐棄市。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而諸侯王不得領庫兵。飭武備。

燕王旦傳。旦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于是下令發臣曰。寡人親奉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按諸侯王不得領庫兵。蓋七國敗後稍禁抑之。

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徙。其選募曰勇敢。

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擊匈奴。李陵傳。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

以備胡。天漢二年。召陵欲使爲武師將。轉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曰奔命。

昭紀。始元元年。遣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屬國奔命。擊益州。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即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曰伉健。

宣紀。本始二年。大發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趙充國傳。奏云。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曰豪吏。

王溫舒傳。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置其吏莋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事至族。自殺。

曰應募。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據漢儀注補刑二字。）及應募、佽飛、射士。趙充國傳。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張奉世傳。復發募士萬人。拜韓安國爲建威將軍。常惠傳。家貧。自請應募。淮南王傳。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雷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稱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上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陰謀求衆。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

曰私從。

趙充國傳。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張奉世傳。復發募士萬人。以往。又赦囚徒。捍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其罪徒曰讋民。曰惡少。

武紀。太初元年。遣李廣利發天下讋民。西征大宛。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讋及勇敢士。遣李廣利等擊匈奴。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李廣利傳。太初元年。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又赦囚徒。捍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又發天下七科讋及載糒給武師。案七科謫。張說非也。七謫蓋擇其罪之輕者。凡七科以謫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按原。擊匈奴。無天漢四年擊匈奴事。紀傳必有誤。昭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勁亡者。屯邊。

曰亡命。

武紀。元封六年。蓋州昆明反。殺京師亡命。令從軍。遣郭昌將以擊之。昭紀。發吏有告勁亡者。

曰徒。曰弛刑。

昭紀。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遣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

徒弛刑。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鈦。赭衣。設任輸作也。

曰罪人。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路博德、楊僕等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巂侯遂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曰應募罪人。

武紀。元封二年。楊僕、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昭紀。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遮虜障。

至于中興。併尉職。罷都試。

後漢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併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虎牙都尉。

材官騎士。還復民伍。

世祖紀。建武七年三月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騎士多。長從募士多。而郡國之兵壞矣。

馬援傳。建武二十四年。武陵五溪蠻反。援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擊之。應劭漢官曰。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營備。實啓戎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輿雷震。應聲而至。故諺曰。一切取辦。黔首嗷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是以每戰常負。王旅不振。張角猘挾妖僞。遍遘揺蕩。八州並發。煙炎絳天。牧守鳥裂。流血成川。爾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鷙縱橫。多倨良善以爲己功。財貨蓄士。衰夫民氓。遷流之咎。見出在茲。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蹤其禍敗。豈虛也哉。

天下之人皆直戍邊。謂之過更。

高紀。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墓敬傳。敬、齊人。漢五年。戍隴西。蓋寬饒傳。家貧。身爲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後漢安紀。永初四年。詔三輔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錮家。

行者兼代他人。一歲而更。

史記大事記。高后五年。令戍卒歲更。董錯傳。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如淳曰。天下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按原。擊匈奴。無天漢四年擊匈奴事。紀傳必有誤。昭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勁亡者。過更。言三日之戍。過之即更。猶更卒一月名錢更也。安紀。除逋租、過更錢之逋者。非謂出錢入官。乃名過更。

親操人間左之戍。寬矣。

陳勝傳。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應劭曰。秦時以謫發之。名謫戍。先發吏有過及貧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皆張益復入閭。收其左發之。未及收右而秦亡。

邊無事又時減外縣。

鄧山傳。陛下仰位減外縣。衛卒。當去病使。渾邪王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役。宜紀。五風四年。以邊塞無寇。減戍卒什二。昭紀。元平元年。日者省用。能不急宜減外縣。案史記大事記文十三年除戍卒。今諸傳自文帝後。但言減之耳。未詳。

或以宜奴婢代戍。

貢禹傳。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宜免爲庶人。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武帝時。始有以謫發者。

武紀。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食貨志。算緡令。匿不自占。占不悉者。戍邊一歲。

戍卒至邊。蓋領屬部都尉。

地理志。邊郡有部都尉。百官表。無之。疑領戍卒。

其賜外繇著外繇者。皆計庸直。得受之其人也。

卜式傳。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錢三百。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瀋遍志。成帝河平元年。治河卒著外繇六月。師古曰。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案。謂著于簿籍也。後二歲。河復決。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按外繇無六月者。外繇歲不過三日。則六月可當六十人。今著之。俟調發時。得受之。令庸除。已當戍三日。他皆爲己有。猶卜式傳賜外繇四百人也。

漢之用民。殆不過此。而天子推恩。則有復其身者。若三老。

高紀。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

若孝悌。若力田。

惠紀。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若吏卒從軍至平城者。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若博士弟子。

儒林傳。武帝詔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若通一經者。

儒林傳。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

若五大夫。

食貨志。鼂錯奏云。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而復一人。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按錯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蓋承爵制。爵九級至五大夫。乃復耳。鄭注周禮。鄉大夫貴者皆舍。若今諸侯子在關中者。

宗室及關內侯皆復。自後漢改法。爵二十級。至關內侯乃復也。

若車騎馬。

食貨志。鼂錯奏云。民有車騎馬者。復卒三人。西域傳。武帝詔。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關。毋乏武備而已。

若癃不可事。

周禮鄉大夫。老者疾者。皆舍。註云。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漢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畧。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癃。

有復其家。若豐沛。

高紀。十二年。謂沛父兄。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爲豐請。乃併復豐。比沛。

若吏二千石從入蜀漢者。

高紀。十二年詔云。吏二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于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

若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者。

高紀。五年詔。軍吏卒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若吏六百石及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二千石官印者。

惠紀。詔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毋有所與。按軍賦。卽算賦。

若民徙邊下者。

鼂錯傳。今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賈誼傳。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按邊郡與西羌匈奴接境。雖高爵應復之人。亦不免操兵爲守戰備。言匈奴爲邊郡害如此。非漢法不與之復也。

若宗室。

文紀。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周禮鄉大夫。國中貴者皆舍。鄭注云。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是也。

若功臣後。

宣紀。地節二年詔。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復其後世。嶧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臣表。元康四年。復高帝功臣絳侯周勃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無嗣者復其次。○按功臣表皆作元康四年。致本紀。四年有必有誤。按功臣表。元康四年。致本紀。四年有誤。功臣適後黃金事。表或因此而誤記也。

至于關中卒從軍者。

高紀。二年。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諸侯子在關中者。

高紀、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流民還歸者、
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八十九十者子若孫、
買山傳、九十者一子不事、武紀、述元元年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謁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
遂其供養之事、周禮鄉大夫老者皆舍、鄭謂若今八十九十復徭卒、
民產子者、
高紀、七年詔、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有大父母父母之喪者、復身若家、皆有期限、
宣紀、地節四年詔、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
父母之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而復算復租、亡不輕予、
宣紀、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勿算事、高紀、二年、爲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
武帝始令民入粟、復、
食貨志、桑宏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入奴婢、復、
食貨志、兵連不解、府庫竭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竭虛、適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後四年、置武
功爵以顯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及孔僅爲大司農、始
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酒徼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卜式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
費、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黃霸傳、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凡郎有議郎、
後漢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百官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
石、郎中、比三百石、
有中郎、
東方朔傳、復爲中郎、上爲賈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期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
斬罪三、安得入、上默然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有侍郎、
東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又設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有郎中、

高相傳、子康以明易爲郎、名儒臣傳、以明經甲科爲郎、非宏傳、從吳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孔光傳、
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翟方進傳、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根明經、邊議郎、劉向傳、宣帝初立
穀梁春秋、召向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復拜爲郎中、給事黃門、
以孝廉、
董仲舒傳、臣愚以爲宜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王吉、王駿、
蓋寬饒、鮑宣、京房、韋元成、杜鄴、師丹、傅喜、奉世、子譚、峻、皆以孝廉爲郎、傅唐以孝廉爲郎中署長、
以射策甲科、
翟方進、馬宮、何武、王嘉、皆以射策甲科爲郎、
以博士弟子高第、
儒林傳、武帝時、太常奏博士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
常籍奏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
以上皆若賦、
主父偃傳、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拜偃、樂、安、皆爲郎中、枚乘傳、乘子皐、（按此三字元本原脫、今據增入）召入待詔、皐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爲郎、
時使民入羊、入奴婢、入穀、入財、或賞武功爵、皆得補郎、郎選衰焉、
食貨志、武帝時、府庫竭虛、適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後四年、置武
功爵以顯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及孔僅爲大司農、始
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其後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酒徼
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卜式傳、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
費、上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黃霸傳、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凡郎有議郎、
後漢志、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百官表、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
石、郎中、比三百石、
有中郎、
東方朔傳、復爲中郎、上爲賈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期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
斬罪三、安得入、上默然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有侍郎、
東方朔傳、上以爲常侍郎、遂得愛幸、又設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有郎中、

司馬遷傳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
有外郎。
惠紀卽位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蘇林曰外郎、散郎也。按惠帝卽位賜爵唯中郎、郎中、外郎不言議郎、侍郎、又董仲舒云今長吏多出於中郎、郎中、吏二千石子弟。則知漢初郎官考其實唯有三等。諸言郎者、外郎也。中郎者、內郎也。郎中者、在二郎之中也。自武帝後始于中郎增議郎侍郎。非議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
後漢志凡郎皆更直執戟宿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而內郎守黃門者爲黃門郎。
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
百官表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
而又有期門羽林騎。期門亦至千人。
百官表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蔡質漢儀。虎賁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
羽林七百人。
百官表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漢舊儀羽林從官七百人。
或曰三百人。
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
漢舊儀羽林郎百一十八人。左右騎各八九百人。
或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漢官儀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
蔡質漢儀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漢官儀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
孤兒無數。
漢舊儀諸孤兒無數。
或曰羽林郎百一十八人。左右騎各八九百人。
蔡質漢儀羽林郎百一十八人。無常員。漢官儀羽林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人。右監主羽林右騎九百人。
皆以三輔六郡良家子補期門羽林。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徵行始出。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則諸家子自給鞍馬。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陵賴爲潛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衛。豬高帝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漢舊儀期門騎者隴西攻射獵。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行出會。待期門下。從射獵。無員。秩比郎。從官名曰期門騎。地理志。武帝選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補羽林。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後漢志羽林郎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遠宿殿陛。嚴下宦中。故號嚴郎。漢舊儀。羽林從官士百人。取三輔良家子。自給鞍馬。按漢用六郡良家補羽林期門。蓋三輔、園陵賴爲潛蔽。故取其子弟以備宿衛。豬高帝封趙壯士四人各千戶也。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趙充國傳。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傳。北地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皆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及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孤兒。父死子代。
百官表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漢舊儀。諸孤兒無數。父死子代。皆宦。
武帝時擊胡死于孫不能自活。養羽林官。比郎從官。從車爲不得冠。詔令一人名曰羽林騎。孤兒常隨大行喪車。王莽以卿大夫博士直弟子。隨大行喪車爲羽林郎。按荀綽晉百官表注曰。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漢制也。未詳。
皆宦執兵送從。而羽林又有黃頭郎習樓船。
鄧通傳以樓船爲黃頭郎。師古曰。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故號黃頭。枚乘傳。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蘇林曰。羽林黃頭郎。蓋習水戰者。
宣帝發期門羽林從征。殆輕用之矣。
宣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踰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趙充國傳。神爵元年。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陪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案卬所將爲支兵。卽神爵元年所發詣金城者也。紀不言發期門。誤也。馮奉世傳。擊西羌。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陪飛、發者、羽林孤兒、及呼速蠭。

中郎分五官左右。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
郎中分車、戶、騎、仍有左右。
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漢儀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
廣傳景帝初爲騎郎將。蓋寬饒傳。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勁姿張安世子不下殿門。楊惲傳。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
與期門羽林皆有將。
百官表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期門、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從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後漢志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衛。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
光祿勳以歲時科第其行能。

元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遜讓有行者、光祿勳崔以比科第郎從官後漢志、光祿勳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大將軍肆習射御戰陣、

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稱蹕、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舉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崔光傳、言光出都肆郎、羽林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

將以兵法部屬之、

爰盎傳、爲中郎將、上曰、將軍怯耶、按中郎將稱將軍、則部屬諸郎當以兵法、猶周官諸子、

奏免其有罪而薦舉其高第者、

張釋之傳、爲騎郎、十年不得調、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措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楊惲傳、遷中郎將、主左曹、郎將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脩、絕請謁貨賂之端、

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

中興以五官左右虎賁郎將併將中郎侍郎郎中、

後漢志、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左中郎將主左署郎、右中郎將主右署郎、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皆有中郎侍郎郎中羽林中郎將主羽林郎、

而廢車戶騎三將、

後漢志、省車戶騎凡三將、

其郎員悉省于先漢矣、

百官表、謁者員七十人、後漢志、謁者三十人、蓋後漢制度大率省約、以謁者推之、大率可見也、

其次則有南軍有北軍、南軍則衛士是也、

外戚傳、高后八年、以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以趙王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臨崩、戒祿產曰、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謹毋送喪、爲人所制、高后紀、勃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徘徊往來、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未敢誦言誅之也、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遂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勃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按外戚傳及本紀、考祿產本末、則南軍當是衛士、以其在北軍之南、故謂南軍、蓋漢初未有他兵也、是歲衛尉營陵侯劉澤、

北軍在未央北、爲軍壘垣、置中壘校尉、以一校守之、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并屯騎等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刑法志、漢興、天下初定、踰秦、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昏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云七校、按漢初有南北軍、則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當是高帝所置、諸呂反、太尉不得入北軍、則中壘校尉所守也、武帝所置自屯騎以下、凡七校尉、百官表、以八校尉皆武帝所置、誤矣、北軍當在未央北、中壘蓋中北軍而屯也、漢制每一校、少者七百人、多者千二百人、

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

文紀、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詔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惻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黃霸傳、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勑乏軍興、

武帝時有諸校尉、則常屯矣、

胡建傳、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

胡建傳、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

北軍有監軍御史、

或曰監北軍使者、

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金日磾傳、莽何稱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按監北軍使者、與監軍御史職號略同、自天漢後更名、

有護軍都尉、皆監其軍、察舉非法、

陳平傳、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軍盡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或譖平曰、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漢王召讓平、平對云云、漢王乃謝厚賜平、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百官表、護軍中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按漢書無都尉二字、）衛青傳、元朔五年、青將六將軍擊匈奴、還、帝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按護軍不屬大將軍師、公孫敖從青擊匈奴、故傅諸校傅、音附、

有軍正、正丞掌軍法、

百官表、高帝五年、軍正陽咸延爲少府、昭紀、始元五年、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衛青傳、軍正閎長史安李廣利傳、擊大宛、還、詔曰、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胡建傳、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焉、曰、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懅、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軍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賈賈以廣己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

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諮上臣謹斬以聞。按史記司馬穰苴傳。監軍莊賈後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蓋軍正古官主軍法者。非有事不統于太尉諸將軍。

高后紀。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胡建傳。軍法曰。正無屬將軍。而護軍之屬大司馬。自武帝始也。

百官表。護軍都尉。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趙充國傳。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又先國爲後將軍擊西羌。秦膠忘自歸。充國造遮論種人。謹軍以下皆爭之。王莽傳。大司馬護軍龐褒奏言安漢公云云。

武帝增置七校。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

百官表。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校尉。秩皆二千石。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晉灼曰。百官表。凡八校。尉云七校者。胡騎不常置。按胡騎雖云不常置。而自武宣後。屢見諸傳。至光武始併長水。豈得不在數中。所謂七校者。蓋中壘係北軍。非武帝初置。自屯騎而下爲七校也。

各掌其兵以備宿衛。

三輔黃圖。漢有長水、中壘、屯騎、（按屯騎二字。從三輔黃圖增入。）虎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宿衛王宮。周廬直宿。後漢志。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校尉。皆亦掌宿衛兵。

蓋選募精勇及胡越內附之人。比之期門羽林。無復更代。而京師始有長從坐食之兵矣。有事時。發五校、或胡越騎。

李陵傳。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趙充國傳。子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元紀。永光二年。馮奉世擊西羌。任千秋別將五校。竝進。奉世復請益兵。乃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迹射佽飛。般者羽林孤兒。（按奉世復請益兵云云。見奉世傳。非元紀語也。）

而越騎尤重。率以所親信領之。（按註云云。當作而胡越騎尤重。疑脫胡字。）

金日磾傳。金敞子涉領三輔胡越騎。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霍光傳。兄孫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薨。帝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諸領胡越兵。（按漢書作騎。）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

中興省中壘。以胡騎虎賁并長水射聲。而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

後漢光武紀。建武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九年。置青巾左校尉官。故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是也。後漢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始謂五校爲北軍。

吳漢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按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亭陳至茂陵。謂北軍及五校也。東都省中壘。無北軍中候營。遂通謂五校爲北軍。

而胡越騎或以他軍充之。其名則猶故也。（按註云云。當作而越騎以他軍充之。疑脫胡字。）

後漢志。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紀。光武改青巾左校尉爲越騎校尉。臣昭曰。越人非善騎所出。晉灼爲允。按刑法志。武帝平百粵。增七校。又諸傳多言胡越騎。則胡越非超越明矣。蓋光武以他軍充越騎。其官則仍舊名也。

至於少府有佽飛。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居室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臣瓚曰。宦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繒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玄非。得寶劍于干將。渡江中流。兩蛟繞舟。玄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而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玄非佽飛音相近。師古曰。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

水衡有輯濯。

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讀與楫同音。集濯、直櫂反。皆所以行船也。

武帝以後時備興發其所領士徒亦甚多矣

宣紀。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詣金城。趙充國傳。子中郎將印。將期門佽飛孤兒胡越騎爲支兵。劉屈氂傳。征和二年。戾太子反。屈氂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是也。

三輔之兵。中尉主之。中尉、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秩中二千石。後漢志。執金吾一人。秩中二千石。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月三繞行宮外。及主兵器。

常以緹騎二百人巡京師。

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與服導從。光滿道路。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與衛尉相表裏。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于外。相爲表裏。以檢姦討猾。

其督捕姦盜。則宮司馬都候屬焉。

漢儀。宮司馬諸隊都候。領督盜賊。屬執金吾。案百官表。衛候司馬及左右都候。皆屬衛尉。蓋領督盜賊之事。則以屬中尉歟。

有大事。發兵屯衛事已輒罷。

高紀。十一年。淮南王反。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

文紀、三年上幸甘泉、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
其征伐四夷不輕用也、
武紀、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
其官有兩丞、司馬、候、千人、又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及式道左右中候、皆屬焉、
百官表、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按師古非云、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都船、武庫、有三丞、中壘兩尉、又式道左右中候、候丞、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
武帝置左右京輔都尉、分掌三輔、而屬之中尉、則中尉所典職、唯徼循而已、
百官表、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都尉丞、各一人、
凡城中屬長安令、有左右尉、其外有廣部明部尉、凡四尉、
漢官儀、長安城中、皆屬長安令、置左右尉、城南置廣部尉、城西城北置明部尉、凡四尉、
自吳太子敗、乃置城門校尉、掌城門屯兵、
武紀、征和二年、太子亡、始置城門屯兵、
有司馬、十二城門候、
百官表、城門校尉秩二千石、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明各有候、
顧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
其後以近臣領之、
張安世傳、能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至開幕府如將軍、
外戚元后傳、王音代風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嘗幕府、得舉吏如將軍、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而函谷關亦置關都尉屯兵守之、蓋京師之兵、大略具此、
百官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魏相傳、大將軍霍光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
而長沙燕代、皆割其南北邊爲郡、
北外則滎陽屯兵、臨事輒發、無常屯之兵也、
高紀、十二年、帝崩、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酈商見審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三十萬定燕代、聞此謀、還以兵擊之、
燕代、北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陳平傳、平恐呂后及呂氏變、乃馳傳先去、逐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惠紀、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高后紀、八年、前上將軍呂祿、相國產、頓兵乘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爲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文紀、三年、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于是詔罷丞相兵、以柴武爲大將軍、將十萬衆擊之、酈侯籍賀爲將軍、軍滎陽、吳王濞傳、七國反、天子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
郡國之兵、則材官騎士是也、漢創秦故、始令天下縣邑城、
高紀、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而材官騎士歲時講肄、然其給事郡國、唯更卒衛士、而材官騎士、非虎符不得輒發、
齊悼惠王傳、哀王謀發兵中尉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
唯當寇之邊、特異內郡、自漢初置諸侯王、
高紀、五年、立番君芮爲長沙王、立盧綰爲燕王、六年、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七年、廢代王喜、立子如意爲代王、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諸侯王表、
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
以信臣監邊、
盧綰傳、陳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韓信傳、陳豨爲代相監邊、辭信、信握其手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案高紀、九年、廢趙王敖、徙代王如意爲趙王、蓋豨始爲代相及如意王趙、復爲趙相、故二傳不同耳、
兵精地大、隨卽叛亡、
高紀、六年、韓王信降匈奴、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十二年、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上使審食其迎綰、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爲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
其後徙代地置雲中、
高紀、十一年、上擊陳豨還雒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爲鄰、（按漢書云、與匈奴爲鄰、與匈奴接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
而長沙燕代、皆割其南北邊爲郡、
諸侯王表、長沙燕代、雖有虧名、皆亡南北邊矣、如淳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繚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
既又募民徙塞下、爲築室屋、復其家不輸賦、
鼂錯傳、錯上言、今使胡人數處輸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

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繼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能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安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藩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開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匝落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吏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錮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酒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多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利祿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趣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國之相亦如之馮奉世傳孫譚以孝廉爲郎補天水司馬嚴助傳發兵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論意指

部都尉部戍卒乘障塞有東西部或南北部皆因秦故隨地要害稍損益之

地理志朔方、五原、雲中、定襄、代郡、遼東有東西中部都尉、酒泉有東西北部都尉、廣漢、上郡、有北部都尉西河有南西西部都尉行塞有兩西部都尉隨西、樂浪有南部都尉北地、武威、廣漢、上郡、有西部都尉蓋部戍卒守塞隘北部都尉救煌有中部都尉按百官表有長史典兵馬則部都尉蓋部乘塞列隧不過數千人

趙充國傳充國奏云羌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廚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有障塞尉各領其土

武紀太初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廬朐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按漢書中二字）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諸亭障晉灼曰地理志從五原捫陽縣北出石門障即得所築城（按何焯校漢書云得字）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此句作注）後漢志遼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張湯傳博士狄山言湯作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閒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遮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要以屯衛邊民不以從征也

案諸紀傳無戍卒從軍攻戰事

農都尉武帝初置領內郡卒屯田塞下因以備障

百官表農都尉武帝後漢志武帝時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七郡都二千騎擊之

其制邊守塞大略如此然猶困于匈奴之強每聞騎入則發兵屯邊公卿大夫罷千弄命遠者至六月輒罷

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月餘三軍皆罷武紀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二年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

武帝後時有將屯之兵矣

李陵傳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酒泉以備胡霍去病傳路博德爲強弩都尉屯居延趙充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又充國傳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自征伐之餘衆狄衰耗於是卽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爲屬國

韓錯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武紀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霍去病傳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乃分處降者千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原本誤趙充國傳今訂正宣紀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置屬國都尉領之

百官表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薄澤皆屬國都尉治後漢鄧融謂兄弟曰張掖屬國精兵萬騎

以備藩衛從征伐

趙充國傳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功臣表昆侯渠復衆以屬國大首渠擊匈奴侯騏侯駒幾以屬國騎擊匈奴捕單于兄侯

而西域有都護

百官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傳自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其後匈奴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使吉幷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

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城爲中故都護治焉陳湯傳邊西城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攻斬郅支單于

車師有戊己校尉

百官表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西域傳元帝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說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案戊己校尉在車師前王庭非寄治又車師在西域東鄰匈奴亦非處西域之中也校尉名戊己其義未詳

監護諸國屯田殖穀以絕匈奴羌道所謂以蠻夷制蠻夷者也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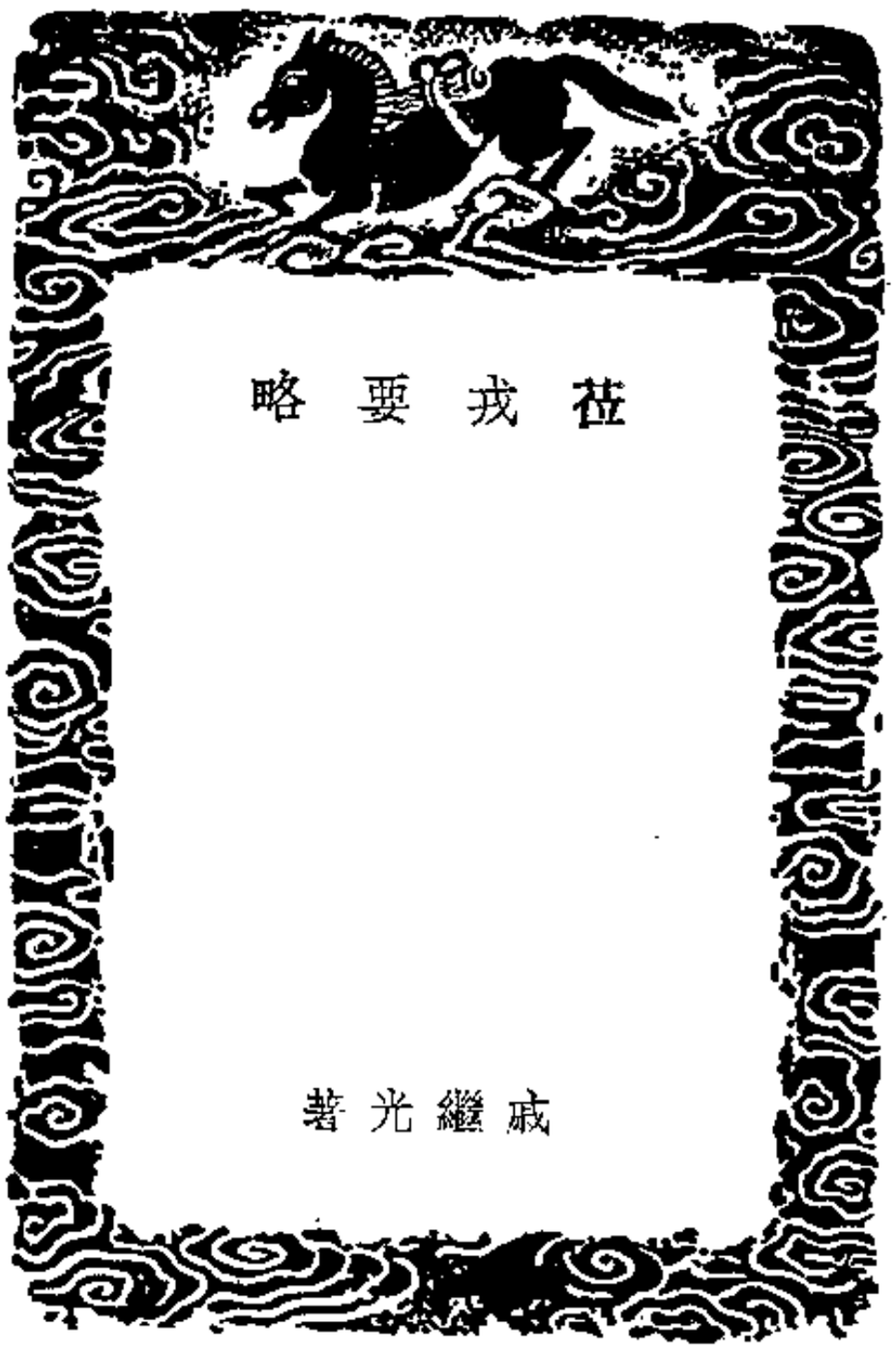
白石先生補兵志大抵喜漢法之近古傷後世養兵之費廣擁兵之權專也余曩從先生游得見此書卽手鈔爲家藏且以訓族里思與好學之士共之忽得刊本于同門友瑞昌陳令君則知令君之志與余同能以先生之書傳諸遠于天下後世經生學士尤有補云嘉定乙亥端午日門人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池陽、王大昌書

大昌于是年九月鋟板潛廨盆廣其傳

宋德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悉萃京師。名曰禁軍。開寶入籍。十九萬三千。不爲不多矣。至道增至三十五萬八千。天禧增至四十三萬一千。慶歷增至八十二萬六千。治平以降。迄於元豐。稍爲裁減。尙六十餘萬。徽宗將一意貢。而禁軍闕額二十四萬。靖康之禍。按籍止存三萬人而已。無足一夫可驅之戰者。遂以不支。高宗將一張浚。富平符離之敗。棄師累十萬。乃莫有正其罪者。尙可言兵事乎。樂淸錢文子見南渡兵食之冗濫也。以漢制不失寓兵于農遺意。而班史無志。因以補之。書僅一卷。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該。此非高談性命之學者所能括也。文子。字文季。紹熙三年。由上舍釋褐出身。以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歷宗正少卿。退居白石山下。自號白石山人。故所輯詩傳及是編。皆以白石著錄。不知者疑是姜夔書。誤矣。卷首有陳元粹序。後有王大昌跋。皆其弟子。跋稱嘉定中鋟版於淮南漕廨。予所鈔者。眞山民藏本也。秀水朱彝尊識。

右補漢兵志一卷。宋樂淸錢文子撰。門人陳元粹爲之註釋。蓋以補班史之闕而實有慨于南渡後兵食冗濫。思復漢制以救其弊。其憂國之心深矣。當嘉定甲戌乙亥間。瑞昌淮南一再版行。閱世旣深。流傳漸寡。予以重值購鈔本於吳江沈氏。反覆披書。詳加讎比。正訛補闕。頗于陣註有小補焉。鋟梓家塾。再廣其傳。考直齋書錄解題。趙安王珍器之亦有兩漢兵志一卷。又呂夏卿脩唐史。別著兵志三篇。戒其子弟勿妄傳。吾家吏部好藏書。就其家索求得之。著錄晁氏讀書志。惜未得與此書竝行耳。先生字文季。號白石山人。歷官始末詳具竹垞先生跋中。錄次左方。不更贅云。

乾隆己亥十月旣望。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明　東牟戚繼光著

行軍條教

一詳啓行至期主將轅門前掌頭號喇叭各將門首俱掌頭號各官軍作飯訖中軍官將塘報預夜派定人持小黃旗一面各弓矢一副腰刀一口于未掌號之先預行吃飯收拾停當俟掌頭號俱到主將門首取齊請定若干步爲一塘聽金邊鳴自主將寫所起爲一塘行足步數留二人爲二塘挨次存留至塘報人盡爲止各且坐心專候兵行挨塘傳去俱止乃自主將面前爲第一塘起若有樹木人家轉曲不見臨賊將近前一塘必回見後一塘兩旗相應訖方過平處互相應應再均步行哨見賊急將旗搖動不用周身動而不止緩則只是點旗賊勢衆大圍摩周身如前無路可行水澤窄狹則口傳一層如此各層照前一時俱如此傳賊來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止斷不許動旗之後不論賊之追不追來一齊擁衆徑回必以軍法示衆掌二號各官軍出在空地劄營將完掌三號主將出至劄營所在以下馬爲始分頭委官于總路專擊後期者捆打一百截耳有故者令從征有功免無功仍補捆打各偏裨俱聽主將認旗麾動俱到主將前會約今日所行向往賊情緩急分路事宜舉打鑼坐地休息少頃掌號一通吹哮嘯站起舉號砲三聲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挨營而入大小將領于各兵所歇信地適中街面羅坐待各項官兵

舉吶喊三聲用八方門角旗一副立四門于前從吉方點鼓發行單日左伍執器右伍挑行李雙日右伍執器左伍挑行李倏有賊近行營或首或尾或自中突出將行李棄于地下各火兵看守即將對伍代執之器取過手中便遵號令對敵中軍若遠不必候中軍號令照過猝發令行決不可將兵器捆束甚至沿途舉人扛擡有被賊斃作士人將軍器扛擡入營而兵盡爲所戮將戰勝舉即擇地下方營休息將伍攙混再聽令路狹挨次每一營鑼鼓陣雙人行每十里舉號砲一聲即于腳下立定鳴鑼坐息一二刻若賊在三十里外凡經險阻塘報傳來請兵過險報訖先發中軍家丁糧兵馳赴險處埋伏訖舉號砲一聲點鼓兵士過險凡行營中軍別委的當知數官一員與前哨同行給五方旗一副招搖一副有事方開阻樹本開哨旗阻水澤開黑旗阻兵馬開白旗阻山險開黃旗阻烟火開紅旗過所見之物即捲凡招搖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平行立二面三路平行立三面四路平行立四面擡營行立五面後隊遞相口傳前路旗樹某色某色招中軍即舉變營號砲及提備號令

一請火器凡缺少軍火器械出征前三日請給完足急行亦于前一日不許臨敵假稱放盡討索又不許匿無爲有通以畏避論

一度水阻凡渡大水處先下方營近水塘報于四遠高處瞭無伏賊即非賊境亦下營後渡依次以一哨照法渡之渡過一旗即劄成一旗之陣軍火器械整列完備火繩火器安置得法即如賊在前面就要戰殺一般然后鳴鑼坐地休息等候一哨過完劄成哨陣一司過完劄成司營一營過完劄成大營則一營方聽令而行以后照此如塘馬倏然報警即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爭船諠譁不循行序擠衆競先第一要禁惟哨隊挨次而渡一人不致援先趕后自然不諠爭平時捆打臨陣軍法從事連坐所管

一過猝營南方山水林木蓁翳絫紆只得因地形措陣因敵情異用因兵情轉化無一定之習安有一定之陣哉況兵列既長卒然之變出于意外豈能候中軍號令倘塘報失瞭如賊自行營腰閃或前後突出不及下營者把總哨官皆得自主號令即用急營凡同行營司俱聽過賊把司之令即如中軍號令一般就于所行之地設伏後營兵一面在遠處據險阻安營壁營各火兵作飯備守

一嚴住宿所至地方如係安野營另載野營歇下如營入人家安插各兵到于城外或村內空所前哨第一旗總傳報云已到某處某城外了旗總挨傳回來主將傳來如何劄營仍俟傳到前哨第一旗總仍傳回云知道了各官每一營爲一路一字劄定每一營兵到齊把總放砲一個打鑼坐息俟有若干司營到完主將吹單哮囉各哨官隊長總起身執旗同火兵進城或入村舖討歇家每一隊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相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即分開壁中有衙門士大夫家相開者即開一段一隊人完然後再安插一隊不許攙越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本哨官隨之一司在一隅本把總隨之一營在一面營將隨之本營各部不許相混本部各司不許相混本營各司各哨不許相混本旗各隊不許相混將旗插在各家門首出城裏云歇家討完然后吹哮囉起身聽放砲三聲吹喇叭吶喊三聲點鼓挨營而入大小將領于各兵所歇信地適中街面羅坐待各項官兵

都到人家門首立定。聽放砲一個。沿街傳鑼。各軍俱進人家安歇。大小將領方進人家。即主將亦如之。若末尋歇家。而軍敢先行。及已到門首。未奉軍令而先入者。以違令論。將官歇家一面先羣討已定。只是不入耳。

一申軍令。凡師行動人一草一木。擅離隊伍。擾越行次。互相鬬毆。恣行詐僞。奸淫婦女。俱以軍法處治。報賊情失實者斬。搶掠民財者斬。掩殺撫民者斬。違錯軍令者斬。臨陣退縮者斬。妄殺平人者斬。虛報功級者斬。殺匿被擄女子者斬。互爭首功者斬。該管人員。分別輕重。連坐甚者與正犯同斬。

一劄野營。凡軍行至午炊過再行時。同行營司內各選熟知營哨官一員。同前哨行至未時。主將擇堪屯營地方。驗高熟視。必山木可據之處。如無山。即在平野。必進退便利之處。水草妨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旗旛預算同行兵數。相地營爲幾營。每營合若干步。鳴金邊營立表旗。表旗定。聽舉號砲一聲。吹擂隊五喇叭。表旗擺動。各兵焰旗。蟻附下營。營定。金鳴喇叭止。如去賊遠。只以拒馬蒺藜爲營。中軍立主將帳房。遇晚然燈伏路等項。俱如常操號令。樵汲時。馬軍三馬內。以二人牽一馬出採三馬之草。同樵汲令收回。日逐輪流。若近賊地方。或係境外。或營疑地。應立木城度夜。須待塘報四高瞭望無事。將旗三擺三捲。不再開。以子壁守營。四面兵聽號砲一聲。立黃旗擺鼓。俱分頭向有竹木山林採取。每人立木二株。粗三寸不等。長八九尺皆可。橫木一株。稍細長一丈上下。又竹一株。如竹多木少。則竹代木木多竹少。只以竹爲蓮花簽。及棚外地釘。如無竹。則以硬木削尖爲釘。以細輭木削尖爲蓮花簽。以輭草爲繩縛棚再擊號砲一聲。擺黃旗收回。俱單人身挨每人分地一尺。立二木。相接爲城。完再照前發兵。每隊一半。每名取小木一根。稻草一束。一半收木草。瓶搭窩鋪。每隊一開。用草苫蓋及墊地。便于坐臥。吹打開營門。放樵汲飲馬等項。一如常操號令。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逃走。或有暴病。該營司遣的當丁壻。領令箭出營覓之。若出少入多。非係錯數。必夾來奸細。該營便當挨查。子營不樹棚。候外圍採完。營定。只採窩鋪竹木。每人帶採中軍所用木一株。立小樓一座。以便于瞭望。每把總將餘木。亦各搭一小瞭望樓于營四角。可容四五人。

一限疏水。每日五更盡擂鼓已畢。聽掌第一號。各起梳洗。聽掌第二號。各兵通赴木城邊。各聲鎗立定。作守城之勢。各營把門人役。赴中軍報守門無事訖。聽大吹打。開營門。照常操號令放汲。其汲者即一刻便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發者便一銃打死。賊亦不準功。必以軍法斬首。平時火器收措不如法。臨陣致棄逸線溼。或不及然。或終不然。或不能然發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一體斬首。

一重夜令。與賊對壘之時。更鋪失候。夜巡失號。止宿失火者斬。無故叫呼奔走。妄言賊至。及驚營者斬。即賊來攻。將士輒呼動者斬。

一懲虛銃。凡揀銃等手。遇賊來不論遠近。只聽中軍號砲一舉。吹天鵝聲。銃手放銃。依令分爲幾層輪班點放。著正平平對賊直射。若賊成宗來。每人只指定賊宗當中一賊打。不聞中軍號砲響。不吹天鵝聲。便賊進營裏來。也不許放銃。先發者便一銃打死。賊亦不準功。必以軍法斬首。平時火器收措不如法。臨陣致棄逸線溼。或不及然。或終不然。或不能然發者。俱以軍法斬首。把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因而悞事者。一體斬首。

申戰毀。凡列陣須一息而定。列時勿使敵知。尤妙。敵不知。則用暗令列陣。敵知。則用明令列陣。列畢。火器在先。擾陣在後。或寇來沖我。或列陣待我。俟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令齊發。只有一次。次看起火。各射夾箭弓箭。且行且射。兵士乘火烟如雲。一舉擁進。須是飛走。毋亂隊伍。蜂叢蟻附。如山崩。如牆塔。不可毫髮遲疑。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突鋒。彼自靡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不其然乎。自來兵見賊列陣一完。便如此飛跑向前

沖去口中喊聲不絕。中途決不住腳。雖是強賊。未有不敗者。若賊見我兵方在列陣。一擁先來。我兵未有不奪氣者。凡搶戰時。正跑間。間有跌倒一二。或器械所累。或腳步遲緩。或一時發沙昏眩。或爲矢石鉛子所中。未必喪命。便是父兄子弟。且不必回顧。健者只是跑向前。殺敗了賊。回兵收拾。從容調理。必可保全性命。若不奮心向前。但顧跌倒的。稍遲延。使賊又舉銃一輪。所傷愈多。被賊沖來。大勢一敗。不惟必竟救不出傷倒之兵。且并健者亡之矣。此萬萬急要一著。蓋賊雖亦有鳥銃。惟一跑向前。不過一二發。跑到身邊。短器相接。銃無所用矣。若與賊各立定對打。傷多氣奪。再進不得也。

一原軍法。凡臨陣退縮許隊長割兵耳。旗總割隊長耳。哨長割旗總耳。哨長徑將隊長斬首。把總徑將哨長斬首。若各故縱。明視退縮。不肯割斬者。罪坐不肯割斬之人。

一前故避。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希圖免戰者。斬首示衆。仍查治本管旗隊人役。

一處水陷。凡軍前有水陷。我前据高以待之。候賊至陷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誘之。

一徑山谷。凡有山谷處。遇戰必先設伏。然後以兵誘之入伏兵攻之。

一立逃約。若遇逃走同隊之人。各連坐。以一半送監。一半保舉。革去月糧。一年不獲。原保人發哨三年。本伍軍發落收伍。支半粮。發日乃復。

對壘條教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聲。眼只看旗幟。夜看高炬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住。也要依令退回。必是這等大家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

守城軍法

每廠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本犯拇打四十。同垛同廠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垛長割耳。同隊同廠拇打。旗廠器械矢口火銃鑼鼓一件不完者。本犯自當。二人不完者。連坐垛長。十垛以上連坐城長二十垛以上連坐矮長五十垛以上連坐城將。若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焰前連坐者。皆重治。

一回頭者。割耳。

一擅動者。割耳。

一見賊大言喧華者。或被傷大叫驚走者。比焰臨陣退縮者。軍法從事。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廠同垛本管者連坐。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并墩堠號令。連傳者。該管官重治。腙堠司號者軍法示衆。

一各鋪內種火斷滅。與凡傳擊梆鑼鼓號。起止不明。俱罪鋪長。

一伏路瞭望之人。慢事致賊猝至者。皆以軍法示衆。

一伏路之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或砲響不致大變。以致圍城守城在廠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雉拿號鼓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

升師號令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內吹打通舉砲三聲。擂鼓鳴金。升太平旗。各營司依序列于水面。各擂鼓鳴金。亦升太平旗。

一中軍船擂鼓立黃旗。發樵汲。各船應上岸買辦柴米。及編神船具者。起中軍船給簽。剋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察明。私自擅離。及該管縱長。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坐軍法之。做陸軍號令行。

一各船伺兵協總哨官捕柁兵夫。風汛時日。不許偷閒。假托事故。在岸歇宿。虛稱錢粮。致誤事機者。一體軍法重治。如有警。掌行號已舉。而未到船。已起擺而方來。俱係長避。即發保候。無功者。以軍法從事。

一各船柁隊長兵夫。各安名分。長幼尊卑。務要同舟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鬬毆。違令喧華。俱依軍法連坐。然後另行發官問理曲直。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行牌諭。各捕兵將出洋若干日。該備舂米水數目。限時查點。欠者捆打。賠本日。發第一號。打金邊。各哨船出洋哨賊。掌二號。俱照水寨常操例行。掌三號。主將升船廳舉號砲三聲。大吹打舉一面起櫂起帆。一面吹號笛。只是官捕旗隊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下。不必入座船。布告官稟官旗到洋。放隨意發放所欲行之事。舉各官捕回船。一體發放。中軍船擂鼓升行旗。舉號砲三聲。吶喊三次。依次開船。在洋行使。首尾相接。雁行而進。不許遠離柁哨。一船違令。捕盜之罪。二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分總之罪。中軍提縮把總之罪。其柁工綠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果出無心。非智力所及。毀質免罪。如有心爲之。故避征戰者。以軍法從事。

行泊號令

凡設兵船水寨地方。預將各海船。洋巡哨船。所至處高山之巔。不拘幾處。各預採乾草在上。苫蓋的當。遇警急。哨船內兵夫。即登山舉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焰。就行開帆。望火前哨進勦。連近山頭及烽堠。即時接舉傳報。以便寨哨發船策應。哨船乃探賊向往蹤跡。親報領兵總協。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使舟師成功。十級抽一賞。哨船逗遛慢事。罪坐該管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于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草不足。火微不能瞭遠。致誤事者。哨長柁工隊長俱以軍法從事。

黑便收島。寫山四際。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知也。

一各船捕柁兵夫。遇泊船山島。無故不許上山閒游。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慢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照港給牌。方許上山。違令者以軍法掘打。

夜行號令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舉起火三枝。舉號砲三聲。上下一行懸燈五盞。無賊之處。各船懸燈二盞。遇有賊在前。所有燈籠。盡數懸于船之四面。其桅上高燈。專辦司哨。俱懸桅頂。前哨一盞。左哨二盞平列。后哨一盞。右哨二盞平列。中哨三盞上下列。隨減隨補。失慎錯亂者。治其隊長。

一夜欲泊船。聽中軍舉號砲三聲。吹招柁喇叭。各船依序隨柁安插。不許私求穩便遠泊。因而疏虞。哨官連坐。

一守夜。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大船加鳥銃手二名。狼機一架。百子號一架。小船只用鳥銃手。點火執銃。遇疑卽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船舉號砲三聲。全燈懸起。每船燈俱盡懸起。以示勢衆。

水戰號令

退縮後至者罪。捕盜柁工遇淺者罪。扳招手望賊滅帆者罪。繚手捕盜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傍邊探過者。使風不正者俱罪。柁工繚手。如已使過賊船相幷。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罪。捕盜各隊長。有能核查某兵不用力。卽時割耳。鎖縛在船。捕盜免罪。以上所謂罪者。係臨陣俱遵例斬首。

一禁逃。今每船內。必用兵二三種人。雖維。但同在一舟。毋憂不共命也。凡見賊輒逃。跳水之兵。未必頃刻開便能遠我原船。其該船幷鄰近船官捕隊長。卽率別種兵。或擲鏢。或舉銃矢。遠射擊之。如射賊同射擊死者。以賊級論功行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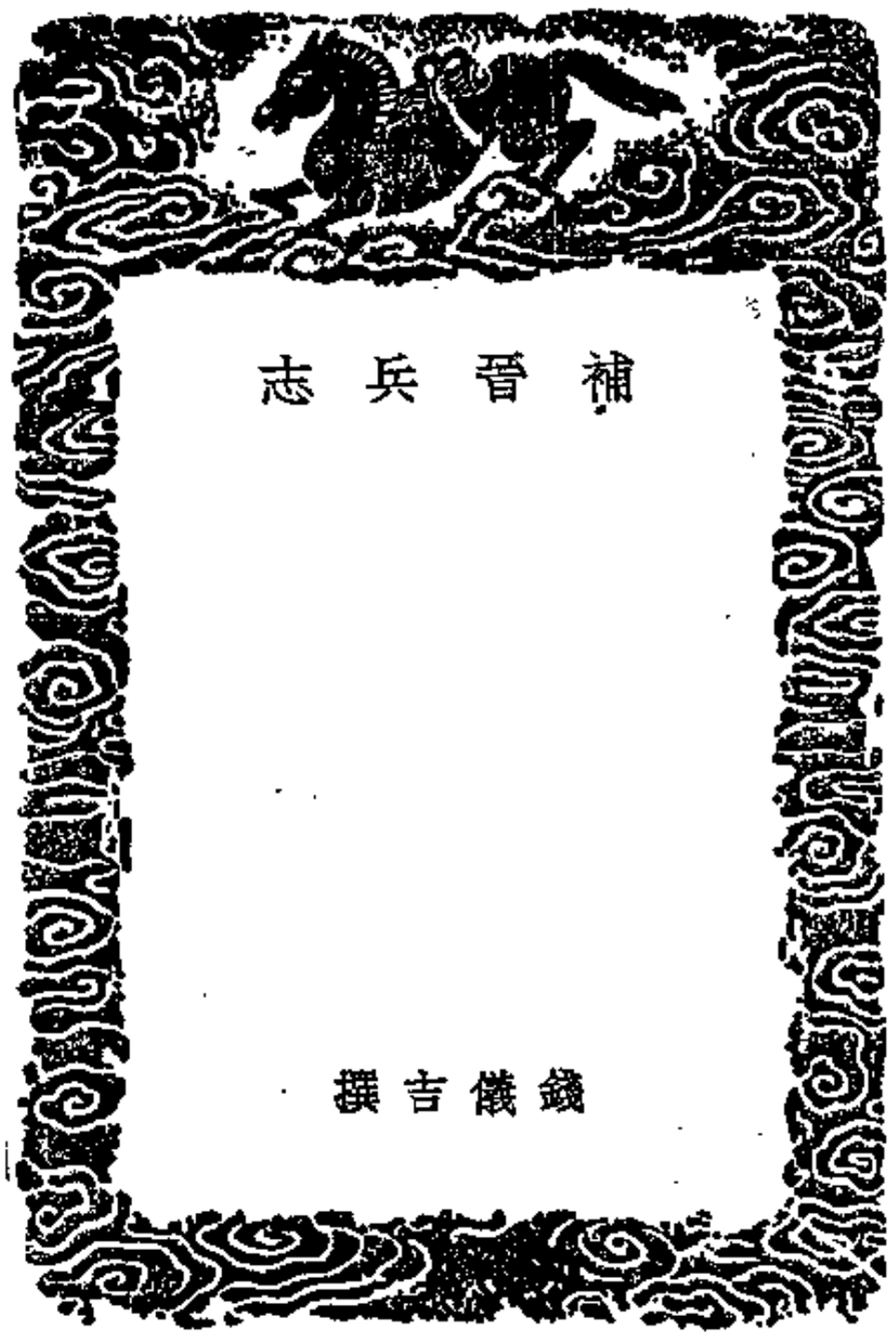
一敵人旣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不追賊者。許該船捕隊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事實查治。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頭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賊敗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皆斬。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擄獲財物包裹。聽該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大半分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取。敢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夾打追佐。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徑于回日赴官告首。決行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口。依法科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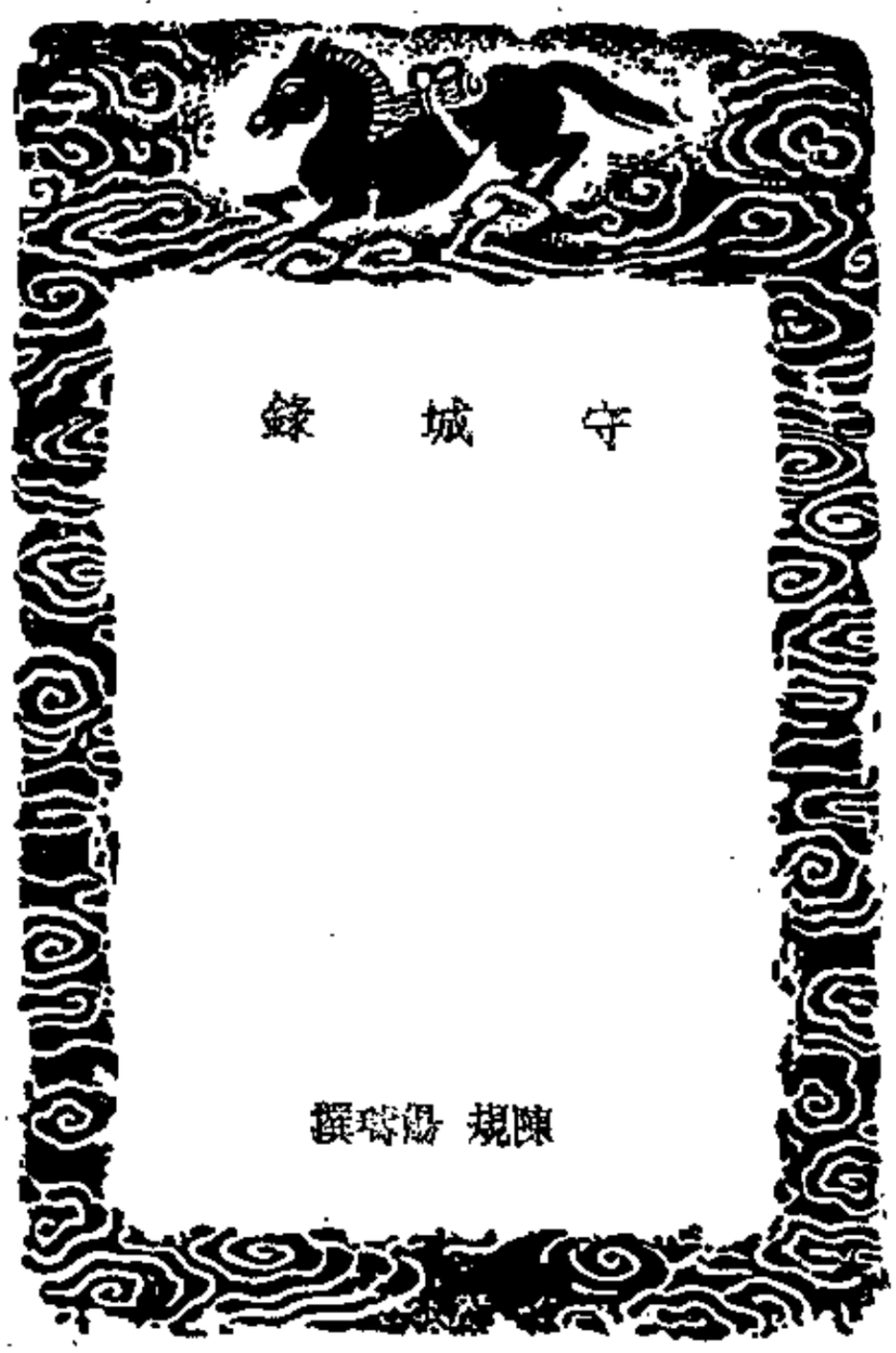
一各船遇賊。凡有一船吹天鵝喇叭聲。各船通要鳴鼓。齊大吶喊。以壯軍威。

一各船遇警。捕柁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查出。治以軍法。



晉初宿衛禁兵有七軍五校七軍者左衛、右衛、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驍騎也唐六典注云泰始元年置中領軍將軍羊祜統二衛二營及七軍領兵後左右殿將軍七軍總兵引王隱晉書亦云羊祜爲中軍將軍統宿衛又是七軍也見職官志云五校者中壘、中堅、中護軍、中衛、中武也泰始元年分置中領軍將軍羊祜

志・八王之兵由此起。初裴頠請增置太子後衞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衞萬人。而愍懷寖盛。（頠傳）及楊駿以后父輔政。宿衞中有左右衞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十人。皆持兵出入。駿多樹親黨。領禁兵。怙肆之端見矣。（駿傳）駿誅而督將侯者千八百一人。（在永平元年三月・及河間成都討長沙王乂。逼京師。王師及東海王越專政。又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而以三部兵代宿衞。（永興元年・並見紀）及東海王越專政。又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在太安二年八月・見紀）顒遣從事中郎盛毅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悉徙殿中宿衞所忌者。（永平元年三月・見紀）及河間成都討長沙王乂。逼京師。王師不利。乃發王公奴婢手脊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征役。又發奴爲兵。亦號爲四部司馬。以奴爲兵。自此始矣。（在太安二年八月・見紀）顒遣從事中郎盛毅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悉徙殿中宿衞所忌者。（永興元年・並見紀）及東海王越專政。又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而以三部兵代宿衞。（永興元年・並見紀）及東海王越專政。又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千寶晉紀・見文選・論愍帝繼統・兼唯一旅・愍紀）而元是之後。禁兵外散於四方。劉石蹂躪州郡。曾無藩離之固。（千寶晉紀・見文選・論愍帝繼統・兼唯一旅・愍紀）而元帝猶以國兵興建業。丁潭上書曰。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奸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陣不充。夫爲國者。猶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趨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今兵人未殫。當密其宜。經理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敍。或行役彌久。僧石靡儲。何皆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並問方伯。五校三將官。（在興平二年二月・見袁紀・及咸安元年桓溫入京師。毛安之乃以魏郡太守帥所領宿衞殿中。明年下詔曰。每念于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鎮有一躬



御製題陳規守城錄

鐵冢德安固守城。因而失事論東京。因到規於此。賊兵南下荊湖諸郡。所在望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率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會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卽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劉陽湯琦作。琦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琦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卽乾道所頒之本。琦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拄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

守城錄提要

守城錄四卷。宋右正議大夫陳規在德安禦寇事蹟也。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兵南下。荊湖諸郡所在望起。規以安陸令攝守事。連敗劇寇。建炎元年。除知德安府。擢鎮撫使。率盜先後來攻。隨機捍禦。皆摧破去。尋召赴行在。又出知順昌。與劉錡同却金兵。又移知廬州。會淮西安撫使卒。乾道中。追封忠利智敏侯。立廟德安。事蹟具宋史本傳。是書凡分三種。首爲規所撰。靖康朝野僉言。後序。朝野僉言本夏少曾作。備載靖康時金人攻汴始末。規在順昌見之。痛當日大臣將帥捍禦失策。因條列應變之術。附於各條下。謂之後序。徐夢莘嘗採入北盟會編一百三十九卷中。然其文與此大同小異。疑傳錄者有所刪潤也。次曰守城機要。亦規所作。皆論城郭樓櫓制度。及攻城備禦之方。宋史本傳載規有攻守方略傳世。疑卽此書。次曰建炎德安守禦錄。乃劉陽湯琦作。琦淳熙十四年進士。官德安教授。尋訪規守城遺事。作爲此書。紹熙四年。除太學錄。乃表上之。案規本傳載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藝文志亦別有劉荀建炎德安守禦錄三卷。而無琦書之名。疑荀所撰者。卽乾道所頒之本。琦書上於紹熙時。距乾道已二十餘年。或又據荀書而重加增定歟。三書本各自爲帙。不知何人始併爲一編。觀書末識語。則寧宗以後人所輯矣。宋自靖康板蕩。寓內淪胥。規獨能支拄經年。不可謂非善於備禦。然此僅足爲守一城乘一障者應變之

闕而不足爲有國有家者固圉之本當時編爲程式原欲令沿邊肄習新保殘軀然至元師南下直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其兵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敵非
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却與其後大兵
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
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二萬
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有可援之理且以五萬
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外三兩將諧扼援兵前虛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
以二十將分地深入敵境緜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敵人用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
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兵多則退之少即擒之但絕其糧道不必深入直抵
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衂潰散爲盜京城
之難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瑪哈（曾作粘罕今改正）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
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
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
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己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
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
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砲於封邱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爲
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
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紊治之術失也

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
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衆之人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册
定格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
用與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
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
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
圓爲之泥圓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圓爲砲彈破不致反資敵用
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
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
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

守城錄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宋陳規撰

陳規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羣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
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金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
淵虎嶂況禁旅衛士百萬雖金人乘我厄運一時彊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
之難其源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

尼瑪哈（曾作粘罕今改正）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敵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
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
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太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
策規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己先策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
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
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安砲於封邱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咸謂金人得攻城之具規以爲
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
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紊治之術失也

敵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欲進攻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
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者制其首領用衆之人蓋益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册
定格單梢砲上等遠至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此格
用與不用若人稍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以小砲
禦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肢則
四肢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
圓爲之泥圓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人必死傷不中則泥圓爲砲彈破不致反資敵用
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者欲摧毀敵人攻械大砲與小
砲齊用縱敵在城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
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

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牆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牆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牆。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荊竹笆相似。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由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路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搏轉砲座。放過則令城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互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篾籬。催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篾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梯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撒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之上。下害敵之物。當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線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將填壕。止不過填得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尚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爲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城可閉笑以待之矣。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衆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數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過。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敗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敵開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開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每門於城內通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敗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衆既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則其在外填壕者。非謂敵兵可驅。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督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勒張賓、孔萇以爲可速勝。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疾陸眷等。衆皆奔散。遂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能者。亦難施設。頻聞金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機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攢。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其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於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由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別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梢。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路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搏轉砲座。放過則令城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互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牆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篾籬。催可以遮隔弓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篾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梯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撒皆見城外脚下。於牆頭之上。下害敵之物。當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線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將填壕。止不過填得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隨敵。何物不可施用。正是敵人死地。必不敢入。由正門入城。尚且不敢。則豈肯用命打城。但只如此爲備。則敵兵雖多。攻械百種。城可閉笑以待之矣。又況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衆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力修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數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自過。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敗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爲敵開其生路也。爲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開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每門於城內通土出入。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敗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敵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衆既城內創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爲出兵計。則其在外填壕者。非謂敵兵可驅。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敵入城而敵必死耳。晉王浚遣都督王昌及鮮卑段疾陸眷、末柸等部五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勒張賓、孔萇以爲可速勝。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突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疾陸眷等。衆皆奔散。遂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上有敵樓而敵人用大砲摧擊城高數丈而敵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然何敵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利不至於百功不至於十然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樓方徑及尺空眼以備戰望及設施槍路牆事近下以細木藍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人避寒風雨屋在牆裏比牆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弔橋暫時隔敵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實橋則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敵人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敵人落於陷阱何謂落陷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敵人應敵之具皆可設施又於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執敵窺伺

城外腳下去城二丈臨壕堰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腳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戰望及通槍路亦如大城上女頭牆牆外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敵填平壕塹及攻破羊馬牆至城腳下則敵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卻是敵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窺之羊馬牆內兵糧羊馬牆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濟用使敵人雖破羊馬牆而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依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敵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牆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羊馬牆腳去大城腳止於二丈不令太遠若太遠則虛其太窄難以回轉長槍又於大城腳下作深闊壕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來往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敵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敵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魯班乃解都爲城以梯爲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爲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術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規許閎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爲兵者詭也用無中形詭詐爲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然而有傳之於家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者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金人以兒敵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拽迄及一紀有餘而金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規於未知金人攻城設砲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令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割其所見而盲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何能窮之今止據金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得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爲之備耳區區管見輒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錄卷二

陳規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敵樓費用極多以禦蒔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簡鑿若遇敵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牆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牆丈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覘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牆只於城門十步內橫築高厚牆一堵亦設鵲臺高二丈牆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突入牆內城上砲石雨下兩邊羊馬牆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開不貴閉城門既多且開稍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爲牽制之計常使彼勢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竇填壕作路以爲突門大抵守城常爲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槍又爲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爲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比舊加厚次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尺堅

石四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爲棚施於籠門牆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爲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爲敵所逼溺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先於門前施機械便數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簸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礮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爲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爲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爲隄備苟不改更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是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爲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則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亦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即便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即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海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爲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牆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脚木一條挂搭皮竹篦籬牌一片遮蔽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鏃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鵲臺高二丈闊五尺鵲臺上再築牆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徑一尺相離三尺又留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留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牆敵上登城只於方眼中施槍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牆即是常用篦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施設也更於鵲臺上築牆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牆五尺橫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牆上更兼牆上又有排叉木隔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援則刀斧斫之銷刃剌之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果備須用氈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爲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豫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敵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則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襯捍之具牆裏造瓦屋廈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瓦屋靠牆立高大排叉木用粗繩橫編若造笆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爲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長板作脚道或摺疊翻在城上若是登城之具今羊馬牆既有人守自可照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梯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人能畏有以備之則不能害

一、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過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甎石自

丈而已

一、羊馬牆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逐人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爲意然捍禦寇攘爲利甚溥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牆高八尺（一云高六尺）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三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牆裏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甎不能過太近則不可迴轉長鎗大凡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牆下使其攻破羊馬牆亦難爲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牆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一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牆內須酌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點檢兼防姦細入械

一、城郭舊制只是一重城外有壕城有低薄羊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無不畏怯須是先爲隄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牆與大城兩頭相副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拋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即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本一重難攻於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牆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爲永久之計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厠於裏壕堤上增築高二丈以上上設譙險牆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便能使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特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皆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了叉木名爲鹿角大爲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風用火可以燒燬不如除去爲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郡城池若非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於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禁寨向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特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革靈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羊馬牆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鏃欲以搬運土木甎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剗掘今既有羊馬牆爲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鵝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梯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梯鵝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人能畏有以備之則不能害

一、攻城多填幔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過城頭今羊馬牆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甎石自

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幔道。於城內築城腳急開裏壕。壕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從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鋭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幔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躲避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爲牆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者。以害用事首領。益攻城必以驅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萬一融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急於女頭牆裏栽埋排叉木。亦用大繩實編。如笆相似。向裏用斜柱撐搶。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鵝車幔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嘗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用砲之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小偏則移定砲人腳。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腳步。以大砲施小砲三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槽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樣木、槽木、皆一取出去皮陰乾、用鐵木上下白幔鋸拾捌箇、如張鋸以防陰晴、鋸慢日晴則皮緊、鋸路深、皮緩若此鋸扎可保無失。）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嵓、召募人密智和、管界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淸三縣巡檢寨土軍揭素凡八人。徑領衆入應山縣。掩殺羣賊。僅等大敗。餘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淸三縣巡檢寨土軍揭素凡八人。徑領衆入應山縣。掩殺羣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夥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劃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顏悅因賊至被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永簿尉胥緣故擾豕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楷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楷復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楷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勝勇。刷差軍兵。勾抽保甲。隄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變劃。牒府乞折資監當。卽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入路入府界劫掠。十

守城錄卷三

湯璹德安守禦錄上

王在黨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襄賊王在、黨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逸。或盡室遭髡。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襲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夥圍值千餘人。在寮子市置酒張樂。邀截錯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瑁、應山縣丞楊縣事夏晉。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入。合五七百餘人。給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川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淸三縣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川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淸三縣巡檢寨土軍揭素凡八人。徑領衆入應山縣。掩殺羣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夥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劃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顏悅因賊至被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胥緣故擾豕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楷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楷復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楷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勝勇。刷差軍兵。勾抽保甲。隄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變劃。牒府乞折資監當。卽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入路入府界劫掠。十

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四日椎兵曹應城主簿田繹出城逃走。十五日賊遊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聚。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著顏色衣各執弓箭背牌及板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管界巡檢胡善、三州都巡檢張雄處出戰。二人先走。置於孝感縣九峻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莊府東天巖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規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論以禍福。賊皆退。是晚周子通懸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規及安陸縣尉蒙貽兵馬都監趙令毅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規權領府事。規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搬稽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燕之。賊又用松柏長木及大竹竇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藍棒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繞城毀斫竇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撞鵝車洞子。樓座用牛皮幷氈包裹。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門空處。先以擋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鉤鉤去洞子上皮氈。鑿大石及磚石摧擊。又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棉被幷氈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撞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竇梯傾倒。壓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壕道。用以登城。賊乘數十人。擡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擡者止於十步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篦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棚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城上人看覷賊近遠向著。論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鬪敵。及四散燒劫。略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黨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著雜色衣。與王在兩夥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規與機宜閻孝周登城招王在諸會至城下。開說大義。海許犒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設酒款設。論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黨忠人馬仍用洞子火炬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檀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幷砲打殺賊一名。是夜三更。賊乘暗忽由壓西則西壓。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警急。無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城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裏高及尋丈。度不可以驟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備警。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壕壕繞城。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李孝義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李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荊門軍、荊南府、郢、復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安。未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仝時發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乃分認地頭。譏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規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楊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其管押一隊。內馬立、馬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潰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副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幷僧常知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是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能容立一人。及無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鋸鑿直削向下三尺。以代女頭。下城磴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遙於城外添立竹櫚。開安篦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施用兵仗。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遙於城內腳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間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週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游法損敵。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氈皮釘裹。上開門頂空隙。以備壓石及下施兵仗。又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頂。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壅處用水拒馬四五重閉定。每五寸立水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鎗。

一、城上以千字文爲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爲一甲。十甲爲一隊。互相統制。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戶量給甲。上城守禦。

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警急。卽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警急。無有不至者。

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拽屍以去沈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乘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隄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應援掩擊不至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楊進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二月初四日羣賊楊進號沒角牛傾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逐州官員盡皆勦殺本府祇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略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吶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迫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礮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幔又用夾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亦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矢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裏外擡奔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擡奔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于城其勢太重推曳難行兼被城上守禦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曳人莫能近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澆成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逐戰鬬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偲也不出來共俺厮殺我也打偲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俺只待要些犒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偲受招安了與偲犒設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著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賊一面向城隔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庶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令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些犒設并出劵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所受攻具盡皆燒毀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襄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攻城，攻具甚盛，被城多及出兵衝殺人城，淹死者五十餘人，及於壕內撈獲，又被擂木砲石打死損人，據人回報，初六日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

孔彥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羣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鄆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涧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侵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盧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

門地方嚴行隄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岡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當夜遁去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臨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隨州十一月初一日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處守禦人施放弓弩箭鑿砲石擲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荊南府（正月二十七日攻城，初九日引去。）

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卽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羣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四日夜掩劫孝感縣宵夜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爲驅擄乃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撥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沒於賊平差人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遂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鼓旗鎗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爲鄉村把隘人所殺

守城錄卷四

湯琦德安守禦錄下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萃賊趙壽號不忙，自黃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兼建康南東西荊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本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鎮駐劄，忽夜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衆，自府城來，齊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遙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憨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州、信陽軍幷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贍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遺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樓，齊雲梯五十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回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為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北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遙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擄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併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本布牌兩節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推拽攻西壁，勢兇猛，遙激勵人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及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溺溺無數，盡奪所絞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面施放弓弩箭砲石，一面發兵出外被城圍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衆賊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桐柏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困困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劫撥小寨，奪糧入城，殺賊人馬甚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回商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為賊，止為鄉中不可居止，逐前來，時有糧吃用，却聚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滌洗招安之民，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

桑仲夏郡、尚、孫羣賊寇德安三月引去

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鑿實，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前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聞始退向隨州去，緣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通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奮縣一十里臨澴河地名紫澴，就周圍積水為壕，創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衆，自府城來，齊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遙聽撫諭聖訓，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憨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壞了鄧州、信陽軍幷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贍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遺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樓，齊雲梯五十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回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為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北，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遙恐賊別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擄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併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本布牌兩節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推拽攻西壁，勢兇猛，遙激勵人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及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溺溺無數，盡奪所絞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者，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七十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舉一十四隻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幷城門護板及打折排叉柱，幷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著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偪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挪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寨，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幷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蓝背打倒，幷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六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二三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樣簇甚麤，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無牛皮作簇，並簇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搪到老少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幷親近正賊，即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搪人，幷已下人，即時剔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傅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著，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幷土，相參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少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腳，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參，以布袋盛土，走衝向前來，幷皮袋搬下，急走回去，其搬運填壕，幷定砲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幷砲前後死損甚多，其賊漸窘，少闕糧食，襄、鄧、隨、鄧四郡界內人用種，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偏，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些裝茅，餘人並聾纔，惟指望打城後為飽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遊到襄、鄧、隨、鄧州鎮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鄧州鎮撫使，又將譚遇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著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及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捕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攙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並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卻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滾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脚下人倒推幷牽拽竹索，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擂鑌鉤鐮之灸，其天橋分頭兩向沿城殺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命，又於城裏相對，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定砲幷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幷兩邊高埋大木砲梁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樣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偪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鎗二十餘條，擂鎗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幷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

撥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幸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隻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幷城門護板，及打折排叉柱，幷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著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偪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挪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寨，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幷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蓝背打倒，幷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六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二三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樣簇甚麤，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無牛皮作簇，並簇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搪到老少婦女，搬運草木磚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幷親近正賊，即馱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殺驅搪人，幷已下人，即時剔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傅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著，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磚石幷土，相參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少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腳，難向前來，遂選壯健人與正賊牙兵相參，以布袋盛土，走衝向前來，幷皮袋搬下，急走回去，其搬運填壕，幷定砲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幷砲前後死損甚多，其賊漸窘，少闕糧食，襄、鄧、隨、鄧四郡界內人用種，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偏，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些裝茅，餘人並聾纔，惟指望打城後為飽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遊到襄、鄧、隨、鄧州鎮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譚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橫充襄、鄧、隨、鄧州鎮撫使，又將譚遇文字付李橫照驗，橫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著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遂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及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捕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攙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並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卻於城上戰棚脚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滾下大石，於城外脚下，打推天橋脚下人倒推幷牽拽竹索，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擂鑌鉤鐮之灸，其天橋分頭兩向沿城殺入，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命，又於城裏相對，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定砲幷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幷兩邊高埋大木砲梁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樣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偪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鎗二十餘條，擂鎗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幷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

如劍、凱曰、我雖無糧、城中有糧、我雖貧、不與、卽擒縛之、攻日、城來攻城、攻急城破、我等皆死、不如投降、容色不變、益急、攻不退、諸將請權以緩軍、又入來云、軍糧分給之仍檢家財得萬緡以與之、猶不退、規曰、使相卽退、是我以婦人來和、說未必退乎、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城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相卽退、是我以婦人來和、說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首以送之、擧城皆哭、縣令權溫來告曰、糗有粟百肝、路絕不通、城命垂盡、願開門降、規曰、投止此耳、終火糞之、卽退、因領曰、使相更七日不解、卽退亦

湯琦、字君賓、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履經大寇、皆應以開啟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柵、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趙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敵、琦訪詩其事、編爲建炎德安守禦錄、紹熙四年、琦除太學錄、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九攻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靡不退却、程式具存、剖析尤悉、凡恰邊守宰、細繹此書、思過半矣、

八陣圖合變說

龍正撰

提要

八陣合變圖說。明龍正撰。正、武都人。正德中。萊陽藍章巡撫四川。駐兵漢中。遣人至魚復江腦八陣壘石。正時在京邸中。遂推演爲圖說。刊於蜀中。

敘

昔者漢之諸葛。大名垂於宇宙。而成于八陣者居多。諸葛之八陣。昉于黃帝、風后。而實得心法。非專推演也。故其壘石于沙。縱橫皆八。其曰天衝、地軸、天前衝、後衝、地前衝、後衝、與夫曰風曰雲者。陣之名也。六十有四者。陣之多寡相乘數也。布之各有其方。列之各有其位。遊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之後。名曰却月陣。開闔作止。間隊與八陣皆同。下營之際。環衛於後。出入神速。應敵取勝者。此總圖之合歟。若其內外之分天覆地載。左右之分爲風揚。爲雲垂。前後四隅之分爲龍飛。爲虎翼。爲鳥翔。爲蛇蟠者。此八陣之變歟。合不自合。而包含無窮。變不徒變。而應敵無方。堅如磐石。觸之者碎。熾如烈火。犯之者焦。此司馬懿之所以甘受巾幗之辱。而終不敢輕之以取敗也。武侯已變而陣圖之在白帝城魚腹洲者。固自若也。晉馬隆以三千步卒。破署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者。按此圖也。自時厥後。兵家者流。但以資談說。而不以教行伍。雖師律提綱。具在圖說。而於總圖後少却月陣圖。是無遊兵也。無遊兵。何以取勝而猝然之變也哉。且于擺陣未有號令之詳。變陣未有旗幟之色。雖欲用之。不可得已。此吾東萊藍公以大都憲典兵漢中之時。所以慕景武侯。遣使魚腹。圖其猶在之壘石。而諦觀之。加以推演。詢問講究之久。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指要者。乃取小石于廳事後。布以合之。起以變之。其合其變。應乎而成。于是以擺變陣之規。竟發其所未發。而成一書。自將領以至士卒。俾各誦而習之。無何揣熟。敵氣之氣。十倍若常。乃制爲衝陣之法。遴選勇

就以衛之衛則見擒無能脫者將士欣躍思欲一逞由是猶武揚威屢戰屢勝漢南鵠賊相次授首斬獲降散無慮數萬計漢中又安班師奏凱論功推報雖公之忠貞知勇絕倫何莫而非自八陣圖說中來耶是漢中之功成于陣圖之習陣圖之習成于藍公之教人存政舉余不能無深羨矣余乃次第其繫于右以冀陣圖之用于將來則亦存乎其人云爾

正德丙子春二月吉旦賜進士第朝政大夫前廣東布政司右參議徐昂識

八陣圖合變說

明　龍　正　撰　昭文　張海鵬　訂

推演八陣始于隊伍而成營陣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數也所以五人爲伍十伍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于生成之數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人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爲小成可變兩數陣也八部爲一將有二萬八千一百六十人而爲中成八陣齊可變也終于六十四卦也八將爲一軍有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而爲大成故韓信曰多多益辦其布列營陣以將臺左列四陣右列四陣分爲兩層駐劄而爲小將左列四部右列四部亦分兩層而爲中將左列四將右列四將亦分兩層而爲大將其制陣以千人可布六葬陣每面用六十步以小成三千六百人可布八陣每面用一百二十步以中成一萬八千一百六十人每面用六百步以大成二十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人每面用一千一百步其小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隊相離十八步中成每隊相離八十六步大成每隊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閫也以天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前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雖于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令每陣皆間陣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屯進上開閫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聚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鋒全在乎遊兵也是可忽乎哉

八陣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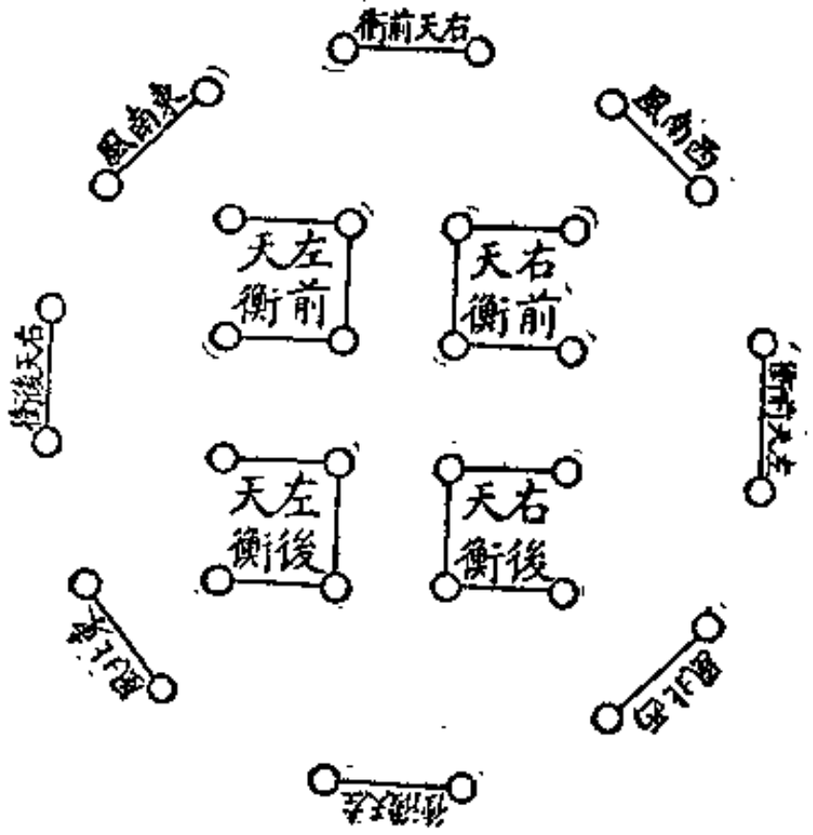
凡令立陣操練之日佼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劄駐聞中軍號笛聲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示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哮螺聲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乘馬第二聲哮螺聲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哮螺聲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踏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颺旗三次發喊三聲戰鼓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俱作戰勢官軍齊唱讴讴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颺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颺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颺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讓讓讓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箭三枝二陣皆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閫也以天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雖于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令每陣皆間陣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屯進上開閫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聚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鋒全在乎遊兵也是可忽乎哉

八陣號令

凡令立陣操練之日佼晨赴各地方每隊七行七層以三千人之上四隊合爲一隊二十萬人之上四部合爲一部俱分兩層劄駐聞中軍號笛聲馬步官旗詣中軍聽發放訖回還各隊傳令示衆不許喧譁及錯亂隊伍聞中軍第一聲哮螺聲各隊步兵皆集騎兵解絆乘馬第二聲哮螺聲步兵舉旗騎兵乘馬第三聲哮螺聲點鼓間隊出緩行一鼓一踏至十八步中軍放砲一箇颺旗三次發喊三聲戰鼓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俱作戰勢官軍齊唱讴讴讴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第一陣再點鼓後面隊盡出緩行過第一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颺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殺殺殺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第二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颺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突突突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三陣四次點鼓後第二陣亦間隊出緩行過第三陣前十八步放砲一箇颺旗一次發喊一聲戰聲喇叭聲發鼓急行十八步金聲止單擺開鑼聲放銃弓弩鎗牌皆作戰勢齊唱讓讓讓三聲喇咧聲發喊捧鉞聲收隊駐爲第四陣中軍放起火箭三枝二陣皆部相離一百七十二步內餘數步加中軍而爲閫也以天後地軸地後衝各二隊定作三號以後地軸四隊左右後天衝各二隊定作四號以前地軸四隊左右前天衝各二隊定作五號以前地軸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六號以地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七號以天前衝四隊東南西南風雲各二隊定作八號雖于本隊旗上布陣下營不得錯亂聞中軍舉號令每陣皆間陣一二五六號先出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一陣二次舉號三四七八號出過第一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二陣三次舉號第一陣又間隊每陣出五六號過第二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三陣四次舉號第二陣又間隊每陣出七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舉仍收作八陣爲第四陣次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一三五七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之規也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十二陣三陣定作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屯進上開閫間隊與八陣皆同惟下營之際聚環于後而伏之取勝衝鋒全在乎遊兵也是可忽乎哉

八陣變例

天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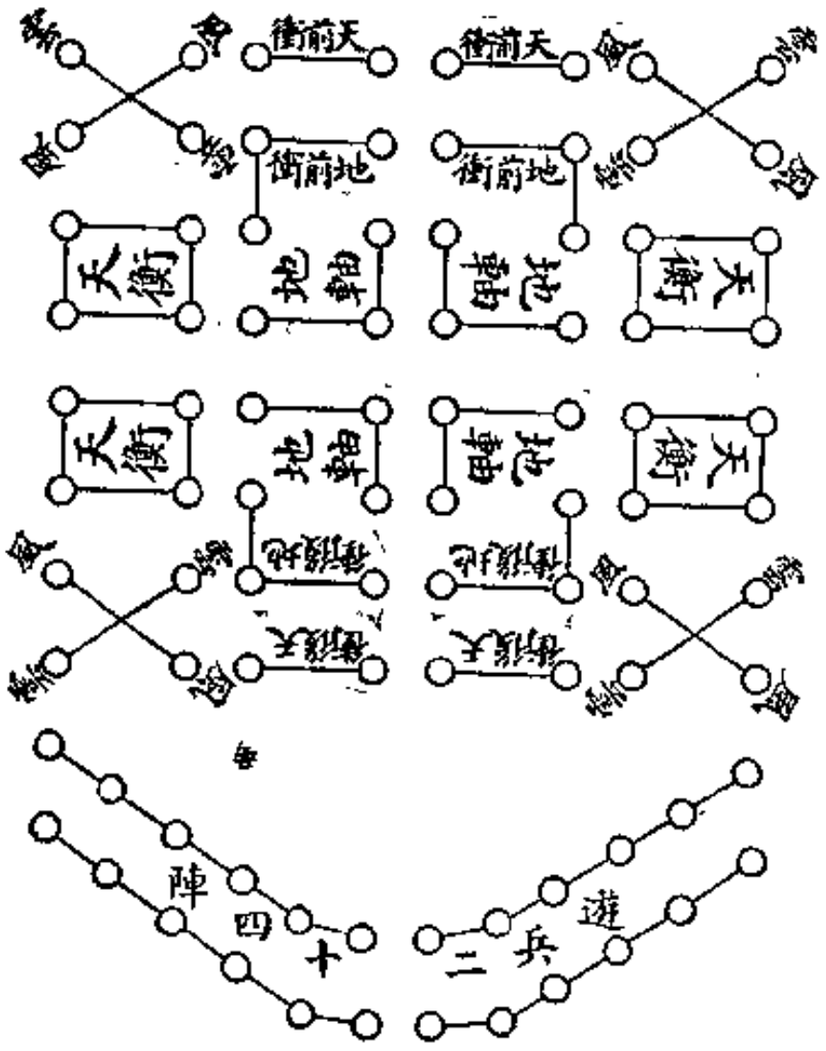


內外之分爲第一變。外之分變爲天覆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外面之隊。以右天前衛二隊列前。居正南。以東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衛兩維。以左右前天衛各四隊列前中。以左右天前後衛各二隊列兩端。以左右後天衛各四隊列後中。以左天後衛二隊列後。以東北、西北風各二隊列後兩維。謂風附天而形員也。

風揚陣

左右之分爲第二變。右之分變爲風揚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右邊一半隊。以右天前衛二隊列前。居正西。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天前衛兩維。以右前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右前後天衛各四隊列地軸左右。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衛兩端。以後地軸三隊列後中。以右地前後衛各三隊列地軸兩維。以右天後衛二隊列後。謂風附衛而形銳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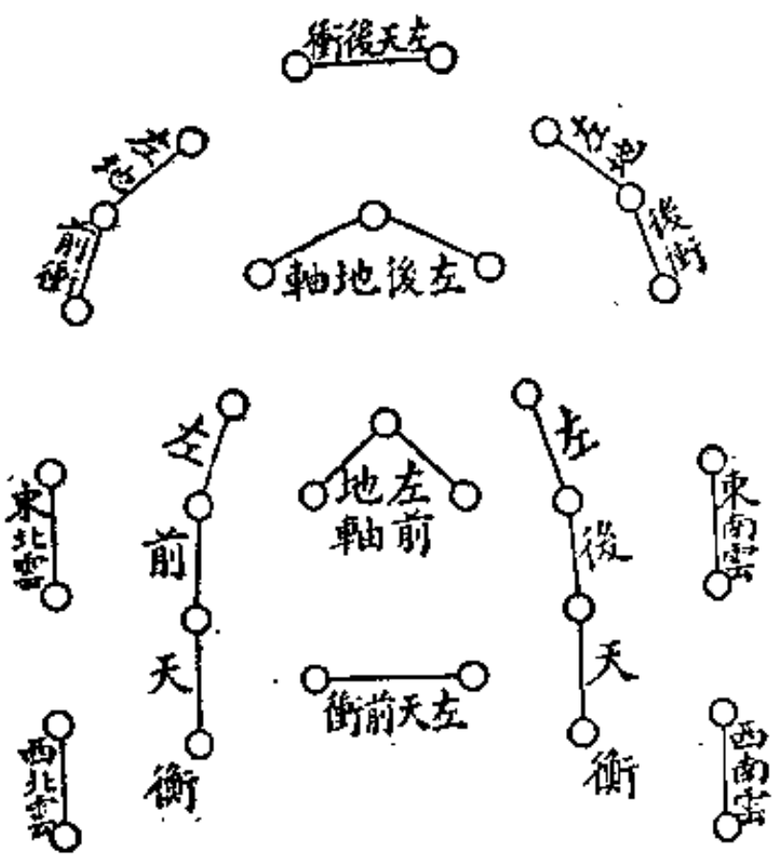
地載陣



內之分變爲地載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之隊。以左地後衛三隊列前。居正北。以東北、西北雲各二隊列地後衛兩角。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左右中。以左右前地軸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後衛各三隊列軸之兩端。以右地前衛三隊列後。以東南、西南雲各二隊列地前衛兩角。謂雲附地而形方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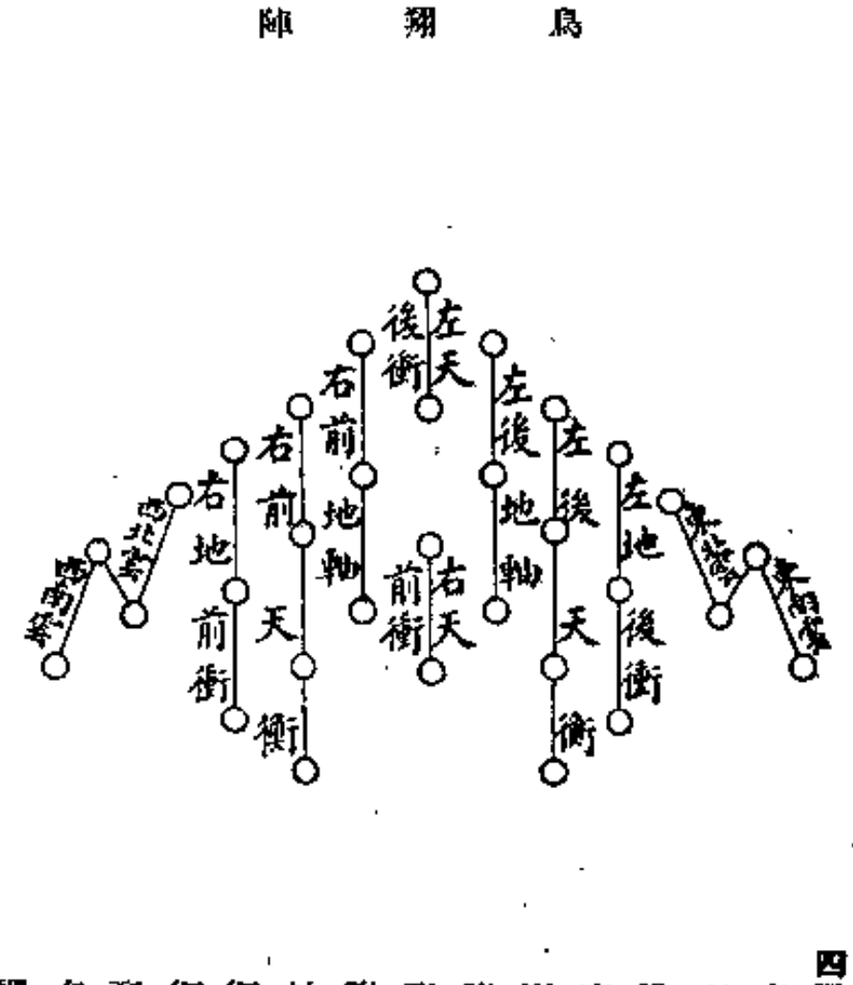
遊兵十二陣

鋒雲陣



左之分變爲雲垂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左邊一半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前、居正東、以左地前後衝各三隊列天後衝兩維、以左後地軸三隊列前中、以左前後天衝各四隊次列地軸之左右、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天衝之中、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天衝兩端、以左天前衝兩隊列後、居正西、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天前衝兩維、謂雲附衝而形有聚有散也、

虎翼陣



前之分變爲虎翼陣者、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西北、西南風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地軸兩翅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龍飛陣

前後之分爲第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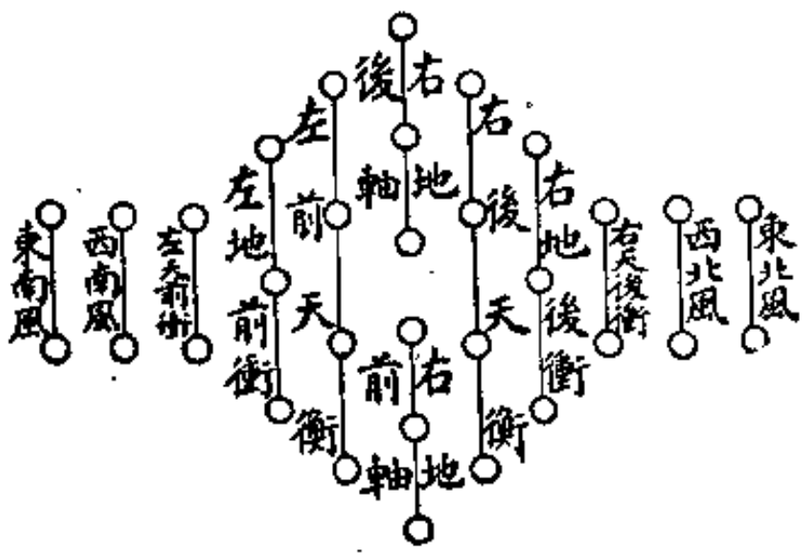
後之分變爲龍飛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東南、東北雲各二隊列東南、爲兩翼、以左後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天衝次、以左地後衝三隊列天衝次、以左右後地軸各三隊列地衝中、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地軸次、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次、以右天後衝四隊列後爲尾、以西南、西北雲各二隊列衝二維爲翼、謂雲後龍而形象龍也、

鳥翔陣

四隅之分爲第四變、

東北西南二隅變爲鳥翔陣者、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左天後衝二隊列地軸兩翅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地軸兩翅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雲各二隊列西北二維爲足、以右前天衝四隊列前爲首、以右天前衝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前左右地軸各三隊列中之左右、以左右地前地軸兩翅爲翼、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軸之次、以左前天衝四隊列後爲尾、以東北、東南風各二隊列天衝之次、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後足、謂風從虎而形象虎也、

蛇蟠陣



西北東南二隅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右後地軸三隊列前居西南爲首。以左前地軸三隊列後爲尾。以右後天衝四隊列軸右。以左前天衝四隊列軸左。以右地後衝三隊列天衝右。以左地前衝三隊列天衝左。以右天後衝二隊列地衝右。以左天前衝二隊列地衝左。以西北風二隊列天衝右。以西南風二隊列天衝左。以東北風二隊列西北風右。以東南風二隊列西南風左。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諸葛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孟獲觀之。曰。公天威也。司馬懿按行之。曰。天下奇才也。蓋從謂其出于風后握機經文。以予言之。握機文乃依託爲之者。非風后也。實八陣圖之註耳。獨孤及之圖記。以爲得于黃帝龜之外篇者。亦非也。馬隆八陣贊。又握機文之註耳。其見李衛公問對者。亦阮逸之僞書也。圖之跡有四。一在沔陽。一在新都。一在魚腹。一在南市。予嘗至沔陽。拜武侯之墓。而訪其衛壘。已不可識。聞新都南市者。亦殘破不可考。惟魚腹者近今如故。予使人圖而觀之。六十有四壘布于前者。八陣也。二十四壘環于後者。却月陣也。六十有四。重易之卦也。二十有四。作易之蓍也。卦定于方以知。故八陣象之。蓍起于圓而神。故却月陣象之。卦自蓍起。方自圓生。壁門者。陰陽之象也。握奇者。虛中之象也。奇正之變。皆出于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桓溫曰。是常山蛇勢者。亦妄言耳。常山蛇謂之率然。蓋高直陣也。非八陣也。李荃太白陰經。天地風雲爲正。龍虎鳥蛇爲奇。亦出臆見。至于教戰有圖。而戰陣無圖者。尤大謬也。頃者蜀盜弄兵。予奉詔致討。督師至漢中。因取八陣圖而推演之。自六十四壘分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又變而爲八陣。縱橫開圖。鈎連盤屈。各有條理。以之訓練而行伍自嚴整可觀矣。三復考訂。遂圖註于左。以爲秘密。嗚呼。廢陣形而用兵者妄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也。平居練兵。如身運臂。如臂使指。隨機取勝。應敵無方。是在于神而明之也。

紀效新書十八卷明戚繼光撰是書乃其官浙江參將時前後分防寧波紹興台州金華嚴州諸處練兵備倭時作首爲申諭訓練公移三篇所謂提督阮鄂所開總督軍門胡宗憲也次爲或問題下有繼光自註云東伍既有成法信於衆則令可申荷一字之種疑則百法之是廢故爲或問以明之蓋明人積習惟務自便其私而置國事於不問故已在事中則攘功避過以身之利害爲

可否以心之愛憎爲是非己在事外則嫉忌成功惡人勝己吹聲結黨倡浮議以掣其肘繼光恐局外阻撓敗其成績故反覆論辨冠之簡端蓋爲當時文臣發也其下十八篇曰東伍曰操練曰出征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令曰陣令曰長兵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故曰紀效其詞率如口語不復潤飾蓋宣諭單弧非如是則不曉耳或問第一條云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千百人列陣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只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銳一人伺頭大猷同矩焉能容得或進或退可謂深明形勢不爲諝署之法根于殷湯武之兵本諸仁義幾微之所由起仁義之所從出在于吾心是故迹至粗也而用至神也然則兵豈細故哉愚嘗讀孫武書嘆曰兵法其武庫乎用兵者其取諸庫之器乎兵法其藥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及讀諸將傳又悟曰此固善握器而妙用材者乎學者欲求下手着實工夫之門莫踰于此數年間予承

乏浙東乃知孫武之法綱領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詳細節目則無一及焉猶禪家所謂上乘之教也下學者何由以措於是乃集所練士卒條目自選畎畝民丁以至號令戰法行營武藝守哨水戰間擇其實用有效者分別教練先後次第之各爲一卷以簿諸三軍俾習焉顧苦于籍寫之難也爰授梓人客爲題曰紀效新書夫曰紀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書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時措之宜也蓋嘗驗之技藝行陣特其粗中之一事耳然精微極于無聲無臭而小不能破放之格天地鬼神而大莫能踰者乃躬行心得之學至誠無偽之道自非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造詣其孰能與此是故根之于性發之以誠令民與上同意如是而終日乾乾時無滿假功愈盛而心愈下道愈行而守愈密則固之不以城郭居之不以宅室藏之朐應無窮無負今日之言遂爲敉定遠戚繼光撰

紀效新書目錄
體狀
總敘
樂狀
束伍篇第一
操令篇第二
陣令篇第三
論兵篇第四
法禁篇第五
紀效新書目錄
比較篇第六
行營篇第七
射狀
操練篇第八
出征篇第九
御狀
長兵篇第十
牌筅篇第十一
短兵篇第十二
射法篇第十三
拳經篇第十四
書狀
諸器篇第十五
旌旗篇第十六
守哨篇第十七
數狀
水兵篇第十八

一任臨觀請創立兵營公移

分守浙江寧紹台等處地方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戚繼光呈爲處練陸兵以便圖報事切照卑職一介武夫叨承祖蔭驅馳北塞艱苦數年是以犬馬衷誠謬蒙倚爲方面再遷浙埃未效尺位之慚徒極俯仰再叨前職水陸兼司陸戰尤切但情俗異宜只得勉奮至於身先士卒臨敵忘身職雖武愚少所素講又況世荷豢養之恩正犬馬効力之日

且進有旌賞之榮退有典刑之及豈敢偷生但設使本職統有節制敢戰之兵經練素孚之卒一鼓齊進血戰抵敵我雖創艾賊亦破膽如此則數有不虞實所甘心願青草野以圖補報催恐即今既無堪戰練制之士若不呈鳴預處教訓必待有事仍如目前流弊雜兵以塞燃眉之責兵將聯違虛聲冗衆士心未附軍令不知及或借取福廣船內水兵驅之陸戰數里以前望賊奔潰鬨風破膽雖有武勇數人并爲遮擁而使本職孤身赴敵效死職分更於地方何益殊增賊勢猖狂以貽羞笑本職承命以來旦夕兢惕無思及此無任憂惶況兩浙數年軍書警報並無一日之停武官兵卒俱經年之戰縱有練兵之志亦無可乘之時幸今大寇就殲萬里廓清本職何緣遽逢此殿微隙爲備但去來年風汎僅有三二月之日尤該將官惜力分陰之際再照水陸之兵險易不同戰鬬之間利害尤別其水戰固爲不易至於陸戰鋒刃既合身手相接彼死則此生勢不俱存又況浙兵俱係赤

體赴敵身無甲冑之蔽而當慣戰必死之寇手無寸鐵之防而與慣戰必死之寇手無寸鐵之防而與慣戰必死之寇手無寸鐵之防而與

供餽軍餉且如舊矣而軍伍不惟不能保障生民
無益內地且每事急叉請民兵以爲伊城守是供
軍者民也殺賊者又民也保民者民也保軍者又
民也事體倒置如此殊失祖宗建可之意況台海
一帶遠在浙江一隅將權獨當一面勢甚可爲但
世情狃於四事其虛文誤日第一也間有任事者
而不得其源肯綮二也又有見今日之軍疲懦惰
弱略似人形遂謂必不可振因噎廢食者三也甚
至以軍爲額設恐壞用殺賊致有損軍之弊四也
夫然則兵兵獨非命耶但今日蠹壞之極幹蠱之
事如創始相似苟存其成法之體而少變其意以
救其弊庶成法亦不至廢合無假職之方便宜之
權凡利有所當興弊有所當革悉容職隨時制宜
次第修舉與兵備道計議允行一應掌印操陸管
事軍官悉容職務在得人一面因才授能隨時便
宜更置一面疏名分巡兵備道會詳請用及別衙
門有所更置職去沿海管事軍官亦必行職查覆
其措置之要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揮千百戶旗軍

丁舍秩然有序而衙所之號令必行焉上下二曰
拿治劒軍貪官以蘇久困之卒使士氣漸伸三曰
重治刁軍刁官使衙所之官敢於任事四曰禁所
伍越序支移無印白呈以肅軍政五曰論以忠義
厚恤戰亡以勸親上使長之念六曰清磨戶口均
編差役以養荷戈之力至於節省冗食汰去老弱
影射役占操練鼓舞身先教習凡可以充實行伍
激發士氣者悉聽職隨機轉環不必拘定常格多
方以振飭之如遇事體重大聽會兵巡道施行而

有司軍糧按月徵放如此而已軍伍之外使沿海官
軍不能堂堂一戰者皆職誤國罪上之罪也如蒙
允諭之後定知謗書盈篋積毀銷金然世泰臣子
分在馬革裹尸成敗利鈍豈足暇顧仰仗部院威
明伏乞約斷爲此不勝激切理合具呈伏乞照詳
照批迎切磋摑着拿大小門圈穹按一字對截
一鎗每一字經過萬遍不失字字對得過乃爲成
藝後方可隨意應敵因敵制勝也

或問曰平時官府面前所用花鎗花刀花棍花叉之
法可以用於對大敵此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
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叢鎗戳
爲叢鎗戳去亂刀砍來亂教還他只是一齊搠進
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衆同
疑一人轉移寸步大衆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
或退平日十分武藝臨時如用得五分出亦可成
功用得八分天下無敵未有臨陣用盡平日十分
本事而能從容活潑者也諺云到厮打時怎了拳

法兵豈易言哉俞公棍所以單人打不得對不知
音人打不得者正是無虛花法也長鎗單人用之
如熙甲是學手法進退是學步法身法除此復有
所謂單舞者皆是花法不可學也須兩鎗對較一
照北迎切磋摑着拿大小門圈穹按一字對截
一鎗每一字經過萬遍不失字字對得過乃爲成
藝後方可隨意應敵因敵制勝也
藤牌單人跳舞免不得乃是必要從此學來內有
閃滾之類亦是花法定須持標與長鎗對殺先要
使去亦要不早不遲標既脫手要進得速出刀快
方爲成藝
鈎鐮叉鈀如轉身跳打之類皆是花法不惟無益
且學熟誤人第一又鈀花法甚多刻去不盡只是
照俞公棍法以使又鈀鈎鐮無無花法而堪實用
也
或問曰子所撰抑南北可通施之於今日耶抑水陸
可兼用否耶無乃負形索景未免使人有讀父書
之憂光曰如東伍之法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

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
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特因所
江一方之地形倭賊出沒之情狀以形措圖以熟
愚民分合之勢以教吠敵初用之官隨敵轉化苟
用之異地是誠難免父書之憂也不敢統爲箸誕
以誤閱者故特備說于左夫倭性疑疑則進兵臨
之時我若進而有制彼若先不預閙便不就合我
得易于分布余數年百戰但見諸賊據高臨險坐
待我師只至日暮乘我惰氣銜出或于收兵鎗難

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銳氣盛以初鋒又其盔上飾以金銀牛角之狀五色長絲類如神鬼以駭士氣多執明鏡善磨刀鎗日中閃閃以奪士目故我兵持久便為所怯余所著操練圖令內切切分詳退兵之法諄諄面諭鴛鴦陣勢逐戰之條者良以此也若夫北方原曠地形既殊兵馬動以數萬衆寡亦異馳如風雨進不能止豈可以此用之者耶或曰必如何而可余曰北方之事須革車二千練騎萬餘甲兵數萬必與十萬之師如衛公之法而不泥其迹乃可收功尺寸出塞千里少報國恩之萬一也或又問其法何如余曰十萬之才非余所及但當別有十萬作用長嘆而作

或問曰主將者萬人之敵也而一技一藝似不必習先曰惡是何言哉夫主將固以司旗鼓調度為職然不身履前行則賊壘之勢不可得衆人之氣不肯堅前行之士得以欺哄避難而逆詐莫可辨斯賞罰不能明不可行也如欲當前則身無精藝已曉不充謂習藝為不屑可乎及其平日也士卒乃以藝而勝敵者非有督責愚人不知為防身立功之本既多怠逸如欲教閱必須憑左右教師以定高下便致教師得以低昂其間為索詐之計士心即不平學技即不真而花法無益之藝得以入乎其間況為將之道所謂身先士卒者非獨臨陣身先件件若處要當身先所謂同滋味者非獨患難時同滋味平處時亦要同滋味而況技藝豈可獨使士卒該習主將不屑習乎永平以來紱綸之子問一戎裝則面赤如丹執銳則慚笑莫禁為主帥

者苟能一身服習而凡下我一等者將悉敢慚愧惶惑赤面動心誰不日往勢如彼其尊威令使我奔走者尚如此我又何疑怯而不用使知拔執非辱已之事醒然為當然之役而良心矢發雖士如林矣孰謂一技一藝非主將之可屑為耶分門習技者士卒而所以雜其長短隨其形便錯而用之者主將也不習而知之臨時焉能辨別某器可某用某器以當前後臨時不知用益由平日不能辨別精粗美惡之故患及或托之章句中不知器技之用者造之付與士卒無異閉目念文到底不識一字如此則臨敵必不精晃錯曰以其卒

重勞冗而試較不全萬分可中得箇舉于來若平日或問祖宗自設官軍至今操練二百年矣比子之操一二年者孰為習士官軍亦有陣法場中演習而皆不裨時用何也先曰且如一學生平日窗下講習的是五經四書解義策論中選所習非所用如何題目就是經書上的便可中得箇舉于來若平日雖是手不釋卷却讀些雜說詩詞作些歌賦傳奇一旦入場要作經義策論一旦入場試官出來

所習所學的號令營藝都是照臨陣的一般及至臨陣就以平日所習者用之則於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況二百年耶況自幼而為武士者耶奈今所習所學通是一箇虛套其臨陣的真法真令真營真藝原無一字相合及陣又出一番新法令却與平日耳目罔見無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臨時還是生的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在草看營

陣但要周旋華彩觀為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指一字考問操法以至于終也此是花法勝而于敵也斯言可不信乎主將又可以為一人之敵而不屑乎平時器技必須主將件件服習以兼諸對手王夫撕迷武藝之病也虛文張而真營却廢制陣之病也就其器技營陣之中間一花法尚不可用況異教耶異教與不教同況不習耶司閱者試之此是三軍性命所係國家地方安危所關設有一件欠精臨事一人先失大衆被累勿謂我有之處亦在此否耶光曰操兵之道不獨執旗走陣于場肆而後謂之操雖閒居坐睡嬉戲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氣性活潑或逸而冗之或勞而息之俱無定格或相其意態察其動靜而撙節之故操手足號令易而操心性氣難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難能操而使其氣性活潑又必須收其心有所秉畏敬業又有操之似者最為操之害何則謹譁散野似性氣活潑懈苦不振似心有敬業為將者辨此為急知此可以語韜鈐之祕矣猶人養鷹犬故小道也將無所似乎且夫好生惡死恒人之情也為將之術欲使人樂死而惡生是拂人之

情矣蓋必中有生道在乎其間衆人惡之而輒以死以求其生非果於惡生而必死也故所謂恩賞者不獨金帛之惠之謂雖一言一動亦可以爲恩爲惠所謂威罰者不獨刑杖之威之謂雖一語一默亦可以爲威爲罰操之於揚肆者不謂之操所謂筌蹄也而兵雖靜處閒閒然亦謂之操乃眞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測神乎神乎元之又元此聖賢之精微經典之英華儒者之能事總等常章句之可擬耶況諉之曰弓馬粗材武夫血氣之技烏乎可

一正行伍說

行伍大略前制旗幟內已載今定每十人爲一小隊即伍也置立木腰牌各一面四伍一哨即大隊也腰牌一面每官方色腰牌一面各內應開姓名另圖牌式於前仍查軍律參酌人情定立軍法若干款緊要者印油于牌陰稍緩者并前令通刊爲一部如一隊之長須知十人內某貧某富某強某弱某在某往一呼之間一名不遺一見之間逐名俱識大而百人之長千人之總偏裨大將各以此考之足辨兵士情意教練之勤惰也務使人有管束鮑之郎方可望其同心戮力之戰

一制器說

造用之法中間將官多推於有司蓋避嫌耳殊不思統戎謀事其咎誰歸雖涉嫌疑有不容於避者但銀兩出入不侵何嫌之有其買辦工料巡視監製隨完隨試堪否行罰仕怨須將官親爲之方俾實用不然止專胥吏式受成縱使數更得精加倍不無就謀時月則是航海者漁人而造舟者梓人彼何與於利害而焦勞困苦以底其精司出納者惟知厥佑務至減價以爲省一金則民受一金之賜且佑之不審司事者無從侵尅殊不知委用非人稽查無法任是如何佑減愈減愈於器具工料削而自侵之數原不減也誰肯又將已貲佃造更不知器具造成無用並將給造之貲盡數盡於無用之地所謂惜小費大掩耳偷鈴而他人坐遭一己之名重貽當事之害又復重佑再造其時將以省乎可

一操分合說

南服之地水田畦徑至稻青可縈紆途路寬者不過五尺小者一尺僅容側足皆水田茂禾深稻難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蟻附一路而行一遇敗衄前後踩踏踩落田中者復爲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紛須分兵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雜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束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進止大規統於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分營之如初也合無令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教練之責於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於自任而亦皆殫心力於教練鼓舞之日也況選鋒之說蓋避於無警之日非避於對壘之秋一營之內未嘗盡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惟一調發則練兵有暇軍士情通遇敵應可以期奮勇之用

一操分合說

南服之地水田畦徑至稻青可縈紆途路寬者不過五尺小者一尺僅容側足皆水田茂禾深稻難行三五人即塞往往用兵千數百人密相蟻附一路而行一遇敗衄前後踩踏踩落田中者復爲田港水泥所阻往往失事甚大蓋由不知分合故耳然徑多路紛須分兵數道大張其疑照號令如有路若干則分若干枝務盡占其路使我之衆疎而不斷密而不雜單行牌後各赤下體遇賊則正面徑上者牌立不動爲迎敵正戰赤體者下出田中分合變化出入伸縮令各以便俱不羈束于中軍聽隨前隊官長主張若進止大規統於中軍之總號令各兵又聽各部之令庶得分合之法分營之如初也合無令後各官所部兵馬但遇調遣不必分其強弱止將所部官職名書牌調發彼既任教練之責於平時而臨敵失律必無詞以他諉且知其終於自任而亦皆殫心力於教練鼓舞之日也況選鋒之說蓋避於無警之日非避於對壘之秋一營之內未嘗盡強而無弱兵家亦未嘗棄弱而不用惟一調發則練兵有暇軍士情通遇敵應可以期奮勇之用

一操對敵說

我兵所以屢敗有三素無節制一也未見敵而先走二也既無營壁可恃人膽先怯卒皆野戰即使勝之不足以當賊更番終於敗潰不勝亦無所弃成則是援以藉口之柄此其所以積兵徒久而爲

三也今照前營已定如賊來衝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旛不動待彼衝到六七步內亦不動賊必退去漸益前來如加至百十以上砲手照依對敵次第俱隨牌立於濠岸高土之上如令打放空者復裝依者續放放者方裝裝者又發如此則雖終日砲敵不乏必無放盡而無砲之失弩射手坐於岸土之下亦如令間名准射射者後續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內方縱長牌聽鼓堵墻而進鎗刀短棍夾牌而入大營相應金鼓火炬此節制正戰也戰間翼擊以分其力遊伏以疑其事出奇以乘其衆更番妙處俱在臨時制變將所自出

一下夜營說

照得兩浙自用兵以來每遇敵晝則空腹圍戰至夜復又饑奔二三十里之外人家或入城郭宿歇至曉復合而賊於一夜之內黑地預設奇伏轉移流突自昏至旦五六十里有之我兵及明尋覓賊所行疲氣怠又有未戰而已過其賊伏者有之往往取敗再或不入其伏定失其地利是以我勞而不及謀賊逸而伏多中爲今之計夜營既熟復有妙竈宿飽于野遇敵即與晝夜相持遇倦以奇逸之遇暗以死士乘之將見賊欲散掠而畏兵相守不敢分其勢欲聚戰而我有守具不得與我戰竭然無所飢窘必矣掎角上策無出乎此後閱旗上燈籠布旱者夜操之具也布城蒺藜拒馬者立營之壘也杙鐵等者治營之器也

今人治兵常曰古法箋跡之具耳不足以施于實用

嗚呼天下有無方之智否耶蓋地方風氣不同人之情性各異不能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遂謂兵法不足以施于實用是豈爲能兵者哉此特自治于我之軍中爲然況敵情千變萬化地利到處殊形抑將何如以應之且如浙江鄉兵之稱可用者初爲處州繼而紹興繼而義烏繼而台州至于他處則雖韓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則處州爲鄉兵之始因其山嶺之夫素習爭鬬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殺倭不過僅一二勝而已以後遇敵輒敗何也蓋處兵性悍生產山中尚守信義如欲明日出戰先詢之以意苟力不能敵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許我以必戰至其期必不爽約或勝或負定與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勝負惟有一戰再用之痰矣氣勇而不堅者也此兵著名之時他兵尚未有聞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紹興之名蓋紹興皆出于嵊縣諸暨蕭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雖畏怯而門而可靦不分難易無不領而

出是處兵之名者天下無處不募處兵而先漸次
頂次編建皆是處兵矣夫處既募廣將領乃多益能
人人皆良知滿則盡詔治氣用兵之機也于是用
其名而卤莽以耕滅裂以覆說過得飾遂至于潤
遂至于大蛙而不可復振今之義烏兵已蹈處兵
故轍矣予屢更甚夫義烏兵自束子部下二年遂
有台州辛酉數捷至或身親之人亦有云云者曰
義烏兵天生性勇固不假將領教習之力而可用
也今處處募義烏兵者違自編省故不知義烏
丸之地通計能幾十萬丁就中再擇其勇而壯者
又復幾何今紛而應四方之募者二萬有餘矣編
民之家老幼官吏生員雜役外十丁五丁可得一
壯士召歟又加之以各處不一之將領未必人人
知兵未必人人知義烏兵之性未必人人捐身家
以御下一用之不審被一大劫東村痛子西村哭
夫于此之後一邑奪氣而義烏之兵不可用在目
前矣或曰如君所敘義烏兵何以能然予曰粵於
己未冬初集之其在平時也用破格之號令施極

重之賞罰嚴如霜雪以立威信或以教場中行陣
陣事或以談笑閒隊刀斧威其所以佐威信之必
行而無他處者或親執湯藥以調下卒或同勞苦
以其跋涉或夜宿隊伍之中或出其私積之物雖
士卒一尺之器亦親經較驗而身先習之爲諸士
倡夜無終寢之席日無不吐之哺此心時刻無或
少怠雖累勝之卒而敗之更百倍于未勝之先也
夫方寸之微出入無鄉一少恃其舊氣便着陣根
以漸變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嘗無百戰百

勝之卒惟在我無百戰百勝之心耳及于用兵臨
敵則去戰期二三日之前先以犒賞追隨賊之動靜隔報賊之地利凡賊一舉動必
有報凡賊一時辰必有報又至舉戰一日之前則
所部親兵能卒多至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
之左右又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
寡向往進兵路徑舉皆洞然矣方以其所得情形
或以泥塑爲山谷巢穴狀或以硃墨筆圖劃分布
使各部目了然如素履然後范期分路如所議給

信票口令以進于敵所未陣而恐其騙退及陣而恐
其報交陣而恐其誘脫務期必勝而恐其驕精神心意舉
無不流通于士卒敵人之間而凱收之餘又復如
解衣以收松骸出帑以恤孤發重其賚錦之賞而
明其連坐之罰雖大收中亦有必賞之士大勝中
不無行刑之人隨查其心神志氣之利害處從宜
鼓盈之而決其機器械行伍一戰即如故則不更
兩戰之後雖全師如故則士卒輒傷亦多器械損
折亦多斷然是夜擇其中軍一哨或頭目有事故
者伍下之人分投補足以中軍所蓄器械那移貨

之力而自誤焉
今之鄉兵狃于平昔所習武藝之蔽不信師教遂誤
大事者甚多何則如鄉兵所執名爲鏢又紀鏢者
橫頭用無刃鐵梁柄頭用平頂鐵箍長不踰眉其
習之法又前後左右回頭跳舞雙手平拿兩頭所
餘不過一尺渠蓋如此習之及其平日在鄉黨爭
鬪每打必勝遂自謂無敵雖有他師教以刖法皆
不聽從蓋渠用之利習之成信之深故也殊不知
此器此習乃鄉中互相爭鬪用之彼此皆然且恐
以刃傷人得罪必重故只用此物打傷就或打死
終非刃殺之意其賊之來也利刃長鋒二丈有餘
及身寸餘應刃而斃以一尺無刃之物而當一二
丈利刃之鋒就能見肉分鎗亦只格得他開去不

及我身幸矣便終日對局豈能跳進一二丈之遠以中彼哉就中彼不過打一拳苟不中在頭顱便能死人百賊亦得之刃于我也逆而執之反為所誤遂謂又鈀鎲鈎不可用習藝為無益有是理哉又如長鎗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猥筅法中分其半官軍所傳之法亦有回鞭但大敵突鋒與平日場上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藝如麻蓬豈能舞丈餘長竿週轉走跳若此則一二丈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耶至于中分其半則一二丈之長鎗之屬則又後尾垂帶一為左右之挨拐手中豈能出入遂乃遇敵而敗不曰習藝之非制器之誤乃曰鎗不可恃於鎗何尤哉故用鈀鎲鈎鎲又鎲之類必如子所載短兵長用說篇內制之習之乃為得必如子所載長鎗短用說篇內制之習之乃為得宜今之司教士之責者須先一一隨其土著之所習尚器藝如善者聽之而求其精如非大敵所宜者須先一一說破執迷之病然後說我新制之利待彼瞭然知舊習之不利以慕我之利然後晉習既成人人自知足以恃而前則弱兵可勇勇兵必不為習所陷沒可以語成功也或者曰君用兵酷嗜以節制迷至成效節制工夫從何下手子曰束伍為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徵權重焉不能傳也當於鞋籍中抹其精華師以意而不泥實事中造其知識於己而通變推而進之于真武直取上乘則率性之謂道格物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孔子云我戰則克是已勿謂行伍恩卒不可成道特無本之小勇徒狙詐之一中也嗚呼

束伍篇第一 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分數者治兵之綱也束伍者分隊之目也故法百神一由此而十萬

原選兵

兵之貴選尚矣而時有不同選難拘一若草昧之初招徠之勢如春秋戰國用武日久則自是一樣選法方今天下承平編民怠戰車書混同卒然之變自是一樣選法大端創立之選勢在廣掘分撥等率均有所用天下一家邊腹之變將有章程兵有額數餉有限給其法惟在精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惰之人但看而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奸巧之人神色不定見官府覥然無忌者是也第一可用只是鄉野老實之人所謂鄉野老實之人者黑大粗壯辛苦手面皮肉堅實有土作之色此為第一然有一等司選人之柄者或專取於豐偉或專取於武藝或專取於力大或專取於伶俐此不可以為準何則豐大而麤不充則緩急之際脂重不能疾趨反為肉累此豐偉不可恃也藝精而麤不充則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衆而走此藝精不可恃也伶俐而麤不充則未遇之先愛擇便宜未陣之際預思自全之路臨事之際除己欲先奔猶之可也又復以利害恐人使作他輩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麤不充則臨時足軟眼花呼之不問推之不動是力大不可恃也與言至此則吾人

明 戚繼光 東牟 撰

昭文張海鵬若雲 訂

選士之術孤矣夫然則廢四者而別圖之亦不可也蓋四者不可廢而但不可必耳諺曰藝高人膽大是藝高止可添壯有膽之人非懦弱膽小之人苟熟一技而即膽大也惟素負有膽之氣使其再加力大豐偉伶俐而復習以武藝此爲錦上添花又求之不可得者也然此輩不可易得思其次則武藝尚可以教習必精神力貌兼收三者兼收又不若憑各親識鄉里哨隊長舉首蓋渠皆生長同閭覩其所忽也久矣此又不可以憑選者之目也所索此數者皆選兵之一籌而必膽爲主膽之爲殊不知人之精神在人心腹中不可見何以選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露于外第一選人以精神爲主而當兼用相法亦忌凶死之形重福氣之相此號選人之妙矣最勿使伶俐油滑寧用鄉野愚鈍鄙愚純之人畏官府畏法度不測我之顛倒之術誠信易於感孚愾氣易于振作先以異出常情之威壓之使就我設中而即繼之以重恩收其心結之以至誠作其威則爲我用命無疑此萬試萬效之方也若愛先玩

紀效新書卷伍卷一

于前而後繼之以威則怨叢而思不威矣是故遵令奉法臨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辦天下之事雖小而家人父子邑里之細畢竟克濟者威嚴而已但威嚴不能自行永守保無阻壞而所以使威嚴之永行無阻壞者恩與信也彼天下之至親至生我也育我也設使父必于殺子雖孝子且不能無私言況烏合之衆行伍之兵耶是以必須恩以佐使其威嚴威嚴爲之畏爲有憑不然則威之反爲怨嚴之反爲敵矣如戚人者舟之功而所以使之載者則能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能乎此予數年之獨祕雖後日名將之出必不易于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和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蠖息以藏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鎗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一編立隊伍籍記年貌貫址之法必在選時一日內了當若待次日則我所選中之人又更換一半矣何則新集鄉民不知法度惟聽熟人之言條起投兵之思則一時恨不入選威嚴之臨或有人恐以禍福係生畏悔之念便就又要回家渠益此時既畢又送至的當鄉土之官管填所住地名處照腰牌紙內空處地名畢乃將本隊長帶過十日選日更無時可定矣其法一面用白牌上書一號編營伍在此 係某官生管 二號記縣分都圖在此某官生管 三號記年貌疤記在此某官生管 四號記尺寸筋力在此某官生管 五號記居住地名填年月在此某官生管 六號登錄文冊在此某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使之載者則能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能乎此予數年之獨祕雖後日名將之出必不易于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和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蠖息以藏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鎗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長當前立其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名俱分立停當然後生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號牌下用卓一張椅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人爲記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長當前立其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名俱分立停當然後生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蠖息以藏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鎗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官生管又在空地別立一旗標以待後項選過者使之載者則能也威嚴其舟乎恩信其能乎此予數年之獨祕雖後日名將之出必不易于言也

原授器

選兵既得其道矣其法不過和貌精健而四十上下皆健也二十以上皆健也所用之器必長短相雜刺衛兼合而我之選士若無分辨一槩給之則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長鎗短兵宜于精敏有殺氣之人皆當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槩給之則年近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蠖息以藏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于鋒鎗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于前行以爲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今將編選授器之法開條于後

一將選中兵先儘哨官自定部下哨長幾名就將幾名內定第一哨長當前立其餘幾名且在坐後不許行動又聽前立第一哨長于兵內自舉抽出隊長幾名又于隊長內定出第一隊長前立餘亦名俱分立停當然後生堂照前法選兵約足勾一哨官所管之數又照後開條編次一哨官畢又選

一將此六號白牌分爲六處挨號順擺在於丹墀兩邊空地可容一二隊人以便編記每一號牌下用卓一張椅二條與官生坐書手一二人爲記

以報身而壯膽故用法明重易習便于老成手足
己硬之人
次將有殺氣有精神三十上下長健好漢四人爲長
鎗手又長鎗之次者二人爲短兵又長鎗用法多習
學非身手眼俱活者不可用此器又專主于剌故
選授又貴于精中取精
次老實有力能屑負甘爲人下者一人充爲火兵欲
力負鍋裹之重性下肯爲同類所役
一每定完一人爲某器即填于腰牌內習藝空內連

人一照先編記隊長之法挨次挨送各所立挨記
牌下處處填完一隊畢通令隊長帶赴又一處抄
錄腰牌紙內所填格根在冊即將一隊兵送于空
地立標之所坐聽
一第二隊照第一隊法編給挨填完畢又坐如此一
哨內各隊皆畢將哨長亦照隊長挨填照東伍爲
內給與該方色大旗一面即執于先編到本哨該
管幾隊頭坐定又如此喚過先已發放在坐後立
着的第二箇哨長來編出隊長又照一哨之法挨
隊如前遞編俟一哨官的完了投以約束責令哨
長管隊長隊長管兵每隊互相試認亦照東伍爲
內腰牌陰面之式刷來將全隊姓名填于式內每
名給一張粘在腰牌陰面
一自此爲始凡行動立止俱照式內爲爲次序前後
左右恁是如何不許時刻錯亂行立如有一人更
換俱連坐治罪換了隊長責哨長
豹在某日圍營可以選完發放到日前來對讀腰
牌如此選兵選中即成行伍即有統束難生兵鳥

合今日人數今日即可鈐束即成單容即不能更
一人兼傳選庶無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
換而制駁分管即在我矣選中一名或得一名實
人在行伍中操練若再至通完仍照選兵法分立
于城守若臨陣不無人略錯亂引單奉氣邊鼓可
牌所總對講腰牌一遍差者換者即便以單法連
用此法鳥銃還是單人自放乃便
坐其一二人便要立重信此時重催一立如古人
徙木云者以發順手率羊惟我號今是聽而方可
言練也此一節已於練兵有五分工夫矣心之精
微盡於此說識者詳之此一篇乃治兵之始初下
手工夫百萬之綱領也節目由茲而寫幸勿畧焉
敢告同志

原東伍

夫營陣之法全在編派伍什隊哨之際計算之定
若無預於營陣然伍什隊哨之法則或爲八陣或
九軍七軍十二辰古人各色陣法皆在于編伍時
已定一加旌旗立表則雖獻畝之夫十萬之衆一
鼓而就列者人見其教成之易而知其功出于編
伍者鮮矣故營陣以伍法隊哨爲首乃以東伍爲
諸篇庶使知次第也今法長牌一面旗牌一面旗
馬止用新製極便合口大鉛子每三門如式送子
一根鐵錘一把中軍九門中哨內火箭一百匣匣
而爲九直之爲二伍分而爲三才爲五花四隊爲
一哨虛其中哨長居之四哨爲一官虛其中爲銃
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左右四哨爲一總把總居
之設與五方旗一付高招一付巡視旗四件掌號
一名金鼓十二名初調銃手自裝自點放不惟倉
卒之際遲延且火繩照管不及每將火藥燒發常
致營中自亂且一手托銃一手點火點畢且托之
即不中矣今砲手另聚爲伍四人給砲四管或專

用一人擎一人點放二人專管裝藥抽換其點火
一人兼傳選庶無他失可以成功但此法只可施
于城守若臨陣不無人略錯亂引單奉氣邊鼓可
用此法鳥銃還是單人自放乃便

一器械

長牌手腰刀一口藤牌手腰刀一口火頭每名給
銅鍋一口夾鎗棍一後行即負五人預便攻圍乾
糧止即專司炊爨每矩兵叉頭各帶火箭六後其
挨牌藤牌上各帶羹碗十串每串六箇接連式圖
于後每小隊輪帶拒馬六付輪帶布城一堵銃手
每名鉛藥筒六十箇鐵匙錐各一把鉛子一百二
十箇皮袋一箇布油單一張錫鐙一箇盛線藥每
隊或杖或鐘一把該添或射手或毒弩手或精健
能行或大刀收入中軍專備衝鋒探報等項之用
前開該用中軍把總是也此兵并不帶拒馬疾趨
等項每弓一把長箭一百枝邊箭一百枝每弩一
張弩箭一百枝弩藥一瓶每哨大銃三門不用木
馬止用新製極便合口大鉛子每三門如式送子
一根鐵錘一把中軍九門中哨內火箭一百匣匣
如式箭加新製叉如千里雷等銃係中東巧法相
機出奇所用此不載
以上圖式用法俱開後冊
一雜流匠役
每一營火藥線匠一名木匠一名鐵匠一名大銃
手三名各帶全副器具每把總哨曜一名哨队一
名號笛一名鼓四名鑼手一名捧欽一名中軍牽
上下營吹鼓手共三十八名醫士二名獸醫一名

精占筆者驗留裁縫二名弓匠二名箭匠五名火
藥匠十名大銃手一隊三十名

一旗幟

每伍小旗一面各隨方色

每隊中旗一面

每哨官藍旗二面　門旗二面

每總藍旗四面　五方旗五面

高招五方五面每樺燈一箇

中軍五方旗三付　五方招十面

藍旗十二面　門旗二十面

背上小招督戰軍令旗十二面

清道旗二面　金鼓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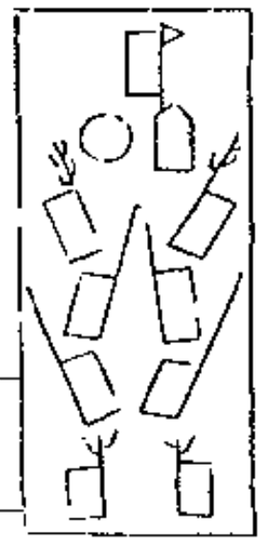
掌號官二員　坐纛一面

一夜營應備中軍大將旗鼓上各黃油紙鐵絲燈一
蓋俱粗四寸長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蓋吹鼓
手三十八名三十八蓋角旗八面八蓋將纛一面
上燈四蓋凡各雜流官生人等每起頭目各帶燈
一蓋粗同但長止用六寸低執隨身前總哨旗上
紅油紙鐵絲燈一箇高招一箇俱圓一尺五寸每
一隊旗上一箇色同圓八寸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藍油紙長二尺粗五寸隊燈
長一尺粗同
右總同前總數但用白油紙方形一尺二寸隊燈
八寸
後總同前總數但用黑油紙匾形高一尺二寸
二尺扁四寸隊燈高八寸橫一尺六寸扁四寸
中總號報等燈俱圓而黃小止用八寸

單蓋圖

營哨哨長下隊長
年歲縣
都人身長尺寸面
貌上有處方百
斤地方住習藝
年月日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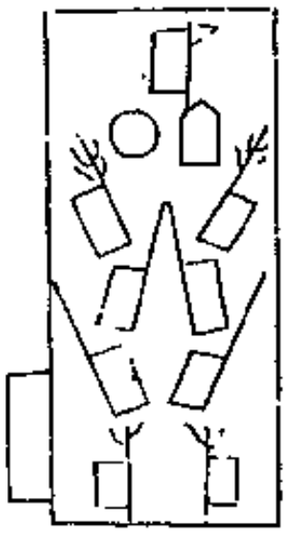
兵腰牌陰面



隊長腰牌陽面

營哨哨長下隊長
年歲縣
都人身長尺寸面
貌上有處方百
斤地方住習藝
年月日給

隊長腰牌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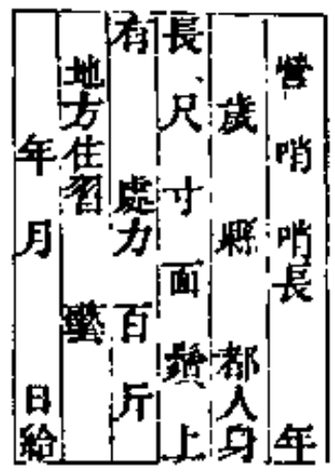


兵腰牌陽面

下兵年歲縣
都人身長尺寸面
貌有處方百
斤地方住習藝
年月日給

一凡各每燈一蓋用黑油布四層單蓋一箇以備一時遮隱使寸明不露或明營暗徙或暗營倏明為莫測之巧也

哨長腰牌陽面



哨長腰牌陰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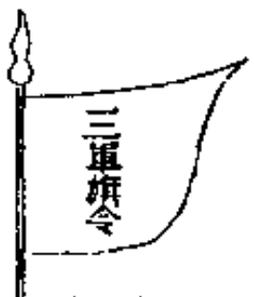
哨官腰旗

桿高四尺徑六分
旗方二尺隨方色

把總腰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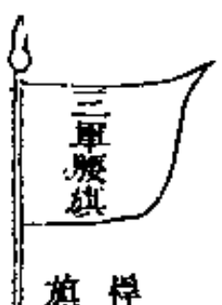
桿高三丈徑五分旗
一尺五寸依方色

中軍腰旗



桿高三丈徑二分旗一尺二
寸帶長一尺五寸隨方色

主將腰旗



桿高一尺八寸徑三分
旗八寸帶五色挾

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牆面混戰百勝者但今新集生兵春汎過近一切戰陣法令若逐次教來何時是熟今時緊要必不可緩各便宜簡明號令合行列給各於長夜每隊相聚一處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就聽本隊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記熟凡操練對敵決是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府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各兵有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者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紀效新書號令卷二　一　照曠閣

緊要操敵號令簡明條款篇第二

萬人一心形名之效荀士不悉吾令而能以手足爲旗者又其次也教握之夫可闇名號形名定也東伍既明即當練習号令故以號令篇第二

凡你們的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夜看高招雙燈如某色旗豎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哨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若旗幟金鼓不動就是主將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就是天神來口說要如何也不許依從只是一味看旗鼓號令兵看各營把總的把總看中軍的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裏火裏也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銀山若金鳴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這等大家共作一箇眼共作一箇耳共作一箇心有何賊不可殺何功不可立

凡掌號笛即是吹鎖吶是要聚官吶隊長來分付軍中事務

凡正行之間放銃一箇就是要更變號令即立定看

藏有何旗竪有何號令再行

凡歇處吹喇叭一盞火兵即做飯衆人收拾吹喇叭第二盞各兵吃飯吹喇叭第三盞各兵出起信地到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

凡喇叭吹天鵝聲是要各兵吶喊

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各兵即於行次每哨一聚各留空地擺定

凡喇叭吹畢擺開是要各隊即使挨隊甲疏疏擺開每一小隊相平離一丈五尺

凡旗點過只吹喇叭一長聲是要各兵轉身照旗所向轉過

凡打銅鑼是要各兵坐地休息

凡吹哮嘯是要各兵起身執器械站立

凡點步鼓是要各兵照先樹起的旗次號兵行營每點鼓一聲走十步

凡擂鼓是要各兵趨跑向前對敵交鋒

凡下營定擂鼓立中軍旗是放火兵出營樵汲掌號是收回

凡各舉動與交鋒但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二聲是要各兵又於脚下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脚下即是信地鑼聲便再轉身向前立定

凡打金邊是發人採賊

凡鉦鼓號令是要各收隊即將原單據開的兵照舊數目名喑再收点仔數一点

凡遞報搖小黃旗是有賊至

凡旗幟各兵認定各總哨顏色但有總旗立起即便收拾聽令若旗左點則即左行右點則右行前點即前行後點即後行隨旗所指而往本總旗收捲在地即各聽令立定如旗不起即是信地鑼聲天神來叫移動也不許依從擅動夜看高招火鼓與晝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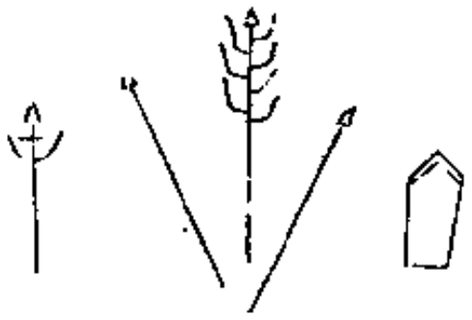
凡鳥銃遇賊不許早放不許一遍盡放每至賊近欵裝不及往往誤了衆人性命令後遇賊至一百步之內起火放方許繼銃後射前無令不許擅發

凡鴛手射手候鳥銃打放將完賊至六十步之內起聽本管放銃一箇繼許放銃每吹喇叭一聲放一遍擺陣照操法若喇叭連吹不止各銃一齊盡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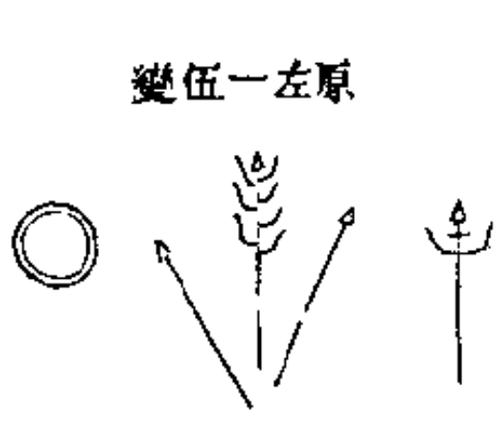
凡鴛鴦陣乃捉賊必勝屢效者此是臨敵法今開式于後二牌平列狼兜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銃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兜短兵防長銃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挨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于後緊隨牌進交鋒筅救筅短兵救長銃牌手陣亦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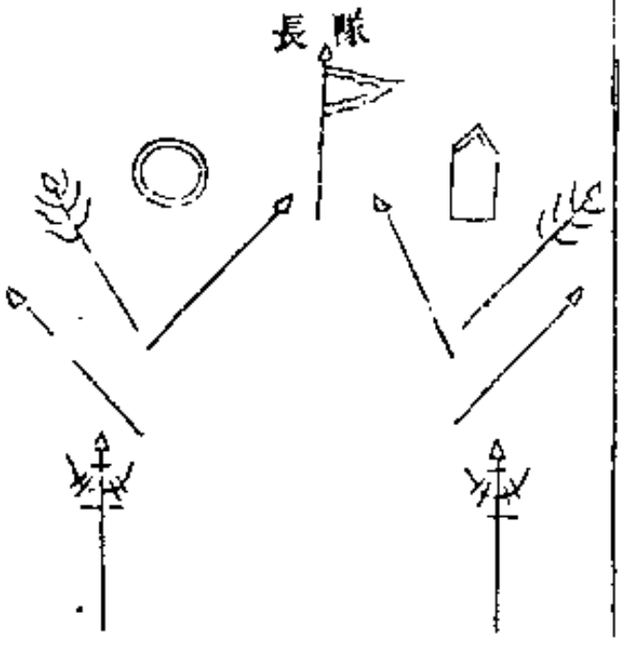
原右一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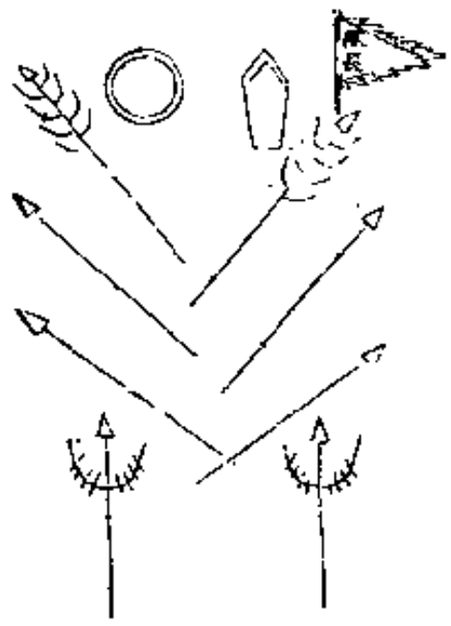
原左一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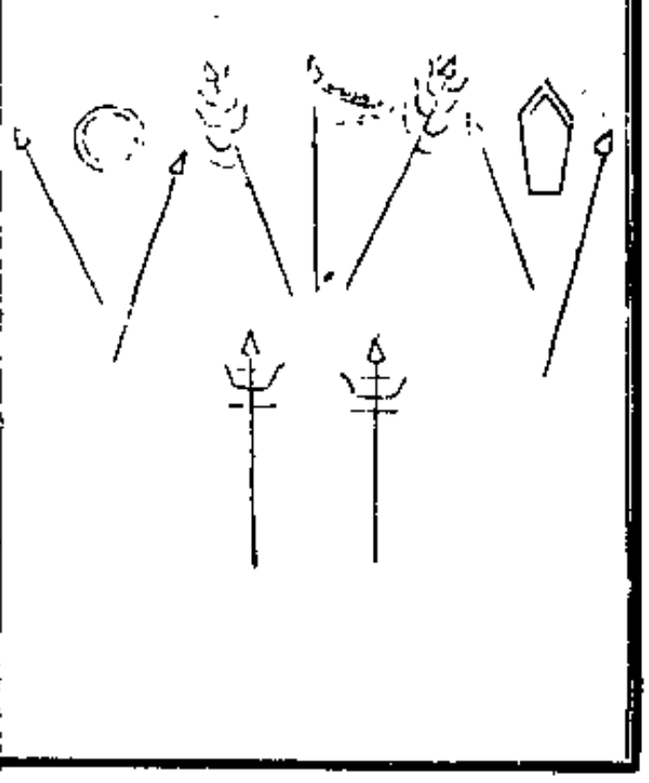
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鴛鴦陣



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衆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爲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左右前後庶爲易曉而屬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左右前後五行之製也然不可在讀書有位者自知即五方五行之前則用紅旗即以之責行伍之人凡面所向謂之方爲南行爲火火之色屬紅神爲朱雀卦爲離凡面所背謂之後則用黑旗即方爲北行爲水水之色屬黑神爲元武卦爲坎凡左手所指謂之左則用青旗即方爲東行爲木木之色屬青神爲青龍卦爲震凡右手所指謂之右則用白旗即方爲西行爲金金之色屬白神爲白虎卦爲兌凡脚下所立謂之中央則用黃旗即行爲土土之色屬黃方爲中神爲勾陳卦爲太極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後中央此人人可曉若舉黑黃旗則是前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白旗則是右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青旗則是左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若舉黑旗則是後營兵欲變動聽號令施行仍不必拘五營之次但見舉黑旗俱要往後看但見舉紅旗俱要往前看但見舉青旗俱要向左看但見舉白旗俱要向右看但見舉黃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見五方五旗俱舉點各營四方各照本方向外執尤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隨其所點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孫武子教官嘆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祕文此余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爲可惜

凡新兵初集束伍既完即摘出此卷每兵即與一本使之誦熟以知號令方可言場操也

臨陣連坐軍法篇第三 旗鼓既習斯謂之名一聚人之目使而心則未也于是申之連坐賞罰以威其心故軍法篇第三

臨陣的好漢只有數人每斬獲首級常是數十百人裹來報功再不想你一起人退來報功使衆兵相望惧認是敗走大家都走了況一箇賊首數十人報功若斬數十賊首就該數百人來報不知道一陣上能有幾箇數百人反是自惧了性命此臨陣第一禁約今後其長牌長鎗狼筅凡該當先長兵之數決不許帶解首刀只管當先殺去不許立定顧戀首級其殺倒之賊許各隊短兵砍首每一顆止許一人就提在陣後待殺完收兵右令催驗乃許離陣赴驗其誰當先誰有分誰無分俱疏當先隊長對衆從公報審敢有因其恩讐報不公者軍法每顆首級只三十兩論之當先牌鎗筅分二十兩砍首兵二兩餘兵無分者一兩火兵雖不上陣本隊有功亦分五錢每顆本隊鳥銃手亦分二兩

凡戰鬬賊遺財貨金銀布帛器械之類此誘我兵爭財彼得乘機衝殺往往墮此奎中今後臨陣遇有財帛每隊止留隊中一人收拾看守待賊平照隊收拾之多寡各給本隊兵均分百哨隊長加一倍必不許他官尅留及後進次到隊伍仍留人搬賴此正是賊當窮敗之際各兵照常奮勇前進務要加力百倍庶賊可滅如違令圖財致兵陷沒或賊衝突得脫搶財物之兵不分首從總哨官俱以軍法斬

凡臨陣退縮許甲長割兵耳隊長割甲長耳哨官哨長割隊長耳把總割哨官哨長耳如兵查無耳者斬若各故縱明視退縮不肯割耳者罪坐不肯割耳之人退縮之犯不究

凡伏兵遇賊不起及起早者領伏哨隊長逕斬各兵扣工食給恤仍通細打如正兵見奇兵伏兵已起不即回應者同例

凡每甲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八人俱斬陣亡一人即斬獲真賊一級八人免罪亡一得二

八人通賞哨隊照例

凡當先者一甲被圍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致令陷失者俱軍法斬

其哨隊甲長

凡陣亡一人本甲無賊級者各扣工食一月給亡者之家優恤失隊者扣一隊失哨長扣一哨失官扣一枝但係亡者屬下頭目仍斬獲功如其所失通免究亦不扣工食亡兵亡官為給銀優恤

凡一人對敵先退斬其甲長若甲長不退而兵退陣

亡甲長從厚優恤餘兵斬首若甲長退走或各甲俱退走斬其隊長若隊長不退而甲下之兵退走斬其哨官之兵與哨官致被陣亡而隊兵兼之退走者斬其各隊長兵通

罰工食二月恤哨長之家若一哨官不走而哨長以下甲兵俱退走斬其哨官加哨官不走而哨長不走退走斬其各哨長通罰工食給恤哨官之家由是而上至把總領兵將領等官皆照此一體連坐行

之凡所謂罰工食者仍以軍法綱打不死而又罰其工食非止於罰工食而免也凡所謂恤其家者不止于罰兵工食以恤之仍有題奏廕子世襲之恤也

凡若大陣敗走被賊殺死官兵傷在背後者還以敗事論并不優恤仍罪其各家并原募之人

凡器械借代頑鈍欠利私擅更易軍裝器械入場臨陣詐稱疾病畏避艱險者及故將軍器毀拆以

哨官連坐

凡行列不齊行走錯亂擅離隊伍點鼓不行聞金不止按旗不伏舉旗不興開旗不接得令不傳傳令不明道路擠塞言語諠譁者俱治軍法

凡臨戰布陣已定移足回頭行伍搀拗稀畨不均俱斬其哨隊長牌手并所犯

凡不拘晝夜但係中軍起火銃砲齊起即是忽然警急各官兵不必待候常令即各自劄營遇敵即戰不必取稟中軍號令

凡差探賊塘報及官兵有聞賊中消息不拘要緊不要緊不許官兵於中途邀截問答徑自開口速赴主將陳說之後許宣於衆者方可與把總等官說若未見主將之先敢於中途因人問起即便說出之計別選親兵每哨官三甲每甲五名兩肩上繡有取功二字白布印二片為號各隨派到本哨官

兵陣之後待兵殺倒賊人在地又戰過前去替兵劍取賊級收兵之後將前項首級盡數派與本哨官部內衝鋒兵勇均分報功其劄級親兵止是給賞並不干預若有隱藏不報者及劄取不完親兵但有一人先知在主將之前定以泄漏軍機問者

答者皆坐軍法就是本管的把總哨官某不許對他說又或有已經稟知主將之後蒙分付不許傳說者到底不許再啟敢有以強固行要問者

許原人稟來一體軍治

凡遇賊各隊嚴備聽令候探知賊人多寡以憑發兵不許違令爭先恐陷不測

凡臨陣拋棄軍器者及不衝鋒官兵臨戰易換軍士精利器械馬匹者各以軍法從事

凡臨陣詐稱疾病畏避艱險者及故將軍器毀拆以

計間

某管某哨哨官某人下派該斬取首級哨官某人

哨長某人隊長某人兵夫某人

紀效新書卷三終

論兵紮要禁令篇第四號令所以紮人無所惰故復分此篇別卷其可以少從移也以次續號令之餘故以禁令篇寫第四

凡軍中要緊的第一件只是不許諠譁說話凡欲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許說話但開口者都要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千萬千萬

凡兵逃走同隊之人各細打分一半監鋼分一半保拿如不獲各監一年通扣工食另募

凡征住地方每隊十二人務在一家安歇時刻不許離別生事端互相覺察若一家難容即分對門或間壁不許攙隔如不隨本隊住者隊長與各兵以軍法治之一哨在一街一營在一隅各營不許相混各哨不許相混各隊不許相混及行營攙越前後非令先行先歇送中下路一體連坐哨隊長若解手許同隊一人立在道傍候堪催上不許過二里

凡立成營盤即是人家墻垣屋舍一般若人家不議門戶及容人墻上扒走的事有也沒有但向營出入者不拘何官何人定要由門奉教令方准放出照入決容不得各處攙進攙出如行路時快不容別人兵馬閘人穿路與同路混行倘是賊假的却不被詐劫了營盤此一節又至緊至臨賊而故縱者軍法示衆

凡行營三千人單行二三十里有事如何傳得到今定約令凡兵行不拘從何處起若有話該報來務要簡明不過二三句或在前傳或往後傳自起處俱隊長高聲接傳挨傳到止處明白仍傳稱知道了再傳回原處之人回復若傳到半中途差錯許又傳回云纔傳的不明白只傳到原傳話人再傳明白隊長一例接傳前去若傳至中途聞而不接傳接傳又差錯者挨出軍法重治因而悞軍機者軍法示衆餘兵並不許開口接助傳話多言者割耳

凡營訓軍中要柄若該賞虛就是平時要它我的覓家有功也是賞有患難也是扶持看顧若犯軍令就是我的般子姪也要依法施行決不干預患營功殺賊欲命本身上貼骨的勾當你武藝高決殺了賊如何又會殺你你武藝不如他也決殺了你若不學武藝是不要性命的歹子況吃着官銀兩又有賞賜又有刑罰比那費了家私請着教師學武藝的便宜多少想你往日不學武藝器械不整的精利不肯着重甲只是因自家臨陣原無紀律號令不曾分別當先退後者施行軍法方纔安心臨陣與走料定不用鎗刀對手之故今番退坐不法已定號令已明進前退後都有箇法子連坐營定軍法決照條內施行你們既無躲身之法不想學武藝不是與性命有讐的人不是歹子是何物身上有甲就使他戳砍我一下不能傷我就手段不濟第二下我也殺到他身上了敢是無甲的會死思之

一編過火兵有能奮學武藝精熟者則陞爲兵將兵內懶惰不習武藝號令生疏者改之每月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驗更

凡你們本為立功名報效而集兵是殺賊的東西賊
是殺百姓的東西百姓們豈不是要你
設使你們果皆殺賊守軍法不援害他如何不
承你們只是你們到個地方百姓不過
你們也曾搶擄百姓怕賊焚毀你們也
姓怕賊殺你們若爭起也曾殺他他這百姓如何
不甚如何不關門鎖戶且如去年我往台州因是
衆人家兵難制沿路百姓固也受害兵
炊無處又被百姓告來拿着的挨累官

死了多少如今年我自己的兵宿有程頭火兵先
定歇處挨次而入起行依號劄營歇次而
行經過百姓們問說到殺猪牛販酒米等待是個
店上也要留住一口他有生意這方是兵民相體
的光景暑行千里我不曾打一個兵五棍可不也
省了多少打殺兩家多有便宜却不是好也
凡古人馭軍皆有兵因天雨取民間一笠以遮鎧即甲
也者亦斬首示衆況我人樹株作賤人田產燒
燬人房屋奸淫作盜劄取山兵的死頭殺被擄的
男子污被擄的婦人甚至妄殺平民假充賊級天
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決以軍法從事抵命
凡軍中惟有號令一向都被混帳慣了是以賞也不
感罰也不畏我今在軍中再無一句虛言與你說
凡出口號是軍令就說的差了寧任差到底決不
改還你們但遇號令金鼓旗旛是聽是看是怕不
可還指望不便處又告有改移或望寬饒將無還
令此在口之常談你們豈不知朱時北兵稱岳爺
爺軍曰撼山容易撼他一個軍難只是個長將法

守號令之驗如此則將也成名你們也得成功又
保全了性命多少好處今後不知學好的若再平
時用好言好語箇箇說是勇猛忠義你就說得活
現決不信你只是臨陣做出來便見高低改圖改
圖
凡冒名頂替入操者正替身俱以軍法細打所雇之
人即充兵收操工食即將原雇之人分支一半
凡兵在家生有父母教有師長戶有戶長里有里長
老人你們思量那箇做百姓的少得這內一件你
今既來當兵甲長就是你的戶長隊長就是你的
里長哨長就是你的老人哨官把總就是你的父
母官但能教道你們的號令武藝者都是你的師
長你再思量世間有無里長老人管的百姓無有
就知在軍中有無隊哨長管的兵無有世間有無
父母生的人無有就知在軍中有無哨官把總管
的兵無有世間有無師長教訓天生會識字念文
的人無有就知在軍中有無不聽教師將領訓練
的兵士無有這都是就你心上少不得的去處晓

諭你若抗違哨隊長比做百姓抗違里老的法度
不同不聽教師將令習武操練比做童蒙時不戴
師訓的法度與平日牧民的法度不同細打尚是
小事重便劄去頭再可復生否此誓誓其正化誥
你若不聽軍法無情慎之慎之慎之
凡你們當兵之日雖劄風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
你一日三分這銀分毫都是官府徵派你地方百
姓辦納來的你在家那箇不是耕復的百姓你肯
思量在家種田時辦納的苦楚艱難即當思量今
日食艱容易又不用你耕種擔作養了一年不過
望你一二陣殺勝你不肯殺賊保障他養你何用
就是軍法遍網天也假手於人殺你
紀效新書卷四 終

教官兵法令禁約編第五 此篇之中亦有兵士當知者但士卒皆屬人也繫於此篇令兩無所遺而氣脈故明以教官兵之編為第五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陷害壞事者斬

傳軍令因而悞事者斬

凡各營分派已定先照各屬牌格式其寫一兩是書冊二部俱送本府印鈐一本發把總一收本府

凡有逃故缺伍該召補兵勇每月半隊長如式開新報手本呈哨官哨官呈總總呈府驗中改轉給屬

牌發總總改發隊常操

凡遇有逃故本伍即刻報隊長隊長報哨長哨長報本隊長隊長親看明即日報本府總即於本日開手本呈遞

凡各兵遇有疾病本日同夥即報本總本總即日報本府親詣撫視

緩急報赴哨官哨官報赴本總本總即日報本府親詣撫視

以懸批醫療親遇在各戍本府親詣撫視

一常日每一名各將米三升炒黃包裹一升研為細末一升另包麥麵二升一升用香油作煤二升蒸熟六合用好燒酒浸晒乾再浸以不入為度晒研為麵另包四合用鹽醋晒浸亦以不入為度晒研為末另包行軍之際非被賊圍困至緊不許用出兵隨行總帶者如失軍器同

凡名兵逢教場過放銃砲後到者俱關不到先治各門封鎖後關人出入及紮營兵員皆要認旗之異

凡每日進操候下營畢各官下地方即將所部兵士省令各隊填到畢已到止開總數未到及有差俱開花名把總官類報候下營畢赴臺呈遞如主將

不進教場操畢各官齎赴回操即日呈遞

凡器械不鮮明專罪哨長號令不明專罪把總武藝不精習專罪哨官逃走奸盜等事不詰首專罪隊長與同隊甲兵

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凡遇操運玩畏避退縮器純事犯等項每甲三人以上連坐甲長每隊一甲以上連坐隊長每哨一隊以上連坐哨長五分以上連坐領兵官哨官

凡過傳示裝令巡視旗止傳各領兵官領兵官傳與屬下抗違不能行事即知己身不可又放屬下之

哨長哨長傳隊長隊長傳甲長甲長傳各兵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者常操運悞打四十棍臨陣

軍法施行

我一人你們三四千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我有事要分付只是傳與把總哨官把總哨官須要一一傳說與哨隊長哨隊長須要一一傳說與兵勇若是分付去一時記不全了還許來問我我再說去分付他若傳說不明或忘了不來再問聽我條於隊內抽取數兵來問若問稱不知按查隊長隊長不知按查哨長以次按到把總各傳不明軍法重治

凡平時無警在久住地方哨官以上許冠帶哨長義士許青衣隊長許青布衫紮束其應儀把總之待哨官哨官之待哨隊長哨隊長之待兵許以鄉情從便相待但坐須要側待不許齊肩平列雖下至隊長與兵亦然

凡進操及征調在外與凡掌號笛發放把總官即戎裝錦繡哨隊裝各小袖依方色戎衣執旗傳以軍

客承接發放之際哨官凡有稟白說話把總長成人須抗在上頭目決特不得鄰曲故交軍裝乃國家重務情難掩法敢有親誠相容故違明抗容者犯者通以軍法重治

比較武藝賞罰篇第六 號令既明刑賞以悉生
同教矣而比較不可無法不知較藝之習而
任此較之責則花法入而正法昧矣故以此
較篇為
第六

凡比較武藝務要俱照示學習實敬本事真可對搏
打者不許仍學習花銃等法徒支虛架以圖人前
美觀各總哨隊伍官長俱以分數施行賞罰一分
以上賞成各伍長二分以上賞成各教師隊長三
分以上賞成哨官四分以上賞成把總

凡長銃鋒要輕利重不過兩桿要稍輕腰硬根粗
凡狼筅各要利刃在頂長一尺四面竹枝須堅直粗
大者
凡鈀叉棍俱要長一丈二尺蓋短兵須長用庶可入
長銃每人各帶利短刀一把
凡弓箭手弓要副各力箭要鐵鏃務三十枝仍各帶
長大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凡鴛弓要力大新堅每弩毒藥一瓶鏃箭一百枝每
人腰刀一把解首一把
凡立牌要高闊遮得後面持銃之人每人利長腰刀
一把
凡藤牌要堅大輕要遮一身每人長刀一把標銃二
枝藤牌無標銃如無牌同盜長短勢絕急不能入
須用標銃誘之使彼一顧則藤牌乘隙徑入矣以
上各條違犯照前分數軍令連坐
凡火器裝藥竹筒火繩藥線匙鎚油罩火藥一有不
全入場忘記懸帶隨身及藥不乾燥各不如法隊
長同伺本犯加治

凡兵將精百樣軍火器械隨振隨治如力不能私製
者即明稟各總處呈置給用把總官每平時調查
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君相亦然況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苦是謂練兵
之力
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於交鋒所用之
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為器所
欺凡是謂練手之力
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纔好
如古人足襲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
是練足之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臨戰
身輕進退自捷是謂練身之力
凡兩賊所以能軍成有不齊者巡視旗拿來治以軍
法
凡什物器械刻名隊裝油在上以便查考及疎失
一比弩以六十步為式把高五尺濶一尺五寸三箭
中二枝為善射

一比鎗先單鎗試其手法步法身法進退之法復二
鎗對試真正交鋒復以二十步內立木把一面高
五尺濶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各安一寸木
毬在內每人執鎗二十步外聽擂鼓擊鎗作勢飛
身向前殺去孔內圓木毬于鎗尖上如此遍五孔
止
一試射官只八十步為式把高六尺濶二尺每三矢
中二矢為熟
一試頓筅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次用鎗對較凡
長鎗哄誘不動又能遮隔不入為熟
一試又鈀先令自使看其身手步法合一復單人以
長鎗短刀對較能架隔長鎗刀棍翼狼筅出入殺
人為熟
一試刀以能衝入又鈀狼筅不及遮隔為熟刀法甚
多傳其妙者絕寡尚俟豪傑續之
一試挨牌每一人執牌面左一人執復筅面右俱照
後遮蔽力面立定鎗等雜藝俱照鴛鴦陣立定前
鼓長鎗一人為敵俱鑼磬坐定聽吹時囉起身點

鼓兩處俱進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吶喊一聲敵兵
執長鎗以鎗高處截人牌身高起閃鎗頭上過陣
內長鎗伸出殺敵急復原伍次敵兵長鎗殺牌下
牌兵用牌坐落陣內長鎗出殺急復原伍次敵
兵長鎗由左截進期傷牌兵之臀左面狼筅拿鎗
長鎗出殺左面短兵即隨鎗以出防長鎗進老故
短以枝之急收原伍次敵鎗截右欲傷右邊後二
筒鎗手牌兵即以右手所持腰刀砍其鎗右面長
鎗出殺短兵隨出同左邊之例云如喊亦有數入
前來則長牌當中只顧低頭執牌前進左筅防左
右筅防右左鎗隨左筅出殺右鎗隨右筅出殺左
短兵防左鎗進的老了救援右短兵防右鎗進的
老了救援藤牌乘二筅之勢於筅中竄出以殺為
務鳴金急復原伍進止圓陣左右前後悉是如何
斷殺定不可亂了原伍
一試藤牌先令自舞試其進蔽活動之法務要藏身
不見及雖藤閉而目猶向外觀敵又能管腳下為
妙次以長鎗對較令牌持標一枝近敵打去乘彼

領搖便抽刀殺進使人不及反手爲精

一試標鎗立銀錢三個小三十步內拿中或上或中或下不差爲藝

一試火器以八十步立五尺高二尺洞木牌三發二中十發七中爲精

一試火箭以八十步亦用銃把平去中式爲精至斜不中果係作不如法究其兵製作既精放不如法究兵

一千里雷點放緩急不悞爲熟臨時奇遇不誤數內失忘隨抱應用之物及損壞信藥等項俱重治

一旗法隨鼓緊慢行如磨旗之時兩手托開陰陽掌住高舉伏身轉腰繞頭過一遭方纔竪起

一試打鼓之勢用以木槌二根起進下速兩手高舉過額而着鼓沈重爲可

一在場比較法

凡操畢各兵坐息稍久主將亦暫退休養精神即升堂吹哮囉各起身從便習學聽中軍官竪起藍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筅手俱聽鼓由發放路旗一面當中點之各營狼筅手俱聽鼓由發放路

集中軍兩舉金鳴鼓止用後式裝成文冊點名比較如前條法比較賞罰畢仍藍旗各照原路回伍

聽鳴鑼坐息蓋狼筅之功在竹屬木故舉藍旗以應之次舉黃圓旗長牌藤牌手一照狼筅手點鼓通集臺下比較如前條約賞罰畢仍旗各回原伍

蓋牌主禦故舉黃旗以應之而圓則象形也次舉白旗各營長鎗手一照狼筅手號令赴臺下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仍旗各回原伍蓋長鎗之利在刃刃屬金故舉白旗以應之次舉黑旗各營各色

又鈀短兵一照狼筅手號令集臺下各照前條約比較賞罰畢仍旗各回原伍蓋短兵勢節險短如水之載故舉黑旗以應之次舉紅旗立把子各營鳥銃火箭等手俱赴臺下比較畢仍旗各還原伍蓋神器屬火而弓矢皆前行之器故舉紅旗以應之

左篇乃比較冊由頭

一比較武藝初試定爲上等三則中等三則下等三則者賞銀一分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一則再比仍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五分一次原等二則者賞銀二分超進一等賞銀五分中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如有不願打者每一次追一分二次追二分三次追三分即付試藝考進之人充賞

一賞罰鳥銃三彈中一者平中二者賞銀一分中三者超賞五分一次不中者打三棍二次不中者打六棍三次不中者打九棍五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五厘二次不中者打四十棍革退不願打者每次罰銀五厘二次一分三次一分五厘

右乃另副教一片用時不拘副助奏百張以備臨時用前篇新由一說在前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等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上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下上
中上	中上	中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下上	上中
下上	下上	下上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中
中等	中等	中等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下中
上中	上中	上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中中	上下
中中	中中	中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中	中下
下中	下中	下中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等	下下
下等	下等	下等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上下	某
上下	上下	上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中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下下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某						

行營野營軍令共約篇第七 凡操中法令旗號既習將來必試數而調發所不免也故即以行營篇爲第七

凡爪探夜不收爪探不的聽人言語不報到賊所糊塗欺詐因而誤失事機者軍法從事若傳報違期

集兵遷延以致誤事罪同

凡軍行在途遇有疾病把總官驗實隨即稟明給文送所在官司撥醫調治痊可即便追來敢有詐病推避者治以軍法

凡傍哨後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縱放

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推避者治以軍法

凡哨役哨見有乏弱人馬不能前進或在路傍潛藏者臨即收送中軍不許私自縱放

凡軍行定委巡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干犯軍令即便指實呈報不推避者治以軍法

凡前哨官前途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清道旗手仍先期禁斷人畜不許攙入隊伍衝局旗兼如遇應該迎候禀事人員及各處差來齎送緊急公文之人前

總領哨官審實差人報知方許進見倘有異言異服可疑之人送中軍研審發落不許擅放擅問

凡止宿住食去處除下野營照臨敵號令外若人人家或進城郭則前哨至城門前面各把總哨官頭目即於通衢或在於人家之外相地放起火或若干枝即爲幾路挨劄在彼候中軍到隊之中放靜砲三箇每隊各差火頭先進城人人家討取飲食令旗押隨完畢回報中軍方傳令照數場散隊安歇

出規矩

凡軍行在路遺落器械什物見者許即收藏至止宿處送中軍招人認領失物得物之人照格賞罰隱匿不報者治罪亦不許私相交割

凡分兵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如賊界相逢不分晝夜各即駐隊互舉原定記號以辨真僞

凡軍臨賊境或林木異常與賊共守之處各兵嚴勒營如在閒不許出營即於各自隊邊方便天明即打掃差出坑內邊者照前汲水倒行法

凡中軍遇晚鼓擂三次畢各營遍即斷火禁喧斷人行

凡臨賊遇沮澤坑坎不可擅即陷溺地形稟覆中軍號令再行

凡官軍啓行各須披甲戴盔執器械隨便不許併執扇絹若路遇天熱得令方許更換

凡火器應用繩藥鉛子統手須於出征頂一日諸物完足不許臨賊假稱放畫討案通以畏避論罪

凡夜間遇有報事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即喝令立定守門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出到彼該回之人即遣赴中軍銷報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在換班一次俱以戽飯畢遣

一遍舉起標字旗俱出每官下用隊長一名領去限兩時辰俱到營外候齊稟赴中軍掌號二遍各兵仍赴木城邊擊鼓如前方開東西二門放進餘門不許

凡登厠員役照各厠坑出各營門將腰牌懸於門上方准開門而出赴坑所事畢即還自認取腰牌回營如在閒不許出營即於各自隊邊方便天明即打掃差出坑內邊者照前汲水倒行法

凡中軍遇晚鼓擂三次畢各營遍即斷火禁喧斷人行遍者隊長與兵同治隊長有犯官哨一體各打三十役

凡差伏路人役每一晝在換班一次俱以戽飯畢遣出到彼該回之人即遣赴中軍銷報

凡夜間遇有報事人役先令門外約近二十步之間即喝令立定守門人辨其聲音如係別衙門差來問其別衙門來歷如有書帖文移者令將書帖文移在地下着營外傳語人取進由木城縫接遞入中軍有令箭放進者方許開門放進無令箭者不准如有遲延不去及不遵禁止徑闖木城下者許即打射殺死者勿論

凡事營人夜來報事前令先報自己名隊然後說事一例止於營外聽令

凡遇賊蹤近不拘營內營外違令者俱軍法從重決不輕貸而生

凡官兵無故非時違令出營者綑打一百棍遊營示衆二十名以上官同法十名以上哨長同法三名以上止於隊長伍長

凡伏路之兵即以各枝分剳地方所向之方爲信地
每日辰時後赴中軍領令箭赴彼交替日則辨驗
往來眞僞盤詰奸細照前更換遇有各衙門營寨
公差人役欲赴本營者夜則於內令一人陪送到
營二十步外止住先許陪來兵高說差人來歷守
門人即與稟赴中軍聽令進退
凡夜傳暗更等籌每隊撥兵二名守木城即傳前述
失更箭考上下挨查得出軍法示衆
凡遇有警煩靜各守信地木城閉聽令發兵如有喧

言亂走者軍法重治
凡更籌遇日晚夜暗行軍宿野必須定更則時以知
早晚緩急之備先以一日有百刻分一十二時每
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每一刻六十分共五百分爲
一時籌二十四氣節爲十二籌以日出入時刻分晝
籌長二尺四寸上書各得本節日出入時刻分晝
夜長短之數或不用筹計珠二串一串用小珠七
百四十個爲數綵帳行數七百四十餘步或數珠
七百四十餘箇程限該二里二十七步餘爲一刻

行數七千四百七十餘箇程限二十里二百七十
餘步爲十刻晝夜該七萬四千七百餘步晷限二
百零八里有餘是爲百刻每一時八刻二十分該
行六千二百二十五步數珠即六千二百二十五
箇爲一時十二時約程限與百刻同凡定更籌晝
夜各長短不同依十二時候節氣各以長短刻數
隨時分派朝以日出夜以日入爲始時定而更籌
均大同小異可爲營備矣且如安營一面一百八
十八步四面共七百五十二步行遍若傳籌五十

次共餘五百餘步日將出矣如冬至夜極長夏至
夜極短二十四氣皆有異同餘各倣此
凡下野營在賊不知之處日落點火不許煙焰柴草
恐賊遠望夜來攻我營寨夜間不許支更鼓止令
傳箭約量回數定立更次守門人須要辨認奸細
非奉時令不許擅開營門如與賊對壘須去營二
十步每隊然火一堆徹夜見賊即與抵敵勿近自
營使我不能見賊賊自暗中望明來攻我
凡夜營俱照定遞燈炬爲號各看燈籠遞依各哨視

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
視畫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
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
盧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設甲字則是左
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
者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會
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論通知
學鷄鳴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凡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升行旗大吹打單
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
之意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吶喊三聲鼓壁
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齊點鼓開船
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五行爲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
砲一箇鳴金落旗離營

約去一箇之遠舞一營爲一隊一體落旗聽中軍
到落旗後仍復升旗俟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
官目有緊事者赴稟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
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
內
一凡水陸行營第一嚴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
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
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
賊或欲臨行賠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通
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遵之
紀效新書行營卷七
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
視畫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
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
盧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設甲字則是左
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
者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會
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論通知
學鷄鳴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凡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升行旗大吹打單
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
之意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吶喊三聲鼓壁
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齊點鼓開船
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五行爲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
砲一箇鳴金落旗離營

約去一箇之遠舞一營爲一隊一體落旗聽中軍
到落旗後仍復升旗俟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
官目有緊事者赴稟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
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
內
一凡水陸行營第一嚴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
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
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
賊或欲臨行賠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通
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遵之
紀效新書行營卷七
中軍之燈各隊視本哨之燈各兵視本隊之燈如
視畫旗一般違錯俱比白晝軍法加一等遇大風
雨則視火把遇出奇或暗地移營別處燈籠留在
盧營各聽隨時編發字號如中軍設甲字則是左
哨凡言甲字一即是左哨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
者恐奸細知之也如再近賊則又不用字號以會
獸之聲爲號隨時給與哨官哨官依次相論通知
學鷄鳴爲某哨學牛鳴爲某哨之類皆不預設
凡陸兵舟行號令示各總知悉違者連坐

一起行處所中軍放砲一箇鳴鼓升行旗大吹打單
掌號笛各官哨長赴中軍聽發放本日所行所止
之意畢散回聽放砲吹天鵝聲吶喊三聲鼓壁
何旗色照旗色相同應行之營一齊點鼓開船
一起行次序以日干所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五行爲前鋒先行餘照營次若行間遇中軍放大
砲一箇鳴金落旗離營

約去一箇之遠舞一營爲一隊一體落旗聽中軍
到落旗後仍復升旗俟掌號笛發放若不升旗各
官目有緊事者赴稟事無事者謹守信地訓齊兵
伍若有更令必差巡視旗口傳或有令票不在此
內
一凡水陸行營第一嚴靜爲要不拘何事俱聽旗鼓
號令不許口傳口傳之言雖本府面說亦不許從
除明白進止用旗鼓號頭照原給令書外若或近
賊或欲臨行賠止聽中軍如後開傳令一人挨通
一人不分官目雖本府亦自遵之

一以上乃明營也若暗住處所鑼鼓臨時傳知即便起
暗號支暗更暗傳約束非令票即用巡視起但
初起或初住時中軍不準旗及落旗不搖鼓不放
砲吹打即是要行暗令
一中軍官每日輪撥一哨赴本府執打器械緊隨稱
馬進止擺圍于後夜則即以此哨巡夜每輪中軍
官一員提更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大叉藤牌兵兵兵兵兵兵
刀藤牌鎗藤牌大叉藤牌兵兵兵
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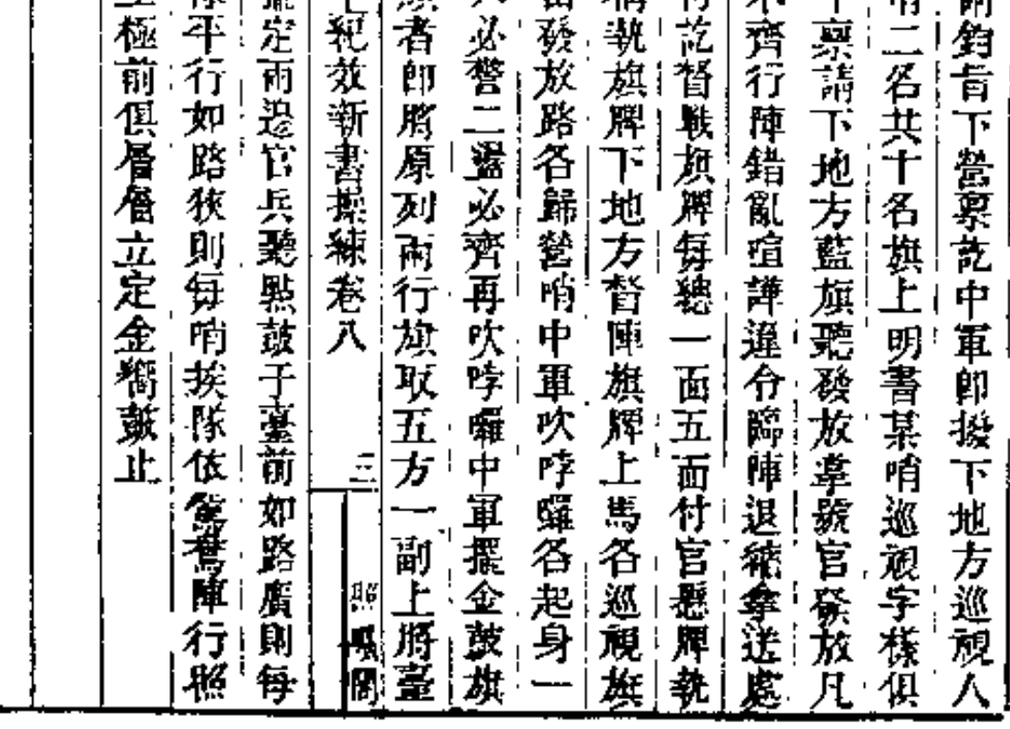
一水陸住止處所遇本府馬到先於一里內差塘報
二名進歇處搜過出衙門百步回報無事則不言
若衙門不便難宿或有奸細即便口稟
一本府進時親兵在前者擺進衙門內在後者即便
于衙門外大街通人行處街口去衙門二十步內
各執器械把定清禁人言仍輪一官坐巡邏俟本
府閉門方許聚赴衙門首聽火兵送飯食用
一凡大開門時凡小開門聽中軍官即將輪日親兵
在外照前項擺定一半帶進丹墀擺列乃用四人
在堂上帶短刀立定口報花方號開門若在人家
一體相同比在衙門更加謹慎在野宿亦與在城
相同比在城更加謹慎
第一肅靜為主凡有平時喧嚷者細打四十連坐遇
傳號令下營陣止起之際耳只聽金鼓號頭服只
看旗幟決不許口發一言但有喧嚷出聲者拿治
如前臨陣割耳回兵查若因而誤事者斬首示衆

操練營陣旗鼓篇第八號令既習利器俱仰于
作進退之法故為營陣之制以
號于用故以操練篇為第八

一發放候升帳喊堂畢牙旗開中軍官稟升旗鼓起
即放砲一筒搖號升旗待衆聲迷將定又稟放靜
砲稟訖放砲三筒三軍肅靜敢有喧譁者軍法施
行又稟稱吹號笛聚官旗上來兩邊齊應一聲自卑
定金止中軍官叫官旗到齊立
而尊由隊長從下擺起務要行次疏直齊均各官

旗依次跪下中軍官執發放牌高聲發放云官旗
聽着耳聽金號目視旌旗步開進退手習擊刺萬
人一心惟將令是聽違犯的軍法不饒每一句衆
應一聲分付畢若有別項講論各靜聽主將逐一
親說記定依次分付自尊而卑起立分列如前中
軍官傳令官旗下地方衆應一聲聽大吹打官旗
由原路散回信地聽各把總吹號笛哨官哨隊長
俱聽把總處照臺上發放但先一句云奉臺上號
令如有分付一體字字諦之仍照臺上規矩大吹
打散回信地又哨隊長各到本管哨官處再行宣
說但第一句云奉本總號令畢歸隊隊長率兵通
聽哨長發放但第一句云奉本哨號令畢又兵聽
隊長傳說約一刻拿下營號頭即各肅靜聽下營

一教場大列三軍聽吹掌號笛發放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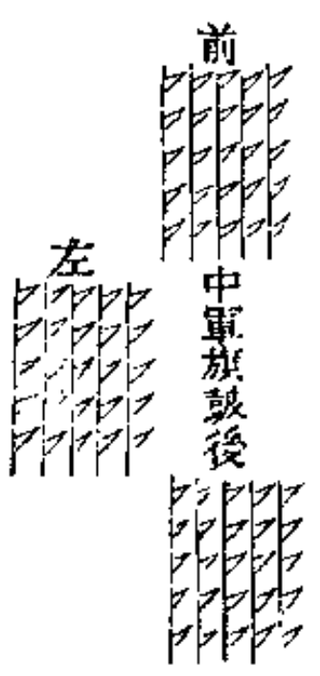


一中軍請鈞旨下營禀乞中軍即撥下地方巡視人役每哨二名共十名旗上明書某哨巡視字樣俱赴臺下禀請下地方藍旗聽發放導號官發放凡哨喊不齊行陣錯亂喧譁遲令歸陣退縮拿送處治分付乞督戰旗牌每總一面五面付官懸牌執旗禀稱執旗牌下地方督陣旗牌上馬各巡視旗從之由發放路各歸營哨中軍吹哼螺各起身一盪喇叭必警二盪必齊再吹哼囉中軍擺金鼓旗幟掌旗者即照原列兩行旗取五方一副上將臺

二副擺定兩邊官兵聽點鼓子臺前如路廣則每哨四隊平行如路狹則每哨挨隊依鴛鴦陣行照圖行至極前俱層層立定金響鼓止

以下至收為大營旬止共八條共八圖此每每臨陣對敵所用者乃實效非飾觀觀之答踏也數年屢戰一切號令行伍俱如圖款毫不更易是以每戰必全捷而我兵不損及至困攻城雖竭力以刀石擲敵而我兵不為所傷者此鴛鴦陣之便得妙處前居支之功也須臨陣觀之便得妙處前禁借或場操之際肯有親入行伍內一試之者亦自知其利不可以口舌楮筆載也今將初出圖令開後次第之

一路狹一字行到極處遇警放砲一箇立定



候定又點鼓點旗前營正兵即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即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右右營即由右取路以當賊之左俱依大鴛鴦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哨急出伏於左右因地勢山林而從便相機如欲候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於前三枝大兵之前里許之地如我欲徑殺入賊中不待賊動則伏兵即于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此時料賊已俱見不必爺行也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之地急吹單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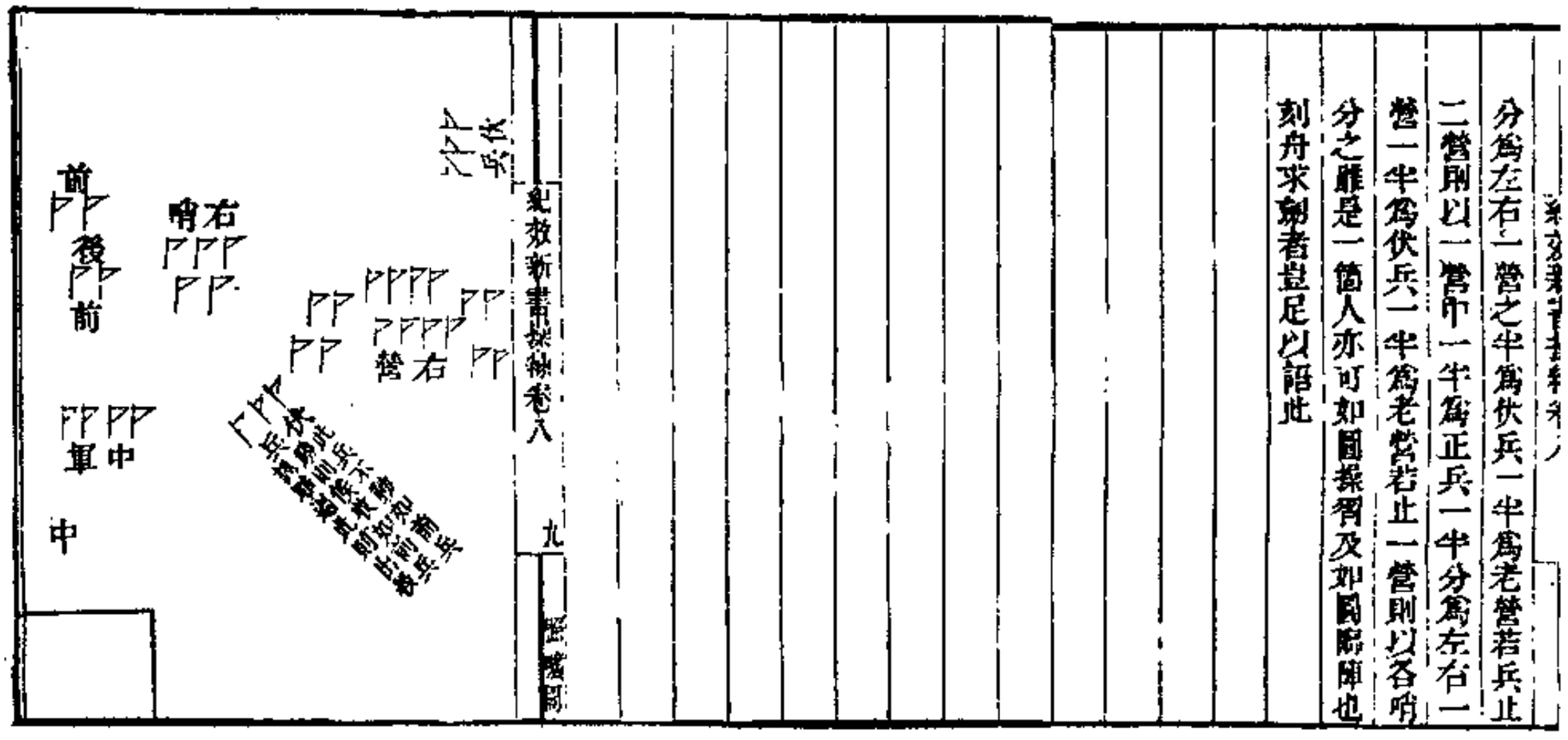
開喇叭將故急點前營正兵即大鴛鴦陣平平一字列開以前哨為第一層後哨為第二層左哨為左翼右哨為右翼左營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為正兵後哨為二層接應左哨為左翼右哨為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照前營兵分于右通每一層為平一字擺開如路狹則擺大鴛鴦陣如路寬則自大鴛鴦陣又分擺為三才陣俱在臨時所變此皆以碍操兼對敵之實事自也若專在操武其伏兵一半出大兵之前一半在大兵之後庶二者俱習矣但如伏兵在兵之前必須賊未見時先事遣發亦必賊勢迎頭而來者乃可也然此伏收功最易但伏之甚難非上等好漢齊心齊力不可也須賊過我伏來方聽我號令而出不大成則大敗惟有隨兵同出過藏身之處從便伏于兵後一着此以穩當雖不大得亦不大失但此伏所以防前兵少却為第一功除此無所用其力如此攻伏惡是如何賊不可測何則有前行大兵遮護之耳其中軍兵一面在大兵後二三里之內據險割老營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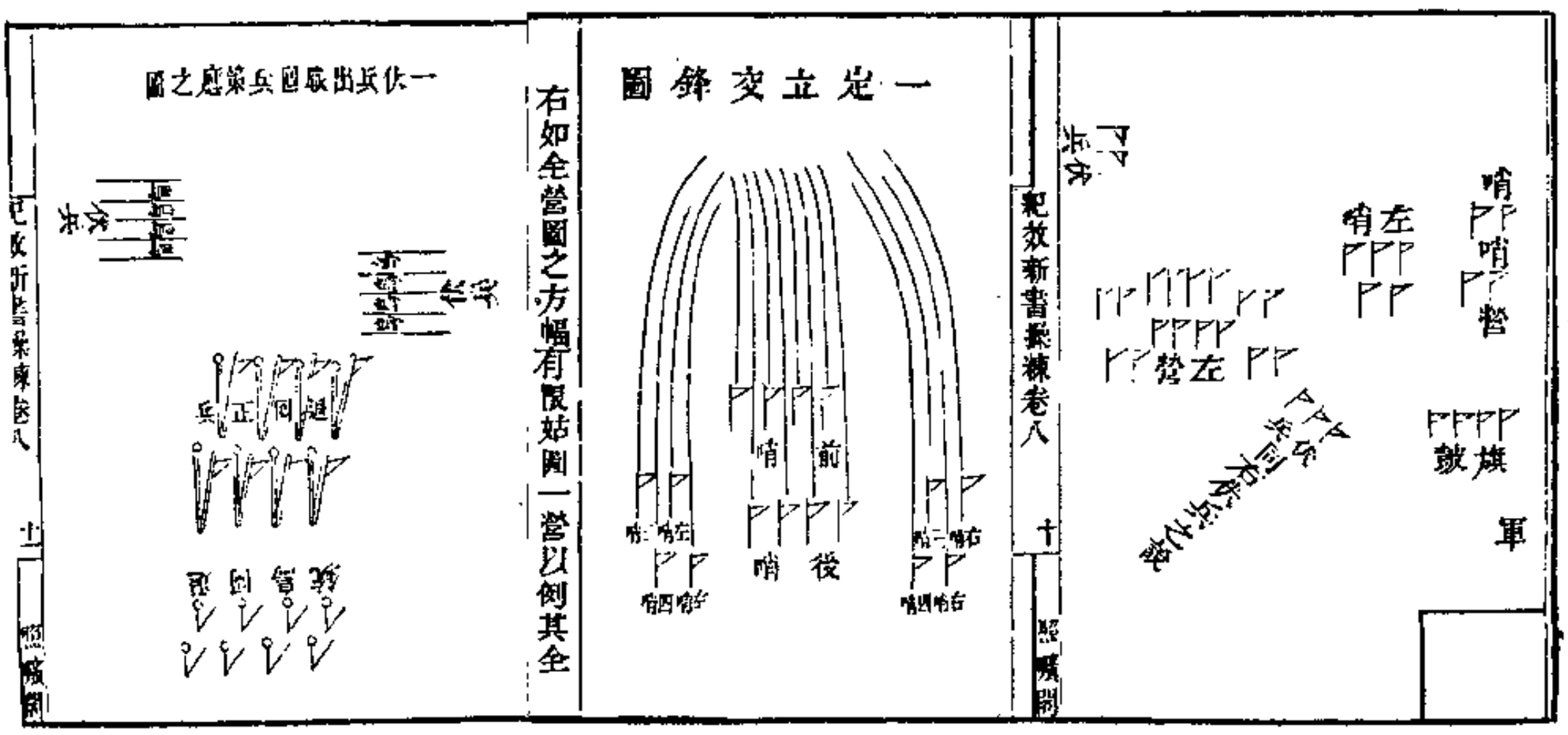
擺陣須連其定伏兵俱伏已畢候近賊百步之內中軍放銃一箇吹長聲喇叭烏銃手在前打銃每長聲喇叭一聲打放一層只至擂鼓而止如喇叭急吹長聲連連不止是要烏銃手一齊放了也不必抽放又近賊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兵前畢吹天鷄聲喇叭擂鼓各兵奮勇徑奔賊鋒再不許時刻遲疑惡是如何厮殺不許亂了鴛鴦陣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筅鎗刀之法用時都如平日爭忿賊打一

殺不慌不忙殺進一層又殺一層殺死後賊悉從後兵斬級當前者只管殺去悉賊潰來金鼓只是厮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擂鼓少緩又擂鼓第二層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擂鼓第一層又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原二層少整隊伍兩翼奇兵一體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正兵同待左右俱合之際扮賊奔走巢穴之象鼓又少緩再吹攏隊伍喇叭各兵即將賊所奔入之巢或上山林之內即時四面各整羣鶩大隊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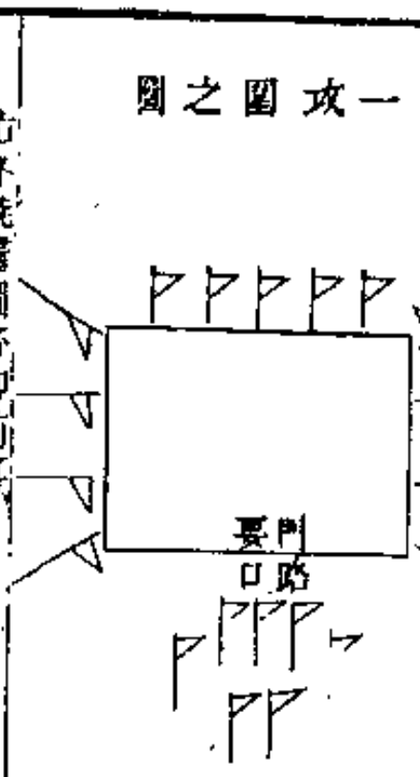
每遇門路處以厚兵一哨官看管之緊于門路要口鴛鴦陣列定以備併力衝出殺入不許輕動擒進恐中賊伏及或一人有失誤事不小賊之鋭銳死鬬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爲功其奔門路之處各營哨分內信地之兵務即設計出奇從便擊登以入敵戰但責其取勝而已大捷旣畢據報無警名兵照舊困攻聽中軍差親兵入圍內搜報平安聽摔鈸響各子鄉下收成大隊再巡摔鈸響各哨爲一聚各營爲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戰大陣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退出間隊退在後層之後連鳴金二聲齊鳴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又後一層不退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後又鳴金二聲齊鳴一聲立定如此間隊依金退至中軍大營放砲三箇砲響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按次看旗頂收回作大四擬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以一營爲正二營爲左右以第四營一半救伏一半領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爲正兵一營

分爲左右二營之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兵止二營則以一營中一半爲正兵一半分爲左右一營一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止一營則以各哨分之雖是一箇人亦可如圖操習及如圖臨陣也刻舟求劍者豈足以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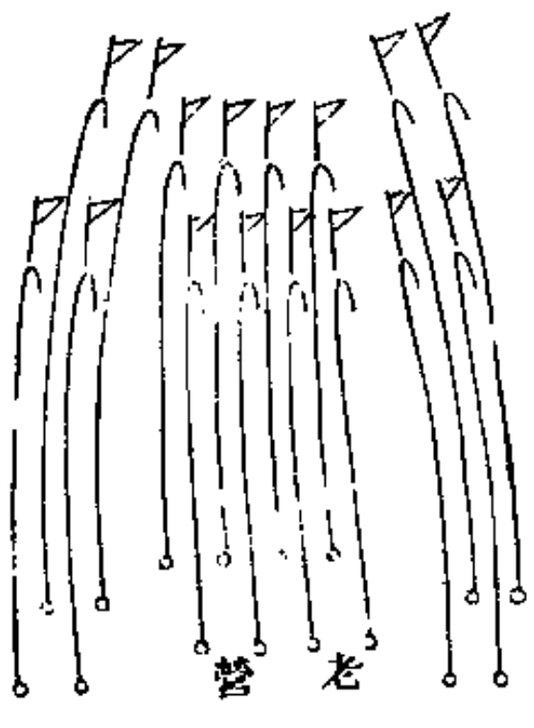
一攻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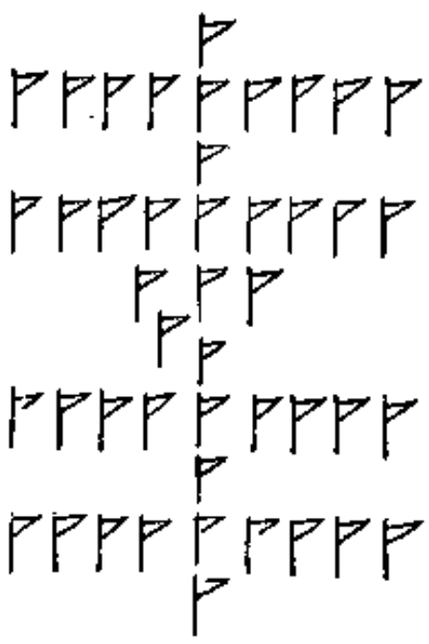
右不能盡圍亦卽前耳
退出爾地金正五方旗號打金邊發出爲四擺立表號大吹打五方旗齊點各兵照旗色分行各旗下爲大四忽

圍攻之法不可執一也如賊勢大敗賊少我衆所圍之處或山林人家又復狹窄方可四面合圍必使一倪不返如賊氣方盛我步賊衆或所圍之處散漫而我兵分守不足必缺生路一面分兵千去圖十里之外必遮之路伏之

退兵之圖



收四疊圖



收畢吹打止鳴鑼坐地休息金鳴鑼止打金邊發塘報候塘報搖黃旗知有賊各兵戴吹哮囉起身先點後營旗不點號後營兵分爲二枝照前次擺開圍設伏畢次點號點旗發前營兵爲正兵左營爲左翼右營爲右翼中軍在後據險剳老營通照前次擺開之圍立定聽吹擺隊伍喇叭擺成三才鳥陣金鳴喇叭止又聽吹擺開喇叭擺成三才陣金鳴喇叭止鳥銃手照前陣號令放砲畢中軍搖號鼓鳴天鵝聲喇叭兩賊各兵一擁飛身追戰第二層又飛身衝出前層之前衝戰前層少整隊伍右營等兵通照前陣圍號退至中軍之前押陣大旗巡視旗急搖中軍放銃一箇原設在陣後左右伏兵與中軍正兵先將鳥銃一通壺放搖號吹天鵝聲喇叭令

正伏之兵一齊衝賊左右伏兵急進中軍裏圍正等兵俱一齊轉身便衝進其前與賊交鋒混戰必勝而後已捧鈸響收整隊伍又捧鈸響各押陣大旗收圍先立爲長一字陣之表此先出一字稍加稀濶左右兩營橫離一百步鳴金大吹打各營照旗收圍仍爲長一字陣立定金止中軍裏對壘安大方營裏范照後大方營圍號施行

一號兵出列之圖

一收兵退回之圖照前初出長一字圖但與前出號收退之圖相同茲不重出當取法于前圖云

夫南方山水林谿地勢最狹惟有前二陣用無不宜此因地措形也何謂善用兵者因敵情轉化其法已云然矣而不知善操習者亦因兵情轉化豈有一定之習哉善用形者亦因地形措戰豈有一定之陣哉況兵列既長緩急之變賊勢叵測苟或通出於此格之外偶有警急豈能候中軍號令若遇未及照令施行之中忽有前變則前營把總即自主號令先以備戰左營右營各聽當前把總之號

卽如中軍號令一般則後營伏兵卽當于前哨之後左右或遇山渠或林木人家或街巷灣曲可以潛躲身形之處俱施疑迹衝枚先爲伏兵以備前哨萬一却回俟其走盡追過我伏來襲在後老營兵砲響卽便突起截衝賊中或出賊之後如此必轉以爲功而前伏不及設亦不必設矣其剳老營策應兵如賊徒戰進前哨兵來佯賊退伏兵所在卽便衝上後營兵一面在後太遠處擇險爲家阻拒截路密立營壁營三營火兵做飯備守

一戰勝追賊防伏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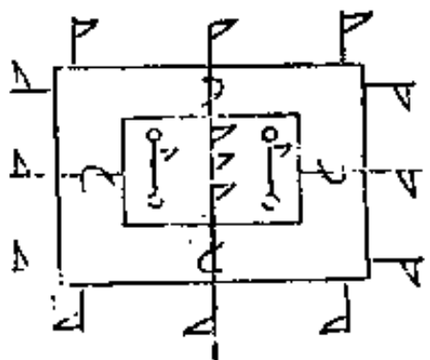
夫倭性人自爲戰善於抄出我後次雖大敗隨奔隨伏甚至一二人猶追尺水斗粟亦藏之往往墮其計中辛酉之役一月十捷我兵損不及六七人議者謂非兵之巧乃賊之拙此倭不如別倭之有伏也殊不知將前法已曾教熟于平時故如花衍之捷追四十里而保全勝者非賊之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凡遇林木人家過溪轉角之

處毋論林木屋垣灣曲大小即留一隊或一哨守之提追四十里而保全勝者非賊之無伏我有搜守之法而伏無所用也其法如賊徒一戰而敗賊遂奔北我兵追上凡遇林木人家過溪轉角之其必出之口而他兵一面徑跑追上每追一處即留一處又或村落極大者即通行圍止驍人進搜無賊高聲爲號又復前追其麥田茂草之地又皆可伏之所我兵每一哨內即留一隊分投下路星散麥田草中搜打賊呵一面正兵徑追故賊多於麥田中搜獲生擒此非避我者正賊之伏也一操法以木牌上書麥田村屋分別大小等字悉總一人以便插于教場以灰畫爲麥委委曲曲羊腸大路一道描畫交鋒既勝追賊照前說依圖分往下路于所立木牌處搜防今列圖于後

一搜伏防伏之圖

一中軍大賊全提對壘安大方營打金邊五方旗幟先出立表執旗立表之人執五方旗者先于中軍四直各數行足立定各四角表旗自門旗平看亦行步如數立定爲四角之表各須聽主將預計如每爲鴛鴦一隊該去一丈計之每面約若干隊爲若干步高招又少折一牛立爲子眉前營兵即爲前面左營即爲左面右營即爲右面後營即爲後面

五方旗招先出立定圖



一吹號隊伍喇叭兵照各方旗色依本旗望表號附

下營各擺爲一簇圍聚門旗兩邊候人定聽吹長聲單擺開喇叭照方營圍撒開依舊若墜陣立定司枚鑼者作搖號勢立拒馬者立拒馬下旗黎作安民黎勢鑼鳴俱坐豎黃旗搖號發火兵樵汲敢三通發出閉營門吹號笛官旗發放令議事俱照臺上發放號令施行候各到地方聽吹長聲哮囉全營起身擊鉦作勢方伏黃旗收火兵進營起火一枝各營舉火炊食畢即陷報有賊之處看豎何旗如豎紅旗則前面備戰豎黑旗後面備戰

豎藍旗左面備戰豎白旗右面備戰旗既豎聽哮囉一聲藍旗左面備戰豎白旗右面備戰旗既豎聽哮囉一遍起身執拾器械點數鳴銃先行在前離本營一百小步立定其該營之兵前哨出在烏銃後每哨各隊平列爲一層二哨在左三哨在右四哨在後照圖擺定其中軍親兵之類一字擺在出戰兵之後以補該面方營之缺聽吹擺隊伍刺叭前哨疏擺大鴛鴦陣在前爲正兵左哨出左邊右哨出右邊後哨攢上前與前哨相近二十步爲次層接戰兵共左右兩翼兵務與中間正兵相去各照一哨之地切不許擠窄相聯各以一哨二哨爲步賊奇兵三哨四哨徑在大兵之前半里外左右或山或險或林木人家或滿渠但可遮藏形迹之處俱各銜枚偃旗即定爲伏兵其交鋒之法聽中軍放砲一箇吹長聲喇叭一聲銃手放砲一射吹遍五次喇叭放過五次砲盡出最如有令分付若喇叭吹長聲緊吹賊聲不止則凡在砲手一齊單列盡數放畢點數前哨慢行出鳥銃外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內喊交鋒任是邨何不許離亂爲鴛陣法

一隊一陣仗其亂殺籠收不許混脚手相離一聞金響即復原隊如賊不退尚在交鋒金不鳴中軍擂鼓忽止又點鼓則該二哨回隊出約將到擂鼓又點鼓則該二哨回隊出約將到擂鼓吹天鵝聲喇叭急出前後之前接戰兩翼抄賊奇兵相夾而進如賊敗走原擂之鼓聲聞不歇則當交鋒之哨只顧追殺上前二哨緊隨擂鼓少止再擂又是二哨聞出只顧整隊聞出上前追殺但聞鳴金三聲火速腳下立定聽捧鈸響速收整原隊鳴金一下第一哨退至最後各兵之後聽連鳴金二聲復擊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又如此鳴金二層又退回已退後層之後又鳴金二聲又復擊鎗回頭作勢齊喝一聲立定再鳴金又該已退在前之兵又退又止如此依聽金令輪退只至鳥銃之後此時賊若追我過伏兵來中軍即放大銃三筒兩邊伏兵一齊擁出打銃兵皆橫奔中賊務出死力抵敵正面兵一齊回頭擁上四面合攻混戰者營發兵助勢此時伏兵已起若已退正兵而不即回頭拮命策應者全隊如禁令條約施行大得勝金響三聲各照前出退法退回原領陣之地立定金止聽報無賊捧鈸響收隊再捧鈸響收成大隊前層不動後層少退留左右二哨之空左右二哨俱各哨下立定再聽捧鈸響左右二哨回進營門各哨回原空立定鳴金大吹打鳥銃先回進營門即轉身向前伏定防前有賊來兵哨挨次徑歸原營每哨一聚畢喇叭吹單擺開仍舊方營餘三面之營皆是一般號令出戰凡營中無故放砲是欲更變號令砲響後各營看中軍豎何色旗何營聽備出緊急通戰收已畢鑼鳴俱坐中軍舉收大營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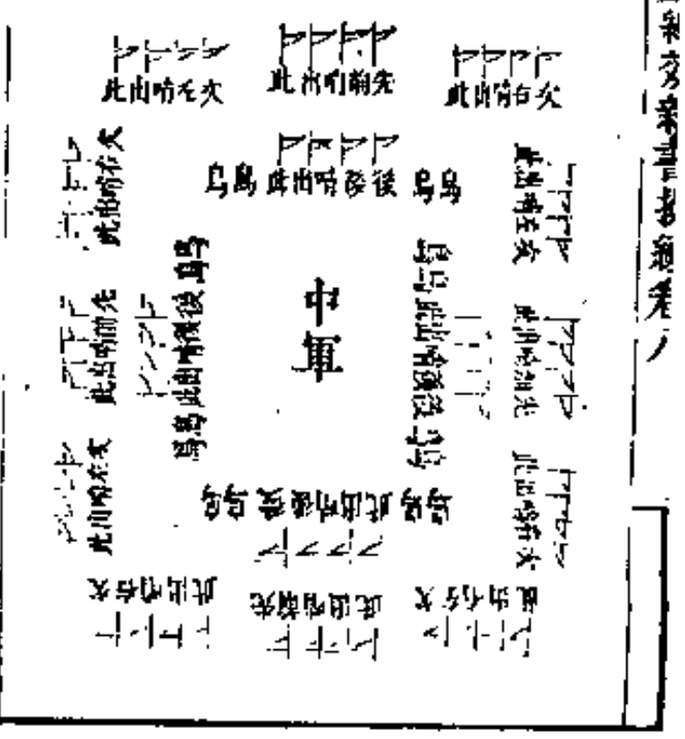
營吹長聲哮囉各起身捧鈸響收成大哨再捧鈸響五方旗招回中軍各兵聽中軍旗招點各營照旗方向俱歸旗下為一字面前擺開乃為四疊號令收營

凡戰但係正兵俱聽喇叭次數或擺鶴陣或擺三才陣隨號無定其兩翼伏兵定要擺作三才決不用鴛鴦陣蓋伏兵要突出必是奔跑鴛鴦陣人衆跑遠易亂故只用三才陣人少易出應急為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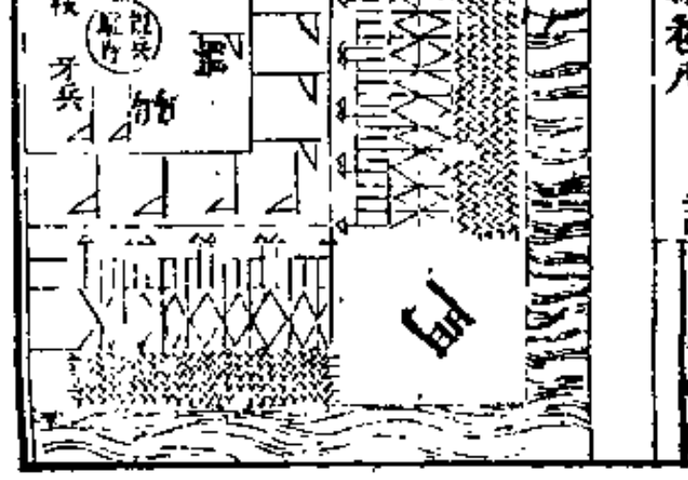
一交鋒之法兵在各伍牌後遮蔽緩步前行執牌在

前只管低頭前進筅鎗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後緊護牌而進聽擂鼓吹天鵝聲喇叭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為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恃賴牌遮其身只以筅鎗出牌之前殺殺為務如不上前隊長牌兵之責如隊長牌兵被害伍下償命其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開行俟將戰急於賊之兩邊各令一半伏住俟賊到正面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俟賊四顧奪氣正面兵即擁牌夾戰如勝負未分前力已竭又即點鼓第二層由前層空內間出如圖接應對敵間金得勝而止依退法退回架梁兵各帶小旗一面捲起知賊已無別伏方纔打得勝回營

大總隊伍號呵點數每一哨一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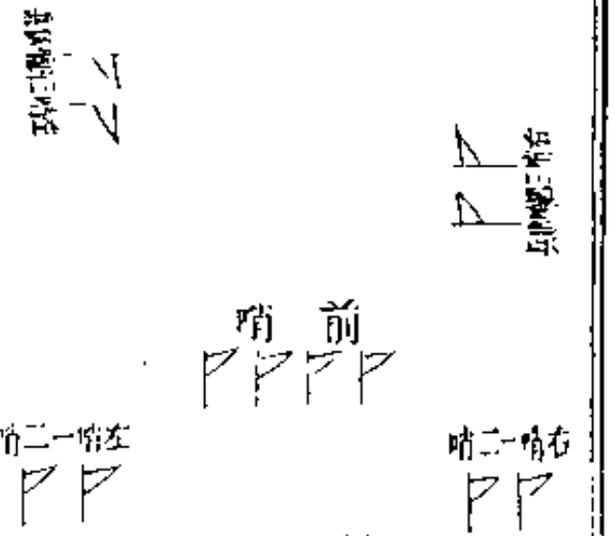


一再吹單擺開每舊為一哨平去一丈五尺圖



一收營法即從方營收成四整放銃三個鳴喊三聲
一齊收至前臺鳴鑼過隊各回原劄兩行信地金
聲鑼止又慢鳴鑼三聲散中軍歸列鳴鑼兵士坐
息如出戰在野收回則放銃吶喊畢照行營隨地
形變幾路收回以上操戰法俱爲定局或者臨所
謂刻舟求劍也倘兵非四營將焉用此殊不知一
隊一哨皆可操當照後演之式不拘人多少今將
第哨一哨起至合四營上常操分合之妙圖說另
具于後

立定收鑼操演又整隊出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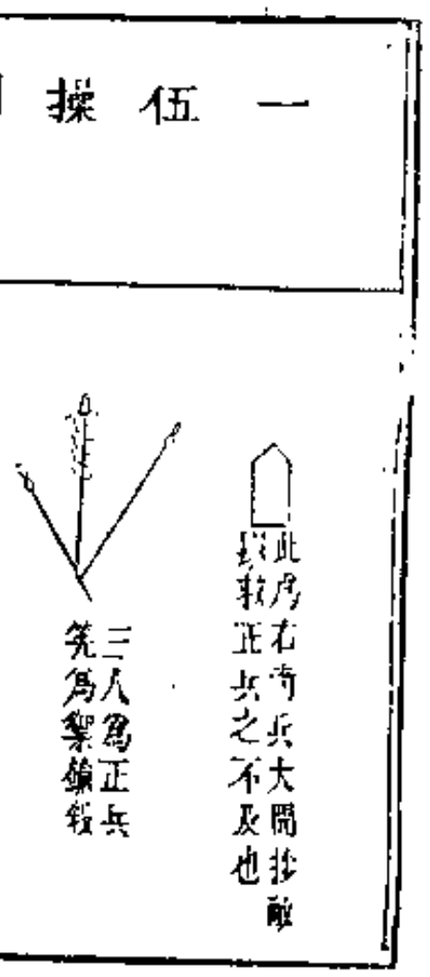


一定立支鉾之圖
一退兵之圖
一伏兵出敵回兵策應之圖
以上俱載前操長營內已詳茲照前圖施行此不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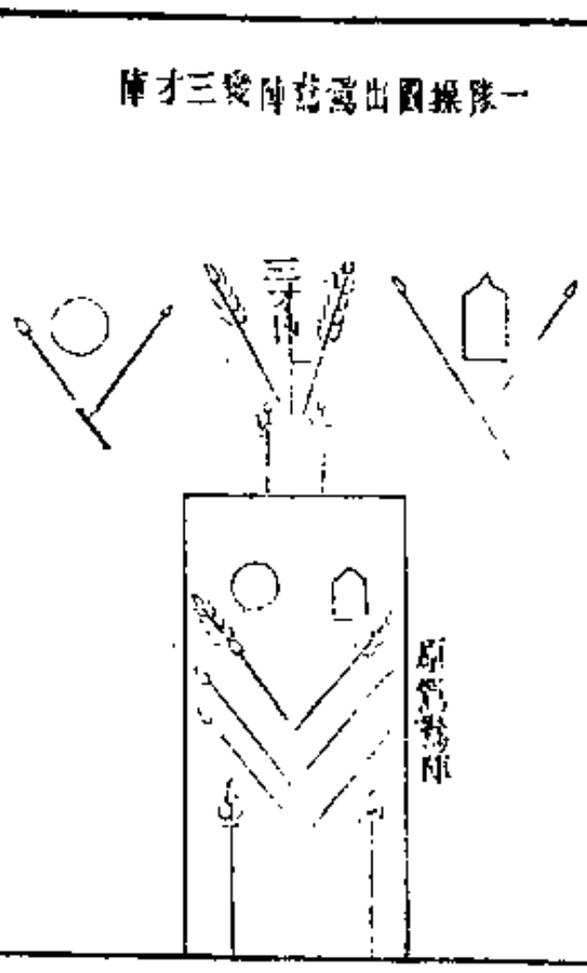
一操隊一隊前來立定鑼鳴坐地聽吹長聲胡哨各起身執器械聽吹操隊伍喇叭即變如後圖三才陣點鼓開再聽吹單擺開喇叭吶喊交戰五人爲正兵前行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吶喊交戰五人爲左右翼金響三聲立定鳴金一聲面前各三人爲左右翼金響三聲向前齊喝一聲立定揮鉾響退回連鳴金三聲即向前齊喝一聲立定揮鉾響仍收鴛鴦隊打得勝鼓回在教場空地立定鳴鑼坐地休息如是又點哨長旗第二隊照前習戰二隊畢又點哨長旗第三隊習戰畢又點哨長旗第四隊習戰號令皆同第一隊習戰倒四隊俱完是一哨完

一哨隊操演自一隊起至四隊畢又合一哨操四哨畢合一營操此以下操法號令俱附各圖右如此雖十人亦可用戰法亦有奇正不過一頭兩翼一尾中軍爲心是謂握奇心運四肢當敵者爲頭迎敵即爲頭爲正兵但在左右即爲尾爲策應兵但在後即爲尾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隨之有遠而近迎合于前但遇敵處即爲頭爲正兵但在左右即爲翼爲抄賊奇兵但在後即爲尾後與頭更番間出不窮兩翼隨之有遠其金鼓號令雖操五人十人由一隊以至一營由

一伍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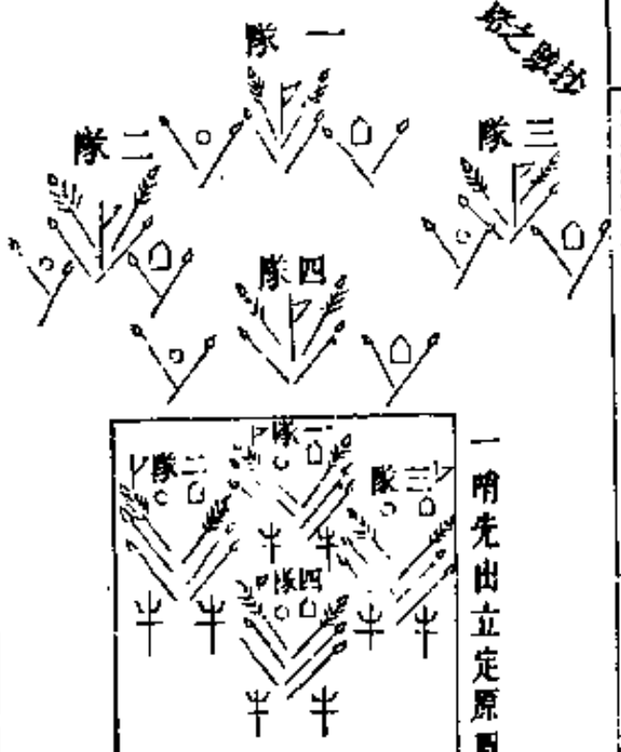


一隊操圖出鴛鴦陣變三才陣



一四隊爲一哨操完聽哨官點旗吹哮囉以上原操完的一哨俱起聽點鼓整爲鴛隊一隊單行二隊三隊並行四隊單行立定鳴鑼坐息聽塘報在前搖旗報有賊至聽吹哮囉起身聽吹擺隊伍喇叭即整爲鴛陣二隊在左者左出去正隊一十小步如野地不拘但以進退便利爲界右者右出聽再吹單擺開喇叭即分三才陣如不再吹單擺開喇叭是不分三才陣只以爲鴛陣聽號交鋒但以吹喇叭聲爲准如擺三才陣已定聽點鼓頭層一隊

一二哨出戰隨賊分應退賊處爲首交鋒操圖



一哨操畢回空地鳴鑼坐息又聽二哨三哨四哨各慢行四隊在後跟上聽擂鼓吹天鵝聲喇叭吶喊第一隊交鋒任是如何厮殺不許亂了行陣又點在後第四隊由一隊空中間出一隊之前交鋒如此相輪問出無窮左右二翼二隊三隊照居中正兵一層進一體進一次只進至兩翼抄抱相合在正兵之前止聽鳴金三聲各收原隊再鳴金一聲在前層退過在後一層兩翼一體各退原路連鳴金三聲齊鳴一聲立定又聽鳴金一聲前層又退退至原地葬鉞響收成鵝鴦陣再葬鉞響收成原哨立定是一面操畢如後面塘報報有賊即以四隊爲正兵一隊爲二層問出二隊爲右翼三隊爲左翼戰法收法俱同前例如操畢左面報有警即以二隊爲正兵三隊爲第二層四隊爲左翼一隊爲右翼戰法收法號令俱同前例如右面報有賊即以三隊爲正兵二隊爲第二層一隊爲右翼戰法收法號令俱同前例哨長居中調度爲中軍

一哨操畢回空地鳴鑼坐息又聽二哨三哨四哨各輪照一哨之法操畢又聽回空地鳴鑼坐息如此四哨俱完又鳴金邊操賊待報警即聽本總點本方才交鋒鼓即少緩又點數聲第二層四哨兵急出又擂鼓鳴天鵝聲接應出前層之前交鋒鼓又少緩又點第一層又出二層之前擂鼓吹天鵝聲吶喊交鋒場操不拘幾層只管輪聽鼓號喇叭吶喊間空抽進兩翼二哨三哨兵亦照正兵號旗後十二步左右平立第四哨旗在後之中又退一層四哨抄襲之兵行正兵第二層四哨一接應二哨三哨抄襲以奪賊氣以壯兵合前層其戰則兩翼即來抄襲以奪賊氣以壯兵就旗下立定聽點鼓則每哨四隊通撥到旗下平列一字聽吹擺隊伍喇叭一哨鴛鴦陣擺開久戰之處或正兵牽邦誘敵或由正路或由別所任便戰引決不許經由伏兵之處邦回誤事俟賊追過伏兵來將近老營兵之時聽放大砲一箇伏兵聞砲左右二哨者兩邊齊吶喊躥出或冲賊厥或出賊後賊必慌忙回顧奔回之兵火速轉身本總聽大擂鼓儘力一擂追殺前去萬勝無差戰畢聽連鳴金三聲即各於腳下立定再聽擂鼓響即各歸原隊哨聽鳴金一聲第一層先問隊退回後層之後聽連鳴金二聲喝一聲立定又鳴金一聲

在前之層又退過已退兵之後依前令鳴金喝立如此輪問抽回只至老營原地聽擂鼓響照原單擺開圖立定又聽擂鼓再響照原初出營隊立聽金鼓齊鳴兩翼收還回軍如賊從後來即以四哨爲正兵迎鋒二哨一二隊爲右翼兵三四隊爲右伏兵三哨一二隊爲左翼兵三四隊爲左伏兵一哨爲後哨如賊從左來即以二哨爲前哨正兵三哨爲後哨策應四哨一二隊爲右翼兵三四隊爲右伏兵一哨一二隊爲左翼兵三四隊爲左伏兵掌號一聲鳥銃放一層連掌號五次五層俱放畢

如賊從右來即以三哨爲正兵迎擊二哨爲策應
一哨一二隊爲左翼兵三四隊爲左伏兵四哨一
二隊爲右翼兵三四隊爲右伏兵

紀效新書操練卷八　照輪圖

一哨立表圖

去前旗牟二步
旗平右兵牟陣伸去三步地
去左右翼旗三步卷中
去前旗牟二步

初出

三哨
一哨　哨官爲中軍四哨
二哨

紀效新書操練卷八　照輪圖

再吹操隊伍圖

一哨
三哨
哨官爲中軍
四哨
二哨

再吹單操開圖

一哨正兵
三哨爲兩翼抄兵
一隊
二隊
四哨應兵
一隊
二哨爲兩翼抄兵
二隊

一出戰圖

左翼
哨
哨
前
後
右翼

紀效新書操練卷八　照輪圖

一伏兵起身出敵圖

伏兵
出戰兵如伏兵圖
右翼
左翼
中軍
中軍老營

紀效新書操練卷八　照輪圖

一伏兵復出老營兵急應原却兵仰回身向前

右翼
正兵
左翼
中軍

一如在教場前面操完收回原地方立定未及回軍忽報後面有警即以在後之哨爲第一層正兵先回之哨爲第二層策應正行之兵各於腳下鱗次鴛鴦陣轉身立定迎敵在左之哨一哨二哨爲左翼三哨四哨爲右伏在右之哨一哨二哨爲右翼三哨四哨爲左伏各照舊法但伏兵即於戰兵第二層之後左右即在陣中設伏不及別尋伏地抄兵急急張兩翼而上不必正兵二層輪進之時方纔同二層進此是一總通出之法其出戰收兵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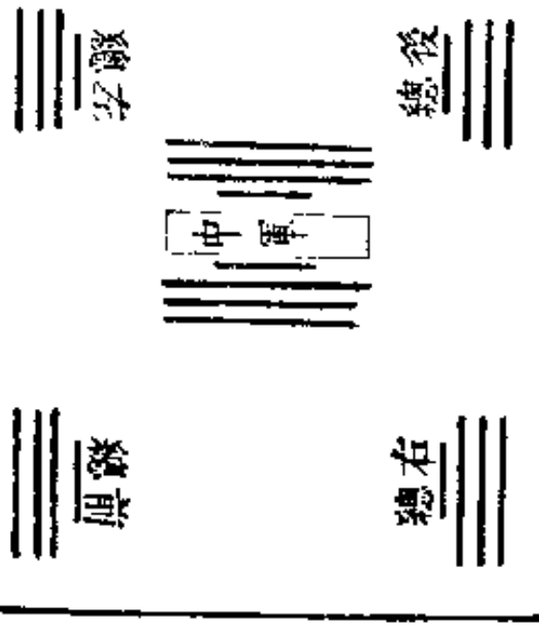
紀效新書操練卷八　照輪圖

伏出敵號令俱與下方營時一面嚴之例并不差
更如文依令收回仍立定聽吹轉身喇叭仍轉前
面再聽報左面有賊即以左面左哨爲第一眉正
兵右哨爲第二眉策應前哨一哨二哨爲右翼三
哨四哨爲右伏後哨一哨二哨爲左翼三哨四哨
爲左伏對敵收軍一如前面號令先回原地仍聽
吹轉身喇叭照前面初出圖立定未及回軍又聽
報右面有警即以右面右哨爲第一眉正兵左哨
爲第二眉間出前哨一哨二哨爲左翼三哨四哨
爲左伏後哨一哨二哨爲右翼三哨四哨爲右伏
對敵收軍一如前面號令所謂無不可爲頭無不
可爲尾無不可爲翼無不可爲伏應臨事任從何
面有警任從前後左右無不即成營陣隊伍左之
左之右之右之無不由之如驅羣羊是也若不如
此廣習通用萬一地窄賊近仍要調過前哨向賊
爲正兵誤事豈小小哉一總操定即大鳴金鼓照
鴛鴦陣行回原劄大營信地依行伍立定鳴鑼坐
息聽一總又看將臺何色旗點照旗色把總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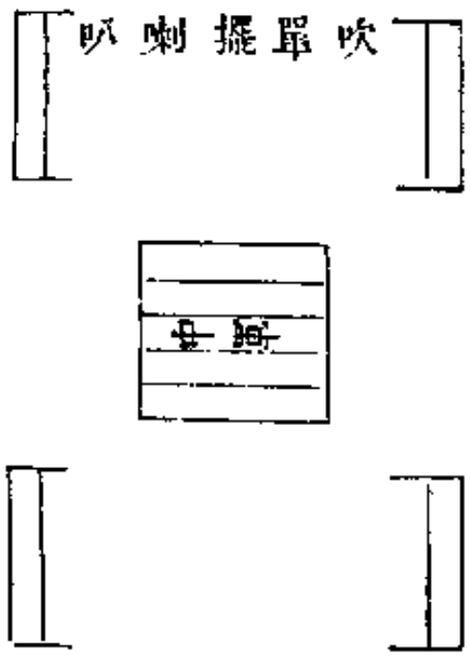
點鼓聽吹哮囉起身赴中軍照先操一總號令合營大
戰抄伏收退之法毫釐不許差錯如此五總通完
各仍回信地擺列坐定休息聽中軍號令合營大
操俱如一總之法四面報賊隨警調應亦同一總
四面之法但因地形而加人數之多耳凡每謂之
前後左右各以前後左右之總配之每謂之一二
三四哨者則以前後左右所分之哨配之由此而
增百萬一法

一附寧紹操練生兵陣圖其號令俱如兒行重不重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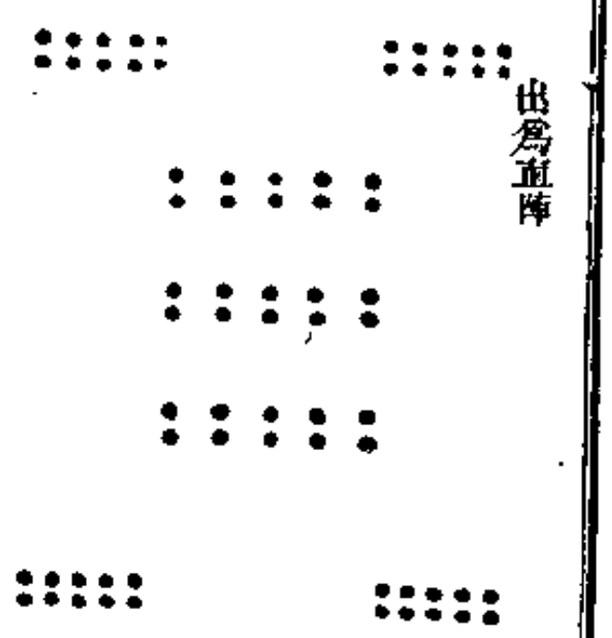
一變爲三疊陣



二變爲方陣皆伏內圖



點鼓各分出引至其地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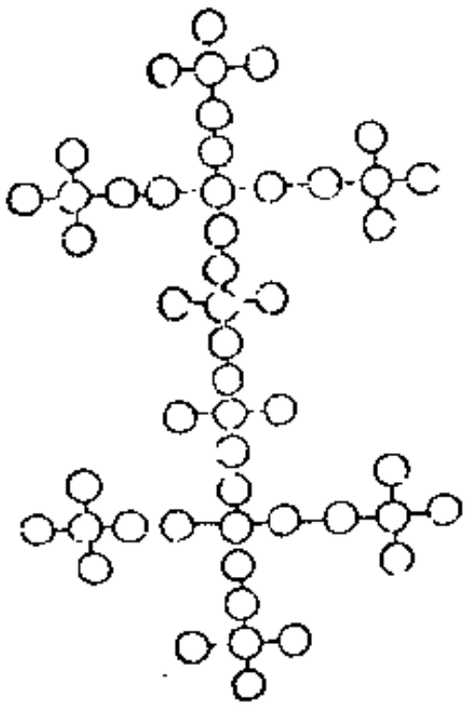
放砲一個立起高招吹擺開喇叭

結伍法

以伍人爲伍立一伍長主之必擇平素相識
者整取面貌足以相見夜聽聲音足以相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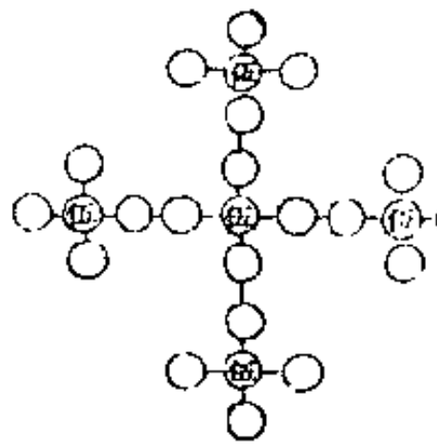
立隊法

以伍層結立隊長居前伍長居中以成
一方縱橫成行古所謂行伍即此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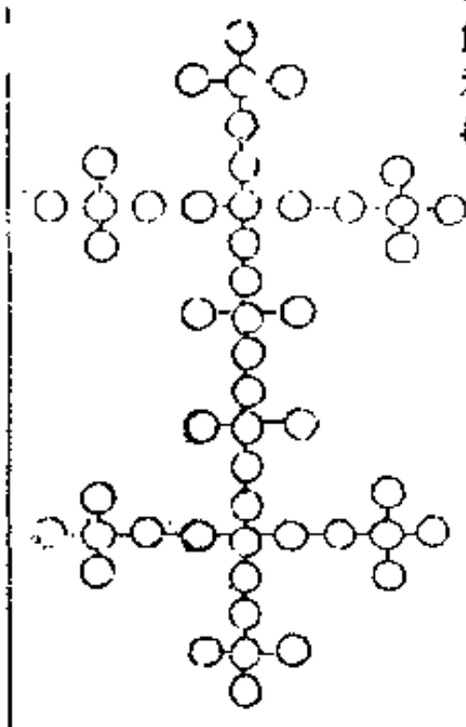
結隊法

以伍二十五人爲一隊定一隊長主之其元首也四伍四隊也四兵者揭指也臨陣立此連形之法如身使臂指是也



結攢法

以四隊爲一攢立一攢長主之其形如井字解之束伍之令古所謂結者如繩之有紐而不可解者也



出征起程在途行營篇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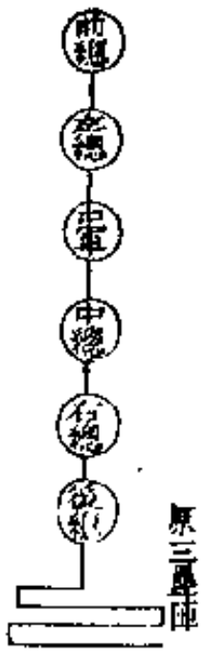
一主將先傳令票箭期會訖不拘時分但閒第一盪喇叭收拾軍裝做飯喫訖點查乾糧一面先將前哨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爲准不拘遠近拆路設二十四塘大約二十餘里以內白人馬聚處通該差塘報一齊令行至一里外或不及但彼此可以相望如視望不真即留住一塘立旗站定別塘再走至僅可望見又留一層只至留到二十四層立完站候聽吹第二盪喇叭中軍擺清道旗出大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第三盪喇叭掌號笛官旗聽發放畢各回哨中軍點驗如一路行則中軍先點大紅旗一面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後總俟各行閒已畢中軍豎高招一竿各部高招俱起如圖一路行兵行則塘報亦行兵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中軍行至寬處放砲一箇各於脚下立定聽起火二枝放砲二箇立起高招二竿即如圖聽二路行看點藍旗則左總由左行與前總頭平不動中軍藍旗伏二總旗亦伏中軍又點黑旗後總由左行與右總頭平立定放砲二箇點竣二路行如路又稍寬中軍放砲一箇各俱脚下立定聽放起火三枝砲三箇中軍豎高招三竿黃旗急點前兩路平開空中一路待中總進入與前左二頭平再放砲三箇點竣作三路行如路再寬可四路行中軍放砲一箇各即於脚下立定聽中軍放起火四枝砲四箇豎起高招四竿前總不動白旗點

動右總入左總之右二頭相平後總入左總之左
四頭相平中軍居其後再放砲四箇起火四枝點
號作四路行如路再寬可五路行中軍放砲一箇
各仍立定聽舉起火五枝放砲五箇黃旗點中總
入居其中再放砲五箇起火五枝點號作擡營而
行如五路欲變四三二一路或四三二一路各因
道路寬狹變行俱如前后變過圖但聽看中軍既
放止砲之後有起火幾枝砲幾箇點某色旗即依
數分幾路如遇賊凡四五路行即變方營待敵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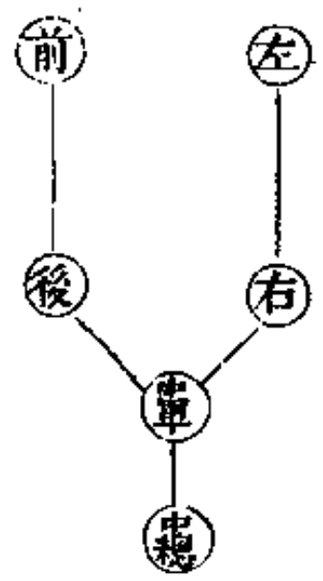
一三路行之際即變照急營前總遙照一總操法
備戰左右後三總即各設伏出翼衝老營分投而
作前兵見報如賊不來迎戰止許伏哨衝營以待
中軍號令不許擅便聽易失事照節制圖式施行
一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有事方開見林木
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
旗煙火開紅旗遇所見之物即捲其高招如道可
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
路行立四面擡營行立五面後部挨隊遙相傳開

一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磨
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一層既磨
各層照前一時俱磨一層退至一層如賊不來復
又立定如賊再追一層又退一層只退至營前斷
不許見賊磨旗之後不論賊之追不追來一齊擁
衆徑回如此軍法示衆
一如賊自塘馬廠內突出與我兵忽遇不及下營者
即下急營我兵即時於所行之地立定近賊
必抽開隊盡數備敵先銃平列打賊次挨牌短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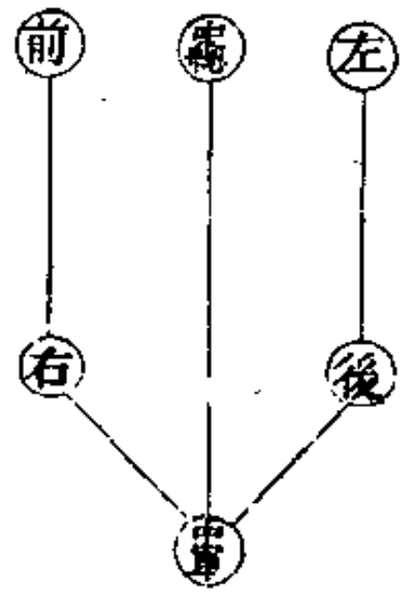
一一路行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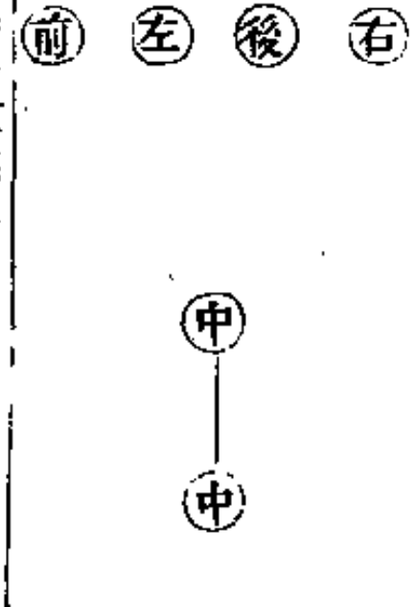
一一路變二路行營之圖



一二路變三路行營之圖



三路變四路行營之圖



一行營該傳接金鼓旗號
一大將旗鼓行軍擺列清道蹕時變敵營圖說
一擺列圖另開在後

一凡有職人員俱全裝披執軍器
軍台犀四面可用四人
大門旗十面每面用人二名
五方旗十五面神旗五面單擺飛虎旗五面五方
擺五行五面一字擺用人十五名
角旗十面每面一名
五方高招正副十面用人二十名
坐纛一面用人五名護纛親兵二十五名
押旗令旗二十四面用人二十四名下營即散營

內督察監軍

金鼓旗四面用人四名

金鼓二副鉦二摔鈸二哨鑼四喇叭四鼓十二箇

二板二細樂八共用吹鼓手三十八名每五七旗

高招一面後護旗各精兵五名共十層用兵五十

名

將馬前

令牌三面官三員

長短兵每排五名共五層通一隊二十五名

馬後

令字小旗牌背招一十二面用馬十二疋親信應

勇員役執之每四人一層分三層專聽督遣牌令

押後兵二十五名各用長短器

一細近路如線則每五人以中一人前後四人分二

層各去一步使不混別層之意前後層各十步

一路寬遠則每層照單擺列每前後各去十五步

一遇賊報正行間中軍聞報放起火一枝砲響一聲

五方大旗內黃旗帥麾主將踏定戰地豎起前後

旗號俱撒來黃旗下四方分出立表每方門旗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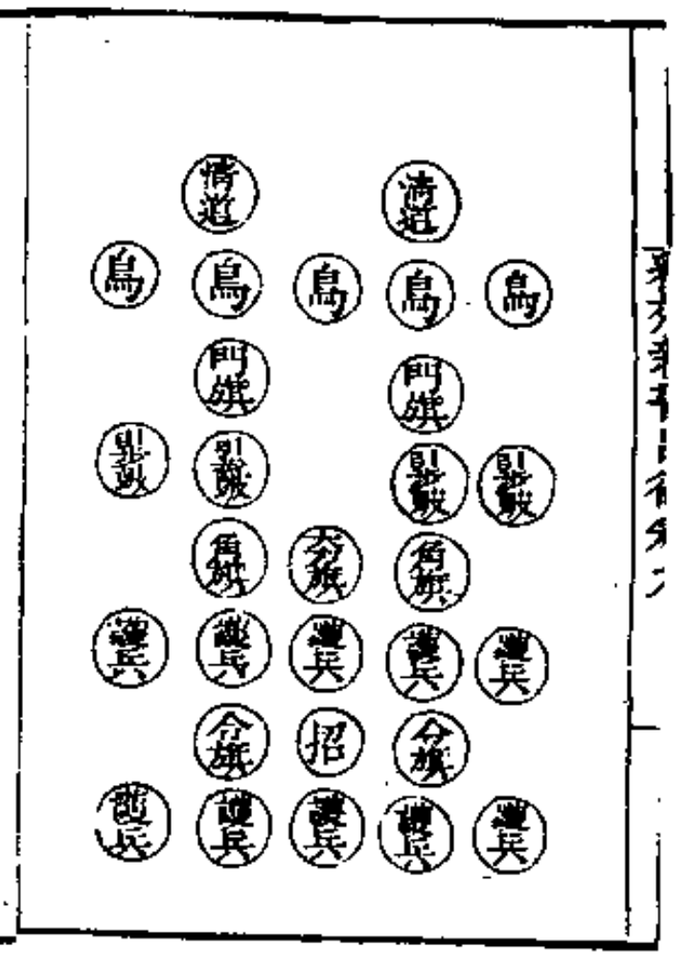
下旗招護兵等役俱隨各旗列方其本方旗居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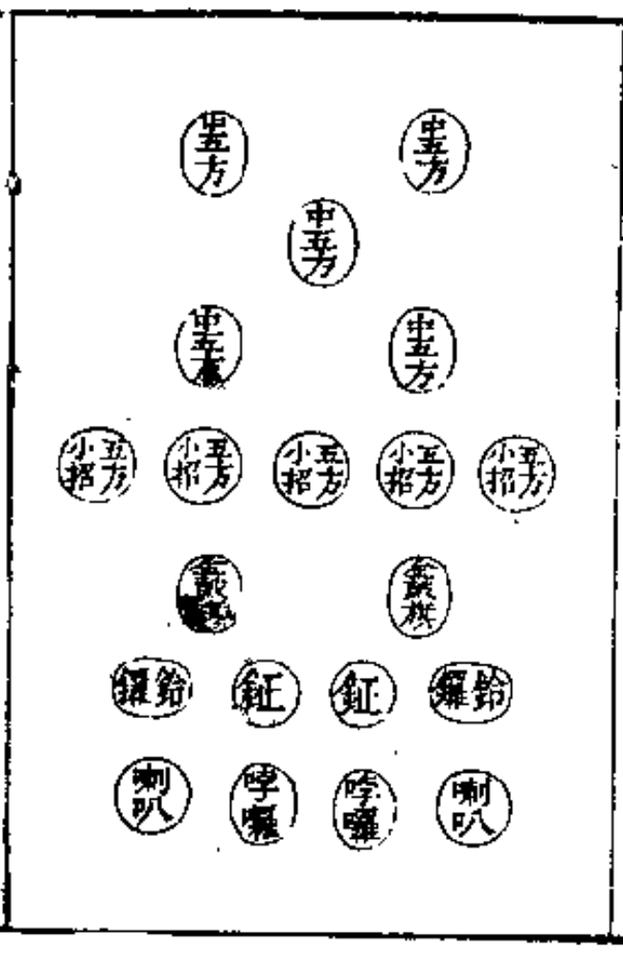
旗之中招居方旗之後招高於方旗方旗高於門

旗金甲旗并金鼓旗領金鼓居將之左右列前兵

一隊居將前令字招旗居將後專聽指麾督兵戰

殺後親兵一隊兩分列於金鼓之外





紀效新書卷九終

長兵短用說篇第十 器械不利以辛予敵手奪搏殺之方徒驅之以刑是無號令金鼓以一其心雖有藝與徒手同也三軍既熟悉吾令則當精乎藝藝與法令當並行而不悖者故以長短兵說爲第九

夫長器必短用何則長鎗架手易老若不知短用之法一發不中或中不在喫緊處被他短兵一入收退不及便爲長所誤即與赤手同矣須是兼身步齊進其單手一鎗此謂之孤注此楊家鎗之弊也學者爲所誤甚多其短用法須手步俱要合一

一發不中緩則用步法退出急則用手法縮出鎗捍彼器不得交在我鎗身內彼自不敢輕進我手中鎗就退至一尺餘尚可殺人與短兵功用同矣此用長以短之祕也至若弓箭火器皆長兵也力可至百步者五十步而後發力可至五十步者二十五步而後發此亦長兵短用之法也長則謂之勢險短則謂之但短萬殊一理

長鎗總說

夫長鎗之法始於楊氏謂之曰梨花天下咸尚之其妙在於熟之而已熟則心能忘手手能忘鎗神而不滯又莫貴於靜也靜則心不妄動而處之裕如變幻莫測神化無窮後世鮮有得其奧者蓋有之矣或祕焉而不傳傳之而失其真是以行於世者率皆沙家馬家之法蓋沙家竿子馬家長鎗各有其妙而有長短之異其用惟楊家之法有虛實有奇正有虛虛實實有奇奇正正其進銳其退速其勢險其節短不動如山動如雷霆故曰二十年梨花鎗天下無敵手信其然乎施之於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欲疎非簡無以解亂分糾非疎無以騰挪進退左右必佐以短兵長短相衛使彼我有相倚之勢得以舒其氣展其能而不至於奔潰兵法曰氣盈則戰氣奪則避是已今將六合之法并二十四勢繪錄于後以廣其所傳

下劄我顛鎗你鎗起我纏搦下你劄我鎗你上劄我提鎗你下劄我攔鎗你起我纏搦下你劄我鎗你上劄我提鎗你一合先有圈鎗爲母後有封閉提擊梨花搖頭救護要分明裏把門外把門閃賺是花鎗名曰泰王磨旗

我劄你你擎鎗還鎗我擎鎗我劄你你攔下還鎗鎗我擎鎗我攔鎗你偏頭鎗我顛鎗還鎗你擎鎗還鎗我擎鎗你劄我我擎鎗閃賺花鎗上你擎鎗還鎗我擎鎗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攔鎗你劄我儘頭鎗我顛鎗閃賺花鎗上你擎鎗還鎗我擎鎗我攔鎗你起我纏搦下你劄我我攔鎗你劄我我提鎗你下劄我我攔鎗你上劄我我提鎗你

你劄我我拏下閃賺花鎗上你拏鎗還鎗我
你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下還鎗我
我搖花鎗乃白蛇弄風
四合先有白拏鎗攔退鎗救護後有白攔進步如猶
捉鼠救護閃賺是花鎗名曰鐵掃帚
搖花鎗乃鐵掃帚

五合先有四封四閉後有死中反活無中生有迎并
接閃賺是花鎗名曰撥草尋蛇
你劄我我拏鎗進步劄你你拏鎗還鎗我拏鎗你
劄我我攔鎗進步劄你你攔鎗還鎗我攔鎗你拏
下我鎗你鎗起我反拏你鎗你攔下我鎗你鎗起
反攔下你鎗你拏我鎗我鎗閃過攔你鎗你攔直
鎗我鎗閃過拏你鎗你劄傷頭鎗我頭閘提住你
反起劄我我攔下閃賺花鎗上你攔鎗還鎗我攔
鎗我搖花鎗乃撥草尋蛇

六合一截二進三攔四纏五拏六直閃賺是花鎗下
遊場撥草尋蛇上遊場秦王磨旗
一接二進三拏四纏五攔六直大遊場秦王磨旗
鐵掃子必無路裙攔鎗伏虎鎗地蛇破地蛇鎗儘
頭鎗破中平鎗中平鎗破中平鎗鎗中王高低遠
近都不妨高不攔低不拏當中一點難遮架去如
箭來如線指人頭劄人面高低還近都看見鎗是
伏腰鎖先劄手和脚疾上又如疾劄了還嫌遲
鎗有三件大病一立身步不正二當劄不劄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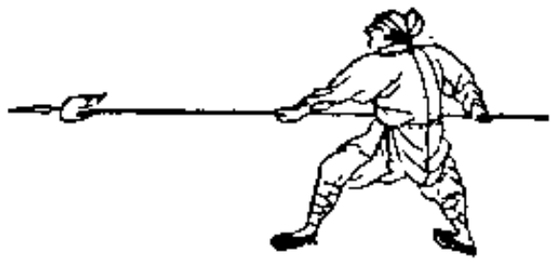
尖不照必上照鼻尖中照鎗尖下照脚尖你鎗發
我鎗拏你鎗不動我鎗劄來得緊去得硬不遮不
架是個空
纏鎗攔鎗破纏破攔中平死復生
一進一退一上一下進步虛下拏還鎗撲
法守法櫂法顛捉校法捉法看法
接法身法坐法遲法六封六閉邊鎗
裹攔白鶴黑鷂白蛇弄風蟒掃等架
花鎗蜈蚣鎗板朝天鎗白牛轉角

一製長鎗法式後手如細則掌把不壯後手要粗
可盈把庶有力後手要把在根盡頭庶鎗身活動
不滯鎗腰要從根起漸漸細只至頭如腰粗則硬
強不可拏腰細則軟而無力雖手法之妙不能拏
打他鎗開去也鎗稍不可輒細要自後漸細方有
力最忌太重重則頭沉不可舉動鎗頭重不可過
兩至妙至妙一製鎗法一鎗鎚式
右鎗桿櫈木第一杷木輕而稍軟次之要勞閑者
佳鋸開者紋斜易折攢打腹軟不可用

巡撫荆川唐公于西興江樓自持鎗教余繼光請
曰每見他人用鎗圈串大可五尺兵主獨圈一尺
者何也荆翁曰人身側形只有七八寸鎗圈但拏
開他鎗一尺即不及我身膺可矣圖拏既大被鎗
開遠亦與我無益而我之力盡此說極得其精余
又問曰如此一圈其工何如荆翁曰工夫十年矣
一藝之精其難如此

夜叉探海勢
乃持鎗行立看
守之法遇敵變
勢應機應用無
不中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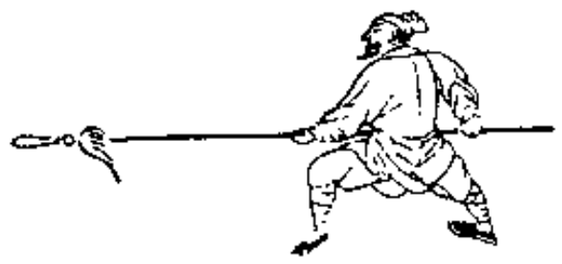
習法



四夷賓服勢
乃中平鎗法爲六
合鎗之主作二十
四勢之元妙變無
窮自古迄今各械
鮮有當其鋒詰勢
莫可同其趨

指南針勢
乃上平鎗法其
類用近乎中平
而着數不離六
合之變有心演
悟二十四勢之
中可破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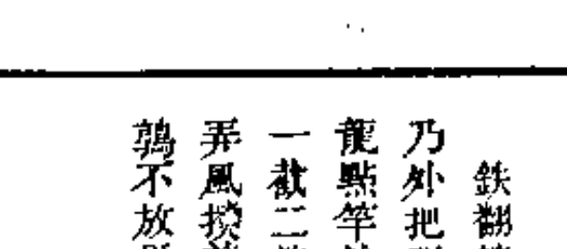
十面埋伏勢
乃下平錬法門
戶緊於上平機
巧不亞中式精
於此者諸勢可
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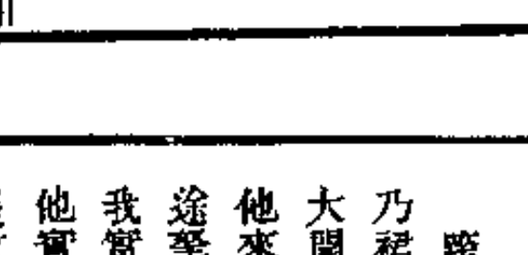
青龍獻爪勢
乃孤鴈出羣槍
法勢勢之中着
着之內發鎗劄
人不離是法

邊攔勢
乃裡把門封閉
鎗法守門戶有
總捉順拏閃賺
上穿指袖股倘
他出馬一鎗迎
抱着凭窘埋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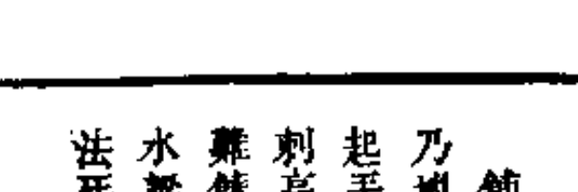
鉄棚竿勢
乃外把門黃
龍點竿鎗法
一截二進蛇
弄風撲着鶴
鴉不放脫



跨劒勢
乃裙攔鎗法
大開門戶誘
他來遂我中
途拏剝他虛
我實搭花鎗
他實我虛捌
退攻



鋪地錦勢
乃地蛇鎗法
起手披挨急
刺高來直撦
難餓若他滿
水潑針穿避
法死中反活



朝天勢
乃上驚下取鎗
法搖旗掃地鐵
牛耕那怕他拖
刀義計

鐵牛耕地勢
乃急搗碓鎗法硬
去硬回莫軟惟有
此鎗無空他能平
伏閃吾鎗就使黑
龍入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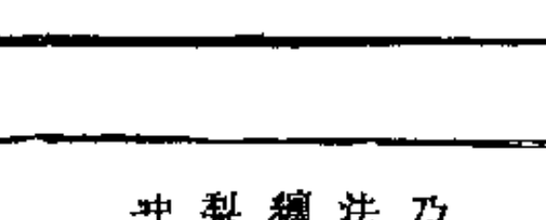
滴水勢
乃提顧之法順手
鳳點頭挨撲中取
巧進勢用騎龍出
可捌迎勇若還破
低勢難同伏地鎗
百發百中

騎龍勢
乃對步鎗法
進有撥草尋
蛇退有邊攔
救護梨花滾
袖似穿梭四
面是鎗密舉
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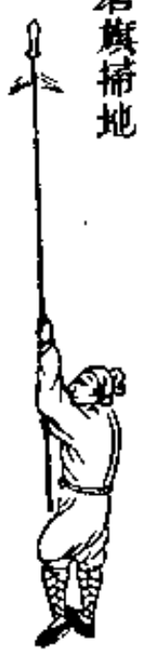
白猿拖刀勢
乃佯輸詐回鎗法
逆轉硬上騎龍順
步纏攔崩靠迎封
接進弄花鎗就是
中平也破

琵琶勢
乃白牛轉角鎗法
上來鈎肩進挫中
來滾剁採拏好下
來提檔快如梭得
手青龍獻爪

蠶猫捉鼠勢
乃無中生有鎗
法進步虛下撲
纏賺伊銷動使
梨花過壓挑天
冲打



太山壓卵勢
乃鷹捉兎之法勢
雖高發身中變異
任他埋伏地蛇冲
我又磨旗掃地



美人認針勢
乃儘頭鎗法好
破地蛇防他順
提起手鳳點頭
披閃認直戳

蒼龍擺尾勢
乃掤退救護
之法電轉風
回驚散梨花
閃賺

鴈鴻門勢
乃她後鎗法身
進閃坐刺攔捉攻
上超曰六直妙在其
中用長貨短用短貨
長此藝中妙理短而
長用者謂其可禦彼
長長入短不中則反
爲長所誤故用長以
短節節險嫌就近身
只餘法便不老彼見
我長安心欲使我進
深無用我忽節節短
來彼乃智屈心違倉
卒使彼對我不及此
用長之妙訣萬古之
秘論也

伏虎勢
乃六封鎗法
斜倒硬上如
風退閃提攔
纏提他如壓
卵又朝天戳
掃迎封接靠

推山塞海勢
乃長槍法高來搖旗挨捉低來鉄牌顧提中來如箭有虛眞可用鉄牛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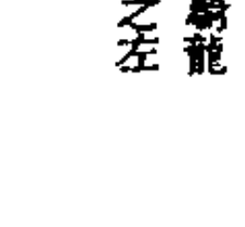
鶴子撲鵪勢
乃撥草尋蛇槍法高接雖用纏拏逸中拔擦直過倘他棚退把槍還滾手中平一剁

太公釣魚勢
乃磨旗槍法諸勢可敵輕挨緩捉順敵提拏進退如風剛柔得體

千古有國長二色其來尚矣主衛而不主刺國初本加以革重而不利步以藤爲牌近出福建銃子雖不能禦格而矢石槍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在南方田塍泥兩中頗稱極便其體須輕堅密務使遮蔽一身上下四旁無所不備用牌之間復有所謂標者所以奪人之目而爲我之疑兵所賴以勝人者也牌無標能禦而不能殺將欲進步然

後起標勿輕發以敗其事牌刀用於發標之後以殺敵非長利輕泛則不能接遠其習牌之人又須膽勇氣力輕足便捷少年然後可授之以此置於行伍之先爲衆人之藩蔽衛以長短之器爲彼之應援以之臨敵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進退左右無所不利此藤牌之功用也今將牌勢之可錄者繪說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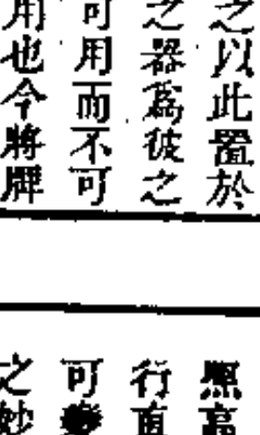
一習藤牌人牌一面內用大藤爲骨以藤篾條條退藤纏聯每面隨牌標鎗二枝腰刀一把其兵執牌作勢向敵以標執在右手腰刀橫在牌裏挽手之上以腕抵住待敵長鎗將及身擲標刺之中與不中敵必用鎗顧撥我卽乘隙徑進急取出刀在右腿牌砍殺一入鎗身之內則鎗爲棄物我必勝彼矣但擲標後而倉皇不及取刀長一大病其製短兵更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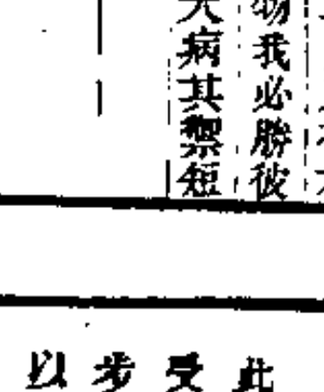
右牌用藤云云木牌皮牌皆類此用

右標鎗或用稍木細竹皆可但前重而後輕前稍粗而後稍細爲得法

開扎衣勢
此起手勢也
黑高管下橫行直進諸勢可變有躲閃之妙



斜行勢
此乃直來橫受之法動偏步上便騎龍以進入之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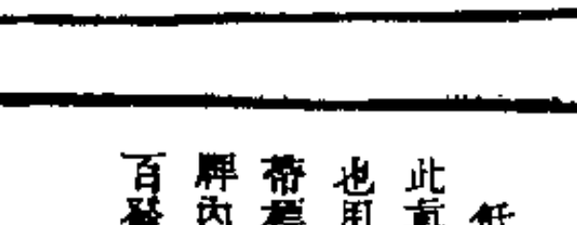


此仙人指路勢
乃看官之法扣
步直進直退諸
勢可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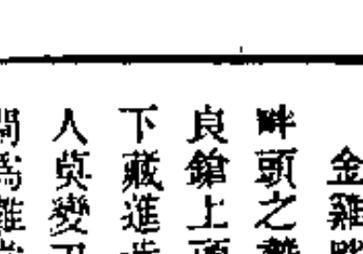
滾牌勢
此勢隨滾進以
製人之右先進
刀後進牌疾速
如風爲妙

雙步勢
此乃騎龍如
探馬刀前牌
後誘人來轉
過牌來刀在
後低平坐下
靠和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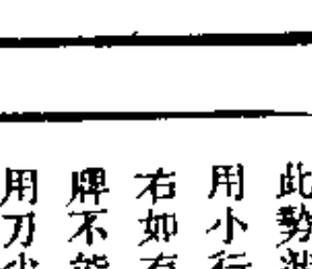
低平勢
此眞正對敵勢
也用推步須要
帶標一根身在
牌內標步齊進
百發百中



金雞畔頭勢
畔頭之勢最爲
良錦上頭從牌
下藏進步如風
人莫變刀銓牌
閪爲難當



埋伏勢
此勢進步甚速
用小行或左或
右如有鎗戳在
牌不能脫手急
用刀尖將牌借
力頂開急進絕
妙



一試牌跳牌舊法聽鑼聲爲度覽牌如壁閃牌如電
起伏得宜翻身下露身滾牌下露足惟牌能殺敵
能藏身用之乃拒勁敵以衛兵也大士星牌歌覽
牌砍刀上步再覽牌砍刀背牌擊刀絞絲步回撤
花蓋頂收了出牌見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出牌
戳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閃馬牌歌曰戳牌再戳
牌砍一刀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下又砍一刀
又復一刀又砍一刀又復一刀翻身上小跳翻身
下

狼筅總說
狼筅之爲器也形體重滯轉移艱難非若他技之
出入便捷似非利器也殊不知乃行伍之藩籬一
軍之門户如人之居室未有門户扃鍵而盜賊能
入者雖然得人而用之則可以制人不得其人則
制於人矣干將太阿之利使童子而持於國門之
外則必有徂背而奪之者何也其所能華其所使
故也凡用狼筅須要節密枝堅杪加利刃要擇力
大之人能以勝此者勿爲物之所使矣然後以牌
盾蔽其前以長鎗夾其左右舉動疾齊必須又鉏
大刀接翼然筅能禦而不能殺非有諸色利器相
資鮮克有濟兵中所以必於用此者緣士心臨敵
動怯他器單薄人膽搖奪雖平日十分精習便多
張皇失錯忘其故態惟筅則枝梢茂盛遮蔽一身
有餘眼前可恃足以壯膽助氣庶人敢站定若精
兵風雨之勢則此器爲重贅之物矣

中平勢

此勢前弓後箭
陰陽要轉兩手
要直推步如風
天下莫敵

騎龍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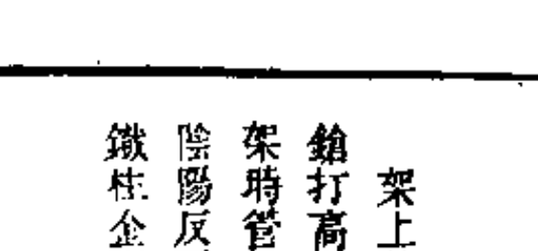
閉門之法上騎
龍下閘高槩大
有功誤若當前
披一下勸君跟
快腳如風

釣閘勢

鈎法由來阻大門
小門披下向前奔
若遲他使低來勢
閘挫憑君利便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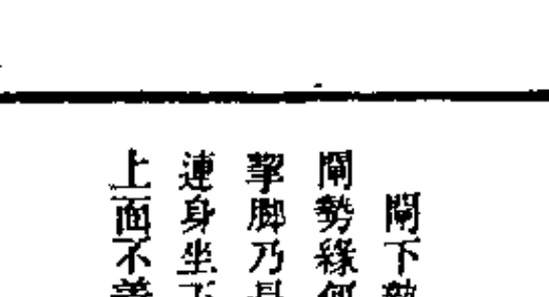
架上勢

鎗打高來須用架
架時管上又管下
陰陽反覆腳如風
鐵柱金剛也徵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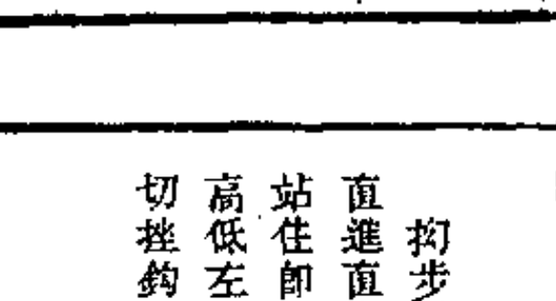
閘下勢

閘勢緣何要挈腳
挈腳乃是起步法
連身坐下向前冲
上面不着下面着



拘步退勢

直進直出君須記
站住即是中平勢
高低左右任君行
切挫鈎閘毋輕易



短兵長用說第十二

夫叉鈀棍鎗偃月刀鈎鎗皆短兵也何則彼之鎗一丈七八尺我之器不過七八尺若如浙江叉鈀之法俱手握在頭下其手外頭柄通不及二尺長一棍不過六七尺又欲兩頭雙使而兩手握開所剩棍頭不過尺餘彼之長鎗閃閃而進疾如流星我就精熟只能格得彼鎗不中入我身耳及其我欲進則彼原進我又內不深一縮又復在外我不

得撥定彼鎗使無反手如何敢進如此終日我無勝理短兵利在速進終難接長持久即爲所乘必如總戎公俞虛江之法則所執叉棍鈎鈀皆有六七尺在外彼若以長入我必須進深五尺被我一格打歪即用棍內連打之法下下着在長兵上流水點戳而進彼先進我五尺我一進又有五尺是得一丈之勢矣被我連打勢不得起欲抽脫去豈能便抽一丈一入長兵之內則惟我短兵縱橫長兵如赤手同矣藤牌腰刀本短中之短也而必用標鎗亦即短兵長用之法也夫藤牌用標非取以殺人蓋彼以鎗器持定我牌無故不得進故用標一擲彼以顧標而動我則乘勢兩入彼若不爲標所動則必爲標所傷我亦有隙可入短兵長用之法千古奇秘匪欺人也

一用棍如讀四書鈎刀鎗鈀如各習一經四書既明六經之理亦明矣若能棍則各利器之法從此得矣

一總訣歌　以下錄校總戎俞公劍經

中直入剛十二柔
打殺高低左右接
上剃下滾分左右
手動足進參互就

總訣歌

剛在他力前
彼忙我靜待
柔乘他力後
知拍任君翻

一總訣歌

兩手要直
後腳要直
遍身着力
天下無敵

一習鈀簡步十進足如環無端進一足中平當大壓又進一足小壓又進一足壓步又進一足大壓步又進一足高小大當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

步步進前

一習鈀簡步十進足如環無端進一足中平當大壓又進一足小壓又進一足壓步又進一足大壓步又進一足高小大當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高大當又進一足

步步進前

一習步法

中平起大斜壓他大飛天我轉角趕上壓他再大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小飛高我小高直當即小壓下他再小飛高我大高直即當大壓下過小他抽直殺來我再大壓過小他入我大上角我用身力轉角超上壓收低他再入我大上角我轉角對手直殺去跳回一步他打來我伏回即趕上大起一掃下再跳回中攔止大壓小壓已粘他梗即大進上鑽步他

小斜壓
大斜壓

觀不能如能
生疎莫臨敵
後手須用功
遍身俱着力
動時把得固
打環急進鑿
步步俱要進
更有陰陽訣
請君要熟識

一習步法

起中平　推牽
旋手　進五步殺

直打直挑進五步殺
滴水獻花步殺
穿後手馬前雞啄進三步殺
馬前斬草進三步殺
打沉讓他先起穿後手
吊前抽回　三腳並進五步　殺進
大門趕棍走
洗　倒頭　直打　直起磕

跳進原位

總步目

扁身殺　丁字回殺
跳退三步原位

腰刀挑打
跳退三步原位進打

抽回
跳退原位

直破打剃大翦　小翦　揭那手　力上翩
身　滴水獻在　弔翦　下起接

讓高低俱有大起棍從小門去打他手不論中不中須急退丁字回他決進我小門來傷我此時我一進壓剃落打他手一侵他二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急退丁字

一步急大進步弔翦他手急收回原勢立他進來

打我我就大門下起接他一大剪急變扁身中攔
殺
一兩人小門對打對揭須急變急變時勿使他揭着則不及矣大
門下起接大剪或順勢打中攔殺或於揭時即用小剪
變大剪中攔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不進前腳不折後腳不能勝須利順勢
折腳卽是進門之法
一兩人大門齊對打我且將棍提在高處腳抽回些些遲斯
須進步壓打下卽進變扁身中攔若我打去他棍
提回讓我我須勿將棍尾打下只進步對他胸喉
直殺去
一我從大門順用單鞭壓深入他用力來抵若迫近大
剪我離了子午若迫近我急抽就下面過小門掛
他手上一殺或急抽過大門則走急變大剪殺亦
可飛鳳箭
他手上一殺他用小剪我一揭一殺又一大剪扁身
門剪殺或又過小門倒拳若未迫近卽打下小門
作敗狀
一我從大門順入他用力來抵大剪我離了子午我
大進步就小門急起滴水去捧他如前第三問者

一我起流水漸進他決來打我手我將腳坐下直對
他手一捧或殺皆可又他來打我手我從小門一
揭接或大門一起接要在我右手前七八寸之間
與他棍尾相磕一響爲度二門起俱繼以剪急變
扁身中攔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棍尾在地下讓他先起穿他小門
手上須兩手捧高使他打不下
一兩人大門對打我讓他先起就揭他小門用小剪
變大剪卽殺殺若他小門來壓我急就下面過大

門剪殺
一兩人大門對打他弱我用強他強我弱讓兩在高
讓他先打下我便進壓兩在低讓他先提起我使
進接連打殺李欽師父每每用此二步
一喜鵲過枝有四他直高打來我將棍抽過大門讓
他下隨用大剪一也他直平打來我坐腳過
門讓他下對胸殺去二也他直平直殺或打來我打後腳
枝進步小門殺他三也平直殺或打來我打後腳
卽順勢大門剪殺四也以上過枝俱在下面過入

他棍二尺卽過
一治伏棍低棍須用小剪離他手前一尺之間他急
過大門我或揭進打亦可飛鳳箭急變大剪殺亦
可又我小剪他他抽走我急進步
起高棍打須在他手上小門
一他打來臨身在小門則趁棍走一打在大門則走
馬回頭丁字步一打順棍上一殺又一大剪扁身
中攔殺
一大門接兒棍有五扁身中攔接一也高捧接二也
下起磕三也我棍罟橫離前手一尺磕他一下五也
四也待他打將到身用手前一尺磕他一下五也

揭用小剪如纏門殺過大門結尾或將身抽退他打來
我就大門下起接剪他殺結尾
一凡起手要打要殺俱要在他門內一尺之間來可
將手勢發盡待他趕來傷我他手勢已盡此時或
大或小或剪或揭或自大下起接各將他棍太了
然後進步扁身中攔結尾無不勝也法曰後人發
先人至知此決不可一發便要傷人徒使自勢發
將盡爲他人反傷戒之戒之
一棍初交則下起者有勢棍深入則上壓者取巔
他變馬前斬草我且大進一步硬用手
力他棍自輸
一小剪是棍中至要人所不疑者
一凡棍動時須要把得極堅固方有力
一凡大小門直破打不分粘他棍不粘他棍務對他
手直起直落任他揭打或我揭打他我棍亦不離
他身五寸卽離亦須卽直
一凡日間將棍一打一揭自習打揭俱要有聲久則
自有力高不過目低不過膝

一凡小門殺須在他手上方無後患大門亦然
一三腳時打須要習有大又定四打要習
一彼抽退勿急追彼急進勿遠離
一膕力爲上彼手力丈之前手力又丈之
一棍提起手陽殺去及打去俱手陰陰陽最要識
一凡小門殺來待來將到手丁字同一揭折進殺則
中矣
一下哄待他剪向上直符送雷殺上大門哄或打他
伏下小門殺或伏下待他來一揭殺更妙

一我將棍器高器侵入他來接我即丁字步滾下殺
一他起高攔打我折進大門將他棍尾或半棍敲下
進齊眉殺須知有順勢隨時切不可沉自棍
一凡進殺須急丁字回頭速方穩
一大門高哄殺去四五尺他來抵壓我回頭率進殺
小門亦然
一梗直大門哄殺去四五尺待他來抵剪就剪他大
進殺小門亦然須知有順勢丁字回頭亦可
一侵他三四尺低打低揭連幾下待他忙時大進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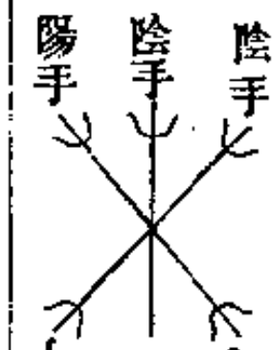
棍進殺
一梗直哄殺去四五尺任他打或揭我就尋他虛處
大進殺去
一凡他棍來我避他抽退我急隨殺極妙不急不可
去
一我大門高進入丁字率伏下他趕來我一率揭進鑿
一我打棍後繼以殺殺後大門即當採洗洗而後殺
小門須小率
一兩棍相交他抽回伏地開小門我直棒慢慢指去
待他發殺然後揭率或就進殺他
一他直殺來我直殺去我將脚折過分分將手反陰
陽蓋殺去（莫非後發先至之意）
一他將棍打下丁字回頭伏我就移脚去就他棍尾
連打連揭使他忙直進殺
一凡兒棍打來我順勢敲一下就扁身中攔兼大健
連連疊革進去破雞啄亦是如此
一兩人大門對打連幾下待他忙時急抽回讓步大
進步打

一大門起高棍打移步盤山托
一擊定直符送書大小門托避他打
一直陽手殺去陰手打壓下大門殺臨手待他剪過
小殺一坐低閉四門
一將棍滾他一下侵入他自然提起須再一敲將他
棍疾盡然後殺須記得疊疊敲他初教滾手直入
次教大粗打揭亦要直後教輕率順勢待他動即坐腳剪下
身二三寸之地全用折腳
又用閃退法又有跳退法前足先起或齊起要知
採與率不同
要在哄使虛乘之
一破直殺有七一步閃要打二步折腳二步滾二步
流水
一我扁身入深此時不顧性命了只兩目認他胸前
棍上空急穿上棍下空急穿下
一他大迴枝小直符指去一步他小過枝大我亦直
符指去一步
一凡直符殺不得他棍尾

一我過枝小門用盤山托亦可用直符步亦可
一大哄過小待使來小壓急過大剪殺盡哄多則容
易也剪而後殺則無後患也中有順勢須知之
一凡進殺先軟後硬今後勿用打
一破高攔務先順率後剪殺（殺去待他落門轉）要知順率與
剪不同
一殺在小門待他來即過大門剪後殺如小門先率
後殺之理但須防他回頭率他回率我又過去小
門
又曰盤山托大折過小
一直入打剪他臨手一殺待他剪過
一對棍低入小門一小揭小剪殺或待變
一他躲打揭我對打二步對手殺大進待他打下大
剪或殺
一我大入他過小門我就坐進前腳就他棍中滾入
然後大打進殺
一他滴水我對他手慢慢指去待他動即坐腳剪下
進鑿

一小門有揭亦有大揭與獻花不同
一他坐低我正好折過小門打
一凡將棍直指慢慢侵入待他動欲打我我就殺他
他欲殺我我就進打他手
一何嘗叫人勿打要哄他棍來就我打若打他棍着
響一聲便可進殺
一何嘗叫人勿殺要哄他棍開殺去勿使他打着方
可殺深殺後在大門即洗小門即揭率
一但凡接高棍須防他盤山托就坐下小剪
一他大門單鞭坐腳直滾入殺我折進前腳過大門
直待殺他
一俯身揭順勢剪急接打未如俱要習熟
一鈀對刀他入我四角我四下不相粘後手起高殺
出（自思扁身中攔殺要）扁身中攔兼大健丁字步他起高我就趕上
剪後手高平胸去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揭務要小剪又要疊疊抑
去大亦然手動時即下定四步門戶方密
一他打來我打去他起我對手穿入小門隨將兩手

捧高手動時即落定四步寸寸打上隨他小門殺
小門壓大門殺大門壓他起大高趕上剋要就殺
或先接後殺他起小高趕上大接或揭小剋
右此一步乃棍中之正兵不能離此以取勝者也
不能勝亦不能敗
一打時須記得進殺千萬千萬
一大門迫他壓低我抽下過小門如殺狀他決盡力
來小壓急急抽過大門剪殺此步極妙
右此一步高打來亦要如此哄急齟剪殺且鐵牛
入石我揭起打下他方揭起我就抽他手邊過入
剋打亦可
一雙人大門對打他力雄我急變丁字步打用身壓
之然後變
一他小門殺來急我坐進前腳就他棍中滾入連剪
二三下然後殺
一把大門空起勾下勾步絕妙又有下流水勾不又
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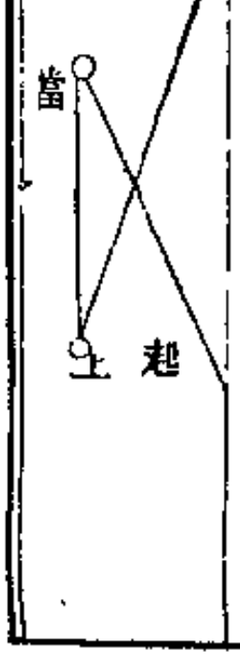


一對手直起對他身打落如是走離大併直是為上
好
一他刀下來我或大門流水勾迫或小門流水俱不
又他刀如棍用須繼以對手大請起又起勢時就
去赤
可

一大門扇出他刀尾伏回待他來不拘他刀高下俱
對他身直起他不來若近或他刀不高亦請得起
若不出他刀尾就將刀壓下對面直起有閃身
一小門陽手扇下陰手請起凡請起如不著即急對
他身他刀扇下大小門皆然
一他刀中攔直來我直就上壓下中攔有拔步可順
勢轉角步又有鈀過他身將他身勾來
一我出中攔鈀他直打下我將鈀抽大門起上壓落
如我用棍步須勿使他打著

一凡他起我亦起他落我亦落俱要隨他
一凡又起他逆對須順他勢或左或右落凡下又起
亦然須知步步進腳
一凡被他刀入角即便坐退後腳稱起
一凡我伏回他只中攔立不來我就偷後腳進去深
扇入有哄
一他高攔打下我就大門揭起不用陰陽手只直揭
起則我在上而彼在下矣他若將棍如打下而不
打下當我揭起則彼下則我輪矣總不外棍深入
在上者取巔若我棍打沉了他打來我用別步皆
不及只直硬起妙
一把棍堅把住用身勢提頭慢慢侵入他大門來我
大門接一下只離一寸他小門來我小門接一下
只離一寸待他何門來我盡身入
一鐵牛入石我打去他揭起我將棍尾勿墜就將棍
尾倒株上一下即大剪他手或即打他手他打來
我揭起即入殺他小門極妙極妙
一凡接他大剪雞啄妙皆如此

一直磕一聲就殺去不用拔剋亦甚緊矣惜無困从
人棍之法大低用拔剋為是
一凡左右門打來俱用手前一尺改他棍尾凡左右
門殺來俱用棍尾改他手前一尺蓋他打來勢重
必須吾手前一尺方接揭得他住他殺來手輕又
要過枝必須用吾棍尾改他手前一尺
一學到上下高低硬軟直破打上下接俱是一手法
方是有得但直破順勢打是一套去接是做二節
去初學未易語之後手初曲後直硬處須悟得前
手肌須悟得
一我單鞭上他過小門若深入即用直待送書殺若
他入淺則不可恐他揭起只用趕上直打凡殺來
大小門皆如此例
一凡過小門殺來我就行過小門就他棍尾對手直
打下若變過大門殺來我就行過大門就他棍尾
對手直打下妙妙
總有三節
接高攔一肌磕一拔後手一尺剋一隻殺接低打
來亦然
一直磕對打肌磕帶抽後手剋相連後進殺
一入中攔只用一肌磕帶畧拔剋五寸一進殺若未
侵入他棍未必亦用拔用手一尺剋下進殺
一踏過他小門進入如前法但自棍橫勢送進上中



此當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贊之曰我朕他俏前手直當後直加拔有神在中學到此一貫乎萬矣千千萬萬步俱有拍位

一轉陰陽不可太早臨時一下乃不費力明之明之折脚不如直入

右李良欽之傳學到此一貫乎萬矣

右劉邦協之傳中間有拍位不用拔剃洗落只撒手殺則又緊矣但無困疚人棍之法大抵前用拔剃爲是小門亦然

右在偏頭關時得之教師林琰者其詩曰壯士執金鎗只用九寸長日日打一轉好將見閻王

三教師原來合一家

一千言萬語不外乎致人而不致於人一句李良欽之所以救得急者都是前一下哄我去然後轉第二下來接救故救得連故能勝也

一不外乎後人發先人至一句不外乎不打他先一下只是打他第二一下

一俱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只要快便又要似進實退而後進則大勝矣

一俱要習上攔大小門剃下攔大小門剃下攔小門剃頻難須用功習之

一兩人大門對打對迫忽然變大解兒猛打下甚妙甚妙兩人對雞啄亦如此變

趣也

一滾剃後須早趕上當剪去他棍然後殺記之記之

大小門皆然是他低平面殺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磕相連而進彼從何處殺將來微乎神哉破金鎗第一法也穩面能勝習之習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實不打下待他

盡力揭起力使過了即趕他棍剃下

問如何是順人之勢借人之力曰明破此則得其至妙至妙之訣矣蓋須知他出力在何處我不於此處與他鬪力姑且忍之待他舊力畧過新力未發而急進壓殺焉我想出發然後乘之所以順人之勢借人之力也上乘落下乘起俱有之難盡書鈎刀鎗棍千步萬步俱是乘人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八箇字妙之至也妙之至也前言拍位都是此理

一小門進對打須斟酌用之恐力大之人一挑打我走難離矣大抵小門只是哄他不真打他或殺爲時取力口訣

一但凡打敲採洗俱用後手功夫故棍不用提起高今之欲用力打人者惟恐棍提起不高打不重蓋只是有前手之力無後手之功故耳

一伏問之鎗俱是哄我殺去他即起彈殺我也記之記之

一全書總訣只是乘他舊力畧過新力未發八字耳

一俱要習上攔大小門剃下攔大小門剃下攔小門剃頻難須用功習之

至妙至妙此又是我朕他俏之秘旨語到此則不能復加一言矣

一兩人大門對打對迫忽然變大解兒猛打下甚妙甚妙兩人對雞啄亦如此變

趣也

一滾剃後須早趕上當剪去他棍然後殺記之記之

大小門皆然是他低平面殺來我棍在高遂坐下量離了手前一尺與他棍磕相連而進彼從何處殺將來微乎神哉破金鎗第一法也穩面能勝習之習之

一他打下我揭起我哄他欲打下而實不打下待他

全不看見他是鎗是刀只認定對他手前殺他身
而已若他打來亂時必須忍畧退回坐足下中平
待少頃他來即用磕手法進自勝總是以靜待動
以逸待勞道理微乎道理微乎李長欽每每如此
一大門大侵入磕小門不可大侵入挑大門大侵入
磕則彼必疎無疑矣小門若大侵入挑恐彼力大
挑不起則難救矣若挑起一響然後大侵入打他
又俱妙
一他棍起就進步直當去不待他打落低攔亦然
一大剪下起手要直平不曲
一但凡先一下打他棍他自然提起再趕上直當大
做中要有順勢
一剃後待他起進步直當
一齊打下讓他起趕上直當如紀步
一小門更勿直擊只哄他棍起就過大門直當剃打
一兩人對雞隊大進步趕入對棍尾剃又起進殺待
他起直當去
一打忙時須要認空處殺

一對手鎖去須他棍上
一打到中間忙時須記得收下再起
一我打他接我須不與他接着只是埋下引他打下
我起接則我為後發先至
一我打不與接着即轉小門挑起進打亦是後發先
至之理
一把到中間他打下我接起我勿打下他決再起即
急再直當去則他自敗也
一我入被他打覺敗即急跳退記之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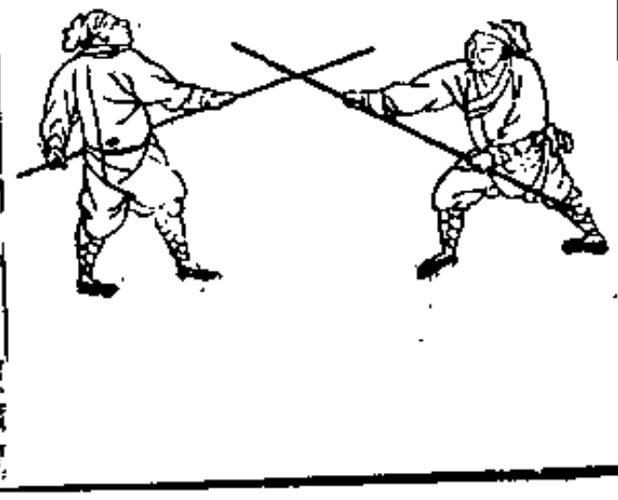
一師父初假意殺來或打來我或接着或挑着決不
宜貪心就進去傷他待他動我再或接或挑進去
傷他
一打認棍打咱認棍剃認棍剃入認棍入挑認棍
挑凡舉手俱要認他棍若認人不認棍之說是彼
棍已敗開了只管認人坐去也
寧鎗頭就去求贏
一將棍頭低穿入他棍下或左邊一起一剃或右邊
一起一剃起要有響為度總是一理

一咱足脚去手去剃是脚去手同
是脚去手同
小當 小壓
紀法 四者相連如環無端後
乎紀之用其止於是乎
大當 大壓
一凡直當之後打下不如進脚坐頓下打下則自勢
盡他反當我頓坐下則有有餘之勢如他再起則
再當之大小門皆然
一凡紀遇軟殺人須照我原大扇趕為第勢容易服
人凡遇破進步起用入須不離分寸如今所製紀
譜入他為穩
一大門輕打他棍下他用刀來抵即丁字步大進打
彼自屈矣
一大當大頓坐小當小咱坐他大壓我偷過小咱坐
他小壓我偷過大頓坐千步萬步此段盡之
一今以後打步少只是當久他棍前後盤他
一千言萬語總是哄他舊力過去新力未發而乘之
一紀所以終對不得鎗刀者鎗有哄紀哄不得人也

一響而後進進而後響分別明白可以語技矣
一山東河南各處教師相傳楊家鎗法其中陰陽虛
實之理與我相同其最妙是左右二門拿他鎗手
法其不如是撒手殺去而脚步不進今用彼之拿
法兼我之進步將鎗收短連脚趕上且勿殺他只
管定他鎗則無敵於天下矣
向見純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處已備載劍經內
逐令註明無容再贅其最妙者只在一得手之後
便一拿一戳如轉圓石於萬仞之山再無住歇彼
雖習藝勝我幾倍一失勢便無再復之隙雖有師
家一敗永不可返矣不惟棍法雖長鎗各色之器
械俱當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教長鎗收明效極妙
極妙
己上劍經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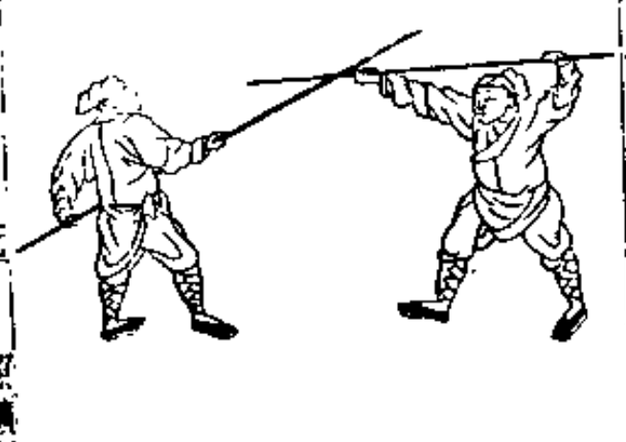
偏身中攔勢

大當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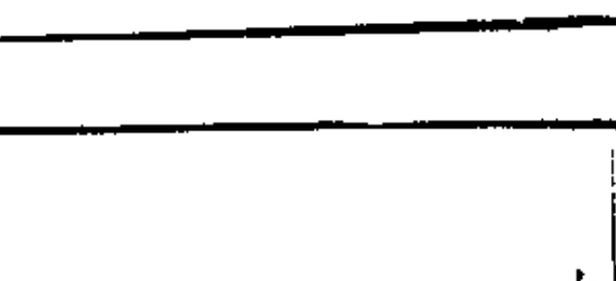


大頓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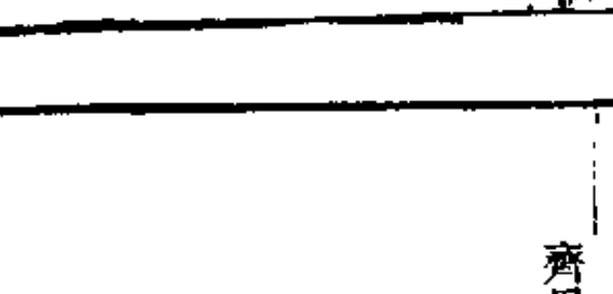
倭人捧盤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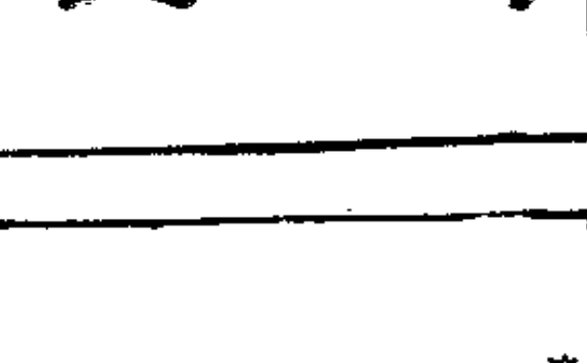
大平勢



齊眉殺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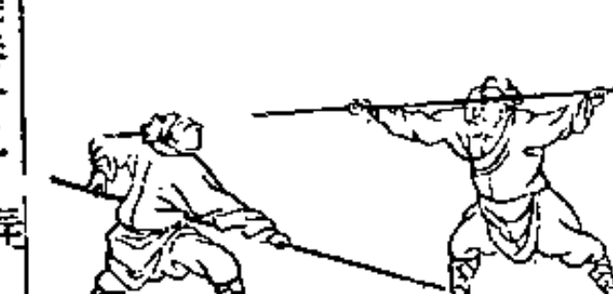


滴水勢



直符送書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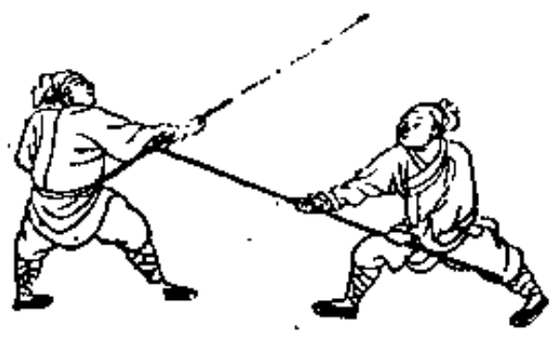
走馬回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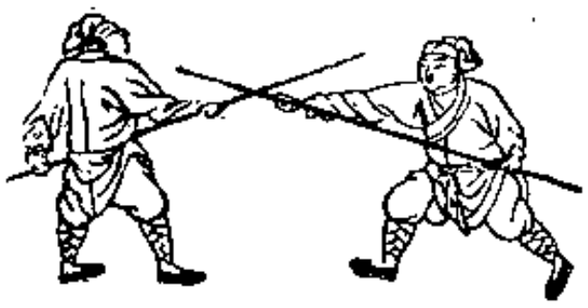
上剃勢

劍頭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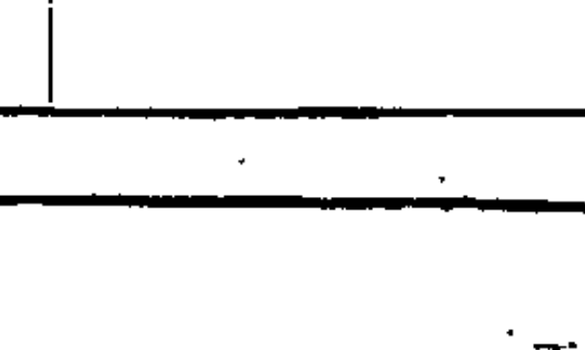
下架勢



閃展剪勢



下接勢



紀效新書卷十三

射法篇第十三

一烈女傳云怒氣開弓息氣放箭蓋怒氣開弓則力雄而引滿息氣放箭則心定而慮周

一量力調弓量弓制矢此為至要也故荀子曰弓矢不調斡不能以必中孟子謂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射家要法

一持弓矢審固審者詳審固者把持堅固也

一凡打袖皆固把持不定

一凡矢搖而弱皆因鏃不上指也

一法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鏃同於無目此指字乃是左手中指末知鏃者指末自知鏃到不假於目也必指末知鏃然後為滿必箭箭皆知鏃方可言射

一審者審於弓滿矢發之際今人多於大半矢之時審之亦何益乎

一審者今人皆以為審的而已殊不知審的第審中之一事耳蓋弓滿之際精神已竭手足已虛若卒然而發則矢直不直中不中皆非由我心使之也必加審之使精神知易手足安固然後發矢其不直不中為何

一射法中審字與大學慮而後能得慮字同君子於至善既知所止而定而靜而安矣又必能慮焉而後能得所止君子於射箭引滿之餘發矢之際又必加審焉而後中的可決欲知審字工夫合於虛字工夫玩味之乃得

一大指壓中指把弓此至妙之古法也決不可不從

之

一馬弓決要開至九分滿記之若七八分亦難中也

一馬上射把箭須以箭二枝連弓弛把定又以一枝中弦掛為便其有以箭插衣領內或插腰間俱不病記之記之

一場中射須要業業恐不中決不可有一毫自放之意都如無監射各宜在上都如平日自射一般慢慢一枝如鈒過一枝一枝如何不中

一凡中的之前可取必者皆自從容閒暇中能必之未有忙忽而可取必者忙忽而有中者亦幸耳

一凡射至五矢之外猶未中的更要從容審決不可因不中而自忙若忙則六七八九矢更無中理也

一教騎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流電滿開弓急放箭目勿瞬視身勿偏坐出弓如懷中吐月平箭如弦上悬衡

一步射箭法曰箭者殺人於百步之外者也射者必量其弓量其力無動容作色和其肢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引之自在但力勝其弓必先持滿射之先近而遠此不易之法也大端還要學壯滿射遠及到然後自近求準非如一人自未開弓便止射三二十步

凡射或對賊對把站定觀把子或賊人不許看扣目瞬射不及避面制於人此眼法也

凡射前腿似撇後腿似擡隨箭改移只在後腳左眉尖直射右腳尖丁字不成八字不就射右改左射左改右二句正中的之妙此是法也

凡射前手如推泰山後手如握虎尾一發主定前後直正慢開弓緊敵箭射大存於小射小加於大存其前手加意其前手務取水平前手撇後手絕二句射之元撇一撇一絕正相應之妙一齊着力使兩臂搏伸合則箭疾而加於尋常數等矣此手法也

凡射頤惡傷引頭惡却垂胸惡前凸背惡後傴乃身病之此身法也

凡射法箭搖頭乃是右手大食指扣弦太緊之故是無名小指鬆開之故學射者有扣弦太緊之故是無名小指共牽於此病射時用小草梢一寸用無名指小加於大存壓手心箭去而草不墜即箭不搖擬矣

凡對敵射箭只是箇麤大力定勢險節短則無不中人無人能避矣此狀形容不出大端將弓扯起且勿盡滿且勿輕發只是四平架手立定則勢自險矣必待將近數十步約我一發必能中敵必能殺人至死或患將切身或為賊先鋒一中而收利十倍則節自短矣馬上之賊只當看大的射不可人諺云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頭是也

凡馬須要平日道飼養時調度縱閊聽令進止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腳從耳下齊出後兩腳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矣故馬者人之命胡馬慣戰數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

實握射圖

此法弓滿左肱直如弦而弓斜如月前平如頭

掌心推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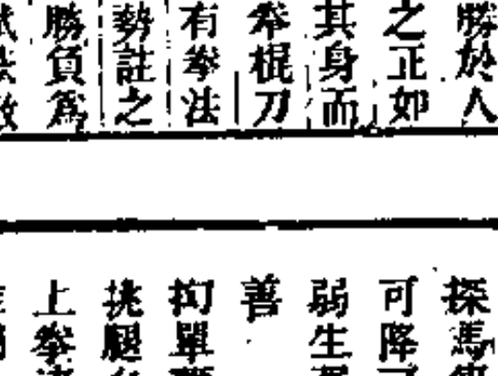
此法弓滿則肱之曲心對下肘平如衡而弓須兼八分平勢

紀效新書卷十四

拳經捷要篇第十四此藝不甚預於兵能有餘力則亦武門所宜習但之不能强者亦聽其所便耳於是以此爲諸篇之末第十四

拳法似無預於大戰之技然活動手足慣勤肢體此爲初學入藝之門也故存于後以備一家學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脚法輕固進退得宜腿可飛騰而其妙也顚起倒插而其猛也披勞橫拳而其快也活捉朝天而其柔也知當斜閃故擇其拳之善者三十二勢勢勢相承遇敵制勝變化無窮俗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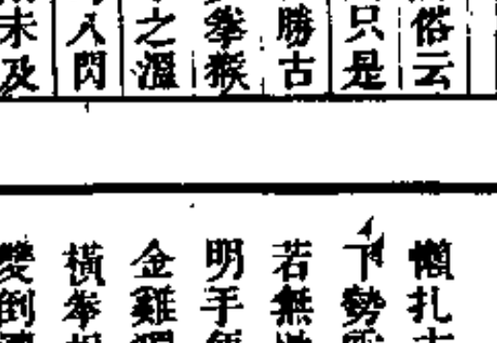
微妙莫測勢爲眞焉人不得而窺者謂之神俗云拳打不知是迅雷不及掩耳所謂不招不架只是一下犯了招架就有十下博記廣學多算而勝古今拳家宋太祖有三十二勢長拳又有六步拳猴拳四拳名勢各有所稱而實大同小異至今之溫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鎖二十四棗採馬入閃番十二短此亦善之善者也呂紅入下難剛未及綿張短打山東李半天之腿鷹爪王之拿千跌張之跌張伯敬之打少林寺之棍與青田楊法相兼楊氏鎗法與巴子拳棍皆今之有名者雖各有所取然傳有上而無下有下而無上就可取勝於人此不過偏於一隅若以各家拳法兼而習之正如常山蛇陣法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身而首尾相應此謂上下周全無有不勝大抵拳棍刀鎗又銃劒戟弓矢鈎鐮挨牌之類莫不先有拳法活動身手其拳也爲武藝之源今繪之以勢註之以訣以啟後學既得藝必試敵切不可以勝負爲慨爲奇當思何以勝之何以敗之勉而久試世敵



這是藝淺者戰必定藝精古云藝高人胆大信不誣矣

余在舟山公署得參戎劉草堂打拳所謂犯了招架便是十下之謂也此最妙即棍中之連打

懶扎衣出門架子變
下勢雲步單鞭對敵
若無勝向先空自眼
明手便



金雞獨立顚起裝腿
橫拳相兼搶背臥牛
變倒遭着叫苦連天

探馬傳自太祖諸勢
可降可變進攻退閃
弱生强接短拳之至
善

拘單鞭黃花紮進橫
挑腿左右難防搶步
上拳連勞揭沉香勢
推倒太山

七星拳手足相顧挨
步逼上下提籠罩君
手快脚如風我自有
攪衝勞重

到騎龍詐輸佯走誘
追入遭我回衝恁伊
力猛硬來攻怎當我
連珠砲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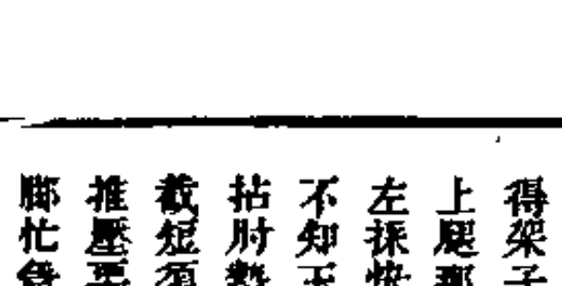
懸腳處餌彼輕進二
換腿決不饒輕趕上
一掌滿天星誰敢再
來比並

邱劉勢左搬右掌騎
架腳入步遭心擲更
拳法採馬均打人一
着命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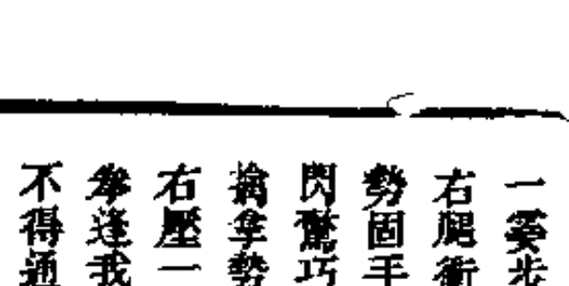
下推勢再降快腿得
進步靴靠無別鈎脚
鎖管不容離上驚下
取一跌

埋伏勢窩弓待虎犯
圈套寸步難移就機
連發數腿他受打必
定長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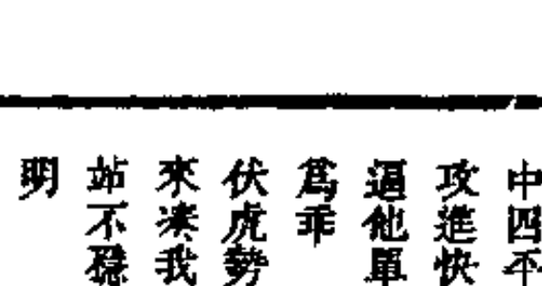
得架子捨步披掛補
上腿那怕他識右橫
左採快如飛架一掌
不知天地
拈肘勢防他弄腿我
截短須認高低劈打
推壓要皆依切勿手
脚忙急



一要步隨機應變左
右腿衝敵連珠恁伊
勢固手風雷怎當我
閃驚巧取
擒拿勢封脚套子左
右壓一如四平直來
拳逢我投活恁快腿
不得通融



中四平勢實撐固硬
攻進快腿難來雙手
逼他單手短打以熟
爲乖
伏虎勢側身弄腿但
來凑我前撐看他立
站不穩後補一跌分
明



省地能下盤腿法前
揭起後進紅拳他退
我雖頻補衝來短當
休延
朝陽手偏身防腿無
經銷退退豪夾倒陣
勢彈他一脚好教他
師也喪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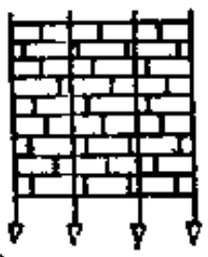
腿翹側身換進快腿
走不留脊追上穿庄
一腿要加剪勞推紅
騎虎勢那移發脚要
腿去不使他知左右
跟搶一退施矢手剪
刀分易

拗臂肘出步頻刺掀
下掌摘打其心拿鷹
捉兎硬開弓手脚必
須相應
當頭砲勢衝人怕逼
步虎直攛兩拳他逼
閃我又頻蹤不跌倒
他也忙然

順驚肘靠身攛打滾
快他硬遮攔復外絞
刷回拴肚搭一跌誰
敢爭剪
旗鼓勢左右蹤逼近
他手橫劈雙行絞靠
跌人人識得虎抱頭
要躲無門

紀效新書拳經卷十四終

夫南方田水界地雨濕不可用車我兵卒然遇敵緩急無家可依賊皆洞見知我無拒禦之備是敢盡力向我一遇奔城全軍退走其布城之法不惟緩急可恃且足張疑使賊忽然舉目無中生有眼前皆是遮映造次便不得知我立此主何意且不得便知我布裹虛實外既立有拒馬蒺藜以為禦而復有布城遮映至有誤為真城者緩急之間便不敢輕易近我營壘如果賊人瞻料其情我已備之久矣為銃俱向城而伏賊如來敵必須先取去我蒺藜拒馬攻取之間彼外不能視內而我可由布城視外便打銃戮鎗射弩無不復宜一絲之限足禦金湯如賊亦打銃我則將各兵綿被再拾一牀於布城上又可禦鉛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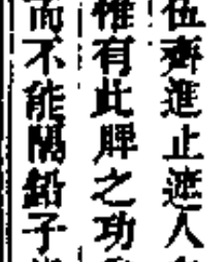


布城圖之形

計法每一隊變立為鶴翼陣該平去第二小隊一丈五尺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為一柱共用柱四根用布五幅上用淺色畫界碼石

一器具除武經總要圖象之所有人人可能者不備外今將武經總要所無及武經之所有而今不知用者併開于後

一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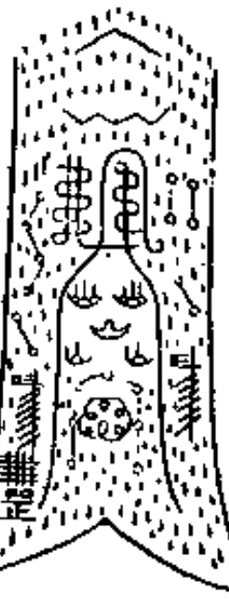


右鼓架相似三根一束長五尺徑各一寸五分上用扁鐵頭下用鐵銷每一架立地二尺五寸一小隊相接該六架隨在取大木斷其中一義藜繩連利於收起

每一小尺一箇每一步六箇為一繩俱用繩申入竅心中而出每一小隊前面下五層共計十五根俱用皮帶以行

牌法造牌記牌符咒各有大例日期

正面



背面

此物有效法或用皮靴或用輕木而外加以竹用釘者最利急則擲之地下可以當釘板阻險其符法乃兵來厭勝之術備我士心而疑敵者也非真以此為恃後人毋惑之而為所誤凡兵所帶繩串人髮或用畜鬚或用皮漆或用竹水而尖其肴余曾復其智慮博采萬口之說盡以製造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皆不能遮衝鎗子未有勝此法

之其法長五尺橫闊二尺

歇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架前堵鉛彈釘板可攜路

歇壁無他奇易用人所蓋綿被覆子水格上耳固一時從便之法然不若所製剛柔牌四五十步之外可以遮衝鉛子鏃試無失然近至三十步亦要打透但鉛子銃必是遠放定無一二十步可放之事今開法于後不立圖者祕之也其法以輕木為長恍中用一箇牌身如木牌大先用生牛皮二層釘之皮裏用好氈綿三斤用布序為一袋貼牛皮之裏用分水薄綿紙每二張裝裝幅為一毬挨行擺之又用氈綿五斤序布袋一幅裝之四邊竹釘定固通用灰漆四明裏面布處用油厚塗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計費五兩以上只苦于價意而官司不能禁耳除此之外或以鐵為鋒或云用鬼毛人髮或用畜鬚或用皮漆或用竹水而尖其肴余曾復其智慮博采萬口之說盡以製造之方所費不知幾百金而竟皆不能遮衝鎗子未有勝此法者也

硬木作架高七尺闊六尺以舊綿絮被掛上架前堵鉛彈釘板可攜路

第一生牛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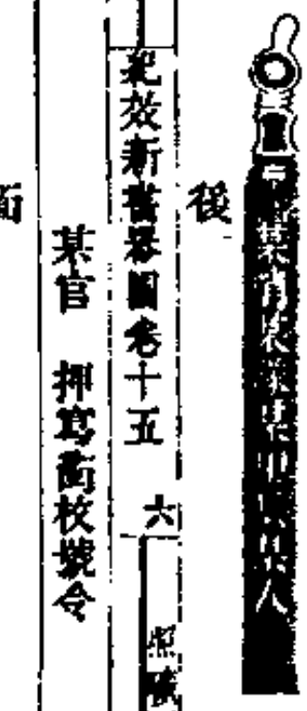
乙層內用好
大蘿稿布納
乙層
第三薄桑
皮紙毯一
層箇擺棉
袄

第四層好
舊綿納布
一層蓋裏

以上通用灰布漆油最忌水入坐隊給賞

衝枚

竹篾四寸長五分開上書隊甲兵勇親臨官押油飾掛頸靜砲聲各咀枚肅靜代圖枚而用更可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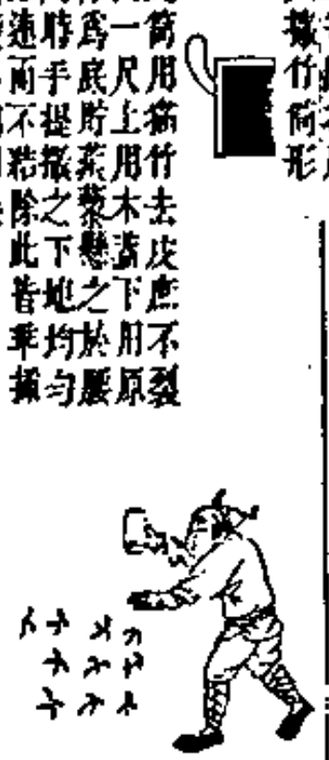
後

紀效新書卷圖卷十五　六　點識圖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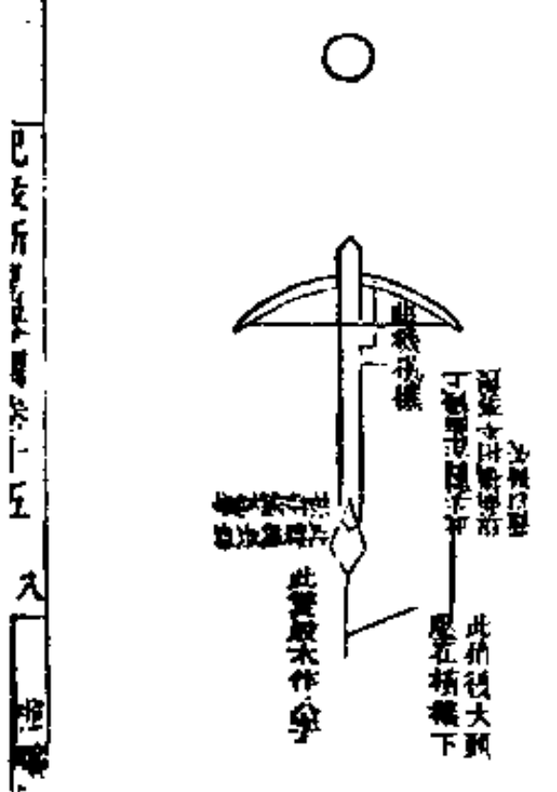
鬼箭

鍊蔡藜蒿汁炸染毒藥鐵鏃曰鬼箭散地以誘敵守險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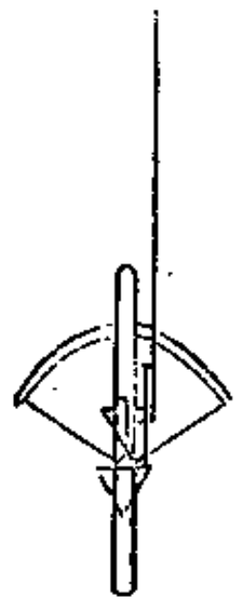


人撮竹爲形

此箭用猫竹去皮庶不裂長一尺上用木鎖下用原箭爲底貯蔡藜懸之於屋用時手提撮之下地均勻且速而不粘除此皆乘擒蔡藜不利明矣



此張起弩形



同

此弩機下鐵尖必斜著右肩在

北京弩俗謂鐵

紀效新書卷圖卷十五　七　點識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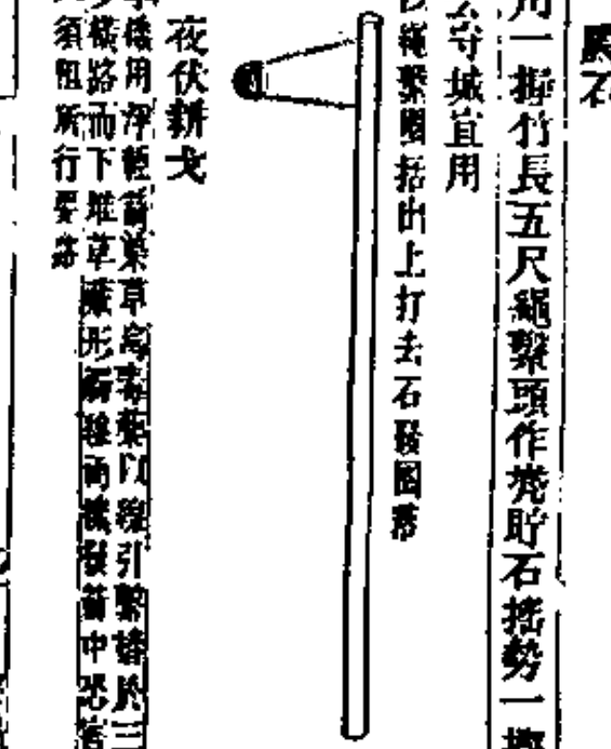
長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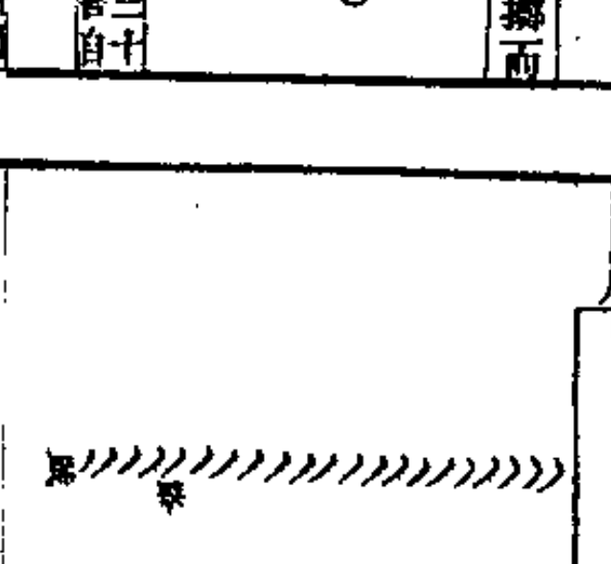
用一擡竹長五尺繩繫頭作梵貯石指勢一擲而去守城宜用

以繩繫頭指出上打去石發圖帶

夜伏耕戈

擊機用淨鐵鋼業草綁寄藏形跡路而下堆草隱形跡路而進兩旁有人須阻所行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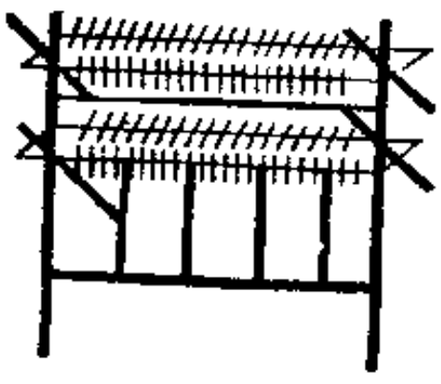


近來賊用長竹先打而行則機發於人足之先弩又無用今當多用如百弩連成數丈其機只在向我處弩盡頭下之候彼走進踰弩將盡處就長竿先發其機則不能退出數丈矣又當分作三四箇機渠能打發其一機即謂盡發矣而不意又有未發之機也尤妙若三五弩而擺丈餘地則無用且未必矢矢俱準着人身恰得正好也

紀效新書卷圖卷十五　九　點識圖

木城

用大小木爲骨扇闊五尺高蹀五尺夾木二道貫大竹釘浮於拴上約可二人負之而行經重適均在城上則立在梁口防夜襲登在兵中可肩而下譬立威



放鳥銃法式

放銃之法先將藥預裝各小竹桶內約銃口一容幾錢鉛子一枚即每桶裝藥幾錢藥多則鉛化藥少則子無力先裝藥入銃用搠杖送實方下鉛子一枚又搠杖送下至藥際將火門取開用另裝細火藥傾入鳥銃火門內向上振搖藥入線門將火門閉之以火繩安入龍頭前手托銃架中腰後手開火門即拿銃架後尾人面妥架尾之上用一隻眼看後照星對前照星前照星對所打之人用右手大食指摳鬼向後鬼又落在火門藥燃銃響

鳥銃之中準在於腹長而直火藥之不奪手在於前手拿在銃腹照放之直在於兩手俱托執銃身而無歪火之誤鉛子之利在於合藥之方其神機銃用木馬繁而多誤勢難再發遇銃手執後尾其重在前一手歪火眼不能照皆不及此銃之妙而速也

一製合鳥銃藥方

硝一兩 磺一錢四分 柳炭一錢八分

通共硝四十兩磺五兩六錢柳炭七兩二錢用水三鍾舂得絕細為妙秘法先將硝磺炭各研為末照數兒合一處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杵舂之不相木杵舂可萬杵者舂乾加用石舂者恐有火也每一相舂可千杵乾取日晒打碎成水一碗又舂以細為度舂之半乾取日晒打碎成豆粒大塊此藥之妙只多舂數萬杵也大端如製合好製法相類若添水舂至十數次者則將一撮堆於紙上用火燃之藥去而紙不傷如此者不敗

鳥銃後門形

入鉛矢只將人手心擎藥二錢燃之而手心不熱即可入銃但燃過有黑星白點與手心中燒熱者即不住又當再加水舂之如式而止

火門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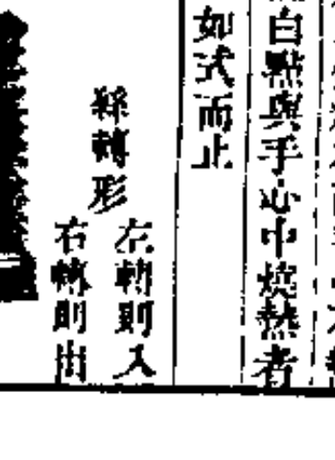
前口形

鳥銃分入之圖

銃架形

鳥銃龍頭式

架內擱鬼形



其鬼所勾處不出

側立外形

側立裏面擱鬼形

一造鳥銃之法後門有螺絲轉者此銃腹長放過後內常作濕二三日要洗一次用搠杖展水布一方黜水入洗之如鉛子在內或尅大門等項取開後門絲轉以便修整最為易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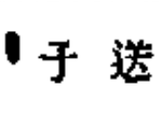
一行禁之內鳥銃雖速準而力小難禦大隊難守險阻難張威武佛狠機又大重難於扛閣今以臆創一器名為賽貢銃既無下木馬延遲之艱又不坐後其鉛子猶將佛狠機之大其聲勢可比發貢其速即可比鳥銃每五百人之中用以五六門以備守路截險甚妙

一銃式

銃長三小尺內口約容半勫鉛子藥在粗腹不可過鉛子送至腹口方好即如此平队地下隨其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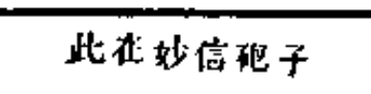
近加墊頭高並不用木馬等類此器之利者亦以項長而鉛子合口故也

送子形



一子母砲

此用驚營或夜間遠遠放入賊壘少停於賊壘中銃發無制之兵鳥合之衆奪氣之處勢必潰恒我得乘之此器最妙



一裝放子母砲法

銃內裝藥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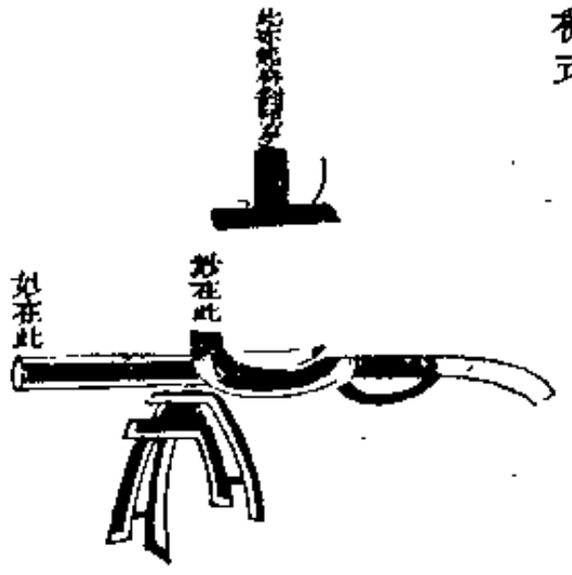
其法以藥裝入一節節以原裹紙鐵一箇中穿藥線紙錢如此裝至鉛子鐵管止

粉一寸送入銃內又裝一箇藥入藥實又用以穿

紀效新書卷十五 十七 照牒關

此砲用木信雕成螺絲轉形為渠以藥線隱渠裹足下露線一節在底上露出信之上用稍粗信外卷紮與子銃口合乃將好藥入瓶入分將信送入口即將瓶覆向下搖搖按入其信若仰瓶裝信則信底有藥放時藥催信出而瓶不破響惟覆裝其信則將信務入到底庶底下無藥藥在週圍信線燃入藥乃作破子瓶其放時先用木馬將大銃裝畢以瓶入上大口先點瓶線燃入木信不見即點母砲線打去若瓶線點早母線大長則瓶不出口

佛狼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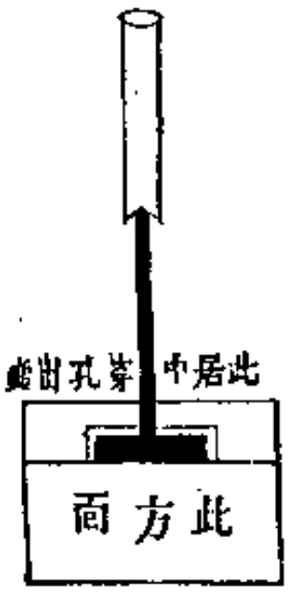


而響矣若點瓶線太遲未及燃入打去則閃風而滅矣又有一法共拴一線居中點火終是不齊還是兩點為妙

小則出口輕而無力歪斜難準今法止用鉛子預將鉛子照子銃合口微大一分製就用時入藥之後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鐵送捍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銃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馬煩難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鉛子合母銃之口緊緻直利便速成功凡鑄銃之法子銃口大則子難出要破母銃母銃口大而子銃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為精器也切記切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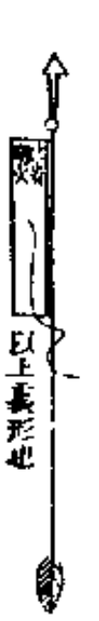
夫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此器之利也大端造法有二或造成用鐵鏃線眼或用鐵捍打成自然線眼但鏃者不如打成者妙鐵易而打成費手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其肯緊全係於線眼眼正則出之直不正則出必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每箇以五寸長言之眼須四寸深捍要直而去頭二寸稱平銅要勁羽長而高稍筒用樑紙閒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此物最不耐久故也

自然打成線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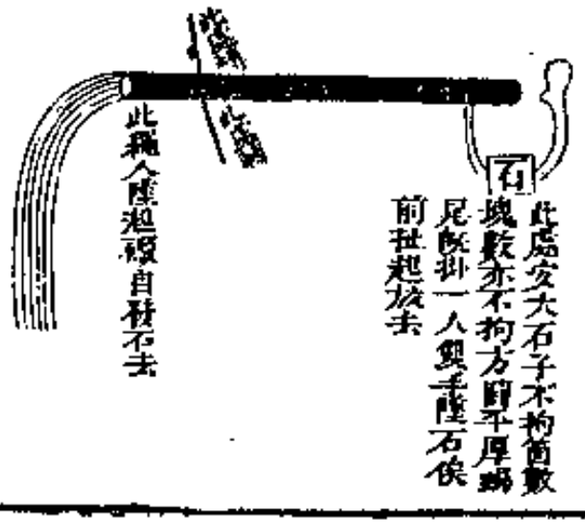
前頭式中脊要厚兩邊要長而利為佳

頭上將虎蓋至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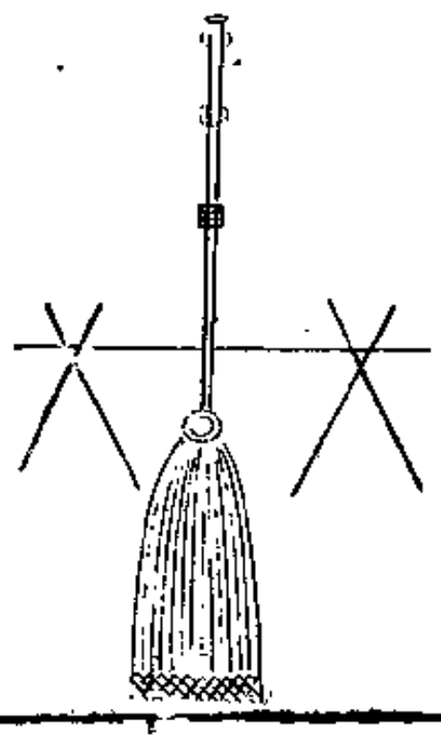


一砲法武經雖載而獨行砲單架者甚明鮮有人能悟之故重開明其勢此為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乏之資

每繩長如梢之體不必拘定若干條但能舉其梢可矣每繩用二人扯之



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清道

旌旗金鼓圖說篇第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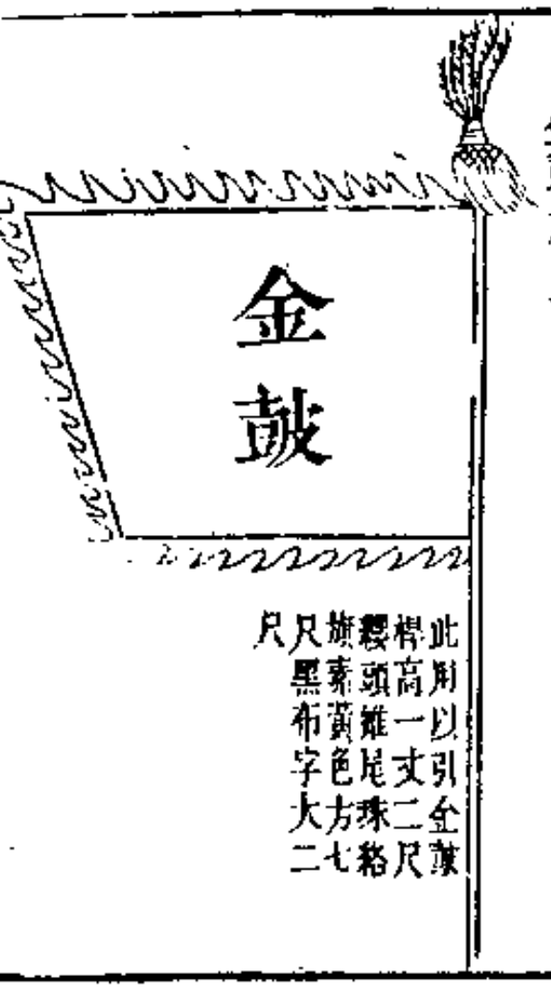
各將所先旗鼓而已近見東南人不知兵旗無法制率如兒戲或輕難視遠或重難執巡方色混雜不可辨認而臨陣分合更與旗無干聽兵用手遥后為哨聲都以旌旗為指麾隊之具金鼓為飲宴之文至有大將名冒而亦烏合縱橫一毫兵士紛沓一隊數色一陣數令以勝負付之自然以進退付之無可柰何吁可勝嘆哉予故不得已而繪此頒

文以取識畢亮之亮之

右清道二旗軍行持衆之前以清途路操習則遮掌號笛執在馬路引官哨隊回營旗桿長八尺用木葫蘆或葫蘆上加以錦頭亦可方四尺藍色邊用紅色

領送官哨隊回營旗桿長八尺用木葫蘆或葫蘆

金鼓旗四面



此用以引金鼓桿高一丈二尺纏頭繡尾珠絡旗素黃色方七尺黑布字大二尺

飛虎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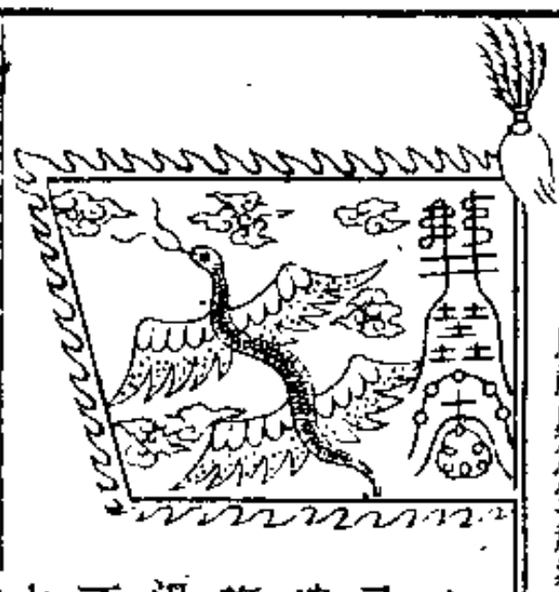
此立轅門擺營五方各照方色桿高一丈三尺旗方七尺邊用黃色

門旗五方各二面

豹尾旗二面

右旗所立之處再不容一人擅闖出入非有主將號令旗箭召放擅入者不問官員大小人等軍法拒拿　桿用堅木長九尺頭用利刃旗用絹裁折曲畫豹尾形闊幅雙折長七尺

方形旗五面　桿各高一丈五尺以四面四方立表其之所視以爲生起進止左右前後周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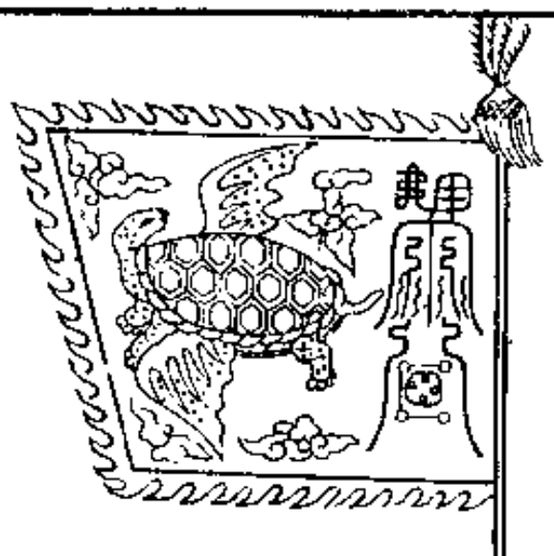


中央黃陵五炁戊己丑辰未戌其神蛇其色黃　旗心方五色黃色邊紅火以生土也不可用藍爲邊犯木剋土

東方青陵九炁甲乙寅卯木其神青龍其色藍　旗心藍邊黑爲水生木不可用白犯金剋木

南方丹陵三炁丙丁巳午火其神朱雀其色紅　旗心紅邊藍爲木生火不可用黑爲水剋火

西方咬陵五炁庚辛申酉金其神白虎其色白　旗心白邊黃爲土生金不可用紅犯火剋金



北方元陵七炁壬癸亥子水其神元武其色皂　旗心黑邊白爲金生水不可用黃犯土剋水

五方神旗伍面　東方迅元帥

此與前大五方旗同用一相犯除邊方五尺桿高一丈五尺纏頭牙格

南方關元帥

中央王靈官

西方馬元帥

北方趙元壇

五方轉光旗五面各照方爲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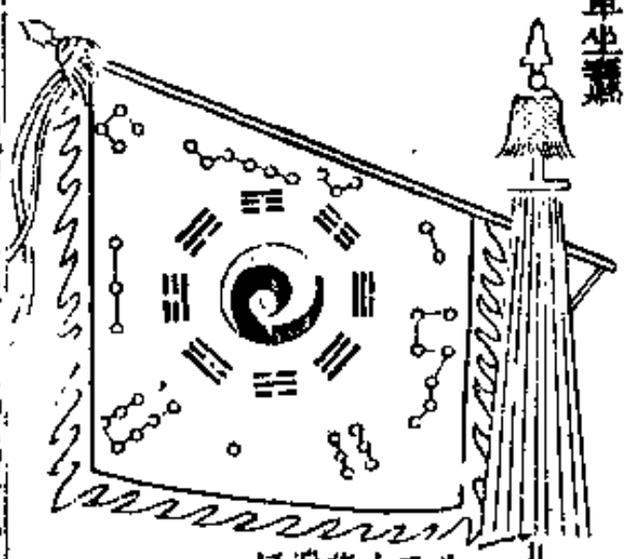
此用在將臺上行則靈主將以爲外表五方之應外表視此爲準止立伏桿高一丈五尺邊與旗幅同色用綵綢二幅長四尺生面上長旗身有半旗頭調三尺帶加五色自下相用雉尾纓絡

五行旗 金木水火土五面各照五行之色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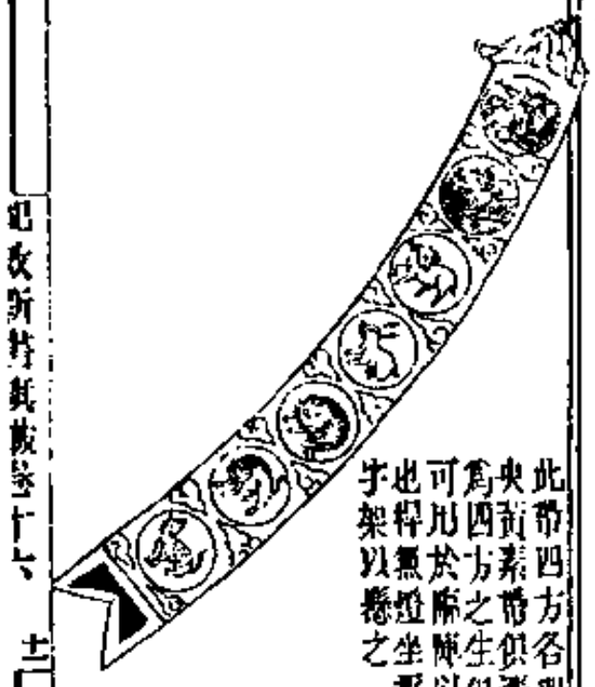
此乃出征之旗代轉光旗之用也桿用長鎗桿旗照字色疊同本旗之色底純而可遠方五尺不用彩畫黑旗上用白粉爲字倣皆黑字旗頭用鎗頭以便出征整潔色純不混衆目

中軍坐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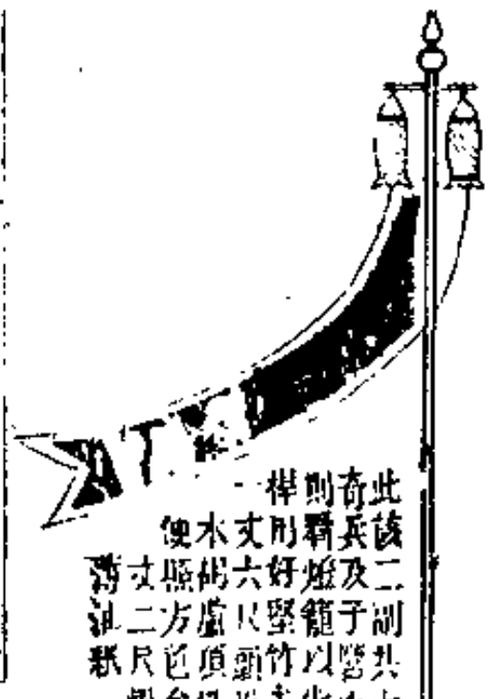
此不可用於行陣重大也桿高一丈六尺加大一丈黑綠段爲之白綾爲邊纓頭飾以珠絡極其華麗

二十八宿號帶 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演飾其形



此帶四方各門方色並中央前素帶俱潛坐纛上以可用也桿無燈坐纛上用鐵十字架以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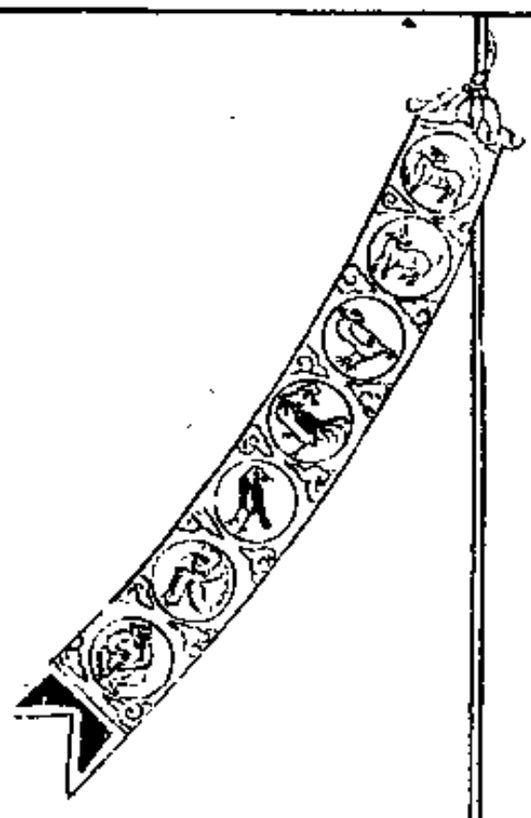
五方高招五面各照五方之色幅尾則用生氣之色與大旗之邊同意



此該二副共十面畫則示奇兵及于營中軍親兵夜則將燈籠以代五方之用桿用好堅竹去皮紅漆長六尺頭用小銅頭金水鍋蘆頂綠綢務在輕便照方色全幅綢長一丈二尺燈用照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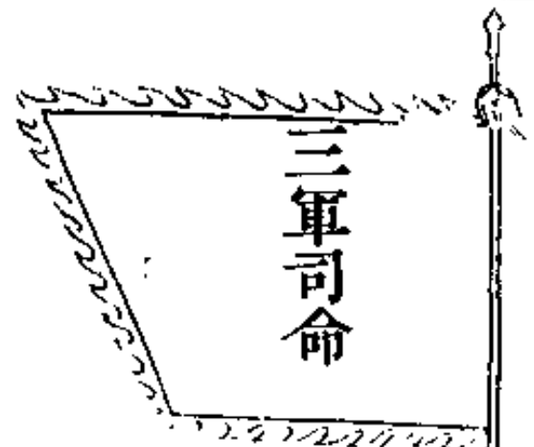
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演禽真形

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演禽真形



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演禽真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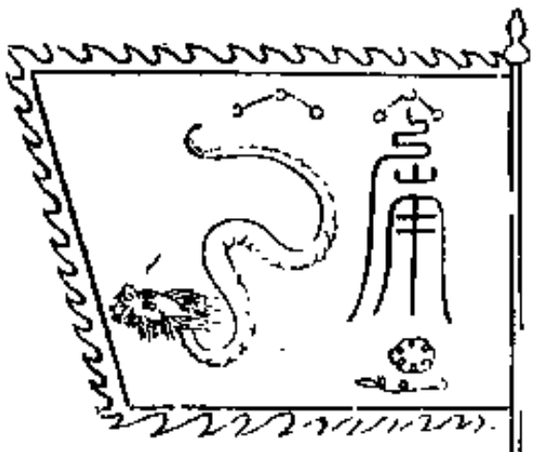
三軍司命



此左將黃旗顏色畫方
右面設以準機
柄用長鎗旗方一丈尺

紀效新書真象卷十六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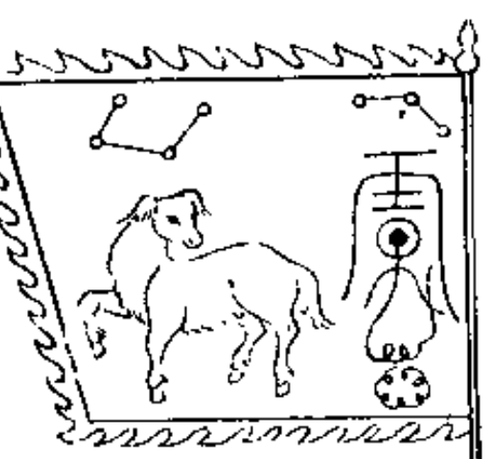
角木蛟 主將黃公政 李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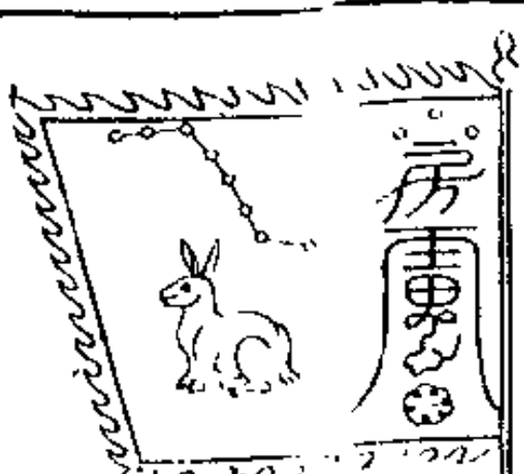
此出由出出以桿絡各
出軍立方向八門使兵
之而出則則又凡遇
兵之日所輸勝宿即
旗如圖 桿長一丈六尺頂用鍍
絡雉尾邊幅之色俱同
方向方可六尺

亢金龍 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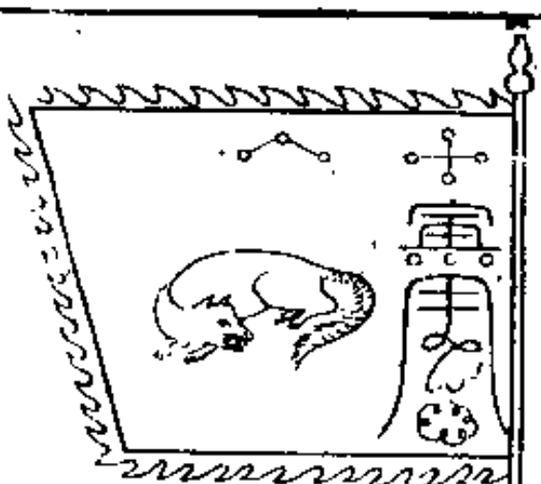
氐土貉



房日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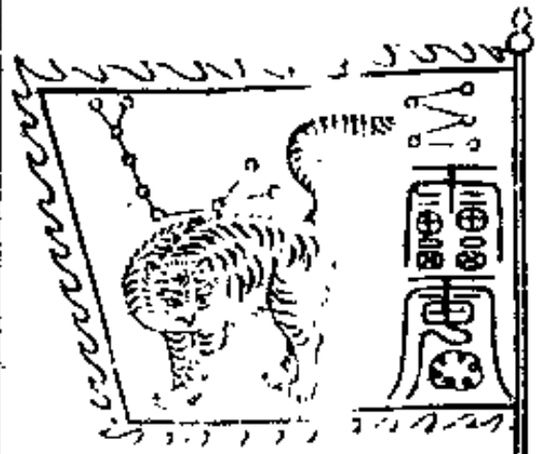


心月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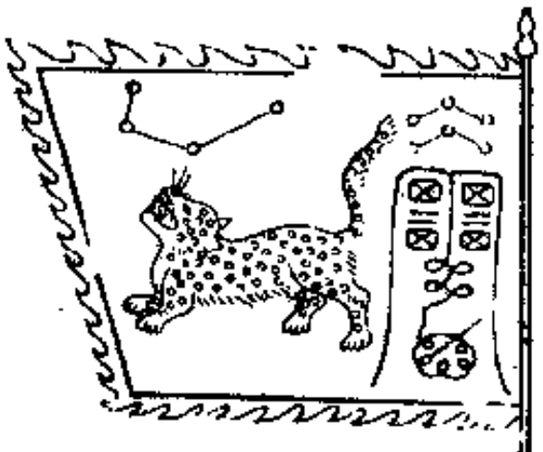


封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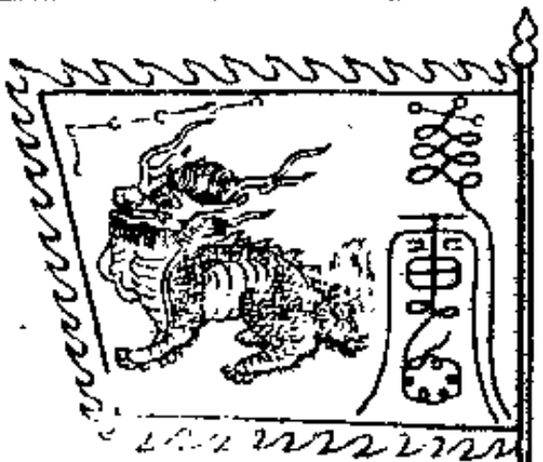
兵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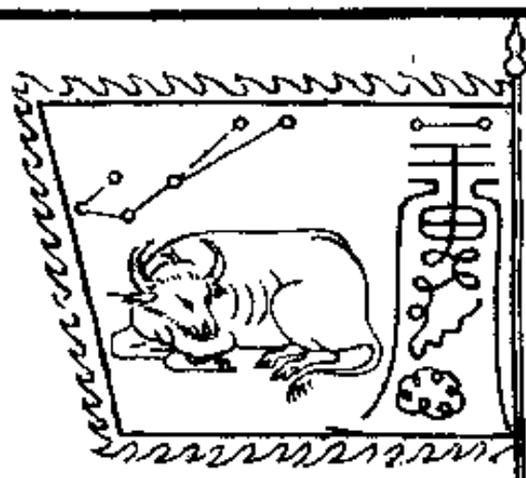
尾火虎　周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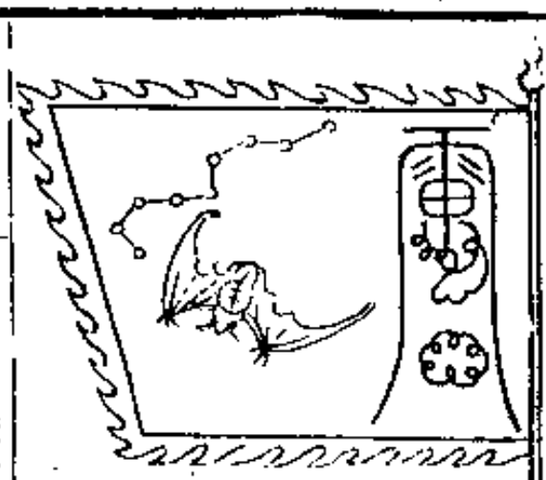
箕水豹　文和



斗木獬　主席臨陽希伊　郭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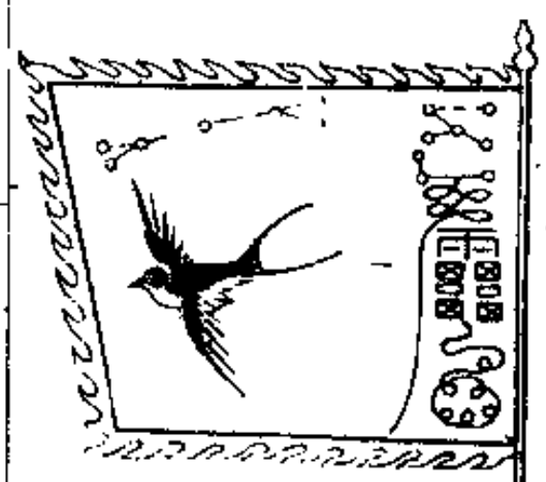


牛金牛　胡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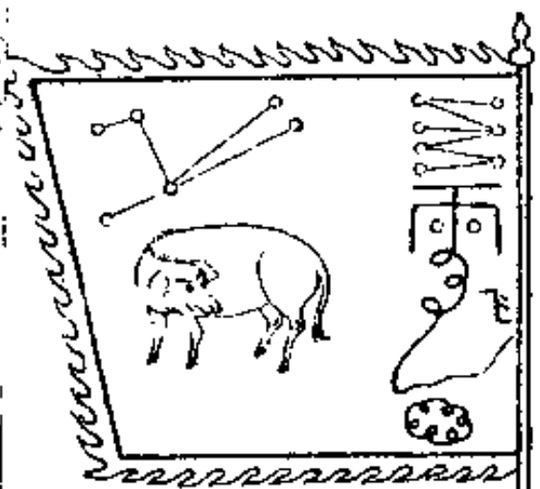


女土蝠　何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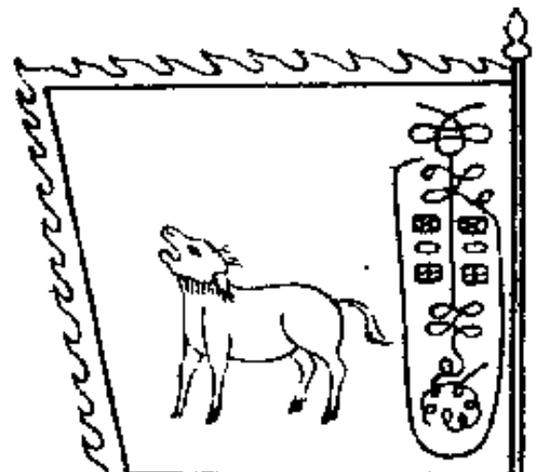
虛日鼠　危車



危月燕　田立危



室火猪　荷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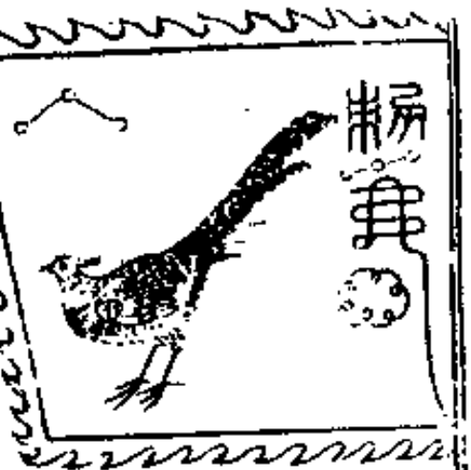


壁水貐　龍王

奎木狼　主將王珣應　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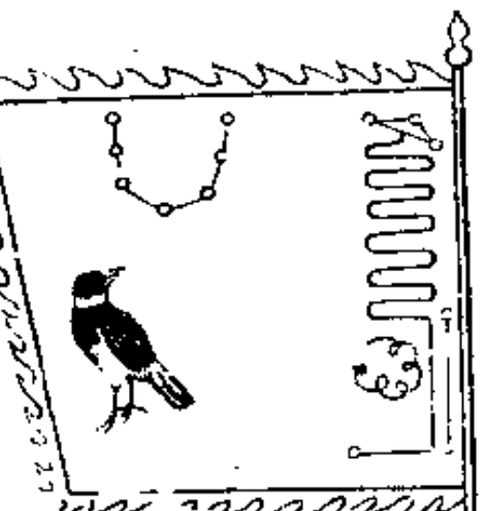
婁金狗　應文

胃土雉　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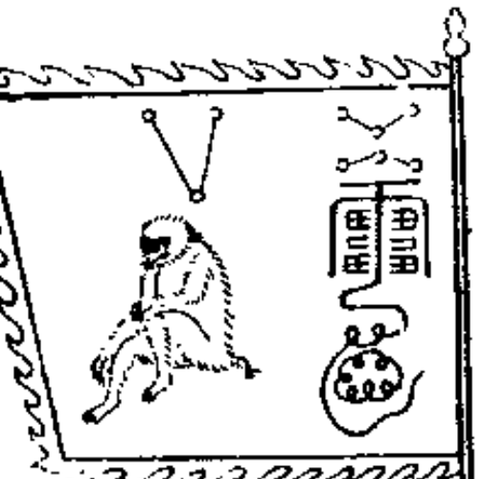


昴日雞　鄭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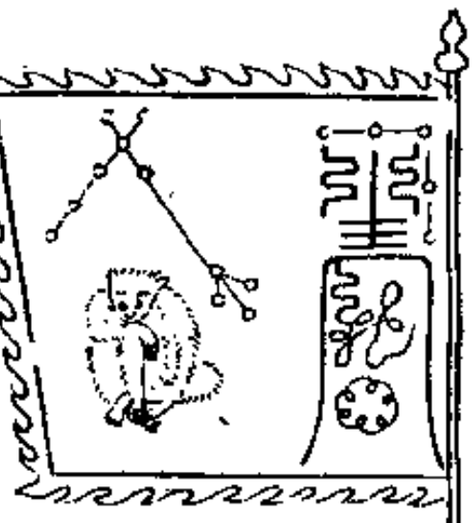
畢月烏　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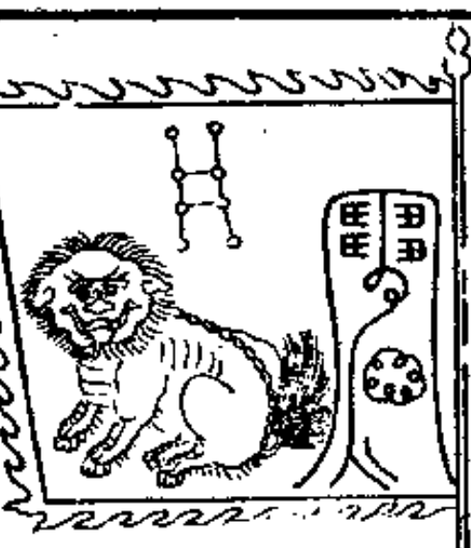
觜火猴　薛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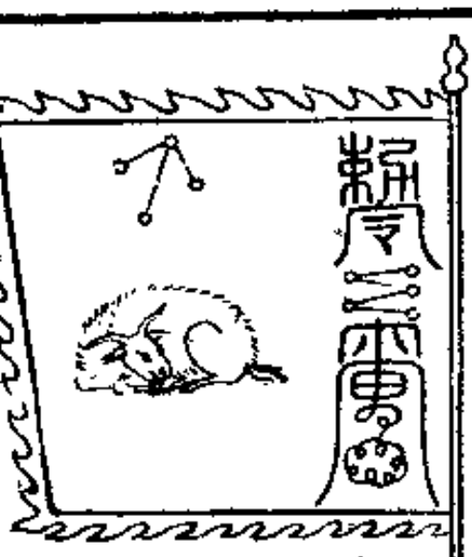
參水猿　宋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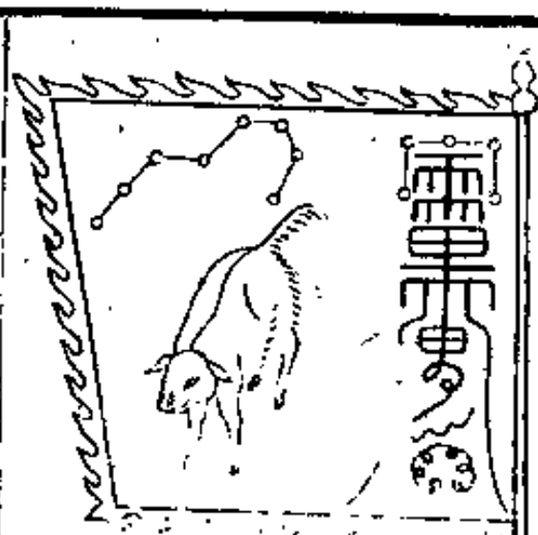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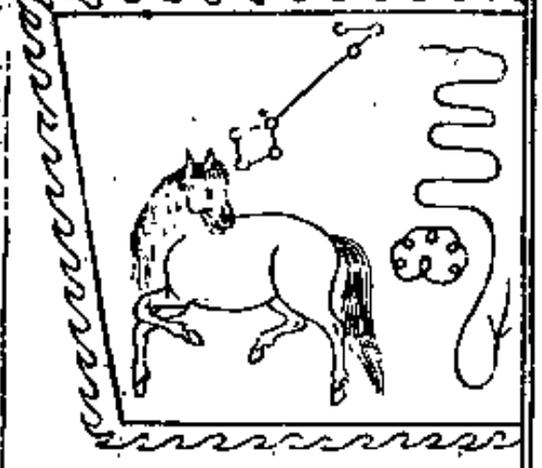
井木犴　主將林文鎮　徐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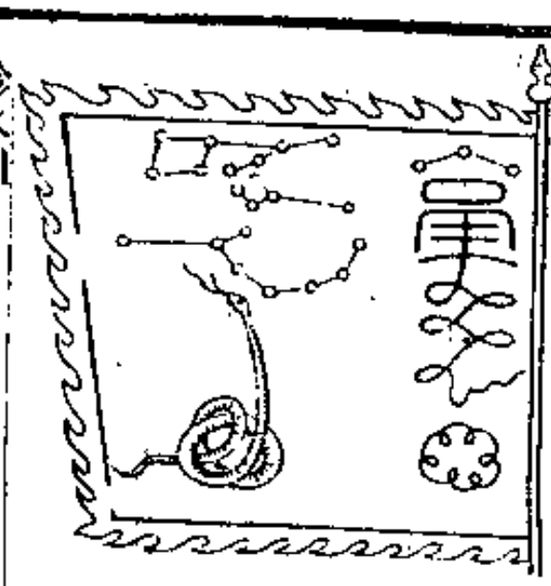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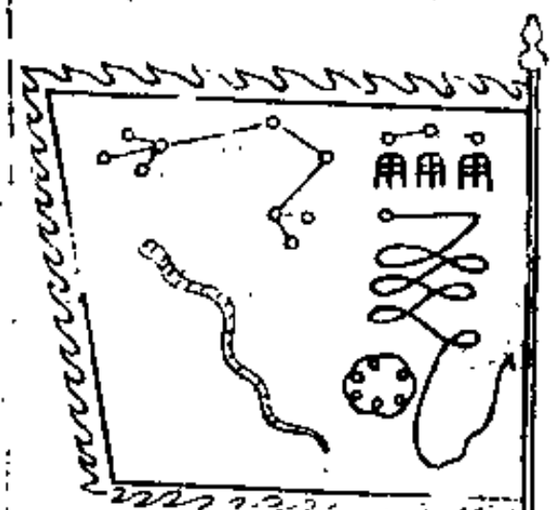
鬼金羊　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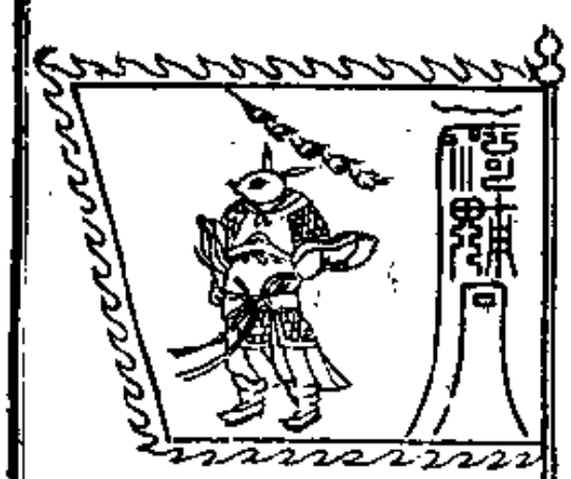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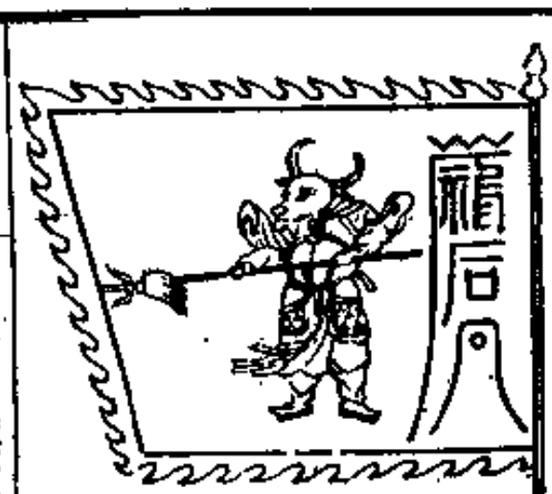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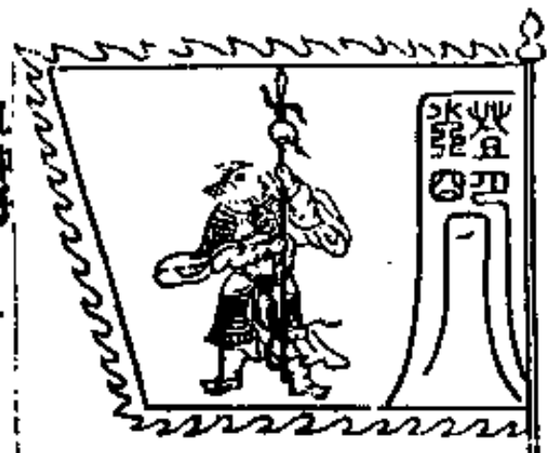


六甲神旗六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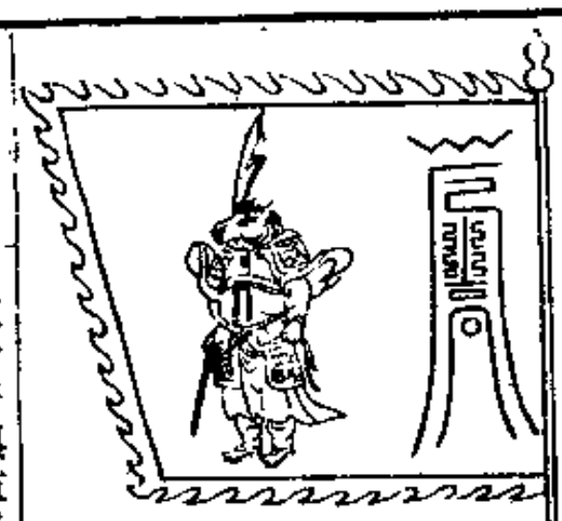
甲子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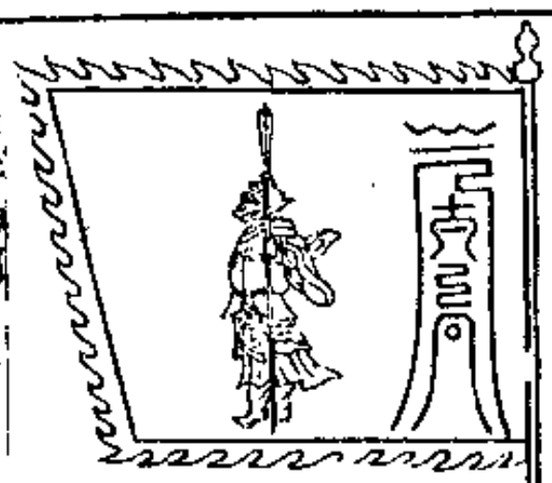
丁丑神將



丁亥神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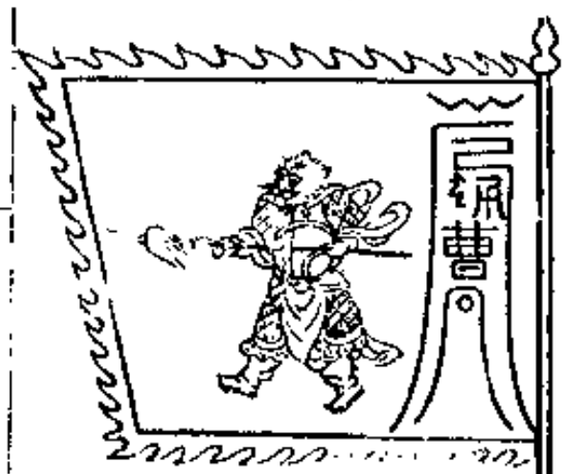


甲午神將



甲申神將

甲戌神將



甲寅神將

甲辰神將

八卦正旗

花焰邊緣本旗之色上下各一半

西南反是

西北上半幅白下半幅黑

北西反是

東北上半幅藍下半幅黑

北東反是

東南上半幅藍下半幅紅

南東反是

則

雲鎗頭行則夾五方神旗但矮於五方一尺其色

角旗八面高大俱同五方旗用木紅朝盧頭

高大式樣俱照五方真形旗上用金木或虛頭以八卦方向爲色圓正方者色純四奇方者照角旗各得一半上黃本方之卦於旗之中央

紀效新書卷十六終

守哨篇第十七 守是攻之策自古名將必先斥候但此三事間不容髮非教練士之技不能謂次諸篇之間故爲附卷

一爲軍務事照得衛所烽堠爲邊防第一要務近來該管墜路官員多不曉此每遇考選是任備爲閑散之局甚至廢棄職守或臺堠不修或器械不整如軍士偷安暑各懲究寇犯地方則烽火之號不傳船隻在海則聲息之警不報萬一失事甘受參提殊不知懲沸湯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自能省此便當塞心豈可玩歲愒日甘蹈如前及查松門桃渚衛所軍設烽堠有還在外海面軍士藉此偷安如獅子望火樓等處是也有置于內地面遇警瞭望不及若盤馬烏沙浦等堠是也已曾舊有行令堠軍於近海去處照依浙戶搭蓋籍架一般上則用草苫爲一厫各隻守瞭器具每堠每日輪軍三名遇有賊船出沒冀則車大白旗一面方十二幅放砲起火在堠軍餘接警傳報如在外海遠堠每每切差人查閱比時地方廣闊未經覈實而奉行者十棟一二即今風汛正臨海洋賊船回避內地安危居民趨避兵機預備城池警守均當責在一堠之司一堠失報則地方貽害萬萬矣爲今之計除行取各衛所管堠官軍前來本職面授烽火方畧形式號令使各遵守外所有條列報警事宜擬合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將後開條約事件備錄每墩一本付軍領諭背熟其條內事宜平日務各件件備完停當隨壞隨用毋許虛文遇有警跡務要依後條款舉放傳報敢有

一件不完一軍不到責問得出定照軍法遵坐決不輕貸先將各堠旗軍偷完件數該管官具結繳來查考以憑或時委官或本職自坐小網船追逐暗往親驗其粮選牌內係款陸路官先行請背痛熟面教各堠單名名簡補背記痛熟限一月外以憑本職調來或到墩考背生一句打一棍不恕

今開

墩堠該偷什物

每墩立五人睡住卧房一間不拘草苫

竈一口 水缸二箇 鍋一口 碗五箇

碟十箇 米一石 鹽十斤 種火一盆種火

牛馬糞一担

一器械

碗口銃二箇 小平銃三箇 火箭九枝

大白布旗一面方十二幅 草架三座

草架法

每架務高一丈二尺方四面俱一丈下二尺高用木橫關使草柴不着地不爲雨濕所浸上用稻草苫蓋蓋如屋形伏覩祖宗墩柱舉狼烟南方狼糞既少烟火失制拱把之草火燃不久十里之外豈能目視且遇陰霾晝晦何以相睹故必用立此大架既多大勢大而且久庶鄰墩相望可見其屋內不拘柴草務相均停一層柴一層草填實盈滿

墩堠報警使令

一每墩不拘日夜分三人帶起大三枝銃口銃一箇手銃二箇在於極外海邊巡邏守哨遇有賊登岸

則揺旗放銃爲號夜則放起火放銃爲號墩上卽便接應如天晴則車十二幅大白旗相隣之墩起大旗一路直至本府所在之處止一路至本衛所城池而止如若遇天日陰霾或雲霧望旗不見則將原搭草屋舉火連草屋逓聽燒燃一架隣墩接放火則已如不接放又燒放一架夜遇有警看近海下墩哨軍火箭號響止燒放草屋一座蓋夜間火甚明不必二座也隣墩卽便一體點放草屋賊到之墩一面差一人由便路徑到本衛所井陸路官處報賊多寡登犯時日情由聽該衛照本府原發報式轉報

墩軍號火走報軍法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悞放火扯旗遇賊流至隣墩之下隣墩放火扯旗而本墩後接者全墩軍法示衆

一遣下墩海邊人役失悞者罪坐下墩海邊之人墩上者連坐細打一百

一近賊本墩放火扯旗而全墩接應失悞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舉火遲延走報不時因而悞事者軍法示衆

一風汛時月墩軍不拘正墩隣墩故有下墩回家及雖近墩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細打一百割兩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官細打穿耳連坐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者墩軍細打一百割耳仍罰月糧置辦該管官連坐細打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細打四十扣月糧改置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

軍法

查點墩堠法式

一每月本職十次把總七次衛所五次各差人本府於見駐之處起南比分發人員點閘如有不到者卽便綁解治罪或本府自坐小網船出潮不拘時日親閱查點

一凡差人員點堠敢有需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體均治雖素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親逐墩到上却乃在於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粗打沿

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足五名卽看種火之處火種有無灰燼收拾藥線可否次看大小銃裝收何如次看十二幅大旗有無損壞次看大旗得堅直何如次看烽火草屋三架柴草有無雨濕漏壞有無搬用致欠原數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貯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開條件圖式或驚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遇警之時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卽要補完違者治以缺欠法條

墩軍守瞭之法

一墩軍每風汛時月如三四五六晝夜在墩不準以取米糧破調正二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月準以二名專運薪米每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每半月一更赴墩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搶扯大小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隣墩過者以安招聲

息軍法重治

守城

一爲軍務事照得風汛迫臨海警叵測操練之方惟在戰守已該本職見在操練標下官兵臨機調發外但查各衛所城守無法務遇寇至則倉皇失措卽便綁解治罪或本府自坐小網船出潮不拘時或致掩襲不備甚者守禦無法無警之時晝夜耗人精力及至五更往往倦怠失事是皆已往之咎而事豫則立正宜先機分布夫守城之法惟蓄養精力有餘而賊來貴在遠知預備其遠知預備之

責又在陸路但伏路官軍亦多因襲舊套虛應故事緩急之間全無實賴均合示授方畧號令以嚴責成爲此牌仰本衛所官照牌事理卽照發去圖式號令條欵將本衛所旗軍丁舍人等止除出海墩陸人役不派垛口外其餘自舉監生員致政供貼雜差及應襲以下盡數照依後開條件圖式或四名一垛或三名一垛或二名一垛每五垛另編將編派過旗軍丁舍照式攢造書冊一本同各官依準申繳其守城號令仍動支不拘何項官銀刊刷成書每人一丁給與一本以便熟習毋得徇情遺逸及遵玩軍令自甘重典未便

派守城規則

一除舍人并編中軍者俱聽策應官帶領隨賊緊處分投往來捍禦對敵不派垛口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鑼放小手銃一箇不許搶扯大小白旗燈籠烽火等項以疑隣墩過者以安招聲

次派神兵先將本城內衝要處所共幾處每處量其

險要該用佛狼機幾座大銃幾箇於各多所分抽
其多者撥充其餘照各所地方城身均派
次派鳥銃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垜口見今通有若干所伍
遊擊二銃各照原城所分派稀密得宜如有所伍
太多者取加衝要之處
次派官將掌印官專管中軍高處號令四面皆聽所
督仍兼附近中軍要城一處又將險要門臺幾處
派以見在衛所指揮千戶之有力勤勇者次將各
掌印百戶一官一旗分派各原經本府編過信地
樓舖各相接界如一百戶署戳印則本官止在本
伍樓舖餘則以旗甲一名分守各舖本官仍往來
兼管凡有力千戶與指揮同派無用指揮與千戶
同派
次將在城生員致仕省吏照所分派樓舖

次將各所伍信地一城共有若干垜口凡上圍下圍
上下餘丁雜差供貼守城等軍餘丁通計共有若
干每垜口一箇約合幾人計算已明然後挨所
照本府所編信地一軍一餘或多許均附一軍一
餘之外湊合派垜編成字號如一所垜口已盡而
軍餘有餘則挨于下伍相隣垜口如垜口未盡而
一所軍餘已盡即以相隣所伍軍餘兼搭挨派惟
撥軍餘照人均派不拘所伍定額以致厚薄疎密
失宜
一每五垜為一隊內選年壯膽勇者一名立為垜長

守城該備器具厰屋
一每垜口五箇立草厰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濕傷
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舖者即
撤以樓舖充之不必另立每厰竹竿一根長一丈
三尺上用布旗一面垂方二幅顏色照城方向
一每垜口有凳丁每丁用一尺高有底通飾粗竹筒
一箇埋在垜口裏面各軍所執器械或短鎗或斬
馬刀或鳥銃或弓矢插于竹筒內立之

一垜口二箇其派過該守本垜之人不拘幾丁共出
許指此誆騙如無借處即便交還打瘡以守舖軍糧扣賠新號無號時不
軍丁內扣糧連辦限文到十日內
此有警備用今先備候本職親到驗之
一每舖遇警種火一盆俱守舖人丁備
此臨守城日時備也
一每一厰大水缸一箇貯清水
此臨時備
一各色火器俱要預備齊整盲合派到舖邊垜口之

人管列在舖聽候不時之用此預撥在舖
一各城兵照城過垜口所在每一架處搭高厰一箇
將佛狼機等銃在其下遇警火草時時點候鉛子
銃心裝盛仍當藥線裝收乾燥其一應木馬鉛子
石子銃送等項俱照本府舊日為緊急軍務事頭
行內數目件件完足聽不時查點如遇敵用過敵
退準從容五日之外補足如敵尚在限一時之內
補足過期軍法重處
此預備點查各預收派到臨近舖內貯擱候臨警

取用

一守城鳥銃手每人藥一斤裝管五十三箇鉛子五十三箇火繩每根三丈

此該點查臨警帶上城

一中軍惟看城外伏路及救援原定晝夜煙火旗砲起火號令但見前項有警號令掌印官即便將中軍高處晝則放火砲三箇扯起大白旗夜城大小官軍旗舍舉監生員致仕人等盡照派過垛口即時各執器械厥旗上垛乘城照依號令

一夜則放砲三箇扯起雙燈籠二盞在城前項人等一照白晝事例上城遇夜中軍發擂樸鋪一齊發擂中軍打更遇夜鋪處處打更一處斷絕更鼓依臨陣軍法連坐本管官旗

守城號令

一凡遇有警但看城上中軍內晝則放火砲三箇扯起大旗各人照派信地垛口火速上城夜則聽中軍高處放大銃三箇扯燈二盞各人照派信地垛口上城凡上城時即將器械插于竹筒內垛長將旗插于草厥邊照垛不拘一垛數人俱向外立定如賊來遠則佛狠機近則鳥銃再近打石子等項難以預料如賊退或探賊未來晝如探賊歸巢其巢在十里之外看中軍高處放砲落旗每垛留一人城上看瞭餘俱下城休息聽中軍前令上城

一凡遇夜則五垛之人不拘通有幾丁看中軍放砲聽聲燈通上城照垛向外立聽中軍放砲燈每一厥內之人先輸一垛者或二名或三名支更人丁盡數起出向垛口備戰一處有賊擂賊高處砲響扯起雙燈是看賊來攻城各厥內不該支更人丁又俱進厥敵鑼滿城鋪俱擂賊敵鑼一鋪鑼就止挨鋪通止如賊已退候中軍高處放砲落燈各丁又俱進厥垛輪該守垛照舊執更

一人丁厥不令俱在垛下立到天明所以休息人力務使精神有餘免致每夜到四更人倦失更被賊抛襲入又不許一人回而乘機私歸家內安睡及許開厥內輪睡又不許說話依舊說的困倦了及至輪該執更却值渴睡

守城軍法

一凡一厥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同厥二十棍本犯割耳同垛連坐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者本犯軍法示衆垛長割耳同垛同厥細打

一凡旗厥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作不完者本犯細打連坐同垛同厥五垛以上本官旗細打衛城五箇以上所城二箇以上掌印官旗外管官細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連坐者皆割耳

一回頭者割耳

一擅行動者割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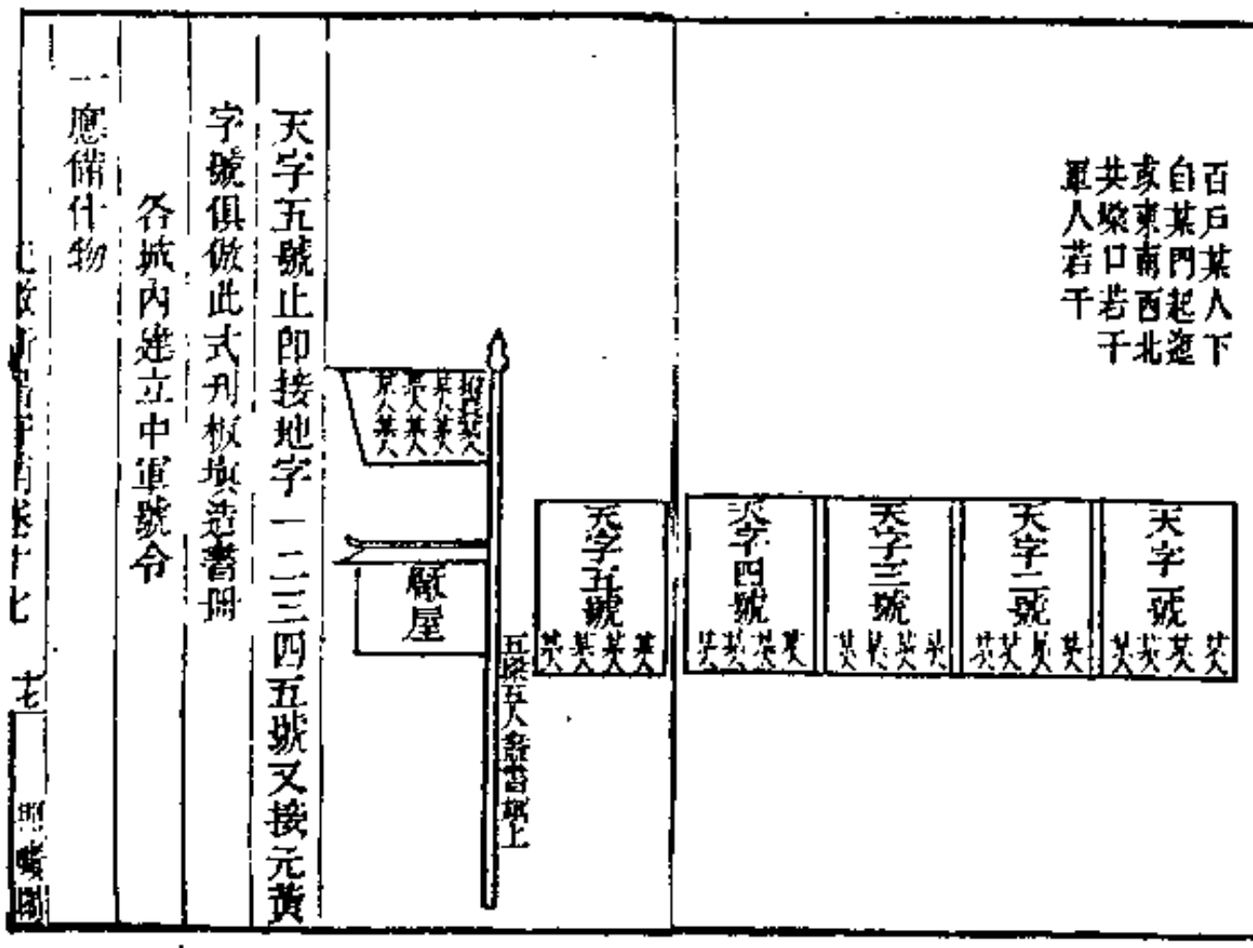
一見賊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皆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厥同垛本管官旗連坐

一中軍高處扶應在外并墩堠號令遇誤者掌印官重治瞭堠司號之人軍法示衆

一在外伏路墩堠事致賊狎至者究其伏路官軍支更人丁俱進厥敵鑼一鋪鑼就止挨鋪通止或起或止不明俱罪該管百戶如一百戶兩兼數印不得分身者罪其旗甲百戶從輕發落

一各鋪內遇守城時或致種火斷絕與凡傳敵鑼鼓



先於本城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立桅竿一根粗徑一尺長五丈上用綜繩一條粗大耐久者大黃布十二幅旗一面印於旗竿下或就樓舖或另立房屋一所預備燈籠四盞亮好油燭一百二十枝大將軍砲一箇碗口鏜炮四箇即以原派管銃兵守之其隨銃應本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照神兵頭行備足仍將好軍十名專管極火一盆日夜分班四瞭城外陸路號火銃砲擡吹號手一副八名專執此處墩令不拘何事不許差扯

號令

平時無警之日每早天明吹打一通守城人下城每晚吹打一通守城人上城

凡遇有警每夜日入山不見但放大砲三口扯起雙燈城內人丁聞砲看燈即便上城守禦響起更時雙燈放落各處支更守城人照守城項下條約施行所撥十人分更向四面瞭看城外伏路人動靜

凡伏路人在於城外不拘整夜但放起火三枝砲整一箇是有賊來偷城中軍瞭見如是白晝則放砲三口扯起大旗城內人丁盡數火速上城守禦一照守城號令條約賊去落旗人丁休息若夜間瞭見城外不拘何面伏路人放起火砲聲則扯起雙燈二盞放大砲三口厥內人丁盡數出向操口以備攻打賊退後落燈各人丁仍還厥內休息

一軍法

凡伏路人已舉火號而中軍接應遲延違誤一刻或砲聲不致大器以致在厥之人聽聞不明及燈籠不亮者致賊突到城下攻城登堆掌號城手瞭望人役以軍法示衆決不貸生掌印官細打一百割耳

凡平時各應備器具什物不完新應備之人軍法施行掌印官連坐

伏路

一發人伏路凡風汛時月每城陸路官將伏路人役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撥三人每人管二更俱於每日午時赴陸路官處領起火六枝子銃四口各照派過信地方向出城離三二里之遠

守伏每到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遇有賊在近每路每方加撥五名每人止執一更

應備什物

一每陸路軍每一名自辦三眼手銃一把好起火六枝大號盛時辦用每人量額一盞小黃旗一面兩具一副

發伏路號令

一凡白晝遇有賊至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搖展黃旗聽同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丁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

一凡夜遇賊至伏路人先覺即放手銃三箇起火三枝一面奔告城下中軍高處瞭見照給過號令舉動厥內人乘城備戰

伏路軍法

一凡伏路人出伏還期及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線藥線濕落不堪兩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而輒回家者通以軍法細打一百割耳如有誤事軍法示衆陸路官連坐

650

一兵船束伍法

每福船一隻捕盜一名舵工二名櫓手二名扳碇一名上斗一名椗手二名上用甲長五名每甲兵十名

第一甲佛狼機甲長專管放佛狼機賊近管放火砲銃等器

第二甲鳥銃甲長專管放鳥銃賊近攻打

第三甲標鎗藝甲長賊逼照管船度搖櫓賊近發鎗刀石藥等項

第四甲標鎗藝甲長賊逼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發鎗刀石藥等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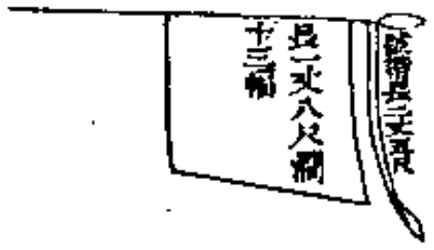
第五甲火箭甲長以一半打馳以一半放火箭賊近從便攻打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迴巧不拘何人用何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刀鎗戰殺有功各爲首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鄉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面照方色令以見在船分之福船二隻海滄船一隻蒲船二隻爲一哨立一哨官左右二哨官爲一船立一領兵官以松門關分右後二營名以指揮一員統領其船上大旗則俱用黑布仍用白布做一大字在旗甲長旗各照號帶方色

凡旗尺俱官尺

福船大旗式



號帶顏色	
前營紅帶	
左營藍帶	
中軍黃帶	
右營白帶	
後營黑帶	
甲長旗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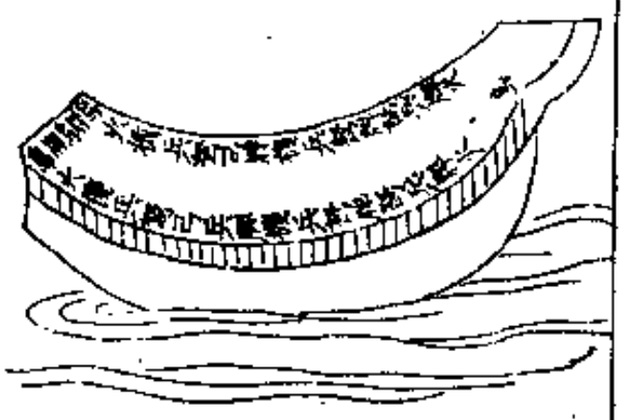
前營紅	
左營藍	
右營白	
紀效新書水兵卷十八	三
後營黑	
中營黃	
每船五方旗一副	
前營	
紅旗紅邊一面	
藍旗紅邊一面	
白旗紅邊一面	
黑旗紅邊一面	
黃旗紅邊一面	

左營	
紅旗藍邊一面	
藍旗藍邊一面	
白旗藍邊一面	
黑旗藍邊一面	
黃旗藍邊一面	
右營	
紅旗白邊一面	
藍旗白邊一面	
紀效新書水兵卷十八	四
白旗白邊一面	
黑旗白邊一面	
黃旗白邊一面	
後營	
紅旗黑邊一面	
藍旗黑邊一面	
白旗黑邊一面	
黑旗黑邊一面	
黃旗黑邊一面	
中軍	
紅旗黃邊一面	
藍旗黃邊一面	
白旗黃邊一面	
黑旗黃邊一面	
黃旗黃邊一面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五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將長短相間分方面外面立如遇打

平時立船閘視圖



賊衝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第一甲佛狼機鳥銃甲長專管放銃銃賊近管放火砲砲烟火藥等器

第二甲標鎗雜藝甲長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管使鎗刀打石頭放火藥等項

第三甲標鎗雜藝甲長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管使鎗刀打石頭放火藥等項

第四甲火箭甲長以一半打弩一半火箭賊近各色軍火器俱要便直攻打

以上如與賊逼近船邊一時遇巧不拘何人

用何器但能奮勇當鋒用火藥火器成功用鎗刀戰殺有功者俱以破格奇功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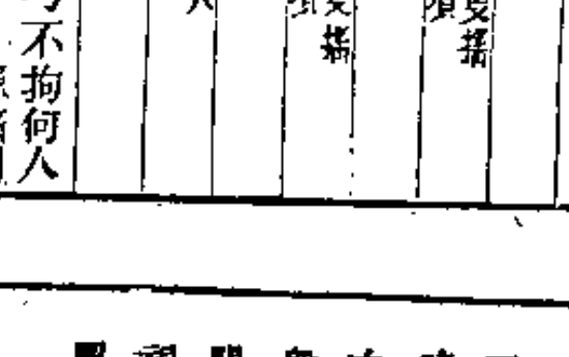
每甲長一名管兵十名甲長小旗一而方色同大船

兵夫列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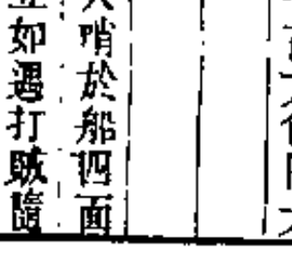
平時在船四面擺四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廣賊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看其船頭用銃一架第一甲撥兵四名專管兩水倉門

之中

平時立船閘視圖



隨繞一隻即大蒼山船也捕盜一名舵工一名梭手一名甲長三名兵夫三十名旗幟方色俱同本哨福船相同但尺寸不同另開于旗圖之中



第一甲佛狼機鳥銃甲長專管放銃銃賊近管放火砲砲烟火藥等器

第二甲標鎗雜藝甲長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各色軍器俱要持用專備攻戰

第三甲火箭甲長以一半弩手一半火箭賊遠照管船隻搖櫓賊近各色軍器俱要持用專備攻戰

兵夫列船式

平時在船四面擺三甲總合爲一大哨於船四面各甲各器長短相間分方面外而立如遇打賊廣所在之面併力動手無賊之面亦留每面二人防

照大小船兵數擺列圖次序刻

水兵屬牌陰面

水兵屬牌正面

營　　年　　歲
隸　都人身長　尺　寸
面騐上有　處
力百斤習　藝
嘉靖　年　月　日給

有平時立船閱視圖

平居教令禁約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一門　大佛狼機六座
碗口銃三箇　噴筒六十箇
鳥嘴銃十把　烟罐一百箇
弩箭五百枝　藥弩十張
火砲二十箇　烏銃火藥一百斤
砍刀十把　大小鉛彈三百斤
標鎗一百枝　火箭三百枝
弩箭一百枝　火磚一百塊
藤牌二十面　鈎鐮十把
鐵箭三百枝　過船釘鎖二十根
大旗一面并號帶　藤牌二十面
小蓬一扇　鐵箭三百枝
舵二門　大棕六根
扳舵索一根

綠後手索二根　木柳鐵鏟一副
絞掟索四根　火繩六十根
花碗八十箇　鐵線藤一千箇
鐵鋸四把　捕盜自備用
鐵鍬四把　釘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擔
鐵釜四把　各兵自備用
銅鑼一面重五斤　隻盤一項　隨身釘鎚一根　腰刀一把
小鼓四面　海滄船應備器械數目
正方旗五項　大佛狼機四座
短槍十壺　紀效新書水兵卷十八　十三　照曠閣
烏嘴銃六把
烟罐八十箇
火磚五十塊
粗火藥二百斤
弩藥六張
弩藥一瓶
鈎鐮六把
過船釘鎚十根
藤牌十二面
鐵箭二百枝
大旗一面并號帶
小蓬一扇
舵二門
竹篙十根
小索四根每根長十五丈
扳舵索一根
絞掟索四根
水桶二擔

火砲十箇
火箭二百枝
鳥銃火藥六十斤
弩箭一百枝
大小鉛彈二百斤
砍刀六把
標鎗八十枝
寧波弓二張
灰罐五十箇
大蓬一扇
大櫓二根
旋三門
大索四根
綠後手索二根
掟繩四根每根長二十丈
鐵鍋二口
花碗五十箇

鐵銃二把　鐵鎚二把
鐵鑽二把　鐵斧二把
薄刀一把　鐵墨二把
更鼓一面　小鼓二面
銅鑼一面重五斤　五方旗五面
燈籠四盞　木柳鐵鏟一副
備用大小松杉木五株　火繩三十六根
繩五根　鐵蒺藜八百箇
捕盜自備用
釘三十斤　油四十斤　桐四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
筏盪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蒼山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佛狼機二座　碗口銃三箇
鳥嘴銃四把　噴筒四十箇
烟罐六十箇　火磚五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一百五十斤
烏銃大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弩箭一百枝　弩藥一旋
大小鉛彈一百六十斤　鈎鐮四把
砍刀四把　過船釘鎗八根
標鎗四十枝　灰罐三十箇
大旗一面并號帶　大蓬一扇
小蓬一扇　遮陽蓬八扇
大櫓一枝　邊櫓八枝
舵二門　錠二門
竹篙二十根　大索四根

小索二根每根長十五丈
椗後手索二根
鉸椗索一根
鐵鎖二口并蓋盖
花碗四十箇
鐵斧一把
薄刀一把
鐵鑽一把
鐵鎚一把
鐵鑿一把
燈籠四盞
銅鑼一面
小鼓一面
五方旗五面

木柳鐵鏟一副
備用杉松木五株　火繩二十四根
捕盜自箇明
釘三十斤　油三十斤　麻三十斤
灰二擔
各兵自備用
筏盪一頂　腰刀一把　隨身釘鎗一根
烏嘴銃四把　噴筒四十箇
烟罐六十箇　火磚五十塊
火箭一百枝　粗火藥一百五十斤
烏銃大藥四十斤　藥弩四張

船修船船隻凡差出拿逃兵者工食即日扣收在
官拿獲有功之日給與其逃兵自首免罪食到者
春汛時月發船之期依隊陣在逃法示衆每甲俱
有逃兵連坐捕盜每船俱有逃兵連坐哨官各哨
俱有逃兵連坐領兵官依次連坐前行覺舉者免罪
一兵逃甲長即時稟捕盜呈哨官轉呈把總呈
府註冊拘該甲兵夫給文行拿
一每月初一十五補兵即於廿九十四日該管捕盜
募兵到船送付哨官帶到領兵官驗呈把總類驗
本府驗中給與腰牌發總呈道收冊發船駕操
各船捕盜遇夜出哨船三板船俱要收藏穩便
不許拖帶恐遇風急潮滾頻流者一船兵役取水
不便恐失者管船兵夫一面治以軍法一面扣月
糧賠造
一在港每日清晨中軍船定鼓吹打三通放砲三箇
升太平旗左右前後四營依序安擺各指該鳴金
亦升太平旗
一捕船兵夫上岸買辦柴米及神福船具俱赴中軍

船給簽票刻限時日回銷敢有不行票明私自擅
離及該管小甲互相容隱知而不舉者一體連治
軍法
一各船領兵指揮哨官擂舡兵夫風汛時月不許偷
安假托事故在岸宿歇盜竊錢糧致誤事機者不
分貴賤一體軍法重治如有營掌行糾已舉而未
到船已起椗面方來俱係長哨即發保候無功者
斬
一各船捕舡小甲兵夫各照按名分長幼尊卑務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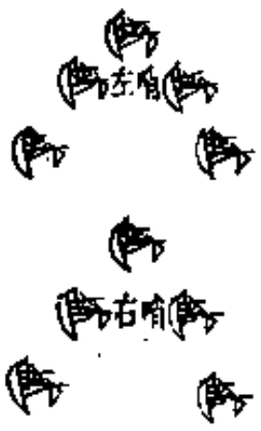
同船共命如父子兄弟相處不許嗜酒在船爭打
違令喧譁俱以軍法連坐默後另行發官問理曲
直
一兵與甲長凡事務相推讓惟甲長是聽甲長平時
見捕盜一號一揖遇在中軍或
一捕盜見哨官平時請一撒一號一揖遇在中軍或
臨敵以軍法施行
一哨官見領兵官一號一揖臨敵臨操軍法施行
一領兵官戎裝見把總兩號一揖平時許以冠帶臨

操臨陣戎裝聽令小則徑自細打
一哨官見把總兩號一揖臨操扣頭捕盜見把總扣
頭捕盜見領兵官平時兩號一揖臨操扣頭號見
一各船官捕兵役各備蓑衣箬笠一副以便遇雨應
用毋得抗違
或者曰兵船當在船上操覓有取兵下陸地而操水
戰之理耶繼光曰海舟比江中不同戰賊時惟用
風力帆檣之功但有舟利帆速者隨便勤上以間
船之力耳海中風濤潮汐非內地江湖搖櫓整次
之比也舟中既不能操矣而不取于陸以習之不
幾于棄之也或又曰取之操于水寨是矣而又何
以陸操繼光曰水陸之分可恨正在此還賊登山
將不捨舟步戰乎哉或者曰然

安擺船式之圖

分開二營擺圖

一營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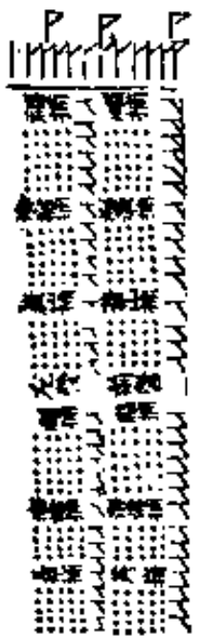


以上擺船之說大端海濤潮汐港有灣曲闊狹當風
無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處
寬迴水善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量變一

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一每日日落時分聽中軍船上吹打三通放砲三筒
各船一體鳴金擂鼓揭旗
一夜暮以膠黐爲期中軍船發擂三通起更各船齊
舉竹梆打更者打敲一次梆響一遍每更用兵二
名一名船頭遠視一名船尾高瞭遇有船過即便
鳴鑼各船齊備燃水上有黑塊夜浮者恐賊人踏
水偷椗支更兵夫速以石打一面高叫本船捕兵
同看若是別物流入則已若是賊人即便鳴鑼打

銃各船一體防備違令支更兵夫重治割耳因而
失事者斬首
常時水寨操習
一每隔夜把總官先揭該操大旗一面於中軍船上
示兵知之次日早掌號官先於船上五更吹長聲
喇叭一遍各兵起收拾做飯約中軍船炊熟吹第
二遍喇叭各兵食飯吹第三遍喇叭各官捕帶兵
先登岸赴水寨操立照圖
一俟水寨演熟部伍然後照前操法以操兵船俟泊
慮圖港潮平依法操于舟知其圖港狹曲風潮不
可操大舟者以小船摘甲長拚甲摘兵一半用小
船三扳操其形狀之畧

擺立圖



一本總揺情道建五方旗號進場坐定中軍官稟放
砲开旗又稟放靜砲三箇卽放砲三箇諸營一時
齊靜稟掌號笛官旗號發放掌號笛止其立定之
旗由兩邊路到臺下立定金響號笛止一面預於場之盡首立左右二的左右
相去一百步其的高六尺濶三尺每的下立高桩
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於左右的之中
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濶一尺看中軍點何色
旗其該營兵卽聽吹天鵝聲喇叭揺旗各兵吶喊
紀效新書水兵卷十八 壹 照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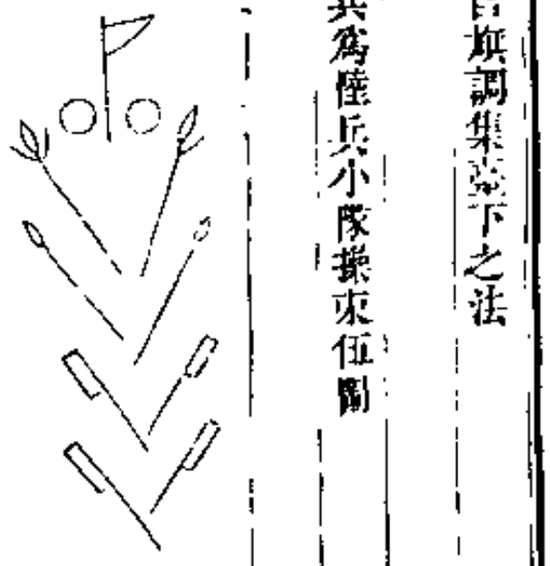
一下營中軍掌長聲喇叭三遍吹哮囉各兵起身再
吹哮囉中軍旗幟擺出當中立定點鼓各船揺兵
依前畫港內列船式樣由中照前圖擺出仍爲每
甲一行每船各甲平行俱在場之當中一行立單
金響鼓止一面預於場之盡首立左右二的左右
相去一百步其的高六尺濶三尺每的下立高桩
一根三丈粗不拘又立近的二座於左的之中
相去二十四步的高三尺濶一尺看中軍點何色
旗其該營兵卽聽吹天鵝聲喇叭揺旗各兵吶喊
紀效新書水兵卷十八 壹 照磨圖

近攻不可預習如此一陣金鳴鼓止揮紋響收照原
成每甲一行每船爲一方立定再揮紋響收照原
出在港圖次立定放砲三箇鳴金大吹打挨次照
初出擺營序列回還原劉信地立定鳴鉦坐地休
息各官起臺下聚操畢中軍稟比較先列佛狼機
六坐立一百步的一面竪起紅旗各船佛狼機手
迎赴臺下立聽唱名打放每人三銃中一者量賞
中二者平賞中三者超格重賞不中者打罰如比
較陸兵格眼次立八十步的一面竪起紅高招各
船鳥銃俱集臺下照佛狼機試打賞罰次立六十
步的一面竪起黃旗各弩手射手火箭手迎赴臺
下每人亦三發亦照遠的打放火箭向高照遠
一面竪起藍旗各船操鎗打石打俱赴臺下每人
三發亦照銃手行賞罰次立白旗各船刀手勾鎌
手鎗手俱赴臺下先領名單看使舞手法身法步
法次斬馬刀與長鎗較次又鈀勾鎗與長鎗較看
其遮當何如但能任鎗誘哄執立不動曰不驚視
候到見肉分鎗就使不能遮架亦爲第一等若二
紀效新書水兵卷十八 壹 照磨圖

船到的照前行之又過傍抄回如此俱完則前一
船兵卽於大前面抄傍而回又擂鼓吶喊又一
船兵卽於大前面抄傍抄回如此俱完則前一
舟者罪法示衆舵工起此後如有別事發放逐一
舟者罪法示衆舵工起此後如有別事發放逐一
清明起立中軍分付官旗下地方各慮一聲鳴金
大吹打各照原路回信地各領兵官照依臺上規
矩於各營掌號發放畢聽各捕盜將本船甲兵盡
數俱令跪聽其先發放扳招乎曰船若着淺治爾
之罪次發放畢各
之罪次發放稍乎曰使風不正治爾之罪次發放
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賊
舵工曰船去不能直射賊舟治爾之罪發放畢各
營肅靜

北較一如官旗調集營下之法

一變水兵爲陸兵小隊操束伍關



一放火礮火砲火毬之法須火線燃之將入方可擲下不然擲而滅就不滅賊可反手正當發時反爲所害

一火箭只着棚帆當中一點打去常高中則不可救低則易救

一弩弓不可遠遠則無益徒費矢弱力

一墩鎗非兩船相逼不可用往下打更難準

一打石着人頭面方打不可空往船上擲之

一賊船如近我船便傾下火藥一二桶少則無用連桶則恐漂擲水中須傾桶倒下一面用一二人用鐵鎒執炭火數鎒隨藥擲下火多則必有燃藥者

或用粗碗一箇裝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磕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

發船號令

一隔日先行牌諭各撥兵將以出洋若干日該備糧米水數目令備完限時點查欠者細打罰工食凡

中軍吹長聲喇叭一通立起黃旗一面各哨船出洋哨賊如報有警本總即升船廳聽砲三箇大吹打畢先吹哨囉一溜各船一面起舵掌號首官捕旗甲俱坐三板赴中軍船下兩邊照營列定掌號官稟稱官旗到齊聽發放船上叫官旗進來水倉門報門俱赴船面掌號官叫官旗過來以下俱照常時在於水寨操練規矩發放畢各官撥回船亦照寨操一體發放畢中軍船擂鼓升行旗吹第二溜哨囉響各船起篷第三溜哨囉依次開船夜洋行使首尾相接鳴行而進不許太相遠離隊哨一船違令哨官之罪四船違令領兵官之罪中軍畏縮把總之罪其舵工縴手皆加倍重治遇有船漏風水不便者嚴實免罪

遇夜洋行船

一各船以燈火爲號中軍船放起火三枝放砲三箇懸燈一盞各船以營爲辨前營船懸燈二盞平列左營懸燈二盞各桅一盞右營大小桅各懸燈二盞平列後營懸燈二盞一高一低者燈聽銃收船

船到將近船上捕盜先自呼名識認

一遇夜泊船聽中軍船招船喇叭響各船依序隨船安排不許私求私便違泊因而疎虞斬首示衆哨官連坐

一守夜號令俱同在港號令但每夜加鳥銃手二名點火執銃遇疑即便對放

一各船遇夜有急看中軍旗五方高竪燈五盞是欲設疑以見船多之意每船後尾上立燈左右一盞前桅上加燈二盞

臨敵號令軍法

一中軍船戰聲喇叭響各鳴鑼齊擂戰鼓大砲齊舉大聲吶喊舊勇勤殺獲有功級各送領兵指揮驗實類送中軍紀驗解報退縮後至者斬其捕盜船行遲曲而後到者斬其捕盜船招手船雖先到而不直射賊船俟邊隊過者斬其舵工縴手使風不正者斬其舵工縴手如已使過賊舟相并不能成功致賊舟復走者斬其捕盜各甲長有能按報某兵不用心某兵不用心者其不

用心之兵斬首甲長止於細打

一敵人慮我官兵追趕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制耳示衆放縱者連坐斬首

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搶首級致賊道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船之功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劄耳其一船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會同用力者不在此例

一各船遇敵敢有長勢揚帆遠望迎逆不進者捕盜舡工俱放陣斬首示衆

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至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傳有失慄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

一各船打敗倭寇所擄獲財物包裹聽船捕盜從公分給以多半付動手首功之人餘皆均處敢有官捕頭目勒分甚至火打迫侵公然放肆者許各兵得於同日赴官告首決打重治加倍追付各兵頭目依律治罪其軍器則要報官解驗不許各兵隱

藏

一與賊船對泊船旁繩上用猫竹擘開包裹繩上以防敵人夜窮之患違令旋手細打

一各船遇警艙中軍船天鵝聲喇叭梆各船鳴金鼓一迴捕兵大聲吶喊以壯軍威違令治以軍法

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卧違令察出治以軍法

一報警至急起旋不前即使用大猫竹一段計長一丈縛於舵繩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悞舵孔割耳示衆

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灣無故不許上山割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悞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人拿治不恕

松海島嶼外洋哨船發火號令

一健跳者北至金嵩門南至瀝西其信地則青珠山茶盤山青門黃茅覓

一棘渚者北至牛頭門南至聖塘門其信地則獺嘴關

山白莖山米篩門

一海門者北至橫門南至三山其信地則橫門山三山頭

一松門者北至深門南至鹿頭其信地則磯頭山孫尖道士冠山大高城山鹿頭山

一臨頃者北至雞膚南至派月洋其信地則沙角山鹽門山

一楚門者北至邵山南至亭姬山其信地則久月山老宮前山

一往來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名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煙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煙焰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船勦聚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向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悞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源礁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事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悞事者該值哨船軍甲俱以軍法斬首

福船說

夫福船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風勢倭舟自來矮小如我之小蒼船故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蟑螂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每取勝設使賊船亦如我福船大則吾未見其必濟之策也但吃水多於淺無風不可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於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賊舟一大鹿海沿邊而行則福舟爲無用矣故又有海滄之設

海滄說

夫海滄船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力功皆非福船比設賊舟大而相並我舟非人力十分雁勇奸鬬不可勝之然二項船皆只可犁沉賊舟而不能撈取首級故又蒼之大者

蒼船說一名蝥艨又蒼船最小舊時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洋夫蒼船最小舊時太平縣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洋不知被時各漁人爲命中遇賊賊勝遂以蒼名殊不知我也是也今應官役便知負極之勢亦山賊之入我地方捕魚者多用之海洋愛命然此船水面上高不過五尺就加以木打棚

架亦不過五尺賊舟與之相等俱均不能冲犁若使徑逼賊舟兩艘相聯以短兵鬬力我兵決非長策多見悞事若賊以小舟入我裏海我大福海滄不能入必用蒼船以追之此船吃水六七尺與賊舟等耳其撈取首級水潮中可以搖馳而快便三色之中又此爲利近者改制爲艨艟比蒼船稍大比海滄更小而無立壁最爲得其中制遇倭舟或小或少皆可施功但水兵人技皆次於陸兵設使將水兵教練遊遨亦如陸兵而後登之舟中則比陸戰加一舟隊其功倍於陸兵必矣司斯者何憚而不爲哉

三船利鈍說

大端天若風勢頭則滄不如福蒼不如滄若風小勢遲則艑不如滄滄不如蒼其開浪網船之類皆可備哨探而不可戰者開浪以其頭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槳一櫓其形如飛內可作三五十人不拘風潮順逆者也又不如八槳船左右十六槳後一櫓更爲飛汛但坐臥處不冠晃耳網船形似

繼梭內容二人前後用二人以單單之風波大又可拖之舵上旦不能覆吃水七八寸耳此可走報或用之裏港窄河動以百數每隻內用鳥銃二三人蜂集蟻附沿淺沿塗而打之甚妙如賊追逼就可棄走一舟不過一金之費耳

相寇情

小舟數往來者謀議也遲而審顧者疑我也欲進而復退者探我也既退而卒進者襲我也鼓噪而矢石不下者兵器少也却而顧者欲復來也先急

而復報者整備也促鼓而不戰者懼我也泊而揚帆者欲出不意也既退而不速者謀也火夜明而呼噪者恐我襲彼也撤纜而即起者欲擇其利也火數明而無聲者備器也夜泊而趨於涯涘者鄉道欲往也促纜而不呼者急欲逝也促纜及流懸燈於途者夜遁而潛也久而不動者偶人也就而無人申令細詳

困請和投降者詐也

據行泊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泊風至之處遇龍源神廟不可於統吹打吶喊或有警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艙宿高登四望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

浙東潮候

初一初二十三十四寅申長　巳亥平

初三初四十五十六卯酉長　子午平

初五初六十七十八辰戌長　丑未平

初七初八十九二十巳亥長　寅申平

初九初十廿一廿二子午長　卯酉平

十一十二廿三廿四丑未長　辰戌平

廿五廿六寅申長　巳亥平

廿七廿八卯酉長　子午平

廿九三十辰戌長　丑未平

一朝生爲潮夕生爲汐晦前弦望潮汐應焉故潮平於巳則汐於亥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定太陽出沒以應潮信時刻長短

正九出乙入庚方　二八出辰入申仔細詳

三七破甲入辛地　四六出寅入未處

五月生艮歸乾上　仲冬出巽入坤方

惟有十月與十二　出寅入申仔細詳

定寅時

正九五更四點徵　二八五更二點半

三七平光起寅時　四六日出寅無別

五月日高三丈地　十月十二四更二

仲冬纔到四更初　此是寅時須切記

行船觀日月星雲占風濤

一日暈則雨月暈主風何方有闕卽此方風來也

四聲斷風雨

一銀籠張得鱉魚主暴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恒頭望下水卽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一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

一雲起下散四野滿目如煙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

一雲若魚鱗不雨也風顛

一凡雨陣自西北趕者必雲黑如潑墨又必起作骨梁陣主先大風雨後雨急易晴

一水際生旋青主有風雨

一秋天雲陰若無風則無雨

一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烏肚雨白肚風

一海豬亂起主大風

一夜間鷺鳥追逃鳥叫卜風雨一聲風二聲雨三聲四聲斷風雨

一銀籠張得鱉魚主暴水

一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漲若干恒頭望下水卽至望上稍慢

一月盡無雨則來月初必有大風雨俗云廿五六若無雨初三初四莫行船春有廿四番花信風梅花風打頭棟花風打末

逐月風忌

正月忌七八日風乃北風也

二月忌初二北風

三月忌清明北風

五月忌雪至風以正月下雪日爲始算至五月乃一百二十日之內主此風

六月十二忌彭祖風在前後三四日

七八月若有三日南風必有北風報之

九月九日前後三四日內忌九朝風

十月忌初五風在前後三四日內

十一月冬至風

臘月廿三四捲塵風

戰船器用說

夫水戰于舟火攻爲第一籌固然也其火器之屬種目最多然可以應急用者甚少何則兩船相近立見勝負其諸器或有宜于用而制度繁巧一時倉忙不能如式擲放致屢發而無用或精巧宜用而勢不能遍及一舟或重費而不能發及賊船最不宜者是見行火器安藥線在口如若候賊入口則發在我手若方燃即擲則擲下又爲賊所救又有所謂灰瓶者內用石灰蓋舟上惟利滑使人不能立腳一說用雞鴨卵擲下或擲滑泥者尤可今乃用灰瓶是又滋賊之足而使之立牢也不可不可令屢試屢搗合以衆情共愛而數用無異者止有二種一遠一近至矣足矣愈涇巧煞多愈無貴用記之記之

一舊用火藥倒下賊舟此固長策然又別用火器或炭火再傾擲能之發藥每或連桶擲入水中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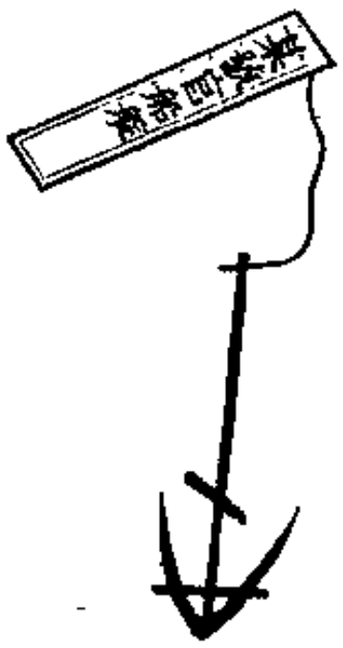
被賊乘藥桶及伊舟以水沃濕亦皆永中肯發可以必發故復重出此說因以見此法之萬分至妙也所謂二種者遠則只用飛天噴筒近則只用埋火藥桶至易至便萬用無差除此之外所謂火箭神機火砲噴筒之類皆遠不及此苟具此一種則他種又皆不必用也

右約賊船在遠先將炭火燒紅盆盛一處豹賊舟相近百十步以火入粗碗灰培再候賊近三二十步以碗平放在藥桶內蓋了候兩舟相遇將桶平平擲下至賊船被磕動碗內之火跌泛而出與藥相埋即發時刻不失較之則器賊線不燃及線遇放早之病皆可無矣

船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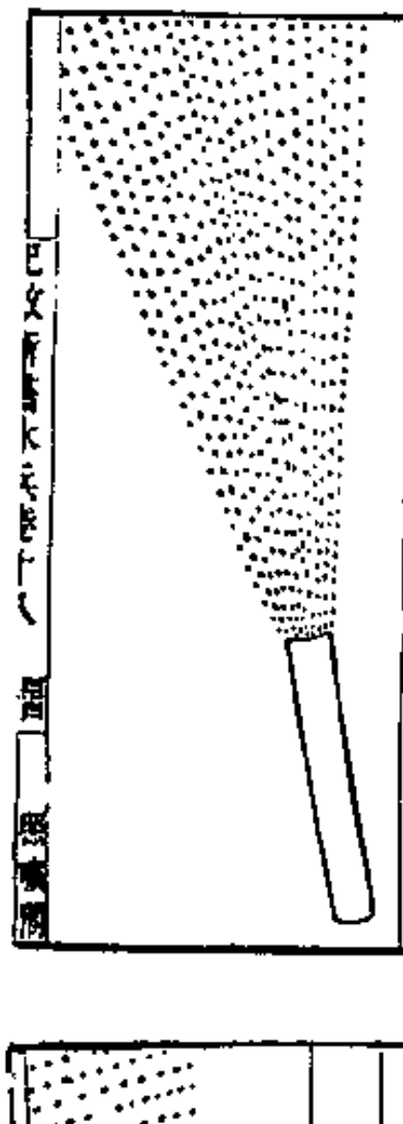
走風捉鼠事急追賊車鬬人力起艙運悞皆此物急解繫纜尾泛之以便回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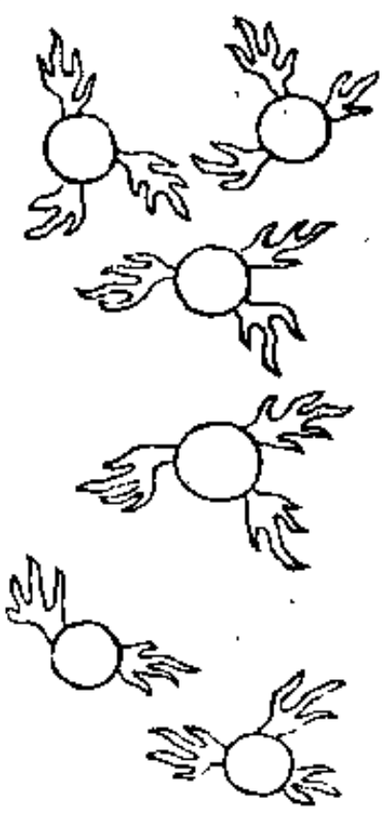
此用稍木燒黑外一寸甚妙



滿天煙噴筒

截粗徑二寸竹布襯用稍磺砒霜斑毛剛子稍沙磨磐皂角銅綠川椒半夏燕糞煙煤石灰斗蘭草草烏水蔥大蒜得法分兩製度慈沙王田沙炒毒繫鎗牟頭順風燃火則流淚噴涕閉氣禁口守城用最船只用飛天噴筒燒帆爲第一妙器此又不足用也此乃各處見用于兵船者爾





火妖

紙薄拳大內藏松脂入毒火外裹松脂相油黃蠟然火拋打煙焰裹發機腳利水戰守城俱擊短戰

竹筒穿藥樣式

包式

火磚

用地鼠紙筒裹各安藥線每五箇排爲一層上下二箇各二層以薄篾橫束合酒火藥松脂硫黃毒畑用粗紙包裹成磚形外用綿紙包糊以油塗密另於頭上開口下竹筒以藥線自竹筒穿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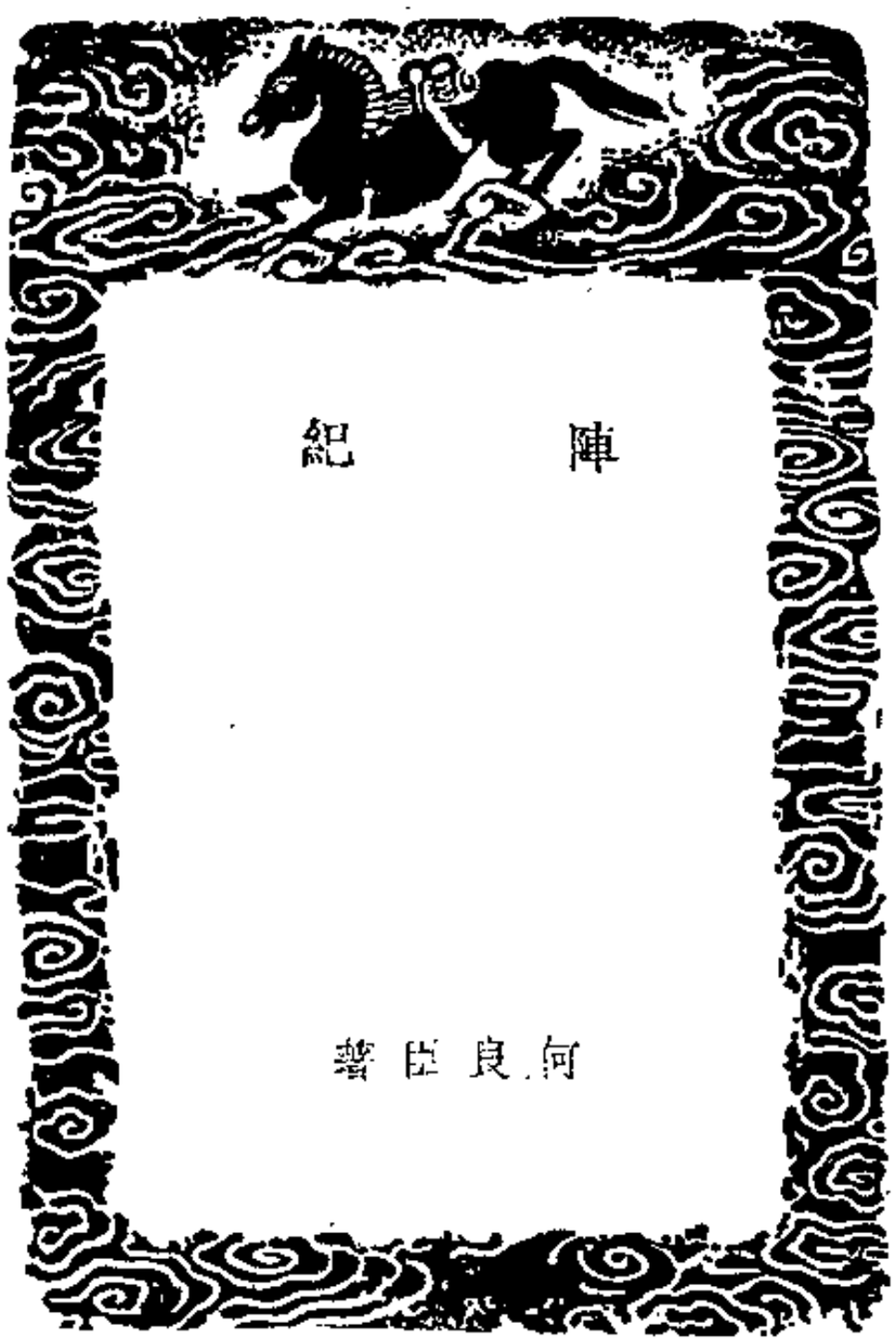
火蜂窠

範大砲紙糊四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藏半入火又間小砲入灰煤地窩頭帶火磁沙炒麥麩糞汁青炒包松脂硫黃麝人髮角屑等件此一火器戰守攻取水陸不可無者奪心眩目驚膽傷人製宜精妙此尤兵船第一火器

火器之法製度甚多其實大同小異皆不甚利若用只此數種盡其妙矣故不繁載至如弓射箭頭用火之類又不如火箭除水陸通用者先附陸兵技藝之後凡陸所不用只可用于水者故備于此以上藥線各處製者俱用一二尺長浮于外每點撚之際一齊閃風其藥線便燄或撚至別船如賊見其尚長而救之或反撚我舟余今用子母銃藥線法凡火器兵械旗鼓精求而更置之號令嚴賞罰信士其藥線之處用細竹管一箇直插于腹內至藥藥安于竹腹之內待外點火燃線已入竹管之內不見方纔撚下則線在竹內燃至竹腹方遇火燄撚下時則藥線在竹內燃並無閃燄之事且撚下見凝燃一物放不知點燃何處就撚在水內則線于腹火氣衝于口水為氣所迎亦不能入雖在水底尤能燃放而後已此極妙極驗萬無一失者其法附陸兵器囊之後子母銃信是也如要連燃則不必籠盤但止入竹管腹內亦可

戚少保紀效新書明南京兵部尚書周世選原刻

嘉隆間少保更歷南北並著屏績而南方戰功特盛初自山東改浙江寧紹台參將以會倭大敗兵困江直餘黨於岱港久不克坐光戴罪斬賊旋以平直功復改守台金嚴三郡叅晉新任台金嚴情任事公移內有本以義束之餘誤蒙使過之用意諷此也時兩浙衙門軍伍廢弛人不習戰鄉兵之可用者寥寥州第一義烏次之台溫又次之紹興又次之國募三千人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又以兵形束水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南方地多藪澤水田畦徑紆曲寬者不過五尺及老一夫三五人即纍乃隨地形制陣法或單行或行或三四五營並行步伐止齊分合無不便利一切戰艦大器兵械旗鼓精求而更置之號令嚴賞罰信士兵之苦心止可概見矣是編自東伍至水兵共十八篇為十八卷其文取便口講使兵伍聽而易於曉暢不以潤色為工皆在浙時親試諸行陣具有明效而紀者也嘉慶甲子六月重校一過付梓廣山張海鵬識



陣紀

何良臣著

陣紀序

自班定遠起家投筆後之爲武弁者類嘐然曰吾獨不得龍泉三尺吾豈憂飜虜哉其於文事直敝帚視之耳而操觚染翰之士日師博士家言亦惟嘐然謂一第可立致其於韜鈐之籍又奚啻敝帚視也豈非文武異用而通才難乎適際明何將軍蚤歲剿于文辭籍籍以詩文名寓內而宇內諸名公僉以詩文知際明其所著乾坤游等集業赤幟詞林而復出其緒餘爲陣紀如干篇鑿鑿足當實用匪徒拾前人唾棄牙慧已也者以故握管從戎輒投輒効總督李公司馬楊公雅重之入遠幕日與訓飭府兵及簪諸邊要務蓋深嘗於其言也嗟嗟際明所謂今之通才非耶走惟西房跳梁隅右多事今上方宵旰西顧興揚儁之思籍令際明仗鉞登壇得一出奇當虜燕然勒勳前無古人矣際明文郛武邪嗟嗟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累世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際明爲不龜手有年矣滅一試諸用其何有於封走晤際明燕市而際明交懽雍丘徐直指善旻走往備兵黃龍值善長行部遼左手是編爲靳序焉輒爲題其端如此善長其亦嘗余言乎

萬歷辛卯三月長垣成遜題

陣紀後序

何將軍良臣者浙之餘姚人人曰將軍善辭賦以其餘談將略壯詩人氣又曰將軍善將略以其餘工辭賦銷武夫氣二者局論也將軍知兵自結髮從戎海上不能收偏裨任近南烽寢北市通將軍堂堂供奏府牙門將安得左秉鉞右秉麾一鼓一金萬隊進止靡弗象指者乎將軍憮然悲嘆以故感槩亡聊仰天而呼不應輒寄之歌詠以暢發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爲不得爲之情也將軍才所著有軍權陣紀利器圖考制勝便宜凡四種徐侍御善長獨嘗陣紀爲括兵將急事先助諸梓將軍辭賦集僭不以乾坤游名乎自嚴選吏說劍齋棨說劍齋在燕市中將軍嘗以貲貢劍王司馬元美止之將軍忽貧以存劍今顧說之其齋中又辭賦所嗟嗟將軍辭賦適傷夫知陣無所事陣而託聲于詩人吻也第獨怪其兵術諸書又溺于武將軍曰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然余與徐侍御不局論將軍萬歷己丑仲春賜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合肥友弟黃道月序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陣紀四卷

明何良臣撰。良臣字惟平。會稽人。嘉靖閒。官至薊鎮遊擊。是編皆述練兵之法。一卷曰募選、束伍、教練、致用、賞罰、節制。二卷曰奇正、虛實、乘寡、卒伍、技用。三卷曰陣宜、戰令、戰機。四卷曰摧陷、因勢、車戰、騎戰、步戰、水戰、火戰、夜戰、山林谷澤之戰、風雨雪霧之戰。凡二十三類。共六十六篇。明之中葉。武備廢弛。疆圉有警。大抵鳩烏合以赴敵。十出九敗。故良臣所述。切切以選練爲先。其所列機要。亦多即中原野戰立說。夫事機萬變。應在一心。蘇軾所謂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也。明代談兵之家。自戚繼光諸書外。往往揣摩陳言。橫生議論。如湯光弼之掘穽藏錐。彭翔之木人火馬。殆如戲劇。惟良臣當嘉靖中海澄弗靖之時。身在軍中。目睹形勢。非懸虛理斷。揑袂坐談者可比。在

陣紀目錄

卷一
募選二篇
教練三篇
賞罰四篇

卷二
奇正虛實四篇
率然二篇

卷三
陣宜三篇
戰機三篇

卷四
摧陷一篇
車戰一篇
束伍四篇
致用二篇
節制三篇
乘寡三篇
技用十五篇
戰令五篇
因勢二篇
騎戰一篇

步戰二篇
火戰一篇
山林澤谷之戰一篇
以上共六十六篇
水戰三篇
夜戰一篇
風雨雪霧之戰一篇

陣紀卷一

明 江左何良臣惟聖甫著

募選

募非握機。無以合衆。衆非精選。無以得用。所以倏忽而能合千百萬者。必握其機也。以數百卒而能橫行敵境者。善用其命也。善握機。能應變於倉卒。善用命。能出銳於不意。故募貴多。選貴少。多則可致賢愚。少則乃有精銳。最喜誠實。獨忌游閒。不在武技勇偉。而在膽氣精神。宜於鄉落田農。深畏市井窺猾。衙門玩法。魁强偏拗。宿留女相。閙論迂談。膽小力弱之輩。於是首取精神膽氣。次取膂力便捷。須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者選之。但四十以上。膽氣精力。日漸衰憊。不任勞苦。是爲老兵。然雖衰憊。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經戰鬪。慣識夷情者。又當別選爲司教司戰。乖覺曉事。識慎細密。備諳山川進退險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膽力倍人。精神出衆。而智識過一隊者。立爲伍隊之長。更於伍隊長內。揀選材藝伎倆堪作千百夫長者。爲一營之司率。負出衆異衆之才。果敢遒淩之氣者。宜卽舉爲偏裨將。部曲俟各以結狀甘結於大將軍處。結云。並不致其有媚惰怯弱嫉賄爲非逃脫頂替等情。犯者甘與同罪。少有犯禁違令。卽時處以重刑。更嚴連坐。使其心知畏法相信也。士提我法。令乃行矣。令既行。則隨手指麾。驅之特易。故曰伍定而後令行。令行而後教戒。教戒而後陣堅。陣堅而後制白重。

束伍

凡束伍之法。在疾而條理。嚴而簡便。設或兵士募齊。隨卽過堂。唱名使選。選定就編伍隊。每隊用藍旗押下。記其本管營伍。本身籍甲。年貌疤記。尺寸。勇力。住居。習藝。分投填註牌册明白。次日。兵士各領腰牌。衣甲。旗幟。器械。官目各領腰旗。符號。聲色。馬疋。域布。古人已成之陣。或演自我新變之圖。謹其出入。必由營門。而士卒不得與鄰營他伍私相通好。所謂能使賊訹之夫。一鼓就列者。卽此理也。伍列既定。禁令已出。伍長必識伍人之情性音聲。隊長必察一隊之膂力強弱。自偏裨將以至於伍隊長。由上而下。各以結狀甘結於大將軍處。結云。並不致其有媚惰怯弱嫉賄爲非逃脫頂替等情。犯者甘與同罪。少有犯禁違令。卽時處以重刑。更嚴連坐。使其心知畏法相信也。士提我法。令乃行矣。令既行。則隨手指麾。驅之特易。故曰伍定而後令行。令行而後教戒。教戒而後陣堅。陣堅而後制白重。

伍編而分列。分列而陣成。但編列之義。古今諸將用各不同。然不外乎前後左右中者出五法。便似無源之水。取之卽竭也。周制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次國二軍。大國三軍。天子六軍。而臣之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隊一百二十五人爲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爲總。五總三千一百二十五人爲鎮。大約用一萬八千人成一鎮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爲奇零之用。餘皆做此。其雜隊易伍。奇正相變之時。每徹二而存三。分三而合二。

授器之要。因其短長。編列之宜。隨其地勢。每以槍筅弓弩標銃爲長兵。刀鏢鈸鈀牌斧爲短器。其錯雜利鈍。須教以不泥。故令年力稍大。而有膽氣者。習長牌。年力壯健。進退莊重者。習狼筅。年少利便。手足輕捷者。習藤牌。年壯膽大。殺氣精神者。習長槍。驍勇活潑而速轉飛騰者。習短器。形小體輕。而堅健伶俐者。習鳥銃藥弩。若質本分。力能肩負。而甘爲人下者。爲火兵。以火兵而殷勤學藝。自致精銳者。亦必舉爲頭目。所以步隊有火兵以供本隊飲食。騎隊有汲養以贍本隊水草。車乘有典幄掌盤。以司進退食息。其各兵器械。當刻本營本隊本兵姓名于上。以油漆罩之。無使模糊泥雜。臨遺棄可稽。仍置短柄黑纖一把。裝之以囊。背裝一箇。以繩二條。跨於兩肩。腰間緊緊。且不礙於用藝。其鞋襪號衣。盔甲。短刀。梳篦。乾糧。茶腳。及救急藥餌。鹽梅之類。悉貯於內。或漆竹筒少可帶酒。以解倦也。須坐臥不離身畔。以備卒後調遣。最忌任意飲水。恐瘴毒奸。亦虛陡生疾病。

伍束列編。授器之後。嘗即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吳子謂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必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大足以戰。小足以守。惟其心能和。其氣能激。則士不勵而自戰。不守而自固矣。爲將用兵之道。已得大半。故法曰。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出戰。務令將吏與軍士。情同父子。義若弟兄。疾病相扶。患難相救。寒暑飢飽。苦樂均之。不得倚強梁而淩卑弱。特先進而欺後來。必遵教令以習藝。必知忠義以自持。一入伍。使其便識生死必共之情。是爲不浮而同義也。軍能戒以不浮。和以同義。則自無科剋虛空之弊耳。然科剋之弊。起自奔趨承奉。乞譽求名。既得患失。鑽刺應酬之事。不已故也。伍隊虛空之弊。始自塘報、健步、巡綽、哨探、差遣、跟隨之役占多故也。當事者不節良策。惟行禁裁。殊不知此項不但不可裁。而抑亦不可少用。然則如之何而處之也。必以名募精能之士。另設奇零雜流之隊可也。議者又欲省費。勢必取諸衙所軍餘。及府州縣民快代之。夫軍餘民快之來者。多包頭積年。熟於玩法。且其效用。不敵募卒十之一。而其工食。尤不減於募卒之需。況深重軍情。大不利於積玩。爲國省費。距在此乎。至如庸將貪婪。故意虛空。復有納班賣假之弊。甚於科剋之弊者。是以知舊伍之法。苟非同志英傑。誠通上意。明察下情。相依而振。恐終不能致充足而得實用矣。且伍不實。則教不行。教不行。則進退自相縻爛。未有伍不實。教不行。進退縻爛而能變化不測。應命於無窮者也。以是而知實伍爲用兵之至要。

教練

世稱練兵而不知練兵之法者多也。苟不得其法。雖朝習暮責。無益於用。善練兵者。教藝有師。教戰有率。列不攢擠。亦不迂疏。前看心後看背。左右看兩肩。此係整行齊伍之要言。短兵有長用。長兵有短用。長短因其宜。舉手無不利。此是教藝用器之切語。以形色之旗教其目。以金鼓之聲教其耳。以進退之節教其足。以長短之利教其手。以賞罰之信教其心。此即五教。不易之大訓。五教既熟。器具亦精。迺使其意氣和順。情性逸開。鼓而進。金而止。同其心。一其氣。指之前。麾之後。顧之左。應之右。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其梆鈴板鼓。箭角之節。鉦鐃鎖吶。嘷囉之音。起火、坐臥、臥笛之號。悉皆變隊易伍。出伏用疑。分合奇正。進退遠近。無窮不測之密令也。他如動靜啓息。解結徐疾。錯雜紛紜。方圓曲直。輕重衆寡。斜銳疏狹。晝夜風雨。行坐臥立。履峻臨險。每變習習之既久。必致尤協。而得其神化。無散處鄉閭田野。自是不失矩度。率然過變。亦能以倉卒當之。其法以十人學戰。而教成百人。百人學戰。而教成千人。千人學戰。而教成萬人。萬人學戰。而教成三軍。於是嚴禁令。寬激賞。開發人之志意。杜塞人之奸回。尉子謂明平禁舍開塞之道者此也。教練經月。而有武藝不精。進退不熟。變號不識者。治之以法。教師、司戰、伍隊長同罪。千把總、偏裨將連坐有差。三限不精熟者。重按以令。仍扣月餉。以賞能者。教師、司戰、伍隊長同罪。千把總、偏裨將連坐有差。必使其歷深溪也不煩舟楫。陵山阪也不待鉤梯。所謂徑其絕地。拔其特固。獨出獨入。而人莫之能止。敵在山。緣而上攻。敵在淵。沒而下從。其奮擊也如怒濤。其輕迅也如飄風。致之於死亡之地。而人莫敢自爲之計。能如是。迺可稱教練之卒。用兵之雄。

前之所以教練武藝。節制行列者。總爲張膽作氣之根本。兵無膽氣。雖精勇無所用也。故善練兵者。必練兵之膽氣。夫人之膽有大小。其大小不可預知。氣有勇怯。其勇怯不能遽識。人而膽小。雖勇弗用。膽不以氣。雖大弗張。是以氣爲一身之用。死生榮辱係焉。能作其氣。而張其膽。則膽與氣俱用之矣。然非絕技不能衝張膽之身。所謂摯虎搏河者。徒恃其膽力也。設若兩軍初交。有人重被槍刃而先躓。一軍之氣挫矣。雖千百人有膽氣者見之。亦必俛抑。假使千百人負膽氣者。更精武藝。而節制素行。自謂無所往矣。無所往則固。而膽氣自十倍於常時。將必騁其藝。奉其制。遵其膽。奮其氣。以登陵。其一人之先躓者。亦必忘其傷。振其怒。隨千百人以決進。故善練兵之武藝。軍而無陣。猶人之無四維。虎之無山谷。不可以一日存也。陣而定整。出有節也。入有制也。予有權也。奪有衡也。負膽氣者。不得獨先而致躓。精武藝者。不得恃技而亂衝。其進也。齊勇合一。如奔潮之入錢塘。其止也。如崇山深林。使敵敢望而不敢進。其變也。分如雷電。合如烏雲。聚散倏然。條忽萬狀。其退也。前忽爲後。後忽爲前。虎正龍奇。旋坤轉乾。故善練兵之武藝者。必練兵之陣法。是以陣法爲武藝之綱紀。而武藝爲膽氣之元臣。而我之號令。又爲陣法之司牽也。戚繼光曰。操手足之號令易。而操心氣之號令難。有形之操易。而操之操難。斯言最當。如武場演跳。進退分合。縱認眞教習。不過謂之答號。其無方之應變。實出武場教習之外。所謂將之所趨。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能必令其無難。方可稱練銳之卒。故使士卒熟識我之陣法。而莫待其預測我之用變化也。

軍器

軍時學藝。器械須重。臨陣器械宜輕。此爲練手之力。學戰必以重鍛。使其負重利便。則臨戰身輕。古者練足裝沙。日漸加重。每跑里許。不令氣喘。是得趨遄之法也。大凡人之氣力。日用則強。日憎則脆。故不令其安閒自疲。抑不使其勞頓太過。水兵宜習陸戰。陸軍須習水情。習慣既便。入舟則知水用。登陸不泥變分。況水陸之戰。其機則同。他如車騎之用。數變正奇。馬步之出。妙在首足。三者迭更。翼前伏後。若使應變孰嫻。器藝利便。視遇一齊。就可取勝。原無異巧神術也。吳子謂治兵之要。教戒爲先。爲國之道。先戒爲寶。故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也。知兵者能深思必自得。不觀北人乘馬。南人架舟。習之也。

苟能分科督教。其孰自精。其習相成。孰精智成。繒耳目手足之從心。自然渾化。無所梗滯矣。昔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戊子戰於鄗。勝之於鳴條。武王以虎賁三千人。陳車三百乘。甲子渡於孟津。勝之於牧野。齊桓公以銳車三百。教卒萬人。威行海內。天下莫當。晉文公遣五兩之士五乘。銳卒千人。先接諸侯。莫之能難。凶虜選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爲前陣。與荊五戰而五勝之。東征鄀。虜西伐巴蜀。北迫褒谷。令行中國。以王諸侯。兵未嘗不以選練至精而能致用。今之時。將兵不知選。選不知練。練不知精。精不知合。而欲驅驅險疲老不堪之卒。將應命率然以克敵者。不亦難哉。

致用

人莫不有賢愚。才莫不有奇拙。識莫不有淺深。事莫不有窮竭。善用人者。必盡用其賢愚。善用才者。必盡殺其奇拙。負遠識者。必預得其淺深。善料事者。先已判其窮竭。固亦有假人之長。以補其短。用人之才。以發其氣。所謂天下無棄白之器者。取諸衆白也。惟大將軍能致其所長。而必盡之以長。因其所短而故適宜其短。乃能統率賢不肖之志。則其力自并。而其用自神。顧欲得賢而才。靜而大。識天時地利人事之用。明分合進退盈虛之情。而復能識下豪俊。舉讓同列者。令其縱橫計謀。贊應合卒。校度天道。經保萬民。太公所謂心腹一人。探行能。公實罰。酌安危於未萌。決嫌疑於可否。太公所謂謀士五人。校災祥。明去就。驗識推時。司占審候。太公所謂天文三人。備近險易。山澤斥滿。形勢利害。無失其所。太公所謂地利三人。考驗代之興亡。究術家之同異。制機選兵。教驗作氣。太公所謂兵法九人。預備蓄儲。通達餉道。最募計多。損益出入。太公所謂通糧四人。執銳披堅。風馳霆擊。力能擺虎。亂敵都伍。太公所謂奮威四人。旗鼓令下。鬼神莫疑。後則德之至者矣。又曰。用賞貴誠。用刑貴必。誠則人知。必則人知。是。財子謂發能中利。動則有功者。感其誠。是其必也。廢賞不遺賤。賞功不厭多者。盡其心。重其報也。所以重迎坐之刑。信崇賞之令。行誅大之權。厚下士之禮。則軍不治而自整。藝不教而自精也。苟功不能賞。罪不能誅。事非而不能壞。則令不畏刑矣。勤不信賞矣。進自不齊。退亦無制。使不齊無制。而能統衆用兵者。未之有也。

賞罰

天子設鉞以尊賢。制斧鉞以誅惡。其賞至重。而其罰至深。能行誅於貴顯。下賞於微賤。則威自伸。而明不蔽。故殺及權倖。賞及牛童者。謂無論貴賤。不預恩讐。示至公也。晉子曰。明賞不費。明刑不濫。賞罰明。則德之至者矣。又曰。用賞貴誠。用刑貴必。誠則人知威。必則人知畏。財子謂發能中利。動則有功者。感其誠。是其必也。廢賞不遺賤。賞功不厭多者。盡其心。重其報也。所以重迎坐之刑。信崇賞之令。行誅大之權。厚下士之禮。則軍不治而自整。藝不教而自精也。苟功不能賞。罪不能誅。事非而不能壞。則令不畏刑矣。勤不信賞矣。進自不齊。退亦無制。使不齊無制。而能統衆用兵者。未之有也。賞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疏遠不可廢。惡不可賞。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賞罰不可以疏。亦不可以數。數則所不得者衆。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人心不勸。罰輕則人心忘懼。賞重則人心僥倖。罰重則人心無聊。然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若賞及無功。罰加無罪。行賞於人。而心不甘者。下將叛背也。所以不令士卒輕刑而忽賞。輕刑則將威不行。故嚴刑罰以明必死之路。忽賞則上恩不重。故信愛賞。以開必得之門。是以賞罰出自主將。必持至公。無容軍中私議。凡賞有功。而有干請不賞者斬。凡罰有罪。而有干請不罰者誅。以我之耳目見聞已真。而信賞必罰。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開化。安得容其干請不賞不罰者耶。故曰。軍中無二令。亦不得市私恩。借公議也。

於天下。故軍中宜有備將隊。材士隊。異術隊。祕技隊。殷勇隊。蒸過隊。激恩隊。敢死隊。假敵隊。乞降隊。亡命隊。須另致一軍。取以誠信。爲不時之使。必令其名實相稱。無孤置隊之義。則俾食自銷。資用自得。又不可以省費爲說也。

軍中惟爲使之才。尤難。而一言之得失。則三軍解結死生係耳。有因陳立竭。詳言是宜。老必能使人聽。泛

行於平日也。

能以威德服人。智謀服敵。不假殺戮。威致投降。兼得敵之良將者。爲不世功。兵不血刃。軍不稱勞。而得敵之土地數千里。人民數十萬者。爲不世功。矢石鋒交。突入敵陣。梟斬敵將。及部曲之長。因而摧破敵營。以致大勝。多獲敵之糧草頭畜者。爲奇特功。敵勢強盛。我軍力竭。心怖欲走。有能急出奇兵。邊斬欲走之長。及兵死戰。因而決潰大敵者。爲奇特功。得敵之山川險易。進退利鈍之情。因而斬關奪城。據壘。威懾遠境者。爲上功。伏路出奇。生擒敵首。及奸細人員。因得機情。而能營衛寨。致敵自擾。而我兵乘進者。爲上功。別部受敵圍危。有能引軍力救。各保無虞。及奪回被虜。扶救傷殘者。爲中功。敵至境內。而高壘深溝。堅利甲兵。僅能固守。不致人民傷死者。爲中功。蓄力抵敵。或因救護而致重傷。或當重傷而復得敵級。非獲敵中利用器具之類者。爲下功。三數人共擒一敵。或共斬三五級。或人各得一二級者。爲下功。自幅裨以下。得不世功者。乃大將之望。當卽表聞。拜左右副將、儲將、材官。以至部曲長。得奇特功。及上功者。亦卽表聞。授以偏裨。得中下功者。重賞而復紀錄。緝得軍中與敵相通機事情實者。所犯腰斬。伍隊官自連坐有差。其家私妻子。俱賞緝者。有能訪舉賢士謀士異士。或卽得其機略。因而以致勝者。勞所舉之人以千金外。酌彼士才之大小。功之高下。而授之以官。士卒背後有傷。以敗兵事論。雖虧不能。伏路塘探在外。而賊陡至。伏者已疏掩覆。探者致誤。地報。法所當斬。或探伏者自謂探伏已失。罪不可逃。乃拚死直抵賊營。能建奇功者。免死復賞。賞罰之例。多載戰令、軍範二籍。故不緒敍。略其所原者。姑記之而復少定其資格云。

節制

臣謂非分合。無能用衆也。非奇正。不能鬬衆也。節制行。則分合自開。分合開。則奇正自變。故節制之兵。或不能大勝。亦不致大敗。何也。解縛不拔。越陂絕各輕利。左右角犄。前後應應。曲直方圓。無不繩正。動靜死生。係乎旗鼓。離合聚散。不失行伍。似勇而不勇。似怯而不怯。似治而不治。似亂而不亂。紛紜渾沌。駐足成陣。面面受敵。威無不振。所以有制之兵。勇者不敢獨先也。怯者不敢退後也。賦以火角幡麾爲變化密號耳。故其進也。使敵不可遏。其退也。使敵不可測。其攻掠也。使敵不可防。此又節制而任戰勢者也。孫子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又曰。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堂堂正正者。節制之師也。節制之師。孫子且畏。況今之時將乎。荀子曰。王者之軍。制將死鼓。取死繩。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鼓而行。金而止。以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者。謂死其制也。吳子曰。兵以治爲勝。所以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者。謂有其節也。有其節。死其制。則強弱一其力。巧拙一其心。生死一其令。以無爲守其正。故明王不煩征討。而四夷自賓。將軍不煩殺戮。而威德自重。

兵法師合而交綏。師退而不逐者。謂兩軍各有節制。重防失覆者也。慮其作北所誘。故弗逐。不百步。恐爲

敵計所陷。故雖綏不三舍。所以知戰道者。必先鬬不知止之敗。憲在乎必往。若勢必欲往也。須要我進衝。開我軍退。謹束前後。勝洒不潰。孫子曰。避其朝銳。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此治力者也。治心治氣治力三者。固用兵之切要。然非節制素行。則治字無處著落。又曰。堂堂之陣。旗幡不能偏視。雖晝長高聲傳會。去而復轉。伍隊斷滯者誅。兵卒助言者斬。更不得與別營人馬擠雜混行。防有敵奸乘劫。雖善兵者。勇怯之用。案分動靜之備必具。

嘉隆年間。浙直之南山海多事。其四方調募之兵。非無膽力技藝超絕者。但其稍與賊合。如獿蟹泥。覩者撫不識魂。何也。蓋緣節制不明。人心不一。以無制之卒。而用不齊之心。則進退自不應節。固有負膽先登者死之。以致一軍悚懼而自敗。此將之過也。調集之兵卒。皆無制。應募之衆。盡係游閒。平時則重累資糧。臨戰則先爲逋北。欲其習定脚跟。猶不可得。又何能望其取勝。此將之過也。弓弩可以致遠。矛筅利於接戰。火器稱爲無敵。法頗善矣。及其鼓譟互相喧囂。遣兵滅火。各務其逸。徒騎混雜。逐失隊伍。軍棄其將。號息其鼓。雖有鬬心。豬犬之犯虎。此將之過也。臣謂斯時將乏賢明。兵集無制。兵無制矣。而爲將者。又不能握淮陰用市合之機。設若一人躓蹶。萬夫褰心。縱有絕技驍勇。何益於用。虞云擾山易。擾海之寇乎。惜乎四合之徒。萬人萬心。既無良將制練。且多中制撓之。將未得兵之情。而兵未達將之令。輒欲驅之赴死。戰而不勝者。未之有也。故鑿壞十數年。餘寇雖殄滅。而民力竭矣。於是而知兵不在多。而在精。兵精而無節制。戰未可恃也。將不貴勇。而貴良。將良而上不信任。事未可爲也。

陣紀卷二

奇正虛實

伍束而後陣定。陣定而後節制行。節制行而後進止熟。進止熟而後奇正生。奇正生而後變化不竭。推變化不竭者。迺能致勝於無形。淮南子曰。奇正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斯言是矣。故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佚爲勞奇。而輕疾悍敢。若波若沒。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無窮。江海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無不奇。善用正者無不正。正奇。選鋒爲正。先合爲正。老營爲正。有等庸將淚此。謂也。世之談兵者。執以旁擊爲奇。埋伏爲奇。後出爲奇者。正者不但使敵人不識我之奇正。如三軍之衆。而能相生無端者耶。唐太宗問曰。奇正素分之歟。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已二而敵一。則一正而一奇。已五而敵一。則三正而二奇。此大略耳。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以二五之術。使其各認旗鼓。迭相分合。此教戰之法也。教閱既成。衆知吾法。聽將所指。如臨羣羊。孰有一一二三爲奇正之別哉。又曰。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衛公此際。似得孫子用奇正相生。循環無端。安有不教

能使正之變治。使奇之分移。使伏之出沒。如神如鬼。如山如雷。雖增智對面。亦莫測我之所在。況敵之蒙昧。未若聖智者哉。世之庸將。尚不識何以爲奇。何以爲正。何以爲伏。又烏能出無朕之化。發不盡之機耶。此可與知兵者意會心符。似不能以形聲相授。

主將所持不疏。率心日離。吏士不和。上下有隙。是謂氣虛。豈獨以兵疲食少爲虛哉。主明將賢。上下同欲。感激既深。意氣俱起。是謂氣實。豈獨以兵強積廣爲實哉。故勝在得機。敗在失氣。氣實則鬬。氣虛則走。善用兵者。無不率然。何也。蓋緣兵體將意。將合兵情。教固情措。陳因地列。氣自勢張。勢從機發。如心之役身。身之速臂。臂之使指。動靜率然。隨心所使。雖風氣有南北之殊。其應變無一定之理。大要在節制素明。教戒有自。者必利急中之用。是以三軍行止。必嚴隊列。愼行伍。謹甲兵。哨遠近。如一伍一隊一哨一營一陣之中。或晝或夜。但係火角銃礮。齊鳴。卽是有急。恐介不及下。隨聽過警之處。隊伍營哨之長。以二而三。以六而四。立定陣腳。舉手使殺。左右鄰隊。就是奇兵。進退迭更。人自爲戰。有犯營喧嚷。誤舉火礮者。須令靜待。其亂自止。如有鬪之兵。隔落固密。連坐令嚴。白無此咎。縱營內有奸。亦不能動。臣謂軍中率然遇急之勢易爲。而天下率然有變之勢難措。何也。軍中遇急。其節制機權。在於能將而已。能將之善任戰者。率然如風之陡發。如蟹之陡合。如轉圜石。潰積水於萬丈之上。使人莫識其來。莫知所禦。是謂握率然之用。故能握率然之用者。必能應變於不測。法曰。恩與身先。兵雖天下。以是而知軍中率然遇急之勢易爲也。天下有變。其冰消瓦裂之勢。以前古鑑之。則有五危曰。亂民也。曰罪棄也。曰荒淫也。曰四夷也。曰權篡也。亂民之所起。起自饑荒衣食迫之。罪棄之所起。起自貪墨。殺人無罪。高才不用於時。荒淫之所起。起自君上好奢侯倖用事。四夷之所起。起自戰守不明。控禦無制。權篡之所起。起自威權日與。樹黨交私。有一則國貧。有二則國分。有五則國滅。一者五之漸也。設或有一。則五隘之矣。苟不幸而生此率然遭變之世。雖賢智之才。班布而起。恐亦不能以率然爲捍禦。將有驅不教之民。以勤王事者。出焉。戒喻之以必生。或純之以必死。或激之以忠孝。或重之以功名。猶未識其所應之機。能爲必勝否。以是而知天下率然有變之勢。雖措也。惟明君良將。能慮患於未形。措置於有道。自足以弭率然之變耳。昔吳起以變賜激勵之法。行之日久。秦衆犯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將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數萬計。今也將吏簿於監司中制之煩。士卒疲於科剋工役之苦。偏裨困於謀求奔走之勞。則士氣何由而作。教戒何由而施。以故將乏良能。兵無練銳。縱竭蹙民膏。以養兵將。實無益於率然。惜乎。臣於是而知斯時也。非商君之變法。不可以言守國。非尉子之重刑。不可以言治旅。

技用（以下器具矩式製法用法・別載制器圖考・）

古者旌旗幡幟。幢葆旒旆。不過束伍司方。使士卒別認本部之進退。爲分合之指麾耳。故曰辨鷹。從移。所指從死者是也。原無異巧之術。後世繪諸像者。詭道也。出生剋者。旅法也。圖而畫熊羆貔貅。虎以彰其猛。鵰鶚鷹隼。以彰其擊。星辰日月。以彰其明。雲龍風怪。以彰其不測。故伍有伍旗。隊有隊旗。門有門旗。角

寨之勢。莫以土地廣大。兵馬繁盛。就爲衆也。但分守處多。便無處不寡矣。卽如庸蜀我之所在。況敵之似不多。萃厥心合。便是衆強。故善用兵者。能分合彼此之勢。使其各醜異心。自相攻殺。則衆寡可乘之勢。因而兩用之矣。

率然

所謂率然之勢者。言其首尾顧應。斯須不離。腰不可斷。首不可擊。尾不可擣。故曰。率然如常山之蛇。所以善用兵者。無不率然。何也。蓋緣兵體將意。將合兵情。教固情措。陳因地列。氣自勢張。勢從機發。如心之役身。身之速臂。臂之使指。動靜率然。隨心所使。雖風氣有南北之殊。其應變無一定之理。大要在節制素明。教戒有自。者必利急中之用。是以三軍行止。必嚴隊列。愼行伍。謹甲兵。哨遠近。如一伍一隊一哨一營一陣之中。或晝或夜。但係火角銃礮。齊鳴。卽是有急。恐介不及下。隨聽過警之處。隊伍營哨之長。以二而三。以六而四。立定陣腳。舉手使殺。左右鄰隊。就是奇兵。進退迭更。人自爲戰。有犯營喧嚷。誤舉火礮者。須令靜待。其亂自止。如有鬪之兵。隔落固密。連坐令嚴。白無此咎。縱營內有奸。亦不能動。臣謂軍中率然遇急之勢易爲。而天下率然有變之勢難措。何也。軍中遇急。其節制機權。在於能將而已。能將之善任戰者。率然如風之陡發。如蟹之陡合。如轉圜石。潰積水於萬丈之上。使人莫識其來。莫知所禦。是謂握率然之用。故能握率然之用者。必能應變於不測。法曰。恩與身先。兵雖天下。以是而知軍中率然遇急之勢易爲也。天下有變。其冰消瓦裂之勢。以前古鑑之。則有五危曰。亂民也。曰罪棄也。曰荒淫也。曰四夷也。曰權篡也。亂民之所起。起自饑荒衣食迫之。罪棄之所起。起自貪墨。殺人無罪。高才不用於時。荒淫之所起。起自君上好奢侯倖用事。四夷之所起。起自戰守不明。控禦無制。權篡之所起。起自威權日與。樹黨交私。有一則國貧。有二則國分。有五則國滅。一者五之漸也。設或有一。則五隘之矣。苟不幸而生此率然遭變之世。雖賢智之才。班布而起。恐亦不能以率然爲捍禦。將有驅不教之民。以勤王事者。出焉。戒喻之以必生。或純之以必死。或激之以忠孝。或重之以功名。猶未識其所應之機。能爲必勝否。以是而知天下率然有變之勢。雖措也。惟明君良將。能慮患於未形。措置於有道。自足以弭率然之變耳。昔吳起以變賜激勵之法。行之日久。秦衆犯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將令。介胄而奮擊之者。以數萬計。今也將吏簿於監司中制之煩。士卒疲於科剋工役之苦。偏裨困於謀求奔走之勞。則士氣何由而作。教戒何由而施。以故將乏良能。兵無練銳。縱竭蹙民膏。以養兵將。實無益於率然。惜乎。臣於是而知斯時也。非商君之變法。不可以言守國。非尉子之重刑。不可以言治旅。

技用（以下器具矩式製法用法・別載制器圖考・）

古者旌旗幡幟。幢葆旒旆。不過束伍司方。使士卒別認本部之進退。爲分合之指麾耳。故曰辨鷹。從移。所指從死者是也。原無異巧之術。後世繪諸像者。詭道也。出生剋者。旅法也。圖而畫熊羆貔貅。虎以彰其猛。鵰鶚鷹隼。以彰其擊。星辰日月。以彰其明。雲龍風怪。以彰其不測。故伍有伍旗。隊有隊旗。門有門旗。角

有角旗。隨隊旗。雜伍旗。官旗。將旗。司命豹尾。高照神光。坐纛號帶。金鼓清道之類。大小方色雜綵而名目。各隨其隊伍之多寡。而為之數。

總旗。用五方五帝旗。二十八宿旗。三百六十日神旗。雷門十二將旗。四時八神旗。司地十二辰旗也。他如五方五帝旗。二十八宿旗。三百六十日神旗。雷門十二將旗。四時八神旗。司地十二辰旗。也。他如五方五帝旗。二十八宿旗。三百六十日神旗。雷門十二將旗。四時八神旗。司地十二辰旗。

總旗。支干丁甲旗。八卦九星旗。司天司煞。異名諸像之類。不可悉數。炮出以青。炮火以皂。炮金以紅。炮水以黃。炮木以白。又如坐罪人於白旗。殺罪人於黑旗。得敵刻心以祭旗。取血以塗鼓者。總不外多方疑人。操彼觀望。示致其疑。以彰我威耳。能兵之士。當自識之。然旌旗不可不多用也。旌旗不多。則威儀不嚴。威儀不嚴。則軍容不盛。故曰。多用旌旗。蔽我隊伍。使敵不得登高望我動靜虛實也。且旗為進退之司。尤能遮蔽矢彈。如南夷慣用毒弩。遙箭。鳥銃藥標。到身即死。是以南將多用健士。舞旗當先。冀兵隨進。蓋緣弩箭彈標。著旗即下。自不及傷人也。用法以旗仟過人二尺。樹木為之。旗用好紬。上至槍筒下及槍鋒。少尺餘。以兩手托開。陰陽擊住。左右伏身。盤旋轉繞。鼓緊急趨。先於高招。鋒交即止。以遠短兵。

軍中擊器。則有銅鼓、橈鼓、鼗鼓、杖鼓、鼙鼓、鐃鼓、鼚鼓之類。用雖不同。大抵壯氣聲之勢。彰威天之威。放出軍有鼓之法耳。其大金鉦、鉦、錞鐲、號笛、觱篥、鐃、簫、嗩吶、喇叭、板鈸、梆鈴者。齊心聽。別晝夜。用變率然之號。而奇正進退因之以分合焉。長六尺者曰角。五尺者曰鬣。鬣角之用。亦皆神出沒。一三軍也。許洞曰。大將出師十萬。宜有大角二十四具。大鼓六十四面。假亦泥矣。如深入敵境。欲彰其威盛者。更須多用。何必數拘。

凡射之理。開弓須雄而引滿。發矢須靜而虛周。故曰心清也。情逸也。性靜也。身正也。力開也。審固也。所謂從容閒逸。射必中的。又曰。鐵不上指。必無中理。指不知鐵。同於無目。鐵須至堅。桿宜挺直。弓須軟硬適宜。而收貯最畏潮濕。學射以十步立標。標眼如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二十步立標。標眼如酒鐺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三十步立標。標眼如燒餅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四十步立標。標眼如碗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五十步立標。標眼如碟面大。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六十步立標。標眼比碟大一圈。平胸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七十步立標。標眼比碟大二圈。平肩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八十步立標。標眼大八寸。平肩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九十步立標。標眼大一尺。平肩滿射。能三矢中二。移遠五步。又能不離左右。即於百步立標。標眼大尺許。平肩滿射為率。標之高下。須以遠近相稱。雖立百步。不過高六尺是也。武場比射。以八十步立把。亦高六尺。廣二尺。許三矢中二為善射。但力能至百步者。嘗短五十步而發。能如是。迺得射之妙機。馬射必以離把十五步而及者為熟。又能以每把必發分毫對鏃抹鞦者為精奇。

奪險守隘。非弩莫克。邀彼方張。非弩不可。弩之稱利。古人尚之。何獨不重於今世。此可與有志於遠事者籌之也。如絞車弩。能射七百步。大合蟬弩。能射五百步。蹶張弩。能射三百步。臺鴈弩。發十矢。飛槍弩。發

一矢。諸葛亮名之曰元戎。隘人呼之為摧山。他如三弓弩子弩。八牛牀子弩。蹉黃樺槍弩。大連環弩。跳鐙弩。小合蟬弩。自犯弩。大黃叠連弩。大木單弩。黃扇弩。擘張弩。毛胡盧毒藥弩。狼牙溫鍰毒弩。八斬弩。鏤弓弩。神勁弩。馬黃弩。叠竹弩。角弓弩。伏遠弩。神機弩。木鴈弩。諸子弩。神臂弩。麻尾弩。神水弩。克敵弩。二意角弓弩。無敵流星弩。一字弩。靜寨弩。竹竿弩。夾矢弩。擘張弩。小黃石弩。火弩。臺弩。床弩。腰弩。連弩。竹耕戈之類。不止數十種。然弩雖一名。其制其用各異。如伏弩者。藥非至毒。矢必能殺人。鏃非至堅。未必能透甲。矢及即死。方可稱弩。萬弩一機。迺得弩用。故善伏弩者。站頭高下。自準而矢勿令其虛發。更藥須至急。機須至幽。用機之妙。妙在旋下。其旋下者。得機之用也。敵少不必下機。敵成皆我。而大隊在後。亦不必下機。敵進大半而發者。為之神。蹉鐵及馬倒人乃自斃。縱胡馬驍雄。必不能當我半寸之鐵。故知用弩之功。不在火下。猶宜濟製最便山林。欲以輕騎往來利於小弩。小黃、麼弩、神臂。若將守壁壘。危須用絞車合蟬。數張自犯。比手弩。以五十步立把。高五尺。廣尺許。三箭中二者為善射。能及飛走之目者。稱精奇。弓弩雖短兵之長用。但矢盡弓解。即為人困。故習射者。必精刀劍。弓解則有接濟之兵矣。學弩者。必熟校鏃。矢盡則有利用之具矣。此在銳意練兵者。宜加意焉。

學藝先學拳。次學棍。拳棍法明。則刀槍諸技。特易易耳。所以拳棍為諸藝之本源也。如宋太祖之三十六勢長拳。六步拳。猴拳。鬼拳。名雖殊。而取勝則一焉。溫家之七十二閃。番十二短。此又善之精者。呂紅之八下。蘇張之短打。李半天、曹驊子之腿。王鷹爪。唐霍吾之拳。張伯敬之肘。千跌張之跌。他如盖炎甫。劉邦協。李良欽。林琰之流。各有神授。世稱無敵。然皆失其傳。而不能盡所奧矣。机杖棍長一丈二尺。精者能入槍破刀。惟東海邊城與閩中俞大猷之棍。相為表裏。法有不傳之祕。少林棍俱是夜叉棍法。故有前中後三堂之稱。前堂棍名單手夜叉。中堂棍名陰手夜叉。類刀法也。後堂棍名夾槍帶棒。牛山僧能之。蕃曰。紮藤山棍為第一。張家棍為第二。寄田棍又次之。趙太祖臨蛇棒為第一。習居鉤杆。西山牛家棒皆次之。其孫家棒又出自宋江諸人之遊法耳。大抵練兵教藝。切須去了走跳虛文。但動棍須把得堅。交棍妙在下起。棍入必須上壓。一打一揭。欲我疾。陰手陽手令人疑。大勢小剪。神變用大門小門。藏正奇。使拔崩滾殺起磕。俱得其妙。迺可稱棍。會大猷劍經曰。待其氣力略過。新力未發。而急乘之。似得用藝之祕矣。棍法之妙。亦盡於大猷劍經。在學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長。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則自可稱無敵也。

能殺人於二十步之外者。六合槍法也。復有馬家長槍。沙家竿子。李家短槍之名。長短能兼用。盡皆盡其宜。銳進不可當。速退不能及。而天下稱無敵者。惟楊氏梨花槍也。所以行有守。立有守。守內暗藏攻殺之機。槍鋒須短利而輕。以不過兩為率。桿須腰硬。根粗稍稱。兩手南方以竹為桿。誌稱省便。北地風高易裂。須得絲勒纏紮。乃可否則以櫈木代之。猶勝。凡學槍。先以進退身法步法與大小門閫。閃串手法演熟。迺以六眞八母二十四勢的斷殺。使手能熟。心能靜。心手與槍法混而化溶。動則裕如。變不可測。但施於陣上。則伸縮龍挪之機。少稍不便。故花法不必習。習亦無用也。此在學者自妙而運用之。惟由東樊

氏。深得其傳。惜乎老矣。較比之時。先看單槍。試其手法身法。進退步法。陷串不宜甚大。尺餘便好。復以二十步外立木把。高五尺。闊八寸。上分目喉心腰足五孔。孔大寸許。內懸圓木球。每一人執槍立二十步外。聽鼓聲搶緊。翻然躥槍。飛身向前戳去。以得孔內木球於槍尖爲熟。五孔木球俱得爲精。若二人比藝。節不離封閉。提躥守五法而已。惟能守者力自開。有隙便進。是得用槍之訣。

筅之出入。頗稱不便。似非利器也。所可恃者。能作步卒之藩籬耳。然非長槍短兵。夾持而進。則所謂能禦而不能殺者也。故舉筅者。必以老成有力而筋骨已硬之人。謂其無活跳閃賺之勢。如精銳輕捷之兵。又不必以重貲之器爲利用焉。筅之竹節須密而稱。旁枝須盤而相。筅刃須長而利。以火熨之。或曲或直。四面扶疏。如刺如戟。炙以桐油。煅以毒藥。較閱之時。先令其自使。觀其手法步法。六勢成熟。然後與長槍對比。槍哄不動。又能護我短兵。進戰搪架。敵器不入爲精。

藤牌宜堅大而輕。使人蹲下。可以遮一身有餘。凡學牌。先從八勢曰籟札衣勢、斜行勢、偏人擋路勢、滾進勢、躍起勢、低平勢、金雞獨步勢、埋伏勢。八勢既精。自得其巧。是以選牌如選將。閃牌如電。遮蔽活潑。起伏得宜。全身藏盡。視聽外馳。更須翻滾不露頭足。此用牌之要說耳。然非標子。無以用也。故學牌者先學標。每帶棄標數枝。皆手時左挽牌。右持標。步動標起。近敵便投。標去敵必閃顧。則牌隨隙滾進。使敵措手不及爲精。設若敵不爲標所動。亦必爲標所傷矣。故曰標者牌之疑兵。又所慮者。恐進標而抽刀不入把者。治其兵。連坐其長。造法不精。責其匠。然亦有用強弩絞車豁竹射送者妙。其火則後出少而前出多。故利於燒藉棄耳。子母礮者。妙在悚膽之馬。龍膽之營。亂膽之伍。奪膽之氣。須棄綠不炭。放手慣熟爲神。所提者母礮未發。而子礮先聲。則傷本處人矣。或至半途而礮發。或至敵營而火息。則礮無用矣。大抵紙開礬油以避濕。藥須極細而築實。線眼用鐵棹打成。自然更要至中而至直。如筒長七寸。眼須五寸許。箭桿要直。翎宜勁。務去頸二寸稱平。此其訣也。比試以八十步立把平去。能中爲精。歪斜起落。

背伍且攻圓圍以成師之戰。大製者當車。車小異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有樓者當樓車。走輈者當驀車。後退銜退拒之法以著。故水戰利便。利用之器。其則有水平拍竿、皮船木艦、海艇、艨艟、鬬艦、走舸、海鶻、艘艦、下水夜叉拍、鹿角木、木女頭、木馬子、鐵蒺藜、鐵撞角、鐵撞頭、狼牙拍、鐵飛鉤、鬬杆棒、鐵蒺藜棒之類。舉皆攻守之具。悉令備置於軍中可也。如布城軟壁。用於南方。則野戰固有所特用於北鄙。而虜馬亦爲之駭疑。或軍行失道。則以指南車子午針定其南北。欲還本境。乃放老馬引道於前。軍圍八面。欲知其進退。當令城內八方鑿井。深二丈許。取新甕以薄皮覈口如鼓。便聽耳者。於井中枕甕而聽。去城五百步悉知之矣。或令少壯者。枕大空葫蘆。臥幽靜處。人行二十里外。東南西北皆知之。名之曰甕聽。曰地聽。器具雖有異名。如以鐵蒺藜爲鬼箭。以鄣遠爲飄石。以伏弩爲耕戈。以火輒爲滿地錦。以竹片代銜枚。以木城爲壁壘之類。不可悉數。爲將者固宜識之。凡製器具。務在精奇。三軍生死相關。家國存亡所係。不可因中制而避難者費也。須令匠作自製營中切勿推於有司。致誤大事。所謂負大計者。不避小嫌。不惜小費。軍中之樂。以鼓鐲觀進止之節耳。然嘗謂之令必嚴。將帥之威必整。如戲劇音樂之類。亦必雄壯慷慨。教以激烈。凡無益於軍用者。不可有也。

平時用技稍十分精熟。而對敵之際。能用出五分者不敗。能用出六七分者必勝。多有當場便忘了平素手段。況生死之際乎。且如長知器械。錯雜陣頭。一齊擁進。起手就戰便欲。雖轉手回頭。尚不可得。豈容活潑動跳。做作進退。身勢手法耶。所以廬花武藝。一些用不得在陣頭上。正謂此耳。練兵者。若曾親經戰陣。當識諸此。然藝雖倍精於敵。又不可失勢也。勢一失。恐無隙復乘矣。無隙乘。則勝敗卻未可定。

陣紀卷三

陣宜

天之積卒。陣之宗也。內外方圓。左右廻應。曲折參連。互隱奇正。備而簡。固而整。雖神聖握兵。不外乎是。故伏羲氏觀積卒而立五軍九營。謂順靜臨險。或不可測。遂名之曰師卦陣也。中奇正之用。明進退之理。而兵家節制。昭然始見。軒轅氏又發積卒之祕。變師卦之體。立天地風雲衝軸衡之義。而成握奇陣也。其主持在兩軸。其司變在四衡。智巧之端。始根於是。呂望變軒轅之制。蓋爲九區。方諸井字。而作三才五行陣也。其用相生。井然條理。實正兵之經緯。周公立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以六軍爲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兵之外。而立農兵陣也。此爲伍法。車騎徒因用之。則其功固不在師陣。握機之下矣。鄭子元按周制以偏爲前。以伍承偏之後。一軍二十五車。列方勢而名魚麗陣也。其巧在嫺綬。其勝在周密。楚武王以山澤車少人多。五十人爲兩。百人爲卒。十五乘爲偏。偏後別有游闕。以三軍爲正。列左右二廣爲親戎。而列荊尸陣也。若有制。則不敗。其勝負抑在人耳。管荷吳法。周制而爲前拒。左右角每伍分五方而立。每兩每卒亦分五方而立。地險則舍車爲步。步如車布。五車爲隊。隊之布如卒。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故車法起於步法。步法不外車法。因而作。崇卒陣也。大抵因地行權。得用步之妙。吳圖周以步兵三萬爲三軍。一軍分百行。一行卒百人。列成方勢。以白爲中。以赤爲左。以黑爲右。惟取相生之義。不施譎譎。不練戎車。故不敢抗於中國。後巫臣教吳以偏乘之法。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卒居先。戎車居後。與楚戰於雞父。乃稱雞父陣也。揣在百行。後亦無制。然罪與步先。亦摧陷之始。管仲更周制。以三萬人六百乘。一軍各五旅。小戎各四十乘。別有卒萬人。車二百爲奇兵。而分先驅中軍殿。晉胠廣戎。駟乘六殿。八名。欲使人相踦。而相其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而立內政陣也。條達雖軒然。而制亦不簡。何能旬月而治齊。觀其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封少水。一戰而服三十餘國者。恐非此圖。司馬穰苴廢管仲五偏。而行周公巨乘。復黃帝之握奇。以萬二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十之七爲正兵。布之外營。而曰握奇營陣也。體方用圓。參錯泥疑。守之僅可。其能戰乎。齊孫武因伏羲師卦。內外俱圓。黃帝握奇。內圓外方。通變而爲內外俱方。取河洛經緯之義。八八相乘爲六十四。奇正分合。大小包容。復配以烏蛇龍虎。而爲乘之陣也。本易作圖。聚散瑣屑。輕重不分。變化易竭。嘗勿以此陣而累孫子之名。戰國巧士。以象棋三十二子倍之。或方或圓。內外四層。而爲象棋陣也。得發機超距之源。盡進戰退守之術。韓信以三十萬人分爲五軍。孔將軍居東南而爲左。費將軍居西南而爲右。自將前軍。居漢王之先鋒。絳侯柴將軍又居漢王之後。而有拔下陣也。值須氏自恃侮人。施之則可。若遇智者。信必苦其揭左右脇矣。諸葛亮乃原握奇。因乘之。推河洛之方圓。窩井田之遺制。分四奇四正。以西北乾位。故名天陣。西南坤位。故名地陣。東南巽位。故名風陣。東北艮位。故名雲陣。東方屬青。而爲龍陣。西方屬白。而爲虎陣。南方屬火。而爲鳥陣。北方屬水。而爲蛇陣。大將居其中。握四陣。爲餘奇。別有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大抵陣隊相包。奇正數別。伸縮翕張。進退有節。爲方圓。爲曲。爲直。爲銳。或濃。或淡。或遠。或近。或前。或後。合而爲一。列而有九。變之無窮。觸處爲首。名之曰八陣圖也。遺制。分四奇四正。以西北乾位。故名天陣。西南坤位。故名地陣。東南巽位。故名風陣。東北艮位。故名雲陣。東方屬青。而爲龍陣。西方屬白。而爲虎陣。南方屬火。而爲鳥陣。北方屬水。而爲蛇陣。大將居其中。握四陣。爲餘奇。別有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大抵陣隊相包。奇正數別。伸縮翕張。進退有節。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或濃。或淡。或遠。或近。或前。或後。合而爲一。列而有九。變之無窮。觸處爲首。名之曰八陣圖也。昭洩幽微。委曲周備。極明作陣之理。得非三代之遺才乎。惜後之庸將。不識其去留。益縮。妄揑形勢。失其本來。故世俗相傳。舛謬甚矣。魯馬陵衝率選十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三百人爲游奕。依孔明八陣而爲四屯。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向外結營而行。名鹿角車。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以低爲式。治力前拒。兼束部伍。且戰且進。故曰偏箱車陣也。能損益。即便利。何可成出塞之營耳。李靖六花。本孔明八陣而變。其中隅落鉤聯。曲折相對。無不參綜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雜而用。以車曰駐隊。步曰戰鋒。居前爲正。騎曰戰隊。又曰跳蕩。居後爲奇。遂名六花七軍陣也。變不若後之五形分變爲妙。故隨其地勢。去其中營。而變爲曲、直、方、圓、銳五圖。而名之曰六花曲陣也。六花方陣也。六花圓陣也。六花銳陣也。若遇險阻。仍用七軍。向背得法。作假月營。其征邊也。乃結束七軍爲四圍。方揭高祖之制。爲四門斗底陣也。此即行營之法。其征突厥時。因乘之陣法。復變六花爲十二。以四奇八正。首尾相因。行止相隨。生死同義。名曰十二將兵陣也。此即牙角相制之意。其定邊時。雜番漢之兵而用之。外營十二陣。皆步。而騎各包步卒之中。一奇各營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使人不知所謂。無不是奇。無不是正。名曰十二辰陣也。此即多方誤人之術。宋太宗以車四千三百二十乘。騎三萬六百五十匹。步卒一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布爲五軍。各以二行爲表裏。中

以三陣相從爲輔弱故五軍而有七陣焉則曰平戎萬全陣也遷營緊險恐爲分合所亂宋太宗之常陣有先鋒隊策先鋒前隊東西拗子馬後有拒後陣內有無地分兵隊大約與萬全陣小異也凡用步兵欲以簒圖衆弱勝強者無如吳起之進止隊李陵之驅壞隊陣信之輕淩隊張巡之衆散隊李牧之奮銳勢皆藏之任機勢楊素之擺陷勢吳璘之三疊陣戚繼光之悉意陣及臣之連環固之二陣而已然皆參古法令而作其用變取勝各有神異在學者變通之耳能將握步根本練之倚出之熟變之神若夫用步貴知變動用車貴知地形用騎貴知別徑奇道善兵者不外三才而用陣焉陣無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廣狹險易即振方圓曲直銳而固之可也又從敵之衆寡強弱治亂而因之可也至於我之多少重墜或爲犄角或分五行或列三才御在陣尾必識變更陣服最須實墜陣製務使輕淩太公曰臨敵必設衛陣以備不測以鳥散雲合而變化無窮故者戰陣也正兵也烏雲者衆隊也奇兵也烏之聚散無常雲之行止不測以烏散雲合而變化無窮故取義爲烏雲陣焉有衛陣則有營陣矣營陣者大隊也衛陣出自營陣之中舉兵者觀此可見用陣之則李靖曰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殊不知車徒原不泥於奇騎隊亦可以爲正曹孟德用三騎之法每回軍轉陣則戰騎當後游騎當先以陷騎爲應變此更番自備之意得矣戚繼光曰列陣無難使人各識我陣爲難人之各識我陣亦未爲難使人之能用我陣爲難所謂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斯語似能作陣者矣臣謂難能作陣用陣而不知駐劄營陣之吉凶善之半也故開宜向陽以受生氣不欲死水無營死地無居地柱無忌地牢無處天羅無棲龍頭無當大谷之口恐敵所衝猶防決水無止大山之端慮敵所圍不利水草大將所處必從九天青龍華蓋常坐我前地無草木不集禽獸不可營也古城古社窯竈巨墓不可營也焦石砂礫水道逆行不可營也必得水泉清徹爲上黃黑濁者即投膠礬澄之水停不流盧有汙毒源在敵所無得輕食水流有黑脈散而不定者食之必死水多糞草人獸尸骸者食之必病須從傍鑿井宜得甘泉所謂軍井者指旋鑿之井也水流而盜減候忽者上有鑿竅之謀水止而陂沮渢限於路者下有澤淖之陷水要在敵而無甲士守者或有陰伏之姦

戰令

尉子之亟刑令也所統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墾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所統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是故以守而破陷則一軍上下受誅以戰而敗北則一軍貴賤皆斬又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威加海內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之一者令行士卒懦者論兵以尉子慘刻殊不知尉子者無地無天獨出獨入誠所謂一人之將也善兵者能會其意而去留之得作戰之機矣今也民驕偏弛戰士困苦而中制太過將乏賢能令輕刑貴臣謂非尉子之法無能新軍政革疲弊也乃減加其差等而爲之令使號令必行則士卒自畏士卒畏主將之刑則偏裨畏君上之死矣故上陣有保傾乘制之法軍士保領伍隊長出戰無失伍隊長保領千百夫長出戰無失千百夫長保領偏裨將出戰無失偏裨將保領左右將軍出戰無失各投保狀於大將軍處保云並無遺失蹶傷自利不順等情凡陣上蹶一左右將軍者所轄下偏裨將千百夫長伍隊曰俱斬蹶一偏裨將者所統下千百夫長伍隊曰俱斬蹶一千百

二子之說猶未得作陣之祕也況可以奇名巧勢爲緣整哉臣是以如二子之說作陣須安而靜出而理輕而簡重而治變化前後率然進止車騎相因終以繼始故曰營陣靜治以爲凡作陣之本鋒先鋒隊東西拗子馬後有拒後陣內有無地分兵隊大約與萬全陣小異也凡用步兵必雜以短長行列欲其疏朗因甲兵堅利以爲雄又曰車列得式騎出有翼徒步憑陵水潰雖險隊陣信之輕淩隊張巡之衆散隊李牧之士卒能以不浮戰鬬自致齊一且列不可疏疏則難應亦不可密密則難用大約步兵一人占地四步故陣圖地勢而立衆寡之用輜圖神怪以彰殺伐之威步雜車馬而變奇正之用騎兵一人占地四步故陣圖地勢而立衆寡之用輜圖神怪以彰殺伐之威步雜車馬而變奇正之用若夫用步貴知變動用車貴知地形用騎貴知別徑奇道善兵者不外三才而用陣焉陣無一定之形必以地之廣狹險易即振方圓曲直銳而固之陣尾必識變更陣服最須實墜陣製務使輕淩太公曰臨敵必設衛陣以備不測以烏散雲合而變化無窮故者戰陣也正兵也烏雲者衆隊也奇兵也烏之聚散無常雲之行止不測以烏散雲合而變化無窮故取義爲烏雲陣焉有衛陣則有營陣矣營陣者大隊也衛陣出自營陣之中舉兵者觀此可見用陣之則李靖曰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殊不知車徒原不泥於奇騎隊亦可以爲正曹孟德用三騎之法每回軍轉陣則戰騎當後游騎當先以陷騎爲應變此更番自備之意得矣戚繼光曰列陣無難使人各識我陣爲難人之各識我陣亦未爲難使人之能用我陣爲難所謂非知之難行之難也斯語似能作陣者矣臣謂難能作陣用陣而不知駐劄營陣之吉凶善之半也故開宜向陽以受生氣不欲死水無營死地無居地柱無忌地牢無處天羅無棲龍頭無當大谷之口恐敵所衝猶防決水無止大山之端慮敵所圍不利水草大將所處必從九天青龍華蓋常坐我前地無草木不集禽獸不可營也古城古社窯竈巨墓不可營也焦石砂礫水道逆行不可營也必得水泉清徹爲上黃黑濁者即投膠礬澄之水停不流盧有汙毒源在敵所無得輕食水流有黑脈散而不定者食之必死水多糞草人獸尸骸者食之必病須從傍鑿井宜得甘泉所謂軍井者指旋鑿之井也水流而盜減候忽者上有鑿竅之謀水止而陂沮渢限於路者下有澤淖之陷水要在敵而無甲士守者或有陰伏之姦

戰令

尉子之亟刑令也所統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墾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女公於官所統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是故以守而破陷則一軍上下受誅以戰而敗北則一軍貴賤皆斬又曰能殺士卒之半者威加海內殺其十之三者力加諸侯殺其十之一者令行士卒懦者論兵以尉子慘刻殊不知尉子者無地無天獨出獨入誠所謂一人之將也善兵者能會其意而去留之得作戰之機矣今也民驕偏弛戰士困苦而中制太過將乏賢能令輕刑貴臣謂非尉子之法無能新軍政革疲弊也乃減加其差等而爲之令使號令必行則士卒自畏士卒畏主將之刑則偏裨畏君上之死矣故上陣有保傾乘制之法軍士保領伍隊長出戰無失伍隊長保領千百夫長出戰無失千百夫長保領偏裨將出戰無失偏裨將保領左右將軍出戰無失各投保狀於大將軍處保云並無遺失蹶傷自利不順等情凡陣上蹶一左右將軍者所轄下偏裨將千百夫長伍隊曰俱斬蹶一偏裨將者所統下千百夫長伍隊曰俱斬蹶一千百

夫長者所部下伍隊目俱斬。歐一伍隊長者。所領下軍士俱斬。如是則千萬人為一幅而上下同一心。所謂以有本之兵。用必死之氣。勢固崩山而倒堤也。令出戰而軍士畏縮者。許伍隊長割其耳。伍隊長畏縮者。許千百夫長割其耳。千百夫長畏縮者。許偏裨將割其耳。偏裨將畏縮者。許左右將軍割其耳。偏裨將割其耳。回兵之日。驗無耳者悉斬。軍士見敵衆大。心先怖偪。不遵旗鼓。令進意將旁顧徑北者。許伍隊長即時殺之。伍隊長有如是者。許偏裨將即時殺之。左右將軍有如是者。許千百夫長即時殺之。千百夫長有如是者。許千百夫之長即時殺之。故曰內無千令犯禁。外無不獲之姦矣。陣定而足數移。頭數頓行伍擠拗。稀密不均。前後紊次。旌旗亂搖。金鼓不節者。所統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伍隊同。千百夫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千百夫長同。左右將軍不能誅偏裨將之不用命。與無偏裨將同。大將軍不能誅左右將軍之不用命。與無左右將軍同。大將臨敵而死。則左右副、偏裨官、千百總、伍隊長以至中軍近卒力士技士。儲將謀士。悉應斬之。餘雖稍遠吏士。有軍功者免死。所以凡戰而亡其將吏頭領者。所轄幷士卒皆死。將吏棄其士卒而逃者。亦許諸士卒抽而殺之。不抽者同罪。

陣亡一卒。而得敵二人者。本隊免死。亡一而得三四者。賞之。亡一而得敵十數者。賞而復隊。其本隊隊伍之長。亡一二而不得敵者。本隊隊伍長幷軍士悉斬之。抵敵負傷而不死者。以其全隊月糧。賞不死之卒。亡卒而失其骸者。全隊家產。通給亡者之家。亡五十卒。而得敵百人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免死。亡五十人。而全無斬獲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誅之。如左右將軍以身保其立功贖罪。而能奮死陷陣。得敵百功以上者。免之。因而大潰。敵陣者。賞而復隊。出而無功。雖左右將軍保者。亦斬。其各將領財產。盡給於死者之家。至于陣上回報首級一節。法所當禁。何也。一報首級。即起爭心。而伍自亂。敵必乘我亂也。更無得取敵所遺財物。一取財物。自相奪擾。而隊不諧。敵必乘我疏也。只應宣布風行。使敵無所措備。敵潰之後。令監軍者紀其某陣當某敵。某部勝某方。某隊進擣某伍。少卻。功罪應否明白。遍發刀斧找取。則心自一。而功自均也。不但心一功均。抑可免私殺平民報功之慘。故有前軍回報功級為計也。固在任機權者。臨戰應宜之耳。

未戰之前一二日。士卒敢有提戰逃者。捕而殺之。伍隊長不能捕者俱斬。仍將同伍同隊之卒。各打百棍。若有知其逃情而不先首者亦斬。有能首而密伏所逃之路。擒捕其逃者。即以所犯之糧。并所犯家資賞之。不實并誅者反坐。如果陡病不能赴戰者。總本營官吏伍隊長驗入中軍調理。詐者坐法。誅其詐者亦坐。或一卒一伍一隊。奮勇抵敵。而同伍鄰伍同隊救應稍遲。致損奮勇伍隊頭目者。同伍鄰伍同隊頭目。以至軍士悉斬之。或一部一營。拚死鏖戰。而諸部別營大小頭領俱斬之。其偏裨將千把總之分布策應。原其地之遠近。連坐有差。卒能奮力陷者。諸部別營大小頭領俱斬之。其偏裨將千把總之分布策應。原其地之遠近。連坐有差。卒能奮力陷陣而復得敵之頭領者。當即舉其為千把總。或得其謀士。及正副敵將者。當即拜其為偏裨將。敵未入者斬。倚其利口巧舌。般弄是非。以致軍士不協者斬。妄言神鬼夢寐禍福。動惑吏士者斬。竊人貨物為己財。奪人首級為己功者斬。指麾令出有低眉俛首。結舌不應。面作難色者斬。剛強使令出言怨上者

行。不知敵至者斬。喑探不以敵情實告主將。而反與同罪。宣諭者斬。喑探既遠近已的。多寡已明。敵易已得。惟聽主將分道發遣。無容負氣先登。貪功先動。若如期不到。未令先行。臨敵先退者俱斬。大將於料理分措失宜。隱賢蔽能。引用不肖。以致覆軍折將者。監軍官奏斬其頭。及其三世。監軍官偏執已私。不相大將。致誤國事者罪同。

分營列壘。各有汛地。上自左右將偏裨官。下至材官儲將。技士亡命。以及伍隊士卒。惟視聽主將進退令。分號令。各不得越界往來。私相言語。設有犯禁。即治以法。臨敵違令者。橫四斬之。故曰內無千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矣。陣定而足數移。頭數頓。行伍擠拗。稀密不均。前後紊次。旌旗亂搖。金鼓不節者。所統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伍隊同。千百夫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千百夫長同。左右將軍不能誅偏裨將之不用命。與無偏裨將同。大將臨敵而死。則左右副、偏裨官、千百總、伍隊長以至中軍近卒力士技士。儲將謀士。悉應斬之。餘雖稍遠吏士。有軍功者免死。所以凡戰而亡其將吏頭領者。所轄幷士卒皆死。將吏棄其士卒而逃者。亦許諸士卒抽而殺之。不抽者同罪。

陣亡一卒。而得敵二人者。本隊免死。亡一而得三四者。賞之。亡一而得敵十數者。賞而復隊。其本隊隊伍之長。亡一二而不得敵者。本隊隊伍長幷軍士悉斬之。抵敵負傷而不死者。以其全隊月糧。賞不死之卒。亡卒而失其骸者。全隊家產。通給亡者之家。亡五十卒。而得敵百人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免死。亡五十人。而全無斬獲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誅之。如左右將軍以身保其立功贖罪。而能奮死陷陣。得敵百功以上者。免之。因而大潰。敵陣者。賞而復隊。出而無功。雖左右將軍保者。亦斬。其各將領財產。盡給於死者之家。至于陣上回報首級一節。法所當禁。何也。一報首級。即起爭心。而伍自亂。敵必乘我亂也。更無得取敵所遺財物。一取財物。自相奪擾。而隊不諧。敵必乘我疏也。只應宣布風行。使敵無所措備。敵潰之後。令監軍者紀其某陣當某敵。某部勝某方。某隊進擣某伍。少卻。功罪應否明白。遍發刀斧找取。則心自一。而功自均也。不但心一功均。抑可免私殺平民報功之慘。故有前軍回報功級為計也。固在任機權者。臨戰應宜之耳。

未戰之前一二日。士卒敢有提戰逃者。捕而殺之。伍隊長不能捕者俱斬。仍將同伍同隊之卒。各打百棍。若有知其逃情而不先首者亦斬。有能首而密伏所逃之路。擒捕其逃者。即以所犯之糧。并所犯家資賞之。不實并誅者反坐。如果陡病不能赴戰者。總本營官吏伍隊長驗入中軍調理。詐者坐法。誅其詐者亦坐。或一卒一伍一隊。奮勇抵敵。而同伍鄰伍同隊救應稍遲。致損奮勇伍隊頭目者。同伍鄰伍同隊頭目。以至軍士悉斬之。或一部一營。拚死鏖戰。而諸部別營大小頭領俱斬之。其偏裨將千把總之分布策應。原其地之遠近。連坐有差。卒能奮力陷陣而復得敵之頭領者。當即舉其為千把總。或得其謀士。及正副敵將者。當即拜其為偏裨將。敵未入者斬。倚其利口巧舌。般弄是非。以致軍士不協者斬。妄言神鬼夢寐禍福。動惑吏士者斬。竊人貨物為己財。奪人首級為己功者斬。指麾令出有低眉俛首。結舌不應。面作難色者斬。剛強使令出言怨上者

行。不知敵至者斬。喑探不以敵情實告主將。而反與同罪。宣諭者斬。喑探既遠近已的。多寡已明。敵易已得。惟聽主將分道發遣。無容負氣先登。貪功先動。若如期不到。未令先行。臨敵先退者俱斬。大將於料理分措失宜。隱賢蔽能。引用不肖。以致覆軍折將者。監軍官奏斬其頭。及其三世。監軍官偏執已私。不相大將。致誤國事者罪同。

分營列壘。各有汛地。上自左右將偏裨官。下至材官儲將。技士亡命。以及伍隊士卒。惟視聽主將進退令。分號令。各不得越界往來。私相言語。設有犯禁。即治以法。臨敵違令者。橫四斬之。故曰內無千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矣。陣定而足數移。頭數頓。行伍擠拗。稀密不均。前後紊次。旌旗亂搖。金鼓不節者。所統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伍隊同。千百夫之長。不能誅伍隊長之不用命。與無千百夫長同。左右將軍不能誅偏裨將之不用命。與無偏裨將同。大將臨敵而死。則左右副、偏裨官、千百總、伍隊長以至中軍近卒力士技士。儲將謀士。悉應斬之。餘雖稍遠吏士。有軍功者免死。所以凡戰而亡其將吏頭領者。所轄幷士卒皆死。將吏棄其士卒而逃者。亦許諸士卒抽而殺之。不抽者同罪。

陣亡一卒。而得敵二人者。本隊免死。亡一而得三四者。賞之。亡一而得敵十數者。賞而復隊。其本隊隊伍之長。亡一二而不得敵者。本隊隊伍長幷軍士悉斬之。抵敵負傷而不死者。以其全隊月糧。賞不死之卒。亡卒而失其骸者。全隊家產。通給亡者之家。亡五十卒。而得敵百人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免死。亡五十人。而全無斬獲者。偏裨將、千把總、伍隊長、盡誅之。如左右將軍以身保其立功贖罪。而能奮死陷陣。得敵百功以上者。免之。因而大潰。敵陣者。賞而復隊。出而無功。雖左右將軍保者。亦斬。其各將領財產。盡給於死者之家。至于陣上回報首級一節。法所當禁。何也。一報首級。即起爭心。而伍自亂。敵必乘我亂也。更無得取敵所遺財物。一取財物。自相奪擾。而隊不諧。敵必乘我疏也。只應宣布風行。使敵無所措備。敵潰之後。令監軍者紀其某陣當某敵。某部勝某方。某隊進擣某伍。少卻。功罪應否明白。遍發刀斧找取。則心自一。而功自均也。不但心一功均。抑可免私殺平民報功之慘。故有前軍回報功級為計也。固在任機權者。臨戰應宜之耳。

未戰之前一二日。士卒敢有提戰逃者。捕而殺之。伍隊長不能捕者俱斬。仍將同伍同隊之卒。各打百棍。若有知其逃情而不先首者亦斬。有能首而密伏所逃之路。擒捕其逃者。即以所犯之糧。并所犯家資賞之。不實并誅者反坐。如果陡病不能赴戰者。總本營官吏伍隊長驗入中軍調理。詐者坐法。誅其詐者亦坐。或一卒一伍一隊。奮勇抵敵。而同伍鄰伍同隊救應稍遲。致損奮勇伍隊頭目者。同伍鄰伍同隊頭目。以至軍士悉斬之。或一部一營。拚死鏖戰。而諸部別營大小頭領俱斬之。其偏裨將千把總之分布策應。原其地之遠近。連坐有差。卒能奮力陷陣而復得敵之頭領者。當即舉其為千把總。或得其謀士。及正副敵將者。當即拜其為偏裨將。敵未入者斬。倚其利口巧舌。般弄是非。以致軍士不協者斬。妄言神鬼夢寐禍福。動惑吏士者斬。竊人貨物為己財。奪人首級為己功者斬。指麾令出有低眉俛首。結舌不應。面作難色者斬。剛強使令出言怨上者

斬。不守禁約。高聲喧笑。惊若無人者斬。託疾鳴病。以避艱難。扶傷舁死。回面欲還者斬。大將與左右船。
裨聚喊密事。有逼幟關垣。竊聽者斬。探敵不的。報敵不詳。多少失數。遠近圖算者斬。可勞掌官。私厚所
親。故淫所愛。以致人心不平者斬。刁斗不振。更籌失遞。號火滅息者斬。非將設面無故致醉狂呼者斬。
令者將之大柄。所謂內畏重刑。則外無堅敵。故不得不重也。然臨敵權宜。務使三軍心服而已。

戰機

得戰之機者。藏形於無。游心於虛。故智人當務靜以待敵之有形。所以成乎九天之上。蟠乎九淵之下。
以其無形可見也。深閉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以其無隙可乘也。不嬰堂堂之寇。不擊墳墳之旗。欲待其
形之先見也。見敵之有形矣。乃任我之氣勢。或擊其先動。或乘其變生。敵將堅壁我則突其未成。急趨
其可攻。敵欲衝我。我則絕其必返。先備其所從。敵長則截之。敵亂則盛之。敵薄則擊之。敵疑則攝之。敵
恃則奪之。敵疏則襲之。若驚鳥之忽起。若飄風之陡發。倏忽上下。莫之止遏。如雷霆之震擊。如暴雨之
傾注。左右後前。莫之所禦。是故有風雨之任。故能威絕域之民。有飛鳥之舉。故能服恃固之國。有雷電
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是以善戰者。必以盛而乘衰。以實而擊虛。以疾而掩遲。以飽而攜饑。應之以不
窮。投之以不測。縱往忽來。莫知所之。獨出獨入。莫知所集。其令如雲。其變如龍。若從天降。若出地中。猶
陣也。士卒未附。教習未精。敵情未得。不可以言戰也。是故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慘不能戰不敵之
卒。王良、造父不能以駕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后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而中微。所以善兵
者。必使其兵利也。甲堅也。力治也。令信也。機得也。乃益彼已之勢。而後擒必勝之擒。故士卒倚其必勝。
而自輕。鬬魏文侯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皆大阻險。右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
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吳起曰。大哉問。夫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能備千乘萬騎。銳之徒卒。
分謀五軍。軍各一衝。五軍五衝。敵人必惑。莫之所加。嚴陣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敵。以觀其慮。彼聽吾
說。解而去之。不聽吾說。斬使焚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作北。安行勿顧。一結其前。一絕
其後。兩軍衝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強之道也。臣謂吳起擊強之術。乃以五
軍交至。而必有其利。管仲必勝之道。乃以卒附教精。兵甲堅利。而明敵人之情。敵人之將。敵人之士。而
後戰也。劉安握戰之機。乃能敵力。覩敵形。因敵勢。而與之推移。謂先弱敵而後戰者。發不半而功自倍。
三子論兵。其致則一。其用則不同耳。吳子雄而銳。管子重而堅。劉子巧而無定。巧而無定者。談兵者每作其形勢。難其機權。神其應變。而欲雄視千古。用兵者必盡諸人事。處其要成。觸處機隨。故
無往而不利。所以談兵與用兵之才遠異。如能談而又能用者。臣不敢不讓管吳也。

陣紀卷四

摧陷

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夫一敵千夫。千夫必死。足敵十夫。十夫必死。足敵百夫。百夫必死。足敵萬夫。萬夫必死。天下莫當。況義死者乎。設有義死之輩出。世固難敵矣。百人一心。則能陷千人之陣。亂千人之伍。千人齊刃。則能破三軍之衆。殺萬人之將。萬人幷力。則四海震懾。無敵可向。吳子曰。有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捕之。莫不梟視狼顧者何也。蓋恐死賊突至。奮命傷人。所謂一人挺刃。萬人避之。非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之心不同。今能使千萬衆之氣。如一死賊。而誓不俱生。則近不可當。退不可拒。雖有謀者。亦難克也。故善摧敵之堅。陷敵之勢者。能使三軍負必死之氣。所因也。吳子謂占將察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故敵處高燥。不利牢下。因而濕之。敵居不便。出入艱難。糧道遠絕。因而渴之。敵地廣大。食饒兵少。因而奪其險。因而急之。敵將貪利。可誘而喪。上驕下怨。可間可離。愚昧輕信。可誆可誘。喧囂不整。可薄可欺。乘勞務利。可襲可擊。虛進疑退。衆必失依。人有歸志。將不能禁。開險塞易。其軍必逸。若夫敵人疲怠。飢渴懸疑。前隊未發。後軍未涉。偶值晦冥風雨忽作。故可因敵之勢以致勝也。我勇且謀。士卒死戰。進如驟雨。發如飄風。故可因我之氣以決勝也。蹴山挾路。大阜深澗。龍蛇蜿蜒。羊腸狗門。險阻飛鳥。守在一人。故可因地之利以必勝也。三者得一。敵已挫亡。俱得用者。所向莫當。所以善兵者。必因敵而作勢也。因情而措形也。因制而立法也。故曰。能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則所得者鮮矣。

舉不輕勢不逆。以一匹夫而能施德義。協人心。信刑賞。新政令。使人不敢逆其命令。而必爲之致用者。惟伊尹、呂望、孫武、穰苴、管仲、吳起、韓信、孔明之輩能之。且輕舉者必敗也。逆勢者必亡也。善兵者。當窺識數子之不逆勢不輕舉。而又能致人於必用之處。是得用因之根本矣。所謂因人之勢以伐惡。則黃帝不能與爭威。因人之力以決圍。則湯武不能與爭勝。故能得其因。而乘其因者。則萬軍之將可擒。而四海之英雄可制也。言兵者。動輒訴淮陰能驅市人。用烏合。謂其致勝也。有神術焉。比不通乎用兵之本甚矣。淮陰所處之時。有可驅之勢。有可合之機。故因其時順其勢。而鼓舞之。迂談之激烈之。率然之。死陷之。使人人無不怒目攘臂。齊勇皆戰者何也。蓋六國恨秦。讎之深。萬姓怨秦法之慘。傲然若焦熱。便焉焉者苦烈。雖犬不相嚮。貴賤不相慴。不獨人心去秦。而天亦厭秦久矣。忽兵起山東。項、劉繼峙。淮陰適

際其時，執握其略，獨開孫子九地之變，迺因勢而驅用之，捉機而死致之，是易於督責耳。假使彼、彼亦識此變，則淮陰又未可恃以必能也。臣是以知兼險生於斯世，欲廢兵本外節制，抗監司，驅市合，以戰而必勝，以攻而必取，吾斷未敢爲之許。所以因時順勢而利導之者，能者之事也。悖人逆天而抗時勢者，妄者之事也。信固得其時順其勢而爲能者之事矣。學兵之士，當究其時事之可否，難易而得失其人，幸勿爲豪傑所欺笑焉。孫子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策之而知得失之機，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策者欲因其得失也，作者欲因其動靜也，形者欲因其死生也，角者欲因其有餘不足也。使深間不能窺，故因其間以爲我用也，智者不能謀，故因其謀以爲我計也，勇者不能鬬，故因其勇以爲我力也。所以能因敵變化，用敵於無窮，因形措勝，用形於不竭者爲之神。

車戰

法曰：車與步戰於易，則一車能當步卒四十人。戰於險，則一車能當六騎。大約車用得法，十乘能勝千人，百乘能當萬卒。雖曰步不勝騎，騎不勝車，然有騎無車，則一騎不能當一卒也。務使步不離車，騎不遠輳，進退有制，循環反覆，得用車之法也。凡車利結營，猶便涉遠，宜於廣易陽燥，不利於卑濕窪澇。所以貴高而賤下，進止須從其道焉。其犯堅衆也，必先走其需屯，繼以小戎，急出轊車，或突或衝，火亂其酉，弩射其東，牢騎半徒，伏奇從鋒，時冥不便，謹壁勿攻，車營被圍，急擊有七。敵之行伍未定，前後未收，急出輕車擊之，士卒無常，旌旗亂動，急出武衝擊之，不堅行陣，人馬縱橫，急出火車擊之，進退疑怯，三軍互驚，急出弩車擊之，遠來亂合，寡不能去，急出衝車擊之，更貪務掠，令不能止，急出驍騎擊之，敵陣既整，輜積又多，固守不解，急出衝車、雜合車、羅落車三方擊之，出車有制，馳驟得機，敵雖萬衆，克之必矣。所以欲搖前馬之衝，非車莫禦，欲挫胡馬之銳，非車莫擊。不可欲漸險阻，須因地而爲方圓曲直之變。然用車之要，總不外治力前拒，整束部伍而已。曠野最宜，可欲出塞開邊，以建不世之業，非車行不可。然用車之要，總不外治力前拒，整束部伍而已。曠野最宜，鹿角廣地則便車，車是以知戰車必不宜少，又船可以不用，車故知節制奇正之用者，必不舍是，欲應變於倉卒間，遠伐於數千里者，亦不舍是。故曰：非車無以致遠，非車無以行制，推車用車戰者，不限南北，無拘山水，無論重輕，不泥分合，實在用者之何如耳，不可以車爲無益於軍用也。

騎戰

騎者，軍之伺候，便於奔衝，利於速鬬，雖我敗軍，絕彼糧道，擊便寇也。然嗚之則老，宜於平易，畏於險阻，林谷陂澮，無令白苦，是以用騎而必避之道有八焉。敵人佯走，反我輕車，夾我車轂，騎之致敗一也。追北長驅，踰險不止，奇伏或起，血絕我後，騎之致敗二也。地勢四守，陷如天牢，往入雖易，退不可逃，騎之致敗三也。茂林叢木，大谿深谷，馳驟參錯，戰道窘促，騎之致敗四也。欲進而隘狹難從，既出而迂遠難到，彼之寡弱，可以擊我之衆，養騎之致敗五也。大阜在前，高山在後，左右夾以陂塞，敵處表裏，戰必艱難，

騎之致敗六也。既進而不能退，隊遠而不能收，敵又據我根本，扼我陣頭，騎之致敗七也。汪澤漸迴，草蓊蔓，敵或現臨，扶我衆散，騎之致敗八也。用騎而收勝之法，亦有四焉。部擊其左右，掎其心腹，謂之突衝。敵或整治，衆不離心，必謹吾衆，騎條忽往來，進如霆震，合如風雲，揚塵鼓柝，令白旌旗，疑以神隊，雜以小戎，密更號令，變化不窮，謂之衝擊。敵處平易，結陣不固，旗無掩伍，爭無戰心，當急令號騎薄敵前後，衆騎兩傍，斷其糧道，以擾衆強，以夜爲晝，其心必恐，其敗不救，謂之乘亂。敵雖欲歸，無制者，其衆必離，令我精騎十面爲隊，或伏或馳，散而星布，起如鳥飛，繼以毒弩，接號發機，敵雖百萬，其勢必披，謂之威劫。騎戰之極，不外乎八陣四利，而分合聚散，猶宜條理，然非雜以車徒，進退無本，終是勢孤，惡爲智者所苦，故曰輕淺之隊，奇伏之隊，跳蕩之隊，突衝之隊，疑軍之隊，游奕之隊者，爲其馳驟便捷，利於邀擊奔趨，而不宜於正守老頓也。太公曰：騎與步戰於易，則一騎能當步卒八人，戰於險，則一騎能當步卒四人。大約十騎走百卒，百騎走千人，其人馬不勝車，然有騎無車，則一騎不能當一卒也。務使步不離車，騎不遠輳，進退有制，循環反覆，得用車之法也。凡車利結營，猶便涉遠，宜於廣易陽燥，不利於卑濕窪澇，所以貴高而賤下，進止須從其道焉。其犯堅衆也，必先走其需屯，繼以小戎，急出轊車，或突或衝，火亂其酉，弩射其東，牢騎半徒，伏奇從鋒，時冥不便，謹壁勿攻，車營被圍，急擊有七，敵之行伍未定，前後未收，急出輕車擊之，士卒無常，旌旗亂動，急出武衝擊之，不堅行陣，人馬縱橫，急出火車擊之，進退疑怯，三軍互驚，急出弩車擊之，遠來亂合，寡不能去，急出衝車擊之，更貪務掠，令不能止，急出驍騎擊之，敵陣既整，輜積又多，固守不解，急出衝車、雜合車、羅落車三方擊之，出車有制，馳驟得機，敵雖萬衆，克之必矣，所以欲搖前馬之衝，非車莫禦，欲挫胡馬之銳，非車莫擊。不可欲漸險阻，須因地而爲方圓曲直之變。然用車之要，總不外治力前拒，整束部伍而已。曠野最宜，鹿角廣地則便車，車是以知戰車必不宜少，又船可以不用，車故知節制奇正之用者，必不舍是，欲應變於倉卒間，遠伐於數千里者，亦不舍是。故曰：非車無以致遠，非車無以行制，推車用車戰者，不限南北，無拘山水，無論重輕，不泥分合，實在用者之何如耳，不可以車爲無益於軍用也。

步戰

大率步兵先宜老營爲守，然後分兵救處，以聽指麾，因變奇正，雖雜騎隊出戰，亦必迭更迭更之術，整陣法也，故進必輕淩，退必持重，鬬必率然，迺得用步之要。其次務險，務險者，握用寡之機也。步兵不能當車騎之蹂躪，必依巨陵林木險阻以爲固，險易則用拒馬、儲胥、劍刃、蒺藜、鉤二時拒馬不便，即伐木爲鹿角營守者爲駐隊，戰者爲鋒隊，槍矟鏃牌，因勢而出，布伏突奇，必火必夥，著能稍遠必數上下，當勢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旋明此者，橫行天下。

步戰

大率步兵先宜老營爲守，然後分兵救處，以聽指麾，因變奇正，雖雜騎隊出戰，亦必迭更迭更之術，整陣法也，故進必輕淩，退必持重，鬬必率然，迺得用步之要。其次務險，務險者，握用寡之機也。步兵不能當車騎之蹂躪，必依巨陵林木險阻以爲固，險易則用拒馬、儲胥、劍刃、蒺藜、鉤二時拒馬不便，即伐木爲鹿角營守者爲駐隊，戰者爲鋒隊，槍矟鏃牌，因勢而出，布伏突奇，必火必夥，著能稍遠，必數上下，當勢於人，愼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覆我，旋明此者，橫行天下。

水戰

江上之戰，必處上游，水上之舟，宜棚中流，或因風縱火，或因雷用礮，或鑿沙決隄，或順逆故用，毋自處不

靜至幽爲本。

便。毋白醬逆風。舟宜坦而旋轉便。器宜捷而火弩先。分更宜速。柵寨惟堅。旗幟須多張而數變。戰士須輕佻而素練。此水戰之機也。將須達其機。審其利。不得其利。必爲所害也。故處水之軍。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敵。無自處其下而醬客。所以視生險隘。察其所來。凡與敵遇於大水之澤。且止其傍。急令登高瞭望。必揣水情。得其廣隘淺深。乃可決策。敵若涉水半渡而擊。我不欲戰。拒水阻之。我必欲戰。故去水稍遠。上雨水沫至。我欲涉者。必待其定也。敵船鼓躁而矢石不交者。兵器必少也。敵鼓促急而徐疾失度者。衆必疑懼也。敵令小舟往來不定者。必有謀誠也。敵既進而復退者。探而欲襲也。敵泊而揚帆者。欲出我不意也。敵火夜明。喧呼不絕者。恐而少備也。敵火數發也。火發而敵不動者。必有恃也。或容營也。宜少待勿攻。看其火勢。內外極盛。亂則從之。靜則自避。如我入敵境。偶經斋蔚之所。又在燥時。且值暮夫。必先削去營前叢茂。設若婿我上風。當令我軍寂然不動。亦以火燒營前之草。使兩火相遇。草盡火滅。彼見火發。而我軍安靜。疑不敢進。懼而必慈。慈而必退。急令毒弩神器。按黑伏於必由之路。授以密號。八面角起。鼓躁亂發。使敵莫知所逃。是謂以敵火而反其敵用者也。

夜戰

夜戰之法。或伏或邀。或聚或散。發號即行。起戰便戰。金之而止。鼓之而進。擊笛隊分。吹角陣變。務於精少。必得鄉導。益以火鼓。亂敵部伍。一徐一疾。動靜按機。敵莫知我之去處。亦莫識我之分移。敵如靜固。故致其疲。敵將亂躁。直入不疑。凡夜以車爲壁。以步爲守。以騎爲候。警備暗支。燈炬有製。須案令各卒熟認本營本隊字號。設或進退合分。忽然舉火。則辨別明如白晝。錯誤者斬之。須慮大風暴雨忽作。故陣於夾埠。以防水衝。急出候騎。嚴備掩擊。及觀道路險易之情。敵人必走之徑。若與對壘。或去營百步。每方然火數堆。暗地可見敵之向往。風雨則以松節攪把爲視。設欲遷移。預立空營數處。營外各有伏也。大抵夜營宜靜。在智者必息火鼓。其所以備防之策。又無處不周。而古之名將。每務夜警。謂其鋭至可以破堅衆。疑伏足以懾方張。所以用兵之妙。妙在夜戰。然夜戰之卒。非亡命不可也。非神術不可也。非變通不可也。非絕技潛贍不可也。非變通不可也。非絕技潛贍不可也。非精銳不可也。非變通不可也。非絕技潛贍不可也。能識是機。握是鋭。敵之勇也。無所恃其勇。敵之固也。無所恃其固。敵之衆也。無所恃其衆。風亦可乘。冥亦無礙。晦亦自宜。其制勝也。必使敵之無以逆料。抑使敵之無所不疑。

山林澤谷之戰

孫子曰。處山之軍。絕山依谷。視生處高。無登戰隆。又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大抵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也。所以山戰宜居高阜。近水草。通糧道。握形勢。以便擊刺。故山上之戰。不仰其高。馬几屯於高山。而四面受敵者。爲戰隆。則爲敵所樓矣。屯於中窪。而四面山高者。爲天井。則爲敵所困矣。在智者固不爲人所戮棲。亦不爲敵所囚困。前後險峻。山水深大之處。爲絕澗。周圍險阻。急難退出者。爲天牢。草木蒙密。不便驅馳者。爲天羅。泥塗坑陷。車騎陷沒者。爲天陷。兩山相夾。溝道迴狹。一人守之。萬夫難越者。爲

天候行軍遇此必亟去而遠敵若遭之相機絕擊兩山夾近者爲隘形我若先居必須塞滿隘口作陣列勢以待若敵先盜塞陣而待我不可從之如隘處未盈行列未成急擊勿疑太公有林戰之法以弓弩爲表戰楯爲裏矛戰相與爲伍樹木蔽處戰車居前以騎爲輔更戰更息各按其部臣聞林戰則車騎必爲之困矣矛戰又何能施之必須速謹出入各詹短兵斬木開道使利我行毒煙烈火送進互更衝向察道妙在晦冥左右前後遠索敵情牢伏牢擊猛發驟陵敵雖有見莫得我形故林戰與藪戰相休其利害相半也軍紀以爲當避苟或遇之勝在人耳書益旌旃夜益篝燧無畏其強必虛其火法曰處斥澤之軍惟絕斥澤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臣聞若交兵於斥澤則勝負未可爲也莫如翼出驍騎展開道衢整陣結伍且戰且行必謹游環以備敵情敵若強梁急據高阜兩軍角之必有利路其堅舍環龜之說未可卽處地狹山高左右壁阯牢與敵遇兩不使走故彼不能來我不得往吳起謂之谷戰雖衆不能用也須巧設伏奇利在急出進我輕足之卒必登高陵必死之地十以開前徑或分車步四旁伏定敵必堅守營陣不敢輕爲進止乃急出旌旃移營谷外牢隱牢出更番挑之且聲且擾繼以驍騎列强弩而衝接短兵而鬬臣聞行軍而值山林澤谷險阻是謂伏姦之地控制之所須疾過無緩設或陸然遇敵必便不能爲我亂斗兵法以處陸之軍右當背平高阜死地當在軍前生地當在軍後然亦有故置死地於軍後者又曰丘陵隄防必慮其陽而右背之是太鑒矣惟善兵者自不拘執何也精銳之兵勢不可禦其鎭靜如山林其流利如江漢其威烈如雷霆雖厭羊腸過鋸齒緣高山入深谷涉大澤渡電淵而亦必不敗者謂人人無不騰淩張膽一絕乎疑慮堂堂然決戰而去所以致之死地亦勝也致之險地亦勝也致之陷地亦勝也不能用兵者雖處生地亦必死雖處安地亦必危雖處勝地亦必敗何也人事不脩也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惟能盡諸人事者自得地利之用自合天時之宜

風雨雪霧之戰

風雨雪霧之際最難用兵此智者之所深畏而勇者之所怯出也惟能握其機而蓄儲其事者又在此際爲必勝何也疾風暴雨之時人皆爲我不能戰大雪重霧之際人皆爲我不能攻其備自弛其心必懈若乃儲其事握其機斟酌圖闢懸千黃金萬戶侯而復信之以必死之形設之以必死之地將欲率衆冒面衆寡用命驅強弱而強弱一心自是一當百也以一當百則無不可勝者矣但今之時將無能知此術耳人言戚繼光能之臣每究其浙閩用兵方略不過稍識其毫末若謂其能集古名將之大成應機宜以不測則臣未敢以心許之也所謂用兵之勢如轉圜決勝之機如發弩圜者無一定之方弩者有抹鉤之迅然又不可無一定之主抑未可以必迅爲之實在智者隨時化變應形於不窮也如營陣定而雨不止馬沒蹄車陷軸步艱鑿滯進退妨馳逐此士卒之災也其死生呼吸係乎能將是以安營必得高燥先瀉水渠密守界道正防有此方進戰而當地險又值怪風陡作法雨如傾飛沙障天怒霆奪魄此戰鬬之災也雲時勝敗要在得機風順縱火乘勢搗之逆則劄定陣基廬其迫我須嚴令固壘

余嘗與譚詩譚兵者游入長安得何際明者爲司馬門偏裨誦其詩紀律嚴明有正正堂堂之勢登壇對壘旗鼓相當者不數也讀所爲陣紀則縱橫十萬甲兵即漁陽老將恐無以過之翹能攻五字城已耶其書可傳獨少望氣一段欲爲拈出又涉秘密際明當自得之大用可審願言努力萬曆十七年五月賜進士吏科給事中侍經筵官川西張鼎登書

卷一　韓霖著
酌古
卷二
設險
卷三
制器
卷四
備計
卷五
協力
卷六
申令上
卷七
申令中
卷八
申令下　附王臣直線編兵佈勢

禦守要錄

韓霖著

卷九　應變

禦守要錄卷之一

酌古篇

許洞虎鈐經曰何爲必守盡我力焉攻之不到即候敵困出奇以戰何謂即戰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敵示以閒暇者此必緩我而欲求解因將衝突也夫被圍者當安其內而後及其外可也

武經總要曰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老弱衆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衆四曰蓄貧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水高高城內低土脈疎而城墮後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亦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而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罰嚴重加之得高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時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

江南經畧曰善守者守於城外不善守者守於城內

韜英子曰守者降敵必施反間之計彼吾間傳於敵敵殺降者則衆心固而不敢降矣

王鶴鳴曰兵不在多止在精精非選不能選之有道則精者留而冗者去冗兵既去則食自可足○計城中兵糧可支三月則無足慮矣若兵多糧少則盡搜城中之無用冗食者乘敵未至先徙之於無事地方使各就食曉諭在城兵民當無事之時須日減一餐至臨敵時而用力之人須令其飽食城有隙地不拘何樣菜蔬皆先種之以備不虞有牲畜等項除馬供戰陣之用不容輕

殺其餘皆令殺之預爲爆乾毋過用驗可以食用

韓霖曰古之善用兵者謀定而後戰若勝負不可知寧堅壁清野養銳蓄威以保萬全

諸葛子曰守城有四可出擊凡敵來攻城已近郊而不即攻者其衆未集也其計未定也可出擊一雖攻城而士卒不用命者其賞罰未當也其上下不和也可出擊二用命被傷而將督不止者不愛惜士卒而必力屈也可出擊三攻城日久而忽急攻不休者必糧盡力殫而欲解去也可出擊四

又曰凡立營而守者地勢欲其高所以虞水旱也壁壘欲其堅所以爲持久也林木欲其遠所以防火攻也水草欲其近所以慮困乏也

徐光啟曰城外立營必須良將精兵足以當敵然後可如或不然萬一兵勢外挫人心內搖其爲守豈不頁難乎

韓霖曰不能嚴而言守猶爲中策不能守而言戰則下策矣

何喬遠曰守城分雲墻垛多備瓦石燒滾人糞雜以毒藥投擲賊頭不惟穢溷且有滑爛

王鶴鳴曰人糞煮熟傷人則爛及於骨

又曰石灰瓶必用礦灰未經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即爆

又曰賊若將大舊船底頂連直至城下上面矢石皆不能傷任意掘城城先將大礮用絞關絞放城下對而打之彼船底僅蔽其上豈能下衝人身或若有飛鈎之制鈎翻其船彼何能施也

愼守要錄卷一終

設險篇

城之忠

築城者不悉攻之之具審攻之之謀徒壘石積土雖高峻美觀不能固圉久據等于無耳何益之有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預知患端方能捍患故先論城之患深其隍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以蓄水或引源流繞城則可防地道火洞高其臺以遠眺則能偵敵人之來可以預備使之難迫於城彼以銃攻此以銃守故銃臺之設視他事爲尤急焉古今攻守之具新新不已至大銃極矣他器俱可置不問善用銃者無堅不破無勇不摧知銃之患最銃之力作爲城隍樓櫓之制務令內外俱周磚石基底只增濶一丈亦堅如土築必合前數凡城身第一磚第二石第三土蓋石本耐久今爲第二者可以火粉之也垛必高六尺每垛口相去牌堵中分淨七尺五寸垛口一尺各分五寸連垛空合八尺八丈十垛八十丈百垛俱官尺若除城垛身只丈五者則不可守

呂坤實政錄曰城根土堅止留一丈下面即挑池池深三丈口濶十丈底濶三丈城根窄則賊無處容足又池自然本土倘何論其基址不實乎

開土丈許得石或類石或自然之堅土皆可爲負重之本所或欲驗其自然之土質堅鬆與否其法取土成塊者況于水濱之經晝夜不消弛解散爲實土或大車經之水常令丈深若土脈不堅城根之外須留三五丈池行其地而不震亦驗其下必實若其地爲沙或浮泥斯外不用高阜之土以防填壕池外一里之內不可栽樹必開壙令盡方可定基試觀掘井者一層沙一層泥最下一層始爲黃土此必然之理故知開壙可盡焉至如又曰石灰瓶必用礦灰未經水泡者一星入眼見水即爆後矣椿用不朽堅徑下沮洳之地則水椿之用又不可缺也

木或長五尺或一丈其徑或一尺二尺更大更妙以火

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高下濶狹以此爲準

壕塹法

壕面濶二丈深二丈底濶一丈

紀効新書曰大凡城高除垛城身必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濶必二丈五尺底濶六丈次城除垛城身高二丈五尺面濶二丈底濶五丈小城除垛城身二丈面濶一丈五尺底濶四丈此其大較若再加寬濶益善勢不可再減但底加而不加可面加底不加不可若內外俱周磚石基底只增濶一丈亦堅如土築必合前

禦城中虛實

城外緣山爲險或城或臺皆可放遠不便通道則分人守之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臺設大礮守之賊卽入城可保小城或登臺遠擊

如恐城大難守附城另作小城縱破小城無恙也

今之城制雖有合法者總論其弊有五而低小窺殼不與焉城大而人稀守陴之人不足一也敵臺三面受敵人器矢石難于施放二也城內外山川之險未必盡爲我用三也太平日久居民稠密附城而居者屋宇高大幾與城齊冤遠而毀之人心不服臨期析毀不及四也惡于堪輿之言高下向背不顧有形之利害而拘無形之陰陽五也

城雉

城雉卽敵臺也亦謂之銃臺亦謂之礮臺

凡雉出城身外每五十垛一雉左右遇角遇門或多少幾數丈從便均勻通變在人此大概耳

郭子章城書曰城墻正面不便俯視恐其矢彈正面對敵不能跳望故賊得以攻逼城下任意施爲如今之城且不必矢彈對雖鎗炮亦上刺有餘矣全仗敵臺兩邊顧視夾擊賊不得直至城下且又不能扇火斜彈以傷我臺上之人故我得放心肆力敵城也有城無臺亦如無城臺非其制亦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敵臺又所以衛此城也敵臺之制緊靠城之外身貫於長出不貫橫御臺脚基長出一丈五尺則收頂止有一丈一二尺矣臺基橫闊一丈二尺則收面止有八九尺矣原城有二丈高者臺比城身再高三四尺城無二丈高者臺比城

身再高五六尺臺上左右垛墻平牖之半各開三垛口每口要濶一尺四寸以便拋打磚石放發矢彈墻脚下中央各開一孔方圓八寸以便放打佛狼機百子銃上蓋瓦屋俗名出墻二尺許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避風雨也各臺地步相去或二三百步或一百餘步或七八十步隨其城局直迴折以爲遠近不必拘泥也

何長齡曰城有不可用銃者三一曰圍城謂銃能直放不能遠放也二曰直城謂銃能仰而不能俯下也三曰方形馬面臺謂方臺止能顧城腳不能顧臺脚也似此三種以致賊臨城我銃不及矣有棚梯則拋石壞木無用矣是以出爲馬面臺謂我得從馬面臺橫擊也然敵以棚梯薄馬面臺安從橫擊故法宜出爲銃角銃凡者猶推敵于角外以就我擊故銃無不到而敵無得近也用大銃之處旁設土筐一以防銃二以代堵蓋銃是爲害器難精猶恐其裂也故防之以筐隱人于後既隔銃亦捍敵矣堵薄易震既設筐速不設堵矣用鎗矢之處不獨堵之因其堵以蓋其房因堵之口以爲其窗因窗之懸板以爲其牌我在牌之下房之內我得見敵擊敵敵不得見不得擊也故城之上設堵于墻卽爲營房臺之上設堵于角卽爲營房臺之矣角之銃也外洋法堵之卽爲營房也閩粵亦有之卽近地邊臺亦有之也

新譯西洋法

敵臺亦有三類造于城角一也或于城外另作三也城角上者謂之正敵臺此必不可無者城墻居中者因其角銃謂之偏敵臺外者謂之獨敵臺

正臺之式具于後偏敵臺之爲用臺緣城墻太長二臺相去甚遠彼此難于救援故于其中建一臺以爲犄角其臺之頤鼻眉眼以及銃所皆與正臺同但二頭所突之角爲種銃之形取其便于用也獨敵臺者對城門外建以攢門此更爲固守難攻計也蓋從攻他臺必先攻此卽便攻破尙在城外何損于守其形皆如他臺但此某地成法應不致臨期忙迫失措夫鑄銃有遠銃有近銃一銃有並有遠法卽銃方可用臺乘臺卽可識銃惟在講明照對約度之法而已矣

孫元化曰夫銃我欲殺人先裝人之等我而且得困我又有雙敵臺其左右各有銃服用以守山谷或崩悔之夾洲則建之

又有雙鼻之臺此乃建于極銃角式之城者其鼻分作二角便于相救

城墻

城墻乃二臺相去之墻也其形貴直或墻太長二臺相去太遠難于銃守者則當於居中作偏臺獨臺矣

護門

護門亦有二法或門之外于左右二臺不相妨處建一獨臺以掩門或建于甕門之內則更大益守者

銃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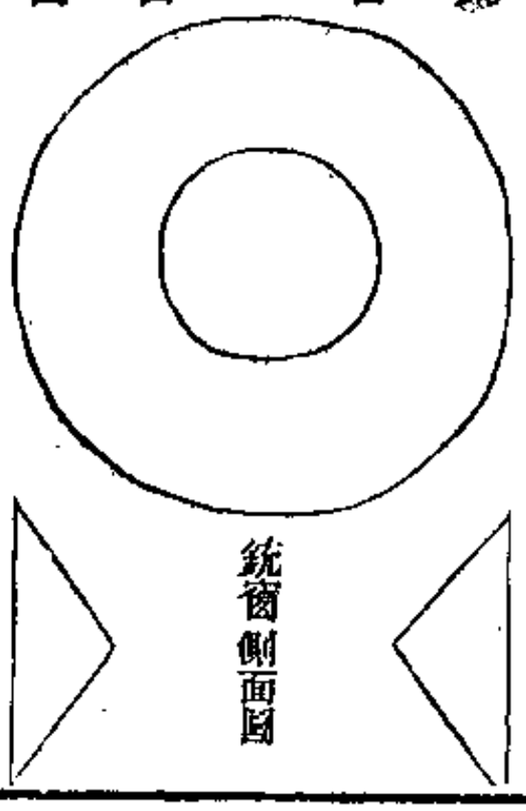
凡銃所之地宜畧低向前蓋銃發時勢必退後今後崇前卑是退而逆上也其退必少則銃士易于引往原所其下或貫以石或襯以堅木厚板便銃進退

銃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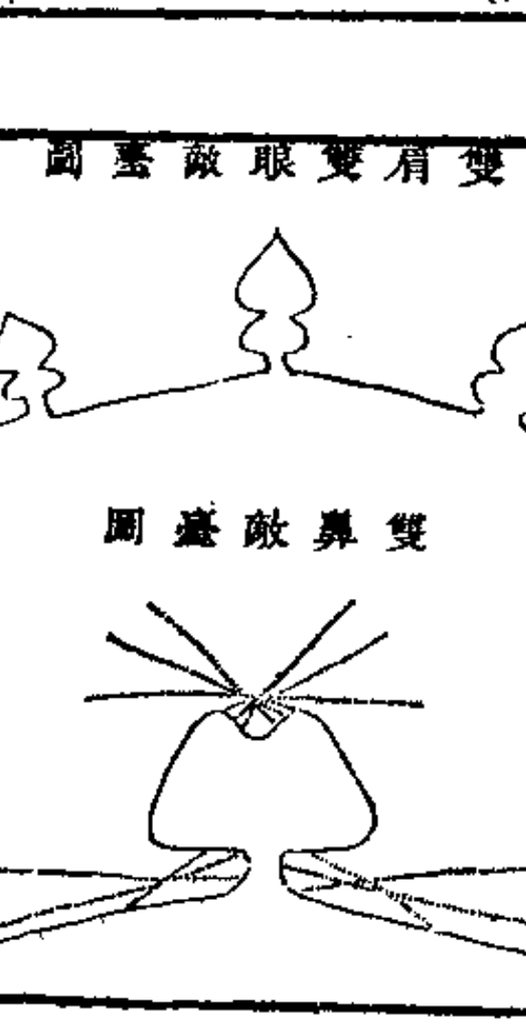
窗之形長內外廣而中隘止容銃發而已制作之妙全在中隘假時實之以土用備他虞

圖具于後

銃窗正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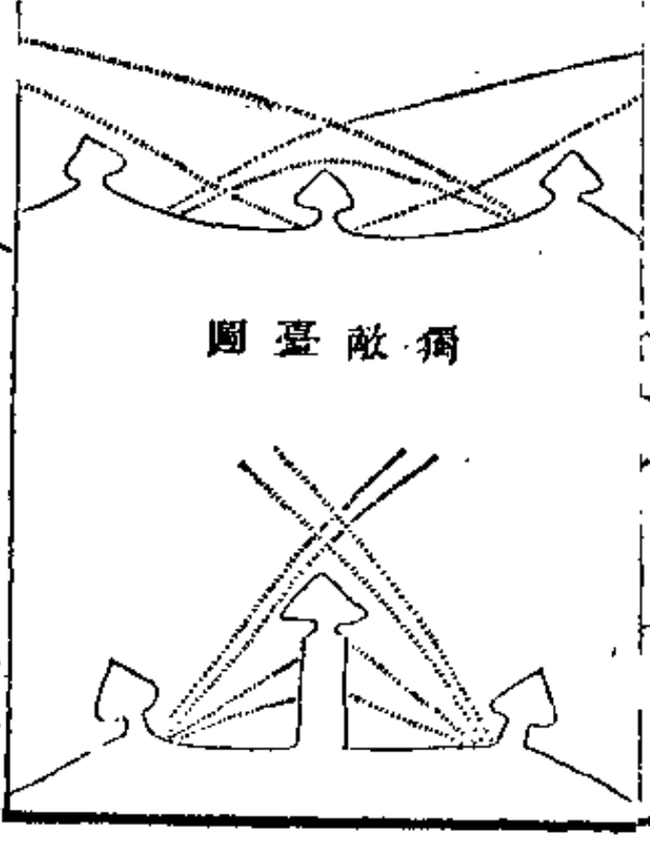
銃窗側面圖



雙肩雙眼敵臺圖

雙鼻敵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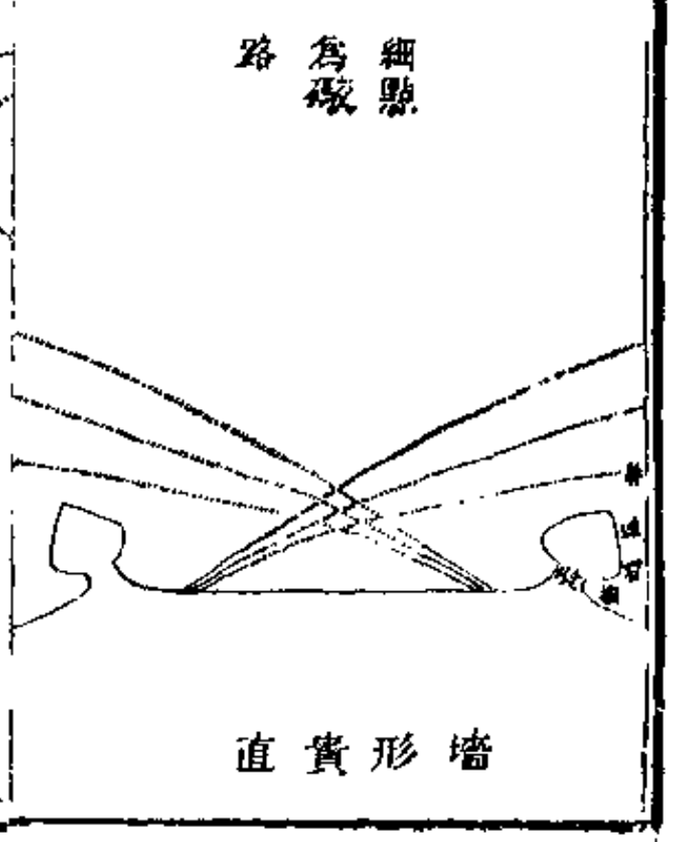
偏敵臺圖



獨敵臺圖

正敵臺圖

細點爲路



墻形實直

晛臺

晛臺者更高峙于城垣敵臺之上用以瞭遠者也或造于敵臺吭中或于吭之左右其形則方圓象限半月等數不拘第以一目能盡隍底城根爲宜不用磚石純用土堅築之其高大約以自本敵臺得見對城礎外爲度然亦不過高出土垣二丈倘太高或受敵銃之害則易於倒塌其顛則周以護墻其中平空處亦爲銃之所第較之敵臺畧小耳周圍皆成大衰向內一面不設護墻有城守者便于晛眺論其益有五其一高能瞭遠斯可預備且便用大銃俯擊敵臺其二敵欲作臺用銃破守此處偵知預用銃阻其三敵隱子對城礎後將入城隍眼中諸銃難見可發此處銃擊之其四城或失守攻者已得敵臺緣此在上猶能用銃擊逐其五或有奸細萌亂于內從此瞭見亦易于弭

城之有敵臺也如人有元首四體如歟之有角距爪牙登陣而成營陣之形宇禦而兼攻戰之利今郡邑城制亦畧存其意然合法者鮮矣求其盡善莫妙於西洋蓋西洋之城全恃此耳其制有吭有頤有鼻有眉有眼眼有珠珠能左右盼數里之外發必命中精于度數之學乃能造之

牛馬墻

牛馬墻在城外壕岸內凡城身下壕岸不拘寬狹狹即一丈或八尺皆可寬不可過二丈于其外爲墻亦可石亦可土築亦可三合土亦可守法在後或一時收斂不及或昏夜難辨不敢開門一應避難之人牛馬之類皆可暫於墻內收避兼此墻特城爲險城以墻爲衛緩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張威此所以牛馬墻爲有用之

物○高一丈厚六尺

星池滅火

賊來攻門多用火燒門上鐵葉未足恃固洞之內矢石所不能及須用淋水以滅其火頭于城上緊貼門扇處開鑿一池橫長與門等濶二尺池口至底以漸而殺如是叢天溝樣底約濶五寸鑿為七眼徑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門之廣狹為度務令均勻其相連之處橫鑿寸濶一縫臨城從城上泄水眼大可下礮石縫狹水不旁注加鬧何傾瀉火無所施且人亦難于站立此萬萬不可少者池上無事以厚板蓋之

外鐵

裹城內一層門須安外鎮撥護槓有身家者十餘人守之以防城內奸細砍門而出

排板壅門

排板與城門為重門其制用榆槐木廣狹準城門幾以生牛皮裹以鐵葉兩旁施鐵環貫鐵索凡大城門去門闔五尺立兩頰木木開池槽亦用鐵葉裹之若寇至即以絞車自城樓上絀所貫鐵索下排板于槽中外實以土防火攻內撐一柱防傾折一說不用排板則壅門為數十孔敵遍城門則出矛戟以強弩射之

釣橋

釣橋造以榆槐木其制加榆上施鐵環貫以二鐵索副以麻繩繫屬於城樓上橋後去城約三步立二柱各長二丈五尺開上山口置熟鐵轉輪為槽（或在城上作轉幹更妙）以架鐵索並繩貫其易起若城外有警則機上使人挽起以斷其路亦以護門城上常以礮及弓弩禦敵處以火燔及被攻頓

突門

突門於城對敵營自壅內為暗道多少臨外之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于敵初來營刨未定精騎從突躍出擊其不意

城之隍

作隍之寬以城上鳥銃之彈得到其外岸為率大抵為十五丈或相去太近則攻銃力猛且易為敵所填或太遠則守者鳥銃之力不及外礮敵得任意出入隍中又攻者易見城之下層而擊其根此臺眼中之銃難補彼臺對礮

隍底則更深更妙然以臺垣之土足用為準則止于三丈

隍外里許皆宜曠野斯于城守盡善若夫有村落則敵得以棲而與守持有臺墻則敵得以登而瞰虛實草溝渠則敵可隱匿有樹植等物則敵可資作臺垣故破困而為堅壁清野之計總不若預防之為愈耳

濠險

有近濠水者釘品字樁木百餘根于水中高出水面尺許防樓船臨衝我城也

坑坎防車攻

山中城多無池以地不可池也須離城二丈許掘為高下坑坎或空閑安置石條或連絡厚築牛馬墻以拒衝呂公車翻梯跨壘車

城忌

城外三丈內有房屋賊勢衆則撤之撤不及則焚之係木堅者一焚而淨即日可守係磚石為壘者賊以百數伏屋脊外攢射民不服賊近則燬撤不及若賊以百數伏屋脊外攢射則閉門撤板令賊入即陷其二層留一孔石板蓋掩之

第三層亦然也賊進檄板向孔中擲下火破賊必不能上攻

孫化元曰善用銃者據高望之以我銃心對敵陣心藥力圍圓百步即所發百步若遠之平地雖一彈餘力能發二三層而全銃之下半圓空費于地矣銃法宜依臺法地不善必不敢築臺臺不成必不敢造銃恐以不得地之臺爲敵設臺以不得臺之銃爲敵助器也

小城即堡也

西國建置郡邑斯爲大城其或村落結聚居民或地勢難築城池或費不足用或兵不足守則相度形勝圍一小所謂之小城然亦有建重臺臺者亦有備請法者其損其益恒相等焉

城之小者閭閻相接奸究無所藏匿呼吸可通緩急互相保守茲者舉凡軍火等器以至戍卒儲糧較守大城不過十之二三非若其皆欲全備方能久據是益于易守一也建小城便于擇所或湖海之隅或山嶺之巔費既不多不碍民家農地城外不過築建五六敵臺即可控扼是益于易作二也小城以全法守之較易大城則難且城小其守軍必鮮惟挑選最勇悍者屯之乘墉拒攻無不以十當百是益于難攻三也大城五方雜居一有寇警則內外戒嚴經管者出入不能自稽土著者疲於官司奔命或不逞之徒與敵人爲內應則開門延寇之虞恐所不免矧人情厭常喜新因苦之餘必樂于從亂小城則比屋可詰人不雜而守得專假使內有亂萌又可從睥臺瞭望是益于不懼內亂四也

有家室之虞其守必固而小城或守以外客之兵或被奔竄之難民且無奸細之虞故也

或問郡邑作內外二城何如即攻破外城猶可退守內城也曰否是二守軍之心也人盡以內城爲可退則守外者必至懈弛其或外城失守敵反得以憑高內擊則是資敵利也故西國不作重城止一層堡以高原作基依水作隍四面不近高山峻嶺爲第一此不易得今人平原堡築方圍墻墻不能站人賊來一掘即破今用此式墻根下取土築城于四角作三角形三角形之內三角以土築實便是敵臺人站立其上用火器擊賊若前來鎗蓋就是防牌墻根外壕深一丈賊在壕內便見墻又高一丈矣墻根無留走路下作斜形兩水自不能壞

王鶴鳴曰使有心機之人相度地勢高阜宜城者則城之其低窪有水或溝澗之處則因勢利導更加深濶以阻截之却於敵入之路掘大河以環遶之又不欲使號明見吾之險其入也必迂其途使彼不知我城壁及到城下必竟仍隔河水可窮日之力始得近我城壁及到城下必須留根一半相連使賊機移不便即移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白羿

於泥沙白地處掘井照前鋪置亦就彼處沙土塡塞使賊不疑墮穽

扇曰

賊馬入境必乏水飲宜于陵池接間中設置鐵刺使馬至水奔飲受傷

敵青

賊馬久不放羣有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中地掘窖三面皆留礙眼守者從內發礮傍地衝脅而發足驚敵人之膽一臺足禦三面以墻代甲人心安定真城守第一善法也

種冰

凡賊來遇嚴冬之時可相度城塘城岸高低處令軍士灌水乘寒結冰令賊不得趨馬不能馳又可權水凍沙爲營壘

攔馬石 品字坑

攔馬石品字坑俱于空濶無城墅處布置

結草

攔溝洞斷橋塞住大路賊必漫野而行預先結合野草以絆馬足

斷木

度林木之處賊所必由則伐斷其木橫亘以塞其路又須留根一半相連使賊機移不便

青穽

於麻麥草芥生處掘井下捕凶器上鋪竹竿編以虛席即移一樣麻麥草芥鋪之

白穽

於泥沙白地處掘井照前鋪置亦就彼處沙土塡塞使賊不疑墮穽

敵青

賊馬入境必乏水飲宜于陵池接間中設置鐵刺使馬至水奔飲受傷

敵青

賊馬久不放羣有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中地掘窖

賊馬久伏草莽或掘井下就四畧上馬開奔食即盡
內馬見而食即倒
倒斃
賊馬飢極思食與紗香料荳鋪弄上馬開奔食即盡下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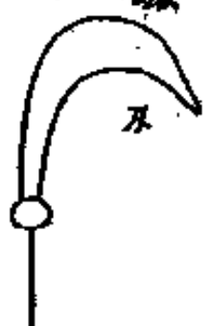
制器篇

抵篙

用長堅木爲之可御雲梯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又向外須極鋒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鈎竿上城待扒至牛城之時順竿從上向下着實一推賊手即斷每五垛置一件或曲而尖向上爲仰月

鏟



賊用車攻城車與城齊用繩拴繫大堅木五六人懸撞女墻以刻墻倒此時須用鈎鐮待撞木至女墻邊用三四鈎鐮鈎挽割斷其繩木自墜下但鐮要純鋼鋒利一鈎即斷方可

燈

每五垛一燈用新油紙者方明亮燈上用一油紙蓋以防雨蓋上仍壓一小瓦片以防風若覺猪蓬蓋尤佳每燈製一挑竿索懸城下離地七尺庶使賊抵城下我能照見我瞭垛口賊不見我換燭即輪更之人不許誤事然懸索宜細止勝一燈庶賊不能攀躋每十垛用一火毬所費比燭油減易燈油須官備爲是

望遠鏡

視遠爲近視小爲大可以遠望敵人營帳人馬器械鑛重此物來自西洋用筒數節安玻璃兩端

吊籠

用大麻繩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內擇耳聰人坐籠于甕下聽之極遠以防鑿地道急用火攻或毒烟薰之

弔車

每敵臺左右仍置小弔車四五架以便遊兵上下及逃難者婦女徑與弔入係男子須審聲音里籍

繩爲

以巨繩紮橫枕爲軟梯凡登高則用之

灰瓶

取生石灰末入小瓶內每垛預積一堆將口塞住如賊臨城將瓶從上擬下擊打賊人石灰飛起昏天撲鼻損目不能久立

懸戶懸簾

懸戶懸簾垛口第一切要之物無此二者賊萬皆齊發城上不得存站今擬每垛口作木架一個兩足在內裁于城上騎貼而垛之邊上安橫木向外可搭氈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濕阻遮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賊鈎竿所挑裏面須用兩帶繫於垛內外用兩活柱撐如欲下視將兩柱斜撐兩垛邊旁遠視高撐近視低撐下可瞞十丈懸戶則以轉軸作爲小門一扇厚一寸外畫虎頭兩眼穿透如鴛卵大可以遠覘亦以活柱撐之懸戶懸簾撐不可太高須防旁翁如垛口多兩人數少者原以守之

其無人堪口多堆圓石二三百彼若用鉤竿雲梯觸動石子自然下落賊亦存立不住也

布幔

以粗布爲幕度矢石來處以弱竿張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墻之外以折矢石勢一說結粗繩爲網如布幔張挂亦可護女墻機稍

皮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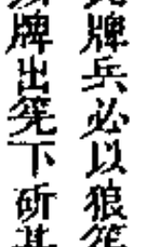
以水牛皮爲之濶一丈長八尺橫綴皮耳七個凡城上有闕遮蔽則張掛之皮不可綳緊蓋柔能制剛也

戰器六種

軍中秘訣稱于比戈用衆首務一向不知較量異用之術惟以敵爲師彼以何利我即以本器當之不惟不敵便稍長於彼且諺有云殺人三千自損八百此相敵說也殺人三千我不損一則稱比之術也譬如彼以何器我必求長于彼使彼器技未到我身我舉器先殺到他身上了他應手而死使有神技只短我一寸亦無用矣是以我不損一人而彼常應手便廢此用衆之法也若用衆只待見肉分勝負未有不敗者何則用衆有進無退有勝無敗一步那移不得故必以萬全萬勝爲術焉

兵讖云一寸長一寸強此六字其秘訣乎

鏢鉈



此器柄長八尺粗可寸半上用利及橫以變股及用兩鋒中有一脊造法須用脊平磨如磨刀法兩及自脊平漸至尖鋒其鋒乃利日久不禿譬股四稜以稜爲利須將稜四面直制至尖庶日久而不禿中鋒頭上之庫須如大核桃大安千木杪乃不損折仍用一釘銷之於馬上最便可戰可格利器也

線鎗重三觔

蒼製柄短及禿粗惡不堪新製鐵頭長二尺蓋因柄細使一寸鋒用防敵刀斫斷及用手奪去手柄長七尺粗使一寸鋒用兩脊兩及形稍扁至鋒稍薄一謂之透甲鎗造法鋒用鋼三寸左右及用鋼一尺以下皆鐵從脊分鑌至及左右面平乃利至鋒更扁漸寬又漸收收薄則利覓則及入以下不滯矣最利馬上直戳用法亦加長鎗但終不能禦長器於腰刀互有勝負得十之五

腰刀

造法鐵要多煉及用純鋼自背起用平鏟平削至及平磨無肩乃利妙尤在尖長三尺重一觔十兩但以刀與敵角屬勢均之器殆不可磨敵也○馬上雖利刀芒他如斧鉞錘揭大刀鉤鐮之類騰大藝精能獨馬出入陣中者間或有之不可以教隊兵不可當堂堂當大敵也

狼筅

用大毛竹上截連四旁枝節枒杈長一丈五六尺重六觔人用手勢遮蔽全身刀鎗兼刺必不能入故人膽自大用爲前列百戰全勝恃此爲第一○有竹鐵二種

籐牌

此牌兵必以狼筅爲恃蓋短器不能常馬用狼筅拒其馬以牌出筅下斫其馬足出入陣中行伍之內進退便利且衛且殺利物也

長鎗

用毛竹之細者長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及重不過四兩或加鴨嘴或加細刀或尖分兩及造法亦自脊平劑至及乃利必執持在根用楊家法又用法長則易老不可回轉長則杪細恐爲馬所闖折今視之更可與敵戰蓋狼筅當鋒籐牌在下而前行既有藩衛去一丈餘矣短器不可戰及馬上何以傷人得長鎗于筅空戳去徑刺人馬喉面則彼既不可入我陣內又能先及彼身故不憂細弱也設若敵馬羣來齊衝我前無筅牌徑用鎗以當之戰馬間有損折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長以救短短以救長長既易遇而勢老短又難及而勢危故相資之用此自然之勢必然之理至妙之術也○重三觔○此用竹北方乾燥風勁多脆折用攢竹腰軟用木北方無此木夫長鎗必利用但不知以何物爲之乃可今將竹杪內二尺餘實以木心外用籐扎亦可暫用

一線鎗

亦可用於步軍繼長鎗之後

一鑌鉈

亦可由步下直進敵羣一禦一刺且格且殺之器也

戚少保鎗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筅二各跟一牌以防拏牌人繼以二鎗各分管一牌一筅短兵防長鎗進老殺上筅以救牌長鎗救筅短兵救長鎗加以弓箭火器爲要緊束伍第一戰法

銃

神器爲兵家第一長技

一神器附之車間功用甚大

一神器南方用之舟中益利緣有憑藉心膽俱定耳爲將者步下亦能設法使士卒如處舟中則制敵無難矣

一林木茂密邱陵崎嶇田塍淤淖村路委曲必須短兵護持挨牌翼衛與弓矢迭相爲用無弓矢則神器手自相背角更番策應因時制宜隨地作用庶幾萬全

畢竟將吏先明奇正之法處於不敗之地然後可以言戰

一製藥必須與研揚之人先約藥成即放經手者手必點試自然不敢苟且銃筒亦令經手捲筒鐵匠點火試放緣世間極愚至賤無有不欲保全性命愛惜肌膚之人累經試驗極妙之法

火門要極到底

彈畧小則免炸又有髮則炸

藥不精專雖多亦少藥能精製以少爲多

煮熟老桐油粘紙作藥線衣過水入地無礙

土襄所以壓礮沸湯用以和藥

窄可長枝短用不可短枝長用

燕尾炬

束葦草下分兩岐加燕尾以脂油灌之火發自城上繩下騎其木壁板屋燒之

西瓜礮

又名皮礮此物原是守城第一美器蓋以高臨下方可用也礮中入小蒺藜一二百枝火老鼠五六十個每一鼠筒面倒綁細毛鈎三口各貫火線俱入礮中然線入礮藥但使藥滿不可築實入藥之後緊閉其口再糊麻布二層堅紙二十層晒乾週週分三停錐三細孔俱貫入藥線頂上正中錐一孔入二寸長細竹管夾一藥線貫入其中使其火當中發爆力均齊不致偏勝也四藥線會歸一束俟賊至城下點燃總待火將分擲落賊羣中火線必四者防拋滅也礮聲一響紙殺碎裂亦能傷人蒺藜布散滿地火鼠竄亂燒人人必走動腳蹈蒺藜自然傷跌斷不敢再至城下矣

地雷

地雷炸營多設關隘以竹九十圍者鋸作段長五尺打通底留一節先以生羊皮繩縛以漆油灌入良久傾出下安藥線杆作炸礮藥滿入分入鉛鐵子以蠟封口空地坑五尺每處下用方木座豎其八枝木蓋隔土不侵藥信總合一處于坑內穿透藥線火機動發即應矣

地雷但當用之西北若東南窪下之地方掘數尺即有水泉雖土面之上四時皆有濕氣縱有竹竿通火線面火信亦被溯濕難以卒發況下一部地雷要費無窮心機一個火信不着不惟空費且至悞事其制無論大小等礮俱掘成滿將礮栽向敵人來處或敵人集處上覆淺土中用通節竹走火線以內令一俟走之人暗隱于後發之或將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用鐵鑄石榴礮或石礮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

石炸礮

用石造圓形大小不等腹中鑿空裝炸藥滿杵實九分口用土塡築探賊出沒之處掘地丈餘上用氈蓆隔堆滿仍用泥土蓋平埋藏如法將竹竿作爲藥路引入鐺內火發其鐺炸裂如雷泥土亂石衝天強寇遭之有不被靡者乎

萬彈地雷礮式

木礮

用堅木造式無論大小渾鑿空腹外鐵箍四道下開線眼裝火藥杵實口入黃土少許次進石鐵子藥線穿聯機梢火發礮碎飛傷便于守城事急爲易造耳只可置之城下

石礮解

石有大小不等粗可徑尺細可徑六七寸鑿以孔內入以炸藥築之以土預安繩線葦筒置于城墻垛口過賊至墻下則然線入筒以手枝下賊人所見不過一石以爲我拋擊不中不再隄防藥然石碎有相近而不傷者有數十丈而被擊者敵人莫測所向故人人自危此爲第一利器且一時數萬可備仍有大至千觔者又有走兔引線之法地雷叢發之制固爲千變萬化而無窮然皆有制未可期必不若墻上推下之爲妙也夫賊至墻下勢不可阻如出頭覘賊而外方叢矢如蝟即掘一石火發礮碎且爲久埋妙器也

萬彈地雷礮

用大瓷鍾一個盛炸藥儘滿中鑿眼一個以裝藥線鍾口用土塡築探賊出沒之處掘地丈餘上用氈蓆隔堆滿仍用泥土蓋平埋藏如法將竹竿作爲藥路引入鍾內火發其鍾炸裂如雷泥土亂石衝天強寇遭之有不被靡者乎

竹將軍木發槓

竹將軍即竹發槓雖木亦可爲之有七利其器雖一發而墜不似銅鐵崩燬能傷人其利一敵人得去不可再用其利二製造工省一刻可就其利三無難取之物隨

地可造其利四體輕可以負遠其利五易于分布易于
捨棄其威猛與銅鐵相等能威敵心能壯吾膽其利六
南北水陸無所不宜匠不論工拙皆能造其利七對壘
立陣防營守城無不可者但安藥信並製藥又與別器
少異不然則橫出多而直出少矣識者自能默會

竹將軍

用猫竹圓厚者長四尺許將圓鑿開通其節止留頭節
作底節後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頭照竹節凹凸
之形直抵竹節處週週用四肥釘犬牙樣釘之以苧蘇
打成辮或三股繩自柄至口緊緊繩固傍節麻上先置
潤黃蜡二寸以一分厚殼筒口大鐵錢一個蓋蜡上傍
錢上開一藥線眼先將雙藥線引入四五寸直透上爲
妙方入藥一勉看竹之大小增減已入藥用木棹輕輕
築實少用紙圈或乾土實之又將一分厚殼竹筒圓大
鐵錢一個鑽眼如蓮房式置藥上方以殼筒口大圓石
彈一個置鐵鐶上或再加碎生鐵小鉛彈于錢上更妙
若單用石彈則蓮房式鐵錢不必用矣上用木蓋殼竹
口大外加油紙或柿漆封固其竹火門用油灰抵託方
用辦藥線盤在竹眼用油紙或柿漆封固以徑寸粗紫
二根長三尺許縛成枚架之取其便也對敵舉放若欲
遠則稍昂其頭如敵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
柄尾須以大石抵住防其後坐人在側立（竹脆如何可立其勢）即
不用亦可惟蘇繩與辦用則石子鐵錢鐵釘火藥竹火
門油灰及製造之器斧鋸圓盤等項預備多帶軍中即
隨地立刻可造其體甚輕每兵可担十數位而威力則
猶在佛狼機上發時響聲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
遠故以將軍名之尊其威也每營共得數十位架在陣

前分作十數層次第發之再以數位分架兩翼或橋口
或田塍或津渡敵可往來之處以備衝突賢於數百精
兵矣

見血封喉方 即射虎藥

取生鮮草烏或一二斗洗去土沙再用鏞盛入脚踹去
黑皮以肉肉白爲度搗碎用布濾搾出汁汁乾爲度去
渣不用用磁盆澄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清汁冇
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滾起沫用篦片刮去沫傾入
磁盆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煎熱汁內一順攪勻放露
天下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于碗內下澄渣粉不
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晒至午時又取澄
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晒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綿
紙鋪罩離內濾過渣不用第二日第三日如前晒法澄
法紙濾出渣粉每日晒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晒
此法不致上熱下生之故也至第四日晚濾稠藥存留
勿去另用碗盛晒第五日將濾稠藥入總晒用此稠藥
先夜露一宿取澄清汁用底下存硬稠者不用晒至六
七日各碗漸少減縮各碗晒時觀看碗底上起黑沙點
子面上結冰有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歸總磁
盆內放淨處陰四五日聽用再用磚砌一爐高二尺週
圍大可容藥盆放內中爲度爐中從地上一尺五寸用
木物架盆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
致烟透走爐旁取一火門如煮卵大從地起高三寸外
用炭火十數塊並梳成柴又名鑿條又名梳成又用皂
角花椒同燒烟令煙入火門內煉藥盆熱藥面上結成
冰是火候好矣約爐一時之候其結冰要厚如冰薄再
爐再若冰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內封固聽

用如冬天寒冷用聚物包放暖處勿令凍省如夏天熱
時放於清涼之處勿令潮壞如冬凍省如夏潮壞出沫
用磁盆盛如前法上爐燻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前
上用皂角花椒烟燻之如舊前藥晒時如遇日色太駛
晒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殺不必露也初做藥
之日觀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前法製之如遇日晒一
二日有雨將照前燻藥爐上只用炭火烘熱爲度攪勻
又放得一二日候晴再照前法晒之烏頭取來不可堆
厚恐爛壞必要濕地下攤開又不可風吹乾了無汁即
取即搗爲妙其藥制完（并封固日久下沉有稠者
如膏）搥棒挑起取用上箭最快箭到身上不滿數步即
斃矣此藥名爲晒藥比燻藥更妙或人慄中藥箭用松
毛搗調冷水服之或香油服之如不及自溺泥中和泥
漿水服之如旁有人用口嘬水吸箭傷吐之再嘬水吸
再吐之不致藥散走封喉之故其藥忌見香油如人一
點香油藥即解無效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
飛造藏甚忌

煉造大小銃火藥法

磺用生者佳先搥碎去沙土約每十觔用牛油二斤煮
溶磺火不可太旺以木棍旋攪鍋底看磺溶化時方以
蓀布作濾巾濾在缸內則油浮若於上磺實沉於下去
油用磺研細聽用

硝用鷄蛋白煉約每十觔用蛋二個硝不潔者多用數
枚先將鷄蛋白水攪勻試次將硝下鍋水高二指復將
蛋水傾入大滾數次則鷄蛋白雜硝滓俱浮鍋面以竹
笊籬抄起又用細麻布爲濾巾濾過復將前鍋洗淨再
以濾過硝水傾入用文火煮底水塊然後將鍋舉起放

在地上一日冷了則隨在下硝在上只取上面硝研細聽用

炭稽骨爲上茄梗次之柳杉又次之大都輕浮之木皆可研細聽用

右三種細細製煉照後方秤準明白然後和勻放在銅鑼木臼內用銅包木杵搗之後將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時洒濕使搗有力搗藥之人須擇勤慎者莫使窄薄砂上衆塵入藥內恐搗熱之際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鐵器鐵亦易生火也藥搗萬杵後用木板試放畧無渣滓烟氣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始卽以粗細夾篩篩過粗者成珠在上細者在下宜用樹下日色照乾不可用暴日慮日中有火耳照乾後以內外有銃研鐸收之如日久有濕氣再取酸果汁破雨水泉水酒濕搗過如前點放自然遠到矣

大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　炭一觔

小銃藥方　硝六觔　磺一觔二兩（或十六兩一觔或十五兩）　炭一觔

火門藥與小銃藥分兩相同但硝用最上面一層者配以碩炭多搗數時不用篩採炭珠照乾研細卽是

又煉硝法柴火煮之木片攪之沫浮水面旋去之清澈可鑑滴而試之成珠可用矣但滴不宜近火近火恐熱則難凝而傷老亦不宜避火避火則易凝而傷嫩以草蓆襯出卽轉身背火滴於指甲之上可也濾法同前

又煉磺法酥油牛油各一觔油既熱乃以磺徐徐投入隨投隨攪使磺速化投時勿使纔毫着鍋恐其發火

又大銃藥方（當以此三方爲定）　硝四觔　磺十二兩　炭一觔

搗之膠結成塊用銅木刀切碎篩珠用細灰再搗

火鳥銃藥方　硝七觔　磺十兩　炭一觔

又火門藥方　硝一觔四兩　磺二兩三錢　炭三兩

搗至七日手試藥過不熱

捻藥線法

先捻就麻線數百根將薄綿紙割成紙條將疎線順鋪入內復將信藥入內捻起接續相連可以不斷外用油紙纏之再用毛竹截尺半或二尺用鑲火箸燒烙透竹節上節用刀內刻畧大下節用刀外削畧小將下節插入上節內接連可數十丈先將接就藥線穿入毛竹內隨穿隨插與破火眼藥線相連引扯出上用兵守之俟賊至數十步內點放雖陰而不能壞也

豫計篇

清四野

武經總要曰守城之法凡寇賊將至於城外五百步內悉伐木斷橋焚舍宿草撤屋烟井塡水泉皆投毒藥木石磚瓦菱芻穅糧畜收與居民什器盡徙入城內徙不進者焚之

武備志曰四關百姓入城避兵凡關外一切私財除盡數搬入城中外其長木大板船灣木鐵家伙柴草休留一件一則徒爲賊所燒燬二則賊借之爲攻城具萬分愼之城外有大樹宜伐之近城尤宜防禦朽木行竇多貫鄣若不移徙皆賊攻城之具也須俾各商將已登岸者依期運運入城開貨其在水各排移去五六里外隱僻小港中暫置以待賊過復樂如違俱入官公用城外各鄉鎮大戶收米在家與夫糶糴律價看着落里保一聞警報嚴催搬運入城任民開糴堆積止許城中糴賣不許粒米出城其倉貯搬運難盡者有司嚴督糧長糴買上倉如有不肯領期搬運棄遺在鄉致資盜糧者其米入官爲養守城兵夫用仍查大戶有以牛酒餽賄開門延寇俱係通賊之家查照律例梟示○如攻圍日久勢不能支卽城內務種亦當付之烈焰而後爲借一之圖使其野無所掠內無所資欲戰不可欲留不可不走矣待此于萬不得已之時酌量事機行之又不宜張惶輕動以自取內潰也

料糧食

臣新吾曰州縣倉積須有數豆二萬石以上方爲寬綽雖遇凶年人不致於相食決不可一半在外卽放在外

許借不許賬救死不救飢即借春出秋必收利必加三還縣倉名預備非荒救荒年也

凡富足人家閒有聲息將各庄積聚收入城中城固之時但有不足者不分親疎除自己足用外盡數借貸與人急時救命百倍陰隲借衆人之精力萬分保障仍將所借登記簿籍令借人親筆畫押人有良心得命之後能不補還如不補還者官爲加倍追償決不相負不然即自己亦不得受用矣

武備志曰守城全賴居民居民全賴兵食須先料民料兵料食凡城中居民及城外避兵之民每人每日計米半升煤炭五觔或柴五觔計口計食須有三月之備不自備誰其顧之惟日求升合城閉絕糧之人我既賴其守城必須代之備食不然彼先飢餓豈能敵賊

孫傅庭曰嘗倣古社倉之意而復參之已見酌之人情因得一法謂之公督私藏其法令各府州縣將本地殷富之家不拘在城在鄉無分紳弁士庶逐一查明分別上中次令各於城內積米有差如家在萬金之上即派積米千石以次而下或數百石或數十石其平日積粟之家尤不妨多派派定之後令各照數積完各在本家收貯報官親詣查驗務一一足數又一一實在城內查驗明白其米仍係各家之物官不得用一粒故謂之公督私藏遇青黃不接之時許其糶賣一半出陳易新徵貴之利亦本主享之但不許任情全糶糶過及見在之數仍赴官報知至秋收或糴買或以種地之所獲仍補完原數每常無事歲以爲常一遇有警城門關閉許照未關城門時米價稍增十分之一聽民間糴買買戶姓名及糶過米數令糶戶直簿登記明白以備查考恐其隱匿不糶輒稱糶盡官或因兵糧不足方許取用亦照十一加增之銀價如數給銀不許勒短分文如無事之日官取用若干不行照數給價該府道申報撫按即行糾參擊問重究如此則于民無損而于國有裨似無米而炊權宜之術實藏富于民制用之經也但須賢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諭戶曉又酌其土俗人情商同巨實鄉耆議妥舉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爲生計始得不然或不明所以張惶倉報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自不肯樂從使良法美意反成擾害旋歸寢閣亦安見無損于民而有裨于國也是惟在各撫按道府及州縣之遵行若何耳

安頓鄉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親者依親無親者官爲設處如廟寺之類僧道預先報名選令守城止鎖卧房一處其餘公館寺院俱派鄉民棲止大率壯民既各守城老弱共止數處婦女共止數處門外貼名以便認識可也

設法防奸

州縣官當平居無事宜先將本縣鄉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寬六寸長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樣做來上書本家某人年若干歲面色紅白有無疤記男女老幼幾名口官標仍給各家領去待警息將近四面各照四門進入守門官吏于門外照牌點驗若有面生之人牌上無名或年貌不同即時擒拿送審以防奸細夾雜進入爲賊內應

凡城中之人裝服用本州縣關防印記亦防奸一法

禦城外

守城者禦於境外固爲上策仍恐守力不及則當預於城外遇衝四面各札營寨據爲壕塹置陷馬坑堆棚馬石列拒馬鎗插連機弩置套馬索立火器臺埋過地雷木柵鹿角柞行馬鐵蒺藜火屏火櫃火牌火車成遠破連珠礮穩布圍竹營車釘牌之類都要預先製造禦於城外賊來犯之守器不可遽闕攻器尤能堵截且前出後應左突右掩我有所依彼無所乘此守之城內不若守之城外者之爲得也

早分垛

城內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入以上各以方面分託姓名于城垛粉壁之上以備臨時各認信地此事倉卒做不得須預安排詳見協力申令篇

嚴城門

各門用石嚴砌或用土填塞以防他虞加我兵尙可出戰恐反阻出入之路止于門扇中當胸開鑿五孔以五弓弩守之賊不得近矣

備石塊

每垛下要石子五六觔重以至一觔半重者高闊三尺一堆大圓石可五六十觔者五塊如措辦不及即令避賊人于進城之時各納數塊

備修築

城上每面備磚一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觔水一百甕每十垛用鐵掀二張鋼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備傳警

每五垛備竹木梆一個每城門四角各備大小鼓二面鑼二面快馬數匹以傳警急各敵臺各備起火流星事急則燃之本面遊兵援應各鋪備火種一盆不許種絕

備灰沙

守城遇有大風則撒灰揚塵石灰傷目而不能遠飛柴灰輕飛而入目無損不若以石灰攪于柴灰或黃沙之中

備井水

城中宜多濬井泉一以備人衆可飲一以火攻猝救又棚樓敵臺之下皆當各貯大小水缸數口而五垛亦共貯一缸如為飛火所然隨燃隨撲庶不致取救遠水而成燎原之勢

藏柴薪

警報緊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積稻草柴薪恐城外火箭飛入起火故宜禁諭少則收藏多則移置隙地為便

護草場

城堡中堆垛草場必須做人防護萬分謹愼喊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場即係奸細拿送究治

備筆硯紙條

每號頭備桌一張筆硯一副小紙條寬一寸着一百以備緩急取物寫字傳知

守城必用之人

鐵匠　木匠　石匠　洗水匠　皮匠　弓匠

火藥匠　竹匠　弩匠　油漆匠　紙紮匠　篾匠

裁縫　畫工　醫士

守城必用之物

火器　弓箭　弩　各樣兵器　柳炭　多石灰　多煤炭　多

水缸多　硝多　磺多　柴多　草多　油多　燭　桐油　白蠟

黃蠟　各樣紙　鉛多　銅　鐵　鋼　捶帛石　鐵釘

鐵彈　木料　尿桶　板　篾　蘇　磚多各樣　藥料

棘針　鐵杭　荻葦　舊鞋底　鐵釜　盆　鋸

大木杵　石杵　長椎　竹料　牛皮　鹽　勒　梯

繩　石杵臼　鐵杵臼　銅鐵木杵臼　搗火藥用多　布帛

膠漆　毒藥　鐵索　砂土　推盤　松樺　蒿艾

皂莢　花籬

以上諸物或官備或民備其已具者必簡驗一番何者可因舊何者當修葺如未具何者當特造何者當預備至如秘器奇械必令知法者另幽辭公所密先製造但要任之得人無不精妙備具

守城緩急應用之物倘有缺乏或無處置買凡城中大家小戶果有收藏爭先送出父母官即記一簿各家幕物各記一號事寧之日除義施外照其原數或領價或遺物必不相負若慳吝不與致悞大事賊一入城汝父母身家妻子尚不知屬之何人況財物乎

管仲之言入無敵以財為首守城之計非一端安能無米而炊乎勸募苦富厚斂苦貧與其苦貧也寧苦富然沿門托鉢非計也良有司能實心任事則積羨贏鐵用之不盡第難為樸滿輩道耳

協力篇

主守事權

守土官為主居中調度城上分為四面四角一人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貳副倅或大小鄉宮堰監老成練達執法嚴明者為之處斷一面之事練成民壯二十名督率城衆教演守法守城悉行軍法欲救一城性命難做一些人情主守須借之威權便宜行事寬緩柔懦避事徇情之人決不可用蓋一面悄疎三面雖嚴何救于一面之失一城萬人之命付于守城之人守城數千人付之十餘守者何等關係可不擇人

分派信地

請鄉官協守城門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將在城衆人監生等及衙所能幹官生各派分樓舖分班輪管晝夜巡視分定信地庶事有責成

責人任事

守城非臨時守之也必于未事之先搜賢才募智勇核忠勤及夫巧思奇技之士靡不羅致麾下隨才任用又當用謀諮度慮心獨斷俠賢才者不失其心計者不失其智力量筭擘力無不畢舉于是守法具備而賊無可攻之隙且下至游俠徒鷄鳴狗盜及罪犯逋民之輩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當以顯其才効其用此用人為守城第一義也

有事之際最貴和衷攘雜之期尤要實念一切在城文武職官俱當忘爾我化町畦一應事機必同心商確不得營私任氣爭眥異同又多得以狥情故而妄示優容勿以勢要地面故承結納必或如殿上虎或如一家事

乃可堅守力禦否則皆着私念畧襲虛文兵事難容一
誤縱不爲國家計民人處而吾之身家名節關係亦何
如耶

守城要擇人有十人之能者統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統
百人有千萬人之能者統千萬人先要擇十人百人千
萬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萬人失
一人即失十百千萬人也柔懦者不爲長昏愚者不爲
長暴橫者不爲長執拘者不爲長奸私者不爲長志不
奮發力不強健者不爲長

編派丁壯

守城必派衆夫編夫難論門戶富家有大廈千間而貧
家一室懸罄一門一夫貧者安肯心服但富者固有貲
財而貧者亦有性命事到忙時不獨富者有利害也是
在守士者酌量時勢情理而編派之務令貧富帖然各
盡其道而已

一實築取水備工貧棍剔來暮去之人免編

一六十以上無兒老夫婦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寡婦十五以下幼子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

一士大夫及武弁隨主將巡城提調本身免編

一瞽目瘡疾勞癖之人又無住房使令之人者免編偶
疾者不准

一一人兩處有房者住處編本身閉房編貧戶若本身
住房已編別處另貧一閭半閒開鋪者免其重編

一每垛口須用兩人或三人輪流喫飯宿歇解手搬運
若只一人豈能站一日一夜不勞倦乎跳乘勞倦而
攻之豈有精力闘敵哉

一編夫守城要近各人住處不得遠過里半二里若不

分遠近亂編若官支重究

一城上自東面向南天字一號起每五垛爲一號地字
以下俱同其號寫于垛口內大如升口止寫天一兩
字以便傳令

重兵鎭守

城池地寬平可容萬衆守此面者人須倍于三兩又多
列強弩硬弓火器而委任擇有膽智之人以統率之或
正官坐鎭此面不然此處一失三面雖堅無救於敗矣

分派游兵

賊攻城圄設有守垛兵夫然此輩終是百姓未必能諳
武藝必須將本城素練之兵僉有膽智善于火器弓箭
者分游兵四支派守四面幫助守垛人失以壯其聲勢
或射箭或放礮必使賊不能攻方好

添設援兵

一守四兩城垛既有民夫又有遊兵幫守似可保無事
矣但恐賊衆多久攻兵力不能支則設援兵二支一支
屯于城之東北隅一支屯于城之西南隅遇有緊急之
時各照信地急爲應援以保萬全或城中有奸編放火
即用此兵收之

添設外柜

守者非特守於城也必搜境內山川形勢何處可拖要
而令重兵屯守何處可分據而令偏師犄角何處可埋
伏兵而挫其先鋒何處可掩游兵而絕其糧道又聯絡
聲勢各爲應援如猝然在山則邊之于盛勝于守之于
近矣

總派軍馬

分城中軍馬各有部數必量其多寡城外營若干屯陰

處若干牛馬墝若干守城垛若干各門臺若干各巡視
若干各游兵若干放火兵若干中軍兵若干其餘多剩
皆統于中軍以聽調用

體恤下情

勢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將必與士卒同甘苦均勞逸問
病撫傷卽至食督飭飲糞汁民無離心

兵畧

俞大猷曰教兵之法練膽爲先練膽之法習藝精則膽
壯膽壯則兵強

又曰陣隊之法卽一人之鬬有五體焉身爲中二手二足爲左右前後五者變化不可勝用
矣引兩伸之觸類而長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五萬五
十萬人之鬬俱同一法也

又曰若使之習藝而得精兵以爲用雖以一兵之養養
一兵亦可也蓋習藝之兵非酒肉不飽衣鞋之類亦易
弊壞我能以二兵之養養之及其藝成之後則精兵一
人可富百人之用

慎守要錄之六

申令篇上

中軍號令

城中高處可以四面瞭視之地或就樓舖或立廠房王守居之設立中軍旗號用十二丈黃布大旗一面圍竿長五丈預備黃紙雙燈一盞單燈分青紅白黑紙各一盞若黑紙難明則代以綠又備青紅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礮百枚巨鐘一口碗口礮四口用止三口多一口者以備不響也手銃亦四口其隨銃應該木馬火藥火繩送子等件俱備足撥好軍一名專管火種日夜瞭城外伏路號火銃礮吹鼓手八名平時無警之日天明放礮三聲吹打一通催守城人下城天晚放礮三聲吹打一通催守城人上城每更盡吹喇叭三聲催人換更如有警則放礮三口日間搖動黃旗如東方警夜間放礮三口又起雙燈如東方警則加青單燈東南隅則牛青紅燈連撞鐘催兵放礮落燈止之游兵戰隊各認方色策應而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離信地以防聲東擊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發亦各認本色策應而東方則坐援南方則坐援西方西方則坐援北方北方則坐援東方如南方有警例當東方援而北方無事西方又當援南方矣各方以類推之

協守號令

四面城樓四角樓亦各豎本方旗號以六丈布爲率而游兵將領雉城長各認本方色旗其旗大小以官爲差如本方有警晝則搖動本方旗夜則又起本方色單燈擊鼓催兵夜或再加流星無事則錄聲止之本城雉有

警則搖動本城雉旗夜用小東燈城門及四隅油燭火藥選軍火種等項俱照中軍○主守須假協守以權乃可服衆

城外號令

營有結之城外者亦當照依四方旗色掌號流星而城上本方代爲傳號接應無事之時不許亂舉響器旗號城中禁高竿之物並樂器小礮概不許作

分垛定方

守垛夫必計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垛用灰粉白內書垛夫姓名各認定防守更番迭換以體養息力如頭班一晝一夜次日即換二班再須即換三班各置簿有定限彼此不得推諉五垛爲一伍立一伍長二十五垛有城長百垛有雉長伍長城長雉長各執旗伍長填四城垛五垛夫姓名在內城長書伍垛長姓名各有統領各有分責應可齊一亦可查核○若人數多城長雉長常在垛數之外

編寫字號

東面自北起伍長旗寫天地元黃字號城長寫東城一及東城二字號雉長旗寫東雉一東雉二字號餘可類推各門各角又分管各雉長自日止暨旗號各長輪守之非寇至不用軍民上城以息其力

分派守具

通計本城共有若干垛口現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即令愼使官兵領之安置就近舖廠其餘守具俱置城樓以候不時之用各城樓及對城外衝要之處各置大銃佛狼機等器隨用裝放火器入帶火藥倘急用其城樓下預置合用火器鋒利器械弓弩又堅固防牌若庫中封識不足備附近居民空房亦可垛夫每人備利斧一把木棍一條最爲得力

派守敵臺

敵臺擊賊易于爲力每臺各置大礮翼以鳥銃火箭選擇勇力者守之若敵臺大礮得法守城工夫已完大半

守垛條件入條

一垛夫每夜一人輪守一更每垛各置一石大二三尺高稱之每更夫執小旗登石擊柝站立既高則可以俯瞰五垛城下有無奸細共餘四人穩臥倘遇有警喚醒同伍四人則名雖一夜之守實止一更之勞也

一每垛口五個立草廠一間下用板鋪勿使泥濘傷人上用苫蓋四面皆堪遮蔽風雨遇至樓舖充之不必

一垛夫該值者晝夜俱要注定限亦不得減燈火又戒另立每五垛梆一口燈一盞藏在舖內

一垛夫每五垛共懸一燈或燭蠟難繼則收用松柴然火必用鐵球盛之須用竿六七尺長繩繫挑出城外下離地七八尺庶有無奸細可以洞見如用燈則當上以瓦蓋下繫鐵石以防風擺

一垛夫該值者晝夜俱要注定限亦不得減燈火又戒出頭外望以防飛矢銃彈所傷夜間所睡之人亦不得脫衣如聞中軍砲響懸起雙燈則同伍者一齊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軍落燈止號方許就睡該值者照舊執更每日夜便溺俱拋城下

一上城處豎立柵門撥兵看守不許垛夫私下及閑雜人潛上一防攪亂軍伍一防奸細外招止放飯換班開出至晚中軍放礮則封鎖不開如警急則茶飯挈

送城上止于換班放出

一城上每段立一典掌置小旗數面凡遇有需索物件寫字貼旗上舉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預簡備用雜物各爲部分謹祠舉旗即應送上城勿令緩急缺乏又設雜役軍人量爲多寡專司負挈所需物件一冬月城上每段加爐火煮椒湯各賜加小火爐以禦寒冷皆官爲設處

一城脚下每段繫犬一隻以防夜警撥分管人經管犬食

巡邏巡官

各垛兵勤惰不一須常稽查但使人人點名更更喧嚷則守垛者不能睡臥精神困疲非計也當以城門爲限如東門至南門之類每設巡邏兵十名置小紅旗一面中書巡邏二字每更兵二名輪班絡繹巡視各止挑燈執旗往來垛口不許叫喝打梆鈐若有垛夫熟睡不行瞭望並垛口燈火斷滅者隨擊更旗次早總巡官處稟究仍行喚醒點燈不許擅自喝打責法

設巡邏役猶恐疎虞每門另送武職官二員各與馬匹置更牌更箭如東巡至南門時值二更東門官將一更箭交付南門城樓上官驗收南門官隨付二更牌與東門爲驗輪番迭周次早送總巡官處查考若各官將牌箭私授不親巡警者查出以軍法重治其巡警官先查巡邏十人若見各垛口偶有睡熟失瞭隱燈者擊其更旗巡邏次早並送總巡官處究治亦止許巡視不得呼喝敲梆驚擾守垛之人

遊兵協助

各門另設游兵若干人俟有警協力銃應禦敵一門有警各門堅閉固守不得輕動以防聲東擊西之患先禁垛兵驚擾離次至于疾風甚雨半夜黎明人易懈馳賊每乘間尤宜申飭

謹慎火藥

各門各壹火藥俱專派入司之如不如法細打及不謹愼失事者軍法從事

立監軍官

監軍官置紀功紀罪簿各一本某人有功係是何功某人有罪係是何罪登記明白以憑賞罰毋得徇情取答

專主賞格

月餉賞格有專主者必擇廉謹者司焉更令心計員役時爲稽訪如有刻削即從上刑本軍亦許自首但有隱情罔上者一體治之

預期演習

城上人夫認號既畢限于每日飯後已時照以前號令即一連教演三日已集未散庶免臨敵倉皇手足無措

以上爲第一段

設伏探

照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幾處每處五人伺人各一更俱于每日午時各領起火繩六枝三眼銃一把燈籠一盞黃旗一面兩具一副各照派過信地方可出城伏探每至次日午時有人交代方許回家若過有賊在三每路每方加撥五名器具同前如遇賊至即放手銃三個起火三枝搖展黃旗馳回中軍高處照給過號令接應城內人兵又照中軍號令上城守禦如有人出伏違期及雖住近墩下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細打備該隨身前項火藥不如法藥繩燒落不堪兩具不整及在外之人不候交代而輒回家或偷藏人家屋

隘固林之內者通以軍法細打一百割耳如有悞事軍法示衆再外設偵探能近賊營入賊隊打聽得的實消息者優以重賞如詭知賊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預爲守具如何詐謀我便可將計做事此尤喫緊一着也

設馬舖

每舖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有事警急烟塵入境即奔馳報

設烟墩

每常境外必築有高墩瞭哨聞警必愈爲嚴謹其墩或隔三里或隔四五里每墩以五人居之紅旗五竿火器木石鈎刀鎗弩備具上多積狼糞火狹凡賊來放烟聲黑夜紅連結不散如見賊結隊將犯者放一銃起紅旗一竿賊遠十里連放二銃起紅旗二竿賊遠墩五里連放三銃起紅旗三竿賊近墩放四銃起紅旗四竿或定爲口訣賊來某路放砲幾紅旗幾或舉旗何色夜則易燈籠流星亦照數各爲信號賊若攻墩則發矢石火礮銃鈎等器禦之其芻米等物皆限以一月如哨瞭人有違玩失誤者以軍法從事

走報軍法 五條 墩軍宜熟背

一賊所登犯之地本墩失悞放火卓旗遇賊流至鄰墩之下鄰墩放火卓旗而本墩後接者墩軍以軍法示衆

一墩軍於賊情緊急時及聞警報務要盡數在墩敢有下墩回家及雖住近墩下而不在墩者無賊至細打一百割耳有警軍法示衆該管連坐細打不准以取水米調用餘月准以一名專運薪水每二名爲一班分爲二班每半月一更赴墩

一近賊本墩放火卓旗而鄰墩接應失誤者隣墩軍法示衆

一聽備前項什物軍器欠缺一件者墩軍綑打一百劃耳仍罰月糧慢遊該管官連坐綑打

一應備前項什物軍器雖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軍綑打四十和月糧改盜該管官以分數論罪治以軍法

查點法式 入條

一每月定若干次差人于本處起四面分撥人員點墩軍所得之如有不到者即便綁解治罪

一凡差人員點墩敢有索受分銀粒米與墩軍所得之罪一律均治雖親親信並不輕減

一差閱人員不逐一親到墩查勘乃於總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而又點查不明者一體綑打沿墩示衆

一差查人員到墩先數軍定五名即看火種之處火種有無次看火器收拾藥線可否次看大小銃裝收何如旗有無損壞次看旗桿堅貫何如挽繩連試是否堅壯次看草屋三架草柴有無雨濕短少用過有無補足次看水缸有無水次看米菜等物見存用過數目次看碗碟睡卧處所是否在墩宿歇

一試銃試旗卓旗而不放銃放銃而不卓旗皆不按應知是演習也

一初立墩其號令必須照依報警習學面于十日前通行鄰近軍民之家及報令於上司知會使鄉野城市近墩遠墩之人悉知其由方可舉行管演否則恐驚地方耳目以後不信矣

一過驚之後但經放過軍器草屋不許過三日即要補完違者以缺少法治

一官府經過止可擊柝鑼不許擅卓旗舉燈放銃砲等項以疑隣墩違者以妄報聲息軍法重治

添設飛報

每門置飛報四人健卒善走者為之或城寬可走馬則各置馬三匹每伏路警報一到除本門設備迎敵外即差左右分報遞報各門知會預備此因城中立竿不便而設也

以上為第二段

防奸細十條

城中奸細萬分當防凡面生之人或一年半年粧為客人僧道或充算卦傭工皮匠裁縫賣菜販菓修脚毘頭在於城中蹤探道路採訪虛實窺伺貧富交結守門牢伴為心腹買囑在官人役為耳目甚者包攬皂快營幹守門一動一靜無不皆知一計一策無不傳報及至圍城之時此人或舉火內應或預配城鑰開門或揚言賊已入城惑亂衆心有司預先謹防臨時收逐但有房主欵家一歇奸細與房主欵家

墻自　起　止共　門
寺　廟　在內
巷長

城中失火專立救火軍一枝量城窵擬為數分布聽候
中軍擊鼓即急趨救滅城中居民不許亂走混救其在
守城垛夫巡官將領之家亦不許下城救應而街巷之
中又當預令每家各貯一水缸備火
城外有使至守門者簡實徑導諸主將內外軍民不得
輒相見如得飛書持送本營對衆封送主將凡有曉暈
氣術數人悉收官府不得與他人竊語又禁論說怪異
以惑衆人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交言接語或擲物
件做手勢號色即時拘拏解主將究問
城門選派壯丁數千人以防奸細開門竅城門內層向
外者峻用外鉤
凡詰奸須立木柵在壕之外百步陳兵守衛而詰之城
門之下又嚴兵而待之遇警則閉今人聞警輒將城門
晝閉或止開一門或日開二次而詰奸又在城門內設
避難之人一擁而入又就從詰且辨之又每敵臺左右
各置小弔車四五架以便兵上下及進難者弔人之法
婦女隨即弔上若係男子須稱其聲音員址方許弔人
又倘賊急人衆宜暫驅牛馬墻內陸續放進

嚴禁奸盜

壯下上城家中無人看守小人乘機為姦為盜但有拿
獲者當時打死示衆其飲食不足之人開具手本稟官
設法賑借存恤

以上為第三段

對敵號令 七條
守城之人俱當熟習

遇有伏路警報城上中軍豎則放礮三箇卓起大旗夜
則放礮三箇卓燈二盞各軍民照派信地垛口各執原
給器械垛長城長雉長豎旗懸燈俱向外立定賊如遠
來則大礮佛狼機近則銃弩再近打石子灰鎖石塊擂
木鐵汁糞汁之類如有老少搶塞抗違不到諸般違令
本犯以軍法從事垛長割耳同垛細打
緊要七款開列於後

齊心

一守城要心齊城上四面防守之人無分貴賤大小均
以性命為急均有死亡之懼各為自家身家守非為
他人救命也凡在城中城上之人先要誓諸天神齊
心一體勿懷奸心我飽而人飢勿懶勿逸勿爭利而趨勿見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賭氣
勿慢小忿而彼此相爭違者各長審實送中軍處細
打一百至於一垛有急一伍協力一賊上城五夫下
手敢有觀望退縮者躲避不前一伍之人俱斬首示
衆

壯膽

一守城要膽壯賊之膽寡與我一般賊之性命與我一
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不皆巧我不皆拙彼以搶
命成功我以貪生得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
難我在城上打下有十倍之易人只見賊扒城便是
膽戰見賊上城便欲驚逃不思一人舉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
一散之間賊俱入城父母妻子個個殺死若放開膽
力站住不動與賊敵鬬賊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滿城
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一人見賊退走一步者
登時斬首示衆

定氣

一守城要定氣凡五十步之外賊吶喊衝搶或用先鋒
前哨聲言要攻首勿動雖城數十步者敵臺方發箭
石快鎗用大他遠擊為是守垛勿動賊到二十步之內者
垛口擂石打快鎗負門頂卓攻城者大銃擊之或下
大石架車柁城者投柴於車之兩傍火箭焚之賊至
城下勢必仰面用撒灰三人格鉤竿者仰月鏟斜推之猛推即倒仍
其皮條一人搭鉤竿者仰月鏟斜推之猛推即倒仍
用大斧碎其鉤頭搭雲梯者四五人魚貫齊上用仰
月鏟四五人便柱着力上城則外推而梯反轉城則
斜推而梯傾仍用三刺鎗極力刺城面賊心賊腹務
必一處中傷賊手爬垛口者揮斧截其十指賊刀先
犧垛口者大棒旁擊其刀或以鏨鑽鎗搭賊使上而
殺之即使賊頭入垛口見益用斧頭碎其腦見項用
斧及斬其頭跳入垛口內者手足俱不得定一伍人
夫亂劉砍之切忌數十步之外妄發矢石火藥既不
中賊又損實用當曰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
愈遠徒勞愈近得力若氣不先定便是慌忙亂放鎗
礮矢石器械已盡氣力已乏心膽已亂待賊近城何
以禦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然殺賊之後各人急須
嚴守自己垛口聽上人須賞均分不許爭功爭賞致
有失守悞事切戒切戒違者定以軍法重處

定腳

一守城要腳定每垛各有信地見班守垛東西南北不
過五尺假如賊欲攻西先在東面熱混撒得人護東
門則西面必駱他邦一枝兵乘機一擁自西登城謂
之聲東擊西聲南擊北聲擊夜聲晴擊雨總是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人個守耳兵法擒雖信地一步若
斬城上之人分定人數各照物號日夜防守不許越
過一垛面目向外邊看城下賊如攻東雖十分緊要
三面之人安定不移自有游兵火救向緊急之方齊
力防護傳語城中但許歌班離垛巡視城上惟許垛
長往來其見班若過他人一垛割有耳示衆

目哨

一守城要目專守垛之人遠望近視頭不敢回顧眼不
敢轉睛放鎗發箭則端相賊之頭頸目力不精則緩
急失候鬢髮之間生死所係凡垛長城長雖長巡視
圍倦若輪流歇息但有視班打瞌亂應者穿耳示衆

聲靜

一守城要聲靜城上喧嘩則號令不聞心志不一警戒
不離目力不專此敗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勢說
話各以喉聲至於夜間尤要安靜無聲以聽賊之消
息四城門俱有更鼓每交點放砲一聲高聲人大叫
一聲云大家小心城上衆人齊應一聲餘時不許動
一些聲息使賊不得以掩我之形聲探我之消息也
城上白日屏去鈴柝止豎旗號不許一人喧嘩且城
上不嘩城外有警亦可傳報以便策應即如巡城守
垛與賊攻打甚至被傷亦不得大言震喊高叫驚走
但有隔垛鬬語者割左耳示衆

志堅

一守城要志堅兵貴如山千搖不動百震不驚庶乎賊
智自窮我守可固昔曾成攻賀州日久不下忽有一
人登城大呼曰賊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潰下城來賊
遂登城原來曾成用了個妳營計一人訛言萬人驚

走以後守城丁寧此令但有一人謠言惑亂人心者
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動只將謠言之人與先
賊或敗賊鳴角一聲給與賞票以作士氣
動之人當即斬首懸頭高竿示衆

游兵策應二條

隄防早夜

一游兵聽四面號聲策應如南面東南隅以鍾三聲爲
號西面西南隅則以鍾四聲爲號北面西北隅則以
鍾五聲爲號東面東北隅則以鍾急撞數十聲爲號須用預期曉諭然賊有實欲攻西
又撞數十聲爲號須用預期曉諭然賊有實欲攻西
而故急東以轉吾兵力若此不可不知○恐鍾聲與
中軍相混或傳八色小手旗亦可

一賊用攻車雲梯上城垛夫難禦遊兵齊力用大力守
擊禦之○還當于敵臺禦之爲妙

遊兵捉逃

守垛夫下城逃走游兵拿獲立斬使人知守不必死退
不必生不畏敵而畏我

敵臺擊賊

賊至城根扒城宂城守垛之人只用礮石灰瓶之類箭
不得加全憑敵臺兩下交打若敵臺無大礮者只可五
十步一座如太稀須用有力量挽強弓發硬弩守之
否則遠不相及矣

傳報賊詐

一賊有講話者不許私回巡邏報與中軍酌量回答一
面傳令別面隄防暗算

專擊賊首

一賊來必有賊首指揮用火器選鋒手十人攢打一人
斷乎必中打死一賊首餘賊自然退去照斬首級功
加倍厚賞

紀錄功罪

一戰時監軍官執旗將戰不力者記之戰而有功或殺
賊或敗賊鳴角一聲給與賞票以作士氣

隄防早夜

凡敵夜襲多在下半夜乘人疲倦故也恐衆攻我多在
黎明守者散班故也故夜巡須嚴次早亦須換班人各
到垛口方許散班

分別男女

一用婦人披掛攔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
若非萬不得已亦不許編婦人

設立飯廠

一方戰時衆不暇食官爲備食物之或立飯廠每三十
人立一廠令老弱閒丁供爨每廠六人官給食米器
具早晚一粥午一飯

申明法度

預委各官及分派巡邏雜長城長垛長垛夫游兵飛報
柵夫巷長各色人等俱照派定執事用心幹辦依令施
行各有重賞如有器具不備不遵號令者輕則細打重
則軍法處治

賞格十一條

一掌印官守城有法能却賊保境者特疏題薦同守城
官無論現任或鄉官一體疏薦

一城內正奇游兵整辦鎮靜者領兵官紀錄

一各官臨敵身先督率攻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

一管理火器官火藥火器藥線件件預備如法臨敵不
致缺用者賞銀若干兩

一號令官舉砲升旗及鑼鼓鐘聲不錯亂者賞銀若干

兩

一監軍官查核功罪分明無漏功冒功等項情弊賞銀若干兩

一雉長城長伍長督戰不違慢者賞銀若干兩

一兵丁舊力射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打中賊首者賞銀若干兩

一賊上城守垛人能獨殺一賊者賞銀若干兩左右應援者各分給若干

一正奇游兵應援攻打退賊者賞銀若干兩

一巡官巡邏伏垛守門柵夫卷長八等盡心職掌者賞銀若干兩

罰格二十二條

器具不備兵器不堪火器不如法及軍丁喧嘩不整者各管官分別細打記簿致有失事者斬

一正奇游兵不整辦鎮定者領兵官細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舉砲升旗及鑼鼓梆磬遲速不時者細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監軍官查核功罪不明致有冒功爭功搶功者打一百致有失事者斬

一敵臨城雉長城長伍長不督率丁夫或身先退縮者斬

一垛丁專守本垛左急援右退避者斬

一垛兵器械不備不守本垛離次亂行臨敵回頭驚慌錯亂俱細打一百

一一伍內一人不至或夜歸私家連坐垛長各打二十本犯割耳同垛連坐

一遇賊攻打城池之時而不到杵本犯軍法示衆垛長割耳同垛細打

一旗旛器械矢石火銃鑼鼓之類一件不完者本犯細打連坐同垛五垛以上本城長細打二十十垛以上本雉長細打臨賊攻城之時以致缺少及放火器不如法者本犯軍法示衆照前連坐者俱割耳

一各舖內遇守城時或致火種斷滅俱罪該管官

一見賊人大言喧嘩者或被傷高叫驚走者遵照臨陣退縮軍法示衆

一夜驚者治其所由同垛本管連坐

一巡邏人私放兵夫無論縱放暗放與逃兵同斬

一哨馬哨探不明馳報後時者斬

一中軍高處接應在外並墩城號令遲候者經管官重治因而失事者軍法示衆

一擅造謠言搖惑衆心者斬

一奸暴亂掳擄損人利己者斬

一乘機竊劫姦汚婦女者斬

一不遵將令私議軍法者斬

一窩藏奸細泄漏軍機者斬

一兇軍犯上率衆鼓噪者斬

明法一志四條

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而能取勝者今將中軍以下號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執一本如某項人某款要緊識字者自讀不識字者令識字之人教誦解說務要熟背即不熟須解說明白字字依行各讀記之後聽本管點背若一條不記打一板若犯小過該責打之事能背一條免打一板臨陣軍法不在此例

萬一城陷賊不過搶掠財物殺害家口城上之人不動亦可以避兵甚者賊將陷城家口俱登城上亦可以免死蓋賊以得財物爲第一殺人爲第二待其搶足出城行李領路我或出城而襲擊之縱不能奪彼既得財何苦攻我何暇攻我故城上薪水米糧須有十日之備可救城上之命蓋城中巷戰倘自有兵果無兵而讀城上之人須中軍放大礮九聲方許下勁兵一字不然不可下也故二令者是謂死將不遵令者是謂死軍不可不謹也尤要者賞欲信罰欲必行欲速不恕身不避勢不然令亦不行矣

以上爲第四段

前輩城書互有長短且先後次第未能愜心況申令與衆不二聽可紛然淆亂乎一一釐之自預期演習以上爲第一段明職掌也添設飛報以上爲第二段重整暇也嚴禁奸盜以上爲第三段防內變也對敵號令以上爲第四段嚴紀律也而信賞必罰尤體解之斧斤乎

申令篇中 選練條格

選士

凡選士以勇力提技四者取之勇不可以度量而得舒徐察之臨事試之其畧可見者色壯而恆氣猛而沉目瞬而朗此勇之端也力提技皆試以權衡度量填入冊籍加以籍貫年貌搬記營部隊伍倣古尺籍伍符自隊哨以上至主將皆有此籍可查可對籍不可易人不可代藝有進退隨時改定入有去留隨時更易

一力之凡有三曰舉曰挽曰蹶舉者提舉行動爲獲百鈞之類是也挽者挽強頗高弓六鈞之類是也蹶者蹶弩岳武穆蹶弩九十石之類是也

一提之凡有三曰超曰走曰獲超有躍超有跳越走者疾行獲者接取慶忌手接飛鳥之類是也

一現有技藝者就行試驗分別等第技之凡有五曰遠曰長曰短曰奇曰騎遠者弓矢弩銃長者長鎗短者短槍棍棒鐵鐧刀劍之類凡藝俱要實法實步一面擊刺不用轉身倒頭花舞打滾奇者鏢鎗飛箭之類騎能在右踹馬馳騁合法強弓命中弩熟銃刀者及等弄開賢暇兩鎧擺身銃箭武藝精熟命中者爲上等八面升降衣袂無聲整接周旋無須鞭策射打擊刺百不失一者爲超等

一籍貫須備細開寫係官舍軍者書衛所及本管千百戶長姓名係民匠等籍者書都鄙及里長姓名

一年貌備細開列務要分寸不差以防更代量度俱用營造尺即今工匠所用每一尺當官尺八寸

一疤記開明幾處或青紅黑痣或瘡癤刀箭瘢痕火疤

練藝

凡練士先練一人始一人有五體即伍法也護首手必應舉乎足必隨即常山蛇勢也攻守形勢奇正虛實備在一身因而五人爲伍五伍爲隊五隊爲哨五哨爲部五部爲營安營布陣變化出沒總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盡在其中矣項羽謂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不知劍法亦不知兵法也故練士之法首技藝一練諸器先銃礮次弓矢方今制敵利器第一火器火器有小有大小者爲銃最利上自將領下至火兵人人俱要打放精熟此品於技藝中只消二三分功便有七八分用其餘技藝要七八分功只有二三分用都是都要精妙纔做十分不得十分終不可見敵也學爲銃要極准要極快其工夫半在製造半在習學製造要極准要極快其工夫半在製造半在習學臕直柄長照門照星毫末不差則準火門機軸藥囊諸器色色便利則快此在製造也身首足日事事合法則準精熟便捷勢如飄弄則快此在學習也銃須作三節學先習法次用藥次打把不可驟進與學書學射相似若圖驟進終不合法矣比銃于教場射的濶二尺高六尺相去八十步或三發或五發以打中多寡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若窄處演習設土把中心的方一二寸相去三五步亦可大礮製度不等皆須試驗堪用演放精熟此須教場中及空濶去處立把比試一隊中須得五六人善于點放者餘人俱演習裝藥諸事弓矢之利全在強勁若弱弓輕箭豈能勝今弓箭手務須弓力七八斗以上方准合式比箭的方一尺相去三十步以射中多寡爲賞罰爲升降

一練長器先長鎗次狼筅步兵利用鎗先五人之中一筅居前兩槍夾之法謙攻守兩短兵惟之以資救衛此古今不易之法內狼筅只要膽力堅定鈎開疾猛不必比試長槍設的設限進步捉拿抵限刺槍以中的多寡爲賞罰兩槍相併包尖施粉以勝負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

一練短器一刀二棍三鎌四鈀俱長九尺以上刀者長柄剔刀一名鐮刀棍者俞家棍上施利刃鎌者鈎鎌鈀或用虎叉或用鐮任從其便四藝在習一事但都要俞家棍法方妙故用短器者皆宜先習俞棍也教練諸藝不及盡學全套只須除去花法揣練實用擊刺剔鈎壓數法日夜演習務求精妙如神便可制勝比試皆設的設限如法進步抵限擊刺以中的多寡爲賞罰相併者設法護及以勝負爲賞罰積賞罰爲升降

一練短刀諺曰一寸長一寸強烏梭鳴又言用寶莫如用短可見兵器不論短長用得着時便爲救命立功無上之寶故短刀亦人人該學亦須除去花舞揣學架隔擊刺數法其設的比試假刀相併亦同前制

一練拳法世稱拳爲武藝之源蓋用以活動身手眞串足目便習閃賺勞勤肢體都是習慣世俗拳法又慮腰力柔軟脚步虛蹺是拳又爲學藝之累也今後學拳者全要認取輕疾堅重四字輕疾是後發先至堅重是遍身力了此四字不止百藝俱精亦是兵法要領

一束伍

用衆之法全在分數欲明分數全在束伍今定以五人

爲伍伍有長長有伍旗四伍二十人分之爲前後左右四伍合之爲兩翼伍別立隊長一人並火兵四人爲中伍共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長看隊旗五隊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哨紙一人雜流四人共一百三十人爲一哨哨總有哨旗不足一百三十人或三隊四隊附餘歸於中軍五哨六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立千總一人雜流十九人共六百七十人爲一部千總有旗鼓不足六百七十人者或二哨三哨四哨附餘歸于中軍五部三千三百五十人分左右前後中立將官一人雜流九十九人共三千四百五十人爲一營營將有鼓旗不足三千四百五十人或二部三部四部附餘歸于中軍五營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人大將統之不足或二營四營附餘歸于中軍

一伍藝營伍中除鳥銃短刀人人習學外其一伍中選壯大老成者一人爲狼筅手選長健便捷者兩人爲長槍手選精悍短小者兩人爲短器手短器者或一刀一鈀或一鎌一棍或刀配鎌鈀配棍俱要帶力習學不時試驗比併各藝既知就學伍法伍法者合二十五人爲一人也伍法既知就學隊法隊法者合二十五人爲一人也因此推廣爲哨爲部爲營爲大營其理皆同各將官下雜流應人行陣者俱要各習一藝酌量編集隊伍畧與兵伍同法一隊二十五人中選有力善負耐勞苦者四人爲火兵火兵亦佩短刀學烏銃所持扁擔一頭加濶口刃以備穿搗仍當棍用平時亦須學習

伍號各兵俱有腰牌陽面備書營部哨隊伍姓名年貌籍貫力勘技藝犯記陰面作同伍圖另有牌式火兵牌與兵畧同伍長牌亦與兵畧同隊長牌陽面畧同伍長陰面土書四伍長姓名下書四火兵姓名哨總有腰旗旗書營部哨姓名及五隊長姓名部千總有部旗旗書營部姓名及五哨總姓名將官有腰旗旗上橫書某營下書三軍司令大將有腰旗書三軍司令各將官下雜流腰牌畧與兵伍同法茲不具

贅

一伍約伍法既定凡行立居止俱照伍圖次序不許錯亂直待號令方許移動五人居止要在一處一隊二十五人亦要相近同伍五人互相保結四伍長亦相保結情願互相覺察不致爲非脫逃一伍中有爲非者報知隊長稟達將領以便防範同者此之謂分數明也今以營部哨隊伍別之營章在首部章在腰隊章在背營章在首者盛上或插毛羽或加油漆或用包巾俱全者一色如左營用青右營用白也部章在項者盛上護項腦包或各包布絹或色巾後加飄風一片用各色布絹皆依方色如左部用青前部用紅也哨章在腰者各用布束腰依其方色如中哨用黃後哨用黑也隊章在背者甲背心加圓布一片徑五寸依其方色如左隊用青前隊用紅也伍章亦在背者就于圓布上寫伍分伍數如左伍長即寫左一兩字右伍第二即寫右二兩字隊長即寫隊長火兵即寫火一火二也如此但點一兵見其首青項黃腰紅背黑又寫右三兩字便知爲左營中部前哨後隊右伍第三人按冊可知其名也

一旗章伍長以上皆有認旗以指揮本營伍長認旗樘長二尺徑四分旗方一尺二十三面有邊有帶旗用隊邊用隊色帶用哨色如各營各部之右前隊左伍則青旗紅邊白帶也用繫之背上隊長認旗樘長二尺五寸徑四分旗方一尺二十三面有邊有帶旗用隊色邊用哨色如各營之前部右哨後隊則黑旗白邊紅帶也哨總認旗樘高一丈二尺徑一寸五分槍頭旗方二尺四面有邊有帶旗用哨色邊用

部色帶用營色如左營前部右哨則白旗紅邊青帶也千總認旗桿高一丈五尺徑一寸六分槍頭旗方二尺五寸四面有邊有帶旗用部色邊帶俱用營色如右營前部則紅旗白邊帶也營將認旗桿高一丈六尺徑一寸六分槍頭旗方二尺八寸四面有邊有帶旗用營色邊帶用生色如右營則白旗黃邊黃帶左營則青旗黑邊黑帶也大將認旗桿高一丈八尺徑一寸七分雉尾墜珞旗方三尺五色備如腰黃旗帶色用紅外擺營旗幟每營該中軍千總巡藍旗十二面門旗十六面角旗八面五方旗五面飛虎旗四面五方高照旗五面巡鑼旗一面令旗四面督陣紅旗五面清道旗二面凡旗有點動有起立有偃有麾有伏俱聽主將號令營部哨隊伍各依其令應之

一金鼓凡掌號笛鈴喇是聚官旗哨隊長分付軍務到齊鳴金方止凡吹哼囉三聲是要各兵起身再吹一次執器械站立有馬者上馬凡捧銃聲是要各兵收隊即將原單擺開的兵照舊收營部哨隊伍凡鈴吹喇叭兒掌號第一次要人起收拾行李做飯第二次各兵吃飯第三次各兵出赴信地劄營候主將到發放施行凡吹天鷩聲即長聲喇叭是要各兵收放銃一個吹一聲厚旗是要轉身但有旗點處各兵同其處轉身凡喇叭吹擺隊伍是要于腳下擺隊伍凡喇叭吹單擺開者是要各隊如法一字擺開凡鼓是進兵古有步鼓趨鼓或一步一鼓或十步一鼓雜于分別今定鼓點相間為步鼓每一鼓行十步又一點行十步純鼓為趨鼓一鼓行一步緊鼓緊行凡擂緊鼓是要趨跑向前交鋒下營後擂鼓是放樵汲掌號收回閉營門擂鼓是更鼓凡交鋒聞鳴金一聲即便立止又鳴一聲是要退還連鳴二聲是要于腳下再轉身向前立定作戰勢凡一切樂聲欲止鳴金一聲即止凡打金邊是發人探哨凡升帳礮三舉即鳴金火吹打升旗礮一舉即擂鼓鳴金升旗靜營礮發放後三舉鼕靜下皆吶喊礮一舉吹天鷩一聲開營礮一舉即點旗開營閉營礮三舉即大吹打閉營門定更礮遇夜擂鼓畢一舉吹天鷩聲變合礮正行間忽舉礮是變號令即止聽新令或劄營時聞礮

變陣齊看中軍旗號照行以上金鼓旗章號礮只舉大畧其間用法多端或臨時出令不能盡述也

營陣

古來陣法相傳甚多大率談兵之家支離繁瑣用兵之家簡易直捷今欲求簡易直捷惟有方圓曲直銳五法也古法曰高平利方方利變四方高利圓圓利守左右高處利曲曲利吞前高後下利直直利爭險後高前平利銳銳利潰考之古人營法戰法不能出此數勢並不如相傳陣法繩繩紛紛者也但一營一部一哨一隊一伍皆有方圓曲直銳之法其練法宜先後一伍始伍合成隊隊合成哨哨合成部部合成營營合成為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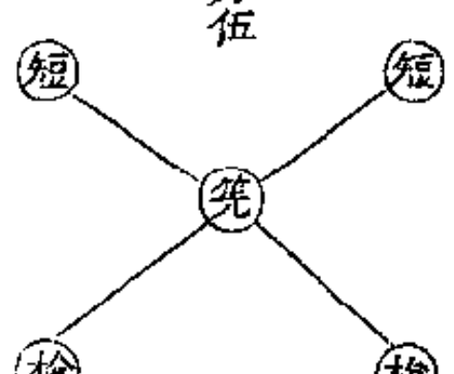
一練伍伍長兵器用狼筅伍二伍三用長槍伍四伍五用短器五人皆兼短器遠器皆用鳥銃銃少以弓箭雜之伍一伍二伍三遠器皆隨身伍四伍五用畢付與曲伍相反此為直進無前衝敵潰堅之勢斜相去連身六尺張翁以相稱為度

可用槍特不得用短器

方伍筅居中一短一槍左一短一槍居右此為結聚一面衆及齊鋒長短相救之勢縱橫相去連身六尺斜相去連身四尺二寸

每○為一人下同

圓伍五人不能為圓為圓與方伍同故缺之



曲伍筅退居後

二翼稍張此為兩頭圍繞吞脊

曲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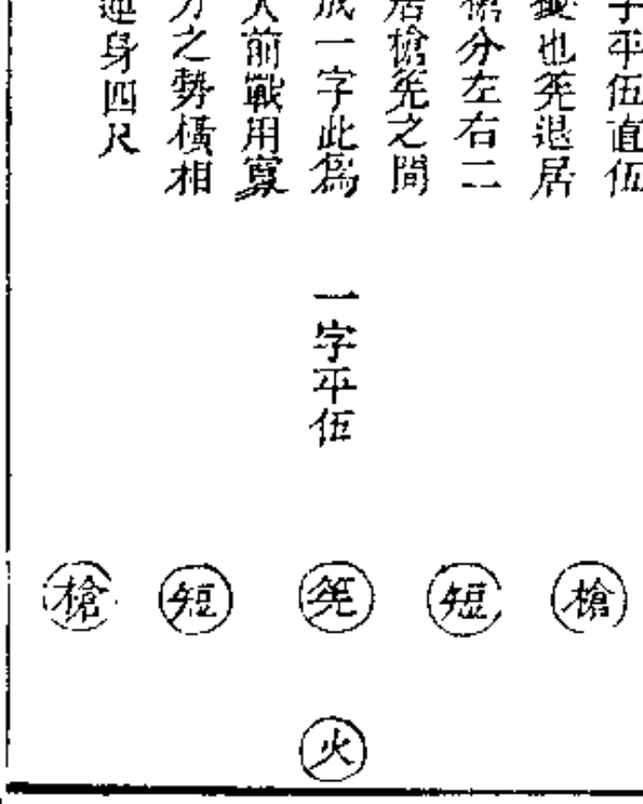
翼擊之勢斜相去連身六尺張翁以相稱為度

直伍

銳伍筅進居前一短稍後二槍又稍後正與曲伍相反此為直進無前衝敵潰堅之勢斜相去連身六尺張翁以相稱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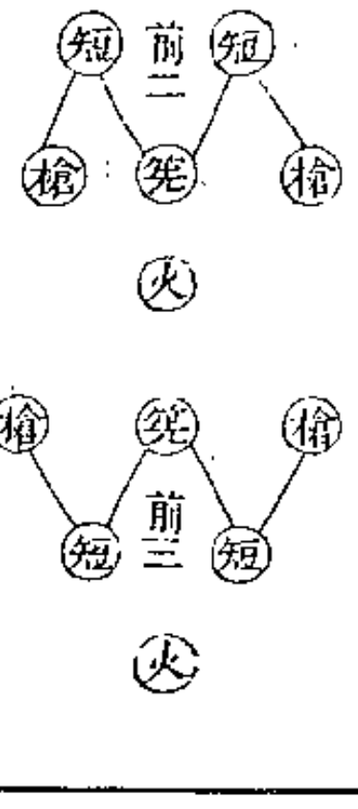
直伍筅進居前一短一槍相間魚貫而立此為雁行直進爭利出險之勢前後相去連身六尺

一字平伍直伍之變也筅退居中檛分左右二短居槍筅之間列成一字此爲人人前戰用寬齊力之勢橫相去連身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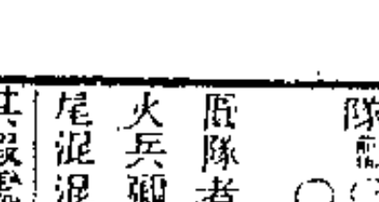


一字平伍亦直伍之變也二短進前槍筅居後列成一字再間進二短站定槍筅進前如是迭進間退二短站定槍筅退後如是迭退此爲抽叠進退更迭治力之勢橫相去連身四尺

二字平伍



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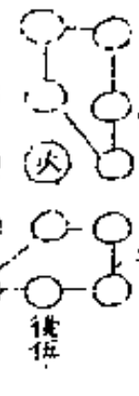
若以結營部集哨隊恒用方直平三伍其曲銳二伍獨五人可用之集陣不用也然兵法起于伍伍起于一人之身小大一理故當心知其意

若以二伍三伍皆依前法變通之如以二直伍齊出即鴛鴦陣也以二三方伍並列而出亦一字陣也以二三平伍更番迭出即二字三字陣也其餘法皆可視人視地隨便配合也

「練隊法四伍並火兵二十四人又立隊長一人共五伍二十五人爲一隊隊長背隊旗隊長爲本隊中軍火兵其雜流也亦或居四伍之前或居四伍之後或居前二伍之間若集營部聽大號令若演隊隊長以小竹木梆爲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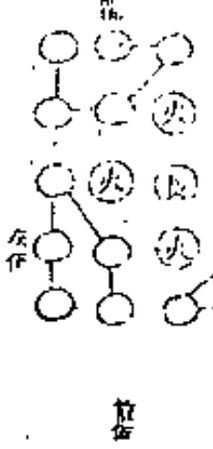
四伍中前伍之長可兼轄左伍右伍之長可兼轄後伍爲集鴛鴦伍當聽之

方隊者四伍各依本方結爲方形及皆向外隊長居中隨敵四應當山蛇勢也可以守可以變一面應敵可以前後抽叠若帶火兵如上圖縱橫相去連身六尺號聲用四是企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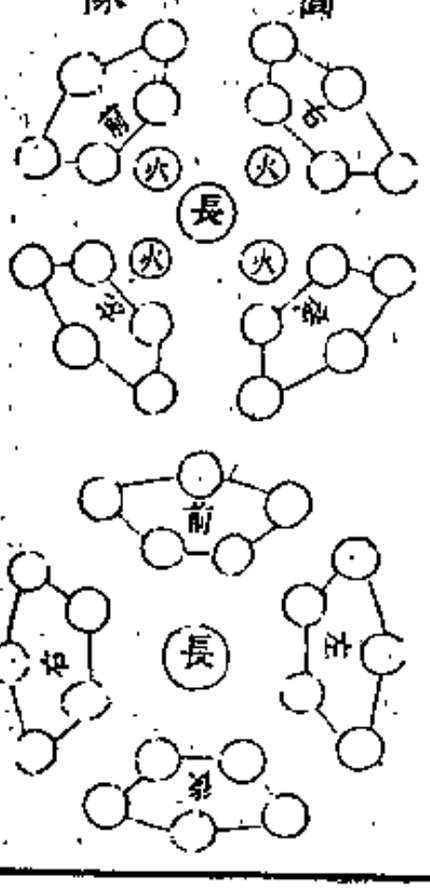
每○爲一人下同

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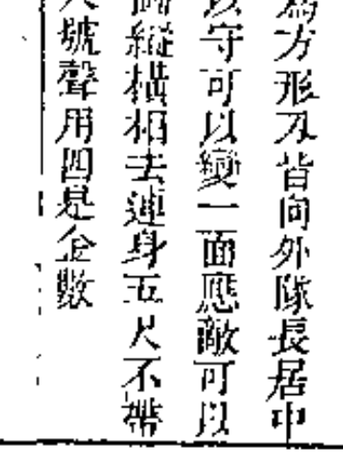
厝隊者四伍各依本方結爲圓形及皆向外隊長居中火兵彌縫其闕內外層更迭擊刺隨敵四應無門角可尋尾混混沌沌形圓不可敗也最利守可以變受敵圓度其瑕處可忽作銳陣潰之如上圖外層相去各連身六尺每層相去各四尺如下圓中層相去各四尺號聲用五爲土數

圓隊



曲隊者四伍分爲二首前張後合遶敵而翼擊之可以更迭出入本層相距各六尺前後層相距各五尺號聲用一爲水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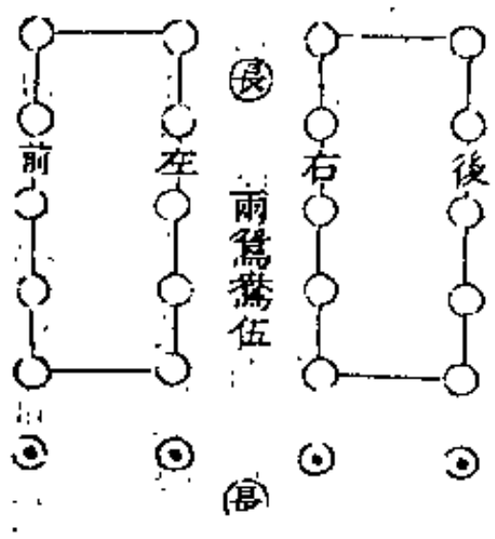
曲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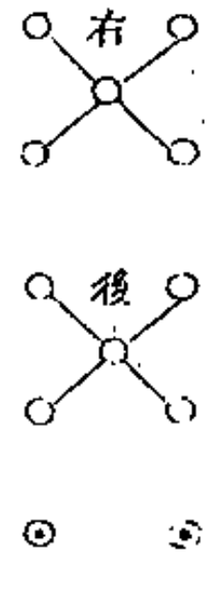
每○爲一兵每◎爲一火兵下同

直隊者或以直伍或以方伍隊長可前可中可後皆四伍平列一面向前更迭攻戰用以逐利爭險亦可抽叠進退若行路或一行二行以上隨地廣狹爲變縱橫相去皆五尺號聲用三爲木數○隊長統領行動當居前監制調度當居後臨敵接及當居前二伍之中惟銳隊銳哨當前以斬鋒潰敵

直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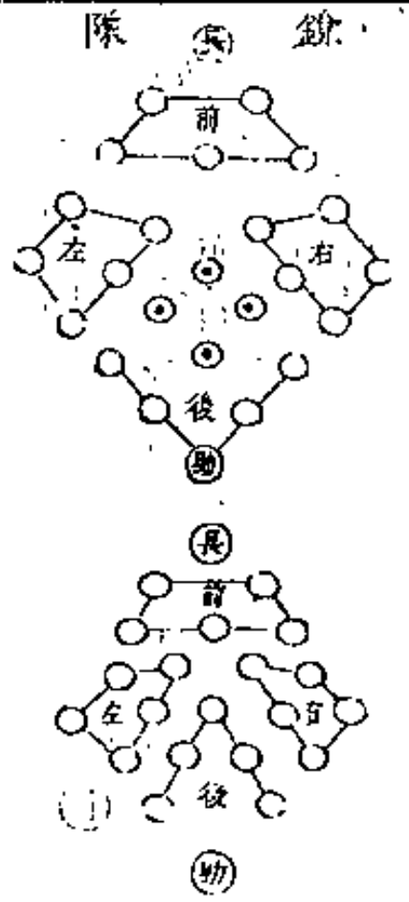


直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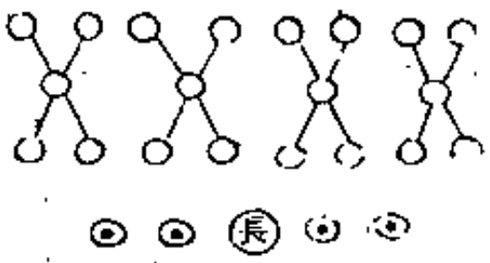


四方伍

銳隊者隊長居前四伍前翕中張後翕人人齊力用以衝堅突圍縱橫相去各四尺號聲用二爲火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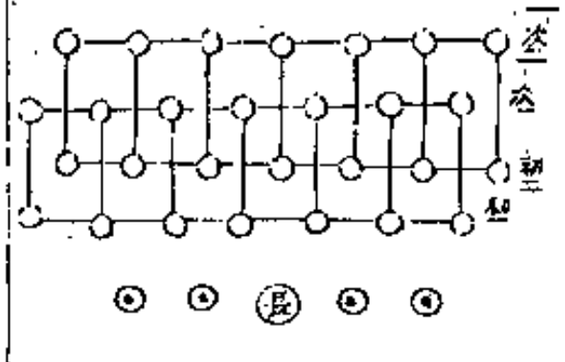


字隊者四方伍平列一面齊鋒敵小則用之若用平伍力勢大薄號聲用連二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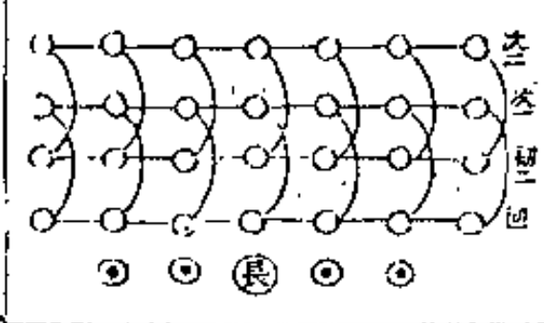


二字隊者或以平伍或以方伍皆抽叠出之前後相間爲抽相直爲叠或用叠或用抽或兼用之更休迭戰所以爲無窮也自此以上爲三字四字無所不可號聲用連二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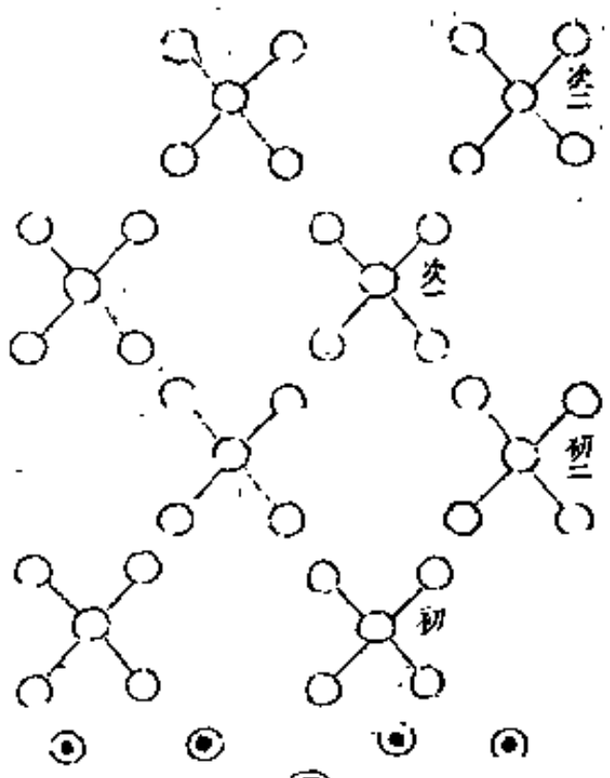
二字隊平伍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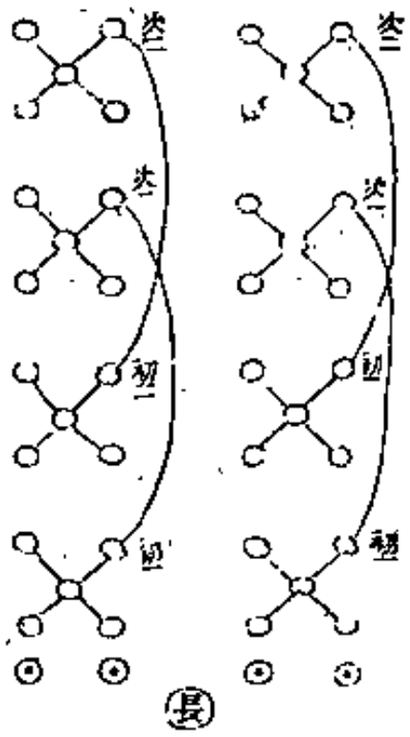
二字隊平伍叠法



二字隊方伍抽法



二字隊方伍叠法



若以直隊抽叠非爲撝伍不可一隊止于四伍勢漏難用

一練哨五隊一百二十五人分左右前後中別立哨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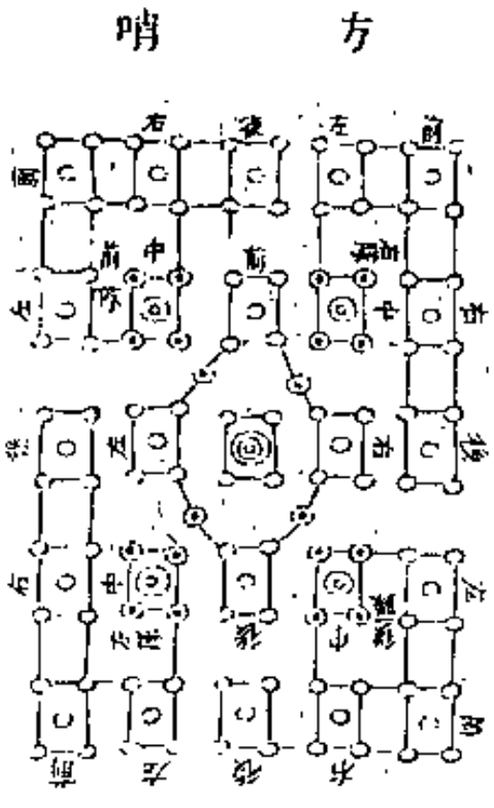
一人雜流四人共二十六伍一百三十人爲一哨哨總三中哨爲中軍或不立中隊長則哨總自領之哨總不足一百三十人或二隊三隊四隊附餘歸于中軍哨總

號令用哨笛小鼓小金若集營部聽大號令

方哨說見方隊下圖以方伍集之或用鶴翼直伍或用一字平伍皆可哨總吹笛一聲摩旗是變隊須聽鼓四聲當爲方哨也依圖列之若縱橫相去五尺每面方五十尺占地二千五百五十尺是爲六十二步二分步之一得地二分六釐零四絲六分絲之一

每○爲一人◎爲一火兵㊞爲一隊長㊎爲一哨總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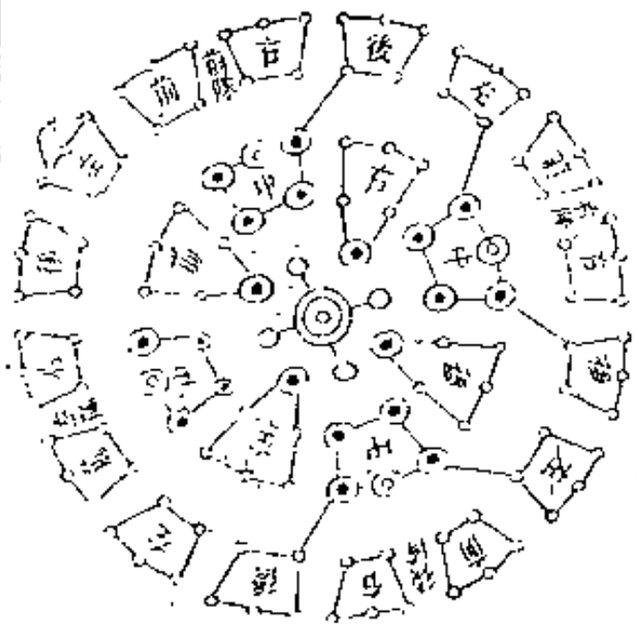
方哨



圓哨說見圓隊凡圓陣多以前三平伍集之或間用方伍吹笛摩旗鼓五聲當爲圓哨依圖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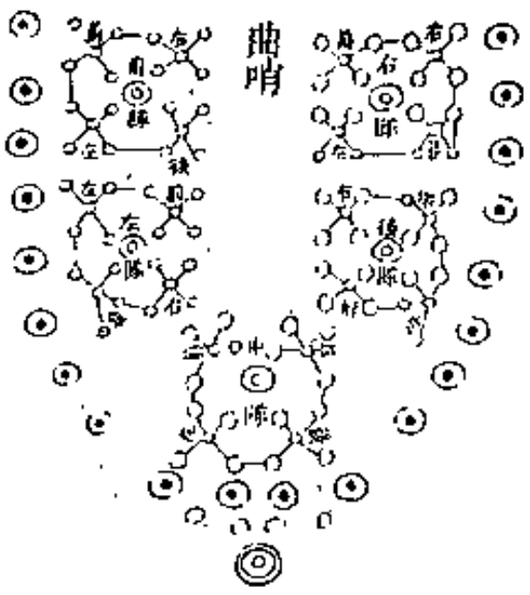
圓哨分八瓣列法變法須先明瓣數次以法命之若外層橫相去五尺則外周二百四十尺每瓣三十尺徑八十尺每層內外相去八尺成列之後第二層移前二尺或三尺子層更代亦如之子層外周一百四十四尺每瓣十八尺徑四十八尺橫相去六尺

圓哨



曲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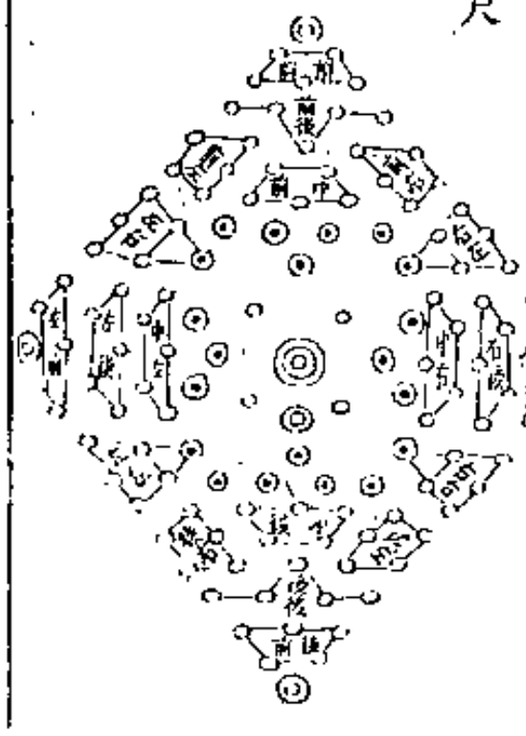
曲哨說見曲隊此以方伍集之或用鴛鴦直伍亦可次第排列



直哨鴛鴦伍

銳哨說見銳隊此多以前二前三伍雜合成之間用直伍前圖爲突圍勢二圖爲潰敵勢三圖爲分合勢吹笛摩旗鼓二聲當爲銳哨少止再鼓一聲爲第二勢三聲爲第三勢皆依圖列之銳哨多用抽疊法斜指去皆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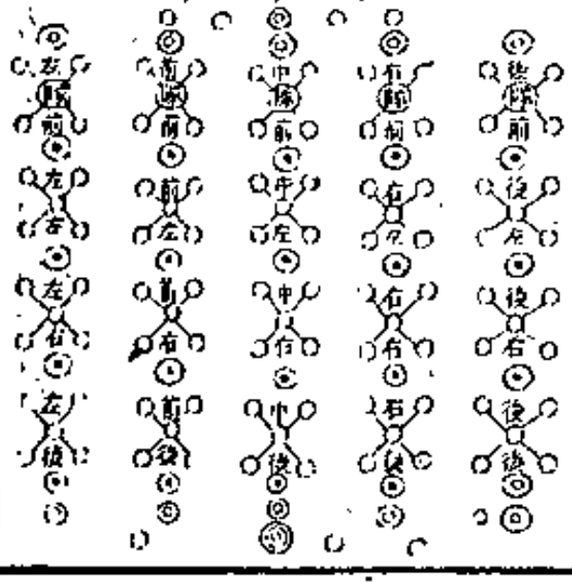
銳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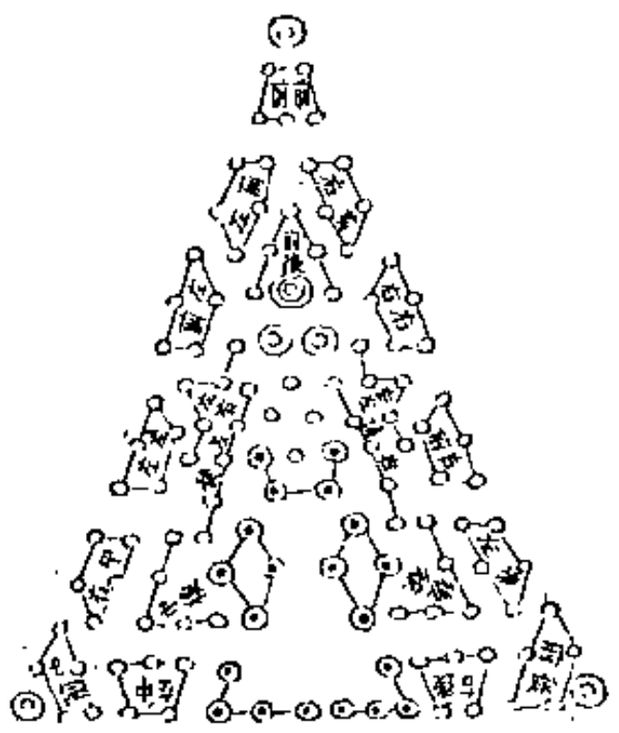
銳哨二

直哨說見直隊此以方伍或鴛鴦伍集之吹笛摩旗鼓三聲當爲直哨少止再鼓一聲當爲第二勢皆依圖列之直哨多用抽疊法橫相去四尺以上六尺以下相機命之

直哨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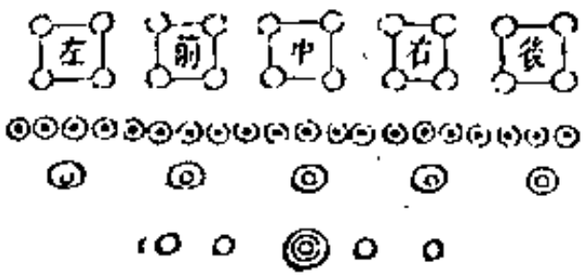


三哨銳



一字哨方伍

每○爲一方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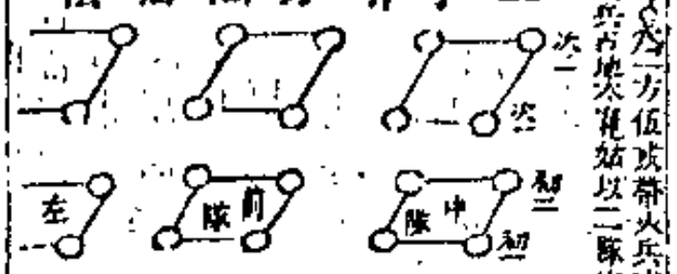


一字哨直伍

每二直爲一隊半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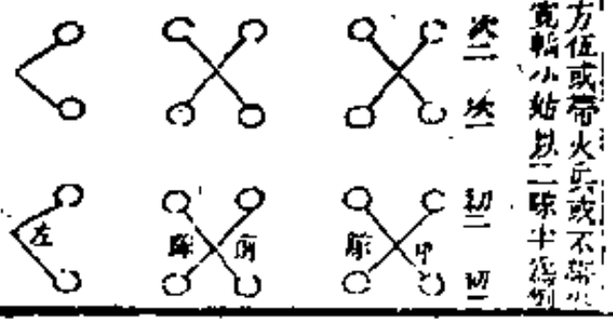
二字哨方伍抽法

每○爲一方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占地太寬輒小站以二隊半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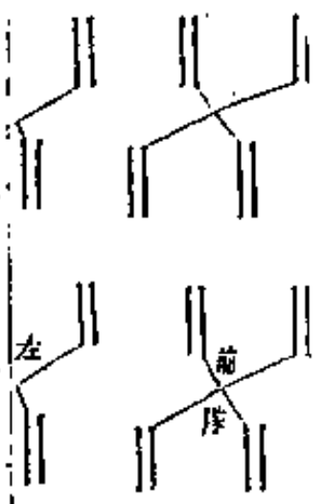
二字哨方伍體法

每○爲一方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占地太寬輒小站以二隊半爲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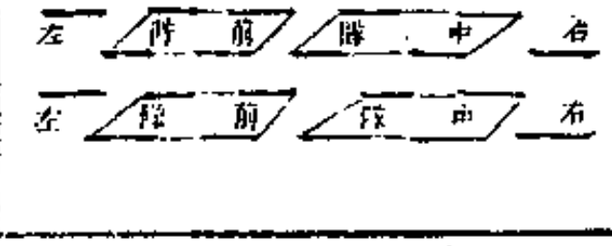


每二直為一獨若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

二字哨直伍抽法



二字哨平伍疊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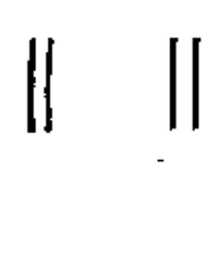


每直為一伍占地

二隊半為一獨若伍

每○為一方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圖為撥隊也餘隨哨官為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叠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方伍抽法



三字哨方伍叠法

三字哨直伍抽法

三字哨直伍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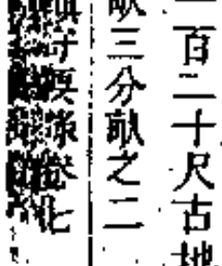
每二直為一獨若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叠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平伍抽法

三字哨平伍叠法

每二直為一獨若伍並伍則一哨四隊人數不足須並哨作之餘分哨官為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叠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平伍抽法



三字哨平伍叠法

每直為一伍配不盡法或撥隊並隊作之此圖為撥隊也餘隨哨官為駐隊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叠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方伍抽法

三字哨方伍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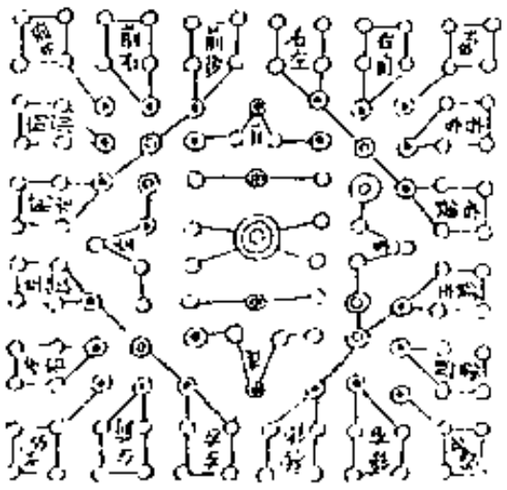
每二直為一獨若伍或帶火兵或不帶火兵則並入駐隊若抽中用叠則進退法同上圖

三字哨直伍抽法

三字哨直

若一部二哨爲五十六伍列方陣每面八伍中留開地八伍若三哨爲八十二伍中留開地十八伍若四哨爲一百一十伍每面十一伍中留開地十一伍

每○爲一方伍
每◎爲一隊長
四火兵
每◎爲一哨總
四雜流
每◎爲千總



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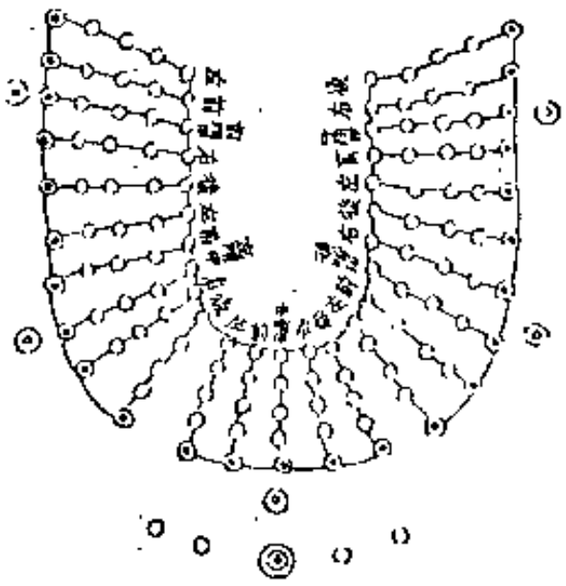
前部說見前或分四瓣吹喇叭摩旗間鼓五聲當爲圓部也依圓列之　若外層每人相去四尺則四十八伍一百四十四人爲周五百七十六尺徑一百八十四尺中外一十三層徑分二十六節每節七尺一寸弱成列之後本伍移前自相依附子層更代亦如之中哨外同二百九十八尺每瓣七十四尺五寸每人橫相去六尺三寸弱

若一部二哨五十六伍分四瓣每瓣一十四伍間地一若三哨八十二伍分六瓣每瓣十四伍間地一若四哨一百一十伍分四瓣二十八伍間地二

每○爲一伍
每⊙爲一隊
長四火兵
每◎爲一哨
四雜流
每◎爲千總

曲部說見前或用斜攢進伍吹喇叭摩旗鼓一聲當爲曲部依圖列之　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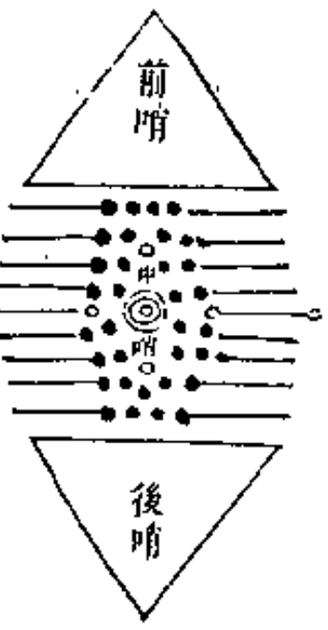
凡曲部厚薄長短相機裒益此圖特用爲例難可拘執



直部說見前或用方伍或用鴛鴦直伍皆以直哨合之吹喇叭摩旗鼓三聲當爲直部俱同前哨法　若二哨三哨四哨五哨合或前後直列或左右平列四哨合亦或兩兩平列

直部多用抽疊法見哨圖其廣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命之餘見哨說

銳部三哨



銳部說見前吹喇叭摩旗聞鼓二聲當爲銳部依法列之凡銳部多用前二後三伍皆以銳哨第三勢合之　若二哨合以一爲銳首一爲銳尾三哨四哨五哨合亦以一哨爲首一哨爲尾皆如第三勢其餘哨皆兩分之一爲左一爲右皆用鴛鴦伍如雁翅參差成列火兵居中令如第一勢餘見哨法

每直爲一伍每●爲火兵每○爲隊長◎爲哨總雜流

一練營五部分左右前後中立將官一人雜流九十九人共二十五哨一百三十四隊六百九十伍三千四百五十人爲一營營將主中軍其中部千總管中軍事務不足三千四百五十人者或三部四部附餘歸子中軍營將號令有各色旗幟金鼓號器號礮起火若集大軍聽大號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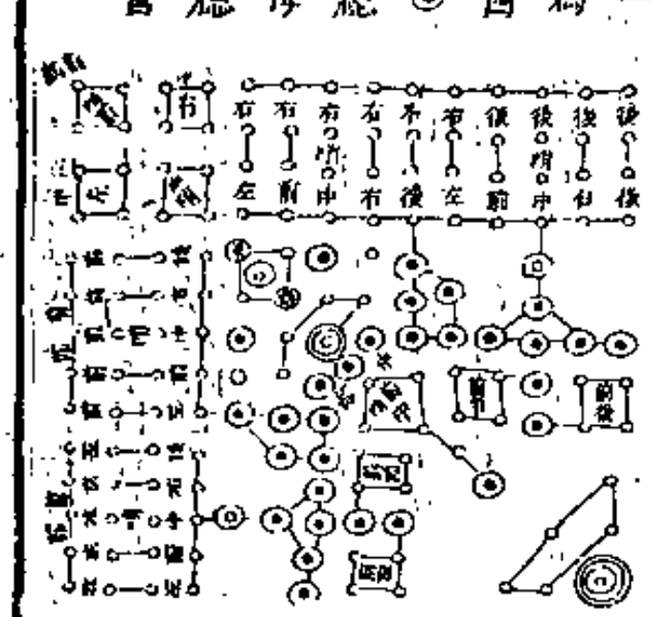
方營說見前下圖用方伍或鴛鴦伍或用一字平伍皆可營將下放礮或起火摩旗是要變陣聽喇叭四聲當爲方陣也依圖列之

方營五部每面二十八伍若每人縱橫相去五尺統面五十八人爲二百八十尺稍七萬八千四百尺是爲二千一百七十七步九分步之七得九畝四毫二十四分毫之一

若一營二部爲二百六十八伍加營將二十伍爲二百八十八伍列方陣每面十八伍開地三十五伍若三部爲四百二十二伍每面二十二伍開地六十二伍若四部爲五百五十六伍每面二十四伍開地二十伍

方圓二營幅小姑以一隅爲例

每。爲一伍
伍每⊙爲一隊長四火兵每◎爲一哨總四雜流每◎爲千總每◎爲營將



圖營說見前分四瓣亦可分五瓣十瓣二十瓣外圍外第一層為前三伍第二層為中部外周七百二十尺每瓣一百八十尺每人橫相去六尺
第四層為左右兩翼每翼各五伍第三層為後隊每隊二伍若三部為二百八十八伍分入瓣每瓣三十六伍無閒地若三部為四百二十二伍分入瓣每瓣五十三伍閒地二若四部為五百五十六伍分入瓣每瓣七十伍閒地四
中軍營鼓旗在第三層之中左右翼各二隊後隊之後
全營直勢說見前或用鵝鴈伍　放號礮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一聲當為直勢凡直勢或直列或平列或直疊列廣狹厚薄相機酌別為形名命之　不言曲營者為疑於別營創營只用方圓二法或隨地曲折分合總之不離方圓若全營曲勢則戰陣也直銳同
全營曲勢說見前或用鵝鴈伍　放號礮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一聲當為曲勢凡長短厚薄相機裒益別為形名命之　不言曲營者為疑於別營創營只用方圓二法或隨地曲折分合總之不離方圓若全營曲勢則戰陣也直銳同
全營直勢說見前或用鵝鴈伍或用方伍皆以直哨直部合之　放號礮或起火摩旗聽喇叭三聲當為直勢凡直勢或直列或平列或直疊列廣狹厚薄相機酌別為形名命之　直勢多用抽疊法其廣狹厚薄抽疊層數相機酌別為形名命之圖畧見前
全營銳勢說見前或用鵝鴈伍雁翅參差成列放號礮或起火摩旗吹喇叭二聲當為銳勢凡銳勢或直列或平列或直疊列廣狹厚薄相機酌別為形名命之　銳勢多用前二後三伍皆以銳哨第一勢其厚薄相機酌別為形名命之圖畧見前

申令篇下　兵訓

原軍禮

近日武教不明行伍竟縱蓋由上人視此為不急之務加以頭目慫多無剛和光延日而不任怨軍禮之不興也久矣為今之法宜將士衆編伍既成申令再三期集于場主將監之務使小卒跪聽隊長約束惟言是行少有犯者即得以徑行細打重則貫割其耳凡有兵告隊長必先以軍法細打而後與究其理惟有侵越一節不在禁例準引使剋以圖害本管隊長者約以軍法隊下卒人犯科隊長同夥成抵于罪若隊長之臨士卒亦必盡北同甘共苦之情其責隊長之承哨總亦如之以上皆然如是而威儀名禮既明于夙一旦臨壘偏將于千總千總于哨總哨總于隊長隊長于士卒舉手而揮驅而往驅而來孰不從命

原用人

用領兵之人審過于誠實彼伶俐之徒平日只顧身家而息所事明恃其才足以庇緩急至于枹鼓之間先看得利害分明恃能頓倒是非必不用命前列我之感召不能化之我之號令不能信之誠實之人感恩而不忍負畏威而不敢犯雖才有不逮而瘢瑕不能遮掩則吾耳目不眩于是非然又有一等衝鋒陷陣之徒而不堪須鋒率衆者於此處之盡其道而使偏于勇力者可以將兵偏于調度者可以衝鋒是在誠我良工之苦心矣

哨總以上弓馬技藝皆其末節不足為輕重然亦須各有藝然後使此無恐庶可當先且平時教練頭目先知此藝之利病庶可以使人知習向苟不可得兼宰用有

膽而無藝者

原信

夫人無信不立而軍中之信猶如冬之裘夏之葛不可一時缺者夫子曰去食去兵民無信不立當今之時天下之政戚諸條列頒諸陳奏充棟累牘集案盈几皆通變宜民致治之言也朝行暮輟而曾無一補于治者不信之故耳如今之官府告示張掛通衢大字招揭可謂信令矣而舉目一看者誰何良由官府不行信察之令小民習為故事如此而雖日出一示何益哉着實舉而行之如有司官只一信字有餘用矣兵中號令頁不可一字苟且凡集烏合之兵行伍既就首閱體統以正軍禮軍禮不肅者有誅罰禮既正在南則紀効新書在北則練兵實紀擇其第一當習者人各一本每入教場先令每隊中識字者一人讀與衆人聽日限若干抽兵考背聲聲徹外至有兵人苦之曰我輩能讀書必去考做秀才不來當兵矣此豈得已哉人心既告則又從而解諭之使知當習之故如此人人知我之令矣然未必人人行我之令也于是再約以期挨次查其行否急事有誅歲月之餘習久信立人人知方是之謂節制之師是之謂人自為戰今人之談兵者却以不用節制野戰向敵人出已意謂之人自為戰謬矣是故行之而必察察之而必行操簡馭繁統萬如一信于先而用于後故未戰而廟算勝者此也孫子以信君二吳子以果吾中誠能着實用力於此二字庶幾乎節制之師

原火器

夫五兵之中惟火最烈古今水陸之賊以火成功最多但今之制火器者類愈多而無實用用火器者失法而每以自恨彼有精器而無精兵以用之是謂徒費有精兵而無精器以助之是謂徒強須兵士立得脚根定則臾柴可以敗虜況精器乎諸器之中鳥銃第一往往打放無節賊未至而打放已盡賊既至而空手無可打放者其弊在于場操時不會臨陣實演及對陣時頭目不在前列火器之兵信不過殺手立得脚根定中軍復無主令以為火器之放止耳夫火器均謂之長技長者短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能多中賊亦不敢衝我矣此用平時即以草人約畫陣打放步數教之如對敵及臨陣之際用之則如在場叮嚀聽中軍呵令方才打放完者有誅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勢險節短無有不中者矣又火未出而手先動銃已歪斜銃于何由得準且鉛子大小不一子大而銃口小則子入不深出口便落子小而銃腹大火藥先鉛子而泄則鉛子無力何以致遠夫欲鉛子出遠而有力為其銃身長腹內光圓均直鉛子與銃口腹合火氣不泄之故也藥幾錢則鉛重幾錢火發而銃不動者為其一手把于銃前手在火藥之前銃不動則發必中銃腹長則子去必直後手不熟火而以指發機則手常教銃而臨發穩正此鳥銃之所以為利器也

原用器

夫長兵短用短兵長用此所謂勢險節短之法也火器火箭弓矢皆長兵也往往賊在數百步外即已打發及至賊近與人隊齊來却稱火藥放盡鉛子欠缺或再裝已遲每由此而敗緣其故在于場操者無號令以節制之臨時殺手立不定銃手居前列每陷于敵非此之用也今當前將銃手交於殺手臨陣放不如法違令先發徑聽殺手割耳回兵查無耳者斬銃手若亡殺手償命

平日又操之以定令每于報賊將近時銃手雖列于外兵聽中軍號令中軍主將自掌號銃看賊至五六十步中軍放號銃一箇向賊一面才許放銃分番如期每一長聲喇叭放一次者中軍放起火一枝方許一體放火箭如無號銃便賊到營下亦不許輕放若違令放銃打賊者即一銃打死二賊亦以違令誅之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銃必能打賊打賊必能多中賊亦不敢衝我矣此放火器第一要務也至于火鉗鎗刀皆短器也何以長用鎗必身法步法與手法並進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又必盡柄着手皆長用之妙也但平日在教場操時打銃則把托穩定對把從容舞械則以單對單前無利害似謂習之已精已至矣臨敵之時若使仍是照前從容酌應如教場內比試一般不必十分武藝只學得三分亦可無敵奈每見賊時死生呼吸所繫面皮口乾手忙腳亂平日所學射法打法盡都忘了只有互相亂打已為好漢如用得平日時一分武藝出無有不勝用得二分出一可敵五用得五分出則無敵矣

原練兵分數

軍禮節制之道居二十分之二次第連坐之法居二十分之二實而當居二十分之二罰而當居二十分之二月糧得實惠明號令居二十分之一利軍火等器居二十分之一營陣得法居二十分之一將勇兵精居二十分之一此皆練士之一節也仍有五分則在使站得腳根定耳以前十五分皆為站得腳根之一事雖一事不能少而不足以該全體所謂五分者實心任事至誠馭下同甘苦恤患難以感召為工夫使三軍心服愛威信於平日必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

主將常察士卒飢飽勞逸聰明強弱材技動靜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則和氣生氣和則心齊兵雖百萬指呼如一人

公賞罰

凡賞罰軍中要柄如該賞者即與將領有不共戴天之恨亦要錄賞恩難亦須扶持如犯軍令便是親子姪亦要依法施行決不許報施恩讐有此者以其所報之罪坐之

信口耳

號號施令預先決定不可臨時反覆使三軍疑惑故云將無戲令凡應行軍務係有文字事緩者除通行揭示外若值緊急軍機雖有文字抄示不及者主將門上掌號領各偏裨傳帶頭目自哨總以上赴聽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者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領各問係中軍千總哨總隊長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大主將一人耳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總千總只傳哨總哨總只傳隊長隊長只傳伍長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按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擅越推按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悞事者軍法重治千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按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牌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枝節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喚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係內查治所

一號令

軍中有主將（謂同在軍中之尊者非大將也而副將以上一非副總兵乃一時同事位次者）輒出號令及別改易旌軍號者並治若號令未便須合改易者先申主將

詳首惡

凡責成之例不拘平時臨陣小而一切號令有違作奸犯科大而退縮攻悞軍機管五名以上者一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二十名以上者二名有犯必連坐之管百名以上者十名有名以上者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三部以上者一百五十名有犯必連坐之管一萬名者五百名有犯必連坐之若進去好退回有旗幟金鼓若無令不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禁妖妄

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並治因而悞事者軍法從事

禁乖異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排擠罪在不赦械損壞不充足專罪隊長武藝不精專罪哨總隊長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大主將一人耳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傳帶頭目自哨總以上赴聽面諭主將無定位但凡臨時在本地方獨尊者便是如職位相等則尊其老成年長者一人主之掌號領各問係中軍千總哨總隊長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大主將一人耳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總千總只傳哨總哨總只傳隊長隊長只傳伍長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按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擅越推按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悞事者軍法重治千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按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牌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枝節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喚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係內查治所

與以軍法連坐

禁爭毆

自己軍士頭目兩相鬬毆不論曲直各細打然後查其所由加治若軍士與非管伍長與非管隊長隊長與非管哨總哨總與非管千總爭毆者先治其卑者以不守分之罪然後另剖曲直若各管爭毆者以破父母論定行軍法從事

禁喧嘩

凡軍中要緊第一件只是不許喧嘩說話每遇動止進退自有旗幟金鼓若無令不許說話但開口者着實重處夜間尤是切禁

禁妖妄

訛言誑惑妄說陰陽卜筮道釋鬼神災祥禍福搖動衆心者並治因而悞事者軍法從事

禁乖異

凡將領官哨隊長不相和協傾陷排擠罪在不赦械損壞不充足專罪隊長武藝不精專罪哨總隊長以上俱赴共行會計遵守大主將一人耳官兵數萬一句說話如何傳得遍知但主將號令只傳偏裨偏裨只傳中軍千總千總只傳哨總哨總只傳隊長隊長只傳伍長口授軍兵而止須要傳說明白叮嚀記若一時聽記不全還按次再問所傳之人若都問不明再問主將不許擅越推按若有得令不傳傳到不遵及與傳說不明或忘記不來再問以致悞事者軍法重治千係偏裨者事小則治其中軍其告示文字之類亦要按次抄傳互相字字說明以上二項傳諭口令抄牌文字仍要一字一言不許增減及別添枝節之說每傳畢差巡視旗喚二三箇軍來問之照不知係內查治所

編組火兵有能習學武藝精熟者即為職兵戰陣不習武藝號令生疎者降改火兵每季終次月初二日一考平時聽各火兵自首即與貶陞

申軍紀

平時悖強凌弱酗酒忿爭喧鬬無禮踩取人果菜人廬舍分別輕重治之貫耳遊營奸淫人婦女偷盜人財物軍法示衆以上有犯但係同夥同隊之人有一衆首倡者免罪首者行罰若互相容隱同夥同隊

凡平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里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纏以沙漸漸加之臨敵去沙自然輕便是訓練足之力也

練身力

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陣身輕進退自速是訓練身之力也

以上平日二十一條

作怒氣

臨陣各人壯起膽來發起怒來想起來我與他殺固怕死我殺了他他死我便不死又有功賞若彼圍在內不誓死殺我要有何計敗走時便逃得回陣亡了頭目軍法連坐亦不饒我是走回也免不得死務各一心發猛前進退靜靜惟主將號令是聽主將不必大宮府但一營之中第一大者便是如壹隊中只有十箇人在彼再無別人則隊總便是主將以上類此

原戰祕

夫戰之有祕者猶醫方之火候也方同而火候異則效有差等矣陣惟密此平原之法也凡臨陣時去敵里地列陣須一息而定列陣時勿使敵見尤妙列畢火器在前擡營前進或寇來衝我敢列陣待我挨到五十步內火器聽中軍令齊發只有一次兵士乘火烟如雲一齊擁進須赴飛走密布長器如蜂蠆蟻附一齊上前同力殺賊短兵救之無有不勝此非擊殺之力乃火烟之勢飛進之雄奪其心目徑前交鋒彼自廢矣兵法謂勢險節短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兎敵不及拒不其然乎

申連坐

你們自來不知節制大小不相鈐束以故進前者徒死而無賞雖欲賞之無處查考退後者倖生而無罰雖欲罰之無處查考也今定節制取有甘結矣即如一伍同退只殺哨總一哨同退只殺隊長一隊同退只殺千總以上皆然如此看來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你衆人無干還可退也你不自細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所殺幾個人不怕你百萬人都退不得聽我說其故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但見他一部人退時他決不退若是他不退必被賊殺了我便將他管下哨總都殺了以償千總之命哨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千總就該償命便是哨總亦不敢退他所管下隊長見哨總不退恐賊殺了哨總所管下隊長怕我殺了就守着哨總不敢退隊長不退若被陣亡他所管下伍長都該殺伍長怕殺便不敢退他管下一伍軍怕賊殺了伍長必然首尾救護保全何況挣立功名過是大家受用臨時府殺他他也不敢退就護着伍長站定了如此不是我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長艱顛搖後顧者斬所殺止于陣亡的部下三五箇人便是百萬人也要同心那箇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目首交鋒時許殺于伍長兼本管官在近就送斬首

前都去爭功部大衆一擁殺來一箇首級又不得不知倘被他殺了多少乘衆少部將營盤衝破全軍沒了遂而不悟其故也此乃將官平日無嚴制教場內不曾于言萬語說得明白臨時又不曾殺了幾箇違命的以此養成風聲再不知改今日比前不同若殺倒首級馬匹都不必管他衆手只管殺向前去我自另定一班人割首級收馬匹但以報退賊爲主即將級與先賞衝鋒首級以十顆爲率衝鋒者六顆銃手二顆割首級與領營者三顆俱係陣前回營均分仍有臨陣爭首級者首級入官所爭之人理處者斬首各官長一體連坐以分辨論罪

戒銃手

夫銃手善能打賊使狂勢少挫以助殺手之膽使殺手膽壯殺得賊敗自可保銃手之命即各藝雖有不同均爲彼此救護保全何況挣立功名過是大家受用臨時打放不如法故意高放低放歪放長艱顛搖後顧者斬首交鋒時許殺于伍長兼本管隊長先割去一耳回兵查斬若有本管官在近就送斬首

懲虛銃

凡鎗銃等手遇賊在遠時因我膽怯每于數百步外鉛子所不到處大小銃俱放只管混放或賊來本少我銃盛放又打不着他又可惜了火藥氣力及至賊到近與擁衆衝來都稱火藥鉛子都用盡了束手送死可乎今遇臨陣敢有一人非令先進即斬賊首得賊馬而還亦以違令軍法從事

治貪級

自來壯軍殺賊專好爭功殺倒一賊三五十人互相爭奪却將敗賊忘了追殺每每致賊以致人爲餌誘你上

打死二賊亦不准定以軍法斬首

飭銃器

火器收放不如法臨時致藥濕線濕放銃不響者俱以軍法斬首千總以下知而不舉及姑息不治者連坐

處傷害

陣上血戰之時遇有兵賊傷就聽在地勿令呻吟吾兵只管向前便是父子有傷你只管向前殺去殺了賊便可收拾調理即是與父子報讐了若因而守顧不行向前殺賊致軍大敗賊衆追來就守之扶之何處去也自己命不保如何救人違者斬

嚴故避

但有詐病故將軍器馬匹車乘損壞及預先損失而臨陣方舉者剛免賊者斬首示衆仍查本管人役

忘私讐

將弁有私讐至臨陣互相報者軍法從事

處水陷

凡軍前有水陷我則據高以待之候賊至咽中即擊若賊不來則設伏退軍以誘之

經山谷

凡有山谷處賊必然設伏佯兵誘之入伏攻之

整追兵

凡賊敗追賊約一里遠則聽揮鉞鳴收軍整隊恐賊窮返鬬軍既難整此令俱出于同戰將令爲主者不必棄中軍以其去遠不相聞也候稍整又擂鼓追逐一面分遣騎兵各出山頭林木都要賈人搜瞭恐賊埋伏佯敗果係大敗亦即長驅不許乘此縱賊得脫雖前功不敘

拾賊獲

凡軍中掠獲拔條賞士將領不得輒取聽主將從宜分之

處陣降

凡當陣之時賊方迎鋒而來若係被擄驅之向前者令給每哨降旗三面遠遠共呼丟了槍刀不殺若係丟槍刀者令徑往白旗下聽他投附偷生若妄殺一級定斬下手之人償命各相近隊伍頭目不行壓苛者同罪若聞呼不改徑持棍刀前來者聽于陣上殺之報功之日即與開說明白

刑佚姦

凡姦淫民間婦女固在不赦若臨陣追獲賊婦未奉明文酌賞而姦淫者以軍法論

懲妄殺

百姓在危地反殺其首級冒功此等無天理之人決不宥所獲子女人口只將生口送官論功給賞者戰後殺取降人主將臨敵時面見鮮血猶存驗有前辨查其動手捉殺來報之人即時斬首償命雖夙有功者不宥此一節萬萬叮嚀凡我將士務要痛改盡洗之

以上臨陣十八條

報賊傷

凡遇戰舉收兵到營時一面各營將督據千哨總即開戰傷者爲一手本先題凡弓箭傷係致命處爲一等雖重不開趁等彼中三箭以上雖輕亦開一等中二箭者雖輕不開三等凡射在手足而肯者爲二等箭入不深再輕者爲三等再輕者爲四等止其刀傷密而肯爲超等傷手足重者爲一等輕者爲二等三等止凡箭刀傷俱在背後者不准亦不給醫藥若賊衆四面圍砍我軍在中向敵者雖背傷亦准作等數須取營將臨陣將首登字于手本末若衆軍同敢一齊奔走而傷者不論面前背後俱在准恤即不必開報者有幾人能于衆敗走之中復回身對敵者能阻賊回者即無傷俱開頭等傷者原合一二三四等例俱各進一等開報超等者開起超等

報陣亡

凡亡者另開手本某人傷某處須面前傷乃坐同隊伍償命之罪傷在背後死者不恤亦不連坐同隊伍若大衆敗走而亡者不恤當開坐退縮被殺但一傷在前者即准血戰陣亡之類

報功級

凡首級另開手本哨共斬若干衝鋒某人某人某人聽主將照前例均派願紀錄者約自己該銀若干衆人分銀若干除已分外仍出銀與各應賞者共首級聽紀錄衝鋒者除分派首級之外另有特賞

報人口

凡獲生另開手本以憑發主獲者照數賞銀

報軍器

凡賊器另開手本解官貯庫

報馬匹

凡賊馬另開手本以憑議賞

以上戰後六條

韓霖曰射線子云戰所以守城也又云殺戰者城不圍然非實選實練安能戰勝守固哉選練條格受之先師徐文定公而僭爲刪定此外尚有操行營諸條採取近年余戚畹家爲多兩家書具在余詳守畧戰不能一一

盡誠止斷盛氏書數十條爲兵訓而于火器尤三致意
焉豈今日之時務也

附王臣直練鄉兵條約

鄉兵皆不教之民也余不與之譚節制而與之譚野戰
然野戰中亦未嘗無節制焉今爲爾剛煩就簡約詳爲
舉爾枝長既易爲教各鄉兵亦易爲習朝而農夫也夕
而健卒也且即我民之耕耨器具爲我民之堅甲利兵
不費民財不煩我民力想我民亦樂從者爾枝長五日一
小操半月一大操凡有不遵閫令者刑無赦本州于大
操日親閱勤惰以爲賞罰至于探賊之虛實強弱衆寡
進止而相機以制勝則本州事也臨時更相勘整

一簡選

兵貴精而不貴多此至言也今除去老弱不用外將所
選精勇者爲前驅其次勇者則屯札老營營戰車及輜
重什物

爲鴛伍戰法

兵法之妙一言以蔽之曰奇正相生于無窮不但枝枝
有奇正營營亦有奇正即伍亦有奇正然必鴛鴛伍伍
不亂而後臨敵可決勝也每伍三人爲正兩人爲奇每
鴛鴛伍長與四人爲正兩翼各一人爲奇務要同死同
生並力以擊但有退後者本枝長斬之如一人有功十
人同賞一人有失十人連坐

一認枝

如天字枝鄉兵凡旌幟衣履但書一天字使本枝易於
辨識也餘皆倣此

一認旗

散兵只看定小旗以爲進退左右小旗看本營旗本營旗
看本枝旗敢有擅進退及亂動者斬凡營旗色前紅後
黑左藍右白中黃

一戰車

我步兵不能當賊馬車前著鎗則馬不能沖我兵不能
當賊射車上著長板四尺則箭不能加我兵便可倚車
自蔽而以火銃弓矢及賊此賊車必不可不備也

一盔甲

每鄉兵一名頭戴牛皮嘴一箇或竹或皮內遍著護
底刀箭不能傷急切無甲只每人右臂懸一鍋蓋防賊
之遠射也

一器械

先火器次弓矢次長槍又次鬥棍腰刀須長短相間

一臨敵

敵之則進而接賊急鳴急進緩鳴緩進金之則退面結
營急鳴急退緩鳴緩退

一營陣

每一鴛爲伍戰車一輛立一小旗長統之每小旗若干
立一營長統之枝長約人數多寡分前後左右中爲五
營賊攻吾前則前即爲正兵後一營爲助左右張兩翼
若攻左右則前後又爲兩翼互相奇正庶無臨敵易陳
之擾

一戰法

遇警則枝長擺于四面步步爲營弓銃長槍夾車而列
賊來一二十步之內則擊之彼必不敢長驅若賊勢單
弱則留中營屯車中爲家其四輛出車前進戰然不可
離車太遠恐賊以步兵誘之以騎薄之我兵難于歸車
營也太抵練兵須求實用十人可用勝百人千人而無

用者然欲得實用不過伍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法不
嚴則伍不整不公虛誠信則自不能嚴是在爲枝長加
意焉之

韓霖曰田里之民耳不習金鼓目不習旌旗手足不習
步伐一旦驅以從戎有駭走耳吾鄉王聖郊先生守墳
淵作鄉兵條約從龍韜農器篇悟入簡約易遵非洞曉
兵家之祕安能神而明之乎守閫一年民安盜息安得
今之有司盡聖郊其人者以固吾圉也

鎮守要錄卷八終

應變篇

礮石礮

賊有遍尋石碑石羊虎磨石爲砲擊傷守埰之人者當令守埰者近女頭墻坐高則于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又須用木與碌繩造方高一丈洞子以備礮石衆多如賊攻堄女頭即于兩邊連進洞子以代女頭若此則礮石縱至大至多亦無壞損

備火礮

賊或用火礮攻城我以大而精者先發制之城埰不能當砲擊須備大罐徑四五尺以上者內貯以土人隱其旁擊賊其罐愈大愈妙南方編竹爲之北方編荊爲之

防排圖

賊載木排門扇木船竹圍之類遮護其身突來攻城此時矢石不能擊長鎗不能入何以破之須用水和土爲泥擲之泥在木土不墜泥多則重又擲巨石于泥上石亦不墜泥石相壓載者不能勝自然退矣

女扮男

城中人少事急壯年婦女須冒男子冠服土城防禦朝暮之城男婦小兒俱要齊聲以示人多以揚精采仍須一家男婦聚在一處但有調戲褻狎者斬首示衆

備火飯

恐賊夜攻須多備油燭竹纔草把應用又急戰難候炊飯須備圓飯游兵至即給食之

詭夜鼓

夜間宵擂鼓一二次若出師之狀令敵夜不得寢而我兵實安寢城上亦必先諭城上人知之然後不亂

認賊首

一使善打鳥銃者認打頭領然頭領多與衆賊粧成一樣不易認識須令能遠射者懸書一紙上寫謎語射至賊營衆賊拾起必送頭領觀看此時正好下手

偃月城

如賊圮壞城牆城上兩邊多置火礮矢石以防賊急登城次于城內腳下取土爲深壕築偃月城圍之若賊上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火火鈎火鐮柳洒子柳罐鐵手貓咿筒槳之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設塗覆亦須舉麻搭濶護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加恐油焰愈熾月城爲火池多多添擲竹木賊不勝烟火自然退去

防水

賊有水攻之法或壅其上源或決其下流使我田禾枯稿人畜焦渴我必築爲堤塞以守其要若考爲游渠則出勁兵奪築爭決之倘置毒上流則我多穿井以資飲爨或兵勢富弱不敢出城則賊壅水灌我我察視城中陷穴之處悉加修築則水自難入倘水已入城則又不得不選勇士望外水低窪處力決其渠或攻或倘放此必爭之術也

守法三條

城守器械皆已先具則量其輕重緩急而次第行之如賊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賊將近敵臺並度視遠近施放矢石火球火鵝鞭箭賊在城下則拋飛鈎賊若堞則火藥鞭箭以射焚其翻築水板傳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檑木擂石以擊之投飛器以燒其攻器廢石灰穢邪以賊害其眼目擲火罐毒礮擊煙其身僅棚踏空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又收拾廬柴火拍手漸壞城則以連加棒擊之判手參歐之賊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撞木鑿放猛火油賊雲梯倚城則引又等推拽車賊木驢穴城則用絞車鐵鏈驢尾炬壞之賊飛砲石則張布幔水潑賊爲地道來攻則掘墜礮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球烟毬等毒之賊附簡火城則縋油火箱灼賊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賊堙自壞或起堙相對盛兵振鼓賊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火火鈎火鐮柳洒子柳罐鐵手貓咿筒槳之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棚樓器械雖設塗覆亦須舉麻搭濶護若賊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加恐油焰愈熾賊若縱烟向城則列甕缶以醋醬水各實五分人覆面其上其烟不能犯鼻目

賊攻堞城門則以力車代之如猓濕木幔皮竹作洞屋來攻則以佛狼機陣之或伐大木盛作攻具凡爲守器所不能禦者以巨銃推發遠器近器小器並發而更以埋器翻擊之

諸守械之所最利者莫如火器然使守城人不能避則攻者受屈矣若使攻者能禦守城人稍屈雖有利器亦不能施火器且然而況于他技乎故用器者在乎人通變者在乎知必使敵萬變我萬應心運于器之先技妙于神之輸則反攻者爲守而我守者反爲攻矣

應變器具

守守孤城器械雜具則急取民間竹笆或荊棘搭女墻多運磚石灰瓶賊有頂門一樣者以大石壓之在城下者以小磚石拋之附城者灰瓶眯之又收拾廬柴火

以燒之用逼霾行熾煮糞汁澆之令其肉爛滾湯潑之俾桃巔士以驕之或盛發奇兵以懼之或約降而反戰令其皮脫鏟刀斬其手鋤鎒斷其頸衝錐穿其胸挑火或檐柵而示虛或出左而擊右或拂後而突前或作柚貫其喉鍋蓋窗戶可以抵弓矢水被濕發可以禦火砲兵法或爲壘陣營或遮殺馬以斃士或因攻食而進兵持竹繫繩作飛石以擊遠賊取木礮鐵爲鐵標以擊扁我不往彼不可以來彼常來我常以自逸城堅糧足不復又以小木作拒筒以禦雲梯以大木懸鐵石爲弔搗難久守因其師勢孤援絕必將背城以借一乘賊餉之以拒攻車又斫木爲弩繒麻爲絃劈竹爲箭淳毒爲鏃飢渴則逼暮以代弓矢此應急權變之術也

無城守法二條

守無城堡亦在人之善守蓋能守者非徒守而已也必以戰爲守故賊之來也以攻爲志吾于四郊度其來處丸野營修野戰以待之器械精士氣勇糧足不貿罰明任用當或以山爲險或緣河爲限或相其地勢以立壘壘或因其衝衝以伏機弩或作陷筒以掛其馬或潛水田以淹其足或因凍以築沙或鋪錐以誘入或舉火于深林茂草之間或堙礮于要害必經之地則賊進之不能退亦抱恐心志眩惑手足無措而又設爲遊軍伏騎左右掩擊晝夜出沒彼欲戰而我不與之戰我欲戰而彼不得不與我戰我當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以土著之兵襲遠來之寇而又賊衝不動賊餌不貪賊自不能仰視而我可資地以守矣

如地方原未有城忽難起築宜速桃深池卽將取出之土累爲高提四角築臺以大礮守之

出戰決機二條

城內調度分布皆已得法號令嚴明軍心齊一則出奇用詐以戰代守以擊卻圍或乘賊初至營陣未整或賊遠來及其勞疲或賊攻初息而犯其怠或賊圍已久而闕其疎或月雨雪或曛暮夜或伐鼓以警營或飛災以

擾衆忽鑿陷門則賊不及柜突縱死士則一以當百或

號令遇晦夜雨雪賊忽賊偽之時則開城門或從暗門縱出或以火暸域以白棒或以胄朵亂斫其營衆散候忽人自爲賊遇有順風以火器火砲燒其積衆得便則兵法或爲壘陣營或遮殺馬以斃士或因攻食而進兵取器械繕勒勒馬匹驚則亂與同驚睡則亂與同睡但以無聲爲妙機暗傷爲妙手明所明攻是爲下著大率以二鼓初交出城五鼓鐘鳴入城斫西營入東門斫南營入北門仍以暗號識是吾兵方許放進此之謂兒兵難守留水以餌之至若草人可以紿敵矢縱盜可密如鷙擊連若鷙擊非敢死士熟練人不可或只用大噸齊放聲營亦可

詳計

攻者巧守者敗攻必設餌以誘焉守者必詳其計撤圍勿喜疾攻勿驚歸師勿躡示怯勿進約和勿信僞隙乘忽退毋懈久持毋斃有進援毋出奔奔必死援必生

燭奸

賊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之勞以飽待我之飢以密耗我之銳以優游懈我之心聲言解圍以安我之意聲言增兵以寒我之膽乍動乍靜以疲我之精神緩進零衝以耗我之氣力忽散忽聚以老我之知謀築壘增柵以示彼之久持我意已定一切勿動

結援二條

守者必先結援援欲其應必彼此合期內外夾攻勝又爲三旋旗夜持數顯熊則于山灣映于林木或欲我不應驅援者獨戰我休養士卒乘其疲而出戰勝一援兵臨城且勿輕信須擇勇敢者縋城而下認識的而坐將壘口獨馬擂鼓燃篝飲冥揮扇自若飛檄鄰郡以應之此皆詐守之計也

所夜營

特選精壯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敵壯敵數預以一聲爲暗

追敵

歸師勿遏因爲常法第歸不同或主將病亡內外搆釁境有他兵久師疲敝糧援殫絕皆爲可追早令吾間偵

知焉毋直進必宏擊之設預伏分合疑誘各有奇機如過險阨之處必令探者詳察地形有可以往難以返謹止勿進

出圍

若守者審處其變勢在必危乃爲出圍計區擇壯者居前被者繼後強者護外弱者處中必有武衛武術使賊器無施焉會于晦夜鄰枚疾奔欲出于東先開其西毋由正道必穴其城明告將士勇鬬則生不勇則死忽然而突敵不及拒望火爲號吹器知聚又令村騎伏誓殿其後賊不敢追如可全生

僞出

若守者僞出出者欲復誑埋巨礮各門陷機孔道正將總老弱巉伏而守惟選銳士奉偏將疾走敵逐之不及廬然歸返其伍不齊其心不戒及城而機穽礮弩共發焉賊衆必殲于是守者出擊逸者還戰賊軍飢弊賊將可擒此爲孤注危可復安如其不能效死勿去審守吾經

偵探

每營設偵探五人凡賊中消息營內動靜每日一報以便城中設奇制服或有方畧即付偵探人帶回營將依計施行來往之間須要密記

察機

一守城要察機彼機我機不可不知或城中有奸人或身邊有漏口或羣小搖惑防有內亂或事不服人防有激變或飢寒勞役無人存恤或隱微下情無人體悉或與敵人通信無人關防或敵人營中動靜無人偵窺或用度不足當早戒備或消息稍露當早安排諸如此類

當事者務要夜想晝思早間預處若變起倉卒收補難矣

感激

一守城要感激寧夏諸總兵如董之守孤城也先向城中之衆激之曰賊叛敵攻孤城難守衆果懼敵願各降賊我一家惟當以死報國汝等各逃性命耳衆曰將軍將軍平願以死守董乃設香案向闕慟哭又向衆人拜曰同心協力各保身家先將家財分賞爲首之人其妻亦將衣服首飾盡數發出分賞當前之士衆感泣不受爭殺力敵計滿城如一身故能卒守孤城抗賊斬敵乃知氣不激則精力不奮心不感則忠義不生此戰守之本而法令又其末也

韓森曰兵法教正不教奇申令篇正也誨之諄諄矣應變箇奇也難以預設先傳張設輕重在于一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不過爲照者之鞭影云耳

孫承宗著

車營百八叩序

兵用水用陸遂用舟用車其舟車用步用騎其騎步用眾用寡用正用奇凡兵皆守動則戰凡戰皆眾而有寡凡戰皆正而有奇一兩之卒用伍爲寡餘爲眾用伍爲奇餘爲正或用餘爲奇伍仍爲正有我正而敵爲奇有我奇而敵爲正余欲用車爲正用舟爲奇而車自有奇舟自有正舟能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入行千里而不勞故覺島鹿島其地生活而世曰死曰絕車且戰且前可自衛爲營可繼敵乎騎往當敵故進不可禦退不可追車自可戰而世曰拒敵曰守兵有欲戰有必戰敵欲戰而我不能必戰敗敵欲戰而我不能不戰敗敵欲戰者動如雷不動若山莫如用車其用車在用火其用火在用壘陣當用火合步騎舟車眾寡奇正無一非火其要在糧則互出奇亦迭變循環無端其出無窮故我欲靜而敵不得動我欲動而敵不得靜予既習五火之變於用士幾六萬六之四步六之二騎又爲習火於專騎可五萬則五之二前五之三後火以車習車以火用騎步合爲車而用火舟亦戰車戰騎戰火要在因地因天因人而因敵爲變遼吾土也其寒燠燥濕邱陵阪險原隰吾得備悉而敵聞我兵退廣備退遼陽退薪城余始擢其退入老巢則貨固佔富坐而致其來不來則乘其未入而數道擊之日與諸文武大吏肄擅號鐘而入幕獨坐則思漏四五下覺而又思撞號鐘而起旦與諸文武大吏肄知則試之不知則相與探討發探子入其地習其山川部落所經由之水陸迺規河之廣狹量地道之夷險酌日短長占風勞正圖其地之城池向背合之得百有八借貨問以發諸文武大吏肄且曰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相與舂容而盡也諸文武大吏焉有以應我叩

天啟四年賜進士第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知制誥起居經筵日講總裁實錄玉牒參詳奏章兼掌樞曹奉命督師致兼吏部尚書孫承宗稽纙甫題之殫忠樓左軒

車營百八叩

明高陽孫承宗輯叢書

一問周秦時專用車乘衛青始用武綱車主自環爲營此楊素所爲不用兵車營嫌於自守也乃衛青所至有功其中必有奇正

二問古制七十五人先後於兵車一爲前拒一爲右角一爲左角戰則卒車相參居則以車爲營卒車相參何以用

三問晉祖始爲戰騎所騎遊騎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隊常教以奇車徒亦有奇乎騎隊亦有正乎何以用

四問同馬陣言地廣則以鹿角車營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旁地廣地狹何以用

五問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朱超石戰河上而又思撞號鐘而入幕獨坐則思漏四五下覺而又思撞號鐘而起旦與諸文武大吏肄知則試之不知則相與探討發探子入其地習其山川部落所經由之水陸迺規河之廣狹量地道之夷險酌日短長占風勞正圖其地之城池向背合之得百有八借貨問以發諸文武大吏肄且曰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相與舂容而盡也諸文武大吏焉有以應我叩

六問曹操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百人而分攻守何以用今如何可效之

七問裴行儉謂爲獲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聖突厥果掠車車中士突出殺獲殆盡夫古者以獲車伏兵今人正恐兵不能護糧此法可行乎

八問李靖討突厥越險數千里營制不改有跳蕩騎兵有戰鋒承步騎相半有駐隊兼車乘而出今之奇正盡之然如何以用

九問馬燧爲戰車行則以載止則爲陣其討田悅燧乃推大車焚悅肝楊朝先掛破之夫車能焚楯何以用

十問魏勝列陣有如意戰車在外以旗蔽陣行爲載止爲營有弓車當陣門有礙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礙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向掩擊得捕則披薄追襲少卻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頂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夫戰車礙車所在有之而弓車當陣門可行否

十一問車行當寬坦道路數營齊發作何調度前後遇急作何成營

十二問車行當偪仄道路不得成列作何擺設遇警如何成營

十三問車正行有敵迎頭衝來其勢漸漫甚重或先鋒老弱不相干之人費我矢石卻以精銳憑突作何迎敵作何卻敵令盡遵我矢石逆逐

十四問車正行我縱直有餘而敵橫擊之張兩翼以抄我旁我橫擺有餘而敵縱擊之伏兩翼以要我腰作何應防

十五問車正行遇泥淖而可陷人馬正在踌躇忽有敵兵
作何迎敵
十六問車正行遇有汪洋大水未有舟楫方在整頓過渡
敵或從旁突截我於此岸又或乘我半渡突截我於彼岸
預先作何計算臨時有何方法
十七問車正行遇有叢林茂草伏火驟發我兵警亂敵乃
乘急來攻作何預備作何急應
十八問車正行遇有徧沙可陷人馬大風復作人力俱困
忽有敵伏作何應防
十九問車正行遇有大木橫攔隘口或散置要路令我挪
移費力敵卻因而衝突作何應防
二十問車薄敵巢敵堅城守我兵從車中出奇拔其外城
而內城更堅欲悉眾力攻而內無車營外之車營又無人
爲守野戰恃車巷戰恃何此當作何計將
二十一問車臨敵安營已定敵卻堅不來犯遂至十數日
我兵勢不能久待作何誘敵令其不得不動
二十二問車未成陣敵騎來衝其一堵牆馬兵作何萬全
令彼必退我陣立成
二十三問車臨敵城敵堅守不出欲作長圍作偏攻我之
矢石不能仰攻敵之矢石反能下及作何應防
二十四問車臨敵地敵城守不動卻從旁從後有兵來犯
我方整兵應敵城中忽大譟出攻作何兩應
二十五問車臨敵巢百計誘敵不出我方動彼卻尾我後
我一回應敵卻佯敗突有伏兵作何隄防其車營倉皇之
際欲行未行亂而未整作何方法
二十六問車正行前方遇敵後有數車或陷或脫不得即
行欲顧後恐前力弱不能當敵欲盡力於前恐此車遂爲
敵害作何兩應
二十七問車遇山險不得安行欲以馬兵先行恐敵來突
衝難敵欲車先行又恐車不能即有多溪可以成營者且

採有伏兵欲起作何應守
二十八問車臨敵彼不肯來我不肯往各爲固守而我有
糧食之患敵以飽待饑我欲襲敵不敢先發作何計算
二十九問草臨敵巢敵去城四五里爲壘以車騎居外以
壯銳埋伏使輕卒合戰而佯走我兵薄城敵乃發伏兵或
衝內或擊外或擊前或擊後而又或令遠處別兵疾擊其
後作何預防
三十問車營初定兵丁或相喧譁或有火礮震驚猫營欲
動作何鎮定
三十一問戰車以衛護輜車如地方險仄只可容戰車卻
又恐輜車不能自守又或突有敵衝車一渡而敵先伺則彼以伏待勞我先至則我以勞爲伏
而又慮敵之堅守以老我師何以待而能伏何以趨而不
勞
三十三問車臨敵境多下溼之地偶當霖雨數至何以防
沈灌荒澤之中草穢當風何以防延燒
三十四問車薄敵城方左山右水車壘強弓退如山移進
如風雨糧食又多此斷不可長守何以擊此潰
三十五問車以六營爲一股而一股之中作何分合其行
路作何照顧其臨敵作何擺設欲相爲應援而相近則此
車之礮易及於我人相遠則此車之礮難及於後地面騎
步出車又防本營之掃虛作何分發
三十六問車臨水便可拆解爲船爲橋而人馬既渡尙未
合車敵忽來犯或從上流以船筏衝我作何預防
三十七問車臨山車不得山之前後左右有敵在數里之
外據之我營人馬動靜無一不見欲移則無可移或可移
而恐其乘我作何預備
三十八問十二車營當分幾路其各路之車何以齊渡彼
岸地遠則難合勢分則難應如欲分亦可以獨應合又不
至於後時此非素有酌量未可齊一也作何預計
三十九問金壺之間圖初棄馬二將軍所由取遼東也車
一登岸當先據各城以爲家抑徐覩其變乎或兵貴神速
二十九問草臨敵巢敵去城四五里爲壘以車騎居外以
壯銳埋伏使輕卒合戰而佯走我兵薄城敵乃發伏兵或
衝內或擊外或擊前或擊後而又或令遠處別兵疾擊其
後作何預防
三十問車營初定兵丁或相喧譁或有火礮震驚猫營欲
動作何鎮定
三十一問戰車以衛護輜車如地方險仄只可容戰車卻
又恐輜車不能自守又或突有敵衝車一渡而敵先伺則彼以伏待勞我先至則我以勞爲伏
而又慮敵之堅守以老我師何以待而能伏何以趨而不
勞
三十三問車臨敵境多下溼之地偶當霖雨數至何以防
沈灌荒澤之中草穢當風何以防延燒
三十四問車薄敵城方左山右水車壘強弓退如山移進
如風雨糧食又多此斷不可長守何以擊此潰
三十五問車以六營爲一股而一股之中作何分合其行
路作何照顧其臨敵作何擺設欲相爲應援而相近則此
車之礮易及於我人相遠則此車之礮難及於後地面騎
步出車又防本營之掃虛作何分發
三十六問車臨水便可拆解爲船爲橋而人馬既渡尙未
合車敵忽來犯或從上流以船筏衝我作何預防
三十七問車臨山車不得山之前後左右有敵在數里之
外據之我營人馬動靜無一不見欲移則無可移或可移
而恐其乘我作何預備
三十八問十二車營當分幾路其各路之車何以齊渡彼
岸地遠則難合勢分則難應如欲分亦可以獨應合又不
至於後時此非素有酌量未可齊一也作何預計
三十九問金壺之間圖初棄馬二將軍所由取遼東也車
一登岸當先據各城以爲家抑徐覩其變乎或兵貴神速
一登岸當先據各城以爲家抑徐覩其變乎或兵貴神速
四十問車營布蓋海之地而輝州當二州之中或議於此
設收錄遼人之營其強者可佐戰何所恃以爲兵其孤方
栖腹背何以爲食且人眾雜還慮有反側作何預備鎮壓
四十一問車營薄境如有陷番諸領兵者既身獨來或相
牽以歸或領眾投順欲收之營中恐有他虞欲置之別所
又無以得其死力而但有不定之思作何分別禮待以盡
兵機
四十二問車營登岸遼人來歸其老弱家口安插何地或
議以船西渡則兵方圍東而又渡遼人於西乎議安插四
衛之間尙須以兵爲防否作何定議
四十三問車營自有奇正而車路之外更有騎路第車遲
而騎兵速然騎之路卻遠而未盡熟先車以抵敵恐勢孤
而難敵彼後車而不至又無以爲車之利使其返顧而失
指也作何約期作何鄉導
四十四問車營抵海蓋間當借遼之食食遼人之新附者
而敵之糧多在開戰其海蓋或少作何因權之計
四十五問車一股分六營其分而相應合而相絡惟大將
能令之而勢相懸隔敵在呼吸聲息之間立得應援立得
分合作何預計
四十六問車營馬步戰輜相爲比合但而佐將分統步騎
何以比之使相親何以合之使相應況應步而步出應騎
而騎出一呼立應捷於呼吸有營將所見所不見者作何
號令使之不相推諉
四十七問車行東北而錦襲有伏敵或西虜邀我輜重又
車去覺遠方臨彼岸而水有敵舟如納哈之從長廣反攻
也作何預計

四十八問車入敵境敵忽傾巢而奔回舊巢我兵可入據其城乎一入據而內無糧可因敵乃從舊巢復出以攻以敵者方爲所惑而策應者於倉忙之際見而軍對敵而不知誰爲我兵甚有我居主地敵居客地而誤認如來之西兵者作何預辨

四十九問車一渡必據海蓋爲要然敵衆金復而我以蓋套等有兵也倘一聞我兵之東而加兵於海蓋而地爲捷徑而近在十餘里遠才四五十里兵一渡則後後之前乎作何布置使臨時不令而行

五十問車既攻而殺敵餘敵倘存勢當摧敗然大兵據城敵復踞城及我至而敵仍還作何預計

五十一問車既臨敵人可因兵地可因糧而奪還人之糧食既還糧作何運兵作何食

五十二問車營下定中原有奸細當而相交兵之際營中忽有變動便可守兵忙亂戰兵驚慌是當預先戒令嚴防作何方略

五十三問車營主靜而動在奇兵當定營之夜饑暗襲敵巢而地有險易道有近遠兵有馬步將有鈍敏古人劫寨之馬亦選迅快不鳴晰者作何預計

五十四問車營既定敵於晝日寂然不動卻於黑夜偷營或於別路擊後而敵不數十人使我全營忙亂不得休息欲靜以待之卻又恐兵多弁至作何應策

五十五問車分援路敵只專攻一路我各路未集其一路立定腳手便可鼓舞大眾少有差錯眾心駭懼作何方略卻一路可以應敵

五十六問車既薄敵尚未交鋒忽報而北有西夷助敵勢甚凶惡何以兩設互敵勿致腳忙手亂

五十七問車營下定報有遠人之爲敵兵者來投或西夷報來助順我方翹望爲快而原是敵兵到即爲亂預先作何防範作何覺察

五十八問車營各路扼境敵方隨路擺設於彼岸伏援則兼登相持則難待此當有塌空之計於其巢有攻虛之計於其營作何奇策

五十九問車營一處交鋒而敵效我則路之衣帽旗幟迥敵者方爲所惑而策應者於倉忙之際見而軍對敵而不知誰爲我兵甚有我居主地敵居客地而誤認如來之西兵者作何預辨

六十問車一渡必據海蓋爲要然敵衆金復而我以蓋套等有兵也倘一聞我兵之東而加兵於海蓋而地爲捷徑而近在十餘里遠才四五十里兵一渡則後後之前乎作何布置使臨時不令而行

六十一問車既臨敵人可因兵地可因糧而奪還人之糧食既還糧作何運兵作何食

六十二問車營大兵臨境短髮遠人何以遽能辨別不有殺戮乎而無心之中御失人心或堅與我敵何以設法分別順逆收拾遠人而使之相率投順以爲我兵

六十三問車臨蓋州則金復在我之後東江之於金州登鎮之於復州各能爲聲勢乎平島之於鮮人相牽能爲欲入之狀乎然地相去遠於敵何以能牽夫虛而爲實也何以使二鎮爲實

六十四問車外之奇兵仍爲車也又有奇外之奇兵使其駭如從天而降第西虜之暮易驀越也開鎖之於開開鎖之民倘在何以得其相助而無他虞

六十五問車薄城逼而圍之乃敵實銳而備嚴蓋欲乘我之惰而一旦猛擊之也我當開一角以待其奔而伏精兵於所奔之路乎抑廣置遊兵四面張車待其出則矢石及之勿令逸去乎法曰奔則伏兵發嚴則眾心散圍寬之道也

六十六問車既薄敵尚未交鋒忽有敵中叛將密持約要言在某處爲內應或某日時來投或言賊中消息及應我之計作何應答以無中於間無失於眞

六十七問車廣敵忽有自敵中跳身來歸者備言敵中情形如何備我又言我當如何制敵信之則恐爲間不信又恐失機作何計略能得此人之心卽間反爲我用

六十八問車方對敵無故自開一角疑欲出奔我方並力合備於此而敵御從我之疎虞以爲德或乘我之聚於此而奔於彼作何先覺而勿失其宜

六十九問車營一處交鋒而敵效我則路之衣帽旗幟迥敵者方爲所惑而策應者於倉忙之際見而軍對敵而不知誰爲我兵甚有我居主地敵居客地而誤認如來之西兵者作何預辨

七十問車入境而敵境寂然不動而不見一人此當林木蓊翳之處必有伏兵乎抑敵人之情更當及未合而審之矣初以爲無備無禮而實有備有禮夫不能候敵之情而遽與戰者舉眾與敵也如敵可掠而殺之乎擇而殺之乎抑盡置之後乎或右爲前之後左爲後之前乎作何布置使臨時不令而行

七十一問車所駐之地環衛無虛地也敵攻一面則引中權之權勇赴之他面不可城勤法曰慮敵人擊其一面率精兵襲吾減損之地然敵愈益兵而我兵不加作何奇出遂乎頓開開鎖之民倘在何以得其相助而無他虞

七十二問車薄城逼而圍之乃敵實銳而備嚴蓋欲乘我之惰而一旦猛擊之也我當開一角以待其奔而伏精兵於所奔之路乎抑廣置遊兵四面張車待其出則矢石及之勿令逸去乎法曰奔則伏兵發嚴則眾心散圍寬之道也

七十三問車廣敵忽有自敵中跳身來歸者備言敵中情形如何備我又言我當如何制敵信之則恐爲間不信又恐失機作何計略能得此人之心卽間反爲我用

七十四問車合馬步爲馬步之衛而馬步不無以車費照顧如法有縱所得牲口以露所急攻御陰以兵猝乘所後

守又如廣爲舟船以示所必濟御令精兵銜枚於他處舉
後而襲擊又如大兵到而敵斷絕其路卽倒回以誑敵令
其緩防而陰令輕捷者間道急渡出其不意我卽回大軍
以應之此皆騎步之專用不必有車今以車用而此法固
兵所必需作何迅應而俾無照顧之勞

七十五問車利居生地惡死地糧道進退皆利曰生糧道
水陸皆絕曰死用生地亦要士馬精利陣勢習熟將沈毅
法令嚴吏士服從戰樂然而士卒願家卽生地不可用而
利害未審矯眾強爲死地更不可然法禁猶豫也今舉世
怕進取而我等不爰於矯眾乎然所行皆生地也作何決
斷

七十六問車退險地而天地震晦風而交集山川不辨當
此之際定當堅靜不動敵來勿戰俟天變少霽觀強弱之
勢而後進退之然倉猝之際大將以何術卽能堅行陣嚴
號令使師徒不驚亂且煙霧迷塞風雷震驚旗不見聽不
聞火不可舉作何探報以爲備

七十七問營與敵遇而所駐之地有遇葉迂凋有深狹險
口有草木蓊密有高下相乘凡此皆兵之危地而更有車
行而不便法曰此地之性作何用地

七十八問車營方定敵來突攻矢石叠舉敵必敗亂我兵
追逐當以騎乎以步乎平廣則以騎山水則以步矢石兩
隨可以猝而用乎騎出追而步制敢不慮營之虛乎何以
暇而能整使應各有紀而不多不少不一生亂

七十九問車之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節動有
度靜有方隨五行運轉是惟古所稱天將者以變用正以
神用奇使敵人不知其所爲蓋至巇而至精也作何通透

八十問車之行在審遠近險易高下淺深前後無阻左右
無滯騎步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人馬無過塞之困攻
守有備蓄之利此非詳審地理於平時明見情形於臨陣
何以得此然有時順地而逆用之逆地而順用之又能不
擇險易安而後動卽陷死地而能生卽致亡地而能存作
何變通

八十一問車之步騎似强者不得先弱者不得後然古有
强將無有天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間敵卽行必
無疑慮又有猛將軍無多少敵無强弱三軍順令若臂使
指匹馬單鎗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似此兩者
拘於車之數不幾於窘才乎作何任用

八十二問車營外舊有蔽壞蒺藜拒馬唐李藥師言此以
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又言太公六韜多言守禦
之具非攻戰所施此獻牖智之言然車要止可拒人而不
能致人則胡不退守各城而以草遠涉敵境徒有拒敵之
具乎車中之步騎自奇正敵來則拒之而拒之中自有奇
兵或後擊或夾擊而引敵及車矢石及之拒本致人也作
何拒而能致

八十三問車營派定黑管分數似難牆離別用卽如突厥
方强李靖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
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此法儘可效之而車
中之兵作何借移

八十四問車一營其自相援應具在營制無敵騎步不能蠶相爲用也而六營各分能相用乎昔拓拔英
擊漢中尹紹祖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師莫相
統一我選精卒並攻一營破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則四
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果俱潰然則多立營而不
相聯古有之矣作何交制

八十五問車布狹隘之地及遇險出隘難以今所定營行
也古有約隊之法今何以用於車雖臨時相地勢爲法然
地之形可預爲約略也孔明以斜谷路狹裁八陣爲六陣
其說似妥而當斜谷必約隊可知也作何預計變故每一陣
八十六問車之初爲方營而圓曲直銳在所變故每一陣
爲伍變而二十五或以爲此花步也臨敵無所用臨敵之
時相視地形或邱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
廣狹生死支掛之不一而因以制步騎多寡疎密壅重分
合奇正之所宜非必真有五行之地五行之陣也然則花
步何以教之乎教花步正所以爲實用此中有機焉作何
解悟

八十七問車之制要便利爽快車營之制要簡易直捷古
人中軍與上下兩軍離足而立一鼓一靡而成列再鼓再
靡而出戰呼吸變化如風雨如臂指今輜車策馬又互相
牽連願得毋煩雷乎抑雖熱而簡易直捷卽在其中乎作何
發明

八十八問車營之練向者據高而臨之憑見營中之虛實
復開射於其地而登高顧可射及營中也昔魏堅壁不戰
而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魏爲霹靂車發石擊之其樓
櫓皆破以此預計則憑高可射及營也我之車營矢石亦
可仰攻乎

八十九問車近敵巢其城三面各有重城以居我叛將及
逐人之爲生計者而敵之親兵居在內城其外西一面臨
代子河不住人以城中乏水開小便門取水於河我兵東
向阻河不得近城過河又遶城下而後背水敵立城之意
便欲堅守難攻也當以何地爲先著而仍防此而之有敵
出劫也作何預計

九十問車抵海壖便當乘勝薄敵巢而各路未集可以數
營深入而與大軍相隔此兵漢克廣都便抵成都遂與劉
備隔江南北二十里而幾爲賊乘也作何算計

九十一問車兵之動必須審得虛實而趨乘其危然防敵
之乘我當令我無可乘如車抵敵境或行列未定或食未
設備或奔走勤勞或未得地利或未合天時或涉長道後
行未息或涉水半渡或險道狹路或旌旗亂動或陣數數
移此皆乘之危也至或將離士卒而有怖心士輕其主將
而有鄙志其危更大作何預備勿令敵乘

九十二問古之用車者陰溼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進止必從其道又曰敵人若起必逐其迹夫眾車深入何以得地爲高得時爲燥而進止以道乎見敵起而逐其迹是請且戰乎抑以獨逐乎天久連雨馬隨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作何深計

九十三問車之行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其進不可當其退不可追前後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而大要在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也與之安危而已作何比驗

九十四問車以密固今之車陣亦既密矣一二將領能練能用矣古人不云乎凡戰弗陣之難使人人各能布陣爲難又云弗知之難行之難今之諸將尚有不知者作何訓練令其知而能行

九十五問車之馬騾牛駝號爲五萬其秣飼之需當因於地而敵似習赭地之法是元虜所以誘契丹又觀王君媲所以破吐番以其既疲也整兵以掩其後先令人暗入敵境於歸路燒草吐番至將息兵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若媲襲其後其輜重及疲兵尚在水而吐番已渡水遂大破之觀所不備可以爲備作何防策

九十六問車之中權有權勇儻可爲奇兵凡設伏暗劫詐誘皆此兵所爲而將能智士乃愚今使士知其用而將反不知爲用何以乘機敵好假西虜衣裝而向時開原一路之兵實爲敵假我既潰之兵而詐迎爲計也將智而能用士士愚而忠乃能死戰作何振作

九十七問車有火器種種如幷武營所備信可禦敵亦殺敵然其用有無窮者亦有易盡者對大敵遲時日窗得種種如法夫古人火牛火雞要在駭亂其軍我乃因其亂隨而擊之則乘亂之精卒不可不預爲備也作何選練

九十八問車薄敵巢勢必渡其隔城之河敵如以精銳據河負城以拒我又如令羸馬弱兵背城爲陣以誘之我如渡水交兵而敵御有精騎伏於城側待我半渡遽擊我議從南北可渡處間道以攻而敵俱有防作何破散其計

九十九問車營自有奇正止供一營之用即策應他營亦幾也大兵一登岸而舟便可爲運乎或遇人之歸附或西虜之隨從其食俱在所攜之外而日後更須糧爲多今之喪輜踰嶺用寡用奇此當不在車營之中而車營足恃也作何揀擇百得此奇男子

一百問車行必擇晴乾而兵家之奇必用風雪雨雪如葉定方而破突厥一乘雪深二尺而行皆掩其不備面破其牙帳然楚之備吳也而十日夜吳必至不如備之吳人果至見有備而遁楚乃乘其遠破吳軍曰吳人來三十里還三十里其將必休其士必爲食我行三十里可掩其不備然則兵之用奇不禁其風露南雪奇兵之在車者亦可用乎作何發縱

一百一問車利守而欲攻車利正而欲奇然攻有三道曰正曰奇曰伏故曰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者其將木偶人也昔蔡以精兵抗李光顏而李愬自文城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爲奇道鄧艾自陰平攀木緣磴兩降蜀此爲伏道夫奇伏固攻之道也而車中何以行

一百二問車之深入若敵堅壁不戰欲老我師也法在攻其所不備又曰攻其所必救故攻其主揭其巢截其歸路斷其糧草彼不得已而須戰我以銳卒擊之可敗其眾亦有可用乎虎酋近日爲禁戍無可虞而部落眾矣如抽万固稱榮籌也杉宰與敵爲邊郎近方搖尾而何何暇採爲慮

一百四問車之用專於敵爲攻戰而一發動則兎酋原自恭順其眾亦有可用乎虎酋近日爲禁戍無可虞而部落眾矣如抽万固稱榮籌也杉宰與敵爲邊郎近方搖尾而何可信一有蠢動盡足爲防作何預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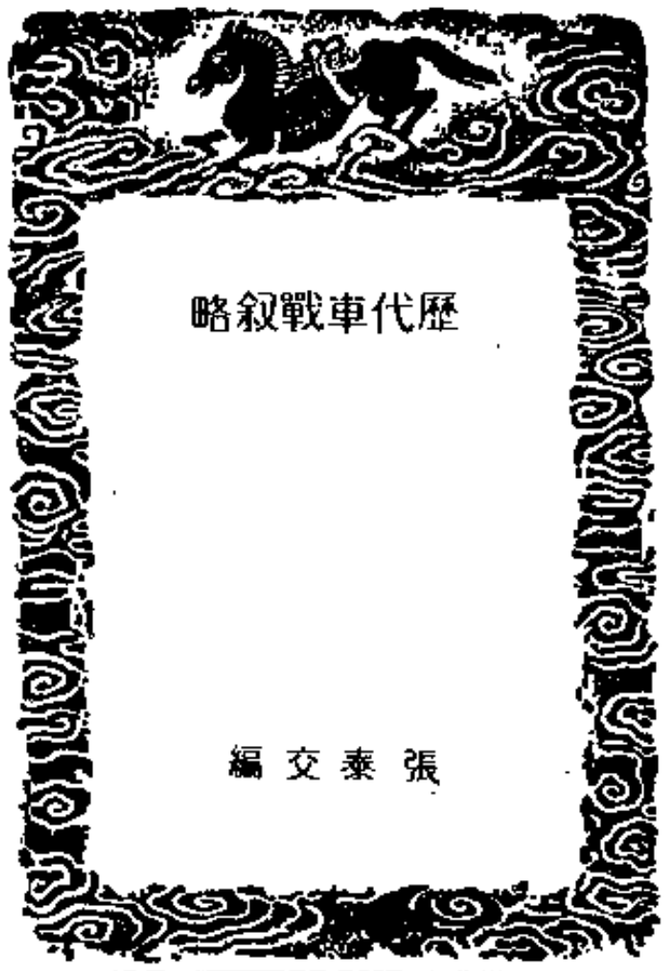
一百五問車行糧從海盡之地俱可以舟運而所攜之糧無幾也大兵一登岸而舟便可爲運乎或遇人之歸附或西虜之隨從其食俱在所攜之外而日後更須糧爲多今之津逮固供十萬而惴惴也作何預計

一百六問車營以爲守而出營以爲戰出營之法居者行者勞佚相均以戰以守重行不悖故敵兵少則一衝領一百之兵出戰而一面之中自爲兩翼爲奇爲伏兩餘面不動敵兵大則四衝之兵俱出各當其衝步戰則馬爲奇馬戰則步爲奇而中權以督以策當更出迭入勤靜各半不盡營以行一戰一守用休相更不一方而戰故一營之中矢石馬步無一人一騎不有更番迭陣乃能無窮是當作何調度

一百七問車之全得力在後勁而車一營之得力在中權夫五行之用水木金火土相生故方圓曲直銳以次爲變而銳仍變爲方其相破視所剋火金木土水以次相剋而水仍剋火故五陣之變必始於方卷而藏之則爲方陣爲圓陣而握奇之數在中權舒而張之則爲曲爲直爲銳而握奇之數在陣後此一營之後勁也作何分別

一百八問車營進而得勝有小營有大營深入千里戰非一合破擊退敵則或駐或步出營追殺面敵或佯敗或既敗而糾眾來援來之緩當何以應來之速當何以應夫兵欲暇欲整有功欲戰不欲玩收斂之精哨探之明小歸一營大歸各營紛紛紜紜而必不可亂作何制勝之略

車營百八卯終



清　陽城張泰交洎谷編

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把下漸澤黑土粘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膠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行陣未定卽陷之旌旗搖亂人馬數動卽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卽陷之敵于易地暮不能解卽陷之遠行而慕舍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卽陷之三軍卒恐懼卽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爲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賦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爲衛止則以車爲營以車一間又有以遊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險乃作偏箱車地廣則停車以備不測所謂不可敗之道也周禮山車（車官之長掌）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前此車之用于魏晉者也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橫陣之車也）方軌徐進又伐秦假道于魏魏遣軍徼之裕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爲卻月陣（補闕之車也）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敵自歸所棄也）曰閱車（敵致師之車也）嗣是宣王以其車三千威荊蠻魯僖以戎車（對敵之車也）曰萍車遣韋叡救之叡結車爲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魏太孔博服淮戎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宋華元甲車四百六十乘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鄢之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鵲鳴而駕曰中而戒車步騎相參爲鹿角方陣此車之用于南北朝者也隋李靖與太宗論兵曰駐隊兼車乘而與突厥越險數千里未嘗敢易則唐固常用車矣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獲俘而馬燧亦爲獲俘列戰于後行以戴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隘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則唐

又當用車矣衛青房琯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斗琯效
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縱
牛悉觸棣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誠者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抑不知古者車
固以革而琯用木焉幾何而車不見焚古者駕以驅而
琯用牛焉幾何而牛不觸悍古者射御必精而琯則用
劉秋將市人焉幾何其不一敗而塗地哉宋仁宗至和
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陣車高
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增爲重箱高
四尺四寸用革鞔之琦以爲可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
折衝下營以爲寨脚莫便于此而時范仲淹上攻戰
議亦言延慶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是宋初亦嘗用
車也徽宗時涇原郡忽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
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兵車萬乘至崇甯
三年河北陝西轉運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
大而費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
詔卒用彥圭式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
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副五十五人李綱
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
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挽以逆車一人登
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
人其法見不及施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車成
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
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
止之類蓋用車于戰陣閒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
戰彼此皆用車至于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患人
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第當求符彥卿之拒馬寨如何

而收其效石守信之寨脚車如何而楯其利至則敵兵
退則出兵自比于衛青必何如田況之言行載甲兵止
爲營陣自比于馬燧又何如郭固之式如徒曰此房次
律殺輜不可用得無因噎而廢食乎至後魏勝創如意
戰車拏車砲車其制上爲獸而月牌垂氈幕鞔牌每車
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
排搭如城壁人馬不能近列陣則如衛拏車當陣門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
前砲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陣則
拏拔陣退襲則少卻入陣開稍憩進退俱利伺便出擊
慮有拒過預爲解脫後之言車者莫便于此至明成化
開都御史李賢請造偏箱車五百輛照
參而用行則爲方陣上則爲方營已命工製造竟以登
高涉險不使達已而邱濬亦言古者車
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其制太大利于守而
不利于戰可以行近而不可以行遠行易地則易而險
路則難今世有小車獨輪無箱民閒用以般運一夫推
之或一二人前挽若因其制效爲戰車
以前拒三可以爲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車裝六可
以舁病卒月其費不多千錢以下可具一庫中途有損
不用匠而可修遇險阻則舁以行遇急難則棄而去大
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執兵仗以輔
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中中途有一人病者
則以人舁物而以車載人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
每夜立柳排壘之擾言之詳矣後漢安兵器其
綱鞭其制爲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兵器其
下又可以載糗糧衣甲即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是

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于守不惟有資于守不惟有資于戰而又大利
資傭衛之饒誠備禦之長技也故嘉靖間賊將軍繼光
創立車營每營二十八輛車上安大佛郎機二架每車
見派軍士二十名分爲奇正二隊而鳥銃長刀藤牌火
箭無不畢具近陣則迭出制勝以之環衛軍馬一則可
以爲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誠爲有
足之城不秣之馬但所特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亦何
能獨禦哉

息關蔡氏曰嘗讀周詩有曰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則
其伐北者然也有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則其南征
者然也車固用兵所必需乎所以古者馳車一乘則
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則以載器械財貨衣食
之用以至天子之車見于六月之元戎諸侯之車見
于秦風之小戎二車皆藉以戰是爲兵車然車非所
以出奇而求勝亦以之拒禦求爲不可敗而已觀司
馬法曰先其車足之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不可以
得車戰之法乎自世下衰諸侯或以車逐利于原隰
草莽之閒于是有遮澮而止注水而止乃爲車戰而
用徒則鄭莊公始也寢車戰而用騎則趙武靈王始
也先王車制幾幾乎賢矣第去古未遠遺蹟猶存亦
間有用之者若魯僖若秦襄若楚子若宋華元未嘗
不恃車戰以爲利沿及漢代雖或用之而詳考其詞
大都行則載以糗糧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
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絞之法已不復存在晉則偏
箱車爲最著解李靖稱其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
來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深得古法今其制不可考然
自古車有兩箱而此車獨以偏箱名則其偏爲一箱

學海類編　三　九

可以載推矣蓋兩箱大車也一箱小車也惟其車之小故可行于狹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爲而終唐之世惟哥舒翰馬燧曾一再用之以成功若宋代郭固之式此馬燧之所制也吳叔之法衛青之故智也外此有黃懷信之圓全車王大志之遮電擊車范仲淹請造小車而不用大車沈括請用兵車而不藉民車似車制至宋而轉盛蓋緣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爲邊故利以車戰然必有石守信之智而後可以極築胠車之利有韓魏公之謀而後得箱車之用非是則勿漫言車戰也明則李賓請造之而不果行邱文莊詳議而不果用僅一于兒戚南塘然究未嘗試車以戰也則車戰之法其廢蓋已久矣茅安又書

歷代車戰攷略一卷

國朝張泰交撰泰交字伯谷陽城人康熙壬戌進士官至浙江巡撫是書皆剿宋晁後鄉山堂考索後集車戰編之文而稍附益之剏無考正如建列國車戰而齊侯伐衛之先驅申輅失載攷唐代而裴行儉之裨車李光弼之檑車亦失載攷明代而給事中李侃所奏之蠭車總兵官張泰所造之獨馬小車定襄伯郭登之仿古偏箱車皆不能徵引蓋不免於疎漏矣

清 平江蔡方炳九霞述

成周以夏官制軍而以大司馬命官以戎馬定井田之賦則知馬政之關于六軍至重矣考其制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而鄉師辨其牛馬之物均人均其牛馬之力騶師辨其六畜之種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句出馬四匹此國馬之政也校人則享王馬之政辨六馬之種物可馬者戎齊馬一物毛足一物齊者戎馬一物可供戎齊者道馬一物善于馳者田馬一物材下田供者駑馬一物田供者役者五良一駑因其材質高下毛色純駁而區分之獨給公家之用是爲公馬也惟天子有左右廄共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良馬三廄駑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良一廄駑馬三廄馬止用駑二種所以辨降殺爲閑防也而凡馬特牡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馬祖天駟也而執駒二歲月駒執駒之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秋祭馬祖始乘馬者頒馬也攻特四歲之牡謂不可乘也秋祭馬祖始乘馬者頒馬也冬祭馬步神之爲馬獻戎馬也而講馭夫執轡者也凡軍事物馬謂所其力而頒之其趣馬掌馴良馬而齊其飲食頒其六節趣讀爲趨趨行止趨疾徐之節也掌駕說之頒用馬之次第也辨四時之居治謂爲牧身所處之節也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謂驗其步以繫其疾知其所驗處而治之也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可牧馬之處禁止其擾牧牛馬而頒之牧謂授圍者以擾地也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以阜馬佚待用之不使甚勞也致駑三歲曰駑始乘也攻駒治其蹏也執駒等令近散其耳以竹括押扣耳項毋令害聽也掌教圉人養馬擇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擇圉人掌養馬各授圉師之子養馬如此其重且詳也造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于吠邱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曰嬴氏之先世非子實養馬有功于周其命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械器以田車攻馬同獵爲戰備之際魏武侯問吳起以若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涸陽夏則溫廢夏則涼廢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戰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可人親而可施勒御變之用此古人調養戰馬之法也漢初馬匹至百金天子不能具醇駟乃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以太僕掌輿馬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丞有龍馬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良馬三廄駑馬四令丞有龍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良一廄駑馬三廄馬止用駑二種所以辨降殺爲閑防也而凡馬特牡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馬祖天駟也而執駒二歲月駒執駒之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秋祭馬祖始乘馬者頒馬也攻特四歲之牡謂不可乘也秋祭馬祖始乘馬者頒馬也冬祭馬步神之爲馬獻戎馬也而講馭夫執轡者也凡軍事物馬謂所其力而頒之其趣馬掌馴良馬而齊其飲食頒其六節趣讀爲趨趨行止趨疾徐之節也掌駕說之頒用馬之次第也辨四時之居治謂爲牧身所處之節也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謂驗其步以繫其疾知其所驗處而治之也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可牧馬之處禁止其擾牧牛馬而頒之牧謂授圍者以擾地也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以阜馬佚待用之不使甚勞也致駑三歲曰駑始乘也攻駒治其蹏也執駒等令近散其耳以竹括押扣耳項毋令害聽也掌教圉人養馬擇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擇圉人掌養馬各授圉師之子養馬如此其重且詳也造穆王時有造父者以善御得幸王封之趙城其後有非子者居于吠邱好馬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孝王曰嬴氏之先世非子實養馬有功于周其命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之祀宣王中興內修外攘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械器以田車攻馬同獵爲戰備之際魏武侯問吳起以若卒騎之法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飽飢冬則涸陽夏則溫廢夏則涼廢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戰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然後馬可人親而可施勒御變之用此古人調養戰馬之法也漢初馬匹至百金天子不能具醇駟乃命民出算賦以備車馬而以太僕掌輿馬其屬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丞有龍馬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良馬三廄駑馬四令丞有龍馬四種無種戎卿大夫家四閑良一廄駑馬三廄馬止用駑二種所以辨降殺爲閑防也而凡馬特牡居四之一一牝足御三牡息馬之道也春祭馬祖天駟也而執駒二歲月駒執駒之也夏祭先牧始養馬者頒馬秋祭馬祖始乘馬者頒馬也攻特四歲之牡謂不可乘也秋祭馬祖始乘馬者頒馬也冬祭馬步神之爲馬獻戎馬也而講馭夫執轡者也凡

數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次出馬天下有亭亭畜字馬歲課息已又命民畜牧于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其息後又籍吏民馬補半騎馬至輪臺之認始修復馬令命無乏武備而都國二千石各上畜馬方略宣帝時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元帝時省苑馬以資困乏成帝時減乘輿廄馬後漢省約諸苑太僕屬官唯未央廄令一人後置騶令廄別主乘輿馬而伏波將軍援好騎射受相馬法于戍驼楊子阿育有天奠如龍行地莫如馬馬爲甲兵之本國之大用也安寧以別尊卑之序有變以濟遠近之難臣嘗受相馬骨法考之事驗效欲形之于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以傳後臣謹依儀氏騎中泉氏口齒喻氏脣舉丁氏身中備此數家嘗相以其法鑄之爲馬儀式有名馬式焉若順帝時置承華廄靈帝時世騶騄廄皆不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又于赤岸澤得隋馬三千徙之隴右乃命太僕卿張萬歲領之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歲列賦課功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以息至七十餘萬匹分布隴右涇寧間地廣千里爲千二百三十頃募民排以給芻秣後分爲四十八監地猶隘不能容乃析布河西廣饒之野牧焉凡監牧馬閑駒騭泉駒騼承華五監長夫以太僕而爲之名方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而萬歲掌馬久始于漢代非周官本職也文帝時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置太僕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至武帝時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于是馬寖多而無牧益監于嵐州及萬歲廢而馬寖耗乃令王毛仲亦能于隴其始官時馬僅仲領內外閑廄尋其事毛仲亦能于隴其始官時馬僅二十餘萬匹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又突厥款塞歲

許互市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左右牧之馬乃益壯其後諸軍戰馬動萬計而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布牧諸道者百倍于縣官別將較亦各以其私備馬而馬又盛後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選其良聚之范陽故兵力雄天下而遂反而苑監所畜馬皆沒歲市吐蕃馬皆瘠脊薄蹄不可用代宗用魚朝恩言至大括城中百官士庶馬以供儀宗伐蔡命中使以絹萬匹市馬于河曲蓋其衰也宋之馬政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羣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其官司之規則太祖初道左右飛龍二院以二使領之後改爲天廄坊又改爲騏驥院以天駟監隸焉而諸州監牧並廢馬不蕃息于是始置養馬務二又興苜蓿馬務四爲牧圉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而閑廄馬始備太宗時詔市吏民馬以備征討及平太原得汾晉燕薊馬四萬二千匹而國馬乃益多始分置諸州牧養之真宗時置估馬市司凡馬市掌辨其良駑牢其直以分給諸監監凡十有四景德時置羣牧使凡廄牧之政皆聽命焉諸州有牧監則知州之通判兼領之大中祥符閱立牧監賞罰之令于馬政亦極其簿書迫元昊發難國馬不足乃大括京畿京西淮南陝西馬以充之至和中歐陽修爲羣牧使言今馬政皆因唐而馬息耗與唐異者其利病最顯類可殫舉也唐牧地于焉耆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薄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于樓煩此唐牧監地也今或陷于敵或爲民田皆不可復惟河東路石嵐之閒寨山汾河之側廣水草以往迹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可得復也臣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嵐石之閒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緣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閒地頗統順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地饒水草可興置監牧者以聞而不宜馬諸牧監宜可罷去子下其奏議如修言是時計內外坊監牧地總六萬八千頃諸班軍又三萬九百頃至治平中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行新法散國馬于編戶開封府及五路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其貧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給以監牧見馬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襄遂盜賊之外乘械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其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保四等以下十戶爲社保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戶馬斃補戶馬之法始此而監苑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與馬于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耕之皆可繁息予既不繁息安可繼予而言不見用彥博又言馬死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騙迫遂力請卒行之未幾用提舉禁確言增開封府界戶馬數民益病之元豐中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收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月上所買數于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七年京東提刑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免保甲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二十匹置提舉保馬官限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教足于是戶馬望爲保馬矣元祐中罷保馬之政追邊隙開而馬途不耕之地往往而是其山川深緣地高寒宜馬及京西唐汝之閒地頗統順可牧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博訪舊制而榷行括馬之命以禦敵而汴宋亡矣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孳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提舉俄廢四年又置提舉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監于臨安之餘杭南蕩而民困已極國用復闕遂專特命宗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諸蕃所貢綱五十匹諸蠻今黎敘等五州軍所產是也其三曰戰馬生于西邊今貳負于賞格以多爲賞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其折變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習之至則隨死域叶市馬于邊徼可謂也責馬于民不可謂也講求阿政者可不加之意耶明初設太僕寺于滁州後定北都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南太僕寺主之其後改之順天等府暨山東河南馬政北太僕寺主之其後南州縣漆設佐貳官專民馬之政在外則設行太僕寺三苑馬寺三千山西陝西遼東各轄六監二十四苑惟遼東一監二苑咸寧卿貳爲凡馬政曰民牧曰衙牧曰京府寄牧萬牧地曰草場曰荒地曰熟地嚴其禁令而封表之凡牧人曰愚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召募曰抽邊軍皆藉而食之凡民牧人視其丁產而授焉其種馬牡十二牝十八牡牝五歲而徵駒曰備用馬齊其馬力以給邊邊馬足則寄牧于畿府而府何七不宜馬及人民耗者征馬金凡馬駒十八年而免定頭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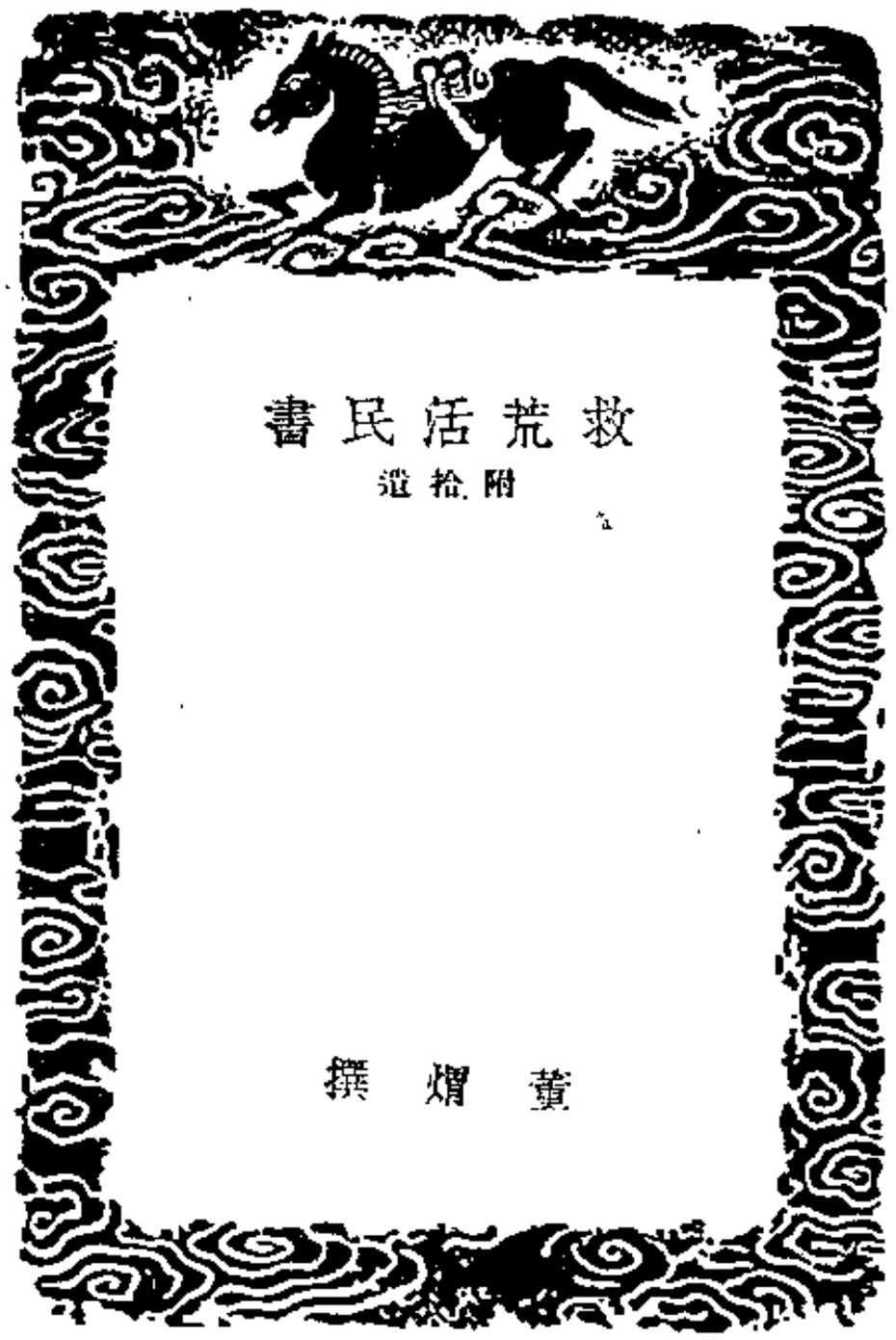
重駒而籍之報駒有常期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
時省之三歲乘烙借御史二人印烙凡草場歲徵其租
金以佐牧人市馬其種馬之數上苑萬匹中苑七千匹
下苑四千匹不及則出帑金市之又于四川陝西立茶
馬司五以茶與諸番易馬其法上馬茶百斤中馬七十
斤下馬五十斤以爲常洪武初江南以十一戶共養一
馬江北鳳陽廬滁和戶養一馬帝念其不均命江北民
增五戶養一馬戶仍給鈔三百貫優之永樂中太僕卿
楊砥言近馬稍息牧養之人請命民十五丁養種馬一
匹立羣頭一人五十匹立羣長一人養馬之家歲免其
粮草之半凡種馬倒死孳生不及數俾賣價焉蓋微末
照南保馬法意行之遂世爲北方患仁宗時兵部尚書
李慶言民馬益蕃散之衛伍操用尚餘千羣今遠近方
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匹命太僕歲徵駒如民間
大學士楊士奇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方
面都守次者不自執事令投之牧馬以蘇民困何其眞
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馬矣帝乃止
成化中河南南直隸旱詔免今歲比較草生馬時承平
既久馬漸爲民困而邱濬陳牧馬之害曰國家監牧之
法原宋行之于內地今則于民于邊方其蕃育生息雖
不及往古而害固未及于民也若內地編戶養馬之弊
殆甚于照南則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
之且免其饋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則計丁養馬及
數者與之不及數者取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而
粮草戶役徵輸如故況宋人所謂保甲者不供他役今
則科馱徵役非止一端而又于都邑正佐之外加設專
官里社之外別立羣長民以一身而當二役臥爲人而
養復爲馬而役既供芻粮以給公家之用後備芻秣以
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又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
必責償一馬之斃未償而一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依而
嗣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之者愈難死者日繼而償之
者無已民安得而不窮且盜也夫使百姓竭力破產以
供馬而官得其用猶可言也今所養之馬率皆小弱羸
劣之下乘使馳逐數十里固已頓憊矣況望其驍騰奮
蹶乎是官民胥失之也宏治中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固
初中外衙所各有放牧草場而在京師不下數千餘頃
夏秋收放郊坰冬春支料餵飼而後馬壯可用也今爲
親藩勢要所占閒爲軍民冒耕馬無所放牧于是命給
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官清查草場未侵已侵成田者計畝收銀發太僕寺寄庫以候買馬著爲
令當是時陝西牧馬草場止存六萬六千頃有奇計爲銀二
軍止七百名有奇牧養馬止二千八百匹有奇每年
大壞都御史楊一清講求故典修舉茶馬之法初自宏
治十年至十五年開止易馬五千四十三匹而茶
足邊軍困于貿馬一清奏復金牌私制禁私販稽官茶
四年開共易馬萬九千七十餘匹而茶尚積四十五萬
餘斤靈州大小鹽池增課引五萬九千有奇計爲銀二
萬七百六十兩有奇貯慶陽府頭庫以給買馬于是定
開城安定爲上苑慶甯爲中苑清平爲小苑通六苑之
數除歲給軍騎操外可常牧馬三萬三千五百匹足支
陝西三邊之用夫茶易番馬給軍固濟邊用而風土異
宜緣牧雜遝又請收買內地馬不慮其直馬習水土宜
可使息蕃蓋是時草場地復牧軍數增城堡相望苑廄
羅列稽考孳生之法甚設邊馬歲俵給甚夥而邊
民以養馬蔽又貲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

紓一清懼後無專官制復圮也于正德初具疏言陝西
延綏甘肅肩邊關重鎮軍務所急莫先于馬乞巡茶御
史勅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等官專聽提調約束庶幾
事得專理可責成功于是巡茶御史兼馬政始此嘉靖
中蘇松巡撫都大立條奏江南養種馬之害言太祖定
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而大江之南不便養馬
設太僕寺于滁陽領牧而廡天等府每十一戶止養馬
一匹又給牧地免差徭以寬之永樂中始計丁養馬成
化中又官收地租召募以江北水荒馬將若江南府
扇甚夥而民困漸及明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遞來入
戶逃亡槩派丁田由辦而單丁下戶亦不免焉害一馬
頭中另編羣長歲斂貼戶銀三十兩羣長外又編獸醫
歲斂藥餌銀十三兩害二官徵地租敵無隙地求牧與
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四五六兩害三江南地鬼而
馬性惡濕歲倒指什二三間罹賠償又不下二十兩害
四每季印烙官有常例吏胥里老有紙劄供應害五寺
備用馬匹費銀三十兩赴南部者匹五十兩解赴付
京者倍之害六況水旱頻仍海防愈急民有菜色而望
雲錦之成宮人裁草根而欲芻秣之常給何可得也今
若革之民閒歲省郡長貼戶銀及獸醫工食入千餘兩
省草料點烙罪瞻賠償銀一有二萬餘兩又歲省管馬
通判主簿俸薪等費數百兩種馬一匹倣通州例徵銀
二十兩官可得銀一十九萬九千餘兩而借用馬匹牧
地子粒銀初不以革種馬少損也爲利已不貲矣時御
史雖復執奏以爲不當革而歸有光亦建議曰國家令
民養馬蓄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倘爲也
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

何以馬爲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慮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逢併之田悅可矣而又何以責之馬曰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慮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倭于是民不以養馬爲慮而以買倭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逢移之于河北今又變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寬民之輸銀而非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于養馬而徵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奸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反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徵願以銀買倭至或牧其孳字絕其游牝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欲講明馬政則江南折色可也最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荐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曾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使民得寬其力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爲己馬舊制猶可復也蒼弛草地而增牧之息繁矣卿編戶恣芻牧而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嘗試旰衛討之夫天下非小宥也往古宜馬之地盡瀕而有也隴右金城岐幽涿甯唐人監牧之地故在也而冀代最產馬爲帝畿中原平曠一望萑葦夫孰非牧地者春秋魯衛漢唐全盛時嘗用之矣誠令責鄉監通知馬政者勘實牧地諸西北宜馬之鄉山林原隰民業不耕者盡蒐馬而廣畜之牝字順其時騰放調養盡其道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立爲一定之法而又愼擇其官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斯邊圉得馬之用何也如牧之在民者則于每縣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村爲一大廠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家爲一小廠每廠長老者一人爲廠卒每廠各設馬戶每就小廠每廠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爲廠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廠卒每廠各設馬房倉囷及長槽大鐺每歲春耕之候廠長徧論馬戶每馬一匹者種稗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緩急之際廠長及廠老計畝收之稗草料豆若干束緩急之際廠長及廠老計畝收之稗草料豆不種者罰收獲之際廠長及廠老計畝收之稗草料豆不種者罰收獲之際廠長及廠老計畝收之稗草料豆以飼馬而豈之貧卽以爲煮豆之用拔日而出之歲終其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卽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凡馬始生卽書其月日別其毛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曉馬事者定爲養馬之式以示之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罰其房孕必其道其說家自爲養者大不同矣至倭散之于民在邊地則牧之于軍而專易之于西番者明也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歷數而見焉按成周之制邸舍歲取馬四匹平時則官給芻居閒則每匹免三人之算有事則每匹當三人之算有事則每匹當三人之卒內都行之後則自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庶民之望復卒也難矣縱民畜牧而官不復禁之故爲民則致遠皆俾就近攢餧本管頭目親行點視爲法不許變賣凡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開領草料則嚴馬千匹邊郡行之後則官假馬母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知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官者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市值則給錢以市矣至府兵漸壞兵食難致給之于監牧則給馬以用矣始張萬歲督其政馬之蕃庶至以一縑易一馬後王毛仲修其法馬各成羣至望之如雲錦官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宜于通城中擇空閒地爲官而給于民者然也宋有非衛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馬殿不分衛所除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每日違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筆就彼人爲廠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廠卒每廠各設馬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而尤在重罔寺之權愼牧卿之選復陳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則雲錦之盛匪降自天而淵鑒之心奚獨在古也哉

息關蔡氏曰歷考古今馬政之蠹其官民通牧者周也其于民而用于官者漢也牧于官而給于民者唐也其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在民而又市之于邊境者宋也其內地則散之于民在邊地則牧之于軍凡一歲游牝騰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罰其房孕必而專易之于西番者明也其得失利病有不難歷數而見焉按成周之制邸舍歲取馬四匹平時則官給芻居閒則每匹免三人之算有事則每匹當三人之卒內都行之後則自封君而下以次出馬庶民之望復卒也難矣縱民畜牧而官不復禁之故爲民則致遠皆俾就近攢餧本管頭目親行點視爲法不許變賣凡及不及數者罪之其開領草料則嚴馬千匹邊郡行之後則官假馬母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病知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官者然也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市值則給錢以市矣至府兵漸壞兵食難致給之于監牧則給馬以用矣始張萬歲督其政馬之蕃庶至以一縑易一馬後王毛仲修其法馬各成羣至望之如雲錦官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宜于通城中擇空閒地爲官而給于民者然也宋有非衛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內地官軍馬殿不分衛所除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者專一餵養每日違官點視哺時則檢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筆就彼人爲廠老無力不能養馬者數人爲廠卒每廠各設馬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而尤在重罔寺之權愼牧卿之選復陳馬政都憲之舊久其任而綜覈其成則雲錦之盛匪降自天而淵鑒之心奚獨在古也哉

蕃則市于邊郡夫蓄之于民則馬多繁殖而民且受
其害不若市之于邊爲利市之于邊則費日增加而
蓄實享其利不若養之于官爲尤利故特重內外監
牧之職卽蓄之于民亦不過聽民之蓄養市以本值
如祥符之令民能蓄馬與免二丁如嘉祐之令民何
憚而不從柰何熙甯大臣誤聽曾孝寬之說棄文潞
公之議行戶馬之法又甚而爲保馬之法而民困始
極矣熙豐以擒山之利易充廐之良猶足爲濟用良
策乎然始也市茶易馬分任其事後始專官以兼任
之其法迄今不變此宋制之得失有然也明則有民
牧之者所以給京師之用有軍牧之者所以給邊方
之用其以茶易之于番者亦以給邊方所不足也夫
民牧行于內地雖有司提調孳牧之事而馬戶另籍
他役勿擾歲免其半是以民得養馬之利而馬日蕃
後則民有編番之害有二役之害有簡退之害有倒
烙之害有賠償之害于是補馬之家許令輸銀一切
折色之說遂出之起矣而又草場有子粒之徵課駒
有貿依之例民乃有賣妻鬻子而不足償者其不趨
于流徙死亡不止矣此內地馬耗之由民牧之苦也
若邊地之馬所係最重而給馬之時所與未必良馬
之從飼之未必飽或從軍懼敵故牧之以趨征或
臨敵帶傷飢棄之飼賦又或未嘗臨戰出陣而老死
槽櫪之閒皆貧令賠償夫貧士卒之力以爲國防寇
又責士卒之財以爲官償馬以每歲賜子之衣糧不
足以賠逮年倒死之馬匹則是以不戰之馬而坐困
可用之士此邊地馬耗之由軍牧之苦也至番市所
得之馬或多商長面奄奄得斃者或牟齒稍壯則必
餓之數日飲以泥沙或暗傷其筋舌往往市入廠而
倒死者相籍數萬金錢曾不得匹馬之用良可惜已
第番馬之佳者則上下山坂出入溪澗至捷也風雨
能勞飢渴不困至健也取彼長技充我騎操陰令耗
匿明收實效則又老成籌邊之至慮也況彼之得茶
不足爲害而我之得馬深足爲用故其法不可得而
議也此明制之得失有然也今日者川陝茶馬之利
在所當行而南北俵散之弊亦所當革必也倣監牧
之制而圖師以善之校人以視之秣飼以時部轄有
方則無地非渥洼之種矣必貿市于外而賤粜于內
也故方炳文書



救荒活民書

附拾遺

董煟撰

序

臣聞水旱霜蝗之變。何世無之。然救荒無術。則民有流離餓莩轉死溝壑之患。臣不才。幼嘗竊慕先朝富弼活河朔飢民五十餘萬。私心以爲賢於中書二十四考遠矣。因處閒暇。熟視民間利病。與夫州縣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異時獲預從政。願少攄活民之志。於是編次歷代荒政。蓋爲三卷。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鑒可戒。可爲矜式者。以備緩急觀覽。名曰救荒活民書。然半生奇塞。晚叨一第。而憂患煎心。齒髮踈落。深恐溝壑之資。不任風雪。則臣之志無由獲伸。謹繕寫進呈。伏望聖慈萬機餘閒。俯賜乙夜之覽。倘或可備採擇。乞賜奏旨施行。州縣庶幾上助九重惠澤黎元之萬一云。臣董煟謹序。

救荒活民書提要

救荒活民書三卷。宋董煟撰。煟字季興。鄱陽人。紹熙五年進士。考知瑞安縣。是書前有自序。謂上卷考古以證今。中卷條陳救荒之策。下卷備述本朝名臣賢士之所議論施行。可爲法戒者。書中所敘。如以常平爲始自隋。義倉爲始自唐太宗。皆不能遠考本原。然其被常平粟米之數。固陰書所未及。志也。其宋代蠲免侵郵之典。載在宋史紀志及文獻通考續通鑑長編者。此撮其大要。不過得十之二三。而當時利弊。言之頗悉。實足補宋志之闕。勘分亦宋之政令。史所失載。而此書有焉。他若減租貸種。淳熙郵災令格。皆可爲史氏拾遺。而宋代名臣救荒善政。有稗實用者也。

救荒活民書卷一

宋 董 煟撰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煟曰。唐虞之時。國用尚簡。上之人取于民者甚少。凡山澤之利。蓋在於民。故當阻飢之際。特使通融有無而已。今世民困財竭。則通融有無。須上之人有以考之。然規模淺陋者。猶滯於一隅。殊失唐虞懋遷之意。

湯旱而禱曰。政不節歟。使民疾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以不雨而至斯極也。

煟曰。公孫宏以湯之旱。爲桀之餘烈。遂有以啓武帝之玩心。大抵天變。如父母之震怒。爲人子者知其雖非在己。亦當恐懼敬事。以得父母之懽心。成湯聖人。平時豈有此六事。然必一一以爲言者。所以見其敬天之至也。況未至成湯者。可不自責哉。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煟曰。周禮救荒。以散利薄征居其首。今之郡縣。專促辦財賦而諱言災傷。州縣之官。有抑民告訴者。檢視之官。有不敢報傷分數者。非不識古人活人之意。顧亦迫於諸司之征催。有所不暇計慮耳。然以生民赴稷爲念者。忽無策以處之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煟曰。誰按注云。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疾疫也。移民者。降災賦也。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粟。粟至移民粟之舉。正得周禮救荒之遺意。而孟子不取者。非不取未此也。特譏其平居無事。不能行仁政。徒知罪歲而已耳。

道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鰥寡。厄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都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煟曰。今之義倉。蓋得道人委積之遺意。然散貯于鄉里郊野縣都之間。故所及者均遍。比年義倉。專輸之州縣。一有凶歉。村落不能遍及矣。今有仁人在上。安保其無復做此意而行之者乎。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煟曰。古稱九年之蓄者。蓋舉士庶民通爲之計。固非獨豐廩庾而已。後代失典籍備儲之意。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不知國富民貧。其禍尤速。今州縣有常平倉。有義倉。朝廷諸路。又有封樁米斛。至於大軍倉。豐儲倉。州倉。縣倉。皆不與焉。但賦斂繁重。民間實無所蓄耳。然官之所蓄。又各有司存。而不敢發。動致積爲埃塵。蓋亦講求古人凶年通財之義乎。

宣王承厲王之烈。而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詩曰。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又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

煟曰。嗚呼。不舉靡愛斯牲。說者謂懇安人心。然山川禱祠。從古有之。亦見古人憂畏之切。至於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非常時有質恵及民。安能如是。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恵。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絕。

煟曰。古人賑給。多在季春之月。蓋舊麥未登。正宜行恵。非特飢歲。

隱六年。京師來告急。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莊二十八年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煟曰。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然同盟之國。猶有救患分災之義。未嘗過糴也。今之郡縣。不知本原。但不容米下河出界。回視春秋列國。爲有愧矣。

國語。晉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鬻名器。濺寶財。恤民之殄病是務。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於是以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救敝邑。

煟曰。饑荒之年。古人雖魯圭玉磬。皆不敢惜。猶以請糴。今常平義倉。本備飢荒。內帑之積。軍旅之外。

本文凶年荐臻而不發誠未考古耳
僖十二年冬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粟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小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而糴之故雖遇饑僅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烟曰今之和糴其弊在于籍數定價目不能視上中下熟故民不樂與官爲市所爲患者吏胥爲姦交納之際必有謀求稍不滿欲最折豁賠之思紛然而起故糴貿之官不得不低價滿量豪奪于民以逃嘖責是其爲糴也烏得關之和哉至於已糴之後又不能以新易陳故積而不散化爲埃塵而民間之米愈少也洪食貨志曰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其利焉誠哉是言
烟曰有無相濟眞救荒之良法今州縣各私其民官司各私其職莫肯通融異縣貯儲不恤鄰邑衰歉與接粟之斂諸侯並起民失業作而大饑錢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饑民就食蜀漢文帝後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澤發倉廩以濟民
烟曰宣帝本始三年旱後漢章帝元年旱並免民租稅漢家救荒大抵厚下景帝後元二年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阜衣七緡布止馬春爲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
烟曰謹按曲禮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羊工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曰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盛樹不塗鬼神饗而不飽古人救荒之政凡可以利及于民者靡不舉舉景帝所行皆得古人救荒之遺法所以與文帝並稱爲賢君歟
謹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腹飢不得食腐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故務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烟曰陸贄嘗謂國家救荒所費者財用所得者人心今錯謂腹飢不得食雖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安能以有其民此意惟贄得之
錯建言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又言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時赦勿收民租如此則德澤加於萬民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其後上郡以水旱復修賣爵令
烟曰國家賑濟之費非不明白五千石承節郎進士迪功郎四千石承信郎進士補上州文學然近年州縣行之無法出粟之後所費不一故民有不願就者也
齊威因諸侯之會而預戒之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烟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識見施爲與俗吏固不同也黯時爲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旱束手坐視厲氣不敢專決視黯當內媿矣

元封元年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

煽曰桑弘羊領大農作平準之法于京師令遠方之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盡器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萬物不得騰踊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當時議者猶欲烹之謂奪民之利傷和氣也今民利無遺矣而聚斂之臣默思宏羊可烹之語可不寒心哉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徙流民於邊丞相石慶上書乞骸骨上詔報切責之

煽曰流民移徙誠當安集勢來乃欲徙之於邊固非良策顧乃切責宰相武皇救荒之術踈矣本朝富強青州賑救流民視漢家遠甚

武帝元鼎元年詔曰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道將士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賑飢民免其死者具舉以聞

煽曰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其通融有無不濟於一隅與近來州縣配抑認米賑糴有間矣是時師旅宮室百役並興而疲民之心其切如此武帝所以異于秦皇也

宣帝五鳳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

煽曰漢之常平止立於北邊李唐之時亦不及於江淮以南本朝常平之法遍天下蓋非漢唐之所能及也

元帝即位大水旱地饑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官常平倉可罷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

煽曰鹽鐵可罷而常平不可罷但蠲革其弊可耳今乃遽能之過矣元帝之失豈特優柔無斷歟

王莽時南方枯旱使民賣水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又令飢人掘鳧茈食之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盛養婿院以糜之吏盜其糜飢死十七

煽曰木豈可煮以爲酪莽之規模如此其國日敗亡也宜哉

後漢建武六年春詔曰往歲旱蝗蟲爲災人用困乏其令郡國有穀者糜給永興二年詔五穀不登其令郡國種麻菽以助人食

煽曰飢年食獸根煮野菜拾橡子採聖米凡可以度命之計者隨所在而爲之無遺力要是上之人當有以通融之使下無過雜抑價閉糴之患斯爲上也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三十餘郡貧民開倉賑給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糜之永初二年遣光祿大夫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食不可勝紀自陛下即位京城兩京置常平雖頻少雨澤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

煽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漢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穀請糶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鑒戒此弊乎

大歷二年秋霖損稼淮南令劉藏秀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普博豈淮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敎視之指

問其留意者不過漳滏河渡勸抑使還豈知粟已破潰歸無自安之路矣回視所過郡國皆廩之者寂不愧哉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以賑之

五年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之孫權赤烏三年民飢詔遣使開倉廩賑貸

晉武帝泰始三年青徐兗州水遣使賑恤

煽曰人主身居九重每患下情不能上達故遣使若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者所過無煩擾本朝諸路遣使一有水旱而諸司悉以上聞矣此其享國之長所以過于前代

隋文帝開皇三年遣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之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者所過無煩擾本朝諸路遣使一有水旱而諸司悉以上聞矣此其享國之長所以過于前代

隋文帝開皇三年遣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賑貸之孫權曹操立國之初禮儀簡略故使者所過無煩擾本朝諸路遣使一有水旱而諸司悉以上聞矣此其享國之長所以過于前代

隋文帝開皇三年遣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煽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久不發化爲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近有臣寮奏請虛立法太重而上下蔽蒙虛文爲害乞令州縣各具見在常平錢米實數與提舉司差官盤盡檢點自今日以後不許他用而盡赦其日前支移之罪庶幾緩急之際不至有誤其說可行也

煽曰今之常平義倉多藏米而少藏粟故積久不發化爲埃塵非但支移之弊而已近有臣寮奏請虛立法太重而上下蔽蒙虛文爲害乞令州縣各具見在常平錢米實數與提舉司差官盤盡檢點自今日以後不許他用而盡赦其日前支移之罪庶幾緩急之際不至有誤其說可行也

唐太宗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來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特其富饒多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唐太宗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來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特其富饒多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煽曰蓄積藏于民爲上藏於官次之積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不支動化爲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煽曰蓄積藏于民爲上藏於官次之積而不發者又其最次太宗咎隋文積粟起煬帝之侈心其規模宏遠不樂聚斂可知矣近世救荒有司鄙吝不敢盡發常平之粟至於豐儲廣惠等倉又往往不支動化爲埃塵諒未悉太宗之意

關中旱饑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爲贖之歸其父母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敕天下其略曰若使百姓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

煽曰王者以得民爲本凡此舉動皆足以得民之歡心太宗眞至治不世出之主哉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肝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煽曰太宗誠心愛民觀其祝爲民受災何疾之避之語其愛民之心眞切如此宜其一念感通蝗不能爲害也

太宗置義倉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元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發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自陛下即位京城兩京置常平雖頻少雨澤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德宗納其言

煽曰常平和糴救荒實政然嘗觀漢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穀請糶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今之和糴者可不鑒戒此弊乎

大歷二年秋霖損稼淮南令劉藏秀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普博豈淮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敎視之指

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指窮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潮海浦尉。

期曰。代宗敕言。眞得人君之體。然今之縣令。孰無疑民之心。願惟一有荒歉。縣道固難支吾矣。而上司責令賑救。供報紛然。費擾不一。又有使者不時巡按。吏緣誅求。小不如意。即妄坐事端。由是日椿月解。盜難辦集。今須上官先約見此弊。上下同心。勤恤民隱可也。

貞元十四年。旱。民請蠲免租。京兆尹韓皇。盧坦。劉昌。皆已空秦。不敢實其後事聞於上。貶撫州司馬。

期曰。旱傷所當賑恤。儻不蠲租。則催科日迫。而民必思亂。其禍有不可測者。韓皇之貶也宜哉。

元和間。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將行。憲宗戒之曰。朕宮中用扇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輩當深體此意。

期曰。洪範云。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謂之作民父母。當以斯民爲念。憲宗云。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非惟識人君之體。正與洪範父母之意合。

時州縣或遇災傷。南次差官檢覆。使生民先被騷擾之苦。然後蠲租入之數。所得幾不償所費矣。

宜以乾德之詔爲法。

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言請蠲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蠲糜以給之。國馬以芻粟可矣。

期曰。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孟子曰。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聖人貴人賤物如此。肌荒之年。其忍以菽粟給馬哉。

咸通十年。陝民訴旱。觀察使崔鐬指庭樹曰。此尙有葉。何旱之有。秋至。民怒。作亂逐鐬。

期曰。水旱災傷。而不知以民爲念。其禍必至於此。昔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若鐬者。失其所以爲民之義矣。安知輔上之德哉。

德宗時。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人。自關東至海大旱。多蝗。皆盡。貧者以不及矣。朕以災診蠲租。正爲貧民下戶。豈以多少爲限耶。獨慮諸州不曉此意。當徧被之。

期曰。自田制壞而兼幷之法行。貧民下戶極多。而中產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狽無策。祇有流離餓莩耳。今眞宗以災診蠲租。正謂貧民下戶。此非聖謨宏遠。灼見閭閻之病乎。

大中祥符中。滄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眞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蒙恩。此意當徧被之。

期曰。自田制壞而兼幷之法行。貧民下戶極多。而中產之家賑貸之所不及。一遇水旱。狼狽無策。祇有流離餓莩耳。今眞宗以災診蠲租。正謂貧民下戶。此非聖謨宏遠。灼見閭閻之病乎。

大中祥符中。滄州上言。民訴水旱。二十畝以下求蠲租者。所傷不多。望勿受其訴。眞宗曰。若此。貧民田少者常不蒙恩。此意當徧被之。

期曰。祖宗之時。上供之米。猶每歲截留以備賑濟。則常平義倉。無所容惜可知矣。然則祥符之詔。可不端拜而大書乎。

仁宗初卽位。乾興元年十二月。以京城穀價翔貴。出常平倉米。分十四場。減糶以濟貧民。歷元年十一月。以京城穀價湧貴。發廩一百萬石。減價出糶以濟貧民。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使。出常平倉米。減價以濟貧民。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曰。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糴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

期曰。昔蘇軾論救荒大計。全在廣糴常平斛斗。若乘饑食之際。使行減價出糴。平準在市。米價則人皆受賜。亦可免流移之災。此外更無長策。若巡門儉米。關街散粥。終無救於饑餓。其俵散之利所及者狹。不如出糴之利所及者廣也。觀此。則知蘇軾所論。眞得祖宗之遺意。但當推行村落。尤爲盡善盡美耳。

仁宗皆謂頃者江南歲饑。貸民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倚閣。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遣使安撫。姑以事聞。不爾。則民間之弊無由上達。其悉蠲之。

焴曰。李沆每和奏對。皆以四方水旱盜賊爲言。范仲淹每奏對。皆以天災人事爲言。上曰。朝廷之政。寄于郡縣。郡縣之政。寄于守令。守令宰之官。最爲親民。民無災傷。尙當存恤。況有災傷而不爲管理。豈有心于恤民乎。主簿趙師錫。閻錫九斤。司戶鬼舜之。錄事參軍周約。判官鄧琬。各罰銅八斤。通判王嘉錫。罰銅七斤。知縣害守臣。衙替。上謂左右曰。所以必行罰者。欲使天下官吏。知朝廷恤民之意。

焴曰。祖宗之時。州縣災傷。不時差官檢踏。雖主簿司戶。至微之官。姓名亦徹于上。至勞聖斷賞罰。可見下情無壅。聖主留意飢民如是也。

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愁惻。蠲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地方亦荒政急務。宜卽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卽位以來。累年豐稔。民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于是中書條奏。請減賑恤。

焴曰。神宗皇帝每遇水旱。憂見容色。至云此豈小事。聖主憂民。誠如此。社稷安得不久長哉。

熙寧間。京師久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讒言。參于上聞。而阿諛蔽欺。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焴曰。隆按是時韓維知制誥。京師旱。上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災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嘗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近日數內諸縣。皆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發自英斷。過而蠲之。人不犹愈于過而殺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詔。

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更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以賑濟飢民。六月。詔常平倉司衙州封樁糧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焴曰。以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濟飢民。此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饑歲。上戶力厚。可以無飢。下戶賑濟。粗可以免飢。惟中等之戶。力既不逮賑。又不及。最爲狼狽。今以數萬石貸中等戶。國朝救荒。尤憫人情如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並聽保結。經所屬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輒強逐。

焴曰。近年江浙流移之民。過淮上者。接踵于道。暨至失所。悔恨欲歸。無策。愛愁而死者。不可勝數。然則熙寧之詔。州縣宜倣之以爲法。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闕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爲盜者多。實可矜憫。若不優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擒捕。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戶。鄰差待闕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賑濟。道殣無

聞者。

焴曰。富民有米。本欲糶錢。官司迫之。愈見藏匿。須當有術以出之。其術謂何。臣於勸分抑價篇論之詳矣。

熙寧間。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愁惻。蠲罷保甲方田等事。以謂地方亦荒政急務。宜卽施行。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卽位以來。累年豐稔。民之旱暵。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于是中書條奏。請減賑恤。

焴曰。神宗皇帝每遇水旱。憂見容色。至云此豈小事。聖主憂民。誠如此。社稷安得不久長哉。

熙寧間。京師久旱。下求直言之詔。其略曰。朕之聽納。有不得于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讒言。參于上聞。而阿諛蔽欺。以成其私者衆歟。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

焴曰。隆按是時韓維知制誥。京師旱。上曰。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災傷。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嘗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近日數內諸縣。皆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傷之際。重罹此苦。願陛下發自英斷。過而蠲之。人不犹愈于過而殺人也。神宗感悟。遂下詔。

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更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與修水利。以賑濟飢民。六月。詔常平倉司衙州封樁糧四萬九千餘石。貸共城獲嘉等三縣中等闕食戶。

焴曰。以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濟飢民。此以工役救荒者也。凶年饑歲。上戶力厚。可以無飢。下戶賑濟。粗可以免飢。惟中等之戶。力既不逮賑。又不及。最爲狼狽。今以數萬石貸中等戶。國朝救荒。尤憫人情如此。

熙寧八年正月。詔曰。方農作時。雨雪頗足。流民所在。令州縣曉諭。丁壯各願歸鄉者。並聽保結。經所屬給糧。每程人給米豆一升。幼者半之。婦女準此。州縣毋輒強逐。

焴曰。近年江浙流移之民。過淮上者。接踵于道。暨至失所。悔恨欲歸。無策。愛愁而死者。不可勝數。然則熙寧之詔。州縣宜倣之以爲法。

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闕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爲盜者多。實可矜憫。若不優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擒捕。陷溺其良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路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孤貧戶。鄰差待闕得替官。就村依乞人例賑濟。道殣無

主官爲收瘞之

煽曰凶年饑歲細民得錢亦可雜糶他物以充飢腸神宗詔登當申錢幷省倉米等第給散蓋虛米不給足而糴之以錢眞得救荒之活法然國家所失者財用而所得者人心陸贄之言惟神宗得之

政和七年九月手詔州縣遏糴以私擬內殊失惠養元元之意自今有犯必罰無赦

煽曰嘉祐四年詔諸路運司凡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至此復有是詔非州縣不能奉行蓋俗吏識見淺狹者多也

建炎二年七月十九日御批大水飛蝗爲害最重之處仰百姓自陳州縣監司次第保明奏聞量輕重與免租稅

煽曰水旱檢放止免田租而已今御批欲與免稅政合唐人免調之意高宗眞中興聖主哉

紹興中福建帥臣奏乞措置拯濟事高宗曰拯濟爲貧民近世拯濟止及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令措置州下縣縣下之鄉雖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則貧民霑實惠矣

煽曰賑濟當及鄉村嘗于義倉論之詳矣然嘗聞蜀之寇作臨汝侯喜羅研曰鄉蜀人何樂爲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爲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二三各令有五母雞一母彘牀上有百錢瓶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後將不能一夫爲盜蓋賑濟不及村落其弊如此高宗論拯濟謂幽僻去處亦分委官屬必躬必親所謂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者歟

紹興間戶部尚書韓仲通乞以上供之米所餘之數歲儲一百萬斛別廒貯之遇水旱則助軍糧及減收糴號豐儲倉詔從之上曰所儲遇本旱誠爲有補非細事也

煽曰豐儲乃上供所餘本備水旱助軍食耳後之經國用者倘遇水旱可不明立倉之本意哉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欠宰執擬令戶部具有無損蠹計上曰止令具數便于內庫撥還脫平時撫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耐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復何所惜

煽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不知私藏爲意也高宗撥內庫錢除被水下戶之積欠且曰本是民間錢卻爲民間用復何所惜眞王者之度歟

紹興戊寅戶部傅郎趙令衿請將州縣義倉陳米出糴右僕射沈該等言義倉米在法不應糴糴恐失預備上曰逐郡自有米數若盡糴十之三椿其價次年復糴亦何所損

煽曰義倉本民間所寄在法不當糴錢但太陳腐則不可食高宗令椿其價次年復糴與今之糴錢移用者有間矣

紹興間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曰祖宗義倉以待水旱最爲良法州縣奉行不虔浸失本意或遇本旱何以賑救可令監司檢視實數補還侵失

煽曰屢言義倉本民間以義捨率寄之于官凶荒水旱直以還民不宜認爲己物吝而不發也高宗

詔義倉之設所以備凶荒水旱又令檢視實數補還侵失大哉王言矣

孝宗乾道御筆有今春闕中艱食朕甚念之向時諸處賑濟多止及于城郭而不及鄉村甚爲未均卿等一一奏來

煽曰韓愈詩云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飢我欲進短策無由到丹墀甚矣中亦云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燈不照羅綺筵只照逃亡屋蓋傷上之人不恤下也今孝宗慮賑濟未均不及村落令卿等一一奏來豈有下情之不上達哉

乾道七年饒州旱傷措置賑濟米本州義倉八萬餘石又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幷截留在州椿管上供米三萬石及獻助米二千石幷立賞格勸諭上戶出米措置賑糶知饒州王秬劄子借會子五萬貫接續收糴米麥之類得旨依江州旱傷亦措置撥本州義倉米四千餘石又截上供米六千五百餘石勸誘到上戶認糴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截留贛州起到一萬石賑糴本錢四萬餘貫作本收糴米斛又撥本路常平米十四萬石去鎮等州見起赴建康有米八萬餘石椿管米六萬七千餘石

煽曰救饑截留本州管上供及借會子收糴米麥賑糴皆所當行然非主聖則事多齟齬孝宗以天下生靈爲心略無難色然則萬世人主宜以爲法也

乾道九年紹江淮閩浙或薦告饑意者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朕將郎官吏部勤惰行殿最各殫厥心毋蹈始悔

煽曰水利凡農民之與稅戶自知留心不待言之人如勸而後始興也雖助之然工用終不堅實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意者亦留意于斯歟

淳熙令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多隨夏秋限依所放分數於租額除豁

煽曰當歲歲民窮于財而百事減省課利場務安得如舊臣竊觀本朝熙寧八年災傷最甚放苗米一百三十萬石而酒課麴減亦六七千萬餘貫此可槩見自高宗中興之後陳亨伯等議立經總制窠名而大抵多出酒稅茶鹽與夫稅賦之所入自紹興三十年臣僚建請始爲定額行下諸路提刑司每歲如數拘催不管拖欠其發納有限其趲辦有貲其逋欠有罰自立額之後至凶年饑歲而有司督辦益峻而民始以爲病矣孝宗嘗入令中而州縣雖遇災傷不聞舉行蓋不知本末源流也

淳熙九年雨降指揮諸路官司不許過糴多出文榜曉諭如敢違戾令總司糾察申奏

煽曰本朝列聖一有水旱皆避內殿減膳徹樂或出宮人理冤獄此皆得古聖人用心孝宗尤切惓惓焉宜其享國長久恩德在人雖千百世而未艾也

救荒活民書卷二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糴。義倉以賑濟。不足。則糶分于有力之家。又遏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則亦庶乎其可矣。至于檢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遣使也。弛禁也。糴貿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行焉。

常平

熽曰。常平之法。專爲凶荒賑糴。設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害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窘匱。往往率多移用。差官覈實。亦不過文具而已。有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道。遍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則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臣前于李悝後于和糴篇。論之詳矣。但官司糴時。不可糶數定價。須視竈上中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計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患人之不競傳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較。若以私家理財規式處之。則失其所以爲常平之意矣。

一常平法。本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糴。饑無可糶。其間有使仍歲豐熟。抛有餘補不足。實天下之利。上于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所以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義倉

熽曰。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常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還有慙色哉。謹按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言。諸州立社倉。于當社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過歲不熟。則均給之。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隋開皇實天下社倉。終文皇得無飢。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橫斂。宜下有司具爲令。王公以下。壞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無慮六千三百七十萬餘石。長慶大中以來。約束既殷。貯貸不絕。至于五代。因之以饑饉。加之以戰伐。而義倉不得不廢矣。慶曆間。王琪上言。以爲舊事久廢。常酌經法以行之。如唐田畝之稅。其費太重。永徽中。別頒新格。自上戶以降。出粟又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五等以上。于夏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隨常賦以入。各于州邑擇其便地。別置倉以儲之。領于本路轉運司。今天下大率取一中郡計之。夏秋正稅粟麥之屬。且以十萬斛爲率。則義倉米一中郡歲得五千石。（若大官斗一斗。則又倍之。）歲天下所入之廣乎。使仍歲豐熟。抛有餘補不足。實天下之利。上于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所以

司之吝。閉爲堙塵。良可嘆息。

一常平設物。不許移用。不知他費不許移用。至于救荒。正所當用。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旱傷去處。州縣仰一面計度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一常平賑糴。其弊在于不能遍及鄉村。今委隅官里正監視。類多文具。無實惠及民。宜倣富弼青州盤散米豆之法。變通而行之。但水腳之費。搬運之折。無所從出。故縣不敢請于州。村不敢請于縣。不知飢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每升增于官中所定之價一文。以充上件腳費。則自無折閱之虛矣。何患賑糴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歷。零賣以防近上戶之人。頻買與販之弊。

一紹興庚午。高宗皇帝謂執政曰。國家常平。以待水旱。宜令有司以陳易新。不得假用。若臨時貸于積穀之家。徒爲文具。無實效也。

一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貧民。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貨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有依此條。將常平斛斗出糶。即官司備便。不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在市。自無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于此。臣謂蘇軾之法。止及于城市。若使縣鎮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此又爲政者所當知。

一或謂減價出糶。官廩以輕物價。固善矣。然饑荒之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臣曰。不然。元祐元年四月。左司諫王嚴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湧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闔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後起錢發上京。又何患于無米。即此例前賢行之甚多。盍不再舉。

義倉

熽曰。義倉。民間儲蓄以備水旱者也。一遇凶歉。直常給以還民。豈可吝而不發。發而還有慙色哉。謹按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建言。諸州立社倉。于當社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過歲不熟。則均給之。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隋開皇實天下社倉。終文皇得無飢。太宗曰。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橫斂。宜下有司具爲令。王公以下。壞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無慮六千三百七十萬餘石。長慶大中以來。約束既殷。貯貸不絕。至于五代。因之以饑饉。加之以戰伐。而義倉不得不廢矣。慶曆間。王琪上言。以爲舊事久廢。常酌經法以行之。如唐田畝之稅。其費太重。永徽中。別頒新格。自上戶以降。出粟又且不均。方今之宜。莫若第五等以上。于夏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隨常賦以入。各于州邑擇其便地。別置倉以儲之。領于本路轉運司。今天下大率取一中郡計之。夏秋正稅粟麥之屬。且以十萬斛爲率。則義倉米一中郡歲得五千石。（若大官斗一斗。則又倍之。）歲天下所入之廣乎。使仍歲豐熟。抛有餘補不足。實天下之利。上于是詔天下立義倉。然今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所以爲斯民所寄之物矣。

一義倉。令于民間散貯。遠都擇人掌之。如社倉之法。令輸于州縣。非也。蓋據鋒之民。多在鄉村。于城郭頗少。諸儲州軍多時。義倉米隨多苗輸納州倉。一有饑饉。人民難以委棄。盧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欲每遇凶歉之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撥還義倉米斛。其水脚之錢。亦于米內益地里遠近消豁。縣之于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不猶愈于閉糴壅塞。塵耗于鼠雀。仍使斯民飢而死乎。

一檢準令文。州縣鎮寨。歲于十月初。差官抄檢內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後到者聽支。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支。至次年正月終止。遇閏及本年收成早晚者。宜司相度。今給散時月日。通給百五十日止。

勸分

�畑曰。民戶有米。得價糴錢。何待官司之勸。只緣官司以五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檢點。故人戶愛恐耗以爲名。閉糴深藏。以備不測。其往還道路。與無歷頭之人。反無告糴之所。推原其弊。皆緣吏無策。但欲認米之足數。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竊觀美。不知適以痛民也。臣居村落。日覩其弊。謂上戶固所當勸。自餘中下之家。不必勸。所謂上戶者。田畝之跨連阡陌。富積之紅腐相因。然今之鄉落。所謂上戶者。亦不多矣。中下之戶。凶荒之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糴哉。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出。惟以不勸勸之。則其米自出。臣謂今莫若勸誘上戶。官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于豐熟去處。販米豆各歸鄉里。以濟小民。結局日。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許十餘家準錢。其販或鄉人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糴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然樂趨。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糴。則米不期而自出矣。此勸分之要術。更宜斟酌而行之。若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初非執一。

一吳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惟遵路勸誘富豪之家。得錢萬貫。遣牙吏二十六次。和糴海船往蘇秀。收糴米豆。歸本處。以元價出糶。使通州災傷之地。常與蘇秀米價不殊。當時范仲淹乞宣付史館。誠以饑荒之年。人既闕米。官復以錢米貿之。則其勢頗逆。惟俾之出錢。各自運米。其策爲最天下有有田而富之民。有無田而富之民。有田而富者。每歲輸官。固納苗利。一遇饑饉。自能出其餘以濟佃客。至子無田而富者。平時射利。倏漁百姓。緩急之際。可不出力斡旋。以救飢民。爲異時根本之地哉。況家重困商賈。蓋爲此耳。今饑饉之年。勸誘此曹。使出錢糴販。初非重困。又況救荒乃暫時之役。彼亦安得而辭。

淳熙間。臣僚上言。州縣荒收。所謂勸分者。蓋以豪家富室。儲積既多。因而勸之賑發。以惠窮民。以濟鄉里。此亦所當然。臣訪聞去歲州縣勸諭賑糴。乃有不問有無。只以五等高下。科定數目。俾之出備賑糴。于是吏乘爲姦。多少任情。至有人戶名係上等。家實貧窘。闔而籍米者。以應期限。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其餘乘日中之急。濟其奸利。緣此多受其害。臣竊見朝廷重立賞格。勸諭賑糴。已是詳備。所有用等則科糴。理宜禁止。臣愚欲望睿旨。下諸路漕臣。嚴戒所部。如有依前用等則科糴。即許按劾。仍許人戶越訴。重作施行。尋得旨。止行勸諭。毋得科抑。則聖意誠知科抑之弊。擾民矣。

凶年糴粟。以活百姓。可謂惠而不費。況所及者。皆鄉曲鄰里。可以結恩惠。可以積陰德。可以感召和氣。而明致豐稔。可以使盜賊不作。而長保富殷。其于大姓亦有補矣。倘使小民轉徙溝壑。流移他所。大姓之田。何暇自耕。土地荒蕪。必有所損。況又有甚子此者也。止緣間有小民。謂官司抑配。我所當

錢可以抽販與過斛斗。或是一斛米錢。可買二斛雜斛。以二三升折和菜茄。貧以爲食。則是二斛之糴斛。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然恐官于支錢所委不得其人。亦有減尅之弊。不若錢米兼支。實爲兩利。

得。不知感謝。却使大姓有恩于鄰分之意。此爲縣令者所宜知。而以此意諭之可也。

禁遏糴

熽曰。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同盟之國。有凶荒。小民往增及糴于上戶。糴爲小人資持。厚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于糴主。謂之暗點。人之竭利。如水就下。是以牙儈可糴而士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將由近而及遠矣。安忍專糴于外邑人乎。況祖宗至仁。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亦不抑價。大出陳廩。每升糴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既于小民大有所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登餘。況村落鄙遠。極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檢旱

熽曰。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今之守令。專辦財賦。貪豐熟之美名。諱聞荒歉之事。不受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糴販。非惟可活吾境內之民。又且可活鄰郡鄰路之飢民。倘何艱糴之有。脫使此間之米。不許出吾界。他處之流離餓莩。劫奪之禍。良可嗟也。

熽曰。災傷之狀。責令里正伏熟。里正者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陪費。不慮他日在法陳訴旱傷之限。至八月終止。訴在限外。不得受理。昨來臣察奏請。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今旱有淺深。得雨之處。有早晚之不同。乞寬期限。得旨展半月。臣竊申請。乞以指揮到縣日爲始。淳熙元年。孝宗御劄委帥監司。令從實檢放。不得信憑保正伏狀。時憲司揭榜。許人戶經本州陳狀。別差官檢放。時已十一月矣。及帳目到戶部。戶部以倉文八月終止。出限者不合受理。皆不爲除放。而人戶特憲司榜示。不肯輸納。籠撻過多。反爲民害。

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諸路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災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今民間縱有被損災傷。縣道往往多不受理。間有受理去處。又不及時差官檢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殷四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墾。官司催見民間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不容檢收。是時開場受納。迨卽舉催全衍。貧民下戶。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于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流離轉徙。棄墳墓而之四方矣。

減租

熽曰。謹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古之租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

熽曰。謹按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古之租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至于檢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計較錢則庸而

貸種

熽曰。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不必責其償也。人情易于貸而難于償。征催不集。必有勾追鞭撻之患。青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饑。貸民種糧十萬斛。經倚閣。而官司恃責不已。貸民不能自償。上

一臣在村落。嘗見富積之家。不肯糴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

憐而竭之。周世宗亦謂淮南饑。當以之貸民。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在貸其必償也。今之謂貸種糧者。當識此意。名之曰貸。防其濫請之弊耳。其所可發者。抄劄之際。利害之及而擾先之。若措置施行之得人。此等皆不足爲慮。

恤農

煇曰。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游食之民也。自來官司之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民耕夫。且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飢也。不耕者得食。而耕者反不得食。不免採掘巖根野蔓以充飢腸。豈不甚可憐哉。臣謂今行抄劄之時。自五家爲甲。遞相保委。同其罪罰。曰某人爲游手。某人爲工。某人爲商。某人爲農。而官之賑給。以農爲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遣使

煇曰。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循行周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遣使。民間利害。悉以上聞。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缺者。在于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責監司郡縣推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飢餓。官方窮匱。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未必實惠及民。而先被其擾者多矣。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率監司守宰。使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刑賞。常好遣使者。衝命奔走旁午于道。徒有煩擾之弊。而于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

弛禁

煇曰。古人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聞榜示。因而砍伐墳林。大起爭競。則弛澤梁之禁。已爲難行。推有場務邀阻米船。此當禁約耳。然比年場務課額稍重。多藉舟車。雖令文米麥不許收稅。而場務別爲名色。號曰公使錢。多端邀阻。雖累降指揮。諸處場務。不得將客米船違法收稅。庶幾商賈興販。然終未能革。臣謂爲監司太守。莫若每遇凶荒去處。相度饑年大小。奏之朝廷。乞權減場務課額。或月或半月。如此。則少寬商賈之弊。自然不敢重困米船。亦古人因年弛禁之意。況淳熙今課利場務。經災傷者。各隨及秋限。依所放分數于租額除豁。

蠲僞

煇曰。名器固不可濫。然饑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之命。權以濟事。又何患焉。謹按乾道七年八月敕節文。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誘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今來立定格目。補授名次。今具下項。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二千石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如不係進士。與免解一次。五千石承節郎。如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係選人循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係選人循二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係選人循兩資。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異推恩。仍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伺風道。即與進納事體不同。三省同奉聖旨依擬定。令帥臣監同。將勸誘到米斛。依數著實從厚拘收。委官賑濟。務令實惠及民。仍開具出米人姓名并米數。保明申取朝廷指揮。依人米立定賞格。推恩出給付身。其賑濟之家。依此減放。推賞如有不實。官吏重作施行。臣謂民間納米而即得官。誰不樂爲。止緣入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畏。今上下若能遵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無米矣。或謂大將軍告身。才易一醉。其弊若何。不知鳳翔軍興。用之無節。今只饑荒地分數月計耳。就豐熟即已之。何濫之有。

度僧

煇曰。度牒換米。蓋亦一時權宜所當行。議者成謂度牒廣行。人丁喪失。不知今日游民甚多。而所謂僧道。不爲少。然平時所以不輕出者。正爲緩急之舉也。淳熙九年。救勸會已降指揮。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之人。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降指揮。給到空名度牒一百道。付紹興府。每道許人戶以米二百石請換。蓋恐米數稍多。聖旨每道特與減五十石。餘依已降指揮。今乞依倣孝宗之法施行。然須州郡相度申請可也。

治盜

煇曰。凶年饑歲。民之不肯就死亡者。必起而爲盜。以延旦夕之命。儻不禁戢。則噍聚猖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嘗聞乾道間饒郡大饑。諸處嘯聚。開糴劫奪者紛然。時通守柴謹對劍付諸縣曰。敢爲渠魁者斬之。羣盜望風遁去。淳熙十五年。德興饑荒。民有剽劫道路者。縣令竹梁賑得二人。鎖項號令于地頭。日給米一升。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攜錢市米。山路遇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斷刺則復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肅然。雖一時之政。然深合周公荒政除盜賊之意。

捕蝗

煇曰。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或者譏其以人勝天。臣曰。不然。天災非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旱。非人力所爲。姑得任之。至于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凡可以用力者。豈可坐視而不救耶。爲守宰者。當激勸斯民。使自爲方略以禦之可也。吳遵路知蝗不食豆苗。且旋其遺種爲患。故廣收豌豆。教民種食。非惟蝗蟲不食。次年三四月間。民大獲其利。古人處事。其周悉如此。臣謹按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如地里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仍募人得蝻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價錢者。作中等實直。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員覆按以聞。卽因穿掘打撲。損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毋過一

和糴

煇前符論和糴之弊。在于舊數定價。不能因歲上中下熟。須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或雖臣以此說不可行。蓋今民間無餘。若官司和糴。增長米價。則小民日下之患大爲不便。臣曰不然。和糴本救饑傷農。增價以稱提之耳。若此處不熟。米價騰湧。及何于此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于豐熟去處。其間此縣官司識見淺陋。以得小利爲己功。糴貴之官。低價滿益。以備交納之折。交益之所。飛解非鮮。以爲乞索之端。上下誅求。遂致失時。艱於及數。將來計無所出。必有配抑之患。今誠能及時收之。多寡相時。水脚之費。交益之弊。抑價之說。一切蠲革之。又何患焉。然臣之所深慮者。在于官司知糴而不知糴。夫積而不散。非惟化爲埃塵。虧折常平糴本。而民間之米。由是愈少矣。此爲政者所當致思。然饑荒之年。非獨收糴粳米而已。凡菉豆蕎麥之類。苟可以救民命者。亦在所擇。

存恤流民

煇曰。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爲力。邊其末則難爲功。若本處地方。賦斂稍寬。自然安土重遷。雖有移徙。所以離鄉非去親戚。棄墳墓。皆非其所得已也。臣親見浙人流移過淮甸者。始焉扶老攜幼。接踵于道。或轉死于溝壑者。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動。于理固逆。至于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此又非所宜也。臣謂今來流者。固宜賑救。已流者。莫若令所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然富弼之法。人罕得其詳。臣今編錄于末卷。

勸種二麥

煇曰。春秋于地不書。惟無麥郎書。仲舒建議。今民廣種宿麥。無令後時。蓋二麥于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之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無力。故後時耳。古人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爲政者於饑之年。能捐廒廩。推行補助之法。此非徒救荒。亦因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煇曰。通融有無。眞救荒活法。然而其法有公有私。何謂公。曰支撥官廩。借免內庫。如假軍儲以救民饑者是也。何謂私。曰勸人發廩。勸人糴販。勸人商賈。舉錢販米。歸鄉北濟鄉人者是也。臣謹按淳熙九年。常州無錫饑。臣察奏乞令提舉司速急于平江府通融。支常平斗斛。或借撥別邑米。前去接續賑恤。得旨于平江府朝廷椿管米。支三千石。接續賑濟。又乾道元年。浙西被水。臣察言。太平州雍湖見椿管常平米一十六萬石。未有支使。聖旨令臨安府于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一萬石。仰逐州舊下差官。押發入船。前去般取。專充賑糴。不得他用。其糴到錢。逐項椿管。秋成收糴撥還。此則孝宗誠知通融之術。今日宜當舉行之。

借貸內庫

煇曰。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溢。則侈心生。李迪在翰林。仍歲旱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傳詔對

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目。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設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遼無他警。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寬則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之州郡。間有仍歲凶歉去處。而匿乏無策者。可不斟酌多寡。撥賜以爲糴本耶。

守臣到任預講救荒之政

煇曰。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今欲諸州守臣到任。不以遠近。限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爲救荒之備及其他措置之法。講求實惠。斷然可行者。不拘件數。條具奏聞。與斟酌可否行下。責令本州守臣自守其說。如任內設遇旱潦。即檢舉施行。不得自有遷戾。外委監司。內委寮諫。常切覺察。臣謂救荒有賑糴。有賑貸。三者衆名各不同。而其用亦各有體。誠能識認其體。則寬惠及民矣。今條陳於後。

賑糴。

此係用常平米。其法在于平準市價。默消閉糴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只等錢時本錢。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糴。然出糴之時。亦須遍及鄉縣村落之民。不可止及城郭游手而已。若所當之米。度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于有米去處。循環糴糴。務在救民。不得計較所費。規圖小利。以爲己能。然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乃可。

賑濟。

此係用義倉米。其法當在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存之人。使無告者免於天亡。然亦不可止及城郭。或米不足。則近來州縣有義倉。當用此錢廣糴豆麥穀粟之類。同共賑給。或散錢與之。但抄劄之際。須當革弊。臣親見徽州婺源科落賑濟。里正先赴抄劄。每家覓錢。無錢者不與抄名。然今在施行。委選得人。村落之間。不可信憑公人所報。須是鄉居及仍先延見委論之。因察其人物。不許子弟代名冒官。時以盃酒禮貌激勸。使樂爲効命。又須有術察其任私不職者。略責一二。以警其餘。然此等設施。非可一槩論。又在臨機應變也。

賑貸。

此係截留上供米。或者省倉米。或爲朝廷乞封樁米。故于諸色倉賑糴時挪用。一面申奏朝廷。乞內庫。乞度牒糴米補還。其法寬及中等之戶。與夫農民耕夫之無力者。既不取息。其勢必償。此眞得以陳易新之術。家計不過一石。但支給之際。戒有虛僞。催索之時。或有騷擾。交納之時。戒有乞覓。仍不得用小斗量出。大斗交入。須用收支斜斛一同。又不得取民間頭子朱墨勘合抄紙等錢。其間實係流亡。或有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無收。亦豈有責其必償哉。此乃官司一時救荒之舉。縱有陪費失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根本爲念。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唐劉晏先進救荒仙方

唐永徽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黃門侍郎劉景先上表云臣過九白山隱士傳此法用京師米粞大貲飢死人民吾將此法令人服食即得不飢顏色充悅氣力加倍可以濟人之命臣聞之懽愕謂是狂言又云吾服此藥五年不食矣但依吾法貴賤皆服不問少長永可不飢臣遂依法修製令家中兒女大小服之五個月不食耳目聰明身輕體健氣力強壯臣家中七十餘口更不食別物惟飲水一扈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誅戮具方于後

四季用黑豆五斗淘洗乾後蒸三遍去皮

火麻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開口去殼（用豆五升・淅子三升・作小料亦可）

右先搗豆黃爲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豆黃令勻作團子如拳頭大入甑內蒸過從晨著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至午時曬乾搗爲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爲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飢第四頓得三千四百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服食令人強壯而色紅白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井水或研火麻子漿飲之若要重吃物用麥菜子礦爲末煎湯冷服當下藥如金色但吃諸物並無所損

今具旱傷敕令格式下項

淳熙令

諸官私田災傷夏田以四月秋田以七月水田以八月過閾者各礪半月（非時災傷者不拘月分自被災傷後限一月止）諸所訴狀縣錄或曉示又具二本不得連名如未檢後而即種者並量留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傷水鄉）

諸受訴災傷者狀限當日埠傷災每少元狀差通判或幕職官（本縣缺官卽申轉運司差卽州給籍用印限一日起發）仍同令佐同詣田所躬親先檢見存苗畝次檢災傷田畝其所詣田所檢村及姓名應放分數注籍

每五日一申州其縣候檢畢繳申州州以狀對籍點檢自往受訴狀復通限四十日具應放稅租色額外分數榜示元不曾布種者不在放限仍報縣申州州自受狀及檢放畢申所屬監門檢察卽監放有不當監司選差鄰州官覆檢（著非災傷縣次第依州委官法失檢察者提舉刑獄司覺察究以士被差官不許辭避

諸官私田災傷而訴狀多者令佐分受當籍具數以稅租簿勘同受狀五日內諸申州本州限一月以聞

諸訴災傷狀不依全式者卽時籍記退換理元下狀日月不得出逾申州日限

淳熙敕

諸縣災傷應訴而過時不受狀或抑遏者徒二年州及監司不覺察者減三等

諸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訴災傷者各杖一百因而受乞財物贓重者坐贓論加一等許人告

諸州縣及被差檢覆災傷子令有違者杖一百檢放官不躬親徧踏田者以違制論

諸詐稱災傷減免租稅者論過避詐匿不論律許人告

淳熙格

告獲詐稱災傷減免租稅者

杖罪錢一十貫　徒罪錢二十貫

流罪錢三十貫

告獲鄉書手貼司代人戶訴災傷狀者每名錢五十貫（三百貫止）

淳熙式

敕訴災傷狀

某縣某鄉村姓名今具本戶災傷於後

一戶內元管田若干頃畝某都計夏秋稅若干

夏稅某色若干　秋稅某色若干

（非已檢田，依此別造此狀）

一今種到夏或秋某色田若干頃

計某色若干田係旱傷損（或損餘災傷處隨狀管之）

某色若干田苗色見存（如全損亦言災傷及見存田數並每段開拆）

右所訴田段各立土堠牌子如經差官檢量却與今狀不同先甘虛妄之罪後此額下詢謹狀年月日姓名

檢覆災傷狀

某縣檢某人等若干戶某月終以前（鄰縣以上各依此例）

准某處牒帖謹某鄉申人戶被訴災傷某等尋與本縣某官姓名詣所訴田段各立土堠牌子如經差官檢量却與今狀不同先甘虛妄之罪後此額下詢謹狀年月日姓名

檢覆官具位

准某處牒帖謹某鄉申人戶被訴災傷某等尋與本縣某官姓名詣所訴田段檢挍到合放稅租數取實村鄉又結罪保證狀入案如後

某縣檢某人等若干戶某月終以前（鄰縣以上各依此例）

被訴狀爲某色災傷（如限外非時災傷則別具某月日至某月日投狀訴之外）

正色共若干　合放每色若干　租課作正稅

右件狀如前所檢後只是權放某年夏或秋一料內租卽無夾帶種時不數及無狀被訴并不係災傷妄破稅租保明是實如後具同甘俟朝典謹具申某處謹狀年月日依常式

淳熙令

諸承買官田宅納錢有限而過災傷本戶放稅及五分者再展半年再遇者各准此

諸州雨雪過常或蝗亢提舉常平司體訪次第申尚書戶部

蠲蝗水旱州申監司各具司行次第以聞如本州隱蔽或所申不盡不實監司體訪聞奏

諸州縣豐熟災傷轉運司約公數奏聞其未收者監司知州不許預奏豐熟

救荒活民書卷三

救荒雜說

臣嘗謂救荒之政有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有監司太守縣令所當行者監司守令所當行人主宰執之所不必行人主宰執之所行又非監司太守縣令之所宜行今各條列於後

人主救荒所當行一曰恐懼修省二曰減膳徹樂三曰降詔求直言四曰遣使發廩五曰省奏章而從諫詳六曰散積藏以厚發元　宰執救荒所當行一曰以發調爲己責二曰以飢溺爲己任三曰啓人主警畏之心四曰慮社稷顛危之漸五曰進官征蠲本之言六曰建散財發粟之策七曰擇監司以察守令八曰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救荒所當行一曰察鄉路豐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二曰視部內旱傷小大而行賑救之策三曰遍融有無四曰糾察官吏五曰覓州縣之財賦六曰發常平之滯積七曰撫柔過糴八曰毋啓抑價九曰無厭奏請十曰無拘文法　太守救荒所當行一曰稽考當年以賑糴二曰準備儲蓄以賑濟三曰視州縣三等之饑而爲之計小饑則勸分發廩中饑則賑濟並舉大饑則官吏減俸先發常平錢米貸與貧民次及富室勸令出糴糶與貧民官爲置場於鄉都豐熟去處收糴以備賑糶來豆雜料皆可五曰申明勸分之令六曰覓驰抑價之令七曰計財用之盈虛存下一歲官吏支過除皆以救荒不給則告糴它郡八曰察縣吏之能否官以輔之不然對移它邑之賢者九曰委諸縣各條賑濟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十有二曰存恤流民十有三曰早檢放以

安人情十有四曰預措備以覓財糴十有五曰因所積以濟民饑十有六曰散藥餌以救民疾　縣令救荒所當行一曰聞旱則誠心祈禱二曰已旱則一面申州三曰告旱不可遽阻四曰檢旱不可後時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糴六曰申上司覓義倉以賑濟七曰勸巨室之發廩八曰誘富民之興販九曰防遏糴之姦十曰減虛文之弊十有一曰聽客人之糴糴十有二曰任米價之低昂十有三曰蠲提督十有四曰擇監視十有五曰參考是非十有六曰激勸功勞十有七曰旌賞孝弟以勵俗　饑荒之年有骨肉不相能養其孤父母者令婦有適貧於姑孫者令婦有適貧於姑十有八曰散施藥餌以救民　濟荒之際必有疾病十有九曰覓征催二十曰除盜賊

四曰錫論救災

臣近見滄州裘全家飢死一十七口雖有指揮下轉運司相度減價賑糴却未見別有指揮若有司只如此行遣實未稱陛下憂勞之心陛下爲民父母使百姓飢死乃是陛下辜負百姓也宰相調燮陰陽啓導聖德而恩澤不下流王道未融明是宰相辜負陛下也今陛下何不引咎如禹湯罪己降玉音下饑餓州府使民心知陛下憂恤然後賑廩給貸人以救其死若倉廩虛而鎮運不足日卽無可給貸則是執政雖不用心所致皆伊尹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死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今陛下可將此事略而責宰相觀其何辭以對待三日而後無所建則不拜章求退疑忍人也忍人而猶相之是陛下不以百姓爲心矣若不別進用賢臣恐危亂之萌將來滋蔓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皇家富有萬國豈無人焉可於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以非次擢用不然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平也

畢仲游救荒

耀州大旱野無青草仲游謂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飢且平糴若干萬石實大倉其數勘諭以無出境民皆歡然按堵已而果漸糴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糴以給之鄰境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願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糴之而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赦搜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耀之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問皆中民之逐利者所賫持自厚卽非流民監司愧沮

滕達道賑濟

滕達道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後淮南東京皆大饑達道獨有所乞米召城市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所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民至如歸上遣工都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基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所活者凡五萬人

吳遵路賑濟

民既饑米卽令採薪鬻出官錢收買却於常平倉市米物踏贈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石比至嚴冬雨雪市無柴薪卽依元價化鬻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民卒免艱食之患其說已見補

鵝門。

文彥博減價糶米

文彥博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糶米。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出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焰。而價終不能平。大抵臨事須當有術。臣謂此非特能止騰涌。亦以陳易新之法也。

韓琦平價濟村民

韓琦論。自來常平倉。過年歲不糶。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出糶之時。令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唯是坊郭則每日零細糶與。浮居之人。每日五升或一斗。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倉斛斗者。前賢處事精審如此。臣謂穀可留而米不可久留。若過三年已上。則不可食。不於飢荒之時糶錢。它日易新。則紊化埃塵而已。

彭思永賑救水災

彭思永通判睦州。會海水夜敗台州城郭。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思永選行。將至。吏民皆號訴於道。思永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非溺死者。爲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之。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城無全舍。思永周行相視。爲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憩。想民貧不能營葬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日而公私舍畢完。人復安其居。思永視故城頹壞。僅有旁觜。思爲遠圖。召僚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本所以爲害也。當興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遂爲永利。天子嘉之。錫詔奬諭。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哺糟者交於道。

呂公著賑濟

元祐三年。多雨雪。民苦寒。多有凍死者。呂公著爲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炭。遣官數十分散場於京師。賜錢以惠貧民。又出內帑錢十萬緡。委開封府官吏。走遍閭閻。周視而賑之。又遣官按視田疇田院。存撫老者。給以日廩。須春容而止。農民貸種糧。流移在道者。所過州縣存恤。禹以官舍。籍其食。流配罪人。隨所在寄禁。亦委官吏安存之。或爲醫藥粥湯藥以救疾。或爲毬笠綿衣以禦寒。民有棄老稚於路者。皆設法救養之。凡待賑而活者。一路或數十萬口。賴貸以濟者又倍焉。

會鞏勸諭賑糶

會鞏知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處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臣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或科抑。非本朝詔旨。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出錢。循環糴販之爲愈。亦須官司先有以裁擇之。

范祖禹乞常平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飢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且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財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米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但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雖鳴而起。視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費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恐倍於其用心而啗其不善處事。救

餓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辰入。至巳則開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飢當分兩處。擇城關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他。使氣稍平。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處。切不得令狼籍。如作粥假須官員親管。恐生及入石灰。或不給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飢餓哀矜則一也。（古本圖高。一日與一食。恐飢民易成疾病。未提爲穩。）

李之純論糶不可廢

李之純爲成都路運判。時成都每歲官出米六萬斛。減其直出糶以濟貧民。議者謂華民而損上詔下其議。之純曰。成都蜀部根本。民恃此爲生百年矣。苟奪之。將轉徙無所不至。願仍舊貫。議遂格。

王堯臣乞饑民減死

堯臣知光州。歲大饑。發盜發民倉廩。吏以法當死。堯臣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英宗時。陳從易知處州事。歲饑。有持杖盜發囷倉。請一切減死論。於是全活千餘人。

劉彝給米收棄子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處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撫天閼者。

晁補之活飢民棄遺體

晁補之知齊州。歲饑。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絕。補之請粟於朝。得萬斛。乃爲流民者治舍次。具器用。人既集。又擇高原以瘞死者。男女異墟。使者顛姐其功。欲有以撓之。既至境。按視。乃更嘆服。

劉安世救荒

劉安世請蠲常平之法。將一路所有錢穀同廳副。隨戶口之多寡以管糶。此通融有無之法。但今亦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斗止約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之給。皆爲孥養。故一境生子撫天閼者。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缺食之際。悉被朝廷賑惠。

向經以圭田租賑飢民

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衆。

扈稱出祿米賑濟

仁宗時。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萬數。人降敕獎諭。

蘇軾乞預救荒

折克柔保借米賑貸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折克柔奏。今歲河外饑饉。雖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誘。遂搆北邊民戶。臣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濟。俟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貸。

蘇杲賀田賑濟鄉里

蘇杲眉州蘇洵之父。杲輕財好施。急人之病。孜孜若不及。凶歲貸田以賑濟其鄉里鄰黨。逮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至數破其業。危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

上官均賑恤五術

元祐初。河北京東淮南災傷。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賑恤五術。一欲施予得實。二移粟就民。（此循環糴也。）三隨厚薄散施。四選擇官吏。五告諭免納夏秋二稅。上嘉納。

王孝先不限時月糴米

紹聖元年七月。司農卿王孝先從場糴米。今以後遇斛斗價高。須正月半已後。方許出糴。至麥熟能詔令後所在從場糴米。更不限時月。如遇在京斛價高。戶部取旨出糴。

黃寔乞減價出糴椿米

元符元年六月。河北轉運副使黃寔言。乞將封樁斛斗。今後於新陳未接間。不虧元本。量減市價出糴。從之。

張詠減價糴米

張詠守蜀。季春糴廩米。其價比時減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士戶爲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糴。民以此少敢犯法。王文康知益州。歲議者變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爲寇。文康奏復之。蜀人大喜。爲之諺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

張詠賑糴法

宣和五年正月。臣僚上言。聞蜀父老謂本朝名臣。治蜀非一。獨張詠德政居多。如賑糴米事。著在皇祐中令。常刻石遵守至今。行且百年。其法一斗止約小鐵錢三百五十文。人日二升。圖甲給歷。赴場請糴。歲計米六萬石。始二月一日。至七月終。貧民缺食之際。悉被朝廷賑惠。

向經以圭田租賑飢民

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甚衆。

扈稱出祿米賑濟

仁宗時。扈稱爲梓州路轉運使。屬歲饑。道殣相望。稱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入官。而全活者萬數。人降敕獎諭。

蘇軾乞預救荒

折克柔保借米賑貸

熙寧七年。知河東府折克柔奏。今歲河外饑饉。雖已飢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立賞誘。遂搆北邊民戶。臣乞保借米三萬石。粟二萬石。賑濟。俟熟令償。詔賜省倉粟二萬石賑濟。米三萬石借貸。

蘇杲賀田賑濟鄉里

三萬石濟之。沿門糶米。擺街散粥。終不能救饑殣既成。繼之以疫疾。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道傍。田野邱墟。兩稅課利。皆失其徵。勘會熙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稅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三百餘萬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熙寧。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路上供斛斗三分之二。爲米五千餘斛賑糶。盡用其二十萬石賑糶。又於十二月時。宽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斗三分之一。爲米一百三十餘萬石。令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斛斗三分之二。爲米五千餘斛賑糶。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在在歡呼。官既住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場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絕無一人餓殍者。此無他。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

富弼青州賑濟行道

此河北流移之民。逐熟實滿五州。非如本界分災傷而行賑濟也。要知流民。則其勢易。若歉而出米濟饑民。則其勢難。此只當設者所當知也。

擘畫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揮

當司訪聞青淄登維萊五州地方。甚有河北災傷流移人民。逐熟過來。其鄉村縣鎮人戶。不那權房屋安泊。多是暴露。並無居止。日下漸向冬寒。纔遇老少人口。別致飢凍死損。甚損和氣。須議別行擘畫下項。

一州縣坊郭等人戶。雖有房屋人。緣見是出賃與人戶居住。難得空閑屋宇。今逐等合那權房屋間數如後。

第一等五間。　第二等三間。
第三等兩間。　第四等五等一間。
一鄉村人戶。甚有空閑房屋。易得小可屋。今逐等合那權間數如後。
第一等七間。　第二等五間。
第三等三間。　第四等五等兩間。

右各請體認。見今流民不少。在州。即請本州出榜。在縣鎮鄉村。即指揮縣司。曉示人戶。依前項房屋間數。各令即趲立定日限。須官數足數。內城郭勒廂界管當。其鄉村即指揮逐地分耆壯。抄點逐等姓名。權那到房屋間數申官。仍叮嚀約束管當人等。不得因緣騷擾。乞覓人戶錢物。如有違犯。殿行斷決。仍指揮州縣城鎮門頭人。常切辨認才候。見有上件災傷流民老小到門內。其在州則引於司理處出頭。其在鄉即引於知縣處出頭。其在鎮內即引於監務處出頭。各仰逐官相度人數。指定那權房屋主人姓名。令幹當人盡將引押於抄點下房屋內安泊。如門頭不肯引領者。許流民於隨處官員處出頭。速取勘決訖。當使指揮安泊了當。如有流民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亦聽從便。如有流民欲前去。未肯安泊者。亦聽從便。如有流民不奔州縣。直往鄉村內安泊者。仰耆壯盡將引領於趲那下房內安泊訖。申報本縣及常職官員。躬親勸誘。逐家量口數。各與桑土。或貸種救濟。種植度日。內有見在房數少者。亦令收拾小可材料。權與蓋造應副。若有下等人戶。委的貧虛。准無房屋那廻。不得一例施行。除此擘畫之外。如更有安泊不盡老少。即指揮逐處僧尼等寺。道士女冠官觀。門

樓廊廡。及更別趲那新屋房屋。安泊河北逐熟老小。如有指揮不及事件。亦請當職官員。相度利害。一面指揮施行。務要流民安居。不至暴露失所。

曉示流民許令諸般採收營運事指揮

當司訪聞近者被災流民。多在山林泊野。打刈柴薪。衣食不充。已逼飢寒。將弃溝壑。坐見死亡之勢。豈無賑恤之方。又緣倉廒所收。薄惡有數。流民不絕。濟贍難周。欲盡救災。必須衆力。庶幾凍餒稍可安存。況乎今年田苗既大豐於累歲。而又諸郡物價。復數倍於常時。蓋因流民之來。遂收糴貴之直。豈可只思厚己。不肯救人。共覩災傷。諒皆痛憫。兼已來累據諸處申報。以斛斗不住增長價例。乞當司指揮諸州縣城郭鄉村百姓。不得私下擅添物價所貨。飢民易得糧食。見今別路州縣城郭鄉村。並皆有此指揮。惟當司不曾行。蓋恐止定價例。則傷我上居之人。須至期作擘畫。可使兩無所失。其上須五州鄉村人戶分等第。並令盡出口食。以濟急難。施斗石之微。在我則無所損。聚萬千之數。於彼則甚有功。凡在部封。其成利濟。斂本路之物。救鄰封之民。實用通其有無。豈復分於彼此。今其逐家均定所出斛米數目如後。

第一等二石。　第二等一石五斗。
第三等一石。　第四等七斗。
第五等四斗。　客戶三斗。

已上並米豆中半送納。

右件事。須降此告諭。當云各令知悉。隨有其餘約束事件。並從別牒處分。慶曆八年十月日告諭。

約束事件。逐一指揮如後。

一逐州據封去告諭米數。約逼縣分大小擘畫。逐縣仍令逐一相度者分大小。散與耆分司。令遍告示鄉村等第。大戶一依告諭上六等糶斛頭目出辦。救濟流民。務在及時措置。附近州縣鎮城遠處第一等以第一第二等人戶。即於逐州縣送納。其第三第四第五等。幷客戶及不近州縣鎮城者。即於逐州縣鎮城遠處第一等人戶。令逼那房屋盛貯。如耆長係第一等。即亦令均分收附。仍仰耆長同共專切提舉。管幹在耆都數。不至散失。及別致疏虞。

右具如前。各牒青淄雜登萊五州。候到。將降去本便告諭若干本數收管。限管日內一依上項。逐件約束。指揮施行。仍仰指揮逐縣官員。分頭專切提舉管幹。斷定。不得信縱交納幹當人等。亂有邀難。住滯人戶。乞覓錢物。幷指揮逐縣按此人戶。收成之際。限三五日內。早令送納了足。專候催納了訖。開坐逐縣納到石斗諸實事狀。入馬遞供申當司。定取日近。俵散飢民。不得信縱拖延誤事。若是內有係大段災傷人戶。委的難爲出辦。郡不得一例施行。亦不得爲有此指揮。別生弊情透漏。有力人戶。如稍有違罪無輕恕。所有將來俵散救濟流民次第。別聽狀當司指揮。臣曰。此係豐熟州軍。令民爲出米。被行移稍晚。

支散流民斛斗盡一指揮

當司昨爲河北遭水失業流民擁併過河南於京東青淄維登萊五州豐熟處逐處散在城郭鄉村不少當司雖已諸般擘畫採取事件指揮逐州官吏多方安泊存恤救濟施行本使體量尙恐流民失所尋出給告諭文字送逐州給散諸縣令逐耆長將告諭指揮鄉村等第人戶并客戶依所定石斗出辦米豆數內近州縣鎮只於城郭內送納其去州縣鎮城遠處只於逐耆令耆長就歷受納於逐耆第一等人戶處即那房屋寬貯收附封鎖施行去訖日後據逐州申報已告諭到斛斗數目受納各有次第今體量得飢餓死指須至令上項五州一例於正月一日委官分頭支散上件勘諭到斛斗救濟飢民者

一請本州才候牒到立便酌量逐縣耆分多少差官每一官令專管十耆或五七耆據耆分合用員員數除逐縣正官外請於見任并前資寄居及文學助教長史等官員內須是揀擇有行止清廉幹當素不作過犯官員仍勘會所差官員本貫將縣分交互差委支散免致所居縣分親故顏情不肯盡公及將封去帖牒書填定官員職位姓名所管耆分去處給與逐官收執火急發遣赴差定縣分計會縣司盡時將在縣收到城鄉錢或頭子錢并檢取遠年不用放紙賣錢收買小紙依對去式樣字號空數雕遍印板酌量流民多少寬剩出給印押歷子頭各於歷子後粘連空紙三兩張便令差定官員令本縣約度逐耆流民家數分擘書歷子與所差官員使令親自收執分頭下鄉勒耆壯引領排門點檢抄劃流民每見流民逐家盡底喚出本家骨肉親自當面審問的實人口填定姓名口數逐家便各給歷子一道收執照證准備請領米豆卽不曾差委公人耆壯抄劃別到作弊虛僞重疊請却歷子

一指揮差委官抄劃給歷子時子細點檢逐處流民如內有雖是流民見今已與人家作客鋤田養種及有錢本機緣販賣諸般貿易圖運過日不致失所人更不得一例抄劃姓名給與歷子請領米豆

一應保流民雖有房舍權時居住只是旋打州柴草日逐旋求口食人等並盡底抄劃給與歷子令請領米豆

一應有流民老小羸瘦全然單寒及孤獨之人只是尋村乞丐安泊居止不定等人委所差官員擘畫歸著著分或在廟寺院安泊亦使出給歷子請領米豆又不得謂難爲拘管輒敢違弃却致拋擲死損請提舉官常切覺察

一應係土居貧窮年老殘患孤獨見求乞貧子辭仰抄劃流民官員躬親檢點如果不是虛僞亦各給歷子令依此請領米豆

一指揮差委官員須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已前抄劃集定流民家口數給散歷子了當須管自臯祐元年正月一日起首一齊支給不得拖延有誤至日支散亦不得日數前後不齊

一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人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男女不在支給仍歷子頭上分別細算定一家口數合請米豆都數逐旋依都數支給所貴更不臨時旋討者

一緣已就門抄劃見流民逐家口數及歲數則支散日更不令全家到來只每家一名親執歷子請領

一逐官如管十耆卽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候五日有官員躬親支散一耆其耆分小者每日支散兩耆亦須每日一次支遍逐次併支五日口食仍預先於村莊明出曉示及令本耆壯丁四散告報流民指定支散日分去處分明開說甚字號耆分仍仰差去官員須是及早親自先到關支斛斗去處等候流民到來逐旋支散才候支絕一耆速往下次合支耆分不得自作違慢施延過時別至流民歸家遲晚道塗凍露

一指揮差委官員相度逐處受納下米豆如內有在耆分遙遠第一等戶人家收附恐流民所去請領遙遠卽勒耆壯量事相那重乘般赴本耆地分中心穩便人家房屋內收附就彼便行支散貴要一耆之內流民盡得就近請領

一指揮所差官員除抄劃籍定給流民外散如有逐旋新到流民並須官員親到審問子細檢點本家的實口數安泊去處如委不是重疊虛僞立便給與歷子據所到日分起請如有已得歷子流民起移仰居停主人盡時令流民將元給歷子於監散官員處毀抹若是不來申報及稱卻歷子並仰量行科決不得鹵莽重疊給印歷子亦不得阻滯流民

一逐耆各均勻納下斛米竊恐流民於逐耆分安泊不均仰縣司勘會據流民多處耆分酌量人數發遣趲併於少處耆分安泊令逐耆均勻支散救濟若是流民安泊處穩便不願起移卽趲併別耆斛斗就便支使不得抑勒流民須令起移

一州縣鎮城郭內流民只差委本處見任官員亦先具躬親排門抄劃逐戶家口數依此給與歷子每一度併支五日米豆候食盡挨排日分接續支給米豆一般施行

一逐州除逐處監散官員仍請與通判或選差清幹職官一員往本州界內往來都大提舉諸縣支散米豆官吏仍點檢逐耆元納并逐官支散文歷一依逐件鈐束指揮施行仍親到支散米豆處子細體問流民所請米豆委得均濟別無漏落如有官員弛慢不切用心信縱手下公人作弊減尅流民合請米豆不得均濟卽密具事由申報本州別選差官員衙替訖申當司不得蓋庇

一所支斛斗如州縣內支絕已納到告諭斛斗外有未催到數目便且於省倉斛斗內權時借支據見欠斛斗立便催納依數撥填其鄉村所納斛斗如未足處亦逐旋請緊切催促不得闕絕支散閃誤流民

一每官一員在縣揀差手分斗子各一名隨行幹官仍給升斗各一隻差本縣公人三兩人當直如在縣公人數少卽權差壯丁亦不得過三人

一所差官員除見任官外應係權差請官如手下幹當人并耆壯等及流民內有作過者本官不得一面區分具事由押送本縣勘斷施行

一權差官每月於前項賦觔頭子等錢內支給食直錢五貫文見任官不得一例支給

一權差官已有當司封去帖牒。若差見任官員。卽請本州出給文字幹當。其賞罰一依當司封去權差官帖牒內事理施行。

一才候起支。當司必然別州差官。倘請逐州逐縣耆點檢。如有一事一件遲慢。本州承牒手分并縣司官吏。必然勘罪斷斷的不虛行指揮。

一逐州縣鎮。候差定官員。將印行指揮。畫一抄劃一本。付逐官收執。照會施行。

一揭會二麥將熟。諸處流民。盡欲歸鄉。幷指揮逐州幷監散官員。將見今籍定流民。據每人合請米豆數目。自五月初一日。算至五月終。一併支與流民充路糧。令各任便歸鄉。

一指揮出榜。青淄等州河口曉示。與免流民稅渡錢。仍不得邀難住滯。

一指揮青淄等州。曉示道店。不得要流民房宿錢事。

右具如前事頒。各牒青淄濰萊登五州候到。各請遵依前項逐件指揮施行。就報所有當司。封去帖牒。如有剩數。却請封送當司。不得有違。

宣問救濟流民事劄子

臣伏奉聖旨。收索擘畫救濟流民等事件。令節略編修作四策。具狀繳奏去訖。臣部下九州軍。其間近河五州頗熟。逐縣於民。得粟十五萬斛。（第一等兩石。第五等三多差官員。但指揮前貫。皆任不足。卽指揮前貫。皆任不足。）又先時已於州縣城鎮鄉村。抄下舍宇十餘萬間。流民來者。隨其意散處民舍中。逐家給一席。歷各有號。使不相侵欺。仍於歷前計定逐家口數。及合給物數。令官員詣逐鄉逐耆。就流人所居近處。每人日給生豆米各半升。流民至者安居而日享食物。又以其散在村野。薪水之利。甚不難致。似此直俟活至去年五月終麥熟。仍各給與一去路糧而遣歸。而按籍總三十餘萬人。此是於必死之中救得活者也。與夫只於城中煮粥。使四遠飢羸老弱。每日奔走屯聚城下。終日等候。或得或不得。閃誤死者。大不侔也。其餘未至贏病老弱。稍營運自給者。不預此籍。然亦遍曉示五州人民。應是山林河泊有利可取者。其地主不得占却。一任流民採掇。如此救活者甚多。卽不見數目。山林河泊。地主享無所損。然損者無大害。而流民活利者。便活性命。其利害較然也。又減利物。廣招兵徒一萬人。募當利物。每一人可招三人。或有四五口及四五萬人。大約通計不下四五十萬人。傳云生全百萬者妄也。謹具劄子奏聞。

程迥代能仁院賑濟疏

伏以釋迦如來。以無礙神通。放大光明。照見一切衆生。受諸苦惱。乃發大慈悲願力。救度無量衆生。凡有飢渴。皆得飽滿。我釋氏子躬受佛教。成就志願。亦復如是。悲惟知縣某公。知丞某公。仙尉某公。皆宿植善根。與我士民有大因緣。故受天子命。來爲民主宰。今歲在庚子。水旱饑饉。委鄉官抄劃餓窮孤獨。跛眇廢疾。不能自存之人。計一千五百九十九也。雖蠲申上司。乞發下義倉米賑濟。然使府所臨一郡八縣。監司所統一路百城。雖計盡撥。至今未下。度其米斛。不足霑濟。今用米一升。可活一人一日之命。積之百五十日。則麥熟可自活。是用米石五官斗。可活一人之命。今我大檀越諸公。能傾囷倒廩。救活一人二人三人

以至十人百人之命。獲福無量。皆與佛等。下至貧庶之家。老節衣食以救飢困。以至壻男女。能輟餅果之資以爲布施。一錢已上。皆獲善果。今敬對三寶前焚香禮拜。發此大願。天地鬼神皆臨之。凡我施主。官員則願加秩進祿。三錫九遷。儒士則聰明穎開。早擢科第。民庶公吏則家道昌盛。子孫榮顯。所求稱意。逢遇吉辰。至於僧道亦行。皆於道法早得超度。昔普子聚沙以戲。見佛施佛。佛爲授記。爲轉輪如來四之一。其後百年。阿育王是也。是以布施受福。若影隨形。如響應聲。不可誣也。伏願仁慈見聞喜捨。後田滿目。具名宣懺。是時勸分賑糶。無所不至。復用此策。令僧道勸諭之。可見其不敢科亦明矣。

曾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壞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愛憫。下緩刑之令。遣捐瘠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然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一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後其衆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爲。是農不復得修其業。而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莩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三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行。則百姓何以賴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縣。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眞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盡修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修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尙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尙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之。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盜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鄽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廬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聲。邊戍不可以不增矣。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爲駭鼠窟鼯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嚮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桴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邊陲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的未然而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

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逢之貧。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全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畝而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開民得博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夫常生之計。與尊意以得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今而又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舊。則所貸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受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倘可全者。故材舊瓦之倘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倘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它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因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獻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上之私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下之義。壽復拜召命。迓邇治行計。忽見道途間。小兒有遺棄。復自勸鄉邦。劃已用施惠。日飯八千人。八旬乃休止。於時已麥熟。糧食相接濟。我始趨行朝。蒙恩長宗寺。初本不望報。人以爲能事。制司具切奏。還宮不容避。今年又少歉。我適帥瀘水。無戶備飯食。所濟俱用米。聊舍三百斛。十中活一二。又以一千石。減價平行市。每石減十錢。庶幾無湧貴。更有不熟處。資簡瀘川類。計用減價糴。所新均獲濟。我非財有餘。但慈民不易。一時所施行樂爲之識記。

洪浩救荒法

宣和六年。浩爲秀州錄事。秋大水。田不沒者十一。流民塞路。倉庫空虛。無賑救策。公白於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隅。不能自食。宜爲主之立屋於西南兩廒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殺僞。涅黑子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罌樵汲有職。民厭不可杖。有使卒鬬毆者。亂其手文。遂之。借用所掌發運名籤且盡。會浙東綱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鎖津梁。諭守使截留。守禁不肯。曰。此御筆所啓也。罪死不赦。浩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弗救。寧以一半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無何。旌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衣號訴飢者旁午。此猶無何也。守具以對。郡延公如兩寺驗視。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法不過是也。遠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二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諸卒以城陴。廚掠無一家免。過門曰。此洪佛子家也。汝毋得入。

趙令良賑濟法

趙令良。隆興二年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悟閻立謀。孫建策云。今盡常平義倉之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糴。況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里之遠近。日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於聚於城郭。待升斗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市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者甚衆。此用曾兩豐之美

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證其備。州縣吏鎖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抑檢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日。人受粟日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無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戒民修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五千。下戶乏食者賑糴。有田無力耕者與賑貸。閩境五邑。以鄉村遠近均粟置場。每場以一總首主出納。十場以一官吏專伺察。越人至今稱之。

馮楫勘論賑濟詩

紹興辛未歲歉米貴。瀘帥馮楫出俸錢買米。減價糶貧。賑濟救民。賦詩示幹事人。

我昔未第日。鄉閭逢歲饑。兩率閭里人。相共行賑濟。飢民僅得食。免困餓而斃。及我登第後。被罣跼田里。壽復拜召命。迓邇治行計。忽見道途間。小兒有遺棄。復自勸鄉邦。劃已用施惠。日飯八千人。八旬乃休止。於時已麥熟。糧食相接濟。我始趨行朝。蒙恩長宗寺。初本不望報。人以爲能事。制司具切奏。還宮不容避。今年又少歉。我適帥瀘水。無戶備飯食。所濟俱用米。聊舍三百斛。十中活一二。又以一千石。減價平行市。每石減十錢。庶幾無湧貴。更有不熟處。資簡瀘川類。計用減價糴。所新均獲濟。我非財有餘。但慈民不易。

意.

徐學條建賑濟三策

一賑濟飢民.令請自本州縣.常職官多方措置.從實抄劄.實係孤老殘疾.并貧乏不能自存.闕食飢民.大人小兒數目.籍定姓名.將義倉斛斗.各逐坊巷逐村逐鎮分散賑濟.不必聚落.逐處勸請鄉官或士人各三人.鄉村無上戶士人處.請稅戶主管.置立救支給散關子.每五日一次併給.內大人日支一升.小兒減半.州縣鎮市鄉村.並令同日以巳時支散.用革重叠冒請之弊.仍將本州縣見在濟乞丐人.亦同日別作一處支米.不得衮合飢民賑給.臣謂其說固是.但不言發倉之米.如何得到村鎮.之三四.世之富民.逸居飽煖.無所用心.不爲嗜欲所惑.則必爲慳慢貪嫉.強橫姦詐所惱矣.黃能如此.宜爲眞君所重.

一糴貿米斛.本謂接濟艱食之民.今訪聞州縣.却是在市牙儈與有力強猾之人.借倩人力.假爲襤褸之服.與賣所合干人.通同搀奪.不及鄉村無食之民.今仰本州立賞錢一百貫.約束密切.委官譏察.不得容牙子停貯販有力強猾.公吏軍兵之家.假作貧民請買.務要實及鄉村民.無致冒濫.如有違犯者.斷罪追償.

一賑濟.當支散日.用五色旗.分爲五處.每處分差指使二員.吏人二名.抄劄飢民.每一名給與牌子.并小色旗.候支俵及數.前來賑濟所報復.一處先了.先令赴請.所貴分頭集事.又且飢民不致併就一處喧鬧.

趙雄乞椿積錢給散

奚謙仲作諸州.多是不通水路.若從外運乞米.搬運實非良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總所朝廷積錢內.支降錢引二十萬道.撥赴帥司計臣.同本路漕臣.視諸州旱傷人戶數.隨宜給散.令守臣多方措置.於得熟去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雜糴菽粟麥蕎之類.苟可以救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爲之備.更俟十月刈穫.見得十分飢荒.方行奏請.則緩不及事矣.

蘇次參賑濟法

蘇次參澄州賑濟.患抄劄不公.給印歷一本.用紙半幅.上書其家口數若干.大人若干.小兒若干.合請米若干.實帖於各人門首壁上.內聲迹如有虛僞.許人告首.甘伏斷罪.以備委官檢點.又患請米冗併.令幾人爲一隊.逐隊用旗引.卯時一刻引第一隊.二刻第二隊.以至辰巳.皆用前法.則自無冗雜.且老幼疾病婦女.皆得均糴.又任澄陽司戶日.權安鄉縣.正值大潦.始至.令典押.將縣圖逐鄉抹出.全潦者用綠.半潦者用青.無水之鄉用黃.不以示人.又令鄉司抹來參合.方請鄉耆逐鄉爲圖.復以青綠黃色別其村分.出圖參驗.故不檢潦而可知分數.催科賑濟.亦視此爲先後.其法甚備也.

救荒報應

張詠鎮蜀時.夢謁冥府.眞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幡濟.黃幡巾道服.眞君降階迎接甚謹.且抃詠坐黃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嘆之意.詠翊日命吏請黃.戒令常服來.比至.一如夢中所見.遂以夢告.因問黃有何陰德.黃眞君禮遇如此.黃曰.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三萬緡收糴.民或艱食.卽以元糴斛

後孫寅仲登第.唱名第三.世皆以爲賑濟之報.

救荒活民書拾遺

貞元九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諸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熠曰。張滂初請茶稅。本欲別貯其錢。俟有水旱。代民田租。其建議非不善。德宗收稅錢後。已不能行。故當時陸贄亦謂歲收五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比年榷貨務上言茶鹽稅錢。額二千萬緡。今每遇水旱。盡亦推原鹽茶之本意。少捐數十萬緡以濟之可乎。

梁末。侯景作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採草根木葉蓼茨而食之。所在皆饑。死者藏野。富室無食。皆烏面鵠形。衣羅綺。懷金玉。俯伏牀帷。待命溝壑。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聚如邱山。

熠曰。春秋之時。戰爭相尋。秦晉之饑。猶且乞糴梁。朝諸侯。況據大江之南乎。時宇文泰在魏。方講行積。仍乞護送。彼以生民爲念。其忍坐視而弗救乎。府兵。有惠養黎元之志。儻走一介。賫寶玉以告急。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側侍。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臣。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召百姓。以倡亂。豈爲民父母之意。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候問。武周椎牛縱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食粟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歟。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召百姓。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翼衛郭子和坐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開倉賑施。此雖盜賊之行。不足污齒頰。然亦足以爲不留意賑卹者之戒。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善。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側侍。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臣。賞罰無章。陰

大業十年。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遼河。懷遠。耕稼失時。田疇多荒。饑饉荐臻。殺傷踵貫。米斛直

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重以官吏侵漁。不知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羣盜。

熠曰。自古盜賊之起。未嘗不始於飢饉。上之人不惜財用。知所以賑救之。則庶幾其少安。不然。鮮有不殃及社稷者。況夫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耕稼失時。田疇多荒。民力殊難也。於此猶欲以和糴抑配之。可不鑒乎。

十四年。煬帝幸江都。郡縣競剋剝以充貢獻。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賊。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始採木皮葉。或搗糞爲末。或煮土而食之。然官廩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賑救。

熠曰。張官設吏。本以爲民。今吏皆畏法。莫敢賑救。是必上之人諱飢荒歉也。以荒歉爲諱者。其禍至此。然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子既飢饉。父推其忍坐視乎。今民至採木皮。搗藁本。以充飢腸。而上猶不知。煬帝不亡何待哉。

隋末。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死者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於黎陽開倉。恣民就食。

熠曰。爲人上者。平居暇日。其所貯積。正爲斯民饑饉計爾。不知發倉賑恤。乃至英雄散之以沽譽。逆其禍患。可不鑒歟。然嘗觀密至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取之者隨意多少。或就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蹂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蹴踐。羣盜來就食者。并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荊筐。淘米洛水西岸。千里之間。望之如白沙。密喜謂賈潤甫曰。此可謂足食矣。噫。食也者。民所賴以爲命。而輕棄若此。使密得志。豈生靈之福歟。

隋末。馬邑太守王仁恭不能賑施。劉武周欲謀作亂。宣言曰。今百姓饑饉而不發廩。往往姦雄多假此號召百姓。以倡亂。臣觀義寧元年。左翼衛郭子和坐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之罪。斬之。開倉賑施。此雖盜賊之行。不足污齒頰。然亦足以爲不留意賑卹者之戒。

天寶十三年。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上以爲善。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側侍。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臣。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熠曰。自古姦臣固位。惟欲諂事人主。不樂聞四方水旱盜賊之警。故多爲掩邊之計。不知殄戎翦寇。非國之福。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是欲使人主常懷恐懼也。況水旱不恤民心。日離。國忠不學無術。何足以知之。

唐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郡。蔵饑。穀價日增。或請揃之。坦曰。所部土狹穀少。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穀不復來。益困矣。既而商來輻湊。市估遂平。民賴以生。

煜曰。不抑價則商賈來。此不易之論。昧者反之。其意止欲沽譽。不知絕市糴告羅之所。適以召擾而趨謗也。埋有定見如此哉。

除蝗條令

淳熙敕

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若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

諸官私荒田。（救埋同。）經飛蝗住落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于。而收不盡。因致次年生發者。杖一百。

諸蝗蟲生發飛落。及遺子而撲掘不盡。致再生長者。地主若保各杖一百。

諸給散捕取蝗穀而減尅者。論如吏人鄉書手擅納稅受乞財物法。

諸係公人因撲掘蝗。乞取人戶財物者。論如重祿公人因職受乞法。

諸係公人因撲掘蝗。若緣蝗蟲論罪。並依在任法。

右件雖不仁之術。倘不屏除。則遺種昌熾。誠何以堪。姚崇所謂殺蟲救人。論歸於崇。不以諉公。眞賢相識言。

右件雖不仁之術。倘不屏除。則遺種昌熾。誠何以堪。姚崇所謂殺蟲救人。論歸於崇。不以諉公。眞賢相識是也。

李珏賑濟法

賴災傷都分作四等抄劄。仁字係有產稅物業之家。義字係中下戶。雖有產稅。災傷實無所收之家。禮字係五等下戶。及佃人之田。井薄有蓄業。而飢荒艱於求趁之人。智字係孤寡貧弱疾癈乞丐之人。除仁字不係賑救。義字賑糶。禮字半濟半糶。智字並濟並給。歷計口如常法。惟濟米預散榜文。十月一次委官支。此陵與鄱陽嘗行此法。民至于今稱之。

鄱陽賑救法

丁卯鄱陽旱暵。遣使李珏招臣措置荒政。李昔守此陵。賑救有聲。臣見約束簡明。無後更改。但乞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納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減竊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會李不檝州。臣迫官期出局。故行之未免作輟。良可嘆息。或謂賑饑給錢。非法令所載。臣曰。此庸儒之論。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以係其心。又可抽贍種子。收買雜斛。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之糧。豈不簡便。（已上見本卷賑濟條。）

不俟勸分村落有米法

丁卯鄱陽旱暵。遣使李珏招臣措置荒政。李昔守此陵。賑救有聲。臣見約束簡明。無後更改。但乞將義倉米。每日就城中多置場。減價出糶。先救城內外之民。却以此錢納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之民。非惟深山窮谷。皆沾實惠。且免減竊拌和之弊。一物兩用。其利甚博。會李不檝州。臣迫官期出局。故行之未免作輟。良可嘆息。或謂賑饑給錢。非法令所載。臣曰。此庸儒之論。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以係其心。又可抽贍種子。收買雜斛。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爲數日之糧。豈不簡便。（已上見本卷賑濟條。）

不俟勸分村落有米法

發米下鄉。般運水腳。減竊拌和。弊端非一。故令稅戶等認米。謂之勸分。非惟抑配擾民。且適啓閉糴。今莫若責隅官交領常平錢。逐都給與。所保土戶。每都數千緡。隨都分大小增減。令於豐熟處。循環收糴米豆。歸鄉證場。隨時價出糶。麥熟日以本錢還官。饑荒甚處。賑至小熟。官不抑價。只認都內有米。其價錢不與販及與販而不歸本鄉糶者。皆有罰。則之所在。人自樂爲。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糴矣。何必勸分擾擾爲也。

以土壓之。過一宿乃可。（一法。先燃火於坑。然後趕入。）

一捕蝗不必差官下鄉。非惟文具。且一行人從。未免騷擾里正。其里正又只取之民戶。未見除蝗之利。百姓先被捕蝗之擾。不可不戒。

一附郭鄉村。即印捕蝗法。作手榜告示。每米一升。換蝗一斗。不問婦人小兒。攜到即時交與。如此。則回環數十里內者可盡矣。

一五家爲里。姑且譬衆使知不可不捕。其要法只在不惜常平義倉錢米。博換蝗蟲。雖不驅之使捕。而四遠自臨矣。然須於稽考錢米必支。僅或減尅邀勒。則捕者沮矣。國家貯積。本爲斯民。今蝗實稼。民有倣孥之憂。豈之賑濟。因以捕蝗。豈不勝於化爲埃塵。耗於鳥雀乎。

一燒蝗法。掘一坑。深闊約五尺。長倍之。下用乾柴茅草。發火正炎。將袋中蝗蟲。傾下坑中。一經火氣。無能跳躍。此詩所謂乘其炎火是也。古人亦知瘞埋可復出。故以火治之。事不師古。鮮克有濟。歐哉是言。

雜記條畫

一尋常官司賑濟，初無奇策，只下保抄劄丁口姓名，云已勸分到若干數目，用好紙裝寫數本申諸司，此是故紙救荒，徒擾百姓，實無所益，今宜革之，供報上司，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可也。

一抄劄最當留意，急則鹵莽多遺落，緩則玩施不及事，其間有多狗私意者，須明賞罰以勵之，斷在必行，不當姑息，仍多出手榜嚴行禁約，更用鄰次參實粘姓名口數予門首之法。

一驗點抄劄，須逐縣得人以行之，然其法繁瑣，姦弊最多，若夫要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糶，常平米，村落則一頓支散義倉錢，（解見於前）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興販，循環糴糴之法，簡要便民，無踰於此。

一近臣察劄子，官司平日預先抄劄，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此意亦善，今用四等之法，每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留常縣，以備緩急，庶免臨期里正貿弄之弊，一遇荒歉，按籍可憑賑救矣。

一臣嘗親任州縣，救荒不先措置，臨時倉卒，鞭撻里正，抄劄大段鹵莽，造抄劄既畢，未見施行，村民扶攜入都，請米官司，米卽支給，裹糧既竭，餓死紛然，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亦有詐作流民，經過請乞，官吏多厭煩之，然此皆飢窮，實非得已，官司積藏，本爲斯民，正當於撙，豈可坐視，今凡賑恤，須預印手榜曉諭，以見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雲集之弊。

一昨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用旗引之法，徐寧孫建蘇次參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已上，便慮冗雜，不可平日無紀律者，況飢羸之軀易踩踐乎。

一徽布袋源東門縣學前姓胡人，平日不以賑恤爲念，出納斛秤，大小不同，開禧丙寅五月，坐閣上閱簿書，忽震雷擊死，簿書焚毀，斛秤剖折，其要爲神物提下，肢體無傷，閭巷之人皆知之。

淳熙八年赦，浙西常平司奏本路去歲早傷，輕重不均，在法五分以上方許賑濟，今來逐縣各鄉都分，有分數不等，若以統縣言之，則不該賑濟，若據各鄉都分，有旱至重去處，則理當存恤，除已逐一從實指責，五分以上，量行賑濟，得旨依行。

熽曰，饑荒大小不同，憂不分都分等降，則恩不均而力不給，今五分以上賑濟，五分以下賑糴，其法固簡易，然三分已下，都分窮弱狠狽之人亦多，不若四等抄劄爲均濟也。

代宗廣德中，歲大饑，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紘說曰，以君之才，宜在左右，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窮先人之墅，以濟孀累，吾何用美官，使門內寒且餒乎，縉慙之，由是坐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發之以貸百姓，有司勁治，詔削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荀利於人，胡責之辭，其後拜兵部尚書。

熽曰，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見稱於後世，蕭復以墅奉宰相，豈不立取富貴，不發覩察，使儲粟豈至削停刺史，然一時齟齬，其後亦爲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何益耶，後之賑濟者，但當誠心爲民，可行卽行，一已利害，非所當計。

饒鳳閣王方翼爲蒲州刺史，蝗獨不至方翼境，而鄰封民或餒死者，亟謁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磑，濟其直，濟飢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者甚衆。

熽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鈐令樵採打魚之數，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堤浚河與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同出錢租賃民間蓋場，或柴薪山，近縣郭市各去處，縱流民樵採，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糶，亦可濟應細民。

南楚新聞孫儒之亂，米斛四十千，將金玉換易，僅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飢人不可食他物，惟賖煎米飲，可以稍通腸胃。

熽曰，昔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民食草根本葉皆盡，相與澄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枕倚，蓋久飢腸胃噎塞，乍飽多死，惟米飲可以通腸，客記乾道間，江西大饑，民有食白墻土藥殺者，時帥出勸農，飢民入狀借錢，販糶度荒，帥判云，紛紛羯與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尙持片紙覓青苗，當時若責下戶領錢，往他處收貿雜斛，循環糴糴，以救飢民，未必若此也，惜哉。

馬尊明智法律，皇祐四年知襄州，會歲饑，或舉八人家掠鬬粟，獄吏鞫以強盜，尊曰，此最爲得策，蓋凶荒之年，強有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爲例。

熽曰，荒政除盜，亦當原情，頃有尹京者，以死囚代爲盜者沉之于江，此殺傷多矣。

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聳動之，使遠遁自崩之爲上，不然，則羣聚而起，殺傷多矣。

隋末，河內饑，人相食，李軌與義兵僧稱兵號，頓家財以賑之，不足，欲發倉粟，召羣臣議，曹珍等曰，國以民爲本，豈惜食粟，坐視其死乎，時有憎官心不服，排珍曰，百姓飢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餉羸弱，僕射苟悅人情，不爲國計，非忠臣也，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散，尋致敗。

熽曰，李軌飢賊耳，固不足論，然行反間者多倡爲倉粟不可散之說，使失士民之心，況夫萬乘之主，欲爲根本慮者，豈愛惜倉粟，坐視百姓死亡乎。

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其北與建陽接境，乃建炎初劇賊范汝爲竊發之地，民性悍而習爲暴，小遇饑饉，羣起剽掠，去歲因旱，囚民杜八子，乘時嘯聚，首破建陽，逐官吏，殺居民，至夏，張大一李大二復于洞中作過，本路帥臣仍歲遣官軍蕩定，時進士魏掞之謂民易動，蓋緣艱食，乃請于提舉常平官，得米一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遠置倉于邑之長灘鋪，自後每歲散斂如常，民得以濟，不復思亂，而草寇遂息。

熽曰，社倉乃公私儲積，救濟小民，使家併者無所肆其侵漁之心，儘天下郡邑諸鄉，皆能行之，爲利

甚薄。今列社倉規約于後。

朱熹社倉奏請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士居朝奉郎劉如週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前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從此斂散。成週少豐。即減其息之半。大歉則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入兼。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差本鄉士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員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保。妄意欲乞選慈。特依議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貸與本都上富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米二斛。仍差本都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同共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士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人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紛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濟于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人必願從者。伏望聖慈詳察施行。聖旨戶部看詳聞奏。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隨下本路諸司縣曉示。任從而便。如照依上件施行。而本鄉士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得干預抑勒。十二月日三省回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

崇安社倉條約

一逐年二月。分委諸都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產錢六百文以上。及有營運衣食不缺之人。即注不合請米字外。有合請米人戶。即仰鄰同願與不願請米。各令親押字。三月內將所抑保簿赴官交納。鄉官點檢抽摘審同。仍出榜許人告首。如有漏落。及新添一戶一口不實。即申縣根治。如無欺弊。即與支貸。

一逐年五月下旬前後。新陳未接之際。預予四月上旬申縣。乞依例支貸。

一申縣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後遠近。曉示人戶。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爲一保。選相委保。如係內有逃亡之人。鄰保均填取足。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並各赴倉。辦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全押保明。其日鄉官同入倉。據狀支散。紛鬧子。具本息耗米數付令收執。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十旬。）先于十月上旬。定日申縣。乞差定斛前來取納。兩平交益。每石收息米二斗。（小歉減息之半。大歉全免收息。）候滿十年。以本米送去元借官司。每石益收耗米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斛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歷收支。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人吏一名。斛子一名。倉子二名。每名支飯米一斗。鄉官併人役。每名支飯米五升。（人從祇位不過二人。）

金華縣倉規條

社倉穀本五百石。

社倉只置都簿一面。紙數從第二面。

一甲不許過三十人。甲頭一人。不滿十人附甲。不許詭名冒借。（犯者出社。甲頭坐罰。仍甲告則甲頭所納給賞。）

散穀以三時。（謂除夜。歲首。歲中頭相度。）

一戶借一戶。甲頭倍之。無居止及有藝人不得。（若口衆家多。作田處。甲頭保明。別議增倍。）

借穀上簿不立契。（還穀就簿。）

借穀日每戶納錄五十文。甲頭免錄。（十五文給甲頭。十文守倉人。十文雜支。十五文擎倉量穀本甲甲頭執簿。此外不許分文名擧。許甲內人告。以所得錢支賞。）

量穀本甲甲頭執簿。（據見請量擎倉分擔執簿改替。）

還以三限。限以三日。（限如十甲。每甲若干人。一限納若干。雖甲頭預辦定日子。一人不到。用內穀重倍倉。候足交數。）

息穀二分。（二斗。）中饑減半。大饑盡免。本戶納息已滿十年免收息。（謂第一年納至耗穀三籩。）（謂穀一石。取耗三升。以備折閱及充雜費社倉粧費。）

甲內逃亡甲頭同甲內均填甲頭倍之。（若係時疾戶絕。甲頭申倉。差人審實。候還穀日填塡。若不塡理者。雖已還出社。）

息穀有餘。過饑荒給散。（計所有。每人大人二升。小兒一升。十日止。並以戶口爲定。）

社衆於規約犯一事不悛。一年再犯出籍。

清江縣社倉規約

一所給借貴均平。亦慮失陷米本。其支借時。鄉官審問社首及甲內人。某人可借若干。衆以爲可。方可支借。其衆號游手。及雖農業。而衆以爲懶惰頑慢者。亦不支貸。

一鄉官隨逐善惡寫百姓一人。（不得用罪任過犯人。）專充書寫簿書。如收支執縶。就差社首。過收支日。日支飯米一斗。

一倉中事務。並委鄉官掌管。差使保正編排人戶。輪磨簿歷。彈壓斂散。隨逐倉廒。追斷逋負之類。須官司行遣。於縣官內。擇一時可委之人。以司其事。

一鄉官從本軍給帖及木朱記。主執行遣。

一籍歷紙札。每歲於息內支破。

一頒曰。社倉規約雖不同。使天下郡邑。皆編欽此意以行之。雖有水旱。民不困乏矣。

荒政叢書十卷

國朝俞森撰森號存齋錢塘人由貢生歷官至湖廣布政司參議是書成于康熙庚午輯古人救荒之法于宋取蓋煻于明以來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鍾化民劉世教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義倉社倉三考溯其源使知所法復究其弊使知所戒益其官河南救事時所撰也末附鄭襄賑濟事宜及捕蝗集要則其官分守荆南道時所撰也救荒之策古人言之已詳至積儲尤爲救荒之本森既取昔人良規班班具列而于三考尤極詳晰登之梨棗俾司牧者便于簡閱亦可云念切民瘼者矣

國朝俞森撰

守山閣叢書 史部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宋董煟救荒全書

救荒之法不一而大致有五常平以賑糶義倉以賑濟不足則勸分于有力之家又遇糴有禁抑價有禁能行五者庶乎其可矣至于檄旱也減租也貸種也逋逮也弛禁也緩刑也度僧也優農也治盜也捕蝗也和糴也存恤流民勸種二麥通融有無借貸內庫之類又在隨宜而施蓋有大饑有中饑有小饑饑荒不同救之亦異臨政者辨別而行之故又以猾諸荒政雜記條畫終焉

常平

常平之法專爲凶荒賑糶穀賤則增價而糴使不傷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使不病民謂之常平者此也比年州縣率多移用差官嚴實文具而已自乾道間給降會子一百萬道免起諸路常平錢一百萬貫而郡縣遂多侵用義倉後雖許用會子措置和糴其間未免抑配當時甚患之然在平糴之法遂不可行乎曰不然但官司糴時不下熟一依民間實直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何愿人之不競售哉蓋官司措置惟欲救民之病財用非所藉以私家理財規模處之則失其所以爲常平之意矣常平本法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一糴也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近來熟無所糴飢無所糶常閉爲埃塵耳何謂常平

常平錢物不許移用謂他費不許若必待報則事無及矣今遇災傷去處用常平錢于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饑民俟結局日以糴本撥還常平可也

常平賑糶其獎在于不能遍及鄉村委官監視頗多文具宜就鄉村分置所若水腳搬運傚富弼青州監散之法將米豆就鄉村減價出糶不惟免出不知饑荒之年人患無米不患無錢較官中所定之價每升增一文以充上件雜費何患賑糶之米不能遍及村落哉但當逐保給歷客貢以防頓貿販之弊

陳龍正曰令貧民般運因而給之以食即是賑饑一道何愁虛費腳價耶

晉蘇軾奏臣在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糴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餘策若欲抄劄飢貧不惟所費浩大有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饑民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惟將常平米出糴即官司簡便不勞抄劄勸會給納煩費但得斂萬石在市白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于此然豪戚之法止及城市若使鄉村通行方爲良法也況賑濟自有義倉並行不悖乎

陳龍正曰官米多則可操市價之權固也然此催救中饑中戶之一事耳大饑之年下戶無錢在手雖減價不能糴是常平之米止及中戶偏遺下戶也況鄉村之民遠望城市之價即中戶得糴者亦少救荒各隨其時隨其地尤當隨其人以予觀之懸乃欲執一已當日所爲而盡廢諸法不已疎乎蘇軾謂止及城市又云賑濟自有義倉蓋亦善其論常平之意而識其不能通于常平之外也

荒年常平無米則如之何曰元祐元年王嚴叟言淮南旱甚本路監司殊不留意詔發運司截撥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糴與闕米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糴到錢起發上京又何患無米也

陳龍正曰此即改折之活法蓋京儲有餘京中米價頗低于外故可行若六宮百官萬民倚命于上供米則此法窮矣故爲天下以足食爲本而足京儲必以治畿輔之田疇爲本上不寄命于遠方則遠方有急更可待命于上

義倉

義倉者民間儲蓄以備水旱也一遇凶歉直當給以還民唐太宗曰義倉爲百姓先作儲貯以備凶年亦非橫斂下令王公以下墾田畝稅六升天寶八年天下義倉六千餘萬石至五代漸廢宋慶歷間王琪言唐稅太重當酌輕法以行之于秋正稅之外每二斗納一升取一中郡計之以正稅十萬石爲率則義倉歲得五千石矣于是詔天下立義倉令之州縣因仍既久忘其爲斯民所蓄之物矣

義倉合于民間散貯逐都擇人掌之不當輸于州縣蓋憔悴之民多在鄉村于城郭頗少諸處州軍多將義倉米隨冬苗

諭州倉一有飢饉人民豈能委棄廬舍遠赴州郡請求今應每遇凶年相度諸縣饑之大小擬還義倉原米其水鄉之需亦于米內量地里遠近銷算縣之于鄉亦然如此則山谷之民皆蒙其惠

義米入縣倉恐爲官吏移用縣倉于民猶近自今上三等戶皆輸部倉于是轉充軍食或資煽費不復還民被過荒年無以救民之死今若以常歲所取義米令諸鄉各建倉貯之縣籍其數主以有年德之輩過饑饉還以賑民且不勞遠致豈不勝于科抑賑糶乎檢查令文州縣或于十月初差官抄檢內外老疾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十一月起支每人日支一升七歲以下減半每五日一次併支至次年三月終止過閏及不成月但通給百五十日止今江浙水田種麥不廣冬閒民未困乏其困乏多在青黃未接之時爲政者所宜知也

賑濟之獎如麻抄劄之時里正乞覓強梁者得之善弱者不得也附近者得之遠僻者不得也胥吏里正之所厚者得之繰寡孤獨疾病無告者未必得也帳成已是深冬官司疑之又令覆實使飢者自備異狀赴點集空手而歸因路下鄉劄之時甚非古人視民如傷之意今縣令宜每鄉委請一上戶平時信義爲鄉里推服官員一名爲提督賑濟官令其逐都撰一二有聲譽行止公幹之人爲監視每月送米多寡縣心錢縣追委令監里正分團抄劄不許遮阻乞覓如有乞覓可徑于提督官司狀申縣斷治如更抑遏可自于本縣或佐官屬陳訴當痛懲一二以勵其餘其發米賑糶亦如之若此庶乎其少革耳

救饑者多以支米爲便然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費力往往夫腳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竊拌和之弊若大荒年分穀米秘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若不是十八荒歉米斛流通則以支錢爲省便小民得錢可以抽賸典過斛斗或是一斗米錢可買二斗雜斛以三二升拌和菜茹煮以爲食則是二斗之雜斛可供一家五七日數日之費然恐純支錢亦有減剋之獎或錢米兼支則爲兩便

陳龍正曰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歐陽六升民困極矣宋于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病總在收貯于官假如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獎貧民猶苦奔走候恨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反乘中戶之急濟其奸利宜下諸路倉臣嚴戒所部如仍前用等則科罪許按劾仍聽人戶越

勸分

民戶有米得價而糶何待官勸只緣官司以戶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測到場檢點故人戶憂恐深藏貧人反無告糴之所是假勸分之美名欺罔上司以圖觀美不知實以病民也即謂上戶固所當勸顧今之鄉落上戶不多中下之戶凶荒之餘所入未能供所出安能有餘以賑糴哉人之常情勸之出米則愈不肯出惟以不勸勸之莫若令上戶及富商巨賈俾之出錢官差牙吏于豐熟處賑糴回日計入吾界一有饑饉現糴立非迫禍之米亦不以本錢還之村落無巨賈處計十餘家率錢共賑或不願以錢輸官而願自糴賑者聽官不抑價利之所在自出矣山路不通舟楫處又有抄劄賑給就食散錢之法與遵路知通州時淮甸災傷民多流轉道路勸誘富家得錢往往夫腳與米價相等更有在路減竊拌和之弊若大荒年分穀米秘無民間艱食不容不措置移運若不是十八荒歉米斛流通則以支錢爲省便小民得錢可以抽賸典過斛斗或是一斗米錢可買二斗雜斛以三二升拌和菜茹煮以爲食則是二斗之雜斛可供一家五七日數日之費然恐純支錢亦有減剋之獎或錢米兼支則爲兩便

陳龍正曰隋社倉唐宋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歐陽六升民困極矣宋于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大病總在收貯于官假如遇饑饉悉以還民猶多此一納一出況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獎貧民猶苦奔走候恨而豪民得以計免者反乘中戶之急濟其奸利宜下諸路倉臣嚴戒所部如仍前用等則科罪許按劾仍聽人戶越訴重治

四年糴粟以活鄉里可以結恩惠可以消盜賊亦于大姓有補倘使小民轉死流移大姓占田何暇自耕所損不少況又起事仍隋社倉之名而黜變其官貯之意乎此者乎止糴小民有詔官司抑配我所當得不知感謝以致大姓不甘爲令者宜以此意曉諭

禁遏糴

嘉祐四年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桑倪晉閉之糴而春秋誅之聖朝恩施動植視民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宣布主恩乃坐視流離甚于春秋之世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耶詔諸路轉運司凡鄰郡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或謂聽他處搬運恐致本處艱糴曰此兄挾之論也天下一家饑荒亦有路分宜物色上流豐熟去處勸誘大姓或本州發錢差人轉糴循環糴販非惟活鄰郡鄰路之民實活吾境內之民不然使此閒之米不許出吾界彼處之米亦不許入吾界一有饑饉現糴立非迫禍之米

昂官司不當禁抑可知也比年爲政者不明立法之意謂民間無錢須當藉定其價不知官抑其價則客米不來若他處騰踊而此間之價獨低則誰肯興販興販不至則境內之食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飢民皇皇無所告糴甘心就死乎必起而爲亂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惟不抑價則不惟舟車輻輳而上戶亦恐後時爭先發糴米價自低范仲淹知杭州二浙阻飢穀價方踊斗計錢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及米價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輻輳價亦隨減包拯知廬州亦不限米價而買至益多不日米賤

蓄積之家不肯糶米與土居百姓而外縣牙人在鄉村收糴其數頗多既是鄰邑救荒官司自不敢禁遏止緣上司不許妄增米價本欲少抑兼井存恤細民不知四境之外來價高細民欲增錢糴于上戶輒爲旁人酌持獨牙儈乃平立文字私加錢于糴主謂之暗黜是以牙儈可糴而土民闕食今若不抑其價彼又何必專糴于外邑人哉

紹興五年行在斗米千錢時留守參政孟庾戶部尚書章誼不抑價大出陳粟每升糴二十五文僅得時價四之一民賴以濟次年米賤令諸路以上供錢收糴復多羸餘耆村落艙鋪糴不過三兩月民若食新則價自定矣

俞森曰無論官米民米俱當隨時價低昂不可故爲增減蓋價高則遠販自多米多則價值自平此理勢之必然者也即使時價果高官米果得厚利何妨益爲多糴使民自然得平價之樂乎元祐之詔比市價量減常平之法只算糴本吳遵路之依元價出糴章誼之僅得時價四分之一民皆未盡善蓋一時姑息之愛而非與民通局打算者也

簡旱

災傷水旱而告之官豈民間之得已今守令諱聞此事不受災傷之狀責令里正狀熟里正亦慮委官經過所費不一故妄行供認以免目前賠費不慮他日流離餓殍劫奪之禍陳訴旱傷限八月終止限外不得受理然晚禾成熟乃在八月之後旱有深淺得雨之處旱晚不同近得旨展限半月仍以指揮到縣日爲始

元祐元年諫議大夫孫覺言經路災傷各以實言不實者坐之哭傷雖小而言涉過當者不問今民間訴災官府不及時簡踏比至秋成田間所有雖曰無幾其服田之家只得隨多少收割以就耕墾官司見收割已畢便指作十分豐熟舉催全苗貧民欲訴則田無可驗之禾欲納則家無見儲之粟千是始伐桑柘鬻田產業壞墓而之四方矣

朱熹延和奏劄云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閒留得禾米未便缺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旨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郡又加裁減不肯依數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縣亦不爲蠲放就中下戶既無其害

又曰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便行檢踏即荒熟易知非惟官司不得病民亦使奸民無由僥倖所以蓄令文即荒熟之狀明白近來官吏不曾考究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終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非惟田中無稼之可觀即根查亦不復可見于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蠲放窮民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者則乘此暗昧以熟爲荒又奏劄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慮檢放疑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爲便近日諸郡行之其利甚溥除上三等戶臨放外下二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放亦不過共成五分問之居民莫不稱其平允此法最善乞詔有司定著爲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併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旱損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

減租

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之夏稅則唐人之調絹也役錢則庸也今州縣水旱十分去處夏稅役錢未有減免之文備放止及田租耳猶切切焉愚乎乾道七年八月救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有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今來五定格目補授名次無

句合之是計全未識古人用一緩二之意

貸種

貸種固所以惠民然人情易于貸而難于償必有勾追鞭撻之患昔苗之法可見矣仁宗朝江南歲飢賃民種糧十萬斛世宗曰安有予倒乘而責其必償也今之議貸種者當識此意

優農

耕而食者農民也不耕而食者游手浮食之民也自來官司賑給常先市井之游手與鄉落之浮食而緩于農家農家寒耕熱耘以供衆人之食及其飢也不得食而耕者反不得焉今行抄劄之時宜五家爲甲遞相保委某人爲游手某爲工某爲商某爲農官之賑給以農爲先浮食者次之此誘民務本之一術也

遣使

古人救荒或遣使開倉遣使賑恤遣使詢民間疾苦然法令尚簡故所過無擾比來諸道遣使民間利害悉以問安有水旱之不知其所闕者在于賑濟無術類多虛文耳今但質監司郡縣推行救荒之實政則民受其惠不然民方飢餓官方窖粟而王人之來所至煩擾神宗時司馬光曰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自爲方略責以成效而常好遣使者衝命奔走旁午于道徒擾而于事無益不若勿遣之爲愈也

弛禁

古人澤梁無禁關市譏而不征今山林河泊各有所主又民心不醇一閘榜示因而砍伐墳林大起爭競雖富强令樵采打魚之類一時未免侵擾若官司出錢租賃民間置場或柴薪山縱民樵採庶爲善法否則難行

齋醮

名器固不可濫然飢荒之年假此以活百姓權以濟事又何愚乎乾道七年八月救湖南江南旱傷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有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今來五定格目補授名次無

百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職補不理選
即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
舉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
上千石承節郎即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係選人
祖一官係選人仍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優恩武臣
千石減二年磨勘歷一年名次二千石減三年磨勘占射差
遣一次三千石補轉一官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取旨
恩勘會旱傷州縣勸誘積粟之家賑濟係崇尚風渲閭與進
納事體不同帥臣監司將勸誘到米斛依數開具出米人姓
名申奏朝廷指揮依格出給付身云云夫民間納米而閭得
官誰不樂爲只緣人米之後所費倍多未能遽得故多疑畏
若能憲革此弊先給空名告身付之則救荒不患無米

胡其亟曰朝廷名器所以奬有德而勸有功者也外此何
可濫及惟是凶年賑濟則一概而功德兼備錫之以階
爲當也

度牒

按宋熹泰雖降度牒換米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當錢千
五百緡以此至今尚未有應募者後雖乞減去五十石其數
尚多僧道富者有幾仍當多救其數以便通行

胡其亟曰僧道度牒古者平時不輕出必俟緩急之際故
宋淳熙歲荒救降度牒博換米石以濟飢民凡願爲僧道
者每名備米三百石換與度牒一道元時亦降度牒下諸
郡但爲僧道者每道納覓丁錢始折中納鈔五錠但爲可
行亦備荒活民之一事也

治盜

凶年民之不肯就死者必起而爲盜不戢則其患滋大乾道
間饑郡大飢劫奪者紛然時太守柴瑨封創付諸縣曰敢
聚衆者斬之羣盜聲風迺置淳熙十五年德興飢民有剽
道路者縣令會聚廉得二人鐵項號令于地頭曰給米一升
俟來年麥熟日放盜賊由是衰止紹興四年樂平饑村民搶
饒市米山路過亡命縛而取之邑宰楊簡曰此曹踰制則復
爲盜配去則復逃歸斷一足筋傳都示衆一境翕然此雖一
切之政然甚合周禮荒政除盜賊之意

胡其亟曰弭荒年之盜不在乎使之畏威而不敢爲當使
之懷德而不願爲此益庶幾拊掬之法也周禮救荒以散利
薄征居首恨以弛力舍禁而以除盜賊后其末盡散利則
散財發粟靡不賑矣薄征則免催科之擾矣弛力舍禁則
得諸般採取以供食用矣如是而猶爲盜賊王法所不宥
者矣然後除之毋使滋蔓又周禮之深意經世者所宜體
究也

和糴

和糴之獎在于籍數定價不能視歲上中下熟須一依民間
實值寧每升高于時價一二文以誘其來或謂民間正苦無
錢若官司和糴增價則爲小民目下之患不知小民目下之
患孰若官司目下之患官司和糴增價則爲小民目下之
賤傷農增價以稱提之耳若此處不熟米價騰踊又何于此
而糴哉古人和糴皆行于豐熟去處止糴官司見錢以得小
利爲已功糴貴之官低價減量以備交納之折交量之所飛
斛弄斗以爲乞索之端上下誅求遂至失時艱于及數將來
計無所出必有配抑之患今誠及時收之盡革諸弊又何患
焉然所深慮者在于官司知糴而不知糴夫積而不散非惟
化爲塵埃虧折常平糴本而民間之米出是愈少矣然飢荒
之年非獨收糴粳米凡粟豆蕎麥之類苟可濟飢亦何所擇

存恤流民

流民如水之流治其源則易爲力遏其末則難爲功若本處
賦斂豁覓自然安土重遷誰肯移徙凡所以離鄉井去墳墓
棄墳墓皆非其所得已也嘗見浙人流移過淮甸者始焉扶
老攜幼接踵于道及其既久行囊告竭道或輒死于溝壑者多矣然本處不可存活而抑之使不得
動于理固逆至于一動之後中途官司禁遏抑勒使之復回
此又非所宜也愚謂今未流者固宜賑濟已流者莫若令所
過州縣多方存恤推行富弼之法以濟之

勸種二麥

春秋于他不書惟無麥即書仲舒建議令民廢殖宿麥無令
後時蓋二麥于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力四時緊要及諸家
種藝書八月三卯日種麥十倍全收今民非不知種但貧而
無力故後耳古人春秋補助爲政者于荒年能行補助之

法非徒救荒亦陰寓務農重本之意

通融有無

通融有無真救荒活法其法有公有私如撥官廩借內帑
軍儲等公也歙人發糴勸入糴販勸誘商賈平錢販米等私
也淳熙九年無錫饑令提舉司于平江府朝廷檜管米內支
二千石接糶賑濟乾道元年浙西被水令臨安府于常平米
內取撥五萬石平江府常州三萬石湖秀各二萬石鎮江府
一萬石仰逐州即差官押發人船前去搬取專充賑糶不得
他用其糴到錢椿管秋成收糴撥還此誠通融之術所宜舉
行

借貸內帑

天子不當有私財私財充裕則多心生李迪在翰林仍歲旱
蝗國用不足一日歸沐忽召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
入財用數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復西北故土及
以支困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佐國用財賦寬則民不勞
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于財無內外
願陛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從之然則今
之州郡有仍歲凶歉而匱乏無策者可不斟酌撥賜以爲糴
本耶

紹興二十八年平江紹興湖秀諸處被水欲除下戶積欠
宰執擬令戶部度有無損歲計上曰只令具數便于內庫
撥還朕平時無妄費所積本欲備水旱耳本是民間錢却
爲民間用復何所惜焉按王者以天下爲家不以私藏爲
意也高宗此言眞王者之度歟

預講荒政

救荒無定法風土不一山川異宜惟在預先講究而已應令
諸州守臣到任一月以後詢究本州管下諸縣鎮可以備救
荒及其他措置之策斷然可行者條奏取旨各令自守其設
任內設遇旱潦即簡舉施行不得自有違戾外委監司內委
臺諫常切覺察又救荒有賑糶賑濟賑貸三者名既不同其
用亦各有體能識其體則實惠及民矣賑糶者用常平米其
法在于平準市價緊消閉糴之風如市價三十文一升常平
只算糴時本錢或十五六至二十文一升出糶須遍及鄉村

若度所蓄米不足支用當以常平錢委官四出循環糴糴務在救民不得討較所費規圖小利施行之際須令上下官吏咸識此意賑濟者用義倉米其法當及老幼殘疾孤貧不能自存之人米不足則即用義倉錢糴豆麥栗之類共給或散錢與之施行全在委選得人村落各委本土公正有望者爲鄉閭信服者以禮延見委諭激勸使樂爲效命察不職者罪責一二以警其餘賑貸者截留上供米或借省倉米或借朝廷乞封樁米或于諸色倉厥糴時那用一而申奏朝廷借內庫乞度賸糴米補還其法專及中等之戶與夫耕農之無力者既不取息其勢必償此以陳易新之術家不許過二石嚴戒出納諸弊死亡或不能償者姑已之譬之賑濟一散挑收豈在責其必償哉大約救荒縱有賠費失陷居上者亦當以社稷根本爲念是乃利國家之大者也

譬謂救荒之政有人主所當行者有宰執所當行者今各條列于後

人主所當行

恐懼修省　減膳撤樂　降詔求言　遣使發廩　省奏章而從諫諍　散積藏以厚黎元

宰執所當行

以調燮爲己責　以飢溺爲己任　啟人主敬畏之心　廣社稷顧危之漸　進賢征固本之言　建散財發粟之策　擇監司以察守令　開言路以通下情

監司所當行

察鄰路豐熟上下以爲告糴之備　視部內旱傷大小而行賑救之策　通融有無　科察官吏　察州縣之虛盈　發常平之滯積　毋崇遏糴　毋啟抑價　毋拘文法

守所當行　稽攷常平以賑糴　准備義倉以賑濟　視州縣三等之儉而爲之計　小飢則勸分　發廩中飢則賑濟　大飢則告朝廷救上供之高價　視鄰郡三等之熟而爲之備　發舊旱之餘蓄　通融有無　科察官吏　察州縣之虛盈　發常平之滯積　毋崇遏糴　毋啟抑價　毋拘文法

守所當行　稽攷常平以賑糴　准備義倉以賑濟　視州縣三等之儉而爲之計　小飢則勸分非惟抑配　大飢則告朝廷救上供之高價　視鄰郡三等之熟而爲之備　發舊旱之餘蓄　通融有無　科察官吏　察州縣之虛盈　發常平之滯積　毋崇遏糴　毋啟抑價　毋拘文法　申明遏糴之禁　嚴弛抑價之令　察縣吏之能否　緊要不暇勸誘則有逆法之誅如委官以循之不然則有他慮之患而委諸縣令條

賑濟之方　因民情各施賑濟之術　差官祈禱　存恤流民　早檢放以安人情　因措備以寬州用　因所利以濟民飢　興修水利整理賑恤之類　散糶價以救民疾

令所當行　方旱則誠心祈禱　已旱則一面申州　申縣不可遲阻　檢旱不可後時　申上司乞常平以賑糴　申上司發義倉以賑濟　勸富室之發廩　誘富民之興販　防滲漏之奸　戒虛文之弊　糴客人之糶糴　任米價之低昂　請提督　擇監視勞　旌賞孝弟以勵俗　散施藥餌以救民　散施藥餌以救民　散施藥餌以救民　覓征催　除盜賊　雜記條畫

往時賑濟每抄丁口用好紙裝寫數本供報上司徒擾百姓今宜革之只用幅紙申述施行之方

賑法有三城市則減價出糴常平米村落則一概支散義倉錢其不係賑濟之人則有逐都上戶領錢與販循環糴糴之法

陳龍正曰村落亦不可專主散錢尚須隨宜消息

近臣僚劄子官司平日預先抄劄五家爲甲有死亡遷徙當月里正申縣改正此意亦善今用四等之法每知縣到任責令用心抄劄存縣庶免臨期里正賣弄之弊嘗見州縣抄劄既畢未見施行村民扶攜入郡請米官司未即支散裹糧既竭餓死紛然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亦有詐作流民經過請乞官吏多厭之然此皆飢貧非得已官司正當矜憐今凡賑恤須預印手榜曉諭以見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奸亂名籍反無所得庶革前弊

江東運判俞亨宗賑濟踏殺婦人一百六十二人乞待罪是未知分場分隊逐隊用旗引之法徐覘孫叔次參皆有成式似可通變而行大抵百人以上便慮冗雜此皆平日無紀律者況飢羸之軀易踩踐乎

發米下鄉奠倖非一令秩戶等第認米謂之勸分非惟抑配遞散閉糴莫若責隅官交領常平錢逐都量給所保上戶斂千緡令于豐熟處循環收糴米豆歸鄉隨時價出糴多熟日以本錢還官其領錢不異販及糶販而不歸本鄉糴者處以

重罪利之所在人自樂爲富室亦恐後時爭先發粟矣

拯荒事略

歐陽玄著

拯荒事略　元　廬陵歐陽元原功著

天災流行雖盛世猶或不免顧上之人所以拯恤之何如耳無湖本南方澤國比鄰數邑竝在水鄉每當春夏之交陽候不戒田舍漂沒民不得耕逮成饑歲余泰爲令長多方補救亦既心力交瘁究未能保鴻鵠而安宅之也因輯拯荒事略一編以告我同爲民牧者

薄征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貨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二曰除盜賊

平糴

魏李悝爲文侯作平糴法必謹觀歲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上之人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藏中饑則發中熟之所藏上饑則發上熟之所藏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至貴而民自足國以富張

矯詔發粟

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饑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貽書發運

張詩郎溥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貨糧不報溥因嘆曰民轉死溝壑尚待報耶乃發上供倉廩所活萬計因上章待罪降詔獎諭

木實爲酪

王莽時洛陽米石價二千莽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實爲酪

竹實舂米

唐天復甲子歲隴西亢饑民多流散山中竹皆放花結實饑民采之舂米而食

請租饑饑

宋漢皇甫嵩遷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貧饑民

分俸給貧

東漢黃香爲魏郡太守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頒賜貧民于是富戶各出義穀助官廩以貸荒民民賴以全

興役惠貧

吳中大饑范文正公縱民競渡太守曰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大興土木之役又新廨舍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宴遊興造之故皆欲發有餘之財以

惠貧民也由是兩浙之間惟杭州饑民不流徙

作糜食餓

宋陳文惠公堯佐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爲糜以食餓者吏皆爭出倉共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爲私惠耶蓋以令率民不若身先使其樂從也

勸令發粟

唐貝半千上元初爲武涉尉歲旱饑勸縣令開倉廩以賑貧餒不從會令赴州半千擅發賑之刺史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爲存撫使謂齊宗曰公有百姓不能救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勸民出粟　請免上供

此二條原抄貼皆太守事可查補

出俸錢糴穀

宋王特制居白知漢州歲大饑乃出俸錢以率僚吏及鄉豪共得穀數萬斛賑饑民全活者甚衆安撫使轉琦爲之

以家資質廩

宋李允則知潭州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請以家資質廩乃得發于是民列允則治狀以聞詔書嘉獎又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饑公發廩勸民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

令增米糶

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請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又盧坦爲宣歙觀察狹値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米若價賤則商

船不來民益困矣已而米斗價至二百商旅輳集民賴以生

特寬鹽禁

宋張忠定公詠知杭州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苟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數爾當痛以法繩之境內卒賴以無擾

嚴出榜文

宋辛幼安帥湖南賑饑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

不俟奏請

宋范堯夫知慶州饑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倉平耗糶麥濟之州縣皆欲俟奏請得旨而後散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憂吾儕獨坐罪

民不知荒

宋吳遵路字安道丹陽人明道末出知通州天下旱蝗公乘民未饑時募富民得金錢數萬貫分遣術校糴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採薪芻官爲收買俟冬大雪乏薪即以原價糶于市其薪直仍糴官米千餘車官不傷財民且蒙利又慮飛蝗爲患教民廣種麥豆并結廋葬以盜流移病者給藥願歸者具舟纜食送之是歲諸郡多郡死惟通民安堵不知爲凶歲也

民得濟急

宋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告府漢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以幅巾道服面趨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郡詳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郡詳款似有欽羨之意公翌日即遣吳客詣西門請黃承事

者戒令具常所服衣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眞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踏坐受四拜黃公後爲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截留綱運

宋洪皓爲秀州錄事州大水流移塞路倉庾空虛無以賑給浙東綱運常平米四萬過境下皓請守使截留守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皓曰請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亡何廉訪使王孝竭至郡曰平江衣號訴飢者旁午此獨集有何也守具以對孝竭曰違制抵罪請爲君脫之呼吏寫奏皓曰食猶未足公能終賜更得二萬石乃可孝竭以聞上如數而將

拯荒事略一卷

舊本題元歐陽元撰元字原功劉勝人延祐二年進士除同知平江州事調黟湖武岡二縣尹召爲國子博士遷翰林待制天歷初授藝文少監纂修經世大典至正初以學士告歸詔修宋遼金三史起爲總裁官拜翰林學士承旨至正十七年卒謚曰文事蹟具元史本傳是書前有自序稱蘇湖本南方憚困比牌數邑趾狂水鄉每當春夏之交陽侯不戢蕩成饑歲余忝爲令長因輯拯荒事略一編云云與本傳稱皆知蘇湖縣語相合然其書但引故實二十二條無一字之序證其唐天復甲子竹放花結米一條尤不近理竹米偶生非人力可致採食竹米亦何需官爲經理耶學海類編所載諸書十有五僞此書殆亦託名於元也

救荒事宜

張陛著

引

此張登子救荒之十法也吾不難其一施五百石而難其五百石一粒一時俱到飢人之腹博施濟衆惟其濟者而已矣善濟者實受其福何取於東鄰殺牛不善濟者有爭失是不止于小狐濡尾故濟之義又惟其實而已矣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登子從祖從母從兄起見鼎有實矣宜其濟也陳平割肉遂以宰天下爲己任司馬公破甕出兒人即擬之爲救時公輔是濟之道一均一速不但以德又以才也才固德之所出登子此刻凡以告夫同心濟世者須善用其才乃可以大行其德若夫三年有賞七日勿逐登子知之久矣王恩任題

吾鄉有救荒之議人情頗在觀望開卽有好行其德者亦沾沾牙獨登子成其母若大父芝翁先生志壽發其家廩施及一城不數日而偏語詳登子自序中自此人人競勸自鄉先生以及素封稍有餘裕隔宿者皆爭出其所有以從事或平糴或賑口或設粥分投互應又因而及四郊壤近其爲鄉先生以下相勸如是一時愚齊所被如法兩慈雲得之者無不懽忻鼓舞頓忘其爲囚壞之苦也先是萬歷戊子告饑相傳富家皆扃門自守無一相顧者至死殣載道今歲斗米數百錢人情洶洶不減戊子實賴當事預爲從新而我儕士大夫又有以仰承之意無一人填溝壑世每謂人心不古試古昔日昆以人人秦越今何以在在桐梁倘由此而進雖我夫子所稱大道之行當亦只在目前則士君子挽回風尚之微柵洵有不可誣者先生立朝晚以遺謨不究大用姑以所采諸者施於鄉其樂行善事往往類此鄉人奉之如慈母然吾不喜先生以一身活滿城百姓而實喜先生以一人操挽回風尚之權不難返叔季而三五也若登子可爲者繼乃翁余又喜先生有孫矣書以最登子

翻宗脈書

古云救荒無奇策非無奇策也無肯奇策也昔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饑有賢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饑有賢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後世如中叔偉之庚癸乞鄰汲黯之矯制發粟俱可以救一方一時之急則是舍鑄幣發粟之外更無救荒奇策矣故云救荒無奇策也時至今日集山可鑄無海可煮天不雨粟地不穴金上無倉廩外無鄰國一旦水旱頻仍饑饉洊至有束手待斃而已雖古人鑄幣發粟極尋常陋腐之策亦不能行而徒藉口于救荒之無奇策果待奇策而後飽耶抑一飽之外更有何奇策耶今歲庚辰霪雨不止水漲盛昌菽麥瓜蔬徧野漂沒人情洶洶朝不保暮米價踊貴斗米值錢四百文居民日食一餐羅高望突多無烟諸士盍軫念黔黎萬方賑救而吾鑄鴈耶總先生閭風起譏竊議助議賑濟奔走無虛日念盍劉先生主煮粥議楚畹金先生武貞余先生世培郝先生主平糴議而金先生羅然首舉捐貲平糴七百餘石民食其惠已三十餘日矣陸與友人私餓諸先生之論偉矣第煮粥止可及中戶而不及乞人而不及塞士平糴止可及中戶而不及乞人而不及塞士亦會則飢餓不能出門戶者倍比閭是也陸欲捐貲糴米查什家版籍而檄比之凡有故家寒士嫠婦孤兒耄耋廢疾閉戶忍飢羣號無告者縣得其實即發粟糴之而不取其直寬諸先生說竝行之則救荒殆無遺策矣陸餓諸母氏母氏舉

慨然曰為之甚善若輩其如後飢何陛曰今日之饑荒兒飢也飢不可忍而儲粟以處後日何為者昔有人計家有一歲糧而尚缺七日于是先餓七日謂歲得終飽至六日而先為餓殍矣兒飢莫甚于今日遽惟其後乎兒有薄田二頃願鬻之以為母作膚母氏甚悅乃謀諸友人措金若干兩準其數可致米五百餘石徧告當道及薦紳先生皆德陛賢嘆歡聲如雷陛思所儲擔石一郡計之涓滴耳然川之得當可使廣人有五日之糧倘僅好虛名而不務實濟則倉鼠耗之飢鷹攫之所餘有幾一勺與萬石棄之等瓦礫耳於是苦思熟慮條例其宜得十則焉觀之平平耳無奇也然十日之內能使兩縣飢民舉火而炊者無一粒不入飢者一人不餐母氏之粟而母氏之粟無一粒不入飢者之口自山陰飢人飽而米價減十分之二則謂之救荒奇策亦不能過也

一聚米法

京城向多米自昌言減價則米皆擁閉不出趙清獻治越州遇旱婷增米價而米商畢集自是艮法震救撫州飢但大書入字閉糴者藉強糴者斬米價即平米價之斷不可減是通商急著陛輪金救粟有餘石賑言某鋪戶藏米多多許以官檄致之必得賤價陸行善事復苦一鋪戶于心何安遂誓眾曰但毋遏糴石米願義市價五分於是牙豫輻輳集米計千有餘石賑

事述辨

一路勘法

初請查沿門冊則無遺屋查十家牌則無遺民孰知窮街僻巷屋不入閭架民不入保甲者如蜂房蟻垤舊聞屋兒雙鬟厚重衰為老龍起見也厚殘疾為瞽兒起見也言之慘然泣數行下曲巷之中雞二三破戶必步履親到三迴九轉櫛比而鱗次之鮮衣溷袈從本至條顆顆見頂里總報開什不得二三焉昔鄭公剛中親訪飢民與一押字錢詔毋拭去押字次日持錢至則悉賑之郡無遺貧令擔一印扎呼鄰里細訊之不能舉火者詞之亦貧稍能自食而蓄積不多及生齒繁盛者謂之次貧亦貧者以斗計次貧者以升計面書米數約期給米貧人持票有疑獄不信者有攜童稚羅拜者有含淚不能仰視者鞠而遣之以歡當寧

一停擔法

陣混之與誠為乞人不屑驕盈之氣尤使貧儉難堪踏勘之時毋乡擔僕從毋乘坐輿馬使鄉里睥睨貧人引避鮮衣怒馬毋論誚誚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即為貧戶一到驗票查簿招數給米先發婦人童稚次發老弱疾壯者少佇立以明長幼男女之禮領米者隨給隨散既無停階自少喧雜故陸家千人殷闐絕無蚊蚋之聲達于戶外

一驗實法

向來賑濟止博虛名蜂喧蠅攘團簇不開強有力者奔走搶奪去而復來老弱婦女徒嗟饑涎恐遭蹂躪門外望洋赤手空去極似觀風季考膳夫供給所利全在一升斗戶口纔悉畢書冊完城市則報城市總數散完鄉村則報鄉村總數冊籍有名既不敢指鹿為馬多寡有數斷不敢以羊易牛陸自矢願天人鑑知若以虛名博人厚譽則積福不如免禍矣

一漸及法

恫瘝一體非不願洒雨空中使遐邇立徧力既有限勢本不能諺云貪多嚼不碎誠哉言也今以次漸賚由家及族由族及鄰由鄰及屋由里及城由城及坊由坊及總由本縣及鄰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止求實濟不貴遠成試藺繅絲吐盡則已無問廣狹不計遲速也

一激勸法

一平障天所庇有錢止以一念盡惻破人慳貪惟願好

義倡起運衹成帷揮汗成雨泰山瀑雲亦爲甘澍今議
賑者以窮民捨擄爲言則意近于刦又以司道奬實爲
勸則意近于邀陞之末見謂不若勸以滿由已溺飢由
已飢之念蘇子瞻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于
酒我爲之酣適專以自爲未嘗爲人則莊者發民菜色
一旦得飽仁人君子有不爲之捧腹大快乎古人祭酒
豆間不忘所始自有金先生之平糴劃先生之煮粥逾
有諸爲紳先生之募賑遂有好義諸友輸金輓粟之舖
助遇事增革變本加厲倘嗣此以後有布大地之黃金
仆恆河沙功德後之君子追敘厥績問誰作椎輪乃爲
大輅之始則余小子不敢多讓矣

一平糴法

平糴之議所以舒民財也使與市糴之價僅減毫末猶
市糴也烏在其謂舒民財也故平糴之價斷須以一錢
二分爲準市價平則遞減之是爲定議今越中平糴之
米計千石有餘矣飢民不得沾口者一苦冒名一苦定
額圖名者爲牙行丐戶所欺騙一人分身爲數十人日
去幾担止是一家之米定額者許以斗糴不許以升糴
則襄無一錢二分者有傭臥而已不收過問也故陞
謂平糴之米總稽米數分給各坊每坊以一二義友主
之止許一坊貧民糴一坊公米貧戶計其人口給一印
單以五日爲率日需幾升五日需幾斗頓糴者頓發之
零糴者零發之正許滿五日糧毋得多逾口數下戶有
口數未滿者許五日內陸續補之每坊設一總簿明書
某戶名下糴米幾次去米幾斗則米之出入纖悉可考
以杜侵漁單中口數一足則禁其重來以防欺騙則是
一坊之米自足供一方之用矣事若以一升二升到廠
詰糴者尤是夥黎銀水等頭更須假借是在任事義友
臨時活變勿輕視此升斗一家之命係之矣陞之治滴
有限不能偏及中戶故于平糴之說願佐貧難焉

一協力法

爲人療飢視爲他人之飢則勿急爲人施惠視爲施人
之惠則勿顧陞之姻友五六人皆眞心任事飢患未任爲己
飢患未任爲己惠拯溺救焚時不容緩暴烈日如入清
涼見飢人如逢故舊開臭穢如對栴檀陞所親歷者祖
恐有挂漏拾遺補缺至再至三日夜奔馳不知勞倦陞
體質瀛弱稍露倦容必動色相戒昔人謂忠臣施士須
帶三分腐氣政諸友之謂也賑事始終賢成勸勉及幼
奔走者爲王子孫荃章子錦胡子鷹遠應進沿門問訊
不辭勞瘁者爲朱子紹祖收掌簿書填寫印票手腕幾
脫者爲姜子肇津吳子英敬誥其名以彰好義

賑饑呈子

爲仰體德意捐貲賑饑懇恩立法稽查務求實濟事切
見商羊肆虐石燕爲災強雨不止者半年轟城不浸者
三版桂薪玉粒日不聊生沈甯產蛙民不堪命蓋閻自
爲歷十六施大荒僅見兩年未有薦蚊四百文斛米
價盈一斗人情洶洶眾口嗷嗷仰承上臺軫恤至情竊
惟鄉紳救荒碩論煮賑之設止爲乞人設法寒士不食
嗟來平糴之舉僅使中戶沾恩赤手未聞萍爽募賑者
則肉補孔書併難充移粟者止渴望梅遠水莫救陞每
共此盈握之粟猶思嗟啄必呼甘霖附郭田二頃而盡
因輸賑船米五百有奇聊爲鄉黨好義之倡姻效鄰里
鼠侵漁窮者與強鄰禁飢層攫奪弱民未沾實惠施主
倖博虛名蒭者僉議懇乞師臺選賢使能賜示給簿著
各坊里總會遂戶埃查若果羣突不黔陶貧無貯孤兒
寡婦門外但可張羅寒嗥窮儒窟上像面塵飢計其家
口入冊報名驗其荒涼書單給票予必當院使匹夫有
數日之糧施不罣酬俾一家無入口之累家傳戶曉飢
無喧闐撲沓之煩灼見親知更無遺漏冒支之弊飢時
一口升合必到遺黎盤內三餐顆粒皆成實濟片時含
哺均屬化天一滴涓涘盡歸惠海矣不敢體便謹據實
上呈

救荒事宜一卷

明張陛撰陛字登子山陰人崇禎庚辰歲大饑劉宗周及祁彪佳皆里居宗周倡議煮粥彪佳倡議平糴陛更出其家粟五百石佐二人所不及慮賑或未周貸或虛糜於是斟酌情形創爲十法一聚米二蹈勘三後檢四分別五散米六核實七漸及八激勸九平糴十協力擘畫具有條理多所全活陛因殗其綱要爲此書

荒政叢書

劉世教撰

荒政叢書卷六

劉世教荒著聖

萬歷戊申夏四月九日麥秋甫至雨晝夜不止凡四十有五日而後霽予是江以南靡非擊柝農人無所舉趾衆心皇皇且暮莫能必其命蚓不自量妄欲借前箸籌之而農食者之謀部會亡當于千慮之一又性不能甘瞞前蹐蹐亡適與語者第以敝帚故災木而存之是歲六月既望平

原劉世教識

夫越故澤國也其于國賦則外府也在昔丁亥酉一中于鴻永矣于時粟價翔踊斛幾二金殣殍塞塗被厲駢臻郊野之間四望烟絕迄今談者猶爲色動會未二紀而發粟復肆虐

矣七郡膏壤一時遂爲巨浸其未波者百不能一也有之則高陵荒原不毛之壃耳蓋視昔不啻倍已未釜之氓誠不能且暮自必其命唯是遑穜未沒而斛且及一釜矣竊恐秋冬之交剝啄之望已絕而待哺者且日益衆濱寧復知所底止哉輕餓死而重爲亂介士之操也可概望之遑而遲來卒則十閱月而盈也又遠而遲能無寒心也者今遠而遲來卒則十閱月而盈也又遠而遲新穀則歲有五月而盈也人日不再食而餓七日而斃矣引西江以濡涸轍其能及否乎且非獨于此也大陵之後必有大亂丁亥之已事可鑒也弱者轉溝壑強者散而流離焉勢所必不免也即幸而無死莫能而札且祟之即又幸而無及于札而力能緣南畝者鮮矣野不闢不能亡歲氓野不闢而

蠲

惟是七郡地不能高天下二十之一而賦乃幾十之五六蓋歲而力已竭矣別茲千里爲壑天如之弁不可復得民且夕救死不暇安所得賦而輸之故蠲亦無賦蠲則朝廷猶任其恩不則遂斂之怨矣蠲則吏得藉手以安集不則濱決而冀可支矣蠲則損之一歲而蠲之入者固亡涯也不則徒據其虛名而意外之芽蘖且漸長矣等失賦耳孰與蠲之之爲得哉顧此猶以利害言也夫寧有方千里之民父子至不相保而聖明在上能不下哀痛之詔罷田租之令抗章力請凡二下有司以期會從事即啟脅而推之慬自二三巨室外烏能神運而鬼輸之哉且得賦而失民智者不以易也矧賦必不得而粟且倍矣濟不濟宇矣若必俟其殆而後粟之則生氣澌而勢已亡及矣其濟者寧而不濟者寧矣賑之先後胡以異此哉已亟冬臬越大曠朝廷特發三十萬金以省臣監賑矣子遹之恨實賴以全活而識者尚微謂其後時漏則丁亥之有司之力而可辦乃若非常之輯則亦必有非常之規而能濟自非朝廷沛德音發帑藏破拘攣之見越故常之規而能迭既乖之天和收將換之人心乎閭之惠貴先防緩惟預定劉蘭之暇廟議所不廢也爰借前箸籌之曰蠲曰賑曰糴曰貸曰禁賑之事八蠲以下並一凡十有二篇用備採擇

惟是七郡地不能高天下二十之一而賦乃幾十之五六蓋歲而力已竭矣別茲千里爲壑天如之弁不可復得民且夕救死不暇安所得賦而輸之故蠲亦無賦蠲則朝廷猶任其恩不則遂斂之怨矣蠲則束手以安集不則濱決而冀可支矣蠲則損之一歲而蠲之入者固亡涯也不則徒據其虛名而意外之芽蘖且漸長矣等失賦耳孰與蠲之之爲得哉顧此猶以利害言也夫寧有方千里之民父子至不相保而聖明在上能不下哀痛之詔罷田租之令抗章力請凡二下有司以期會從事即啟脅而推之慬自二三巨室外烏能神運而鬼輸之哉且得賦而失民智者不以易也矧賦必不得而粟且倍矣濟不濟宇矣若必俟其殆而後粟之則生氣澌而勢已亡及矣其濟者寧而不濟者寧矣賑之先後胡以異此哉已亟冬臬越大曠朝廷特發三十萬金以省臣監賑矣子遹之恨實賴以全活而識者尚微謂其後時漏則丁亥之有司之力而可辦乃若非常之輯則亦必有非常之規而能濟自非朝廷沛德音發帑藏破拘攣之見越故常之規而能迭既乖之天和收將換之人心乎閭之惠貴先防緩惟預定劉蘭之暇廟議所不廢也爰借前箸籌之曰蠲曰賑曰糴曰貸曰禁賑之事八蠲以下並一凡十有二篇用備採擇

蠲

之費通計而歸之司農總謂其便有七上不廢贓濫之思亦不致損廢支鎌一民提子得粟二國中粟縣益則買必不大踊三當春耕時農有所藉四賑得其時民不致遠極而難拯五賑金則胥吏易緣爲奸粟則善不便六滯穹終歲道路暫而穹盈耳損之面所濟幾何且以司農之折色例爲金可五千萬其浮于已丗十不能七也然而道里之費與行糗之殺計亦已當其半矣況今之稜又不啻倍之昔也者天子方將南顧而痌瘝大司農仰承德意直振糜竭粟之不暇而寧靳此爲是在力請之耳

賑之三

謂粟之請便矣然而事在獻歲也夫寧無遺穗計涉冬而舉耳能久梏其腹以待乎即不然而詎能取必于歲于不給也將若之何則有郡國之積貯在往者固有成命矣曰以備不虞今獨非其時哉遠無復論自已丗迄今蓋二十年所矣日積而歲聚焉計當有陳陳而因者顧法久則弊生事久則玩起其不能無牟漁勢也請一切核以從事可乎其救可賑也即其或爲貿者可合一郡之所有而擇廉幹吏以適市也又膠序之義暇嚴邑以千計即下者猶以百計其貿

兩宮三殿之壞建與漕河之有事也當事者嘗肯疏聞納之議矣其論酌請事勿論乃若輸金而入太學亡議亡之夫太學貯士蔽蓋自聖祖以來翠華萬屋歷世所親澤而廣膜者也然猶得以輸金入今獨不可推之郡邑以酒一時之急乎請下令曰民間少年有文藝稍通願遊膠序者聽輸粟若干石備賑準補博士弟子候試試而冀等如例敘補即或稍步以六歲故事寬之至九歲踰期而試仍不前聽以冠服終或以諸生名入太學如是彼才者得自見即鷙者亦冀俾全而應必夥矣顧得無以始進難之乎則太學又何異焉彼其取上第者固然也何傷乎其貲進也且天子尚不難收之太學而有司者何獨靳之膠序耶又往歲督學使者嘗創之令矣凡入田膠宮者得以諸生入太學其諸生而入田者得超等而以餘廩入夫田猶有之粟矣不可餘廩猶可以田得而何獨難于其始階也且夫收一士而遂可以活數百千人是仁人者之所蹇裳而前者也不然將亡乃重惜士而輕忍人之死乎異日者爵爵之令下且掊朽貫而夕疏仕藉儼然而被緒矣內乘軒矣其遺餘成施而旅進退于郡邑之庭者亡論獨不有身列赤墀之下者乎其以視逢掖敦重輕焉是不可謂非賑之一策也

賑之七

竊爵非古也有之自漢始乃若刑之有贖唐虞以降蓋世守之而周禮荒政十有二而弛刑居一焉贖所從來非一日矣豈其亡當而代襲之爲今即懸造士之令而邑可幾千石乎竊以爲贖可議也在制鬼薪城旦而下法得入粟以贖其重辟不然嘉靖間島夷之難作軍興不給即大辟且及之矣請自今以前凡已歐而赦令所不原者並不得贖其他稍可矜疑許以贖論或衝其罪之重輕或權其力之豐嗇而衷之其自今以後至于獻歲之麥秋諸大辟如制外其他雜犯以下非力不能贖者悉以贖從事其罪稍重而力饒于貲非亡意者從刑故論勿贖罪稍殺而非有意者且力不任贖者從弛刑論勿贖里豐約多寡必不敢顛倒懸絕一也方賑時目屬于一方之民則所活倍之矣一杖贖而所活更倍之矣若鬼薪以上則所贖二而所活者且十之而百千之矣于法初無大屈而于窮民則所濟博矣且三代已試之故事也宜若無不可然第其名爲賑而贖之也者必其實爲賑而用之者也夫享有民之粒危如是而爲之上者忍復計其他哉是二策者固非聖世之所宜有也第不得已而佐時之急可耳則所謂破拘攣之見者也然管之于令甲故亦無逕庭也

賑之八

審如是而賑之源辟已廣已請詳其事彼巨室之餘廩以義可自活者與點者得猥冒焉斯善矣若夫賑則難官哉往者籍具于里胥餒者不必藉藉者不必餒甚則一人耳而藉五六其姓名也又甚則五六其姓名未已也至并其一人者而無之民莫得而質也官亦莫得而詰也不幾于虛明詔嚢賑興乎故茲將釐之其說有二其一曰擇人夫壞一里之中寧無有餒于力而爲衆所憐信者乎凡里之人其家之豐嗇之之荷緒及茲酉成之先或之藻章或之勳閥或之行誼或之材能或之貲產或之丁多寡必其所稔知者也擇一人焉俾司其事次者副之而令具籍焉胥第供筆札毋得上下其手籍既成復環數里之內擇其更饒而材者二人主且副之俾家至而核焉其有之可粟有餘日斥之亦可升可括二人日百石可活二萬人未宦者急爲圖正是謂擇賑之人其一曰翌丁夫賑以賑之也無論不當賑者即不計其人之幾何而宿飽而衆者猶之乎餒也非法也請計丁以爲率家十人者爲上七人者爲中四人者爲下令籍者明疏之毋以幼稚入必若干歲乃與復令核者慎稽之是謂核賑之丁于是合一邑之籍而計焉凡上丁家若干中及下各若干賑之粟可若干家可賑粟若干損其下者以益上者凡三等一以丁爲差並計以授司者并出納界之官親涖其地按籍以賑賑之時徧召里之人令得舉其失次三人有罰六人以上并罰核者其無失有賞稱謂是舉也其便凡六居同井里豐約多寡必不敢顛倒懸絕一也方賑時目屬于一方之家即欲爲欺罔不能亡悍于發露二也飢民無奔走期會之苦不致匍匐頓于道路三也粟皆入餒腹不致若往者之五也富者即不無往來給散之勞而初無損其廣廩且令示德爲六也賑之便虛亡善于此者矣顧此爲荒野言耳若夫城郭閭廂之間擇人而具之而無難也抑古有爲糜以食餒者意非不美也第其舉粟穢惡勢不能亡黨蒸疫癘之廣端始以是待流民之亡籍者可乎誠于四郊之外擇寺觀之宏敞者遵縮首以主之而官其子之粟若器具且時稽察焉其善者即以其官官之計無有非令盡力者矣凡此第其大畧耳若夫斟酌損益端求其大畧之要是在用之者矣

糴

蓋賑之力至是亦幾焉矣而賑之粟終不能亡廣匱也行百里者半九十堂其務之滿中而覆委棄之也者于是乎有糴之事在曰官曰民必互用之而後可今郡國之帑朝不至夕而無之民莫得而質也官亦莫得而詰也不幾于虛明詔嚢糴興乎故茲將釐之其說有二其一曰擇人夫壞一郡之所有而計之擇佐領之強幹者二三人分領其事予之籍及茲酉成之先或之藻章或之勳閥或之行誼或之材能或之貲產或之丁多寡必其所稔知者也擇一人焉俾司其事次者副之而令具籍焉胥第供筆札毋得上下其手籍既成復環數里之內擇其更饒而材者二人主且副之俾家至而核焉其有之可糴有餘日斥之亦可升可括二人日百石可活二萬人未宦者急爲圖正是謂擇糴之人其一曰翌丁夫糴以糴之也無論不當糴者即不計其人之幾何而宿飽而衆者猶之乎餒也非法也請計丁以爲率家十人者爲上七人者爲中四人者爲下令籍者明疏之毋以幼稚入必若干歲乃與復令核者慎稽之是謂核糴之丁于是合一邑之籍而計焉凡上丁家若干中及下各若干糴之粟可若干家可糴粟若干損其下者以益上者凡三等一以丁爲差並計以授司者并出納界之官親涖其地按籍以糴糴之時徧召里之人令得舉其失次三人有罰六人以上并罰核者其無失有賞稱謂是舉也其便凡六居同井里豐約多寡必不敢顛倒懸絕一也方糴時目屬于一方之家即欲爲欺罔不能亡悍于發露二也飢民無奔走期會之苦不致匍匐頓于道路三也粟皆入餒腹不致若往者之五也富者即不無操積與核之柄情相聯絡窶人不致生他心五也富者即不無往來給散之勞而初無損其廣廩且令示德爲六也糴之便虛亡善于此者矣顧此爲荒野言耳若夫城郭閭廂之間擇人而具之而無難也抑古有爲糜以食餒者意非不美也第其舉粟穢惡勢不能亡黨蒸疫癘之廣端始以是待流民之亡籍者可乎誠于四郊之外擇寺觀之宏敞者遵縮首以主之而官其子之粟若器具且時稽察焉其善者即以其官官之計無有非令盡力者矣凡此第其大畧耳若夫斟酌損益端求其大畧之要是在用之者矣

14450 031·18

等糴耳而胡其出之異耶官倾儲而致之邑必不能盜數千里也及旬而盡矣夫民也自非觀錙銖之潤而能驅之數千里之外以相灌輸乎且民之安土而不輕服賈莫此諸郡為甚其蹲蹐而奮者鮮矣則所藉者亦唯是四境之內外素習于商者耳彼其左顧右盼徵貴賤而權棄取緩肩之所不能夥也今將鼓舞而招徠之使庶舸巨艑稠載爭前以紛集于吾土令官無告糴之勢民無炔王之嘆其何術而可則請斟酌于限買之令而已盡屬者商羊為政市價騰踊非禁令之勢且得益而未已一時單窶之子其幸脫于立槽者非官之力歟第一歲之產止共一歲之食今之所及禁者大都境內之粒多計秋盡而絡矣請門令嚴著為令凡商賈以貿高下黎氓民間時直官無所與若牙儈歇罔必重法劾宥夫非故昂之也物之不齊神聖所不能強而商賈之趨利則不啻若鶩也惟毋抑其賈而粟之至者日益多矣粟至者日益多又不必其抑之而自乎矣即不然而勵禁之靡弗不仁也法非不善也彼虛夫數千里之僕僕而所獲之也恆不償也必將有却步而不前者矣且夫生生者造化之大機也機不暫息則不能長動而出故物生之數有大虧無大贏今吳越之粟騶而淪胥者至八九十萬石是所謂大虧者也彼荊楚豫章之間即幸而有年其必不能大贏亦不能大踊云耳曰穀而取足其半彼中詎能無稍踊也者而焉能遄斷其賈之必廉而遲限之哉唯獨計其來之緊則必不能大踊云耳曰有如踊也若之何曰郡國之有積貯也巨室之有粟輸也官之有告糴也備之則已悉矣時出而抑之其何難之與有曰一市而二賈可乎曰官糴之為法也糴勿得過斗以絕窶夫也彼民之自為糴者多寡無制非矛盾也夫寧有粟廉而趨貴者乎且又不有賑之事在乎必如是而後足以濟官糴之窮也

禁

牧之去殷羣也耕之薙非種也夫豈不慈勢實使然今得無有不令之民藉口饑饉而輒肆其蜚尾也者有如上之人重愛其力而輕視其死亡則亦何辭之有乃今所極計而亟拯之者即令其自為謀會不是過而能無去之而雖之乎請事

制而坊之曰道路之禁凡一切周行畫地而成五里一艘五艘一神梭十艘一偏梭二十艘一都尉各營子其地毋令胥人得以竊發發則當地者坐之發而匿者罰終月而無事則勞終半歲則大勞或停之事任日荒野之禁卒伍追胥其人故非之也第令殿偵焉問有草竊攘奪能合其人而縛之者勞非追胥者倍即不能巫以告而塗治焉證則對置而有所私重罰曰聚落之禁狹者艘一廣者倍之司以稽校其事若賞罰視荒野曰坊市之禁城郭之間千掫鴉矣然特故事耳宜蓋申飭而加嗇或殺其地而得以時及可夫如是不將有所加置而重糜粟哉曰非然也海艘之非汎而輟者不可庸乎其卒不可役乎即郭之內外不可令盡地而成乎不豎斗粟不增一人而尺地無勿殿矣然此第為採薇胠篋者備耳夫氛祲者明聖之所憂而奸雄之所幸者也今之民非昔之民矣遠勿及兒即迺之十歲前而何其濁之甚哉重以比者崩堂之上百廈百敞豈其草野之氓人盡鼾聲獨寧獨無占風角習讖緯若磨之巢朱之腊也者親伺于其間乎無之宗社之靈也即萬一有之非蠆食者所敢深言也

21101000174051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三二
作者＝
页数＝７７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